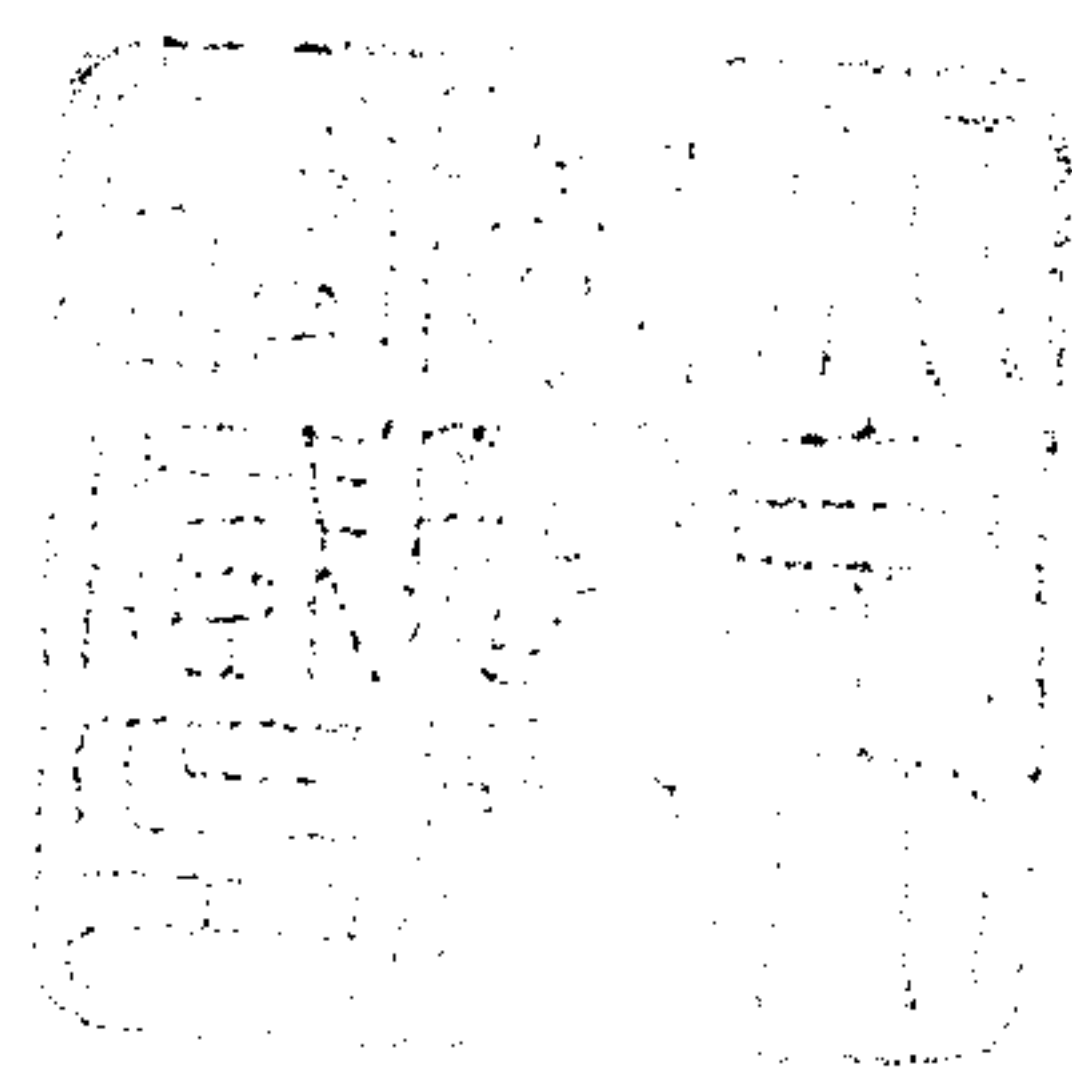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〇二九・子部・醫家類

醫門棒喝四卷	〔清〕章楠撰	一
客塵醫話三卷	〔清〕計楠撰	一七一
研經言四卷	〔清〕莫文泉撰	一九三
冷廬醫話五卷	〔清〕陸以湑撰	二九一
讀醫隨筆六卷	〔清〕周學海撰	三八七
養生類纂二十二卷	養生月覽二卷	五〇五
泰定養生主論十六卷	〔元〕王珪撰	六一三

序

余宦遊東粵遇會稽章子虛谷者出所著醫門棒喝以示余余讀其書知於是道折肱者久而凡別疑似於幾微訂沿襲之訛謬其論也切其辨也詳矣夫陰陽乘乎血氣損益酌夫盈虛毫釐千里死生係焉顧或輕爲嘗試鮮不以生人之術殺人於不自知豈果忍於爲是者失則闢與誣無有如此書之提唱指歸也童子積數十年悉心閱歷博極羣書爲之剖厥指

醫門棒喝

卷一 紀序

一

正厥歸縷晰條分發蒙振聵意若不爭之力生命莫全不持之嚴宗依莫定蓋爲醫門中護法有如此者此而不廣其傳將偏執藝術膠固不通者流方沾沾自詡爲有得安望大發覺寤於當頭棒喝下耶爰與海寧應子秋泉同校而付諸梓俾資觀覽識所折衷用以救弊補偏庶幾濟羣生而維大造不負章子一片苦心也是爲序

道光九年己丑仲春河間紀樹馥拜撰

醫門棒喝 序

敘文

夫讀書貴能信尤貴能疑信則有定識而無所游移疑則分別決擇衷於至是足以正古人之失嘉惠後學讀儒書然讀醫書何莫不然醫所以託死生保性命關係尤重苟徒汎然涉獵勿深研究有信無疑殺人必多此余友虛谷章子殷殷以衛生救弊爲心準經稽古舉諸家之可疑者詳辨其得失醫門棒喝之所由著也余雖不知醫讀其集理明辭達甚易通曉

醫門棒喝

卷一 敘文

一

醫道自軒岐論陰陽五行生化之理辨民病之由制鍼砭藥石治療之法是以天地之心爲心者迨乎中古生民氣質變異鍼砭之法或多不宜有漢張仲景出辨經絡臟腑六氣外邪之證審陰陽虛實內傷七情之因參藥性氣味配合制度以立方法上本軒岐之旨窮其變化下垂萬世之模爲繼述之聖賢乎尙矣厥後代有名家著述日富類多一隅之說鮮協中和之道雖有發明純駁互見後學苦聖經奧妙難通

喜諸家淺論易讀或不究源流師一家而執偏見醫風斯下流弊日深其能記誦軒岐仲景之書侈然自多者益亦僅見而能深研其妙融會在心以辨別諸家疑似可否者尤爲罕聞章子篤嗜性命之學參儒釋之理故於醫也溯流窮源力究十餘年未得其緒而志益銳久之豁然悟軒岐之旨猶未盡仲景變化之用也今又潛心十餘年始有左右逢源之樂乃其虛懷不敢自是南北足跡所涉凡同業績學者莫不

醫門棒喝

卷一 敘文

二

咨訪就正而經旨既明灼見諸家之偏傷流弊之害冀有以補救於是擇其尤者而表明之蓋以蓄諸中者發諸外非同無本之學故皆長篇累牘每論必三五千言少亦一二千言反覆詳辨語無不切必期理明義盡而後已綜其所集不過十萬言闡發聖經之秘奧救正諸家之闕失而於先天後天事物之理幾已括之不僅爲醫而儒釋之道並貫矣嗚呼章子可謂有心哉吾知是集成愛章子者讀而且信且疑者

有之嫉章子者漫無疑信而起謗議者有之夫謗誠不必議亦何不可者誠能反覆於其集之所言信其所可信而疑其所能疑摘其疵謬而詳辨之救正之據乎理所不易是卽吾所謂善讀書者正章子之所願望而不得必且師之友之之不遑而何嫌何怨不則如侏儒觀場本無所見而挾私意以妄肆譏評則是非可否又可置之不論天下後世必有能知之能諒之者章子性恬澹不屑奔競形勢向遊於粵當道

醫門棒喝

卷一 敘文

三

多折節交之章子遇之泊如其待人寬恕行事磊落未嘗稍有苟且余與章子訂交垂三十年在嶺表相處久又同客京師周旋罔間知之獨深故言其約略如是卽以弁之簡端

道光丙戌冬月山陰樂川田鼎祚拜手撰

序

夫天下所重者莫若性命儒道性命之正禪究性命之微其能保衛性命者醫也三者其道一而已矣然欲明其道則又各由其門而入焉禪門之有棒喝使人覺悟性命之道耳同里章虛谷先生貫通乎三者之理而尤精於醫因慨聖道之日晦乃以濟世之仁心示迷津之覺路著醫門棒喝四卷屬余評點余以謏陋謬廁醫林猥蒙先生青睞目爲知道之人竊念

醫門棒喝

卷一序

一

以莛擊鐘焉能發其聲音方且敬謝不敏繼思管中窺豹或亦略見一斑展卷祇誦細玩數過如六氣陰陽論太極五行發揮等篇將先天後天之奧陰陽變化之微闡發殆盡毫無遺蘊而土爲太極之廓一語尤發千古之秘直溯夫混元未闢之先而獨立其極較楊子之談元生公之說法尤爲精妙而明確其駁正丹溪景岳諸公處批卻道窵迎及而解使起丹溪景岳於九京而問之亦當俯首無辭與諸人問答則

又大扣大鳴小扣小鳴反覆辨難疑義盡析示以指南又解聖經君相二火爲體用燥爲風寒風熱所化暑爲濕火相合而成灼見秋傷於濕之文爲訛皆亘古所未道如撥雲霧而見青天也論傷寒傳經疏解方義窮元極妙辨析溫病混入傷寒之誤皆大闡仲景心法暨夫溫暑提綱痘疹等論則明立法程申靈素之旨而正諸家之失統而論之先生不獨明於醫而且明於易明於天文歷律而融貫百家故於醫理

醫門棒喝

卷一序

二

之精微奧妙闡發無餘尤妙至理難明之處罕譬而喻使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與能非先生具大魄力具大手筆焉能有此巨製是固軒岐仲景之功臣丹溪景岳之畏友也先生以棒喝名集者誠欲醒當世時流爲普濟寶筏耳余因之竊有感焉大凡天下妙理非夙具靈根者不能悟是故雞能講學石可點頭鸚鵡解人言狗子有佛性無非稟一靈之覺耳况人爲萬物之靈乎昔人有言必具神仙之骨方能當名醫

二字則醫理之妙固非僉父所能悟也吾越向多隱逸樂性命而擅岐黃者昔嘗夥矣若夫今之時醫類皆涉獵方書各承家技或偏執溫補或專事寒涼印版數方通治諸病偶而幸中自信不移如是授受以爲秘訣爲捷徑世之買買者又皆以耳爲目隨聲附和互相揄揚遂使虛名益熾自負益高與論軒岐仲景之道反以爲怪而羣起詆議正如沉酣醉鄉先生雖以百棒喝之千棒喝之欲其猛然省悟勢實難矣

醫門棒喝

卷一

序

三

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焉知不因是集而啓醫林之藁曠通後學之津梁使大明軒岐仲景之道而生民無夭枉之虞則不獨吾越之幸且將流澤於無窮其功豈不偉哉元固深爲欣幸僭加評點并贅數言於簡管窺蠡測未能挹其高深聊以誌傾倒之忱云爾時

道光丁亥孟秋山陰愚弟雪帆田晉元拜序

序

醫小道也死生寄之所關實鉅漫云嘗試可乎余不精醫理宦遊嶺南八九載每見醫者輒以粵地潮濕不辨何証率用二朮桂附等治之其害甚烈心滋戚焉且聞寅友中竟有以感冒而誤投補劑致不起者詢延誰氏居然以良醫自命者也噫可慨已人爲一小天人之患病猶陰陽之愆伏日月之剝蝕風雨寒暑之失度不審乎此而調其偏使其平乃拘執古方

醫門棒喝

卷一

韓序

一

妄投藥餌何異操刃而刺人之胸也會稽章君虛谷以久病嫻此術天性敏妙上究羲易內經之奧下及諸名家書無不淹貫而其辨論溯流窮源一衷於是積年得稿若干帙名之曰醫門棒喝蓋以警世之動以良醫自命者不啻大聲疾呼之也章君出其稿問世余深幸是書之傳非徒救一世之弊因綴數言於簡誠有補於醫道者竊愧余膺民社欲醫偏隅而未

能稱職也時

道光九年歲次己丑春日蕭山韓鳳修拜序

醫門棒喝

卷一

韓序

二

醫門棒喝 自序

自序

天地之大事物之變莫可涯涘究之一理而已見其理則觸處皆通昧其理則動多窒礙而理之切於身心性命者自格致誠正外莫重於醫以其保衛性命者也然非格致誠正之功不能通醫之理則醫固儒者之事也原夫靈素發明天人合一之理以衛身心性命為醫經之源仲景紹聖軒岐本靈素作傷寒雜病論為方書之祖厥後諸賢相繼闡發數千年來著

醫門棒喝

卷一

自序

一

述代增汗牛充棟則今醫術宜乎勝古何反不逮是不患無書而患多書也眾說雜陳純駁不一學者不能披揀如涉海問津既未窺聖經源流遂各師心自用授受流傳而古法愈晦夫諸家之書其無義理可取者置勿論即如古稱大家若劉河間張潔古李東垣朱丹溪諸先生各以己之閱歷見解發明經旨一節或論外邪或論內傷或主補氣或主滋陰原非執中之論其辭旨抑揚不無偏處要在讀者因流溯源

五

知其理之所歸倘執其偏不免各相抵牾矣如明張景岳亦由平日閱歷所見立論主於扶陽既稱全書乃又肆議河間丹溪為非則不自知其偏也蓋氣化流行變遷靡定人生稟質南北不同景岳與河間丹溪相去各百數年其時氣化其地風土或各不同不可相非也又如張子和所治多藜藿中人故其議論以汗吐下為妙法薛立齋為太醫所治多膏粱中人故其方案多和平溫補以緩治見功可知各由其閱

醫門棒喝

卷一

自序

二

歷不同而論說遂異其餘諸家亦各抒己見以立言難免顧此失彼之弊或不明聖經源流而師一家之說則必以諸家為非是以偏視偏無怪乎各相抵牾也余幼得羸疾究心醫理雖從師請益歷覽諸家十年不知端緒蓋以聖經辭簡義廣理蘊難窺而諸家之說各樹旗幟互相非議未知孰是後讀吳門葉天士先生醫案見其發明奧旨如點龍睛而鎔鑄百家匯歸經義當時仁術大行無暇著述乃於臨證之頃

隨病設施揭其理蘊而因時制宜無法不備如造化生物無跡可求各得自然之用與千百年前之仲景心心相印而得其真傳嗚呼若先生者豈不為我

朝之醫聖也與惜楠生晚不獲親承提命幸得讀先生

書略窺醫理之奧而見諸家意旨所在醇疵兩不可掩舍其短而用其長隨時取益變化無方而理無不合矣然則醫者既患多書余又何述焉特以向來未明之義各相抵牾而滋流弊之害者舉其百中一二

醫門棒喝

卷一

自序

三

如後條例所云論其大畧並內經所列六氣歷來註疏有未盡當者據理辨之就正有道以為保衛性命之一助爰名之為醫門棒喝聊取解粘去縛俾洞見本源之意耳其由格致誠正而通達斯理者則以是編為贅矣

道光五年乙酉孟夏會稽章楠識於城東之知非軒

一第 1029 冊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醫家類

叙

藝亦多術矣苟有濟於世精其一足以傳况衛生救死用之善起呻吟於衽席用之不善殺人指下而不覺如醫之爲術不綦重哉然非窮其理烏能善其用非多讀書而善悟又烏足以言窮理此章子虛谷醫門棒喝一書所爲有功於醫學也虛谷越之會稽人性恬澹不爲利動不爲勢懾少羸善病因究心岐黃窮日孜孜不倦與余萍聚粵東旋走燕冀遊吳門丁

醫門棒喝

卷一 史序

一

亥冬復晤羊城相交垂三十年矣見其精神益壯而業亦益進余家無少長病輒延治無不效乃信之篤而朱究其底蘊也日者出所著醫門棒喝四卷相示余羈世務不諳醫學展卷茫然乃息心玩之其中論陰陽變化之理天人合德之要昔人所悞今人所疑無不原始要終條分縷晰雖以予之憤憤猶復心領神會况習其業而將善其用者哉知其於此道不啻三折肱矣昔予需次京師宦江右繼而被議出塞往

反三萬里見所稱時醫者所在皆有設號簿於門延者按次登籍日將夕疾呼於門先生至矣主人皇遽延入室病者倚枕待診侍者磨墨未竟疾書方擲筆起主人趨而尾其後問病輕重及飲食所宜匆匆數語登輿逝矣於是如其方有服之而效者十二三服之不效者亦十二三服之而危且殆至不救者十三四矣走詢先生漫曰彼本不治之證余藥冀生之命不濟奈何嗚呼何不治證之多也余心疑之未敢與

醫門棒喝

卷一 史序

二

辨也今得棒喝一書審其是非辨其疑似使業醫者讀是書而悟其向之所以失由是而進求於古以勉爲良醫則是書不誠爲覺岸之清鐘迷津之寶筏也哉余固心焉企之因識數言以復之虛谷時道光九年歲次己丑季春之朔山陰愚弟史善長頓首拜識

條例

醫門之書除聖經外其自古稱大家者人莫不信奉而鮮知其弊茲以管窺所及表其一二以大家之論尚不可固執偏從況其餘諸書豈可盡信明者當知所擇矣

一河間論六氣皆從火化原為至理因從火化故以涼瀉主治然此止可論六氣之邪未可論病以人體質不一受邪雖同而病變不同若謂六氣皆從

醫門棒喝

卷一

條例

一

火化六氣之病概用涼藥則誤矣或不明六氣變化之理又見妄用涼藥為害遂謂河間之論非是而不自知味理各相牴牾其弊更多也

一丹溪相火論言相火為天火君火為人火君火以名相火以位後世多遵之余細究其說理既未協義不明晰又謂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引內經所云一水不勝二火作證而不思內經論陰陽偏勝之病非論陰陽之理味者執信陽常有餘動用知栢

敗陽則害甚矣

一景岳非丹溪之說謂世間火少水多乃云陽常不足陰常有餘引大易丹書之言作證既未確切亦屬一偏之言誦其書者多引易說論醫不知乖僻之害而與丹溪冰炭相反眩惑後學無所適從要知兩家各有見解不過發明一節經義而非全經之理不可不知也

醫門棒喝

卷一

條例

二

一東垣言相火元氣之賊景岳非之言相火元氣之本後學惑之莫知誰是而不知東垣論其變景岳道其常各有至理不可相非也

一六氣為病源流不同辨別未清治難盡善仲景之論後人編輯將傷寒溫病攙混莫辨自古皆然即如貫珠集一書吳門尤在涇先生所編乃將黃芩白虎之證列於太陽傷寒正治法內試思黃芩白虎豈可為太陽傷寒正治之法乎若黃芩白虎可治傷寒則麻黃桂枝等湯將以治何病乎此集近

時所出尙爾淆混何况其前難求全璧也

一吳又可見傷寒溫病多牽混之害乃著瘟疫論以辨異傷寒雖能自立主見獨開生面多有發明而不體究經旨不辨伏氣爲病之理直闢經文混指一切溫病爲瘟疫遂使淺學將風溫暑溫等盡作瘟疫而治病輕藥重爲害甚多又如痧脹玉衡等書亦發古人未發之旨而有救濟之功乃不詳究六氣病源但叙痧證形狀多列名目淺學專習其

醫門棒喝

卷一

條例

三

書凡見疑似諸病概認爲痧混用辛散破耗之藥害亦不少諸如此類不可枚舉也

一火濕二氣合而爲暑故暑爲陽中之陰其證有陰有陽昔人言中暑爲陰證傷暑爲陽證又以靜而得者爲中動而得者爲傷殊不知偏於火者爲陽偏於濕者爲陰體強多火者成陽證體弱多濕者成陰證豈不簡明而曰中曰傷曰動曰靜如是支離使人眩惑難解致有謂夏月患陰證傷寒者六

氣之雜亂不分也

一近時淮陰吳鞠通先生欲明六氣爲病之理著溫病條辨雖多發明之處又將風溫瘟疫并爲一類不分邪之輕重病之淺深反謂吳又可之論未善而不自知牽混之誤其冬傷寒春病溫之伏氣一證亦不分明論列更將素問秋傷於濕之濕字臆解穿鑿大乖義理余皆評而辨之以俟高明鑒定一康熙間上元戴麟郊先生推廣吳又可之論著廣

醫門棒喝

卷一

條例

四

瘟疫論辨析雖較又可爲詳但亦未將風溫暑濕春溫等分清而概稱爲時行瘟疫既云時行則仍如又可之混指一切溫病爲瘟疫矣且言大青龍丸味羌活等湯皆古治溫病之方按青龍湯辛溫藥多石膏甚少實爲風寒閉塞營衛陽鬱內擾而設爲發汗之猛劑若溫病熱從內發或蘊於膜原豈可用麻黃桂枝大發其表乎至九味羌活湯於發表藥中雜以生地若有表邪反使引入血分若

其陰虛則蒼芷羌防細辛等一派燥烈辛散反傷其陰此方之雜而不精每見世俗混用致害者多矣是廣瘟疫論亦未辨別盡善也惟吳門葉天士先生論風溫二十則分營衛氣血傳變治法最為精當薛生白先生濕熱條辨三十五則論治甚詳實皆超邁前古可為後世法程學者宜究心焉又吳鞠通先生溫病條辨論藥性氣味功能甚為精細其卷後論瀉白散之弊尤確余亦屢見有混用

醫門棒喝

卷一

條例

五

桑皮反引外邪入陰咳嗽不已者地骨皮亦然臨證者不可不審也

一古來論痘疹皆言痘出五臟屬陰疹出六腑屬陽但是相沿之說未嘗詳究至理各家辨論參差互異即如痘科正宗言痘為毒火有實無虛以致淺學不辨虛實混施攻瀉治疹則必先用升葛湯為定例與治瘕之法相混均為流弊之害也嗚呼醫理甚微醫書甚夥或不研求至理徒執紙上陳言

而不知其弊孟子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余愧淺陋不能徧覽而盡舉惟望高明之士補其不逮實為斯道之幸也

醫門棒喝

卷一

條例

六

自題

余以陋質未嘗學問數十年奔走風塵愧無小補於世與草木同腐也向因多病究心醫理閱歷既久偶有一得之愚筆諸簡端積而成帙每思就正有道未得因緣歲戊子重遊粵東適遇樂善君子許以問世欣然出貲將灾梨棗或者問日子論古已多又與時人辨駁不休將以沽名歟求勝歟答曰皆非也既無所求豈不自尋勞苦乎答曰譬如春兩山溪驟漲行

醫門棒喝

卷一 自題

一

人趨趨余適有竹數竿急爲作筏雖不能濟多人亦盡吾心力而已况人各有好或好聲色或好詩酒或好琴書或好山水種種莫可枚舉當其好也無不發憤忘食樂而忘疲不知老之將至者余好在此自覺可樂未見勞苦也然則自樂可也既不求名何必註姓名於卷乎答曰天下醫書甚夥余既不能術讀雖讀亦不能盡記偶述管見則不自知其謬必求教天下逸其名無從聞教矣且如自古逸名者愈進愈顯

而傳之愈久以其才德超倫欲掩彌彰所謂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余何人而敢效顰乎使余言而有當也聊如竹筏之濟人如其不當則人反因吾筏而淹沒又安忍逃名而避過乎吾盡吾心知我罪我皆我師也抑思名由形起吾形若沒名又與我何干哉假如以錫作卮繼鎔以火而置諸塗執塗人問之可有名其爲卮者否乎又若焚草木成灰攬和一處誰能辨其孰草孰木乎由是觀之求名之與逃名跡雖不

醫門棒喝

卷一 自題

二

同要皆未足爲智也或者哂而退

道光九年己丑仲春會稽章楠識於羊城旅邸

醫門棒喝卷之一目錄

序

條例

自題

六氣陰陽論 附答問

太極五行發揮

人身陰陽體用論

傷寒傳經論 附論伏暑 治案

醫門棒喝

卷一 目錄

一

醫門棒喝卷之一

會稽虛谷 補著

受業孫廷鈺震遠參訂

山陰 雪帆居士田晉元評點

六氣陰陽論

內經言六氣者，風寒暑濕燥火也，六氣各異，變化無窮，要不出乎陰陽，陰陽由混元一氣而生，一氣者，太極也，陰陽者，易之二也，六氣者，易之六爻也，八風方

醫門棒喝

卷一

六氣陰陽論

一

所謂太古之音知者，既少陽春白雪和者，冥矣。

止此數語，闡明內經千言之理，使閱者了然，心目先生真冰。

位，即八卦也，陰陽相生，六氣變化，八風轉旋，而萬物生長化收藏，以至疾病疴癢，猶易之陰陽相交，六爻變動，而至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錯綜交易，而吉凶悔吝之兆，變現無盡也，羲聖作八卦，以垂象，軒岐論六氣，以明病，同出陰陽太極之源，前聖後聖，其揆一也，夫六氣由陰陽所化，仍不離陰陽之體，是故寒為陰，火為陽，風為陰中之陽，暑為陽中之陰，濕為陰而與火合，則名暑，風與火合，則化熱，燥屬陽，風

與寒合則化清燥屬陰。斯陰陽變化而成六氣之異也。若合五行而配四時，則風木主春，火主夏，燥金主秋，寒水主冬，濕土貫四季，而主合于長夏未月。蓋土本先天太極之廓，為後天萬物之母，故通貫四氣而主于中也。以六氣配一歲，則初之氣風木，二之氣君火，三之氣相火，四之氣濕土，五之氣燥金，六之氣寒水。每氣各主六十日有零，以周一歲，三四火濕相交，合而為暑，故夏至後病名暑，而濕土主令于夏季也。

醫門棒喝

卷一

六氣陰陽論

二

此特言主氣也。主氣為地氣，靜而有常，故歲歲如是。又有客氣為天氣，動而不常，故每年轉換。如子午年，初之氣寒水，丑未年，初之氣風木，寅申年，初之氣君火，卯酉年，初之氣濕土，辰戌年，初之氣相火，巳亥年，初之氣燥金。又有主客五運，主運每年自木運起，至水運終，歲歲如是。客運者，如甲己化土，甲己年為土運，乙庚化金，乙庚年為金運之類。每運主七十二日有零，而一歲以初運統之。主者主于內，客者行于外。

內經原說君火以明後人不解其義妄改為名丹溪又穿鑿臆斷大乖經旨今以體

用分君相實闡千古之秘而傳軒岐之心

主客運氣流行天地間，則有亢害勝復之變，而人之災病作焉。此言其略，詳在內經耳。然五行之火，一六氣之火，有二何也。丹溪曰：君火，人火也；相火，天火也。君火以名，相火以位。余竊謂不然，夫六氣流行于天地間，為天人合一之道。但可以君相分體用，不可以君相分天人也。君火以名，仍當遵經作明何也。蓋光明洞徹者，火之體也；名之為君，溫煦燔灼者，火之用也。名之為相，無用則體無以行，無體則用無以立。火

醫門棒喝

卷一

六氣陰陽論

三

之體用流行，四氣從之而變，以成造化之功。一如君相之經綸天下也。然則將有所據乎。內經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緣心之神明，靈光炯炯，恰如君之正南面，而無為無不為，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雖無聲臭，實則主宰萬機，神明莫測。故人之心火，名為君火。而其運用施為，生化氣血者，相火之功也。相火雖寓于腎，而與心火貫通，良由同出先天混元之根也。自相以下，皆聽命于君，故經曰：君明則下安，若心

古來聚訟紛紛今後方有定論以下暢發天人合一之理殆無遺蘊而較內經尤覺簡明

神恬靜則相火奉令而不妄動氣血安和無患是故君火為體相火為用體用雖二究其源實則一火而已天地之神明主宰君火也陽氣之流布化生相火也所以六氣之序君火之後次以相火從體發用之意也相火以後次以濕土火生土也君火為少陰相火為少陽是陰一動而變陽亦即從體發用之理也是以六氣變化之機權在火故人心志感觸相火隨機而動一身氣血從而運用流行與天地之君相火

醫門棒喝

卷一

六氣陰陽論

四

動四氣隨之變化而萬物生成同其機括是為天人合一之道也人與天地同根故天地之陰陽即人身之陰陽天地之水火若人身之血氣五行以配五臟六氣以配六經二十八宿以合二十八脈日月光華猶耳目聰明土石草木如骨肉毛髮雷電風雨若聲息涕淚江河湖海如血脈周流骨節交會若分野度數自微而著若合符節而一身具太極之體為一小天地也所以六氣亢害則病外感五志妄動則病內

陰陽變化微妙無窮苟非深通經旨焉能察識其端自古如丹溪景岳之稱名家者猶不能悟其至理而多臆說穿鑿况其下者乎

時醫不識暑必兼濕見熱投涼使濕閉熱伏變痲變脹而至危殆觀此亦可以省悟矣

傷內傷外感之病皆由六氣陰陽偏駁所致論其變狀殆難盡數究其綱要察其陰陽而已經云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然則察之奈何試觀六氣之中寒為陰邪若傷人之陽經則發熱而又畏寒畏寒者陰邪之象也發熱者陽經之徵也若寒傷人之陰經則但畏寒而不發熱以陰邪在陰經故無陽象也如寒邪始在陽經不解傳裏而變為熱邪此陰邪隨人身之陽氣而變也若寒傷陰經而不扶

醫門棒喝

卷一

六氣陰陽論

五

陽救本以至吐利厥脫此身中陽氣隨陰邪而亡也又如火濕合氣名暑人感暑邪若稟體多火則暑隨火而化燥稟體多寒則暑隨寒而化濕此邪之陰陽隨人身之陰陽而變也又如風邪傷人在冬令成傷寒病春夏時成風溫病此邪隨時令陰陽而變也或冬傷寒至春發為溫病此邪因久鬱而變也或溫病過服涼藥變為寒病此因藥氣而變也有內熱而外反畏寒者表陽被鬱也有內寒而外反發熱者虛陽

所以有君相之名

要義毋忽

論古
讀書得問如此方可

發露也。以此推之。六氣之變化無窮。要必隨類隅反。察其陰陽而已。然猶必知其要者。所謂六氣變化。機權在火。如君相出令。天下皆從。劉河間有見此理。故云六氣皆從火化。以寒涼藥主治。但此理止可論邪。不可論病。何故。蓋邪氣傷人。隨人稟體而化。如上所云。稟體多火。暑隨火而化燥。多寒。暑隨寒而化濕之類。故當隨病審察。或不知此。而概施寒涼。豈不誤哉。况天地六氣之火。固易傷人。而人身君相之火。常相

醫門棒喝

卷一

六氣陰陽論

六

因為病。故東垣曰。相火。元氣之賊也。火與元氣不兩立。此謂人身之火也。張景岳非之。云相火元氣之本也。豈可謂之賊。此兩說皆各有理。不可偏廢。緣君火妄動。相火熾然。即忿慾等火也。欲動火炎。元氣傷耗。故謂之賊。內經云。壯火食氣是也。若心君安泰。相火奉令。默贊化機。陰陽和平。元氣賴以生長。故為元氣之本。內經云。少火生氣是也。東垣論其變。景岳道其常耳。是故外感之與內傷。或寒或熱。必因人而變。虛

各執經義一節而非
全經之理互相抵牾

其病均也

醫門棒喝

卷一

六氣陰陽論

七

實陰陽參互錯綜。而治法隨宜。不可偏執也。若丹溪之論陰陽也。謂經言一水不勝二火。故云陽常有餘。陰常不足。立論以滋陰為主。揆其意。以六氣有君相二火。而寒水止一氣也。遂謂陽有餘而陰不足。張景岳非之。言世間五湖四海。水多火少。乃謂陽常不足。陰常有餘。強引大易扶陽抑陰之言。立論以助陽為主。竊觀兩家之論。皆引經據典。各有見解。而冰炭若。是均非陰陽至理。故也。若求至理所在。焉有互異之

見得微說得透

火少水多，經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不過隨感發現。如世之呼人者，呼張則張應，呼李則李應，孰為不足，孰為有餘乎？是兩家之說，均為戲論，非有實義也。至于大易扶陽抑陰之言，尤當辨別，非可論醫理也。蓋易論治世之道，以陰陽喻君子小人，故必扶陽抑陰，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世道治矣。然以陰陽喻小人君子，則可以小人君子喻陰陽，則不可。何則？治世者必盡除小人為善，若天地間陰衰陽旺，已有亢害

醫門棒喝

卷一

六氣陰陽論

八

之災，如陰盡陽孤，則萬物不生，天地否塞，何有世界乎？人身陰陽，即天地之陰陽，一體無二，故陰陽偏勝，則病，陰陽孤絕則死。以是見大易扶陽抑陰之言，可以論治世，不可論治病也。醫之治病，必先究明陰陽之理，此而不辨，何可論陰陽哉？世有誦丹溪景岳之說者，或謂陽常有餘，而用知柏為主，或謂陽常不足，而用桂附為宗，皆尋枝摘葉，非可論陰陽至理也。不明陰陽至理，焉知六氣變化，不知六氣之變，則其見

應篇首而辨其體用
義理俱盡矣

論景岳後有論易
理更詳晰也

解必至于偏，或偏于陽，或偏于陰，則論證辨治，難期盡善，非如聖經之可萬世遵守而無弊也。欲究六氣陰陽之理者，豈可不溯流窮源，而後知通變，以免偏執之害哉？義聖書八卦，軒岐論六氣，皆本陰陽太極，其體則同，而易經論治世，以扶陽抑陰為主，內經論治病，以陰平陽必為宗，其用則不同也。用既不同，豈可引易註以論理哉？若以扶陽抑陰論醫，則必至偏勝之害。世俗誦景岳者，每援易說以治病，日視

醫門棒喝

卷一

六氣陰陽論

九

雲漢，自謂高古，不知陷于乖僻，傷人冥冥之中，皆由食古不化，不明陰陽至理故也。此篇當與後太極發揮，人身陰陽體用論，論景岳書，原痘論等參看，則陰陽生化之道，天人合一之理，明晰詳盡，無遺蘊矣。或問：內經法天道之秘，以六氣昭示後人，今論中云：火濕二氣合而為暑，敢問火濕二氣，作何安置乎？答曰：大凡經文，要須活看，不可固執，無如經雖昭

示後人而後人之不明六氣者久矣蓋經旨有論六氣流行之理有論六氣為病之理原有區別如云初之氣風木二君火三相火四濕土五燥金六寒水者論六氣流行之理也如云風寒暑濕燥火者論六氣為病之理也自古多以暑為相火病人莫敢違是不知流行之理與為病不同故竊謂不然而言火濕合氣為暑者經旨如是耳試觀經云先夏至日為病溫後夏至日為病暑暑與汗皆出

醫門棒喝

卷一 答問

十

勿止蓋溫者熱之漸陽始充也熱者溫之甚陽盛極也陽盛極則陰生象乾卦之變姤正當夏至節令也經言水火者陰陽之徵兆故火微則為溫火盛則為熱水微則為濕水盛則為寒是故陽盛極而陰生即火盛極而濕生也一陰生于夏至其濕已動濕雖動而當相火司令故言後夏至日為病暑豈非表著為火濕二氣相合而成乎所以流行之理與為病不同用一暑字別之若以暑為相火

析理如是明徹而猶不省悟則執陳言以為是實不足與言斯道矣乃先生反復剖陳惟恐人之不悟

病則夏至先後皆相火司令何獨于夏至日而異其名為溫為暑其故亦可思矣以其火濕合汗而成故病有陰暑陽暑之異或稟質陽旺或感受熱多則成陽暑病或稟質陽虛或感受濕多則成陰暑病如果暑為相火火為純陽何有陰暑哉其言暑與汗皆出勿止者蓋濕火蒸騰而作自汗汗出則濕去而火亦得泄或止其汗則濕壅而遏火不出變證蜂起也由是而知六氣流行與為病

醫門棒喝

卷一 答問

十一

有不同豈可徒執死句而不活看以求理乎蓋六氣者即是五行以火為陽為五行主而有體用四氣相從而化一如天下之聽命君相故分君相二火而成六氣之名其真一火而已故其為病則不能分君相所以無君相之名而仍稱一火加一暑字則與六氣流行之名目已大不同故又申說先夏至日為病溫是有無濕也後夏至日為病暑是火濕相合也使知火濕二氣各為一病火濕

其見婆心懇切為何如哉

相合。又為一病名。之為暑耳。良以六氣流行。即陰陽之進退消長。其偏旺偏衰之氣。錯雜不齊。如聲韻之有緩急高下。以故分為五行。列為六氣。一。聲韻之有節奏。方可循序調和。以歸于平。此聖法則天地。而為參贊化育之制度也。由是言六氣流行。本來一貫。既不可一一劃分。又不可混而無序。亦造化自然之理。今問火濕二氣合而為暑。火濕作何安置者。謂如竹木二物。合成一器。則

醫門棒喝

卷一 答問

三

竹木更不能各為一器。故云作何安置乎。然則六氣流行。果如竹木之各為一物乎。抑本來一貫。不可劃分彼此乎。請再思之。又問。豈不見仲景云。太陽中暍者。白虎湯主之。白虎但能清火。而無去濕之藥。則暑非必有濕明矣。答曰。甚矣。子何固。余所論者是暑氣。非謂暑病也。暑氣為火濕相合而成。至其傷人。則又隨人稟質而變。子豈不見余前論中云。若人稟體多火。自隨火而化燥乎。燥火合

氣正為白虎之證矣。若稟體多寒。暑隨寒而化濕。寒濕合氣。豈白虎湯所宜哉。是故暑門古方。有大順散。冷香飲等。辛熱之劑。又有六和正氣等。溫燥之方。又有桂苓飲。兩清濕火法。皆為補仲景書之缺也。且如仲景云。太陽中熱者。暍是也。身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此言太陽中熱。又身熱而渴。是火盛化燥之證可知。故主以白虎。其前條云。太陽中暍。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芤遲。試

醫門棒喝

卷一 答問

三

問身重疼痛。脈又弦細。芤遲。是為有濕乎。無濕乎。其脈證如此。可用白虎乎。抑不可用乎。畧知醫理者。亦必能辨矣。此條仲景未曾有方。良因其書殘缺之故。後賢謂宜清暑益氣湯。亦可以備采。然書雖殘缺。即此兩條觀之。一為火盛之暑病。一為濕重之暑病。隨人之稟體變化。而暑之一氣。為火濕相合而成。不尤顯然可見乎。既引仲景之書為證。何故但舉次條之白虎。而不察上條之身重疼

讀書不顧上下文雖多何為

愚而好自用以其好自用所以成其愚能知義理之無窮則不敢自是此舜之所以為大智也

痛脈細之濕證乎。嗚呼。人之聰明知識有限。而事物之義理無窮。所以古人孜孜窮理。白首不休。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虛心體究。不敢自足。凡聰明博洽者。莫不自負。自負必自用。苟有一毫自用。則反蔽其聰明。不能徹悟其理矣。况余淺陋。更不敢自信為是。偶以一得之愚。竊欲發明經義。聊補古所未備。而以人微言輕。不能取信于世。固其宜也。然而言之是理非理。以天下之大。必有能辨

醫門棒喝

卷一 答問

古

之者。更望高明君子再加批駁。以期大明斯道。俾開茅塞。實為幸甚。若不體會至理。而執一己之見。以爭勝為能。非為明道起見。亦毋勞費辭矣。或曰。經文先夏至日為病溫。後夏至日為病暑。其上。文還有凡病傷寒而成溫者一句。今子斷章取義。果能盡合經旨乎。答曰。嗚呼。此正經文妙處。欲人隅反之意。蓋謂夏至前純陽之氣。則名溫。夏至陰生濕動。與相火合一。其氣已變。則當名暑。即使其

此篇當與太極五行發揮及論景岳書末篇參看則陰陽升降變化之道可洞悉也。良由先生學充識精。故能息之深。深達之。聲聲得。其豁然心。目毫無障礙。尤能于。內經及傷寒論中。古。來多少名家所不能。註解者。獨開法眼。明。

人初傷寒邪。而過時發作。其邪已隨時令之氣。變化。必當從時令而名其病。先夏至名溫。後夏至名暑。然則其所傷本非溫暑。而發作于此時者。且當從時令以名病。則其感溫感暑者。豈反不應從時令之氣。以名病乎。此舉反面托正意。則辭省而理愈顯。且確矣。惜乎後世。少能領會。各逞臆說。辜負經中妙義者。不亦多乎。

醫門棒喝

卷一 答問

圭

又問論中云。燥金之氣。由風寒風熱所化。考靈素越人仲聖。無此明文。想必有所本而論。請示之。答曰。此言六氣。由陰陽變化而得名。原是經中秘旨。而不易領畧耳。竊恐世之論六氣者。或作六種之氣。如物之各為一物。則不能會通其理矣。而不知名雖有六。實則陰陽二氣之進退而已。陰陽之進退。太極之一動一靜而已。夫太極動而生陽。則陽進。陰退。動極則靜。太極靜而生陰。則陰進。陽退。靜極則復動。循環無間也。陰陽者。太極之用也。太

白註解其開人聾瞶
源益後學實有涯決
于

極者。陰陽之體也。進者其氣進長發其生化之用。退者其氣退縮歸其太極之體也。自靜極而動則一陽生于至陰之下。三。名其節曰冬至。謂當冬令陰極之際。而一陽復至也。陽生于下而漸進。則冲激在上之陰。而陰寒愈厲。故冬至後天更冷。而有小寒大寒之節。此時已二陽生于下矣。三。陽氣漸進而微動。則為風。名曰風木。象木之萌芽也。故風為陰中之陽。而風木之氣。從大寒節始也。既而至

醫門秘傳

卷一 答問

六

于四陽下生。三。則陽旺陰弱。暖氣冲融。如火始燃。名曰君火。君火之氣。始于春分節也。既而六陽皆出。三。陰盡歸藏。如火發燄。名曰相火。相火之氣。始于小滿節也。火之始燃。其體則靜。象君之神明。端拱南面。無為也。火之發燄。其用斯張。若相之出其經。綸利濟天下也。故當此時。萬物茂盛。而太極動極則靜。一陰生于至陽之下矣。三。名其節曰夏至。謂當夏令陽極之際。而一陰又至也。陰生于下而

解君相二字精當之極

漸進。則冲激在上之陽。而陽燄愈熾。故夏至後天更熱。而有小暑大暑之節。此時已二陰生于下矣。三。陽盛于外。陰長于內。故暑為陽中之陰。夫陽氣微動。則為風。陽氣既旺。則為火。陰氣微動。則為濕。陰氣既旺。則為寒。二陰在下。陰氣尚微。四陽在上。陽氣猶旺。然陰氣雖微。而日進。故濕氣上蒸。名曰濕土。謂濕由土中而升。與雨濕之自上降者有別也。濕土之氣。雖始于大暑節。然當相火司令時。一

醫門秘傳

卷一 答問

七

陰已生于下。而濕早動。至二陰生時。濕盛上蒸。三。陰生時。三。陰陽兩平。各守其位。故熱輕濕斂。然猶名其節曰處暑。謂當此處。猶有餘暑也。由是觀之。益可見暑為火濕合氣而成也。既而至于四陰下生。三。二陽在上。則陰旺陽微矣。微陽上動。為風。盛陰下凝。為寒。故濕收而反化燥。名曰燥金。燥金之氣。始于秋分節也。蓋陰陽進退。旺者操權。微者從之。而化陽性動。而施泄。陽旺則陰從。陽之施泄而

變化之妙皆出陰陽
自然之性非聖人設
卦垂象安能明其理

哉。然又難與會者。道也。其風寒風熱合。而化燥原由陰陽偏。勝所致。故言其變。則有六氣之名。究其理。不過陰陽進退而已。天地陰陽之氣。有常變。而人身之氣。必相應。知乎此。而後方可言醫。

無入領會。而先生獨得。其解非其夙根親承。軒岐之教者。豈能若是乎。

天地陰陽由升降而變。人身陰陽由強弱

散。漫。化。濕。陰。性。靜。而。翕。闔。陰。旺。則。陽。從。陰。之。翕。闔。而。凝。歛。化。燥。故。如。季。冬。之。二。陽。在。下。四。陰。在。上。風。動。于。下。寒。凝。于。上。其。陽。從。陰。而。化。燥。則。水。冰。地。坼。特。因。陽。氣。漸。進。以。進。者。為。主。故。不。名。燥。而。名。風。也。仲。秋。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風。動。于。上。寒。凝。于。下。亦。陽。從。陰。而。化。燥。故。萬。物。堅。干。以。陰。氣。漸。進。為。主。故。不。名。風。而。名。燥。也。又。如。仲。春。之。二。陰。自。上。而。降。則。多。雨。水。季。夏。之。二。陰。自。下。而。升。故。多。蒸。濕。觀。此。尤

醫門棒喝

卷一 答問

六

可見陰陽升降變化燥濕之理也。仲春陽旺于下而上進。則漸暖。遇雨則冷。以陰冒于陽也。仲夏陽旺于上而漸降。反多熱。以陰氣上逼也。陽氣旺而微陰冒之逼之。則鬱勃奮發而為雷。故春夏多雷。自陰陽兩平。以至陰旺。則陽漸伏藏。不能奮發。故秋冬至春初無雷。偶或有之。由客氣之偏所致也。知此。亦可辨驗人之受邪。自上自下之異耳。但此言陰陽進退之氣也。若人身中陰旺則多寒。能受

而變故同中有不同。正見陰陽變化之妙。豈淺陋所能測哉。

六合之內萬物之理

不出乎易按易理而論陰陽六氣之變化是為不易之定論

散之則萬殊合之為一本

熱藥。陽旺則多火。能受涼藥。陽虛則易生濕。陰虛則易變燥。又自不同。故六氣流行與為病。固當區別。而人之稟質各殊。其變化莫可窮盡矣。凡物遇濕則腐。遇燥則堅。堅者莫若金。所以燥氣名金也。當此之時。二陽上動為風。或遇客氣之二火加臨。則涼風變為熱風。然四陰下旺。凝而不動。不能從陽化濕。而熱風上冒。更益其燥。故予云燥氣由風寒風火所化。正是經中秘旨也。既而六陽歸藏。三

醫門棒喝

卷一 答問

九

陰盛如水。則涼變為寒。名曰寒水。寒水之氣。始于小雪節也。六氣既周。而成一歲之序。由是觀之。則六氣本陰陽所變化。其名雖六。實則陰陽二氣之進退而已。陰陽進退。太極之一動一靜而已。經論雖無明文。而義理未嘗不在其中。良以醫經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所謂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豈有二理哉。且六氣流行與為病。經旨原有區別。而人多忽之。即如燥金流行之氣。則列于秋。至其為

病則秋時固多燥病，亦有風寒濕火之病，即非秋時，亦有燥病，如風寒風熱之所化也。其所以然者，主氣有常，而客氣變換，以客加主，參差錯雜，則變化出矣。蓋主氣出于地，地靜而不動，其氣升降而有常，客氣降于天，天動而轉旋，其氣運行而變換也。然總不出陰陽進退偏旺偏衰之理耳。孟子曰：可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內經列六氣，亦不過示人規矩而已。夫濕土旺于四季，而主于中，按照流

醫門棒喝

卷一 答問

三

行次序，在大暑節，交濕土之氣，得六十日有奇，其實旺氣用事，亦不過十八日，經以六氣配一歲之序，則不得不然。究其陰陽進退之機，則濕已動于夏至陰生之日，其時正猶相火司令，而濕動氣變，故經特表明，言先夏至日為病溫，後夏至日為病暑，後世不明經旨，死守規矩，因相火司令，遂以暑為相火病，殊不知夏至前亦相火司令，何以又名病溫乎？既而執泥不能融會，遂亦不察土旺四季

先夏至病溫後夏至病暑人多不能領悟其旨先生示以卦象開發靡遺直成鐵板註脚諸家之論可廢矣

而以濕土之氣行于秋令，乃有秋之前半截傷濕，後半截傷燥等臆說，實足令人捧腹。蓋以歲時驗之，夏至後潮濕大盛，其時相火司令，尚有一月，立秋後潮濕即收，其時濕土司令，尚有一月，由此觀之，則不相應，豈可並論乎？若按陰陽進退之理，以審氣候，如合符節，蓋五月夏至，一陰生于下，陰弱陽旺，則陰從陽而化濕，七月立秋，三陰生于下，陰陽兩平，各守其位，則不化濕，而潮氣即收，八月四

醫門棒喝

卷一 答問

三

陰下生，陰旺陽弱，則陽從陰而化燥矣。故經言夏傷于暑，則火濕二氣已括于中，其言秋傷燥，冬傷寒，春傷風，則四時六氣義已完全。如是參究各篇經文，互相印證，自可灼見不易之理也。又如今年夏至前，非常酷熱，夏至後六月反涼，立秋後又熱，與往年大異，何也？蓋今年丙戌，寒水司天，夏至前六陽盡出，恰遇寒水客氣加臨，盛陽被遏，不得宣泄，人在氣交中，故覺非常之熱。迨夏至後陰生于

由其明于陰陽升降之理，主客常變之道，故其論天時氣候，確鑿不易，非因訛死句。

者所能知

下而陽漸退，則寒水客氣乘勢而下，故六月反涼，至立秋後，三陰下生，陽氣更退，何以反熱，因寒水客氣已退，風木客氣加臨，雖止三陽在上，而風助火勢，陽氣復振，故反熱于六月也。由此觀之，主客六氣流行，必當參合陰陽進退之理，則固有確然可驗者，或固執不能融會，雖熟誦經論，亦何益哉。又問論中云，或冬傷寒，至春發為溫病，此邪因久鬱而變一說，亦出于程郊倩周禹載而起，是否邪之久

醫門棒喝

卷一

答問

三

鬱而變耶

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大者則大鳴扣之以小者則小鳴尤能穿壁而喻使愚夫愚婦亦可與知與能先生真善于說法者矣

答曰：人稟天地之氣而生，故人身之氣與天地貫通，若魚之在水也。天地陰陽之氣有偏，或致阻遏人身之氣不調而病，如魚之遇穢水也。夫氣機既窒，則陰鬱而成痰涎，陽鬱而變壯火，其所感之邪，因鬱而變，實有多端，莫能盡悉，或隨人身之氣而變，或隨時令之氣而變，或隨感而變，或久鬱而變，或竟不變，均無一定，大抵由人之稟質，陰陽強弱

變化由于陽性之動故曰動則變變則化

先聖固已言之矣世皆誦之而不識何哉

醫門棒喝

卷一

答問

三

不同，邪之感受，輕重不一，故參差如是也。即如傷寒傳裏變熱，此邪隨身中之氣而即變者也。如寒入陰經而即吐利厥逆，此邪之不變者也。如或久伏不發，因時氣觸引而病，此邪隨時令之氣而變也。以此推之，難以盡述。夫寒為至陰之邪，且能鬱而變熱，則彼五氣更可知矣。經曰：風者善行而數變，劉河間言六氣皆從火化，良以風火為陽而性動。或遇拂鬱，則各氣從之而變化也。又問：經云冬傷于寒，春必病溫，是言伏氣為病，後世作冬傷寒邪伏藏至春發為溫病，是亦穿鑿。試觀四氣調神論云：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奉生者少。又曰：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與冬傷于寒同義互發，大抵為本身之氣受傷，則伏邪當作伏氣為是。蓋經統論其理，原屬渾融，不可穿鑿也。答曰：詳冬傷于寒，春必病溫語意，屬于外感，調神論所云屬于內傷，如云

古書一章一節
一字一句必當細細
深玩方能領悟言外
之意意外之言貫串
明通毫無障闕若圖
圖讀過前失後漏
義必多觀答問數條

益見先生學識兼到
彼管窺忽測者能不
退避三舍乎

醫門棒喝

卷一 答問

二

冬不藏精是也各有義理未可同論即以兩處經
文比而觀之彼曰冬傷于寒春傷于風此曰逆之
則傷腎逆之則傷肝夫傷寒傷風豈非外邪之病
乎傷腎傷肝豈非內傷之病乎經旨原各不同文
義如是明顯而不循理直解反欲索諸隱僻是道
在邇而求諸遠惑之甚矣又觀生氣通天論云春
傷于風邪氣留連乃為洞泄而至冬傷于寒春必
溫病四時之氣更傷五藏一節既曰邪氣留連又
曰四時之氣更傷五藏則尤確指外邪為病矣豈
可與調神論之論內傷者混而不分將使後學作
何準則乎且言伏氣為病不如言伏邪為病切當
何也蓋氣者邪正之總稱醇和者名正氣而養人
駁雜者名邪氣而病人能病人者皆當名邪不獨
天地之氣為然即如七情妄動人身元氣因而化
火為病即名邪火也若言伏氣為病則天地人身
之氣皆流行不息又何能伏乎况人稟天地之氣

不泥法象不圖舊說
非見道者不能

亘古所未道是故君
火為體相火為用而
用從體發尤可灼見

醫門棒喝

卷二 答問

三

以生賴天地之氣以養則氣豈能病人乎其病人
者必是駁雜邪氣可知始感時本元未困則邪伏
不覺既久而邪勢鴟張則病發矣余故曰不如言
伏邪為病切當也
又問論中相火寓腎一語雖古今論之鑿鑿竊謂無
異議乎抑確有其寓而非寄于腎乎
答曰君火相火同出先天渾元渾元既判而為陰
陽卦象乾南坤北陰陽相交而變水火卦象離南
坎北離象人之心坎象人之腎自古謂相火寓腎
者指坎中一陽也然觀象則然論理未盡然也何
故蓋雖有君相之名而實止一火不過有體用之
分耳當寂然不動時惟靈光炯炯一無所為則但
有君火實未見有所謂相火也若七情乍動相火
立現如欲動則外腎舉怒發則肝氣逆之類難以
悉數是相火隨君火而動無處不到則又不可鑿
言在腎也更如寐中君火下潛而子後陽興則隨

天人合一之理也

見其用不識其體則
尋枝摘葉而治病莫
知綱要矣

天地之陽而動、可見其與君火、同出先天渾元者也。嗚呼、由此觀之、相火之來歷、寓止從、可想見、究其本體、實止一火而已。後世不察、又分雷火龍火、名目愈多、益滋繁惑、是見其用有多般、而不識其體一也。

又問、論中有土本先天太極之廓一句、余遍考黃庭、契同、悟真、及羣仙記載所及、皆曰說到先天一字無、則此土從何而基、乞統示之。

醫門棒喝

卷一 答問

三

答曰、此說已先有疑而問者、其義已詳太極五行發揮矣、至于仙家作用、從後天施功、逆返先天、故云說到先天一字無、其先天到後天一段事、置而不講、但言虛無生一氣、一氣產陰陽、陰陽變三物、三物生萬物而已、故人未知其詳也、自後天而返先天、既有去路、則必有來路、來去雖不同、而同歸一路、所以有形生于無形、同出一源、先天轉為後天、卻非二理、故後天之土、反為先天太極之廓也。

太極五行發揮

前篇六氣陰陽論中云、土本先天太極之廓、為後天萬物之母、故通貫四氣而主于中也、世多疑之而問曰、先天太極、渾然無形、自天一生水、至第五方生土、則太極信為五行之廓、乃反以土為太極之廓、得非悖于理歟、答曰、太極為五行之廓、其理顯而易見、土為太極之廓、其理微而難知、無怪乎駭人耳目也、夫太極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為太極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無形該有形、則太極為五行之廓、以有形該無形、則土為太極之廓矣、理氣有迴環、故生成有順逆耳、試觀太極動靜、而生陰陽、陰陽相交、而分四象、四象互交、而成八卦、八卦交易、而成六十四卦、則陰陽變化之道盡矣、何故又以四象加土、而稱五行、為因六十四卦、備論陰陽變化之用、而畧乎體、惟五行、則陰陽體用俱該、而萬物生成之道、盡在其中、何以見之、蓋五行者、即太極之一氣化而為五

醫門棒喝

卷一 太極五行發揮

三

夫下士聞道則大笑
之世重名利而輕性
命雖竭精疲神甘之
如飴驟語以生成妙
道焉得不駭人耳目
哉

十句包括一部易經

流行不息，故名五行。五氣流行，生成萬物，故物物稟五行之氣，而物物具一太極。太極無形，以無形之氣生有形之物，則太極為五行之廓。及其成物，則無形之氣寓于有形之中，則土為太極之廓矣。自無形而至有形，則分為億萬太極，而莫可數計。自有形而歸無形，則仍為一箇太極，而渾然難名。此太極神化之妙用也。然則五行有形，而太極無形，無形寓于有形之中，何故獨以土為太極之廓乎？蓋水火木金各得

醫門棒喝

卷一

太極五行發揮

三

一偏之氣，故各應東西南北，各主春夏秋冬。惟土則通貫四行，而居中，故獨為太極之廓也。萬物由五行化生，而四行皆稟氣于土，則土所以又為萬物之母也。良以陰陽雖判，而太極之體，即具陰陽之中，四象雖分，而太極之體，即具四象之內，所以加土稱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極之體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環無間者，以太極渾然之氣流行乎中也。渾然之氣無形，而土居四象之中，通貫四氣，以顯太極之用，故

三極妙理發世無餘

其成物，則土為太極之廓，而渾然之氣，即寓于中矣。若夫天一生水，至五而生土者，此表陰陽生成之道，以數之奇耦相配也。若僅作先後次序解，則失其旨矣。試思五行相生，自水生木，而至土，土生金，金又生水，如環無端，孰為先後乎？蓋奇數為陽，耦數為陰，生數盡于五，成數盡于十，之後仍起于一，循環無間，故陰陽生成之道，周流不已也。所云天者，太極先天渾然不可名狀，太極動而生陽，陽者一也，為氣氣中

醫門棒喝

卷一

太極五行發揮

三

含水，陽生陰也，故曰天一生水，即太極靜而生陰也。一既生水，陰陽判矣。陽氣上浮為天，陰精下凝為地，名後天也。陰精下凝而含火氣，故曰地二生火，夫生數盡于五，則成數始于六，生于陽者成于陰，生于陰者成于陽，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而六為老陰，老者謂其為陰之母也。陰生陽，老生少，故地二生火，天七成之，而七為少陽，陽又生陰，故天三生木，地八成之，而八為少陰，陰又生陽，而少者老矣，故地四生金，天

九成之而九爲老陽蓋一陽生于太極故至九而老
一生水水爲陰之母而成于六故六爲老陰老生少
故八爲少陰天一之陽如芽始萌至七如少壯至九
如老幹亦如人物之老而成實也陽動則陰隨故一
陽動而水動生良以陰陽互根于太極故太極動而
生陽動極而靜陰已生矣陰陽相生則四象具而配
四時以成造化造化既成生理周矣必返乎本故天
五生土地十成之是返太極之本體也余故言八卦

醫門棒喝

卷一

太極五行發揮

三

但明陰陽之用而五行則陰陽體用俱該萬物生成
之道盡在其中由是而知水火木金之能生成萬物
者全賴土之融洽乎中也土之所以能融洽四氣者
以土中有太極之體在也是故陽數盡于九陰數盡
于十則仍歸太極之體既歸以後則又動而生陽靜
而生陰循環不息故萬物生化無盡也試觀洛書象
止于九表陽成之數也河圖象止于十表陰成之數
也陰陽生成之數全則太極之用盡而復歸乎體也

土中有太極之體在
則土爲太極之廓矣
一經道破理固顯然
又何疑哉

層波疊浪妙義無窮
文同轉環若天衣之
無縫

故十之後仍起于一一即十即一也百千萬億亦
即一也一者乾之元陽也七者乾之少陽也九者乾
之老陽也故乾卦有三奇洛書體圓以象天故曰乾
爲天六者坤之母陰也八者坤之少陰也十者坤之
至陰也故坤卦有三耦河圖體方以象地故曰坤爲
地而元陽育于至陰之中故言十即一一即十也而
十後起一者即太極再動而生陽也亦即復卦☱之
一元動于至陰之下也自復而至乾卦☰者表重陽

醫門棒喝

卷二

太極五行發揮

三

之象也經曰重陽必陰故乾以後而變爲姤☱陽極
則陰生太極動極而靜也自姤而至坤卦☷者表重
陰之象也經曰重陰必陽故坤以後而仍爲復陰極
則陽生太極靜極而動也斯陰陽進退消長即太極
之一動一靜也是故返而究之則☳止有三☳止有
一奇中有耦耦中有奇奇耦合璧無非一箇太極渾
然不可名狀者也太極初判而爲陰陽卦象乾南坤
北稱爲先天八卦謂此卦體即是太極太極在天地

之先、故名先天、非謂乾坤為先天也、陰陽交而生水、火、卦象離南坎北、稱為後天八卦、謂此卦象成于天地交泰以後也、自天一生水、至天五生土、而五行始生、則太極為五行之廓、自天五生土、至地十成之、則五行成質、水火木金、各主一方、土貫四行而居中、則太極渾然之氣、寓于形質之內、豈非土反為太極之廓乎、形質既成而為物、故物物具五行太極、而分為億萬無數之太極、生理既周、必返乎本、則形質消散、

醫門棒喝

卷一

太極五行發揮

三

而渾然之氣復歸大冶、仍為一箇太極、嗚呼、此太極之神化、豈不微乎、妙哉、或泛泛于文字間、而未悟其理、無怪乎一聞土為太極之廓、則駭然以余言為悖理也、或又謂天一生水、故萬物先生水、竟將天一之一字、作第一之一會矣、而不知水從氣出、太極動而生陽、陽氣動而水始生、一者為奇、是陽也、非第一之謂也、試觀春夏陽亢欲雨、必先發雷、秋冬陽降無雷、亦必地氣動而燠暖、則雲騰而雨、又如人之怒極、則

民可使之不可使
知之有非悟道誰能
無惑

更上一層樓

性理精微原非俗學
所能窺測徒持博洽

悲淚隨至、皆為陽動水生之徵、亦為格物之道也、問曰、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則太極之用盡而復歸乎體、既歸以後、則又動靜而生陰陽、然則五行既已成質、太極渾然之氣、寓于形質之內、何以見又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耶、答曰、若非又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物之小者、何以能大、而又生子、人之幼者、何以能長、而又生人乎、夫形質雖有生成消化之變遷、而生生之氣、何嘗一息之或間哉、當知萬物化生、雖出陰陽五行之陶冶、實由渾元一氣之轉旋、氣凝而成質、質消還為氣、氣無形而質有形、有形者後天萬物也、無形者先天太極也、先天後天、所以生化不息者、蓋有主宰之理存乎其先也、朱子所謂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已、此天字、指太極先天為陰陽所從出、故云天以陰陽五行、非謂天地之天、天地為兩儀、即陰陽也、後世淺見、或謂朱子所云性、即理為非、而不知在天為理、賦物為性、

醫門棒喝

卷一

太極五行發揮

三

肆議先賢是亦妄人而已今為剖析明知指掌不獨為朱子功臣誠可解後世之惑

同出而異名耳。自先天而降于後天，則為命。一如君命之下。逮故曰天命之謂性，蓋言此理自太極先天下降而賦于人，則謂之性也。故朱子言命猶令也，性即理也。是以先天名理，後天名性。命者統先後天而言也。若論生化之跡，則氣在形先，而理又在氣先，究其極，則本末一貫，而又難分先後也。形質雖萬殊，而理氣則一。是故有形生于無形，同出一本。先天轉為後天，非二理也。故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非喻言也。

醫門棒喝

卷一

太極五行發揮

語

是實理也。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乎事業，美之至也。此表人為萬物之靈，具太極五行之全體，眾人或蔽于私，而不克全其所賦。惟君子稟中正土德，通達乎天賦之理，而克全太極之體也。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以萬物盡出于太極，而我具太極之全體，則萬物之理皆備于我矣。萬物備于我，則美在中，而暢于四支，發乎事業，豈不美之至哉。夫黃者土色，中者土位，以土居太極中。

詳得黃中通理四字約在不移

在天名理氣賦物名性合理氣為先天性合為後天題旨發揮已盡

正之位，即為太極之體所在，而土實通乎主宰。太極之理，故曰黃中通理也。自理而太極陰陽五行，以至于土，土又上通乎理，此即本末一貫之道也。人稟太極之氣為命，理為氣宰，故性為命之主也。由此觀之，則土者上徹先天，下貫後天，融會性命，而為太極之廓萬物之母，豈不重哉。或曰：易註言正位居體，是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蒙字之義也。今子云正位居體，即為太極之體所在，果合經旨乎。答曰：註疏以陰陽消長喻世道盛衰，故推事義以釋經，余論太極五行之理，自有不同。試思黃中通理，正位居體，既中且正，豈非謂土德通乎天理，而居太極之正位，即為太極之體所在乎。蓋卦以乾為天，坤為地，故又以乾比衣，坤比裳，以表上下之象，非謂其有尊卑也。然就吾人居處觀之，天在上，地在下，若究其極，則天氣轉旋，包乎地外，地居天中，凝而不動，其形如卵，固無所為上下也。昔賢論之詳矣。卦以上下分乾坤，余以黃中證

醫門棒喝

卷一

太極五行發揮

語

太極各有義理所在也。且論易者必謂陽尊陰卑而當扶陽抑陰是論治世之道也。治世必以正人爲先。故以陽喻君子陰喻小人。而當扶陽抑陰。乾坤爲陰陽父母。以乾比君德。坤比母儀。而世之最尊者惟君。故言陽尊陰卑。非聖人畫卦意也。卦表陰陽進退消長之象。以明萬物生成變化之理。夫一陰一陽之爲道。則陰陽貴平。非固有尊卑。而當扶之抑之也。朱子云。文王周公分爲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等。早

醫門棒喝

卷一

太極五行發揮

美

不是伏羲之意。及孔子純以理言。而作繫詞。以元亨利貞爲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由是觀之。竊謂夫子不過據象以明理。語渾意深。包括甚廣。不僅爲逐爻釋字義也。朱子又云。學者讀易。于言上會得者。淺于象上會得者深。可見易理之源在象。象者尚無文字。語言。况執一字一句。安可論易理哉。問曰。五行相生。謂由太極之一氣流行。然又相剋者何也。答曰。相生者。各以生氣相助也。剋者。制也。五行相生不息。

亦水立珠得之象。則泥象者猶失之。况欲在字句上求易理。亦如緣木而求魚也。

倘無節制。則但有發泄而無歸藏。則生氣竭矣。故水火木金各相節制。而春夏秋冬自成生長收藏之造化。然賴土之一行。融洽乎中。以成四行之功。故土旺于四季而爲春夏秋冬交接之過脉也。假如木生火。火太過。不但剋金。木亦自焚。陰符經所謂火生于木。禍發必剋是也。水能制火。以生木。故火太過。則當益水以濟之。餘可隅反矣。所以水火木金各偏一氣。全賴土氣通貫融洽。使之相生相制。以歸于平。則無偏

醫門棒喝

卷一

太極五行發揮

三

勝之害。稍或參差。卽有太過不及。而勝復之變出焉。五行參差。則陰陽偏駁。而天地生亢害之災。人物嬰非常之疾。故內經論五行勝復之道甚詳。又曰。必先歲氣。毋伐天和。教人防患于預也。問曰。數起于一。止于十。故天干之數十。而地支有十二。何也。答曰。此表陰陽五行相生相成之理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則生者始于天。故曰天干。成者始于地。故曰地支。干者杆也。支者枝也。謂始生杆而終成枝也。蓋甲爲陽木。

陽生陰，故乙爲陰木，陰生陽而木生火，故丙爲陽火，陽生陰，故丁爲陰火，陰生陽而火生土，故戊爲陽土，陽生陰，故己爲陰土，陰生陽而土生金，故庚爲陽金，陽生陰，故辛爲陰金，陰生陽而金生水，故壬爲陽水，陽生陰，故癸爲陰水，陰水又生甲之陽木，故天干十也，水火木金，性各相反，以土居中，融洽四氣，使五行相生，相生者，謂彼此和協其生氣，若相養相助之意也，非謂木必從水生，火必從木生也，若以木必從水

醫門棒喝

卷一

太極五行發揮

三

生則木固生于土，如水過盛，木反萎矣，若以火必從木生，則石中之火，又從何來，此別有妙理，非片楮能盡，余于六氣論中，言水火徧滿世界，已發其端，請格物者試思之，若五行始生，本太極一氣所化，及五行成質，而土貫四行，如亥子水也，貫以丑土，乃成寅卯木，貫以辰土，乃成巳午火，貫以未土，乃成申酉金，貫以戌土，乃成亥子水，故地支有十二也，以是見五行之相生相成，實由土之融貫使然，已不可執泥木從

引而不發，非故隱也，以非言語所能形也，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理安在，惟入神悟而已。

確據可證非同臆說

水生，火從木生之說，而况更有妙理具于中乎，夫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可見火固非從木生也，地二生火，亦不過言其發現之序，猶未明其所以然之妙理也，若土之能融貫四行者，以土中即太極之體所在，益可見五行由太極一氣所化也，曰天一生水，是陽動而水生，則五行始于水也，今天干始于甲木，何也，答曰天一生水，天三生木，天一之天，是太極先天，天三之天，是已分天地，爲後天矣，後天之陽始生木，天干

醫門棒喝

卷一

太極五行發揮

三

表後天之理，故以甲木爲始也，曰地支起于子，何也，答曰乾之元陽，育于坤之至陰，故甲之陽木，孕于亥之陰水，既生，正與子之陽水相配，故首甲子而終癸亥也，曰又有所謂甲己化土者，何也，答曰試觀草木自萌甲而枝葉花實，逐漸變化，胎卵濕生亦然，良由陰陽五行之氣所變化也，以陽遇陰，陰遇陽，皆相從而化，猶如男女構精，又生男女之理也，故甲之陽木，遇己之陰土，則化土，土生金，故乙庚化金，金生水，故

丙辛化水，水生木，故丁壬化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火，是陰陽又生陰陽，五行又生五行，此物理之所以生化無盡也。夫天干有變化，而地支無變化者，以天道動而轉旋，動則變，變則化矣。故物之生成由地氣，而變化由天氣，但天地陰陽本一太極，雖生化無窮，而又不能分析。如天為陽，地為陰，而天中又有陰陽，日月是也。地中又有陰陽，水火是也。日中可取火，月中可取水，則日月又為水火之父母，陰陽之精氣也。故

醫門棒喝

卷一

太極五行發揮

聖

天體雖包地外，而氣貫地中，升而為雲，降而為雨，斯即變化之徵，以見天地陰陽互根互交而不能分析者也。日然則地支無變化，而有沖合何也？答曰：地道靜而不動，故十二支限于方隅，而無變化，其沖合者以位相並則合，子丑寅亥卯辰酉巳申午未為六合也，位相對則沖，子午卯酉寅申巳亥辰戌丑未為六沖也。此占家用驗吉凶，無涉于醫，故內經不論蓋水火木金位相對而性相反，故沖剋也。辰戌丑未位

亦相對，因水火木金之沖而沖者也。然水火木金雖賴土氣融洽，而土性凝滯，亦藉水火木金之沖動，而後能隨天氣之變化以爲變化，得成生物之功。此干支雖表後天陰陽生化之道，亦莫不由太極之一動一靜。余故曰：先天轉爲後天，非二理也，不亦信哉。

元按東垣本內經脾胃論，推廣其義，而立補中調中等方，吳門葉天士言脾陽宜升，胃陰宜降，東垣詳于治脾，略于治胃，乃設通補陽明，滋養胃陰等

醫門棒喝

卷一

太極五行發揮

聖

法補東垣所未備。兩先生誠見土爲萬物之母，後天之根本也。今觀先生土爲太極之廓一語，又爲亘古所未聞。直溯夫先天性理，而闡河洛羲易之蘊，發揮陰陽五行生成變化之妙，殆無遺義。如示諸掌，嗚呼！今而後始知土之爲土，乃吾人性命之源，顧不重哉。苟悟其旨，則昔人補脾不如補腎，補腎不如補脾等說，皆爲蛇足矣。

此篇須與第四卷原
痕論參看

人身陰陽體用論

人生與天地同根、陰陽之理、原無二致、但各具一形、若不察其體用、偏勝厚薄之異、焉能識其遷流變化、以至疾病之因、故不可不究其源而詳辨之、當人賦形之初、一靈孕乎太極、而主宰于中、所謂性也、太極者、渾然一氣、所謂命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既判、太極泯焉而不見、雖不可見、而實不離陰陽之中、乃為陰陽之體耳、陰陽動而為寒熱、變而為血

醫門棒喝

卷一

人身陰陽體用論

聖

渾然之體即命帶也
必氣定息微返觀內
照而後有覺學道者
方能非常人所知莊
子云至人之息以踵
比之謂也

氣動而變者、皆陰陽之用也、陰陽之體、兆于賦形之先、故名先天、陰陽之用、以成血氣形質、故名後天、原其體則渾然而莫可形容、論其用則遷流變化、生生不窮、以其生化遷流、而有屈伸進退、故人稟質、各有偏勝強弱之殊、或有陽勝陰弱者、或有陰盛于陽者、或有陰陽兩弱者、或有陰陽俱盛者、如內經云、太陽少陽、太陰少陰等人、推而廣之、類難悉數、以陰陽之用、變化萬殊、故賦形各異、若究其體、則渾然者固無

畫不盡言不盡意
臨證者當推類隅
反不可膠柱鼓瑟

不同、以故用雖偏勝、而仍各遂生生之道也、體有厚薄、則用有強弱、而壽夭不齊、體有清濁、則用有明昧、而賢愚不一、是以變化參差、莫可窮盡也、夫醫為性命所系、治病之要、首當察人體質之陰陽強弱、而後方能調之使安、察之之道、審其形氣色脈而已、形氣色脈、內經論之詳矣、然未窺其蘊者、莫得其端緒、諸家方書、但論病證方藥、而察形色以辨陰陽之要者、多略而不講、無怪後學執成方以治病、每不能合、因

醫門棒喝

卷一

人身陰陽體用論

聖

其病雖同、而人之體質、陰陽強弱各異、故也、雖丹溪畧舉其概、葉氏醫案、每論其端、而散見各條、人多忽之、今述其大畧、由是類推、審察、則論治製方、稍有準則也、假如形瘦色蒼、中氣足而脈多弦、目有精彩、飲食不多、卻能任勞、此陽旺陰虛之質也、每病多火、須用滋陰清火、若更兼體豐肌厚、脈盛皮粗、食啖倍多、此陰陽俱盛之質、平時少病、每病多重、以邪蓄深、久故也、須用重藥、如大黃芒硝、干姜桂附之類、寒熱之

藥彼俱能受，以稟厚能任削伐，若用輕藥，反不能效也。如體豐色白，皮嫩肌鬆，脈大而軟，食啖雖多，每生痰涎，此陰盛陽虛之質，日有精彩，尚可無妨。如無精彩，壽多不永，或未中年而得中風之病，每病雖熱邪，藥不可過寒，更傷其陽，陽微則防其脫，熱退須用溫補扶陽，若更兼形瘦脈弱，食飲不多，此陰陽兩弱之質，倘自有精彩，耳輪肉厚端正，其先天尚強，神清智朗者，反為大貴。若日無彩，神氣昏庸，必多貧夭。凡

醫門棒喝

卷一

人身陰陽體用論

醫

陰陽俱弱之質，常多病，卻不甚重，亦不能受大補大瀉，大寒大熱之藥，但宜和平之味，緩緩調之，此大略也。若論其變，則有陽旺陰弱之人，而損傷陽氣者，宜先扶陽而後滋陰；陰盛陽虛之人，而有傷陰者，宜先滋陰而後助陽。斯當隨時審察，不可拘執。與後虛損論互參其理，自可類推，不能盡舉也。若夫丹溪所謂陽常有餘，陰常不足，景岳之謂陽常不足，陰常有餘者，固非陰陽之體，亦不可論陰陽之用也。何故？陰陽

之體，渾然一氣，莫可形容，陰陽之用，雖有屈伸變化而參差不齊，常者不變之謂，人之體質，或偏于陰，或偏于陽，原非一定，豈可謂之常乎？故兩說若冰炭，皆非至理也。如曰：陽或有餘，陰或不足，陽或不足，陰或有餘，庶幾近之，然兩家之論，雖非陰陽至理，而實各發明經旨一節，有補前人未備之功，故不可偏執其說，而亦不可偏廢也。何以見之？素問生氣通天論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此謂人身

醫門棒喝

卷一

人身陰陽體用論

醫

陽氣，若天之藉日而光明，萬物賴陽和以生長，如或失調，使陽氣失所，猶如雲之蔽日，其象慘淡而不彰，則人之壽命不永，故景岳發明其義，以平日閱歷見解，備論陰病似陽，格陽戴陽等證，以補前人所未備，而成一家言也。通天論又曰：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而辟積于夏，使人煎厥，此陽者，即人身君相火也，煩則君火擾動，勞則相火鳴張，精即水也，陽火鳴張，陰水日耗，而幾于精絕，其偏僻之氣，積至夏令火旺之時，

內熱如煎，氣血鬱勃，營衛失度，陽和不循四末，而手足常冷如厥，若俗稱干血勞之類也。故丹溪謂五志妄動，皆屬于火，火熾水耗，元氣不司運化，津液變爲痰涎，所以言陽常有餘，百病皆生于痰，而以滋陰化痰立論，發明其平日閱歷見解，以廣經義，成一家言也。然此節經旨，原與上節對待互發，使人合參，以救陰陽偏勝之病，兩不可偏執而偏廢。故經又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可見終歸陰陽和平方爲至理。乃景

醫門棒喝

卷一

人身陰陽體用論

吳

岳是已論而非丹溪，則未嘗理會下節經旨，而忽陰平陽秘之道，不覺自蹈于偏也。學者豈可不察乎？是故陰陽之道，本無有餘不足，而人之稟賦不齊者，以其用之流行，各有偏勝，究其渾然之體，則一也。若不

明先天後天陰陽體用之理，或言有餘，或言不足，而互相牴牾，不亦重增後學之惑哉？
天人一理，同出太極之源，故陰陽之體則同，用之流行參差不一，故偏勝各異，藥石止能理其用，不

能助其體，故壽夭由體之厚薄，稟于有生之初，然用有偏勝，而至于偏絕，則體亦不能存，如患病誤藥之類，不能盡其天年而死也。其學道之士，息心內觀，以復其初，則保固陰陽之體，故可益壽而全其形神，內經論之詳矣。陰陽之體，惟以神會，莫可形求，故非有形藥餌所能滋益，世之妄冀延壽者，從事于服食燒煉，乃舍本逐末，或反致促命者，有之，可憫也。然常人心志擾擾，欲行內觀之法，其氣

醫門棒喝

卷一

人身陰陽體用論

吳

不能和平調達，則神明不安，必有躁擾之患，須先用藥以調氣血，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虛谷自評

傷寒傳經論

傷寒傳經自古紛紛聚論多為臆說惑人未見有盡善者蓋為素問與仲景之論辭若不同而同歸一理不求理之所在而率憑臆說反乖經義矣要必先明元氣運行方知傳經之道耳原夫人身陰陽之氣互相為根流行不息升降出入合乎天地造化而一身具天地之體也軀殼周外臟腑居內陽氣根于陰而固外陰氣根于陽而守內氣之發源名陰陽及其流

醫門棒喝

卷一

傷寒傳經論

哭

行分營衛營氣為陰起中焦而行脈中衛氣為陽起下焦而行脈外緣陰陽二氣同出命蒂命蒂即渾元太極也為呼吸之根陰陽既分氣行各異所入穀氣亦各隨之變化經曰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此言穀氣之清濁也以清升濁降故穀氣之清者升中焦隨營氣流行而化為血濁者降下焦隨衛氣流行而變成肉也仲景曰呼吸者脈之頭也而營行脈中衛行脈外是故營衛二氣雖循行內外實根于呼吸呼吸

由命蒂發源表裏陰陽本來一貫形從氣生氣藉形聚一而二二而一者也靈樞營氣篇曰營氣之道內穀為寶此言營氣藉于穀氣也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專精者行于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此穀氣之精者行于經隧即是其清者為營營行脈中也故氣從手太陰出注手陽明上行注足陽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間與足太陰合上行抵髀從脾注心中循手少陰出腋下臂注小指合手太陽上行乘腋出頤內注目內眥上顛下

醫門棒喝

卷一

傷寒傳經論

哭

項合足太陽循脊下尻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陰上行注腎從腎注心外散于胸中循心主脈出腋下臂出兩筋之間入掌中出中指之端還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陽上行下注臆中散于三焦從三焦注胆出脇注足少陽下行至跗上復從跗注大指間合足厥陰上行至肝從肝上注肺上循喉嚨入頰頰之竅究于畜門畜門需考其支別者上額循顛下項中循脊入骶是督脈也絡陰器上過毛中入臍中上

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復出太陰此營氣之所行也。按此詳營氣流行之序以手太陰經脈起中焦營氣亦起中焦故自手太陰始自陰而注陽復從經脈注于臟腑出入表裏往返循行而終于厥陰復注太陰周而復始如環無端晝夜百刻則有五十度周行于身蓋平人呼吸定息氣行六寸積至二百七十息氣行一十六丈二尺則一周于身晝夜百刻計一萬三千五百息則營氣周行于身五十度也若夫衛氣散行脈外亦如營氣之五十度行于身其異于營氣者晝則行于陽二十五度夜則行于陰二十五度是隨天地陽氣升降出入也營衛生會篇曰日中而陽隴爲重陽夜半而陰隴爲重陰故太陰主內太陽主外各行二十五度分爲晝夜夜半後陰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矣日西而陽衰日入陽盡而陰受氣矣夜半而大會萬民皆臥命曰合陰此言衛氣晝出于陽夜入于陰夜半與營氣大會于太陰陰陽二氣交合

醫門棒喝

卷一

傷寒傳經論

三

萬民皆孰寐矣故曰合陰也人身營衛之氣周行無愆則陰陽和平而無患若受外邪從表入裏故素問熱論云傷寒一日太陽受之三日少陽受之六日厥陰受之此以人身表裏淺深分層次若地界然太陽極表而淺厥陰極裏而深邪氣從淺入深如水浸物逐漸內侵故與營衛之氣周流次序迥然不同蓋因衛氣晝出夜入日西而陽氣衰外邪乘衛陽之衰而內侵衛氣日一出入則邪日進一層而深入一經至六日而入厥陰至深之地矣此素問推陰陽邪正出入之定理以明傳經之道也邪漸內侵則漸變化迨入厥陰至深之地變成熱邪正氣困極邪無復出之勢內入于臟則厥逆矣仲景云厥多發熱少者死以邪勝正氣絕也若厥少發熱多則臟氣猶能振作邪返于經故發熱或下利膿血熱邪得以外泄可期漸愈也但人元氣有強弱感邪有重輕故有三陽受邪有直

醫門棒喝

卷一

傷寒傳經論

三

元氣強邪不能深入
則不傳也

中三陰參差不一其從太陽受邪者或有傳經或不傳經而又無一定必以脈證為憑不能按日以計故仲景曰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脈若靜者為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為傳也又曰傷寒二三日陽明少陽證不見者為不傳也又曰傷寒三日三陽為盡三陰當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嘔者此為三陰不受邪也又曰傷寒六七日無大熱其人躁煩者此為陽去入陰故也按此言無大熱者以邪入陰故外無大

醫門棒喝

卷一

傷寒傳經論

五三

素問明其常仲景表其變然常者少而變者多故必以脈證為憑不可拘日數也

熱而內煩躁也歷觀仲景各條則知邪之淺深進退固非一定要必以脈證為據此仲景推廣素問而論傳經之變化也故仲景自序云撰用素問等經而著論以六經為綱即本諸素問執論之六經推廣其旨詳辨脈證而立治法窮盡變化之道執論止表六經見證而仲景備揭腑臟各證故辭若不同而同歸一理繼靈素為經而垂法萬世也惜乎世遠其書殘缺各條次序多為後人攙誤脈絡全無而又異解紛紜

正論完結以下詳辨
相沿弊害

埋沒經旨良可歎也即如傳經之道或以按日而計言六日邪傳厥陰不已七日復傳太陽試思邪入厥陰至深之地如物入井豈有一日反傳太陽至淺之經者乎不通之極也或見素問所敘止足經見證遂言傷寒之邪傳足不傳手將人身經脈分截不貫此則尤為謬解竟不思素問六經證狀敘完即言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既五臟六腑皆受病豈非手足六經盡在其中乎又有張令韶傷寒直解云傳經

醫門棒喝

卷一

傷寒傳經論

五三

之義一日太陽二日陽明六氣以次遞傳周而復始一定不移此經氣之傳而非病邪之傳也正氣之傳自有定期病邪之傳不拘日數不然豈有一日太陽則見頭痛發熱等證至六日厥陰不已七日復傳太陽再見頭痛發熱之證乎其門人魏子千問曰傷寒六氣相傳是正傳而非邪傳固已不知無病之人正亦相傳否令韶答曰無病之人經氣由陰而陽始于厥陰終于太陽周而復始運行不息莫知其然病則

營衛二氣流行晝夜
且有五十度周于身

今言經氣之傳一日
太陽二日陽明既非
病氣究為何氣此真
奇聞也

晝夜五十度周于身
聖人慧光內照而知
其流行無間並無一

由陽而陰始於太陽終於厥陰一逆則病再逆則甚
三逆則死所以傷寒傳經不過三傳而止不能久逆
也其有過十八日不愈者雖病而經不傳不傳則勢
緩矣予按此言病邪傳經不拘日數則是但仍不辨
七日復傳太陽之謬說乃又別出臆見言所傳者為
經氣而非病邪此則舊障未破又添新障矣夫病邪
之傳因有脈證可見故知其傳在某經今云經氣之
傳又作何察識而知其為經氣乎且營衛之氣一日
醫門棒喝 卷一 傷寒傳經論 五

日太陽二日陽明之
序可驗共有太陽陽
明等見證者仍係病
邪流傳故也今日傳
經者是正氣而非病
邪實不可解

陰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而死故曰其死皆以
六七日間原無七日復傳太陽之語其論愈病則有
七日太陽病衰頭痛稍愈等文故曰其愈皆十日以
上也今云無病之人經氣始厥陰而終太陽病則其
氣始太陽而終厥陰一逆病二逆甚三逆死所以傷
寒傳經不過三傳而止不能久逆其過十八日不愈
者雖病而經不傳按此既云傷寒傳經不過三傳又
云十八日不愈雖病而經不傳可見仍言病邪之傳
醫門棒喝 卷一 傷寒傳經論 五

五十度行于身出自聖經為一定之理而病邪之傳
所現脈證亦詳經論故素問云傷寒一日太陽受之
至六日而厥陰受之以明由淺入深之層次也仲景
亦云傷寒一日太陽受之又曰二三日陽明少陽證
不見者為不傳也豈非皆言病邪之傳乎不然其云
受之者何物耶今言傳經者是正氣而非病邪不知
本于何典且正氣流行如環無端無跡可見又如何
知其為傳經耶此一不解也况素問言六日邪至厥

與前說自相矛盾矣素問言其死皆以六七日間其
愈皆十日以上今云一逆病二逆甚三逆死是死在
十八日也何與經旨相反乎此二不解也且言無病
之人經氣始於厥陰終於太陽周而復始運行不息
夫厥陰極裏太陽極表相去甚遠經脈不接何能周
而復始乎如一日始於厥陰六日終於太陽而七日
復始厥陰則其氣必越過陽明少陽太陰少陰乎若
非越過四經則須十一日方能復始厥陰是又不合

六日六經之序矣。若謂六日終于太陽，其氣不還而七日厥陰另有始氣，則其氣有出無入矣。何能周而復始，運行不息乎？此三不解也。夫人身陰陽之氣，即營衛之氣，周行表裏，一日五十度于身，如環無端，非一日始厥陰，六日終太陽也。營行脈中，即流行于經隧也。衛行脈外，則軀壳腑臟皆是也。則人身中除營衛二氣外，更無別氣可名也。今日經氣，若經隧所行者，即營氣也。而言一日始厥陰，六日終太陽，則非營

醫門棒喝 卷一 傷寒傳經論 五

氣矣。非營非衛，非陰非陽，究為人身何氣哉？此四不解也。總因不究經論義理，而各逞臆見，乃有種種異說惑人，倘不深求至理，辨其是非，莫不錮于迷城，而終身不悟。嗚呼！此仲景之書，所以愈晦，而後學無門可入也。不亦慨哉！且夫仲景舉六經以統諸病，非止傷寒一端而已。其辨析精微，全在脈證，即如太陽一經之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者，為風寒之邪；若浮脈兼緩，身熱而有汗者，名中風；脈浮緊而無汗者，名

真為異端邪說徒滋惑人

尚能深明其理方知無不備

傷寒脈不緊緩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若發熱惡寒身重疼痛，汗出而渴，脈弦細芤遲，則為中暈暈暑也。若關節疼痛而煩，脈沉細，小便不利者，則為濕痺。其餘各經證脈，亦各有辨別。至其傳變，或自淺入深，或由裏出表，或陽盛化火，或陰盛變寒，六氣之邪，七情之病，邪正之勝負，虛實之吉凶，千變萬化，莫不據脈證而辨之。洞若隔垣之照也。後世少能深求其理，謂其書多未備，乃有劉河間、本素問病機論熱病

醫門棒喝 卷一 傷寒傳經論 五

而治分三焦，變仲景精深之法為粗淺，開後人魯莽之端。延及近世，著述莫可數計。至陶節菴六書，吳又可瘟疫論出，而仲景之法遂湮沒矣。觀諸家之書，非無發明之處，然語焉不詳，擇焉不精，論理則未能盡當，辨證則辭費不確，其施治也不詳，虛實病因脈象疑似，但稱某病宜用某方，後學效之，不知所以然之理，以其辭淺易讀，法粗易遵，遂置軒岐仲景之書于高閣，或有終身未嘗寓目者。聖道于是乎大晦，道既

韓子曰非聖之書不可讀真高見哉良以諸家之書雖詳不精徒博不約義淺辭繁浩如烟海以其義淺故後學讀之繁雜查則讀者顧目眩茫然不知端緒止記其病宜用某方而已及觀聖經深奧難解遂謂古經無用於今反目為異端不知自

晦矣又有妄誕異說擾亂其間則醫術遂不可問而生民之死於病者少死於醫者多也悲夫

功臣也

或問昔人言仲景治傷寒之麻黃湯只可用於北方稟強之人南方傷寒如挾時氣者當用十神湯挾熱宜通聖散挾暑宜正氣散挾寒宜五積散此後賢因地制宜之說故吾輩雖讀仲景書不敢用其法遂置諸高閣及臨病時用十神等湯又多不合豈方土不同而古今氣化又異耶將何所適從乎答曰子欠究

醫門棒喝

卷一

傷寒傳經論

五

已墮入魔道原夫諸家之言不欲發明聖道豈料聖道反為諸家湮沒誠可痛也先生痛心於此乃成棒喝一書語語從性流出故而毫無枝葉直揭根源使人豁然如夢方醒體操葉氏為傳醫門道脈仲知所趨向而聖道復明真為軒岐仲景之大

變化無窮淺學不能領會惟記持後人某病用某方之說而已凡同感二氣之邪名為挾如風挾寒火挾濕之類夫春夏秋冬各時寒熱溫涼各氣蓋陰陽升降氣隨時變故內經分六氣為病治法迥殊冬時氣寒故病名傷寒既病傷寒言挾時氣其所挾為非寒耶則非冬時之氣不可名時氣也所挾為寒耶一寒而已何以名為挾耶此挾時氣究為何氣乎此十神湯所以用多不合也寒熱二氣猶水火相反故寒邪

醫門棒喝

卷一

傷寒傳經論

五

未有挾熱者或其人內火素盛外寒入內而化熱則有表裏淺深之殊仲景詳辨施治必權其輕重緩急方法甚多今執通聖一方所以多不合也六氣之邪隨時而變故經曰冬傷於寒後夏至日病名暑可知傷寒無挾暑者惟大江以南氣候多溫秋冬猶有伏暑之病是熱從內發或又外感風寒則表裏先後或應溫散或應涼解大有權衡但執正氣一方故又多不合也至云挾寒者宜五積散既病傷寒又云挾寒

亦為難解，若謂其人素有內寒，則仲景表裏兼治者，用麻附細辛，虛者先救裏，用四逆理中，必詳辨而治法。多端。今執五積散一方，故又多不合也。諸如此類，非深究軒岐仲景之旨，焉能知其理哉。且治病不難於用藥，最難於辨證。後世之書，惟恐人不知方，但言某病可用某方，諄諄再四，其所以為某病，反置不講，以故淺學誦之，惟多記方頭為本領，每臨一病，既認為寒，又疑為暑，依稀揣度，徧試其方，偶而幸中，自矜

醫門棒喝

卷一

傷寒傳經論

卒

說盡隨習

神奇，倘與病忤，則言吾方乃有來歷，遵某家湯頭，却不知所以然之理，以此授受，為醫家衣鉢。若遇談軒岐仲景之道者，即目為異端，又名之為外國醫，嗟乎，反以聖道為外國，此真氣化使然也。子問何所適從，觀此宜知所向矣。

論伏暑

再按經言，夏傷於暑，秋為痲瘧，蓋暑邪從口鼻吸入，蓄於膜原，至秋涼風外束，則邪不能容，膜原界於半

所以天時地理皆當

參究

表半裏，邪入與陰爭，則發冷，冷者陽氣為邪鬱遏也。邪出與陽爭，則發熱，熱者陽氣得伸也。故終汗出則熱退，其邪蓄多而久發不愈，名為痲瘧。然亦有不作瘧，而身熱頭痛，口渴脈數，似傷寒而實非傷寒者，名為伏暑之病。暑為火濕二氣合化，若火邪為陽性動，而不能伏，以其合有濕邪，互相膠結，故能蓄于膜原，蘊而不發。其濕重而兼食積者，或成痢疾，或有瘧痢兼作，則邪重而病危矣。惟大江以南，氣候多溫，嶺南

醫門棒喝

卷一

論伏暑

卒

尤甚，故秋末冬時，猶多伏暑之病。良以邪蓄膜原，為人身空隙之處，非得寒氣外束，其邪與氣血浮沉，臟氣轉動，食便如常，而病不發。此皆余之所經歷者，是故傷寒之病，斷無挾暑之理。而冬寒之時，卻有伏暑之邪。學者又不可不知其治法，與傷寒迥異，斷不可牽混而誤治者。余于溫暑提綱，已論其概，而葉氏醫案，辨治尤詳，皆當參閱。然伏暑發于冬令，或兼外感風寒，亦理之常，然必兼惡寒之證，弦強之脈，而內則

辨析分明

內先伏暑，後感外寒，冬傷于寒，春變溫病，陰虛內燥，外受濕邪，外感風寒，內傳變熱，皆有之矣。此陰陽六氣常變之理，所當究心而不可忽者。虛谷自註

附治案

丁亥六月，城中東桑橋周小梅先生夫人感暑邪，身熱五日，始延李先生服疎散藥一劑，次日熱更甚，病者疑焉，另換別醫，問得大便數日不解，即用大黃數錢，鮮生地尤重，同柴胡厚朴等服之，便下兩次，病人

醫門棒喝

卷一 治案

三

自覺爽快，惟晡時發冷，黃昏發熱，直至天明方休，徹夜不寐，其令郎書源兄邀余診視，述知病由，余曰：暑為火濕合化，濕係陰邪，遇熱不達，李先生用疎散，則濕開熱透，並不錯誤，乃反誤投下劑，使邪陷入陰，故夜熱而晝不熱，則病勢重矣。邪既入陰，欲其轉陽甚難，只可轉其機樞，兼從陰分清其邪熱，乃用草菓蒼朮厚朴，醒脾開濕，以透膜原，柴胡轉少陽之樞，青蒿、鱉甲、知母、黃柏，清陰分之熱，服兩日，不效，其脈虛軟

醫者亦必自謂得效

而不知反害也

次年戊子余重遊粵東有五歲小兒感暑為醫誤藥邪陷入陰與是證無二余仍用

口渴，舌有苔垢，以其有膜原之邪故也。此須先解表邪，使內邪透達，然後清之，又為先後緩急之要法也。若見其內熱或甚，而遽投寒涼，則陽氣不振，內邪不能透達，外邪反從內侵，變證多端，甚難救治，為因暑濕膠粘，開其濕滯，其火透達，如不知此，而過用涼藥，則火伏濕閉，即所謂陽病變陰，必至危殆。若此者，余嘗用姜附草菓茅朮厚朴之類，中氣弱者加參以升陽開濁，使正氣得振，熱邪透發，再用白虎等法清之。

醫門棒喝

卷一 論伏暑

三

而愈，雖當夏令，亦可審證而施，無不獲效，乃救前藥之誤，為權宜之活法，然非明辨脈證的確，則亦未可浪施也。

火為陽，濕為陰，二氣合邪，故誤投寒藥，則陽病變陰，而古方冷香飲、大順散等，用姜桂附子草菓，蓋亦為此等證候而設也。凡同時感二氣之邪，名為挾，如風挾寒、風挾火、火挾濕、風挾濕之類，惟燥濕相反，不能相挾，冬寒夏暑，時令相遠，不能相挾，若

章果等醒脾開濕透
膜原柴胡等轉機樞
清陰分之熱日見其
效調理而安可見病
邪雖同而老幼元氣
不同則藥之有效有
不效也良以藥之入
胃全賴原氣運行醫
者雖能察病或不知
其元氣強弱則用藥
雖當不能效矣虛谷

濕邪化而湯氣運行
矣
吳又可瘟疫論云凡
腹脹而二便皆不利
者不可利小便但用
大黃下之大便通則
小便亦利故如不明
六氣之理不知仲景
之法惟奉又可為師
者凡此等證候即重

無力口甚渴飲茶不絕腹滿大小便皆不利粒米不
進稍飲米湯口即作酸此中氣大傷乃于前方去知
母黃柏加黨參又服兩日小便稍利諸證不減脈軟
少神余曰不進穀食已十二日矣再延數日胃氣絕
則不可救因其脾腎兩傷元氣無權三焦氣化失司
邪反內閉蓋腎傷無開闢之力則便阻脾傷而轉運
不前則腹滿腸既委頓則津液不升故渴甚非用附
子干姜大助其陽則邪終不化乃用黨參草果蒼朮

醫門棒喝

卷一 治案

三

厚朴附子干姜生姜烏梅白芍稍加黃連服兩日腹
滿減而便下溏糞如膠漿略進稀粥又服兩日腹滿
消而粥食大進小溲亦長惟夜熱如故冷則無矣余
曰此濕已化但有熱邪乃于前方去附子烏梅加知
母三錢生石羔五錢服兩日其熱全退即用清補調
理而安當余用姜附時見者莫不驚怪幸病家明理
信而服之果得向安而不知余從仲景瀉心湯烏梅
丸等法變化而來審證既明其效如神庸俗不識仲

用大黃攻之直至於
死而病家醫家均謂
命該如此可嘆也

不明經義但執一端
以認證錯誤多矣

景妙旨反以為怪此醫道之不可問凡病涉疑難鮮
有不死矣故拙集所記治案皆疑難而非庸俗所能
辨治者餘則不錄也

又前在粵東有陳姓婦人年未三十懷妊六個月腹
滿及胸飲食不進大便艱燥小便不利左脘間與小
腹掣痛如錐刺日夜坐不能寐醫者謂係濕邪用五
苓散法又邀余診視左脈弦強關尤甚右關弦滯余
曰凡濕邪脈必濡細今脈象如是為血少肝氣犯脾

醫門棒喝

卷一 治案

三

胃也彼以小便不利故認作濕邪而不知經云肝主
遺溺癰閉此肝火鬱結之癰閉也肝為風木風火煽
動故脘間刺痛若用利水藥反傷津液其燥愈甚必
致痙厥之變乃重用大生地為君佐當歸白芍黃芩
香附紫蘇生甘草稍加厚朴木香等服兩劑脈稍和
滿畧減惟小便仍濇猶有刺痛即于前方加黃柏車
前服兩劑小便暢行其痛若失乃去黃柏紫蘇又服
兩劑胸寬食進夜則安睡惟云腹滿不能全消余令

其夫問之、腹皮有無亮光、答云白而光亮、余思既有亮光、確係水邪、但小便已暢、何以水邪不去、深疑不解、然眠食已安、脈亦平和、姑且聽之、而病人安睡至第三夜、于睡夢中、忽聞震響一聲、落下死胎一個、滿牀皆水、余聞之、始悟水蓄胞中、其胎早經泡死、幸得母體安和、氣血運化、死胎方得自下、因其平素血少、肝氣不和、脾胃受制、水穀不能輸化、湯飲一切由臍帶滲入胞中、水在胞中而臟腑反燥、利水之藥、斷不能泄胞中之水、反耗其陰、必致痙厥而死、方知病情變幻、有非常理所能測者、自古未聞之奇證也、故特記之、同時有余族姪女、亦患如此證、為醫者用利水藥而致痙厥、又妄認為中寒、用附子理中湯一劑、乃至陰陽離脫、余用大劑滋陰攝陽之藥、晝夜急進、竟不能救延三日而卒、嗚呼、此有幸不幸之命也夫、

醫門棒喝卷一終

醫門棒喝

卷一

治案

三

醫門棒喝卷之二目錄

辨貫珠集溫病傷寒攙混之誤

麻桂青龍湯解

方制要妙論

溫暑提綱 春溫 風溫 暑溫 濕溫

瘟疫 附答問

評溫病條辨 附答問

評慈航集

醫門棒喝

卷二

目錄

千金方房術論

虛損論 附辨假虛損 治案 溫暑治案

醫門棒喝卷之二

會稽虛谷補著

受業孫延鈞撰述參訂

山陰

雪帆居士田晉元評點

辨貫珠集溫病傷寒攙混之誤

仲景傷寒論萬世之準繩也。但中有溫病各條攙混不分。此而錯誤。害實匪輕。茲考治傷寒大法。初病時邪客陽經者。用麻桂柴葛等湯。客陰經者。用姜附細

醫門棒喝

卷二

辨溫病傷寒攙混之誤

一

辛之類。蓋寒為陰邪。傷人之陽。故或通陽以疎邪。或扶陽以托邪。俱用辛溫之法。因邪由表入。必使從表而出也。倘失于疎解。邪傳入裏。或因其人陽氣有餘。則寒邪化熱。始以清涼之法治之。此由陽經傳裏。表裏寒熱不可混也。然必在表寒邪已盡。方可直清裏熱。故論曰。微惡寒者。雖有裏證。不可攻下。宜先解表。以惡寒為表邪未盡也。又如邪傳少陽。而太陽證罷者。猶用小柴胡湯。以人參固陽。防其邪之入裏。即有

傷寒證治大旨已括于中

發當細辨

表證未罷。而裏證亦急者。必用表裏兼治之法。如大

柴胡湯之類也。從未有不顧表邪。而但用寒涼清裏者。良以寒邪既傷表陽。全賴中陽。強盛庶可驅邪外出。若率用寒涼。更傷中陽。使表邪乘虛內陷。陽證變陰。危殆立至矣。其元氣素弱之人。衛陽不固。或初感寒邪。即入陰經。則不可疎散。更虛其表。必用姜附溫中扶陽。如四逆理中之類。其邪自解。此又陰陽虛實之宜辨者。凡此皆仲景之心法。教人萬世遵守者也。

醫門棒喝

卷二

辨溫病傷寒攙混之誤

二

若溫熱陽邪傷人之陰。故初病即宜涼解。與傷寒初起治法冰炭不同矣。吳門尤在涇先生集傷寒貫珠集一書。將仲景之論。分為正治權變斡旋等法。其太陽經傷寒正治法內。列有合病六條。前三條用麻葛等方。自是傷寒正治之法。乃第四條。太少合病自下利。而用黃芩湯。第五條。三陽合病。而用白虎湯。第六條。三陽合病。有證無方。考本論中。原有柴胡桂枝湯。麻桂各半湯。葛根湯等方。正治陽經合病之法。從表

解散乃不此之用，而反用黃芩白虎，豈不畏表邪陷入生變耶。此等疑義，註家從未剖析，後學莫識其端。國初張路玉先生集傷寒續論，獨謂此數條是仲景論溫熱病證治，註家不辨，混入傷寒例中。此語洵足振聾啟瞶，暗室一燈，緣傷寒之邪，自表入裏，有一分表邪未盡，即有一分惡寒，故雖兼裏證，仍當溫散，先解其表。若表已解，而邪入于胃，寒化為熱，則不惡寒，而反惡熱，方用白虎承氣等法，以清其裏，是表寒為致

醫門棒喝 卷二 辨溫病傷寒機混之誤 三

病之本裏熱為傳變之標，若溫病由伏氣者，邪自內發，未病時已鬱而成熱，一旦觸發，勢如燎原，故急清其裏，則表熱亦除，是內熱為發病之本，表熱為傳變之標，即或非伏氣蘊釀，凡感溫熱，終是陽邪，故雖陽虛之人，亦須涼藥清解，則與傷寒之邪，標本不同，陰陽迥異，豈可稍容牽混哉。獨怪夫貫珠集著于路玉先生之後，不知折衷乎此，而猶將黃芩白虎列于太陽傷寒正治法內，既曰傷寒而在太陽，則未曾化熱

豈可以黃芩白虎為正治之法乎。同里唐立三先生，歷舉傷寒條辨尚論等編，而獨推貫珠集為最善，此又余之所不解者。要知傷寒論經後人編輯，各條次序既紊，傷寒溫熱攪混莫辨，故慈谿柯韻伯曰：傷寒論經叔和編次，已非仲景之書，仲景之文遺失者多，叔和之文附會者亦多，信不誣矣。故讀仲景書，必當顧名思義，別具隻眼，即如太少合病、三陽合病數條，如果傷寒，邪尚在表，理當麻桂柴葛以解之，自是仲

醫門棒喝 卷二 辨溫病傷寒機混之誤 四

景成法，今既用黃芩白虎，可知為溫熱無疑，若不辨正其名，列于傷寒正治法內，後學不察，妄用涼藥，以治寒邪，害孰甚焉。又按溫病篇，仲景曰：風溫為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語言難出，其合病篇言三陽合病，脈浮大上關，但欲眠睡，目合則汗，又曰：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面垢讞語，遺水，若自汗出者，白虎湯主之。按此言脈陰陽俱浮者，陰陽

指尺寸也。若熱邪合并三陽，陽盛之極，故脈浮大上關上矣。其自汗、身重、多眠睡，大畧相同。或風火上壅，則語言難出而息齟，或鬱勃于中，則擾亂神明而譫語、腹滿、神昏，則遺水也。即此數條合觀，則三陽合病兩條皆當次于風濕條後斷。非傷寒之合病也。夫傷寒太陽之邪未盡，必有惡寒；少陽之邪未盡，必有往來寒熱；惟傳入陽明方不惡寒，而反惡熱，則太少之邪盡矣。若太少之邪不盡，必用麻桂柴胡，不當用黃

醫門棒喝

卷二

辨溫病傷寒攙混之誤

五

芩白虎。今既稱三陽合病，太少合病，而用白虎黃芩者，必非傷寒之邪，更可見也。然又非傷寒傳裏變熱之證也。何則？傷寒傳裏變熱，而用黃芩白虎，則必太少邪盡。太少邪盡，則不當稱太少合病。三陽合病，且如論曰：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湯主之。不下利但嘔者，葛根加半夏湯主之。考葛根湯重用葛根、麻桂，表散風寒，佐甘芍、姜棗，和中而調營衛。此則方為傷寒之合病也。其云太陽與少陽合病，自

一轉尤為入妙讀書能悟言外之旨庶足以發古人之奧而啓後學之蒙使仲景之道如日麗中天其功顧不偉哉

傷寒雜病本為一書後人既分為二遂將各條次序紊亂以致真法失真實為千古憾事

下利與上條同。太陽病與上條同。若係傷寒之邪，理應以前方去葛、易柴胡，方為合法。何以絕無一味升散之藥，反用黃芩白芍、陰涼之品乎？由是觀之，以上三條既用黃芩白虎，必非傷寒合病，實為內發之溫病也。然則熱邪內發，何故稱三陽合病、太少合病乎？此正仲景微旨，欲人心領神會。蓋謂雖有發熱頭痛等，可名太陽病；脇痛耳聾等，可名少陽病；但無惡寒及往來寒熱者，則非傷寒外邪，實是蘊熱內發，必用

醫門棒喝

卷二

辨溫病傷寒攙混之誤

六

黃芩白虎，直清其內，故特于首條揭示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也。發熱頭痛者，名太陽病也。渴者，內熱熾盛也。不惡寒者，非外感風寒也。既有太陽之溫病，亦必有少陽之溫病、陽明之溫病也。亦必有太少合病、三陽合病之溫病也。又何疑哉？益可見此數條之太少合病、三陽合病，實根首條而來。推而至于三陰，亦必有溫病也。總因後世忽略，混入傷寒條中，既經路玉點出，而不省察，猶循舊章，亦千慮

反覆推敲義理俱盡

之一失也。然傷寒變熱，傳入三陰，其證治與溫病大同，或不細辨，猶可。其在陽經，則傷寒溫病，治法迥殊，豈可不辨而致誤哉。

醫門棒喝

卷二

辨溫病傷寒攙混之誤

七

麻桂青龍湯解

昔人皆言仲景麻黃湯治寒傷營，桂枝湯治風傷衛，雖大綱如是，不可鑿也。鑿則經義反隘矣。夫仲景雖以營衛風寒立法，而辨析精微，用法圓活，若穿鑿其說，使淺學膠柱而不通變，反失仲景之意也。蓋風未始不傷營，寒亦何嘗不傷衛。良以寒為陰邪，性凝斂，而衛陽被窒，故腠理閉而無汗，豈不傷衛乎。風為陽邪，性疎泄，而營陰被擾，故津泄而汗出，豈不傷營乎。

醫門棒喝

卷二

麻桂青龍湯解

八

况寒必挾風，寒多則風從寒之凝斂而無汗，風必挾寒，風多則寒從風之疎泄而汗出，故仲景常以傷寒中風互辭表裏，而有青龍麻桂各半等湯，則必辨析脈證，以期藥病相當而已。即如論中云：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又曰：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干不得汗，嗜臥，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

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按此條本陽明兼少陽證故宜小柴胡和解若脈但浮無餘證者無少陽證也而用麻黃湯發汗以上兩條既曰陽明又曰中風俱用麻黃湯可見麻黃湯不僅治寒傷營也中風而無汗又可見風必挾寒也論又曰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又曰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夫陽明太陰屬于肌肉非如太陽之可分營衛乃或用麻黃或用

營衛在外心肺在內氣脈通貫陰邪外閉則惡寒無汗陽邪性動不得外泄必內擾心肺而煩躁從來解大青龍湯方義者鮮能知之也

醫門棒喝

卷二

麻桂青龍湯解

九

桂枝又可見桂枝湯不僅治風傷衛也又如太陽篇云太陽中風脈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又曰傷寒脈浮緩發熱惡寒無汗煩躁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者大青龍湯發之按本論云脈緩汗出者名中風脈緊無汗者為傷寒今言太陽中風而脈浮緊又曰傷寒而脈浮緩皆無汗煩躁正表風必挾寒寒必挾風之證治也夫曰中風風為陽邪性疎泄則脈應緩而汗出乃挾

醫門棒喝

卷二

麻桂青龍湯解

十

有寒邪性凝斂而壅閉營衛不得汗則陽邪內擾心肺而煩躁蓋營通于心衛通于肺故也又曰傷寒而脈浮緩是挾有風邪也陰邪凝滯氣血身當疼痛今挾陽邪故不疼而但重者陰勝而乍有輕時則陽勝也此陰陽兩邪互持不解故亦煩躁而無汗惟少陰亦有煩躁身重之證則不頭痛而脈微細或下利腹痛當用姜附溫經斷不可誤投青龍若無少陰證而煩躁者陽邪內擾心肺也身重者陰邪外閉營衛也與上條同為太陽經風寒兩傷營衛之證故均用大青龍湯既是風寒兩傷合用麻桂兩法去芍藥之酸攝易石膏之辛寒內清心肺陽邪之擾外解營衛陰邪之閉經脈流通津液周布則汗出而邪泄矣一如龍之興雲作雨使煩熱鬱蒸頃刻清肅故名大青龍湯為麻桂兩方之變法也若內無陽邪之擾而有水氣作逆則去石膏之寒易姜半細辛之溫通陽逐飲表裏分疏不取其大汗故名小青龍是又大青龍

亦有汗出而用麻黃者如論中云發汗後或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湯若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此因伏邪窒塞肺氣而喘故用麻黃開肺竅佐杏仁降氣甘草石膏

清熱養津則雖有汗出麻黃不能傷其表矣此仲景用法變化之妙故不可拘泥一端而曰有汗不得用麻黃也以有汗無汗分麻桂兩法者可見為風寒初感時言也豈可拘哉虛谷自註

之變法也嗚呼仲景辨證之精微用法之圓活如此顧可穿鑿其說而膠柱鼓瑟乎須知麻桂兩大法門為風寒初犯太陽證治綱領要在辨其有汗無汗有汗不得用麻黃以麻黃湯發散之力甚猛也既已汗出而更發之則必大汗亡陽矣無汗不得用桂枝以桂枝湯有芍藥之斂也既已無汗而更斂之則桂枝力弱不能表散陰邪也雖當辨別風寒營衛而又不

可執泥穿鑿必審其脈證宜否而變化無窮用所當醫門棒喝 卷二 麻桂青龍湯解 十一

用此仲景心法也或曰韻伯柯氏言風寒兩傷營衛而分風寒之多少是中行方氏之陋見今子亦云然得非仍方氏之陋乎答曰六氣之邪中人無不相兼不獨風寒為然經云風寒濕雜至合而成痺又曰風勝為行痺寒勝為痛痺濕勝為着痺豈非有多少不同者乎又不見仲景云脈浮而緊浮則為風緊則為寒風則傷衛寒則傷營營衛俱病骨肉煩疼當發其汗乎今既曰中風而脈浮緊又曰傷寒而脈浮緩豈

聖人辨證立法極其精細猶恐有誤後人不能深得其旨反以粗疎之心變亂尺度陋者視為便捷而效法焉聖道晦而生民

之厄重矣

可見當分風寒不可名為虛實

非特表風寒兩傷營衛之證治乎由是言之固非方氏之陋見皆聖經之明文也且柯氏言不必分風寒營衛但當分表實表虛有汗為表虛無汗為表實表實用麻黃表虛用桂枝雖似得其大綱若不分風寒營衛則必至牽混誤治何故蓋風為陽邪寒為陰邪陰陽不同治法自異故仲景曰桂枝本為解肌若脈浮緊汗不出者不可與則治風之方固不可以治寒既曰解肌則桂枝湯非實表之劑若寒證脈緊惡寒

醫門棒喝 卷二 麻桂青龍湯解 十二

而反汗出者正是表虛豈可用桂枝解肌之法乎若謂風傷衛而自汗者為表虛何不竟用黃芪桂枝實表而又用解肌之法豈非更使其虛乎又如陽明證多自汗而治法迥異有用白虎承氣者倘不細辨而以自汗為表虛則牽混之誤害孰甚焉可見柯氏之說未能盡善不合仲景之旨也仲景立法惟憑脈證而施麻桂兩法以後變化甚多方氏獨以青龍麻桂鼎峙為三致取柯氏之誚耳又觀喻嘉言云麻黃湯

中用桂枝，因麻黃發汗，其力最猛，故用桂枝監之，世多信之，以吳門王晉三之高明，猶沿襲其說，而曰：桂枝外監麻黃之發表，不使其大汗亡陽，此皆予之所不解者。內經言：辛甘發散為陽，桂枝辛甘而溫，豈非發散之品乎？如果能監麻黃，不使大汗，則桂枝為收攝之品矣。何以解經旨乎？且如仲景所云：陽明太陰等條，可發汗，宜桂枝湯，則桂枝湯，不獨為太陽風傷衛之表劑，即陽明太陰，脈浮有表邪者，皆用以發汗。

醫門棒喝

卷二

麻桂青龍湯解

三

其理顯而易見

發古未發之義

惟明理二字實難非天資學力兼備則不能也所以雖稱名家而見理多有未徹者偏執已見而非他人則聚訟紛紛使後學莫知所向矣

藥勢，則邪隨汗去矣。若寒邪凝斂，營衛閉滯，故身痛無汗，麻黃力雖猛，而氣味俱薄，止能入衛，不能入營，故佐桂枝之色赤入營者，引領麻黃祛邪出衛，以助麻黃發表，此確然也。豈有辛溫發散如桂枝，反能監制麻黃，不使大汗之理乎？以其陰邪凝滯，若非麻黃之猛，又助以桂枝，則不能開泄營衛而祛之使出也。未經出汗，則津液內存，故不須啜粥，而自能作汗也。觀仲景用藥，無異武穆之用兵，品不必多，而制法變化神妙，不可言盡。即如麻黃桂枝青龍等湯，更換止一二味，則證治迥殊。由此類推，各方變化之妙，亦可窺見一斑。然方法雖妙，而理卻甚直，故學識淺者得其淺，深者得其深，則無不受益。今疏解其方，欲求深奧，而故為曲說，流于隱僻，則反晦其理，而增後學之惑也。再俟明者詳之。

醫門棒喝

卷二

麻桂青龍湯解

古

方制要妙論

內經有七方之制，曰大、小、緩、急、奇、耦、復。徐之才推廣其義，設為十劑，曰宣、通、補、瀉、輕、重、滑、瀉、燥、濕。然仲聖為萬世祖，其制方要妙，更有出于七方十劑之外者。古來多不體究，雖稱名家如喻嘉言，而猶昧昧。反謂桂枝能監制麻黃之發表，何況世俗淺學，無怪乎疑仲聖之方為夾雜不敢用也。要妙者，藥性氣味也。配合制度，實不外陰陽五行之理耳。蓋藥性有四，寒為

醫門棒喝

卷二

方制要妙論

五

此論自首至終析理精微辭義顯亮學者必讀深思洵為入門要訣聖道提綱由是致力庶免邪僻之害

陰、熱為陽，溫為少陽，涼為少陰，氣有五，氣腐走腎，腎屬水，氣臊走肝，肝屬木，氣焦走心，心屬火，氣香走脾，脾屬土，氣腥走肺，肺屬金，味有六，鹹先入腎，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淡無五味，故不入五臟，而走腸胃三焦，能化氣利水也。夫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氣有偏駁則病，藥得陰陽五行之偏，是故以偏治偏，必歸于平而後病愈。若不明陰陽五行之理，藥性氣味之殊，配合制度，未得其法，反與病忤。

也。即以人身分陰陽，則臟腑在內為陰，軀壳包外為陽，以氣血分陰陽，則血為陰，氣為陽，以營衛分陰陽，則營為陰，衛為陽，以臟腑分陰陽，則臟為陰，腑為陽，以軀壳分陰陽，則淺深層次而有六經，其極表在皮

腠間為太陽，稍深在肌肉間為陽明，又近筋骨間為少陽，又進則為太陰，為少陰，為厥陰，厥陰者，六經之極裏也。然軀壳臟腑本來一貫，故太陽經內通膀胱，小腸之腑，而皮腠屬于肺臟，陽明經內通大腸胃腑，

醫門棒喝

卷二

方制要妙論

六

而肌肉屬于脾臟，少陽經內通三焦胆腑，而筋屬肝臟，厥陰經內通心包肝臟也。人與萬物同稟陰陽五行之氣，故藥之陰者，能入人身陰分，陽者，入人身陽分，各從其類也。藥之氣為陽，味為陰，氣味又各有陰陽，氣焦香為陽，腥腐臊為陰，味辛甘淡為陽，鹹苦酸為陰，陽者動而升浮，所謂本乎天者親上，陰者靜而沉降，所謂本乎地者親下也。升浮之力有厚薄，則入

自來解方者多矣未
有去陰陽五行之理
而揭其玄妙如此者
蓋得仲景之心法以
啓千古之秘也學者
欲登仲景之堂其可
不由是而進乎

于人身有淺深不同故有人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
陰厥陰經之分沉降之力有輕重故或入于腑或入
于臟之不一是故升浮而兼溫熱則走表力猛而發
泄此麻黃湯所以能治陰寒外閉也沉降而兼寒涼
則走裏迅急而通利此承氣湯所以能破邪熱內結
也是麻黃湯專用其氣取性之溫熱以治寒承氣湯
專用其味取性之寒涼以治熱陰寒之邪在人身陽
分故以走人身陽分之陽藥以治陰邪陽熱之邪在

醫門棒喝

卷二 方制要妙論

七

人身陰分故以走人身陰分之陰藥以治陽邪皆為
正治之法也若非陰寒外閉又非陽熱內結而邪正
混淆陰陽否隔而為中滿者則用生姜干姜溫熱而
升浮者通其清陽黃連黃芩寒涼而沉降者破其濁
陰陰陽通和則邪去正安此瀉心湯所以能治痞滿
也但生姜干姜則味厚非同麻桂之味薄輕揚故雖
升浮不甚走表又以芩連沉降之力制之遂為表之
裏藥也黃芩黃連氣味清不及大黃之味厚質重故

雖沉降不甚迅利又以二姜升浮之力行之遂為裏
之表藥也表之裏裏之表正合乎中矣邪不在表又
不在裏則不宜表裏之法惟轉其陰陽樞紐則否變
成泰故以芩連之寒二姜之熱二者均之適得其平
是用寒熱調陰陽氣味通清濁也如或其人陽盛熱
多則二姜之熱恐助邪勢而芩連沉降又不足以開
泄濁邪遂別出心裁不用二姜但以黃芩易大黃之
氣香而迅利者以開濁邪但大黃味厚下行急速則

醫門棒喝

卷二 方制要妙論

六

中道之邪仍畱不盡乃不用煎法以湯漬取汁則味
不出而氣厚味薄味薄則下行緩氣厚則上浮以泄
邪故仍名大黃瀉心而不名承氣也若邪熱雖盛其
元陽又虧而畏寒汗出補瀉兩難莫可措手乃以大
黃芩連漬取其汁峻瀉中上之邪別煎附子汁和入
以扶元陽附子煎熟則達腎甚速不礙于上三黃生
汁瀉上力多不傷于下扶陽泄邪一舉兩得欲用其
氣而礙于味厚乃不煎而漬取其汁此真意想天開

非心通陰陽造化之微其孰能之嗚呼斯其所以爲聖歟觀此數方之妙則可知各方變化無不以藥性氣味之陰陽合乎人身表裏陰陽虛實寒熱者是故投無不效而七方十劑之法亦盡具于中夫陰陽五行之理微妙難言而變化無盡藥性氣味雖同而有厚薄不同則功力各異病因證狀雖同而稟質強弱不同則治法自殊此所以一藥可以治衆病一病又不可拘一藥以治之也必神明乎陰陽五行變化之

醫門棒喝

卷二 方制要妙論

九

理諦審病之陰陽虛實權衡藥性氣味之輕重厚薄配合制度以成方而後始能效是故善用仲聖之法者必神明其理豈拘拘于藥品哉明乎此始可與論仲聖之法固非某藥可治某病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能領會也能知瀉心湯之妙即可悟烏梅丸之理而白通加人尿胆汁附子與大黃同用寒熱補瀉錯雜並陳則一以貫之自無夾雜之疑惑矣後代名家制方不可數計能望仲聖項背者蓋亦鮮矣惟近賢葉

天士先生實傳仲聖之心印惜乎識之者尤希或言其用西瓜衣花露等品爲戲者或以案中無大黃之方謂先生不能治傷寒者殊不知內經云近而奇耦制小其服遠而奇耦制大其服又曰因其輕而揚之因其重而減之是言氣味輕清者能發揚人身之清陽氣味厚重者能減除人身之濁邪人身有表裏淺深之層次則病有淺近深遠之不同故制方有大小輕重之別也十劑曰輕可去實實者非堅實之實謂

醫門棒喝

卷二 方制要妙論

十

清陽不舒而覺肢體板實也輕清之藥最能舒陽如輕風乍拂萬物以和也吳人氣質薄弱畧感微邪即病質弱則不勝重藥邪淺止可用小劑此所以多用輕清小劑即有裏邪亦不須大黃之厚重也然吳門爲五方雜處豈無稟厚之人爲因先生聲重寰中當時應接不暇延請甚難若是裏證必經他醫先治或至敗壞難療始延先生挽救雖稟厚之人證至敗壞斷不能用重藥攻奪矣若是表證則先生理明法善

隨藥而愈，必不至內傳而成裏證，所以絕無大黃之方也。然雖無大黃之方，而承氣之法，原在其中。此正先生權宜變化，必以藥性氣味之陰陽厚薄，合乎病之陰陽虛實而已。豈泥象執方者所能窺其藩籬哉？不泥其方藥而神明其理法，先生所以傳仲聖之心印也。且先生無暇著作以垂教，僅存臨證之方案耳。有是證，則用是藥，無是證，則無是藥矣。以故後代名家之方，先生亦時多取用，而因宜裁制，無不入妙，使

醫門棒喝

卷二

方制要妙論

三

先生而居北地，則方案之藥，自必厚重者多。若仲聖而在南方，豈不審人之氣質，而概施重劑乎？若記一二陳方，但知某方可治某病，全不識氣味陰陽配合之理，因時變化之宜，一見奇妙之方，茫然不解于中，機殼不謂之夾雜，即謂之戲弄，嗚呼！真所謂醜雞笑天，夏蟲不可以語冰者也。又何足道哉！

元按仲景曰：病發于陰，而反下之，因作痞，是痞者，由誤下而成也。蓋六氣之邪，本皆無形，入于腸胃，

與濁滓凝結而成形質，必須硝黃質重迅利，直走腸胃者攻下，若邪未入腑，而誤攻之，反傷脾胃元陽，其稟弱者，必致畏寒汗出，有亡陽欲脫之象，其表邪反陷入而成痞滿，然非有形實結，故按之則濡，正傷邪結，攻補兩難，而仲景出一附子瀉心法，其妙真有不可思議者，以柯韻伯之高明，猶未識其旨，謂此方必有訛誤，況其下者乎？今先生揭其制法之精妙，通乎造化之微，非得仲景心法，其誰

醫門棒喝

卷二

方制要妙論

三

能明之。且諸家有以畏寒汗出，解作表陽虛者，而不知痞由誤下而成，誤下必傷脾胃元陽，故用熟附走裏之品，以救根本，若表陽虛，但用固表之法可矣，何須用附子乎？且如附子與桂枝參芪同用，其功亦能固表，今與芩連大黃苦寒之味同用，則斷不能走表也。另煎熟汁和入，取其直達下焦，專固元陽，更可見矣。先生自言讀葉氏醫案，而悟仲景之旨，尤可知葉氏實傳仲景之心印，而先生又

發其未發，以續葉氏之燈，然非箇中人，則又不足以語此是豈元之私見哉，天下後世，要必有知之者矣。

醫門棒喝

卷二

方制要妙論

三

總一溫病而分別源流不同則治法迥殊如仲景之分風寒治法有麻桂兩方之異教人常須識此勿令

誤也而况溫暑與風寒相殊尤甚後人嘗牽混不辨多以春夏之病名為傷寒反謂仲景之論未備蓋不明六氣流行變化之理使軒岐仲景之道大晦如陶氏六書吳氏瘟疫論等或亂仲景之法或舉一隅之偏而昧陰陽六氣之理淺學法之為害深

溫暑提綱

夫六氣傷人，為病各異，必辨其為何氣之邪，治之方無錯誤，如寒為陰邪，傷人之陽，熱為陽邪，傷人之陰，二者冰炭，尤當辨別，是以溫病初起，治法與傷寒迥異，傷寒傳裏，變為熱邪，則治法與溫病大同，茲細詳溫病源流，當辨別而分治者有五：一曰春溫，二曰風溫，三曰暑溫，四曰濕溫，五曰瘟疫，春溫者，經曰冬傷于寒，春必溫病，又曰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因伏氣

醫門棒喝

卷二

溫暑提綱

三

之邪，發為春溫病也，王叔和撰傷寒例曰：冬傷寒邪，藏于肌膚，至春發為溫病，至夏變為熱病，熱病重于溫也，是故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者，因冬傷寒邪所致也，乃吳又可瘟疫論云：世所稱溫病，即屬瘟疫，古無瘟字，後世以溫去之，加疒為瘟，不可以字異而謂別有溫病也，溫者融和之氣，長育萬物，豈能為病，且言冬傷寒邪，藏于肌膚，人身氣血流行，稍有窒礙，即為不安，豈有邪藏肌膚，全然不覺，至春至夏，始得

發病耶。余按叔和之言，原本經旨，並非臆說，而又可之論，似乎近理，而實不明六氣陰陽變化之道。直闢經文為非，謬指溫病為瘟疫，殊欠究心。故也。夫經言冬傷于寒，春必病溫，春傷于風，夏為泄瀉，夏傷于暑，秋為痲疹，秋傷于燥，冬生咳嗽，統論四時皆有伏氣之邪發病，若謂冬傷寒而春發病為非，則春傷風，夏泄瀉，夏傷暑，秋痲疹等，豈皆非與？每見秋冬時，伏暑邪發，為瘧痢等病者，比比皆然，又可豈未之見耶？又

醫門棒喝

卷二

溫暑提綱

五

如素問論溫瘧云：得之冬，中於風，邪藏骨髓，至夏受暑邪，發為溫瘧。靈樞歲露篇云：冬至中虛風賊邪，入客于骨而不發，至立春陽氣發，腠理開，又中虛風，民多病暴死。若此論伏邪者，非獨一端，又可豈未讀耶？何不思之甚乎？又如人之痘毒，未發時，毫無影響，一旦觸發，勢多凶暴，往往損命，可見人身臟腑經絡，雖氣血周流，當其邪伏，全然不覺，其理有難究詰者，又可執區區淺見，安可論內經奧旨哉？譬猶匪類匿人

人身一小天地故與天地氣脈相通天地之氣有偏則能病人適值人身之氣偏旺則容受而不覺及時

移氣變而後病發即所謂伏邪為病也。如冬寒是陰氣偏勝，適因人身陽旺自能容受陰氣，至春天地陽旺，則人身之陽更旺，所受陰氣從之而化，發為溫病矣。若其感邪重者，雖人身陽旺而勢不兩立，必至即病，其化熱亦速，以本身陽旺故也。推之

四時之氣或即病或過時而病者，皆然。所以或有遇春夏多病，至秋冬則安舒者，或有秋冬多病而春夏輕快者，皆因其人身之氣有偏，遇天地之氣衰旺，則有或病或安之不同。正為天地人身氣脈相通之故。此三才一貫之理也。虛谷自註。

間暫不為惡，莫知其為匪也。然其狼子野心，終至擾害閭閻，必俟殲除淨盡，而後良民始安耳。今試論春溫之理，以質之。蓋冬為太陽寒水司令，故傷風寒者，多從太陽經始。太陽主一身之表，與肺同為皮毛之合，邪由皮毛而入，故身熱頭痛者，太陽經證也。鼻鳴乾嘔，或喘者，肺氣被遏也。但人體質有強弱，受邪有重輕，凡邪重而體強者，則傷太陽經，為麻黃桂枝湯證。體弱者，邪從太陽直入少陰，為四逆白通湯證。以

醫門棒喝

卷二

溫暑提綱

五

二經為表裏，經脈連接故也。如體弱而邪輕者，以外衛不固，邪亦入陰。仲景曰：少陰之為病，脈微細，但欲寐也。或其邪輕，止見脈微細，欲寐，而無吐利厥逆等重證，內氣既和，飲食或亦如常，不但傷邪者不覺，即延醫視之，番無他故，惟脈弱欲寐，必認作疲倦，助其元氣而已。又當冬令歸藏之候，其邪從經入絡，經直絡橫，氣血流轉于經，邪伏于絡，則不覺也。即經所謂邪藏肌膚者耳。且如風為陽邪，性動而疏泄，如桂枝

湯證以風重於寒故脈緩而有汗豈非風性疏泄乎
寒為陰邪性靜而凝斂如麻黃湯證以寒重于風故
脈緊而無汗豈非寒性凝斂乎若但傷于寒而無風
以冬令之收藏受陰邪之凝斂則伏而不顯必待春
陽鼓動而後發如冰之凝非陽不化由是推之不獨
體弱邪輕者為然凡貧苦力食之人衣單耐寒日逐
積蓄其臟氣固密邪不能干則伏於脈絡至其發病
熱勢倍重為因邪與元氣究非同類伏於少陰與腎

醫門棒喝 卷二 溫暑提綱 三七

陽鬱蒸寒化為熱至春少陽氣升熱邪隨發故云春
必病溫其蓄之愈久則熱發愈重理勢必然叔和云
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者因冬傷寒邪所致良非
虛語也其冬不藏精之人本體陰傷至春陽旺陰不
勝陽必致溫病類乎內傷若兼伏邪其病尤重然皆
為春發之病均名春溫也風溫者冬至一陽來復則
陽進陰退立春以後陽氣漸旺由溫而熱若又可所
言溫和之氣原不病人殊不思靈樞經云虛風賊邪

第四卷莫仁辨後有
治案宜參看

又可知其不知
其二

醫門棒喝 卷二

四時皆有人感虛風而當溫暖之候即成溫病故方
書稱為風溫經曰風者百病之長也善行而數變至
其變化乃為他病也由是見外邪為病常二三氣雜
合而成多因於邪風風氣鼓蕩眾氣隨之而傷人故
風為諸邪領袖而稱百病之長然風即陰陽之化氣
故溫和之陽風則生物殺厲之陰風則戕物而有時
令方位之宜否若非其時令方位而來者雖非殺厲
亦為虛風賊邪傷人致病故四時皆有邪風而春令

醫門棒喝 卷二 溫暑提綱 三六

溫暖又為風木主令故風溫之病較三時為多若方
書所稱溫熱冬溫等名皆可以風溫二字該之蓋冬
令溫和未必為病必中邪風而成溫病溫重即成熱
病是以不須另分名目也暑溫者素問熱論篇曰凡
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為病溫後夏至日為病
暑暑當與汗皆出勿止此雖同論伏氣之病但自夏
至一陰來姤陽氣漸退長夏濕土司令濕土與相火
合氣乃名為暑暑者陽盛於外而陰長于內若姤卦

傷寒傳經論後論伏
暑并治案及虛損論
後治案皆宜參看

而至遁至否陰長之象也。如人本有伏氣之邪，蓄熱已深，而發病於暑濕之令，熱自內出，蒸汗外流，清其內熱，則汗自止。若止其汗，則熱反不泄，故不可止。而內熱亦隨汗解。若無伏氣，而但感暑令熱邪，體質多火者，熱從火熾，濕隨汗去，是暑而偏於火盛，皆名暑溫也。兼伏氣者，病必倍重。嘗見有發病一二日，即昏狂大渴，吐血衄血者，若僅感時令之熱，而非蓄邪深重，何至如此迅暴。即叔和所云冬傷寒邪，至夏變為

醫門棒喝

卷二

溫暑提綱

三

熱病，熱病重於溫者是也。濕溫者，夏感暑濕，及四時溫病，而體質陽虛多濕者，則熱為濕遏，不能宣達，濕因熱蒸，蘊釀膠粘，故最淹纏難愈。或胸腹滿悶，或體重痠疼，或為瘧疾，或為瀉痢，或為黃疸，或為痺腫，變證多端，皆濕熱為病，是名濕溫也。以上四證，源流不同，各當辨別而治。至於瘟疫，又屬大異，蓋由五運六氣，主客流行，互相剋制，或兼穢污之氣，蘊釀而成，故其病邪較風溫等為重。考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辰

戌之歲，初之氣，地迺遷，氣迺大溫，民迺厲，溫病乃作。卯酉之歲，二之氣，陽迺布，物迺生榮，厲大至，民善暴死。丑未之歲，二之氣，大火正，物承化，溫厲大行，遠近咸若，濕蒸相薄，雨迺時降。己亥之歲，終之氣，流水不冰，地氣大發，其病溫厲。按古無瘟字，溫瘟義同，所謂厲者，狀其氣之暴厲，而與尋常有別。即後世所稱瘟疫也。瘟疫病發，往往一方相類，如經所云遠近咸若也。由是可知瘟疫一證，固非吳又可所創論，內經已

醫門棒喝

卷二

溫暑提綱

三

歷歷言之，仍不出六氣錯雜所致，而與溫病不同者，在厲之一字，豈可謂溫病即瘟疫乎。又可復言風寒暑濕等為天地之常氣，瘟疫乃天地別有一種厲氣，竟謂瘟疫與六氣無涉者，豈天地間六氣以外，更有他氣，軒岐不知，而又可獨知之乎。可見不明六氣變化之理，遂亦不辨伏氣發病，將春溫風溫等，概指為瘟疫，既悖經旨，而誤後學，其害多矣。可不辨乎。方書又有瘟毒之名，亦即經云溫厲之意。曰厲曰毒，不過

狀其邪之凶暴，卽瘟疫一類，不必另立名目，以省繁惑也。六氣中惟燥金之氣，多由風熱風寒所化，或其人陰虛多火，易成熱燥，如經云：秋傷于燥，冬生咳嗽，肺熱葉焦，發爲痿瘳之類，當宜清潤養陰，若體質多寒，而成寒燥，則宜溫潤，如麻黃湯中用杏仁，以潤肺燥之類也。除正傷寒，遵仲景成法外，其四時雜感，或不出如上所敘五證，而五證所化之病，如瘧痢痘痺痧脹之類，不一而足，既知病邪源流所自，辨六氣變化之理，氣血虛實之殊，則權衡論治，自不至于混淆謬誤，管見所及，聊陳端緒，尙望海內明賢，誨正爲幸。

醫門棒喝

卷二

溫暑提綱

三

證治春溫
春溫者，寒邪久伏化熱，熱由內發，故初病發熱而渴，並非外感，故不惡寒，或兼頭痛喉疼者，皆內火上沖，其脈必數，治法宜清內熱爲主，如黃芩、知母、佐甘草和中，姜棗調營衛，化津液而致汗，使熱從汗泄，但必加柴葛爲使，蓋邪伏少陰，乘少陽上升之氣而發，鬱

須認差關脈

如兼外感風邪，先須解表，用辛平之品，若過用涼藥，則外風不散，內熱反鬱，變證多端，必至難治。

勃既久，驟難宣達，其火內瀆，或作暴瀉，外灼，則肢體

痠疼，上炎，則頭痛喉痛，故加柴胡，達少陽之氣，因勢導之出外，以少陽爲表裏之樞樞，則內邪得以外出，經所謂火鬱則發之，木鬱則達之，春爲風木司令，往往乍寒乍暖，木氣或多鬱而不伸，故柴胡爲時令要藥也，再加葛根，入陽明而止渴解肌，肌解而營衛調，津液化，則汗泄而熱去，或不知此理，見其熱盛，過投寒涼，過其欲出之勢，其熱反甚而難退矣，如兼喉疼，

醫門棒喝

卷二

春溫

三

宜加元參、桔梗、泄瀉，宜加白芍，去知母，恐知母滑泄也，或熱盛渴甚，可加石膏、舌苔黃厚，內有實滯，而便秘者，可加大黃，此皆治實證之法也，若冬不藏精，本體陰傷，春發溫病，尺脈空虛，面多油光，其陰既傷，肝風易動，不可輕用柴胡，升提其陽，恐致瘧厥之變，如初起熱鬱不宜，宜用羚羊、荆芥、鬱金、桑葉、貝母、連翹等，輕清透絡之法，以宣泄之，營衛流通，虛多邪少，當以滋陰爲主，如復脈湯加減，便秘加元參、知母、夾食

稍佐消導如枳實山查之類胃弱而渴者宜金匱門冬湯總以甘涼滋潤養陰退熱不可用苦寒而傷正氣此大法也虛實補瀉當細審詳辨隨證權宜方為盡善耳

風温

風温者四時皆有而春令為多以温暖之候感虛風賊邪遂成風温而先傷上焦衛分肺主衛為皮毛之合風為陽邪而疏泄腠理故初起發熱而惡風寒旋

醫門棒喝

卷二 風温

三

即惡熱則不惡寒矣不同傷寒惡寒之甚也或自汗頭痛顛脹胸悶或咳嗽喉痛脈必浮弦而數或兩寸浮大皆陽邪在表在上之證也熱在表而未入裏故不渴以其為輕清之邪先傷肺家輕清之臟內無濁邪故舌苔不厚或微有淡色黃白薄苔先解衛分之邪宜薄荷荊芥紫蘇杏仁貝母葱豉之類若春初木氣未伸亦可稍加柴胡為使夏令宜佐涼以救肺秋冬稍佐温散總以先理肺氣為主否則邪鬱入營或

邪由表入必先從表解勿使內傳解表宜用平散勿可太涼蓋

涼藥清其力勝不能達表開世也

第一卷傷寒傳經論篇未有論伏暑一節宜參看

虛損論後有治案宜參看

寒鬱則能化燥濕蘊則能生熱故雖同為陰邪而為病各異所以傷寒內傳變熱大便燥結暑熱大便雖不解其解時必溼以濕邪窒滯故也

成疹子或變昏煙吳門葉天士先生有論治風温二十則辨析營衛傳變之理用法淺深之道最為精詳宜究心而熟玩之此不多贅

暑温

暑温者夏至後所感熱邪也古人分陰暑陽暑蓋夏至以後相火濕土二氣交會合而為暑或值時令熱盛或人稟體陽旺而成陽暑之證是暑而偏于火者或值時令濕盛或人稟體陽虛而成陰暑之證是暑

醫門棒喝

卷二 暑温

三

而偏于濕者非同傷寒之陰證也昔人每用姜桂附子治陰暑若冷香飲大順散等味者或與傷寒陰證同論則大誤矣因六氣之中寒為陰濕亦為陰雖同屬於陰而二氣為病不同治法迥別豈可混乎若偏于火而名暑温者既為火邪先傷肺金肺主氣氣傷故脈虛無力肺主皮毛故皮腠開而自汗汗多火爍津液耗而口渴喜涼飲宜白虎湯為主小便不利者佐六一散或益元散以辛涼甘緩之法清熱救肺或

氣傷而喘必加人參或金匱竹葉石膏湯若過飲停蓄腹滿者桂苓甘露飲最妙如汗多脈弱宜生脈散日久氣傷宜東垣清暑益氣湯此大法也倘內有伏熱如叔和所云冬傷寒邪至夏變為熱病辛苦力食之人多有之如上提綱中所論者又感暑熱而新久之邪并發其勢暴厲一二日即昏狂大渴或發斑疹或吐血衄血必大劑寒涼如白虎三黃涼膈犀角地黃三承氣等審證選用若僅感時令暑熱而無伏邪

醫門棒喝

卷二

暑濕

三

濕溫

濕溫者以夏令濕盛或人稟體陽虛多濕而感四時雜氣遂成濕溫雖四時皆有而夏秋為多濕熱二氣膠粘淹纏難愈如從下受則足腫體重上受則頭目昏悶胸滿腹膨乍寒乍熱胃不思食渴不欲飲大便溏泄頻而不爽小便黃赤短而不利或變黃疸或化

若寒濕在表當用汗解如仲景之麻黃連翹麻黃附子等法是也暑濕膠粘而在半表半裏故汗之反傷而邪不出

世俗習焉而不察若此類者不可枚舉

瘧痢皆濕熱二氣合病也良由清陽不振陰邪竊踞故宜苦溫芳香以宣三焦氣化使小便通利為法如藿香正氣五苓六和消暑九等方審證選用仲景言濕家忌發汗指濕熱在裏者因其膠粘之邪汗之徒泄津液傷元氣而邪仍在反變壞證矣既為膠粘之邪故寒滯之藥亦不宜用若見腹滿妄用大黃攻瀉則更傷腎元敗脾陽脹必愈甚而至危殆故又不可下也其或濕盛熱輕尤當用辛熱如姜附之類使陽

醫門棒喝

卷二

濕溫

三

氣克振而佐二苓滑石等以泄其濕兼表分者可加防己赤小豆木通之類此大法也吳門薛生白先生有濕熱條辨三十五則論治甚詳宜參究之其黃疸瘧痢等各按本門論治可耳夫陽暑為火陰暑為濕無汗身熱為邪閉有汗熱渴為津泄表裏虛實辨別宜清驅邪養正不可混施每見世俗以香薷飲為治暑通套之方病家不知其害醫者以為成法可免褒貶而不知香薷辛淡而熱為暑門發汗之品如傷寒

最要詳審

門之麻黃也不辨有汗無汗表裏虛實而混用之其害多矣若黃連瀉心火厚朴溫中開胃原為治濕熱之藥而不可治暑溫火盛傷氣之證以其苦燥傷陰則熱反不退而化燥病矣臨證者幸詳辨之○以上四證雖源流不同但有互相兼病者必參合諸證而施治法知常通變神而明之存乎人耳

瘟疫

瘟疫者由六氣錯雜穢惡釀成邪既深重原非輕藥

醫門棒喝

卷二 瘟疫

三

又按東垣治大頭瘟制瀉瀉瀉毒飲方是涼瀉上焦法世皆遵用鮮知辨別丁亥春有貧婦人年逾五十身發寒熱頭腫如斗目閉鼻平頸以下肢體皆不腫胸悶不食醫用消毒飲不效繼投大黃更危困遂余診視脈弦遲無力面晦無澤唇舌皆淡白

能治然人稟體究有虛實不同亦不可概施攻擊吳又可論證頗詳而立法未免偏于峻猛或更辨證未確將暑濕風溫等誤作瘟疫而治則病輕藥重成賊何堪余見世俗蹈此弊者不少良由又可不完六氣變化之理混指一切溫病為瘟疫故也康熙間上元戴麟郊先生推廣吳又可之論而著廣瘟疫論其辨證要法有五學者最宜記取一日氣瘟疫病氣臭穢如屍氣與眾病氣不同二日色其面色垢滯而晦三

微有薄苔余曰經言面腫為風陰經不上頭面此風邪客三陽經也且脈證虛寒不鮮其陽經風邪反涼瀉其內無益益因矣乃重用荊防柴葛散風佐牛旁杏仁厚朴利隔清痰加干姜甘草溫中以解涼藥服兩劑病減思食又兩劑口開腫消寒熱退

而粥食大進調理數日而愈夫治病不辨脈證但執古法以求效難矣故仲景垂教惟死脈證不執死方未知仲景書者亦不自知其謬也凡余所治疑難各病而愈者多貧苦人若富貴中病勢既重日必三五醫多方雜試鮮有能愈者以此見禍福之

曰舌其苔厚濁滿舌初起白如積粉旋變醬色或黃或黑四曰神其心神憤憤似夢似醒躁擾不安問其所苦不能清楚以告五日脈初起脈多沉數至數模糊不清或弱或伏皆由穢濁之邪壅蔽膜原神氣昏蒙故也有是五者方為瘟疫初用達原飲開泄膜原使邪傳化傳化之後其脈象即不模糊沉伏矣倘五者之中止見二三或係暑濕風溫等證不可便作瘟疫而用重藥凡治疫病於應用方中必加芳香逐穢

醫門棒喝

卷二 瘟疫

三

亦須量其虛實未可如又可所謂必用大黃方能祛邪但將風溫暑濕等證辨明庶免病輕藥重之誤也乾隆間有山東劉松峰先生著編次吳又可之論潤色而增益之稱又可為治瘟疫之聖與靈素仲景鼎足千秋又言又可以內經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為非者最確冬傷於寒當作冬傷於汗以冬令多暖出汗至春必多瘟疫之病已嘗試驗者也予觀又可以一時治驗之證自謂千古不易之法遂以一切溫病為

權在造化非醫所能
爲力也 虛谷自記

又觀素問天元紀大
論至本病等篇數萬
言詳論五運六氣偏
駁勝復而致諸病因
其偏勝抑鬱久則化
疫化厲而病三氣致
氣有五行不同故有
金疫木疫水疫火土疫
之分若吳又可所論
是內經之土疫一證

耳土爲濕化而居中
故邪蓄膜原走中道
而傳三焦土爲萬物
所歸故濁邪滲聚蘊
釀成病其發也徐而
持以濁邪粘滯故也
每見有朝發夕死或
抽搐或昏厥而暴厲
者即經所云火疫木
疫之類蓋木火性陽
而卒暴也由是可知
五疫之邪必有相兼

瘟疫實不明陰陽六氣變化之理獨逞臆見以內經
爲非乃強不知以爲知者也若又可而果聖耶既以
內經爲非則必聖于軒岐仲景矣不止此而已使
又可而聞此言也不知何以自處乎今軒岐仲景之
書具在請與又可之論比而觀之果可鼎足千秋否
乎天下後世必有能辨之者予可毋贅焉若冬傷於
寒可以改作冬傷於汗則春傷於風夏傷於暑可以
改作何字乎自古及今果有傷汗之病名否乎余誠
醫門棒喝 卷二 瘟疫

有單病變化莫測或
爲痧脹或爲癘痢凡
一方中病狀相類者
皆爲疫邪重者沿門
比戶皆病故其病形
在一處而四時不同
在一時而四方各異
者總不出此五運六
氣偏駁勝復所致也
然則又可且未詳究
經古不過一時經歷
五證之一證即謂

淺陋未之聞也且余嘗客粵東高雷等州無冬不暖
無人不汗卻未見春必病瘟疫也總之陰陽六氣偏
駁倚伏變化多端必求理之所在斷非臆見揣度所
能知不悟己之不明反以經語爲非過矣此所以說
愈多則經旨愈晦而聖道愈衰後學之惑愈甚而醫
風愈下則生民之厄愈重也可慨哉
或問薛生白先生條辨內有諸證皆退惟目瞑則驚
悸夢惕餘邪內留胆氣不舒宜酒浸郁李仁姜汁炒

棗仁等一則即製法得宜得不嫌其雷滯乎請示之
答曰藉酒氣之濕熱與郁李之滑利導去濕熱之
邪取同氣相感之理也驚悸夢惕魂不藏肝棗仁
酸先入肝而能安魂爲慮酸能斂邪故製以姜汁
之辛辛散爲陽酸斂爲陰一辛一酸二味相和得
一陰一陽闔闢之道陰陽闔闢而肝之血氣以和
則魂安邪去無驚惕之患藥雖平淡無奇製法極
臻妙理然亦不過示人規矩要須隨證變化予卻
醫門棒喝 卷二 瘟疫 答問

不慮其雷滯防其太溫蓋相火寄于肝胆姜汁棗
仁性皆溫熱故當臨證審察或宜佐以涼肝耳
或問王叔和撰傷寒例中云冬傷寒邪藏于肌膚等
語後世多非之如慈谿柯韻伯之超卓亦謂叔和之
謬而子獨宗其說何也
答曰傷寒例不合仲景之旨故謂其非若邪藏肌
膚一語原本內經非叔和臆說况柯氏雖多卓識
而有發明惟此論亦矛盾而不當即如其論云以

其人腎陽有餘，好行淫慾，不避寒冷，爾時雖外傷于寒，而陽氣足禦，但知身着寒而不為寒所病，然表寒雖不得內侵，而虛陽亦不得外散，仍下陷入陰中，故身不知熱，而亦不發熱，冬時收藏之令，陽不遽發，若寒日少而蓄熱淺，則陽火應春氣而病溫，寒日多而鬱熱深，則陽火應夏氣而病暑，此陰消陽熾，從內而達外也。按此一節，既言外傷于寒，又云但知身着寒而不為寒所病，夫身知着寒，則

醫門棒喝

卷二 答問

四

寒邪已伏藏肌膚矣，因其不發，故不覺也。又曰：叔和不知此義，謂寒毒藏于肌膚，夫寒傷于表，得熱則散，何以能藏？設無熱以禦之，必深入臟腑，何以止藏肌膚？且能藏者不能變，何以時換而變其所藏乎？不知原其人之自傷，而但咎其時之外傷，只知傷寒之因，不究熱傷其本，妄擬寒毒之能變熱，不知內陷之陽邪發現也。按此一節，言寒邪不能伏藏，藏則不能變熱，其熱為內陷之陽邪發現，試

問寒為陰邪，陰邪凝斂，且不能伏藏，則內陷之陽邪，又何以能藏？而至春夏發現，豈非自相矛盾乎？正為其人腎陽有餘，或寒邪不重，故不深入臟腑，而伏藏肌膚。夫冬寒春暖，天地之氣隨時而變，所感之寒亦天地之氣，豈反不隨時合而變溫熱乎？乃言藏則不能變，何不思之甚耶？又曰：於此見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孤陽無附，而發為溫病也。按此一節，引調神論所云逆冬氣者，即冬不

醫門棒喝

卷二 答問

四

藏精之義與冬傷寒、春病溫者，有內傷外感之殊。余於六氣論後答問中，已詳其義，請更觀之。若冬不藏精而病溫者，本篇提綱中亦經敘明也。柯氏之意，謂止有內傷之溫病，而無伏邪之溫病，似欠體會經旨。如止本氣自傷，何以仲聖亦言伏氣之病，以意候之，假令舊有伏氣，當須脈之，此伏者究為何氣，豈本身之氣，又有所謂伏者乎？由是益可見經言冬傷寒、春傷風等，論四時傷邪，過時發病

仲景語雖歧亦有一伏氣為病之說正合經旨後人反欲自逞臆見異議紛紛更有如吳又可之直闢經文為非者豈其智量

固能超於軒岐仲景
乎得非妄誕自矜之
流與

與調神論所言逆冬氣則傷腎、逆春氣則傷肝等
豈非有外感內傷之異哉、自不可因傷寒例之非
并不察其是處而概非之也

醫門棒喝

卷二 答問

四三

六氣有陰陽之異感
人有淺深之殊則病
形治法迥乎不同辨
之不可不精庶期藥
病相當所以仲景之
辨風寒證治微妙入
神惜乎溫者各條關
失不全又多混入傷
寒條口後人未能深
得其旨欲思效法而
論溫暑證治則辨別
未精雖有善法與病

評溫病條辨

近有淮陰吳鞠通先生名瑋著溫病條辨一書宗葉
氏大意從河間分三焦立法引經正名分晰傷寒溫
病之異多有發明其提綱云凡病溫者始於上焦在
手太陰此即葉氏所云溫邪上受首先犯肺之旨也
但將風溫溫熱瘟疫冬溫并為一類而曰初起惡風
寒者桂枝湯主之不惡寒而渴者均主以銀翹散以
瘟疫改作溫疫仍古體也又謂吳又可瘟疫論未善

醫門棒喝

卷二 評溫病條辨

四四

而達原飲一方過於削伐甚謬予按此論不能允當
若又可立法雖偏其達原飲一方猶為恰當不可非
之何故蓋風溫為輕清之邪從皮毛口鼻而入鼻為
肺竅皮毛肺之合也故肺先受傷人感虛風賊邪而
當溫暖之候即成風溫之病四時皆有溫重即熱病
也故如溫熱冬溫等名皆可以風溫二字括之不必
另分名目以省繁惑惟春為風木司令而氣候溫暖
故風溫較三時為多耳若瘟疫一證由五運六氣主

不合無所用之是故
學者必先究心六氣
陰陽之理仲景辨明
脈證之理初能探悟
其旨則風寒溫暑證
治雖殊理法則一自
不為似是而非之說
所惑也

客流行、剋賊偏駁所致如六元正紀大論所云辰戌
卯酉丑未巳亥等歲或云氏鵬溫病或云鵬大至氏
善暴死等即後世所稱瘟疫也古無瘟字溫瘟義同
所謂厲者狀其氣之凶暴病之危速或因穢汚之氣
與時令之邪蘊釀而成故方書又有溫毒之名亦即
溫厲之意曰毒曰厲總形其邪之惡耳是以瘟疫一
證病勢甚重初起即厚苔滿舌邪伏膜原盤踞深固
須達原飲始能開其濁結使之傳化故又有九傳

醫門棒喝

卷二

評溫病條辨

四

之說慙敘證狀甚明而與風溫大有不同非輕藥所
宜且葉氏所云溫邪犯肺正指風溫而言故肺先受
傷今觀銀翹散方亦輕清開肺治風溫之藥以之治
瘟疫則病重藥輕疫邪結于膜原而用開肺之法則
病深法淺皆非所宜矣况桂枝湯本治風寒之方用
治風溫已不甚合若瘟疫初起或有惡寒多因濁邪
內結營衛氣壅表陽不宣之故即使外有微寒而以
達原飲開其內結使營衛氣通內邪外達則微寒亦

散惡寒自除豈可用姜桂之辛熱更助熱邪甘芍大
棗之甘溫反壅氣機乎可知桂枝銀翹兩方均不可
以治瘟疫斯則鞠通辨證未清立法不當非又可之
方不善也又上焦篇化斑湯下方論之後曰按吳又
可有托裏舉斑湯不言疹者混斑疹為一氣也考溫
病中發疹者十之七八發斑者十之二三蓋斑乃純
赤或大片為肌肉之病疹係紅點高起麻瘡痧皆一
類係血絡中病也觀此益見鞠通將瘟疫風溫混而

醫門棒喝

卷二

評溫病條辨

四

不辨並非又可不分斑疹也蓋風溫以輕清之邪傷
肺家輕清之臟故初起發熱咳嗽喉疼胸痛顫脈皆
輕邪在上也舌無苔或有微薄黃白苔而內無濁結
也如邪鬱不解熱入血絡而成疹子疹者手太陰肺
病也若再不解則逆傳心胞而變神昏瘧厥之危證
矣以其邪由肺入雖傳心胞熱在血脈與胃之主肌
肉者無干故風溫之邪但有疹而不成斑也若瘟疫
者穢濁之邪客于膜原膜原在肺之下胃之上故舌

苔厚滯以濁邪壅蔽胃口胃熱鬱而成斑故斑爲足陽明胃病也如膜原之邪由肺外達則其結已開邪已化必作汗而泄故瘟疫之邪但有斑而不成疹也吳又可所論瘟疫以未見有疹故不言疹並非將斑疹相混也如果瘟疫又兼風溫則斑疹互現偶或有之然膜原在裏邪結膜原須用重藥以開裏結則表氣亦通斑化而疹自消倘用輕藥清肺治疹則裏結不開疹亦難化非其法矣若風溫之邪不兼內濁非

醫門棒喝

卷二

評溫病條辨

七

瘟疫證則發斑者十無一二故鞠通言溫病發疹十之七八者實爲風溫而非瘟疫豈得與又可之論相混哉又可混稱一切溫病爲瘟疫是指鹿爲馬鞠通又將瘟疫作風溫而治是以馬爲鹿其失均也且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以伏寒化熱乘春陽上升而發爲溫病故名春溫仲景所云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是也以其內熱故初病卽渴以邪非外感故不惡寒與風溫之邪由外感者又爲不同鞠通亦

不辨析論治各證源流未清故立法不能盡當也

又上焦篇論溫瘧一條曰骨節疼煩時嘔其脈如平但熱不寒名曰溫瘧桂枝白虎湯主之此雖本於金匱之文但其自註云陰氣先傷陽氣獨發故但熱不寒令人消燦肌肉又次條論瘧瘧曰但熱不寒或微寒多熱舌干口渴此乃陰氣先傷陽氣獨發名曰瘧瘧五汁飲主之以上兩條一論溫瘧一論瘧瘧乃同云陰氣先傷陽氣獨發兩證無所區別互相牽混按

醫門棒喝

卷二

評溫病條辨

吳

內經曰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又曰陰氣先傷陽氣獨發故但熱而不寒令人消燦肌肉名曰瘧瘧是溫瘧兩瘧因既不同現證各異而有內傷外感之分金匱論瘧瘧文與內經同論溫瘧稍有簡異亦不與瘧瘧牽混蓋內經論病源金匱論治法文雖不同意不相遠鞠通將瘧瘧經文作溫瘧註解兩證牽混不分豈未讀內經瘧論耶又如下焦篇有一條云秋濕內伏冬寒外加等語牽引經

一、成於癘疫年開
至道光之西夏初
吳鞠通先生到吾鄉
余將此稿託友請教
鞠通先生而鞠通竟
無回報不知其意究
為然否想海內不乏
高明定有能鑒別者
也 虛谷記

文作證尤乖義理予另有素問辨疑一篇再請明者
鑒定何如

再按鞠通云凡病溫者始於上焦在手太陰故立銀
翹散為主方又可論瘟疫邪結膜原故製達原飲為
主方此如仲景之論傷寒脈緊無汗主以麻黃湯脈
緩有汗主以桂枝湯蓋邪既不同感有深淺而方藥
之輕重各異也夫風溫為輕清之邪傷肺家輕清之
臟故從手太陰始瘟疫為穢濁之邪故傷胃口而結

考醫精詳

醫門棒喝

卷二

評溫病條辨

四九

於膜原因胃為水穀之海濁味所歸也鞠通既云從
手太陰始是論風溫之證矣銀翹散皆輕清之藥是
治風溫之方矣乃將瘟疫并為一類而議吳又可之
非則不自知牽混之誤反論他人短長蓋亦踈矣
或問募原在胃之上口一說請細悉之以定其處否
則恐認膈膜為募原

答曰詳原字之義似指軀壳內空濶處也因其空
濶故能蓄邪經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

則空濶處無過上焦肺胃之間以其蓄積陽氣而
無濁滓所聚故云如霧而又稱氣海也素問舉痛
論云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小絡急引故
痛按此言腸胃之間膜原之下則指膜原在肺下
胃上之間矣又瘧論云邪氣內薄五臟橫連膜原
既云內薄五臟則在軀壳以內橫連膜原猶在臟
腑以外是膜原為半表半裏之界而在肺下胃上
與膈膜逼近由此觀之竟以膈膜為膜原似乎不

醫門棒喝

卷二

答問

五

可若定謂膈膜非膜原實亦相連屬也即如風溫
輕清之邪受於手太陰經內連胸肺則咳嗽胸悶
而無舌苔或不妨食若感濁邪如瘟疫及濕溫之
重者則必脘痞惡食舌苔厚膩以其近於胃口故
昔人謂邪客膜原也因在表裏之界故邪從中道
而走三焦則表裏之藥皆不宜所以吳又可達
原飲之制既非手太陰證豈吳鞠通之銀翹散所
能治哉況著書立說原為明道濟人起見而理雖

無窮是非一定故愈辨愈明則理愈明余又何敢自信故亦廣求駁正以期大明斯道不亦爲天下後世之一助手乎

醫門棒喝

卷二 答問

三

刻舟求劍失之遠矣

評王於聖慈航集

近時王於聖先生名勳著慈航集醫書惟瘧痢二證原經立論猶爲合理其所定六十年花甲之方竊恐未可爲憑蓋司天在泉之氣主病有應有不甚應以其主客運氣轉旋互換相制相生而有勝復偏駁變化之理甚微又兼人之體質陰陽強弱皆各不同故病之變態莫能測料即使洞明運氣之理亦不能拘之以測病論治而況於聖於六氣病變之理尙未甚

醫門棒喝

卷二

評慈航集

三

明烏能洞悉主客運氣流行之微妙乎是故必先究明六氣之理審其因於何氣之邪傳變之證然後方可名病製方而司天在泉之理亦不出六氣變化之中矣然則何以見於聖未明六氣爲病之理耶觀其春溫論曰春溫者春日過暖萬物發生之時也猶如春花初放偶受霜雪之侵寒冰凍結其花盡殞若不就日之陽和則漸焦枯更向陰處藏之豈望其發生乎此因寒證用寒藥之誤今將天時以比之則知寒

辨證論治往往
定而非故學若必
仲景之書苟能
理法自有得心
之妙返觀諸家
說則瑕瑜立辨舍
而用其去庶免
之害也

涼不可輕投矣。余按此說，比之以春花受霜雪而殞，又云寒證用寒藥之誤，直是論傷寒而非論春溫也。霜降以後，春分以前，皆有傷寒之證。如果審係寒邪，自當溫散，否則胡可妄投。且寒為陰邪，溫為陽邪，病源不同，治法迥異。既論春溫，豈可與傷寒牽混。此其不明一也。而况溫病之中，更有源流不同，如春溫者，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以其伏寒化熱，乘春陽上升，熱由內發，故名春溫也。今云寒證用寒藥之誤，是

醫門棒喝

卷二

評慈航集

五三

為陰證傷寒矣。豈春溫之謂乎。又如風溫、暑溫、濕溫、瘟疫等證，皆各不同，以其非傷寒之證，故均名溫病。耳。論中又曰：風寒暑濕皆係陰邪，並非火證，俱用溫劑。燥火二氣雖係熱邪，初病總因受寒而起，先要溫散寒邪，然後方可清其燥火。要知外逼寒邪，內伏燥火，故初治宜溫散，內火亦從汗解矣。若據此說，則六氣之病，俱當用溫藥，竟無陰陽之分，尤為非理。此其不明二也。夫治病者必審其現證，寒者熱之，熱者寒

之藥。隨病變朝夕，不同惟求其當而已。今既云燥火二氣係熱邪，又云初病總因受寒而起，先要溫散，豈有既成熱邪，不顧現在之證，反以初起受寒為憑，而仍用溫散之理，如傷寒傳裏變為熱邪，必用白虎承氣，冬傷寒而春病溫者，伏寒化熱，熱由內發，急當清裏，豈可謂初病因於傷寒，而仍用麻黃桂枝等湯以溫散乎。仲景之法，全在審證立方，其邪既變，故方藥亦變，是以有一定之理，無一定之法。有一定之方，無

醫門棒喝

卷二

評慈航集

五四

一定之病，無一定之病，故方之宜否，必當隨時審證施之得宜，庶幾無誤，豈可稍有偏執哉。而况六氣之病，陰陽各異，寒者止居六中之一，而春夏秋風火濕熱等病，不啻倍蓰，何以見總因受寒而起耶。若云外逼寒邪，內伏燥火，此傷寒論中大青龍湯之一證，大青龍湯中有石膏，亦非純用溫散，既為燥火之邪，若執溫散之說，非但不能作汗，必至發狂斑爛，禍不旋踵矣。內經明言寒為陰，風為陽，而火濕合氣，則名暑

今將風寒暑濕概指爲陰陰陽不明則六氣變化之理自不能辨無怪乎以傷寒而作春溫也夫傷寒之病霜降後至春分前則有之餘時縱有暴寒其氣輕淺不須用麻黃等湯卽不可名傷寒不過感冒而已若大江以南更少正傷寒證寒邪旣輕旋隨時氣變成溫熱是故四時中病外感者風溫濕熱十居七八而正傷寒罕見二三也可笑世俗無論方士不拘春夏但見發熱頭痛卽名傷寒徒執難經傷寒有五之

醫門棒喝

卷二

評慈航集

五五

一語因名味實六氣不分陰陽不辨以藥試病淆誤已多若再以諸病總因受寒而起先要溫散之論橫於胸中害難勝道矣若溫病之發熱頭痛與傷寒雖同而傷寒必甚惡寒須俟邪解方休以其爲陰邪也溫病則不惡寒或反惡熱或初起微有惡寒一牛日卽不惡寒而變熱以其爲陽邪也陰陽之象迥然可辨而治法大異胡可稍涉疑似哉

醫理精微通乎造化若以庸庸之資雖研窮畢世

莫識其端豈可以一知半解輒欲著書立言似是而非悖經害道俾淺學效法而災及生民流毒後世嗚呼可不慎歟

醫門棒喝

卷二

評慈航集

五五

千金方房術論

夫言以載道而言之得以流傳千古者書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是道賴書以明所以害道者亦書也嗚呼著書固難讀書不尤難乎書之無關人心風俗生民性命者勿論其關人心風俗生民性命而言之顯然悖理人皆能辨之猶不足以害道若夫似是而實非似真而實偽者其為害道也大矣正人心而善風俗儒者之書也佐造化而保性命醫者之書

生理名言

醫門棒喝

卷二

千金方房術論

五七

也世上之書孰有重於斯二者乎韓子曰非聖之書不可讀然諸子百家多有羽翼聖經啟迪後進之功亦有不容盡廢者善讀書者要當先讀聖經以明其理理明於心後讀諸家之書則純駁自分真偽立辨此所以信其所可信不盡信其所不可信必以聖經為標則而準之以理也即如醫門諸子若唐之孫真人思邈亦可稱亞聖矣著有千金方 國初張路玉先生為醫門大賢疏千金方為衍義其中闡幽發微

儒者醫者皆當如此

醫門棒喝

卷二

千金方房術論

五八

功難殫述即有小疵誠非淺學所能窺宜無悖理害道之說雜於其間必可信矣乃於二十七卷養性門尾後立有房中術一條以御女而採陰補陽為益壽長生之術無論其術驗否當知天地間未有行悖理喪良之事而反能益壽長生者其為害道邪說顯而易見豈有賢如孫真人為此害道之邪說哉必由好奇之人摭拾附會以偽託耳後賢因過信孫真人遂不辨其偽妄而反衍之蓋亦千慮之一失也以丹溪之明始猶據理而論言人之生心火居上腎水居下水升火降生意存焉醫者立教恬淡虛無精神內守所以遏火之動於妄也君火不妄動則相火守位焉有燔灼之虛燄飛走之狂勢也哉然而卒不辨其為偽繼又矛盾以圓其說曰易兌取象於少女兌悅也遇少男艮為成咸無心之感也艮止也房中之法有艮止之義焉若艮而不止徒有戕賊何補益之有竊詳千金之意彼壯年貪縱者水體非向日之靜也故

著房中之法，爲補益之助，此可用於質壯心靜，遇敵不動之人也。苟無聖賢之心，神仙之骨，未易爲也。余按丹溪之言，亦知此方之不能無弊，曲爲之說，意非不善，惜乎見理未徹，不敢直斥爲僞，而游移其詞，反致矛盾，遂使後世妄人貪生延壽，邪說彌增，邪行愈熾，至於敗德喪命，莫能數計，甚可悼也。夫易以奇耦表陰陽之象，無心之感者，卽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此聖人論天理之微妙，必

醫門棒喝

卷二

千金方房術論

五

待人欲淨盡而後虛靈明徹，豁然感通，苟有一毫思爲，則此心壅滯已蔽，其明不能通乎天人合一之理也。其云少男少女者，用喻陰陽生化之道，出乎天理流行之自然，良其背不獲其身，則此心寂然無一毫人欲之萌也。今云房中之法，有良止之義，是以愚夫愚婦熾然之欲念，比聖人虛靈明徹寂然不動之心，烏乎可哉！且言可用於質壯心靜，遇敵不動之人，苟無聖賢之心，神仙之骨，未易爲也。試問既已質壯心

靜藥餌，且不須何勞採補乎？天下古今豈有行悖理喪良之事而稱聖賢者乎？亦未有採人垢穢可資成仙之道者也。夫欲念動而陽始舉，今日心靜，又曰不動，既心靜不動，則陽何能自舉？陽不舉，則焉能行採取之術？何矛盾之甚耶！且如道家金丹等書，亦莫不痛斥採補爲邪術，何況儒者而反牽引經文爲彼左證，不幾於侮聖言乎？由是言之，孫真人既成仙道，斷無如斯邪說流傳，其爲妄人僞託顯然，必不可信。而

醫門棒喝

卷二

千金方房術論

六

丹溪之說，似是實非，易於惑人，尤不可以不辨。吾願天下後世有司命之責者，讀古人書，當以聖經爲標，則而準之以理，勿過信其所不可信，庶不貽害道之禍，則人心可正，風俗可善，造化可參，而性命可保也。夫

語曰：仁者壽。又曰：仁，人心也。是故欲得長生者，惟求吾心之仁而已矣。吾欲仁，仁斯至矣。求在我者，也。愚者舍本逐末，肆欲妄爲，喪其天良，本爲貪生

反速之死誠可憫也。皆由邪說流傳。昧者不辨。甘蹈水火而不悔。毒害何可盡言。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凡邪說之惑人。每假聖賢仙佛名目。雖有智者。往往亦為所愚。故如張路玉、朱丹溪諸賢。猶不免墮其術中。則知世之遵信堅固而不可拔矣。一旦欲闢其謬。而辨其偽。使人翻然悔悟。則非其過人之識。見理明徹者。所不能也。今觀先生此論。不獨析理精微。如老吏斷獄。邪偽立辨。而救焚拯溺。為普渡慈航。其有功人心世道。豈淺鮮哉。

醫門棒喝

卷二

千金方房術論

空

虛損論

治虛損者。先辨陰陽。次分上下。陰虛者。最忌助氣。陽虛者。大禁寒涼。上損則清金為先。下損必固腎為主。此千古不易之成法也。其有陰陽兩虧。上下交損者。當權其輕重。緩急而進藥。有先後之次序焉。但其病狀變化無方。而理法通微入妙。若不明先天後天生化之源。臟腑剛柔偏勝之弊。則莫知其緒。而辨證不確。投劑無功矣。夫陰陽之氣。稟於腎元。生化之權。操

醫門棒喝

卷二

虛損論

空

乎脾胃。故腎元虧損。稟質不足者。全賴脾胃生化以滋培。難經謂上損至下。下損過中。皆不治。以脾胃既敗。無法可施也。然脾胃之能生化者。實由腎中元陽之鼓舞。而元陽以固密為貴。其所以能固密者。又賴脾胃生化陰精。以涵育耳。經曰。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即此之謂也。是故脾胃與腎元並重用。雖二而體則一也。但陰陽雖稟於腎。而生生之氣。出於肝胆。清陽自左而升。陽生於陰也。脾土健運。而胃氣下行。濁陰

機樞三字真為治
法要法亦為治虛
損秘訣也然必悟徹
此三字之理而後陰
陽可調升降可順根
本可固營衛可和氣
血可平則神志爽而
起居安何虛損之不

愈哉既悟其理非徒
曰虛者補之而已

從右而降陰生於陽也此一升一降實為陰陽旋轉
之機樞而與天地同其造化者故天地節序有遷移

而人身氣血亦應之虛損之人氣血既虧陰陽運行

不能循度動多窒滯故欲培其根本必先利其機樞

若不知此而徒用呆補之藥則氣血愈鬱反增其困

或致脹悶或致泄瀉皆由機樞之不利也然則何以

利之乎曰清氣出於肝胆肝胆木也性喜涼潤而條

達故宜疎利勿壅遏也宜柔潤勿剋伐也風以颺之

醫門棒喝

卷二

虛損論

三

兩以潤之木有不欣欣向榮者乎脾為陰土喜香燥
而溫暖暖則陽和敷布健運不停胃為陽土喜滋潤
而通暢暢則飲食以時脾氣鼓動而化精微生津液
津液周流濁滓下降濁降清升機樞自利矣若肝陽
過升胃氣被逆或脾氣困弱飲食難消皆當隨時審
察者故治虛損而不知緩急先後進藥之序者未可
與議也補偏救弊轉危為安雖在良工之用心尤要
病者之調護不然功不逮過亦徒勞耳○再按虛損

因不覺而見小效故
無不確信為虛而釀
成痼疾矣

辨別明晰

有真假之分尤不可不辨本元虧為虛臟真傷為損

故總名內傷如前所論是也若假者似是而非或不

辨而誤服補藥變成敗壞之證反不可治矣姑舉數

則餘可類推也一凡心跳頭眩夢寐不安者世俗多

作虛損怔忡而用補劑不知有痰凝氣滯鬱火沖動

者一投參地棗仁黃肉等藥初不之覺或見小效而

瀉補之味漸漸斂痰入於包絡旋發旋重或變風癩

抽掣不省人事甚則癲狂不可救治夫虛損而至怔

醫門棒喝

卷三

虛損論

六

忡者先因腎虧勞心耗血水不濟火虛火上沖心神
動惕血不養肝肝風上冒而頭眩其心腎之脈必動
數虛大肝脈急強乃為木火偏勝陰血虛損之象若
因痰凝火鬱者外證雖似而脈則迥異尺部沉靜如
常兩關寸沉遲弦澹以其清陽不振氣滯痰凝故也
或因觸怒勞心肝火動為痰涎鬱遏火不得泄則
亦如怔忡甚或昏厥但用理氣清痰則鬱火解而病
自愈當其病時寸關沉滯而尺部或見浮大似虛此

脈理甚微故必反覆推勘

進藥有先後次序

淺學未能明察皆為小愈所迷至死不悟其故也

其故也

一誤而至百誤愈誤而愈迷終至不救而已

尺既不虛則肺火自盛可知

正因涎濁阻於中焦而下焦陽氣不能上達之故非為真虛但理中上二焦使氣順痰清其尺脈亦即平復如果細審有兼腎虧者亦必使關寸之脈調達而無濁涎所阻方可滋補否則氣血未滋而痰涎更結矣一凡咳嗽或因風寒外閉而嗽痰或因風熱內客而干咳若作虛損而誤補則邪氣內伏反覺小愈於是醫者病者皆信為虛更進補藥邪與氣血膠結如油入麵神丹莫療或邪久鬱動火而吐血則更認為醫門棒喝

卷二 虛損論 三

勞損或邪火走注一身皮肉筋脈皆痛則認為血枯或肺氣窒塞聲閉不出則認為啞勞而不知由假成真至死不悟可勝悼哉夫虛損咳嗽雖亦有發熱之證然咳聲無力兩頰常紅其尺脈空虛而數肺脈虛大並不弦滯皆由腎傷水耗相火上炎犯肺方可用二冬參地之屬若脈雖弦數肺部沉滯此風寒外閉或肺脈雖大而有方尺部不虛是邪鬱化火皆非虛損而當清理泄邪其初起必有惡寒發熱之狀且虛

虛勞咳嗽其聲嘶而無力

初起失當必成病根

或虛或動二者必見其一審因尤為要著

勞咳嗽由漸而來外邪咳嗽卒然而至迥有可辨也一凡吐血其因甚多或因用力動火須用和絡化痰固氣調中或因暴怒氣逆動血須順氣化痰或因外邪鬱火沖動或受熱邪動血皆當清邪化痰今觀世俗多不細辨一見吐血率用二冬二地阿膠等類其因用力及暴怒動血者得涼潤膩補血雖暫止痰遂結於絡中續生新血不能循行歸經滿則必溢故逾時復吐吐則又補愈後又發旋發旋重終至不救其醫門棒喝

卷二 虛損論 三

因外邪吐血而誤補者變證尤多以上諸弊余目擊不可數計竭心力治之全愈者十無一二半愈者十無三四或吐血雖不發而咳嗽終身不瘳帶病延年即為萬幸醫者不悟自以為是病者畏虛甘於補死殊不思虛損吐血總因肝腎同傷尺脈必然虛動雖暴怒傷肝肝脈大而尺脈不虛既非虛損其血出於胃絡必當審其所因以清理化瘀為主瘀化氣和其血自止飲食調理漸可復元與其誤補而成病根何

吾見死於此二說者
不知凡幾矣傷哉

病家無可折衷既不
知醫理不能不禱鬼
神其情亦可哀也

世多虛實錯雜之病
乃止有治純虛純實
之醫故人不死於病

如勿藥之為善乎嗚呼余豈好辯哉蓋不得已也若

不明六氣外邪之脈證則實者誤補不明人身陰陽

虛實之脈證則虛者誤攻是故慣於用補者既不識

外邪證治之法乃曰但補其正正氣旺則邪自除猶

君子多小人自退也其慣於用攻者不知實中挾虛

之證治乃曰攻邪所以救正邪去則正自復也二者

各執一說似是而非病家惶惑莫知所從不得不禱

於鬼神而求神藥或用香灰代藥散噫理之灼然可

醫門棒喝

卷二

虛損論

七

明者猶難取信而欲希驗於冥冥中其誠果能感格
於鬼神乎夫正虧為虛邪盛為實正虛者有陰虛陽
虛氣虛血虛之異陰陽虛者須培腎元以陰陽蓄於
腎也氣血虛者須調脾胃以氣血生於脾胃也邪實
者有風寒暑濕燥火之不同受病有臟腑經絡表裏
之深淺而用藥有輕重緩急之別也然純虛者補之
尚易純實者攻之不難無如純虛純實之證少而虛
實錯雜之證多也正虛挾邪執用補法則錮其邪執

則必死於醫殆亦世
道人心之不幸所以
天假仁術以殺之乎

用攻法則正氣脫不知此理動手即乖故必審其陰

陽氣血孰者為虛經絡臟腑何處受邪權其輕重緩

急或攻多補少或攻少補多隨證設法惟求恰當是

故古方補瀉同用寒熱並陳者甚多內經所謂複方

也世俗習於時尚而昧古法反以為怪而不敢用凡

遇虛實錯雜之證則束手無策也夫攻邪所以救正

補正即可祛邪原有至理但必辨析未可混淆若各

執一說而相牴牾其害則同假如風寒之邪初入經

醫門棒喝

卷二

虛損論

七

絡邪鬱在表身中陽氣不伸故身熱頭痛但用辛溫
發散表之汗出則身涼而愈又如熱邪內結腹滿堅
痛其人元氣不虧可用大黃等藥攻下則邪去而安
此皆所謂攻其邪邪去則正自復也如或雖汗邪不
能退或屢表不汗神氣委頓此中虛不能勝邪須用
參芪歸芍之類佐以疏散補托解邪則汗出身涼又
如下元素虧初感風寒即入陰經但冷不熱或厥逆
腹痛下利清穀當用姜附理中等湯以扶元陽則風

邪之陰陽清濁不同
病之淺深表裏各別
則治法迥殊矣

寒自去此皆所謂補其正正旺則邪自除也然此惟
論風寒之邪耳若暑濕則又大異暑濕從口鼻吸受
由膜原而走中道漫延三焦故必分三焦論治膜原
在肺胃間邪入膜原肺胃皆病所以暑濕初感即胸
悶不食肺胃現證也愈後多日胃尚不開或餘邪隱
伏得食即復發故最淹纏難愈非如風寒邪在軀壳
毋庸禁食可用補法也夫藥之入口必先到胃若濕
初受即踞胃口雖虛弱人不能用補補則反斲其邪

醫門棒喝

卷二 虛損論

完

故必先為清理惟權其體之強弱邪之輕重以準藥
之緩峻使邪氣傳化正氣流行方可清補兼施其邪
正進退互相勝負此中消息尤當細心體會必使正
氣漸復邪氣漸消庶可生全是則所云補正邪自除
攻邪正自復者俱不可用矣且攻擊之藥中於病所
則病去如不中病則攻其元氣而邪反不去即如暑
濕無形之邪雖滿悶而按之虛軟化其三焦之氣則
邪從小便而去或從汗解大黃者迅利峻下直走腸

實非易事難與淺學
道也

又如咽喉腫痛飲食
難進莫不用涼藥也
不知有虛陽上炎者
服涼藥即死余在粵
東曾治四人而兩人
用桂附八味加牛膝
杜囑等而愈有兩人
先傷涼藥殘喘無存
雖用桂附等竟不能
救然必辨之的確若
實火誤用桂附則立
斃蓋實火在心肺間

胃若有形積滯結於腸胃按之堅痛方可用之或用
之不當縱其人本元未虧邪亦由此輕減而元氣無
不傷殘往往病後虛怯難復况本虛之人無不危矣
且其無形之邪本在半表半裏攻其腸胃則表邪乘
虛內陷多成壞證若又不顧伏邪在內而執用補法
則邪與氣血膠固難清必至淹纏日久終歸不起嗚
呼不明至理而偏執一說以自是則假虛假實之證
未有能治之者爰辨其概如此幸明者鑒諸

醫門棒喝

卷二 虛損論

平

真寒假熱治案

丁亥春仲有七十老人數年前患瘧病根未除每至
夏秋則發去冬至春忽病嘔吐戰振筋脈掣痛愈後
屢發或見其小便黃赤大便干而少而有紅光謂是
肝鬱化火火逆犯胃作嘔胃陰不足故小便黃赤大
便干少也余診脈虛濇少神觀舌苔白腐而厚因言
中焦虛寒濁陰聚胃故嘔吐是胃陽不振非肝火作
逆胃陰不足也病家惶惑未知孰是余遂辨之經曰

故但喉旁腫硬其色紫赤而懸雍不甚下垂懸雍腎故虛火必懸雍下垂甚長喉旁懸雍亦軟而色不紫赤紅或淡或痰濕生蒸而腐爛實火尺脈沉實寸關搏指而不流利以風火內閉故也虛火脈必無力或數或遲尺部無根以此為辨或虛火

而兼外邪須先表散外邪再用引火歸原之法虛谷自註

知常通變非悟道者不足以語此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又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是小便之行必由三焦氣化而出三焦為少陽相火故火盛則小便黃赤火衰則小便清白此常理也然經又言中氣不足溲便為之變中氣不足者中焦虛寒也小便反變黃赤何也中有妙理若不細心體會欲得其旨豈不難哉倘不辨明或本虛寒而見小便黃赤誤認為火而用涼藥或係火邪混引經文中氣不足之語誤用溫熱其害

醫門棒喝

卷二

真寒假熱治案

七

如此解經須得軒岐之髓
自古多觀舌苔以辨證從未有道其所以然者不知所以然之理
理則常者可識變者難識也真者可辨假者不辨也非深通乎陰陽五行造化之妙焉能知其所以然之理哉嗚呼醫豈易事乎何世俗之多醫耶吾不敢過而問也

涎濁陰凝聚而衰弱之火勢必不能炎上而屈伏於下水道不暢小便反變黃赤此所以中氣不足溲便為變也其大便干而少者仲景曰脈沉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鞭同名曰陰結此謂陰寒凝結也世俗見大便堅難多作火治誤矣今脈虛瀉身重不思食而大便干少正仲景所云之陰結也然則何以驗之則當辨之於舌舌為心之苗心為君火色本赤三焦為相火脾胃為中土火土相生氣脈相貫是故胃中或寒或熱或清或濁其狀其色必現於舌舌苔厚膩者胃中陰濁凝聚也其色若黃黃為土之本色土有生氣生土者火火與陰濁交混而成濕熱之邪則宜辛溫苦降以祛濁佐涼以清火若色白者白為金色土無生氣相火衰弱已極必用辛熱助陽化濁甘酸培土和肝以其土無生氣故不納食胃陽不振則濁陰盤踞濁陰已盛斷非胃陰不足矣若胃陰不足舌紅而光無苔垢昔人論之已詳此陰陽清濁之理

醫門棒喝

卷二

真寒假熱治案

七

確乎不易者也口中並不酸苦亦非肝火上逆矣中焦濕聚氣化不行下焦反燥故大便干而少也其面有紅光因嘔多肺氣逆虛火浮於經脈之故肺氣順其紅自退是面紅便少而赤者上下之假熱舌苔白腐者中焦之真寒且脈虛濇非火可知又兼瘧病根由膜原必有結邪故病發嘔吐而畏寒發戰營衛不通也遂用姜製半夏為君佐參苓附子干姜生姜桂枝芍藥烏梅草果仁一劑即甚效繼又去烏梅加厚

醫門棒喝

卷二

真寒假熱治案

七三

可見治病之難差之毫釐誤以千里真假不辨死生反掌可不虛心力學以免害人

之愆哉
瘟疫之脈亦有沉細而濇似虛者但必數正因濁邪包熱之故其邪透達則脈路亦清矣

朴連進十餘劑每劑附子用至三錢胃口開而病愈其大便反濇小便反清蓋三焦氣化則水道行而陰濁下也可知真假之辨必以經義為準若諸家之論多似是而非不可為據也然白苔雖多中寒更須參以脈證不可回執即如瘟疫初起舌苔厚白如積粉此穢濁之邪包熱在內其人必昏憤發熱須達原飲開泄膜原結邪熱即透發若誤作虛寒其害不小以此類推必當脈證互參故內經云有者求之無者求

之虛者責之實者責之此辨別不易未可但憑一端也又如濁邪包熱者苔雖白其舌本必紅赤非如虛寒之淡白也

溫暑治案

又如舌紅而光若干渴亦不可盡作胃陰不足雖有苔垢而干枯者濁邪既結津液又傷必須兼養胃陰也余在粵時有蕭山何先生夏月不爽自謂受暑食西瓜一大枚又服涼藥數帖後無所苦惟胃不開每日強飲薄粥一二鐘甚無味尚行動自如小便淡

醫門棒喝

卷二

溫暑治案

七四

黃大便干多日不解胸腹無脹悶面色如常舌紅而光無苔酷似胃陰不足但不喜湯飲脈則浮中皆無按之至骨縈縈如蛛絲而已醫者猶言有火而進涼藥余曰此證固非火邪舌雖光不欲湯飲亦非胃陰不足脈微如是元陽大虧幸而小便淡黃大便堅固腎氣畧為有根若再服涼藥必死遂用附子理中湯去朮加當歸桂枝以養榮數劑後毫無效驗又去桂枝加肉桂吳茱黃芪等連服十餘劑依然如故惟脈

胃不納食脈如蛛絲

其人尚能行走胃開脈粗反軟弱不能起坐何也中有至理不可不知蓋元氣稟於命帶脈者根本也肢體枝葉也故云脈病人不病者死以其外強中乾虛氣鼓外不能久也人病脈不病者生其胃開食進元氣漸漸歸根外鼓之氣反少故肢體乏力

似成條沉細如髮出大便些須仍干又進前藥十劑共服大熱藥已三十餘劑仍復如此余細思其小便通大便干則腎元未絕何以胃總不開令停藥四五日以觀之亦只如是百味烹調皆不喜粥亦勉強而飲行動如常余乃屏去熱藥重用鹿角膠佐枸杞當歸參芪茯苓廣皮等溫潤養陽連服十劑始覺脈形稍粗飲食畧加又服十劑其胃始開脈亦漸充其間二十餘日不出大便胃開後大便一二日即解其

醫門棒喝

卷二

溫暑治案

七

人反軟弱臥牀不能起坐又養半月始得下牀嗚呼此真奇病也仲景曰脈縈縈如蛛絲者陽氣衰也何公本面白氣虛之人年逾五旬而見此脈陽衰已極然服助陽大熱藥三十餘帖全然不覺胃竟不開其生氣幾竭矣鹿角不須一兩即長至數尺其得生陽之氣為最故其功勝於桂附是桂附之熱可以勝寒而艸木無情不及血肉有情能助生氣也又如溫暑之邪必用涼解若其人體盛色白或不白

而脈形充矣久而氣旺行於肢體方能復舊也

而肌鬆者本質陽虛凡感熱邪往往涼藥不效以其陽虛涼藥入口中氣先餒不能運藥驅邪故也此須辨舌舌雖邊黃中必白滑乃熱邪外受中卻虛寒須先用辛溫通陽使中陽振舌心亦黃再用涼藥即解如兼厚膩舌苔者此熱伏濕中尤當先用辛溫開濕倘見其熱甚驟用大涼遏其濕而火反伏必淹纏難愈或作洞瀉則濕去一半火邪內陷變證百出不可不知余在粵時有一體盛肌鬆之人春令患風溫身

醫門棒喝

卷二

溫暑治案

七

熱頭痛咳嗽喉疼屢用辛涼疎解咳嗽喉疼差愈而身熱不退其邪反鬱肢體隱隱如疹狀煩擾不安觀舌邊黃中白而皆滑始悟其中寒外熱而有濕痰故辛涼不能解熱也乃用二陳湯加附子一劑其身大熱滿舌皆黃再用辛涼加藿朴數劑隨愈又有一面白體盛人夏月患暑溫服涼解數帖而愈以邪輕故也旬日復感自服蘇合丸覆被發汗津液大泄熱邪內陷又兼少年多欲其脈空數無根余告

以其走竄泄津液辛
溫助熱邪使正傷邪
陷命必傾危

以難治蓋蘇合丸中冰麝等辛溫走竄治寒尙可溫
暑大忌也勉進甘涼薄味之藥養陰和陽四五日脈
象稍轉而尺部甚空身熱不退夜則讖語天明卽清
舌有薄苔邊淡黃中白滑每日飲粥二三碗如是十
餘日病不增減藥稍疎利則委頓不堪稍補助則邪
熱愈熾余不能治病家篤信不肯更醫一日因換牀
起動卽大汗口開眼閉欲脫余急視之幾如死狀細
審脈象雖虛數無神尙不至於卽脫因思其二便尙

醫門棒喝

卷二

溫暑治案

七

幸而如此可以權用
補法

通能進粥食胃氣未絕胸腹不脹則腑氣無礙正氣
欲脫不得不先扶本元且因多欲腎虧而粵東木火
之地肝風易熾常多痙厥故參不能用恐助虛陽上
越則下元根脫乃用熟地一兩二錢附子四錢厚朴
二錢合二陳湯如數煎一大碗黃昏時服一半卽熟
寐二更醒後又服一半亦無所覺子後仍讖語天明
則清余視之脈稍有神而加數舌苔中心亦黃胸腹
仍寬能進粥食乃用白虎湯加細生地等連服數日

思之思之神必啓之
誠之所感如是夫

脈漸好粥稍加惟身熱不退夜仍讖語左關脈獨滯
且沉因思晝清夜昏爲熱入血室血室厥陰所主故
左關獨滯而仲聖有刺期門之法是邪結血分也余
不知刺法乃用歸鬚赤芍新絳青蒿鱉甲柴胡黃芩
細生地之類五六服全然不效此時已一月有二日
矣因病家篤信不獲辭藥總不效徹夜思之未得其
理倦極而寐醒後忽記來復丹方中有靈脂專入厥
陰暑濕濁邪與傷寒不同故前藥不效靈脂以濁攻

醫門棒喝

卷二

溫暑治案

七

濁兼有硝磺直達至陰助本元以祛邪必當奏功遂
於前方去柴胡送來復丹一錢果然神效夜卽安睡
至曉而無讖語又連進三服身熱卽退忽解小便甚
長色深碧稠如膠漿病家驚疑詢余余曰此病根除
矣因其少年多欲濕熱之邪乘虛陷入肝腎故與傷
寒之熱入血室病同而邪不同邪不同故藥力不能
勝邪則不效此來復丹以濁攻濁所以神效也所謂
有是病必用是藥此見醫理幽微難測如是卽進補

昔人言精於仲景法者可以治萬病今觀先生辨證設方真能師法仲景者矣故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世俗每以仲景書止治

傷寒蓋未窺見門牆故也

劑而愈、嗚呼此證若非病家篤信專任、余雖竭盡心思、無從着力、或多延數醫、亂投雜試、則萬無生理矣、仲聖治傷寒變熱之邪內陷、用苓連大黃、水漬取汁、以泄熱、和入煎熟附子汁、扶陽、其法妙矣、以上兩證、一以外熱中寒而挾痰、先治中寒、用二陳加附子、一兼腎元空虛、先救其本、故又重加熟地、慮其礙中、又加厚朴、皆師仲聖之意、而變化其法、因宜裁制也、設非熟地附子、先扶腎元、邪陷至陰之經、而正氣將脫、醫門棒喝、
卷二 溫暑治案
李
又何能使邪外出乎、若腎元既空、腑氣又窒者、熟地不能進、參又不可用、則為無法可施矣、管見是否、以俟高明教之、并為臨證者鑒焉、
或問熱入血室、晝則明了、夜發譫語何也、答曰、人之衛氣、晝行於陽、夜行於陰、邪入血室、至陰之地、衛氣行於陽分、晝當陽旺之時、心神自清、邪伏於陰而不動、至夜衛氣入陰、與邪角爭、則擾亂神魂、而發譫語也、衝脈為血海、故昔人指血室為衝脈、然肝為藏血

之地、故血海為肝所主、而仲聖有刺期門之法、期門、肝之募也、婦人經水、由衝脈而下、其邪或得隨下、若男子、則必從肝經治之、此來復丹一法、亦可推廣仲聖之遺意也、

醫門棒喝

卷二

溫暑治案

李

醫門棒喝卷之二終

醫門棒喝卷之三目錄

素問辨疑

論景岳書 附辨日月體象

論易理

平心論

醫門棒喝

卷三 目錄

一

醫門棒喝卷之三

會稽虛

谷尊楠著

山陰

受業孫廷鈺震遠參訂

雪帆居士田晉元評點

素問辨疑

嘗考靈素內經，雖為醫門之書，凡三才生化之道，包括無遺，而辭簡義廣，精蘊難窺，又兼世遠年湮，多亥豕之訛，若不得其解，闕疑可也。設上下文足以相證

醫門棒喝

卷三 素問辨疑

一

而疑誤顯然者，據理辨之，以俟明者論定，倘不體會本旨，使上下融貫，合乎義理，而率憑臆見，以解釋之，則穿鑿支離，失之遠矣。近有淮陰吳鞠通先生，著溫病條辨一書，其下焦篇有一條云：秋濕內伏，冬寒外加，脈緊無汗，惡寒身痛，喘咳稀痰，胸滿，舌白滑，惡水不欲飲，甚則倚息不得臥，腹中微脹，小青龍湯主之。其自註曰：此條以內經有秋傷於濕，冬生咳嗽之明文，故畧示門徑。經謂秋傷於濕者，以長夏濕土之氣。

介在夏秋之間，七月大火西流，月建申，申者陽氣畢伸也。濕無陽氣不發，陽伸極則濕發重，人感此，至冬寒濕相搏而病矣。雖古經脫落燥論，喻氏補之誠是，但不應擅改經文，謂濕曰燥，是不明六氣運行之道也。蓋經所言乃秋之前半截，喻氏所指秋之後半截也。余按此說，大乖義理，而評者反贊美之，以為新奇，眩惑後學，不容不辨。夫經言秋傷於濕，冬生咳嗽兩句，註疏家或解作濕鬱成熱，熱傷肺而冬咳嗽者，猶

醫門棒喝

卷三

素問辨疑

二

為似是而非，今鞠通作外寒內飲解，則相去更遠，所云脈緊無汗惡寒身痛者，即仲景傷寒論之文也。喘咳稀痰等者，即仲景敘小青龍湯證也。小青龍湯仲景原為傷寒挾內飲者設，義詳本論，毋庸重贅。乃鞠通特欲引證內經之文，而敘仲景之論，加以秋濕內伏，冬寒外加二語，殊不思仲景但云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其水或因暴傷，或係久蓄，皆未可知。仲景並無明文，且水係有形之飲，濕為無形之邪，迥然不

第一卷六氣陰陽論
後答問中辨析尤為
精詳更宜參看

同，以其水蓄於中，肺氣逆不能降，故或咳或喘，因肺不能通調水道，三焦氣化不宣，故或腹脹而小便不利也。若濕邪為病，雖亦小便不利，而體重發黃，肢節痠疼等類，亦皆仲景明文，未嘗見有咳嗽者。奈何以飲作濕，將仲景治傷寒挾飲之法，以證內經秋傷於濕，冬生咳嗽之文，可謂張冠李戴矣。此其一也。夫言陰陽進退者，不出乎大易，子月冬至，一陽來復，則陽進陰退，至巳月而陽極，以象乾卦，午月夏至，一陰來

醫門棒喝

卷三

素問辨疑

三

姤，則陰進陽退，至未月，陽雖退，而氣尚盛，故與陰爭，爭則有勝負，陽勝則熱，陰勝則濕，濕熱蒸騰，乃名為暑。故經曰：先夏至為病溫，後夏至為病暑也。暑者，陽盛於外，陰長於內，如姤卦而至遯，至否，陰進之象也。譬如火烈水沸，則濕氣橫流，故長夏未月，為濕土主令也。至立秋後，陽漸衰，若否卦之象，不能與陰爭，如火力微，則水不能沸，而濕氣遂收，然火力雖弱，陽燄猶存，則反化燥，故秋為燥金主令也。此陰陽進退，氣

自午月陰生而陽退
陰進至未而申豈非
陰氣伸乎若反謂陽
伸則春令寅月當陰
氣伸矣何以名三陽
謂泰乎顯然悖理而
評者反贊美之尤不
可解也

化因而變遷，皆出自然之理，非有所造作於其間者。月建申，是陰氣漸伸也。今云陽氣畢伸，豈有陽已退位，其氣反伸之理。若謂秋令陽氣方伸，則春令陽氣當退，何以發生萬物，恐無是理。此其二也。由是言之，則春風夏暑，秋燥冬寒，為四時之正令。經舉四時之氣所傷，以明過時發病之理，豈可將秋分作兩截乎。且如所云，古經脫落燥論，其所指為秋初之濕，然則應言秋初傷濕，不應言秋傷於濕。既謂秋傷於濕，無

醫門棒喝

卷三

素問辨疑

四

詭若補燥論，又當言何時傷燥乎，未免自相矛盾。就如所言，秋初傷濕，冬生咳嗽，然則秋末傷燥，又當何時發病，應作何病乎，再四推敲，實無義理可通。此其三也。當秋初時，以長夏餘濕未盡，容或有之。若即謂經指此而言，試思歲運有太過不及，客氣有遷移不常，或冬多溫而春多寒者，亦常有之。經何不言冬傷於溫，春傷於寒乎，奈何不顧上文，此其四也。今即以

反覆推勘全無義理

獨具慧眼自來註疏
家皆未覩破奇哉

一語破千古疑案送
為千古定論以嘉言
之卓識猶見不及此
甚矣讀經之難也

內經論咳分五臟六
腑結云此皆聚於胃
關於肺則凡咳嗽必

為飢泄，夏傷於暑，秋為痲瘧，皆言傷正令之邪，而過時發病之理，惟秋為燥，金主令，而獨言傷濕，夫濕土旺於四季，而令主長夏，非秋之氣，則訛誤顯然。但從來諸家，不得其解，而曲為之說，各執己見，卒無定論。獨嘉言喻先生，直斷濕為燥字之訛，誠為千古卓識矣。但又謂經文脫落傷濕一節，予則以為不然，何也。蓋風寒暑濕燥火，原有六氣，若謂脫落傷濕一節，則火之一氣，仍無着落，良以經文簡質，舉四氣以配四

醫門棒喝

卷三

素問辨疑

五

時，義已包括無遺，何則，緣君相二火，正當夏令，火盛濕動，則名暑。今言夏傷於暑，則火濕二氣在其中矣。其所以歷舉四時者，蓋示人當知凡病，不獨時邪，又有伏氣發病之理，勢有必至者。假如夏傷於暑，至秋涼風外束，其邪淺在經膜間者，則發為痲瘧，或內入於腑者，則為腸澼滯下等病，皆可類推而知矣。此經之辭簡而義廣者也。至於咳嗽，不離肺病，而致咳之由，火燥居多，即感風寒而咳者，亦邪束內燥之故，試

不離於肺病也

脾為濕土濕病屬脾必無咳嗽肺為燥金燥病屬肺無不咳嗽至理不移則經文訛誤豈不灼然可見乎

釋經所以明道而濟世也若臆見穿鑿聚訟紛紛反晦經旨是為害道而惑世矣今引經證經疑義自易辨析而至理顯明庶可羽翼軒岐之道善讀書者自具慧眼蓋不為所惑也

觀仲景之麻黃湯中用杏仁以潤肺燥理可見矣若

濕邪為病證狀雖多少有咳嗽者以濕為陰邪下先

受之脾土所主病在肌肉即使久延必致腫滿麻痺

身重痠疼皆脾家之證與肺無干焉得有咳嗽乎可

知濕之一氣既非肺臟之病又非秋令所主其非秋

傷於濕冬生咳嗽之謂矣若感燥氣則無不咳何也

以肺為燥金秋為燥令二燥相合肺液日耗至冬外

寒驟加水冰地裂風燥益甚燥極化火火必剋金欲

醫門棒喝

卷三 素問辨疑

六

求不咳得乎此所以應言秋傷於燥冬生咳嗽理勢

之所必然者經之訛誤顯然而喻氏卓識非同臆見

胡可輕訾哉又考生氣通天論曰秋傷於濕上逆而

咳發為痿厥此濕字疑亦燥字之訛蓋痿證之因不

一其因於燥者屬肺因於濕者屬脾今言上逆而咳

明是肺病燥邪不應言傷於濕非敢臆度以經證經

其理自明按本論之前曰因於濕首如裹濕熱不攘

大筋軟短小筋弛長軟短為拘弛長為痿此論痿之

因於濕者以濕蒙清陽頭目昏重如被裹之狀濕淫

筋脈則軟短弛長為拘為痿濕屬於脾與肺無干故

不咳也又按痿論曰五臟因肺熱葉焦發為痿躄此

論痿之因於燥者夫肺熱而至葉焦其燥極矣必致

於咳經不言咳蓋省文以專論痿故也昔賢謂有聲

無痰名咳可見咳者燥氣也由是觀之通天論言上

逆而咳發為痿厥者與此條之肺熱葉焦發為痿躄

豈非同為肺臟之燥病乎若果傷濕則如前條所云

醫門棒喝

卷三 素問辨疑

七

為筋病之痿而無咳逆可知矣况秋為燥令其濕字

之訛更可見也茲附及以質高明何如又有吳門薛

生白先生節張氏類經為醫經原旨頗有正誤之處

惟言靈素之文似秦漢人所作中有以酒為漿之語

而儀狄造酒在大禹時可知非軒岐之書也余按此

說雖為高見但讀書當信其理不可泥其文上古結

繩而治刻竹為書流傳典誥義與字奇必經後人翻

經編輯而潤色之或有後人評註贊翼攙混於中則

一語為讀書要法

必無如是

贊語確切

多不類之處。若謂非軒岐之書，斷不可也。試觀其論陰陽五行生化之道，八風六氣疾病之變，臟腑經脈腧穴之詳，針砭藥餌治療之法，以及天時地理風土人情，莫不詳盡而明其至理。真所謂造化生心，宇宙在手者也。非天生神聖，其孰能之。夫理本也，文末也。安可泥其末而昧其本哉。知道者，或不以余言為河漢乎。

醫門棒喝

卷三

素問辨疑

八

可稱妙人

論景岳書

是稿甫就，有同道者見之，纔寓目，即勃然大怒曰：才學如景岳，前古罕有，後世無及者，誠醫門之柱石，子何人而敢妄議。有頃，余徐謂之曰：君少安無躁，試細閱終篇，如果余言為妄，不妨一一指駁，余最虛心，不敢自負。若承指示至理，必當終身師事於君，乃翻閱終篇，不發一語，逡巡而去，倘蒙

當世明賢，指余疵謬而教誨之，誠斯道之幸，不獨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九

余之幸也

竊觀景岳先生才宏學博，平生著作數十萬言，如傳忠錄中發明頗多，有功醫學，惜乎自矜博洽，少反約之功率，憑臆見，逞筆武斷，不覺毫釐千里之差，雖懷濟世之心，不免功過相半，跡其醫易大寶論等篇，皆似是而非之說，全書之病實原於此，以至理未明，故不識陰陽六氣變化，人生稟賦源流，不識六氣之變，故論外邪證治，不切於理，而偏涉於補，不明稟賦源

固執一隅之見不悟全經之理乃至毫釐千里之失蓋詳而不精雖博而不知返約之道自負自用則涉於偏曲不自覺其非而反以人爲非也

流故論先天後天皆錯而內傷證治偏執扶陽雖有發明之處不過內經一節之旨其陰悖經義者實多余故謂其功過相半也特以議論風生滔滔不絕淺學讀之目眩心驚無不歎服奉爲圭臬且如景岳之論虛損猶有似損非損之辨戒勿誤補乃今之誦景岳者不分內傷外感但云補正即可去邪遺人殃禍又爲景岳之罪人也猥余淺陋何敢妄議先輩因見流弊日深莫可底止略舉數則以表之俾誦景岳者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十

取其長而舍其短則其道益彰而流澤無盡自亦先生濟世之本懷也即如其論瘟疫云經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是溫病即傷寒也然傷寒有四時不同如冬感寒邪而即病者爲真傷寒其有寒毒內侵而未至即病者必待春溫氣動真陰外越再觸寒邪其病則發故至春犯寒則發爲溫病至夏犯寒則發爲熱病亦猶傷氣者遇氣則病傷食者遇食則發其義一也

真陰外越之句亦殊不可解

夫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言伏邪內發與瘟疫之由時氣穢惡穢成者迥異余於溫暑提綱分析已明豈可混論其伏邪化熱乘春夏陽升自然病發豈待感寒而後發哉且夏令焉有如冬之寒氣乎乃比之以傷氣傷食不切於理且未知六氣變化之道也又云瘟疫本即傷寒無非外邪之病但染時氣而病無少長率相似者是即瘟疫之謂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十一

古人所以各別其名者因其邪異病殊治法不同誤則殺人今云瘟疫本即傷寒無非外邪反教人不必細分而混治之是授人以殺人之具也可既名傷寒則非瘟疫雖同爲外邪有陰陽六氣之分氣殊病異治法迥別若時氣者春風夏暑秋燥冬寒暑病風病燥邪寒邪各有本名豈可概指爲瘟疫使牽混誤治害難言盡又曰傷寒瘟疫俱外侮之證惟內實者能拒之即有所感而邪不勝正雖病無害最畏者惟內虛之人正不勝邪邪必乘虛深入害莫大矣且今人虛弱者多強實者少設遇挾虛傷寒而不知速救根本則百無

一生故傷寒書曰陽證得陰脈者死正以陰脈即虛證也

邪有陰陽清濁之殊病有表裏淺深之異不辨而混治無不殺人矣

傷寒邪在軀壳虛者原有補託散邪之法然仲聖辨析已極精詳毋庸再贅今云傷寒瘟疫俱屬外侮而不思瘟疫邪結膜原補之則殺人矣奈何混而不別乎

又曰此欲辨之惟脈為主脈見微弱浮空舉按無力者即是虛證最不易解最不宜攻然治虛之法須察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七

虛實之微甚若半虛者必用補為主而兼散其邪若大虛者則全然不可治邪而單顧其本元氣一勝邪將不攻自潰

見世俗之誤服補藥而死者多矣醫者不悟其故死者莫知其由蓋亦命也傷哉

凡六氣外邪之病其脈有可憑不可憑者即如暑濕瘟疫等證氣血為濁邪壅蔽脈道不清或濡軟或芤滯鼓動無力若認為虛而用補使邪與氣血膠結則輕病致重重病必死矣

又曰凡治傷寒瘟疫宜溫補者為其寒邪凝滯陽不

勝陰非溫不能行非溫不能復也

竟將傷寒瘟疫同作一病而用補法無怪世俗之不分邪正但云補正即可去邪也即此數則觀之可知景岳先生不明六氣變化之理辨證論治豈能善哉不識六氣變化由不明陰陽至理故也即如醫易一篇中云

神莫神於易易莫易於醫欲該醫易理只陰陽故天下之萬聲出於一闢一闔天下之萬數出於一耦一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三

奇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萬象出於一方一圓又曰天地形也其交也以乾坤乾坤不用其交也以坎離坎離之道曰陰曰陽而盡之

按此言天下事物之理不出陰陽則陰陽二氣固不可偏重而偏舉也乃下文忽然流於偏見而曰合而言之則陰以陽為主而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生也者陽也奇也一也丹也易有萬象而欲以一字統之者曰陽而已矣生死事大而欲以一字蔽之者亦

萬古不磨之論

曰陽而已矣

先生總要一心重陽，故偏從陽邊說去，不知毫釐千里之差，夫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之大德曰生者，得中和之道也。中和者，陰陽兩平，不偏不倚。故易曰：一陰一陽之為道。若是一陰二陽，一陽二陰，皆偏倚一邊，失中和而非道矣。今日生也者，陽而已矣，則偏重夫陽，豈生生之道哉？天地者，陰陽之父母也。若資生惟陽而無須乎陰，則但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古

妙語

以體而言為理，以用而言為道。用廣而體微，道著生化之始，兆於未形之先，故為形而上者。若成功之終止於形質之象，故為形而下者。確然

言天之大德曰生，可矣，何必曰地乎？夫萬物之形，莫不由陰陽五行之氣以成。當形未成以前，要必有所以成形之理。理在形先，幽深玄遠，莫可端倪。名之曰道，故曰：形而上者，謂之道也。氣化成形，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物。若材之成器，故曰：形而下者，謂之器也。易者，表陰陽生成變化之象，以明所以然之道，則是統易者道而已矣。若曰統易者惟陽，是不揣其本，反乖經義，流於偏執也。所以軒岐

醫門棒喝 卷三

之論陰陽也，千變萬化，無不歸於中和。此醫經與

易經，用雖不同，而同出陰陽太極之源，可謂之醫。即易，易即醫也。若不明其旨，而牽強穿鑿，則反悖經失道矣。生死事大，亦豈外乎道哉。

又曰：雖曰陽為陰偶，而乾陽健運，陰為陽基，而坤靜常寧。然坤之所以得寧者，何莫非乾陽之所為。何以故曰：如艮其止，止是靜，所以止之便是動。解

陽動陰靜，自然之性也。艮卦陽自下升，極上而止。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圭

有止其所而不動之象，此戒人妄動，言當如艮卦之止靜也。為因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故君子戒動，取法乎艮。今云所以止之便是動，不知何解。

是以陰性雖狡，坤道柔順，未聞其狡。未嘗不聽命乎陽，而因其強弱，以為進退也。所以元貫四德，春貫四時，而天地之道，陽常盈，陰常虧，以為萬物生生之本。此先天造化之自然也。

九三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不知道而妄

意揣度流於邪僻而不自知其害因而遺害於世非中人以上者誰能覺其害而辨其非哉

陽倡陰隨、陽施陰受、陽生陰長、陽殺陰藏、此陰陽體用、相資相成、出於自然、良由太極之一動一靜、二氣流行、進退升降、自有次序、而分春夏秋冬、以成造化之功、元雖首列、而乾之元、陽實孕乎坤之至陰、故春雖首季、而春之發生、實根於冬之歸藏、若無歸藏、但有生發、其氣不早竭乎、如以春陽為重、冬陰為輕、何異見子而忘母、非為知道矣、天地之道、陰陽自平、方能生化不息、何有盈虧、若常盈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六

虧、則日積月累、盈必更盈、虧必更虧、陰氣早經偏絕、至今何有世界、惟二氣往來進退、亦如水之迴環、勢有緩急、故有六氣變化、主客參差、而致災病、然其進退節候、自有一定、故可測識其變、若謂因強弱以為進退、則強者進多、弱者退多、必雜亂無序、焉能分四季六氣之節候哉、可見無強弱之異也、惟是陽如君子、陰如小人、君子則光明正大、獨立不

倚而留之難、小人則乘釁伺隙、無所不為、而進之易、安得春光長不去、君子長不死、惜乎哉、陽盛必變、逝者如斯、

陽若長在、不退、譬如煮飯、熟不退火、成焦炭矣、所以成功者、退一定之理、若但有春而無秋、萬物何以成實乎、今願陽常留、是但貪其生、不願其成也、貪生不得、反以戕生、此後世之妄用桂附、冀其助陽延生、反致傷生者、皆出於此言、迷者至死不悟、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七

可慨也已、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亦象夫陽二陰二、反覺陰多於陽、日昃月虧、則陰陽皆有不足之時矣、何以見陰多於陽乎、且上言陽常盈、陰常虧、為先天造化、今又忽覺陰多於陽、卻從何處覺來、豈先天造化、又不足為憑乎、若以奇象為一、耦象為二、遂謂陰多於陽、則奇即乾陽、乾為天、耦即坤陰、坤為地、是地果

自相矛盾真為可笑

多於天乎，可發一笑。

所以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期頤少而夭折多，此後天人欲之日滋也。

治少亂多，君子少小人多，壽少夭多，皆由人欲日滋，人欲日滋，卻因陰多陽少，所以必須桂附助陽，使陽多陰少，則人欲少而壽多，夭少，君子多而小人少，治世多而亂世少矣，可發一笑。

是以持滿捧盈，君子懼之，故聖人作易，至於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

消長淑慝三句，朱子解坤卦爻辭，為治世之術而言，非陰陽之理，固有淑慝而當扶抑也，聖人作易，有象無辭，扶抑之意安在哉？若謂人身陰多陽少，必當扶抑，始能生存，則人稟天地陰陽之氣而生，天人非二理也，天地之陰陽，固生化不息，誰為扶抑而能然耶？何不思之甚乎。

非故惡夫陰也，亦畏其敗陽德而戕伐乎乾坤之生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六

由不識天人合一之理，則與見紛紛聚訟不休，而卒無定論，使後學各立門戶，將聖道決裂無存，痛哉。

意耳。

乾為陽，坤為陰，陰敗陽德，乃又自戕其坤陰之生意乎。

以故一陰之生，譬如一賊，奇談夏至一陰生，履霜堅冰至，貴在謹乎微，此誠醫學之綱領，生命之樞機也。一味助陽，恐樞機偏絕奈何，是以易之為書，一言一字，皆藏醫學之指南，一象一爻，咸寓尊生之心，雖不言醫，而義盡其中矣。以扶陽抑陰為醫學綱領，故義盡其中。又曰：易天地之易，誠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九

難易身心之易還易，不知天地焉識身心，何有難易。豈不可變理陰陽，扶陽抑陰，即謂之變理乎。故以易之變化參乎醫，則有象莫非醫，醫盡回天之造化，以醫之運用贊乎易，則一身都是易，易真系我之安危，故曰：易具醫之理，醫得易之用。

此數語，教學醫者，走入黑暗窟中，摸索一生，不知頭南頭北，未見一點光明，於是歎景岳先生道高，非後學能領其旨，或有見解者，將卦象爻辭，寫在

其言愈廣人者何

藥方上自謂深明醫易持以傲物嗟乎學醫人廢豈不信哉

甚矣先生昧於易也昧於易斯昧於醫矣昔人言

學道最怕理障理障者幽微難明似理非理認其

影而昧其體也愈聰明則障愈重蓋由博而不約

詳而不精自負聰明博洽終身不悟其非也欲論

陰陽變化之理千百言足以盡之乃泛濫廣喻葛

蔓至六千言之多俗學見之驚心動魄歎為希有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三

言中求之聰明暗昧均不相關也

其實只有陽少陰多扶陽抑陰八字而已扶陽抑

陰內經論病變治法之一端今以為醫學綱領名

為尊經實則悖經若粗淺之文是非易辨害道尙

輕今以博洽之才出之以韓蘇之筆引經據典浩

瀚其文雖精通文墨者讀之莫不深信歎服此害

道所以為甚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彰為

其似是而非紫之亂朱也若景岳者豈不為醫門

之楊墨乎余之不避罪愆而為是言也實痛夫斯

所以學道當於無言中求之

可知扶陽抑陰不過儒者取喻治世之法與醫理無關若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者

則醫理儒理俱在其

岐之道將墜於地非敢自鳴以爭勝也知我罪我

其在斯乎夫醫者必宗軒岐軒岐論陰陽常變之

理原與義聖一揆但義聖止有卦象以表理並無

文字語言儒者取象以陰陽進退消長喻世道治

亂盛衰而治世之術莫先於進賢退不肖乃又以

陽喻君子陰喻小人故曰扶陽抑陰設或當時以

陰喻君子陽喻小人則勢必曰扶陰抑陽矣乃不

明此義而以喻言會作實理已失易經本旨而更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三

以扶陽抑陰為醫學綱領非但認影昧體不啻千

里之差尤恐人不之信多方引證以實其說盡皆

似理非理不虞流弊之害積重難返此所以不患

無書而患多書也既昧陰陽至理故亦不識人生

稟賦源流先天後天之辨也即如

大寶論中有云內經於陰陽之理惟恐人之不明而

切切諄諄言之再四奈何後學猶未能明皆為似是而非之說

以障之也余請先言其二而後言其一夫二者陰也後天

由其博而不約詳而不精味正路而涉旁門自以為是終身不

悟其非也

辭簡理明

之形也將耦作二已為非理後天一者陽也先天之

氣也將奇作一已為謬矣先天神由氣化而氣本乎

天所以生發吾身者即真陽之氣也神由氣化則神

吾身者即真陽之氣其生神之氣豈為假陽之氣耶形以精成而精生於氣所

以成立吾身者即真陰之氣也成立吾身者即真陰

假陰之氣耶

既高談易理何反捨易經精蘊而取丹書精化氣

氣化神之臆說作藍本而論先天後天無怪乎支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三

離顛倒也豈不聞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兩儀即天

地卦象為乾坤乾坤即陰陽故又言太極動而生

陽靜而生陰也當天地未分以先渾然之體名太

極故稱先天天地既分以後生化萬物故名後天

是故先天者陰陽未判也後天者陰陽已分也男

女構精妙合而凝始成一珠有氣無質即太極渾

然之體故名先天既而分形象如兩儀名為陰陽

遂生兩腎百骸次第而成均名後天也夫陽即乾

聖經精蘊表而出之

顯然悖理無可遁逃

偏執景岳自以為是者讀之當惕然汗下

陽化氣陰成形兩句雖出內經殊不知經乃申明陽生陰長二句之旨經中明言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則形雖陰成中必有陽氣雖陽化中必有陰氣如燻氣成水共理顯然今日形本屬陰又

陰即坤今以陽為先天陰為後天則是以乾為先

天坤為後天矣豈非大錯耶乾為天坤為地先字

之義安在哉太極者渾然一氣所以能生陰陽五

行萬物者蓋有主宰存乎其先即易所謂妙萬物

之神也若神由氣化焉能主宰太極乎陰陽不測

之謂神即人之靈明也亦名為性今言神由氣化

而氣本乎天則是先有氣而後有神也然則中庸

當言天命之謂氣率氣之謂性矣豈有是理哉可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三

見先生本未明易乃強不知以為知耳既不自悟

而猶肆詆前賢貽誤後學嗚呼其過深矣

又曰何謂一一即陽也陽之為義大矣姑舉其最要

者有三義焉一曰形氣之辨二曰寒熱之辨三曰水

火之辨夫形氣者陽化氣陰成形是形本屬陰而凡

通體之溫者陽氣也一生之活者陽氣也五官五藏

之神明不測者陽氣也及其既死則身冷如冰靈覺

盡滅形固存而氣則去此以陽脫在前而陰留在後

非陰多於陽乎

曰陰留在後竟解作
獨陰已乘經旨又言
陰多於陽則更謬矣
且經下文言形歸氣
又言氣生形可見形
氣本為一物不能分
析者也

夫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則凡有形之物莫非陰陽五行之氣所成豈可以形屬於陰乎蓋氣凝而成質形者氣之結也質消還為氣氣者形之通也是故形氣本為一物總由陰陽五行凝結而成所以形毀則氣散而死如殺傷之類也氣消則形敗而死如老病之類也夫一靈主於太極太極生陰陽五行以成形則謂之生五行陰陽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暑毒書

三

消散而太極毀則靈去而謂之死消散者陰陽五行之清氣遺留者陰陽五行之濁滓也濁滓亦終歸於盡而隨氣化矣既不明稟賦源流先天後天之理遂有似理非理之說以證陰多陽少之僻見所以惑人者深也

二曰寒熱者熱為陽寒為陰春夏之暖為陽秋冬之冷為陰若言陰多陽少莫非秋冬多於春夏乎當長夏之暑萬國如爐其時也凡艸木昆蟲咸苦煎炙然愈熱則愈繁不熱

故內經言氣能生形
形化則仍歸於氣其
中妙理固非俗學所
能測則不免妄意揣
度而已

則不盛及乎一夕風霜即僵枯遍野冬盡夏草冷反死而變草又何也不明陰陽至理安可以淺見臆度乎是熱能生物而過熱者惟病南方中熱邪而暴死者寒無生意而過寒則伐盡然則熱無傷是何言與內經論熱病致死而寒可畏非寒強於熱乎

是則偏之為害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內經列六氣火居其二寒風濕燥各居其一今言寒強於熱是顯悖經旨也且言熱無傷寒可畏果如此說則仲景之白虎黃芩瀉心承氣等湯皆為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暑毒書

三

無用而天下之藥但須姜桂附子足矣世俗之見熱病不用涼藥非寒而妄投桂附致死者皆出於此言也

三曰水火者水為陰火為陽也造化之權全在水火而水火之象有四則日為太陽火為少陽水為太陰月為少陰此四象之真形而人所未達也有聞而異之者曰月本太陰火豈少陽何據云然曰陽主乎外陰主乎內此陰陽之定位也陽中無太陰陰中無太

陽中無太陰陰中無

太陽此以生化而言
謂陽生陰老少也
若陰陽匹耦則太陽
配太陰如日月之在
天也少陰配少陽如
水火之在地也故乾
坤交而變坎離猶日
月之能生水火也不
明至理則顛倒錯亂
悖經失道矣

陽此陰陽之專主也日麗乎天此陽中之陽也非太
陽乎月之在天陽中之陰也非少陰乎水行於地陰
中之陰也非太陰乎火之在地陰中之陽也非少陽
乎

陰陽之道互根互用變化無方今日專主日定位
變成死物矣然用雖變化而理則一定如坤與乾
配離與坎配則日與月配如乾坤故稱太陽太陰
水與火配如坎離故稱少陰少陽今反以月為少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三

陰則是以坤配離也不明陰陽卦象猶欲談易理
乎且火從日生故稱少陽水從月生乃反稱太陰
是又以子為母矣何顛倒若是耶

此等大義誠丹溪所未知杜撰創論誰人能知故引日月盈虧
以證虛實亦焉知水大於日獨不慮陽之不足陰之
太過乎

丹溪言陽常有餘原為一偏淺見而非至理今以
水大於日為陽之不足又何異村夫村婦之見哉

客曰陰陽太少之說固若有理必惑者至於水大於日
更謂陰之有餘凡天下之火不少也陽豈獨在日乎
癡人曰是更有妙理存焉沉迷魔界而不悟反謂自
得妙理即所謂理障也

夫陰陽之性太者氣剛故日不可滅既氣剛不可滅
何慮其不足乎
水不可竭此日為火之本水為月之根也月中可取
水則水從
月生今反言水是月之根
豈父從子生乎可發一笑少者氣柔故火有時而息
月有時而缺此火是日之餘月是水之餘也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三

則晚間日落亦如火息又安得為剛真如癡人說
夢也火從日生故火是日之餘水從月生何故反
以月為水之餘豈非自語顛倒乎○或曰靈樞陰
陽繫日月篇云月生於水故景岳以水為月之根
原有所本豈可非乎答曰景岳之謬正由不明經
旨之故按本篇言人身腰以上為天腰以下為地
天為陽地為陰故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
生於水故在下者為陰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主

自相矛盾也

問得甚妙

火故在上者為陽，此以人身比天地陰陽之象，非論陰陽生化之理也。其言月生於水之生字，必是主字之誤。觀下文日主火句，其理顯然可見。且經中明言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又言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蓋天地日月周流不息，為陰陽之體。水火生化，為陰陽之用，而用從體出，故日中可取火，月中可取水，此其明徵也。所以水火為陰陽之徵兆，若謂月從水生，試問水中果可取月否？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五

乎，何不思之甚耶？是故不明至理者，斷不可解經。正恐其不識全經之理，但執一二死句，穿鑿附會，遂謂本於經語，乖僻自用，而不知害道之深也。惟其不滅，方為真火，而時作時止者，豈即元陽，故惟真陽之火，乃能生物。未聞有以烘爇而生物者，是安可以火喻日也。客曰：若如此言，則水誠太陰矣。可借一般見解。上言火在於地為少陽，世間萬物，豈非皆從地生。

乎則時作時止之火，固已能生物者。今又云：時作時止者，非元陽，惟真陽之火，乃能生物。然其生物真陽之火，又作何狀耶？得非謂太陽之火乎？試問從太陽取出之火，與擊石取出之火，同一火耶？有不同耶？請先生細細分之。何者為真陽之火，何者為假陽之火，奈何沉迷魔界，反謂自悟妙理，誠可憫也。地出之火，可用烘爇，從太陽取出之火，不可烘爇乎？烘爇不能生物，如以枯木曬於日下，能生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五

枝葉否乎？况如雞卵之類，人有用火溫養而出雛者，是烘爇亦有能生物者也。而不思天地日月水火，皆陰陽之形氣，不明至理，徒執形象之末，妄論有餘不足，誰假誰真，無異癡人說夢也。又曰：陽主生，陰主殺。經言陽殺陰藏，是陽又主殺矣。則必扶陰抑陽，方為善乎。凡陽氣不充，則生意不廣，而況於無陽乎？陽來則生，陽去則死矣。試以太陽證之，可得其象。夫日行南陸，在時為冬，斯時也，非無日也，第稍遠耳，便見嚴寒難禦。

之若此萬物彫零之若此然則天地之和者惟此日也萬物之生者亦惟此日也設無此日豈非六合盡冰壺乾坤皆地獄乎人是小乾坤得陽則生失陽則死陽衰者亡陽之漸也恃強者致衰之兆也可不畏哉

冬則大寒凝冰夏則大熱如火南陸北陸相去無幾何寒熱不同之甚哉且如六月之夜日沉九淵豈不更遠何以不似冬之嚴寒而猶如火爐耶殊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三

不知塞乎六合者惟陰陽二氣而已日月水火皆陰陽之形象未可泥象執形而昧其理也夫寒暑往來者陰陽升降進退也但一日則有一日之升降一歲則有一歲之升降自子時陽升至巳而極午時陰升至亥而極故內經曰日中而陽隴同為陰生日西而陽衰陽降日入陽盡而陰受氣陰生矣陽入夜半而陰隴陰極為重陰陰生夜半後陰衰陰降矣陰入平旦陰盡而陽受氣陽升此一日之升降也

世皆視為尋常不知

中有至理

飛走動植莫不由二氣相交生化而成是故陰陽貴乎稍有偏駁則災病立見當其偏時或陰或陽原無一定醫者補偏救弊惟求其平而止豈可

或曰此內經論人身營衛之氣升降非論天地之氣也答曰人稟天地之氣以生與天地同一橐籥知天地之氣即可知人身之氣知人身之氣正可

驗天地之氣也景岳未明至理且言人是小乾坤若岐視天人則不知三才一貫之大道矣又如子月冬至一陽升於九淵之下為復卦至巳月而陽極為乾卦午月夏至一陰下降為姤卦至亥月而陰極為坤卦故夏至後陰氣自下而升則井中甚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三

冷陽氣自上而降故地上甚熱冬至後陽氣自下而升則井中甚暖陰氣自上而降故地上甚寒此一歲之升降也蓋二氣升降即陰陽相交其所以然者陰陽互根於太極太極動靜循環無端故二氣往來相交不已其輕清者為陰陽之氣重濁者為陰陽之滓輕清包外而上浮名天重濁凝中而下止名地其氣既包地外又貫地中太極動靜有常故氣升降有序其外包之氣又多轉旋與地中

固執一邊而曰扶陽抑陰則反使平者偏矣醫云乎哉

旋轉迴環升降進退雖變化萬端實則一元之運動而已動則變化動極而靜則復其常靜極復動循環無間故萬物生化不息也

所謂知天地之氣即

升降之氣參差變異故內經以升降者為主氣轉旋者為客氣以客為主則變化出矣又言日月為陰陽之精氣水火為陰陽之徵兆可知日月水火皆陰陽之形象也但日月隨轉旋之氣行地外水火隨升降之氣行地中迴環往復無非渾元太極之一氣而已是故積陽為天冬至後陽漸升則天體漸廣而日行地上漸久晝漸長夜漸短夏至後陽漸降則反是也春秋二分陰陽適平故日行自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三

東而西則晝夜均冬夏二至陰陽極至故日偏行南北而晝夜有長短矣皆為轉旋升降互交互變歲序既周仍復其常二氣相交不已則生化之道不息故主氣升降有常則春溫夏熱秋涼冬寒序有一定其或春夏忽涼秋冬反熱者客氣加臨變化也一歲之常變如是則一日之涼燠陰晴亦如是推之一時一刻皆然則陰陽變化之道安可窮盡哉夫升降之氣行地中如人身之營行脈中也

可知人身之氣知人身之氣正可驗天地之氣也

如是明白開導若猶執迷自是直為下愚不移者也

水火如營中之血氣也轉旋之氣行地外如人身之衛行脈外也日月如衛外之陰陽也故人衛氣晝行於陽應日之升也夜行於陰應日之沉也天地陰陽一日之升降如人之呼吸也一歲之升降如營衛之循環也良由天地人身同出陰陽太極之造化故內經論天人合一之理莫不互舉互證不任分析者也明乎此則天地陰陽不可偏偏則災言立至人身陰陽有偏則病生矣豈可以扶陽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三

抑陰為醫學綱領反使其偏勝乎景岳既註內經又談易理何故不遵經義乃謂日遠天寒以證陽少陰多之偏見試思日之遠近相去幾何而寒熱懸殊乃至若是乎且既日遠為寒其井中反熱何也由是觀之自可灼見其非矣蓋陰陽變化莫測其端現象於日月水火聖人觀象知理因日以定月因月以定歲因歲以測升降之氣而分節序因日月運行有遲速乃勻以大建小建而定朔望節

氣遷流與日月又有參差則以小建之餘積為閏月其歲時節序始能相合而循環無愆也是以日月隨轉旋之氣而行寒熱隨升降之氣而變陰陽升降之極則寒若冰炭之殊此一歲之寒熱因乾坤大氣之升降也晝夜有溫涼因日之偏正出沒也乾坤大氣若水之進退日月流行如瀾之迴環源流本末非二體也但升降之氣有常轉旋之氣多變東南木火之方則多熱西北金水之方則

二元運動故非二體
故不知天時不知地

理不識人生稟賦源
流風土氣化變異不
可以為醫也

二句直貫篇首有銅
山西崩洛鐘東應之
妙酒滔千百餘言會
波聲浪義理無窮而
一句收煞有橫江截
流之勢真大手筆也
長於文者未必精於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三

多寒中州以北寒熱有常者得升降之氣多也梅嶺以南溫涼靡定者得轉旋之氣多也以是見天時地理氣化民風之錯雜萬殊者不出陰陽之變化而二氣流行豈非充塞乎六合哉不明乎此而泥象執形以昧至理安可論陰陽乎景岳如不明經旨則不當註經若明經旨而故為僻說以愚後學則尤非理世有遵信其說者惑之甚矣其後篇真陰論亦言陽以陰為根陰既為陽之根豈可反

理深於理者辭或不
能達二美兼備必備
之作也

天資學力兼全猶必
虛心謹慎如是而稱
司命庶或寡過矣乎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三

重枝葉而輕根本乎則扶陽抑陰之說又見其自相矛盾也總而言之陰陽互根於太極必不可稍偏偏勝則偏絕而太極亦毀矣故易言一陰一陽之為道內經言陰平陽秘精神乃治夫言平者不使偏勝也秘者勿使發越也以陽性動而發泄發泄太過真元傷耗故特用一秘字嗚呼可知聖人之意深矣此之謂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也今言扶陽是更助其發泄也抑陰則不使其平和也非但不解聖人深意而反顯悖經旨矣豈不為醫門之異端後學之魔障哉醫為性命所系雖明中和之道而臨證之時猶必細察天地六氣之變風土剛柔之殊人稟強弱之異外感內傷之別權衡補瀉之宜必使藥病相當而無一毫偏執庶幾求合軒岐仲聖之道此之謂醫學綱領嗟乎豈固陋剛愎者所能領會哉

或問仲景非醫門之聖與答曰猶儒門之孔子豈不

以為聖乎。然則孟子願學孔子，而實傳孔子之道。若景岳生平師範仲景，故號景岳，以表仰慕之意。仲景曰：陰證見陽脈者生，陽證見陰脈者死，豈非以陽為重乎？故景岳以扶陽抑陰為主，猶孟子之願學孔子也。今子以景岳為醫門異端，得非謗之太甚乎？答曰：孟子學孔子，實傳孔子之道。若景岳雖慕仲景，實未知仲景之道，或反有以悖之者，豈仲景之徒哉？曰：何以見之？答曰：仲景辨傷寒脈證之陰陽，以決生死，脈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三

太浮數動滑為陽，沉濇弱弦微為陰。陰證者，邪在陰經也；陽脈者，正氣未虧也。陽證者，邪在陽經也。陰脈者，正氣不振也。邪在陰經病為重，正氣不虧則生，其在陽經者更無虞矣。邪在陽經病為輕，正氣不振則死，其在陰經者更難治矣。此論邪正勝負以辨吉凶，何嘗有扶陽抑陰之義耶？仲景垂法，惟辨脈證，溫涼補瀉，隨宜而施，故為時中之聖。豈同後人一隅之說哉？且景岳言丹溪之左金丸、黃連吳茱萸寒熱並用為

非則仲景之瀉心法，苓連二薑大黃附子，豈非寒熱並用乎？瀉心所以保金，左金所以平木，名義雖殊，理則一也。乃不敢非仲景而非丹溪，既以左金為非，安得以瀉心為是？以仲景稱聖，故不敢非之耳。余故言景岳未知仲景之道，或反有以悖之者，不其然乎？且天下道理一而已矣，醫理即易理，儒道即醫道，惜景岳辨別不真耳。夫道即理，理即道，異名而一體也。在體名理，在用名術，在體名道，在用名權，權即術，術即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三

權異名而一用也。術者應變無方，恰當其可，而不出乎理，不出乎理，所以能恰當也。權者因事裁制，無不得宜，而仍合乎道，仍合乎道，所以能得宜也。故道理有一定之是非，必辨之精，而後是非見。權術應無窮之變化，必不可執而後用之。靈然必體立，則用行道理不明，權術豈能施哉？故天下有明其理而不能善其術者，未有不明其理而能善其術者也；有明其道而不能行其權者，未有不明其道而能行權者也。故

明體則知其所同達
用則識其所異是故
通儒方能通醫通醫
莫不通儒

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知常易通變難也夫致中和
育萬物為儒者之道即醫者之道也和之育之必
本乎陰陽造化之理此醫易之所同也故不知儒理
不可以談易不解易義豈可輕論陰陽之理乎儒者
格致誠正治人心病醫者制度藥石治人身病此權
術之用異也藥石治身身與藥石皆陰陽五行之氣
所成故必洞曉天地人身陰陽五行之理而後方能
善其術誠正治心中誠正出於天理之自然故必
克己復其天理之常而後方能行其權是故伊尹放
太甲乃行權之一事若執為儒道綱領豈不大謬乎
哉扶陽抑陰為治病之一法若舉為醫學綱領豈不
大謬乎哉且夫軒岐大旨猶似易明仲景之法實難
領會蓋軒岐論陰陽五行病變之理為道之體然明
體而不達用者多矣所謂有明其理而不能善其術
者也仲景辨經絡臟腑病邪淺深陰陽虛實參藥性
氣味溫涼補瀉以立治法窮盡變化仍合軒岐之旨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三

以三子配仲景為四
大家之說起則仲景
之道遂晦矣傷哉

為道之用用不可執應變無方故難領會景岳未明
軒岐之道體焉能達仲景之用所謂未有不明其理
而能善其術者也由是觀之則景岳非仲景之徒也
千百年來繼仲聖者實難其人曰嘗聞河間論溫熱
丹溪主滋陰東垣扶脾胃皆補仲景所未備故合為
四大家則是繼仲聖者矣答曰此後世之膚見可哂
也夫仲景之書無法不備其旨合乎軒岐而窮變化
為萬世規則與聖道一脈相承書雖殘缺理法自全
豈待後人補之哉若三子雖有發明各舉一隅以立
言執之則偏皆未達中和之道尚不足為仲景之徒
顧並而尊之不倫極矣曰然則子反以近時葉氏為
傳仲聖之心印豈真賢於三子乎得毋阿其所好耶
答曰道者天下古今之公器余豈得而私之朱子敘
道統以濂溪周子接孟子豈漢唐之盛竟無人物可
取乎正如孔門三千之多自顏子早逝後傳心印者
惟曾子一人非箇中人誰能領畧此意也葉氏辨證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三

設方無不參乎陰陽五行之理，則合軒岐之道矣。取古方之善者，因宜裁制，變化隨時，歸於恰當，則達仲景之用矣。明體達用，庶幾可傳心印乎。自非諸子舉一隅之見，可同論也。然非箇中人，則又難言耳。曰：然則三子之說，執之則偏，而景岳亦有一節之長，何故子獨以景岳為異端乎？答曰：三子一隅之說，易辨。故昔人謂其補古未備，而非全書，其偏易辨，則惑人少而害道輕。其發明處，則有功焉。若景岳者，以東垣論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四

補同於己，則褒之；劉朱異於己，則貶之。三子本皆各舉內經一節之旨，無所軒輊。景岳偏見而有褒貶，又以道統自任，名為全書，妄稱典謨，更引易理聖言，曲證其扶陽抑陰，陰多陽少之偏見，強辭雄辯。雖知醫學者，不敢輕議其非，或更稱頌而贊揚之，所以惑人深而害道大。余竊窺軒岐之旨，傷俗弊之害，輒不自揣，思以補救將來，聊陳其概，非敢以訐為直也。夫醫家治病，莫不欲其速愈，斷無害人之心，但醫理幽微，

淵隱之心人皆有之

醫為仁術，其術不精，反以殺人。若盡己之力，無心之誤，神明猶恕。或藉醫名為謀生，

之具，輕忽人命，難逃惡報。不如及早改圖，為善所謂擇術不可不慎也。

說盡醫書可使病者

學識難到，則必虛心謹慎，而不剛愎自是，或可寡過。其患病之人，不知醫理，焉能辨別醫之優劣，惟隨聲而趨，人情皆然。古今一轍，世之誦景岳者，不分內傷外感，但云補正，即可去邪。偏執已見，傷人而不自覺。良由篤信景岳之說，不明至理故也。若見是篇，而能悔悟，痛改舊轍，研究軒岐仲景之旨，歸於中和，庶可補過從前，如不虛懷體察，而剛愎自是，則有心為惡，雖無殺人之刀，已蘊殺人之念，則必受報於冥冥中。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四

也。上天鑒臨，可不畏哉。或曰：嘗見誦景岳者，其門如市。昔人言良醫之門多病人，則其醫之良可知。何有傷人之失乎？答曰：病者若知醫理，則自治矣。何來就醫？不知醫理，豈能辨醫之庸良，一如蛾之赴燈，見光而投，斃者斃，來者來，燈不自知。所以傷蛾，蛾亦不識為燈。所傷仁者，觀之未有不惻然心動者也。或有外邪得補而暫伏，病似小愈，以為功，不知暗傷而後更重，則歸咎於病，不咎於

警懼者慎焉

即上所云雖通人不
敢議其非而更稱揚
之也此受害而不知
所以為害之深也

醫或有病合於藥而幸愈者人皆稱誦不已則醫自
信益堅稱誦漸傳則虛名漸盛名盛而赴者益多醫
更自負偏執愈深而傷人愈眾必至如蛾赴燈俱在
夢夢之中使在天之軒岐仲聖不禁痛哭流涕而長
太息此余之不容不辨也乙酉歲余遊吳門遇嘉興
汪孝廉平日博覽醫書尤謂景岳辯論勝而篤信之
余初識未便深道其弊但與言六氣外邪誤補甚害
彼亦不以為意旋即回去嗣於秋仲又至蘇城其令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三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三

兄明府印世 忽遣人邀余言孝廉病重余診視見其
面黑晦反側不安連呼救命按脈已無舌苔灰黃厚
滯乃詢病由其令兄代云本患瘧疾自服補中益氣
湯瘧止數日後復發改服景岳何人飲不效又服熟
地陰煎忽沉重如此余曰本因伏暑發瘧邪欲外
出得補中益氣邪遂暫伏故旋即復發更進熟地等
膩補將邪斂裏膠結一身氣血不行經脈盡閉故無
脈而成悶痧之證急使人挑之血亦不出徧請醫者

似是而非之證最為
難辨東垣以手心熱
為內傷手背熱為外
感僅指風寒外邪而
言而不知暑濕內熱
正似內傷為因古來
惟以傷寒為外感重

症並不知究六氣之
理而仲景論溫暑各
條甚少必因殘缺散
失而又多混入傷寒
條中以故溫暑等證
誤作內傷者多矣近
賢葉天士先生始詳
細辨別厥功大矣而
世俗淺學猶不留意
焉哉

竟無法可施至晚而卒嗟乎景岳不明六氣陰陽之
理論瘟疫傷寒混作一病有教人用人參熟地地理陰
煎等藥凡病必言其虛當補故篤信其說者傷人不
自覺其非若暑濕之證脈濡滑無力頭痛或作或止
倦怠惡食乍寒乍熱小便黃手心熱酷似東垣所論
勞倦內傷既不明六氣外邪證治則必誤補非但害
世或至自戕誦景岳而不究心六氣之病者可為前
車之鑒矣余於虛損論後有辨內傷外感證治之概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三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景岳書

三

幸望明者察之
或又曰歷家亦有言日遠近為寒熱者何獨以景岳
之說為非乎答曰歷家推步盈虛但精算法其理氣
未能甚明曰何以見之答曰即如天元厯理一書自
謂考覈精詳乃反以古來月借日光之說為非而不
自知見識未到也余向有辨今附後請明者鑒政何
如
附辨日月體象

朱丹溪嘗言日無虧故陽常有餘月有虧故陰常不足後世偏執其說害與偏從景岳同夫陰陽二氣變化流行互有偏駁之時故有偏陰偏陽之病豈可謂陰陽之理固有偏勝之異哉且日為陽故有光月為陰本無光因其借日映照而現光光從日轉則有背面側面故人見有盈虧其月體豈有盈虧哉丹溪不明陰陽至理且亦不識日月體象也而天元歷理一書亦不明日月體象乃云

醫門樞噶

卷三

辨日月體象

四

昔人謂月無光借日之光以為光非也日月皆為天之精氣何一有光而一無光乎

經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氣也雖同行於天其陰陽體象自然不同陽氣有光陰精無光亦一定之理何以見月必有光乎

特陰光不勝陽光故日出而暗日入而明若日借光則晝當並明何以晦暗

既言月自有光日入而明則凡有月之時必當如

日之圓不應有缺因其借日顯光故向日半邊明背日半邊暗遂有圓缺之異若晝時同行亦必向日半邊有白光背日半邊則無跡若行度相近則日高在上月低在下其光向上對日人在下故不見其形今反言借光晝當並明何也如月自體有光方能並明於晝縱不能如日之明其白光必圓今或無跡或向日半邊有白色則其本體無光更可知矣

醫門樞噶

卷三

辨日月體象

四

蓋陽精積火故內朗陰精積水故外瑩內朗故通體皆明外瑩故半明半魄

半明半魄者必謂通體之光不能透澈也斷非截然中分之半明半暗也若截然中分明暗各半豈非變成死物必無是理矣謹按聖人設卦以火屬離水屬坎夫火生於日水生於月驗水火之明暗足知日月之體象也故昔人按坎離二卦論水火最為確當離卦外陽內陰故火外明內暗坎卦外

陰內陽，故水外暗內明，火之內暗，人猶難見，若水之內明，入水者靡不親見，黑夜不見水色，則外暗又可知矣。蓋陰陽之道，互根互交，互藏互用，日陽而涵陰體，月陰而藏陽精，故日外明內暗，月外暗內明，以其中有所藏，故陽能生陰，陰能生陽，而生不息也。月與天同色，故人不見其體，如以白布一圍，置大幅白綢上，近觀可辨綢布，遠觀則不能辨，惟見白色而已。月之在天，亦如是。夜中天象黑，月體亦黑，如缸水置暗室，則不見水色，將燈照之，水光即現，但光淡不及燈光之紅，月借日光亦如是。良以水火從月日而生，故相感之理無異也。今反謂火內朗，水外瑩，則將坎離二卦顛倒矣。既非聖人設卦之理，尤可不辨而知為謬也。

水火陰陽相勝而相濟，故明則相向，魄則相背。日明與月明必相對而轉，故向背從遠近而增損。於是月上弦下弦，若借光則圓體漸進，不當有弦，有弦者半

醫門棒喝 卷三 辨日月體象 聖

體之漸轉也。

此更自相矛盾也。既言日明與月明必相對而轉，又如何辨其為自光，為非借光乎？且云明相向，魄相背，向背從遠近而增損，於是有上弦下弦，果如此說，自必相近，則向多增明，相遠則背多損明，如天圓鏡相對，斷無相近而反背多損明之理。然則初三四日從西落，月即從西現，則甚相近，必定向多，應當增明，乃反損明，何也？十五六日從西落，月從東上，則甚相遠，必定背多，應當損明，乃反增明，何也？殊不知明相向者，正如燈之照水，而現光，故向日半邊明，背日半邊暗，人見其背面則暗，見其側面則半明，何故又不當有弦乎？自弦而望，豈非圓體漸進乎？又言有弦者，半體之漸轉也，正因借光，故從半體而轉，若其自體之光，必當常圓，何反謂其非借光耶？豈真截然中分，明暗各半如死物乎？何不思之甚也！夫日月隨轉旋之氣而行，如雙

醫門棒喝 卷三 辨日月體象 聖

九隨流水而旋轉、有高低遲速、日陽而氣高、行速月陰而氣低、行遲、乃自然之理、因有高低遲速、故光從十方相照、人居下一方觀之、必兩九對分、左右始能一見其圓光、餘皆見其背面側面、故有晦朔弦望之異、因其借日顯光、故有背面、若月自體之光、其九雖轉、其光自圓、何有背面乎、若其自體之光、有背面、則必截然中分、如死物、其半邊之光、隨自體而轉、不能與日相照、不移也、光如照日不

醫門棒喝

卷三

辨日月體象

黑

若自體不轉、則又無晦朔弦望之變、莫可知其必旋轉也、旋轉而行、與日或近或遠、或高或低、故其形漸變、莫則其借日之光、映照而然、更可曉矣

移、則自體又不能轉矣、可知斷非明暗各半之死物也、既非明暗各半之死物、而兩九同轉、光又與日相照、不移、實同水之對火、而有光、則仍借日之光、以為光、乃陰陽交感之妙理也、即如日食、月食、有幾省見、有幾省不見、或見食多、或見食少、此因地有高低、所見即不同、則可知日月本無食、偶因轉旋偏傾之故耳、歷家以日食為臣蔽君明、月食為臣干君明、果爾、則見食處為君所主、不見食處

獨非王土乎、可見非至理也、天象變異、垂示炯戒、感格之事、亦固有之、但不可拘泥、以乖至理耳、夫晦者日月同宮、若初一猶行同道、日高月低、故月遮日光、為日食、日食必在朔也、旋即兩九斜去、故初三四、日落後、月即微露其光、漸轉為上弦、而至望、若兩九又有傾側、則為月食、故月食必在望也、當其偏傾、人見其食、而兩光本無缺也、少時歸度、則人見如舊、望後兩九又斜轉去、人見微露黑體、

醫門棒喝

卷三

辨日月體象

黑

漸轉為下弦、而至晦、故聖人因日以定月、月轉十二回、則乾坤升降之氣一周、乃為一歲、乾坤之氣一升一降、即太極之一動一靜也、或問兩九同轉、如水滾球、何以知其然耶、答曰、理固如是、豈難解耶、體圓如球、隨轉旋之氣而行、焉得不轉、試觀流水浮物、凡長方者、始能橫直而行、若四方者、已有旋轉、何況圓物、日月隨氣而行、無異物隨流水而走、天地萬物、同出一氣、故理無二

致窮理即可格物若必眼見方信則天下事物無限又豈能盡見哉不知隅反更難與言窮理格物矣

在晝則晦在夜則明猶之朔夜星多望夜星少蓋星月皆自有光而精氣厚薄不同有勝有不勝非借之謂也

既言星月皆自有光而晝晦夜明是謂無日則月光顯也朔夜星多是謂無月則星光顯也然則凡

醫門棒喝

卷三

辨日月體象

辛

有月之夜其光當圓不當有缺而朔夜星光全顯月光有缺何也豈非又相矛盾乎

譬如火在日下則無光置暗室則光滿室火光豈亦借日乎

暗中火光滿室月既自體有光夜必常圓更不當有缺矣夫日中取火火從日生小光在大光中自然不顯猶父在子不得自專也火爲陽外明內暗水爲陰外暗內明火生於日置暗室則明水生於

月置暗室能明否耶以火比月將陽作陰可乎否耶夫水火生於日月故水火可驗日月之體象是因流溯源爲一定之理今以火比月又以星比月是不明陰陽至理徒以臆見揣度無怪乎將坎離卦理顛倒也

是以月食雖盡而紅光隱隱在上必不盡光自在體轉而向上也若借日爲光食盡則掩盡內映之光何從而得且月無光則星亦無光何以星明不因日之

醫門棒喝

卷三

辨日月體象

辛

遠近而變

月食而光本無缺故有見其不食之地足徵其光非缺也見其食而內映有光更可知其內明外暗之體矣內明外暗非得日照其光不顯又可見陰陽精氣互相交感如磁引鐵之妙也月爲陰精故體黑無光借日之光故隨日轉而有變星乃五行之氣所結其自體有光不隨日轉則光不變矣月是月星是星迥乎不同月無光何故星亦應當無

光耶、何不通若是乎、就如上節所言、星月皆自有光、然星光無圓缺、月有圓缺、豈非因借日光、隨日而轉之故乎、何不思之甚也、月之所以借日顯光者、陰陽交感之理也、人間夫婦、婦因夫貴、猶之月借日光也、故曰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婦、天人非二理也、歷家乃以月之對日、如臣避君、故有圓缺、因有圓缺、謂之轉避、殊不知人居下一方面、觀有圓缺、其光豈有圓缺哉、如果轉避、陰陽否隔、豈能相

醫門棒喝

卷三

辨日月體象

五三

交、何穿鑿之甚耶、日月並明而不相悖、以其相交、故並明不相悖、何轉避之有、由是言之、則星斷不能交日、不能交日、而自明其光、則不隨日轉、其光不變矣、月無光、而借日顯光、故隨日轉、人居一方面、觀之、遂有偏正背面之殊、乃見光之圓缺時變也、豈不明白易曉哉、是故乾坤定位、而後有陰陽、陰陽相交、而後有水火、水火既濟、而後有五行、合之則一本分之則萬殊、體雖同、而用各異、用各異、則

日月星辰體象迥殊矣、故義聖之卦表其體、文王之卦明其用、夫乾為天、天本在上、坤為地、地本在下、乃反名否、何也、蓋謂陰陽各居本位、則二氣否隔、不交、今以月對日為轉避、豈非否隔乎、陰陽否隔、何以生化萬物、可知斷無是理、而為揣度之臆見也、故坤上乾下、則為泰、泰者、陰陽交而生水火也、乾陽涵坤陰、則為離、火、坤陰育乾陽、則為坎、水、陰陽互藏互交、以故生化不息、以其陽中有陰、故

醫門棒喝

卷三

辨日月體象

五三

陽極則陰生、而乾變為姤、陰中有陽、故陰極則陽生、而坤變為復、乾坤姤復、表陰陽進退衰旺也、氣有衰旺、則又有變化、此日月星辰、風雷水火、上石草木、飛走動植、體象紛紜、莫可數計、要不出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變化、雖變化無窮、而陰陽五行之理、條貫不紊、其理不紊、故月是月、星是星、而水火土石、一切物類、亦各有體象、不可混論者也、日月昭象於天、而人未明其體、以其能生水

火故以水火體象驗之是爲至理外此更不足爲據矣斷非臆見所可強定也是故天元歷理之論日月無異景岳之論陰陽皆似是而非不明至理徒以臆說惑人而已

論易理

或曰治病不可偏陰偏陽景岳以扶陽抑陰論醫自謂原本易經實則誤人不淺而子駁之是也若謂易象本無此理則未必然試思夫子贊易於乾之彖曰大哉乾元又曰乃統天坤之象曰至哉坤元又曰乃順承天夫坤何以不復言大何以便言承天坤之文言並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以地道而等之妻道臣道明乎地陰不敵天陽也

答曰大哉至哉皆贊美之辭無所軒輊夫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極則靜靜極復動循環無間而原其所始則陽先陰後陽倡陰隨陽施陰受爲造化自然之理卽以先後倡隨施受而觀其性能功用則乾陽爲統天而萬物資始坤陰爲順承而萬物資生旣以順承爲用而比之人情世事則如妻道臣道也故以乾比君德而曰陽尊坤比母儀而曰陰卑此尊卑二字原從人情世事上立名非

陽性動能施泄陰性
靜能翁闔故不同陰
無陽不生陽無陰不
化故功用則一

陰陽之理固有尊卑所以言一陰一陽之謂道見
得二氣流行生化萬物其性能不同其功用則一
故曰大哉至哉皆極贊之辭何有尊卑哉益可知
伏聖卦象止表陰陽流行生化進退消長之理並
無文字語言更從何處見其有尊卑扶抑之理耶
則尊卑扶抑之說全是儒家為治世之道設喻而
已

其於地天泰卦曰小往大來天地否卦曰大往小來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易理

五

是明言陽大陰小也

既是陽大何故更要扶之陰小何故更要抑之此

扶抑二字尤覺無謂

至復卦則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不單曰見天心而

合言曰見天地之心可見天地同賴此陽以為主宰

天地間所重惟陽可知矣縱不言扶陽而扶陽之意

隱含言外

此說更會意錯矣何異景岳之言統易者惟陽之

指出如理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方寸之木可使高於
岑樓此之謂也

謬見哉夫太極未判本無陰陽之名陰陽歸根仍
是太極之體故易初之一畫即是太極之象太極
既判則以一奇表陽象一耦表陰象二合璧仍是
易初一畫之太極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錯
綜變化以表陰陽進退升降之理也爻象表陰陽
為太極之用太極為陰陽之體而用從體出是故
坤卦純陰之象即是太極靜極之時靜極則復動
故坤卦變復即是太極初動之際所以言復其見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易理

五

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豈非太極渾元之體乎是

觀其用之初動見其體之所在也世多不識故聖

人明白指示特言天地之心教人領會此意由是

可知心為一身之主宰則主宰天地者太極也太

極渾元未判尚無陰陽之名陽者天也今言主宰

天地者為陽何不竟言主宰天地者為天可乎豈

非舉其末而昧其本哉景岳謬誤在此故論先天

後天之理皆錯先生得毋仍其謬乎更云扶陽之

意隱含言外，尤為臆見而非理也。

故此扶陽抑陰四字，雖出朱註，實本孔子，如云為治世而言，則何不筆之於詩書春秋，而獨見之於易乎？詩書春秋論世間事跡，褒君子，貶小人，以明治亂之所由，原非論陰陽之理者。易象表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亂之道。傳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是以陽卦比君子，陰卦比小人。故朱子言扶陽抑陰

說出原委，羣疑冰釋。

小人竊柄，則如二君也。

想朱子亦因感觸時

事而為此言，不料後人竟作易理解會，而其正論易理處，如云於象上會得者，深文王之詞，早不是伏羲之意，等說反茫然不省可哂也。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易理

五

者欲使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世常治而無亂，所以上文有淑慝之分四字，豈非指君子小人而言，不然，陰陽流行，化生萬物，安有所謂淑慝哉？若以喻言作實理，則錯解易經，刻舟求劍，失之遠矣。故易象為大道之源，醫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辭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若謂扶抑二字，不為治世而設，試問天地陰陽流行生化，誰能扶之抑之乎？若果能之，亘古以來，可無災患矣。盍再思。

之

就使為治世而言，亦必爻象確有此理，而後聖人言之，否則空言，早落邊際，非四大聖人共成天地間第一節言道之書矣。世儒操筆，多落邊際，賢人或有之，聖人則四通八達，面面俱圓，必無是也。

上節既云扶陽抑陰四字，雖出朱註，實本孔子，是硬坐聖人有此意，此節言確有此理，而後聖人言之，是又硬坐聖人有此言，余實不解先生是何意。

既執偏見，則不自覺。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易理

五

見也。若爻象確有此理，定可明白指示，卻從何處見之，斷不能含糊籠統而泛說也。聖人之言，既面面俱圓，而無邊際，則扶陽抑陰四字，已偏倚一邊，豈反不落邊際乎？何不思之甚耶？乃硬坐為聖人之言，不幾於誣聖乎？且與上節雖出朱註四字，又相矛盾矣。

其言之失也。

虛贊聖人而不明聖道，反成誣聖。

試即天地論，天體陽，包乎地外，地體陰，處乎地中，非陽大陰小，確証乎？

陽既大矣而又扶之豈非更大陰既小矣而又抑之豈非更小夫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災而扶之抑之反使其偏豈不害道而致災乎可見爻象斷無此理聖人斷無此言不亦顯然哉究實而論天不過清氣地不過濁滓形雖大小而陰陽之氣何有大小哉若有大小豈能生化萬物乎乃泥其形而昧其理不可以論陰陽即不可以談易也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易理

空

體天地之陰陽者日月也日陽月陰日大月小日萬古光明月晦朔生死且日行晝月行夜同運並行而定晝夜四時寒暑以日不以月非陽為主陰為輔乎此節無所深義聖人因日以定月因月以定歲因歲以分氣候節令拙集論景岳篇末及辨日月體象篇均暢發其義矣日行速而高月行遲而低世人觀之以為高者其形必小低者其形必大殊不知月借日光以為光故其形之大小等耳月之本

體無光焉能知其大小哉以其借光於日光隨日轉人居下一方觀之故有晦朔弦望之異其月體豈有盈虧生死乎總因世人只能見形論形不知理之所在請觀拙集各篇自明可毋贅矣

又即生人言之男子陽女人陰男帥女女從男夫為妻綱敵也云乎哉

陽先陰後陽倡陰隨陽施陰受造化自然之理故易言乾統天坤順承諸義上已詳明矣且陽性既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易理

空

能帥陰何故又要扶之陰性既能承陽何故又要抑之更可見扶抑二字斷非聖人之意亦非爻象之理也

且孩提陽盛生氣日進自幼而長而壯而強步步生旺五十以後陰氣主事便衰而病而老而死步步死機陽之關係生命也如是扶陽抑陰安可盡非乎

若據此說則必扶陽抑陰為醫學綱領矣正是景岳似理非理之說明明迴護景岳也開首既云余

駁景岳爲是乃又迴護之殊不可解也夫陰陽進退消長而萬物生長化收藏出於造化自然之理人爲萬物之靈稟陰陽太極之氣而同其機括試問少年生長之時豈止陽旺而陰不旺乎老年衰敗之際莫非止有陽衰而陰不衰乎何以見少年爲陽主事老年爲陰主事果爾則少年者皆當用涼藥助陰老年者皆當用熱藥助陽乎惟陽生命所關世之虛勞傷陰者多不可治莫非不關生命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易理

奎

乎可見仍是景岳之說豈非迴護景岳哉

又曰前已明言子駁景岳爲是豈又左袒哉今與子論易非論醫也

答曰醫理且置請問論易何如

曰醫易俱作自聖人作醫聖人未嘗不能作易作易聖人未嘗不能作醫但醫爲療病說法着重在人身一邊從先天順講到後天就教人順承後天陰平陽秘足以治病便止於易中逆追先天道理不盡泄也

醫爲療病說法固然但靈素之言從天地說到人身從人身說到天地互舉互證文如連環三才一貫之道暢發無餘先天後天道理原已包括於中在人自去領會先生將順承逆追打作兩橛還欠參悟請細觀靈素返究易經再論何如

易則全爲發明大道必盡究先天後天如何由後天而逆追先天原其所始要其所終前無古後無今包括二氏牢籠百家聖人盡性至命實學實在於此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易理

奎

此亦老生之常談也夫原始要終知生死之說人皆熟聞然其所以爲始所以爲終者又誰能知之故曰不知生焉知死既不能知徒執空言正如盲者之摸象摸着足者言象如柱摸着尾者言象如帚紛爭不決明眼旁觀未免失笑是故雖爲聖人之實學實爲吾輩所茫然不過作老生常談而已醫家聖人所不盡泄者易聖人都盡發之矣聖人都已盡發何故世間猶無明易之人乎蓋所

謂盡發者文字語言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意不能盡理也故曰善易者不言易良以易理不在語言文字故也世人但知文字語言所以仍不能明易也

蓋醫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體醫書豈真與易書比哉

醫經與易經體同而用異拙集屢申其義矣既將

先天後天打作兩楸遂有一截全體之見而不識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易理 盜

其體用所在也

聖人韋編讀易不聞讀醫假年學易不聞學醫蓋以此也

聖人爲治世之大道不爲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達不敢嘗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體一也其所系之重猶先於大道何故蓋有性命而後有道德功業保性命者醫道也其理則與易經同出陰陽太極之源故體同而用異也

知心之言聖人聞之必然莞爾

雖承虛贊卻非知己

當頭一棒

若僅以爲治世說法淺之乎讀易實淺之乎窺聖人矣

聖人一生心事只爲治世若不爲治世實無一事連易也不作也且自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何往非爲治世之道乎六合以內除治世事外更有何事六合以外存而不論者也正是先生淺視治世之道非余淺之乎讀易淺之乎窺聖人也豈不聞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博施濟衆非治世之事乎

醫門棒喝 卷二 論易理

可知治世之道聖人猶曰難周而先生反淺視之則是先生之淺窺聖人曰而淺之乎讀易矣

子之學有根柢能靠實內經陰陽秘四字所以剪裁諸醫家得失抑其太過補其不及悉有規矩不出準繩得力乎此也然惟其單靠實此四字所以於易家聖人從後天逆反先天功夫道理轉不理會據朱子象上會得者深言上會得者淺兩語作論易丹頭讀經先須明理若靠實字句即執一不通執中無

即所謂同出陰陽太極之源者

苟能恬淡虛無自然陰平陽秘所以先天後天原是一貫非兩做也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易理

三

權猶執一也。况可靠實字句哉。若拘執陰平陽秘四字而不悟其理。即不能知扶陽抑陰之為害矣。所以景岳嘗誦陰平陽秘。而反以扶陽抑陰為醫學綱領。正因不悟陰平陽秘之理故也。是故得力在於悟理。醫理如是。易理如是。天下萬事自古及今之理。莫不如是。即所謂頭頭是道也。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知陰平陽秘精神乃治也。是故醫理。即易理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先天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後天也。恬淡虛無者。先天也。陰平陽秘者。後天也。形上形下者。逆追順承之旨也。靈素固已備論。拙集太極發揮等篇。頗詳其義。先生或未之察耶。然卻非扶陽抑陰之功夫。此宗功夫。實非易經道理也。夫陰陽變化無方之謂易。故聖人精蘊在卦象。而非語言可形容。一涉語言文字。便落方隅。即非變化無方之妙理矣。所以朱子云。讀易於象上會得者深。言上會得者淺。此真論易之丹頭。

即以其人之言還其人之病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易理

三

讀易之妙訣。非箇中人誠不足以語此。今先生之意。豈以朱子為非。反以拘執扶陽抑陰。硬作易理為是乎。或者未曾理會得易經道理。將錯用其功夫也。其實朱子本意。以人執泥爻象。但從言上探索。不復進求其所以然。故以二語喚醒之。猶佛家以見月忘指。提醒人。一搬意思。可見朱子正恐人執泥文字語言。欲以二語喚醒人。無奈世人仍不能醒。非但執泥爻象。并將扶陽抑陰之譬語。硬作易理解會。而云爻象確有此理。正如執指作月。而實未曾見月。豈不辜負朱子之婆心哉。義聖畫卦。原包全部易經道理。卦象。月也。易辭。指也。指固在月外。非包在月內也。世之讀易者。多執指作月。鮮能因指見月者。苟能見月。自然忘指。何至拘執文字語言。而費唇舌哉。

但人苦無門悟入故文王作彖詞開示大段周公作
爻詞發明隱細孔子申文王周公之意從後天兜轉
先天如子之書謂一線穿成豈四聖人不一線穿成
乎

兜轉先天者想是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
通之意也拙集出余一手故一意貫串四聖之易

理則一貫而意義不同若謂文王即伏聖之意周
公即文王之意孔子即周公之意豈不為複詞贅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易理

六

語哉不成其為聖矣箇中人自能領略也

如云卦象爻繫各自為易則易書當分四部不當合
為一經矣

扶陽抑陰四字原是後儒為治世設喻本非卦象

爻繫之理四聖皆發明陰陽進退消長之理則共

成一經雖為一經而四聖各有意義不同故朱子

云文王之詞早不是伏羲之意今先生之言是駭

朱子也或者先生高見出於朱子則非余小子所

透極

敢饒舌矣

六十四卦先儒或云定自伏聖非始文王此不必論
但文王作彖已有大過小過大畜小畜大壯大有等
卦名凡言大者皆指陽小皆指陰可見陽大陰小天
地間至理古聖人皆如此說非出後人杜撰明矣

天地間至理既於陽大陰小古聖皆有此說則扶
陽抑陰斷非聖人之言必非易理更可見矣何故

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災陽既大矣而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易理

六

又扶之豈不更大陰既小矣而又抑之豈不更小

則偏勝甚矣斷非道也易經豈有非道之理哉偏

勝為災聖人豈有致災之言哉乃云爻象確有此

理而後聖人言之得非昧經理而誣聖人乎圓覺

經云圓覺之性如牟尼珠映於五色迷者謂珠體

實有五色世之論易者執文言作易理猶認珠體

實有五色耳

再就太極圖言之自古圖式不一有易太極圖有古

太極圖、有周子太極圖、有來氏之圖、有道家太極圖、
圖式縱多、理無二致、總不出陰陽未判名太極、太
極動靜生陰陽、陰陽爲太極之用、太極爲陰陽之
體而已。拙集已暢發其義、譬如風雨晦明、變態萬
狀、總不出天地陰陽氣化流行之理、若泥其形而
昧其理、則惑於多岐、莫知道之所在矣。
試就此圖觀之、○上白者陽、天也、下黑者陰、地也、皆
後天也、惟中宮爲先天。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易理

主

此圖爲太極動靜而生陰陽之初象、若據此圖、則
陰陽固無大小、而先生言陽大陰小、天地間至理、
則又自相矛盾矣、奈何、而况圖象、猶不能盡其理、
者、如天氣下降爲雨、下降者陰也、地氣上升爲雲、
上升者陽也、陰陽變化無方、只可意會、莫能言宣、
言不能宣、圖象焉能盡其理哉、故曰、赤水元珠、得
之象罔、則泥象者猶失之、何况執泥文字語言、去
理更遠矣。

得意忘言未能得意
則必死於句下

看出病根

以後天言、則天地分列陰陽、自先天言、即天亦陰也、
惟先天一點、乃真陽耳。

觀先生之言、自丹書中來、或者未曾理會、得易經
道理、故被丹書所迷也、丹書稱先天爲陽、後天爲
陰、每每牽引易經、似是而非、反乖易理、夫易有太
極而生兩儀、兩儀爲天地、天地即陰陽、故又言太
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在天地未分以前、故
名先天、天地未分、尚無陰陽之名、豈可鑿稱先天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易理

主

爲陽乎、如可稱陽、何以名太極哉、天地既分、以後
陰、陽五行俱全、豈可鑿稱後天爲陰乎、如可稱陰、
何以名陰陽五行哉、豈不將名目理義、全然紊亂
乎、凡事有名有義、而理在其中、所以顧名必當思
義、名義且不識、無怪辨理舛謬矣、可見丹書爲臆
說、實非易理也、景岳既迷丹書之言、而以世儒扶
陽抑陰治世之喻言、硬作易理、又以之論醫、牽引
內經陰平陽秘之文、而不辨其理、先生又承景岳

妙語解頤

之謬惜哉且如先天為真陽豈後天為假陽耶以其為假陽故自先天言即天亦陰也天可稱陰世間男子亦可稱為女人也故有巾幗丈夫之名乎可發一笑天既稱陰將以何字稱地乎敢問

此陽胚胎天地包含萬象仙佛聖賢均從此出道得之而仙釋得之而佛儒得之而聖人

天命之謂性朱子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

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此天字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易理

七

正指先天而言蓋一靈之性賦於太極太極生陰

陽五行之氣以成形則謂之生若命令之自上而

下也氣化既盡則五行陰陽消散而太極毀則靈

去而謂之死所以言原始要終知死生之說是故

萬物之生莫不稟有先天之氣若草木無情則但

有氣而無靈耳今日道得之而仙釋得之而佛儒

得之而聖豈止仙佛聖人方得此氣其餘眾生所

未有者乎且先天尚無陰陽之名故稱太極今言

釋典曰後去先來作主人以一靈賦於太極故為先來五行陰陽消散則太極毀而靈始去故曰後去

此陽胚胎天地此陽究為何陽乎如此見解恐少參悟功夫或未可以談易也

三教同歸大易秘旨盡性至命功夫全在乎此歷聖心傳未便明說故以扶陽抑陰指示門徑扶陽者扶

此先天之陽也抑陰者抑此後天之陰也

以治世之喻言作易經之實理又以丹書先天為

陽附會其說此陽既能胚胎天地尤必賴人扶之

此人者何人耶得非超出盤古女媧者乎觀道門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易理

七

中書自老氏以下惟魏伯陽參同契張紫陽悟真

篇猶不乖經旨與儒理異用同歸其後丹書如唱

道真言性命圭旨等尚皆正宗不失老氏之意餘

則支離穿鑿臆說橫陳每必牽引易經作門面竊

祖師名目為標幟甚至千奇百怪流於邪僻未曾

潛心參悟者無不為其所惑是以旁門左道邪教

繁興流毒於世實堪太息如景岳之大言煌煌不

外丹書作藍本將易經靈素之文牽合附會眩惑

於人良可悼也。夫歷聖心傳指示者，止有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八字而已。未聞有扶陽抑陰之說也。精一者，即至誠無息之旨也。執中者，即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之道也。是故中庸為歷聖相傳之心，大學為歷聖相傳之道。道不出乎心，心不離乎道。而其源皆出於伏羲之易象也。既曰執中，又曰中和，更曰中庸，再曰君子而時中，則無論先天後天，陰陽氣化流行，生成萬物，斷無偏倚一邊之理。既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易理

七

為聖人，斷無偏倚一邊之言。扶陽抑陰四字，偏倚已極，原是後人為君子小人設喻，豈可硬作易理，誣為聖人之說乎？若不為治世設喻，試問先天後天，陰陽生化自然之道，人將何法以扶之抑之乎？於此亦可省悟其理矣。

猶之佛家，教外密傳，凡夫安得知之？若云為治世而言，抑何談之容易？靜讀繫詞上下傳，自然見得耳。余固凡夫，雖靜讀詞傳至終身，實亦一無見得也。

虛靈之性無法不有，而無一法可得，故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

所以云道一以貫之。

兩概則不一貫矣，妙喻。

若有一毫見得，即有一毫執着，有一毫執着，即不可論易理也。先生此言，必有見得儒家之教外別傳乎？教外別傳，是在易理之外，更非余所能領略矣。佛家稱教外別傳，為釋迦秘旨，自達摩始傳中國，以非語言所能指授，故稱教外別傳，而以棒喝、豎指、擎拳、滾球等點化人，並非密傳也。想先生亦係平日所誤聞耳。且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則聖人治國平天下，正是盡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易理

七

性至命功夫。所以言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是體用一貫之理也。明德為體，親民為用，止於至善，則體用完全。然明體尚易，達用尤難。體者，道也；用者，權也。故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又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將體用，打作兩概，以難者，反視為淺易，看得盡性至命四字，如買古董者，但見其希奇寶重，實不知其用處。嗚呼！如斯談儒理者，訓詁之學也，不知儒理，焉能

知易理哉

嗟乎道之不明也久矣景岳昧於易理執迷丹書先天為陽後天為陰之言又要穿鑿扶陽抑陰四字遂臆造陰多陽少陽弱陰強等似是而非之說使人難辨大壞軒岐宗旨為醫門魔障遺害不淺余故辨之以明軒岐之正道也今先生拘執易辭言陽大陰小為天地間至理陽既大矣又要扶陽陰既小矣又要抑陰自覺刺謬不得已去丹書中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易理

庚

尋出先天為陽後天為陰二語來言扶陽者扶先天之陽抑陰者抑後天之陰觀起首言乾坤言泰否言天地日月男女老少陽大陰小原說後天之陽辨論到理屈難申忽改言先天之陽先天既不稱陽而前後自相牴牾此所謂遁辭也先生之言雖與景岳小異而病則同也試思先天為根本後天為枝葉若云扶先天大根本理上還講得去若云抑後天則難解矣譬如種樹根本固宜培豈枝

素性喝破

葉必當伐乎如此相淺意義尚且講不過去還說是歷聖相傳指示之門徑如此門徑則為旁門曲徑必使人走入魔道斷非歷聖之所指示者若不急急省悟恐為害非淺矣且觀先生之言假名論易陰為迴護景岳明眼自見不可欺也何故若先生之言為是則余之駁景岳為非易象若有扶陽抑陰之理即為造化自然之道則治病必當扶陽抑陰為綱領是景岳為是而余為非則陰平陽秘

醫門棒喝

卷三

論易理

辛

不可為醫學綱領矣乃言不會迴護景岳真欺人之談哉然而拙集卻最喜人批駁何故蓋凡至理多難解會愈辨駁則愈明顯拙集中多入理之談而博洽聰明之人猶且疑惑不解况其下者乎或至後世橫生謗議則余不及登答遂成千古疑團豈非憾事况余以一得之愚亦不敢自信為是若有當世高明不吝賜教者實為余之幸也尤跋余望之耳

平心論

覽醫籍中言景岳之偏者不一而足，但畧而不詳，仍不能救流俗之弊。余故考其致偏之由，而備論之。世之喜景岳者，猶不省悟，與余駁詰，嗚呼！是誠何心哉！余豈故為高論，以訾議先輩乎？余之言雖異於景岳，而心則同也。夫景岳之心，原欲壽斯民於萬世，未嘗非美意也。無如限於學識，見道未真，而又自用太過，因見劉河間偏主涼瀉，朱丹溪言陽常有餘，欲矯二

醫門棒喝

卷三

平心論

庚

家之偏，只宜指出病端，申明軒岐宗旨，則盡善矣。乃不出此，而又臆造陽常不足之論，不自覺其流弊甚於劉朱。何故？蓋劉朱各本內經一節之義，以立言不過發其未發，原非全經之理。稍通醫學者，即知其義，則不蹈其偏，而不為害矣。景岳既造陽常不足之論，乃多方引證，以實其說，將易註扶陽抑陰，與內經陰平陽秘牽引附會，而云出自文王周公孔子軒岐諸聖之旨，非為一己私言，以聳人耳目，所以不獨淺學

請須息心參悟

被愚雖通文墨，而自謂知醫明易者，猶篤信其言，如與余駁詰，諸人是也。此其為害，故甚於劉朱矣。試思內經不曰陰平陽和，而曰陽秘者，何也？緣陽性動而發泄，發泄太過，真元傷耗，故特用一秘字。此聖人之意深矣。若曰扶陽，則必更使動泄，抑陰，則必使其不平。此扶抑與平秘理義相去，不啻天壤。而景岳牽合混說，以張大門面，故使信服者眾。若醫易大寶論等篇是也。以陰陽至理不明，論治內傷，則偏於助陽，六

醫門棒喝

卷三

平心論

壬

氣之邪不辨，則傷寒瘟疫混論，其弊實難枚舉。又以博洽之才，逞其筆勢，議論縱橫，易於動人，故遂家傳戶誦。大行其書，其信奉劉朱二家者，未有若是之多也。故余不得不徹底窮源，抉其病根，以當曉鐘一擊，使人知軒岐仲景宗旨所在，而劉朱各家之偏，亦可因之以見，是故區區之心，未嘗異於景岳。不知義理所在者，不能諒余之心矣。夫陽倡陰隨，為造化自然之道，故陽能帥陰，而陰賴陽之煦通，以生長。陰能和

其理 若扶陽抑陰則使陽 強不能密陰氣乃絕 也

陽而陽藉陰之翕闔以固密此陰陽自然之性能所以經言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陰平陽秘精神乃治也若病變不常或當扶陽或當抑陰惟應隨宜而施安可執為一定之法乎後學之不明聖道者實由歷來諸家駁雜之說有以障之雜說愈多則聖道愈晦而生民之厄愈重稍具知識者能不為之痛心哉且靈素十餘萬言而三才生化之道疾病傳變之由詳晰備論而治法則多針砭而少方藥以上古所宜也

醫門棒喝

卷三 平心論

全

迨夫仲景紹聖軒岐論傷寒雜病綱舉目張必詳辨脈證而後始立一方又反覆辨其疑似異同則方藥隨宜變換其精詳若是而慎重若是蓋治病制方固難而辨證為尤難也以後諸家著書則大不然不詳脈證但題病名如云傷寒者用某方傷暑者用某方兼某病者用某方復辭贅語千篇一律後學讀之既不知辨證記誦許多方頭每臨一病徧試其方幸而合者鮮矣故有不藥為中醫之說良可慨也既以諸

不可死于句下

家之書辭義淺近而易讀則反以聖經為宜古不宜今終身不曾寓目而亦終身稱為醫者譬如舉業家不讀四書五經但誦時文數百首每遇一題即以相似語言湊集成文不知義理所在其可乎否耶嗟乎醫道如斯亦可謂掃地矣是故學者必先參究靈素仲景之文通達其義理一若吾心之所欲言者然後博覽諸家如執衡鑑妍媸純駁莫能逃吾心目披沙揀金資益學識每臨一病胸無成竹惟審其虛實陰

醫門棒喝

卷三 平心論

全

陽表裏寒熱設法制方求其合病而止藥雖不同古方法度自然合古如葉氏醫案之所以為傳仲景心印者正因其善能變化而無絲毫執滯仍不出聖道法度故也學者必由是而學也方為醫道正宗否則盡是旁門左道甚則流於邪僻不獨害世或至自戕者有之可不畏哉可不慎哉雖然景岳所論陰證似陽戴陽格陽等證誠有發古未發之功學者必當參悟其理悟理方能辨之真自不可因其所短而沒其

所長也是爲平心論耳

醫門棒喝

卷三 平心論

全

醫門棒喝卷三終

醫門棒喝 卷四

醫門棒喝卷之四目錄

痧脹論

蕁仁辨 附論痢疾 誤用蕁仁治案

寒熱各病治案

原痘論

治痘論 附治案

疹瘡辨

治疹論 附治案

醫門棒喝

卷四 目錄

一

評痘科正宗

望聞問切

醫病須知

醫稱小道

性說

跋

虛谷小影自贊

一二七

醫門棒喝卷之四

會稽虛谷章楠著

山陰

受業孫廷鈺震遠參訂
雪帆居士出晉元評點

痧脹論

夫病有因名而昧實者，若世稱痧證之類，不可不察焉。凡外感之邪，病狀名目雖多，總不出內經所定風寒暑濕燥火之六氣而已。何以見之？蓋乾坤旋轉，陰

醫門棒喝

卷四 痧脹論

一

陽相生，四時運行，循環進退，而萬物生長化收藏，莫不由此六氣為之變遷。若大治之鎔鑄也，人生稟天地之氣，與天地萬物同源，萬物遷流，不出六氣，而人身疾病，豈能外六氣哉？故治外邪病者，首當究六氣變化之理，而後方知發病之源，勿至因名昧實之害。是故病必有證，有因，察其證而後知因，知因而後方可名病。證者，如聽訟之有見證，情偽不能隱也。假如證現發熱頭痛而惡寒，知其因於外感也。無汗脈緊

者，名傷寒病。如惡風有汗，脈緩者，名中風病。又兼口渴脈數者，名風溫病。或不惡風寒，脈虛而渴者，為暑病之類。故外感之因，有六氣之異，各於見證辨之，而後定其病名。病名既定，再審其邪之淺深，傳變體之虛實陰陽，而後製方用藥，方可無誤。若病名雖確，或不識其邪之淺深，體之虛實，而用通套之藥，則無益反害。而况更有證同因異者，如同有發熱頭痛之證，而有內傷外感各異之因，有因同病異者，如同因受

醫門棒喝

卷四 痧脹論

二

暑或為熱病，或為瘧痢之類，如此千變萬化，難以枚舉。須與各證脈象互相參合，稍有不明，即毫釐千里之謬。豈易事乎？倘不知此，而但云某病可用某方，某方可治某病，稱為專科，執死方以治活病，幸而合者，偶然，其不合而受害者多矣。嘗考醫籍，除聖經外，凡諸家之論，多首標病名，次列證狀，繼以方藥。若某病因於某邪，故現某證，全不辨晰敘明，未嘗不廢書三歎。如醫方集解之方下所註，治某病某病，而不道其

所以然淺學不辨宜否因而誤人雖自欠究心亦古
書有以害之也即如痧證之名起於後世古方書名
干霍亂霍亂者感錯雜邪氣上吐下瀉揮霍撩亂也
其邪閉結欲吐不能欲瀉不得而有暴絕之虞則名
干霍亂也如邪閉營衛按經穴刮之氣血流行邪從
毛孔而泄膚現紅點如沙子後世痧證之名所由起
也上古治外邪多用針砭今之挑痧放痧亦針砭之
意耳若近俗所稱吊腳痧者即古書所謂霍亂轉筋

醫門棒喝 卷四 痧症論 三

也轉筋入腹者死因邪入臟由肝傳脾木剋土為賊
邪肝主筋脾位於腹故轉筋入腹則死治法必辨六
氣之因虛實之異非可通套混治每見有名專科治
痧者雖常見效但其不明六氣為病之因凡遇頭脹
胸悶腹痛等證概指為痧混用辛散開竅破氣破血
之藥致氣血傷殘邪仍不解其所以名專科者惟習
痼張玉衡大全等書而聖經所論陰陽六氣之理未
曾體究但知某病用某方某方治某病若其證其因

所謂因同證異則治
法當隨宜變通也

千變萬化似是而非者則莫能辨也痧脹書始於近
代補古未備原有救濟之功惜未詳論六氣之理以
明其源但稱為痧而敘證狀多列名目淺學未能細
辨每與雜病牽混夫痧者雜證中之一證今名目多
於雜證使人目眩而莫知其緒如吳又可之論瘟疫
亦不明六氣變化之因混指溫病為瘟疫悖經旨而
誤後學予於溫暑提綱已詳辨之若痧證之因實與
瘟疫一類以其邪氣鬱遏故變證尤多卒暴如內經

醫門棒喝 卷四 痧症論 四

云厲大至民善暴死是也要皆不出六氣與穢惡釀
成故夏秋常多冬春較少而一方中病狀相類亦如
瘟疫之傳染惟瘟疫由膜原傳變痧證之邪淺深不
一皆由鬱閉使然現證不同其為疫邪則同也以六
氣錯雜閉鬱但開其鬱即為治痧大法然不識六氣
為病之理則必誤將雜病作痧而治虛實不分混投
痧藥斯害也已古人著書之心原欲濟世不善讀者
多以滋害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倘不明聖經

源流則難免因名昧實之弊操術者不可不察焉豈獨痧證瘟疫而已哉

醫門棒喝

卷四

痧論

五

宜於此必不宜於彼
凡藥皆然

薤仁辨 兼論痢疾證治

按瓜蒌本名栝樓甘涼滑潤之品也潤肺止咳嗽消痰火鬱結皆取其涼潤之功因其甘涼滋潤故又生津止渴是但宜於燥火二氣之病若寒若濕斷非所宜本草言其能滌蕩胸中痰膩亦是火燥二氣鬱蒸津液所成之痰非濕蘊之痰此不可不辨也且古方所用皆瓜蒌實未有單用仁者為因其仁多油本草言熬取可以點燈則油重可知油既重則不但不能

醫門棒喝

卷四

薤仁辨

六

滌蕩而反滋其痰膩矣後世有將其油去淨名薤霜用治陰虛腸燥痰火之病亦罕見有用仁者余涉歷南北各省數十年惟見吾紹治溫暑濕熱痢疾等證多用薤仁未知始自何人相習成風莫有知其害者余竊怪之推求其故實由汪訥菴本草備要誤將薤實作仁竟不考古方所用是實非仁又有本草從新其自序云即取備要而重訂之故亦以實作仁因訛承訛此二書為當世所盛行讀者遵信勿辨遂相率

效用也。夫濕熱之邪，粘滯難化，必須芳香苦辛開泄，疏通而後陽氣得伸，邪始解散。大江以南多濕，故溫暑等證，挾濕者十居八九。舌苔雖黃而必滑，此濕邪之明徵也。濕邪壅遏，三焦氣化不宣，多致二便不利。但用芳香開泄，三焦氣行，其便自通。或見大便不解，不知開泄而用萹仁，欲其滑腸，豈知萹仁甘涼油潤，涼不足以去熱，而油潤助濕，甘更壅氣，故不能退病。反礙其胃，或遇脾氣虛滑之人，便雖得解，而濕熱因

醫門棒喝

卷四

萹仁辨

七

之內陷，為其止能滑腸，不能開泄濕熱，遂至清陽不振。上則胃閉不食，下則滑利不休，變證多端。或至昏沉，不省人事，余蓋屢見之矣。此皆由本草備要之誤，而不考究古方之故也。至於痢疾，由內傷飲食，外受六淫，其因不一，必當隨證審察。若用萹仁，無祛邪之能有，敗胃之害，其有夏秋暑濕邪重，壅閉胃口，絕不思食，名噤口痢者，最為危候，倘用萹仁，更敗其胃，害尤甚焉。或曰：本草言萹仁治赤白痢，今言不可用，何

也。答曰：讀書須達理，不可以辭害意也。若本草備要從新等書，不可為憑。考綱目言：瓜蒌子炒用，補虛勞，口乾，潤心肺，治吐血，腸風瀉血，赤白痢，手面皴。既曰補虛勞，則斷不能祛邪破積矣。滋口乾，潤心肺，則其為甘涼滋潤之品也。其吐血，腸風瀉血，手面皴者，皆為風火燥邪之病，故宜甘涼滋潤。由此觀之，則赤白痢亦由風火逼迫，腸胃脂血下注，即經所謂暴注下迫，皆屬於火是也。斷非濕熱積滯之痢，益可見矣。奈

醫門棒喝

卷四

萹仁辨

痢疾證治

八

何不達其理，一概混用乎？又曰：古云滑可去着，痢疾積滯，便結不暢，用萹仁以滑腸，是亦一法。何云概不可用？答曰：此正不審氣味宜否，徒執死書，莫知其害也。痢疾之所以結滯者，由邪氣與食積凝聚故也。所以凝滯不行者，由脾氣不能運化故也。要知邪結在腑，其傷在臟，邪結為實，正傷為虛。腑實臟虛，故為重病。經言：臟者藏精氣而不瀉，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臟應實，實則氣旺能運化，周流也。腑應虛，虛則通暢。

腑實臟虛四字發千古之秘能徹悟四字之理求其所以然之故則於治痢之道思

過半矣

說出所以然

虛實不同治法迥別

腑司出納其所以能
出納皆賴氣之鼓運
也而脾尤能助胃故

無積滯之患也。今虛者反實、實者反虛、氣化乖違、陰陽否塞、豈不殆哉。蓋腎司開闔、二便者腎之門戶也。腎傷而開闔失度、則便下不禁矣。脾主運化、為胃行其津液者也。脾傷而轉運不前、則津液下溜、而積垢停滯、故雖便下不禁、而又瀉滯不暢。所以古名痢疾、為滯下也。初起時、輕者開泄外邪、以化積、重者兼用大黃以破滯、使腑氣宣通、則臟氣亦甦、或邪重而臟氣本弱、難施攻奪、或日久而元氣已傷、邪積仍結、如

醫門棒喝

卷四

蕪仁辨 痢疾證治

九

此者、若不於清理之中、兼扶脾胃、助其運化、則積滯豈能流行、邪結日深、元氣日削、無不危矣。倘不知此、而用蕪仁、油潤氣味、胃先受傷、雖能滑腸、不能化積、腸滑則便下反多、脂液日耗、脾腎愈困、更無運化之力、則邪滯膠固、愈深、豈非反增其病乎。余嘗見有久痢瀕死者、便下日猶數十遍、腹痛不止、檢其所服方、無不重用蕪仁、可見其臟氣已敗、而邪積依然、在腑也。嗟乎、要知腑氣流通、全藉臟氣鼓運、或不明腑實

能為胃行津液而消食物也

至理盡明

臟虛之理、虛實寒熱之殊、而以蕪仁為君、佐以香連、積枳、為治痢通套之法、竊恐其害、有難言盡者。或曰、童真之年、患痢、豈亦臟虛乎。答曰、言臟虛者、非謂平日虛損也。內經言穀入於胃、化生精微、以養五臟、六腑、五臟皆稟氣於胃、今邪結腸胃、穀入既少、胃氣精微、下注不休、五臟無氣以養、則日虛矣。因其腑實、所以臟虛。脾腎二臟、受傷尤甚、無論童真、莫不皆然。其臟氣素虛之人、則危殆更可知也。或曰、邪積重者、既

醫門棒喝

卷四

蕪仁辨 痢疾證治

十

可用大黃、則虛人不任攻奪者、用蕪仁代之、似較穩當、是故醫或未用、而病家多有要用者、所以相習成風。今予創新說、不虞不協於眾乎。答曰、世俗正坐此病、欲圖穩當、反受其害、殊不思蕪仁氣味、與大黃天淵不同、豈可相代。大黃氣香、能解穢開胃、性寒、能清邪熱、味苦、化燥、而能去濕、其力峻猛、直下腸胃、能破積滯、是故虛人挾積、不妨少用大黃、以退病。昔人有與參朮姜附並用者、正是虛人治法也、豈可代以蕪

不肯究心於古但隨
流俗浮沉一齊不敵
衆楚吾末加之何也

苦口良言其誰聽之

論治痢疾雖止千餘
言而溯流窮源理明
法備要旨已括於中

倘能推類隔反則變
化隨宜臨證施治自
有得心應手之妙然
非用力之久焉能識
其端緒哉

仁反敗其胃乎所以痢疾門中古方多有用大黃絕
無用薑仁者奈何不審氣味不知古法積習相沿牢
不可破良可歎也總而言之薑仁氣味大不宜於脾
胃溫暑等證固不當用而痢疾乃脾胃俱困用之其
害更大余故聊述其弊非以追咎已往竊欲補救將
來知我罪我亦所不計也若夫久痢脾腎兩傷尤當
大培本元然必仍兼化積利其胃氣庶中宮轉運飲
食漸加便下漸少方有生機余又每見久痢虛證邪
醫門棒喝 卷四 痢疾證治 上

經云自利不渴者屬
太陰故凡邪入太陰
則脾無轉運之力而
精粕下瀉必自下利
其寒邪固不作渴雖
熱邪亦不渴者以中
氣隨邪下陷火不上
炎也必升其陽則邪
出陽明而大渴出汗
而解以太陰陽明為
表裏故也

附治案

城東有徐姓人種園為業年近五旬丙戌夏初患溫
病六七日云醫者回覆不治懇余視之其人昏憤不
省人事大便流糞水不止按脈寸關散漫不應尺部
擺蕩下垂輕按皮膚則涼重按肌內熱如火其妻言
病初起時發熱畏寒而口渴今泄利不止口即不渴
而神昏矣余意必因服薑仁等涼藥脾氣滑泄熱邪
陷入太陰也病家檢方出果係柴薄羚羊知芩枳半

醫門棒喝 卷四 治案 上

薑仁等藥因思貧苦人勞力非同內傷或可救治隨
告病家曰若服余藥必要仍然發熱口渴及有汗出
方有生機遂用生黨參三錢加柴葛升麻蘇朴甘草
姜葱兩劑次日視之脈弦數身熱汗出而口大渴即
於前方去蘇朴姜葱加生石膏一兩知母五錢又進
兩劑大汗淋漓下利止而神漸清遂思粥食乃減黨
參錢半加鮮生地根生地連服數劑調理漸安按是
證救回後脈弦數左尺甚微右尺獨大數如沸湯此

辨證須明漸進藥有次序

因貧苦人力食衣單冬受寒冷邪伏少陰至春陽旺鬱邪化熱劫燦腎陰故尺脈如此即余溫暑提綱中所論之證也熱蘊少陰乘春升少陽之氣而動兼外感虛風表裏俱病故初起畏寒發熱者外感風邪也口渴者內熱勃發也內經云火鬱則發之木鬱則達之先須辛甘微溫升散其鬱使外風解而汗出則內熱透發然後清之可愈若不透達見其口渴即投涼藥遏其內發之火又見大便不解以葶仁滑之脾氣

醫門棒喝

卷四

治案

三

午夜鐘聲

所以仲景之法果能精之可治萬病豈止

下泄不止火邪內陷變成壞證矣夫熱邪在經必從汗解既無實積腹脹其大便不解本無妨礙何必通之反使外邪內陷乎總因不究仲聖六經治法但以吳又可瘟疫論為規則不辨邪之淺深人之虛實謂通大便即可退病或不效而變壞證未知其故則云不治反謂仲聖之法止可治傷寒不可治溫病而不思傷寒溫病雖不同其辨邪之淺深人之虛實豈有異乎若又可之論偏執一隅未達至理余於溫暑提

傷寒而已

為因審辨最難故世

俗必不肯用補瀉兼治之藥恐不能效反招物議以人性命為輕已之聲名為重嗟乎如此為醫不知其問心果能安否曰安曰汝安則為之

綱已辨其弊豈可師法且仲聖麻桂四逆理中真武白通等湯則為治傷寒之法若黃芩白虎瀉心大小柴胡承氣等法豈不可以治溫熱乎而傷寒溫病皆有虛實不同故如理中桂枝新加小柴胡人參白虎半夏瀉心復脈等湯皆用人參補瀉兼備又如後世之參蘇飲人參敗毒散溫脾湯黃龍湯等法或發表或和中或攻裏而參地芩連大黃姜附錯雜並用者不可枚舉良由正虛挾邪不得不攻補兼施但必審

醫門棒喝

卷四

治案

古

其虛之多少邪之淺深而使藥病相當方能奏功不比純虛純實之易治耳今也則不然無論體之虛實邪之淺深總以柴薄知芩枳朴杏半連翹梔子鬱金豆蔻犀角羚羊等為主一聞大便不解不誦寒熱先用葶仁如不應繼以大黃更不辨有無實積總謂通便可以去病若諸藥用遍不效反見壞證者即言不治凡見身熱頭痛之病即用前藥名為時方如有攙用他藥者即謂其方不時眾必咻之而不敢服或有

1028 丹黃參日華...

風寒之邪亦混稱風溫濕溫而用前藥風寒為涼藥所閉其人委頓氣化不行大便反結亦必用葇仁大黃以通之終至不救而後已如是受枉者殆不可數計嗟乎軒岐仲聖之道一至於斯誠可痛也余既淺陋年力已衰斷不能挽狂瀾於既倒矣或因芻蕘之言以發其端引伸觸類得以漸明聖道是則望於後之君子吾今再拜叩首泣告

當世明賢務師軒岐仲聖研究歷來古法審病用藥
醫門棒喝 卷四 治案 五

切勿揣摩時方作醫門捷徑不顧人之虛實邪之淺深而致害則積德無量獲福亦無窮盡矣幸甚禱甚或曰以時方治時證誠有之若風寒之邪何至誤作溫病而不辨哉答曰余非目擊斷不敢妄言也近處有齊姓婦人年三十餘體盛陽虛之質丁亥正初臥病七八日水米不進邀余視之狀甚委頓不能起坐語聲低不能聞按脈濡遲無力右寸關沉弦而瀉據述初起發熱頭痛而畏寒服柴薄知芩梔子連翹等

溫學莫不認為內熱

矣

中陽傷而風寒閉故

身反不熱頭即不疼

所謂陽病發陰也本

感邪在皮毛屬太陽

經故頭痛皮毛內通

於肺肺為太陽經脈

不上頭邪伏太陽頭

不痛矣胃脈雖上頭

胃陽不振邪伏不動

陰寒盛而火微也

一劑即覺口干難忍食梨蔗等水菓遂不思粥食胸腹滿悶大便四五日不解頭即不痛身亦不熱但覺畏寒而已余令人按其胸腹空軟但虛滿耳舌苔薄而微白余曰此本感受風寒因涼藥而邪內閉胃陽被鬱故即口干又食生冷則中陽更傷肺胃伏邪不出須用辛溫開解乃用蘇杏葛防桂枝厚朴甘草姜棗等一劑次早脹滿畧減脈仍弱濇多日不進粥食狼狽已極正氣既虧伏邪難出乃仿仲聖建中例於

醫門棒喝 卷四 治案 六

前方加黨參三錢干姜一錢服後腹中鳴响脹滿漸減其親戚見病勢沉重又延別醫診之謂是風溫遂用時方聞大便多日不解即加葇仁五錢大黃三錢并云一劑大便不通再服一劑病家疑惑至黃昏時來詢余可否服大黃方余又為診脈比前已好詢病人云畧覺安舒余曰此本虛寒邪伏故服黨參姜桂溫補熱散之藥陽氣轉動腹鳴脹減若服大黃葇仁以寒遇寒如冰益水更使凝結大便必然不通元氣

幸而免

干姜又加附子大便反通可見陰寒凝結如服大黃則便必不通而元氣脫矣

止存一線再服苦寒攻藥元氣先脫何須兩劑以通大便哉其理如此請自酌之於是止而不服次早又邀余診脹滿已消脈亦較好即於前方去厚朴加附子錢半服後漸有微汗隨解大便些須即思粥食次日又診神氣脈象均好伏邪得汗而出乃用溫補氣血調理半月始得下牀夫用姜桂附子而大便始通其寒凝甚矣且其脈象證狀顯然虛寒奈何全不辨別猶投知芩大黃是真以人命為兒戲也顯而易辨

醫門棒喝

卷四 治案

七

者如此其假實假虛為難辨者誤治更多矣豈余所敢妄言乎誠以目擊不忍是故泣告當世明賢千萬留意幸勿以人命為兒戲也是年夏令又有城中青道橋吳姓男子年二十餘患熱病先有醫者與吳又可達原飲兩服至第四日邀余診視其身微熱頭疼不甚口渴飲不多舌苔薄而黃胸腹無脹滿不思食畧進稀粥大便不解小便黃神色不爽夜有讖語余察諸證全是熱邪閉伏之象

故為疑難非深通經義不能辨析施治

但診其脈右手弦軟而遲左手寸關全無惟尺部略見因思營行脈中右屬氣左屬血今左脈如是其邪閉於營血滯甚矣營為陰故夜分有讖語也且渴不多飲內熱不甚而營血滯澀斷不宜妄投涼藥以遏其邪遂重用當歸桂枝佐連翹赤芍以通其營加知母厚朴以清肺胃連進兩服空關脈稍出寸部仍無內熱畧甚大便不解乃於前方加製大黃二錢解大便二次舌苔亦退惟左寸依然不應夜仍讖語此邪

醫門棒喝

卷四 治案

六

干心包恐防昏厥即於前方去大黃重用當歸又加柴胡和人至寶丹五分次日又重加桂枝左寸始得稍應如是服當歸桂枝至寶丹等藥至六劑左手之脈方調達寸部始見洪象本脈粥食漸加讖語亦少而小便時陰中掣痛此伏熱流通乃減少當歸桂枝加元參羚羊角黃柏滑石之類小便不疼而口仍渴乃去滑石黃柏加生石膏鮮生地之類連服四劑諸證皆退調理而安余思此證原係熱病何以脈象竟

寒為陰邪其性
故能久伏於
性陽而動則易發

同陰寒不解其故遂詢其致病之由據述上年冬間
赴山東投親不遇盤費短少奔走長途落魄而歸余
方悟冬傷寒邪藏於肌膚之言為確而辛苦之人尤
多也蓋風傷衛而寒傷營因其少年元氣未虧邪不
能內干而侵入營中與血氣攙混全然不覺歷春至
夏陽氣升散其病始發若非余親見而得之傳聞亦
難遽信以是可知王叔和當時亦曾親驗故云辛苦
之人春夏多溫熱病者由冬傷寒邪所致也後人以

醫門棒喝

卷四 治案

元

理既大明猶須閱歷

叔和之言為非者殆未親歷故也故凡病情變幻莫
可窮盡醫者雖博古通今斷不可自負自用致傷人
冥冥之中而不覺也此證余用當歸桂枝時有醫者
見而非之乃用犀角羚羊芩連牛黃丸等大涼之藥
言其鬱熱成斑必服此藥其斑乃出病家詢余然否
余曰脈證如是熱邪尚輕而營血凝滯特甚若用涼
藥血得涼則凝而邪愈閉雖有斑而不出矣邪閉不
出元氣日削命不可保也遂從余服桂枝等方至六

即所謂時方也

劑之多其脈始出而邪始達設病家疑貳雜進他藥

則吉凶未可知也嗚呼醫者雖有救人心實亦不
能操其權者蓋患病之人有命存焉余閱歷以來見
受枉者多矣不禁歎息流涕而又莫與明此弊也惟
願高明君子虛心審慎擇善而從勿立巖牆之下為
幸耳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泥之可知凡事皆由前
定病者幸而遇良醫則愈或雖遇而不信及死於庸
醫者不幸也亦命也故曰死生有命所以君子知命

醫門棒喝

卷四 治案

三

惟順天理脩身以俟之無所用其禱亦無所用其藥
也藥者聖人之仁術為參贊化育而設雖能救人疾
苦非能造人之命也命由己立福自己求知君子之
道者當別有會心處矣

原痘論

痘者何，先天之毒也。何為先天，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網緼一氣，兆於賦形之先，故為先天。先天一氣混然而為陰陽之根，即太極也。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陰陽生而兩儀判，以象人之兩腎，即為後天。由是而四象五行，臟腑形體，次第而成，與造化之生成萬物，同其機括。故腎臟為後天形體之本，而先天混元之氣，寓於命蒂之中，為先天而

醫門棒喝

卷四

原痘論

三

有毒乎。人稟天地氣化而生，實與天地同根。天地氣化流行，無非風寒暑濕燥火之六氣。人居氣交之中，若魚之在水，六氣純和人賴以養，六氣偏駁人亦受傷。鼻納天地之氣，口受天地之味。內經曰：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經言五者，明五行之道，以氣味配天地者，表陰陽之理也。然味出於地，實賴天氣以發生，蓋天體迴旋，包乎地外，而氣貫地中，升而為雲，降而為雨，皆混元一氣之流行。升者為陽，降者為陰，

陰陽升降，而萬物生成，是以天地之道，不可析而為二也。父母平居，感六氣之偏，受五味之雜，混於血氣之中，而陰陽交會，妙合而凝，則偏雜者，亦隨情欲之火而孕乎中矣。此為先天之毒也。然則靈素未嘗言及，何以上古無痘毒耶。良以上古氣化醇厚，人心渾樸，體質堅強，即或稍遇偏雜之氣，隨時消散，不至混於血氣之中。後世氣化日降，生齒日繁，情欲倍熾，體質不堅，六氣之偏，混於氣血，而與五味之穢，情欲之

醫門棒喝

卷四

原痘論

三

火釀成毒，厲然其根，實天地六氣之偏所致。故其發也，必由六氣以引之。是以不拘四時，皆有痘證。而兄弟姊妹同臥起者，又有或出或不出者，因其先天所感六氣，各有不同，故其發也。雖由君相二火以動其機，必其同類之氣相引。若非其類，雖同臥起，不能觸發。而六氣偏駁，春夏為多，故痘證亦春夏多於秋冬。此蓋不易之理也。或曰：非同類之氣相引，則不發，而種痘之痘痂，豈皆同類之氣，而能引發，何也。答曰：痘

毒發於先天而痘痂成於後天之氣血，卽此氣血中，則又有五味六氣之偏雜矣。又配以開竅引導之藥，故易發也。然亦間有種而不出，後又自出者，其理自可想見也。昔人有謂痘係胎毒，因受孕後，或交會太多，及五味濁氣與情欲之火交互侵漬於胎，胎長其毒伏於命門，此說非也。結胎以後，已屬後天，卽有濁邪侵漬而混於後天血氣之中，如出胎以後，所發丹毒疹子之類是也。故胎毒爲後天之毒，或有或無，或

醫門棒喝

卷四

原痘論

三

潰腐或漫腫，皆各不同，非如痘爲先天之毒，形象人皆同，而又千百人中無一二不出者，以其爲先天之毒，故其出也而有次序，合乎天地四時造化生物之機，是以氣血平順者，必發熱三日而見苗，若春陽鼓動，草木萌芽，其長也；若夏令陽旺，萬物茂盛，其漿足而飽滿也；如秋令收肅，萬物成實，其回靨結痂也；若冬令陽氣歸藏，萬物剝落，四時十二月爲一歲，痘以十二日成功爲常期也，或不循常期而發而長而

醫門棒喝 卷四

當其未發絕無影響
可見爲先天之毒故
與眾迥異

顯而靨者，必因其人氣血有乖，或偏勝，或幼弱，或兼外感內傷等因，皆爲危險之證，則必藉藥以治之，而斡旋造化之缺失也。是以痘爲先天之毒，不同後天之胎毒，或痘發時，胎毒亦發，如方書所云，夾丹夾疹之類，此則病勢較重，而治之必以痘爲主，痘毒化，則胎毒亦因之而消，蓋後天氣血，卽陰陽所化，陰陽實根於先天混元一氣，故痘毒爲根本，胎毒爲枝葉，治其根本，則枝葉一以貫之矣。然痘毒未發，何以絕無

醫門棒喝

卷四

原痘論

三

影響，因其孕於先天混元之中，與先天之氣，若水乳相和，先天之氣無形，故痘毒亦無形可睹。一旦觸發，毒卽流於後天血氣之中，攬血氣而結瘡窠，其形如豆，故名痘毒，而形成於血氣，毒者，不過穢惡，究無形象可名也。但先天之氣無形可觀，何也？蓋太極判而爲陰陽，陰陽旣立，太極體隱而實寓陰陽之中，爲陰陽之根蒂。童真之年，陰陽未充，太極之體，猶渾融不泄，天癸旣至，陰陽充盛，而發生生之機，若男子每夜

一三九

子後陽舉，即先天之氣，應天地之陽氣而發動也。當其發時，昏睡中不覺其形狀，既醒之後，即隱而不可見。惟脩煉家靜極生動，而見此氣發生，故老氏曰：致虛極，守靜篤。吾以觀其復復者，先天混元之氣還復也。虛極靜篤，象坤卦之純陰，靜極生動，若復卦之一元來復。故學仙之道，必使乾坤合體，而返先天混元之中，則神光大定，為成功矣。是皆人生稟賦之源流，陰陽生化之奧妙，而為天人合一之大道，即痘毒發

醫門棒喝

卷四

原痘論

美

源之至理，而一定不移者也。若夫後世諸家，以兩腎之中為命門，余則謂不然。夫言命門者，即命蒂也。命蒂，即太極之體所在，人具形體之初，而成後天八卦，乾變為離，坤變為坎，離南坎北，坎象腎而離象心，兩腎之中，坎之一陽，非命蒂也。必返究乎先天八卦之理，而後方知命蒂所在。故道家有云：不在心腎而在玄關。玄關指命蒂也。謂至玄至妙之關竅，非學道者終身不悟其旨，苟悟其旨，亦非語言所可形容，又焉

能與憧憧者道哉。或曰：子言命蒂，彼言命門，義各不同。則古人之說，豈可非乎。答曰：若取義於門字，譬如一屋有孔竅處，皆可稱門。如人身耳目為心神遊行之門，口鼻為氣味出入之門，二便為出穢濁之門，又白唇齒咽喉及胃與二腸至肛，有七衝門之名，以其為納水穀化糟粕出滓穢之門徑也。腎臟象坎，坎中一畫，非竅穴也，名之為門，何所取義乎。

醫門棒喝

卷四

原痘論

美

治痘論

治痘之要全在辨毒氣之重輕元氣之強弱而權衡補瀉必使毒氣盡出於外元氣始能獲全倘辨別不真漫言溫涼補瀉或云七日前必涼解七日後必溫補斯如刻舟求劍失之遠矣蓋必計日以察其證非按日而定治法也如發熱三日而見苗見苗三日而起脹之類或未及期而出而脹或過期而不出不脹則必計日而審其所因或因毒盛或因正虛或內有積滯或外邪閉遏隨證而治豈可拘七日前涼解七日後溫補之說哉若出脹行漿皆循次序是為順證原可不藥而無溫涼補瀉之可議也自古論治痘者或主涼瀉或主溫補雖各有見解而皆一隅之說未協至理其主涼瀉者泥於內經諸痛癢瘡屬心火之言而瘡瘍之毒發於後天氣血初起可散可消否則使潰而膿盡方愈痘毒發於先天混元不能消散不可使潰與諸瘡病源不同治法迥異豈可專以涼瀉

醫門棒喝

卷四 治痘論

三

為主乎其主溫補者知痘毒賴元氣運化始能外出

而成功故戒涼瀉恐傷元氣也然虛證為宜倘毒盛火炎豈可概主溫補乎以故皆為一隅之說耳至翁仲仁金鏡錄論虛實補瀉之道辨析精詳理當法備實為治痘準繩又有聶氏活幼心法朱氏定論翟氏秘要更多闡發其微似無遺蘊業痘科者莫不知仲仁等書而遵守之然余猶見世俗治痘而於虛實補瀉之道常多失宜而致害雖由學識不精竊嘗深究其故為因諸論之辨虛實吉凶惟視痘之形色為憑而參以他證詳形色而畧證狀而又散漫錯綜無綱領統攝學者不得其緒辨別未明也夫痘之形色有諸中者必見諸外原屬至理不移但後學專習痘科不究方脈之理而他證之虛實未能甚明但憑痘之形色形色狀象既多而理尤微妙眼力不到常多疑悞虛實倒施矣即如灰白塌陷諸論皆言虛寒而痘科正宗言其毒滯而用大黃得效極詆古人用補之

醫門棒喝

卷四 治痘論

三

非諸如此類、冰炭相反、後學何所適從、其餘疑似者、猶多專恃看法、豈能無誤、若正宗一書、雖多妄說、不足為憑、然既言之鑿鑿、亦非全然無因、灰白之屬、虛寒者固多、或因毒滯、而血不流通、痘形色白、可用攻瀉者、要必另有實證、可據、若不明他證之虛實、而但以形色為憑、必致釐釐千里之謬、其害何可勝道哉、是以論治痘者、必須窮源清流、舉其綱領、以立法度、庶幾學有規矩、可循、無岐惑之害、若仲聖之論傷寒

醫門棒喝

卷四

治法論

三

也、分列六經、河間之論濕熱也、辨別三焦、則論證立法、有所統攝、使人因流知源、各有端緒、竊意痘證、宜分隸五臟、如傷寒論等立法、則條貫縷析、辨別易明、雖古來所稱心經痘、脾經痘之類、既不詳晰、明其義理、而經之一字、實為未妥、蓋痘出臟腑、而至皮毛、上頭下足、無處不徧、若以經稱、則手足三陰、不上頭面、其理豈能該攝、若五臟者、腎主骨、肝主筋、心主血脈、脾主肌肉、肺主皮毛、則經絡三焦、皆統該於中、故痘

若無的確實證、則灰白為虛寒、豈可妄用攻瀉以殺人乎

證、必當稱臟、不應稱經也、緣痘毒發於先天、混元而流於後天、陰陽氣血之中、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故毒自左而升者、由肝而之心、自右而升者、從脾而達肺、毒氣既升、烘然發熱、發熱者、由元陽鼓舞、驅毒而出、毒氣周歷五臟、以尋出路、有一臟之氣稍弛、毒即由一臟而出、有兩臟之氣稍弛、毒由兩臟而出、痘毒如賊、元陽如主人、自內逐賊而外出、五臟如五門、有一門不固、賊從一門而出、兩門不固、即從兩門而出

醫門棒喝

卷四

治法論

三

故痘之形證、有一臟者、有兼臟者、不能一定、即此可知其毒氣之重輕、元氣之強弱也、故元陽旺者、蒸蒸發熱、而精神不疲、臟氣堅固、必待三日、而毒始外現、循序起發、為順為吉、若元氣不勝毒氣者、一經發熱、毒即一擁而出、此五臟不固、如門禁失守、賊勢眾盛也、又如發熱輕微、而痘出不快、精神委頓者、此非毒輕、乃元陽不振、毒不外出、如主弱而賊欲內攻也、皆為險為凶、良以五臟具五行之性、有陰陽強弱之殊

毒由先天混元出於陰陽五行達於軀壳與氣血交混必元陽強旺鼓舞毒始外行即裹氣血以成窠粒其窠粒由五臟血氣所成故有五行之形象而虛實可見此本

造化至理而立論誠為治痘準繩也

故審其痘出何臟即其臟之陰陽強弱而證之虛實已分再參其外形之善惡而順險逆了然矣假如毒

歷五臟其肝臟之氣稍弛痘由肝臟而出肝主筋而

附骨故痘粒堅而根深附骨肝為風木故一痘二三

頂象木之分枝肝主驚故發時必先驚惕肝主疏泄

毒易宣發風木與相火為體用風火鼓激其痘易長

易漿但肝藏血毒與風火交熾血受煎迫須辛涼散

風火以疏毒甘寒辛潤益血和血自易收功○如痘

醫門棒喝 卷四 治痘論 三

出心臟心為君火火性炎上故痘赤而尖圓心主血

脈其根在血脈心藏神明毒氣初發或多煩擾然心

為一身主宰一身氣血供其所用肝木相生相助其

毒易化易漿或火盛毒盛必清火解毒此心肝二臟

之痘皆為順證也○如痘出於脾脾為太陰濕土陽

弱不振發熱不甚毒難宣發脾位於腹初起多腹痛

脾主肌肉故痘粒大而頂平中軟不堅根在肉中初

現皮色不甚變氣弱則痘少光彩或肌肉漫腫脾胃

為後天生化之源毒氣困之飲食不進精神倦怠若

嘔而不瀉或有咳嗽喉痛毒從胃陽發越兼由肺臟

而出猶為吉象作瀉者陽氣下泄防毒內陷歸腎痘

塌色灰為凶倘再誤用寒涼必死脾家之痘始終以

扶脾為主利氣和血以導其毒或毒盛火炎腸胃積

滯毒壅難出者暫通其腑必當顧慮其臟倘無積滯

而妄用苦寒攻瀉則脾陽下泄立變危殆矣○如痘

出於肺肺為華蓋其位至高權衡一身之氣毒乘之

醫門棒喝 卷四 治痘論 三

而失其權衡之柄一身氣為之窒故毒難化而難出

其出也形扁色白根浮於皮中虛多空亮初起必咳

嗽喉痛肺為辛金性畏火而惡寒故大涼大熱之藥

皆忌若見喉痛投寒藥反閉其毒重用辛溫以發之

肺臟少血血少氣窒故難成漿須用甘溫培土以生

金辛涼芳散利肺以疏毒必使內氣充而毒盡出其

聲清喉不痛飲食二便安調者內無留毒漿雖不足

亦無妨蓋血少不能作漿而肺氣鼓舞於外擡為空

目采方書言全亮

為壞證而不知肺臟少血不能作漿但無內悲則毒已出外雖空壳而粒大凸綻是肺氣鼓毒於外惟助氣化毒時至則回回後且無血加止有紫色痘痕而已其內無毒則愈全在助氣托毒得法藥之宜溫宜涼最當詳審而施否則毒留肺臟即不可救矣

壳雖無漿而毒出皮毛矣若內證未清毒留難出則多危殆必助氣利氣以托其毒故脾肺二臟之痘皆為險證也若痘出腎臟腎屬水在至陰之地而主骨如坎卦之一陽在二陰中也元陽弱而毒盛者伏於腎而蘊骨間不能升發腎司閉藏無宣毒之能陽既不振發熱亦微精神委頓腰痛如被杖或便溺自遺其身黑點隱隱在肉內此為逆證難治又若五臟不固毒盛一擁而出不分顆粒元氣不勝毒氣氣血不

醫門棒喝

卷四

治痘論

三

能周流其毒團結不化如蒙頭托腮鎖喉等類諸惡象自古皆稱逆證昔人論之詳矣如察其內證尙有可治之道辨其為何臟之痘或兼數臟者參合其理而思善法以救之如是而源流既清分五臟為綱列各證為目條貫縷析則虛實吉凶之辨庶免岐混似可為治痘之規矩尺度未知然否候明賢教正為幸

附治案

余雖畧知痘證理法而少閱歷不敢輕為人治適有

至交聞樸堂年五十餘無親昆弟止一子甫二齡於丁亥季春出痘時值寒水客氣多雨少和間其發熱三日而見苗見苗即身涼余謂順證無慮故不視之經醫者用藥服五六日忽言證危難治於是驚惶邀余觀之其痘雖多尙分顆粒惟因稟弱而白氣虛痘出脾臟故形平扁脾為太陰濕土陽氣不振脾臟痘毒必由胃達肺故宜疎利肺胃之氣毒始透發醫以涼血攻毒入心肝經藥治之餘毒壅胃遂致咬牙痘

醫門棒喝

卷四

治案

四

頂塌陷而見壞象余用參芪保元湯加芎歸厚朴山查等扶氣疎毒煎熟未進適有闕切之人言余方不合痘科成法斷不宜服囑令仍服前醫涼藥并有蜂房等毒物壞胃者於是更形委頓粥食少進咬牙尤甚自分無救余知之不忍袖手又走觀之乃謂吾友曰余非痘科無怪人不之信但云吾方不合痘科成法豈涼血攻毒為治痘一定之法耶果爾則止須刻印是方痘家自治可矣古人設立諸法皆為無用即

示以痘科書所載各方吾友始能釋疑余遂勉爲救治因其咬牙特甚毒氣壅胃乃以余之前方去川芎加升麻葛根牛蒡紫蘇杏仁開提肺胃壅毒一日連進兩劑服後吐出痰涎甚多吐中有升發之意故次日咬牙減少痘形略起惟色白無光彩大便溏而醬色日三四遍此脾胃虛寒急防毒陷遂用參芪山藥丁香肉桂當歸厚朴角刺等又連進兩劑次日咬牙已除飲食亦進痘形漸起漿甚清稀卽於前方加附

醫門棒喝

卷四 治案

三

子枸杞鹿角膠扶陽助漿次日諸證較好卽去桂附仍用丁香加桂枝和絡次日頭面漸回腿腹各處漿脹甚粗又去桂枝加朮以收漿又調理數日痂落漸愈夫痘毒之出全賴元氣鼓運而人稟質有陰陽強弱不同故痘有虛實寒熱之異昔人論治之法溫涼補瀉皆備豈可以涼血攻毒走心肝經藥爲治痘定法乎乃不知此反謂余方不合成法出痘家多信不能辨則受枉者多矣良可慨也心肝兩臟痘爲有餘

之證不藥亦可愈脾肺兩臟痘爲不足之證必助氣疏毒若以治有餘之藥治不足之證初起本順反變爲險矣然用補之道原有權衡非可混施痘既出齊毒勢向外者多若元氣怯弱餘毒不能外出數日後元氣不支則外毒反從內入而死故出齊時急須辨之如色紫赤或干枯者此火毒閉結須清火活血兼利其氣大便燥結必用生地大黃等藥若痘色淡紅或白其頂平塌或陷者此陽氣大虛急須甘溫助氣

醫門棒喝

卷四 治案

三

兼活血利氣氣血活而元氣壯毒自外出化漿但其進退之機甚速治之必預審而預爲之地若遲誤一二日卽不能挽回卽如是證已現壞象及余治之又惑於旁言遲誤一日有餘危險極矣余故一日連進藥兩劑不使有間急如追逃始能獲痊蓋爲萬一之幸不可爲訓且以桂附丁香治痘聞者莫不驚異設或不能挽救則必衆口同聲謂余藥之非斷不能辨白者也嗚呼醫爲仁術原以救人爲心但術不精或

聖方為仁術

反害人此當反求諸己所謂盡己之為忠也若外來毀譽只可聽之冥冥中必有神明之鑒斷不可因毀譽而沮救人之心明理君子或不以余言為河漢也故特記之以為輕忽人命及多言害事者戒也

又有觀巷凌宅五歲一童出痘服藥失宜灌漿未足而遽回煩渴不安胃不納食便澹不固余視痘形本屬脾臟色灰塌陷此因過服涼藥餘毒內留脾陽下泄本為難治勉用人參丁香升麻葛根升陽解肌牛

醫門棒喝

卷四

治案

三

芎厚朴清胃疎毒連進兩服次日大便不解渴減思食惟咳嗽甚多此毒由胃達肺遂於前方去丁香加貝母銀花又服兩劑次日口不渴而食加惟仍咳嗽牙齦腐且臭此肺胃之毒壅於經絡肺為嬌臟毒最難出仍用人參升葛牛芎貝母加麻黃生石羔兩服後牙齦漸好咳亦輕減乃減麻黃石羔仍加銀花繼又清養肺胃調理旬餘而安夫脾為太陰濕土性喜香燥陽既下泄雖用人參升麻若不佐以丁香其毒

不能升發不用朮者恐其滯也既而便固食進則元氣克振毒出於經肺位最高其竅壅塞故咳嗽難愈非麻黃石羔不能開竅逐毒又恐中氣怯弱則毒留難出故仍用人參也是證若再遲一二日則元氣敗而毒陷深即不能投人參丁香等藥則死矣○以上兩案同為脾臟痘證一用桂附挽回一用麻黃石羔收功以其稟氣各有不同痘之時日遲早亦異審宜施治應變無方學者即可悟其理之所在庶不至固

醫門棒喝

卷四

治案

三

執數首死方以為治痘定法也或問子所治者何無他臟之痘而皆脾臟痘耶答曰余非痘科知者既少且心肝兩臟痘皆有餘之證可用涼瀉正合時醫手法自可收功惟其不識脾肺證治以致敗壞回覆不治或有知余者始來求治其不知及知而不信者眾矣故臨證少也脾肺臟痘屬不足本為難治自古方書但論其形狀之惡未將各臟陰陽五行至理講明而治法不得其要故後學更屬茫然惟習涼血解毒

通套之法統治諸證證不合法即回覆不治也心肝
臟痘本易治苟能治其難則易者可無論矣

醫門棒喝

卷四 治案

弄

所以稟體火盛則宜
涼藥以清之稟體虛
寒必用熱藥以助陽
必使歸於溫和而毒
始化世俗不明此義
用藥多偏而致害者
不可數計要在明辨
其是寒是熱而藥之
辨之不確豈可混施

疹瘡辨

昔人皆謂痘疹為先天胎毒痘出於臟屬陰故治宜
溫疹出於腑屬陽故治宜涼余詳究此說義有未盡
揆其意大抵因臟屬陰腑屬陽痘能受溫藥故謂其
屬陰而出於臟疹係火邪宜涼不宜溫故謂其屬陽
而出於腑然有外邪胎毒之異也夫痘毒發於先天
混元之中先天混元為陰陽之根蒂故痘毒亦具陰
陽全體其發也通該後天陰陽血氣即賴血氣以成

醫門棒喝

卷四 疹瘡辨

罕

痘故痘之紅盤血也白頂氣也毒既通該陰陽氣血
故治之不可偏陰偏陽必使氣血溫和而毒始化溫
者陰陽兩平之氣也非謂痘屬於陰而當溫之也毒
發於先天自然由臟而出不可因臟屬陰即謂痘屬
於陰也若疹為火邪而偏於陽既偏於陽則非先天
混元之毒而為後天之胎毒也良由成胎以後父母
不能節欲邪火侵入胎中蘊於腎臟及其發也由君
相二火觸動自腎而傳心肺出之皮毛雖為陽邪實

出於臟也。以陰陽偏全之異，辨痘疹之毒，有先天後天之分。故痘為先天之毒，具陰陽全體，雖出於臟而非屬於陰。疹為後天胎毒，雖偏屬於陽而實出於臟也。故又名瘡，或名痲，因其由胎毒而發，與外感風溫之疹有別耳。或曰：吾鄉洪謙鳴先生謂痘疹皆重證，古來詳於治痘，略於治疹，遂本王仲安先生遺編，著瘡疹心法，其瘡痘同源論曰：瘡與痘皆胎毒，痘毒伏於構精之時，瘡毒種於成形之後，此則構精時為先

醫門棒喝

卷四

疹瘡辨

聖

天成形後為後天，與子所論相合，但其又言瘡毒之火生於母之包孕，毒傷子之肌肉，痘毒深藏而瘡毒在皮毛肌肉，痘毒自內達外，瘡毒由外傳裏，今子言瘡毒蘊於腎臟，何也？答曰：因其未辨胎毒外感瘡疹不同，而見發於皮膚，遂謂受毒在肌肉而未識源流也。且既名瘡痘同源論，又言痘毒深藏，瘡在皮毛肌肉，豈非自相矛盾？更云痘毒自內達外，瘡毒由外傳裏，是內外迥殊，同源之義安在哉？惟外感風溫之疹

非深通經旨焉能辨
析如此精詳

可云由外傳裏，若胎毒之瘡，發源於腎，而傳心肺，故一日一潮，或三潮，必潮發三日，而毒始盡出。蓋一日則腎家毒盡，二日則心家毒盡，三日則肺家毒盡，而出於皮毛，結痂而消，神氣清爽，或未出透，而留毒於中，即有變證矣。其當午潮者，因毒由心經而出，心火旺於午也。或兼早晚潮者，緣人之衛氣晝夜五十度，周行於身，晝則行陽二十五度，夜則行陰二十五度，自平旦日出，衛氣自陰出於太陽經之睛明穴，隨陽

醫門棒喝

卷四

疹瘡辨

聖

躡脈而行於陽，則人目開而寤，至晚日入，衛氣從陰躡脈而行於陰，則目瞑而寐，合乎天地陰陽升降也。瘡毒從心營出肺衛，故當衛氣出入陰陽，正營衛交會之際，而瘡毒因之發越也。若外感風溫鬱於營衛而成疹，一出之後，旋即消化，非如胎毒之瘡，必潮現三日始消也。故疹之形色雖同，而現證不同，因其源頭有淺深內外之異，故又名瘡以別之。瘡毒始受，如果止在肌肉，不過經絡間病，則與外感風溫之疹何

不出胞胎其息非由
口鼻而入而毒隨息
由胎毒誠為不易
此若不深明造化
如何能識其源流
發千古之秘哉

異豈有三日潮現之理哉蓋瘡毒受於成胎之後兒
在胎時呼吸之息在臍中即道家所謂心息相依名
為胎息是也息在臍中其氣之闔闢不由口鼻惟一
縷臍帶通於母之子宮與母呼吸相貫故母氣和則
胎安母氣病則胎動不安若父母不能節欲欲火既
熾即由臍帶中隨兒闔闢之息而入焉吸由於腎腎
主閉藏故毒蘊腎臟及其發也自腎傳心何也為因
腎藏相火心為君火二火本來貫通或遇天地陽氣
發滲觸動人身君相之火其毒引發而傳於心但心
為君主而藏神明凡邪之來心之包絡受之昔人謂
包絡為心之宮城內經名為膻中包絡受邪流於血
脈以心主血脈也包絡經脈出手中指故瘡之欲出
手中指尖必冷因毒鬱經脈故也如謂毒由肌肉而
發肌肉屬脾胃與包絡無涉豈有指尖發冷之驗乎
心主營肺主衛毒從營出衛故傳於肺而出皮毛皮
毛肺之合也故必咳嗽喉痛皆為肺證此瘡毒蘊受

醫門棒喝 卷四 疹瘡辨 聖

傳化一定之理也其謂疹出於肺以及毒在皮毛肌
肉者或可論外感風濕之邪若胎毒之瘡其源發於
腎也或曰子言瘡毒非肌肉間病肌肉屬脾胃與包
絡無涉則無指尖發冷之驗然每有瘡夾斑者兼瀉
痢者又有瘡後患牙疳者目疾者其斑與瀉痢牙疳
皆腸胃病目疾屬肝病此何也答曰子何固哉余論
瘡毒蘊受傳化一定之理則自腎而傳心肺若其毒
氣蔓延各臟腑而有兼證變證何能數計而逆料如
火之延燒水之泛濫何異人身臟腑經脈本來貫通
並非隔絕邪氣流傳豈有定處若見其流不知其源
則茫然無緒紛爭不決而治亦不得其法矣況胎毒
由君相二火引發相火寄於肝胆則肝胆豈能清寧
無累而肝脈挾胃貫膈入肺循喉嚨之後則毒氣順
路到胃亦常事也且胃為五臟六腑之海藥之入胃
能治五臟六腑之邪則五臟六腑之邪皆能傳胃如
傷寒之邪歸於胃則不復傳若水之歸海理可見矣

醫門棒喝 卷四 疹瘡辨 聖

是故瘡之兼證變證雖各不同要皆傳化之流派若見胃證而即謂毒出於胃是見標而不知本據流以為源也烏乎可哉

大凡治病必先明其邪之源流而後審證施治方能盡善瘡疹有外感胎毒之異自古未曾詳辨無怪世俗治多謬誤胎毒止發一次其有復出者必係外感鬱熱而成然有胎毒未發而先由外感出疹者總當辨其形證外感必先外熱初起口不渴

醫門棒喝

卷四

疹瘡辨

聖

胎毒熱從內發先口渴而後身熱外感疎解透發旋即消散胎毒雖用疎解必潮現三日始消以其源遠則流長也後篇治疹論詳敘世俗誤治之弊誠為慈幼之寶錄也學者可不究心而熟玩之

外感之疹升散即效胎毒有不效者以其臟氣怯弱不能傳送毒氣故必詳辨而治法不同

所以外感之疹升散自愈其不效者必須詳察定是胎毒也析理明白之極

治疹論

每見治疹瘡起首必用升麻葛根湯世俗相沿牢不可破雖升散其毒不為大害但止見其標不察其本或證不應藥則茫然莫知其故是以有屢用升提表散而瘡不出竟不知其臟氣怯弱不能傳送毒氣徒用表藥耗散衛氣毒更難出或本無寒邪外閉腠理而妄用麻黃大泄肺氣至於鼻煽而喘毒伏心腎煩擾不安而死醫者卒不悟其所以然良由平日認定

醫門棒喝

卷四

治疹論

聖

疹出於腑及瘡毒在皮毛肌肉等說既不究胎毒發源傳化之由而見內毒不能外達者反認作外毒內陷而謂無法可治試思瘡毒如果本在肌肉初治莫不先用升提表散其瘡豈有不出之理即或有外邪內食阻滯亦必有證可辨治之何難其毒既非由臟而發則臟氣本和又用升表之藥豈有外毒內陷之事乎殊不知臟氣不能送毒傳化雖用升表無益而非外毒內陷實是內毒未出乃平素未明此理亦可

痘疹同中有異然皆

血絡中病非升葛解
肌所能取效也

慨也且起首必用升葛湯為定法則不獨未明疹瘡源流并將斑疹混而不分矣汪認菴升葛湯歌曰斑疹已出慎勿使可見將斑疹混治已久世俗熟誦湯頭歌授受流傳以為定法更無疑議而不思升麻葛根陽明之藥也陽明主肌肉邪熱閉鬱則成斑斑者赤色成片或如錦紋捫之無形不成顆粒若未發透而用表散則宜升葛湯已發透而清裏當用白虎湯或兼內實積滯宜承氣湯至於疹瘡雖有外感風溫

醫門棒喝

卷四

治疹論

聖

胎毒內發之殊然皆由心肺兩經從營出衛為血絡中病因從毛竅而出故有顆粒與斑之由陽明而發於肌肉者迥異奈何不分臟腑經絡而以治斑之藥治疹已非對證而更不明疹瘡之源流傳化欲求治法之善以愈病不亦難乎因其臟氣無虧已經送毒而出得升散之藥因勢導之而成功者多遂篤信初治必用升提表散終不自覺法之未善或遇臟氣怯弱內毒不能外達皆認作外毒內陷歸於不治也若

知源流所自辨其由外感由胎毒之殊而按時透發者原可不藥而愈或不能透發則必審其所因或因外邪閉遏或因內食阻滯或因元氣怯弱或宜升散或宜通利或宜補托隨證而施則斷不可拘執先用升散為定法也豈可囿於前人之說而不準之以理乎明醫者倘不以余言為河漢或可備芻蕘之採有司命之責者胡可忽哉

前論甫成適有孝廉黃笑山先生令媛年十餘歲出

醫門棒喝

卷四

治疹論

吳

瘡見點已五日經幼科以常例升提表散之藥治之其毒總不透發氣喘鼻煽日夜煩擾其狀甚危余診脈虛弱帶數惟左關尺沉弦而滯知為腎肝蘊毒未出乃重用元參佐知母歸鬚赤芍犀角羚羊連翹甘草一劑服之其夜即能稍睡次日脈象鬆動惟口大渴猶喘急鼻煽是熱毒已達肺胃又重加石膏數劑後漸安而愈蓋元參滋水解毒能啟發腎氣歸鬚赤芍疏通血絡犀角皆透發之品與連翹知母甘草從

手足厥陰，引毒直達肺胃，從表而出，故一劑即效，可見確為內毒未出，而世俗皆認作外毒內陷，惟屢用升散，大泄肺氣，以致喘急煩擾而危殆者，不可數計。良由平素未明此理故也。吾願天下後世，切須究心，勿泥成法，勿拘舊說，庶可保全生命，幸甚幸甚。

再按是證，乃熱毒內伏，故以清涼透發見效，其有先天元陽薄弱，而毒難傳化者，於涼透之劑，稍佐附子，助其元陽，送毒而出，否則難以透發，此在臨證者，隨

醫門棒喝

卷四

治疹論 附案

四

宜變化，即此一證，可以隅反也。

評痘科正宗

著痘科正宗者，蓋未深究人生稟賦之原，先天後天之辨，陰陽五行之理，與夫古今氣化變遷，南北風土強弱，而所值痘證，適多稟強毒盛，或兼時疫外邪，形勢暴厲，皆為有餘實證，遂以攻瀉得效，乃竟不察常變之理，輒憑一時閱歷，硬斷古今天下之痘，有實無虛，立歸宗湯方，用大黃生地為君，言治痘始終，必以此方為主，既不識虛證用補之道，妄詆古今天下治

醫門棒喝

卷四

評痘科正宗

五

痘用補為非，不自覺其說之偏也。以一處一時之治驗，而欲為古今天下之定理定法，盡非古今天下之治痘者，而有古人之誤，今人之誤，等論，嗚呼！見解若是，亦淺陋矣。昧者又從而贊揚之，將遺禍於無窮哉。今觀其序文中云：考其法，培元者百之一，瀉毒者十之九，何耶？蓋體之強弱虛實不同，而痘之為陽毒則一，去賊即所以安良，譬之寇攘竊發，隨輕重撲滅之，閭閻安堵，不幸而兇鋒猖獗，尤當堅壁清野以禦之。

若怯懦首鼠，陽勦陰撫，未有不蔓延鼎沸，朝野爲之塗炭也。

治痘要義已括數語

所以必疎利氣血毒
始宜發而疎利之法
必因其勢而導之或
升或降或行或散或
涼解火邪或滋助血
氣或內清或外托隨
宜而施絕無定法今
執泥漏毒二字是淺
見謬說不識醫理者
也

予按此說，止可論六氣外邪之病，止可論元氣強旺而受外邪者，不可以論虛弱之人，更不可以論痘證也。外邪可瀉而去，痘毒不能瀉之而去，必疏利氣血，使毒宜發成痘，灌膿而始去也。瀉者，通其腸胃，故有形積滯之外邪，可瀉而去，無形之外邪，若暑濕等類，雖在腸胃，亦必化其氣而能出，非攻

醫門棒喝

卷四

評痘科正宗

至

擊之藥所能瀉去也，而况痘毒發於先天，而流於後天，血氣之中，絕無形質，與血氣混而爲一，內自臟腑，外至皮毛，無不周徧，全賴身中元陽鼓舞，則毒氣外達，以其與血氣混合，遂攬血氣以成痘粒，故痘之紅盤血也，白頂氣也，氣血和平依附，則盤頂分明，而毒始化，氣血不足而散漫，不勝毒氣，則毒肆而內攻爲害矣。氣血有形而毒則無形無形之毒既周徧而不專在腸胃，豈大黃等藥能瀉其

毒哉。若因腸胃積垢壅毒不能發越，以大黃等去

其積垢，使腑氣通暢，毒氣因而宣達，實非大黃能瀉其毒也。倘腸胃無積垢而妄用攻瀉，則有形之氣血受傷而無形之毒仍在，元氣既傷，毒必益肆，其害遂有乘虛內陷立變危殆者矣。予故曰：痘毒不能瀉之而去，此瀉毒二字不通之極也。既以病邪喻賊，今卽喻以明其理，人之一身喻如一城，元氣強旺如城中富足，百姓安堵，六氣外邪若外賊

醫門棒喝

卷四

評痘科正宗

至

破關而入，城中既富足，則但舉兵殺賊驅賊，賊除則百姓仍安，雖然獲安，亦不免受創，故必清補調養，始能復元。至於虛弱之人，如城中匱乏，百姓生計已蹙，一旦外賊入寇，先自張惶欲竄，若不資其糧餉而遣餓兵驅賊，既無力以敵賊，必倒戈以自戕，若是者可謂其知用兵之道乎。攻伐之藥，兵也，補正之藥，糧也，用兵必以糧爲先，藥之人胃必賴元氣運化，倘不分元氣虛實而投攻伐之藥，則外

邪不去，元氣先亡，無異倒戈自戕。若是者，可謂其知醫理者乎？予故曰：止可論元氣強旺而受外邪者，不可以論虛弱者也。若夫痘證，則更大異於是。六氣之邪，外賊也，痘毒內賊也。外賊之禍緩而輕，內賊之禍速而暴，其速也，故治之不可稍誤，稍誤而延緩一日，即難挽回，其暴也，全賴元氣強旺，如主強始足以逐賊外出也。然六氣之邪，亦有久伏而從內發者，其邪伏於後天血氣，病在軀壳中，譬

醫門棒喝

卷四 評痘科正宗

五

如外賊伏於城內，其發也，雖內擾城中，而屋內主人不至受傷，猶可從長策畫，徐以圖安。若痘毒發於先天混元之中，身命根源之地，如同室操戈，邪正之勝負須臾，而死生立判，故必元氣強旺，始能化毒成痘，發熱雖甚，而精神不疲，是為吉象。其發熱雖輕，而精神昏困者，非其毒輕而熱輕，實因元陽不振，不能逐毒外出，故熱不顯，而精神不支，最可慮也。今乃云體之強弱虛實不同，而痘之為陽

毒則一，去賊即所以安良。若是，則不分虛實，一以攻瀉為主也。元氣弱者，既為毒困，又以苦寒傷氣之藥攻之，非但使痘毒冰伏不出，而微弱之元陽先亡，此妄誕之言，皆由瀉毒二字以發其端。且陽者何物，毒者何物，不明至理，混稱陽毒，以毒字在心，遂不分虛實強弱，必主攻瀉，而不思陽者，身中元陽之氣也，毒者，先天邪穢之氣也。若元陽之氣不振，邪穢之氣不能宣發，故痘有不能外出，數日

醫門棒喝

卷四 評痘科正宗

五

間即死者，此類是也。又如發熱雖輕，而精神委頓者，元陽不振也，非毒之輕也。若混稱陽毒，而必主攻瀉，攻瀉之藥必苦寒，苦寒之味敗陽氣，是蓋認陽為毒，欲其毒去，則必至於陽盡命盡而後已。此即俗所謂夾板醫駝背也。可發一笑。序後又云：誠為救危妙術，而保赤之金科玉律也。余素不解醫，嘉其試輒得效，用授梓以廣其傳焉。醫理微妙，通乎造化，既不知醫，何可肆言痘為陽

毒不分虛實強弱一以攻瀉為主而以耳目聞見
爲憑全不參求於理以輕忽人命反謂之救危妙
術而保赤之金科玉律耶夫氣化遷流古今自異
南北水土厚薄不同人稟天地氣化而生強弱各
異而痘毒之輕重不同故證之參差變態亦無窮
盡若非體究天人至理窮參造化玄機不足以論
治痘之法也予非謂痘證必不可攻瀉也如北方
水土厚而人稟強元氣與毒氣俱盛蘊結難發則

醫門棒喝 卷四 評痘科正宗 五

必重藥以通利之腸腑通利元氣調暢毒氣因而
透發若大江以南人多柔弱豈可混施然北方亦
有稟弱之人南方亦有強旺之質但寡耳故必先
明至理而後察其宜否用法始無乖謬豈可執一
處一時之證以聞見之驗而輒斷爲不易之法乎
余見世俗之治痘也不分虛實動稱解毒瀉毒率
用大黃犀連等每致殺人皆由此等謬說有以教
之予故評其大畧欲明其理以救流弊之害高明

君子或能鑒而辨之今考其書首列痘證窮源論
論曰古人謂痘爲先天之毒此定論也是其父母七
情六欲五味偏勝之毒中於二五妙合之時人之一
身先生腎臟所謂天一生水也故痘毒即蘊於腎藏
之若無感天地邪陽太旺之氣而始出肇於腎升於
脾由脾而肝而肺而心毒從容一步則輕緩一步所
以出自心肺上乘之地爲順出於脾腎之間爲逆

醫門棒喝 卷四 評痘科正宗 五

按此則已信古人之說矣何以又謂古人論治非
是古人既知痘毒之源豈反不知治之之道乎痘
毒未發蘊於先天先天之氣常人莫觀其形故痘
毒未發亦無形象腎者後天形質之本今言毒蘊
於腎是以腎爲先天矣可見其不識人生稟賦源
流先天後天之理也先天後天之辨毒氣感發之
因皆有妙理予於原痘論中已申其說今言感邪
陽太旺之氣其毒始出理雖如是義猶未盡蓋春
夏陽旺而秋冬亦多出痘正因痘毒之源有六氣

之異必其感觸同類之氣而發故如兄弟姊妹雖同臥起而有或出或不出者可見其毒非止一氣所成故也至於毒發次序亦具至理余於治痘論中已詳其義今言出自心肺上乘為順脾腎為逆盡屬揣度毫無實理可憑也夫論痘治痘不求陰陽五行之至理生命稟受之源流原氣毒氣之辨別而但憑臆斷失之遠矣乃更是己非人豈不謬哉

醫門棒喝

卷四

評痘科正宗

五

又曰痘而曰毒其猛烈可知矣毒既猛烈非火而何以猛烈也毒既為火是毒盛即火盛火盛即毒盛毒者火之根火者毒之燄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此以毒火為一體非二則欲盡去毒者必將盡去其火乎昧理甚矣經曰水火者陰陽之徵兆是火者陽之用陽者火之體也水者陰之用陰者水之體也今言毒者火之根火者毒之燄然則古聖所稱陰毒者必云毒者水之根水者毒之流乎真無

大抵業痘科者須明經旨倘昧陰陽五行生化之理而以一時治驗遂欲立說教人無益而反害世者多矣惟願明者辨而正之

稽之言也

又曰痘既為毒毒既有火其不可補助又可知矣觀此有字則又非毒即火火即毒矣推敲不實自相矛盾也試問有火之毒不可補助無火之毒可否補助乎天下痘毒皆為有火抑亦有無火者乎殊不知毒之與火判然為二豈可含混臆斷而概用攻瀉乎後當辨明其理

又曰人之一身氣血而已痘毒一萌即流入於血中

醫門棒喝

卷四

評痘科正宗

六

毒輕者血載之而氣領之先出一點紅血也顆粒廓廓氣也漿者血之所化也所以化者氣煦之也膿成飽滿者血之充溢也光澤明潤者氣之精華也血盡結痂者血之還元也是皆氣收之也痘固賴氣血以始終其功故善治痘者先調氣血

氣血即陰陽所化陰根於陽陽根於陰故氣中有血血中有氣若血中無氣則為死血焉能載毒氣中無血則浮游無根焉能領毒夫氣血由陰陽所

化而陰陽實根於先天之混元，痘毒發於先天混元，而流於後天血氣之中，一身內外無不周徧，今言毒出而流於血中，不及乎氣，是不知氣血互根之理矣。其言血盡結痂之血字，恐係膿字之誤，不然殊不可解也。痘毒攬血氣以成形，氣煦血濡，始能化毒成漿。故毒重痘多者，氣血傷耗亦多，結痂而落，氣血外去，內甚空虛，故必慎外邪，而加培補，始能充復。然氣之能煦，血之能濡者，實賴身中元

醫門棒喝

卷四

評痘科正宗

五

陽強旺，生化氣血而驅毒外出。若元氣不勝毒氣，毒伏不出，即為凶矣。今既言痘賴氣血以始終，其功治必先調氣血，則當首重氣血可知。而調之道，必當辨氣血之強弱，毒氣之重輕，豈可概用攻瀉為法，而無補助氣血之道乎？

又曰：毒若盛者，一出孕包之地，勢即猖狂，氣血不及，駕馭勢必為其所縛，故氣遇之而滯，血遇之而淤，氣滯血淤，猶能伸其領載之功也乎？今人治痘，動言升

毒無形質聚血氣以成瘡，化膿結痂皆氣血。毒所成故毒盛而氣血弱者不足供給以化膿，毒必內攻而死。設非滋血助氣焉能轉凶為吉乎？

發補拓氣固可補，為毒滯之連氣亦為毒氣矣，亦可補乎？血固可補，為毒瘵之連血亦為毒血矣，亦可補乎？況毒盛即火盛，火性炎上，不提而猶上竄，一見升麻川芎，如火之得風，其燄不更熾乎？氣不得上升，血不能通融，緣為毒火錮之也。毒火愈熾，則氣愈受蒙蔽，血愈受侵炙，尚冀其起脹化漿，以自伸其領載之權也乎？氣血虛固宜補，此在雜證則然也。為未痘者言也。為痘後邪火既退，本質不足者言也。且痘與雜

醫門棒喝

卷四

評痘科正宗

六

證屬天淵，雜證見其實，無實非虛。痘證見其虛，無虛非實。

上節既言痘賴氣血，始終其功，治必先調氣血，何以但論毒氣之重輕，不分氣血之強弱乎？夫毒聚氣血，以成痘形，則必氣血強盛，始能化毒成漿，氣血不足，毒必難化，始則伏而不發，終必內攻而死。其氣血盛者，毒雖盛，氣血足以禦其暴，故外熱雖甚，而毒已出，或毒壅難發，其內熱必甚，皆為有餘

實證可攻可瀉形勢雖惡而無大虞也蓋毒本無形熱者陽之用熱盛則陽氣克振而毒可化也倘發熱雖輕而精神昏困飲食不思此元陽不振氣血虛弱不能驅毒化毒外象似輕而實為危候豈可不辨元氣之強弱但言毒火之可畏妄詆古人用補之非乎試問毒與元氣俱盛而發熱甚者豈人皆不辨而概用補法乎倘元氣虛弱毒伏不發者非升發補托將何以治之今言毒火之盛不提

醫門棒喝

卷四

評痘科正宗

空

而猶上竄其能上竄者則毒已起發元陽克振正為有餘實證又見何人妄用升提以助發者乎何故但論其實不論其虛良由不識毒氣元氣之分但見其為實不知其為虛既不識元氣之虛實止能見病治病見火治火或遇虛弱之證不知所以治之則棄之而已不悟己之不明反責用補非是殊不知古人用補治虛諸般險證有理有法歷歷治驗甚多豈皆無據而捏造者乎既昧虛實之理

甚至言雜證見其實無實非虛痘證見其虛無虛非實悖謬如是直欲殺盡天下後世虛弱而出痘者也更問雜證無實非虛而仲景之承氣抵當陷胸等湯大攻大瀉豈皆為痘證而設不可以治雜證耶是又欲移禍於雜證乎夫雜證邪出外入痘毒由內出外要必元氣有餘而為實證易治元氣不足為虛證而難治豈可但論邪毒之重輕不分元氣之強弱哉

醫門棒喝

卷四

評痘科正宗

空

又曰痘當毒火方盛之時大害氣血不思急救其病以維護之而欲養正以抑邪不猶之火上加油乎况毒火盤踞於氣血之中疏濬之而尚不得透清解之而猶不能息一見參芪歸芎以實投實不愈塞其隧道乎所以實證用補謂之齋敵以糧也夫養正抑邪之說在痘之輕淺而順者亦可成功然痘果順補之可愈即不補之而獨不能愈乎補之適足以添其病何若靜聽之而得中乎痘稍有證皆是毒火補之以

添其病、何若解散之、而使之無病乎、况毒火之爲害、在氣血旺者、猶足當其侵蝕、煎熬、令氣血一虛、毒輕而痘稀、疎不板實者、氣血尙足以周給、倘毒火一盛、以有限之氣血、一煎卽枯、將謂峻補、毒火乘之而愈熾、將謂逐毒、清火、氣血劣薄、不能爲主、所以多不可救、往往病家、聞補則喜、言攻則懼、不知痘之斃於補者、蓋十居八九也。

按此節、無非言痘皆毒火有實無虛之意而已、經

醫門棒喝

卷四

評痘科正宗

三

曰、辛甘發散爲陽、參芪甘溫、芎歸辛溫、芳香甘溫、助氣血、辛香通氣血、爲流利疏導之品、痘之實證、固不須此、而虛者用之、助氣血以宣發其毒、是爲要法、又何至壅塞隧道乎、此爲扶正以發邪、非抑邪之謂也、若本論之歸宗湯、以大黃氣味俱厚、苦寒沉降者爲君、生地甘涼、味厚質重而呆滯者爲臣、言治痘始終、皆以此方爲主、雖有行血破氣之味、爲佐使、皆不敵大黃生地沉降之力、此誠爲之

此不明經旨、反以互
變之品爲壅塞也

抑邪也、毒自內發、藉陽而升、勃然欲出、而以沉降

呆滯之藥抑之、如火將燃、灑之以水、則燄息、掩之以土、則火必內潰、使其元氣猶強、足以運化藥氣、腑氣通利、血氣轉輸、毒得疏發、倘元氣不勝藥氣之抑、因而委弱不振、毒反冰伏不出、旋卽告斃、乃不識藥性、不辨字義、宣發者、反謂之抑邪、抑遏者、反謂之宣發乎、不通之極也、若痘之順證、婦女皆能辨之、又見誰人妄用補藥乎、自來所論補瀉之道、皆爲險證而設、凡痘之險者、二端而已、一者、毒盛、火炎、氣血不足、供其用、二者、元陽不振、毒伏不出、總皆元氣不勝、毒氣之故也、火炎者、固當清火、而氣血不足、供給以化毒成漿、豈可不助氣血乎、元陽不振者、若不助氣扶陽、其毒豈能外出乎、今云痘稍有證、皆是毒火、殊不知既現火證、而可清

醫門棒喝

卷四

評痘科正宗

四

可瀉者、猶爲實證、易治、若元氣不勝、毒氣毒伏、不發、外象似輕、而實重、最爲難治、乃不知妄攻之害、

不識用補之法，而曰痘之斃於補者，十居八九，不知其從何處見也。總因不辨毒氣元氣之分耳。若見熱盛，即為毒盛而為凶；試思毒伏腎臟不發者，為逆證，其熱反輕，豈可為之吉乎？以其元陽不振，故熱輕而毒伏不出，是故吉凶之辨不在火勢之重輕，全在審其元氣之強弱。元氣強者，毒盛則熱盛，毒輕則熱輕，而精神自爽，蓋熱者陽之用，陽氣足以禦毒而為吉也。元氣弱者，毒雖輕，不易治，毒

醫門棒喝

卷四

評痘科正宗

五

雖盛不甚熱，以陽氣為毒所困，不能伸其用而為凶也。今不辨元氣之強弱，但論毒氣之重輕，論毒而必謂之火，其毒重而無火現者甚多，如是而辨虛實輕重，錯謬不可言盡矣。當痘之未發也，毒與先天渾元之氣，若水乳相和，莫能分辨，或曰陽即毒，毒即陽，於義尚通。一旦觸發，毒與元氣析而為二。此時邪正攸分，勢不兩立，陽勝則生，毒勝則死。火者陽之用，火有形而究其體實，先天元陽之氣

氣毒氣分析甚明

既外現毒出於脈，亮者胃開食進神志

安靜其內已無毒，若不能食或兼煩渴，則內毒未盡必辨形證，斷不可拘日數而曰幾日應用某藥，此庸流刻舟求劍以誤人

也。毒無形而究其源實，先天邪穢之氣也。痘毒未發，喻如孖之在胎，不辨孰善孰惡，及其產下一為大聖，一為大惡，惡者必欲害聖，如象之害舜也是。故痘毒之發必害元陽，其陽勝毒負者，姑無論矣。陽負毒勝者，毒雖輕，不易治，若非參芪歸芎等助氣血而疏導之，毒不能化而出，但用補之法，要在審其表裏，痘既外現，色淡而出不快，內無積滯，而神氣委頓，不思飲食者，此元氣不能驅毒，毒將內攻，則必補托也。倘內有積滯，而痘色紅赤，則為毒滯實證，可用攻瀉矣。用攻之法，宜速而早，遲則恐正氣愈困也。用補之法，宜徐而審，驟則恐內有餘毒也。正虛而毒未盡出於外，補中必佐利氣活血，以疏導之。此攻補之大法也。若不辨虛實，因其名毒，即謂之火，試問方書所稱濕毒風毒等，又作何解耶？夫毒字之義，不過形容其惡劣，豈專指為火乎？而况痘毒發於先天，本無形象可名，因其元陽

醫門棒喝

卷四

評痘科正宗

六

鼓動毒出而流於血氣之中，攪血氣以成瘡，其形如豆，故名痘毒耳。今撇去痘字，單提毒字，而加以火字，乃曰毒火，將痘證之千變萬化而難治者，竟作外邪之火毒一證論治，而又謂有實無虛，但以涼藥攻瀉去其毒火而已。果爾，則治痘亦非難事，何必千百年來多人辨別論治，更不勞此書之蛇足也。可見毒之與火，邪氣與元氣，全然莫辨根源之處，已謬矣。必再論其餘論名窮源，是窮至邪僻

醫門棒喝

卷四 評痘科正宗

癸

之地，非痘證之源也。凡病可用大黃石膏而愈者，皆有餘實證而易治，不獨痘證也。以其元氣尙強，足以運藥氣以驅邪，如元氣虛弱，不能運化藥氣，更遇攻伐之藥，則邪不服而正先亡矣。若痘證之元氣虛弱，尤爲難治，以其毒自內發，元氣強則毒外出，弱則毒必內攻，以故可用攻瀉者爲易，用溫補爲難，不識用補之道，妄言痘證有實無虛，是概棄虛證於死地也。所以卷後治驗各案，俱用大黃

石膏奏效，絕無一證用補，又列不治證有六十一條之多，可見盡置虛證於不治耳。論治實證，雖有發明之處，竊恐其功不足以補過也。

義盡理明，歸於至當，真可爲保赤之金科玉律也。凡業幼科者，雖不能盡通方脈之理，而陰陽五行生化之道，六氣外邪傳變之端，臟腑經絡淺深之別，稟賦形氣強弱之殊，不可不究心而明之，則凡辨治諸證，庶可稍有準則也。

醫門棒喝

卷四 評痘科正宗

癸

望聞問切

望聞問切名曰四診醫家之規矩準繩也四診互證方能知其病源猶匠之不能舍規矩而成器皿也蓋望者望面色之明晦舌苔之有無以辨病邪之輕重進退也聞者聞聲音之怯壯語言之倫次以辨神氣之爽昧強弱也問者問得病之由痛苦之處以辨內傷外感臟腑經絡尤為緊要也切者切脈之浮沉遲數有力無力以辨虛實陰陽而與外證參合逆順吉

醫門棒喝

卷四

望聞問切

堯

凶也是故聖賢垂法首重四端明哲相傳從無二致奈何習俗相沿往往不肯盡言病情若婦女藏於幃幙不能望其神色便伸手就診欲試醫者之術殊不知一脈所主非一病一病所現非一脈若不察外證而憑脈用藥未有不誤人性命者假如脈浮弦數動證現畏寒身熱頭痛則為外感之邪倘無畏寒身熱等證則為陰虛內傷此一脈所主非止一病矣又如病熱者其脈則數若熱甚傷氣其脈反遲此一病所

現非止一脈矣有實證而脈反微弱似虛者以其邪氣壅遏也有虛證而脈反強旺似實者以其元氣發露也由此類推難以枚舉故有舍脈從證者審其脈假而證真也有舍證從脈者審其證假而脈真也設不互相參合焉能辨其為假為真真假不辨虛虛實實害即隨之昧者不覺委之天命良可慨也人之就醫者欲求愈疾也若反使益疾豈仁人之心哉患病之人不知醫理每蹈此弊無怪其然業醫者任司命

醫門棒喝

卷四

望聞問切

辛

之重若不遵古聖法度反隨俗尚自詡技高而誤人性命寧無冥報之可畏耶雖輕小之病原有可以切脈而知者不過談言微中何足自衒且自軒岐作靈素反覆辨論備詳證狀繼而扁鵲述難經有曰假令得某脈其外證作某狀者為某病無某狀者非某病也漢張仲景為醫門之聖著傷寒論乃方書之鼻祖詳分六經治例微妙入神全在辨證其論脈則曰大浮數動滑為陽沉澹弱弦微為陰又曰陽證見陰脈

者死、陰證見陽脈者生、可見自古醫聖、莫不以脈證互印、是四診之不可偏廢、豈不彰彰乎哉、然則自謂切脈即能知病、而無藉於四診者、其技果能超出軒岐、扁鵲、仲景乎、抑亦自欺而又欲欺人乎、明者察諸慎勿自誤、而追悔莫及也、

醫門棒喝

卷四

望聞問切

圭

醫病須知

謹按治病、最忌雜亂無序、醫理深微、病情變幻、苟非深思力學、閱歷有年、莫能辨析明確、辨不明、則意見不定、見不定、則用藥嘗試、而能拯危濟急、難矣、若更議論紛紛、異說雜進、病家惶惑、無主當服之藥、反不敢服、不當服者、亂投雜試、雖有善者、救藥不遑、焉能救病、及至敗事、互相嫁罪、病家既不知醫、則是非莫辨、咎無可歸、所謂築室道旁、三年不成、發言盈庭、誰

醫門棒喝

卷四

醫病須知

圭

執其咎、固為醫家所大忌、然病家性命所關、如不知此弊、害孰大焉、其要在於平日辨別醫之優劣、劣者勿用、免致掣肘、優者篤信不疑、專任不貳、則彼方能致力、蓋為治病之理、無異治國、若非專任、焉能責其功效哉、是故詳慎在選醫之時、不在臨病之際、或不知選醫、而但臨病詳慎、則見峻猛之藥、畏不敢用、平淡之藥、以為穩當、屢服不疑、殊不知病至危篤、非峻猛之藥、不療、藥證不合、雖平淡之品、亦能害人、即使

藥證相對或病重藥輕未見即效而反致疑別進他藥以誤事或病輕藥重則病未退而正先傷變幻諸證以致危又如虛病似實者應用補藥而不敢服實病似虛者應用瀉藥而不敢投因循疑畏坐失事幾日久纏綿遂至不起種種弊端難以言盡不明此理而臨病惑於雜論似乎詳慎而不知害之大也夫病情變幻難測雖習醫者猶有毫釐千里之謬何況不識病情而但執方藥遂謂某藥可用某不可用用之

醫門棒喝

卷四

醫病須知

三

不靈疑端更甚於是求神問卜驅鬼叫魂擾攘不息使病者無片刻之寧卒至不救而後已嗚呼此皆不知選醫於平日而信任之徒以臨病張皇事後悲感終不悟其所由竊見蹈此弊而致害者甚多目擊心傷莫能挽救思既往之不諫或來者之可追用獻芻蕘聊備 采擇伏望 鑒察為幸

所以稱為小道而非
貌之也

醫稱小道

明張景岳有醫非小道說謂人之性命系於醫手而有斡旋造化之功非可小視也然余則猶有說焉嘗思天下無二道自格致誠正而至參天地贊化育豈不為儒者之大道乎但人稟天地氣化而生凡八風之來六氣之變皆能致疾雖具參贊之能而猝嬰非常之疾氣血潰亂性命卒不能留而所謂大道者亦不可恃矣故夫子有斯人斯疾之歎耳是故軒岐首

醫門棒喝

卷四

醫稱小道

三

明人生稟賦之源陰陽五行之理八風六氣之變疾疢治療之方後世諸賢相繼闡發殆無遺蘊所以衛性命而禦疾病者周且備矣若溯其極實與儒理一致故稱儒醫儒者治國醫者治身治國為大治身為小而實有相須之道焉若無格致誠正之學則性理不明而國不可治無療疾藥石之方則壽命不固而身不能保治國雖大而保身猶先無身則誰為治故尼山慎疾而未達不敢嘗或亦有見於此乎由是言

之則醫之稱小道者非藐之也以其實衛於大道而不可闕故稱小道而與大道一源也奈何自朱子稱醫為賤役世俗忘其為性命所系而輕賤之惟富貴是重至於性命既危而富貴安保故仲景曰居世之士曾不置神醫藥上療君親之疾下救貧賤之危中以保身養生但競逐榮勢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禍患既至而方震慄降志醫門棒喝

卷四 醫稱小道 圭

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費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咄嗚呼、厥身已斃、神明消滅、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不惜其命、彼何榮勢之云哉、觀仲景之論、真慨切詳盡矣、當漢之時、人情已然、可知道之不明也久矣、若業醫之士、罔知責重、理闇術疏、或不自愛、而周旋世故、惟利是趨、乃為世所輕鄙、斯道之不行也、有以夫、嗟乎、有性命而後有功業、故天下所貴者、性命也、其能保

醫門棒喝 卷四

毓天和而自全性命者姑無論矣若偶嬰疾病則性命系於醫手醫果賤役性命豈不足貴歟然則醫雖小道職是業者豈可不知自重哉

此與前醫病須知望聞問切各篇患病家尤當三復

醫門棒喝 卷四 醫稱小道 美

性說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抑謂其理費隱有難言語形容者乎。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或恐未能領會而反滋惑，故不可以輕語乎。迨後論性者，或云性善，或云性惡。至宋儒以來，又言天賦之性善，氣質之性惡，似乎性有兩種，雖各有見解，竊謂其義猶未盡焉。蓋以聖經證之，豈非信而有當乎。夫惡者固為氣質，而善未始非

醫門棒喝

卷四 性說

七

氣質也，皆不可以名性。何也。子思子曰：誠者，天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誠則明矣。此數句申說天命之謂性一句之義。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即為至誠無息之道。所在自天而賦於人，則謂之性是。故性者，天理之本然，惟誠而後見，不誠則昧矣。故曰：自誠明，謂之性也。是誠為性之體，明為性之用。性之體用本來完全，故曰：誠則明矣。即所謂堯舜性之也。又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自明誠，謂之教。明則可以至於誠矣。此數

句申說修道之謂教也。自明而誠，則為立教之方。故誠之者，為入之道也。蓋存誠必以修省為先，而修省須教。先明其理，理或未明，則修省非道，而不能存誠。故必知至而後意誠。所以自明誠，謂之教。理既大明，則可以至於誠。即所謂湯武反之也。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盡其性者，盡復其性之本然而無一毫偏倚欠缺之謂也。誠則明矣。既已至誠，則明自在其中。所以自誠明，謂之性。由是觀之，性者不過一誠而已。

醫門棒喝

卷四 性說

夫

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幾者，心動意萌，氣質運用也。當寂然不動而無事物之感，則虛靈本體朗然自若，一無所為，惟有誠而已矣。故曰：誠無為，一有事物之感，則幾動意萌，氣質運用，始有善惡之形。故曰：幾善惡也。當運用而合義理，則名善；肆欲而悖義理，則名惡。是善惡形於幾動以後，皆屬乎氣質，不可以名性也。惟善者循理而可至於誠，以復乎性，故稱性善者，猶近如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非即以惻隱為仁也。

上

1 號 1028 冊 2 1

言善者爲性發現之端非卽以善爲性也蓋仁道至大非惻隱一端可名而性量費隱則善之一字不足以稱之也故子思子但以誠明二字表之又曰天命之謂性言此誠明出自天理之本然而賦於人之謂性若君命之下降故朱子言命猶令也性卽理也理爲天理卽至誠之道所在也其惡者氣質用事而性已味或稱性惡則不知天理而以氣質爲性失之益遠奈何舍聖經簡明之理而各爲其說說彌多惑彌

醫門棒喝

卷四

性說

堯

所以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功

甚矣夫性一而已既不可以善惡名何可岐而爲二乎譬如水之清而冷而淡者是水之性也若雜以垢則清者濁矣焚以薪則冷者熱矣和以味則淡者變而爲五矣然水之氣質可變而性終不變氣質盡則復其性矣是故澄之久則濁者仍清熄火久則熱者仍冷露處久則五味失而仍淡矣猶夫人之性也似爲善惡所移不爲善惡所變雖爲氣質所蔽不爲氣質所滅如水月中月影水清則現濁則不現雖不現而

所以格致誠正卽有主宰而可變化氣質也

影未嘗失也若失則澄之無復有影矣夫子言不移者上智氣質清而性明不爲物欲所移如清水之月影也下愚氣質濁而性昧爲物欲蔽固復之爲難如濁水之月影非謂其無性也故曰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苟能悔悟自勉亦可循致其功若能復性則無異上智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爲其本然之性則一也是故性雖無爲而實主宰乎氣質氣質可變化而性不變也氣質有消散而性不滅也故曰朝聞道夕死

醫門棒喝

卷四

性說

今

可矣死者氣質盡聞道則復其性而常存不昧焉氣質運用而有善惡性則無爲而無善惡可見但有誠明而已氣質之善惡由積習所致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修身者豈可不察其幾懲惡習而勉爲善以求至於誠哉

或曰海水固鹹則水性非淡也答曰子欠悟在夫天一生水一者陽也陽動生陰而水源本淡流而爲濁則變其味試思龍吸海水化雨雨乃還元之水故仍

淡也。又如焚煤則火臭，焚柏則火香，知香臭之不在火，可知善惡之不在性。性動而變情，情執則成習，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故言性相近，習相遠。猶云性大同，習大異也。正如同一火，而焚煤柏之香臭大異，究其火性，安有所謂香臭哉。然則孟子道性善，非與。答曰：人之汨於私欲而昧性，猶離家舍而迷竄荆棘中，若不先令出荆棘，指其歸家之路，而但告以家在某處，彼雖聽而仍茫然，莫能措足。故凡聖賢教人，均

醫門棒喝

卷四

性說

全

從路上指點，必曰從此直走，可以到家。孟子之意，亦猶是也。程子亦云：但教從此路行，彼自能尋向上去。請問向上者，何處耶？得非謂天命之性乎？或不領會聖賢意旨，未免認途路作家舍，然而能出荆棘，住途中，即為善人。乃夫子有不得而見之歎，蓋亦難得也。余正迷荆棘叢中，思家而莫知措足，偶有所論，不過如鸚鵡學語，貽笑君子，固其宜也。

自古論性，多從情上體會。夫情者，性之動，而有善

惡之形。性者，情之歸，則無善惡可見。今以自誠明，謂之性，兩句作骨，自得聖經意指，則凡欲盡其性者，必由格致誠正之功也。觀前自序云：非格致誠正之功，不能通醫之理。故以性說終斯集，可知先生之意深矣。嗚呼！醫道豈易言哉。雪帆愚弟田晉元拜評。

跋

延鉅體羸善病，又少賤始操童子業，試有司不售。

醫門棒喝

卷四

跋

全

遂棄去，畱心醫學，竊圖自活，非謂能活人也。願研究多年，未得體要，癸未歲

虛谷夫子自粵旋，遇於里門，談及醫藥，遽謂孺子可教。許執贊門下，數載來朝夕啓誨，論證則直揭根源，制方則隨宜變化，離乎古而不畔乎古，合乎古而不泥乎古，實有得軒岐仲景之心源，迥非時之執成方趨風氣者所能夢見也。閒出平日所著醫學辨論命，鉅編次更得識其要領，窮其指歸，聞

獻芻蕘亦蒙採錄積以歲時遂成四卷為醫門之
棒喝允活世之婆心其知

夫子者以此書為發前人之未發補前人之偶偏
奉為臨證圭臬可也其不知

夫子者以此書為索癡為蛇足更叱為怪為罔亦
無不可也釋 延 鉅受知既深竊有以窺

夫子之心源茲於其復有嶺外之行也敬識數言
於卷末嶺外多

醫門棒喝 卷四 跋

全

高明好義之士行見活人之書必有乞為劖劂以
壽斯民以貽後世者知 延 鉅非阿所好也

道光七年歲次丁亥孟秋受業門人山陰孫 延 鉅
敬跋

醫門棒喝卷之四終

粵東省城西關
街正文堂水榭

醫門棒喝 虛谷小影自贊

虛谷小影



自贊

這是箇甚麼漢若曰儒未讀書若曰道丹不曉若曰
釋勿面壁胡為孑然而獨立不解世務人情耳目口

醫門棒喝

虛谷小影自贊

全

鼻虛設面冷如水心腸火熱却怕葷腥喜嘗墨汁似
歎非歎若癡若兀原來一無所用權且取名棄物嗜
這樣酒囊飯袋還要丹青塗抹雲泥鴻爪偶留剗那
變幻無跡故云色即是空誰知空裏有色咄林說種
着雲門和尚一棒打殺與狗子喫乃顧影而歌曰心
是海兮性為水私欲如泥和水流富貴繁華風鼓湧
瀾翻波湧幾時休縱使偶然澄風搖又不清必將泥
去盡雖動自光明去泥如磨鏡歇手便生塵此事真

難事用功可不勤一旦轉身見明月乃知逐影狂勞
神營營終日竟何求恰似春蠶在樹頭繭成身死心
未了了得心時方自由孤舟一葉順江流朝朝暮暮
無人渡醉卧江心月正圓水中撈月誰知誤秋月印
秋潭潭枯月乃失請君舉頭看莫向潭中覓說空原
不空執有却非有要知空有兩無闕明珠自在盤中
走打碎盤兒失却珠畢竟落何處快些尋來莫遲後
道光九年己丑暮春虛谷山人醉筆



醫門雜詠

虛谷小影自贊

全

序

先伯祖梅耀公會從名師講授得醫中三昧年八十餘猶讀書不倦然生平不肯輕於應世嘗訓子曰汝曹讀書須知醫理醫者所以衛生而司命也不可不知亦不可輕試遂識之而不敢忘予自弱冠即好誦方書以質鈍未能深造其詣比年來親朋故舊以予稍知病情藥性強予就診應酬日繁但一知半解豈可漫焉從事益自愧而自懼也予將有遠游之志因作醫話三卷皆輯前人之緒論不敢擅自創作或亦曾經手試而一效者

原序

至於文不雅馴言無足取則待有道者之教我

嘉慶八年五月下浣客塵子計楠自序於一隅草堂

客塵醫話

秀水計楠壽喬著

卷上

雜症述略

爛喉發痧疹近時甚多在穉年不治者十有八九何也其根由於種痘近時嬰孩稟質既薄痘師防其發點繁多下苗甚輕多者數十顆少者不過數顆而先天臟腑之毒未經盡透一遇時感傳染乘機而發治之以寒涼之劑則必至下陷治之以透表之劑則又邪未達而本

客塵醫話

雜症述略

先撥蘊伏咽喉隨即潰爛而亡其危可勝言哉讀金匱書有陽毒之為病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吐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主之之文蓋以升麻透厲毒鱉甲泄熱守神當歸和血調營甘草瀉火解毒即內經所云熱淫於內治以鹹寒佐以苦甘之旨釋其意實與此症相類而方內有蜀椒雄黃似當加於陰毒方中或因傳寫之訛醫者當息心揣度用古而不泥於古轉機則在於臨症活變也

李雲浦云爛喉痧一症風熱者宜清透濕熱者宜清滲

痰火凝結者宜消降。蓋邪達則痧透。痧透則爛自止。若過用寒涼。勢必內陷。其害不淺。但其症有可治。有不可治。口中作臭者。謂之回陽。其色或淡黃。或深黃。此係痰火所致。皆可治也。如爛至小舌。鼻塞。合眼矇矓。是毒氣深伏。元氣日虛。色白如粉皮樣者。皆不可治也。

爛喉發痧症。半由元虛。不正時邪。易於感染。重者用紫背浮萍。生石膏等藥。透毒解熱。稍輕者。只宜用大力子。桑葉。杏仁。連喬。桔梗。荆芥。鮮薺。花粉。輕清之品。清邪化熱。不得早用大生地。麥冬等。以膩之。亦斷不可用黃連。黃芩。大苦。大寒等品。以遏之。此等時症。其勢危速。須細心詳慎。審脈察色。庶幾不致誤治也。

客塵醫話 雜症述略 二

南人多溫熱病。而少真正傷寒。不可概從六經論治。蓋傷寒六日傳遍。多有變症。溫熱惟留戀一經。或傳入營分。從風從濕。必潛心細究。於舌色尤為先務。葉天士前輩。溫熱論治數條。發前人所未發。最為切要。學者宜宗法焉。

邪之所奏。其氣必虛。故曰不能治其虛。焉問其餘。然亦不可執也。強壯之人。思慮應酬之間。為淫邪賊風所乘。

或自恃脾強。過啖甘肥炙博。釀成膠痰實火。亦宜發表攻裏。如河間推陳致新之法。有何不可。若因循顧忌。治不中肯。久則反傷正氣。所謂五虛死。五實亦死。又云毋實實。毋虛虛是也。若不論虛實。動手使用補益。執扶正化邪之說。與膠柱而鼓瑟者何異耶。

瘧病無汗。要有汗固矣。至於有汗要無汗。亦不可不斟酌也。雖有虛實之不同。其根未有不因暑邪內藏。陰邪外束所致。暑為陽邪。陽邪多汗。故瘧往往有汗。豈可因其汗多。早加固表之藥。以致病情反覆。故古人但言久瘧扶正為主。未嘗言固表也。愚謂汗少不妨更發汗。汗多不必再發汗。但以輕清和解治之可也。

客塵醫話 雜症述略 三

衛屬陽。其氣慄悍。故行速。營屬陰。其氣靜翕。故行遲。瘧邪之閒一日。及連二日發者。邪之著於營也。如周天之數。日行過之。月行不及。亦是陰陽遲速之分耳。治疫之法。解毒為先務。吳又可專用大黃驅逐毒穢。但近時之人。體氣多薄。攻蕩難施。莫若張路玉用人中黃。配蔥豉等解毒藥為起首方。葉天士用銀花金汁涼解之品。最為穩當。喻氏云。上焦如霧。升而逐之。佐以解毒。中焦如

漚。疏而逐之。佐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佐以解毒。觀其旨病有上中下之分。而獨於解毒一言。叮嚀再四。豈非急於解毒之法哉。

疫者穢惡之氣。互相傳染。吳氏謂從口鼻而入。卽踞膜原。但口鼻吸受。肺爲出入之門戶。無有不先犯肺者。疫皆熱毒。肺金所畏。每見此症身熱先憎寒。肺先病也。繼而充斥三焦。或有徑走心包絡者。所謂厲氣。無非鬱熱也。至於疫邪漸解。而肺蓄餘熱。每多咳嗆肌熱自汗等證。亦所謂肺先病而未愈之明徵也。今人每遇房勞遺

客塵醫話 雜症述略 四

洩之後。偶感風寒發熱。卽謂之陰症。病者怕虛。醫者怕表。不問現症如何。竟用參地附桂溫熱峻補之劑。是則先補實其風寒於腎中矣。邪何由出耶。夫所謂陰症者。寒邪中於三陰經也。卽使中於腎經。亦須先散少陰之風寒。如傷寒論中。少陰發熱。仍用麻黃細辛發表之法是也。若果直中三陰。身不壯熱。有惡寒倦臥厥冷喜熱等症。亦且先宜溫散。漸進滋補之法。此理不可不細辨也。

大概治膏粱者多滋養。治藜藿者多消散。然膏粱之體。

易生痰積。由其多食厚味也。亦宜消散。藜藿之人。易於清減。由其自奉淡薄也。亦宜滋養。所謂人情物理。不可執一以施。

病有在下者。其見證反在上。如蓄血發狂是矣。在上者反在下。如肺氣壅。大便頻。肺氣虛。小便數是矣。在表者反在裏。如三陽合病。下利是矣。在裏者反在表。如熱深厥亦深。及面反戴陽是矣。治宜細察。

衛爲陽。風爲陽邪。中風者。陽虛不能衛外。以類相從也。故多顯陽熱之症。治宜求受病之本。毋徒事於風藥。以重虛其表。

客塵醫話 雜症述略 五

傷寒論云。能食者爲中風。不能食者爲中寒。則傷寒內中風之症。未嘗禁其食也。又云。欲飲水者。稍稍與之。蓋實火煩渴。得水則解。未嘗禁冷水也。乃醫者凡遇此症。恐其傷胃。禁止勿與。是亦背先賢之大旨矣。

陰虛則陽無所附。氣有升無降。法當以滋陰藥爲君。斂降之藥爲佐。苟徒降其氣。則濁未必降。而清且隨虛矣。陽虛則氣中斷。氣有降無升。法當以補中藥爲君。升舉之藥爲佐。苟徒升其氣。則清未必升。而濁且隨干矣。此

治陰陽之偏虛也。外此或七情逆滯。或氣血飲食痰阻礙於中焦。妨其升降出入之路。其人元氣未虧。不妨升之降之也。此後天有形之氣血。調治之理。至若先天元陰元陽。則陰虛陽必薄。陽虛陰必乘。但當峻補陰陽。無暇為升降治標計也。

陽虛而見陽熱之症。是真火無根而脫出也。陰虛而見陽熱之症。是陰虛陽無所附而然也。陽盛而見陰寒之症。是陽盛拒陰也。陰盛而見陽熱之症。是陰盛格陽也。四者用藥不當。生死反掌。

客塵醫話 雜症述略 六

腎者胃之關。從陽則開。從陰則闔。陽太勝。則開而為消。陰太勝。則闔而為水。明矣。仲景治水腫。主之以腎氣丸。而治消渴亦然。甯不與陽盛有乖乎。然而此之消。是腎中陽虛。不能收攝也。此之渴。是腎中陰虛。引水自救也。喻氏謂腎水下趨故消。腎氣不上騰故渴。均用此丸蒸動腎氣。恐未必然。

咳嗽之症。大半由於火來克金。謂之賊邪。最難速愈。因風寒外襲。而內生實火。急宜瀉之。若失於提解。久之傳變生痰。誤服陰藥。反成癆瘵。如果係虛火。惟有壯水一

法。但養陰之藥。又皆阻氣滯痰。是在治之者靈也。如生脈六君湯。金水六君煎之類。最為妥當。

腎虛水泛為痰。有腎中陽虛。腎中陰虛。陽虛津液洋洋。泛溢。味淡起沫。治宜補氣以上陰。則上泛可降。陰虛咳唾痰涎。味鹹黏膩。治宜益水以潛陽。則咳唾可平。治不可雜也。

客塵醫話 雜症述略 七

臆膈為難治之病。然臆猶可治。膈斷不可治。臆多實症。或痰或血。或氣或食。或水凝結於中。能先下其滯。繼以補養。腸胃漸能運化矣。內經雜氣體之方。即治法也。至臂細臍凸。青筋繞腹。手心及背平滿。此藏氣已絕。死不治。若膈症。始由肝火犯胃。木來侮土。謂之賊邪。所以肝陰素虧。津液不足之體。嘔逆不止。久成噎膈。以至胃汁枯槁。痰涎壅塞。食不下達。仍復吐出。此病在賁門。固與反胃之症。朝食暮吐。暮食朝吐。病在幽門者。判然兩途。經云。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今既食不能入。則臟腑之氣皆竭矣。故見此病。少可納穀。不出一年而死。全不納穀。不出半年而死。春得病死於秋。秋得病死於春。金木相克之時也。

心腎不足。小便渾濁。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色。要知金衰則水涸。水涸則小便短數而渾濁。氣不足則易鬱。鬱則生熱。熱生則溺色變爲黃赤矣。當求其本而治之。若徒執水液渾濁。皆屬於火。概施利水清熱之品。必致反增其病。

腳氣之病。多由溼熱。因濁邪下先受之也。膏粱者溼熱內生。藜藿者溼熱外侵。治宜分利滲溼固也。若有陰虛之極。不能吸氣歸元。陽虛之極。不能攝血歸經。陰陽偏勝。升降失司。於是陽獨浮於上。陰獨沈於下。足至暮則

客塵醫話 雜症述略 八

腫痛矣。治又宜補陰益氣。不可概施分利滲溼。以重傷其陰陽。是在觀形察脈以細求之。

有思慮傷脾。脾虛不能統血而失出者。有思慮傷脾。脾衰不能消穀而泄瀉者。失血斷不宜用涼血。泄瀉不宜用消導。以致脾氣愈傷。皆當扶養脾土爲本。勿徒治其標。

平脈云。少陰脈不至。腎氣微。少精血。奔氣迫促。上入胸膈。夫少陰脈不至。是先天元陽元陰受傷。腎者。先天也。脾胃者。後天也。先天既已受傷。則不能生平後天。故脾

胃之陰陽亦傷。不能運化水穀。而生溼熱。溼熱下流。則膀胱之氣化不行。濁氣因而上入。濁氣上入。肺氣便壅。脾氣愈滯。於是爲痰爲飲。而食滯腹脹之症形焉。其少陽生發之氣鬱而不得升。爲周身刺痛。爲嘔逆吞酸。心主之陽。爲濁陰所乘。則爲心悸怔忡。是腎之一臟病。而五臟六腑。皆爲之不甯。故養身莫妙於節慾也。若不知此。而但以利氣行痰消食爲治。則燥以傷其陰。利以傷其陽。不坐困乎。此專主腎虛而言也。

客塵醫話 雜症述略 九

諸痛無補。言氣逆滯也。然壯者氣行則愈。怯者著而成病。真氣虛乏之人。諸邪易於留著。著則逆。逆則痛。疏刷之中。不可無補養之品。徒事攻擊。則正愈虛。邪愈著。而痛無休止也。所以脾胃亡液。焦燥如割。宜用地黃養陰等以潤之。脈陽澀陰弦。腹中急痛。當用小建中湯。汗血不足。兩脇脹滿。筋急不得太息。四肢厥冷。心腹引痛。目不明。爪甲枯。面青。宜補肝湯。腎虛羸怯之人。房勞過度。胸膈間多隱隱痛。此腎虛不能約氣。氣虛不能生血之故。往往凝滯而作痛。宜用破故紙。萸肉。枸杞等溫腎歸芍等養血。至於頭痛。有氣虛。有血虛。有腎虛。皆不可

無補也。

風溫溫瘧之病。其根得之於冬令。中於風寒。遇溫而發。其氣自內而達於外。故多汗。不比風邪外束。閉其營衛。當發汗解肌也。治故以發表為逆。亦不可因汗而斂之。致變別病。務以清解得宜。

吐血一症。繆氏云。治有三訣。宜行血。不宜止血。血不循經絡者。氣逆上壅也。行血則使循經絡。不止自止。若用硬止之劑。血必凝。血凝則發熱惡食。病日痼矣。宜補肝。不宜伐肝。肝主藏血。吐者肝失其職也。養肝則肝氣平。

客塵醫話 雜症述略

十

而血有所歸。若使伐肝。則肝愈虛。血愈不止矣。宜降氣。不宜降火。氣有餘。便是火。氣降則火降。火降則氣不上升。血隨氣行。無溢出上竅之患矣。若使先降火。必用寒涼之劑。反傷胃氣。胃氣傷。則脾不能統血。愈不歸經矣。吐血入水浮者肺血。沈者肝血。半沈半浮者心血。色赤如太陽之紅者腎血。肺血宜係肺。不宜瀉肺。肝血宜養肝。不宜伐肝。心血宜補心。不宜瀉心。腎血宜滋腎。不宜涼腎。若使久吐不止。血已大虛。當用溫補以健脾胃。使脾和則能裹血也。若暴吐不止。急用大劑參朮以急固。

元陽。血脫益氣湯。生陰長陽之理也。如一味以生地芩連知柏黑梔寒涼陰膩之屬。清其火。則脾傷作瀉。發熱咳嗽。勢必至於不救矣。

幼科驚症。自喻氏以食痰風驚四字立名。大剖從前之訛。原為確論。然亦有未盡者。近多冬令氣暖失藏。入春寒溫間雜。小兒吸受其邪。先傷肺經。起自寒熱。氣蘊久延。漸入包絡。雖有微汗。而痰多鼻煽。煩躁神昏。病家惶懼。輒云變為驚風。動用香開。妄投金石重鎮。以致陰液消亡。熱勢愈張。正不敵邪。肝風陡動。漸見肢牽目竄。瘈

客塵醫話 雜症述略

十一

閉發厥。必多傾敗。若能於病未猖獗之時。先以辛涼開肺。繼以甘寒化熱。佐以潤燥降痰。兩候自能平復。此蓋溫邪陷入。陰液內耗而動肝風。實非驚恐致病也。若誤以驚藥治之。鮮有不危殆者矣。內經云。臨病問所便。蓋病人之愛惡苦樂。卽病情虛實寒熱之徵。醫者之切脈望氣。不若問病人使自言。以推求其理為確。如身大熱而反欲飲熱。則假熱而真寒。身寒戰而反欲飲冷。則假寒而真熱。如此之類是也。所以病人之喜好。不妨從病人之便。卽可以治其病。

病者之性情不同。醫者之意見各異。人有能受溫熱。不能受寒涼者。有受補。有不受補者。必須順其性。察其情。現症有與平素相反者。有與平素不相遠者。不可執己見。誤治其標本也。

近時醫家。每用囫圇古方。硬引經語。以自矜淵博。殊不知古賢立方。與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蓋規矩做方。做員之呆法。而作器長短大小。時時變通。所以病情古今無印板式樣。即方無一定呆藥。必須加減。寓變通於成法之中。斯神乎技矣。

客塵醫話 雜症逆略

三

卷中

婦科述略

治婦人病。必先知衝任之脈。衝脈起於氣街。在毛際兩旁並少陰之經。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任脈起於中極之下。臍旁四寸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又云衝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為經脈之海。皆血之所從生。而胎之所由繫。明於衝任之故。本原洞悉。不概治以男子泛用之藥。自能所治輒效矣。

客塵醫話 婦科述略

三

往左脇下痞積。脹滿嘔逆。此先天之肝血不足也。治以疏伐則劇。治以滋養則平。比比而然。況乎天癸久轉。生育頻多之婦人。其血愈虧。肝愈旺。上犯胃脘。下侵於足。甚至納食即吐。兩足攣痛。致發痙厥。此肝氣久痛。必入於絡。因血少不能流通。其氣必滯。非養血和絡。補水滋木。焉能療治。世人概以謂東方常實。有瀉無補。遂皆以肝無補法論治。殊不知肝氣之痛。大半屬於水虧木熾。所以逍遙散為治肝之始方。並無瀉伐之品。其中歸芍補肝。白朮甘草補中。加以柴胡煨姜為疏通之用。氣平

即繼以八珍湯調養之。則自然所發漸輕。若隨俗附和。任意用枳殼香附青皮鬱金等破氣之藥。元氣日益消耗。陽衰則陰竭。禍不旋踵矣。景岳質疑錄云。肝無補法者。以肝氣之不可補。非謂肝血之不可補。補肝血莫如滋腎水。腎者木之母也。母旺則子強。是以當滋化源。此千古之良法也。夫將軍之官。其性剛勁。木火同居。風乘火勢。火助風威。毋贊其勝。此言其氣實有餘也。若求其本。則乙癸同源。滋陰養血。尤為急矣。

客塵醫話 婦科述略

古

柴胡 當歸 酒拌 白芍 酒炒 白朮 土炒 茯苓

炙草 煨姜 薄荷

肝虛則血病。歸芍養血而斂陰。木盛則土衰。朮草和中而補土。柴胡升陽散熱。合芍藥以平肝。茯苓清熱利溼。助甘朮以益土。煨姜煖胃祛痰。調中解鬱。薄荷搜肝瀉肺。理血消風。

本方加丹皮卮子。名八味道遙散。丹皮瀉血中伏火。卮子瀉三焦鬱火。以抑肝氣。兼調經也。

八珍湯 四君合四物。治氣血兩虛。

婦人血結胞門。則上焦之陽。不得入於陰。在下則小腹裏急。五液時下。在上則孤陽獨浮。為嘔怒發熱。口燥發厥。治法先宜開痺破陰結。不得一味滋膩。致成壅滿。當看其虛實。用景岳新陣柴胡飲六方。柴陳煎。歸柴飲。解肝化肝煎等方。因病加減治之。較古方尤為靈動。

客塵醫話 婦科述略

五

一柴胡飲 一為水數。從寒散也。
柴胡 黃芩 芍藥 生地 陳皮
甘草 二為火數。從溫散也。
柴胡 陳皮 半夏 細辛 厚朴

二柴胡飲 二為火數。從溫散也。
柴胡 陳皮 半夏 細辛 厚朴
生薑 甘草

三柴胡飲 三為木數。從肝經血分也。
柴胡 芍藥 炙草 陳皮 生薑

當歸

四柴胡飲 四為金數。從肺經氣分也。

柴胡 炙草 生薑 當歸 人參

五柴胡飲 五為土數。從脾胃也。

柴胡 當歸 熟地 白朮 芍藥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醫家類 2. 一七八

炙草 陳皮

正柴胡飲

柴胡 防風 陳皮 芍藥 甘草

生姜

柴陳煎 二陳湯加柴胡

治傷風兼寒咳嗽發熱痞滿多痰等症

歸柴飲 當歸 柴胡 甘草

治營虛不能作汗及真陰不足外感寒邪難解者此神方也

客塵醫話 婦科述略 六

解肝煎 治氣逆脹滿兼肝火用化肝煎

陳皮 半夏 厚朴 茯苓 蘇葉

芍藥 砂仁

化肝煎 治氣逆動火

青皮 陳皮 丹皮 芍藥 梔子

澤瀉 土貝母

妊娠傷寒及溫熱症最難措手須辨舌胎張誕先舌鑑六條實為名論治宜宗之其一云孕婦初傷於寒見面赤舌上白滑即當微汗之以解其表如面舌俱白發熱

多飲冷水陽極變陰所致當用溫中之藥若見厥冷煩躁誤與涼劑則厥逆吐利而死 其二云面赤舌黃五

六日裏症見當微利之庶免熱邪傷胎之患若面舌俱黃此失於發汗溼熱入裏所致當用清利水藥 其三

云面舌俱黑水火相刑不必問其月數子母俱死面赤舌微黑者還當保胎如見灰黑乃邪入子宮其胎必不

能固若面赤者根本未傷當急下以救其母 其四云

妊娠傷寒溫熱見面舌俱赤宜隨症汗下子母無虞面色皎白而舌赤者母氣素虛當略用溫散法若面黑舌

赤亦非吉兆若在臨月則子得生而母當殞 其五云

見面赤舌紫其人必嗜飲乃酒毒內傳所致如淡紫帶青為陰症夾食難治也即用枳實理中四逆輩亦難為

力若面青舌青母雖無妨子殞腹內急宜用芎歸湯合平胃散加朴硝下之以救其母 其六云面黑而舌乾

卷短或黃黑刺裂乃裏症至急不下則熱邪傷胎下之則危在頃刻如無循衣撮空直視等證十中可挽回一

二

妊娠傷寒傷風首宜固胎順氣雖見脈緊無汗不可用

客塵醫話 婦科述略 七

麻黃青龍。及一切解表猛劑。以風藥性升。皆犯胎氣也。鄭虛谷曰。妊娠傷風。無論時月。及月分多少。俱宜嚴氏紫蘇飲。加蔥白為至穩。

古人用芩朮安胎。是因子氣過熱不甯。故用黃芩苦寒以安之。脾為一身之津梁。主內外諸氣。而胎息運化之機。全賴脾土。故用白朮以助之。然惟形瘦血熱。營行過疾。而胎常上逼者宜之。至若形盛氣衰。胎常下墜者。非人參舉之不安。形盛氣實。胎常不運者。非香砂耗之不安。血虛火旺。腹常急痛者。非芎歸地芍養之不安。體肥

客塵醫話 婦科述略

六

痰盛。嘔逆眩暈。非芩半豁之不安。此皆治母之偏勝也。婦人墜胎與難產。病之最險者也。治墜胎。往往用補瀉。治難產。往往用攻下。皆非正法。蓋半產之故。由於虛滑者半。由於內熱者半。得胎之後。衝任之血。為胎所吸。無餘血下行。血苟不足。則胎必枯槁而墜。其本由於內熱火盛。陽旺而陰劫。血益少矣。治宜養血為先。清熱次之。若泥於膩補。反生壅滯之害。至於產育。乃天地生生化育之理。本無危險。皆人之自作也。用力不可太早。早則胎先墜下。舒轉不及。胞漿先破。胎已枯澀。遂有橫生倒

產之虞。其治亦不外乎養血為主。血生則胎自出。若誤用攻下之藥。則胎雖已產。衝任大傷。氣冒血崩。危在呼吸矣。

胎前論治

孕婦元氣不足。倦怠腹鳴胎動。或微熱減食煩渴。宜服加味安胎飲。

人參 八分 製白朮 一錢 白當歸 一錢五分 砂仁 三分

蘇葉 四分 陳皮 四分 熟地 三錢 淡子黃芩 八分

炙草 二分 麥冬 一錢

客塵醫話 婦科述略

九

孕婦或胃脘痛肝脹。小腹墜痛腰痛。皆名胎痛。治宜加味參橘飲。

人參 五分 製白朮 一錢 當歸 一錢 製半夏 六分

新會橘紅 六分 藿梗 五分 炙甘草 三分 砂仁 三分

白芍 一錢 蘇梗 六分 生薑 二分

孕婦多怒。胸腹滿悶。宜服加減和氣安胎散。

人參 四分 白朮 七分 當歸 錢半 川芎 五分 炙甘草 三分

蘇葉 四分 陳皮 五分 青皮 四分 石決明 一錢五分

孕婦面目虛浮。四肢有水氣。多因脾胃氣虛。或久瀉所

致宜健脾利水服全生白朮散。

人參四分 茯苓二錢 生白朮一錢 淮山藥二錢 扁豆二錢

澤瀉五分 大腹皮七分 陳皮七分 蘇葉四分 炙甘草三分

胎氣上攻心腹脹滿名日子懸宜服順氣安胎飲。

人參三分 白朮八分 當歸一錢 白芍一錢 條芩八分

蘇葉四分 陳皮六分 砂仁三分 茯苓五分 製香附八分

受胎後尚有經來數點乃氣血盛也若不腰痠腹痛不必服藥如下血不止或按月下血名日胎漏多因勞傷氣血或喜食炙煇熱物或因房事宜服補中安胎飲。

客塵醫話 婦科述略

三

人參一錢 淡黃芩一錢 阿膠一錢 蛤粉炒珠 白朮一錢

歸身一錢五分 生地二錢 川斷一錢 蘇葉四分 白芍一錢

炙甘草三分

孕婦跌仆傷胎下血不止宜服膠艾安胎飲。

阿膠一錢 蛤粉炒 艾葉五分 醋炙 人參一錢 白朮一錢 川芎六分

熟地三錢 黃芩一錢 酒炒 當歸一錢 陳皮五分 蘇葉四分

孕婦心驚膽怯煩悶不安名日子煩宜服竹葉安胎飲。

竹葉 十月 人參 八分 麥冬 一錢 當歸 一錢 生地 二錢

棗仁 一錢五分 黃芩 八分 遠志肉 四分 甘草水炒焦

川芎四分 炙甘草二分 陳皮四分

孕婦脾虛氣弱飲食停滯嘔吐腹脹名日子滿宜服人參平胃散。

人參一錢 茅蒼朮七分 泔水浸炒炭 厚朴七分 姜汁炒炭

陳皮四分 炙甘草三分 白朮八分 山查炭七分

孕婦成胎之後兩足浮腫漸至腿膝行步艱難氣促喘悶面浮不思飲食甚至足指出黃水蓋脾主四肢脾氣虛弱不能制水肺腎少氣血滋養名日子氣宜服天仙藤散。

客塵醫話 婦科述略

三

天仙藤七分 微炒 香附六分 製 陳皮五分 蘇葉四分

甘草三分 烏藥六分 木瓜八分 薑皮三分 人參五分

白朮一錢 當歸半錢 如元虛脾胃弱間服補中益氣湯。

孕婦口噤項強手足攣縮言語蹇澇痰涎壅盛人事不省名日子癇不可作中風治宜羚羊角散。

羚羊角一錢 棗仁一錢 薏苡仁一錢 當歸一錢五分

獨活八分 茯神一錢 生甘草四分 五茄皮五分 酒炒

川芎六分 防風五分 木香二分 苦杏仁十粒 薑汁一滴

竹瀝一匙 如體虛胃弱加人參 白朮

孕婦小便澇少。或成淋瀝。名曰子淋。宜服加味安榮湯。

人參一錢 當歸一錢 白朮一錢 麥冬一錢 茯苓一錢

通草五分 生甘草五分 燈草五分 原方有北細辛不可用。

孕婦小便帶血。宜清膀胱之火。治以加味逍遙散。

當歸一錢 白芍一錢 柴胡四分 白朮八分 茯苓一錢

丹皮一錢 黑山梔七分 生甘草三分 或加生地二錢 麥冬錢半

亦安

孕婦小便癃閉。少腹脹滿欲死。徒利水無益也。當用加

味葵子茯苓飲。

客塵醫話 婦科述略

冬葵子四錢 茯苓六錢 歸身一錢 橘皮四分

人參一錢 麥冬二錢 大腹皮七分

孕婦臍腹脹痛。或小便淋閉。此脾胃氣虛。胎壓膀胱。宜

服升提安胎飲。

人參八分 白朮一錢 熟地二錢 當歸一錢 川芎六分

製半夏四分 炙甘草三分 陳皮四分 柴胡四分 升麻四分

如小便自利者。升柴宜輕。人參宜重。如無血熱。宜加

生地黃。

孕婦遍身浮腫。胸滿腹脹便閉。名曰胎水不利。宜服鯉

魚湯合四君子湯。

白朮一錢 茯苓四錢 當歸二錢 白芍一錢

用活鯉魚一尾。約重二筋。去鱗腸。加橘皮許 生姜三片

河水煮。取魚湯。加藥煎服。虛者加人參一錢 炙甘草四分

孕婦感冒風寒咳嗽。宜服甯肺散。

杏仁一錢 知母一錢 桔梗五分 蘇葉五分 生甘草五分

麥冬一錢 橘紅四分 桑皮八分 如寒嗽加薑汁一匙

竹瀝一匙 熱嗽加黃芩一錢 虛嗽加紫苑一錢 川貝一錢

若嗽不止。胎動不安。加人參一錢 天冬一錢 百合一錢

客塵醫話 婦科述略

歸身一錢 白芍八分

孕婦咳嗽吐血。宜服涼血安胎飲。

生地三錢 天冬一錢 紫苑一錢 知母八分 白朮八分

麥冬一錢 歸身一錢 陳皮四分 甘草四分 黃芩四分

孕婦霍亂吐瀉。心煩腹痛。先服六和湯。繼服安胎飲。

人參一錢 木瓜八分 扁豆三錢 茯苓一錢 製半夏五分

砂仁三分 陳皮六分 藿香五分 甘草三分 杏仁錢半

竹茹六分 生薑一片 大棗二枚 煎服

安胎飲

蜜炙黃耆八分 杜仲二錢 茯苓一錢 黃芩一錢 生白朮八分

阿膠一錢 川斷五分 炙甘草三分 蘇葉四分 陳皮六分

加糯米百粒

孕婦瘧疾往來寒熱宜服六和安胎飲。

人參五分 白朮八分 歸身一錢 川芎四分 條芩八分

製半夏五分 藿香六分 蘇葉四分 茯苓五分 砂仁二分

重者加柴胡三分

孕婦壅熱心神煩躁口渴舌乾或舌苔黃黑宜加減參

麥散。

客塵醫話 婦科述略

人參五分 廣皮四分 歸身一錢 知母一錢 條芩八分

麥冬五分 石斛二錢

孕婦熱病癍疹紫赤小便短赤氣急欲絕腹痛胎欲落

之象症雖危險宜服梔子蔥豉湯以救之。

黑山梔一錢 黃芩一錢 升麻四分 青黛五分 鮮生地二錢

淡豆豉九粒 杏仁十粒 石膏一錢 蔥白七寸

孕婦嘔吐不食胸中煩躁宜生津葛根湯。

人參五分 麥冬一錢 梔子八分 知母八分 葛根七分

竹茹六分 蘆根二錢 蔥白二寸

孕婦吐血衄血忽然口噤項強背直皆失血所致非類

中風也宜加減安胎飲。

人參一錢 當歸一錢 白朮一錢 大生地二錢 條芩八分

純鉤藤二錢 荆芥四分 陳皮四分 甘草三分

麥冬一錢 去心五分

孕婦每三月殞胎是肝虛血不能養胎也宜人參阿膠

湯預先服之。

人參一錢 阿膠一錢 當歸一錢 川芎四分

白芍一錢 桑寄生一錢

客塵醫話 婦科述略

孕婦傷胎胎死腹中口噤昏沈腹中脹痛血上沖心急

宜服佛手散

當歸六錢 川芎三錢 水七分酒三分煎服數劑

臨產交骨不開及橫生倒產宜急服加味芎歸湯

當歸一兩 川芎四錢 敗龜版一具

婦人頭髮如鷄子大一團 淨瓦上炙灰存性如久而虛欲脫者加人

參熟地 牛膝酌量用之 開支河之法也。

二寶湯方

全白當歸一錢 川芎八分 羌活三分 厚朴五分

荆芥穗七分 兎絲餅一分 陳枳殼五分 去囊炒

生黃耆一分 川貝一分 去心白芍一分 甘草四分

斷艾五分 醋炒炭 姜片一方 羌活厚朴換

此方治一切胎症。未產能安胎。臨產能催生。懷孕五月後。腰痛腹痛。服之即愈。分娩時。交骨不開。橫生逆產。或子死腹中。服之能下。懷妊五月後。每月服二三劑。臨盆容易。子母俱全。故名二寶。異人傳下。不可輕忽視之。

客塵醫話 婦科述略 三

卷下

產後述略

婦人之病。莫重於產後。因氣血大虧。內而七情。外而六氣。稍有感觸。即足致病。且多疑似之症。毋徒以逐瘀為事。以致變端百出。讀金匱書中。有用大黃等峻劑者。非古人立法之不善也。蓋以古時稟氣之足。或西北地土堅厚。人亦強壯。用之良善。至於吾地。體質柔弱。深閨嬌養。豈能受此侵尅。此看病之不可泥於古也。時人每謂產後不可補。恐其瘀阻。往往用蘇木紅花等行瘀為先。

客塵醫話 產後述略 三

務。設或血行不止。立見厥脫。急難措手。可不懼哉。丹溪云。產後以大補氣血為主。雖有他症。以未治之。王肯堂云。產後用下藥者。百無一生。誠哉是言也。

金匱要略云。新產婦人有三病。一病瘧。二病鬱冒。三病大便難。新產血虛。多汗出。善中風。故令病瘧。亡血復汗。寒多故令鬱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難。心典云。血虛汗出。筋脈失養。風入而益其勁。此筋病也。亡陰血虛。陽氣逆厥。而寒復鬱之。則頭眩而目瞽。此神病也。胃藏津液。而滲灌諸陽。亡津液胃燥。則大腸失其潤。而大便難。此

液病也。三者不同。其為亡血傷津則一。故產後血虛諸症。由此而類推之。則不致誤治也。

產後諸病。總宜以生化湯為主。隨症加味可也。竹林寺世傳秘本生化湯論云。產後血氣暴虛。理當大補。但惡露未盡。用補須知毋滯。血能化又能生。無損元虛。行中帶補。方為萬全。世以回生丹下胞胎。攻血塊。雖見速效。未免虧損元氣。非良劑也。不得已而用之。只可服一丸。以參湯下之。庶無虞耳。夫生化湯。以藥性功用而立名也。夫產後瘀固當消。新血宜生。若專消則新血不甯。專

客塵醫話 產後述略

天

生則舊血反滯。考藥性。芎歸桃仁善破惡血。驟生新血。佐以炮薑甘草。引三品入肺肝。生血理氣。五味共方。則行中有補。化中有生。實產後之要藥也。加減得宜。是在臨證者之善悟可耳。又論產後治法云。夫產後憂驚勞倦。血氣暴虛。諸症乘虛易起。如有氣勿專耗散。有食勿專消導。熱不可用芩連。寒不可用桂附。用寒則血塊停結。用熱則新血崩流。至若虛中外感。見三陽表症。似可汗也。在產後而用麻黃。則重竭其陽。見三陰裏症。似可下也。在產後而用承氣。則重亡其陰。耳聾脇痛。乃肝腎

惡血之停。休用柴胡。謔語汗出。乃元弱似邪之症。母同

胃實。厥由陽氣之衰。無分寒弱。非大補不能回陽而起弱。痺因陰血之虧。不論剛柔。非滋榮不能舒筋而治絡。乍寒乍熱。發作有期。類瘧也。若以瘧治。則遷延難愈。神不守舍。言語無倫。似邪也。若以邪論。危亡可待。去血多而大便燥結。菝蓉可加於生化湯中。非潤腸承氣之為患。汗多而小便短澀。六君子倍多參。著必生津助液之可利。加參生化。頻服能救垂絕之危。長生活絡。能用可甦絕穀之人。頰疝脫肛。多是氣虛下陷。生化可參用補

客塵醫話 產後述略

天

中益氣。口噤拳攣。乃因血燥類瘋。加參生化宜服。產戶入風而痛甚。服宜羌活養榮。玉門寒冷而不閉。洗宜牀菟荳硫。類怔忡驚悸。生化加定志之品。似邪恍惚。生化加安神之法。因氣而虛煩滿悶。生化加木香為佐。因食而酸酸惡食。合六君加神麩麥芽為良。不可用蘇木稜蓬以破血。不可用枳實青皮以消脹。血崩血暈之危。汗脫氣脫之急。連煎加參生化湯。為最要務也。王太僕云。治下補下。制以緩急。緩則道路遠而力微。急則氣味厚而力重。丹溪云。產後切不可發表。故治產固本當遵丹

溪服法宜效太僕。

生化湯原方分兩斟酌在臨用變通也

川芎二錢 白當歸四錢 炙甘草五分 炒黑乾薑四分

單桃仁十粒 去皮尖 水二鍾 陳酒半小杯沖服

產後血暈。因勞倦去血過多。氣竭神昏而暈。不可誤認為惡血沖心。投散血之劑。不可誤認為痰火鬱胃。用消降之方。宜服加味生化湯。

歸身三錢 川芎五分 炮薑四分 桃仁十粒 去皮尖 炙草四分

荆芥炭五分 如汗多加人參一錢

客塵醫話 產後述略

三

產後厥逆。因勞傷脾。孤藏不能注於四旁。故足冷而厥。氣上行。經云。陽氣衰於下。則為寒厥是也。宜加參生化湯。滋榮復神湯。

加參生化湯

人參一錢 川芎五分 歸身四錢 桃仁十粒 炙甘草五分

炮薑五分 橘紅四分 鹽水炒

滋榮復神湯

川芎一錢 白朮一錢 製 黃耆二錢 人參一錢 當歸三錢

熟地三錢 炒 麥冬一錢 炙甘草三分 五味子十粒 茯神二錢

熟附子四分 陳皮四分 炒 如大便不通加菴蓉五分

產後血崩。如紫色有塊。是敗血未盡。當用原方生化湯。

加澤蘭葉一錢 五分 如血色鮮紅大來。或因驚傷心。怒傷肝。

勞傷脾。血則不能主。不能藏。不能統。陰絡大傷矣。症甚急。當用升舉生化湯。

急。當用升舉生化湯。

人參一錢 製白朮五分 歸身二錢 炒焦 炙黃耆一錢

熟地炭三錢 荆芥炭四錢 陳皮四分 炒 升麻三分 蜜炙

白芷三分 炒炭 川芎六分 鹽水炒焦 淡附子二分 炙甘草四分

如汗多加淮小麥四錢 焙

客塵醫話 產後述略

三

產後氣短似喘。因血既暴去。氣必上竄。脾失健運。不能上輸於肺。所以呼吸短促。言語不相接續。急服加參生化湯。續氣養榮湯。若認為痰火。而妄議散氣化痰之方。誤事多矣。

續氣養榮湯

歸身四錢 川芎一錢 炙甘草四分 炮薑四分 人參一錢

炙黃耆一錢 製白朮一錢 熟地炭三錢 陳皮四分 炒 如煩渴

加麥冬一錢 五分 五味子十粒 炒 如大便閉加淡菴蓉二錢

傷食加神麩八分 炒 查炭一錢 砂仁三分 汗多加浮小麥

四錢 如手足冷加淡附子 三分

產後妄言妄見。由氣血兩虛。魂魄無依也。不可誤認爲邪祟。噴以符水。驚以法尺。多致不救。丹溪云。虛病似邪祟是也。又云。欲泄其邪。當補其虛。宜服安神定志生化湯。

棗仁 一錢五分 遠志 四分 柏子仁 一錢五分

麥冬 一錢 歸身 三錢 川芎 一錢 桃仁 七粒

炙甘草 四分 炮薑炭 四分 人參 五分 加龍眼肉 五個

產後去血過多。防血脫。氣短如喘。防氣脫。汗多妄言妄

客塵醫話 產後述略

見。防神脫。雖有血陰氣陽之分。而精散魂去之促無異。若非厚藥急方。濃煎頻服。奚能有救。宜服大補生化湯。

人參 一錢 熟地 四錢 炙黃耆 一錢 淡附子 三分

五味子 十粒 製冬朮 一錢 麥冬 一錢 白桃仁 八粒

歸身 三錢 川芎 八分 炮薑 四分 炙甘草 三分

產後傷食。因形體勞倦。脾胃俱虛。不思食而強與之。胃雖勉受。脾難轉運。食停痞滿。噯腐吞酸。必須健脾助胃。加以輕品消導之藥。則食化脹平。斷不可用峻劑消之。致傷元氣。宜服健脾消食生化湯。

歸身 三錢 川芎 一錢 焦白朮 一錢 焦神麩 一錢 焦麥芽 一錢

陳皮 五分 炙甘草 四分 如傷肉食加焦山查 一錢

砂仁 四分 或以絹包炒熟麩皮。加芒硝少許揉慰。更穩。

產後因忿怒氣逆。胸痞不舒。宜用木香生化湯。

煨木香 二分 歸身 三錢 川芎 一錢 炮薑 四分 陳皮 四分

產後類癰。寒熱往來。應期而發。此元虛而外邪易侵。不可作泛常瘧治。有汗宜用滋榮扶正化邪生化湯。無汗

頭痛。加減養胃湯。

歸身 三錢 川芎 一錢 人參 一錢 炙甘草 四分 麥冬 一錢

客塵醫話 產後述略

陳皮 四分 炙黃耆 八分 藿香 三分 荆芥炭 六分 生姜 四片

河井水煎服

加減養胃湯

當歸 三錢 川芎 二錢 藿香梗 四分 炙甘草 四分 人參 一錢

焦白朮 一錢 茯苓 五分 製半夏 八分 橘紅 四分 姜皮 二分

酒炒柴胡 三分

產後七日內外。發頭痛惡寒。類太陽症。潮熱自汗。大便不通。類陽明症。往來寒熱。口苦脇痛。類少陽症。皆由氣血兩虛。陰陽不和。類外感傷寒。治者慎勿輕產而重傷。

寒以麻黃柴胡等湯治之也。蓋產婦血脫之後而重發汗。虛虛之禍不可勝言。仲景有云亡血家不可發汗。丹溪云產後切不可發表。古賢立說皆具至理。即使真感傷寒。生化湯內芎姜亦能散邪。且內經云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溫而收之。即病同而治亦異。至於產後屬虛。無分南北。當於溫補中少佐辛散可也。宜祛邪生化湯。

歸身 三錢 川芎 一錢 炙甘草 四分 炮薑 四分 羌活 四分
桃仁 十粒 去皮尖 防風 四分 蔥白 七寸 如虛者加人參 五分

客塵醫話 產後述略

產後頭痛口燥咽乾而渴。類少陰症。腹滿液乾大便實。類太陰症。汗出譫語便閉痙厥。類厥陰症。多由勞倦傷脾。運化稽遲。氣血枯竭。腸腑燥涸。乃虛証類實。承氣諸湯斷不可施。宜養正通幽湯。

當歸 四錢 川芎 一錢 炙甘草 四分 陳皮 四分 桃仁 十粒 去皮尖
肉苳蓉 一錢 麻仁 一錢 如汗多加人參 一錢 黃耆 一錢
口渴加人參 一錢 麥冬 一錢 腹滿液乾加人參 一錢
大腹皮 一錢 汗出譫語便閉加人參 一錢 熟棗仁 二錢
柏子仁 二錢 扶神 二錢 遠志肉 四分 麥冬 五分

產後血氣暴竭。百骸無以涵濡。卒爾口噤。牙關緊閉。手足攣急。症類中風。不可任用中風劑也。蓋衝為血脈之海。血脈空虛。關節不能流利。治當先服生化湯。以生旺新血。如危極。即服滋榮活絡湯救之。

熟地 三錢 人參 一錢 炙黃耆 一錢 歸身 四錢 川芎 一錢
茯神 五分 天麻 六分 麥冬 一錢 荆芥 四分 防風 四分
羌活 三分 陳皮 四分 炙甘草 四分 如有痰加製半夏 一錢
姜汁 一匙 竹瀝 一匙 有食加山查炭 五分 焦神麩 一錢
大便閉加柏子仁 二錢 苳蓉 一錢 驚悸加熟棗仁 二錢

客塵醫話 產後述略

言語恍惚加遠志肉 四分 石菖蒲 四分 棗仁 二錢
產後汗出不止。亡陽之徵也。蓋汗為心之液。又腎主五液。血去而心腎大虧。必須急補心腎。益榮衛而噓血歸源。則汗自止。宜補陽益陰生化湯以救之。

人參 一錢 熟地 三錢 炙黃耆 二錢 炙甘草 四分
歸身 三錢 川芎 一錢 炮薑 四分 煨牡蠣 二錢 製白朮 一錢
桃仁 六粒 去皮尖 浮小麥 一撮 如渴加麥冬 一錢 五分
五味子 十粒

產後舌燥口渴。兼小便不利。由產後失血。或汗多所致。

治當助脾益肺。調養氣血。則津液生而小便自利矣。斷不可用芩連知柏以降之。五苓等劑以通之。宜服生津止渴益水散。

炙黃耆 一錢 五分 人參 一錢 五分 熟地 三錢 炒 五味子 十粒

麥冬 二錢 歸身 三錢 川芎 一錢 茯苓 一錢 五分 生甘草 三分

炙升麻 三分

產後小便不禁。是氣血虛。不能收攝腎氣。宜加味生化湯。

鹽水炒益智仁 四分 煨牡蠣 三錢 北五味 十粒 歸身 二錢

炙黃耆 一錢 川芎 一錢 桃仁 十粒 去皮尖 炮薑 四分 熟地 三錢

覆盆子 八分 兔絲子 一錢 炒 炙甘草 四分

產後泄瀉。非雜症。食泄洞瀉。水穀下注之比。大率氣血虛。易於食積傷溼所致。宜消補兼施。加味參苓生化湯。

白朮 一錢 土炒 人參 一錢 茯苓 二錢 川芎 一錢 當歸 二錢 土炒

炮薑 四分 炙甘草 四分 焦神麴 五分 焦麥芽 八分 廣皮 四分

澤蘭 一錢 如有寒加生姜 一片 大棗 二枚 如熱去炮薑加金

石斛 三錢 如痛加煨木香 四分 如至五更而甚者加煨肉

菓 四分

產後完穀不化。因勞倦傷脾。而轉輸稽遲也。又有飲食太過。脾胃受傷。當血塊未散之時。患此脾敗胃弱之症。宜先服香砂生化湯。繼服加味參苓白朮散。乃可無虞。

砂仁 三分 炒 研 益智仁 三分 歸身 三錢 土炒 焦 川芎 一錢

炙甘草 四分 炮薑炭 四分 澤蘭 一錢 五分 焦鍋芭 五錢

加味參苓白朮散

人參 一錢 白朮 一錢 土炒 五分 茯苓 二錢 歸身 三錢 土炒

川芎 一錢 炮姜 四分 炙甘草 四分 益智仁 三分 澤蘭 一錢 五分

白芍藥 八分 酒炒 炭 廣皮 四分 煨木香 二分

產後患赤白痢疾。後重頻併。最為難治。須行不損元。補不助邪。惟生化湯去炮姜加木香茯苓。則可以並治而不悖也。後立數條。斟酌用之。

一產痢黃色。乃脾土真氣虛。宜服加味補中益氣湯。加

煨木香 四分 煨肉菓 四分

一久痢元氣下陷。肛門如脫。宜服六君子湯。加木香 四分

煨肉菓 四分 乾姜 四分 歸身 三錢 土炒 升麻 三分

一久痢四肢浮腫。宜服四君子加木香 四分 五茄皮 四分 歸

身二錢
土炒

一產痢臍下急痛。生化湯加木香四分。大腹皮六分。白朮一錢。

炒

一產痢嘔吐。生化湯加廣藿香五分。製半夏五分。焦白朮一錢。

陳皮四分

一產痢小便短濇。生化湯加茯苓二錢。木香三分。人參四分。澤瀉一分。

瀉一分

一產後血痢過多。日久不止。血分虛也。宜四物湯加人參一錢。荆芥炭五分。淮山藥三錢。白朮八分。

參一錢。荆芥炭五分。淮山藥三錢。白朮八分。

客塵醫話 產後述略

產後膨脹。皆因中虛傷食。多氣痰積所致也。中虛宜加參三分。傷食生化湯內加白朮炭六分。焦麥芽八分。焦神麩八分。痰積生化湯內加沙糖炒山查一分。新絳一分。陳皮五分。

以上四症。如虛必須人參。隨機酌用。

產後霍亂。因血虛陰陽升降不順。清濁亂於腸胃。冷熱不調。邪正相搏。遂上吐下瀉。宜生化六和湯。

川芎一錢。歸身三錢。炮姜三分。炙甘草三分。茯苓一錢。砂仁四分。陳皮四分。藿香五分。如手足厥冷。無塊痛者。加人參一錢。

參一錢。白朮一錢。淡附子三分。

產後嘔逆不食。人之胃腑。為水穀之海。水穀之精。化而為氣血。榮潤臟腑。產後空虛。寒邪易乘。入於腸胃。則氣逆嘔惡而不食也。初宜生化湯加砂仁治。七日後始用溫胃丁香散。

歸身二錢。白朮一錢。乾姜三分。丁香二分。人參一錢。陳皮五分。

炙甘草四分。半夏五分。藿香四分。

產後水腫。肢體俱浮。皮膚光澤。乃脾虛不能制水。腎虛不能行水。宜實脾飲。香砂六君子湯。金匱腎氣丸。濟生腎氣丸。因症擇用。斷不可用破滯行水之藥。丹溪治產後誤服消導藥。以致水腫方。

客塵醫話 產後述略

人參二錢。白朮二錢。歸身三錢。木通六分。白芍一錢。茯苓二錢。澤瀉一錢。厚朴五分。蘇葉四分。陳皮五分。木香四分。

大腹皮六分。萊菔子六分。

又加味五皮飲。

五茄皮四分。地骨皮六分。大腹皮六分。茯苓皮三錢。

生姜皮三分。加人參一錢。歸身二錢。白朮皮一錢。陳皮四分。

產後驚悸怔忡。因驚憂勞倦。去血過多。惟宜補養心血。

砂仁四分。陳皮四分。藿香五分。

如手足厥冷。無塊痛者。加人參一錢。

產後驚悸怔忡。因驚憂勞倦。去血過多。惟宜補養心血。

調和脾胃病自漸安後列二方

加減養榮湯

人參一錢五分 歸身三錢 川芎一錢 茯苓二錢 熟棗仁二錢

麥冬一錢五分 遠志四分 炙黃耆一錢 白朮一錢 陳皮四分

炙甘草四分 龍眼肉一錢 如虛煩加竹茹八分 姜汁炒 有痰竹

瀝三匙 姜汁一匙

養心湯

黃耆一錢 茯神一錢五分 歸身二錢 川芎八分 麥冬一錢 去心

遠志四分 棗仁一錢五分 柏子仁一錢五分

客塵醫話 產後述略 早

五味子十粒 人參一錢 炙甘草四分

產後骨蒸乃陰虛生內熱也宜保真湯加減治之

人參一錢 白朮一錢 茯苓二錢 知母一錢 生地二錢

熟地二錢 炒炭 麥冬一錢 白芍一錢 炒焦 枸杞子一錢 川芎一錢

五味子十粒 甘草四分

此方繁多須臨病斟酌加減用

產後胃脘痛因血虛肝氣上犯或由風冷乘虛襲入皆

宜生化湯加泡淡吳茱萸三分 陳皮四分 如遍身疼痛宜服

趁痛散

歸身三錢 炙黃耆一錢 白朮一錢 牛膝炭八分 上肉桂三分

獨活四分 薤白四分 炙甘草四分 如痛喜手按屬大虛加熟

地三錢 川斷一錢五分 如少腹結痛加川芎一錢 延胡

酒七分 炒

產後感冒風寒傷冷腰痛不能轉側宜服養榮壯腎湯

當歸二錢 獨活四分 桂心四分 川芎一錢 杜仲三錢 防風四分

川斷一錢五分 桑寄生一錢五分 生姜三分 如虛加

熟地三錢

產後血塊已消腹中空痛不止宜服交加地黃湯

客塵醫話 產後述略 早

人參一錢 當歸三錢 川芎一錢 白芍炭八分 煨木香三分

沒藥四分 製香附四分 熟地炭三錢 煨姜三分 大棗一枚

產後或敗血或溼痰乘虛流注宜服參歸生化湯

人參一錢 馬蹏香一錢 當歸三錢 川芎一錢 生甘草四分

炙黃耆一錢五分 肉桂四分 茯苓二錢

以上產後論治數條雖未能全備症情而遍考方書摘

取純正試之輒效刊以質之同人未必無小補耳予凡

看胎產諸症已二十餘年遇大險大危之候竟得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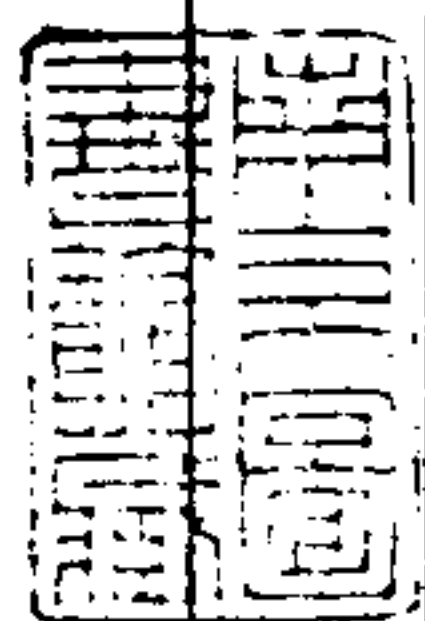
挽回七八者皆以用補得宜不隨世俗以治標逐瘀為

先務也。

客塵醫話

產後述略

全



序

余增沈子彥模初自吳興來謁即盛稱其師莫枚士先生之醫學余即以拙著世補齋初稿介沈子正於先生而先生亦郵寄所撰研經言屬校并索為序既卒讀乃嘆先生之學之博識之邃深造自得而左右逢原者有如此也夫本經靈素列之三墳既非達心人所能領會而如南陽一脈以及脈經病源千金外臺之所言則皆隨時隨地習見之病而亦視為鳥篆蟲書不可測識曾不能用其一方一藥尙何醫之足云哉君舉於鄉不樂仕進潛心小學出其餘緒以治

研經言 序 一月河莫氏

醫家言為之審聲音詳訓詁以經解經復以方求病遂乃病無遁狀方無虛設如君之學若謨譽以高出時輩則是誣君而已豈知君者君所著尙有數種應請先以此冊付手民俾今而後之病人得遇識字之醫而免天札也里居最影韓陵片石外無可語者行將鼓棹游苕雪問登君之堂以所學相質証然亦勿勿耳沈子何幸而得立雪君門也是為序

光緒五年己卯三月元和陸懋修拜撰

按先生於甲申四月刊世補齋醫書文十六卷中於此序多所增改今謹錄其初稿

研經言 序

序

予少與同里莫枚士同治訓詁之學既遭多故余以軍事馳驅南北與枚士不相聞者數年及余奉諱歸握手道故則其氣益穆其學益邃且有為良相為良醫之志其言醫也本小學以讀靈素祧宋元而禰漢唐與論學之旨同余初驚詫其言而卒無以易也未幾出所著研經言屬余為序夫先秦古書存於今者寡矣幸而僅存又多詰屈奧衍魯魚亥豕非好學深思不能讀而醫書為尤甚蓋近古方聞綴學之士未必通醫家言醫家者流往往不識字不讀書而以

研經言 序 一月河莫氏

醫為市即有一二名家或究心方劑而昧於微言或各執已見而疎於考古無惑乎醫家之不明而世人之多天札也枚士憂之據說文以釋疝癩之殊据玉篇以明癩癩之異而前人之失正焉邪哭則證之巢氏症即風痴瘦削則證之周禮定為瘰消而舊注之疎補焉蛟龍乃龍咬之謫虺咬有例柔瘥實惡寒之症元本足徵而傳刻之謬祛焉洵乎仲景之功臣而俗醫之針砭矣他日推其所學以治天下所造豈可量哉獨念予妄談經濟無裨於世及退而著書亦無成就讀枚士書不能無愧於心也

一九三

同治十年七月愚弟陸心源拜撰

研經言

序

二月河莫氏

序

夫儒者論學動曰窮經非榮古而虐今欲知明而處當也惟醫亦然醫書之最古者其色脈證治言之尤確不此之求則徒惑他歧故研經之功於醫恒亟元明以來仲景道衰其一二求古之醫非不引經以冠所著而微言大義終歸闕如豈淺嘗而輒止歟亦以墨守者流根柢既淺而於著述家之義例與古今名實之異同文字之舛誤知之有未明也豈直如此其甚者積疑思遁求之不得則曰傷寒非南方所有矣規之不應則曰古方不可治今病矣種種異說皆由

研經言

序

一月河莫氏

此與則處不當之弊有限而不知不明之弊無窮也吳興莫枚士素治小學以研經為事善論述粵匪之亂習為醫既有年乃從余遊聆其言蓋以治經者治醫經也所辨論頗有識二年辭去舉於鄉不輟業遂出所著研經言索為序余序其意如此夫枚士之所知遠矣其於著述家之義例古今名實之異同文字之舛誤誠汲汲矣而廣其意以引於無盡者又枚士之所望於同志者也亦余之所殷然於枚士者也

同治十年辛未秋吳江王寶書序

敘

余於咸豐之季避寇海上時疫盛行流民踵喪盡無以救始知醫之急於人也而學之既有年乃輯眾說考文析義校注傷寒論金匱方論二書繼以金匱論略因集眾症釋名狀立義例作證原及脈法繼又以治病在處方因闡經方作釋例繼又以處方在辨藥因校注神農本草經此外解經之作隨成隨棄錄其存者得百餘首釐為四卷名曰研經言質之通人以爲他日自鏡之資余不敏凡所論述不敢故爲高深獨標新異惟務切近平實求當乎古人之書之義理而已記不云乎致知在格物書亦物也讀而格之以致其知將爲診治地也如曰有裨斯藝以俟能者茗川迂叟自序

研經言

敘

一月河莫氏

研經言目錄

卷一

原因

原賊邪

原風濕

原榮衛

原易

傷寒溫熱診治論

論河間說傷寒之誤

原瘴

原痧

原胎

成注傷寒論論

五志論

陰陽交并論

蟲論

溫疫總論

瘧論

尸疰疔蒸四大症論

虛勞論

研經言

目錄

一月河莫氏

傳尸勞論

肺萎論

正水風水診法論

女勞疸黑疸同治論

吐血衄血便血溺血嘔吐汗出下利消利八症

異形同診論

思慮致遺論

病無純虛論

用藥論一

用藥論二

研經言

目錄

二月 河莫氏

湯液論

製藥論

藥驗論

古方用法論

瀉心湯類諸方總論

承氣湯類諸方總論

古方權量有定論論

卷二

學醫說

診訣說

內經熱病說

七傳辨誤說

傷寒傷暑說

癍斑互謫說

古方癍蟲混稱說

扁鵲見垣一方人說

診虛須知勞極說

溫疫說

溫瘧說

溫瘧有三說

研經言

目錄

三月 河莫氏

黃痺黑痺說

勞疸女勞疸二症說

三消說

痲與瘡併不同說

癩說

藏色單見說一

藏色單見說二

脾脈說

是動所生病說

古湯液丸散同方異法說

雜病治法折衷說	釋證名	釋露	釋瘧瘧	釋喘	釋癩	釋淋	釋疝	釋疝	釋痰	研經言	目錄	四	月河莫氏
										釋散			
										釋毛			
										釋代一			
										釋代二			
										釋鈎毛弦石溜五脈			
										釋攢			
										釋解休			
										釋服			
										卷三			
										伏衝解			

中風傷寒解	秋傷於濕解	傷寒論六經解一	傷寒論六經解二	傷寒論六經解三	傷寒論六經解四	陽明病胃家實解	腸覃解	蠱疽解	邪解	研經言	目錄	五	月河莫氏
										邪哭解			
										痲削解			
										下利解			
										病遇節發解			
										陰脈陽脈解			
										晚發解			
										鼠瘻解			
										衄有太陽陽明證解			
										女勞疸日晡惡寒解			
										隱指解			

陰陽附解

溫病脈法解

稟弱有石解

玉屏風散方義解

磁石治周痺解

人參解

桑根白皮解

百合病用百合解

仲景用桂枝例解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解

研經言

目錄

六 月河莫氏

桂枝附子湯去桂加朮解

大青龍湯 麻杏甘石湯 越婢湯解

小青龍湯解

當歸四逆湯症解

侯氏黑散解

天雄散解

理中四逆方義解

卷四

素問平人氣象圖文辨

仲景法非北學辨

金匱非論雜病書辨

兩濕溫不可合一辨

溫瘡辨

辨柔痙不惡寒之誤

蛟龍病辨誤

黃痺辨

陰黃辨

內風辨

人迎氣口辨

千金辨誣

研經言

目錄

七 月河莫氏

君火相火辨

龍雷之火辨

甘草粉蜜湯方白粉辨

金匱水菴苔辨

常蜀菝葜辨

癩螺痧辨

駁元陰

駁吳喻二家說溫疫之非

駁臨證指南二條

十三科考

金匱馬刀攷

命門攷

胞門龍門玉門攷

白虎病攷

羊脛骨攷

四十難義疏

訂正素問通評虛實論經文并補注

校正靈樞經脈篇文

讀經脈篇書後

讀仲景書書後

研經言

目錄

八

月河莫氏

傷寒論跋

傷寒論例跋

傷寒症濕暈篇跋

傷寒論太陽篇跋

讀金匱書後

研經言卷一

歸安莫文泉枚士述

原因

百病之因有八一邪氣二水濕三鬼神四蟲獸五器物六飲食七藥石八人事前五者在身外後三者在身內而八綱之中各有數目邪氣之屬有風日霧瘴有寒暑水濕之屬有露雨有水鬼神之屬有衝擊有喪屍有精彪有禍崇蟲獸之屬有咬螫有影射有遺毒有觸氣器物之屬有金鐵有打壓有觸傷有湯火飲食之屬有禁忌有過多有五味所傷有中毒藥石之屬有服藥過劑有藥誤石毒鴉片人事之屬有喜憂欲恚恐有行立坐卧舉重閃挫墮墜跌仆總計其目二十有餘擬引古論衍成一卷而未遑也略序於此

研經言

卷一

月河莫氏

原賊邪

賊邪者太一衝方之氣因太一之氣不能自旺而來也自太一言之曰虛風自衝方言之曰賊風自受於人言之曰虛邪亦曰賊邪經云邪氣者虛邪之賊傷人也是也病源云冬至之日有風從南方來曰賊風以此推之則春分西風夏至北風秋分東風季春西北風季夏東北風季秋東南風季冬西南風皆賊風也其法不取五行生克而用八方對衝一九相對故子午衝而寒熱可以互勝凡熱極反寒寒極反熱之病準此三七相對故卯酉衝而溫涼可以互勝二八

研經言

卷一

二月河莫氏

四六相對二坤熱土八艮寒土四巽溫土六乾涼土坤巽得溫熱之氣則皆濕土艮乾得寒涼之氣則皆燥土濕土漸於辰旺於未燥土漸於戌旺於丑故辰戊丑未衝而燥濕可以互勝靈九宮八風篇文及素委和之紀皆於三五段及乙丑乙未歲災七宮十五段文義蓋如此其原出於九疇八卦也

原風濕

漢鄭康成注書洪範曰風中央土氣此言最的土旺四時故春溫夏熱長夏濕秋燥冬寒之氣皆於風見之以五行言曰五氣以六元言曰六氣以四時言曰四氣以五方言曰五風以八方言曰八風自其偏勝者言曰五邪自六氣之偏勝者言曰六淫皆此一風乃天地所以生萬物長萬物茂萬物收萬物藏萬物者也此氣失和則病萬物而又徹乎四時故經曰風者百病之長也以其氣散發故經又以風為木氣而屬之春猶濕亦為土氣而經或屬之秋也夫濕有數

研經言

卷一

三月河莫氏

種第古人於水土之蒸氣正謂之濕而五氣之濕統於風水穀之濕直云水若飲分別綦嚴近世概以濕目之然古人治濕之方不可以治今之所謂濕也

原榮衛

據素問注

人有三氣衛氣出於上焦榮氣出於中焦二者皆氣也二氣合行於心肺之間則積而為宗氣本無形質必有所附麗以行故榮行脈中附麗於血衛行脈外附麗於津惟血隨榮氣而行故榮氣傷則血瘀津隨衛氣而行故衛氣衰則津停治血以運化榮氣為主治唾以溫通衛氣為主知乎此而營血衛氣之說可以息矣且也血所以濡脈津所以濡筋傷寒汗後四不濡筋而榮之行自手太陰始故靈經脈篇序十二經以手太陰為端衛之行自足太陽始故靈經筋篇

研經言

卷一

四 月河莫氏

序十二經以足太陽為端知乎此而心榮肺衛之說可以息矣衛出上焦據王素問注今靈樞上作下誤

原易

病之得於歲氣者一自正氣來一自時氣來正氣為病以傷寒傷暑為最著時氣為病以冬溫寒疫為最著皆以其極偏也正氣太一方之王氣本不病人而人自觸之謂之以人干天時氣對衝方之戾氣本能病人而人適中之謂之以天令人以人干天則觸之者病而不觸者無與焉以天令人則中之者固病而不中者即染之人氣處於獨天氣統於同所以正氣病無易時氣病有易也正氣雖過中不戾厲時氣即稍弱而已毒所以正氣病縱如傷寒傷暑之重而不

研經言

卷一

五 月河莫氏

易時氣病縱非冬溫寒疫之重而亦易也今傷風欬嗽有相易者以此欬嗽亦自時氣來

傷寒溫熱診治論

所以謂傷寒熱病有別者別於診不別於症別於法不別於藥氣盛身寒得之傷寒氣虛身熱得之傷暑診之別也然而傷寒傳變則亦身熱傷暑發狂則亦氣盛非症之無別者乎淺人誤認職是故耳傷寒皆先汗後下溫熱或先下後汗法之別也然而汗則麻葛下則硝黃傷寒之汗下以是溫熱之汗下亦以是非藥之無別者乎由是推之傷寒雖因於寒一經化熱舍黃連石膏更用何藥以涼之溫熱雖已為熱倘或過治舍乾薑附子更用何藥以溫之人生之患縱

研經言

卷一

六月河莫氏

有萬端本草之數止此一定藥可通用方何獨不可通用近之解傷寒論者執其中之白虎黃芩等湯以證此書之兼出溫熱治法彼將謂傷寒病始終不宜寒藥溫熱病始終不宜溫藥乎噫醫可若是之固哉

論河間說傷寒之誤

寒之為氣雖截然與熱對峙而其傷人也則隨人虛實而為病其人實則寒不能深入但著於皮膚而閉其腠理即不得不熱其人虛則寒無所隔礙遂過乎肌表而達於藏府即不得不寒苟取素風論之旨釋之即知仲景方論寒熱襍見之故矣若素熱論人傷於寒則為病熱云云乃專主寒邪在經之常法以答篇首六七日之間不兼直中言與仲景為寒字盡致者義別河間泥此遂謂傷寒有熱無寒概指通脈理中等症為得之寒藥誤下非惟厚誣仲景并誤會內經也寒之乘也猛於他氣故例曰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為病以傷寒為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河間乃謂溫熱涼寒皆取傷寒而分其微甚是以傷寒為四氣病統稱豈其然乎寒之藏也歷春至夏則陽氣大泄而不能復留故例止云寒毒藏於肌骨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河間乃續之曰秋變為濕病冬變為正傷寒如此任意增改其不足與語傷寒也明矣

研經言

卷一

七月河莫氏

原瘴

古者於隔蔽之義字止作障說文云障隔也是也其作障作鄣者係通借字由是山之隔蔽者即易以山而作嶂其因山之隔蔽致少風多濕蒸而為氣足致民病者又易山以疒而作瘴觀於字華之義而瘴之屬濕可知已瘴取隔義則與地氣發天不應之霧相似而與天氣發地不應之霧為對但患霧氣者千金自有症治與治瘴之度障散不同足徵近世混瘴於霧之非病源通瘴於疫余見東洋足本於青草黃芒瘴候較中國本多四百餘字所列瘴病證治獨詳

研經言

卷一

八月河莫氏

第其稱嶺南之瘴猶如嶺北傷寒似戾乎他論當是指其盛行之勢相例耳故其病不隸於傷寒諸候而隸於癘疫要之濕疫乃疫中之一端未可以概疫也外台又呼瘴為瘧要之濕瘧亦瘧中之一端未可以概瘧也聖濟總錄論瘴與巢王異而診治加詳亦足補前人所未備大抵瘴之發也自有挾寒挾熱二者寒者白芷桂枝防風板榔等已在度障散方中熱者犀羚見本經及綱目集簡方江南山多之地其瘴雖不比嶺南之甚然塗泥卑濕水氣適為瘴助往往於温及暑病發時錯出其間故尤於犀羚宜也三吳老

醫善使犀羚蓋自此始相沿既久遂有混施之而失當者

研經言

卷一

九月河莫氏

原痧

詩疏謂江南有射工一名短弧含沙射人病源卷二
 十四分其種類為射工沙虱溪毒三者其中人狀皆
 如傷寒有惡寒體熱四支拘急頭痛骨惰屈申張口
 欠欬等候本草綱目四十二溪毒射工毒沙虱毒三
 者相近俱似傷寒故有挑沙刮沙之法其腹痛悶亂
 須臾殺人者謂之攪腸沙據此諸說則痧本作沙即
 指射工所含者言也其沙着人肉則或挑或刮以出
 之證治相符的有明徵後人踵用其法不能灼知是
 否為射工病但見惡寒發熱狀如傷寒者即用之於
 研經言 卷一 十月 月河莫氏

是治痧之法遂混入治暑中所以誤者以射工毒亦
 盛行於夏故爾然夏月人氣自虛倘非沙毒而用刮
 挑則邪氣被却不得出有因而增病者矣診者審之
 至沙加疔旁作痧而近醫遂云感觸痧穢乃天地間
 另一種氣此所謂不得其說從而為之辭也

原胎

胞宮血氣之生源有靈機故有化機不可有一物入
 留其中有之則血氣隨物而裹即令經閉腹大謂之
 胎也第其入留之物有內外之別由內入留者本氣
 所結故無所成由外入留者他氣所感故有所成二
 者皆於經行初淨得之有所成者必如其所感當經
 行後感男子之精即成為人感蟲蛇異物之精即成
 為蟲蛇異物至其生時皆有可驗此自外入留者二
 也其自內入留者四一為氣多怒之婦當其經行胞
 淨氣乘虛入則血與氣結令人經閉腹大方書謂之
 研經言 卷一 十月 月河莫氏

氣胎治之下其氣而消一為液多痰之婦當其經行
 胞淨痰乘虛入則血與痰結令人經閉腹大方書謂
 之痰胎治之下其痰而消一為水靈樞謂之石痕與
 氣液二胎同法治之下其水而消一為血當經行時
 或因舉重或因犯房致經事不卒血瘀胞宮亦令人
 經閉腹大絕似真胎治之下其血而消以上四者係
 婦人本氣所結法與感異而與積聚同細攷病源八
 痕及魏之琇續案自知其故病源又有鬼胎云是精
 彪入藏所致然鬼交多在夢寐非真有施泄焉得似
 胎若精物意在吸取人精令人瘵死亦非有所施泄

焉得似胎以今俗稱痰胎爲鬼胎推之疑病源所云
鬼者亦對人言之耳但須分別此五者方能各盡其
法如橈子以統同之號卽橈施以安鎮之藥多不效
也嗟乎醫學不明難免閨門不白之冤仁者可不究
諸

研經言

卷一

三 月河莫氏

成注傷寒論論

王叔和之次仲景論也有義有例各以類從無可議
者成氏卽用其本故與玉函經次同其六經六篇又
與千金翼次同由晉而唐而宋卽此本卽此次也何
自明以來諸家竟以顛倒移易爲能哉夫成氏至八
十歲始注此書則見聞廣闊歷深宜其辨別之精若
此然於脈證方藥則當而於章節義例則踈如六經
篇首不注明太陽陽明等之謂何與太陽諸症獨舉
頭項強痛惡寒以爲端陽明諸症獨舉胃家實以爲
端之義云何若平脈法寸口跌陽兩脈迭舉經意自
有所指成則各分段隨文以注之使讀者茫然不知
其何謂凡此皆成氏之踈欲窮經者尙須參考病源
千金等書以自得之勿墨守一家也

研經言

卷一

三 月河莫氏

五志論

人應乎天，天有元陽，元陽者升於春，春時陽半在下，陰半在上，陽氣欲升而不能遽越，當旺而不能自如，則有雷霆以彰之，人應之為事未遂，其志拂拂然怒之象也。春應肝，故肝為怒，怒生於恨，成於憤，恨而不已為怨，為愠，為悲，憤而不已為奮，為發，為自強。元陽者泄於夏，夏時盛陽在上，微陰在下，陽氣盛滿於己，而若自得，輕易乎陰而不措意，則有炎暑以彰之，人應之為事已遂，其志怡怡然喜之象也。夏應心，故心為喜，喜生於盛，成於玩，盛而不已為舒緩，為惰，為安。玩而不已為狎，侮為復，為自足。元陽者平於中央，此時陰陽和勻，既籌及於陽之勝，又預計夫陽之敗，則反覆以存其變焉。人應之為思，思而預防，又土為萬物所歸，和者偏者皆歸之，春氣溫而極於季，春夏氣熱而極於季，夏秋氣涼而極於季，秋冬氣寒而極於季，冬靜觀以持其常焉。人應之為閱，歷多而是非，熟二者思之象也。中央應脾，故脾為思，思生於先，成於後，先事而思為慎，為戒，為畏，為自虛，後事而思為樂，為慕，為智，為自矜。二者皆思之所為，如是則勞矣。故脾主勞，元陽者收於秋，秋時陽半在上，陰半在下，陽

研經言

卷一

五月河莫氏

氣就衰而日受陰之剝已退，而日視陰之長，則有悽切之氣以彰之。人應之為事將敗，其志慙慙然憂之象也。秋應肺，故肺為憂，憂生於慮，成於悔，慮而不已為拘，為愁，為不安，悔而不已為悲哀，為哭，為自咎。元陽者藏於冬，冬時微陽在下，盛陰在上，陽氣避陰之方張而不出，防陰之滅已而自懼，於是乎水冰地坼，寒風冽凜而陽氣惟不樹聲色以避之。人應之為事已敗，其志惕惕然恐之象也。冬應腎，故腎為恐，恐生於暇，成於怯，暇而不已為退，為優游，為呻吟，怯而不已為愧，為伏，為自餒。

研經言

卷一

五月河莫氏

陰陽交并論

陰陽交并二者乃熱病表裏俱實者之診法也其表裏俱實而復相連互曰交續自分清曰并陰交者裏實較盛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并陽則初似陰交而復得汗脈漸靜以裏散表解也陽交者表實較盛故脈常躁盛而不得汗并陰則初似陽交而一得汗熱即泄以表解裏微也故交者皆死并者皆生脈經曰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生也得上當有復字脈經熱病煩已而汗脈當靜太陽病脈反躁盛者是陰陽交死復得汗脈靜者生又曰熱病已得汗脈尚躁盛大熱汗之雖不汗出若衄是謂并陽故活皆言復汗

研經言 卷一 六月 月河莫氏

也此合陰交與并陽言之又曰熱病脈常各本常作尚涉上而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躁盛得汗出者生也此合陽交與并陰言之陰極陽極即裏實盛表實盛之謂大抵表裏俱實之症不交則并不并則交死生之關鍵於反掌史記倉公傳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釋倉公不交并陰四字則知其轉易間難逆料矣診交之法又有進退諸證在脈經中此皆診決死生之要切宜究之復得汗以症言非以治言故有下之而始得汗者

素問所言實止是陰交於陽交無涉統稱陰陽交者猶男之陰易女之陽易統稱陰陽易也

研經言

卷一

七月 月河莫氏

蟲論

三口九蟲與人俱生無所假也外此必有所假而生如癥瘕門之驚癥蛇瘕雞雛及諸癩門之蠹蝨蚘蚘蝨等名皆因飲食而假外之蟲氣以生其結於腸胃之募原為癥瘕散於經絡為癩也至若五藏之勞有五藏之蟲五色之風有五色之蟲則並不假於外之蟲氣以生若曰人身血肉可化異類毋乃誕乎此必假內之蟲氣以生也內之蟲氣三口九蟲是也大抵邪入而與三口九蟲相感則孕而生蟲猶之六淫之感人本以人五藏所稟五行氣應之也夫何足怪

研經言

卷一

夫

月河莫氏

病源卷二十三云口蟲常接引外邪為人患害又陰口者初著之狀起於皮膚內卒有物狀如蝦蟇經宿與身內口蟲相搏如杯大動搖掣痛不可忍者多因天雨得之此外邪與口蟲相感之證風勞生蟲亦猶是也知此始可與論口注疔蒸諸大症若僅執熱極風生之說猶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又况以隋唐言蟲諸論為不經而棄之哉

溫疫總論

寒與熱為定名溫與疫為虛位傷寒例雖以溫兼正氣疫貼時氣其實溫者蘊也疫者役也苟有蘊蓄在內而其病如相役使者不論寒熱皆得稱為溫疫例據時稱以示別不必泥看能知此義而後百家之言溫疫者可一一以意逆之也夫溫與疫既為虛位則其為病不一但因於寒暑而又有四時不正之氣挾之則為天行溫疫屬傷寒若因於寒暑而又有山川林谷及天地霖霧之氣抑之則為瘴疫溫瘴亦通稱為溫疫因於寒暑而又有鬼神之氣乘之則為癘疫亦稱溫疫屬雜病若因於寒暑而又有飲食之氣間之則發為雜病如霍亂瘧疽之類皆不稱為溫疫屬雜病條分縷析而後溫疫諸雜出之論不至目炫此溫疫數者中惟鬼神一因與因於寒暑者言多相混近世不能分別須細參病源卷十癘疫瘴氣兩候及千金卷九辟溫篇自明病源癘瘴不與溫病同篇而另列為一卷千金以兩溫分居二篇首尾豈無意哉而鬼神之不兼溫疫者自屬中惡與傷寒法無涉猶瘴不兼溫疫但謂之瘴飲食不兼溫疫但謂之傷飲食而已

研經言

卷一

夫

月河莫氏

瘧論

葉案治瘧不用柴胡徐評非之解之者曰治傷寒少陽正瘧用柴胡治秋閒寒熱類瘧不用柴胡泉應之曰否不然素瘧論以夏傷於暑為端而餘瘧附焉是秋閒寒熱之為正瘧經有明文病源千金皆本經說外臺既列病源之論而所集方不下千首鮮用柴胡者可見謂秋閒之寒熱不用柴胡則是而指為類瘧則非仲景於少陽篇明言往來寒熱形如瘧狀如瘧二字正類瘧之謂少陽症之為類瘧出於仲景親口今反指為正瘧何耶但諸醫猶止誤於論症徐氏則

研經言

卷一

三

月河莫氏

并論治亦誤何以言之傷寒邪從表入其裏無根以柴胡提之則出夏秋之病新涼在外而蘊暑在中其裏有根若以柴胡提之則外邪雖解而內熱即升橫流衝決不可復制往往有耳聾目赤讖語神昏汗漏體枯延成不治者不得不以徐說為淫辭之助也噫亦究古訓而已矣

口疰疔蒸四大症論

五口五疰五疔五蒸禱病中四大症也仲景傷寒始言蒸蒸金匱狐惑實開疔症而走馬湯治飛口癩肝散治冷疰已略具大綱矣至巢源肘后千金外臺諸書始暢厥論以為內科專家最重之任也近世書中鮮有之非近世無此四症也醫者遇口疰詭以肝氣目之遇疔蒸詭以勞病目之相沿既久遂不措意因不列名耳然口疰二字涉於不祥疔蒸二字僅見兒科今若稱此以告諸病家及加諸年壯不幾駭人聽聞乎古名誠難復也但須於肝氣一門知有口疰二

研經言

卷一

三

月河莫氏

症混其中於勞病一門知有疔蒸二症混其中隱其名而存其實則臨症了然矣至古人治此四症之效方亦欲為大醫者所不可不備也

虛勞論

今之所謂虛勞古之所謂蒸也古之所謂虛勞今之所謂脫力也金匱必列虛勞者以見傷寒自有因脫力得者也俗稱脫力傷寒本此知此而金匱虛勞諸方能用之矣俗稱脫力不專指疲勞言凡五勞皆在其中脫力有成痼疾者有在一時者有着一處者苟因勞傷氣血不復皆得稱為虛勞人但泥於弱症損症之不起者為虛勞而不知彼特其一端也若一時一處之虛勞則或待治而後愈或不治而自愈無甚足異第既有虛勞之因風寒隨而入之金匱本為風寒盡其變故渾言之

研經言 卷一 五月河莫氏

曰虛勞不復分別其為何勞推而準之傷寒勞復乃虛勞之在一時者亦不分別其若者為操作之勞若者為房室之勞也依義本當列此篇末編傷寒論者欲其便覽移置如此耳他如脈經云病人一臂不隨時復轉移在一臂者此為微勞營衛氣不周故也久自愈乃虛勞之着一處者亦不分別其為何勞亦以有本病可列故也此經又有勞瘵千金外臺有勞嗽勞瘵凡在一時及着一處者皆仿此讀古人書須辨其名以究其指醫亦如之誠能知此何至以建中湯等方誤投之蒸病也哉

傳尸勞論

外臺始有傳尸勞之名歷宋至今皆著於錄嘗欲問其為何病則諸老醫無能言之者及泉習之有年乃知傳尸勞者合尸疰疰蒸四大症以名之也初以體虛受邪入感尸蟲於是沈沈默默無處不惡而不能的言所苦此時名之為尸可也甚而發熱喘促額赤名之為蒸可也及其項間生塊唇口喉舌皆瘡名之為疰可也至差而復劇死而傳人則為注矣備此四症故方法不一各據見在為言也古人殮殞無辜伏連尸注等稱亦各據一端為言也余幼時胞姑有病

研經言 卷一 五月河莫氏

此死者及長而嫡妹又病此死然皆不傳染殆相似而未的者歟要之已備尸疰蒸三大症矣遇是症者倘能分別論治其於古方清熱調胃殺蟲諸法庶不貽誤特未必其果愈耳

肺萎論

肺萎肺之大葉不舉也其外症以欬而唾白沫者為
真病源或兼欲欬不能欬及嘔逆小便言之成無已
注傷寒論則以咽喉不利唾膿血為肺萎皆非的候
惟外臺引許仁則云肺萎之狀唾白如雪細沫稠黏
此八字深得仲景言外之意最為的當若巢成所說
乃其兼症或有或無未可必也肺萎病當屬六極氣
極之一也多在久嗽之後骨蒸之餘其甚者白沫中
帶血且或帶膿焉故金匱云欬唾膿血脈數虛者為
肺萎數實者為肺癰仲景以脈之異辨其症之同亦
可知膿血不獨肺癰有之詳余所撰證原中

研經言

卷一

月河莫氏

正水風水診法論

目裏腫頭脈動時欬諸症正水與風水同但有此諸
症而按其腫上隨手起者正水不起者風水以此為
別且必股冷腹大乃為正水已成則正水重於風水
也靈水脹水始起也目裏上微腫如新卧起之狀其
頭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矣
以手按其腫俗本腫作腹今從病源引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金
匱水氣視人之目裏上微腫如新卧起狀其頭脈動
時欬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風水文義甚明病源
於水腫全據靈樞於風水全據金匱分別當已惟風
水久久變成水病則亦按之隨起故肘后方曰水病
之初先兩目上腫起如老蠶色俠頸脈動股裏冷脛
中滿按之沒指腹內轉側有聲此其候也不即療須
臆身體稍腫腹盡脹按之隨手起則病已成非與經
違也葛意以風水為正水之初起而渾言之曰水者
亦以有股裏冷一症耳實與諸經相成也

研經言

卷一

月河莫氏

女勞疸黑疸同治論

千金及外臺引金匱黃疸篇文皆以硝礬散症為女勞疸而近效云女勞疸療與黑疸同病源則曰女勞疸之狀身目皆黃發熱惡寒小腹滿急小便難因大勞大熱而交接竟即入水所致也黑疸之狀小腹滿身體盡黃額上反黑足下熱大便黑是也夫黃疸酒疸女勞疸久久變成黑疸據巢說則金匱硝礬散症經文當斷自旁光急以下十六字屬黑疸獨日晡發熱惡寒為女勞疸的候餘則女勞疸久久變為黑疸之候也如此疏解則於經文得之二字及因作二字

研經言

卷一

五

月河莫氏

語氣極合巢氏真善會仲景意者其硝礬散本是治黑疸之方以黑疸與女勞疸同治故金匱不別言之近效之說信而可徵詳余所撰金匱方論注中

吐血衄血便血溺血嘔吐汗出下利消利八症

異形同診論

亡血之大症四吐衄便溺是也亡津之大症四嘔利消汗是也吐血出於賁門與嘔吐同衄血名為紅汗與汗出同便血出於魄門與下利同溺血出於胞與消利同八症以四屬之殊途而同歸為亡津亡血之最大者也靈樞經云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是津血同類又手陽明主津足陽明主血是津血又同經津血之為物既同故八症之為診從同八症之由熱得之者並以見陰脈及陰症為欲已見陽脈及陽症為未解其由寒得之者並以見陽脈及陽症為向愈見陰脈及陰症為將脫俱詳靈素脈經等書不贅引凡辨症有當分而觀之者如痰飲篇是也有當合而觀之者如此篇是也

研經言

卷一

五

月河莫氏

思慮致遺論

心藏神脾藏智與意腎藏精與志人之思慮智意主之智意之運用神主之故或曰思慮傷心或曰思慮傷脾者舉一言之也究之思慮之始構也則因心以令脾及思慮之既竭也則因脾以累心是傷脾重於傷心矣大抵五志所傷每以過極而氣并思慮之過氣并於脾故經曰思則氣結并乃結也五行土克水水主冬為閉藏脾實則有火火性發洩以過極之實乘受克之虛以發洩之性變閉藏之常而復以脾病累心之故處以無主之神於是乎恍惚離散而精以

研經言

卷一

壬

月河莫氏

泄經云有餘則夢予脾以氣并而見為有餘故夢以精子人也論是症者自當以脾火上蒙心神下克腎水為正或概執諸熱屬心之說以相列見其與五行生克之理不合遂據易水火既濟未濟二卦證成心腎不交之論豈知易象止取貞悔為義並非實事若移此以論病則大畜天在山中大壯雷行天上亦將信為事之所有而以肺入脾中心行肺上者擬其病象何如乎夫立論當取其推而皆準者

病無純虛論

以人之虛因天之虛為賊邪病自春分至秋分之寒自秋分至春分之熱是也以人之虛因天之實為正邪病自春分至秋分之熱自秋分至春分之寒是也總言之則寒熱二者以應二氣析言之則寒熱涼溫四者以應四時而皆生於風故內經曰風者百病之長也風之溫者必挾濕其涼者但為風與寒熱分主四時靈九宮所謂春濕夏熱秋風冬寒是也然濕與寒熱惟當其王時則有之而風乃四時皆有故風之病人獨多人以勞役解脫喜怒陰陽飲食醉飽人鬼

研經言

卷一

壬

月河莫氏

驚恐跌打墮壓蟲獸咬傷而致虛有一於此則風即乘之其在濕與寒熱之令及有賊邪時者亦各湊之故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第既湊之後反見為實其為狀也有相半者有相過者無純虛也惟大病被汗吐下後邪去而氣血不能遽復及婦人新產後血液去而形氣不足以充則純虛然一在病後一則非病不可以治病之法治之夫病無純虛則方無蠻補無足怪者或難之曰老年聾盲非純虛乎答曰此亦風也老年血氣當衰藥不能托且托之而後者乘虛積至故永不愈耳其不愈者在虛其為病者仍屬風

用藥論一

藥性有剛柔剛為陽柔為陰故剛藥動柔藥靜剛而動者其行急急則迅發而無餘其起疾也速其殺人也亦暴柔而靜者其行緩緩則潛滋而相續其起疾也遲其殺人也亦舒無識者好為一偏其害不可勝言而中立者因有牽掣之說焉豈知柔者自遲不能強之使速剛者自速不能強之使遲遲速並使遲者必讓速者以先行下咽之後但見陽藥之行陽不見陰藥之行陰若病宜於陽則陰藥初不見功而反釀禍於陽藥已過之後若病宜於陰則陰藥未及奏效

研經言

卷一

辛

月河莫氏

而已顯受夫陽藥反掌之災是以中立者亦謬也總之對病發藥斯為行所無事

用藥論二

凡藥能逐邪者皆能傷正能補虛者皆能留邪能提邪出於某經者皆能引邪入於某經故麻桂發表亦能亡陽芩瀉利水亦能燥津於此知無藥之不偏矣惟性各有偏故能去一偏之病若造物生藥概予以和平之性何以去病乎夫亦在馭之而已馭之能否全在醫者識症有定見俾逐邪者辨其正之虛不虛而邪去正自復補虛者知其邪之盡不盡而正勝邪難干斟酌輕重之間分別後先之次神明於隨症用藥四字方法之能事畢矣何必朋參耆而仇硝黃哉

研經言

卷一

壬

月河莫氏

湯液論

湯液亦飲也素經脈別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肺朝百脈行精於皮毛毛脈合精通調水道下輸旁光水精四布五精並行其言飲入胃後上下先後分布之序即藥入胃後與病相當之理以其先布於上故遇輕清之藥則先發而與上病相當但先發者先罷至水精四布而後輕清者已無力矣其不能治下而亦不足礙下者勢也若重濁之藥其發既遲當其輸脾歸肺之時尚未盡發必至水精四布而後藥力始畢達而與下病相當此輕

研經言

卷一

三月河莫氏

清治上重濁治下所由分也經曰近而奇偶制小其服遠而奇偶制大其服皆取藥發遲速部位高下為義其入藏者亦止云五味入胃各歸其所喜攻如酸先入肝云云不必不入他藏也後人不知古人製方之意遂謂某藥入某經某藥兼入某經則試問胃氣被藥氣使乎抑藥氣被胃氣使乎夫固不辨而明也乃或誤宗其說如桂枝湯方見其主治太陽病多因以桂枝為足太陽經藥殊不知太陽病亦用桂枝而真武理中四逆皆有加桂之例吁可怪也總之湯液治病分氣味不分經絡與針法大異

製藥論

自雷斅著炮製之論而後世之以藥製藥者愈出而愈奇但因此而失其本性者亦不少藥之有利必有弊勢也病之資利不資弊情也用之去弊勿去利理也古方能使各遂其性如仲景小半夏湯類凡生薑半夏並用者皆一時同入之非先時專製之正欲生半夏之得盡其長而復藉生薑以隨救其短譬諸用人自有使貪使詐之權衡不必胥天下之菲材而盡桎梏之使不得動也各遂之妙如此若後世專製之法在臨時修合丸散而即服者猶可倘預製備售則

研經言

卷一

三月河莫氏

被製者之力已微甚而至再至三至十餘製則取其質而汨其性其能去病也幾何近見人治痰瘧於肆中求半貝丸服之無效取生半夏貝母為末和薑汁服之即效但微有煩狀耳於此可類推已或薄古法為疎盍思之

藥驗論

凡中病之藥服後半日許可驗其當否者大法有三
 一則藥到病除如靈樞不得卧用半夏秫米覆杯即
 卧及他方所云一劑知二劑已者是也一則服藥後
 別生他病非藥之祟正是病被藥攻拒之使然如傷
 寒論太陰病服桂枝湯反煩風濕相搏服朮附湯其
 人如冒狀者是也一則服藥後所病反劇非藥之誤
 正是以藥攻病托之使然如證類本草成訥進豨簽
 丸方表云臣弟訥患中風五年服此丸至二千丸所
 患愈加不得憂慮服至四千丸必得復至五千丸當
 研經言 卷一 月河莫氏
 復丁壯是也第一驗人所易知其第二驗恒易令人
 疑惑自非識病辨脈確有把握必將改易方法以致
 轉輾貽誤者有之若第三驗則必嘗之議之因而棄
 之矣然數十年目見耳聞第三驗最多如傷寒初起
 及瘡痢方盛之時投以中病之藥往往增劇第二驗
 次之第一驗最少世人狂於第一驗之快而欲以概
 其餘噫此事真難言哉

古方用法論

古者每方各有主藥用其主而進退其餘可云從古
 某方加減如用其餘而去其主即不得稱某方矣仲
 景理中湯一名治中湯蓋取別錄人參調中兩字是
 人參乃其主藥也桃花湯取赤石脂一名桃花石為
 義是赤石脂乃其主藥也若去人參赤石脂用其朮
 乾等而稱理中桃花則失其義而襲其名陋乎不陋
 非獨經方為然也雖後世亦有之丹溪治六鬱越鞠
 丸方以川芎山梔為主緣川芎即左傳鞠窮山梔本
 草一名越桃故各摘取一字以名之以見能治鬱者
 研經言 卷一 月河莫氏
 之全在乎此若不用芎梔用餘四味尚能再稱越鞠
 乎本草經用之藥僅四五百種而自漢至明方以億
 萬計隨舉數味以成方皆當有合於古舉其相似者
 反遺其相同者矣昔徐靈胎謂葉天士用局方逍遙
 散而去柴胡非以此哉學者可以類推

瀉心湯類諸方總論

諸瀉心皆從小柴胡來小柴胡以柴薑治半表參
甘半治半裏茲則去其治半表者參用陷胸法而隨
建主藥故當分數類觀之半夏瀉心湯即小柴胡去
柴薑之治表加乾薑黃連以和胃也其生薑瀉心湯
與甘草瀉心湯皆即半夏瀉心湯原方而主藥略增
從金匱三方不外乾薑黃連者以此處心下痞乃胃
虛上逆所致與表陷之痞不同故重在和胃也其主
藥皆在小柴胡中自為一類其乾薑黃連黃芩人參
湯則截半夏瀉心之半而為之其黃連湯又即半夏
瀉心去黃芩加桂枝者但二方皆重用黃連使與乾
薑並視半夏瀉心為小變也黃芩湯即截小柴胡之
半而加芍藥以治腹痛其黃芩加半夏生薑湯即小
柴胡去柴參加芍藥也二方皆主小柴胡中之黃芩
自為一類旋覆代精湯即小柴胡去柴芩加旋代增
薑減參者故以旋代命名厚樸生薑甘草半夏人參
湯即小柴胡去柴芩加樸增薑減參者二方皆主小
柴胡中之生薑自為一類其橘皮竹茹湯即厚樸生
薑甘草半夏人參湯去樸半加橘皮竹茹大棗增甘
草故以橘皮竹茹命名其橘皮湯即取其方中二味

研經言

卷一

三

月河莫氏

為之二方自為一類小半夏湯乃抽小柴胡方中治
嘔之品而倍其分者其生薑半夏湯即半夏之法而
小半夏加茯苓湯屬焉其半夏乾薑散即生薑半夏
湯去生薑加乾薑者意固重在溫胃與生薑溫經略
殊而大半夏湯即半夏乾薑散之變焉者也其乾薑
人參半夏丸即半夏乾薑散加人參倍半夏者六方
皆從小半夏湯來主小柴胡湯心下痞者六方
心易自之小陷胸來大黃黃連瀉心湯即瀉心湯原
方去黃芩附子瀉心湯即瀉心湯原方加附子三方
不外大黃黃連者以此處心下痞乃表邪內陷所致
與結胸之義相同而與半夏等三方病症不同故重
在下實乃由瀉心而將入承氣也

研經言

卷一

三

月河莫氏

承氣湯類諸方總論

胃實則不調承氣意在調胃故或以調胃二字冠之
 大黃下一切積芒硝軟一切堅攷之本草皆屬蕩滌
 腸胃之品故仲景合二味以治胃實而一切病胃實
 者準此其用甘草不過和硝黃之味而已不必泥和
 中益氣謂為調胃二字命名之所在也此本籠統之
 方用之者隨症加減往往師其意而易其名故見腹
 滿則加樸枳去甘草為大承氣見腹滿不結者則加
 樸枳去硝草為小承氣有瘀血則加桃桂為桃核承
 氣見水結則加甘遂去草為大陷胸見吐食則去硝
 研經言 卷一 五月河莫氏

為大黃甘草湯一方生五方有糸不紊若夫從大承
 氣來者則去硝為厚樸三物湯三物合桂枝去芍藥
 湯為厚樸七物湯皆主厚樸也其從小承氣來者則
 差其分為厚樸大黃湯差其分而加芍藥二仁為麻
 仁丸皆主大黃也其從桃核承氣來者則大黃廬虫
 九桂枝茯苓丸抵當湯及丸皆主桃核也其從大陷
 胸來者則大陷胸丸十棗湯甘遂半夏湯皆主甘遂
 也而已椒蔥黃湯又從大陷胸丸來以同用葶藶也
 其大黃硝石湯備急丸大黃附子湯即承氣之隨症
 加減法也而小陷胸湯白散則又因所治之部位略

高而師承氣之意以變焉者也小陷胸主心下結痛
 與心下痞相近故又生出瀉心一派來小陷胸主胸
 有黃涎與胸痺之頑睡相近故又生出栝蘘薤白一
 派來要之白散之下以巴豆小陷胸之下以栝蘘其
 栝蘘薤白湯栝蘘薤白加半夏湯枳實薤白桂枝湯
 三方皆從小陷胸來

研經言

卷一

五月河莫氏

古方權量有定論

從來攷古方權量者人各言殊大半誤以漢制當之耳豈知經方傳於仲景而不自仲景始外臺卷一謂桂枝湯為岐伯授黃帝之方而分兩與傷寒論悉同可見經方傳自上古所用權量亦上古制非漢制也千金備詳神農秤及古藥升之制蓋古醫權用神農量用藥升於一代常用權量外自成一例仲景而下訖於外臺所集漢晉宋齊諸方皆然迨隋唐人兼用大兩大升而後世製方遂有隨代為輕重者此古權量所由湮也 國朝吳王繩林所攷宗法千金參以

研經言

卷一

早 月河莫氏

卷一終

湖州王文光齋變老店鐫刻

研經言卷二

歸安莫文泉枚士述

學醫說

夫欲學醫必先讀無方之書則莫善於巢氏病源焉病源引申經意別類分門比靈素為易知亦歧靈素而易入習之既久遂乃上探靈素兼讀難經甲乙經二書以疏之明乎經絡藏府之源達於望聞問切之故而於向者之所得益覺融會貫通而明體者漸漸達用矣然後讀有方之書玉函傷寒金匱是也讀三書尤必兼資脈經以稽其異同披本草須用證以觀類本草以觀其方法蓋臨病之舟楫在焉然傷寒之理未許其遽通也又必浸淫乎肘后千金及翼外臺四書斟酌乎本事方百證歌九十論明理論等說參互考訂以俟其悟始另有一境矣大抵醫者之於傷寒其致力每在雜病未究之先其得心轉在雜病悉通之後不親歷者不知也溯流窮源其事止此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至於聖濟局方以下則學成後讀之亦足擴聰明而錄識力不必概屏之以自隘也

研經言

卷二

一 月河莫氏

診訣說

診病之訣在知表裏虛實逆從六字第欲臨診時知之明必於讀書時知之豫夫仲景之辨表裏二字亟矣而喜言統治者或不信謂靈素論症概以六經藏府為別何嘗有所謂表裏者不知兩經為針法設不為藥法設針法在取穴但審其何經何藏何府而巨刺繆刺諸法已可施不以表裏為汲汲也若藥法則清輕宜表重濁宜裏如此而已且其為氣化於胃運於脾布於肺如飲食然斷無專走一經之理故必分表裏而後汗吐下補諸法各如其輕清重濁之性以

研經言

卷二

二月 河莫氏

內經熱病說

兩經於一切身熱之診皆稱熱病是以素則勞風腎風同評於溫後靈則如蠱如疽並列於熱中至其散見他篇尤不可勝數蓋以可診者言不以所因者言其可專以傷寒之成溫者言乎夫為身熱一證舉其尤而窮其類尤者詳之類者附之固當如是與仲景論傷寒而及似傷寒之瘧濕暘同意淺人每論溫熱舉兩經熱論或採之或剩之果有當於病源否也其言暑者只作熱字解素通天因於暑及骨空立而暑解等並不指夏令之熱如後世所云或採通天論之言列於夏病真不得經旨也其言溫者只作蘊字解素熱病先夏至者為病溫云者意以夏至後天氣熱人易於感則言熱夏至前天氣未熱人無所感故止就所蘊者名之而言溫則仍取乎本義非如近世訓為小熱也不觀今之病春溫者乎赫赫炎炎豈是小熱讀書不明義例古法於是盡湮矣

研經言

卷二

三月 河莫氏

七傳辨誤說

難經七傳傳其所勝間傳傳其所生皆止言五傳注家不得其說以心復傳肺數之其實止得六傳無七傳且問傳之如環無端何嘗不如是而經獨以傳其所勝為七傳也揆之於理殊覺牽強竊謂七字當為次字聲之誤也古音去聲入聲不甚分別如書康誥勿庸以次汝封次字荀子引作卽之比何以言之素玉機真藏及標本病傳兩篇於傳其所勝者皆謂之次傳無言七傳者且標本病傳篇末明云諸病以次是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間一藏止及至三

研經言

卷二

四 月河莫氏

傷寒傷暑說

古者於冬月觸冒正邪之寒及夏月中時行之寒皆稱傷寒故仲景存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兩者於傷寒條已發熱者時行之寒未發熱者正邪之寒意在統一使人易識耳至巢源始別傷寒時氣為二門而於小兒傷寒候並列兩寒特以一語示別曰時行傷寒亦簡且審唐人乃曰天行熱病天行卽時行但時氣二字之義本兼四時為主而時氣二字之名若惟熱病獨擅其為語似混然歷攷志乘凡疫者在春夏秋三時而夏尤多仲景自春分至秋分有非時暴寒皆為時行寒疫之言益信古者於夏月觸冒正邪之暑及冬月中時行之暑皆稱傷暑素形氣虛實氣虛身熱之傷暑不必專以夏言也仲景始別之以中暍冬溫兩名然溫病難經不指定何脈仲景止暑陳其症狀則是所發無定不必其盡發熱惡寒也凡欬嗽腫癰皆得有之仲景雖不明言其散見於千金外臺者可舉一二以推蓋傷暑二字之義雖得兼通夫四時而傷暑二字之名不得概施之冬月此古今稱謂之所由異也

研經言

卷二

五 月河莫氏

瘰癧互譌說

外臺引素問逸文赤瘰者搔之重沓隴起及病源赤瘰白瘰兩候卽今所謂風斑也金匱陽毒面赤斑斑如錦文及病源千金外臺斑瘡卽今所謂瘰子也凡宋以前醫書皆如此分別於字義甚協瘰者疹也必皮膚有所變疹浮起方合瘰稱觀病源屢言軫軫起合之素問隴起之同自見斑者點也必有點子方台斑稱觀病源斑爛云云自見近世不正其名遂至互譌今則競以瘰爲斑以斑爲瘰相沿旣久苟或正之則反遭譁笑以爲大謬然茲二病雖皆有毒而瘰由於風不由於溫斑由於溫而前受之邪未必皆風病因久暫旣殊治法輕重亦異古人各有主方不可混施不審乎此無惑乎謂古方不可治今病矣論語曰必曰正名乎凡事皆然

研經言

卷二

六月河莫氏

古方瘰癧混稱說

古方於瘰癧及蟲病往往混稱然動者爲蟲不動者爲瘰癧分別亦不難良由蟲所居處其阻礙氣血實與瘰同故混稱之耳如病源十九酒瘰云有蟲使之然夫能飲人所飲酒則動矣而巢氏入之瘰癧門後世直稱之爲酒蟲其食瘰能食人之所食飯以酒瘰例之是亦有蟲使然而巢氏則但稱爲瘰而已此混稱二病之證也推之綱目所載茶瘰吐出後猶能飲茶亦其類矣崔元亮海上方以地黃餽飴治心痛吐出蟲長尺許頭如壁宮劉禹錫傳信方崔抗女患心痛食地黃冷淘吐出物可方寸許狀如蝦蟆無足目似有口此二物皆不云動明是瘰血所爲瘰病也而以蟲狀之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讀者當以意逆旨勿泥其詞况醫書之傳自文人者又多形容過情者乎余作證原以能動及飲食者入之蟲不能者入之瘰非違古也古略今詳有勢不得不如此者

研經言

卷二

七月河莫氏

扁鵲見垣一方人說

史記五百扁鵲傳載扁鵲飲長桑君藥三十日見垣一方人由是診病洞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注方邊也言見墻垣彼邊之人也案如注說是謂能隔墻見人矣長桑何藥而乃變易形質若此耶竊謂此當與紀昌貫虱同義大抵久竭目力則所見必異虱大如輪以徑言也垣一方人以深言也迹雖不同理則一致想扁鵲學望診時必日視其垣以鍊目力而以意合之人面久之則垣中淺者深者一一分明便似其中有人在云一方者正就其日所注視者言非彼研經言

研經言

卷二

八

月河莫氏

邊之謂且彼字尤屬添釋史文無此義也余嘗師其意而為之雖未能見人亦似有眉目可別雖未能洞見藏結臨症時看人面及舌色浮沈大小濃淡一目了然不待多時而細察故謬揣史遷此言係形容之詞非果隔墻見人且扁鵲脈法具載脈經果以診脈為名豈其言皆虛飾耶史遷於此及倉公兩傳皆未能實疏所以但據人間形容之詞不復顧其過當良由其於醫事未能了了耳班書不錄豈無故歟范書不為仲景作傳亦當以其妙難言喻恐轉滋人惑也陳志華陀傳多據實質言之

診虛須知勞極說

古有五勞七傷六極之目皆言虛也核之則勞極一端而已勞是過用其氣極則幾於無氣其淺深不同以病源所紀言之五勞中之志勞思勞心勞憂勞是過用其神其疲勞是過用其形七傷則房勞之病亦勞屬也以其病多故別出之然精為七神之一是亦過用其神也約之特形神二者盡之矣若風寒暑濕及一切病之久而不去甚虛其氣者皆極也極有氣血其極也無顏色眉髮墮落喜忘餘極仿此然約之亦不外形神也大抵勞言其始極言其終分別截然近世不知有極概目為勞則將以治極者治勞而勞永無愈期矣嘻

研經言

卷二

九

月河莫氏

溫疫說

溫也疫也溫疫也三病之稱第稱溫疫者為定名而稱溫稱疫者為虛位溫者蘊也儒書謂夫子溫良言容之蘊詩教溫柔言辭之蘊良玉溫潤言彩之蘊醫書謂春氣溫和言陽之蘊則病之稱溫必以其邪之蘊也蘊寒曰溫蘊熱亦曰溫傷寒例冬傷於寒至春變為溫病是蘊寒者冬有非節之暖名曰冬溫及巢源冬感非時之暖至春亦為溫病是蘊熱者所蘊不同而其為蘊則同也言乎其治則一於寒何也其初則異其終則同也然而論治可通者臨文必不可通

研經言 卷二 十一月河莫氏

著書之指固與臨症別也疫者役也傳染之時病狀相若如役使也役於寒曰疫役於熱亦曰疫傷寒例之疫是役於寒者巢原千金以下諸書之疫半是役於熱者所役不同而其為役則同也然此所謂寒若熱者非正邪之寒熱也必感夫反時者始相役也故溫有正邪之溫而疫無不由於賊邪古謂賊邪病為時氣一曰時行故後世稱疫為時疫然時氣乃賊邪之混稱不暇詳其傳染與否也其傳染者若僅目之為時氣則無以示別也且傳染之氣惡於不傳染者不得不別也疫氣惡故疫亦曰癘疫癘之為言惡也

此疫之別於時氣也或曰如此則役於熱者不幾與溫相混乎曰否冬溫亦以傳染者為疫其未經傳染或止就一人言之者直稱溫不得稱疫溫者先乎病以言之疫者後乎病以言之以其各有寒若熱故曰虛位若合溫疫兩字以名之之病則惟傷寒例陽脈濡弱陰脈弦緊遇溫氣變為溫疫者可以當之以其先有溫邪又傳染時氣中之寒之役使者例不得另立一名故疊此兩字以呼之所謂定名也至於溫熱云者其指多本內經先夏至為溫後夏至為熱之文而括其輕重之謂倘知溫之為蘊則溫熱兩病之僅皆屬溫可決已周揚俊以溫熱暑疫名其書而王孟英著溫熱經緯復襍取傷寒論文皆由不能識別則不敢正稱而姑以含糊囫圇可以附古可以欺今之溫熱兩字為藏身之固使人不便顯言其非耳近世醫說之不足恃類此

研經言

卷二

十一月河莫氏

溫瘧說

古者於冬傷於寒不即發至春遇溫而病者及冬中於非時之暖不即發至春遇溫而病者皆謂之溫故仲景既存素問傷寒成溫之論復於冬有非節之暖稱爲冬溫以溫之言蘊所蘊不同而爲蘊則同故通爲溫巢源溫病候溫毒候皆兩存之固深於仲景者也準此以推夏之暑亦當如是夏傷於暑不即發至秋遇風而病者皆謂之瘧故素問瘧論有夏傷於暑之瘧瘧而生氣通天及金匱真言夏暑汗不出秋風之瘧

研經言

卷二

三

月河莫氏

以瘧之言虐爲虐不同而所虐則同故通爲瘧惟仲景專爲寒字立論故不及夏暑即發不即發之病而巢源以下亦仍之而不復分晰也春主濕故溫性緩緩則性長故爲病壯熱而其脈爲緩弱秋主風故瘧性暴暴則性短故爲病休作而其脈緊弦溫宜於下則瘧宜於吐治瘧之常蜀猶治溫之硝黃也惟溫在冬月故發有先後重沓則治有汗下兼施與瘧之吐下兼施微有不同者此耳

溫瘧有三說

古稱溫瘧有三素瘧論兩溫瘧巢源總叙之意謂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至春遇大暑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偕出之溫瘧止有先熱後寒者而無先寒後熱者何以言之經以先風後寒爲先熱後寒之因先寒後風爲先寒後熱之因大暑爲時令不必數故止數風寒之先後所以止有先熱後寒者也若夏傷於大暑腠理發洩遇夏氣非時小寒藏於腠理皮膚至秋傷於風則病成之溫瘧則有先熱後寒者又有先寒後熱者何以言之以此暑也小寒也秋風也爲三感則當置其一輕而論其兩重若傷暑重而秋風輕則置風而論暑寒而爲先熱後寒之瘧若傷暑輕而秋風重則置暑而論寒風而爲先寒後熱之瘧也復總而別之曰大病溫瘧六七日但見熱者是矣此謂壯熱不兼寒者故加夫字示與經文別出也不析言冬夏者明冬夏皆有此壯熱者也此與先熱後寒先寒後熱爲三矣大法由冬來者即今春溫由夏來者即今伏暑古既統稱溫瘧則本草諸治溫瘧之藥皆是治春溫伏暑明甚金匱白虎加桂枝湯症正此也此外尚有傷寒論脈陰陽俱緊者重感於寒變爲溫

研經言

卷二

三

月河莫氏

瘧則冬傷於寒至春分以後復感時行之寒者先後皆寒與寒多之牡瘧同理故金匱蜀漆散方下云溫瘧加蜀漆當即指此越其外受之蒙即以截其遞入之路而俗稱蜀漆截瘧亦以辭害旨哉若白虎加桂枝湯方自是治春溫伏暑之溫瘧與重感於寒之溫瘧無涉故其方同傷寒法不同瘧法也

研經言

卷二

古 月河莫氏

黃瘧黑瘧說

金匱云理者皮膚藏府之文理也以此推之腸胃之膜其有罅縫可知人若脾虛不為胃消水穀則水穀之停於胃者久久則瘀而為熱其氣從府理中溢出食氣溢則皮色黃水氣溢則皮色黑其有脾本不虛但因飢暴多食渴暴多飲所受倍常則脾不及消亦久留於胃而為熱即亦從府理溢出此癥瘕繫氣溢飲等證所由來也夫府既有理則尋常飲食其氣何嘗不溢不溢則何以生衛以肥肌熏膚充身澤毛生營以成脈華色乎特所溢者是精氣非滯氣精氣益

研經言

卷二

古 月河莫氏

人滯氣病人耳人若肺虛為風濕寒熱所襲則皮膚之理實而閉府理中之應溢者不得通於外則水穀之氣亦久留於胃而為熱滯則溢遲故色變也傷寒溫病所致之瘧及風痺濕痺皆取諸此雖不自飲食致之而其為溢之滯在理則同矣獨是水色雖黑然留胃之水亦黃中帶黑不能全黑以胃為土土色但黃故也惟涉及於腎則黑黃相半所以然者腎為胃關關門不利則水之流於腎部者留久其責在旁光旁光亦府也亦有理也不挾熱者水溢為飲巢源云痰在胸膈飲在旁光者此也其挾熱者則氣與水蒸

而爲痺金匱診痺於穀痺酒痺但言黃而於女勞痺必言額上黑以女勞則腎虛而利水遲水卽久留而氣溢且胃中之水乘腎虛而流疾腎故不及利也推之風水正水石水爲病之義亦當如是黃痺久之皆變爲黑痺者胃實滯多則乘腎腎以得水穀之精氣少則益易乘也知府理之爲病而推之奇病中有飯粒出瘡孔虻蟲在皮中者皆不足爲奇矣又金匱之例於風濕搏於水穀而成痺者稱黃痺與穀痺酒痺女勞痺黑痺爲五其與傷寒同法不必搏於水穀者則但稱黃論中諸黃諸痺云云以此別之

研經言

卷二

六

月河莫氏

痺爲勞熱食勞女勞之有痺猶食勞女勞之有瘕也

勞疸女勞疸二症說

五疸中惟勞疸女勞疸多相混故或去勞疸入黑疸以足五疸之數但勞疸之名舊矣病源名勞疸爲勞黃與十種黃並列其女勞疸則次黃疸穀疸酒疸黑疸之中是勞疸屬黃女勞疸屬疸所屬不同外臺引集驗刪繁皆有療勞疸之方用苦參龍膽草梔子三味以牛膽或猪膽和丸而與穀疸並列是勞疸療與穀疸同而近効云女勞疸療與黑疸同是治法亦不同二疸爲證相似所異者勞疸微汗出手足間熱小便利而女勞疸無之女勞疸發熱惡寒足下熱而勞疸無之且診其少腹但急不滿者勞疸急而滿者女勞疸此其要訣自金匱勞疸條衍女字而後世遂不知此義矣詳余所撰金匱方論註中

研經言

卷二

七

月河莫氏

三消說

古今諸家言消渴者不一要當以金匱為正金匱首列厥陰病一條是渴而不消次列脾約症一條是消而不渴次列腎氣症一條是消渴並作其旨以飲澁相較而分為三最為簡當猶霍亂之分但吐但瀉吐瀉並作為三也其言飲一澁一者乃較其出入之多寡以出診法也推詳其意似有可以飲多澁少飲少澁多飲澁相當為三者亦即就前三者而引申之也其兼及能食便難者乃旁參他症以為出治地也並非三消必定如是後人誤會其旨所以說歧而義轉

研經言

卷二

夫

月河莫氏

未備泉嘗即金匱以推諸家之言知所謂能飲不能飲及澁如麪片如油及澁數不數者皆當作診法觀不必致辨總之但渴者有燥濕兩種五苓白虎是也但消者有虛實兩種脾約腎澁是也消渴並作者有寒熱兩種黃連腎氣是也其方備見隋唐人書中但不以兼證測之不確也故諸家云云

痺與瘖俳不同說

凡辨症須於同中求異如痺與瘖俳是也靈熱病痺之為病身無痛者四肢不收智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是痺之名名於四肢不收不收則廢也素脈解內奪而厥則為瘖俳此腎虛也少陰不至者厥也注俳廢也腎之絡與衝脈並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斜入膕中循胫骨內廉及內踝之後入足下故腎氣內奪而不順則足廢是痺與俳之名並名於廢也但痺為腫瘖俳則不腫痺至瘖不可治瘖俳則以瘖為正以此為異故治痺用續命湯而瘖俳宜地黃飲子補瀉天淵已乃宣明方反云地黃飲子治中風舌瘖不能言足廢不能行此少陰氣厥不至名曰風痺則混痺於俳自河間始以地黃飲子概治中風之誤自河間之混痺於俳始

研經言

卷二

夫

月河莫氏

少陰不至謂太谿脈絕仲景原尸厥云少陰脈不至本此經以太谿絕為診厥之法故云少陰不至者厥也河間少陰氣厥不至六字殊誤氣厥正是至何云不至也

癩說

古之所謂癩者二一胸仆之癩靈素所謂癩疾王註謂上巔之疾是也與狂對舉其病自足太陽經來其名以巔疾二字稱其義取顛頂為說此其可治者也惟由胎驚得之則難治一昏亂之癩難經所謂重陰者癩金匱所謂陰氣衰為癩是也雖亦與狂對舉要之即狂之甚者其病白心肝兩藏來其名以一癩字稱其義以顛越為說此則必不可治後人概加疒旁而二癩乃不能則而諸書之論亦不可盡曉必如此分別斯各各相通矣靈本神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研經言

卷二

二月河莫氏

則狂狂者意不存人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忘不精明不敢正當人彼二狂不同故經文自為之註其魂傷者則癩也正金匱之所本素調經血并於陰氣并於陽乃為驚狂此一狂乃是渾稱其血并於陰者則癩也正難經之所本泉嘗偏攻而核之曰古之巔疾今之癩也古之癩今之癡也孰是說也庶不至謂古方不可治今病乎

藏色單見說一

人之藏色單見猶天之運星獨明也太過之運其星明不及之運其星滅明則自旺滅則所勝兼之人之於色也亦然金匱云肝主色青四時各隨其色由斯以推何藏色見即是何藏氣勝觀其所勝而源委可見已何以言之五行相乘如夫婦然夫為婦綱以能乘者為正不能乘者為變陰陽之義也故病在此者知其因必在彼也此負者因彼之乘而太過病也此勝者因彼之弱不能乘亦病也乘而太過則彼強而當見彼藏之色弱不能乘則此強而當見此藏之色研經言

卷二

三月河莫氏

故凡其色獨見者皆勝也非負也值不及之運而曰運星獨明者未之聞也顧見注家輒云脾虛而色外見嗜果係脾虛即使色不純青亦當於淡黃中見青如不及之年運星必兼勝星之比豈得獨見黃色哉且也色與脈應藏和則脈和而不名一象偏勝則弦鉤毛石隨所勝而為象脈弦不得謂之肝負則色黃反得謂之脾負乎倘因此而用益脾之法則差若毫釐繆以千里矣

藏色單見說二

或難之曰子言何藏色見卽是何藏氣勝而靈樞黃
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時之虛風云云非明明以見
何藏之色爲何藏之虛乎曰是大不然經意非春風
病脾之謂謂藏色單見者藏勝也而薄皮弱肉者稟
虛也稟虛而藏勝則非藏之眞實也其爲勝我之藏
弱不能乘顯然也如春肝王時也肝既弱矣焉得不
畏虛風乎春之虛風西風也其氣乘於肝肝受之非
脾受之故知非春風病脾之謂也靈樞之文看似直
易而其義層累與衍極耐尋繹余說正與之相發明
研經言 卷二 三月河莫氏
不得據以爲難其眞藏虛色見者惟肝氣先絕而吻
青心氣內索而面赤之類可以當之要非尋常之症
所可同日語也

脾脈說

脈經脾脈長長而弱來疎去數再至曰平案長長謂
來長較去短者爲疎故以來疎中之弱言其和柔與
素脈要精微義合彼文曰平脾脈來和柔 句相離如
雞踐地曰平雞之踐地舉足舒而下足略促故取以
形容來長去短之脈且如雞踐地之象去來略差不
似夏脈之鉤來盛去衰秋脈之毛來急去散也如雞
踐地之象去來略斷不似春脈之弦長而相引冬脈
之石絕不相續也此所以爲脾脈也鳥喙之兌 兌古
鏡字
鳥距之堅正和柔之反屋漏之止而時行水流之行
研經言 卷二 三月河莫氏
而不止正相離如雞踐地之反又再至非數而云去
數者非一息六至之謂但謂其密耳對疎言之也病
源作來疎去概概正訓密較脈經易知數之爲密亦
有確證孟子數罟不入洿池數罟卽密網

是動所生病說

靈經脈十二經皆有是動所生病難經以氣血二字釋之後人不得其解反以為非泉謂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此經以脈為主自當兼榮衛言是動者衛也衛主氣故以氣字釋是動所生病者榮也榮主血故以血字釋所生病於義甚合且經於是動在手太陰云臂厥足陽明云肝厥足太陽云踝厥足少陰云腎厥足少陽云陽厥諸厥皆以衛言於所生病則各就其脈所過者不似是動之或循脈或不循脈正以榮有定位故也其榮衛俱有之症則兩出之如手太陰之

研經言

卷二

五

月河莫氏

欬喘是也凡脈病當以此篇為正餘篇及素問則或合戴府言或互眾經言言各有當窮經者當即此篇以究他篇則病之所屬自明勿執他篇以疑此篇也

古湯液丸散同方異法說

傷寒論辨可汗云凡云可發汗而無湯者丸散亦可用要以汗出為解然不如湯隨症良辨可下云凡服下藥用湯勝丸散攷仲景書汗方除桂枝麻黃等湯外別無發汗之丸散今此云云可見古方湯液丸散隨宜作之不似後世異法者必異方也仲景於此起例如理中丸及湯半夏散及湯抵當丸及湯蜘蛛散及丸其最著者也而於病後喜睡用理中丸胸痺用人參湯於小腹痛滿小便利如狂者用抵當湯於但小腹滿小便利者用抵當丸非隨症異法之證乎他

研經言

卷二

五

月河莫氏

如太陽篇云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鞭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為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丸謂調胃承氣丸也此症宜湯不宜丸故辨之尤明且也仲景有麻黃湯而深師直作麻黃散仲景有乾薑附子湯而肘后變為薑附丸仲景有枳朮湯而張潔古變為枳朮丸吾湖郡志所載有以小柴胡散治病不效改作湯即效者皆足證余說也

雜病治法折衷說

仲景之傷寒論金匱要略二書古總為傷寒雜病論

雜或為卒卒即雜之別文外臺總稱為傷寒論詳泉

勿作傷寒為倉卒之病解序注 是所謂傷寒雜病論者為傷寒中之雜病說

非為一切雜病說下另徒治此書不足與治雜病則

千金尚焉孫氏亦推本仲景而其論症之精詳用藥

之變化雜法之明備數倍於仲景書非仲景之賢不

及孫氏也仲景既以寒字目其書自專為寒科盡其

變其他病因例不得屢入若干金統論百病凡風雨

寒暑飲食居處陰陽喜怒諸因隨病聚則二家命意

研經言 卷二 五月河莫氏

不同故其書詳略亦異讀者能各得所宗則傷寒雜

病兩擅其長自墨守者以金匱為治一切雜病之宗

而千金遂斥為僻書無惑乎學術隘而治法闕矣

釋證名

有所苦之謂病病無定所曰流亦曰游其有定所而

移者曰轉由此轉彼而此已罷者曰併病其依次者

曰傳經其彼病而此不罷者曰合病其相為表裏之

經以病亦以次傳者曰兩感至邪已入裏而有所着

曰結結而有定形餘症悉罷者始曰積積而可移曰

聚偏僻在側曰癖亦曰癩假物而成曰癥癥癥言其

可癥驗癥言其為虛假本病結而無定形久不愈愈

而復發曰注亦作疰亦曰繫氣其新病甫愈有因復

發者直曰復亦作復誤於醫曰瘵病染於人曰易病

研經言 卷二 五月河莫氏

病而至於氣竭曰極極有六言究竟也氣去曰死言

漸散也大抵散者泄之結者排之誤者救之染者絕

之症宜用此數法而正氣有不支者即於其中加補

味以扶之歷代醫法約略如此

釋露

本草靈素屢言淋露寒熱靈樞又以歲露名篇露字人皆不曉泉案淋露卽羸露古者以爲疲困之稱左昭元年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注露羸也韓非子亡徵好罷露百姓風俗通義怪神大用羸露皆此義也字亦省作路詩皇矣申夷載路箋路瘠也侵伐混夷以瘠之管子四時不知四時之故天下乃路是也歲露者謂歲氣不及虛風困之民受虛風之邪卽被困成病與管子之言正合陽上善注太素概以霧露當之陋矣傷寒例凡有觸冒露體中寒正本研經言

卷二

美 月河莫氏

左傳淺人增霜字於冒下豈寒之爲氣止霜露乎經文必不若是掛漏也病源有小兒傷食而瘦之哺露婦人產後瘀血之惡露皆其引申義也

淋古多作癩楊注太素癩

淋也而漢書有癩疲之病是淋亦通疲

釋瘧

玉篇瘧充至切惡也瘧渠并切風彊病二字義別素問氣厥五常政等篇及傷寒舊本瘧皆作瘧許叔微百證歌以爲名異實同而字仍作瘧不改成無已註傷寒則直云瘧字誤亦不改今本作瘧傳寫者之故近代但知瘧無有能知瘧者泉案作瘧爲是古人列病恒重乎證瘧乃瘧之總號瘧乃瘧之一端觀仲景云病身熱足寒頭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日脈赤獨頭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瘧病也明此數者皆爲惡候故知當作瘧若瘧字則因勁而起專指口噤背反研經言

卷二

美 月河莫氏

張言不足以賅餘惡是瘧者證名瘧者病名人體強直有似勁象故謂之勁去力加疒卽爲瘧可逆溯而得也巢源亦作瘧故得與癩冒混稱癩固小兒之惡候冒亦產家之惡候病不同而惡則同此其所以混稱之歟說文疒部無瘧字疒部有屋字云礙止也然則邪氣礙止不去乃見惡候瘧卽屋之譌

釋喘

古之所謂喘即今之所謂氣促說文喘疾息也疾息謂息之疾者兩經多以喘息對說正以喘為疾息息為平息故也勿作串說疾息正今之氣促而又非氣短之謂短氣者息不必促而其氣不足以息故不曰短息而曰短氣息促者氣不必短而其息不利於氣故脈經或謂之息促而後世渾言之則遂曰氣促也今之所謂喘即古之所謂上氣鄭注周禮上氣逆氣也逆氣謂其逆在氣則不僅責在息人之將死有張口擡肩而逆氣者此也淺者不識上氣謬目為喘由

研經言

卷二

三

月河莫氏

是今之喘重於古之喘數倍矣豈知此喘乃是氣逆苟非不治多有下之而愈者如欬逆葶藶瀉肺湯症及外臺備急丸症是也若疾息之喘是肺實所致宜用宣利如太陽麻黃湯症是也古人分別之嚴原為治法設非可苟焉而已自二症混而治法乖矣

釋癩

癩之言躡躡仆也凡物上重下輕則仆故人病氣聚於頭頂則患躡素脈解太陽所謂癩疾者陽盡在上而陰氣從下下虛上實故癩疾也與厥論巨陽之厥發為眴仆同義是明以癩為仆也癩經文作巔故注云頂上曰巔古字無巔止作顛後人加疒旁遂作癩亦或省作瘰玉篇癩小兒瘰病也是也且據玉篇知癩癩實一病病源亦云十歲以上為癩十歲以下為癩然則二字之分分於年之長少也金匱風引湯方下云治大人癩小兒癩即此意近世不曉此義專指古之風邪為癩而以別于癩執今之名檢古之書無怪乎其謂古方不可治今病矣

研經言

卷二

三

月河莫氏

釋淋

靈素本草有五癰癰閉之名而仲景以下諸書並無之攷楊上善太素注癰淋也因知淋癰乃一聲之轉毛詩皇矣與爾臨衝韓詩作與爾隆衝是其的證所以通淋於癰者以癰訓罷漢書云臣有疲癰之病注癰罷病也而素問說癰者一日數十洩則旁光之胞罷疲矣故得段借取義近世不知此義歧而二之徐靈胎軌範以癰閉利淋四字為目又自注云絕不便為癰於此嘆識字之難依字當作痲說文痲疝類別是痲之名取義於腹痛故仲景亦以少腹弦急痛引

研經言

卷二

三

月河莫氏

臍中為正後世以其病狀淋瀝不宣遂借淋字為之詳泉所撰證原中

釋疝

說文疝腹中痛也釋名疝猶詵也氣詵詵上也然則腹氣逆上作痛者疝也許略而劉詳耳金匱寒疝正指此故次於腹滿下不與狐疝同篇其各條經文不涉及前陰一字隋巢元方知此義故病源載諸疝候亦無涉及前陰惟疝非前陰莖卵之病故女子亦得有之如素問厥疝外臺血疝石疝之屬是也疝以寒疝為正若狐疝癰疝諸關前陰者特以其兼腹痛故以疝之名名之其不兼腹痛則直云陰縮陰癰而已諸經中自有條理可尋也近世以狐疝為正疝遂不識金匱寒疝為何病而烏頭等方乃廢至張石頭醫通徐靈胎軌範皆合狐疝寒疝為一門矣而後者又目為肝氣矣

研經言

卷二

三

月河莫氏

釋膈

素問有隔傷寒論有格病源千金外臺有隔音義皆相近而要非今之所謂膈也何以言之隔為不便經隔腸不便注亦屢日即仲景書之關元方書之內隔隔塞而不便寫也關外格也格為吐逆見傷寒平脈法王義取格拒隔為隔氣其別有五其症不一不過寒食氣結所為皆與膈輕重懸殊治隔可利其二便治格可平其胃氣據仲景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症言治隔可運其陽氣若今之所謂膈乃吳江徐氏所謂胃口枯槁不能受食者實噎與反胃之極境屬六極故多死無藥可治不得以隔隔字

研經言

卷二

語

月河莫氏

同隔格隔音同而牽合之

釋痰

仲景書有濁唾有涎唾涎唾後人或稱淡唾淡言其薄以別於濁唾也淡字去彡加疒即為痰巢源而下唾皆稱痰即於唾之不薄者亦稱痰不稱唾如凝唾謂之膠痰黏唾謂之膩痰皆與古書相戾也第古人名病必各其所可見薄唾稱淡有淡可見若無淡可見焉得冒淡之名因知金匱四飲中之痰飲雖本一作淡而走於腸間之水淡不淡尚未可卜仲景亦必不憑空名之淡飲之淡當為流字之誤走於腸間正謂其流與溢字懸字支字皆是狀其水行以為別水之行象必得此四者方備巢源論飲悉本金匱於四飲獨無淡飲有流飲所列流飲症狀正即金匱之淡飲隨時金匱不誤巢所據足為的證千金翼配入留飲為五飲改懸飲為澀飲支飲為淡飲而於腸間動作有聲之飲亦作流飲與巢氏合緣流字似淡傳寫誤之尋又改為痰其造顯然近有粗知訓詁者謂痰字從炎病必屬火依彼論治豈不大謬信乎辨之不可不審也

研經言

卷二

語

月河莫氏

釋散

脈有左右如相低昂者謂之散如樹葉之動榆莢之
 落玉兩聶聶如落榆莢者名曰散也八十一難作厥
 厥聶聶依義當作概概葉廣韻概葉動兒葉樹
 葉動物輕而汎於水素問秋脈來急去散故曰車行
 而望其蓋傷寒論脈蕩蕩如車蓋者名曰其象莫不
 如是故歷擬之也左右如相低昂與數脈相似其實
 數之促急以徑言散之低昂以橫言數之促急起線
 散之低昂不起線大不相同故言如數素問冬脈其
 去如數正謂
 散也示從容肝又如物之浮是散之粘着而兼實者
 急沈散似腎素問如物之浮如
 風吹毛成注傷寒
 如車之蓋是散之有力而兼大者

研經言

卷二

美

月河莫氏

論蕩蕩如車蓋者故一為肺死脈一為陽結脈皆非
 大而厥厥聶聶也散之正故仲景以如落榆莢為正又惟散之低昂以
 橫言故緊脈亦兼散象王注素示從容
 急緊而散曰肝
 惟散之低昂
 不起線故洪脈亦沿散名八十一難浮而引而申之
 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釋毛

古以毛為輕之譬詩大雅德輶如毛輶輕也孟子以
 一羽對百鈞又曰金重於羽漢書或重於泰山或輕
 於鴻毛皆言輕也脈以毛名者為其重按即無輕取
 則得也素玉機真藏秋脈者肺也故其氣來輕虛以
 浮來急去散故曰浮脈經肺脈來汎汎說文浮汎也
 則汎汎浮也
 而輕如微風吹鳥背上毛然則浮之輕而重按即無
 者乃為正毛脈矣其輕而不甚浮起或浮之輕而沉
 候又兼他象者只可謂之輕不得謂之毛脈經於吐
 衄曰脈來輕輕在肌肉此輕在中候故不云毛也於

研經言

卷二

美

月河莫氏

婦人妊娠曰按之則滑浮之則輕此以沉候有他象
 故亦不云毛也言輕不足以該浮言浮不足以該輕
 故傷寒論疊稱之曰毛浮

釋代一

古說脈代有數種素宣明五氣脾脈代注真而弱也
 案真弱則氣未盡暢有乍數乍疎之意此與靈邪氣
 藏府病形黃者其脈代皆謂脾之平脈以脈經脾平
 脈長長而弱來疎去數參之則此所云代實即乍數
 乍疎之意蓋有數有疎則氣不調勻如相更代故曰
 代而古因謂不調之脈為代史記倉公傳和即經主
 病代則絡脈有過以代對和則代為不調可知素三
 部九候中部乍數乍疎者死其脈代而鉤者病在絡
 脈亦謂不調者為代承上句乍疎乍數而言意謂經
 脈亦謂不調者為代承上句乍疎乍數而言意謂經

研經言

卷二

彙 月河莫氏

代死絡代病夏氣在絡長夏同法故脾以代為正此
 與倉公說皆取脾平脈之代而於非時妄見者射其
 主病也所以謂之代者取其變更不常如四時代更
 日月代明父子代嬗盛衰代遷之比說文代更也是
 也代之本義並不取乎止第以純真弱則或不能行
 有疎數則似可得間間者止也不能行亦止也故古
 因又謂脈之有止者為代如經所云數動一代五十
 動一代乃代字之引伸義所以引代於止者即動以
 觀止則見為疎即止以觀動則見為數仍是乍疎乍
 數之意也然猶通指一止者為代也至仲景而下別

代於結始以動而中止不能自還為代之專稱矣至
 李時珍而下別代於促結始以止有常數為代之專
 稱矣於此見古今名號之沿革

研經言

卷二

彙 月河莫氏

釋代二

脈經代脈來數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此論最明來數數也中止疎也不能自還弱之甚也因而復動但弱無胃也與兩經之言若合符節於此知中止去與弱止一間有胃氣為與弱無胃氣即中止有胃氣則雖無力而其動猶覺不勻而勻故但謂之乍數乍疎無胃氣則雖有動而極無力以久持故謂之弱而乍數乍疎素玉機真藏真脾脈至弱而乍數乍疎其即脈經之所本乎素平人氣象長夏胃微與弱曰平但代無胃曰死亦明以與弱為有胃代為無胃且不

研經言

卷二

罕

月河莫氏

云代而無胃必云但代無胃者以其但見與弱中之疎數而無與弱中之和氣故曰但代王注以與而弱釋宣明篇之代而於但代直云動而中止不能自還義各允協又素脈要精微兩言代王注於數動一代云代止也於代則氣衰云動而中止不能自還亦切當其釋三部九候之代則過觀倉公傳自知總之釋脈必先明其字之本義及引申義而後前人之得失異同可考而知也

釋鈎毛弦石溜五脈

素五藏別鼓一陽曰鈎鼓一陰曰毛鼓陽勝急曰弦鼓陽至而絕曰石陰陽相過曰溜案一陽一陰謂一於陽一於陰也一與壹通壹專也夏陽大旺陰不能與之爭故曰一陽而鈎脈當之秋陽剝喪不能與陰爭則陰專故曰一陰而毛脈當之此二者言陰陽勝負之極也陽勝謂與陰爭而能勝陰也春時陽雖漸旺而尚為陰蒙故其象為急而弦脈當之陽至謂不能與陰爭故止曰至也冬時陰多陽少則陽沈潛故去來斷絕而石脈當之此二者言陰陽勝負之多少

研經言

卷二

罕

月河莫氏

也溜脈不言鼓者以其弱甚也此陰陽之無勝負者也中氣也此經發明四時藏脈之義最精核曰一曰勝曰至曰過字字可求勝至二字義猶未了故足以曰急曰絕讀者所當緣文以求義也王注誤以一陽一陰牽合上文三焦與肝由此穿鑿附會頓失經旨致言藏脈者但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矣

釋攢

千金卷十三心藏篇云夏三月主心小腸病曰赤脈攢攢字經傳少見醫書僅見於此攸禮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注費猶危也道不費則仕釋文云本又作拂費字無危訓原本必作拂拂之別體作攢故又省作費若攢省貝為拂則省才為費理固然也若經本作費鄭當破讀云費當為拂矣詩大雅皇矣四方以無拂禮大學是謂拂人之性箋注皆云拂猶危也與中庸注同可證也千金赤脈攢云者謂邪氣拂其脈氣也後人不知此義宋許叔微傷寒九十論引麗安研經言

研經言

卷二

聖

月河莫氏

常傷寒總病論赤脈攢攢即攢之誤麗語正本之千金而字誤作攢則不可通矣

釋解

解字說文所無以食亦推之當為亦亦通於射古今人表曹殿公亦姑師古曰即射姑也詩抑矧可射思射厭也然則解亦云者謂懈怠而厭事也射又通於夜荀子勸學西方有木焉名曰夜干亦作射干左昭廿五傳狐夜姑釋文本作射夜從亦省聲說文夜舍也天下休舍也然則解亦云者謂懈怠而休舍也夜又通於液周有叔液鼎即八士之叔夜而周官考工弓人春液角近朱駿聲謂液解也然則解亦云者即解字之重言也此王太僕寒不甚熱不甚弱不甚強不甚之訓所以不可易也又案食亦云者即臨食不甚喜好之稱故曰瘦人以其未食時若欲食及臨食則不甚欲食故曰善食而瘦入

研經言

卷二

聖

月河莫氏

善讀如彼為兩症名善之之善

義並同

釋服

一方之藥料古曰服今日貼貼字古無止作帖說文帖帛書署也以木曰檢以帛曰帖案檢即簽也以檢類帖是帖即如今招貼之謂明帖即貼也文選陸機文賦或安帖而易施注公羊傳曰帖服也今公羊傳四年傳曰卒估荆注帖服也字從立心疑即帖之譌然則貼與服義同爾帖占聲史平準書各以其物自古索隱自隱度也漢書注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由是推之則醫者隱度其藥物多少而為書署以予人者宜其稱帖矣說文服用也呂覽論威敵已服矣注降也方藥稱服者言其用以降服病氣也降服之服同於伏而醫方有云一伏時三伏時者猶言盡此一時三時之候也藥物畏火黃藥故謂之伏猶秋之於夏以金續火名是時為三伏也學者果能隨處顧名思義則知古人之曠我者至矣

研經言

卷二

醫 月 月 莫 氏

卷二終

研經言卷三

歸安莫文泉枚士述

伏衝解

說文衝通道也玉篇衝交道也脈以衝名者取經隨四達表裏交通之義此脈並陽明之經行身前者應孔穴其不應孔穴者並足少陰之經伏行背脊之下始稱伏衝亦曰伏膂名異實同惟其伏行故得交通前後為四達之路經敘虛邪中人之次不直言衝脈必別言伏衝者以傳邪未到伏衝之先由孫而絡而經而輸其入淺其途一一到伏衝則入較深而途不一或由腸胃之膜而傳二府或由腸胃之外而傳膜原路路可走防禦難為泄為積未可預卜經意當以兩歧言不以遞進言否則既入腸胃豈有復出而傳膜原之理哉腸胃之外膜原之間所部甚廣自鬲肓至腠腠跨有膻之四旁於古尺約尺許其止者為積其行者為繞膻痛其不內逼於膜而傳者尚有腸胃之後膂筋一次其內逼膜原而傳者亦尚有小腸膜原之間一次其由支絡而傳者尚有衝脈之正經為膻上喘動應手之症益信此一脈之四達交通矣衝脈之外行者但稱衝則其伏行者稱伏衝理固宜

研經言

卷三

一 月 河 莫 氏

然楊注太素不誤王注緒論以為腎絡之伏行膂筋者蓋謂衝脈本腎絡之一也核之上文入脊內下文出缺盆之路甚合

研經言

卷三

十一月河莫氏

中風傷寒解

傷寒論於傷寒外稱中風各詳其脈證於六經篇病源謂之中風傷寒其論即取論中六經脈證千金外臺相承皆如此泉案金匱有中風篇仲景不以此病同列於彼者以此與傷寒相似與痺歷節等不相似故也巢氏以傷寒稱之最得其旨蓋冬時疾風及非時寒風其來無漸非關觸冒故云中又以其彼來而我始冒之故云中又可云傷又以此風起毫毛發腠理入襲於衛而自汗不能循經而傳故論文特起傳經例於傷寒條後而中風條不之及欲知傳經與否之義但取傷寒論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及風則傷衛寒則傷營數語釋之自明勿為近世所惑也

研經言

卷三

十一月河莫氏

秋傷於濕解

凡論四氣當分二例自春分至秋分皆為暑自秋分至春分皆為寒二氣極偏皆從風傷於人經以暑配夏寒配冬者據其極偏之氣配以極偏之時也春之溫和秋之涼和本無所偏介乎寒暑往來之間而不能以寒暑言故於春言風以溫非邪風則為邪又以此風不偏勝故但言傷於風不別言寒暑非謂風止於春傷人也於秋言濕者秋承中土之後本氣無可言即以中土之濕配之秋謂秋分以前若秋分後天氣已寒此時傷之則從傷寒法經意以四氣分配

研經言

卷三

四

月河莫氏

四時言自難齊當以意逆實當如傷寒例從秋分後皆為傷寒也秋以土氣為氣者正如草木黃落以土色為色之比近喻嘉言欲改濕字為燥非是不觀靈九宮八風又以濕配東乎喻又將何以改之

傷寒論六經解一

傷寒所列六經與素熱病論不同熱病論依氣行之脈絡言故所著症與靈經脈篇義合傷寒論依邪入之次叙言故所著症與靈經脈篇義不合經脈三陽經皆有頭痛陽明始有惡寒而仲景乃皆入之太陽更以胃實為正陽明經脈嗜卧屬足太陰而仲景乃謂少陰病欲寐經脈渴而欲飲飢不能食屬足少陰而仲景乃謂厥陰病消渴飢不欲食種種皆殊惟少陽太陰為近之而亦有殊者經脈目眩眩屬足少陰而仲景少陽目眩經脈瀉泄屬足厥陰而仲景三陰俱利所以然者經但以陰陽分表裏兩層而以身之前後兩側分為三陰三陽仲景不但分表裏兩層且分表之表為太陽表之裏為少陽裏之表為太陰裏之裏為少陰裏之至裏為厥陰其府為陽明義取遞進不取平按故僅列熱病論六經症於傷寒例而不即引之以冠六經篇首別自為說以著其名同實異也所以實異而名仍同者以太陽等六者乃古今紀陰陽者之大名六元以紀天之六氣難經以紀歲之六節脈經卷五扁鵲法以紀一日之六候卷十手揅圖以紀診法之六部經筋以紀筋皮部以紀絡若經

研經言

卷三

五

月河莫氏

脈則以紀榮衛而仲景因以紀表裏其義一也欲窮傷寒六經症者勿牽合靈素以亂之

研經言

卷三

六月 河莫氏

傷寒論六經解二

傷寒一書專明表裏以寒邪之入也表裏以次故分六經以列其次之後先寒病之呈也表裏恒兼故又分六經六篇以辨其兼之多少於是屬詞比事不得不起一例其例純表者入表部兼裏者亦入表部必純裏者乃在裏部假如六經症具必在太陽篇以太陽為表之表也太陽症罷乃入陽明陽明罷乃入少陽少陽罷乃入太陰入少陰入厥陰各取最外一層隸之故於太陽著論最多而厥陰獨少非略也他經之兼太陽者例不得入於他經而厥陰之兼他經而研經言 卷三 七月 河莫氏 已分入各部者例不得入於厥陰則第紀其經症及解時愈候而已其自諸四逆以下古另為一篇玉函題曰平嘔噦厥利脈症并治成本誤并之或據成本而猶以為少不得其故乃曰此仲景未成之書也否則曰此王叔和之所亂也

傷寒論六經解三

余論傷寒六經為紀表裏屢矣究何所證曰證諸華陀千金引其說云凡傷寒一日在皮二日在膚三日在肌四日在胸五日在腹六日入胃是分六層以紀表裏之次者由陀始所云入胃即陽明病胃家實也在皮在膚在肌即太陽及陽明經病也在胸即少陽及太陰病吐食不下也在腹即太陰腹滿痛及少陰厥陰病也特措詞有文質分次有贏縮以此不同耳其紀表裏之意則同仲景既存素問六日六經之文於例而又取華氏六日六層之義潤飾之而易其日研經言 卷三 八月 月河莫氏

研經言 卷三

八月 月河莫氏

以著篇乃主藥法而略針法之意巢元方能知之故病源存華說於總論復次素問六日六經依脈生病之文於後與仲景若合符節是又得一證矣夫又奚疑

傷寒論六經解四

前論分次有贏縮又有一證蓋六經雖六核之止四華陀一日二日三日在膚皮肌仲景以太陽統之四日在胸以少陽統之六日在胃以陽明統之五日在腹仲景分為太陰少陰厥陰三經是華陀仲景雖各分為六恰各合為四耳故仲景著各經欲解時太陽巳午未陽明申酉戌少陽寅卯辰三陰則以亥子丑三時前後兼一時而錯互之其實於十二時中止得陽三刻陽明四刻陰分大同陰分即三陰之分也陰研經言 卷三 九月 月河莫氏

研經言 卷三

九月 月河莫氏

陽贏縮之義殆本此乎又仲景書中三陽中風皆各有證獨至三陰則太陰有四肢煩疼一證而少陰厥陰皆止言脈不言證明太陰篇一言可賅二經故二經篇從省也由中風推傷寒則太陰篇首所謂腹滿吐食者恐亦賅二陰言第兼欲寐為少陰兼渴熱疼飢為厥陰皆當以滿吐為本不然僅僅欲寐豈足定為傷寒少陰病乎且少陰篇詳言吐利腹痛若以陽明少陽篇不詳太陽證例之不大相徑庭乎且三陽篇詳言傳經又言併病合病之證獨於三陰則從略而無太陰與少陰併病合病太陰與厥陰併病合病

之證更無三陰合病一陰併病之證豈不昭然乎哉

研經言

卷三

十月河莫氏

陽明病胃家實解

邪之中人各有法度在軀則風中皮腠濕流關節寒傷筋骨熱傷血脈在臟則風傷肝濕傷腎寒傷肺熱傷心二者皆以類從若邪之不以類從者則必其表裏相傳者也大法在軀者以六經傳至七日愈在藏者以五藏傳至六日愈六經為陽五藏為陰也其表裏互傳不在此例故仲景書於惡寒則以發熱無熱起例於太陽篇而於通書中則本華陀六日六層之說而文之以六經之名殆混經藏而橫斜截之自成一家言故至陽明篇獨以胃家實為正而姑存陽明外證以備義其篇中冠以陽明病三字者皆指胃家實與素靈所稱陽明為行身前之脈者不同所以然者藥法與針法異也讀仲景書勿執他經以疑此論亦勿執此論以疑他經可已經於他篇之首各舉病名獨胃家實三字渾合之者以見胃象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其部既廣不可單稱一二故也細讀之自知千金作胃家寒者寒即塞字之誤與實同義金匱黃疸陰被其寒千金亦作塞可證奈何有見一寒字之異從而為之辭者

研經言

卷三

十月河莫氏

腸覃解

靈水脹篇腸覃者寒氣容於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榮因有所繫癖而內着惡氣乃起息肉內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子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泉案腸覃既生息肉則有形矣但覃乃延長之義於病狀何取當為葦之省文篇韻並云葦之荏反地上菌也病以葦名者蓋取腸外息肉生如葦狀後世咽菌陰菌等名準此讀當尋上聲不當如字讀古覃葦二字多相通故五經文字云詩葛覃字亦作葦但彼葦研經言

研經言

卷三

三

月阿莫氏

仍當訓延而此葦則當訓菌二字之詰雖異二字之通則同此類甚多不可不正

蠱阻解

蠱熱病男子如蠱女子如阻身體腰脊如解不欲飲食楊注太素以為男女相悅之病女惑男為蠱男惑女為阻泉案楊說蓋據左傳而對參得之於名義最合今為引申之蠱者壞也素生氣通天注謂煎厥由房勞來而至耳目潰潰乎若壞都正以女惑男而壞也阻者阻也史記倉公傳韓女欲男子不可得病寒熱月不下正以男惑女而阻也日煎厥日寒熱則身必發熱故經列於熱病此熱必發於腎腎熱則侮脾故身體腰脊如解不欲飲食腎中之熱既淫於脾則必脾腎同治故下文云刺涌泉及跗上經文莫著於此由刺法推藥法其方可知千金無比山藥丸可以治蠱本事方抑陰煎可以治阻若更中於虛邪必皆致羸瘦欬嗽沈默殫瘵為風虛勞傳尸勞等症當各隨宜治之矣或據玉篇阻驕也廣韻阻橋也而通阻於狙釋為詐病亦得蓋此症變幻不的知所苦朝涼即如平人暮熱輒至大劇有似詐也然以狙虛擬其神不若以阻實徵諸病千金直作阻字阻者經阻

研經言

卷三

三

月阿莫氏

邪解

楊注太素概釋邪字為虛邪最合經旨經謂風雨寒暑不能獨傷人必因於天之虛邪與其人虛兩虛相得乃容其形於此知外來之病無不挾有虛邪故兩經動輒言邪此邪字對太一之正風言也難經始曰一切病人之氣為邪如心邪肝邪等藏府之邪及飲食之邪云云不必皆是虛邪殆以邪字對人身之正氣言也仲景因之有大邪小邪清邪濁邪穀飢之邪諸稱皆由難經而引申其云邪哭者又將虛邪之氣名虛邪之病是以邪字對他病之正狀言也巢源因之而有五邪之名千金外臺又皆衍為驚邪之名皆由金匱而引申千金又有邪思泄痢症則又以邪字對心術之正用言也大抵名稱隨時而改讀者通其意勿泥其文否則必執今疑古而謂古方不可治今病矣

研經言

卷三

古

月河莫氏

邪哭解

金匱五藏風寒篇有邪哭二字自來注家皆謂非哭之正狀如有聲無淚或哭而不悲之比是以邪為反正泛稱也然於本文血氣少之原不協惟巢氏病源中風門有驚邪狂癲四症相類而皆冠之以風是古固有以一邪字為病名者巢氏必本經說邪哭云者謂得邪病而哭病源所謂邪之為狀悲喜無度是也義本直截無俟深求且其病原於風則於血氣少三字允協風勝則燥理固然矣攷古之邪即今之痴凡外臺千金治風邪諸方皆可治痴味者以癲為痴而別於癲癲強合癲癲強分皆於古訓相背詳泉所撰金匱方論注及證原中

研經言

卷三

古

月河莫氏

痲削解

金匱勞篇男子勞之為病其脈浮大手足煩熱春夏
劇秋冬差陰寒精自出痲削不能行泉案痲削當為
痲消謂痲癯消沮也髓藏於頭而會絕骨絕骨穴在
脛外廉故腦髓少者則頭痛而脛不能行其至春夏
劇者以春氣病在頭故也周禮疾醫春時有疝首疾
鄭注疝酸削也首疾頭疾也彼削亦當作消所以登
疝也說文疝酸疝頭痛也周禮曰春時有疝首疾此
與鄭同義鄭注是分釋疝首疾三字之義非分三字
為二症名說文酸疝頭痛也五字句是渾括其狀賈
研經言

卷三

六月河莫氏

疏頭痛之外別有酸削之疾云云蓋誤會鄭意蜀都
賦味癯癯疝注疝頭痛也是誤會許意余目驗春溫
症及春月傷風而病頭痛者無不脛痲周禮疝首疾
三字真善狀病態者許鄭由頭言之仲景由脛言之
各以其次為異耳

下利解

古書多言下利下即泄字利言其快加疝旁即為痢
字下利與吐利文同吐利為快吐則下利即為快泄
已兩經或稱其甚者為洞泄又為腸澼王注謂腸門
開闢知本作辟讀為闢其病即下利也所云腸澼下
白沫即今之白積腸澼下膿血即今之紅白積腸澼
下血即今之赤痢腸紅等近世分下為泄瀉利為痢
疾於是今之痢異於古之利矣豈知今之痢即難經
五泄中之大瘕泄難經與餘四泄同稱泄是古之下
賅今之痢仲景書亦止加下重二字以別之不另立
研經言

卷三

七月河莫氏

一名隋唐時或稱澼下或稱重下皆不脫下字存古
義也徐氏軌範泛指腸澼為腸紅而以難經五泄概
入泄仲景下利概入痢於此嘆論古之難

病遇節發解

古書言病之遇節即發也僅見於巢源口注候而目見甚多有發於交節日者有發於交節前後數日者不必盡是口注總之病根不拔則愈而復發其必遇節何也攷凡物應節而來者莫如八風以風為中央土氣本尙書洪範鄭注詳前原風濕土於五常主信故至期而不爽而經謂風者百病之長是知遇節即發之病必風也風留經脈則隨感而作且五日為候三候為氣一氣者月郭盈虧之大法人身惟經脈隨月郭之盈虧以為盛衰故必久風之在經脈中者方為遇節即發若

研經言

卷三

夫 月河莫氏

病不在經脈中雖屬久風亦不至遇節即發也故遇節即發之狀於風虛勞獨多

陰脈陽脈解

前論陽脈候先受陰脈候後受者其義本之叔微叔微於濕溫之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則云先受溫後受濕以彼準此義當如是并以知溫脈濡弱也經意謂邪中於人其兼及表裏者當陰陽如一如溫瘧是若先受某邪後又受某邪則先之兼見於陰者必退而并於陽斯後之獨見於陰者乃得而乘於陽風溫溫毒溫疫脈法皆如是後者之不得陷於陽也以陽有宿邪也先者之不得越於陰也以陰有新邪也新者欲下不得下宿者欲上不得上不得下而因汗之

研經言

卷三

夫 月河莫氏

則宿者隨新者以俱升而病劇不得上而因下之則新者隨宿者以深入而病變此二變者皆難治必明於溫熱之脈法而後溫病可診也亦必明於溫病之診法而後溫病可治也所以溫病大法禁汗下偏行之治而宜汗下並行之治萎蕤湯汗下並行之方也由萎蕤而推之他方思過半矣

晚發解

平脈法脈陰陽俱緊至於吐利其脈獨不解若脈遲至六七日不欲食此為晚發水停故也為未解成注晚發者後來之疾也泉案外台卷一張文仲療晚發傷寒三月至年末為晚發方生地梔子升麻柴胡石膏五味若頭面赤去石膏用乾葛無地用豉然則晚發云者乃傷寒最晚所發以意逆之感寒熱而至半年發者曰晚發三月晚發者其感在冬至前不論時氣正氣也以寒熱在身蓄至半年必發也何以言之自秋研經言

研經言

卷三

三

月河莫氏

發法與正氣同自春分至秋分正氣之熱亦以夏至為界夏至前感熱者至九月發則為溫瘧不稱晚發法與正氣同若夏至後感熱至年末發則為晚發法與正氣同然則晚發云者是從溫熱兩病中別出言之亦對時氣正氣之即發者言之蓋冬至後感之年末發與夏至前感之六月發皆即發也即字與晚字正相對若專以冬月正氣言之恐未能遲至次年末始發也活人書因此改為三月至夏始未達其旨所以如是晚者以積受寒邪寒搏於液液停為水邪不得發故也凡邪伏不發者多由水停外台卷四溫病研經言

研經言

卷三

三

月河莫氏

冬溫未即發至春被積寒所折不得發至夏得熱其春寒解冬溫毒始發出肌中斑爛隱軫如錦文壯熱欬悶嘔吐清水據此知冬溫被春寒折時先有水停故至夏發時必嘔吐出水而後疹見此冬至後感時氣發於夏末者不稱晚發之証彼方用麻杏葛橘與此方皆是提出寒水之意又錄驗載溫毒此条下又云已自得下利宜服黃連橘皮湯然則停水之毒吐利皆有與晚發同法即謂外台錄驗兩溫毒為晚發之溫也亦無不可

鼠瘻解

靈素本草皆屢言鼠瘻說者皆以食鼠殘成瘻者當
 之病源列九瘻中有鼠瘻引靈寒熱赤脈貫瞳於其
 下但病源鼠瘻既為九瘻之一則不得以概諸瘻可
 知三經鼠瘻鼠當為鼠鼠性善竄故鼠字從鼠鼠字
 卽通鼠詩正月鼠憂以瘁小旻鼠思泣血兩字皆為
 鼠義蓋遭亂之人多方求脫而卒不可得故既言鼠
 而復綴以憂思二字瘻之稱鼠亦取竄通經絡為義
 鼠俗作串瘻與瘻為雙聲故近世瘍科書皆呼瘻串
 瘻串卽鼠瘻之倒言也鼠如字讀則與注為聲轉瘻
 研經言 卷三 三 月河莫氏
 與流為聲同故近世瘍科書或呼流注流注卽鼠瘻
 之倒言也凡取兩字相切成義者可順可倒如丁東
 東丁瘻六陸離之類甚多鼠瘻之為瘻串流注斷無
 疑已又此病初起曰瘰瘻從其外命之已成曰鼠瘻
 從其內命之經稱寒熱瘰瘻及寒熱鼠瘻別之以此
 因知赤脈貫瞳當是已成之瘻串診法非初起之瘰
 瘻診法何以言之經以赤脈多則死期遠少則近則
 見赤脈非凶兆明矣大抵血虛之人目皮裏面必白
 血主脈故以脈見之多少驗血虛之微甚瘰瘻初起
 當不至是必已成瘻串膿水淋漓已久合用此診法

耳玉篇瘰病也瘻瘡也

研經言

卷三

三 月河莫氏

衄有太陽陽明證解

金匱衄云從春至夏衄者太陽從秋至冬衄者陽明獨不言少陽或據靈樞經脈謂少陽脈不至鼻似也而實非也蓋仲景所云太陽陽明者非謂太陽陽明之經乃其自分之部也太陽統三陽之表陽明為胃府之裏衄有由陽絡之陽傷而得者外感風熱所致春夏從開邪必著於表故云從春至夏衄者太陽衄有由陽絡之陰傷而得者內傷飲食之熱復被風燥所致秋冬主閉邪必著於裏故云從秋至冬衄者陽明此文正與泉前三陰三陽諸篇相證雖似本之靈樞而要各自成論偶與之合也

研經言

卷三

五

月河莫氏

女勞疸日晡惡寒解

凡黃家日晡多發熱者以陽明王時也補說文作舖云日加申時食也仲景云陽疸熱隨之而發故以此為黃疸之常明王申酉戌時以其病在中上而下無病則散而不至逆也凡氣在中則可上可下在上必陷在下必逆若女勞疸熱固結於下不得下泄則時上逆特與脾近與肺遠止得逆乘於中不能逆乘於上至日晡則中實脾王疸熱之逆乘於中者得以乘勢逆乘於上上至肺而極故從肺虛惡寒之例而為此病惡寒仍肺病非腎病辨症之訣如此其額上黑之義同蓋女勞疸之熱之逆行於藏者借逕於脾胃而及肺其逆行於經者借逕於大腹而及額上額上為心之部腎病者額與顏黑此之謂也此義卅年來屢思不得至癸巳夏偶得之

研經言

卷三

五

月河莫氏

隱指解

脈經第一篇釋脈名兩言隱指嘗以問之老醫舉無應者及歷症有年始知其的蓋隱者揚之反經文皆於按之下言隱指者謂脈氣之鼓被指按住則不得發揚似乎隱匿故曰隱指其獨發之虛實二脈何也實脈初持時止見長大不得謂之實及按之而長象不減又不得發揚則其氣橫充指下而見滿象始成實脈矣故曰隱指幅幅然廣雅幅滿也是也虛脈初持時止見更大大不得謂之虛及按之而大象不減又不得發揚則其氣旁流指下而見芤象始成虛脈矣

研經言

卷三

五月河莫氏

故曰隱指豁豁然空玉篇豁空也是也虛實二脈之真際皆待按之而見故惟此二脈言隱指古人立言之妙非淺學所能領會矣

陰陽附解

脈經所謂陽附陰陰附陽者陰陽謂表裏附謂薄也陽附陰即表邪內陷之謂陰附陽即裏邪外乘之謂病發於太陽則內薄發於少陰則外薄薄而不已必爭其與交并之別交者表裏不分清附者表多即裏少裏多即表少也并者表并於裏即無表裏并於表即無裏附者裏猶帶表表猶帶裏也至於爭則薄者將勝矣將勝者盡入其境也表盡入裏則陷故死裏盡入表則出故生陰主闔陽加之則不能容故脹滿陽主開陰加之則虛者泄故汗出而其與并有別者并者已汗出附而爭者未汗出也可見診熱病總以汗出為佳也又案此時脹滿必不大便下之則其死尤速此時汗之必昏運補之則其愈遲補甚亦死一先一後之間必列此數名其丁甯示人之意切矣脈經歷集古今眾論其名稱或隨時代而異故多有詞異旨同者此謂薄為附亦其一端也

研經言

卷三

五月河莫氏

溫病脈法解

凡脈來盛去微如人喘狀者是邪氣由表薄裏之象若又動數不均則薄裏尤急即初大漸小之厥脈也傷寒得之為惡寒甚而熱多者以此今病過數日不見此二脈知其邪將衰不能薄裏不薄裏必還表將汗之兆也然亦有不薄裏又不還表逗留半表裏間而脈如是者則象其肺藏之有所載也肺在軀殼內四藏上正在半表裏之次邪著於此則脈緩故去來平初終勻其人當痞痞者肺載邪而氣實無聲也欲邪之散仍須從汗出設汗之不汗則邪著固而肺將

研經言

卷三

美

月河莫氏

爛若萎矣法在不治脈經卷七熱病脈不喘三条義實如此凡云不者皆昨然今否之詞府謂胸中藏謂胃部陰陽謂表裏凡二期者皆施治冀望之詞三日四日者自七日後數之也七加四為十一日邪氣還表行其經竟之時至是不汗則其終不還表而著肺之固可知治法乃窮矣

稟弱有石解

素平人氣象長夏稟弱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脈經及索石之義似當為堅而經與稟弱並舉則石脈之象從此可推已蓋堅為長屬去來相引石為短屬去來皆斷兩者固別素玉機真藏真腎脈至搏而絕如以指彈石辟辟然絕謂去來絕也一日如奪索奪脫字見說文是石脈取義於絕不取於堅故得與稟弱並舉第辟辟之石無胃氣稟弱之石有胃氣故在彼為死脈在此為病脈耳所以長夏忌石者脾平脈相離如雞踐地則離而不甚覺其離也石則離之顯

研經言

卷三

美

月河莫氏

焉者矣夫離之為言猶斷也以不甚覺離者而忽顯見為離脾氣弱而腎氣強矣故病

玉屏風散方義解

玉屏風之止汗非如坊者之於牆然也其謂汗之因風得之者恒至虛其衛氣而久戀衛虛則不收風戀則不純以不純乘不收則汗出自易故必以防風從外發之白朮從中守之而黃耆則居其間而託之耆之為言致也詩皇矣上帝推致衛氣使風不得留則耆之耆致也衛自收而汗自止方義如此人見其汗止也而以爲黃耆固表亦盍觀其方下有治風邪久留不散自汗不止兩語乎本草經曰黃耆治大風此方本之故其義與金匱血痺黃汗黃疸諸用黃耆方不同而同以研經言

卷三 三 月河莫氏

彼症亦由衛虛挾風故也其防朮並用取諸金匱桂芍知母湯方中亦以彼症由風濕之故以彼證此斷可知已必其人之症如方下所云始可用之倘其汗不由於風或微有風而屬在表虛裏實之體即不可服服之則衛以被託而益虛表虛而裏益形其實諸氣不和雖本無汗且可使有汗奈何忌汗而藉此止汗耶且屏風之名兼有屏絕屏擋之義若專以屏藩屏蔽爲言則豔其名而沒其實矣大抵古今名方苟得仲景之一端即非望文而可曉讀者當以意逆志焉

磁石治周痺解

人皆知磁石之益腎氣也而本經獨主周痺痺爲風寒濕三氣襍至之病未必皆由腎虛經意何所指乎蓋嘗歷考方書乃知磁石能吸通一切擁塞之氣塗於外則從外吸內如入昇藥提毒納喉中引鍼是也以彼例此治痺之義灼然矣經隧中爲風寒濕所阻而成痺亦係擁塞爲病故須此以吸通之第古方中依經直用者絕少而繹周義爲流之理則凡擁塞之處無非痺氣所流之處故用之者不必規規於經文而自合經旨且因此益知益腎氣之故焉心肺主呼吸以實之謂爲益腎也固宜特不比泛泛益腎如山藥地黃輩耳臨證者審諸每見上下俱虛之人欬喘吐血醫用磁石漸至肺萎延成死症實由吸傷上焦之誤而醫者無一悟及可慨也夫案仲景書不及此藥者仲景爲傷寒設法原書不別出金匱金匱亦論傷寒之雜病也寒邪從外入內不可再服磁石使之從內吸外故不及也

研經言

卷三

三

月河莫氏

人參解

人參性效近陳修園及新方八陣辨之而未盡也泉
 謂仲景於亡脈亡血並用人參者非以人參為能生
 血脈也特培其血脈所由生者耳脾主為胃行其津
 液津血同類津液不行則血亦減少而津血又皆元
 氣所生元氣實藏於脾人參專能補脾脾旺而氣液
 充則亡血亡脈皆愈故人參之補脾實人參之培元
 氣也惟人參培元氣故陽虛者得之能益氣如四君
 子湯是也陰虛者得之能蓄津如人參白虎湯是也
 且人參反大黃大黃功專瀉胃而胃為萬物所歸能
 瀉胃者必能瀉胃之所及人參功專補脾而脾為諸
 經之母故補脾者必能補脾之所統推而暨之大黃
 無所不瀉人參無所不補凡通治之藥準此

研經言

卷三

三月河莫氏

桑根白皮解

據本經主傷中五勞六極羸瘦崩中絕脈補虛益氣
 云云則桑白皮補肺也別錄則主肺中水氣唾血熱
 渴水腫腹滿臃脹利水道去寸白縫金瘡似桑白皮
 又瀉肺也豈相背哉蓋本經中字皆指胃言胃主肌
 肉百脈秉穀氣而成則羸瘦絕脈亦係胃病補虛者
 補胃之虛益氣者益胃之氣胃以下行為順胃逆則
 肺不平而肺病作本經著治胃之效而肺之平不言
 可喻也別錄以經義隱約故推衍之其主治皆胃逆
 陵肺之症一本一標詞相反義相成肘后方以之治
 消渴尿多及產後下血是宗本經為用錢仲陽瀉白
 散治小兒肺經實熱是宗別錄為用

研經言

卷三

三月河莫氏

百合病用百合解

仲景以百合治百合病專方也諸家注從未有能道其故者案本草經百合除邪氣利大小便百合病症狀雖變幻不一要之小便赤黃一症則有定仲景於至無定中求其有定者以立診治之準此百合病所以必用百合也百合病重在小便故於頭痛頭漸漸頭眩諸足以卜愈期者皆於小便時診之凡辨疑難症皆當準此夫古人至奇之法實有至常之理淺人泥於百合補肺之說因以肺朝百脈為之解淺也又百合病者由於餘邪逗留血氣不潤所致如意欲食研經言

卷三 五月河莫氏

而或美及欲臥欲行云云狀其無大邪之抑正氣有時得伸也復不能食至不用聞臭不能卧不能行云云狀其氣血少潤也如寒如熱飢中不潤而滯瀉也無寒無熱餘邪不能作勢也口苦胃液被餘邪所吸不能消淨食物也得藥劇吐利胃液不充反為藥所勝也脈微數微為血氣少數為邪氣止也溺時痛見於頭者溺為去液之事故病液少者卜之於此下虛則上實也此證之於症而合者也其治法專以滋潤為主故本方於百合外加生地汁津血並潤也汗下吐皆傷液故隨上下之所傷而救之知母雞黃皆滋

潤之品滑石為潤下之品惟楮則逐邪欲乘其方下而逐之也變渴則枯蕪牡蠣變發熱則滑石無非取乎其潤此證之於方而合者也然後知本經百合除邪氣利大小便云云皆潤之之效也大抵病至邪留正虛之時攻則害正補則礙邪惟有潤之使正紓邪浮始可設法逐邪其逐邪之法總不出傷寒差已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脈浮者以汗解之脈沈實者以下解之數語決不以百合數方了事也惟至此時則病之局勢已移不得仍以百合稱故百合病止此耳讀仲景書如讀春秋左傳當取他傳續此傳後

研經言 卷三 五月河莫氏

而後紀事之本末始全

1. 1028 丹黃參四庫全書第 8 反文內

仲景用桂枝例解

仲景之用桂枝不獨太陽病為然即已見裏症而表猶未罷者亦用之故建中復脈雖於滋膩中尚藉一味桂枝以達餘邪而桃仁承氣湯黃連湯桂枝人參湯柴胡薑桂湯當歸四逆湯烏梅丸諸方之用桂枝準此矣其尤著者陽明太陰二篇皆有浮脈者宜桂枝湯之論可見無表症而有表脈者猶當用桂枝所以然者有表脈則氣連於表與未罷之表症同無表症則不得不隨其所見之病以為隸近人泥桂枝為太陽經藥究未明其例也夫仲景之用意雖深能善研經言

卷三

三月河莫氏

讀之則義隨文見自有迹之可尋此所以為醫學中百世之師也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解

任分則權分任專則權專權分則功分權專則功專分者我與人均專者人由我使桂枝湯桂芍俱三兩則桂自驅風芍自斂汗各不相假所謂任分權分而功分也此方桂三兩芍四兩則芍能使桂桂雖有驅風之能亦不過以辛溫善達之氣助芍藥宣已痺之血而不得獨炫其長所謂任專權專而功專也加生薑之義可以類推此論身疼痛在發汗後顯屬汗後亡津血氣痺着之象津血同類故從血痺治芍藥生薑皆治血痺故獨重其分亡津故加人參與白虎加研經言

卷三

三月河莫氏

人參湯症義同何以知此身疼痛為血痺也以脈沈細知之栝樓桂枝湯症亦云脈沈細而其病由於亡津以彼例此昭然已

桂枝附子湯去桂加朮解

論曰此本一方二法以大便堅小便自利去桂也以大便不堅小便不利故加桂其義深奧難明注家皆不得之近徐氏類方則云桂枝能利小便又云白朮能生腸胃津液亦屬牽強釋經意以身疼脈虛而瀉為表虛挾濕復以脈浮推得有風復以木嘔明其無裏症故以桂枝解表之風附朮解表之濕其可確指為濕者全在不渴二字上勘出故脈濇作陽虛挾濕論也然果係有濕必大便溇小便不利若大便堅小便自利則非濕症矣既非濕症而見身疼虛濇之脈

研經言

卷三

三

月河莫氏

大青龍湯 麻杏甘石湯 越婢湯解
三方皆麻黃石膏並用乃表裏同治之法也然石膏雖曰治裏而本草亦稱其能解肌是三方者必也表裏俱有熱而又擁於上焦者宜之且其為製也大青龍湯麻黃六兩石膏如雞子大麻杏甘石湯麻黃四兩石膏八兩越婢湯麻黃六兩石膏八兩是皆石膏重於麻黃石膏為主麻黃為佐則解熱之權勝麻黃雖有發散之性只得於解熱中疎其鬱滯而已性隨製變故仲景用大青龍必提出煩躁二字而以脈弱惡風戒其誤用以見大青龍專為煩躁設於越婢湯則主自汗出無大熱於麻杏甘石湯則主汗出而喘無大熱以見三方專為喘汗設煩躁喘汗症雖不同其為上焦熱擁則同故立法亦同近柯氏琴來蘇集疑麻杏甘石症汗出而喘無大熱七字為誤欲移無字於汗出上其不足與語仲景化裁之妙用必矣

研經言

卷三

三

月河莫氏

小青龍湯解

古經方必有主藥無之者小青龍是也何以言之方中麻芍薑辛桂甘各三兩味夏各半升攷古半升約古分亦三兩仲景每以半夏半升配生薑三兩五味半升配乾薑三兩此方正其例也八味輕重同則不相統故曰無主藥或謂麻黃先煎即是主藥豈知麻黃以有沫當去不得不先煎與先煎澤漆先煎大黃有別特以肺為水源以此疎其壅塞耳且本方加減法云去麻黃者四麻黃在可去之例豈主藥乎匪特麻黃非主藥也即桂枝亦不過因表不解發熱而用

研經言

卷三

早 月河莫氏

之其與芍藥甘草同用全乎桂枝湯矣桂枝既非主藥芍藥甘草更可知已又何論半夏乎此方本從桂枝湯來而其義則在乾薑五味細辛三味本論於柴胡湯四逆散方下云欬者加乾薑五味子細辛即此方主治之義柴胡湯方下又云欬者去人參生薑大棗加五味子乾薑即此方用桂枝湯所以必去薑棗之義然則小青龍為治飲家欬之方故凡用乾薑五味子而與若桂若麻並施者皆自此出如金匱厚樸麻黃湯射干麻黃湯苓桂五味甘草薑辛湯苓桂五味甘草薑辛半夏湯苓桂五味甘草薑辛半夏杏仁

湯苓桂五味甘草薑辛半夏杏仁大黃湯六方是也論此方所從來當入桂枝類論此方所出衍當另建一類而六方隸焉斯當矣

研經言

卷三

早 月河莫氏

當歸四逆湯症解

論曰手足厥寒脈細欲絕者當歸四逆湯主之此症比諸四逆略輕所以改用當歸者在一細字上勘出諸四逆皆脈微無言細者微細雖皆亡陽脈而微為無氣細為無血其指不同本論云下之後復發汗脈微細以微自汗來亡陽細自下來亡陰以彼例此細為血虛顯然金匱云血虛而厥厥而必冒是厥固有生於血虛者故必以當歸溫經芍藥治痺而後血利細辛開之通草穿之而後血流其用桂枝者取其散表寒也方意如是論又曰下利強下之脈浮革因而

研經言

卷三

望 月河莫氏

腸鳴者屬當歸四逆湯浮革亦血虛之脈腸鳴亦血虛之因又在利後與此正足相參此四逆症自屬半表半裏千金謂為陽邪內陷之治者得之夫強下脈大亦兼表耳

侯氏黑散解

釋此散者言人人殊皆無確據攷病源寒食散發候云皇甫曰寒食藥者世莫知焉或曰華佗或曰仲景考之於實佗之精微方類單省而仲景經有侯氏黑散紫石英方皆數種相出入節度略同然則寒食草石二方出自仲景非佗也據此知侯氏黑散係石發家服食之方故有冷服填腸之說石熱之發亦足召風故入之中風大約服石之風叔於漢季盛於隋唐仲景傳方而後外臺用此尤詳宋以來服石者鮮此散幾廢近喻嘉言誤指為中風主方踵其說者見其藥不對症未敢遵用因專取菊花一味以為本諸仲景而此方之義湮詳余所撰經方釋例中

研經言

卷三

望 月河莫氏

案喻氏之意以經文有中風之論而方止黑散數種耳豈知中風自以續命為主方外臺中明謂續命為仲景方今金匱無者脫也詳余所撰金匱方論注中

天雄散解

金匱天雄散有方無論近人不得其說或疑為後人所附而議去之泉謂此乃陽虛失精之祖方未可去也古者失精與夢失精分而為二夢因於風夢失精者虛而挾風故仲景以桂枝湯中加龍囁治之桂枝湯中風方也不夢而但失精者虛而挾寒故又以天雄散治之天雄祛寒壯陽之藥也其治失精於何徵之病源引失精家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眶痛髮落一段經文於失精候而外臺即引范汪天雄散隸之范汪方較仲景止少龍骨一味而注中引張文仲有龍骨與仲景一味不差此天雄散治失精之證也古失精近精滑也局方金鎖正元丹蓋取諸此

研經言

卷三

醫

月河莫氏

理中四逆方義解

大凡思義必先顧名仲景書名傷寒則方義自係治寒寒邪從表乘裏裏氣不支揮霍撩亂勢將直搗此時未暇顧表先與建裏故但用參朮甘薑四味而置頭痛發熱身疼諸證於不問亦以實其裏本無妨於表也俟亂一定然後解表以截來路方下所以有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之論也理中專為此設並無伏熱痰食在內故無壅塞橫決之慮不然則有因而致變者矣其緩者更有桂枝人參湯即理中法與先理中後桂枝者同一表邪研經言加桂枝卷三醫月河莫氏乘裏而分治合治猶尚有別况於裏實者而可無別乎至於四逆亦為表邪乘裏而設但見厥則所乘已在三陰較理中症尤重乃反不用參朮何也蓋以寒邪已入三陰則裏為實與理中症寒邪將入三陰其裏猶虛者先後止爭一間正如婦人臨產可服補劑助力已產則有血內瘀不得再補之比知此始可與言虛實矣且吐利而又厥逆為表裏同病故既以乾薑溫裏即以生附託表其與真武湯附子湯之用熟附益氣迥然不同然則桂泄三陽生附泄三陰經有定例非僅以性熱兩字了之夫一寒之傳變其別如

研經言

卷三

醫

月河莫氏

此則凡不止一寒本先裏實者從可推已用此二方
但將已所診症細細與仲景論中義例相參合則用
不合則否毋執成見為也

卷三終

研經言

卷三

湖州王文光齋發老店鐫刻
吳 月 河 莫 氏

研經言卷四

歸安莫文泉枚士述

素問平人氣象關文辨

素平人氣象於人以胃氣為本後獨言三陽之脈不
及三陰林億以為闕文引難經呂廣說補之泉案三
陰之脈行五藏經於三陽脈後即言五藏脈五藏即
三陰也文與靈經脈六陽氣俱絕五陰氣俱絕及素
經終六陽五陰之終例同蓋分手足言之則六陽渾
舉之則三陽統言之則五藏稱五陰經實核之則五
藏言各有當非一端也三陽主軀殼與脈經時脈之
研經言 卷四 月 河 莫 氏
六經必兼三陰者相似而不同難經所言亦係時脈
其動搖幾分云云不可執以例此五藏主軀內兼主
時故五藏平脈與四時脈同然四時脈通主一身五
藏脈專主一藏故病脈死脈之象則與玉機所云太
過不及者不同讀靈素常須識此勿令誤也林校殊
未審

仲景法非北學辨

仲景生於南陽官於長沙醫於京洛今案其地皆非北方郡縣而洛稱土中尤著仲景是書將為前聖集大成為後世立大法而斤斤一隅之見何以為仲景且歷東西晉南北朝及隋唐其間建都若鄴若金陵若長安幾於五方無定而外臺所採諸家半皆當時士大夫在京師者其尊仲景方至於天下響應及宋許白沙當南渡時去仲景千有餘年而傷寒九十論中所紀證治若合符節可見通人之學不以方隅限也其所謂傷寒病則惡寒體痛嘔逆而已並不重大

研經言

卷四

二月 河莫氏

何異之有若以其處方太峻則古權量不及今十之一有千金可證又何異之有夫天下事果有二千年來五方通行未幾而止宜一方者乎人亦自求所以知仲景者可耳

按河南通志云張機涅陽人涅陽即南陽郡之屬縣名非有異也惟張松北見曹操以川中醫有仲景為誇見方氏條辨自序則與此異豈仲景曾入蜀為醫歟要之蜀亦西南方也

金匱非論雜病書辨

丹溪謂金匱為論雜病之書以示別於傷寒論似也抑知金匱即論傷寒中雜病非論一切雜病乎夫瘧濕陽奔豚氣宿食嘔吐噦下利之為寒類仲景有明文百合狐惑陰陽毒之屬寒科千金有成例瘧癰欬心痛腹滿寒疝積聚水氣之挾寒見於靈素中風歷節血痺胸痺痰飲消渴黃痺驚悸吐衄下血瘀血轉筋狐疝之或由風或由寒詳於病源虛勞必助其陽肢腫必吐其痰虺動必溫其胃可見也其尤著者中風宜若多端反取風寒濕雜至之痺為正下利宜若不一專以陽脈陽症為順肺萎上氣淋似乎熱矣而萎有甘草乾薑湯症上氣有半夏越婢湯症淋有弦急痛引症婦人病則尤雜矣而妊娠嘔吐產後三症皆從傷寒法治經水不論過期不及期並主溫經湯是皆以或純寒或兼寒者言也若臨症者泥此概施鮮不貽書作書之旨自為寒字窮其類耳勿執小異而疑大同仲景自名其書曰傷寒雜病論自敘其由曰宗族死傷寒故迄於隋唐總呼傷寒者以此自林億校成始與傷寒分而丹溪之說行近世又以其方論多倚溫熱不得其解則曰此北學也吁其蔽甚於

研經言

卷四

三月 河莫氏

丹溪謂金匱為論雜病之書以示別於傷寒論似也抑知金匱即論傷寒中雜病非論一切雜病乎夫瘧濕陽奔豚氣宿食嘔吐噦下利之為寒類仲景有明文百合狐惑陰陽毒之屬寒科千金有成例瘧癰欬心痛腹滿寒疝積聚水氣之挾寒見於靈素中風歷節血痺胸痺痰飲消渴黃痺驚悸吐衄下血瘀血轉筋狐疝之或由風或由寒詳於病源虛勞必助其陽肢腫必吐其痰虺動必溫其胃可見也其尤著者中風宜若多端反取風寒濕雜至之痺為正下利宜若不一專以陽脈陽症為順肺萎上氣淋似乎熱矣而萎有甘草乾薑湯症上氣有半夏越婢湯症淋有弦急痛引症婦人病則尤雜矣而妊娠嘔吐產後三症皆從傷寒法治經水不論過期不及期並主溫經湯是皆以或純寒或兼寒者言也若臨症者泥此概施鮮不貽書作書之旨自為寒字窮其類耳勿執小異而疑大同仲景自名其書曰傷寒雜病論自敘其由曰宗族死傷寒故迄於隋唐總呼傷寒者以此自林億校成始與傷寒分而丹溪之說行近世又以其方論多倚溫熱不得其解則曰此北學也吁其蔽甚於

丹溪矣

研經言 卷四 四月河莫氏

兩濕溫不可合一辨

難經濕溫言脈不言症脈經濕溫言症不言脈何也
蓋在難經者既屬傷寒則必有頭痛發熱等症又以
其脈陽濡弱也推得先受溫而尺熱口渴在其中陰
小急也推得後受濕而身疼拘急在其中不言症而
症可知已其與脈經所言先受濕後受熱者迥別後
受濕者其濕浮於表與寒同法而減等小急者紫之
減象也許叔微蒼朮白虎湯蒼朮散濕白虎治溫最
合緣此濕溫重在溫也先受濕者其濕沈於裏與凡
濕病同法故脛冷胸腹滿其脈當沈可以白虎概治
研經言 卷四 五月河莫氏
之乎頭目痛妄言是濕甚於裏將與後受之熱合化
故禁汗之虛表以甚裏蒼朮其可用乎緣此濕溫雖
屬中暈重在濕也觀其所重兩者懸殊朱奉議見其
名同而合之則奉議之不足與言傷寒也明矣三風溫準此

溫瘧辨

內經以先熱後寒為溫瘧與先寒後熱之寒瘧反對而以但熱不寒為瘧瘧金匱瘧溫二瘧皆但溫不寒注家不能分別泉謂瘧之命名本對溫而立冬感於寒及非時之溫至春發者其狀和順謂之溫夏感於暑及非時之寒至秋發者其狀酷虐謂之瘧瘧有寒溫無寒先溫而感春寒則內熱為外寒所抑表實故無寒曰溫瘧者合二病以名之仲景書言溫言瘧則必言溫瘧立言之體宜然其與內經不同者內經主瘧仲景主溫也宜所言之不同矣若瘧瘧則內經仲

研經言

卷四

六

月河莫氏

景皆主瘧宜所言之同矣但此溫瘧者者字當作也與上文連讀謂瘧溫二瘧並宜白虎加桂方也不然自鱉甲煎丸條以下皆方論並列何獨瘧瘧條有論無方乎徐靈胎批金匱本亦云白虎加桂枝湯此溫瘧瘧瘧之主方

辨柔瘧不惡寒之誤

金匱瘧篇太陽病發熱汗出而不惡寒者名曰柔瘧脈經及成本傷寒同近嘉定黃鉉校脈經本云不惡寒一作惡寒案黃序於所言一作某者多據元泰定謝校本謝校本又多據宋熙凝林校本非不足據也明刻醫統正脈林校本有不字者傳寫誤衍幸病源傷寒瘧候錄柔瘧亦無不字與元泰定本脈經同明王肯堂校千金翼卷九亦云不惡寒一作惡寒然則千金翼亦有無不字者巢孫二書多據金匱也金匱又云病者身熱足寒頭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脈赤獨頭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瘧病也彼經是釋瘧病之綱特揭惡寒二字則知瘧未有不惡寒者以經證經尤為可據蓋剛柔之分分於汗不分於惡寒也此一字所關非小不得不辨

研經言

卷四

七

月河莫氏

蛟龍病辨誤

金匱果食菜穀禁忌云春秋二時龍帶精入芹菜中
人偶食之為病發時手背腹滿痛不可忍名蛟龍病
泉謂病得之誤食龍精與蛟無涉蛟當為咬字之誤
在龍字下病名龍咬者以龍精入腹變生小龍咬人
腸胃故腹滿痛不可忍方下云吐如蜥蜴可見龍精
固能生子於腹中也作咬為是古咬字恒誤作蛟靈
厥病云腸中有蟲瘕及蛟蛸皆不可取以小針心腹
痛發作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中熱喜渴涎
出者是蛟蛸也今本發作懷作字下有痛字外誤不
可讀茲從脈經千金外臺引參正
研經言 **卷四** 八 月河莫氏

二蛟蛸字脈經千金外臺引皆作虬咬而經誤且倒
正與此同以蛟蛸證蛟龍尚何疑哉又案以夏小正
鳴札之義例之則作咬龍亦可以先知其咬後知為
龍也咬蛸仿此

黃痺辨

黃黃胖也痺五痺也金匱原有諸黃諸痺之別特痺
詳而黃略讀者易混因誤認諸黃為即五痺中之黃
痺耳攷病源黃病候自黃病至治也百四十六字列
症甚詳必本之金匱逸文何以言之一身盡疼發熱
目滿鼻疼兩膊及項強腰背急乃太陽陽明表證而
金匱有黃家脈浮當以汗解宜桂枝加黃耆湯一條
證治相符大便濇正陽陽明胃家實症也而金匱有
諸黃猪膏髮煎主之一條證治相符金匱既詳其治
不應反闕其證故疑巢說本金匱逸文且以此推之
研經言 **卷四** 九 月河莫氏

黃病固有與傷寒同法者故傷寒亦多病黃若五痺
中之黃痺則與餘痺同屬雜病自不若黃病初起可
以傷寒法治之此其別也巢於黃病外別有黃痺與
女勞痺酒痺穀痺黑痺同列而以靈素所言黃痺諸
條及金匱所言痺而渴者以下三十五字入之黃痺
候較之黃病論絕異其分別甚嚴真善讀仲景書者
後人誤認金匱標曰黃痺二字即五痺中黃痺因以
篇中諸黃云云皆認為五痺中黃痺而黃與五痺之
治法淆矣不效必曰古方難用也故讀書須取其至
是者

陰黃辨

人但知黃瘧之有陰陽而不知陰陽之何所指也一聞陰字即確認為虛症而不疑此不獨於瘧為然而瘧之害尤甚蓋瘧本濕熱所為無問陰陽皆當以治濕熱為正的係陰黃則濕熱入深其候重於陽黃可知一投補劑收住濕熱當時雖差而病根終身不拔矣余見甚多而卒不可奪噫人亦思陰陽之論何自昉哉金匱云瘧病發於陰部其人必嘔發於陽部其人振寒而發熱然則二瘧之別別於症之淺深不別於氣之虛實陰以五臟言謂肺也陽以六經言謂三陽經也仲景書中固有此例如傷寒發熱惡寒發於陽無熱惡寒發於陰咽喉痛面赤有斑為陽毒面青身痛為陰毒皆是也後世不明此義每遇陰症之名不以為寒而用熱藥即以爲虛而用補藥元明以來比比然矣景岳於陰黃多製補劑其意豈欲誤人哉良由誤認一時之收住為功且速而不知能料他日復發之眞明且遠也大學貴知至信然

研經言

卷四

十一月河莫氏

內風辨

兩經無內風之名始見於史一百零五卷倉公傳脈來滑者為內風也一語蓋指外風之入內者不謂其自內出也千金方亦頗言內風細釋其指與倉公同惟王太僕素大奇腎風註云勞氣內穡化而為風始以自內出者解經風字然究不言此風宜補也且素水熱穴原腎風明言汗出逢風是腎風何嘗非外入之風不必如王注所云矣近世內風之說盛行東南嘗以意別之乃中風痺痲及肝氣腎氣等症但本各有主名何庸易以混號且古人惟以中風諸症為外風入內故製諸續命湯加減之方以治之惟以肝氣諸症為藏氣之厥故製諸七氣湯加減之方以治之若概目為內風專為補劑則續命不嫌於發散七氣不嫌於走泄乎夫古人立法每症皆有百世不易之準何獨風厥兩門乃至與後世大相刺謬如此耶噫異矣

研經言

卷四

十一月河莫氏

人迎氣口辨

靈素動以人迎氣口對說而於終始篇專著太陰二
 字於脈口上太陰謂手太陰脈口即氣口其言曰人迎與太陰脈
 口俱盛四倍以上命曰關格此一語正以別人迎於
 氣口也王注知人迎之不屬太陰因以結喉旁脈當
 之蓋本素陰陽別三陽在頭三陰在手之論最的後
 人不知其所本粗讀古經轉駁王注為謬而擬左人
 迎右氣口之說以為本之脈經豈知脈經關前一分
 人命之主左為人迎右為氣口四句一氣貫下與神
 門訣斷兩在關後相對則專謂關前一分之在左者
 研經言 **卷四** 三 月何莫氏
 為人迎故與關後一分之神門並論非統左三部言
 也平人迎條云左手寸口人迎以前脈實者陽實也
 等語與靈素所言迥殊細玩以前兩字自明脈經本
 不誤後人自誤會耳前人辨此者多茲不備引要惟
 楊上善太素注為獨勝焉

千金辯証

千金卷廿六菜蔬類瓜子主治下云一名白瓜子即
 冬瓜子也白冬瓜子味甘微寒無毒除小腹水脹利
 小便止消渴莧菜實主治下云一名馬莧即馬齒莧
 菜也治反花瘡案此兩條當是北宋修者所改何以
 言之瓜子乃香瓜子其與冬瓜異物人人所知馬齒
 莧之於白莧菜亦然凡藥名以馬稱者皆言其大經
 以白莧為主而白莧大於糠莧故稱馬莧對糠莧之
 稱細莧言馬齒莧既非一物安得同條若以同條言
 之則是同物而馬齒莧之主治何以與白莧大殊乎
 研經言 **卷四** 三 月何莫氏
 孫係博學通人必不若是之謬緣宋以來皆誤認古
 人單稱瓜者為冬瓜又見其馬字從同遂以臆改陶
 注亦以馬莧為馬齒莧而辯其異猶無大誤嗚呼唐
 人舊說被後人竄易者可勝道哉

君火相火辨

火之稱君相也惟天有然而人則否何以言之素問說少陰君火主春分後六十日少陽相火主夏至前後六十日與厥陰風木太陰濕土等同為天之六氣六氣惟火暑為時最長故分其純者為君火烈者為相火相火亦謂之暑乃始溫終熱之義也故曰惟天有然至於人身則左腎水右腎火即為諸藏俯所秉氣液之源無一藏無水即無一藏無火本與六氣火暑之別於四氣者不同論其源委心亦資源於腎安得以心為火中之火而君之腎為水中之火而相之

研經言

卷四

古

月河莫氏

且心之為火腎之為水不過配合五行之位如此豈謂火結成心水結成腎乎心之稱君特十二官比例如此其為五藏之一則同然猶有經可據也至於腎之稱相並無所出尤不可也且五藏既皆有火除心為君外於分皆為相何得專以相之稱屬腎乎况心腎既皆有液則皆為水何以無君水相水之稱乎可見六元正紀之說斷斷不可移之人身者也此等混蒙話頭不可不闢不闢則道之真者不見相沿既久至有以慾火當相火者噫醫道之難言也昔徐靈胎曾著君火相火論專論腎火之不合稱相而其義猶

研經言 卷四

未盡當又移六元正紀之說於人身者宋成聊攝已不免有之然其是非正不難辨若云天之二火可移以論人則必手臂內例後廉及心藏皆專有溫氣手臂外側及三焦皆專有熱氣而可推之餘四氣將謂足經外側後廉及旁光皆專有寒氣乎足經外側前廉皆專有燥氣乎其不可也明甚而承訛襲謬日以加劇蓋由內經之學淺嘗者多深思者少耳

研經言

卷四

古

月河莫氏

龍雷之火辨

余素不信龍雷之火補陽則消之說後閱葉桂景岳全書發揮本草正乃知有先我言之者矣其言曰今醫家每言龍雷之火得太陽一照火自消靡此言甚是悖理龍雷之起正當天令炎熱赤日酷烈之時未見天寒地凍陰晦凜冽而龍雷作者則知仍因陽亢而非熱藥所能治也若用熱藥乃戴陽格陽陰極似陽之症此處尙要講究明白案葉說甚當攷龍火得水而燔逼溼而燄之說本始於王太僕素問至真要大論注不過借以形大熱之氣不可以寒折之折之研經言

以寒而熱愈不得泄勢必鑠盡氣血而死注中所以有物窮方止之喻也至真要篇前列六氣後列治法則此注當指感症言如傷寒在表身熱如灼反宜桂枝之熱不宜石膏之寒故經文此下有反治云云義止如此無俟深求今因葉說推原及之葉書係道光時其五世極所刊者此言在第四卷中

研經言

卷四

六

月河莫氏

甘草粉蜜湯方白粉辨

白粉說者謂即鉛白粉泉謂經處此方於已服毒藥後是因毒藥不效而改治若鉛白粉仍係毒藥何庸以毒繼毒乎蓋此方與傷寒少陰猪膚湯方皆粉蜜同用成注白粉益氣斷利明是米粉以彼例此義可知已攷外臺治一切藥毒方甘草三兩炙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內粉一合更煎三兩沸內蜜半兩分服以定止千金翼治藥毒不止解煩悶方甘草二兩炙白梁粉一升蜜四兩煎服法與外臺同全據此經為說粉為米粉無疑且經云毒藥不止者謂藥毒傷其胃研經言

氣故虺動不止若作毒藥殺蟲解則豈甘草粉蜜之甘和功反過於毒藥而毒藥所不能殺者殺之以平藥乎必無此理仲景書文義簡奧有當即症求方者有當即方求症者余作此篇即方求症也

研經言

卷四

七

月河莫氏

金匱水菘荈辨

水菘荈不見於他書本草經有荈荈云苦寒無毒通神見鬼多食令人狂走與此經大同其言無毒即反綱目直引此經於荈荈下意謂水菘荈即荈荈也但荈荈非菜類又希用仲景緣何慮其誤食李氏必誤攷百一方云菜中有水菘葉圓而光生水旁有毒蟹多食之人誤食之狂亂如中風狀或吐血以甘草汁解之其論全據此經而云水菘是經文荈讀如艮卦之艮荈字衍也水菘似水菘菘為菜屬故云菜中有水菘以其似菘故著誤食之戒百一所據當不誤且

研經言

卷四

六月河莫氏

經於上節言鉤吻似芹誤食殺人說者謂鉤吻似毛荈此節光荈正與上反皆為食芹者辨其似下節言蛟龍病又為食芹者潔其治數節皆特明芹之禁忌則非荈荈明矣此種亟當削正而白明已然無人議及於此曠讀書之難

常蜀截瘧辨

古治中暑用腦麝而治瘧用常蜀法異意同何以言之無形之暑氣痺着兩間烝痰結固既非表寒可汗又非裏實可下必須氣烈開提之藥直達病所追逐其疾斯無形者失所恃而去瘧須常蜀猶暑須腦麝也但淺深之別各有宜耳今治中暑尚知遵古獨於常蜀僉謂其截瘧釀變然余目驗蘇州吳江震澤等處其俗呼常山為甜茶遇瘧發輒採鮮者一大把煎服皆輕者止重者減未聞有止後變生者余踵用其法亦然夫截之為言堵塞也藥之能堵截病由者必

研經言

卷四

六月河莫氏

其性滯壅足以遏住經絡斯留邪而釀變非常蜀開提之性所及也為斯說者盡觀外臺聖濟各集漢魏以來千餘年諸治瘧名方幾千首而用常蜀者十之八九

駁元陰

近徐靈胎在趙養葵之改太極也曰人身有元陽無元陰大哉言矣人身如天地元陽猶易之太極元陽動而為陽靜而為陰猶兩儀也惟元陽動而為陽之陽方可以陰字對之若元陽則無可與匹者安得有元陰夫元陽所息曰陽所消曰陰陽者揚也言元陽所發揚也陰者隱也言元陽所隱藏也不觀之十二辟卦乎息則為陽爻消則為陰爻陽爻作一象元陽之實之也陰爻作一象元陽不在而位虛也貴陽賤陰職是之故謂人身有陰則可謂人身有元陰則不

研經言

卷四

三

月河莫氏

可至於治病亦一以元陽為主元陽虛則培之亢則抑之明乎此義而陰陽二字始得其解吾於國朝諸醫不能不推尊洞溪一老

駁吳喻二家說溫疫之非

泉昔著溫疫說以證其自時氣來復慨吳又可喻嘉言之惑人也而為此駁吳喻之言曰溫疫感受異於傷寒異於溫熱又異於非時寒疫是天地間另有一種厲氣為之夫謂溫疫異於傷寒溫熱與傷寒例合可謂溫疫異於非時寒疫與例不合而合猶可以溫疫即寒至謂另有一種厲氣則例無此文不可天地間止有六氣其厚者即為厲氣厲氣有毒毒者厚也此外果有另一種氣可與並列為七何以軒岐鵠景如此神聖而無一字及之原大兵荒後所以有疫者研經言

卷四

三

月河莫氏

非謂人屍混處之故以人憂勞倍苦則正氣倍虛非時之氣易入而為病易深耳要其所感之氣仍是六氣天何嘗特設另一種厲氣以因此身遭兵荒者乎吳喻不解例意妄斥叔和豈知仲景書賴叔和存無叔和即無仲景也

駁臨證指南二條

葉氏桂臨證指南一書於溫熱脾胃最精似可為初學法然其可議者不少如溫熱類以神昏為心包絡病攷古說神昏屬陽明見於素脈解脈逆及金匱中風等篇而靈經脈篇釋心包絡經是動所生病無神昏不知人之說則葉氏之於經學可知也脾胃類則云陽明陽土得陰始安太陰陰土得陽始運夫以陰療陽以陽療陰似也但胃若虛自宜以陽藥培之仲景於傷寒下後諸治皆用乾薑義可見也脾若虛自宜以陰藥培之仲景於亡津諸治皆用人參義可見

研經言

卷四

語

月河莫氏

也自難執一而論此二條皆徐靈胎所未及駁者而其誤人也亦不淺

十三科考

十三科有兩說大方家說寒一內二喉三日四癆五傷六金鏃七女八兒九痘疹十針灸十一祝由十二符禁十三明王冑堂證治準繩近王晉三古方選注皆如此祝由家說併符禁於祝由另立風科以足其數攷祝由無不用符禁者符禁安得別為一科中風之病千頭萬緒自應另立不可與內科混且內科者主飲食起居房室情志之病而中風之邪自外致不自內生不得屬之內科史扁鵲傳扁鵲至洛陽貴小兒即為小兒醫至邯鄲貴婦即為帶下醫至周貴老人即為耳目痺醫夫耳目痺醫即風科也則風科之自為一科也由來舊矣

研經言

卷四

語

月河莫氏

也自為一科也由來舊矣

金匱馬刀攷

注家皆謂馬刀為瘡形長如馬刀蛤然經文與俠纓對舉俠纓以部位名而馬刀以形似名儷語不類馬刀當亦部位之名與俠纓相近大約是頸側膈肉在耳之下而略近於後下當肩井之上揣之曲肖馬刀者頸側膈肉之名馬刀猶掌側白肉之名魚乎取於物為假亦古命名之例夫生於俠纓之處曰俠纓則生於馬刀之處曰馬刀經之對舉義當如此千金九瘻篇以馬刀瘻馬刀肩腫二症與掖下腫吻傷四肢不舉喉痺天膈中腫等作一例文法掖下吻肢等既

研經言

卷四

美 月河莫氏

是部位則馬刀可推其尤著者馬刀肩腫四字謂馬刀與肩俱腫也以千金證金匱決然已若瘡形之長者則與圓者何別而必提出言之且俠纓之瘡未必無長頸掖之瘡未必盡長又何以別之詳經意不問長否苟生於頸側膈肉間總謂之馬刀而已矣

此篇專明金匱之馬刀若執是以概近世方書則

否願用近世書者勿引金匱也 自記

命門攷

難經左為腎右為命門命門者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繫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案銅人任脈有石門穴一名精路一名命門一名丹田在臍下二寸三焦募也其旁有足少陰四滿二穴一名髓府去腹中行一寸足少陰衝脈之會是男子之精藏於臍下二寸也又關元在臍下三寸左為胞門右為子戶去腹中行二寸五分為足少陰衝脈之會病源卅八胞門子戶主子精神氣所出人合於中黃門玉門四邊主持關元禁閉子精關元主藏魂魄婦人之胞三焦之

研經言

卷四

美 月河莫氏

府常所從止是婦人之胞繫於臍下三寸也以此推之精宮高於胞宮一寸非同穴且命門在十四椎下去二穴遠當是難經混稱之故耳其稱命門者名同實異也男子精自石門離宮至橫骨約四寸而出於玉莖能射者為有力不能射者為無力其與女子交則莖頭當女子中極之下龍門之次其瀉精正當關元旁當胞門子戶故病源有胞門子戶不受男精之論千金云進火之時當至陰節間而止外臺云下精時入玉門半寸許為佳此莖頭當龍門之證

胞門龍門玉門攷

脈經帶下有三門已產屬胞門未產屬龍門未嫁屬玉門案已產之帶由胎育來其屬胞門易曉若未產即已嫁其帶應由房室來而屬龍門未嫁之帶應由邪思來而屬玉門何故攷胞門在關元旁去臍三寸再下一寸為中極一名玉泉其下有龍門穴內當交骨孔中千金云龍門在玉泉下女子入陰內外際翼云龍門是陰中上外際是也女人傷於丈夫之病多在龍門何以言之千金云進火之時當至陰節閉而止蓋謂陰內交骨節閉也外臺云下精時入玉門半寸許為佳蓋玉門內半寸許正當交骨孔間與男子交時龍門以屢開而傷故已嫁之帶屬此玉門即陰門在交骨間無穴若未嫁龍門尙未經開其因邪思而致營熱者止為病在經絡玉門亦經絡外候故未嫁之帶屬此脈經分別絕精又案病源云胞門子戶主子精神氣所出入合於中黃門玉門四邊主持關元禁閉子精彼論三門淺深同此則黃門當即龍門以穴言稱龍門以門言稱黃門各有當也妊娠為夫所動則龍門傷不能持關元即致胎墮故千金外臺諸書治胎落有灸龍門者

白虎病攷

唐末人論白虎病證治不一猝不易曉以泉攷之其別有三一為年神病源卷四十八云太歲在卯即白虎在寅準此推之知其神所在小兒有居處觸犯此神者便能為病其狀身微熱有時啼喚有時身小冷屈指如數似風癩但手足不慮癡耳又外臺卷十三蘇孝澄云白虎病婦人因產犯白虎丈夫因眠卧犯白虎其病口噤手拳氣不出是也一為糞神證類本草云白虎鬼古人言如猫在糞堆中亦云是糞神今時埽糞莫置門下令人病此陳藏器云治法以雞子研經言

卷四 五月河莫氏

摺病者痛處呪願送著糞堆頭上勿反顧不過三次差白虎是糞神愛喫雞子也是也今湖俗名此曰送客人但古為白虎設今則沿用而忘所自耳一為歷節風以其百節皆痛晝差夜劇如虎之嚙故名亦見外臺近世謂之白虎歷節治屬風家白虎病須別此三者斯知古論有條不紊

羊脛骨考

宋朱端章衛生家寶產科備要方卷七追命散方治婦人血癥方中有羊脛炭云卽炭中圓細緊實如羊脛骨者取三四寸卻作拾餘段別以著灰同燒通紅碎入醇酒中如此七遍烘乾爲末半兩案綱目炭火新炭皮爲末調粥服炭屑裏鐵而下云云與談壁翁方誤吞銅鐵以羊脛骨燒灰煮稀粥食神效云云正合而綱目卷五十二採談方乃入羊部不云卽炭他書亦未有言羊脛骨如朱說者則譌以傳譌久矣

研經言

卷四

羊 月河莫氏

四十難義疏

四十難肝主色心主臭脾主味肺主聲腎主液其義難明泉擬爲之疏曰氣之蘊藉而徵者爲色其發越而透者爲臭其搏擊而出者爲聲其團聚而流者爲液陽氣者升於東升者陽之始也尙被陰蒙不得遽出蘊藉於中而徵於外則爲色東位肝故肝主色陽氣者極於南極者陽之泄也盛陽充滿發越於上而爲臭南位心故心主臭陽氣者衰於西陽消則陰長陽不勝陰反受其燥則震蕩而不靖於是乎有聲西位肺故肺主聲陽氣者伏於北伏者團聚而不散則釀之蒸之而液生焉北位腎故腎主液陽氣者和於中央和者陰陽平陽主氣陰主質氣與質合而味生焉中央位脾故脾主味五主之義如此

研經言

卷四

羊 月河莫氏

訂正素問通評虛實論經文并補注

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實脈滿是謂重實

尺膚候周身之寒熱今云大熱病則尺實可知故

下文重虛一段以尺虛對說

經絡皆實者是脈急而尺緩也

今本脈急作寸脈急案注脈急謂脈口急也是王

本原無寸字脈謂脈口統三部言尺謂尺膚候經

在脈口候絡在尺膚後人誤以尺緩為切法因別

脈急為寸脈急而衍寸字若經本有之注不得截

去之

研經言

卷四

三 月河莫氏

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熱而尺寒也秋冬為逆春

夏為從經虛絡滿者尺熱滿脈寒濇也此春夏死秋

冬生也

今本脈熱脈寒濇脈下皆有口字蓋涉注中脈口

熱脈口寒而誤衍今從脈經削正上文脈急而尺

緩也亦無口字

何謂重虛脈虛氣虛尺虛是謂重虛

今本脈虛氣虛作脈氣上虛今從林校正案重虛

即重實之反則當脈虛亦反脈虛反上脈滿氣虛

反上氣實尺虛反上大熱病以尺虛則身無大熱

可知也王注言尺寸俱虛詳其詞旨正釋脈虛尺

虛則王本原不誤

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

注寸虛則脈動無常寸字乃氣之誤氣為脈氣明

經文脈虛之脈專謂寸口尺虛之尺專謂尺膚而

氣虛之氣則統謂尺寸運行之氣義深且當楊上

善以噫中不足釋氣虛終不若王氏之精也此注

與上注尺寸俱虛相印欲人互推以見義寫者誤

氣作寸則難通矣易一字義了

尺虛者行步惛然

研經言

卷四

三 月河莫氏

行步惛然者寒慄不能自持之狀蓋尺膚本候周

身尺虛則必身寒與上文重實之大熱反對緣經

不質言而形容之故淺人不得耳今因注略故補

明之

脈虛者不象陰也

注不象太陰之候也可言之氣口者脈之要會

手太陰之動也詳王意讀象為像易云象也者像

此者也

寒氣暴上脈滿而實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

實謂氣實也寒氣暴上則尺虛可知上文重實重

一第 1028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7 卷 子部

虛二端謂尺氣脈三者之各極一偏者此節謂氣脈二者如上重實而尺獨異者

脈實滿手足寒頭熱春秋則生冬夏則死

此節承上脈滿實而言其有寒有熱者

其形盡滿者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如是者從則

生逆則死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

此氣實而脈虛尺虛者此經明言尺濇而以從逆

並言見尺濇亦有手足溫者可證上文手足寒為

氣虛非尺虛而脈實滿頭熱為脈實尺實也

消痺脈實大病久不可治脈懸小堅病久不可治

研經言

卷四

五月河莫氏

今本脈實大病久下無不字詳注云久病氣血衰

脈不當實大故不可治是王本原有不字巢氏病

源云消痺之脈實半大者死細小浮者死巢說正

據此經而云實半大云細小浮則經堅字當在大

字上無疑且經文是帝問消痺虛實則岐伯當明

實脈虛脈以對之實堅大是實懸小正是虛問答

相符不當反列堅字於懸小致令虛實相亂浮即

懸半即堅

校正靈樞經脈篇經文

起於大指次指之端

脈經此下有外側二字案經於諸指端皆不言何

側然以穴求之則脈經亦得

入肘下廉

脈經入上有上字兩通下作外案陽明行身之前

不應入肘下廉本經肘髀穴正當肘外廉不在下

廉當從脈經改正

從缺盆上頸貫頰

脈經益下有直入二字案經於脈之從此伏行者

研經言

卷四

五月河莫氏

通謂之入本經自巨骨至天鼎無穴明係缺盆上

頸之次是伏行也若如今本似缺盆以前浮行而

上頸於經隧穴道不合

入下齒中

脈經齒下有縫字馬注及卷三寒熱篇注引皆同

是明時經文尚不誤

頸腫

脈經頸作頤案素至真要大論少陰在泉民病齒

痛頤腫新校正引甲乙經亦作頤蓋目下曰頤本

經脈挾鼻孔正當目下故有頤腫一症若缺盆上

頭之次脈已伏行不得復有腫症

起於鼻之交頰中

素五藏生成平人氣象注兩引皆無之字案有之字則似交頰二字為脈次之名詳馬注云起於鼻之兩旁迎香穴上行而左右相交於頰中則經原不衍

上入齒中

脈經作入上齒中與手陽明入下齒中相對案上

齒屬足陽明下齒屬手陽明經有明文若混言齒

中則上下莫辨且本經自鼻至齒至口明係下行

研經言

卷四

美 月河莫氏

何得云上入

起於胃口下循腹裏

脈經口字在下字下素五藏生成注引同馬注亦

云起胃下口循腹裏則經本不誤傳寫倒之

以下髀關

王注素五藏生成篇引無關字

下廉三寸而別下入中指外間

脈經廉作膝別下有以字案本經自中指內間分支至外間不得云下廉馬注正作下膝則經文本不誤蓋上一支入膝髓中此支不入髓中而從膝

浮行下三寸而別也以字依此篇通例應有

善呻數欠

脈經呻作伸蓋以善伸數欠為一症也禮記云君

子欠伸若呻為腎病不應屬胃

則惡人與火

素脈解及陽明脈解則下皆有厥字義長當補

心欲動獨閉戶塞牖而處

脈經欲字在動下屬為句無塞字素陽明脈解同

蓋古本靈樞如是且脈解不釋心動二字是上屬

驚字為說

研經言

卷四

美 月河莫氏

甚

素脈解於病至作甚甚作病至與此互異釋經文當從脈解改正蓋閉戶牖以上為衛氣自虛之症上高以下為衛氣大實之症實者病也如今本則不可通

口喎唇脣

脈經脣作緊案口喎屬筋病與脈病不干喎當為痼謂口生痼瘡與唇脣同為瘍症喎本俗書古無口旁此經原文必作喎蓋即痼之省淺人誤認之耳緊即痼之假謂唇瘡脣緊兩通詳余所撰證原

中

大腹水腫

案此經皆論症狀不及病因何獨於此言水腫也
素脈解云所謂客孫絡則頭痛鼻軌腹腫者陽明
並於上上者則其孫絡太陰也故頭痛鼻軌腹腫
也彼文是釋大腹腫而無水字亦可見此經衍也
寫者以水氣門中有大腹水腫之名因致舉燭之
誤

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

脈經作得酸與熱則快然而食泉案後與酸偏旁

研經言

卷四

美

月河莫氏

相似氣或作炁與熱相似衰與食下截相似故致

牴牾

心下急痛

脈經此下有寒瘧二字疑衍

不能卧

脈經作好卧不能食肉唇青八字案胃病則不能

卧脾病則好卧以此論之脈經是也餘義未詳

股膝內腫

脈經腫作痛義長案腫衛病痛榮病所生病下不

應錯出衛病之症當從脈經改正

出肘內側兩筋之間

脈經筋作骨

入缺盆

脈經此下有向腋二字義匪

頰腫頰頰肩臑肘臂外後廉痛

脈經頰腫頰頰四字作頰頰腫頰頰案脈經之文合

於脈道行次當補頰字乙頰字

下挾脊貫鬲

脈經作下會於後陰下貫鬲案本經所生病中有

痔痔為後陰病經有生於後陰之症必有會於後

研經言

卷四

美

月河莫氏

陰之脈本篇云足太陽之正其一道下尻五寸別

入於肛與脈經文合此經不應脫去此脈當從脈

經改正

頭顙項痛

脈經顙作腦項作頂案以本經從巔入絡腦論之

脈經義長如馬本則項痛一症與下複非也

氣不足則善恐

素脈解作少氣善恐是氣不足與善恐當平列則

字衍也自饑不欲食以下至此皆為氣不足所生

何獨一善恐也當從脈解削正

是為骨脈

脈經骨作腎

循胸中

脈經無中字案本篇通例凡言循者皆係浮行之脈若胸中則為脈道伏行之次當云注若入不當云循也經無中字顯然馬注亦無中字

布膻中

脈經布作交案馬注亦作交則經本不誤否則上言布下言散豈不義複

以屈下頰至頤

研經言

卷四

早 月河莫氏

脈經頰作額案本經從耳上角而下自額至頤其勢順自頰至頤其勢逆且經果有此回繞之脈亦當云以屈下頰復上頤不得如是立文也急當從脈經改正

下大迎合手少陽抵於頤

脈經引此有二文一作上迎手少陽於巔一本與此同但無抵字案馬注亦無抵字則經本不衍當削正至上迎手少陽於巔揆之穴道甚合蓋在陽白眼隼目窗正營承靈膈空之次於馬本較備必當從脈經改正

入小指次指之間

脈經間作端義長蓋小指次指即無名指非是兩指不當云間

還貫爪甲出三毛

脈經貫下有入字案三毛無義依足厥陰經經文當為叢毛

頰痛

脈經作角額痛袁校本作頭角痛額痛案本經自頰車下頰不及頰不當有頰痛一症其支脈自目兌皆上迎手少陽於巔必過額無疑應有額痛一

研經言

卷四

早 月河莫氏

症脈經義長至頭角痛三字即上頭痛二字之異文但三陽惟太陽居頭之正得專稱頭痛少陽止經頭角自當云頭角痛不當混言頭痛也

循股陰入毛中

脈經陰字在入字下案本篇之例或曰前廉後廉或曰內側外側內廉外廉從無以陰陽立名者依例當云循股內廉以上文已云上膕內廉故省其文曰循股當從脈經乙正
則津液去皮節津液去皮節者則爪枯毛折毛折者則毛先死

難經則津液去句皮節津液去皮節者八字作津液去則皮節傷皮節傷者十一字脈經同爪字難經作皮脈經與經同毛先死難經與經同脈經作氣先死案津液去皮節無義難經爲長若爪則足厥陰之候非手太陰之候不當列此卽難經皮字亦與上皮傷義複以經文單承毛折二字推之爪枯二字當爲衍文毛先死與毛折義複以下四段經文例之則作氣先死爲的且與上氣不榮則皮毛焦允協 又案上文已云皮毛焦此文復云皮節傷何於皮獨詳也古人恐無此重複文法皮節

研經言

卷四

聖 月河莫氏

當爲肢節之誤肢古或作支與皮形似故誤

則脈不通脈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髦色不澤故其面黑如漆柴者

脈經則脈不通四字下有少陰者心脈也心者脈之合也十二字難經與經同難經髦色不澤作色澤去無髦字案以上下四節經文例之則十二字當有此十二字是釋經文以脈不通候少陰氣絕之故無者傳寫脫之耳髦字衍素六節藏象論云心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是候心者當在面與脈色不澤謂面色黑與故字緊接下若有髦字則謂

髦髮之枯非謂面色之黑矣故其以下八字接得上否且髦爲手太陰之候何得列此

則脈不榮肌肉唇舌青

難經脈經並作則脈不榮其口唇口唇者義長如馬本則上下皆不圓且舌爲足厥陰之候非足太陰之候自是口字之誤

則舌萎

難經脈經並無舌萎二字案當從彼削正義見前故骨不濡則肉不能着也

脈經着下有骨字案難經云肉不著骨是經文固

有骨字

研經言

卷四

聖 月河莫氏

則筋絕

脈經絕作縮義長

聚於陰氣而脈絡於舌本也

難經脈經氣並作器王注素診要經終論引亦同

難經無脈字義長

則筋急筋急則引舌與卵故唇青

脈經急上並有縮字難經同義長難經無唇青二字案唇爲足太陰之候非足厥陰之候雖青色屬厥陰而此篇通例皆紀經不紀色其爲衍文無疑

起於腕上分間並太陰之經

脈經腕上作腋下周字下有別走陽明其支者七
字案列缺穴在腕間寸半不在腋下疑脈經誤意
者其正絡出腋下其支絡之直入掌中散入於魚
際者乃為列缺歟然魚際與列缺位不相當關疑
可也案以他絡例之別走太陰當從脈經次於此

取之去腕半寸別走陽明也

脈經半寸作一寸半無別走陽明也五字案攷古

針灸家說列缺穴在腕間寸半於此知經文誤倒

也當從脈經乙正脈經別走陽明在腕上分間下

研經言

卷四

歸 月河莫氏

故於此無之

虛則為頭強

脈經頭強作煩心案手心主脈並無至頭者不得

有頭強一症且頭強是項筋所生當屬足太陽列

此非也若煩心則於經絡心系三字允協當從脈

經改正

去內踝五寸

脈經踝下有上字案據馬注則經文本有上字今

本傳寫脫之耳

實則挺長

脈經長下有熱字義長

研經言

卷四

歸 月河莫氏

讀經脈篇書後

此篇書例以經所從始日起以連本經之藏府者曰屬以本經繫相表裏之藏府者曰絡由此適彼曰循自下而上曰自上而下曰下過乎他經曰行過乎肢節之旁曰過穿乎其中曰貫並乎兩旁曰挾彼此相互曰交巡繞四邊曰環直達其所曰抵自外至裏曰入本隱忽見曰出直行曰直平行曰橫半橫曰斜兩支相併曰合一支而歧曰別疾行往聚曰趨去此復回曰還內經中句斟字酌無過此篇彷彿禹貢山脈水道書例惜乎馬元臺輩未能一一注明也且此

研經言

卷四

吳州河莫氏

篇與經筋衛氣營氣及素問所載陰陽大論諸篇皆古之奇文當熟讀而精通之而此篇叙營衛各病之原尤切要故既校其文復書其書例於後

讀仲景書書後

讀仲景書而窮源於靈樞素問人知之讀仲景書當竟委於千金外臺人不知蓋千金外臺之視若僻書也久矣抑思仲景之書其文簡其義隱其症略其方約其藥省除傷寒桂枝麻黃柴胡四逆等湯症反覆辨論外大抵為後學發凡起例未暇致詳墨守其書無益也惟千金外臺兩書根柢仲景而推衍之集九代之精華成千秋之鉅製元關秘闕發洩無遺若能從此上溯而於其參互合併釐析移易變通脫化之處以意逆志斯仲景之症類眩方用神藥例見久之

研經言

卷四

吳州河莫氏

可以窺其堂奧矣況有逸論逸方足補王林王林俱北王林之本缺古說古義堪砭成趙成趙宋人宋人傳訛學者舍是其何以問南陽之津哉夫儒家文宗韓柳詩宗李杜經義宗陸孔書法宗歐柳皆唐法也則唐人之守先傳後可知也惟醫亦然

傷寒論跋

仲景書之以傷寒名也仲景自題之仲景書之為傷寒作也仲景自序之而議者必曰此兼論溫熱也何以其書於大書中風傷寒風溫三條外但屢言中風若何傷寒若何不更言溫病若何熱病若何耶是明明為傷寒盡其變而特以風溫備其例如泉前篇所云也議者又執書中有治熱方以為難夫驟而觀之寒藥誠若與寒病乖第思寒之直中於裏可煖之以辛附寒之甫受於表可宣之以麻桂若寒已入裏化熱而後既格於辛附之煖又得於麻桂之宣則舍膏研經言

△卷四 吳 月 河 莫 氏

知芩連將何所用此時之不得不與溫熱同治者勢也而所治之病仍自傷寒來不自溫熱來夫傷寒與溫熱之始異終同譬如風寒本異自一過少陽則概從柴胡論治更無區別倘於斯時指之曰風本與寒同一法也其為講傷寒者所許乎故謂仲景方可治溫熱則是謂仲景書兼論溫熱則非夫兩間藥物止有此數傷寒已成裏熱固宜涼平溫病苟挾表寒亦資溫散圓機活相非可以口舌論也

傷寒論例跋

仲景列四溫脈法外於冬溫則僅舉其氣濕溫則并無其目者以仲景書以傷寒名必溫之兼寒者始論及之若冬溫則但溫無寒濕溫則兼濕而非寒例不得入此書故不論及其痊濕暘篇之濕雖自濕來要與濕溫全不相似濕溫脈證自在難經脈經中不可混指也且仲景於濕已明云與傷寒相似故此及之相似者謂其體痛也其篇首又云宜應別論以明其體例之不雜可謂嚴矣安得以濕當濕溫強配難經傷寒有五之言乎又論文於四溫前云冬溫復有先後更相重沓亦有輕重為治不同證如後章而於四溫後云以此冬傷於寒變為溫病病之傳變方治如說兩文驟若抵牾必如余說方合蓋冬溫所以受而不發者亦以其有正氣之寒束之故也靈素止有冬傷於寒之溫而無冬中於溫之溫正以後束之寒統於專受之寒詞雖融渾而義待引申學者必知此而後仲景此文及病源千金外臺諸言春溫者始一一了然矣

研經言

△卷四 吳

傷寒論瘧濕暈篇跋

仲景以風濕寒暑四氣為感症之大數既自以傷寒著其論以名其書而不辨夫風濕暑之為病若何即無以明己之獨為傷寒設於是又出類傷寒之論首列瘧次濕次暈若恪循風濕暑之序而雁為一篇其所謂瘧者即風家之專病也千金云太陽中風重感寒濕則為瘧於此知瘧病雖有自傷寒變來者要自有其正主推之濕暈義亦復然所謂與傷寒相似者謂其形證之似非謂其感受之似也其形證之似則瘧之惡寒濕之體痛暈之惡寒發熱是也此篇之旨

研經言

卷四

李

月河莫氏

與平霍亂平嘔噦等篇不同彼數篇所列之病雖亦各有正主第正主之初起絕不似乎傷寒且凡風濕寒暑四氣所致皆得有之故但擇其關於寒者為論以盡寒病之發不必皆始於惡寒發熱也其始於惡寒發熱若瘧濕暈三者反不白傷寒來則各列正病區而別之曰太陽所致瘧濕暈三者宜應別論夫曰應別則傷寒論之專為寒因可知已向嘗謂仲景為寒因盡其變者以此

傷寒論太陽篇跋

傷寒論太陽篇大書寒因三條先中風者是於有寒有熱之邪據其一端言次傷寒者以寒之正言終溫者則以熱而兼寒之病就其所兼言寒因必列此三者而始備溫與風溫雖殊其為不即發而名溫則不殊故合為一條而統冠之以太陽病太陽病則頭項強痛矣以其因寒乃發故有此證其文法先言溫而後以風溫隸焉何等謹嚴夫熱而兼寒自當以溫為主不以所兼為主故但列脈症於此以後更不言溫病若何風溫若何如中風傷寒之必屢屢言之也義

研經言

卷四

李

月河莫氏

例自分軒輊不得執是而謂其兼論溫熱也若中濕之體痛中熱之惡寒則皆以其形似傷寒而因於濕因於熱皆非寒也與大書之三條懸絕故另出辨之不與中風傷寒溫病同篇觀其分合可知其指矣或據難經傷寒有五之文脈入此書遂以濕溫當中濕而不顧陽濡而弱陰小而急之脈與沈而細者不合以熱病當中熱而不顧陰陽俱浮浮之而滑沈之散瀼之脈與若微弱若弦細若遲者不合豈知難經是約舉其類配合成論視專為寒因盡其變者其精粗不可同日語乎

讀金匱書後

仲景著傷寒雜病論十六卷以明傷寒初起及傷寒

雜出之病後人竇藏之改題曰金匱玉函方是以外

臺引之概稱張仲景傷寒論於原書摘稱二字者猶

引證家之一例證類本草引之概稱金匱玉函方一從其初

一從其後也當時以十六卷文繁而有刪本二其一

就原書逐篇刪存要略併為三卷題曰金匱玉函要

略方後為仁宗時王洙所得其一就原書刪雜病以

下等卷存脈法六經及治法諸可不可等十卷題曰

傷寒論而刪雜病二字即今本傷寒論也此書行而

研經言

卷四

聖月河莫氏

刪餘之卷亡十六卷原書不可得見矣故林序云張

仲景為傷寒論合十六卷今世但傳傷論十卷雜病

未見其書也林氏又以傷寒論十卷校金匱玉函要

略方知其上卷傷寒文多節略至中下卷雜病及方

療婦人無本可校雖有節略不能的知以脈經卷七

共是節略斷去上卷分中下二卷為三卷改題曰金匱方

論即今本金匱要略也自是以來不可復合矣吁唐

宋人於仲景書任意分併其不絕僅如綫耳近又移

第其文以就已意考古者宜何如珍惜也

陸定圃先生著

冷廬醫話

陸潤庠題



烏程龐氏藏版

冷廬醫話自序

醫理至深至易言哉抑白晝以宋代不乏人既已詳且盡矣又奚待言矧余小子學疏識庸莫究要妙不亦可已於言乎雖然言必窮乎理之奧則誠不能以幾及若惟撫拾聞見以自達其意之所欲云又何必不言於是涉獵之餘隨筆載述聊以自娛意淺而辭瑣殆所謂言之無文者歟夫言之不能文猶之可也言而或悖於理則言適足以招尤矣是用不敢晦匿求當代君子教正焉

咸豐八年十二月陸以滸書於杭州學廨之冷廬

冷廬醫話

自序

一

冷廬醫話目錄

卷一

醫範

醫鑑

慎疾

保生

慎藥

求醫

診法

脈

用藥

卷二

古人

今人

古書

今書

冷廬醫話

目錄

一

卷三

形體

中風

傷寒

陰症陽症

暑

暑風

霍亂轉筋

熱

熱入心胞

疫

痧

瘧

三陰瘧

痢

瀉

疝

咳嗽

噎

吐

頭痛

脇痛

腹痛

肝病

七情

不寐

卷四

吐血

諸血

汗

疸

腫

消

傷食

邪崇

癘

耳

冷廬醫話

目錄

二

目

喉

舌

齒

腿

雜病

婦科

胎產

乳

卷五

幼科

痘

疳

外科

疔

鍼灸

藥品

食

酒

鴉片煙

雜方

質正

冷廬醫話

目錄

三

同邑後學同善祥潛廬甫校
同邑後學同善祥潛廬甫校

冷廬醫話

桐鄉 陸以湑 定圃氏著

醫範

徐氏醫統云古醫十四科中有脾胃科而今亡之矣道
藏經中頗有是說宋元以來止用十三科考醫政其一
為風科次傷寒科次大方脈科次婦人胎產科次鍼灸
科次咽喉口齒科次瘡瘍科即今外科次正骨科次金鏃科
次養生科即今修養家導引次祝由科經曰移精變氣
即今符咒按摩按摩納是也次祝由科祝由者祝由而已
禱道教是也國朝亦惟取十三科而已其脾胃一科終
莫之續類經云醫術十三科曰大方脈曰婦人曰傷寒

冷廬醫話

卷一 醫範

一

曰瘡瘍曰鍼灸曰眼曰口齒曰咽喉曰接骨曰金鏃曰
按摩曰祝由今按摩祝由失其傳一說微不同而太醫
院所設十三科則與類經之說同詳見明史余接近有
專業耳科者是又在諸科之外矣

錢塘明醫金潤寰楚珂治極難險症從容處之常云古

之名醫者曰和曰緩倉遠奚為耶此語可為俗醫鍼砭
五世之醫北齊有徐之才元有危亦林

國朝有陳治人華亭三世之醫宋張杲陳自明倪維德陸

士龍為最著近代亦多世其業者青浦北簞山何自元
至今已二十四世矣

張子和云古人以醫為師故醫之道行今以醫譬奴故醫之道廢有志之士恥而不學病者亦不擇精粗一概待之常見官醫迎送長吏馬前唱喏真可羞也由是博古通今者少而師傅遂絕吁醫官馬前唱喏乃以為可羞乎今之官趨承上司可羞之端更有甚於此者而況於醫乎山陰陳載庵為其邑令治病獲瘳將薦之上司使為醫官於郡中力辭將著之勳籍使棄醫而為官又力辭此真過人遠矣

醫人每享高齡約略數之如魏華陀年百餘吳普九十餘晉葛洪八十一北齊徐之才八十北周姚僧垣八十

冷廬醫話

卷一 醫範

二

五許智莊八十唐孫思邈百餘甄權百三孟詵九十三宋錢乙八十二金李慶嗣八十餘成無已九十餘元朱震亨七十八明戴原禮八十二汪機七十七張介賓七十八近代徐靈胎大椿七十九葉天士桂八十蓋既精醫學必能探性命之旨審頤養之宜而克葆天年也葉天士治金某患嘔吐者數年用泄肝安胃藥年餘幾殆徐靈胎診之謂是蓄飲為製一方病立已見徐批臨證指南薛生白治蔡輔宜夏日自外歸一蹶不起氣息奄然口目皆閉六脈俱沈少妾泣於傍親朋議後事謂是痰厥不必書方日以獨參湯灌眾相顧皆曰有命存乎

熟人設醫肆於楓橋因邀之入視符也參不可用當服清散之劑眾以二論相反又相顧莫敢決其塾師馮在田曰吾聞六一散能祛暑邪蓋先試之皆以為然即以葦管灌之果漸蘇符又投以解暑之劑病即霍然見徐晦堂醫雨軒雜記夫葉薛為一代良醫猶不免有失況其他乎知醫之不可為矣然如符姓素無名望而能治良醫誤治之疾則醫固不可為而可為也

震澤吳曉鈺茂才金森言乾隆某年吳門大疫郡設醫局以濟貧者諸名醫日一造也有更天某者身面浮腫徧體作黃白色詣局求治薛生白先至診其脈摩之去

冷廬醫話

卷一 醫範

三

白水腫已劇不治病者出而葉天士至從肩輿中遙視之曰爾非更夫耶此熱驅蚊帶受毒所致二劑可已遂處方與之薛為之失色因有掃葉莊踏雪齋之舉二人以盛名相軋蓋由於此其說得之吳中者醫顧某願得之於其師其師蓋目擊云徐靈胎名醫不可為論謂名醫聲價甚高輕證不即延治必病勢危篤醫皆束手然後求之於是望之甚切責之甚重若真能操人生死之權者如知病之必死示以死期而辭去猶可免責若猶有一綫生機用輕劑以塞責致病人萬無生理則於心不安用重劑以背城一戰

萬一有變則謗議蜂起前人誤治之責盡歸一人故名醫之治病較之常醫倍難此蓋現身說法猶為真名醫言也若獲虛名之時醫既無實學又切貪心凡來求診無不診視其以重幣招致者臨證猶或詳慎鄰近里閭之間尋常酬應惟求迅速了事漫不經心余昔一弟子皆為名醫誤藥而卒弟以瀉中秋節玩月眠遲次日惡寒發熱誤謂胃寒用桂枝葛根防風等味致內陷神昏不知實伏暑證也子實章內風論誤謂外風而用全蝎牛黃等味致變由於匆匆診視不暇細審病情也是以為名醫者當自揣每日可診幾人限以定數苟逾此數令就他醫庶幾可從容診疾盡心用藥不至誤人性命

冷廬醫話

卷一

醫範

四

楊州府志謂鄭重光之醫克紹吳普許叔微之脈其不在滑壽下江都縣志以入篤行傳儀徵續志雖入方技而但以泛辭譽之太史公為扁鵲司馬季主作傳必詳述其技蓋人以技傳不詳其技不如不錄其人也此論最合著述之要近代文人為醫家作傳往往以虛辭稱揚不能歷敘其治驗即敘治驗而不詳方案皆未知紀述之體裁也

王荊亭先生友亮作葉天士小傳謂年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師聞某人善治某證即往執弟子禮甚恭既得其術輒棄去故能集眾美以成名善哉轉益多師是我

師藝之精不亦宜乎

紹興府志載山陰金大常蘭之祖精精保嬰術終身不計財利不避寒暑不先富後貧越俗醫家多出入肩輿輟年八十餘猶步行曰吾欲使貧家子稍受半穰惠耳又山陰孫燮和志切救世專精岐黃就醫者不論貧富詳審精密檢閱方書幾廢食寢此皆可以為醫者法也醫非博物不能治疑難之症略舉二事以證之粵東呂某女為後母尹氏所忌伴愛之親為濯衣潛以樟木磨如粉入米漿糊女衣袴女服之搔癢不止全身浮突酷類麻瘋延醫療治經年不瘳問名者絕踵不至將送入

冷廬醫話

卷一

醫範

五

瘋林呂不忍復請名醫程某治之程察脈辨色見其面無濁痕手搔肌膚不輟曰此必衣服有毒所致令取其衣滌之漿澄水底色黃黑而味烈程曰樟屑春粉壞人肌肉所致此必為洗衣者所棄非瘋也棄其衣勿服病自可已如其言果然呂詢得其情遂出尹氏事見東莞歐蘇讀樓覽余戚王氏女徧體紅癩痛癢不已飲食為減延醫視之以為瘡也治數旬不愈後延名醫張夢廬治之審視再四曰此必為壁蝨所咬毋庸醫也歸閱帳枕等檢棄壁蝨無數果得瘳

醫鑑

臨海洪虞鄰南沙文集曰余家有經紀人勞苦嘔血數升延醫視之用川連人參大黃余詰之曰既補矣又瀉之何也答曰古方所制者因穢血未淨故瀉之余曰是速之死也亟命勿藥老米粥厚滋味令寢食數日不一旬而強健如故蓋勞苦之人未嘗享有飲食之美數晨夕之安得此勝於良藥多矣其愈也固宜又有與夫素無疾忽腰痛肚飽不食醫進以大補藥其夜腰痛益甚腹大氣喘且死翌日醫復視之曰此中鬼箭也藥物無所施亟宜禳遣余歎曰奈何嫁罪於鬼哉是中寒傷食者飲以祛寒化食兩大劑第三日其人擡轎如故書之

冷廬醫話 卷一 醫鑑 六

以告世之誤信庸醫者余謂誤信庸醫由於不諳方書不能不求援於醫耳所可恨者為醫而不深究醫理強作解人以致誤事而不自知也

吳郡某醫得許叔微傷寒九十論奉為秘本見其屢用麻黃湯適治一女子熱病無汗謂是足太陽表證投以麻黃湯之汗出不止而殞蓋南人少真傷寒凡熱病無汗以紫蘇葱白豆豉薄荷等治之足矣豈可泥古法乎朱子暮年腳氣發作俞夢達薦醫士張修之診視云須略攻治去其壅滯方得氣脈流通先生初難之張執甚力遂用其藥初製黃耆粟殼等服之小效後用巴豆三

稜莪茂等藥覺氣快足輕向時遺精多不下膈之症皆去繼而大腑又秘結再服溫白丸數粒臍膈通而泄瀉不止矣黃芽歲丹作大劑投之皆不效遂至大故蔡九峯夢葬記詳載之觀此知高年人治病慎不可用攻藥也

祥符縣醫生胡某操技精良當道皆慕名延致都督某之女與人私偶感寒疾招胡診之胡謂此孕脈也某曰先生之言信乎胡曰非識之真不敢妄言也某乃呼女出以刀剖其腹視之信然胡大駭暈仆良久始蘇歸病數月即卒胡之藝工矣惜乎其不知顧忌也先祖秋哇公宰密縣

冷廬醫話 卷一 醫鑑 七

時論知此事先生祖母願太孺人恆為以泄言之

近世醫者能讀內經鮮矣更有妄引經語致成笑端者如治不得寐引半夏秫米湯覆杯則臥云是厭勝之法令病者服藥後覆盞几上謂可安臥治腳疔引膏梁之變足生大疔以為確徵不知足者能也非專指足而言又有治瘰癧證以陰氣先傷陽氣獨發為已任編之言蓋未讀內經金匱第見已任編有是語耳疏陋若此乃皆出於懸壺而知名者也

醫貴專門歟吳章傳端甫撰花易簡良方中勸行醫說言之甚為切至特錄之古法行醫各有專科近見

懸壺之輩往往明日出道今日從師牌書內外兩師傳授甚至兼治痧痘咽喉探其根底一無擅長不過取門數之多以博錢財抑知賦質有限何能兼善病者不知恆被貽誤曾見有人患風痧醫視為漆咬而誤用清藥又有患火焰疔者醫視為熱瘡而誤用發散諸品幾致不治此皆不專門故也可不慎哉

蘇州曹某狀修偉多髯醫名著一時而聲價自高貧家延請每不至巨室某翁有女待年閨中因病遣僕延曹僕素憎曹給以女已出嫁今孕數月矣吳俗大家婦女避客醫至則於牀幃中出手使診曹按女脈漫云是孕

冷廬醫話

卷一 醫鑑

八

翁大駭異次日延醫至使其子偽為女診之復云是孕其子寒幃啟袴視之曰我男也而有孕乎誣我猶可誣我妹不可恕也叱僕毆之并飲以糞跪泣求免乃雜其髯以粉筆塗其面縱之去歸家謝客半載不出聲望頓衰太湖濱瘍醫謝某技精藥良而居心貪譎往往乘人之急以為利鄰村某農母患疽求治以其貧拒之疽潰遂死某憤甚謝有拳勇數十人不能近某持刀伏稻間伺其出突起刺其腰謝以所製藥敷治將痊怒某之刺已也亟懇之縣循例擡驗縣官揭其衣用力重衣開皮裂冒風復潰而卒某按律抵罪後遇赦得生此二人醫

術皆良乃一則以做敗名一則以貧傷身皆可為戒故並誌之

徐靈胎慎疾芻言曰少時見前輩老醫必審貧富而後用藥尤見居心長厚況是時參價尤賤於今日二十倍尚如此謹慎即此等存心今日已不逮昔人矣此言真可矜俗近時所稱名醫恆喜用新奇之藥以炫其博價值之昂不計也甚至為藥肆所餌凡診富人疾必入貴重之品俾藥肆獲利此尤可鄙

楊州府志辨高郵州志稱袁體庵案脈極捷以為醫之切脈以審慎為工捷於案脈乃市醫苟且之為班斷

冷廬醫話

卷一 醫鑑

九

不如是云云吁今之醫者鮮不以捷為工即延醫者亦皆以捷為能蓋深味此言

南方有割螳螂子之術小兒蒙其害徐靈胎蘭臺軌範詳辨之謂即乳法用青黛一錢元明粉三錢礪砂一錢薄荷五分水片一分同研細擦口內兩頤一口四五次北方有割瘡之術婦人蒙其害兼及小兒吳鞠通溫病條辨雜字書並無是字焉有是病此皆庸俗偽造其名而劣婦秘傳其技藉以欺世圖利者明識之人慎勿為其所惑吾人不能徧拯斯民疾苦宜廣傳良方庶幾稍盡利濟之心每見得一秘方深自隱匿甚至藉以圖利挾索重貲殊堪鄙惡唐白華秘發背方遂遭虎厄歎

解砒毒方竟獲真譚可以為鑑

烏程鈕英梅福厚田中書歷官郎中在都門十餘年聲

望翕然咸豐八年三月偶患風溫惡寒自足而起漸及

四肢身熱脈浮舌胎白醫謂是風寒用柴胡葛根防風

蒼耳子等藥遂至神昏躁厥胎黃使結更醫用石膏大

黃等藥病益危篤醫皆都門有名者更醫又用理陰煎

復脈湯等卒不能救而歿年僅五十有六英梅為余舅

氏周愚堂先生之婿好學敦品氣度雍容咸謂可享上

壽而躋顯秩乃為庸醫所戕亦可惜矣余見風溫濕溫

等證凡用風藥升提伏熱陷人心胞無不神昏厥逆而

冷廬醫話

卷一 醫鑑

十

斃當此即用清營湯至寶丹紫雪丹等滌滌中宮猶可挽

回於萬一使認為陽明經腑症一誤再誤則生路絕矣

作事宜從容詳慎為醫尤甚不特審病當然即立方亦

不可欲速貽誤杭州某醫治熱病用犀角七分誤書七

錢服藥後胸痛氣促而殞病家將控之官重賄乃已某

醫治暑症用六一散又用滑石服之不效大為病家所

詬此皆由疏忽致咎也

治癰疽之法不可輕用月破膿鍼疾之法必先精究穴

道一或不慎適以傷人遇事有可以為鑑者杭城善

者設局延醫以拯貧人外科李某與焉農夫某脚難

李開刀傷其大筋遂成廢人農夫家眾毆李幾斃吾里

有走方醫人治某哮喘病以鍼貫胸傷其心立時殞命醫

即日遁去

烏程周岷帆學源才藻華美咸豐九年大考一等

第二由編修擢侍講學士旋丁外艱回籍十一年避亂

巷南營生瘠有年矣因坐臥不便就菱湖場醫費某治

之費謂可用藥攻去予以三品一條鎗大痛數日患處

潰爛翻花復投以五虎散藥用蜈蚣蟻螂全蠍等味服

後體疲神憤遠卒年僅四旬往歲余館湖城及寓京邸

恆興岷帆談藝論詩昕夕忘倦今聞其逝也深恨庸醫

冷廬醫話

卷一 醫鑑

十一

之毒烈無異寇盜持書於此以志恫焉是年余避難柳

姐手生癰毒亦為費某開刀傷筋痛甚不能收口就余

醫治得痊大抵近世瘍醫皆從外科正宗治法專用藥

功誤人甚多學

者當以為戒

慎疾

王叔和傷寒論序例云凡人有疾不時即治隱忍冀瘥

以成痼疾小兒女子益以滋甚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

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時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數

日乃說邪氣入藏則難可制徐靈胎醫學源流論云凡

人少有不適必當即時調治斷不可忽為小病以致漸

深更不可勉強支持使病更增以貽無窮之害

余在台州時同官王愚庵先生年五旬餘患時感症堅守不服藥爲中醫之戒遷延數日邪熱內閉神昏家人延醫診治無及而卒又余戚秀水王氏子年方幼稚偶患身熱咳嗽父母不以爲意任其冒風嬉戲飲食無忌越日疹發不透胸悶氣喘變症畢現醫言熱邪爲風寒所遏服藥不效而卒此皆不卽調治所致也

真空寺僧能治鄙子元心疾令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諸病如失海鹽寺僧能療一切勞傷虛損吐血乾勞之症此僧不知神農本草黃帝內經惟善於起居得宜飲食消息患者往彼寺中三月半年十愈八九觀

冷廬醫話

卷一

慎疾

十三

此知保身卻病之方莫要於怡養性真慎調飲食不得僅乞靈於藥餌也

北方人所眠火坑南方人用之體質陰虛者多深入火氣每致生疾吾邑張侯筋孝廉雜留寓京師久臥火坑遂患咳嗽醫者誤謂肺虛投以五味子五倍子等藥竟至殞命張貧而好學品復端謹中年不祿士林惜之凡從高墜下而暈絕者慎勿移動俟其血氣復定而救之有得生者若張皇扶掖以擾亂之百無一生余戚沈氏之女年甫十歲從樓墮地暈死急延醫視之曰幸未移動尙可望生否則殆矣乃以藥灌之移時漸蘇而安

治跌損者人尿煮熱洗之灌之良

讀續名醫類案而知移動之禁非獨墜跌者宜然也備錄之張子和治叟年六十餘病熱厥頭痛以其用湧藥時已一月間矣加之以火其人先利年高身困出門見日而仆不知人家人驚惶欲揉撲之張曰大不可擾與西瓜涼水密雪少頃而甦蓋病人年高湧泄則脈易亂身體內有炎火外有太陽是以跌仆若更擾之便不救矣汪石山治人卒厥暴死不知人先因微寒發熱面色蒼黃六脈沈弦而細知爲中風久鬱所致令人緊抱以口接其氣徐以熱薑湯灌之禁止喧鬧移動則氣不返矣有頃果甦溫養半月而安不特此症爲然凡中風中氣中寒暴厥俱不得妄動以斷其氣內經明言氣復返則生若不諳而擾亂其氣不得復以致夭枉者多矣魏玉璜曰遇卒暴病家醫士皆宜知此蓋暴病多火擾之則正氣散而死也余女年十八忽暴厥家人不知此羣集喧闐又扶挾而徙之他所致甦復絕救無及矣今錄張汪二案五內猶推傷也

冷廬醫話

卷一

慎疾

十三

保生

蘇子瞻曰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旨哉斯言士大夫祿位既隆更思快心悅志往往昵近房幃講求方術不知適以自促其生偶見野獲編所紀云大司馬譚

二華綸受房術於陶仲文時尚為庶僚行之而驗又以授張江陵致通顯譚行之二十年一夕御妓女而敗時年甫逾六十白揣不起屬江陵慎之張用譚術不已日以枯瘠亦不及下壽而終夫譚張皆一代偉人而猶縱慾殞身可見色之易溺人也自非脫然於情欲之私而見之卓守之堅烏能不為所害哉

凡人於情欲最難割斷觀宋李莊簡集中客有見饋溫劑云可壯元陽因感而作詩竊歎其淡泊之懷堅定之守為不可及也詩云世人服煖藥皆云壯元陽元陽本無虧藥石徒損傷人生百歲期南北隨炎涼君看田野

冷廬醫話

卷一 保生

五

間父老多康強茅簷弄兒孫春隴驅牛羊何曾識丹劑但喜穠黍香伊余十年謫日間貴人亡金丹不離口非妙常在傍真元日滲漏滓穢留空腸四大忽分離一物不得將歌喉變哀音舞衣換縷裳爐殘箭鏃砂篋餘鹿角霜咄哉此愚夫取樂殊未央我有出世法亦知不死方御寒須布帛欲飽資稻粱牀頭酒一壺膝上琴一張興來或揮手客至亦舉觴滌硯臨清池鈔書傍明窗日用但如斯便覺日月長參苓性和平扶衰固難忘恃藥恣聲色如人蓄豺狼此理甚明白吾言豈荒唐書為座右銘聊以砭世盲讀此可以見所養之純宜其久居漳

鄉而神明不衰克躋上壽也士大夫能如公之守身有不康強逢吉者乎公又與蕭德超書云張全真在會稽搜求妙麗丹砂昔附如啖魚肉徒恣嗜慾耳自謂享榮貴得便宜今為一蕞枯骨有甚便宜到這裏便世尊諸大菩薩出來也救不得豈不哀哉此可以為溺情燕私者當頭棒喝

養生家有行房禁忌日期人每以為迂而忽之不知世間常有壯年得病暴亡未始不由於此至於合婚吉期往往不避分至節氣少年恣慾隱乘陰陽之和病根或因之而伏不可不留意也

冷廬醫話

卷一 保生

五

採戰之術乃邪說也孫真人千金方房中補益篇詳房中之術且謂能御十二女而不施瀉者令人不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自固者年萬歲此等論說疑是後人偽託夫見色必動心況交合之際火隨慾煽雖不施瀉真精必因之而耗安能延年又治陽不起壯陽道方用原蠶蛾蛇牀子附子等味以此示人必將假熱藥以縱慾而貽害無窮曾謂濟物攝生如真人而忍出此乎男子破身遲則精力強固凡育子者最防其知識早開天真損耗每至損身當童蒙就傅之時尤宜審擇俦侶勿令比匪致傷余族姪某成童時至親戚讀書同塾六

人有沈氏子年最長導諸童以淫褻事數年後諸童病
瘵死者三人姪亦一病幾殆又如俊僕韶婢皆不宜使
之相親長洲陳公子甫婚而咯血其母慮溺於燕婉命
居書室一老奴一稚僮侍寢老奴嗜酒夜即酣睡公子
遂與僮私病轉增劇比其母知之則已沈痼竟致不起
此所謂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可不鑑諸沈氏子余曾見
之屢應童子試
不售四十餘歲潦倒
以卒殆薄行之報

人至中年每求延壽之術有謂當絕慾者有謂當服食
補劑者余謂修短有命原不可以強求如必欲盡人事
則絕慾戒思慮二者並重而絕慾尤為切要至於服食

冷廬醫話 卷一 保生

六

補劑當審氣體之宜慎辨藥物不可信成方而或失之
偏轉受其害也

盧子繇傷寒論疏鈔金鏗云人不見風龍不見石魚不
見水鬼不見地猶干祿者之不見害也余為續之曰人
不見風龍不見石魚不見水鬼不見地猶好色者之不
見病也蓋人能不為財色所溺則於保生之道思過半
矣

行房忍精不泄阻於中途每致成疾如內而淋濁外而
便毒等症病者不自知其由醫者鮮能察其故用藥失
宜因而殞命者多矣可不慎歟

史記太倉公傳載其診疾二十有四得之內者有七而
死不治者有四其一因於飲酒且內其一因於盛怒接
內其一因於得之內而復為勞力事養生者識此當知
所戒矣

嚥氣不得法反足為害惟嚥津較易亦甚有益每日於
閒暇時正坐閉目以舌徧攪口中三十六次津既盈滿
分作三次嚥下嚥時喉中須
嚥作聲以意送至丹田此法行之
久久大可卻病延年余表兄周荔園士煜中年便血誤
服熱藥遂成痼疾身羸足痿十載不痊後乃屏棄方藥
專行此法一年之後諸恙悉愈身體亦強健如初

冷廬醫話 卷一 保生

七

杭州郎二松十三歲患瘵垂危聞某庵有道士功行甚
高往求治之道士教以行八段錦法謂能療疾並可延
年遵而行之三月後病去若失

張景岳稱其父壽峰公每於五更嚥氣因作暖以提之
使吐每月行吐法一二次閱四十餘年愈老愈健壽至
八旬以外俞樾齋非之以為陽明胃脈下行為順若吐
則上逆頻吐理當損壽何反益壽殊未敢信此說良是
夫古人汗吐下三法皆治實證若屬虛證均非所宜張
壽峰以吐而得壽必體質強健或素有痰飲乃藉吐以
推蕩積垢他人不得輕易效之

慎藥

凡方之風於今尤甚神仙豈為人治病大率皆靈鬼耳故有驗有不驗余所目擊者都門章子雅患寒熱凡方用人參黃耆痰塞而殞蕭山李儀軒老年足痿凡方用附子熱地羌活細辛等味失血而亡彼惑於是者效則謂仙之靈不效則謂其人當死乃假手於仙以斃之也噫是尙可與言乎

藥以養生亦以傷生服食者最宜慎之秀水汪子黃孝廉同年壽工詩善書兼諳醫術道光乙未余與同寓都城庫堆胡同求其治病者踵相接丙申正月汪忽患身熱

冷廬醫話

卷一 慎藥

六

汗出自以為陽明熱邪宜用石膏服一劑熱即內陷膚冷泄瀉神昏三日遠卒醫家謂本桂枝湯證不當以石膏遏表邪也嶧縣吳子軒明經鵬飛司鐸太平壬寅六月科試天氣大熱身弱事穴感邪遂深至秋仲疾作初起惡寒發熱病勢未甚紹白習俗病者皆飲薑湯而不

氏子夏月霍亂延醫定方有製半夏二錢適藥肆人少而購藥者眾有新作夥者誤以附子與之服藥後腹即大痛發狂口中流血而卒李歸咎於醫醫謂藥不誤必有他故索視藥渣則附子在焉遂控藥肆於官餽以金乃已

世俗喜服熱補藥如桂附鹿膠等老人尤甚以其能壯陽也不知高年大半陰虧服之必液耗水竭反促壽命余見因此致害者多矣

禽蟲皆有智慧如虎中藥箭而食青泥野豬中藥箭食薺芎雉被鷹傷貼地黃葉鼠中藥毒飲泥汁蛛被蜂螫

冷廬醫話

卷一 慎藥

九

以蚯蚓糞掩其傷又知啣芋根以擦之鶴之卵破以漏藥纏之方書所載不可勝數今人不辨藥味一遇疾病投命於庸醫之手輕者重重者致死亦可哀已凡服補劑當審氣體之所宜不可偏一致害葉天士景岳全書發揮云沈赤文年二十讀書明敏過人父母愛之將舉姻合全鹿丸一料少年四人分服赤文於冬令服至春初忽患渾身作痛漸漸腹中塊痛消瘦不食渴喜冷飲後服酒蒸大黃丸下黑塊無數用水浸之辟如黑豆始知為全鹿丸所化不數日熱極而死同服三少平一患喉痺一患肛門毒一患吐血咳嗽皆死此乃服

熱藥之害也華天士醫驗錄云黃明令六月畏寒身穿
重棉皮袍頭帶黑羊皮帽喉暖則以火爐置牀前飯起
鍋熱極人不能入口者彼猶嫌冷脈浮大遲軟按之細
如絲此真火絕滅陽氣全無之症也方少年陽旺不識
何以至此細究其由乃知其父誤信人云天麥二冬膏
後生常服最妙遂將此二味熬膏令早晚日服勿斷服
之三年一寒肺一寒腎遂令寒性漸漬入臟而陽氣衰
微矣是年春漸發潮熱醫投發散藥熱不退而汗出不
止漸惡寒醫又投黃連花粉丹皮地骨皮百合扁豆貝
母整甲萎蕤之類以致現症若此乃為定方用人參入

冷廬醫話

卷一

慎藥

三

錢附子三錢肉桂炮薑各二錢川椒五分白朮二錢黃
耆三錢茯苓一錢當歸錢半川芎七分服八劑去棉衣
食物仍畏冷因以八味加減另用硫黃為製金液丹計
服百日而後全愈此則服涼藥之害也人之愛子者可
不鑑於此而慎投補劑乎

程杏軒治汪木工夏間寒熱嘔瀉自汗頭痛他醫與疏
表和中藥嘔瀉止而發熱不退汗多口渴形倦懶言舌
胎微黃而潤脈虛細據經言脈虛身熱得之傷暑因用
清暑益氣湯加減服一劑夜熱更甚譫狂不安次早復
診脈更細舌胎色紫肉碎疑有血痕渴嗜飲冷此必熱

邪內伏未透當舍脈從證改用白虎湯加生地丹皮山
梔黃芩竹葉燈心服藥後週身汗出譫狂雖定神呆手
足冰冷按脈至骨不見脈伏可與證俱發治風熱症參詳 闔目不省人
事知為熱厥舌胎形短而厚滿舌俱起紫泡大如葡萄
并有青黃黑綠雜色罩於上辭以不治其母哀懇拯救
乃令取紫雪膏調塗舌前方加入犀角黃連元參以清
熱金汁人中黃銀花菴豆以解毒另用雪水煎藥厥回
脈出舌泡消苔退僅紫乾耳再劑熱淨神清舌色如常
是役也程謂能審其陽證似陰於後未能察其實證類
虛於前自咎學力未到蓋以初用清暑益氣湯之誤也

冷廬醫話

卷一

慎藥

三

因思此湯最不可輕用况因傷暑而脈虛外見汗多口
渴等症則尤不當用也

醫家以丸散治病不可輕信而服之吾里有患痞者求
治於湖州某醫醫投丸藥服之痞病愈而變肢脹以死
又有嬰兒驚風延某醫治之灌以末藥不計數驚風愈
而人遂癡狀至長不愈其藥多用硃砂故也

世人喜服參朮虛者固得益實症適足為害蘇州某官
之母偶傷於食又感風邪身熱不食醫者以其年高體
虛發散藥中雜參朮投之病轉危殆其內姪某知醫適
從他方至診其脈且詢起病之由曰右脈沈數有力體

雖憊而神氣自清此因傷食之後為補藥所誤當以峻藥下之乃用大黃檳榔厚朴萊菔子之屬一劑病如故眾疑其謬某謂藥力未到復投二劑泄去積滯無算病遂瘳此可為浪服補藥之鑑

世俗每謂單方外治者非比內服可放膽用之不知亦有被害者續名醫類案云一僧患瘡疥自用雄黃艾葉燃於被中燻之翌日偏體焮腫皮破水出飲食不入投以解毒不應而死蓋毒藥熏入腹內而散真氣其禍如此又云余舉家生瘡家人亦用此方熏之瘡不愈未幾變兒出痘症極凶藥不能下咽而歿殆亦受其毒耳竊

冷廬醫話 卷一 慎藥 三

意所患瘡當是熱毒以熱攻熱毒乃益熾故凡用藥先宜審明陰陽虛實不得謂外治無害而漫試之身軀肥瘦何關利害而隨郡王子隆體肥乃服蘆茄丸以消名位升沈何與榮辱寇萊公望得相乃服地黃兼餌萊菔推之服金丹以求仙反促其壽餌春藥以求子轉傷其生皆逐末忘本者也郡陽名醫周順謂古方不可妄用如聖惠子金外臺秘要所論病原脈症及鍼灸法皆不可廢然處方分劑與今大異不深究其旨者謹勿妄用有人得目疾用古方治之目遂突出又有婦人產病用外臺秘要坐導方反

得惡露之疾終身不瘥余謂古方固勿妄用近世所傳單方尤當慎擇用之朱子蒲眉極少方士令服木子藥六七釐眉可即生戒以服藥後須避風服之夕即有汗偶值賊至乃出庭除及歸寢大汗不能止幾至亡陽後竟不甦見折肱湖州胡氏子患水腫服藥不效有教以黑魚一尾入綠礬腹中燒灰服之服後腹大痛遽死夫古方單方用之得當為效甚速但當審病症之所宜且勿用峻厲之藥庶幾有利而無弊耳

士大夫不知醫遇疾每為俗工所誤又有喜談醫事研究不精孟浪服藥以自誤如蘇文忠公事可慨歎焉建

冷廬醫話 卷一 慎藥 三

中靖國元年公自海外歸年六十六渡江至儀真臚舟東海亭下登金山妙高臺時公決意歸毘陵復同米元章遊西山道暑南窗松竹下時方酷暑公久在海外覺舟中熱不可堪夜輒露坐復飲冷過度中夜暴下至旦憊甚食黃耆粥覺稍適會元章約明日為筵俄瘴毒大作暴下不止自是胸膈作脹卻飲食夜不能寐十一日發儀真十四日疾稍增十五日熱毒轉甚諸藥盡卻以參苓瀰湯而氣寢止遂不安枕薦公與錢濟明書云某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迫曉乃止困憊之甚細察病狀專是源不淺當用清涼藥

已令用人參茯苓麥門冬三味煎濃汁滿卽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三物可謂在宥矣此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也二十一日竟有生

意二十五日疾革二十七日上燥下寒氣不能支二十

八日公薨余按病暑飲冷暴下不宜服黃耆道誤服之

胸脹熱壅牙血泛溢又不宜服人參麥門冬噫此豈非

爲補藥所誤耶近見侯官林孝廉昌彝射鷹詩話云公

散主之否則或清腎益氣湯或五苓散或冷香引子及二

陳湯或治中皆可選用既服黃耆粥邪已內陷胸作脹

以爲瘴氣大作誤之甚矣毒亦非黃耆粥所可解後

乃牙齦出血係前失調達之劑暑邪內干胃腑宜甘露

飲犀角地黃主之乃又服麥門冬飲子及人參茯苓麥

門冬三物藥不對病以致傷生竊爲公惜之云云余謂

冷廬醫話 卷一 慎藥 五

甘露飲犀角地黃湯用之此病固當至桂

附等味公之熱毒如是之甚亦不可用也

用藥最忌夾雜一方中有一二味卽難見功戊午季春

余自武林旋里舟子陳姓病溫壯熱無汗七日不食口

渴胸痞咳嗽頭痛脈數右甚於左杭醫定方用連翹瓜

蘘皮牛蒡子冬桑葉苦杏仁黑山梔象貝竹葉蘆根藥

皆中病情多給羊角枳殼二味服一劑病不減胸悶

熱轉甚求余診治余爲去給羊角枳殼加淡豆豉薄荷

服一劑汗出體卽身涼能食復去淡豆豉牛蒡子加

天花粉二劑全愈因思俗治溫熱病動手卽用給羊角

犀角邪本在肺胃乃轉引之入肝心輕病致重職是故

耳 陶穀清異錄云昌黎公愈晚年頗親脂粉故事服用

硫黃末攪粥飯啖雞男不使交干日烹庖名火靈庫公

間日進一隻焉始亦見功終致絕命以括按白樂天詩

中退之服硫黃句昔人已辨其非昌黎公陶氏此說未

必可信然亦足徵服食之當謹也

求醫

漢郭玉曰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

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

難也骨節不彊不能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夫玉

冷廬醫話 卷一 慎藥 求醫 五

爲一代良工而猶若此矧在中醫使臨以威嚴必畏慄

失措而診治有誤矣薛立齋醫案云一穩婆止有一女

分娩時巡街御史適行牌取視其室分娩女因驚嚇未

產而死後見御史以威顏分付追視產母胎雖順而願

偏在一邊以致難產因畏其威不敢施手由是母子俱

不能救卽此推之凡求醫治病斷不可恃勢分之尊也

凡病不能自治必求治於醫者而其要則有四焉一曰

擇人必嚴醫者之品學不同必取心地誠謹術業精能

者庶可奏功一曰說症必詳脈理淵微知之者鮮惟問

可究病情乃醫之自以爲是者往往厥 填語而病家

冷廬醫話 卷一

亦不能詳述此大誤也故凡求醫診治必細述病源勿
憚其煩一日察藥必慎藥之偽者不必論即尋常品味
肆中人粗心往往以他物攪濁必親自檢視方免舛誤
至炮煎諸法亦宜精審服之斯可獲效一日錄方必勤
心俗於醫者所定之方服藥既訖隨手棄擲余謂宜彙
錄一冊以備檢閱此不過舉手之勞耳有心人見之則
上工之治驗固可採以示法中工之方案亦可因以徵
學識之淺深品詣之高下而定其取舍矣

錢塘縣志方伎傳沈好問精小兒醫尤善治痘江魯陶
子一歲痘止三顆見額上耳後脣傍好問曰兒痘部位

冷廬醫話 卷一 求醫

美

心腎脾三經逆傳土尅水水尅火宜攻不宜補攻則毒
散補則臟腑相戕治至十四日痘明潤將成矣好問曰
以石膏治之恐胃土傷腎水俗醫憐兒小謬投以參好
問見之驚曰服參耶不能過二十一日矣兒卒死夫治
痘已有成效竟為庸醫所誤由於恆情皆畏攻而喜補
也此亦可為任醫不專之戒

贈醫詩鮮有佳者近閱臨川李小湖回卿聯珩好雲樓

初集中有贈醫士費晉卿明經詩語殊警惕咸豐中回

卿督學江蘇知江蘇有二名醫一為陽湖吳仲山斐融

居印墅一為武進曹子山仙舟血河城遂並訪之吳

以回卿聯珩計費謂回卿肝陽過旺
心腎下虧公養之利回卿主費說因贈以詩
云儒林與文苑千秋照簡編無藝術傳別表冠世賢
華陀許穎宗婦孺驚若仙本草三千味難經八十篇格
致即聖學名與精神傳况用拯危殆能奪造化權活人
較良相未知誰後先莘渭不巷遇隻手難回天孟城一
匹夫所值蒙生全日濟什百人功德歲萬千大哉農軒
業託始堯舜前

診法

冠宗爽云凡看婦人病入門先問經期張子和云凡看

冷廬醫話 卷一 求醫 診法

毛

婦病當先問娠又云凡治婦病不可輕用破氣行血之
藥恐有娠在疑似間也彭用先云凡看產後病須問惡
露多少有無此婦科要訣也沈芊綠云嬰兒臟氣未全
不勝藥力周歲內非重症勿輕易投藥須酌法治節兩
三歲內形氣畢竟嫩弱用藥不可太猛峻攻峻補反受
藥累此幼科之要訣也王洪緒云癰與疽截然兩途紅
腫為癰治宜涼解白陷為疽治宜溫消又云惟疔用刺
其餘概不輕用刀鍼并禁升降痛爛二藥此外科要訣
也

傷寒論六經提綱大半是憑乎問者至如少陽病口苦

咽乾目眩及小柴胡湯症往來寒熱胸脇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等則皆因問而知此孫真人所以未診先問也

脈

大腸脈候左寸小腸脈候右寸此脈訣之言也自滑伯仁候大小腸於兩尺李士材稱為千古隻眼後人遂皆信之余考江石山脈訣刊誤辨正叔和之說甚多而獨於左寸候心小腸右寸候肺大腸未嘗以為非謂以腑配臟二經脈相接故同一部也又昌邑黃坤載元御謂脈氣上行者病見於上脈氣下行者病見於下手之三

冷廬醫話

卷一

診法 脈

天

陽從手走頭大小腸位居至下而脈則行於至上故與心肺同候於兩寸其說亦精可正滑說之誤

楊仁齋謂脈沈細沈遲沈小沈瀦沈微之類皆為陰沈滑沈數沈實沈大之類皆為陽一或誤施死生反掌余謂亦有不盡然者按名醫類案火熱門壺仙翁治風熱不解兩手脈俱伏時瘟疫大行他醫謂陽證見陰不治欲用陽毒升麻湯升提之翁曰此風熱之極火盛則伏非時疫也升之則死矣投連翹涼膈之劑一服而解又按脈訣歌謂傷寒一手脈伏曰單伏兩手曰雙伏不可以陽證見陰為診乃火邪內鬱不得發越陽極似陰故

脈伏必有大汗而解時證見此脈不少習醫者宜審之不可專主楊氏之說而為所誤也

仲景傷寒論結胸熱實脈沈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鞭者大陷胸湯主之金匱論寒疝繞臍痛若發則白津出手足厥冷其脈沈緊者大烏頭煎主之同一沈緊之脈一則屬熱一則屬寒然則臨證者豈可專憑脈乎

上海縣志藝術門載姚蒙善醫尤精太素脈鄒來學巡撫召之視疾姚曰公根器上別有一竅出汗水鄒大驚曰此余秘疾汝何由知姚曰以脈得之左關滑而緩肝第四葉有漏通下故也鄒求藥曰不須藥到南京便愈

冷廬醫話

卷一

脈

天

以手策之曰今是初七約十二日可到鄒即行果十二日晨抵南京而卒夫預決死期脈理精者能之至因關脈之滑而緩知其有漏通下恐無是事也志書好為誇張之辭往往若是

李東壁奇經考云凡八脈不拘制於十二正經無表裏配合故謂之奇蓋正經猶夫溝瀆奇經猶夫湖澤正經之脈隆盛則溢於奇經故素問人比之天雨降下溝渠溢滿膏肓流行於湖澤按此則奇字當讀作奇耦之奇無表裏有讀作奇正之奇奇耦也脈象虛實雜然心蘭治一產婦

有云凡診脈遇極大者，固酌如極大而無力，須防陽氣浮散於外如極細之脈，久久尋而得之於指，稍稍加力按之至骨愈堅者不可認作虛寒，今此症六部皆無脈尺後則實數有力所謂伏匿脈也，陽匿於下亢之極矣，豈可泥於產後禁用寒涼哉，其辨別脈象至為精細為醫者當熟復其言。

鬼崇之脈忽大忽小忽數忽遲，並症之脈乍大乍小，蓋皆無一定之形也。至若氣鬱痰壅之症，每因脈道不利，遲數不調，最宜審察虛者之脈，亦有至數不齊者。汪石山醫案一人患泄精脈或浮濡而駛或沈弱而緩，汪曰：

冷廬醫話

卷一脈

三

脈之不常虛之故也。用人參為君加至五錢而病愈。脈有六陰亦有反關診病者，均宜詳審。吳郡某醫有聲於時，一達官新納姬人，忽患心痛痰湧，手厥某診其兩手無脈，辭不治。易醫診脈，知是反關一劑而愈。某之名望頓減。

明王文恪公震澤長語云：徐文定公為詹事時至蘇城，聞王時勉明醫也，令診之時勉既診以公脈有歇至不敢言，公曰：吾脈素有異，時勉曰：如是無妨，然則脈又有歇至而非為病臨症者可不詳察乎？錢塘梁氏玉繩嘗手有脈一手無脈，此理殊不可曉，此又臨症者所當知也。

汪石山醫案載：王宜人產後因沐浴發熱，嘔惡渴飲，冷水瓜果諱諸若狂，飲食不進，體豐厚不受補，醫用清涼熱增劇。石山診之六脈浮大洪數，曰：產後暴損氣血，孤陽外浮，內真寒而外假熱，宜大補氣血，與八珍湯加炮薑八分，熱減大半。病人自知素不宜參，不肯再服。過一日復大熱如火，復與前劑，潛加參耆炮薑連進二。三服熱退身涼而愈。此段病情脈象無一可以用溫補者，醫安得不用清涼道服清涼而熱增劇始知其當用溫補，然非如汪之有識識亦不能毅然用之。再其脈雖浮大洪數而按之必無力，與葉思蘭所云見前相合，此可於

冷廬醫話

卷一脈

三

言外得之

元和江良庭論語，談質謂孔子聖無不通焉，有不知醫者自脈執手切其脈也，既切脈而知其疾不治，故曰亡之命矣。夫其說未經人道，然禮記疏有夫子脈訣之說，則江說亦自有因。江之所謂慎，豈漫以任之醫人而不究其理乎？或謂：何以康子饋藥而曰未達，余曰：藥當是丸散之類，不知為何物，即知之而莫辨其種之善否，故曰未達。不達之言，魏書術藝列傳，顯祖欲徐書之，所說諸病人於幕中使醫隔而脈之，兼知色脈，高祖疾大漸。

醫診治有驗... 語其藝可謂... 所逐化為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王顯診脈云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而醫則謂是微風入臟宜進湯加鍼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醫道真不易言也

脈數時一止為促促主熱然亦有因於寒者如傷寒脈促手足厥逆可灸之注家謂真陽之氣本動為寒所迫則數而促也脈緩時一止為結主寒然亦有因於熱者如太陽病身黃脈沈結少腹鞭小便利其人如狂者血

冷廬醫話

卷一

脈用藥

三

證諦也抵當湯主之注家謂濕熱相搏脈緩為濕所以裏濕之脈當見沈結也觀此益知臨症者不可專憑脈矣

用藥

徐之才十劑宣通而後輕重滑瀉燥濕王好古補二種曰寒可去熱大黃芒硝之屬是也熱可去寒附子官桂之屬是也藥之用已無遺心印緝珠經傳十八劑之目曰輕解清緩寒調甘火暑淡濕奪補平榮瀉溫則藥而藥要矣

鄭康成周官疾醫注五穀麻黍稷麥豆素問以麥黍稷

稻豆為五穀分屬心肝脾肺腎治病當從之程杏軒醫業輯錄治胸脘脹痛泛泛欲嘔食麵尚安稍飲米湯脘中即覺不爽謂肝之穀為麥胃弱故米不安肝強故麥可受當用安胃制肝法此得內經之旨者也

名家治病往往於眾人所方中加一藥味即可獲效如宋徽宗食冰太過患脾疾楊吉老進大理中丸上曰服之屢矣楊曰疾因食冰請以冰煎此藥是治受病之源也果愈杜清碧病腦疽自服防風通聖散數四不愈朱丹溪視之曰何不以酒製之清碧乃悟服不盡劑而愈張養正治開敘論癩疾吳醫皆用三白湯無效張投

冷廬醫話

卷一

用藥

三

熟附二三片煎服即瘥繆仲淳治王官壽遺精開婦人聲即泄痔甚欲死醫者告術窮繆之門人以遠志為君蓮鬚石蓮子為臣龍齒茯神沙苑蒺藜牡蠣為佐使丸服稍止然終不斷繆加鯁膠一味不終劑即愈葉天士治難產眾醫用催生藥不驗是日適立秋葉加梧桐葉一片藥下咽即產嘉定何并伯患嘔吐醫用二妙丸不效徐靈胎為加茶子四兩湯服之遂愈因其病茶積故用此藥略試以見治病者必察理精而運機

鄭康成周官疾醫注五穀麻黍稷麥豆素問以麥黍稷

藥中... 益甚... 不可... 之毒須

薑汁... 必以甘草解之

但其... 解服至一二錢即不能更

多因以... 之飲盡而病退凡病者畏藥

氣之烈惡藥味之... 仿用此法陳載庵嘗治一人

熱甚喉痛用甘草桔梗連翹馬勃牛蒡干元參等味其

人生平飲藥即嘔堅不肯服而病劇又不能不進藥乃

令以藥煎露飲二十餘碗而全愈

許允宗治王太后病風不能言以防風黃耆煎湯數斛

冷廬醫話 卷一 用藥 三

置牀下薰蒸使口鼻俱受此夕便得語陸嚴治徐氏婦

產後血悶暴死胸膈微熱用紅花數十觔大鍋煮湯盛

木桶令病者寢其上薰之湯氣微復進之遂得甦此善

師古法者也李王治痿謂病在表而深非小劑能愈乃

熬藥一鍋傾缸內稍冷令病者坐其中以藥澆之踰時

汗大出立愈則又即其法而變化之醫而若此與道大

適矣

吳人畏服重藥馬元儀預用麻黃浸豆發藥凡遇應用

麻黃者方書大黃豆卷俾病家無所疑懼當時治病皆

徐靈胎治張某病當用大黃恐其不服詭言以雪蝦蟆

配... 非拘方之士 所能及也

病有因偏嗜食物而成者非詳問得之奚由奏效前人

治驗... 則以寶玩索朱丹溪治叔祖泄瀉脈瀉而

帶弦詢知喜食鯉魚以茱萸陳皮生薑砂糖等藥探吐

膠痰而瀉止林學士面色頹青形體瘦削夜多驚悸杜

某詢知喜食海蛤味鹹故心血衰令多服生津液藥而

病愈富商患腹脹百藥無效反加胃嘔食減疴羸一草

澤醫詢知夏多食冰浸瓜果取涼太過脾氣受寒醫復

用寒涼重傷胃氣以丁香木香官桂健脾和胃肺氣下

冷廬醫話 卷一 用藥 三

行由是病除趙尹好食生米而生蟲憔悴萎黃不思飲

食用蒼朮米泔水浸一夜剉焙末蒸餅丸米湯下而愈

吳孚先治長夏無故四肢厥冷神昏不語問之曾食猪

肺乃令以款冬花二兩煎湯灌之而痊蓋所食乃瘟猪

肺也沈繹治肅王嗜乳酪獲疾飲濃茶數碗蕩條膈中

而愈薛立齋治一老人似痢非痢胸膈不寬用痰痢等

藥不效詢知素以酒乳同飲為得酸則凝結得苦則行

散遂以茶茗為丸時用清茶送三五十丸不數服而痊

吳廷紹治馮延巳胸中痛詢知平日多食山雞鷓鴣投

以甘草湯而愈楊吉老治楊立之喉痛潰爛飲食不進

謂日多食鷓鴣肉令食生薑一片覺香味異常漸
加至半筋餘喉痛頓消飲食如故梁新治富商暴亡謂
其食毒詢知好食竹雞令搗薑汁折齒灌之而甦某
醫治一婦面生黑斑數點日久滿面俱黑詢知日食班
鳩用生薑一筋切碎研汁將滓焙乾卻用生薑汁煮糊
丸食之一月平復蓋山雞鷓鴣竹雞班鳩皆食半夏故
以解其毒也沈宗常治廬陵人脹而喘三日食不下咽
視脈無他問知近食羊脂曰脂冷則凝溫熨之所及也
溫之得利而愈

治痼病痼病有不能速愈者如朱丹溪治虛損瘦甚右
冷廬醫話 卷一 用藥 美

脇下痛四肢軟弱用二陳湯加白芥子枳實薑炒黃連
竹瀝八十貼而安祝仲寧治腳膝痺痛服清燥湯百劑
而愈此類甚多當初服數劑時必不見效非信任之深
誰能耐久乎吁世之延醫治病往往求其速效更易醫
者雜投方藥而病轉增劇蓋比比然矣
袁隨園作徐靈胎先生傳有云張雨村兒生無皮先生
命以糯米作粉糝其體裏以絹埋之土中出其頭飲以
乳兩晝夜而皮生此蓋有所本也元危亦林得效方生
子無皮速用白早米粉乾撲候生皮方止明萬可久治
舟人生子身無全膚令就岸畔作一坎置其中以細土

隔衾覆之且戒勿動久之生膚蓋其母懷妊舟中久不
登岸失受土氣故也徐參用二法而得效洵平疇之貴
博覽也

治婦人肝症每用疏泄攻伐之藥而不知陰受其傷治
小兒驚風每用香竄鎮重之劑而不知隱貽之害治肝
莫善於高鼓峯之滋水法治風莫善於吳鞠通之解兒
難洵可以挽積弊拯生命也

世人襲引火歸源之說以用桂附而不知所以用之之
誤動輒誤人今觀秦皇士所論可謂用桂附之準特錄
於此趙養葵用附桂辛熱藥溫補相火不知古人以肝

冷廬醫話 卷一 用藥 美

腎之火喻龍雷者以二經一主乎木一主乎水皆有相
火存其中故乙癸同源二經真水不足則陽旺陰虧相
火因之而發治宜培養肝腎真陰以制之若用辛熱攝
伏豈不誤哉夫引火歸源而用附桂實治真陽不足無
根之火為陰邪所逼失守上炎如戴陽陰躁之症非龍
雷之謂也何謂龍雷之火附桂引火歸源為下寒上熱者言
歸於何處此龍雷之火肝腎之真陰不足肝腎之
與秦論相印證龍雷之火肝腎之真陰不足肝腎之
相火上炎水虧火旺自下津上竭六淫之邪天
外加臨而用附桂實治真陽不足無根之火為陰邪所逼失守上炎如戴陽陰躁之症非龍雷之謂也何謂龍雷之火附桂引火歸源為下寒上熱者言歸於何處此龍雷之火肝腎之真陰不足肝腎之與秦論相印證龍雷之火肝腎之真陰不足肝腎之相火上炎水虧火旺自下津上竭六淫之邪天外

九地黃天冬歸身白芍黃柏川之類是也

病有上下懸殊者用藥殊難陸養愚醫案有足以為法

香錄之陸前川素患腸風便燥冬天喜食銅盆柿致胃

腕當心而痛醫以溫中行氣之藥療其心痛痛未減而

腸紅如注以寒涼潤燥之藥療其血便未通而心痛如

刺陸診其脈上部沈弱而遲下部洪滑而數曰此所謂

胃中積冷湯中熱也用潤字丸三錢以沈香衣其外濃

煎薑湯送下二錢半日許又送一錢平日服寒涼藥一

過胃腕必痛如割今兩次丸藥胸膈不作痛至夜半大

便行極堅而不甚痛血減平日十之六七少頃又伊一

冷廬醫話

卷一 用藥

五

次微痛而血亦少便亦不堅清晨又解便澹一次微見

血而竟不痛矣惟心口之痛尚未舒因為合腸連丸亦

用沈香為衣薑湯送下以清下焦之熱而潤其燥又用

附子理中料為散以溫其中飴糖拌吞之以取戀膈不使

速下不終劑而兩症之相阻者並痊此上溫下清之治

法也盧紹庵曰丸者緩也達下而後鎔化不犯中焦之

在於用沈

香飴糖

陳醫案 咳嗽 痰有血 夜熱頭眩胸滿 兩腳膝

無一 為用滋陰降 藥已半年飲食漸少 診

下虛之症上盛者心肺間有留 痰血逆 之氣不足也用人參固本丸令 腹時服之日中用只

母蘇子山查丹皮桃仁紅花小 以茅根煎湯代水煎

藥服之十帖痰清血止後以清氣養營湯川芍木香

白豆蔻陳 與固本丸間服三月後病瘥 艾孕此二清

皮黃連 下補之治法也

物性有相忌者即可因之以治病如鐵畏朴硝張景岳

治小兒吞鐵釘入腹內用活磁石一錢朴硝二錢并研

末熬熟豬油加蜜和調與之吞盡遂裏護鐵釘從大便

解下豆腐畏萊菔延壽書云有人好食豆腐中毒醫不

冷廬醫話

卷一 用藥

五

能治作腐家言萊菔入湯中則腐不成遂以萊菔湯下

藥而愈菱畏桐油橋旁雜論云一醫治某嗜菱食之過

多身熱胸滿腹脹不食病勢垂危知菱花遇桐油氣輒

菱因取新修船上油滯作丸入消食行氣藥中與服即

下黑燥糞而痊此類尚多未能縷舉習醫術者誠不可

不博識多聞也

冷廬醫話卷二

桐鄉 陸以湑 定圃氏著

古人

京師先醫廟始於明嘉靖間按元貞元間建三皇廟內祀三皇並歷代名醫十餘人至是始定為先醫廟

本朝因之中奉伏羲左神農右黃帝均南面句芒風后東位西向祝融力牧西位東向東廡儻貸季天師岐伯伯高少師太乙雷公伊尹倉公淳于意華陀皇甫謐巢元方藥王韋慈藏錢乙劉完素李杲皆西向西廡鬼臾區俞耐少俞桐君馬師皇神應王扁鵲張機王叔和抱

冷廬醫話

卷二 古人

一

朴子葛洪真人孫思邈啟元子王冰朱肱張元素朱彥修皆東向以北為上歲以春冬仲月上甲遣官致祭按韋慈藏名訊道唐人施藥濟世因有藥王之稱今世俗之祀藥王者塑像為弁服而以王為皇未知出何典故渤海秦越人受桑君之秘術遂洞明醫道以其與軒轅時三為相續乃號之為扁鵲又家於盧國乃命之曰盧醫世或以扁為二人繆矣語見楊元操集注難經序凡為名醫必有傳授之師如孫思邈之師黃古潭師景岳之師金夢石此皆出於藍而師之名轉賴以傳景岳仲景稱醫中之聖其師為張伯祖自非

仲景誰復知有張伯祖哉

謂為

然

張仲景醫中之聖也華元化醫中之仙也二人同時范氏祇為元之作傳烏得稱良史乎

明代以醫名而為顯官名列史傳者有二人曰許紳曰王綸許官尚書因醫而始顯者也王官巡撫既顯而猶醫者也然許能拯世宗於已絕事見明史而野獲編今嘉靖壬寅年上寢於端妃所宮婢楊金英等相結行弒用繩繫上翻布塞上日以數人踞上腹絞之已垂絕矣幸諸婢不諳結之法繩股緩不收戶外聞啞聲幸烈皇后率眾入解之今言云西苑宮人之變聖躬甚危紳用桃仁紅花大黃諸下血藥辰時進之未時忽作聲去紫血數升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平氣活血聖躬遂

冷廬醫話

卷二 古人

二

安次年紳以用而不能自療其驚悸明史紳得疾曰變藥驚憂病死者官變吾自不能效必殺身因此驚悸王所在治疾無不立效而不能自非藥石所能療也續名醫類案節齋得心腹疾訪峨眉道者知服藥之誤治之道者問公於服餌有生用氣血之物焙製未徹者乎曰有之常服補陰丸數十年矣中用龜甲酒炙而入之曰是矣宜亟歸節齋遂投檄歸至吳閭下赤色小龜醫豈易為哉

元史方伎傳醫家僅列李東垣言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為尤長而不及脾胃載治驗有六皆不詳其所用之藥史例大率如此然而略矣道士知醫最著名者有崔紫虛僧則有深師荆山浮圖師慎柔和尚宦官則有羅大無知悌婦女則有胡宗仁

之母徐氏妻李氏醫任死生之重而通性命之微固無
人不當學也特非盡人所能學耳

上古俞跗治病能割皮解肌洩洗腸胃漱滌五臟華元
化猶傳其術史所稱剗破腹背抽割積聚是也華以後
能之者無聞焉雖有弟子吳普樊阿不盡其奧豈神奇
之術非其人勿傳歟

續名醫類案卷三十奇疾門錢國賓案注云錢塘人萬
歷時人有壽世堂醫案四十則多奇疾乃刻本由杭太
史董甫處借得凡三十二字 閣本無魏氏家藏本有
奇疾門錢論肉行一症可補痘疫諸書之缺云癸亥冬

冷廬醫話

卷二 古人

三

山海天行時疫病者頭痛發熱惡心口渴神昏欲寐四
肢不舉其肉推之則一推平之則如故醫有作傷寒者
有作時氣者投以發散藥無不加重死者數百時醫師
閣部孫及贊畫各傷一僕至乙丑春錢之關門謁太師
談次問及曰此症天行時疫名肉行人肉屬土土燥則
崩土濕則流其邪感於血脈肌肉不比傷寒所治古今
醫集不載止於官邸便方見此異症一款因人血枯而
感天時不正之氣當大補血用首烏枸杞歸地等味少
加葱白風葉足以應病矣若經發散立死無疑又治足
跟腫上頭聲如言診脈五部皆和獨腎部大舉之始見

走頭腎主骨腎虛則體
空則骨所以骨響以六味九加紫河車膏虎骨膏豬
髓枸杞杜仲服之愈又治兩膊紅十數條頭粗尾尖腹
大長尺許過寸許曰此青蛇異氣不急治蛇形入腹而
死或生大小腿如頭向上故入腹亦死以鍼挑破頭尾
使其不走流出惡血又研明雄黃唾調塗患處內服清
涼敗毒散而愈防風荆芥白芷羌活黃芩黃連金
銀花槐子甘草當歸生地各一錢觀此
則錢亦當時名手而今罕有知之者不有續名醫類案
不幾湮沒無傳乎

古今醫案類按云高果哉先生乃王金壇之高弟準繩
冷廬醫話 卷二 古人 四

序中所謂嘉善高生隱士也余童時習聞父老傳誦其
治病如神著有醫林廣見及雜症二書未曾刊印得之
者珍如拱璧又有醫案數卷立方頗多奇巧然險峻亦
難輕試略選數條以存吾邑文獻其卷七一條云魏子
一患嗜腎乾燥白服麥冬一兩 生地四錢 元參二錢 五
味一錢 甘草六分 烏梅三個 雖有小效而病根不去高
云此症宜用神水其法以鉛鎔化散澆於地成薄片取
起剪作長條數塊以一頭鑽眼懸吊於鍋鍋內置燒酒
燒酒之上仰張一盆與鉛片相近鍋下燃火使酒沸而
氣上沖於鉛片鉛片上有水滴下盆內謂之神水取服

之以此水從下而上能升腎中之水救上之乾燥也按本草綱目所載神水指五月五日午時竹竿中雨水其主治亦異此可以補方書之缺特錄之

今人

吾里張雲寰先生李瀛桐 醫學深遠求治者門常如市 余表兄周士黠 夏日身熱不退脈虛自汗醫用清暑藥不效先生診之曰口不渴舌少胎且神氣虛弱乃大虛症也再服清暑藥脫矣投以八珍大補之劑獲愈其子鐵萌上舍禾 亦精醫理診病瞻識絕人有鄉農病喘十餘日服藥不效登門求治令服小青龍湯鄉農有難色

冷廬醫話

卷二今人

五

張曰服此藥二劑仍不得臥者余甘任其咎鄉農去家人訝其失言張曰彼喘而延至十餘日不死非實症不能又何疑焉閱數日鄉農復來則病果瘳矣 臨海洪茶園孝廉裕封 精醫理嘗言古方書如傷寒金匱今方書如指南誠能專心玩索診疾自能奏功台郡少良醫由於味所適從僅讀藥性賦湯頭歌括及醫宗必讀等書耳其治病每以古方獲效文參軍之于患暑症勿微惡寒後壯熱汗出噁氣腹痛口乾渴面腫頭痛大小便少醫用葛根湯梗製半夏薄荷佩蘭赤芍通

冷廬醫話 卷二 今人 茶園診之謂脈大舌

黃是白虎湯症也... 改用鮮石斛黃連生甘草金銀花瓜蒌等味而痊張明經患春溫惡寒發熱喉爛醫用甘桔湯防... 黃芥湯連翹殼杏仁... 效愈此真善用古方者 嫡兄星槎先生少好學以多病兼玩醫書久而精能 宰化縣年老罷官貧不能歸乃懸壺於會城順德縣縣令徐某之子夏月泄瀉服清暑利濕藥不效漸至發熱不食神疲息微徐年已暮祇此一子計無所出延兄求治兄曰此由寒藥傷脾陽虛欲脫宜進溫藥以救之因用附子理中湯徐疑不敢服兄曰此生死關頭前藥已誤

冷廬醫話

卷二今人

六

豈可再誤設此藥有疏虞我當任其咎服藥諸症俱輕連進數劑全愈徐大喜傾囊厚贈復為乞援同寮因得全家歸里兄著有製方贊說行世 錢塘呂樸村司馬震名 官湖北有政聲忽動歸思僑居吳門為人治疾多獲效潘太史遵和 病瘳服茵陳湯不效服平胃散又不效腕中若藏并底泥米飲至前輒嘔呂診之曰濕固是已此寒濕宜溫之與五苓散加附子藥下咽胸次爽然方氏子傷寒疾革議用牛黃清心丸呂曰邪在膈上蒙心包開之是揖盜也宜急下存陰投以犀連承氣湯一服病愈葉氏女週歲遺疾將殆仰臥

胸膈如阜呻吟拒按呂曰此結胸也服小陷胸湯立效
呂酷好醫書徧覽百家而一以仲景為宗嘗言仲景傷
寒立法能從六經辨症則雖繁劇如傷寒不為多岐所
誤而雜症即一以貫之其為醫也問切精審不雜一他
語立方必起草閱數刻始安一家有病者數人一一處
之無倦容暇輒手自撰論闡發仲景之學著有傷寒尋
源行於世

青浦何書田 其偉 家世能醫初為諸生專於學工古今
體詩未嘗為醫自其父元長先生卒念世業不可無繼
稍稍為之名大噪有徐姓者昏熱發狂力能踰牆屋何

冷廬醫話 卷二 今人 七

曰是邪食交結也則其人果以酷暑食水饒飯旋就柳
陰下臥也以大黃枳實下之而愈金澤鎮某生逾冠未
婚得狂疾用牛黃清心加味法而屬其家人於煮藥時
覆女子衰衣於其上兩劑而愈門人疑之何曰是陰陽
易法吾用之偶驗耳嘗作醫論詩云治病與作文其道
本一貫病者文之題切脈脈理現見到無游移方成貴
果斷某經用某藥一味不可亂心靈則手敏法熟用益
便隨症有新獲豈為症所難不見古文家萬篇局萬變
此可見其生平所得力矣

表兄周乙斐學博士 醫道醫治分水典史王某

之妻... 寒不效令服... 皆效乙之感其... 於蘇州名醫何氏診之云是... 曰六脈滑疾石寸尤甚是孕也且必得男以安胎藥與
之閱四月果生男

烏程鈕松泉殿撰 福保 之父晴嵐封翁 芳鼎 精外科術
貧者求治不取錢且贈以藥製藥不惜重值拯治危症
甚多殿撰尤好岐黃書在京師每為人治愈危疾皆治
其同年之母高年患痢醫用芍藥湯不效轉益困篤身

冷廬醫話 卷二 今人 八

熱不食殿撰詢知病前曾多食蟹診脈左弦數右數而
弱舌胎中黑腹痛喜按力排眾議專主熱藥用熟附子
八分炮薑一錢白芍一錢吳茱萸五分焦白朮三錢茯
苓三錢肉桂八分炙甘草一錢砂仁五分陳皮五分生
薑二片一劑痢稀熱減去茱萸陳皮加丁香木香二劑
痢止改用補中益氣湯加附桂炮薑全愈殿撰有診治
醫案一冊名曰春冰集蓋言慎也
吳江陳夢琴茂才 希恕 家居蘆墟其曾祖為諸生者名
策得外秘秘方於外家潘氏始為醫茂才幼好學有聲
庠序間壯歲家中落母令習家學可養生兼可治生乃

從其兄省吾上舍（命）學期年而業成生平所治疾悉錄成爲書積三百二十二卷手撮其要爲十冊以訓子姪其壻沈沃之學博曰富擇取之爲婦翁陳先生治疾記篇長不備錄錄其尤者一人無故舌出於口寸餘他醫遵古方薰以巴豆煙飲以清心脾藥不效先生命取雞冠血塗之使人持銅鉏立其後擲於地聲大而騰病者愕顧而舌收矣或問其故先生曰舌爲心苗心主血用從其類必雞冠者清高之分精華所聚也擲鉏於地者驚氣先入心治其原也（以括按周眞治婦因產于舌不收以硃砂傳之令以壁外墮瓦盆作聲而舌收此蓋從其法化出）

冷廬醫話

卷二 今人

九

先生治疾以至之先後爲序一日忽於眾中呼一人前問所患曰臂有微腫視之僅一小炮先生潛謂同來者曰此白刃疔試視其額端已起白色速歸矣危在須臾其人方出門面部白色漸趨口角未至家死徐氏子年二十餘四肢不舉昏昏欲寐食後益甚莫識其症先生曰是見肘后方名曰穀勞由飽食卽臥而得以川椒乾薑焙麥芽爲丸服之（之）有食鴉片煙者偏體發癢癢交作抑搔膚脫終日昏憤語言誕妄先生曰此中毒之最者尋常解法恐不及濟用硃砂一兩與琥珀同研末以磨汁和三四湯

進之神志頓清偏體無火而不可（或）磨昆（豆）粉糜粘腐乃得安臥不半月愈胡氏子咽痛氣急勺水不能下或曰風溫或曰風痰先生切其脈細微手足清而脾滑曰虛寒喉痺也用理中湯觀者皆駭相顧先生曰急服之遲將不及苟無效余任咎耳覆杯而平

吾邑張夢廬學博（千里）少工詩文長精醫術家居後珠村就診之舟日以百計醫金所入半賙親友不置生產惟聚書數萬卷而已時長興臧孝廉（壽恭）有文名張延課諸子臧亦通醫理嘗問張曰長洲葉氏忌用柴胡吳

冷廬醫話

卷二 今人

十

江徐氏譏之先生亦不輕用此味得毋爲葉說所惑曰非也江浙人病多挾濕輕投提劑瞑眩可必獲效猶賒葉氏實閱歷之言徐氏乃拘泥之說此河間所以有古法不可從之激論也臧曰聞先生治瘡瘍不用升藥何也曰升藥卽漢之五毒藥其方法見瘍醫後鄭注自來瘍醫皆用之然諸瘡皆屬於心火爲火藏又南人瘡瘍皆由濕熱若更劑以剛烈熬煉之藥弱者必痛傷其心氣強者必反增其熱毒此所謂不可輕用也張生平拯危疾甚多尤著者湖州歸某寒痲痲宿飲沈綿四年諸藥不應投一方立效三易方全愈茲錄於後初診云肝陽

鬱勃動必犯胃久則胃氣大傷全失中和之用以致肝之鬱勃者聚而為疝胃之停蓄者聚而為飲疝動於下則飲溢於中所以居常胃氣不振時有厥氣攻逆自下而上懊憹病瀝必嘔吐酸綠之濁飲而後中陽得通便溺漸行此所謂寒疝宿飲互為病也病經數年宜緩以圖之若得怡情舒鬱當可全愈

茯苓三錢桂枝三分生冬川連三分吳茱萸泡淡三分乾薑三分製半夏四分小枳實炒五分白芍酒炒一錢半生薑三分竹茹七分

診云寒疝宿飲盤踞於中久而不和陽明大失中和之用今腸漸通降屢次所下黑黃乾堅之矢既多且暢則腸腑之蓄積者得以漸去腸通然後胃和此數年來病冷廬醫話

卷二 今人

十一

之大轉機也蓋飲疝互擾皆在陽明下流壅塞則上流何能受盛傳導益滿必上溢此理之易明者也今宜專與養胃以漸漸充復其受盛傳導之職機不可失正在此時至於痔瘻溺少皆屬陽明可一貫也

黨參三錢橘皮錢半茯苓二錢製半夏一錢麥冬去心錢半火麻仁二錢瓜仁去皮尖二錢白茯苓炒去刺二錢刀豆子炒研三錢黑芝麻三錢柿餅煨三診云病纏三四年至今秋纔得腸腑通潤燥矢漸稀繼以溏潤然後胃脈不致上逆嘔吐

其面位食進可見陽明之病以通為補也今深秋燥令

外必稍愈仍宜柔養

二錢製半夏一錢麥冬去心錢半火麻仁二錢瓜仁去皮尖二錢白茯苓炒去刺二錢刀豆子炒研三錢黑芝麻三錢柿餅煨三診云病纏三四年至今秋纔得腸腑通潤燥矢漸稀繼以溏潤然後胃脈不致上逆嘔吐

錢棗仁炒研二錢生

米二錢金石研三

膠二錢柿餅半枚

荷葉一角

歷代宰相通醫理者伊尹而後狄梁公陸忠宣公范文正公是已我

朝山陽汪文端公亦諳醫理其評吳鞠通溫病條辨有云溫熱濕溫為本書兩大綱溫熱從口鼻吸受並無寒症最忌辛溫表散但當認定門徑勿與傷寒混雜再能三焦投藥辨清氣血營衛不失先後緩急之序便不致誤濕溫為三氣雜感濁陰瀰漫有寒有熱傳變不一全要細察兼證辨明經絡臟腑氣血陰陽濕熱二氣偏多偏少方可論治又云熱症清之則愈濕症宣之則愈重

冷廬醫話

卷二 今人

十二

者往往宣之未愈待其化熱而後清清而後愈一為陽病一兼陰病難易較然觀此知公學識之精矣

吾里孔行舟上舍 廣福 善醫治外感尤精嘗云噤口痢半因誤藥而成醫者治病輒用葛根濕熱提入陽明遂至噤逆不食變成險症急投以黃連乾薑庶克有濟余見近世治外感不辨手足六經輒用葛根柴胡溫病遇之鮮不輕者至重重者至死病家不識藥性以為疾不可治而不知醫實殺之也可慨也夫

續名醫類案云鮑萊飲年二十餘夏月至欲受熱鼻衄愈後偶啖梨遂得吐症蓋肝火而胃寒也百治無效聞

說吐字則應聲而嘔後至吳門就葉氏診以其脈沈細
令服附子理中湯參薑附俱用三錢服後出門行及半
里覺頭重目眩急歸寓及門而仆其尊人請藥性謂必
中附毒亟煎甘草灌之良久乃甦後去附子仍服三劑
吐轉甚再往診仍令服前方遂改就薛氏告以故薛用
六君子湯服四劑無驗冬月感寒增咳纏綿至夏余偶
訪知則病劇詢知為向患吐近復二便秘已七八日不
食惟渴飲茶水更醫數人或言令以艾灸臍俱不應請
診之見其面色青悴脈弦伏而寸上溢謂此緣脾陰大
虧木火熾盛又因久咳肺虛肝無所畏遂下乘脾而上

冷廬醫話 卷二 今人 三

侮胃致成關格幸脈不數易治也宜先平其肝俾不上
衝而吐止斯肺得下降而便行令以黃連肉桂各五分
隔湯蒸服飲下覺吐稍止即能食糕數塊然二便脹不
可支令以大田螺一枚搗爛覆於丹田以物繫定不逾
時二便俱行所下皆青色遂霍然而愈時甲戌五月二
十七日也 按甲戌為乾隆十九年葉天士卒於乾隆十
年診疾者當尋其後人若出天士手必不若
是後以六味加減入沙參冬等咳嗽亦止向後常服
養榮之劑吐不復作余按此醫案魏為校正鮑
鳳又陽詩魏亦和作二人之交情非比尋常蓋有由然
矣

上元葛芝山少極其學其方秘習之以治病效如神羣小
兒或一入張口而跳歷伏門限舌斷墮地一人騎門限坐
力猛腎囊破睪丸墜葛悉為安之自朝至日中門庭如
市口講手畫無倦色午後攜百錢獨游或採藥或看花
或冒雨雪提酒榼訪知己當道聞名迎者沓至則詭曰
葛某窮士藉醫苟活實無伎倆昨誤殺人羣聚歐之已
遁矣其志趣如此尤精砭法凡病赤遊風汗不得發死
者十八九宜以血代汗葛削竹夾資鋒砭之出血如珠
密排而不流立愈蓋輕則皮不破重則肉傷無第二手

冷廬醫話 卷二 今人 四

也咸豐癸丑三月賊陷金陵為內醫官不從十四日
既夕昇舊制兩棺於廳事出白金九錠分贈鄰里且託
身後事遂與妻周氏縱飲沈醉整衣冠各入棺呼其兄子
蓋而釘之時夜將半至四更聞棺中格格然蓋氣始絕
也其友當塗馬鶴船學博 壽齡 為作詩余撮其略如此
惜不得其治驗方云
陳載庵 坤 居山陰之柯橋承其父梅峯先生 燦 之傳虛
心臨證屢救危殆猶復廣搜書籍研究忘倦咸豐丁巳
春訪余於武林相見恨晚各出所藏秘笈互鈔載庵之
長子幼時喉痛數日徧身發癩如剝皮狀病癢難堪醫

者不識載庵焦思無計忽憶唐笠山吳醫彙講中曾載名曰虜瘡須以蜜煎升麻拭摩若不即療必死乃即如法治之蜜隨塗隨消二晝夜用蜜數升遂愈其好學之獲效有如此

杭州趙芸閣泰勤求醫理洞燭病機其戚有為醫談治服利濕藥以致危殆者二人趙皆拯治獲痊其一患淋症小便澀痛異常服五苓八正等益劇趙詢知小便澀濁曰敗精留塞隧道非濕熱也用虎杖散入兩頭尖非根等與之小便得通而愈其一膝以下腫醫用五苓腫更甚趙以其腫處甚冷而面色晄白知是陽虛令服金

冷廬醫話

卷二 今人

五

匱腎氣丸而愈夫南方濕病居多此二症尤多挾濕者茲獨不宜於利濕藥可知治病不當執一非學識之精者焉能無誤哉

吾邑沈吟梅州判炳榮熱精醫理官直隸時曾治一婦年二十八因喪夫而得顛疾時發笑聲用六味地黃湯加犀角一錢服二劑即痊蓋笑主心心火心鬱則火愈熾而上升故以此藥交心腎使火熄而病自已也

古書

醫家著書每為虛託之辭以炫其功能如寶材扁鵲心書則以為上天所昇張景岳言游東藩之野

而遇異人至陳述公石室秘錄乃竟託之於岐天師雷公尤屬不經洪氏集驗方五卷宋洪景嚴遵所輯本草綱目採宋人方書甚多獨遺此書蓋失傳久矣嘉慶間吳縣黃堯圃丕烈得宋刻本乃重刊之其書始傳於世黃序中謂此書刊成求序於獨學老人謂石殿有札示撰繼玉余云昨所言交感丹疑用香附太偏重因查做處所藏方書乃是香附一箇配茯神四兩尊鈔是香附一箇竊意香附一箇無一筋重之理恐係鈔胥之誤能再查原本此固慎重起見然余即以此方降氣湯二條證之一用半筋一用五兩是遞減用之原方一筋非誤俟未之

冷廬醫話

卷二 古書

六

癖如是并附著之以質之深於醫理者一正其是非云余按用藥分兩有君臣佐使之不同即如此書中從蓉茸附丸免絲子六兩而沈香僅一分以視一筋四兩更為輕重懸殊且瑞竹堂經驗方亦載是方香附亦用一筋本草綱目收入香附條下分兩悉合然則黃說是也蘇沈內翰良方沈存中自序有云世之為方者稱其治效常喜過實千金肘后之類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夫千金肘后為古方書之佳者而猶若如此況其他乎即如此書中蘇合香丸至寶丹等素稱神效而統觀全書熱藥居多至若止吐輒紅丸之用信硫巴豆治驚辰

砂丸之用膩粉龍腦尤為峻厲豈可輕視又小柴胡湯為傷寒少陽症主方而此書以為赤白痢尤效且謂痢多因伏暑此藥極解暑毒凡傷暑之人審是暑喝不問是何狀連服數次即解是欲執此方以治一切暑喝症也不又為聖散子之貽禍於世乎是知方書非無可取之處而不能盡善在人精心審擇以定棄取耳

宋董汲旅舍備要方 四庫全書題要云汲因客途猝病醫藥難得集經效之方百有餘道內如蚰蜒入耳及中藥毒最為險急而所用之藥至為簡易其雜傷五方古書中不少概見今亦罕傳尤見奇特蓋古所謂專門

冷廬醫話

卷二

古書

七

禁方用之則神驗至求其理則和扁有所不能解即此類也今錄其方以備用

治蚰蜒入耳膽礬末一匙以醋少許滴灌之須臾蟲化為水 解中藥毒並蟲毒悶亂吐血煩燥甘草一兩白

礬五錢延胡索兩右為細末每服半錢水一盞煎至六

分去滓放冷細細呷之 雜傷治火傷被火燒處急向

火灸之雖大痛強忍之少間不痛不膿 治犬馬齧及

馬骨刺傷人及馬血入舊瘡中方取灰汁熱漬瘡常令

汁器有火數易其汁勿令爛入肉三數日漬之有腫者

以石令熱熨之日二次即止

治蛇咬不效者每飲酒後以刀為黃白礬等分研就刀頭上爆令鎔下便貼咬傷處自痊 治道塗大醉仆地或取涼地臥 為蛇人人窺方見時急以手捻定用刀刻破尾以椒或辛物置破尾上以綿繫之少刻自出此蛇有逆骨慎不可以刀拔之須切記 壁鏡咬人立死治之方檳榔不拘多少燒灰存性先以醋淋洗後以醋調貼之又一方甚平易可用並錄之治跋涉風二或道路誤為細塵眯目隱痛不能視物隨所眯目以手分開自以唾搽之即愈

冷廬醫話

卷二

古書

六

惜不知何人手筆摘錄數條於此惟痰最易忽略鄞醫周公望治謝時素三十年不愈之瀉用滾痰丸三服頓

除又治一夢遺幾死百補不愈以滾痰丸兩行之即愈

葛可久補髓丹黃蠟與雞同用此二味不宜並食錄

有明禁當刪去 一人嗜酒醉後服葛花即解一醫曰

此人不久矣疏利太過也果以風痺死 吞陵一症東

垣作寒證河間丹溪作熱論世人因有標本之說分屬

之吾輩固當兼參然治常得芩連症用薑桂者甚少豈

東垣之法可廢哉綠俗醫治病初多用溫散久久寒化

少澁而不通余用補中益氣湯吞六味丸四錢愈醫貫法也次日令再服病人以不慣丸藥且謂地黃泥隔遂止越二日病復作必欲另一方面因以清心蓮子飲與之一服效後視傷寒準繩知古有成法也 妊婦轉胞由胎壓膀胱大抵虛陷所致薛氏以補中益氣湯舉之較丹溪四物四君二陳煎服探吐為穩杭醫陳月坡治鄭謝宜子室人一劑而通蓋清氣之陷總因濁氣不降耳升之則降矣降之則升矣 催生如林木飲兔腦丸通明乳香等法俱不足存祇一味獨參湯妙甚余第四女難產一晝夜服參半觔而生高鼓峯每用參耆各一兩

冷廬醫話

卷二 古書

九

當歸五錢川芎三錢冬月加桂以溫之 四庫全書醫家類存目藥鏡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題要云明蔣儀撰儀字 雍興人正德甲戌進士其歷官未詳是編前後無序跋惟凡例謂醫鏡之鑄駢車海內今梓藥性仍以鏡名云云此書余於咸豐七年從武林書坊得刊本四卷乃與王宇泰醫鏡四卷有戲用藥鏡合刻者前有儀用之弟雲章彥文氏順治丁亥序及儀用康熙二年自序各卷首刊嘉善 蔣儀撰定 彥文之序謂儀用負宏濟蒼生之願出入場屋見別執事鬱鬱不得志以三無窮位一有功名可以遂宏濟之願者其業

醫若循訪名德深得 醫鏡一書鐫傳海內學人遂指南矣 必鏡藥歲在乙酉 為順治之二年民之死於兵死於疫者 側處北村惻然心傷益無意章句乃集古今藥性全書並請名家及金沙用藥秘旨手自刪訂編輯綴方給藥全活鄉黨貧人又與常子馨逸互相考論砥琢詞章協以聲韻成書四卷名曰藥鏡又云儀用近葺蓬編茨驅兒輩及僮僕督耕隴上暇時買藥歸來懸壺街市神古今醫說研窮探味云以自老據此則儀用應試而未嘗

冷廬醫話

卷二 古書

十

登第八 本朝業醫以終題要所云乃據採進本之辭耳及考嘉興府志撰述門祇有卜祖學藥鏡無儀用名當亦有誤特識於此為吾郡徵文獻者告焉 張介石謂醫貫以六味治傷寒其言如秋葉天士謂景岳以大溫中飲治溫邪時疫言滋陰可以發汗真醫中之賊蓋趙氏喜用六味張氏喜用參桂立言一偏遂滋流弊今二書盛行於世讀者必詳察其失而節取其長斯可矣 史載之方二卷即直齋書錄解題所云蜀人史堪指南

方也此書世少傳本余從新城羅鏡泉學博借得鈔本錄之洪景嚴集驗方曾記載之治婦人氣塊刺痛二方兼及其治驗蓋亦能醫之士也然其書中之方大半皆麻黃獨活附子官桂等藥其治疫毒痢之通神散用麻黃官桂甘草大芎白朮細辛獨活桔梗防風芍藥白芷牡丹皮牽牛第二方用訶子第三方用硫黃楊子建襲之改爲萬全獲命三方并襲其說如寒邪犯心水火相戰所以先發寒熱水火相犯血變於中所以赤痢云云孔以立痢疾論深詆之斥爲不經之說又謂不辨人體之強弱脈息之虛實擅用麻黃朮桂牽牛訶子

冷廬醫話

卷二 古書

三

硫黃實乃殺人之事其論良然

宋靈泉山初虞世古人錄驗養生必用方人間絕少咸豐初年杭州吳山陶氏寶書堂書坊偶得宋刊本於四明湖州丁寶書以錢六千購之去余友羅鏡泉亦喜搜奇書聞之大驚急從丁君強借鈔副本余因得錄一冊按郡齋讀書後志謂是十六卷直齋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謂是三卷通志藝文略亦云三卷又有續必用方一卷此冊分上下三卷 和聖五年宗室捐之重刊序文書中記傳方之人皆詳其出處行誼知亦有心人也卷一論爲醫一條云用藥之法先審有害

無害苟能無害是爲有利蓋湯丸一入不出人死豈可復生歷劫長夜永爲冤對無有免離仁者鑑此豈不勉旃語簡旨深可爲醫門藥石

張戴人治病專用汗吐下然則其時病者竟無虛症當補者乎醫術雖高不謂之偏不得也其醫業中往往不詳脈象此出自麻知幾輩之手不免多吐曾失實至如治勞嗽治虛勞治凍瘡皆以舟車丸瀋川散大下之治臨產病喘以涼膈散二兩四物湯二兩朴硝一兩前令冷服且謂孕婦有病用朴硝八月者當忌之九月十月內無礙其說皆未可信

冷廬醫話

卷二 古書

三

雷公扁鵲皆上古時人戰國時秦越人慕扁鵲學因扁鵲追後宋雷斅炮炙論亦稱雷公質材心書亦稱扁鵲炮炙論之稱雷公乃後世所傳訛心書之稱扁鵲則材直以之自稱從來著書家未有如此誇大者

秀水殷方叔 仲春 醫藏自錄一卷就其生平所見醫書自上古以及近世咸載焉分爲二十函函各數十種首曰無上函自內經神農本草難經諸書外兼及易經洪範繁露蓋本孫思邈大醫須兼識陰陽卜相之意同時平湖陳懿典爲作序有云方叔研討方藥治病稱神戶履常滿然蕭然環閱中不走五都不游大人而醫藏一

編網羅悉人間未覩之書議論闡古人未發之旨考諸
輿府志方叔有傳在隱逸門是殆精於醫而不以醫名
者方叔又能詩有安老堂集惜未得見

宋董氏璉衛濟寶書吳曉鈺得袁永之影宋定本二十

二篇完善無缺視 文勞同本多三之一後有續添方

乃元人所輯不知名氏方多佳者摘錄於此治毒蛇咬

先以麻繩紮傷處兩頭次用香白芷細末摻於瘡口以

多為妙仍以新汲水調下半兩許毒氣自消一方用熱酒調下諸

方皆用麥冬水蓋 繫瘤法兼去鼠姪痔出集驗方芫花

根洗淨帶濕不得犯鐵器於木石器中搗取汁用綫一

條浸半日或一宿以綫繫瘤經宿即落如未落再換綫

不過兩次自落後用龍骨並訶子末敷瘡口即合依上

法繫鼠姪痔屢用得效蘇沈良方亦有用蜘蛛者然費

力不如此徑捷如無根只用花泡濃水浸綫亦得趙氏

嘗用以繫腰間一痛不半日即落亦不痛二聖散治咽

喉風熱纏喉一切腫毒鴨嘴疔等症白蠟蠶絲兩去

其為細末每用少許以竹管吹入喉中亦效 來避膏

治驚風癩心癢狂亂積熱痰涎上衝破傷風搐牙關

不開無問遠年近日並皆治之用乾圓肥好無蛀皂角

去皮瓜子搥碎用清淨酸漿水一磅在杖皮內搗碎

二日冬浸七日搓揉去滓澄淨用磁器內以文武火熬
成膏藥相似攤以新夾紙上陰乾遇病人用時取手掌
大一片用溫漿水化於磁器內將病人扶坐用竹葦筒
裝藥水扶起病人頭吹入左右鼻孔內扶定良久涎出
為驗此藥治愈病人不計其數大德六年有行御史臺
徹里大夫舍人一十四歲因風熱痰涎潮搐牙關緊閉
不省人事二臺醫治療無門有臺掾李受卿收此妙藥
依法吹入左右鼻孔內須臾痰涎出及一碗餘立甦

今書

魏玉橫先生之瑋續名醫類案余既借錄 閣本全部

冷廬醫話 卷二 古書 今書 言

後又假得魏氏家藏鈔本校勘一過視 閣本多所更

正前有杭太史世駿 余太史集序文并目錄後有魏 鈞

跋海甯王孟英士雄 潛齋醫話謂卷首無序無目殆祇

據 閣本言耳今錄跋語於此云續名醫類案六十卷

乃先君校葉汪氏名醫類案而成較篁南所輯為尤備

是書之優劣提要序文論之詳矣余小子不敢贊一辭

書中兼援江氏例臨證諸案附見焉乾隆甲午歲恭逢

朝廷開四庫全書館父友朱先生明齋攜此冊入都亟

錄副詳校以進幸蒙

採錄此千載一時之

恩遇得以請傳不朽原本仍發還本家
館上指駁數條謹更正焉經進後鮑氏知不足齋擬刊
去果原本為先人手澤貽留未敢出以示人茲慎選精
毫精鈔全部詳校裝潢以冀 當代大人君子布金刊
板廣播藝林誠於身心有裨 又何敢為獨得之秘耶
時嘉慶丁丑冬日臨江草堂後人魏鉞盥手拜跋
張景岳偏主溫補尊而信之者不少近日攻擊之者亦
復有人如葉天士劉玉橫章虛谷陳脩園其最著也葉
天士發揮一書尤為深切詳盡究之景岳之重扶陽時
勢適然亦以救弊學者循覽其書必當與發揮參觀斯

冷廬醫話

卷二 今書

五

不為其所誤惟發揮為家藏之板久不印行余歷年搜
訪至丁巳歲始於吳門購得一部惜力綿未能重刊廣
傳也

如皋顧小瀾學博

金壽

少擅才藻壯歲貢入成均屢困

秋試年四十南歸秉鐸遂絕意功名專精醫理每遇宿
學名師不惜虛懷就正求其精微治一證必刻意精思
寢食俱廢方定卒起沈疴晚歲棄官家於吳門求治病
者踵相接門弟子彙錄方案因選擇百條付梓道光乙酉秋
名曰吳門治驗錄其治病每用人所不恆用之藥而奏
捷效婦女解鬱調經則以合歡皮煎湯代水婦女反胃

痰飲則用東壁土臍白螺殼入黑鹽瀉連土陰乾研
末入藥蓋黑鹽瀉入腎陰中至陰善通水通取其引火
下行最為神速但氣味過臊胃虛者格格不入白螺殼
能於水土中潛行成道且可化陽明鬱痰通厥陰鬱火
又得東壁土拌而陰乾既無氣味更得殊功又治痰迷
心竅忽於數日所讀之書皆不記憶用茯神五錢遠志
肉錢半製半夏錢半陳皮一錢九節菖蒲五分陳膽星
五分珍珠母三錢生甘草五分以惜字煨灰一更煎湯
代水煎服獲效去膽星加生益智仁一錢醋煨靈磁石
三錢服全愈蓋養營開竅化痰特以字紙灰作引復

冷廬醫話

卷二 今書

美

加益智啟聰明磁石交心腎醫以意會亦由善思而後
得之也

吳縣薛瘦吟

福

能詩精醫理流寓秀水之王江涇著有

瘦吟醫贊附錄詩十數首其自書吟稿後云離家十載感
華顛一檢奚囊一黯然未必書坊有陳起江湖詩好定
誰憐語殊清婉吳江李顯若王猷聞湖詩續鈔謂瘦吟
治疾疏方雄談驚座惟執於用古持論雖透澈而服其
藥者往往不效以故門可羅雀釜或生塵年七十餘窮
困以終然觀醫贊所言非盡不合時言如云今之
疾皆溫熱病也若太陽之麻桂青

又云香溫病大驗舌之燥潤以渴不渴為要訣又云香
其治在脾宜蒼桂朮薑或消暑丸之屬又云吾吳前輩
吳正功只教人看醫方集解徐炳南晚年案頭只兩本
廣筆記青蒲吳元常以臨證指南為枕中秘用里牛手
亭於已任編亦然可見心得處不在多也然無心得者
亦斷不能約也此皆可為醫學津梁而其治病乃如此
冷廬醫話 卷二 今書 三

俗所謂行醫須運氣者殆非誣歟

醫贅所列單方有絕勝者錄之以廣其傳鮮鮮合歡皮
兩許煎服治雜盲頗效

吐呵瓦松炙存性等分研細和入製過蘆甘石內敷爛

弦風眼極有神功

鳳尾草根背有金星又名金星草洗去泥打爛同雞子清研和如

膏入麝香少許後敷臍上一日一換小便即長退水腫

甚速不動臟腑信良方也

疥瘡每日煎鮮首烏一兩川草薺五錢服一二十劑重
者二三十劑無不效

小兒小水不通脹急欲死團圍蓮房一隻煎服即通鮮
者尤妙

金蟾化管丸水銀三錢雄黃一兩大蟾一隻銀硝一兩

明礬一兩先以水銀雄黃用火酒二觔漸煮漸添酒盡

為度其末用紙包好取大蟾去腸留肝肺以藥納入縫

好另銀硝明礬研末入陽城罐加水半茶鐘加火上熬

乾於底放地上入蟾於內升文火二枝中火一枝武火

一枝候開看刮下靈藥用蟾酥汁為衣如芥子大凡管

用一丸放管口外蓋膏藥自入至底雖灣曲處能到嫩

管自化老管自退七日見效如不全退再用一丸無不

冷廬醫話 卷二 今書 三

除根

老馬蘭頭飽喫可治內癰

鼓證濕邪入絡居多消滯利水徒傷氣分焉能奏績方

用新絳錢半 璣瑯蟲二錢 延胡索錢半 絲瓜絡一枚 淡

木瓜錢半 川通草一錢 路路通十枚 生米仁八錢 陳香

椽皮半隻 乾佛手三片 川鬱金一錢 遠志八分 即此數

味出入加減自能奏捷至消滯莫如紅麴雞內金達下

莫如車前子降氣莫如蘇子川貝又瘦吟自載醫案云

當治一微積虛痰喘用金水六君加熟附細辛五味

黃卡仁漿...

十餘年之病如矢後治數人並效如神

程氏鍾齡醫學心悟篇論難隘其方頗有佳者余戚李

氏婦患噎症絕粒諸藥不效醫告技窮奄奄待斃余檢

此書啟膈散令煎湯服之北沙參三錢丹參三錢川貝

廣鬱金五分荷蒂二錢枳頭棗五分四劑而能納食去鬱金加襲皮一錢

服四劑復加味調理全愈

南海何西池夢瑤醫編余徧求之蘇杭書坊不可得丁

巳冬日從嚴兼三借錄一部西池少負才名學士惠公

稱為南海名珠生平篤嗜醫學成進士為宰官不得志

乃歸山行醫所著醫編七卷刊於乾隆十六年自序有

冷廬醫話

卷二 今書

完

云或曰方今景岳全書盛行桂附之烈等於岷岡子作

焦頭爛額客數矣人咸謂子非醫病實醫書是書出其

時醫之藥石歐編當作砭余笑而不敢言凡例有云河

間言暑火乃與仲景論風寒對講丹溪言陰虛乃與東

垣論陽虛對講皆以補前人所未備非偏執也後人動

議劉朱偏用寒涼矯以溫補立論過當遂開酷烈之門

今日桂附之毒等於刀鋸夢瑤目覩其弊不得不救正

其失初非偏執書中時出創解頗有裨於醫學

錢塘趙恕軒學敏串雅內外編皆走方術謂走方之藥

上行者曰頂多主吐下行者曰串多主瀉頂串而外則

曰截截絕也如絕害然此即古汗吐下三法也又謂走

方有三字訣一曰賤藥物不取貴也二曰驗下咽即能

去病也三曰傾山林僻邑倉卒即有能守三字之訣便

是能品其自序謂幼嗜岐黃家言性尤好奇聞走醫中

有項串諸術操技神而奏效捷以此獲食其徒侶多動

色相戒秘不輕授又多一知半解罕有貫通者以故欲

宏質而無由宗子拍雲挾是術且老矣戊寅航海歸質

其道皆有與理顧其方旁涉元禁瑣及游戲未免誇新

鬪異為國醫所不道因取其所授重加芟訂存其可濟

於世合余平昔所錄奇方集成一編名曰串雅不欲泯

冷廬醫話

卷二 今書

三

其實也并矯奇而歸於雅使後之習是術者不致為庸

俗所詆忌云云然觀其所載多與陽之方大半熱藥如

天雄附子草烏肉桂硫黃阿芙蓉淫羊霍鹿茸蠶蛾等

味用之必致為害且導人以縱慾亦非大雅所當言也

此書無一不好事者若以付梓當更為芟訂庶幾盡善

博氏女曰書道光丁亥張丹崖鳳翔序刊近復刊入潘

氏海山仙館叢書王孟英謂文理極簡而義甚多誤信

刊行以序書至今此書遺留者甚多其性情蕩

無獨有之屢九可怪也 必有欲 其性情蕩

假託 天師更列紅字 散成此書者

當是陳遠公之流而其學更不如遠公乃女科書之
下者

湯醫大金搜羅浩富而不及處病見今人門陳成

採入本公峰說疫紀載一備而不及肉行錢國賓治

案可見華之難而習醫者當博覽羣書不得拘守一

家之言謂已盡能事也

無錫沈芊綠金登要藥分劑十卷準徐之才十劑分類

凡四百餘品皆尋常日用必需之藥故曰要藥其宣劑

五靈脂註云寒號蟲四足有肉翅能飛但不甚遠此雖

名蟲既能飛則屬鳥類矣從前本草書多列蟲部恐非

冷廬醫話 卷二 今書 三

是今故次於禽鳥之例余按五靈脂自蟲部入禽部始

於本草綱目豈沈未之見耶

會稽章虛谷補醫門棒喝謂春溫症以黃芩湯為主方

必加柴胡葛根為使以邪伏少陰乘少陽上升之氣而

發鬱勃既多驟難宣達其火內瀆或作暴瀉外灼則肢

體疼痛上炎則頭痛喉痛故加柴胡達少陽之氣再加

葛根入陽明而止渴解肌則汗泄而熱去或見其熱盛

過投寒涼遏其欲出之勢熱反甚而難退矣竊思春溫

由於冬不藏精熱邪既熾真陰必傷何得更以柴葛升

提其陽重耗津液即欲宣達加薄荷牛蒡子香豉等足

矣間有需柴葛者亦屬偶然不可云此症必加柴葛也

景岳全書發揮世皆知為葉天士之書按武進曹時庵

禾醫學讀書謂此書為梁溪姚球所撰坊賈因書不售

刺補桂名遂致吳中紙貴又謂陶氏全生集山陰劉大

化所撰本草經解要醫效秘傳本事方釋義皆偽託葉

氏余觀數書中景岳全書發揮為最勝惟盡情斥詈之

處有傷雅道知其非天士手筆也

昌邑黃坤載元御少耽典籍三十歲左目紅渣為醫誤

治過服涼藥失明遂發憤習醫窮究義蘊著書甚富然

渺視千古毀謗前人其作素靈微蘊謂仲景而後惟思

冷廬醫話 卷二 今書 三

選頁人不失古聖之源其餘著作如林無一綫微通者

驚悸之症在傷寒皆得之汗多陽亡惟少陽相火鬱發

或以汗下傷陰甲木枯槁內賊戍土乃有小建中炙甘

草證重用芍藥生地以清相火至於內傷虛勞驚悸不

寐俱緣水寒土濕神魂不藏無相火上旺而直清潤者

即偶有之而脾腎終是濕寒嚴用和質味而造歸脾之

方以補心血薛立齋又有丹 梔子加味之法張景岳

趙養葵高鼓峰呂用晦更增地黃芍藥之輩復有

下士作天王補心丹肆用一派陰涼羣兒醉夢不醒成

此千秋激運可恨極矣夜熱之症因陰旺濕土

降春相失祖一火升泄錢仲陽乃作六味湯丸以治陰
虧薛氏推廣其法以治男女勞傷各種雜病張氏趙氏
高氏呂氏祖述而發揚之遂成海內惡風致令生靈天
札死於地黃者最多其何忍乎下至二地二冬龜板黃
柏諸法不可縷悉究其源流泄火之論發於河間補陰
之說倡於丹溪二悍作俑羣凶助虐莫此為甚足之三
陽自頭走足凡胸膈壅滯上熱燔蒸皆足陽明少陽之
不降也李東垣乃作補中益氣之方以升麻柴胡升膽
胃之陽謬矣而當歸黃耆亦復支離無當風寒之症仲
景之法備矣陶節庵作九味羌活之法雜亂無律而俗

冷廬醫話

卷二 今書

三

子遵行天下同符云云黃著作繁富時扶精與惟所定
諸方偏於扶陽遺精症謂土濕陽衰生氣不達乃用桂
枝附子鹽胎症謂命門陽敗腎水漸寒侮土滅火不生
肝木木氣鬱陷而賊脾土乃用乾薑桂枝充其類將生
人絕無陰虛火旺之症是徒知責人而不知責己矣
餘杭稽留山石雲院微塵上人以其家傳經驗奇方濟
世活人年老懼失傳悉付之梓名曰石雲選秘凡二卷
書中有接骨神方用鬧楊花子燒酒浸一夜煮酒每服
二分亦可蒸透晒乾為末入虎骨五分早上服午間骨
響接上神效余以庠說天台葉氏售跌打損傷藥致富

甚秘其方後為傭工人竊得以傳乃用鬧楊花子置甕
邊得煙氣薰蒸二三年後研為末收藏勿洩氣每服二
三分酒下治損傷立效但力猛不可多服石雲方正與
此同

歸安汪氏涵暉筆花醫鏡謂陳鍾齡女科一卷悉從諸
大家論說中斟酌盡善而出之字字毫髮無憾並無近
時臨證指南等纖巧習氣故依治每收實功不知臨證
指南雖成於葉氏之門人採錄尤繁誠為可議然其審
證立方實多可法可傳即如女科之症必主奇經洵能
獨出手眼遵而用之鮮不獲效程氏書豈能見及此耶

冷廬醫話

卷二 今書

三

是故讀程氏書可與立不若讀葉氏書可與權也
秀水錢彥臞處士經綸居王江涇康熙間人也醫術精
覈有人仲冬病寒諸醫雜治不效獨處士言伏暑投青
蒿一味而愈治病受值必視其貧富貧者常謝不受富
人以厚幣遠來則又卻之且謝曰若幣重不難致他醫
何必我我鄰里孤窮疾病者若而人待我診治安能舍
之他適哉或道逢他方人問錢先生安在轍應曰死久
矣用是名不出鄉里而公良亦如故故鄉人相信為土
地神應百餘年未嘗有誤不絕程
子之有德於鄉間者法須知三卷咸

其同里計二田上舍光所為鏡板以傳貽余讀之蓋晉
 萃諸家之說而出之以精確非積學有得者不能也其
 問法要略一篇語約而意詳勝於張景岳之十問備識
 於此入國問俗入家問詳上堂問禮臨病問便慎之至
 也問男女老幼貴賤得病何日受病何從飲食便利情
 懷勞逸今昔何如曾服何藥日夜起居寤寐有無痰嗽
 嘔噎脹悶汗渴煩悸頭目耳鼻口咽喉胸脇腰背腹痛
 手掌冷熱喜惡寒熱膝痠足腫曾患何疾瘡瘍中毒瘡
 血病久或汗下過傷所嗜何味何物或縱酒或長齋或
 房室或泄滑問婦女月水有孕果動否身婦室女氣血

冷廬醫話 卷二 今書 三

凝滯兩尺多滑非胎也心腹痛當問新久懶言惟點頭
 中氣虛也昏憤不知人或暴厥或久病婦人僵厥多中
 氣宜辨之小便黃赤為濕熱清之溲之小便色白無熱
 也不可治熱利則氣順澁則痰滯重墜牽掣為虛煩拘
 急為實喜熱惡利為虛喜利惡熱為實
 嘉善名醫前東扶先生震古今醫案按十卷乾隆四十
 三年自序刊行其書選擇簡嚴論說精透可為醫林圭
 臬坊間流傳甚少道光時重修嘉興府志方技門不
 為先生立傳述志亦不載此書缺典也其書甚推尊
 葉氏所錄治案多臨證指南未載卷三病門有曰瘧

善一娠常便血時發時止外夏便血由裏
 後重時或不禁脈軟不數用五苓建中轉其因向涼
 血藥仍以四物加槐榆查麩亦無效葉天士先生以生
 蒼朮生厚朴炒陳皮炙甘草雞內金砂仁殼丁香柄丸
 服全愈又有一童子久痢葉亦用此方全愈人不解其
 故震讀徐春圃醫統因見此方名醉鄉玉屑治小兒食
 瓜果致痢久不愈乃服先生之典博也云云余嘗以此
 方加車前子澤瀉治食傷水瀉亦多獲效
 吳恕傷寒指掌十卷見股方叔醫藏目錄皇甫中傷寒
 指掌十四卷見 四庫全書醫家類存目二書皆少傳

冷廬醫話 卷二 今書 三

本嘉慶初荅南吳坤安貞又著傷寒指掌四卷以南方近
 日之傷寒大半屬於濕熱治法與傷寒不侔傷寒入足
 經而溫邪兼入手經傷寒宜表而溫邪忌汗傷寒藥宜
 辛溫而溫邪藥宜辛涼苟不辨明必有誤治故其書既
 述六經本病而特參以濕熱立論兼及類傷寒之症先
 古法後新法條分縷晰既精且詳余從烏程邵謫人茂
 才補借錄一部為謫人之尊人仙根先生所評擇關發
 曲暢令閱者心開目明仙根先生治病二十餘年屢拯
 危篤蓋得力於此書為多
 本朝醫學極盛醫書亦大備傷寒之書喻嘉言尚論柯

韻伯來蘇王晉三古方俱獨出手眼直扶心源傷寒六

經兼諸症柯氏發其端溫熱等病究三焦葉氏宣其旨

若南吳坤安薈萃羣言勒為成書傷寒而傷寒之學無

餘蘊矣雜病之書首稱葉天士溫病而張石頑溫病秦皇

士溫病次之他若吳鞠通之溫溫病條辨戴麟郊溫病論劉松

峯溫病余師愚疫症得之疫吳師朗不居之虛勞蕭慎齋

女科沈堯峯女科要之外科程鳳雛之幼科慈幼葉大椿

之痘科痘學顧澄江之外科傷寒皆笑過前賢本草之

書劉若全本草盧子孫本草倪純宇本草張隱庵本草

崇張潞玉本草鄒潤庵本草趙恕軒本草固不領異

冷廬醫話 卷二 今書 三

標新足資玩索醫家之書魏王橫之博大續名醫俞東

扶之精深古今醫顧曉園之靈巧吳門治並堪垂範來

世辨正之書徐靈胎之醫貫以立之醫門普度劉

松峯之濕疫論類編姚頤真之景岳全書發揮坊買

姚士其均可覺迷振憤單方之書毛達可之濟世養

生集便易經驗集亦為醫門珍笈其餘著述如林尙難

悉數有志於學者讀而又潛研諸家乘駁取純

融會而貫通之何患道之不切不行

高麗康命吉濟眾新編成無己創解增管見一條論服人

冷廬醫話 卷二

至數兩而死或至數劑而死死亦不悔醫者病者終不

覺悟蓋病在陰分用熱藥熬盡其津液然後命盡故也

如此死者頻頻見之

西國醫士合信氏西醫略論略內症而詳外症其割肉

鋸骨等法皆中國醫人所不敢用者內治之法亦與中

國異如治瘧用信石酒霍亂用雅片膏樟腦滾酒和服

使中國醫人用之悖矣其診脈至數驗以時表取其旋

運有準謂華人用息呼吸恐有遲速長短不如時表

之準也

冷廬醫話 卷二 今書 三

吳門顧松園靖遠少日有聲醫序後因父患熱病為庸

醫投參附所殺于是發憤習醫寒暑靡間者閱三十年

求治者踵相接曾供直

御醫院以親老歸著醫鏡十六卷徐侍郎秉義為之序

稱其簡而明約而該切於時用而必效非虛語也嘗治

汪繼功患時感症見症屬陽明因立白虎方每劑用石

膏三兩二服熱症頓減郡中著名老醫請徧身冷汗肢

冷發呢非參附勿克回陽諸醫和之羣譁白虎再投必

斃顧引仲景熱深厥亦深之文及嘉言陽症忽變陰厥

冷廬醫話 卷二

冷廬醫話 卷二

萬中無一之說諄諄力辨諸醫固執不從投參附回陽
 欬汗之劑汗益多而體益冷反詆白虎之害微陽脫在
 且暮勢甚危舉家驚惶復來求診願仍用白虎用石膏
 三兩大劑二服汗止身溫後仍用前湯加減數服全愈
 遂著辨治論以為溫熱病中宜用白虎湯此說與余思
愚疫症一得
 相合學者並不傷人以解世俗之惑顧有秘方載在醫
 鏡一為治隔再造丹川黃連二兩去毛細切用水九碗
煎至六碗又加六碗煎至
三碗下赤金一錠重二兩
紋銀一錠重二兩浸湯內
大田螺五十枚沖放盤中
刻化為水萊菔子煎汁 韭菜汁 側柏葉汁 梨汁
 用絹濾收 竹瀝 童便各小碗人乳 羊乳 牛乳各一大碗將黃連

冷廬醫話

卷二 今書

完

水同金銀田螺汁煎至碗半次下萊菔汁煎至碗半次
 下韭汁次下側柏葉汁次下梨汁次下竹瀝次下童便
 俱以前煎至半碗為候將金銀取起下人乳煎次下羊乳
 次下牛乳俱以煎至一碗為候成膏入磁罐內封口埋
 土內一夜每用一茶匙白滾湯下極重者三服全愈如
 湯水不能進者將膏挑置舌上隨津嚥服自能飲食然
 愈後須食糜粥一月方可用飯此方清火消痰去瘀滋
 陰養血潤燥得之何氏按京江何培元濟
生方中有此方家傳謂能挽
 回垂危之症故以再造名之一為治痧硫礬丸明礬硫
 黃礬丸二藥一為治痧一為治痧豆腐漿在砂罐內煮一晝

夜出 道仍入爐燉火蒸至乾燥時入磁瓶埋
 地三三三日夜取出礬硫化痰紫色最下一層有渣
 泥不用再將茯苓山藥各三兩同蒸晒露一宿酒炒當
 歸白蒺藜各四兩烏藥半夏炒各三兩杏仁焙一兩半
 陳皮去白炒小茴香各一兩以上各藥共研細末粟泥
 為丸清晨鹽湯下錢一臨臥白湯下錢一此方為斷除痧根
 之神劑有人病痧十年或十日或一季半年時一舉發
 痛不可忍叫喊驚人甚即量去或用探吐或用醋炭薰
 搐略得解醒不能斷除後用此丸數服而病霍然如失
 此症深入骨髓百無一救幸得此方竟可起死回生且

冷廬醫話

卷二 今書

早

余屢經試驗其效若神真千金不易之聖藥故亟為表
 示以公諸世願又有治虛勞方用生地熟地天冬麥冬
 龜板桂圓玉竹茯苓人乳山藥吳醫集講乃屬之汪繼
 功方中增入牛膝一味豈願著醫鏡一書為汪氏所竊
 取耶附誌於此俟後之君子詳考焉醫鏡一書世無刊
本其中自製方佳
 者甚多己未歲從直隸李參軍晉恆假
 錄全部庚申杭州遇亂失去深可惋惜
 咸豐戊午冬月吳曉鈺應京兆試歸寄我齊氏醫案六
 卷乃四川敘州齊有堂秉慧所著自序作于嘉慶十一
 年內有效方數則錄之救勞殺蟲丹鱉甲一斤酒醋
浸透茯苓
 苓五熟地山藥沙參地骨皮各一山萸肉兩白芥子白

薇各五人參二錢鱧魚二兩更妙先將鱧魚爛和煎

藥為細末梗米飯碾成丸梧子大每夜五更時洗臉北

面向天念北斗呪北斗呪云療神醫神害我生人吾七

遍即以開水送丸五錢服畢南面吸生氣入腹中燒降

香置牀下午時又依前法吞服會以此法治曹三思服

至半料蟲盡化水由小便下狀若稀糊半載而康連生

五子按仁齋直指勞瘵方有北斗呪其辭相同其藥神

應散治時氣纏喉水藥不下牙關緊閉不省人事等症

余以此方活人甚多修合之佩以濟人德莫大焉用明

雄黃水飛枯礬煨研藜蘆生牙皂家等分為末磁瓶收貯每

冷廬醫話 卷二 今書 望

用豆大一粒吹入鼻內取嚏吐痰神效神仙通隘散治

咽喉腫痛生瘡聲啞危急之甚并治虛勞聲嘶咽痛用

硼砂兒茶青黛寒水石銘一蒲黃牙硝枯礬川連黃柏

各六分冰片潮腦各二分共研極細末磁瓶收貯每用吹鼻

立效齊嘗出遊輿夫發痧昏暈欲絕倉卒無藥一老翁

告曰可即透取烟管中油如豆大放舌下捧水飲之如

法治之少頃輿夫起曰真靈丹也我病去如失矣乃擡

齊回家老翁之言此法不特治痧尤能治毒蛇咬傷以

烟管燒熱油即透取磁瓶立效後試用果驗

人

此乃經時不謹所致用白芍二兩香薷一兩猪外腎一

對煎湯滑石白礬各五分共為末以豆腐衣包之前湯

送下下黑血甚多一劑而愈亦奇方也

龔首驤夫人病頭風已數年矣每發時痛欲死骨節間

格格有聲已壞一目而痛不止延余診之定一方用酥

炙龜板二錢麻黃葉本各一錢甘草五分後更為定一

方用何首烏苡仁牛膝令服二劑而愈

明末高郵袁體庵神醫也有舉子舉於鄉喜極發狂笑

不止求體庵診之驚曰疾不可為矣不以旬數矣宜急

歸遲恐不及矣道過鎮江必更求何氏診之遂以一書

寄何其人至鎮江而疾已愈以書致何何以書示之曰

某公喜極而狂喜則心竅開張不可復合非藥石之所

能治故以危言懼之以死令其憂愁抑鬱則心竅閉至

鎮江當已愈矣其人乃北向再拜而去

太平崔默庵醫多神驗有一少年新娶未幾出痘徧身

皆腫頭面如斗諸醫束手延默庵診之默庵診症苟不

得其情必相對數日沈思反覆診視必得其因而後已

診此少年時六脈平和惟稍虛耳驟不得其故時因肩

冷廬醫話 卷二 今書 望

三三三

三三三

輿道遠腹餓即在病者榻前進食見病者以手摩目觀其飲啖蓋目眶盡腫不可開合也問思食否曰甚思之奈為醫者戒余勿食何崔曰此症何礙于食遂命之食飲啖甚健愈不解久之視其室中牀榻桌椅漆器蕪人忽大悟曰余得之矣亟命別遷一室以甥婢數人搗搨敷其身不一二日腫消痘現則極順之症也蓋其人為漆所咬他醫皆不識云

新安程雲來 博究羣書所著醫暇卮言乃深於格致之學者余尤愛其論夜臥一則有裨於養生錄之夜臥能使氣降晝臥能使氣升人至暮勞極眼白昏而帶赤

冷廬醫話 卷二 今書

壘

靜臥一宵詰朝對鏡清澈如故此氣降之驗也晝倦當靜坐片時或散步玩物睡愁自解若因而沈寢則初覺之時目白必赤此因臥而氣反升之驗也蓋晝當與陽俱開乃逆其候而閉之譬如夜當與陰俱閉乃故狂呼豪飲皆傷壽源古人云夙興夜寐出入息天之命人之紀也愚一生勸人夙興不勸人夜坐

吳門朱東樵 有本草詩箋錢塘陸典三 亦本本草詩而陸為博徵引亦較廣博藥各繫以七律凡五百三十四首錄其第一首人參詩云五葉三椹別樣新黃

成地產珍劑

胃助 須教真按人參功用固大誤服之害亦非細末句命意深矣

袁隨園所為徐靈胎先生傳載治疰耕石疾悶之不甚了了近觀涸溪醫案乃始釋然醫案云蘆墟疰耕石暑熱壞症脈微欲絕遺尿謔語尋衣摸牀此陽越症將大汗出而脫即以參附加童便飲之少甦而未識人也余以事往邵戒其家曰如醒而能言則來載我越三日來請亟往果生矣醫者謂前藥已效仍用前方煎成未飲余至日陽已回火復熾陰欲竭矣附子入咽即危命以

冷廬醫話 卷二 今書

醫

西瓜啖之病者大喜連日啖數枚更飲以清暑養胃而愈後來謝述昏迷所見一黑人立其前欲啖之即寒令入骨一小兒以扇驅之曰汝不怕霹靂耶黑神曰熬爾三霹靂奈我何小兒曰再加十箇西瓜何如黑神惶恐而退余曰附子古名霹靂散果服三劑非西瓜則伏暑不消其言皆有證據亦奇事也

冷廬醫話卷三

桐鄉 陸以活 定圃氏著

形體

鼻之下口之上為水溝穴名為人中其說有二一謂自此而上目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及二便皆單竅上三畫陰下三畫陽合成泰卦也一則謂天氣通於鼻地氣通於口天食人以五氣導受之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穴居其中故名之曰人中見程雲來醫暇后言膀胱或謂有上口無下口或謂有下口無上口張景岳李士材亦主此說人皆信之而不知其非也若無上下

冷廬醫話

卷三 形體

一

口何以有交腸之病乎吳縣沈實夫果之獨謂上下皆有口而上口常閉水之入於膀胱仍是三焦化入而非從上口以入若腑氣大虛則力乏而竅不能閉或邪熱傷腑則主開泄而竅亦不能閉甚至有交腸之病糞從小腸下口入膀胱上口並隨小便而出譬如人身之外竅膈孔與兩耳兩乳亦常閉而不開有故則或出膿血或通乳汁膀胱之上口亦可以類推矣此論最為近似余按唐與正治吳巡按病不得洩臥則微通立則不能涓滴詢知常服黑錫丹因悟結砂時鉛不死硫黃飛去鉛沙入膀胱臥則偏重頭可立則正塞水道以故不

取液丹三百粒分為十服煎雀麥湯下之膀胱得硫黃積鉛成灰從水道下猶累累如細砂病遂愈觀此益可證膀胱之有上下口也

中風

中風最宜辨閉脫二症閉症口噤目張兩手握固痰氣壅塞語言蹇澀宜用開竅通絡清火豁痰之劑如稀涎散至寶丹之類脫症口張目合手撒遺尿身僵神昏宜用大補之劑如參附湯地黃飲子之類然閉症亦有目合遺尿身僵神昏者惟當察其口噤手拳面赤氣粗脈大以為別脫症亦有痰鳴不語者惟當辨其脈虛大以

冷廬醫話

卷三 中風

二

為別至於閉症氣塞亦有六脈俱絕者不得以其無脈而遂謂是脫症也

傷寒

徐靈胎傷寒類方白頭翁湯注云凡下重者皆屬於熱按金匱要略云小腸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是則下重不專屬於熱矣特熱症較多當察脈症治之不可執一陽明主闔故其病為胃家實太陰主開故其病為自利胃家實者是胃液燥竭也故必渴藥用梔鼓白虎人參竹葉石膏承氣等以存津為主自利者是脾臟寒濕也故不渴藥用理中四逆等溫中為主

傷寒論桃花湯症或以為寒或以為熱或以為寒熱不調或以為先熱後寒持論不一獨沈棟懷醫學三書論至為詳確備錄之陽病下利使膿血協熱也陰病下利使膿血下焦不約而裏熱也與桃花湯固下散寒成氏此注深合仲景之旨蓋少陰傳經熱病病於少陰之經實結於胃少陰直中之寒症病在本臟下焦虛寒失閉藏之職故用溫補以散裏寒而固腸胃準繩反以成氏釋裏寒為非豈不思熱而用固腸收瀉之劑則熱何由去耶吳緩謂此症三陽傳來純是熱病赤石脂性寒假乾薑以從治之彼蓋見血為熱不知有形之血必賴無

冷虛醫話

卷三 傷寒

三

形之氣以固之下焦虛寒不能固血非溫補不能助陽以攝陰何必陽病熱而始使膿血哉赤石脂性溫丹溪東垣皆云然吳緩何據而謂其寒喻昌頗知仲景救陽之意而於此條亦以為熱症乃云滑脫即不可用寒藥何以仲景於自下利者多用黃芩黃連耶白頭翁又何為耶其注支離矛盾學者當細詳之以按按下利熱多寒少其辨少陰寒利之法汪苓友傷寒辨症廣注言之最悉附錄於此少陰寒利使膿血色必黯而不鮮乃腎受寒濕之邪水穀之津液為其凝並如蟻於腸胃之中而為膿血非若火性急速而色鮮明蓋水伏已久其色黯黑其氣必臭其脈必微細但神氣靜而腹喜就溫欲得手按之而腹痛乃止

陰證

症陰陽疑似最難辨別即如厥有陰陽二症李士材謂陰厥脈沈弱指甲青而冷陽厥脈沈滑指甲紅而溫以此為辨蒲城王竹坪先生夢和傷寒撮要採之以為此說最精留心體驗之百不一失然觀續名醫類案疫門載施幼升六月患時疫口燥舌乾苦刺如鋒咽喉腫痛心腹脹滿按之痛甚渴思冰水小便赤澀得涓滴則痛甚此當急下之症也惟通身肌表如冰指甲青黑六脈如絲尋之則有按之則無醫者引陶氏全生集以為陽症但手足厥逆若冷過肘膝便是陰症況通身微冷乎又陶氏謂陰陽二症全在脈之有力無力中分今已

冷虛醫話

卷三 陰證陽證

四

脈微欲絕按之如無比無力更甚遂進附子湯煩燥之極不逾時竟殞此知陰症似陽又未可以脈沈弱指甲青冷為憑余按成無已曰凡厥若始得之手足便厥而不溫者是陰經受邪陽氣不足可用四逆湯若手足自熱而至溫從四逆而至厥者傳經之邪也四逆散主之此說辨別至為精審又凡六氣之感異於傷寒之傳經者惟舌較為可憑陰症亦有黑胎焦黃胎然其胎必浮胖或滑潤而不枯此等處非細心體察鮮不致誤海上王協中敬義度癘潮源載吳門汪姓患疫症適當盛暑體厥四肢冷極脈虛醫用參附并四逆等藥遂至危殆及延余診見其咬碎唇舌周身赤斑成片危殆而口中謔妄不成語向脈參伍極亂已無下手處矣以此合裴

案現之知陽症陰脈誤投
溫熱必至殺人可不懼哉

右所述通身肌表如冷指甲青黑六脈如絲進附子湯而殞此陽症似陰誤作陰症治而死也亦有陰症似陽誤作陽症治而死者黃退庵症治指要云一婦小產後身作大熱舌黃脈大口乾大便多日不解醫者不辨其假而用白虎湯一服便通熱緩病家大悅余診之謂此乃格陽於上其方不可再服必當溫補問既係虛症何昨日服藥大便通熱勢解耶余曰此大便之結如寒月水澤腹堅其通者幾微元陽為寒涼所逼而出其熱勢減者亦因寒涼灌濯暫為退舍脈象浮大輒如絲絮急

冷廬醫話

卷三

陰證陽證

五

服八珍湯倘恐無及其家不信醫來復診見有應效仍用前方加麥冬五味子服後兩目直視循衣摸牀一晝夜而終悔無及矣余按凡寒在內而格陽於外寒在下而格陽於上此為無根之火症見煩躁欲裸形或欲坐臥泥水中舌苔淡黃口燥齒浮面赤如微酣是為陽或兩顴淡紅游移不定與實熱症之盡面通紅者異天言語無力納少胸悶渴欲飲水或咽喉痛而索水至則復不能飲肌表雖大熱而重按則不熱或反覺冷或身熱反欲得衣且兩足必冷小便清白下利清穀亦有大便脈沈細或浮數按之欲散亦有浮大滿指而按之則必無

力是宜溫熱之劑如八味丸等藥須涼服從其類以求之也

暑

陸麗京醫林新論謂人之游於暑月而清明在躬者恃有元氣以勝之世俗夏月輒服香薷飲不知香薷性味辛溫走散真氣厚朴氣力辛猛摧陷元陽招暑引邪無過於此更有服六一散者不知甘草性雖和平而向有中滿喘脹及胸多積滯者亦不宜概用滑石利竅表虛者服之則衛氣不固遺滑者投之則精關不守此又不可不審也孫真人以為虛弱之人暑月當服生脈散又

冷廬醫話

卷三

暑

六

云夏月常服五味子以補五臟之氣余則以為尋常湯飲須用烏梅沙糖湯尋常水飲須用梅漿水此既補元又能消暑況兼爽口貧者可以通行又見有夏月施茶茗者其性寒涼消尅暑月之人元氣已自摧殘而勞傷困憊正藉資扶乃更飲茶茗重虛其虛冷飲則腹痛泄瀉熱飲則散表出汗胃氣一虛不覺暑氣透入忽而長途昏倒痧悶叢來變生俄頃皆此地之為而人未之知也此後有施湯飲者執湯宜調入砂糖少許冷水宜調入梅漿少許如有梅漿亦可入砂糖少許收斂真氣大助元神既飲之後兩目神明頓爽兩足精力湧出飢即

暫飽渴亦生津此可驗也不則宜用白滾湯或白水丹
 溪云淡食能多補況太羹元酒以無味為至味故當知
 其利益耳吾願世之為善人長者之行者其亟改而廣傳
 之余謂香齋飲決不可服六一散若於暑路遠涉之後
 胸痛惡食飲之以解暑氣往往獲驗特非常服之品沙
 糖梅漿誠遠勝於茶茗然既受暑氣之後服之病必增
 劇以此施捨安得徧執途人而問之竊謂養生家之服
 食當效其法若欲施之走路轉不如白滾湯之有利無
 弊按章古雲飲食辨云暑月力作及注夏之人常飲糯
 米湯亦代茶能保肺氣固衛陽此卻人人可用勝於
 冷廬醫話 卷三 暑 七

沙糖梅漿也

方書有云暑月中熱卒死薑湯重便乘熱皆可灌之切
 勿飲以冷水及令臥冷地即至不救今按暑症是薑膏
 有中暑而患乾霍亂者飲薑湯一瓊即斃治中熱卒死
 古方蒜泥并水法最良吾里孔推六學博不嘗於酷
 暑中見一老嫗倒地口眼盡閉鼻無氣息急令人以蒜
 頭二顆研爛取路上熱土日晒處淨土是也汗泥不可用新汲井水一
 碗調勻以箸啟其齒灌之五七匙後始受而作嘔灌盡
 大吐有聲息手足亦漸舒動至黃昏後方甦自云烈日
 中行十餘里心煩口燥喉乾餅量悶而絕不自知也投

以此方暑食俱得吐去而人乃蘇後屢治中暑者均效

暑風

表弟周克庵學正士燮熟精醫理道光丙午夏暑風甚
 劇時疫大作俱兼喉痛亡者接踵醫皆束手克庵家病
 者甚眾親自療治獲痊憐憫世醫之寡識為作論曰暑風
 由口鼻而人時冷穢氣亦由口鼻而入先傷上焦手太
 陰肺經其始見症也或喉痛而腐或不腐酒酒惡寒蒸
 蒸發熱有汗不解遍體現紅暈舌白膩首用辛涼平劑
 連翹薄荷荆芥穗銀花淡豆豉牛蒡子苦桔梗杏仁元
 參紫馬勃瓜蔓皮白茅根竹葉可隨症選用以表泄表

冷廬醫話

卷三 暑風

八

風兼宜穢濁其繼也但熱不寒喉痛仍在痰涎稠膩日
 紅多眵舌絳無苔紅痢雜以白疹煩渴昏悶燥擾不安
 寐則自語醒則神清狀類犀角地黃及白虎湯證不知
 肺衛與心營甚近此係肺熱侵逼包絡未嘗竟入營分
 以神不昏昧辨之此時遽與犀角是開門揖盜也或識
 蒙竅阻犀角並牛黃清心丸至寶丹亦不在禁例至白
 虎證脈洪大自汗不止口渴無度遵古法服之誠無誤
 倘用不合法恐肺經之邪熱無出路致下迫大腸而為
 痢也宜用川鬱金黑山樞瓜蔓皮蘆根竹葉桑葉地菊
 之類以廓清熱邪開泄穢氣如毒重者甘草人中黃大

青葉椒藍根亦可隨意加入再兼症或有身痛肢軟即
暑風流走肢體參用防已秦艽桑枝一二味可也總之
此症留戀手太陰肺經居多故用藥宜輕清宣解不必
用苦寒沈降之品誅伐中下二焦無過之地

霍亂轉筋 俗稱吊腳痧

山陰田雪洗明經育元著時行霍亂指迷辨正世俗所
稱吊腳痧一症以為此真寒直中厥陰肝經即霍亂轉
筋是也初起先腹痛或不痛瀉利清水頃刻數十次少
者十餘次未幾即于筋抽掣嘔逆口渴恣飲手足厥逆
脈微欲絕甚則聲嘶舌短目眶陷自上視手足青紫色

冷廬醫話 卷三 霍亂轉筋 九

或偏身青筋硬凸如索汗出脈絕急者且發夕死夕發
且死緩者二三日或五六日死世醫認為暑濕妄投涼
瀉或認為痧氣妄投香散十香九散鮮有不瘥宜用當
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宮歸二錢沙白芍錢半桂枝
黃錢半細辛八分生薑三錢較半炙草一錢通草一錢吳
片黑棗三枚水煎冷服 輕者二三劑一日中須效即
愈重者多服數劑立可回生百治百效其神方也如嘔
者本方加薑製半夏三錢淡乾薑一錢口渴恣飲舌黃
加薑炒川連五分為反佐經所謂熱因寒用也腹中絞
痛名轉筋人腹加酒炒木瓜三錢手冷遇肘膝色現青
紫加製附子三錢若聲嘶自上視舌卷囊縮脈已絕為

不治服藥亦無及速用艾灸法臍下三寸關元穴用附
子熨熨作餅如錢大
安穴上以龍眼大艾炷如其上灸十四壯重者三十壯
可無毒貼肉灸亦妙病人腹內知溫即瀉即止量寸
法以病人中指中一節若長為一寸用草心候準量
之不可斷斷只須細 此症種種皆肝經現症亦寒邪為
病可疑者口渴舌黃喜冷飲及不欲衣被兩症耳綠坎

中真陽為寒邪所逼因之飛越所謂內真寒而外假熱
但以脈辨之自無游移矣有習用溫補之醫知此症為
陰寒治用附子理中四逆等湯溫補脾腎究非直走厥
陰仍不能奏效余按此症自嘉慶庚辰年後患者不絕
其勢至速醫不如法立時殞命而方書罕有詳載治法

冷廬醫話 卷三 霍亂轉筋 十

香特備述之以貽世云
許辛木云治吊腳痧真妙於來復丹然硫黃須用真倭
產如用土硫黃即不驗而服此丹用小丸者每即吐出
惟作大丸臨用吞作末服雖吐亦不盡再服再吐少頃
藥性發即不復吐而愈用薑湯送下須極濃極辣乃佳
道光辛巳此症盛行有搗濃薑汁頻服而愈者

熱

發熱有陽陷人陰者有陽浮於外者陽陷人陰者其熱
自陰分達於陽分與瘧熱相似而實不同瘧為陰陽交
爭此為陽陷於陰故但熱不寒若獨用表散藥則藥力

從陽分而泄何由入陰分引陽邪而出宜用孫真人柴胡梅連散蓋以梅連攝柴胡入陰分而出之陽其邪乃得去也說見小兒諸熱辨陽浮於外者乃表裏俱虛陽氣不歸

元而浮於外也宜以六神散入類米煎和其胃氣陽氣歸內身體自涼說見幼後此二症一係外感一係內傷臨

症宜詳察之 柴胡梅連散 柴胡前胡各三錢 胡

黃連烏梅各一錢右吹咀每一錢童便一盞豬肪一枚

猪脊髓一條非根白半錢同煎不拘時溫服 六神散

四君子加山藥 扁豆薑水浸去殼炒 煨生薑 大棗

王孟英讀書精細最有卓識如論虞花溪治夜熱症獨

冷廬醫話 卷三 熱 士

能辨前人之誤詳見古今醫案按選備錄於此

虞花溪治一婦年四十餘夜間發熱晨退五心煩熱無

休止時半年後虞診其脈六部皆數伏而牢浮取全不

應與東垣升陽散火湯此切記此法今人則竟從陰降火矣四服熱減大

半胸中覺清快勝前再與二帖熱悉退後以四物加知

柏少佐炒乾薑服二十餘帖愈

余按夜熱脈數前係陰虛因其脈伏且牢浮取不應故

用升陽散火得效仍以陰藥收功然陰藥用六味及二

地二冬必不效妙在肯歸合知柏及從治之炒乾薑也

王孟英云此熱在血分而誤治半年其熱愈伏愈深故

脈症如是初用升陽散火所謂火鬱發之也後以炒乾薑佐四物知柏收功乃血分受病之專劑與陰虛生熱常用陰藥者治法有別誤用皆為戈戟

江氏之注俞氏之論皆欠明晰無怪庸庸者之議藥不議病也

馮楚瞻曰潮熱之症有陰陽之分平旦潮熱自寅至申

行陽一十五度諸陽用事熱在行陽之分肺氣主之日

晡潮熱自申至寅行陰二十五度諸陰用事熱在行陰

之分腎氣主之一以清肺一以滋腎若氣虛潮熱參芪

熟附所謂溫能除大熱也血虛潮熱歸芍骨皮所謂養

冷廬醫話 卷三 熱 士

陰退陽也其論潮熱頗詳如傷寒論所云日晡潮熱以

陽明王於申酉戌之故則所謂行陽主肺氣行陰主腎

氣乃渾舉之辭不可執一

熱入心胞

大人小兒感證熱入心胞神昏譫語者有犀角羚羊角

運翹金銀花元參生地人中黃生甘草等味送下至寶

丹往往獲效其有熱邪深入發瘧者亦宜以此療之世

人遇小兒患此證者妄謂驚風用針挑之走泄真氣陰

陽乖逆轉至不救

咸豐戊午秋日仁和司訓吳晉峯之孫女十一歲冒暑神

昏蔽請發瘧余以前藥投之蓉峯之室人復延女醫視之謂是驚風以針挑之次日病勢轉劇而煩余甚訝藥之無靈深以為歎庚申秋日避難北車塔村中陳氏兒發熱神昏演語發瘧余仍以前藥與之服藥後酣睡汗出似有轉機忽其戚某醫來視謂是驚風以針挑其胸腹其汗遂愈病益加重至夜即斃同時余又治二人病情相同皆用前藥得痊則皆不用針挑者也始知前二人之死非藥之咎實由誤認驚風而用針挑耳特誌之以示戒

疫

冷廬醫話

卷三 熱入心胞

三

內經療疫小金丹古法今不能用近日所傳治瘟之方劉松峯之五瘟丹製甘草甲巳年黃芩乙庚年黃柏丙午年為君黃連戊癸年香附去淨毛蘇葉蒼朮壬戌年梔子丁壬年黃連戊癸年香附去淨毛蘇葉頭蒼朮壬戌年陳皮以上四味另研砂砂另研製甘草法立冬日取大青竹一頭截去節一頭留節納生甘草于內蟻封口浸黃坑中冬至取出曬乾聽用前甘草五味當以某年為君者多臣數之半如甘草二兩則此外八味止用一兩雄硃二味又減半止用五錢於冬至日將甘草等九味為末雄硃另研以一半入甘草等藥末中為丸留一半為衣再用飛金為衣大人服者丸如梧子小兒服者丸如黍米雪水生蜜為丸而東服五

十九病輕日淺者一服愈病深日久者三四服愈忌一切厚味此方兼治醫戶一切熱症又解痘疹毒有力之家製丸施人功德無量至於避瘟之法用乳香蒼朮細辛生甘草芸香白檀香為末棗肉丸焚之又以貫眾浸厨房水缸用之又雄黃二兩丹砂鬼臼石菖蒲各一兩共為末井水調和塗五心及額上鼻中耳門辟瘟甚驗若入瘟家以麻油塗鼻孔出再取嚏則不染皆善法也而握要之法則如張景岳所云必節慾節勞仍勿忍飢而迎其氣尤為得之

常州余師愚壽客中州時父染疫為羣醫所誤及奔喪歸視諸方皆不外治傷寒之法思此症必有以活人者公之於世稍釋隱憾因讀本草言石膏性寒大清胃熱味淡而薄能表肌熱體沈而降能泄實熱恍然大悟非此不足以治熱疫遇有其症投之無不獲效歷三十年活人不少遂著疫症一得二卷于乾隆五十九年自序刊行大旨謂吳又可辨論傷寒瘟疫甚晰如頭痛發熱惡寒不可認為傷寒表症強為發汗徒傷表氣熱不退又不可下徒損胃氣斯語已得其奧妙惟于從口鼻入不傳於胃而傳於膜原此論似有語病至用達原諸承氣猶有附會表裏之意惟熊任昭首用敗毒散去其瓜

冷廬醫話

卷三 疫

四

牙繼馬桔梗湯用為舟楫之劑退胸膈及六經之熱惟
 係妙法余采其法減去硝黃以疫乃無形之毒難以
 當其猛烈重用石膏直入戊己先搗其窠巢之害而十
 二經之患自易平矣其方名清瘟散其散藥用生石膏
 大劑六兩至八兩中劑二兩至小生地 大劑六錢至一
 四兩小劑八錢至一兩二錢 兩中劑三錢至
 五錢小劑二錢 烏犀角 大劑六錢至八錢中劑二錢至
 錢至四錢 生梔子 大劑六錢至八錢中劑二錢至
 連大劑六錢至四錢中劑二錢至一錢至錢半 真川
 加至四錢小劑一錢至錢半 生梔子 桔梗黃芩知母
 赤芍元參連翹竹葉甘草丹皮以為疫症初起或感發
 熱頭痛如劈煩躁譫妄身熱肢冷舌刺唇焦上嘔下泄
 六脉沈細而數即用大劑沈而數者用中劑浮大而數

冷廬醫話

卷三 疫

五

者用小劑如癘一出即用大青葉量加升麻四五分引
 毒外透此內化外解濁降清升之法治一得一治十得
 十以視升提發表而愈劇者異矣其所載治驗俱用石
 膏數兩犀角黃連數錢歸安江筆花醫鏡載治一時疫
 發瘋用石膏至十四斤而癘始退蓋即用其法也近陳
 載庵亦仿之而獲效王學權重慶堂隨筆云吳又可治
 疫主大黃蓋所論濕溫為病濕為地氣即仲聖所云濁
 邪中下之疫濁邪乃有形之濕穢故宜下而不宜清余
 師愚治疫主石膏蓋所論者暑熱為病暑為天氣即仲
 聖所云清邪中上之疫清邪乃無形之燥火故宜清而

不宜下二公皆卓識可為治疫兩大法門允哉言乎

痧

陳載庵云痧症全書中滌痧丸失載其方余訪得之即
 是龔雲林萬病回春所載白虎丸用千年石灰刮去雜
 色泥土為末水飛過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九丸再視病
 輕重加減燒酒送下此藥順氣散血化痰消滯治青筋
 北方謂之青筋 初覺頭疼惡心或腹痛或腰疼或偏身
 作痛不思飲食即進一服當時血散而愈若用砭刺之
 法耗損其血不若此方之神妙 松峯說疫亦採此方謂
 痧多生於寒濕所致宜用燒酒至熱 又治心腹痛及婦
 症或用冷水冷茶送下隨症變通可耳

冷廬醫話

卷三 痧

六

人崩漏帶下或久患赤白痢并一切打撲內傷血不能
 散服之皆大效載庵言以此藥施人治痧症獲效果捷
 千年石灰不可得用古墓中石灰可也
 長洲龍青霏 相 脈藥聯珠謂痧脹之症多屬奇經蓋奇
 經為十二經之支流也五臟之清氣不升六腑之濁氣
 不降譬猶五湖四瀆漫溢泛濫盡入江河而清濁已混
 更水甚土崩泥沙混擾流蕩不清井前壅塞故其病有
 痧脹之名痧脹者猶沙漲也痧脹總由十二經清濁不
 分流溢入于奇經而奇經現則為痧症也邪氣滯於
 經絡與臟腑無涉不當徒以藥味攻藏府宜先用提刮

之法及刺法使經絡既通然後用藥始堪應手其論痧症屬奇經未經人道理實確而可信也

咸豐六年夏秋之交杭州人患疔腳痧吐瀉腹痛足筋拘急不即救一二時即死傳有外治神方甚驗好善之家製藥施送救人不少

霍亂症亦可治七年八月運司河下劉某患絞腸痧勢甚危險其鄰某知柴垛橋邊夏家有此藥急往乞取治之立愈余曰擊其效真神藥也

茲錄其方并載藥價有力預備濟人功德無量麝香五錢錢十母丁香一兩錢一

香附一兩 倭硫黃錢二兩五錢錢二千五百 又合藥工錢十 倭硫黃錢二百十小痧藥瓶五百三個錢六

冷廬醫話 卷三 痧 七

百五 共藥七兩五錢每一瓶貯藥一分五釐每用一瓶病重者用二瓶石藥研極細末分貯小瓶黃蠟封口用

時先將煖臍膏藥烘透倒藥末在中間即向病者臍上貼住一時即愈此方救病甚速然藥性猛烈不可服孕婦忌貼

絞腸痧即乾霍亂濕病條辨謂由寒濕其驅濁陰以救中焦之真陽方用附子乾薑等熱藥傷寒論彙言謂此

症得之夏秋間設或見腹痛脈沈誤作陰寒治療一進熱物湯茶酒藥等即刻悶亂而死二說截然相反余謂

此症寒熱皆有之醫者切宜審慎用藥其治之之法有不論寒熱皆可用者外治則取委中穴膈膈多用熱水

急拍紅筋高起刺之出血即愈內治則用馬糞年久瓦上焙乾末滾水沖服一方加黃土入二三錢不知再作服二法皆載溫病條辨實良方也馮余曾療治多人

周慎齋曰治瘧之法升其陽使不并于陰則寒已降其陰使不并于陽則熱已升其陽者是散陽中之寒邪柴

葛羌之屬為散寒之品也降其陰者是瀉營中之熱邪芩知烏之屬為瀉熱之品也蓋併之則病分之乃愈也

此蓋本之王肯堂之治案王之外祖母年八十餘夏患瘧諸舅以年高不堪再發議欲截之王曰欲一劑而已

冷廬醫話 卷三 瘧 六

亦甚易何必截乎乃用柴胡升麻羌防葛根之辛甘氣清以升陽氣使離于陰而寒自巳以石膏知母黃芩之

苦甘寒引陰氣下降使離於陽而熱自巳以猪苓之淡滲分利陰陽不得交併以穿山甲引之以甘草和之

果一劑而止俞樾齋云讀靈蘭要覽載此方治瘧屢效又附隨症加減法最為精當是金壇得意之作又謂李

士材治程武修藍本於此惟以白豆蔻換穿山甲亦其善用藥處余接近俗治瘧多宗倪涵初似遜此方然以

之治瘧亦不能盡效知病有萬變未可執一比見王孟英古今醫案按選論此最為精當云此案但言夏月患

瘧而不詳脈症所用升散之藥五種苦寒之藥三種雖為金壇得意之作余頗不以為然後人不審題旨輒鈔墨卷貽誤良多鄒潤安云據金壇云是使陰陽相離非使邪與陰陽相離也使邪與陰陽相離猶可言人身陰陽可使之相離乎斯言先得我心余治門人張笏山之弟瘧來瘧剛欲死以枳桔湯加柴芩橘半一飲而瘧是調其陰陽而使陰陽相離也

左傳齊侯疥遂疢顏氏家訓改疥作瘵謂說文瘵二日一發之瘵疢有熱瘵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故為諸侯憂今北方猶呼瘵瘵音皆俗儒云病疥令人

冷廬醫話

卷三 瘵

九

惡寒變成瘵此臆說也疥癬小疾豈有患疥轉作瘵乎余謂人之疾病無常初患疥癬而繼患瘵亦時有若以疥為瘵則瘵為有熱瘵瘵為二日一發之瘵亦何嘗無熱乎

治瘵有謂必當用柴胡者以瘵不離乎少陽非柴胡不能截也有謂不當概用柴胡者以風寒正瘵則宜之若感受風溫濕溫暑熱之氣而成瘵者不可執以為治也竊謂瘵邪未入少陽或無寒但熱或無熱但寒或寒熱無定候者原不得用柴胡若既見少陽症必當用柴胡以升清肝胆之熱雖因於溫熱暑濕亦何礙乎

三陰瘵

治三陰瘵震澤沈詒亭慶脩傳一方用山查檳榔枳殼甜茶各三錢於瘵發之日前一時水煎服一劑立愈云試多人皆驗余謂此方藥峻蔡靈之體及瘵初起者宜之吳曉銓言其六世祖山年公手稿錄存治久患三陰瘵方云傳自外舅朱竹垞先生者用生何首烏八錢生黃耆佩蘭各四錢水煎服前服三次立愈此方尤宜於膏梁之體二方皆試驗而方書中不恆見并錄之

痢

孔以立痢疾論謂五色痢法當溫補脾腎余治一五色

冷廬醫話

卷三 三陰瘵

十

痢用溫而愈然馮氏錦囊中有五色痢實症一條想或有此症余特未之見也云云余曾治一小孩患五色痢口渴發熱用萬密齋保命散括鳳尾草方一服即愈此方主治赤白痢而五色痢亦可治可知其功效之神大五色痢有溫寒之別宜錄方於此鳳尾草竹林中與井邊者極佳如溫者難治宜寒者易治一老薑帶皮三片葱白連根一握一名雞腳草老倉米一老薑三片葱白連根用水三大盞煎至一盞去渣入燒酒小半盞真蜜三茶匙調極勻乘熱服一小盞移時再服以一日服盡為度忌酸味及生冷煎炒米麩點心難化等物余按本草鳳尾草性至冷治熱毒下痢治痢者確審非虛寒症乃

可用之

痢以口渴腹痛為實熱丹澆曰口不渴身不熱喜熱手
展盪是名揆寒李士材曰口渴更當以喜熱喜冷分虛
實腹痛更當以痛之緩急按之可否腹之脹與不脹脈
之有力無力分虛實蓋恐人概以口渴腹痛為實熱也
然則不口渴腹痛者果皆屬虛寒乎又昔人謂先痢後
瀉者腎傳脾為微邪易治先瀉後痢者脾傳腎為賊邪
難醫余嘗持此說以臨症遇有先瀉後痢口不渴腹不
痛者幾難辨其為實熱為虛寒後見秦皇士症因脈治
有云濕熱痢之症初起先水瀉後兩三日便下膿血濕

冷廬醫話

卷三 痢

主

氣勝腹不痛熱氣勝腹大痛肛門重滯裏急後重又云
下痢紅積而腹不痛濕傷血分也宜服河間黃連湯
甘歸始悟腹不痛者亦有實熱而口不渴可類推矣自
後凡遇夏秋痢疾口不渴腹不痛而裏急後重痢無不
裏急後
重小便少脈數者一以河間法治之皆效

白裡花治赤痢甚效余於杭郡學署植數株秋間花開
繁茂凡患赤痢者以花五六朵置瓦上炙研調白糖湯
服之皆愈荷花池頭陳某秋間下痢月餘諸藥不效已
就危篤亦以此方獲愈採花晒乾藏之次年治痢亦效
治噤口痢方用人參倍黃連製石蓮肉炒二味水煎

緩服此方胃氣虛者宜之若熱毒盛者尚宜酌用華治

老少下痢食入即吐用曰蠟方寸七雞子黃一個石蜜
苦酒即醋髮灰黃連末各半雞子殼先煎蜜蠟苦酒雞
子黃四味令勻乃納連髮熬至可丸乃止二日服盡神
效無比李瀕湖謂此方用之屢經效驗乃請家方書罕
見採錄知良方之見遺者多矣陳氏藏器治小兒痢用
雞子和蠟煎蓋本此方之意然不若此方用藥靈妙也
咸豐八年八月羅鎮泉患赤痢月餘諸醫用溫補藥日
就沉重延余治之詢知體倦頭眩不思飲食腹不甚痛
診其脈右關沈數有力餘脈皆虛余謂尚有積滯在內

冷廬醫話

卷三 瀉

主

因用補太早鬱而不泄然遷延逾月體倦頭眩神已憊
矣未可峻攻也乃用生地炭二錢白芍二錢歸身炭七
分地榆炭錢半荆芥穗炭五分炒槐米一錢丹皮炭一
錢酒炒黃芩一錢製厚朴六分炒枳殼一錢山查錢
半神糶二錢蛙黑爾一枚服三劑痢止能食改方調理
而痊按此症初起腹不痛口不渴是以皆主溫補特未
曾讀秦皇士之書故耳

瀉

七味白朮散治小兒久瀉脾虛者最靈震澤泥水匠質
鳳山孫二歲世瀉兩月身熱少食面色痿黃夜睡時驚

幼科用青蒿扁豆二苓厚朴枳殼陳皮等藥日就危焉
求余治之令服七味白朮散薑參二錢焦白朮茯苓二錢炙甘草四分木香四分
葛根四分霍香七分煨薑三分 四劑瀉止身涼改方去葛根加炒扁
豆二錢炒苡仁三錢砂仁三分桔梗四分四劑全愈

疝

四苓散治疝有極驗者周克庵於丁巳歲病痰火症後
忽舉丸起塊如雞卵堅硬重墜不能行始服治疝藥如
川棟子荔枝核等反作痛自揣是茂寓吳江時常於酒
後至茶肆飲茶過多殆水氣流人膀胱所致與肝經無
涉改服四苓散泄瀉數次而疝全愈

冷廬醫話

卷三 疝 咳嗽

三

咳嗽

客塵醫話云咳嗽大半由於火來克金謂之賊邪最難
速愈因風寒外襲而內生實火急宜瀉之若失於提解
久之傳變生疾誤服陰藥反成勞瘵此數語甚的又云
如果係虛火惟壯水一法但養陰之藥又皆阻氣滯痰
是在台之者靈也如生脉六君湯金水六君煎之類最
為妥當余按君水六君煎景岳以治肺腎虛寒水泛為
痰而景岳全書發揮皆其立方雜亂二陳地歸且謂水泛為
痰而用二陳於理不通當用地黃湯至壯水之法六君
湯亦非所宜薛生白雪有案云此由金水不相承挹故

然久不愈切勿理肺肺為嬌藏愈理愈虛亦不可泛然
感陰方用整玉竹川石斛甜杏仁生扁豆北沙參雲茯
神迴勝於生脉六君湯金水六君煎余仿此以治久嗽
陰傷無不獲效

咳嗽有寒熱之別不可誤治感寒者鼻塞流涕或微惡

寒宜服生薑葱白日二次不 挾熱者夜嗽較甚喉痒口

或微渴宜服淡鹽湯可常服 初起服此者不致久延余

家用之恆驗

噎

名醫類案載絳州僧病噎不能食語弟子死後可開胸

冷廬醫話

卷三 咳嗽 噎

西

喉視有何物弟子開視得一物似魚而有兩頭置鉢中
時寺中刈藍作菹取置鉢中蟲遂化為水自是以人以此
治噎疾多效陳無擇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以為此乃生
瘕非五噎比後人因以藍治噎誤矣蓋噎亦有因瘕而
成者藍能療之未可以概治噎症也按續名醫類案載
武昌僧患胃脘痛其徒亦患之師死遺命必剖視吾心
果於心間得細骨一條長七八寸形如簪插瓶中供師
前偶有貴客至殺鵝取骨挑鵝喉凡染鵝血處即化徒
飲鵝血數日胃疾竟除此與絳州僧事相類考本草鵝
血治噎膈反胃張石頑醫述其法僧之胃痛而生

骨殆亦噎類耶然則鵝之功用實勝於藍矣

明蔣儀用藥鏡拾遺賦注云噎膈翻胃從來醫者病者羣相畏懼以為不治之證余得此劑十投九效不啻如饑荒之粟隆冬之裘也乃作歌以誌之曰誰人識得石打穿綠葉深紋鋸齒邊闊不盈寸長更倍圓莖枝抱起相連秋發黃花細瓣五結實扁子針刺攢宿根生本三尺許子發春苗隨弟肩味苦辛平入肺臟穿腸穿胃能攻堅採掇花葉搗汁用煎紫白酒佐使全噎膈飲之痰立化津噎平復功最先按石打穿本草罕見至本草綱目拾遺始載其功用然世人識之者鮮即或識之亦未

冷廬醫話

卷三

五

必信而肯服余謂噎症初起莫如醫學心悟之啟膈散又秘傳噎膈膏程杏軒醫述以為效如神丹人乳牛乳參汁龍眼肉汁煎汁梨汁薑汁七味等分惟薑汁少許隔湯煎成膏微下煉空徐頻服至顧松園之治膈再造丹謂能挽回垂絕之症見今書門有此數方何事更求僻藥乎

噎膈之症定州楊素園大令蔡照所論最為詳核見於王孟英古今醫案按選中備錄於此此證昔與反胃混同立論其實反胃乃納而復出與噎膈之毫不能納者迥異即噎與膈亦有辨噎則原能納穀而喉中梗塞膈則全不納穀也至為病之源昔人分為憂氣恚食寒又

有飲膈熱膈痰膈蟲膈其說甚紛葉天士則以為陰液

下竭陽氣上結食管窄隘使然說本內經最為有據徐洄溪以為瘀血頑痰逆氣阻隔胃氣其已成者無法可治其義亦精然以為陰竭而氣結何以虛勞症陰竭致死而陽不見其結以為陰竭而兼憂愁思慮故陽氣結而為噎則世間患此者大抵貪飲之流尚氣之輩乃絕不知憂者而憂愁抑鬱之人反不思此此說之不可通者也以為瘀血頑痰逆氣阻隔胃氣似矣然本草中行痰化痰降氣之品不一而足何竟無法可治此又說之不可通者也余鄉有治此者於赤日中縛病人於柱以

冷廬醫話

卷三

五

物擡其口抑其舌即見喉間有物如贅瘤然正阻食管以利刃鉏而去之出血甚多病者困頓累日始愈以其治甚險故多不敢嘗試又有一無賴垂老患此人皆幸其必死其人恨極以紫藤梗拗探入喉中以求速死嘔血數升所患徑愈此二人雖不可為法然食管中的係有形之物阻扼其間而非無故窄隘也明矣又獻縣人患此臨危囑其妻剖喉取物以去其病比死其妻如所誠于喉間得一物非骨非肉質甚堅勒刀斧莫能傷擲之園中樹上經年亦不損壞一日其子偶至園中見一物粘綴草間栩栩搖動審視則其父喉中物也異而佇

目半日許物竟消化遂探其草臧之有病噎者前草與
飲三吸輒愈遂以治噎擅名如是者十餘年後其草不
生始止是世間原有專治此證之藥矣余臆度之此症
當由肝過於升肺不能降王孟英云片言斷定卓識真不可及血之隨氣
而升者留積不去歷久遂成有形之物此與夫血之證
同源異派其來也暴故脫然而出為吐血其來也緩故
流連不出為噎膈湯液入胃已過病所必不能去有形之
物故不效其專治此症之藥必其性專入咽喉而力能
化癥解結者也昔金鎔一書實思此向余乞方余茫無
以應思非藥上露善治噎口痢或可旁通其意其人亦

冷廬醫話

卷三

吐

自知醫聞之甚悅遂煎千金葦莖湯加入韭露一半時
時小啜之數日竟愈王孟英云方妙

吐

千金方治粥食湯藥皆吐不停者灸手間使穴三十壯
穴屬手厥陰在掌後三寸今人知用此法者治吐湯
藥虞天民方最善用順流水二蓋煎沸湯泡伏龍肝研
細攪渾放澄清取一蓋人參芍白朮各一錢甘草二分
陳皮藿香砂仁各五分炒神麩一錢陳米一合加薑棗
同煎至七分稍冷服別以陳米煎湯時時曬之此法治
胃虛不能納食者皆效又黃退庵治胃陰受戕納食即

吐者用人乳同糯米飲緩緩服之亦應驗如神

頭痛

頭痛屬太陽者自腦後上至頭頂其痛連項屬陽明者
上連目珠痛在額前屬少陽者上至兩角痛在頭角以
太陽經行身之後陽明經行身之前少陽經行身之側
厥陰之脈會於顛頂故頭痛在顛頂太陰少陰二經雖
不上頭然痰與氣逆壅於膈頭上氣不得暢而亦痛其
辨之之法六經各有見症如太陽項強腰脊痛陽明胃
家實少陽口苦咽乾目眩之類是也高士宗醫學真傳
言頭痛之症祇及太陽少陽厥陰疏矣

冷廬醫話

卷三

天

脇痛

脇痛當辨左右有謂左為肝火或氣右為脾火或痰與
食舟溪則謂左屬有謂左屬肝右為肝移邪於肺余觀
程杏軒治脇痛在右而便閉仿黃古潭治左脇痛法用
枳實一枚甘草二錢紅花五分神效以枳實滑而潤下
能治插脇之痛甘草緩中濡燥紅花流通血脉肝柔肺
潤其效可必是肝移邪於肺之說為的也又觀薛立齋
治右脇脹痛喜手按者謂是肝木剋脾土而脾土不能
生肺金則為脾為肺固一以貫之矣

腹痛

醫書言腹痛者中脘屬太陰臍腹屬少陰小腹屬厥陰此指各經所隸而言然不可執一而論凡傷食腹有燥屎者往往當臍腹痛不可按或欲以手擦而移動之則痛似稍緩凡傷食舌胎舌根色黃而濁仲景傷寒論有云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可以為證

肝病

今人所謂心痛胃痛脇痛無非肝氣為患此有虛實之分大率實者十之二虛者十之八余表兄周士傑弱冠得肝病胃痛醫用疏肝之藥即止後痛屢發服其藥即止而病發轉甚成婚後數月痛又大發醫仍用香附豆

冷廬醫話

卷三 肝病

完

薏枳殼等藥遂加劇而卒蓋此症初起即宜用高鼓峯滋水清肝飲魏玉橫一貫煎之類稍加疏肝之味如釐血炒柴胡四製香附之類俾腎水涵濡肝木肝氣得舒肝火漸熄而痛自平若專用疏洩則肝陰愈耗病安得痊余嘗治鈕和村學博福釐之室人肝痛脈虛得食稍緩用北沙參石斛歸鱗白芍木瓜甘草雲苓黨血炒柴胡橘紅二劑痛止後用逍遙散加參歸石斛木瓜調理而愈

趙養葵醫貫徐靈胎死之是矣然觀其治木鬱之法先用逍遙散繼用六味地黃湯加柴胡芍藥以滋腎水俾

水能生木此實開高鼓峯清水滋肝飲之法門六味加芍柴胡山梔大黃以治肝胃等症血少者加味逍遙散如神再傳而魏玉橫之治脇痛用一貫煎沙參麥冬生地歸身枸杞苦燥者加酒連葉天士之治臍痛用石決明阿膠生地枸杞子茯苓石斛白粳米等以養胃汁則又化而裁之法益詳備學者不可忘所自來也

魏玉橫曰帶濁之病多由肝火熾盛上蒸胃而乘肺肺主氣氣弱不能散布為津液反因火性迫速而下輸膀胱之州都本從氣化又肝主疏泄反稟其令而行遂至淫淫不絕使但屬胃家濕熱無肝火為難則上為痰而

冷廬醫話

卷三 肝病

三

下為瀉耳葉天士曰肝主疏泄侮所不勝故亦下利余嘗治下利但平肝而得效余嘗遇此法治素有所痛是則肝之主病甚多司命者不可不察也何西池曰百病皆生于鬱與凡病皆屬火及風為百病之長三句總祇一理蓋鬱未有不病火者也火未有不由鬱者也第鬱而不舒則皆肝木之病矣此又可為肝病多之一證

七情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悲勝怒怒勝喜喜勝憂憂勝恐此即五行生剋之理也古賢治病若文摯之怒

齊王華元化之怒郡守皆宗此旨戴人丹溪治案尤多然亦有不拘剋制之說者如邵氏聞見錄云州監軍病悲思郝允告其子曰法當得悸即愈時通守李宋卿御史嚴甚監軍向所憚也允與子請于米卿一造問責其過失監軍惶怖出疾乃已此恐勝憂鬱雜記云鹿邑李大諫世為農家獲售於鄉父以喜故失聲大笑及舉進士其笑彌甚歷十年擢諫垣遂成痼疾宵日不休大醫院其令家人給其父曰大諫已歿其父勸絕幾須如是者十日病漸瘳作為郵語云大諫治以趙大夫絕而復甦其父因不悲而笑症永不作此悲勝喜也蓋醫

冷廬醫話

卷三 七情

三

者意也苟得其意不必泥其法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不寐一

韓飛霞謂黃連肉桂能交心腎於頃刻震澤毛慎夫茂才元勳嘗用之而奏效某年四十餘因子女四人痧痘連綿辛勤百日交小暑後忽然不寐交睡則驚恐非常如啞如脫叫呼不甯時悲時笑毛診之謂由衛氣行於陽不得入於陰乃心腎不交之症用北沙參生地麥冬當歸遠志炙草白芍茯神川連二分肉桂一分以甘瀾水長流湯之萬先煮秫米一兩去渣將湯煎藥服之

全愈毛居黎里鎮讀書三十年中歲行道名著一時汪春圃純者醫案亦有以黃連肉桂治不寐症者丁俊文每日哺後發熱微渴心胸間怔忡如築至晚輒生懊懼欲罵欲哭晝夜不能寐諸藥不效延至一載有餘汪診其脈左寸浮洪兩尺沈細知屬陰虧陽盛仿靈樞秫米半夏湯如法煎成外用肉桂三錢另煎符冷黃連三錢另煎乘熱同和入內徐徐溫服自未至戊盡劑是夜即得酣睡次日已牌方醒隨用天王補心丹加肉桂拘杞鹿膠龜膠等味製丸調理全愈偶從杭城沈雨溥書坊購得醫學秘旨一冊有治不睡方案云余嘗治一人

冷廬醫話

卷三 不寐

三

患不睡心腎兼補之藥徧嘗不效診其脈知為陰陽違和二氣不交以半夏三錢夏枯草三錢濃煎服之即得安睡仍投補心等藥而愈蓋半夏得陰而生夏枯草得至陽而長是陰陽配合之妙也書係鈔本題曰西溪居士著不知何許人識以俟考

不寐之症由於思慮傷脾繁冗勞心者非專恃醫藥可治老老恆言謂不寐有操縱二法操者如貫想頭頂默數鼻息返觀丹田之類使心有所著乃不紛馳庶可獲寐縱者任其心游思於杳渺無朕之區亦可漸入朦朧之境余謂二法之中縱法尤妙蓋操則心猶矜持未極

恬愉之趣不若縱之游行自在也特恐稍涉妄想即難奏效尤當高操于縱為佳余師歸安沈鹿師先生焯曰台州教授時因閱文繁勞思怔忡不寐有人傳一法云每夜就枕後即收欬此心勿萌雜念惟游思於平素所歷山水佳處任情一往定而能靜久而久之心漸即於杳漠之中則不期寐而自寐矣如法行之獲效是其能得縱法之要者

冷廬醫話卷三終

冷廬醫話

卷三 不寐

姑蘇閶門內都亭橋東留雲閣金陵穆子美刊

三

冷廬醫話卷四

桐鄉 陸以恬 定圃氏著

吐血

吳球治一少年吐血來如泉湧諸藥不效虛羸病危乃取病者吐出之血瓦器盛之候凝入鍋炒血黑色以紙盛放地上出火毒細研為末每服五分麥門冬湯下二三服其血遂止此蓋血導血歸法也余按近人傳治暴起吐血方以絲棉蘸吐出之血火焙存性研末服之甚效今觀吳案則不獨初起者可用此法矣

冷廬醫話

卷四

吐血

一

案可以得其要矣治案云徐氏婦吐血傾盆數日不止目閉神昏面赤肢軟息奄難臥危如累卵脈左沈右洪重按幸尚有根此鬱火久蒸肺胃復緣暑熱外逼傷及陽絡致血海不止危在頃刻諸藥皆苦寒是以投之即嘔借用八汁飲意冀其甘寒可以入胃清上血止再商治法用甘蔗汁藕汁蘆根汁各一白果汁二白蘿蔔汁半酒梨汁一酒西瓜汁一酒鮮荷葉汁三七汁和勿隔水燉熱沖入瓜汁不住口緩緩灌之服後夜間得寐血止神清惟神倦懶言奄奄一息脈雖稍平右愈浮大無力此血去過多將有虛脫之患經云血脫者益其氣

當遵用之人參七分黃芪七分歸身一錢懷山一錢藥錢半茯苓三錢大麥冬錢半蒸北五味七粒和入廿

蔗汁梨汁藕汁服後食進神健而痊門人問血冒一證

諸方皆以苦寒折之今以甘寒得效何也曰丹溪云實

火宜補此婦婦居多年憂思鬱積心脾久傷復緣暑熱

外蒸胃血大溢苦寒到口即吐其為虛火可知故得甘

寒而止若果實熱上逆仲景曾有加大黃法或血脫益氣

東垣原有獨參湯法不能執一也觀此知實火吐血原

常用苦寒然除實火之外則概不宜用苦寒矣今人吐

血挾虛者多而醫者動手輒用苦寒宜乎得愈者少也

冷虛醫話

卷四

吐血

二

吐血戒用苦寒更有治案可法吳季先治何氏女患吐

血咳嗽食減便溏六脈兼數左部尤甚醫用四物湯加

黃芩知母吳曰歸芎辛竄吐血在所不宜芩知甚傷脾在

所禁用乃與米仁玉竹白芍枸杞麥冬沙參川斷建蓮

百合二十劑脈稍緩五十劑而瘳此方治陰虛咳嗽吐

血最良然必收效於數十劑後謂非王道無近功乎

又程氏武醫治李氏子吐血喘促咳嗽浮腫腳軟不

能行診脈浮滑微疾此房勞所致也用茯苓白芍以仁

木瓜丹皮芩實牛膝貝母百合甘草服十餘劑喘促稍

定浮退血止前方加朮服二十餘劑而愈夫此病以涼

止血則浮喘必劇以溫止浮喘則吐血必甚總歸不起

第於平淡中寓巧法故能生耳治吐血者知此庶不為

藥所誤

方書每言童便治吐血之神然須擇強健之童而不食

腥濁物者有力者猶可購求要人安能

傳有一方丹參飯鍋蒸熟泡湯代茶口飲之甚效

諸血

肌衄即內經之血汗古無驗方近人方案有極驗者錄

以備用毛達可便易經驗集云一人左臂毛竅如鍼孔

驟濺出血積有一面盆許晝夜常流面白無氣余用炒

冷虛醫話

卷四

諸血

三

山甲片研細粉罌之以柏葉住即止隨服補血湯數劑

而愈後治一老農腎囊上有一鍼孔流血盈至腳盆諸

藥不效自謂必死余投以前法立時痊愈真神方也顧

曉潤吳門治驗錄云余同事楊君腦後髮際忽出血不

止眾皆駭然余知其為肌衄也令用一味黃芩漬水塗

之立愈後竟未發又見有胸前背心兩證亦以前法治

之處亦效而準繩未見及此可見著書之難也

許辛木部曹之室人自幼患鼻衄于歸後無歲不發甚

者耳目口鼻俱溢出至淡黃色始止凡外治內治之法

無不歷試每發必先額上發熱鼻中氣亦其熱二十
年來每覺鼻中熱退不嗣或投之少遲亦不過略見微
劑後即覺鼻中熱退不嗣或投之少遲亦不過略見微
紅蓋此方最清肺胃之熱惟人參改用西洋參或加鮮
生地勢已定則用乾生地喻氏此方自不用一苦藥
恐苦從火化也此製方妙處醫者不可妄加也

汗

方書皆謂白汗屬陽虛盜汗屬陰虛余按何西池醫編
云傷寒始無汗後傳陽明即白汗豈前則表實後則表
虛乎又云人寤則氣行於陽寐則氣行於陰若其人表

冷廬醫話

卷四 汗 疽

四

陽虛者遇寐而氣行於裏之時則表更失所護而益疏
即使內火不盛而陽氣圍聚於裏與其微火相觸發亦
必汗出是則自汗不第屬陽虛盜汗不第屬陰虛矣

疽

常州楊蕉隱參軍 振藩 能詩善畫兼諳醫學傳一治黃
疽病方用活鮒魚數枚剪取其尾貼臍之四圍 當臍須
與黃水白臍出魚尾漸乾更易貼之常有病黃疽甚劇
他人以手摸其身手亦染黃色用此治之自朝至夕貼
魚尾數次水流盡即愈曾目擊其效又言有草名龍帶
珊瑚葉似柱高不及尺每顆冬間結子二枚色紅如南

天竺子取子煎服亦治黃病甚效

腫

海寧許冊林觀察 禮 精醫理官平度州時幕友杜某之
戚王某山陰人夏秋間忽患腫脹自頂至踵大倍常時
氣喘聲嘶大小便不通危在旦夕因求觀察診之令用
生黃芪四兩糯米一酒鐘煎一大碗用小便逐漸呷服
服至盡許氣喘稍平即於一時間服盡移時小便大通
溺器更易三次腫亦隨消惟腳面消不及半自後仍服
此方黃芪自四兩至一兩隨服隨減佐以祛濕平胃之
品兩月復元獨脚面有錢大一塊不消恐次年復發力

冷廬醫話

卷四 腫

五

勸其歸屆期果患前症延紹城醫士診治痛詆前方以
為不死乃是大幸遂用除濕猛劑十數服而氣絕次口
將及蓋棺其妻見死者兩目微動呼集眾人環視連動
數次試用芪米湯灌救灌至滿口不能下少頃眼忽一
睜湯俱下咽從此便出聲矣服黃芪至數劑並腳面之
腫全消而愈觀察之弟辛木部曹 補 謂此方治驗多人
先是嫂吳氏患子死腹中渾身腫脹氣喘身直危在頃
刻余兄徧檢名人醫案得此方遵服便通腫消旋即生
產因係夏日孩屍已爛成十數塊逐漸而下一無苦楚
後在平度有姬顧姓患腫脹脫胎此方數服而愈繼又

崇也進藥便死宜移患人東首使主人北面焚香禮拜
之更行火醮薰鼻法則可復甦否則七竅迸血而死門
陳生是日曾至人家弔喪其所患豈即此耶業醫者遇
此等症慎勿猛浪投藥

袁隨園子不語謂東醫寶鑑有法治狐而不述其方按
是書邪祟門中有辟邪丹治邪祟邪疾及山谷間九尾
狐精為患方用人參赤茯苓遠志鬼箭羽石菖蒲白朮
蒼朮當歸各壹兩桃奴五錢雄黃硃砂各三錢牛黃麝
香各一錢為末酒糊丸如龍眼大金箔為衣每一丸臨
臥以木香湯化下諸邪不敢近體更以絳囊盛五七丸

冷廬醫話 卷四 邪祟 癘 八

懸牀帳中尤妙隨園所云殆即此歟此方陳杏軒醫述
採載無牛黃有甘
草赤茯苓
改用茯神

癘

癘即大風又作癘論語伯牛有疾注先儒以為癘也毛
西河四書臆言云包注牛有惡疾按古以惡疾為癘禮
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癘也故韓詩解芣苢之詩謂蔡人
之妻傷夫惡疾雖遇癘而不忍絕而劉孝標作辨命論
遂謂歌其芣苢正指是也又淮南子曰伯牛癘又芣苢
草可療癘也見列子注余按芣苢即車前本草不著其
治癘功用明沈之問解園元敷一書專治癘風方藥甚

多而用車前者絕少其所常用之藥乃大風子蒼耳子
草麻子蒺藜草苦參花蛇等是也鮑雲詔驗方新編載
治麻風白花蛇丸方云丹陽荆上杏得麻風疾一僧療
之而愈以數百金求方不肯傳館賓袁某疑藏衲衣領
中因醉竊錄焉用者多效此與蕭翼賺蘭亭相似皆以酒
為餌者也方用白花蛇一條烏梢蛇一條前法防風
蟬蛻草鞋打碎
去泥土生地 川芎 苦參 枸杞 槐花
銀花以上各
二兩 白蒺藜 全蝎醋浸一日
去鹽味 北細辛 蔓荆
子 威靈仙 何首烏 胡麻仁炒 金毛狗脊 川牛
膝 烏藥 天花粉 川連 黃芩 梔子 黃柏

冷廬醫話 卷四 癘 九

連翹 牛蒡子以上各
一兩炒 漏蘆半筋去節
洗淨四兩 荆芥穗一兩上
五錢
頭面者加白芷一兩肌膚潰爛者加大皂角一兩共研
末米糊為丸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茶送下午後臨臥
各一服一僧加風
藤一兩
越部有患癘風者因至外祖家食雞而得其外祖乃患
此症者也後其人死所畜之雞肥大異常鄰人購食之
亦患此症而死蓋雞食癘風者之痰能染人也諺曰寧
娶瘋子妻不食瘋子雞良有以也

耳

乾隆時杭州金氏以耳科致富止恃一秘方今其家已

式微有人傳得其方用之甚效取大蚌殼全箇中裝人
糞千年石灰野豬腳爪鳥眼法以鐵絲匝繫蚌殼外用
泥塗炭火煨至青輝地置地上去火性研細未入甕瓶
秘藏凡患耳中爛及耳聾流水等症以此藥之立愈此
方天台余以庠傳片所述云不獨可治耳疾凡外症潰
爛者皆可用之曾有人治裙邊瘡年久者亦效

凡人於薙髮之後必取耳以快意此由少時習慣遂成
自然往往有取之過深傷而出血者素圃醫案鄭在一
則尤堪警目錄之貢武弁年二十餘取耳時為同輩所
戲銅挖刺通耳底流血不止延外科治之初不以為楚

冷廬醫話

卷四 耳

十

旬日間忽頭痛又延內科治之益甚迎余往治則頭痛
如破體僵面赤煩燥脈弦緊口流膿血檢所服藥皆石
膏梔子芩連等味病人自言膿血不自喉出余曰此腦
中膿血流入鼻內滲于口中的係破傷風矣項強已屬
不治幸未柔汗厥冷用小續命湯重加桂枝附子乾薑
去黃芩一劑微汗頭痛減半再劑頸柔十數劑後耳
內結疤腦涎亦不流但其耳竟無聞矣

目

目中起星宜初起即治石室秘錄方最妙白痰藜三錢
水煎洗日四五次余二次皆用此獲效又一次以新橘

子皮塞鼻中不半日即退又舊傳一方用山茨菇入乳
磨汁入冰片末少許點之并治翳障甚效
人有患肝病者重用柴胡服之肝病愈而目昏以其竭
肝陰也大抵溫散之品皆損目友人某嗜飲燒酒後竟
失明至如韭菜椒芥等耗目光並宜遠之

一人患頭風痛兩目失明徧求醫治無效偶過茶肆小
憩有鄉人教以用十字路口及鄉村屋旁野葛菜煎湯
入沙壺中乘熱薰之日行數次如是半月復明許辛木
說

明目之方可久服者枸菊丸第一專用二味勿黑小豆
入六味丸內

冷廬醫話

卷四 目

十一

次之壽親養老新書云李小學取黑豆紫小而圓者侵
晨以井花水吞二七粒謂之五臟穀到老視聽不衰近
人相傳服法晨用生小黑豆四十九粒以滾水送下久
服勿問則眼到老常明余二十九歲患風火赤眼愈後
閱文攻苦用目過早遂至昏澀羞明不能作字又為眼
科以赤藥點之轉益增劇于是謝去生徒閉門靜養專
服小黑豆又每晨用明礬末擦齒後以洗面水漱口即
將其水洗目洗後閉目片時俟其自乾如是半年目乃
復初因服小黑豆勿輟凡二十餘年迄今目光如舊燈
下可作細字未始非此方之力凡人至中年而目昏花

即當服此或因其性涼不宜于寒體則服拘菊丸可也
丁巳秋兒欲購藥與弟南嶺花易簡良方哉服黑料豆法
并速功効附錄於此云每一歲生吃一粒自小服起每
年漸加歲加滿永無眼患余於壬子年人會開年俸四
十二而上登後幾不見卷格南旋即得此方無間服之
今歷五稔目力倍
於幼時真奇方也

明周定王櫛普濟方四百二十六卷為方六萬一千七
百三十九首余在杭州時欲借鈔是書需錢百餘萬因
而不果咸豐九年從坊友邱春生金覓得刊本眼科書
一冊即普濟方之第三十一卷計一百頁凡分類十行
三曰內外障眼曰內障眼曰外障眼曰將變內障眼曰
內障眼鍼後用藥曰日生盾醫曰日生丁醫曰日生花

冷廬醫話 卷四

七

醫曰卒生醫曰連年障醫曰目昏暗曰目見黑花飛
蠅曰日暈類各有論共五百八十八方其內外障眼類
中有去翳生血止痛方出宋本用蟻蟻汁滴目中及飽
炙食之下引陳氏經驗方云晉書盛產母氏失明躬自
待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病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
忿恨伺彥暫行取蟻蟻炙飽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
物密賤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
從此遂愈孟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
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蟻食實者過半矣圃
筒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本草云蟻蟻汁

滴目中去翳障余在曲江有將官以替離軍因閱醫書
見此參以孟子之言蓋以本草之說呼其子俾蓋事而
供勿令父知旬日後日明趨庭伸謝因錄以濟眾按此
方他書罕見符載於此俾忘障失明者採用焉

鈕蘭晚說湖城某姬年四十餘目昏不能拈鍼術得一
方七月七日採早蓮草搗汁入食鹽拌勻日曬夜露每
日早起洗沐以汁少許點目中初微痛後乃如常目光
遂漸明嗣後至七十餘歲猶能於燈下縫紉

喉

門人歙縣吳子嘉茂才鴻勳傳治喉症方名咽喉急症

冷廬醫話 卷四

七

異功散云得自蘇州靈驗異常歷試不爽用斑蝥去翅
米炒黃去血蝸分沒藥分乳香分全蝎分元參分真麝
香分共為細末收藏磁瓶封口切勿走氣不論爛喉風
喉閉雙單喉蛾用尋常膏藥一張取此散如黃豆大貼
項間患左貼左患右貼右患中貼中貼三四時即起泡
用銀鍼挑破即愈凡陰症起泡更速此方亦見
企價翼爛喉痧方最為神妙藥用西牛黃五分冰片三分象
牙屑三分人指甲五分男病用男真珠三分青黛六分去壁
錢三十餘焙即蠶子五分土厚五分共為極細末吹患處凡
屬外淫喉思無不應手而膠不特爛喉痧奉為神丹也

惟藥品修製不易猝難即得有力者宜預製備用如一時不及修合別有簡便之法用壁錢五六箇瓦焙為末加入指甲末五西牛黃三亦效又治喉蛾方新登草數莖纏指甲就火薰灼俟黃燥將二物研細更用火逼壁二虱即臭十箇共搗為末置銀管向患處吹之神效見黃齋青太守安清賢已編

舌

臨症視舌最為可憑然亦未可執一正義云凡見黑舌問其曾食酸甜鹹物則能染成黑色非因病而生也然染成之黑必潤而不燥刮之即退為異又惟虛寒舌潤

冷廬醫話

卷四

喉舌

舌

能染若實熱舌胎乾燥何能染及耶凡臨症欲視病人舌胎燥潤禁飲湯水飲後則難辨矣重慶堂隨筆云淡舌白胎亦有熱症黃厚滿胎亦有寒症舌絳無津亦有痰症當以脈症便溺參勘又白胎食穢穢即黑凡穢物皆然食枇杷即黃又如燈下看黃胎每成白色然則舌雖可憑而亦未盡可憑非細心審察亦難免於誤治矣黑舌胎有寒熱之分辨別不精死生立判汪苓友謂舌胎雖黑必冷滑無芒刺斯為陰症無疑誠扼要之言也舒馳遠傳寒集注謂黑胎乾刺為二症一為陽明熱結陰津立亡法主大黃芒硝急奪其陽以救其陰陰回則津回一

為少陰中寒真陽瀉不能蒸騰津液以致乾燥起刺法主附子炮薑急驅其陰以回其陽陽回則津回據此則黑胎冷滑者必無陽症而黑胎乾刺者有陽症復有陰症矣臨症者可不慎歟

舌現人字紋多因誤投寒藥所致楊乘六治沈姓感症危甚舌黑而枯滿舌褊裂人字紋曰脈不必診也此腎氣衰心入味症也誤用芩連無救矣踰日果歿

程杏南治農人患傷寒數日寒熱交作自汗如雨脈虛神倦舌胎白滑分兩岐宛如刀割詢知誤服涼藥與六味回陽飲服之有效繼進左右二歸飲數劑舌胎漸

冷廬醫話

卷四

舌

退而安又傷寒金錄錄有裂紋如人字形者因君火燥灼熱毒炎上而發裂宜用涼隔散此則舌見紅色又當細辨脈症分別治之

繆氏子年十六舌上重生小舌腫不能食醫以刀割之敷以藥悶時又生屢治不痊精力日憊向余求藥檢方書用蛇蛻燒灰研末敷之不用立愈後不復發

齒

秀水新脞錄屠氏人多者壽牙齒至老堅固不壞有家傳秘訣自幼大小便時咬定牙齒不令洩氣法本張景岳即有人詢問亦不答應歷久勿問故牙齒從無墮落之患

余友鄭拙言學博 賦說

江湖上女醫有捉牙蟲者以簪尖向患處旋繞投水盥
中似有蟲者無數云蟲去齒痛當愈願往往不甚驗比
閱程學博 通藝錄所載亡室徐孺人行略始知其
術皆偽行略云濠濠問婦人能為齲齒醫行而賣其藝
治一人齒能出蟲多者以百數孺人曰吾生長和州知
之久矣齒即生蟲他醫莫能出若乃能應手出乎蓋夢
花嶽也

余久患齒痛每勤勞火動及食甜物即發丙午年周介
梅表弟 傳一方云每日晨起以冷 口三次不

冷廬醫話 卷四 夫

可問斷永無齒痛介梅向患齒痛甚劇行此得痊余如
法行之齒痛遂不發治齒痛神方用青魚膽風乾生明
礬研末擦之立止又可治喉風以上二味加入指甲末
燈心灰吹之最妙

興

表兄周乙黎學博 於道光壬寅年患熱而按之
不熱行步無力不痛不睡延醫診治謂是濕熱重用防
已服之忽心悸不寐別招醫治謂是陰虛用熟地等藥
心悸仍然腿患益甚腿肉日削食少神憊勢就危殆時
乙黎家質庫中友朱光甫能醫乃合治之曰此痿病也

誠然是濕熱誠然是陰虛然專治一端則誤矣按以清

燥湯病日減繼用虎潛丸法出入增損至三百劑始復
原乙黎因是潛玩醫書深究脈學為人治病屢奏效
方書言風勝則引濕勝則腫寒勝則痛此亦未可泥也
道光己丑年先君子薨訇公 時年 患兩腿熱痛不能
行步醫家用獨療湯巴 天湯不效反加刺且腫色青
紫又以為陰燭用虎潛丸痛益甚飲食少進乃至震澤
就吳雪香先生診之 先生震澤縣庠生中 切脈濡
數患處腫痛詢知酒戶素大謂是濕熱致患用苡仁海
桐皮防已蠶沙川草薢秦朮桑枝牛膝木通等藥日有

冷廬醫話 卷四 七

起色不一月全愈余按痛而熱則不當用溫藥獨痺湯
等所以不效也此猶理之顯著者而知之者鮮焉甚矣
醫道之難明也

熱病愈後往往歸之於足發熱腫痛不治則痛甚而死
或致殘廢如截足風之類

咸豐戊午春余母周太孺人偶發寒熱忽患此症時余
在杭州內人周婉霞在家侍奉檢醫書得一方用廣膠
一兩入糟醋薑葱汁四味烱化成膏攤紙或布上貼患
處痛立止 用薑汁不必多只用少許葱汁較薑汁多一
半糟醋汁須三四倍於葱汁

庚申冬初婦人李氏患伏暑愈後兩足腫而不紅其痛尤劇服去濕清熱藥不效用此方治之痛亦立止其神方也因憶道光年間鄰人陳氏婦曾患此症諸醫莫能療治後以足浸冷水中號呼痛絕而殞惜當時未得此方拯之特詳誌於此願有志者廣傳焉

雜病

余戚茗城沈姬年七十四忽頭上右偏髮中生一角初起微痛其後每覺痛則角稍大闊三年狀如小指角根之肉微腫角堅如石色微黃角尖有三凹紋色微黑如犀角今已七十六歲咸豐八年按丹溪治鄭經歷嗜酒與

冷廬醫話

卷四

雜病

六

煎燂年五十餘額絲竹空穴湧出一角長短大小如雞距稍堅丹溪謂宜斷厚味先解食毒鍼灸以開世壅滯未易治也鄭憚煩召他醫以大黃朴硝腦子等冷藥卷之一夕豁開如雷蛆徑三寸一二日後血自中滲出高數尺而死此冷藥外逼熱鬱不得發宜其發之暴如此今沈姬食貧茹苦從不飲酒啖肉其非食毒可知不審何氣使然書之以俟識者又按南史孫謙木年頭生肉無骨其形較異又按趙雲松觀察錄云梁武帝時鍾離人顧思遠年一百二十歲臉頰見其頭有肉角長寸許觀係余亦曾見二人一江蘇阜陽湖人一徐姓嘉興人頭上皆有肉角高寸許年亦皆九十餘蓋壽相也然二人皆貧苦皆無子則亦非吉徵此亦可以相證附錄之

病有可預測其兆者如手指麻木知將患中風一年前時時口乾手腳心熱或作渴思飲茶并水或食已即飽知將患發背三年內眉眶骨痛知將患大風疾此有外症可憑者也至於察神色審脈象而能先識其病則非神乎技者不能矣

醫編謂真心痛咳牙噤口舌青面黑汗真頭痛全腦連

手足寒皆旦發夕死不忍坐視真心痛用猪肝煎湯入

麻黃肉桂乾薑附子服之以散其寒或可死中求生真頭痛急與黑錫丹灸百會穴猛進參沈烏附或可生

本生祖秋畦公捐館舍時有年七十猝發心痛不可忍半

冷廬醫話

卷四

雜病

七

日即長逝其時延醫診視祇進治心痛通套藥使準此法以治庶幾稍可救藥乎
消渴水腫下疳咳嗽吐血等症皆以戒鹽為第一要義若不能食淡方藥雖良終難獲效
病有見於此而應於彼者約略舉之如青腿牙疳之症牙病而必見於腿上咳不止脈無神氣葉門生癭此陽極而下不治之症疝之症亦名初起惡寒發熱脈浮數耳前後腫痛隱隱有紅色腫痛將退耳忽脹亦有誤用發散藥體虛者不任大表邪因內陷傳入厥陰脈絡累九腫痛而耳後全消者蓋耳後乃少陽膽經部位

肝膽相為表裏少陽感受風熱邪移於肝經也若作疝
症治之益誤矣此症惟汪蘊谷文綺會心錄詳言之并
立方云腫臃體實者甘桔湯加牛蒡丹皮當歸之屬一
二劑可消體虛者甘桔湯加何首烏玉竹丹皮當歸之
屬二三劑亦愈如遺毒為害必須救陰以回津液補元
以生真氣俾邪熱之毒從腫處盡發方用救陰保元湯
黑豆三錢熟地二錢麥冬錢半丹皮山
藥南沙參黃耆各一錢炙甘草八分水煎服又虜瘡
之立亦有先喉痛者陳載庵之子所患用吳醫會講中
之法治之是也見今人門

婦科

冷廬醫話

卷四 婦科

三

坤元是保宋薛仲昂軒所著歷代女科書皆未之採書
中不乏精要之論易簡之方詢為女科秘笈咸豐丁巳
吳曉鈺以重值購自吳門借余錄之摘錄數條於此
婦人有疾兩乳不嫌其大月水不嫌其多乃生機也治
嘔血及諸衄下血等候用猪腰子一具童便二盞陳三
白酒一盞貯新瓶內密封泥口日晚以慢火煨熟至初
更止夜分後更以火溫之發瓶畢食即病篤者止一月
效平日瘦怯者並宜服之男女皆效真以血養血之良
方也
醫書云先期為血熱後期為血寒然有或前或後者將

忽寒忽熱乎大抵氣者血之母氣亂則經期亦亂故調
經以理氣為先

孕六七月因爭築著子死腹中惡露直下痛不能勝而
欲絕者佛手散主之當歸三錢川芎五錢益母五錢水
酒各半碗煎服停一二時再進一
服若胎不損則痛止而子母俱安既損則胎下而母全
矣

一胎不動而冷如冰即非好胎若以不動言之好胎亦
是伏而不動者何可遂斷其死胎也宜服順氣活血藥
產後忌飲酒但服童便可也童便為臨產仙藥暈眩敗
血中心及血崩諸症倉卒不及備藥惟兒初下地時即

冷廬醫話

卷四 婦科

三

與童便一盞庶免諸症之患一月之內日服一盞百病
不生他藥皆不及此
產後百病三者最危嘔吐盜汗洩瀉是也三者並見其
命必危數症並作治其所急見二凶多一症輕者無害
產後陰血虛耗陽浮散其外而靡所依故多發熱治法
用四物湯補陰薑通神明炮乾薑能收浮散之陽使合
於陰故兼用之然產後脾胃虛損有傷飲食而發熱者
誤作血虛則反傷矣故必先問曾食何物有無傷損有
惡血未淨者必腹痛而發熱有感冒外邪者必頭痛而
發熱若發熱而飲食自調絕無他症者乃血虛也可以

補血若胸膈飽悶噯氣惡食泄瀉等症只隨症治之要知腹滿而不痛者斷非惡血也莫誤

產後用益母草到一大劑三兩濃煎去渣加芎歸末各

二錢陳酒童便各一盞服之至再則腹痛血暈之患免

且大有補益真治產之司總也此方又名奪命丹為產後聖藥

產後喜鹹愛酸而致咳嗽者必致痼疾終身須自慎之

家傳秘方有六簡易而神妙特奇世寶之種子丸五

五口按益母草帶根陰乾為末煉蜜固胎丸條苓白朮為丸如彈子大每服二九百日必效

三錢砂仁湯下連服 保安丸五月五日取益母草去根數朝而胎可永安

子大孕八九月每朝一丸砂仁湯 催生丹益母草四兩下服二三十朝必無倒產之逆

冷廬醫話 卷四 婦科 三

石百草霜各二兩既產用山查末三錢

服四錢芎歸湯送下 益母丹煎益母草湯陳酒和童便調下第一日三服第二日二服第三日一服第四日

五日山查末減半第六第七日去山查末止服三味第

八日併三味不服而 坤元是保丹孕婦病則胎亦病而百疾不生矣歷驗

御胎病使兩無恙 青黛五錢伏龍肝二兩二味研末

用并泥調勻塗臍上當孕處二寸許乾則再塗 此丹

止可施于傷寒極熱之症不可 余家有備婦葉姓陰戶

概施者也切記切記慎之慎之 墜下一物如初生孩兒頭臥則入腹立則墜於外行動

不便深以為苦自云產後操作過早屢至河埠踞而洗

衣致有此患墜下後產一男仍不能收俗名魚袋不知

是否即子宮也此症初起若依丹溪法當或可療久則

不能治矣

丹溪治產婦陰戶一物如帕垂下俗名產頰宜大補氣以升提之以參耆朮各一錢升麻五分後用歸芎甘草陳皮調之又治產婦陰戶下一物如合鉢狀此子宮也氣血弱故隨子而下用升麻當歸芎耆大劑服二次後以五倍子作湯洗濯皺其皮覺一響而收入

胎產

婦人經止三月以川芎末二錢煎艾水調服腹內覺微動是孕不動者非也此法婦科諸書皆載之然未可輕試余內人素患肝氣已丑歲懷孕三月服川芎末少許即動甚不安是知成方不當泥也又方書佛手散用當

冷廬醫話 卷四 胎產 三

歸川芎各五錢水酒煎治胎動杭州儒醫嚴兼三茂才

變謂此方暫服則安常服之則屢生而不育親驗故知

之

秀水新脞鍾陳氏女科治胎前諸症戒用川芎以其能

升易動胎氣也又言桂圓產後不可輕服味甘易令人

嘔恐瘀血因之而升也余因思張景岳治胞衣不下用

本婦頭髮攪入喉中使作嘔則氣升血散胞輒自落此

法雖妙然或因作嘔而瘀血上升轉益為害矣

蕭慎齋女科經論謂妊娠十月而生其常也其有踰期

者若唐堯之與漢昭是也若云二年四年則怪誕不經

矣

余按元史黃潛傳孕二十四月而生此必非虛語者又
仁和王學權重慶堂隨筆載王大昌語云老醫輔沛霖
治周縫人妻經阻腹脹而硬服藥不效至兩年餘忽舉
一子而脹病如失其子甚短小名曰關係余常見之云
云然則胎孕閱數年之久亦事之所或有未可概以爲
不經也

蔡松汀難產方用黃耆熟地各一兩歸身枸杞子黨參
龜板醋炙各四錢茯苓三錢白芍川芎各一錢無論胞衣
已破未破連服四五貼但用頭汁取其力厚也此方意

冷廬醫話

卷四 胎產

五

主補助氣血以爲服之者萬無一失馮楚瞻催生保產
萬全湯則用人參三錢至五錢歸身三錢牛膝稍二錢川芎
乾薑炒各一錢肉桂六分桃仁十三粒酒炒紅花三分
補而兼通謂不惟催生神效產後更無瘀血凝滯百病
主蔡說者嘗馮方溫熱主馮說者議蔡方補滯竊謂馮
方惟秉質虛寒者宜之否則必有遺患當以蔡方爲優
孕婦服藥凡尋常所用如牡丹皮赤芍牛膝薏苡仁貝
母半夏南星通草車前子澤瀉滑石槐角麥芽神麩伏
龍肝歸尾凡用歸身當去尾龍甲龜板等皆忌之大抵行血利
氣通絡滲濕之品均在禁例故王孟英謂胎前無濕雖

茯苓亦須避之火酒椒蒜等皆不可食以其助火鍊陰
也固胎之物南瓜蒂煎湯服最良勝於諸藥黃牛鼻糞
灰同煎尤妙

泊宅編云一婦人暴渴惟飲五味汁名醫耿問診其
脈曰此血欲凝非疾也已而果孕以古方有血欲凝而
渴飲味之症不可不知也按此說產科書罕見錄之以
備診家之一助

江都葛晴峯自申醫易脈部謂孕脈以陽入陰中脈當
短促羅養齋以爲發千古所未發惜其書不傳

補脾散治產後交腸病因脾腸有損積穢凝塞故大小

冷廬醫話

卷四 胎產

五

便身位而出也補脾散甚效方用生黃絹絲一尺剪碎
白牡丹皮白芩各錢半水一碗同煮如飴木槌研爛空
腹時頓服服時不得作聲作聲則不效陳夢琴按通其
法用生黃絲絹白芩黃蠟明礬琥珀水捶爲丸猪肝一
煮湯飲之尤精密可法
辨妊娠古人以形病脈不病爲憑沈金齋更以嗜酸別
之何西池又以胎至五月則乳頭乳根必黑乳房亦升
發爲據辨胎男女古人以脈左大爲男右大爲女張路
玉獨謂寸口滑實爲男尺中滑實爲女兩寸俱滑實爲
雙男兩尺俱滑實爲雙女右尺左寸俱滑實爲一男一

女此皆扼要之訣也

陽湖史生家俊言其同鄉名醫周八先生診一孕婦左乳脹痛謂左乳脹為男右乳脹為女後果生男余按千金方云左乳房有核是男右乳房有核是女又坤元是保以乳核先生驗左男右女殆即此義歟

子死腹中古法用下驗之之法腹間胸墜兼冷略無動意口中穢面如土色舌色青黑是也治法服回生丹三九立下產母無恙如一時無此藥以平胃散一兩生用經酒水各半鍾煎好入朴硝五錢再煎溫服即化水而下薛立齋云胎死服朴硝下穢水肢體倦怠氣息奄奄急

冷廬醫話

卷四 胎產

美

用四君子為主佐以四物加薑桂調之蕭慎齋云胎死必先驗舌青腹冷口穢的確方可用下亦必先固妊婦本元補氣養血而後下之若偶有不安未能詳審遽用峻厲攻伐難免不測之禍保產要錄云即不服藥人不慌忙逼迫亦遲遲生下而不傷母蓋人腹中極熱惟不忙迫產母安心飲食腹內熱氣薰蒸胎自柔軟腐死或一二日或三四日自然生下但所出穢氣令人難聞是可知死胎用下乃不得已之治法若產母病後及真元虛者尤當審慎程道承式醫穀治產婦氣血弱而胎死腹中者其症腹脹作痛一日不下其脈兩尺沈伏微動無神熬益母膏以川芎當

歸中桂葵子煎湯調服二三盞胎即下其治最善吳鞠通治一婦死胎不下二日診其脈洪大而乳間其症大汗不止精神恍惚欲脫曰此心氣太虛不能固胎不問胎死與否先固心氣用救逆湯地黃麥冬白芍阿膠炙甘草龍骨牡蠣加入參煮三杯服一杯而汗斂服二杯而神清氣寧三杯未服而死胎下矣下後補肝腎之陰以配心陽之用而愈此又可為治死胎者開一法門也

產寶云妊婦腹中臍帶上疙瘩兒含口中因妊婦登高舉臂脫出兒口以此作孽令妊婦曲腰就地如拾物狀仍入兒口中即止王清臣駁之曰初結胎無口時又以

冷廬醫話

卷四 胎產

毛

何物吮血養生然余觀程氏光治腹中兒啼傾豆於地令婦低頭拾之即止又萬密齋治法令婦作男子拜即止則知口含之說近似有理且惟有口始可含何得以無口時相比較況所謂含者乃在氤氳一氣之中非必真吮血以養生也王說似拘

秀水計壽橋學博補博雅工詩深諳醫理尤精婦科自言診胎產症二十餘年凡大險大危者十中挽回七八皆以用補得宜不隨流俗以治標逐瘀為先務也所著客塵醫話三卷婦科居其大半論墮胎難產最中肯綮錄之治墮胎往往用補瀉治難產往往用攻下皆非正

法蓋半產由於虛滑者半出於內熱者半得胎之後衝任之血為胎所吸無餘血下行血不足胎必枯槁而墜其本由於內熱火盛陽旺而陰虧血益少矣治宜養血為先清熱次之若泥於賦補反生壅滯之害至於產育乃天地生生化育之理本無危險皆人之自作也用力大早則胎先墜下舒轉不及胞漿先破胎已枯涸遂有橫生倒產之虞其治亦不外乎養血為主血生則胎自出若誤用攻下之藥則胎雖已產衝任大傷氣冒血崩危在呼吸矣慎之慎之

齊氏翀三晉見聞錄云山西產婦既產便餓不食物惟

冷廬醫話 卷四 胎產 天

以小米粥極薄日飲數回以一月為率若旬日之內或食米麪或食雞豚則不可治安邑則旬日之內并不可睡

按產後因食傷致病而殞命者甚多飲粥之法最妙但不可使之餓要在一餓即飲飲不可多而已至於旬日不睡未免為期太多神氣疲憊吾鄉每令倚睡高枕傍以人守之寐稍久即呼之覺閱四五日始任其睡此法較善

乳

勸行醫說又有論乳吹一條語亦詳盡并錄於此凡婦

人乳吹初起切勿先延醫治每見醫家治乳用黃色數藥調菊花葉塗之內服皂角甲末等味速其成膿待至紅未熟即用拔鍼開入寸許復以手硬出毒其痛每至昏暈而血多膿少既難內消復使其痛苦多時不能收口日久成漏腐爛纏繞致病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而待哺之兒亦將失乳斃命罪惡之重擢髮難數在醫者本意只求多次相延博取財物或冀症久求愈重素藥資而已亦知地獄中早虛左以待乎故乳吹乳癰等症初起只須內服消遙散及六神丸蓮房灰末福橘酒送外煎紫蘇橘核絲瓜絡川棟子當歸紅花川烏香附官

冷廬醫話 卷四 乳 天

桂等水用手巾兩方絞熱替換焗乳輕者乳散乳通如再不通須病人忍痛命一大嬰孩重吮下積乳隨即吐去吮三五次無不爽利無庸延醫診視至於乳疽乳巖乳癰症情不一治法各殊是在名家息心體認以前煎劑為主尤非瘍科所能奏功矣

冷廬醫話卷五

桐鄉 陸以湑 定圃氏著

幼科

小兒解顛者因腎氣虛弱腦髓不實不能收斂而顛為之大也宜急服地黃丸補之萬密齋幼科發揮云一兒頭縫四破皮光而急兩眼甚小萬曰腦者髓之海也腎主骨髓中有伏火故髓熱而頭破額顛大而眼楞小也宜服地黃丸其父母不信至十四歲而死余族一姪孫幼時解顛頭大而面甚小至十六歲竟死余按龜板治小兒顛不合加入地黃中煎服似尤應驗

冷廬醫話

卷五 幼科

一

治小兒驚風砂雪丸用硃砂輕粉各一錢殭蠶十箇蝎三箇以青蒿節中蟬搗和為丸研細人乳調服相傳其方甚神余按輕粉辛燥有毒治之不得其法則毒氣竄入經絡變成他疾為害非淺不若用青蒿蟲末和燈草灰調人人乳服之或飼小兒睡時以銅管吹青蒿蟲末和燈草灰入其口中法尤簡妙屢屢獲效不可忽視喻嘉言溫證朗照云凡小兒發熱嘔吐者倘未佈痘即須審諦不可誤用溫胃之藥里中一宋侯高年一子恣啖不禁每服香砂平胃散極效一夕痘發作嘔誤服前藥滿頭紅筋出斑點密攢筋露所謂瓜藤斑也上饒

冷廬醫話

卷五 幼科

二

相公一好鬆齡選真赴宴返寓痘發作嘔乃父投以藿香正氣丸一夕舌上生三黑疔如尖栗形舌下生四黃疔如牛癩形蓋痘邪正出阻截其路凶變若此當以為戒余按小兒患病挾熱者多溫燥之藥皆宜慎用不特痘症宜防也憶在杭州時有府胥張某子十歲夏月觸暑發熱惡寒不食醫投以藿香正氣丸遂至熱盛神昏唇舌焦乾口鼻出血而殞請久可活幼心法云小兒多吐之後胃氣大虛氣不歸元陽浮於外反有面赤頭熱身熱作渴而似熱症者俗醫誤認為熱投以涼藥殺人如反掌故治吐瀉而藥不中病者與其失之寒涼甯失之溫補失之溫補猶可救療失之寒涼其禍甚速不及救也余按此說與前條喻氏所論絕相反參觀焉而各有至理惟在審症之的而已蓋凡症之初起發熱作渴而吐者挾熱居多吐後復發熱作渴者往往有屬虛寒者矣司命者其慎之吾邑孔雅六學博憲采長女初生啼哭一聲後竟默不作聲查方書捉貓一隻以袱包之持向女耳邊隔袱咬貓耳貓大噪一聲女即應聲而啼後遂無他今已出嫁生子矣此即古之所謂禁方其理莫能測也醫學入門云初生月內多啼者凡胎熱胎毒胎驚皆從此而散且

無奇症沈芊絲甚慧其說因謂兒啼只宜輕手扶抱任其自哭自止切不可勉強按住或令吮乳止之若無他病不必服藥余謂是固然矣然有因他故而啼者杭州樂懷谷女方襁褓忽啼不止拍之則愈啼解衣視背見繡針微露其緒而針已全沒醫治之雜以藥敷肉潰而針終不出延至百餘日賣酒家傳一方以銀杏仁去衣心杵爛菜油浸良久取油滴瘡孔中移時針透瘡口而針則已灣蓋強拍人之也又曾世榮於船中治王千戶子頭疼額赤諸治不效動即大哭細審知為船篷小篾刺入顙上皮膚鑲去即愈然則小兒啼哭苟有異於尋

冷廬醫話

卷五

幼科

三

常即當細心審察固不必一概投藥亦不得任其自啼自止也

痘

翼駟稗編云海州劉永有一子年五歲出痘遍體疔瘡大如甌凡三四十醫皆不識有老嫗年七十餘見之曰此包痘也吾所見并此而二決無他虞六七日疔瘡悉破內如榴子層層灌漿皆滿真從來未覩者痘書充棟亦無人道及可見醫理淵深即痘疹一門已難測識矣余按此可以補諸痘書之闕錄云

阜平趙功甫長於治痘痘始萌一望已知其結局自云

一生療痘無藥不用而從未有用附子者今按曾世榮治侯自牧子痘盛夏用附子費養恒治馮憲副孫痘亦用附子皆採入續名醫類案然則治痘非無用附子之症特不恒有耳

疔

治小兒疔疳集聖丸人參蟾蜍川連各三錢歸身川芎陳皮五靈脂蓬萊茂夜明砂使君

冷廬醫話

卷五

痘

四

子內蘆薈砂仁木香各二錢公猪胆一筒和藥末為丸如龍眼大每服一九不寒不熱亦補亦消最為穩善名醫類案所載單方三亦佳一用山查一兩白酒麩一兩取多年瓦夜壺中人中白最多者裝入二物炭火煨存性研細末每服六分滾水送下其一用雞蛋七枚輕去殼勿損衣膜以胡黃連一兩川黃連一兩童便浸春秋五日夏三日冬七日浸透煮熟服之一其用大蝦蟆十數箇打死置小口缸內取糞蛆不拘多少糞清浸養盛夏三日春末秋後四五日以食盡蝦蟆為度用粗麻布袋扎住缸口倒置活水中令吐出污穢淨置蛆於燒紅新瓦上焙乾食之每服一二錢或用炒熟

大麥麩和少蜜作餅或丸令兒食此皆以人身氣化之物入消導藥治之可稱靈妙

小兒無辜疔腦後項邊有核如彈丸按之轉動軟而不疼壯熱羸瘦頭露骨高有謂妖鳥一名夜行游女夜飛其翼有毒拂落于人家晒晾未收之襪衣上兒著之則病有斥其說為妄謂無辜鳥名啼時兩頰扇動如瘰癧之項小兒肝熱目暗頭核纍纍其狀相類因為名宜用逍遙散加減治之有謂因乏乳所致又有謂饑飽勞役風驚暑積八邪所致宜用布袋丸治之余謂妖鳥之說無論其是否但見項邊有核即當挑刺以藥治之若至大

冷廬醫話

卷五 疔

五

而潰膿法不能療至其用藥則仍不外治疔病之法耳

外科

治膿窠疥瘡用大楓子五十粒 蓖麻子五十粒 蛇床子三錢以上三錢以下 味研細另包

麻黃錢半 斑蝥去翅足三個 雄豬油兩 先將麻黃斑蝥二味同

入豬油內煎枯去渣盡淨再將前三味放下緩緩熬煎待渣黑然後取起用絹袋包裹向患處頻擦之此方

吳子嘉所傳云曾經試過甚效

子嘉又傳治發背癰疽一切無名大毒以及瘡癤等症神方名迅風掃籬散云得自常熟屢試不爽用穿山甲七錢 蜈蚣去頭尾七條 蟬退五錢 殭蠶炒去絲二錢 乳香去油二錢 沒

藥去油二錢 全蝎頭尾要全酒浸 斑蝥去翅足 明雄黃錢半 去腹內腸七箇 斑蝥米炒七箇 五錢 麝香一錢 冰片八分 五倍子一兩 共為細末曝乾勿令見火摻於毒上再以尋常膏藥蓋之其效如神若遇大毒須加升丹少許和藥末同摻其升丹必要自製市中者不驗

升丹方水銀一兩 白礬二錢 牙硝一兩二錢 皮硝二錢 研細再入水銀用小廣鍋一隻盛藥再以粗碗一隻覆於鍋上用細白皮紙搓作紙索蘸水微濕築於碗口另用細礬末摻紙上再用生石膏粉滿蓋碗底以鐵秤錘壓碗上畢以大釘四枚釘入泥地用硬炭燒三

冷廬醫話

卷五 外科

六

炷官香四圍須用磚護 第一炷火文第二炷火武生香 走偏第三炷火大武當以扇拂之冷定開視而丹成矣 丹在碗上藥渣

方書所言內癰大概詳於肺胃大小腸其他臟腑均略焉吾鄉有患肝癰者醫以為肺癰服藥後日就危篤延

張夢廬學博視之識為肝癰誤治卒不能救藥而殞按內經云期門隱隱痛者肝疽其上肉微起者肝癰又云肝癰兩胛滿卧則驚不得小便是其症亦尚易辨特俗醫不學遂致殺人耳陳遠公云肝癰在左而不在右左脇之皮必見紅紫色而舌必見青色治必平肝為主佐

以瀉火去毒宜化肝消毒湯白芍當歸各三兩金銀花五兩黑山梔五錢生甘草三錢水煎服其治法與肺癰迥殊也

王洪緒外科全生集論馮氏錦囊治陰疽以溫補兼托以爲初起平塌安可用托托則成功宜以潰爲貴即流注瘰癧惡核倘有潰者仍不敢托托則潰者雖斂增者又何如耶因立陽和湯以施治熟地一兩鹿角膠三錢白芥子二錢肉桂一錢甘草一錢麻黃五分遇平塌不痛大疽倍加熟地嚴兼三謂生平遵此法以治陰症屢獲奇驗嘗於六月中治一男子偏身熱毒而腹上獨生一疽平塌不痛診其脉沈微

冷廬醫話

卷五

外科

七

無力乃用陽和湯加附子黃芪服之疽消而愈蓋熱毒發於表而陰疽根於內故必治其本焉因思古方治一切癰疽用仙方活命飲未成者即消已成者即潰云是瘡癰之聖藥然以治陰疽則有銀花赤芍花粉貝母等涼藥不若陽和湯專用溫補能消患於未萌也
海甯許辛木部曹 精醫理尤長於外科所製膏丹必購求良藥親自研鍊拯治危症甚多嘗言瘰癧一症服藥最難見效外治亦鮮良方王氏全生集消核膏曾試用之蘊熱重者轉致紅腫蓋藥品多毒烈也因以控涎丹爲主加入麻黃煎成膏藥普施甚效故友湯緒雲又

加入數味嗣後求者踵至不獨瘰癧凡痰核乳巖貼之初起即消久者縱不能消亦不再大妙在並無斑蝥蜈蚣全蝎等毒藥雖好肉貼之無損石門某醫之文頸生瘰癧十餘年自爲醫治不效且有潰者聞部曹有自製消核膏挽人求索令未潰者貼此膏已潰者貼陽和解凝膏見全生集以九一丹每次索膏必數十張如是數月未潰者消已潰者斂遂不復發今嫁人有子女矣此方治愈者眾其藥用製甘遂二兩紅芽大戟三兩白芥子八錢黃四生南星一兩直天蠶一兩朴硝一兩藤黃一兩黃錢生南星六錢直天蠶六錢朴硝六錢藤黃六錢半夏六錢九一丹用降藥九分生石膏一分

冷廬醫話

卷五

外科

八

外科之症有與內科相似者最宜詳審凡諸癰毒初起惡寒發熱不可誤認傷寒又骨槽風不可誤認牙痛鶴膝風不可誤認痛痺痔血不可誤認腸紅肺癰不可誤認外感咳嗽腸癰不可誤認諸腹痛此類尙多不可悉數
質直談耳載舊青浦鎮瘍醫陳天士名馳四方就醫者日不下數十人其藥最秘者手治之歲久毒氣薰炙晚年中拇間生惡疽知不可療聞南去百五十里地名潭中有一叟精於針砭恒自晦不欲以術自鳴即易姓名疾赴其所乞治之叟曰此藥毒也君殆知醫向之中惡

深矣不發則已發必難治非吾力所及也蓋往質諸陳天士乎天士大恐速歸疽遂潰神昏而歿余謂陳雖能醫技猶未精也秋鑑叢話云北賈貿易江南喜食猪首兼數人之量有精于岐黃者見之問其僕曰每餐如是已十有餘年矣醫者云病將作凡藥不能治也俟其歸尾之北上將以為奇貨久之無恙復細詢其僕曰主人食後必滿飲松蘿茶數甌醫爽然曰此毒惟松蘿可解悵然而返使陳能如此賈之豫為防何致成不治之症乎

外科正宗一書近世盛行醫者信而遵之往往用披針

冷廬醫話

卷五 外科

九

及三品一條鎗等法誤人不少是書徐靈胎有評本余曾從陳載庵借錄一過後許辛木又加註釋屬余為之校正將以救世醫之弊已付刊矣適逢寇亂中較余所錄之本亦燬於兵燹辛酉秋日避難於東林山後從湯欣庵借錄副本因摘錄於此俾習外科者觀之庶不為是書所誤正宗云初起未成者用披針當頂點入知痛處出其惡血通其瘡竅隨插蟾酥條直至瘡底見腦疽論後評云此必死之法誤盡蒼生其不死者亦必臥牀幾月服大補之藥而後得安正宗云披針當頂插入知痛處方止隨用蟾酥條插至孔底見神妙拔根方下又云三日後

加添插藥其根高腫作疼評云凡瘡未成者一見血則毒走肌傷輕者變重重則必死况又插入藥條以致痛極腐爛斷無消理此等惡法害人不淺然此原云陰症當用此法乃近人不知不論陰症陽症輕病重病皆用此法殺人無算間有愈者皆痛苦哀號死裏逃生乃皆奉為金科玉律舉世皆然無人救正豈不傷心又評云用此法者我目中已見殺數十人矣即真陰症亦不宜用况陰症干不得一非平塌者即為陰症也評三品一條鎗後云此治惡毒頑瘡間有可用近日庸醫不論何瘡俱用此法殺人無算深為可恨製方之人原只用以

冷廬醫話

卷五 外科

十

治不知痛癢及死肌頑肉誰知後世惡人竟為必用之品不可不歸咎於作俑人也余因思周岷帆學士患瘡為費某用三品一條鎗致死見醫門由於未見徐評故耳醫者專主一家之言不知虛懷好學博採精研而欲免於誤人也豈可得哉

疔

本草綱目蒼耳草蟲疔方余以治多人無不獲效其法於夏秋之交取蒼耳草莖憔悴有穴孔處拍開取蟲蟲如蠶而小長不過四五分其行甚速以紙包裹置火爐上烘極乾藏瓶中勿出氣用時研細末摻在疔瘡膏藥藥店中心貼向

疔瘡頭上先用銀針向疔瘡頭上微挑開當有水流出血六時許疔根

自拔按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有治一切疔腫神方蒼耳

草根莖苗子但取一色便可燒為灰醋泔淀和如泥塗上乾即換

之不過十度即能拔出根此法本千金方又按劉雲密本草述

云一切疔腫危困者用蒼耳根葉搗和小兒尿絞汁冷

服一升日三服拔根甚驗此二方余未經親試如用之

獲效無事取蟲傷物命矣特識之

癰疽宜灸而疔獨忌灸癰疽藥每用酒煎而疔獨忌酒

皆以其助火也又治疔膏藥忌用桐油紙惟當用布刺

疔針忌用銅鐵惟宜用銀

冷廬醫話 卷五 疔 十一

針灸

夏日宜灸汪石山駁正之甚是一近事尤堪為戒錢塘

陳氏子患瘰得一方云夏日於日中灸背當可見愈如

法行之至深秋得伏暑症甚重醫治不效而卒古者針

灸之法與藥並重後世羣尙方劑投藥無功始從事於

針灸又往往不能獲效或轉增重則以精此技者甚少

且未審病之宜針灸與否也葉天士謂針灸有瀉無補

但治風寒中穴之實症見來蘇集批本此言信然嘗見有癩症

挾虛因針而轉劇瘰症挾熱因灸而益重是不可以不

慎也

孟子求三年之艾趙氏註云艾可以為灸人病乾久益

善故以為喻按說文火部云灸灼也從火久聲俗讀灸

誤也

藥品

新絳金匱旋覆湯用之治肝著亦治婦人半產漏下本

草綱目獨遺之黃坤載長沙藥解言之較詳云新絳味

平入足厥陰肝經行經脈而通瘀澀斂血海而止崩漏

又云新絳利水滲濕去則木達而血升故能止崩漏

其諸主治止崩漏吐衄泄痢諸血除男子消渴通產後

淋瀝止血燒灰存性研用消渴淋瀝煮湯溫服其云諸

冷廬醫話 卷五 針灸 十二

症消渴皆綠土濕而不及於火益其生平深惡滋陰故

立言不免於偏也

左牡蠣取殼以項向北腹向南視之口斜向左盤龍東者為左顧者雄右顧者雌

左纏藤金銀花皆以左為貴秦芫根有羅紋亦以左旋者

入藥右旋者令人發腳氣病盧子蘇云蓋天道左旋而

人生氣從之也

桃仁最易發脹震澤某氏子甫十餘歲食之過多脹死

棺殮即殯之郊逾年啟棺焚葬其尸覆卧棺中手足皆

作撐抵勢蓋桃仁之性既過而甦棺甚脆薄得不悶死

轉側其身以求出力微卒不能破棺而死耳豬膚王海

藏以為鮮狝皮吳綬以為煇豬時刮下黑膚汪石山謂考禮運疏革膚內厚皮也膚革外薄皮也則吳說為是膚者膚淺之義謹按

御纂醫宗金鑑方解云豬膚者乃革外之膚皮也其體輕其味鹹輕則能散鹹則入腎故治少陰咽痛是以解熱中寓散之意也詮釋詳明可以括諸家之說矣

分冬通胃絡不去心入養肺陰藥則宜去心陳載庵說其生平治驗如此

凡木之花皆五出惟桂花四出梔子花六出桂乃月中之木梔子即西域之簷蔔也桃杏花六出者子必雙仁食之殺人

冷廬醫話 卷五 藥品 三 傷寒論之獨際乃常山之莖也金匱要略之澤漆乃與大戟同類而各種也今皆不以入藥惟草澤醫人用以

貓兒眼睛草治水蠱者即澤漆也

李東壁謂香薷乃夏月解表之藥猶冬月之用麻黃氣虛者尤不可多服今人謂能解暑概用代茶誤矣程氏

鍾齡謂香薷乃消暑要藥而方書稱為散劑俗稱為夏日禁劑夏既禁用則當用於何時此不經之說致令良藥

受屈此二說桂杏軒醫述並載之余謂李說為是程說不可從香薷雖非夏日禁劑然雜陽氣為陰邪所遇用以發越陽氣則官其餘中暑之病均不可用

今人夏月又有以薑香代茶者亦誤夏月可常服以除

暑者惟陳青蒿耳余每于秋仲採青蒿洗晒收藏次年夏入甌煎露用以代茶殊勝

連翹功專瀉心與小腸之熱本經及諸家本草並未言其除濕惟朱丹溪謂除脾胃濕熱沈則施謂從蒼朮黃

柏則治濕熱而吳氏本草從新又謂除三焦大腸濕熱近世醫家宗之遂以為利濕要藥不知連翹之用有三

瀉心經客熱一也去上焦諸熱二也為瘡家聖藥三也此足以盡其功能矣

枸杞子諸家本草有謂其甘平者有謂其苦寒者有謂其微寒者有謂其甘微溫者均未嘗抉發其理惟張石

冷廬醫話 卷五 藥品 四 頑本經逢原謂味甘色赤性溫無疑緣本經根子合論無分以致後人或言子性微寒根性大寒蓋有惑於一

本無寒熱兩殊之理夫天之生物不齊往往豐於此而瀋於彼如山茱萸之內瀋精核滑精當歸之頭止血犀

破血橋實之皮滌痰膜聚痰不一而足即炎帝之嘗藥亦不遍詳氣味形色安有味甘色赤形質滋潤之物性

寒之理其辨別獨精勝於諸家余壯歲服藥每用枸杞子必齒痛中年後服之甚安又嘗驗之肝病有火者服

枸杞子往往增劇謂非性溫之徵耶

張叔承本草選謂方書所用大棗不分黑白細詳之乃

是紅棗之大者若黑棗則加蜜蒸過者又謂今人蒸棗多用糖蜜拌過久食最損脾胃助濕熱也竊意紅棗力薄和胃則宜黑棗味厚補中當用似不得混同施治至助濕熱之說理不可易是以多食則齒生蟲而致損也龍木論治內障眼有五退散用龍退蛇蟬退鳳凰退烏雞退佛退人退等分一處同燒作灰研為細末每服一錢用熟羊肝喫不拘時候日進三服佛退人退之名甚新可補入藥品異名中也

竹茹從竹而俗或從草作茹青精子從草而俗或從竹作箱皆誤

冷廬醫話 卷五 藥品 五

松之餘氣為茯苓楓之餘氣為豬苓竹之餘氣為雷丸亦名竹筴豬苓在本經中品雷丸在下品茯苓在上品方藥用之獨多以其得松之精英久服可安魂養神不饑延年也又有橘苓生於橘樹如葺可治乳癰見趙恕軒本草綱目拾遺

葛仙米乃山穴中石上為水所漬而成楚蜀越深山中皆有之龍青霏食物考謂清神解熱療痰火久服延年本草綱目拾遺則謂性寒不宜多食按此物不入藥用祇宜作羹味殊鮮美凡煮食者先入醋少許方以滾水發之則大而和軟

木之用桑為多曰葉曰枝曰花曰椹曰根皮曰汁曰耳曰瘦曰油曰蠶曰寄生曰螟蛉凡十有二果之用蓮為多曰莖曰節曰莖曰葉曰蒂曰鬚曰花曰房曰實曰蕒曰汁曰粉亦十有二物皆有絲一稟金氣一得水精理虛元鑑謂物性有全身上下純粹無疵者惟桑與蓮良有以也

金匱要略王不留行散自註云如風寒桑東南根勿取之後世註釋家謂風寒表邪在經絡桑根下降止利肺氣不能逐外邪故勿取之吳鞠通推闡其義桑根之性下達而堅結由肺下走肝腎者也內傷不妨用之外感

冷廬醫話 卷五 藥品 六

則引邪入肝腎之陰而咳嗽久不愈矣地骨皮為枸杞之根入下最深力能至骨有風寒外感者亦忌用之其說詳見溫病條辨可補諸家本草之闕近世醫士能細辨藥性者少矣丙辰秋余戚吳氏婦偶感風寒咳嗽氣急某醫診之用桑白皮為君咳嗽轉劇急令勿服改用杏蘇散加減乃愈

萬歷間陸祖愚見三世醫案治沈姓妻疫病垂危其鄰邵南橋助銀兩許以備殮殮之資陸謂以其半易人參此婦尚可生乃以白虎合生脈二劑用人參五錢服後病勢減半於前方加白芍止用人參一錢服四劑而愈此可

想見其時參價之賤今之貧人遇病如需一兩參非銀十餘兩不可雖有良醫將如之何

杏仁潤肺利氣宜湯浸去皮尖炒黃若治風寒病則宜連皮尖生用取其發散也今人概去皮尖殆未達此意耳

服參不投者服生萊菔姚婉雲本草分經謂服山查可解本草綱目拾遺謂菓子殼煎湯服解參之力尤勝余謂疾之輕者猶可解重則無藥可解要在審所當用勿妄投而已

王簪鳳仙本草綱目入毒草部王簪之毒在根鳳仙之冷廬醫話 卷五 藥品 七

毒在子皆能透骨損齒又如珍珠蘭茉莉等其根亦皆有毒殺人

煙草明季始有之其種出於淡巴國流入呂宋國轉入閩閩石馬鐘產者最良諸家本草皆載人毒草門彙言謂偶有食之其氣閉悶昏潰如死其非善物可知備要謂六氣薰灼耗血損年取其所長惟辟瘴除穢而已今人嗜此者眾煙肆之多幾於酒肆埒雖不若鴉片煙之為害甚烈然能耗肺氣傷陰血凡患咳嗽哮喘虛損吐血氣虛火炎等症尤宜遠之

輕粉辛燥有毒以治楊梅瘡奏效雖捷而毒氣竄入筋

骨變生他疾為害無窮大風子之治癘風亦然製方藥者其慎之

本草謂梔子生用瀉火炒黑止血臨證指南治外感證多用黑山梔黃退庵云近多炒用用生者絕少余按仲景梔子湯有病入舊微溲不可與服之禁蓋以其苦寒也若炒黑則寒性減無論舊溲與否皆可服矣此所以用生者少歟

藥物來自海外者甚多中國之藥亦有遐方所寶重者如西戎之需茶唐古忒之需大黃日本之需殭蠶是也又往時專城入貢者特市土茯苓一時價昂百倍見錢

冷廬醫話 卷五 藥品 六

塘縣志

薄荷氣清輕而升散最甚老人病人均不可多服台州羅鏡涵體質素健年逾七旬偶患感冒無汗以薄荷數錢煎湯服之汗出不止而死舅氏周愚堂先生患怔忡甫痊個啖薄荷糕即氣喘自汗不得寐藥中重用參耆乃安

藥中所用椽實其木之名稱詩經曰櫟曰柞曰栝不結實者名椽爾雅又曰柞椽實一名皂斗俗稱野栗子澀腸止痢功勝罌粟杭州學解傍有一大株夏日陰濃藉以避暑深秋結實繁茂涼風吹墮撲檐拋屋終夜有聲頗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醫家類 三 二二下

耐清聽

盧子孫本草乘雅半偻備稱茶之功用採錄古今名家論說以為譜因謂常食令人瘦去人脂倍人力悅人志益人意思開人聲響揚人四肢舒人百節消人煩悶使人能誦無忘不寐而惺寂章杏雲調疾飲食辨則謂茶耗人精血有消無息欲使舉世不飲實難勸喻惟飲宜清忌多忌濃或以他草木之可煎飲者代之尤妙若夫渴症及諸熱症發渴者多飲之病更難愈又謂古不專以茶作飲故爾雅註疏但云可作羹飲並代茶兩字無之由是觀之茶經茶錄明理人不屑挂諸齒頰矣一說

冷廬醫話

卷五 藥品

九

迴殊當以章說為正如不能以他草木代之則宜少宜情之言切宜遵守章又謂俗尚陳茶僅隔年或一年止矣乃竟有陳至五七年一二十年者能令人失音或暴死蓋凡物過陳者皆有毒也此說亦世所罕知者楊希落本草經解要考證謂萎蕤漆葉治陰虛兼令人有子即華陀漆葉青黏散青黏世無能識或云黃精之正葉或云即萎蕤也然吾鄉有兩老儒先後服此方皆致殞或云漆葉乃五加皮葉本經名豺漆也里有兵子脣痛不能挽弓或教用萎蕤一斤五加皮浸酒飲盡自健旺勝常豈古方正爾綱目殆誤附漆樹耶漆本有毒

冷廬醫話 卷五

本經久服輕身及抱朴子通神長生皆難信有割漆人誤覆漆徧體瘡至莫救向在中山親見况服食乎陶宏景云生漆毒烈是也古無用葉者故氣味缺綱目殆因古方臆立主治耳余按以五加皮葉為漆葉前此所未聞然一物氣類迥別是以應驗亦殊明理之士自當舍漆葉而取五加皮究之古方藥品最宜詳審不可過信前人之說為所誤也本草綱目拾遺有雞神水云可明目去障製法擇大蘿蔔一個開大孔須近莖一頭開勿在根邊方可活孔內入雞蛋一枚種地上使其葉長成取雞蛋內水點眼其目如童重慶堂隨筆又載製雞神

冷廬醫話

卷五 藥品

十

青法冬至日取大蘿蔔一枚開蓋挖空入新生紫殼雞卵一個在內蓋仍嵌好埋淨土中均四五尺深到夏至日取出用女人衣具包裹藏瓷器中否則恐遇雷電被龍攝去也卵內黃白俱成清水用點諸目疾雖瞽者可復明二法並可試用錄之救逆湯之用蜀漆柯韻伯疑之鄭潤庵謂脈浮熱反灸之此為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吐血可見脈浮被火應至吐血今更吐之是速其血耳矧千金外臺兩書非痲非瘧不用是物則是方之有舛誤無疑吳中方大章則謂蜀漆乃蜀黍之誤古漆字無水旁與黍相

三七五

似故也黍為心穀用以救驚狂起卧不安者取其温中而濟腸胃協龍牡成甯神鎮脫之功也說見瘦吟醫案

草藥形狀相類者甚多如名芋似何首烏鉤吻似黃精透山根似藤蕪天炙似石龍芮雞冠子似青葙子赤柳草根似茜草根等不勝枚舉良毒各殊服食家均宜慎辨

何首烏具人形者不可多得而服之可以益壽然亦有不盡然者湯芷卿用中翼嗣稗編云吳江秀才某見鄰翁鋤地得二首烏如人形以錢二千買之用赤苳如法製食未數日腹瀉死此豈氣體有未合歟抑首烏或

冷廬醫話

卷五

藥品

三

挾毒物之氣能害人也服食之當慎也觀於此而益信賈星甫西吳蠶略所述頭二蠶較本草諸註家為詳備錄於此頭二蠶即蛭珍也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註云原再也字書作蠶本草有晚蠶沙晚蠶等目皆未詳辨遂誤以初蠶再出為晚蠶原蠶矣不知其種迥別凡二蠶繭蛾生種謂之頭二蠶種次年清明後即養之名頭二蠶時頭蠶尚未出也其眠其老甚速纔兩旬即收繭時頭蠶甫大眠也出蛾生子是謂二蠶種凡養頭二蠶皆甚少無纖絲者其繭殼繭黃蠶沙皆入藥其殭者尤不可得治痘有回生之功蓋時方春杪蠶亦得清

椒之氣故堪治疾殆珍之名所尤起歟本草所載專指此即周禮原字之義未必不指此又云二蠶始稱晚蠶出於頭蠶登族之際飼以二葉自眠至老皆值黃梅時候鬱蒸日甚蠅蚋蝓蟻臭穢生蛆性偏熱有毒其繭其絲價亦較廉凡所棄餘僅以肥田從未入藥余按今藥肆所售蠶沙殭蠶大抵皆出於頭蠶耳藥類鮮真此其一也

麋乳性熱補陽虛寒體弱者服之獲效甚捷余戚王社亭居長興和平山中言其地產麋取乳恆在夏月土人伺有麋處逐去母麋捕乳麋殺之以腸胃曝乾取乳凝

冷廬醫話

卷五

藥品

三

結成塊每兩可售錢一千作偽者每以牛羊等乳代之求之肆中鮮有真者矣表兄周星舫明經士恩在洞庭東山授徒言山中鄭社儀家蘭花絕盛傳有治難產方最靈採素心蘭花陰乾收藏臨用以一二泡湯飲之又言山中有黃天竺子泡湯飲之治肝氣極效余按天竺子祇見紅色者黃色則未之見星舫言山中人亦甚貴重此種不多得也辣加性大熱草杏雲調疾飲食辨以為近數十年羣嗜之食者十之七八父母嗜食幸熱其精血必熱故遺害於兒女飲食以冲淡和平為正醴厚之味久必傷生毒劣之物嗜之損壽乃

食此而不盡天者以體無內熱也若有內熱死安能不速耶其言可謂切至以此推之非獨辣椒不當嗜也凡胡椒生薑韭菜等辛溫之品皆足以劫陰而傷生慎毋多食許辛木云阿魏最難得真諸書皆言極臭恐防作吐蓋肆中皆以胡蒜白偽造也余有友人貽以塔爾巴哈臺阿魏精其色黑中帶黃並不甚臭極之氣味極清不作惡心乃知真品因自不同江浙去西番萬里而肆中所售阿魏其賤其偽可知且極臭傷胃有損無益勿用可也余謂藥之無真如桑寄生川鬱金化州陳皮之類求之肆中悉皆他物以之治病必不見效均當勿用

冷廬醫話 卷五 藥品 三

冬雪水藏雪更佳救時疫大熱症獲效最速余在杭州每遇冬雪即取藏壘中咸豐戊午四月與夫王姓發熱身腫嘔吐不食心口大熱似有一大塊塞住胸間病逾十餘日已危罵其妻來求藥乃以雪水與之飲一大碗即安睡半時許遍身大汗身涼思食而痊時其鄰祝氏婦懷孕數月亦患熱症甚劇王氏婦以所餘雪水令飲亦即熱退獲痊方書言白果食滿千枚者死以其壅氣也由此推之凡菱芋南瓜等滯氣之物俱不可多食病人尤忌棟根皮出土者殺人續名醫類案中毒門謂棟樹根出土者殺人朱氏子腹痛取棟子東南根煎湯服之少頃

而絕余按本草謂棟樹雄者根赤有毒殺人雌者色白入藥用是棟根之有毒不得僅以出土者概之矣繆仲淳廣筆記方藥有用紫河車胎元孩兒骨化屍場燒過人骨等其為本草註疏復備言天靈蓋人胞初生臍帶之功效未免有傷陰德不若本草綱目之於人骨人胞天靈蓋深以殘忍為戒然臍列氣味主治及方似當概從刪削詳述用之者有損而無益庶幾為仁人之言乎

冷廬醫話 卷五 藥品 舌

今之所云沙苑蒺藜即古之白蒺藜今之所云白蒺藜乃古之茨蒺藜也今之所云木通即古之通草今之所云通草乃古之通脫木也今之所云廣木香即古之青木香今之所云青木香乃古之馬兜鈴也收黃家用藥豈得泥古而不從今耶周乙藜嘗患偏體發細癩甚痒以枸骨葉煎湯代茶服之獲痊按枸骨一名猫兒刺俗名十大功勞味甘平葉生五刺九月結子色正赤本草彙言稱其去風濕活血氣利筋骨健腰腳本經逢原稱其活血散瘀又能填補髓藏固欬精血今方士每用數筋去刺入紅棗二三筋熬膏蜜收治勞傷失血痿軟往往獲效似其能調養氣血而無傷中之弊也蓋其功用至宏而醫者概不以

人湯劑屈此良藥矣

廣陽雜記云余昔在杭遇一滿洲老人雙目昏朦藥不能立時奏效有貨空青者其人酬以重價將用之矣始問之余余曰此物生銅坑中必銅精也銅性能伐肝有餘之症自無不愈今公年老而脉症俱虛當用溫補之品若用此當無益有損其人且信且疑乃破青取水先點右目一夜大痛目精爆碎始悔不用余言而猶賴余獲全其左目也後用養肝滋陰之劑將及一載左目復明觀此益知審症用藥辨品宜精未可輕用也
梧桐入藥者少然有一方可傳泄瀉不止服諸藥罔效

冷廬醫話

卷五 藥品

五

者用梧桐葉煎湯浴足大有神效海上疝氣常食梧桐

子效齊一月堂醫案

神黃豆諸家本草不載惟見於葉大椿痘學真傳云神

黃豆種出雲南能稀痘生熟各一甘草湯咀服然不若

梁習竹孝廉紹壬兩股秋雨庵隨筆所述為詳云神黃

豆產滇之南徼西彝中形如槐角子祇常豆稍巨用甯

瓦火焙去黑殼碾細末白水下之可除小兒痘毒服法

以每月初二十六日為期半歲服半粒一歲一粒遞加

至三歲三粒則終身不出矣或曰按二十四氣服之以

二十四粒為度

芭蕉根汁治疔走黃甚效震澤鈕某患疔食猪肉走黃腫甚其妻向余室人求方令取芭蕉根搗汁一宮碗灌之即腫消而痊次日入市道遙矣且不獨可治疔凡熱毒甚者亦能療之妹婿周心泉家之嫗唐姓夏患熱瘡至秋末已白頭至足連生不斷今飲汁一茶鍾熱毒漸消而愈

粵人喜吸檳榔謂可辟瘴而不知其益少損多吳人喜吸草麻子往往種之成林採曝炒食此尤當戒蓋其性辛熱瀉人元氣隱受其害者多矣此藥本草列再草門食炒豆犯鄉愚無知食之每習以為常可慨也

冷廬醫話

卷五 藥品

五

葱蜜同食殺人世皆知之非與蜜糖同食亦能殺人則

邪之者鮮矣見黃閣齋折肱漫錄

食忌

本草云多食非神昏目暗多食葱神昏髮落虛氣上衝多食萊菔動氣多食芥菜昏目動風發氣又云虛人食笋多致疾浙人食匏瓜多吐瀉馬齒莧葉大者妊婦食之墮胎此類不可勝數尋常蔬菜亦足為患其他可知養生家所以必慎食物也

石門趙屏山明經宗藩自甯波旋里過紹興訪友於郡

城一僕家在城外乞假歸省途中買鱈魚至家使其妻

烹之適其隣人來視遂留共食食畢皆口渴腹痛叫號
移時而死其身化為血水僅存髮骨識者謂誤食糾
而然趙次日侯僕不至遣人往問始知其故遂終身不
食鮮茶按鱉身尾皆圓斜耕身尾皆扁口有二鬚可以
此為辨然鱉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為他物所變其毒
亦能殺人養生家宜慎用之

山谷產菌種類不一食之有種毒者往往殺人蓋蛇虺
毒氣所蘊也咸豐五年六月初三日烏程縣施家橋吳
如玉之母山中采菌甚多族人吳聚昌之妻乞而分之
炒熟以佐夜飯其子媳與女同食之二更後嘔吐腹痛

冷廬醫話

卷五

食忌

三

至天明四肢攣縮肉跳齒咬四人同時殞命如玉之母
亦食之而死雞食吐出之物頃刻即斃剖視腹中祇有
硬肝餘皆腐成青汁夫山人食菌本為常事麥熟及寒
露時菌甚多味極美蘇州有熬成油者預為持齋過夏
之需取其鮮也今吳姓家食菌而死者五人可謂奇慘
烏程楊毅亭封翁炳謙特為作記刊傳以示戒言若必
欲食之須用銀器同煮須久置待銀有青黑色者斷不
可食如中其毒飲以蘇汁可解又地漿水亦可解毒其
法於牆陰地掘三尺深以水傾入攪勻取上面澄清水
冷飲之按東林山志云五月雨水浸淫之時叢生于山
谷惟淡紅色黃色者無毒可食寒露生者色白

名寒露草亦無毒可食其大紅者黑者有毒殺人入或
中之食薑汁可解又衛生錄云薑上有毛下面光而無
紋者及仰控赤色者或色黑及者不熟者並不可食
物理小識云以燈心和薑煮或以銀簪淬之燈心其響
黑色者清異錄云湖湘習為毒藥以中人其法取大蛇
斃之厚用茅草蓋覆幾旬則生菌菌發根自蛇骨出候
肥盛采之令乾搗末糝酒食茶湯中遇者無不赴泉壤
世人號為休休散觀此則菌之生自蘊毒者往往有之
服食家可不慎歟

酒

許元仲三異筆談謂蔡孝廉焜素不飲酒公車北上苦
寒飲燒春甘之遂非此不飲如是者二十餘年一夕局

冷廬醫話

卷五

酒

三

戶廢鴉午猶不起家人挾扉而入室中潑然衾帳皆焦
半身燼矣手猶握煙管竟與本草所載荷馬焚身事同
蓋煙火引發候如爆竹之發耳又會稽陳端甫學博慶
儒言其同鄉某生酒戶甚大一夕飲燒酒滿壺復吸水
煙忽火自腹發骨肉半成焦炭嗜燒酒者可以為戒

鴉片煙

鴉片煙為害甚巨有大土小土之分大土出於外國二
異筆談述之詳晰云余在永嘉知庫書張元龍犯此欲
繩之詎曰已絕此二年曾以辦船料渡海至蘇祿國
親見鴉片本質故毅然不敢食耳詢知其詳云國俗皆

裸葬一畝之地百族共之積累百年其地之值不貲矣
造法先掘土數丈築其底極堅併四旁亦築取掘出之
土搗之極細篩之極淨曝之極乾乃於城中鋪石灰一
層加土一層粟粟辦一層糯米粥一層覆以蘆席蓋以
氈再壓以板自春徂秋而成以金身土價且倍徒然大
約吸數百年前陳人之膏血故一見誓死不再食也絕
之之法以十全大補湯加鴉片灰俟服時服之初甚
委頓漸服漸愈兩月餘復初

吳曉鈺言其族叔椿齡習岐黃家言乙卯秋以時疾卒
其司會計者曰吳梅閣性不羈吸洋煙偶至友人倪梅

冷廬醫話

卷五 鴉片煙

无

岑家倪適他出假寐以俟忽夢椿齡至曰子將有難能
戒鴉片煙則免余授此方出一紅紙示之上書人參枳
椘子赤糖各一錢每日煎湯服之十六字戒曰七日不
見煙具則朋絕矣毋蹈故轍也醒後依方服之果效曉
鈺素執無鬼論者及聞梅閣口述是事乃信史遷有物
之言洵不誣也余按人參補肺氣赤糖消煙積用之甚
當枳椘子世第知其解酒毒然陳藏器言其解渴除煩
去膈上熱潤五臟功用同蜂蜜則其所長不第能治酒
病也况鴉片煙性熱燥烈視酒尤甚用此治之殊有至
理

雜方

杭州汪鐵樵土曠傳方用野雞腳雌雄成對瓦上焙乾
研極細末磁瓶收藏凡腳跟為釘鞋擦傷而爛及腿膝
等處磕破者以此敷之即結痂而愈因憶山東青駝寺
吹津膏治腳跟傷最靈今得此方無事遠求矣

太乙紫金錠方出於道藏元人所輯衛濟寶書續添方
中載之名曰神仙解毒萬病丸則以為喻良能方葛永
祖傳方後詳載各症治引並可救自縊落水用冷水云
紹興府帥有施此藥者渠一子溺水已死用其法救之
遂甦

冷廬醫話

卷五 雜方

三

治瘟疫浮腫及大頭瘟用黑豆二合炙甘草二水二碗煎
湯時時呷之即所謂靖康異人方也靖康二年京師大
此外約略舉之如聖濟總錄治赤白痢用黑豆半升炒
未四甘草兩綿裹入湖水三升煎一升分二服洪氏集
驗方治腳腫用黑豆甘草煎湯服之壽親養老新書治
老人小兒冬月諸熱用大黑豆三升甘草三兩水六升
煮令爛熱時時與三五顆與食之汁亦可服吳曉鈺
活人一術云解丹藥毒以黑豆甘草煎湯飲之此方之
用甚廣皆取其解毒清熱劉松峯云甘草炙則帶補宜
用生者信然

聖濟總錄大活絡丹與近世所傳回生再造丸藥味大同小異大活絡丹五十味與再造丸異者八味白花蛇烏稍蛇 草烏 貫眾 不香 沉香 水安息香

黃芩是也再造丸五十六味與大活絡丹異者十四味川芎 兩黃耆 二兩白芷 兩桑寄生 兩海南香 兩草薹 仁 兩天竺黃 兩茵陳 兩紅花 兩薑黃 兩硃砂 兩琥珀 兩 兩蛇 兩穿山甲 兩是也二方所皆有者四十二味人參 兩白朮 兩茯苓 兩炙草 兩熟地 兩赤芍 兩當歸 兩首 烏 兩肉桂 兩附子 兩麻黃 兩防風 兩威靈仙 兩細辛 兩羌活 兩葛根 兩天麻 兩獨蠶 兩乳香 兩沒藥 兩丁香

冷廬醫話

卷五 雜方

三

一藿香 兩 香附 兩 青皮 兩 烏藥 兩 松香 兩 白蔻仁 兩 碎補 兩 元參 兩 川連 兩 大黃 兩 血竭 兩 膽星 兩 龜板 兩 虎脛骨 兩 犀角 兩 兩頭尖 兩 半黃 兩 全蝎 兩 地龍 兩 冰片 兩 麝香 兩 製末蜜丸每粒重一錢二分金箔爲衣 陰乾蠟殼封固此方治中風癱瘓痰痺厥厥拘攣疼痛 滿身麻木癱疽流注跌撲損傷小兒驚癇婦人停經等 症尊生入棧曰年過四十當預服十數服至老不生癩 疾年過六十不宜服徐靈胎謂頑痰惡風熱毒瘀血入 於經絡非此方不能透達凡治肢體大症必備之藥也 泗溪醫案云治方書亦有活絡丹祇用地龍乳香等五 虛痰流注均效

六味乃治實邪之方也

余以庠寓杭州以發願爲業留心醫學言其先世習瘍 醫雖遺書散失而記憶秘方尚多有治脚疔方最靈用 爐甘石六錢象皮龍骨各三錢冰片一錢輕粉三分爐 底少許外科燒升丹之爐 共研細末摻之神效 腫有水 不能行步 俗名脚疔 南方人多有此疾 脚疔慘明 未瘡不能止 反增疼痛 余家傳方用老煙末 燻之 燥濕 止癢亦 頗應驗 同邑鄭拙言學博 鳳 性喜單方言其經驗最靈者有 四道光壬寅年館樂平汪軍門 道誠 家裏門前腎囊後 起一堅塊漸覺疼痛虛寒虛熱時作案頭有同壽錄檢

冷廬醫話

卷五 雜方

三

一方云跨馬癰初起用甘草五錢酒水各一碗煎服如 方服之塊漸軟次日略出清水不數日全愈從兄珊瑚 家一媳年十六七忽身起紅暈有若熱癰者由背漸及 胸飲食少進識者云此蛇纏也至心坎不可救矣偶檢 回生集有一方用蕪灼俗呼 料子上斷繩取其年久用多新 不必定欲斷者新 瓦上煨存性香油調抹令試之不數日痂脫健飯如常 治喉風神效方用青梅浸食鹽出水取大蜒蚰入其中 不拘多少甲午秋聞捷日設饌以待報子內一人忽 喉痛如鯁勢甚危取所製蜒蚰梅令咽一枚平復如常 晚間已能啖飯矣端午日午時收取晚蠶俗名頭不 二蠶

拘多少置竹筒中用紙密緘掛當風處須雨淋日曬不
到四十九日後遇人有竹木刺入肉不能出者用此研
末拌津唾塗患處刺立出同里蔡晴江家一媪手被竹
刺疼痛不能洗衣以此塗之即痊

一新婚者患疾諸醫以虛治之補劑雜進體日殆名醫

沈耿文梅鄉人視之見臥室中妝奩甚多皆新漆飾

成曰此乃為漆氣所傷俗名漆咬非病也令於木工家取杉

木屑煎湯洗之復投解毒之藥不日霍然按坤元是

保云嘗有新婚人漆咬認作發風毒症不知乃新漆嫁

事所觸也以明礬煎濃拭之三四次即效沈之見正與

冷廬醫話

卷五 雜方

三

相同

休甯汪生作雲年甫成童忽患腸紅晨起必大下一次

血多糞少閱兩月餘日漸消瘦有人傳方白木耳水煮

淡食日食一錢未及一兩全愈藥苟對症何必以多為

貴哉

誤食頭髮成癥胸喉間如有蟲上下去來古方以入土

舊木梳齒煎湯飲之此物不可得一方用雄黃五錢水

調服辨是症者更以好飲油為憑每飲四五升方快意

蓋髮入胃中血衰化為蟲也

先友錢石林上舍性至孝母徐孺人素患風濕頻發

不愈石林百計醫治竟得海風藤花配紅棗以陳酒煮
飲服之獲效遂常服焉病不復發壽至八十餘海甯蔣
寅昉光緒偶患火丹兩臂紅腫而疼諸藥不效後得一
方用百合研細末白糖共搗爛敷之即痊此方醫者罕
見價廉而效速可傳也

方書言肝胃氣痛用玫瑰花陰乾沖湯代茶服湯芷卿

入龍眼肉成膏愈吳洛生大令之母脘痛一則入脾和

血一則入肝行血補泄均宜所以獲效

保壽堂經驗方三卷明劉天和撰方皆精當其治泄瀉

少進飲食方尤為簡妙用糯米一升水浸一宿瀝乾燥

冷廬醫話

卷五 雜方

三

漫火炒令極熱磨細羅過如飛麪將懷慶山藥一兩碾

末入米粉內每日清晨用半盞再入沙糖一茶匙胡椒

末少許將極滾湯調食其味極佳且不厭人大有資補

久服之精寒不能成孕者亦孕蓋有山藥在內故也此

是一秘方勿輕視之

余家工人吳法才患大腳風余母周太孺人傳有單方

用海桐皮防已片薑黃原蠶沙各三錢蒼朮二錢煎湯薰

洗日三四次獲愈此方治愈者已多愈後因行路過多兩腳腐

爛諸藥不痊周太孺人令以古墓石灰細末搽之即愈

後以治爛腿無不愈者

古厭勝法有用以治病獲效者百一選方云密以淨紙書本郡太守姓名燈上燒灰湯調下卽產沈從先曰余嘗見書正人君子姓名燒灰調下治產難用淨帕珍重束男左女右臂治鬼瘧最靈又閩人迄今皆書龍江林先生姓名諸怪症皆治卽選方遺意也吳江徐娛亭傳一治瘧法亦效以雲片糕一片書黃帝顛頊之神位七字更以一片合之勿使見字令於發瘧前二時食之

貨正

宋史龐安常傳明史凌雲傳皆載治產婦胎不下隔腹針兒手而得生楊州府志之記殷渠嘉興府志之記孫

冷廬醫話

卷五 貨正

美

浦則產婦皆已死見其血而令啟棺隔腹針之而復生此於情理未合不足深信

曲禮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鄭氏註云慎物齊也孔氏疏云凡人病疾蓋以筋血不調故服藥以治之其藥不慎於物必無其微故宜戒之擇其父子相承至三世也是慎物調齊也又說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脉訣又云夫子脉訣若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食其藥然鄭云慎物齊也則非爲本草針經脉訣於理不當其義非也按此則所謂三世者註疏因主父子相承之說也近世有專主通於三世之書而

以三世相承爲俗解之誤殆未讀註疏耳且經書文義雖古而辭無不達既謂通於三世之書何以不明言之而曰醫不三世故作此不了語以炫惑後世乎

王樸莊謂古方一兩者今之七分六釐一升者今之六杓七杓東醫寶鑑謂古方一兩者今之三錢二分五釐一升者今之二合五杓如仲景炙甘草湯藥劑最多共日十六兩用酒七升水八升準於王說爲今之三兩四錢九分六釐今之七合有零則酒水太少如東醫寶鑑之說爲今之十四兩九錢五分今之三升七合五杓則藥料太多似當從王之兩數東醫寶鑑之升數乃爲得之

冷廬醫話

卷五 貨正

美

湖州費星甫野語云儒醫張夢廬之舅氏沈翁以外科著有女大腹隆起中有結塊儼若私胎遷延日久腹益膨脹夢廬診其脉曰此乃腸癰無術以治之危矣沈遂悟扶女足踰板橋之兩頭出其不意將女腹重踢倒地昏暈其癰內破膿從大小便出數斗遂按法療治獲痊余謂腸癰膿已成者金匱千金皆有成法可遵何必出奇行險以治之且經云腸癰爲病不可驚驚則腸斷而死此女患癰日久又加之以重踢其腸有不斷乎此傳訛之辭未可信也

夷堅志謂台州獄囚遭訊拷肺傷嘔血用白芨為末米飲日服後其囚凌遲剖者剖其胸見肺間竅穴數十處皆白芨填補色猶不變此說李東壁採入本草綱目醫家皆信之獨進賢舒馳遠謂傷寒集註謂隔諸脊骨不得傷肺何肺拷壞而骨不壞耶且白芨由食管入胃不得由氣管入肺其誰顯然云云因思古方催生用鼠腎丸兔腦丸云其藥從兒手中出由舒氏之說推之則胎在腸外藥入胃中何以得入兒手乎然觀徐靈胎醫案橫涇錢氏女腿癰成管管中有飯粒流出長輿周氏子臂疽經年所食米粒有從疽中出者又槐西雜志治折冷廬醫話

卷五 質正 三

傷接骨用開元通寶錢燒而醋淬研細為末以酒調下銅末自結而為圈周東折處曾以折足雜試之果然此皆理之不可解者是則昔人之說未可竟斥為非矣張鷟朝野僉載云洛州有士人患應聲語即喉中應之良醫張文仲令取本草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即無聲乃錄取藥合和為丸服之應時而止其後遊齋閱覽載楊耐腹中應聲讀本草至雷丸不應服數粒而愈泊宅編載毛景喉中有物應聲誦本草至藍不應飲汁吐蟲而愈其說皆為方書所徵引竊意蟲之應聲乖氣所感非有知覺之靈豈能聞所畏之物而遂不作聲乎殆皆

小說家附會之辭

靈樞經謂人呼吸定息氣行六寸一日夜行八百一十丈計一萬三千五百息何西池以為偽說人一日夜豈止一萬三千五百息余嘗靜坐數息以時辰表驗之每刻約二百四十息一日夜百刻當有二萬四千息雖人之息長短不同而相去不甚遠必不止一萬三千五百息然則何氏之說為不虛而經所云未足據矣盡信書不加無書此之謂也

噦噦之說諸家各異王氏準繩援據內經正李東垣王海藏以噦為陳無擇以噦為之誤而從成無已許叔微

冷廬醫話 卷五 質正

三

之說以噦為呃逆以噦為噫氣此可為定論徐靈胎批臨症指南噦噦篇云噦即呃逆病者最忌噦為飽食氣非病也何可併為一證王孟英潛齋醫話嘗之謂噦不讀為如字乃於介切飽食息也以噦噦名篇於義實贅徐氏誤作二種殊失考况噦有不因飽食而作者亦病也仲景立旋覆代赭湯治病後噦氣徐氏誤噦為噦謂即呃逆然此湯原可推廣而用凡嘔吐呃逆之屬中虛寒飲為病者皆可治余嘗以治噦氣頻年者數人投之輒愈益見徐氏之僅泥為飽食氣未當也是蓋宗王氏之說而其義更融澈矣

終

余於癸巳秋得桐鄉陸定圃先生冷廬雜識書板既已
補其殘損訂正以行世矣先生精於醫識中所採歧黃
家言正復不少竊以先生於醫學必有所心得爰益購
求先生之遺書於乙未春得再續名醫類案若干卷繼
又得冷廬醫話若干卷俱手抄本未付梓者醫案採摭
繁富足補江魏二書之未備醫話則專以辨證為主凡
述一證必推究其虛實源委而指摘醫家利弊言多精
鑿自序謂摭拾聞見以自達其意之所欲云噫豈易言
歟余以醫話之尤有裨於世也亟付手民壽諸梨棗仿
古香齋袖珍本以便取攜暇日擬再訂正醫案續以行

冷廬醫話

跋

世皆光緒二十三年太歲在強圉作噩季冬之月烏程
龐元激跋

讀醫隨筆

〔清〕周學海撰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藏清
光緒二十四年周氏刻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一六五毫米寬二四二毫米

讀醫隨筆

光緒戊戌皖南
建德周氏藏板

讀醫隨筆 自序

讀醫隨筆自序

讀醫隨筆者學海之所以備遺忘也意在溫故以求新實無新意之可采徒以同志傳誦一二遠方君子多來索觀且促付梓不能拂其請也而應之迹近於自炫矣夫學海之治醫也先治脈次治藥脈有脈義簡摩診家直訣之刻藥以親嘗未徧不敢臆說久未成書若夫病證眾矣治法繁矣雖古之名醫猶不能以一身盡歷天下之病變也何況小子敢以管蠡之見妄事窺測乎僅於讀書臨診之際隨所見而記之缺略瑣碎固不足為成書亦復凌躐拉雜未有體例粗為分類以付手民其中陳陳相因者蹇澹未暢者繁沓不檢者前後重複異同互見者觸目皆是識淺筆孱貽譏大雅知不免矣昔之人或廣蒐舊說輯為宏編或澄鍊精思約為枕秘以此方彼不亦蔑乎雖然竊有說焉宋人懷燕石而自以為寶也一旦出示於人乃悟其非寶矣朱奉議作傷寒百問早刊行世得某友指摘之遂改著活人書而傳矣學海深羨宋人之善悟而將勉為奉議之能改也然則是刻也非自炫也亦非非自炫也光緒戊戌暮春皖南建德周學海徵之甫書於邵伯埭舟中

讀醫隨筆卷一目錄

皖南建德周學海澂之甫著

證治總論

氣血精神論

升降出入論

承制生化論

虛實補瀉論

讀醫隨筆 卷一目錄

讀醫隨筆卷一

皖南建德周學海澂之甫著

證治總論

氣血精神論

醫者道之流也。道家以精氣神謂之三寶。不言血者。賅於精也。是故氣有三曰宗氣也。榮氣也。衛氣也。精有四曰精也。血也。津也。液也。神有五曰神也。魂也。魄也。意與智也。志也。是五藏所藏也。凡此十二者。為之大綱。而其變則通於天地萬物。而不可以數紀。內經邪客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肺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而為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慄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五味曰穀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搏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嚨。呼則出。吸則入。營衛生會曰。穀入於胃。以傳與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其清者為營。濁者為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營周不息。陰陽相貫。如環無端。營出中焦。衛出下焦。中焦受氣。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為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獨得行於經隧。命曰營氣。營衛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

如瀆刺節真邪曰氣積於胃以通營衛各行其道宗氣留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決氣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穀入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曲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脈五癢津液別曰水穀入口輸於腸胃其味有五各注其海其液別為五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為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為液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天寒衣薄腠理閉氣溼不行水下溜於膀胱則為溺與氣悲哀氣并則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二

節清利矣衛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恚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痺不作經脈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於天者無智愚賢不肖不能相倚也偉哉論也美矣備矣其合之於五藏則有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五行之氣之不同也有肝淚心汗脾涎肺涕腎唾五液之精之各足也有肝魂心神脾意肺魄腎志五蘊之神之至靈也其為變也氣之亂則為五脹出靈樞為癩厥精之亂則為五水為淋濁血之亂則為癰疽為積聚為軌衄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三

而以息往來者也是故衛氣者熱氣也凡肌肉之所以能溫水穀之所以能化者衛氣之功用也虛則病寒實則病熱營氣者溼氣也凡經隧之所以滑利髮膚之所以充潤者營氣之功用也虛則皺揭橋瀦實則掉澤腫光浮於外衛氣失常曰營氣宗氣者動氣也凡呼吸言語聲音以及肢體運動筋力強弱者宗氣之功用也虛則短促少氣實則喘喝脹滿凡人之身衛氣不到則冷榮氣不到則枯宗氣不到則痿痹而不用此三者內經謂之內苛謂其枯槁縮瑟而光采不發也故衛氣有寒熱病營氣有溼病燥病宗氣有鬱結病有勞倦病三氣互為體用有兩得而無兩離者也秦景明曰氣猶火也水穀猶薪也火大則能化薪多則益能生火此先天後天還相為質者也故熱氣蒸則溼氣生溼熱盛則動氣疾而熱亢則孔竅生烟溼勝則水精不布世謂補火即是補氣又謂降氣即是降火是止言衛氣而已柯韻伯曰水穀之精氣行於脈中者為營氣其悍氣行於脈外者為衛氣大氣之積於胸中而司呼吸者為宗氣是分後天運用之元氣而為三也又外應皮毛協營衛而主一身之表者為太陽膀胱之氣內通五臟司治節而主一身之裏者為太陰肺金之氣通行內外應腠理而主一身之半表半裏者為少陽三焦之氣是分先天運行之元氣而為三也是有六氣矣謬立名義顯悖經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四

旨試思所謂先天三氣何嘗越於衛出下焦之外耶後世言氣者遺宗氣而言衛出上焦其說始於華佗中藏經蓋誤會難經心營肺衛之義也難經言心營肺衛者氣行之機非氣出之本也是故三氣者各有其本各行其道而不可相干失常則變矣壽夭剛柔曰營之生病也寒熱少氣血上下行衛之生病也氣痛時來時去怫憤賁響風寒客於腸胃之中寒痹之為病也留而不去時痛而皮不仁平人氣象曰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膈絡肺出左乳下其動應脈宗氣也其動應衣宗氣泄也此三氣之自散也五亂曰氣亂於心則煩心密默俛首靜伏亂於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亂於腸胃則為霍亂亂於脛臂則為四厥亂於頭則為厥逆頭重眩仆病能曰有病怒狂者病名曰陽厥陽氣者因暴折而難決故善怒也何以知之陽明者常動巨陽少陽不動不動而動大疾此其候也癩狂曰厥逆為病也足暴清胸若將裂腸若將以刀切之著至教曰三陽獨至者是三陽并至并至如風雨上為巔疾下為漏瀦口問曰人之自齧舌者此厥逆上走脈氣輩至也少陰氣至則齧舌少陽氣至則齧頰陽明氣至則齧脣矣調經曰氣血以并陰陽相傾氣亂於衛血逆於經血氣離居一實一虛血并於陰氣并於陽故為驚狂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為暈中血并於上氣并於下心煩惋善怒血并於下氣并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五

於上。亂而善忘。氣之所并為血。虛血之所并為氣。虛血氣相失。故為虛焉。血與氣并。故為實焉。此數病者。是三氣之併。而相亂也。調經曰。陽虛生外寒。者。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今寒氣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故寒慄陰虛。生內熱者。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氣熱。熏胸中。故內熱。言勞倦傷氣。不能鼓動穀氣。精微達于周。熏積于胸中也。此病之所起也。生陽盛。生外熱者。上氣通。天曰。陽畜積。則當隔。隔者。當寫。陽盛。生外熱者。上焦不通。利。則皮膚緻密。腠理閉塞。玄府不通。衛氣不得。泄越。故外熱。陰盛。生內寒者。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寫。不寫。則溫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泣。凝。則脈不通。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六

其脈盛大。以瀦。故中寒。生氣通天曰。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陽不勝其陰。則五藏氣爭。九竅不通。此三氣之虛實相勝。所謂陰虛。陽往。營竭。衛降。即其事也。精之以精血津液。列為四者。何也。本神曰。五藏主藏精者也。故統謂之精。夫血者。水穀之精微。得命門真火蒸化。以生長肌肉。皮毛者也。凡人身筋骨肌肉皮膚毛髮。有形者。皆血類也。精者。血之精微。所成。生氣之所依也。生氣者。衛氣之根。即命門真火是也。精竭。則生氣絕矣。髓與腦。皆精之類也。津亦水穀所化。其濁者為血清者為津。以潤藏府肌肉。脈絡。使氣血得以周行。通利而不滯者。此也。凡氣血中。不可無此。無此。則槁澀不行矣。發

於外者。淚唾汗。皆其類也。小便。其糟粕也。液者。淖而極厚。不與氣同奔逸者也。亦水穀所化。藏於骨節。筋會之間。以利屈伸者。其外出於孔竅。曰涕。曰涎。皆其類也。四者各有功用。而體亦不同。血之質最重。濁。津之質最輕。清。而液者。清而晶瑩。厚而凝結。是重而不濁者也。精者。合血與津液之精華。極清。極厚。而又極靈。者。也是神之宅也。西醫謂精中有三物。一曰蟲。能蠕動者。男女交媾。即此蟲與女精合而成形也。一曰珠。極細。極明。而中空。精平方一寸。約有珠五百顆。一曰白汁。極明。而淖。珠與蟲皆藏汁中。汁與珠二者。其於交媾結形。不知何用也。西醫徒恃窺測。而不能明理。雖曰徵實。然未免滯於象矣。四者之在人身也。血為最多。精為最重。而津之用為最大也。內之藏府。筋骨外之皮膚。毫毛。即夫精也。血也。液也。莫不賴津以濡之。乃能各成其體。而不散。津枯。則精血可粉。毛髮可折。故決氣曰。精脫者。耳聾。氣脫者。目不明。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脛痠。耳數鳴。血脫者。色白。天然不澤。其脈空虛。經脈別論曰。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驚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此非汗出於藏也。各因其藏氣之動。鼓津以外出也。營衛生會曰。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夫汗即津也。其與血非一物也。而有無相應者。氣相應也。故三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七

氣為陽而營為陽之陰以氣與津併也四精為陰而津為陰之陽以津隨氣行也生氣通天曰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都隄防也高上宗曰國都汨汨乎不可以止精絕者津耗也葉香巖溫熱論謂養陰不在補血而在生津王孟英釋之曰此增水行舟之法也有味乎其言之也五神者血氣之性也喜怒思憂恐本於天命人而無此謂之大癡其性死矣然而神之病其變不可測而又最不易治則其本末不可不知也大抵神之充也欲其調神之調也欲其靜痺論曰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生氣通天曰陽氣者靜則養神柔則養筋柔者動而和也又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八

曰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形氣乖離血苑於上使人薄厥有傷於筋縱其若不容陰陽應象曰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喜怒無度生乃不固故四氣調神篇大義所惡者逆而所以奉生奉長奉收奉藏者必賴乎豫也故陰陽應象曰怒傷肝悲勝怒喜傷心恐勝喜思傷脾怒勝思憂傷肺喜勝憂恐傷腎思勝恐此五性之相制也舉痛曰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此五性之病機也本神曰肝藏血血舍魂虛則恐實則怒脾藏營營舍意虛則四肢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脹溼洩不利心藏脈脈舍神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肺藏氣氣舍魄虛則鼻塞

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胸盈仰息腎藏精精舍志虛則厥實則脹此五性之病之虛實也脾肺腎三藏不言神病者已具肝心二藏之病之中可推而知也又曰心恍惚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胭脫肉毛悴色天死於冬脾憂愁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惋亂四支不舉毛悴於冬脾憂愁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惋亂四支不舉毛悴色天死於春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忘不精不精則不敢正當人陰縮而攣筋兩脅骨不舉毛悴色天死於秋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天死於夏腎盛怒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善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天死於長夏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故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九

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無氣而死矣此五性之病因病形與其死期也經曰死於秋死於冬則治之不當用秋冬之劑可知矣經曰死於春死於夏則治之不得用春夏之劑可知矣秋冬之劑者寒燥斂降之劑也春夏之劑者溫熱升散之劑也此治法之可以對觀而得也邪氣藏府病形曰愁憂恐懼則傷心形寒寒飲則傷肺有所墮墜惡血留內有所大怒氣上而不下積於脅下則傷肝有所擊仆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有所用力舉重若入房過度汗出浴水則傷腎經脈別論曰夜行則喘出於腎淫氣病肺有所墮恐喘出於肝淫氣害脾有所驚恐喘出於肺淫氣

傷心。度水跌仆。喘出於腎與骨。當是之時。勇者氣行則已。怯者則著而為病也。此又外之不節以傷其內。孟子所謂蹶者趨者是氣而反動其心者也。凡察病機。惟鬼來克身。與子來泄氣。二者其勢最重。華佗曰。如心病入肝。是亦難治。子不合。乘母之逆也。所謂思慮傷心。盛怒傷腎是也。又神病多徵於夢。靈樞淫邪發夢篇是其義也。天氣者。精之御也。精者。神之宅也。神者。氣與精之華也。各生於五藏。而五藏之中。又各有所主。是故氣之主主於命門。精之主主於腎。神之主主於心。而復從於膽。難經曰。寸口脈平而死者。何也。然諸十二經脈者。皆繫於生氣之原。所謂生氣之原者。謂十二經之根本也。謂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十

腎。開動氣也。此五藏六府之本。十二經脈之根。呼吸之門。三焦之原。一名守邪之神。故氣者。人之根本也。根絕則莖葉枯矣。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又曰。臍下腎開動氣者。人之生命也。十二經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也。主通行三氣。經歷於五藏六府。又曰。命門者。精神之所舍。原氣之所繫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繫胞。此所謂氣主於命門者也。上古天真曰。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寫。六節藏象曰。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此所謂精主於腎者也。靈蘭秘典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

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補遺云。脾者。謀議之官。智周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經脈別論曰。太陰藏搏者。用心省真。五脈氣少。胃氣不平。謂過用其心。傷其真氣。致五藏脈氣俱少也。脈經曰。思慮傷心。其脈弦是也。此所謂神主於心者也。奇病曰。口苦者。病名曰膽痺。夫肝者。中之將也。取決於膽。咽為之使。此人者。數謀慮不決。故膽虛。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十一

氣上溢而口為之苦矣。六節藏象曰。凡十一藏皆取決於膽也。仲景謂心氣虛。則魂魄妄行。華佗謂膽實。熱則精神不守。此所謂復從於膽者也。心。膽神之主。腦又神之會也。故凡有思慮。則目又嘗論之。氣之三也。精之四也。神之五也。此十二者。尤必以營衛為之。宰營衛之生也。各具其體。而不可相離也。各成其用。而不可相勝也。各行其道。而不可相干也。趙晴初曰。津雖陰類。而猶未離乎陽氣者也。內經謂薰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霧露所溉。萬物皆潤。豈非氣中有津乎。驗之口中呵氣。水愈微。氣津之不相離矣。氣若離乎津。則陽偏勝。即氣有餘。便是火是也。熊三拔泰西水法云。凡諸藥係草木果蔬穀菜諸部。

其有水性者皆用新鮮物料依法蒸餾得水名之為露以之為藥勝諸乾質諸露皆是精華不待胃化脾傳已成微妙且蒸餾所得既於諸物體中最高為上分復得初力則氣厚勢大夫蒸露以氣上蒸而得雖屬水類而隨氣流行體極清輕以治氣津枯耗其功能有非他藥所能及所謂氣津枯耗者傷陰化燥清竅乾瀆內經謂九竅者水注之氣乾瀆者病人自覺火氣從口鼻出是津離乎氣而氣獨上注者也所謂其體不可相離者此也柯韻伯謂氣上騰便是水此語最足玩味蓋陰氣凝結津液不得上升以致枯燥治宜溫熱助陽俾陰精上交陽位如釜底加薪釜中之水氣上騰其潤澤有立至者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十一

仲景以八味丸治消渴即此義也但枯燥有由於陰竭者必須大劑濡養如救焚然故同一枯燥而有陰凝陰竭之分二證霄壤至宜細審不可誤也所謂其用不可相勝者此也微火緩烘即令物燥而盛火急炙轉令物潤故陰凝而見燥化者當加大熱品於清潤之中則力能蒸騰其氣以開結而回陽若但取小溫小潤謂謂和平而不知真陰轉暗為所傷矣病勢日進遂謂病不受溫改用清涼致人於死可歎也趙疇初謂病重藥輕亦能增病即此類也此又始於相勝成於相平者也氣行之亂也大率衛強營弱營為衛擾而不得甯而衛之為榮所滯者則惟水腫一端而已衛氣之竄入營道也亂

之於在表肌腠之隙則令人汗出而不可止所謂衛氣不其營氣和諧也風散其衛不能自固以桂枝湯復發其汗則愈不得援有汗禁汗之常例矣亂於在裏血絡之隙則令人血涌傾盈盈盤而不可禦或寒束其脈血其脈血不能行或火鼓其氣血為之奔逸而外溢下文泄肺肝是治火盛若痰壅則宜兼溫疏若寒束更重用溫散矣世醫概用清降以致成勞而死內經示從客葉香巖治涌血必先泄肺者是急泄衛氣也然不如泄肝為尤切二者皆氣在於隙故皆有所泄也若氣亂於大經之中其機向外而無所泄也則壅盛於四肢而踰垣上屋之事見矣所謂巨陽少陽其動大疾病為怒狂也其機向內而無所泄也則壅盛於藏府而昏厥顛仆之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十一

事見矣更有氣併於氣之細絡而脹悶不堪致生自醫自刃之變者又有氣滯於血之細絡而怫鬱不解致成為痒為疹之災者至於營竭道瀆而衛氣內伐則不暇營盛膚溼而衛氣久留則多臥內經謂胃不和則臥不安中藏經謂諸熱則多睡屬冷溫病逆傳心包則神昏譫妄此津傷而神機不利清氣不生也經曰津液相成神乃自生神藉津以養也是又因氣之盈虧而神為之累矣盈虧雖殊總由於推行不利而已矣此氣之失其道而相干者也

升降出入論

六微旨論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

收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器散則分之生。化息矣。王氏釋之曰。凡竅橫者皆有出入。去來之氣。竅豎者皆有陰陽。升降之氣。往復於中。卽如壁窗戶。兩面伺之。皆承來氣。衝擊於人。是則出入氣也。西醫謂人居室中。不可爲往來之氣所衝擊。又如陽升則井寒。陰升則水煖。以不能支。卽頭空痛矣。又物投井及葉墜空中。翩翩不疾。皆升氣所礙也。虛管溉滿。捻上懸之。水固不泄。爲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頓溉不入。爲氣不出而不能入也。可謂發揮盡致矣。劉河間曰。皮膚之汗孔者。謂泄汗之孔竅也。一名氣門。謂泄氣之門戶也。一名勝理。謂氣液之隧道紋理也。一名鬼門。謂幽冥之門也。一名玄府。謂玄微之府也。然玄府者。無物不有。人之藏府。皮毛肌肉筋膜骨髓爪牙。至於萬物。悉皆有之。乃出入升降道路門戶也。經曰。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故知人之眼耳鼻舌身意神識。能爲用者。皆由升降出入之通利也。有所閉塞。則不能用也。故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聞香。舌不知味。筋痿骨痹。爪退齒腐。毛髮墮落。皮膚不仁。腸胃不能滲泄者。悉由熱氣拂鬱。玄府閉塞。而致津液血脈榮衛清濁之氣。不能升降出入故也。各隨情鬱微甚。而爲病之大小焉。李東垣曰。聖人治病。必本四時升降浮沈之理。權變之宜。必先歲氣。無伐天和。經謂升降浮沈。則順之。寒熱溫涼。則逆之。仲景謂陽盛陰虛。下之則愈。汗之則死。陰盛陽虛。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十四

汗之則愈。下之則死。大抵聖人立法。且如升陽或散發之劑。是助春夏之陽氣。令其上升。乃瀉秋冬收藏殞殺寒涼之氣。此升降浮沈之至理也。天地之氣。以升降浮沈。乃生四時。如治病。不可逆之。故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夫人之身。亦有四時。天地之氣。不可只認在外。人亦體同天地也。吳醫某講引蔣星堦說曰。傷寒論所謂傳經。卽是出入精義。蓋正氣出入。由厥陰而少陰。太陰而少陽。陽明太陽。循環往復。六淫之邪。則從太陽入。一步反歸一步。至厥陰而極。此邪氣進而正氣退。行不復與外氣相通。故開闔樞三者。最爲要旨。見素問陰陽離合分論。樞機篇中。言之爲出入。爲升降。合言之。總不外乎一氣而已矣。觀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十五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十五

行也。如輪之轉旋。至圓者也。如春氣自下而上。直行者。是冬氣橫斂。已極。堅不可解。若徑從橫散。則與冬氣。驟逆矣。氣不可逆也。故先從直行。以活其機。而後繼以夏之橫散也。夏氣疏散。已極。若徑從橫斂。又與夏氣。驟逆矣。轉旋之機。不可驟也。故先以秋之直降。而後繼以冬之橫斂也。所以然者。各以其橫行。直行之極也。直行極。則不可以徑從直。升直降。而必先有橫行。開闔之氣。以疏之。橫行極。則不可以徑從橫。散橫斂。而必先有直行。浮沈之氣。以達之。若直行未極。則升者未嘗不可以直降。降者未嘗不可以直升。橫行未極。則散者未嘗不可以橫斂。斂者未嘗不可以橫散。即如春日未嘗無秋風。而春之後。決不可繼以秋也。夏日未嘗無冬風。而夏之後。決不可繼以冬也。此天地四時。幹旋之機。妙也。人身肌肉筋骨。各有橫直。騰理。為氣所出入。升降之道。升降者。裏氣與裏氣。相迴旋之道也。出入者。裏氣與外氣。相交接之道也。裏氣者。身氣也。外氣者。空氣也。鼻息一呼。而周身八萬四千毛孔。皆為之一張。一吸而周身八萬四千毛孔。皆為之一翕。出入如此。升降亦然。無一瞬或停者也。內經曰。陽在外。陰之使也。陰在內。陽之守也。又曰。陽氣者。衛外而為固也。陰氣者。藏精而起亟也。此出入之機也。又曰。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而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此出入之數也。推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六

求師意曰。在肝則溫化。其氣升。在心則熱化。其氣浮。在脾則沖和之化。其氣備。在肺則涼化。其氣降。在腎則寒化。其氣藏。內經曰。濁氣在上。則生膈脹。清氣在下。則生飧泄。又曰。夏暑汗不出。秋成風癘。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升降出入之常變也。內而藏。府外而肌肉。縱橫往來。竝行不悖。如水之流。逝者自逝。而波浪之起伏。自起伏也。其合四時也。春則上升者強。而下鎮者微矣。夏則外舒者盛。而內守者微矣。秋則下抑。而上鼓者微矣。冬則內斂。而外發者微矣。此其常也。逆冬氣。則奉生者少矣。逆春氣。則奉長者少矣。逆夏氣。則奉收者少矣。逆秋氣。則奉藏者少矣。太過不及。皆為逆也。此其變也。故聖人必順四時。以調其神氣也。其在脈象。則有三部九候。三部者。寸關尺也。以候形段之上下。以直言之也。九候者。浮中沈也。以候形層之表裏。以橫言之也。病在上。則見於寸。在下。則見於尺。病在裏。則見於沈。在表。則見於浮。裏寒外熱。則沈緊浮緩。裏熱外寒。則沈緩浮緊。上虛下實。則寸小尺大。上實下虛。則寸強尺弱。此脈象之大畧也。其在病機。則內傷之病。多病於升降。以升降主裏也。外感之病。多病於出入。以出入主外也。傷寒分六經。以表裏言。溫病分三焦。以高下言。溫病從裏發。故也。升降之病。極則亦累及出入矣。出入之病。極則亦累及升降矣。故飲食之傷。亦發寒熱風寒之感。亦形喘喝。此病機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七

之大畧也。至於治法則必明於天地四時之氣旋轉之機。至圓之用。而後可應於無窮。氣之亢於上者。抑而降之。陷於下者。升而舉之。散於外者。斂而固之。結於內者。疏而散之。對證施治。豈不顯然而易見者乎。然此以治病之輕且淺者可耳。若深重者。則不可以徑行。而必有待於致曲。夫所謂曲者。何也。氣亢於上。不可徑抑也。審其有餘不足。有餘耶。先疏而散之。後清而降之。不足耶。先斂而固之。後重而鎮之。氣陷於下。不可徑舉也。審其有餘不足。有餘耶。先疏而散之。後開而提之。不足耶。先斂而固之。後兜而託之。氣鬱於內。不可徑散也。審其有餘不足。有餘者。攻其實。而汗自通。故承氣可先於桂枝。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六

不足者。升其陽而表自退。故益氣有藉於升。柴氣散於外。不可徑斂也。審其有餘不足。有餘者。自汗由於腸胃之實。下其實而陽氣內收。不足者。表虛由於脾肺之虧。宜其陽而衛氣外固。此皆治法之要妙也。苟不達此。而直升直降。直斂直散。鮮不債事矣。嘗憶先哲有言。胸腹痞脹。味者以檳榔枳椇攻之。及其氣下陷。泄利不止。復以參芪升柴舉之。於是氣上下脫而死矣。此直升直降之禍也。況升降出入。交相為用者也。用之不可太過。當升而過於升。不但下氣虛。而裏氣亦不固。氣喘者。將有汗脫之虞矣。當降而過於降。不但上氣陷。而表氣亦不充。下利者。每有惡寒之證矣。當斂而過於斂。不但裏氣

鬱而下。氣亦不能上。朝當散而過於散。不但表氣疏。而上氣亦不能下。濟矣。故醫者之於天人之氣也。必明於體。尤必明於用。必明於常。尤必明於變。物性亦然。寒熱燥溼。其體性也。升降斂散。其功用也。升柴參芪。氣之直升者也。硝黃枳椇。氣之直降者也。五味山萸。金櫻覆盆。氣之內斂者也。麻黃桂枝。荆芥防風。氣之外散者也。此其體也。而用之在人。此其常也。而善用之。則變化可應於不窮。不善用之。則變患每生於不測。王漢皋論溫病。大便秘。右寸洪實。而胸滯悶者。宜枳椇。蘇子橫解之。蘇子枯梗。半夏檳榔。豈解之。其言橫解豈解。是矣。其所指諸藥。則未是也。即東垣諸方。慣用升柴枳椇。亦未免直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六

撞之弊。若潔古枳朮丸。以荷葉燒飯為丸。則有欲直先橫之妙矣。吁。醫豈易言者乎。又嘗論之。氣之開闔。必有其樞。無升降則無以為出入。無出入則無以為升降。升降出入。互為其樞者也。故人之病。風寒喘咳者。以毛竅束於風寒。出入之經。隧不利。而升降亦迫矣。病尸厥卒死者。以升降之大氣。不轉。而出入亦微矣。生氣通天曰。大怒則血菀於上。使人薄厥。調經曰。血氣并走於上。則為大厥。扁鵲曰。陽脈下隊。陰脈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為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凡人出入之氣。本微於升降。升降既息。出入

更微矣。故扁鵲謂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此所謂出入更微者也。又嘗著左右陰陽論，勞瘵證治論，文義淺陋，而與此相發。其論左右陰陽，曰：朱丹溪謂脾具坤靜之體，而有乾健之運，故能使心肺之陽降，肝腎之陰升，而成地天交之泰矣。近世黃元御著書，專主左升右降立說，以為心肺陽也，隨胃氣而右降，降則化為陰，肝腎陰也，隨脾氣而左升，升則化為陽。故戊己二土中氣，四氣之樞紐，百病之權衡，生死之門戶，養生之道，治病之法，俱不可不謹於此。其書八種，直將素問靈樞傷寒金匱本草五大部聖經，俱籠入左升右降四字之中，蓋自以為獨開生面，得內經左右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干

陰陽道路之奧旨矣。竊思內經之論陰陽也，不止言升降，而必言出入。升降直而出入橫，氣不能有升降而無出入。出入廢則升降亦必息矣。止論升降，不論出入，是已得一而遺一，況必以升降分屬左右，則尤難通之義也。左右俱有陰陽，俱有升降，嘗推求西醫所論人身脈絡功用，與夫氣血之流行，合之內經大旨，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榮氣是隨六陰，六陽之經循環往來，終而復始，即以經脈之升降為升降也。衛氣不拘於經行於手足六陽之部分，則上升行於手足六陰之部分，則下降是表升而裏降也。內經以左右為陰陽之道路，未嘗以左即升，右即降也。其義如寸口候陰主中人迎候陽主外

舉其大概而已。脈法又以左尺主膀胱前陰，右尺主大腸後陰，其於內經背陽腹陰，將何以合之。故確求升降之道路，止當分表裏而無分於左右也。或曰：人之患半身不遂者，何也？曰：半身不遂是橫病，不是直病，何以言之？人身腠理毛竅在左邊者，俱左外向，在右邊者，俱右外向，前自鼻柱，後自脊骨，截然中分，故人側臥，汗出顯有界畔者，因側臥則向上半邊，毛竅熱氣上蒸，向下半邊，毛竅熱氣不能下蒸也。內經曰：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故偏枯者，橫氣不能左右相通也。下痿者，直氣不能上下相濟也。左有左之升降，右有右之升降，上有上之升降，下有下之升降，上下左右又合為一大升降者也。是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主

故先天八卦坎離分東西，此左陽右陰之義也。後天八卦坎離分南北，此表升裏降之義也。即如人身熱氣蒸騰，只是向上，其表升可知也。水穀入胃，糟粕下傳，此必有氣以行之，其裏降可知也。經必以左右分陰陽者，日月升於東，降於西，人為日月所照，氣亦隨之而轉旋，表之升也，動於左而右隨之，裏之降也，動於右而左隨之，左則表升之力強，右則裏降之力強耳。經謂人左手足不及右強，右耳目不及左聰明者，亦此意也。其論勞瘵證治曰：瘵者閉也，其病有二，有虛勞之瘵，有聚積癰疽麻木疼痛之瘵，其積聚癰疽麻木疼痛之瘵，有在經絡者，有在藏府者，前人論之詳矣。內經中藏經諸篇，可熟

讀也。至於虛勞之痺，卽俗所謂乾血勞者。人身外而經絡內而藏府，其氣不外五行，自上而下，直分之有直五行，卽直五層。一肺二心三脾四肝五腎也。自外而內，橫分之有橫五行，卽橫五層。亦一肺二心三脾四肝五腎也。內經升降息則氣立孤危，言直也。出入廢則神機化滅，言橫也。脈法左寸心關肝尺腎，右寸肺關脾尺命，亦言直也。三菽肺六菽心九菽脾十二菽肝，按之至骨腎亦言橫也。升降出入雖分橫直，統歸於陰陽之嗑吸而已。人病虛勞，真氣不能布於周身，若陰氣先傷，則吸力先微，內不能至腎，至肝而還，而有骨痠之事矣。若陽氣先傷，則呼力先微，外不能至肺，至心而還，而有皮聚毛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三

悴之事矣。所謂肝腎心肺者，謂分野之表裏淺深也。如是則脈行十六丈二尺爲一周者，其數有不盈矣。不盈則升降出入之期促，故脈數也。難經論損至之脈曰：一呼三至，至一呼六至，此至之脈也。一呼一至，至四呼一至，此損之脈也。至脈從下上，損脈從上下，損脈之爲病，始於皮聚毛落，而極於骨痠不能起於床，反此者，至之爲病也。從下上者，皮聚而毛落者死。從上下者，骨痠不能起於床者死。窮之於其極也。盧子由曰：脈來之損至，卽脈至之疾徐，至固不離乎至，損豈獨外於至乎。是蓋疑虛損之脈必數而無遲也。扁鵲亦曰：一呼脈四至以上，謂瘵者脫脈氣，謂失十六丈二尺一周之常經也。然

虛損脈遲者甚多，但其情不同。脈數者，血液先敗，塞其氣道，氣悍而不通，故短促也。脈遲者，血液未敗，而真氣之力不能勁達，如人行路，遙力倦而欲息也。是其病始於氣而未壞有形之血液，故易治。補其氣而血自生也。氣不能周反見脈數者，是血壞而氣無所歸，故難治。補其氣而血愈壅也。是故初病卽見脈數者，是因瘵致虛，血病累氣，故曰從下損上，卽由裏而表也。先脈遲而漸見脈數者，是因虛致瘵，氣病累血，故曰從上損下，卽由表而裏也。至於氣不能至腎至肺，非全無氣也。正氣爲邪氣所據，不能應期而至耳。若全無氣，則一藏氣絕，五藏俱無，以自存矣。此勞瘵之大義也。積聚癰疽麻木疼痛之瘵，在經絡之中，只是兩頭有氣，中間隔塞，其本未傷，疏之而卽復矣。譬如一管之中，有物結之，去其結而氣自行矣。此實瘵之大義也。實瘵之治，無論矣。勞瘵之治，難經有曰：損其肺者益其氣，損其心者調其榮衛，損其脾者調其飲食，適其寒溫，損其肝者緩其中，損其腎者益其精。此皆以虛言之也。而勞瘵之爲病，往往虛實夾雜。仲景治血瘵風氣百疾，有薯蕷丸，是補其虛也。有大黃廬蟲丸，是攻其實也。更有外邪久結，證同虛損，如徐靈胎所謂風寒不醒成勞病者，近日凡病咳嗽，輒稱肺熱，桑葉麥冬搖筆卽來，生地知母滿紙，俱是。於是陽氣日衰，風寒與水飲合力盤踞，膈中漸致，夜不伏枕，涎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三

中帶紅頭面。腫呼吸喘促。飲食嘔逆。大便溏泄。而危矣。故今之病五苓青龍證者。無不逼入勞損。覆轍相尋。至死不悟。張景岳曰。外感之邪未除。而留伏於經絡。飲食之滯不消。而積聚於藏府。或鬱結逆氣。有不可散。或頑痰瘀血。有所留藏。病久致羸。似形不足。不知病本未除。還當治本。若誤用補。必益其病矣。醫能明此。其寡過矣乎。大抵治病。必先求邪氣之來路。而後能開邪氣之去路。病在升降。舉之抑之。病在出入。疏之固之。或病在升降。而幹旋於出入。或病在出入。而幹旋於升降。氣之上逆。下不納也。氣之下陷。上不宣也。氣之內結。外不疏也。氣之外泄。內不諧也。故趙晴初曰。人身內外。作兩層。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語

上下作兩截。而內外上下。每如呼吸而動。相牽引。譬如攻下而利。是泄其在內。之下。截而上。截之氣。即陷內上。既空其外層之表氣。連邪內入。此結胸之根也。譬如發表而汗。是疏其在外之上。截而在內之氣。跟出內上。既空其內下之陰氣。上塞此痞悶之根也。故在上禁過汗。在內慎攻下。此陰陽盈虛消長之理也。抑吾尤有默會之旨。不欲為外人道。而不得不道也。內經以升降出入。關於生長壯老已者。何也。本草稱日能鬆物。以絮久曝日中。則鬆矣。是日有提攝之力也。凡物皆向日。不獨葵藿也。非物有知日。有攝力也。人在日下。其氣亦為日所提攝矣。物置地上。久則下陷。以地心有吸力也。人在地

上其氣亦為地所吸引矣。至於氣之往來於空中。更無一息之或閒。莊子曰。人在風中。仲景曰。人因風氣而生。長人為風所鼓盪。其氣之出入。不待言矣。人之初生。合父精母血而成形。其體象地。各有自具之吸力。其力多藏於五藏及骨髓之中。故氣能自固於體中。而不散也。及其生也。則上為日所攝下。為地所吸。中為風所鼓盪。而日長日壯矣。及其衰也。攝之久而氣漸上。脫矣。吸之久而氣漸下。脫矣。鼓盪之久而氣漸外。散矣。故為老為已也。大抵三氣之中。惟地之吸力最強。故人死則體重。以本體不能自主。全為地所吸也。又人死其尸不可見。日恐復為日氣所提攝。而尸走也。生人不可與尸騎牛。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語

臨面生人身有吸力。恐尸中游氣未盡。二氣相感。而相吸。而亦有尸走之事也。是說也。前人未言。得毋駭俗乎。夫人勞則氣動。而心勞則五藏之吸力皆疏。故氣易散而易老。易已也。人靜則氣固。而心靜則五藏之吸力尤固。故氣常完。而多壽。難老也。然則明於斯義。是亦養生之助也。而又何駭乎。痹論曰。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生氣通天曰。陽氣者。靜則養神。柔則養筋。大惑論曰。心勞則魂魄散。志意亂。故經脈別論敘五藏喘汗之事。而申其戒曰。四時之病。常起於過用也。故曰。無形無患。與道合同。惟真人也。

本制生化論

天地一傾軋之宇也。陰陽一摩盪之氣也。五行一倚伏之數也。萬物一推移之象也。四時一更代之紀也。此之謂日新。此之謂不息。不制則不生。不勝則不復。而天地之機息矣。人物之類滅矣。其機不激則不動。不動則鈍而不靈。而陰陽五行積於無用之地矣。天地萬物有不摧裂破壞者乎。內經六微旨大論曰：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亢則害，承乃制。制則生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夫曰：下曰承云者，此以六氣之步言其措詞，不得不如此。若推究萬物之體，則所謂下者，非本體之外別有所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五

為下也。乃本體之中自有此氣，渾於無間者也。所謂承者，非從其外而附之，乃具其中而存之者也。何者？天下無一物不備五行，四時無一刻不備五行之氣，但有多寡之數，盛衰之宜。一或運行有差，則勝者亢而不勝者害矣。其所以不終於害者，以有制之者也。其制也，非制於既亢之後也。火承以水，則火自有所涵而不越。水承以土，則水自有所防而不濫。土承以木，則土自有所動而不鬱。木承以金，則木自有所裁而不橫。金承以火，則金自有所成而不頑。承者，隱制於未然，斯不待其亢而害消於不覺矣。至於制之云者，世皆以為抑其生之過，而不知制者正以助其生之機也。木得金制，則不致橫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五

以求之。勝之為病輕。復之為病重。勝則所不勝者順受其克。復如報怨仇焉。此不可不知也。如木之受病。本於肺金所制。則不過肺氣有餘。凌犯於肝。生眼昏背癢耳無所聞。胸痛體重諸病耳。若乃木化之盛。肝氣妄行。大傷於脾。則金必相救。邪反傷肝。能使人體重煩冤胸痛引背兩脅滿痛引少腹。故經言上應太白星者。謂金之復也。載之之論如此。所謂勝者亢之害也。所謂復者承之制也。經曰。風傷肝。燥勝風。熱傷氣。寒勝熱。溼傷肉。風勝溼。燥傷皮。毛熱勝燥。寒傷血。溼勝寒。此勝之氣也。又曰。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溼勝則濡。瀉甚則水閉。附腫。此勝之證也。又曰。有餘而往。不足隨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天

之不足而往。有餘隨之。此復之機也。又曰。勝復盛衰不能相多也。往來小大不能相過也。用之升降不能相無也。又曰。氣有餘則制已所勝。而侮所不勝。其不及則已所不勝侮而乘之。已所勝輕而侮之。侮反受邪。侮而受邪。寡於畏也。此勝復之大數也。所以然者。如木亢害土。則土氣無所洩而專精於金矣。土亢害水。則水氣無所用而積力於木矣。金反報木。而土氣得伸矣。木反報土。而水氣得伸矣。不但此也。今日之亢。即是前日之制。而今日之制。又為來日之亢。制之不已。則又亢矣。經曰。侮反受邪。史載之曰。復之病重者。復之氣以積久而力厚。勝之氣以發洩而無餘也。故經曰。所謂勝至報氣屈伏

而未發也。勝至而復。復已而勝。無常數也。故經又曰。無翼其勝。無贊其復。謂治勝氣者。宜預安其屈伏。無令復氣之反侮也。嗚呼。聖人之教深矣。此亢之害。害反及於身者。所謂不戢自焚也。所謂制也。所謂復也。此皆承制之實也。更有承制之虛實者。能生能化。虛者不能生化也。何以言之。承制之實者。木亢而金來制木。實已生化。金氣來復也。金亢而火來制金。實已生化。火氣來復也。虛者。乃木亢極而見金之幻象。其金不能制木。而實害土之極也。金亢極而見火之幻象。其火不能制金。而實害木之極也。劉河間曰。瘡瘍屬火。而反腐出膿水者。猶穀果肉菜。熱極則腐爛。而潰為汗水也。潰而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天

腐爛者。水之化也。所謂五行之理過極。則勝已者反來制之。故火熱過極。則反兼於水化也。又曰。諸暴強直。支痛。痲戾。裏急筋縮。皆屬於風者。燥金主於緊斂。短縮勁切。風木為病。反見燥金之化。由亢則害。承乃制也。況風能勝溼。而為燥也。一部原病式。其論皆如此。此承制之虛也。其承制。乃亢害非生化也。易老保命集中。所謂兼化之虛象者也。而劉氏乃曰。經云。亢則害。承乃制者。謂亢過極。反兼勝已之化。制其甚也。如以火鍊金。熱極則反為水。五行之理。微則當其本化。甚則兼其鬼賊。如此是直以亢極之幻象。誤為承制之實用矣。認似作是。豈不謬乎。河間所論。乃承制之虛。此治病者。於承制之實。辨最精透。自古無人見及。

必能安其屈伏而始有防微之功於承制之虛必能察其本原而後為見真之智也且夫五行之相生相制也萬物由此而成萬法由此而出故張隱菴有曰棗色黃味甘脾家果也凡木末之實而為心家果者生化之道也木生火木末之實而為脾家果者制化之道也脾土蓋天地所生之萬物咸感五運六氣之生化明乎陰陽生克之理則凡物之性皆可用之而生化於五藏六府之氣矣故桃為肺之果核主利肝血杏為心之果核主利肺氣皆制化之理然也本草述大黃條引盧不遠曰大黃味大苦氣大寒似得寒水正化而炎上作苦苦性走下不相反乎參同云五行相克更為父母素問曰制則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三

生化是故五行之體以克為用其潤下者正炎上之用乎則凡心用有所不行變生痰疾者舍同類之苦異以入之不能彰其用而復其常也夫是說也即六元正紀曰六氣之用各歸不勝而為化故太陰雨化施於太陽太陽寒化施於少陰少陽少陰少陽熱化施於陽明陽明燥化施於厥陰厥陰風化施於太陰此有所施則彼有所奉所謂太陰雨化施於太陽者太陽寒水之用必受太陰雨化之施而其用乃成而太陰雨化之用亦必受太陽寒水之奉而其用乃成也故制也者六氣之所以成已而成物也盧氏不引內經而引參同舍近取遠非引掖後學之道也此生物之體性也至於制方之法

則柯韻伯論四神丸方義有曰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陽氣當至不至虛邪得以留而不去故作瀉於黎明其由有四一為脾虛不能制水一為腎虛不能行水故二神丸君補骨脂之辛燥者入腎以制水佐肉豆蔻之辛溫者入脾以煖土丸以棗肉又辛甘發散為陽也一為命門火衰不能生土一為少陽氣虛無以發燥故五味子散君五味子之酸溫以收坎宮耗散之火少火生氣以培土也佐吳茱萸之辛溫以順肝木欲散之勢為水氣開滋生之路以奉春生也此四者病因雖異而見症則同皆水亢為害二神丸是承制之劑五味散是化生之劑也二方理不同而用則同故可互用以助效亦可合用以建功合為四神丸是制生之劑也制生則化久泄自瘳矣此制方之法必本於五行承制生化之理也若此者皆往哲之名論或論運氣或論物性或論病機或論方法亦云備矣至於平日讀書之管見則有論五行體性功用與病機吉凶緩急之篇曰肝主東方風木其體溫潤是土氣也木克土即為土所供奉也其性疏洩是木之正氣也其用燥凡溼得風則乾是金氣也金克木木含金氣即為金所制伏不使疏洩太過也心主南方火熱其體乾燥凡物必乾燥始能著火必物得火則堅是金氣也火克金即為金所供奉也其性大熱是火之正氣也其用蒸凡物為火所逼則潮是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三

水氣也。水克火。火舍水。氣即為水。所制伏。不使炎熱太過也。脾主中央。溼土。其體淖澤。是水氣也。土克水。水為土之奴。當供奉夫土者也。其性鎮靜。是土之正氣也。靜則易鬱。必藉木氣以疏之。土為萬物所歸。四氣具備。而求助於水與木者。尤亟何者。土不可燥。亦不可鬱。故脾之用。主於動。是木氣也。肺主西方。燥金。其體勁潔。是木氣也。其性清肅。是金之正氣也。其用酷烈。酷暑烈火。使人畏。金亦使人畏。是金中有火神也。火有光明。金亦有光明者。也。腎主北方。寒水。其體流動。是火氣也。其性沈下。是水之正氣也。其用溫潤。是土氣也。由是觀之。五行之中。各有五行。不待外求。而本體自足。此天地相生。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三

吉凶不可知者。何也。謂自虛之藏氣微。則相生之力微。但以藥助之。而可復矣。竝無事焉。來乘之。藏也是其治最易。而無待轉輸。斡旋也。必自虛之藏氣竭。而後相生之力竭。而不可為矣。故曰其勢緩也。邪實者。肝邪實則克土。不必土藏之虛也。而徑克之。腎邪實則克火。不必火藏之虛也。而徑克之。克之則傳之。七傳而生氣絕矣。其絕也不待其七傳而知也。當其初傳。而預決之矣。何也有病之藏。本不當力能乘人。今其力能乘人者。邪盛而本藏之元氣已絕。不能自主。惟邪氣之所欲為。而肆行無忌也。若本藏元氣未絕。則自能監制邪氣。不使橫溢至此矣。本藏氣絕。則生生之源竭。而所勝之藏失其所恃。故克而傳之。易易也。如肝邪實。則肝之正氣不能生火。而土之化源已虛。肝邪來逼。畧無救援。既經傳脾。肝脾合氣。邪力愈大。正力愈微。勢如破竹。初或數日。而傳一藏。繼則一日而傳一藏。或一日而傳數藏矣。當其初傳。化源已絕。用藥補瀉。皆窮於無可施。故曰其勢凶而急也。何也。所謂邪實者。以其得母氣之生助也。肝挾水邪。而克土。則火不能生。脾挾火邪。以克水。則金不能助。故也是同一相乘相克。而其吉凶緩急。如是懸隔。臨診決病。視人生死。其可不盡心乎。故越人仲景論治未病。皆曰見肝之病。必先實脾。是當其未傳而急防之也。急防云者。抑木之亢。扶土之衰。仍資火氣。以導木之去。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三

路培土之來源其法攻補兼施。輾轉幹旋。如隔二隔三。瀉南補北。良工心苦。正爲此耳。至如薛立齋張景岳輩。每日補正則邪自去。此乃自虛而爲人所乘者。變因自虛。人本無邪。故直補本宮。無事誅伐也。又嘗論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假者反之。之義曰。前賢有言。實熱以苦寒折之。虛熱以甘溫除之。用苦寒者是熱者寒之。微者逆之。之義也。用甘溫者是假者反之。之義也。又言陰盛格陽。陽盛格陰。則先其所主。伏其所因。或寒藥而熱服。或熱劑而寒佐。是甚者從之。之義也。所謂反佐是也。此三者。逆之義爲最顯。從之義前賢發之爲最詳。獨所謂假者反之。自昔未有篤論。而又往往讀醫隨筆。卷一。總論。混於甚者從之之中。漫無分別。不揣狂愚。聊獻一得。以質高明。卽如甘溫除大熱一事。豈真大熱而可用甘溫邪。是必虛熱也。夫所謂虛者何也。氣虛則必寒。寒非熱也。血虛則必燥。燥爲次寒。亦非熱也。其熱何也。是亢極而見勝己之化也。燥爲金氣熱。爲火氣寒。爲水氣燥。之化熱是化其所不勝。以火克金。卽經之所謂承也。寒之化熱是化其所勝。以火侮水。卽仲景之所謂橫是。陰陽二氣之對化也。虛熱生於寒。燥熱由虛生。虛熱二字。當折看。不當連讀。惟其虛也。燥也。故以甘潤燥。以溫煦寒也。虛燥去而熱自除。是真火蒸騰而物轉潤矣。故不知者以爲大熱。其知者以爲寒燥。不知者以爲甘溫除大

熱其知者以爲甘溫除寒燥。不知者以爲反治。其知者以爲正治。就其假者而言之。則謂之反。就其真者而言。之則猶是正也。劉河間謂已亢過極。反似勝己之化。似也者。假之謂也。醫者能見其真。而不眩於假。斯可矣。雖然。甘溫除假熱。固矣。而用甘溫之法。又有術焉。非徒曰甘溫。遂盡厥妙也。凡病氣正來者。其氣多實。而強病氣。反來者。其氣多變。而幻。故內經每致警於虛邪也。何者。其氣既能自化。是已挾人身之靈氣。以爲氣矣。以甘溫治其本原。直搗老巢。而真相可見矣。但氣靈而藥不靈。往往藥力爲病氣所據。而不得達。其巢窟將甘溫反助。病氣以爲虐。故藥之中。亦必具有靈氣。而後足以與病。讀醫隨筆。卷一。總論。氣相敵。所謂靈者何也。凡物必力有餘。而後能化。寒燥化熱。必寒燥厚積。日久可知也。厚積日久者。鬱結之謂也。氣虛不足以推血。則血必有瘀。血虛不足以滑氣。則氣必有聚。東垣諸方。多用升柴。而滑伯仁謂每用補劑。加桃仁等破血疏絡之品。其效最捷。經謂反佐治實熱者。苦寒而佐之以熱。治虛熱者。甘溫亦可佐之以寒。虛大熱。每用。又昔人論連理丸。治吞酸。能變胃而不受胃。變是皆靈之類也。病有化氣。藥亦有化氣。如酸甘化陰。辛甘化陽。是也。善用者。且能借病之假氣。以助藥之真。力是卽兵法之招撫者也。昔人又謂化氣之力。甚於本。氣蓋氣之所以能化者。必其人之正虛。而邪氣之力厚。

有以勝夫人之正氣於是化良為寇反挾人之氣以還而傷人如寒燥化熱非寒燥已化為熱也寒燥自在而其力又能驅使人身之正氣為熱以為之疑陣作障於外也所謂承制之虛也其氣最幻而最銳故醫者必以全神全力制之視其變化而捷應焉乃可有濟此虛勞內傷大病之所以難治也虛勞大病往往近於鬼神非鬼神也化氣之靈者也仍即人身本氣之靈者也此二篇者或論物性或論病機或論治法揆之經旨固未能發明萬一又嘗綜而論之世間無物不本於五行也天地之氣有常有變風其性升其體寒其用溫其化燥寒其性斂其體溼其用寒其化風暑溼熱之合也生於鬱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三

體用俱同溼熱其化風燥溼其性重其體熱其用溼其化寒燥其性降其體風其用燥其化火其性散其體燥其用熱其化溼此順化也亦曰傳化更有對化即溼極化燥寒極化熱是也對化有虛有實傳化是氣機更代之常對化是氣機憤激之變故必極而後化也又有兼化亦虛化之類也又有合化如風合熱而化燥寒合溼而化熱亦實化之類也五行之氣金木皆有燥水土皆有溼但金燥而斂風燥而散土溼而熱水溼而寒火則能燥能溼其燥者木亢而水不交也其溼者土鬱而木不暢也故火得風而燄長以器掩之而器即潤矣此五行生化之性情也四時更代成功者退一盛一衰互

相牽制不獨天地之氣然也即人之性情亦如之經曰怒傷肝悲勝怒喜傷心恐勝喜思傷脾怒勝思悲傷肺喜勝悲恐傷腎思勝恐又膽為中正之官謀慮久不決則傷膽也肝為將軍之官鬱怒不得發則傷肝也恐懼不止注而為思思慮不得激而為怒盛怒不止鬱而為悲喜無節則易恐悲太過則易喜此五藏性情之承制生化也故扁鵲華佗皆能以激怒起沈痾張子和亦能以引笑開痼疾非大具神通者乎至於治病之法則以安化之義為最奧要其義大者於至真要論中如太陽寒水之勝而克火矣治之者必以甘溫土性之藥制水以苦溫火性之藥扶火是矣然水之亢者不可徒制也必有以順其性而導之故復以酸溫木性之藥開水氣滋生之路即以培火氣發生之源也佐以所利資以所生法至密矣而未已也如此治之則水必退火必進水衰火銳土氣又將上僭矣故仍以鹹寒水性之藥小佐其閒合酸溫木性以併力制土此所以安其屈伏無使勝復之相尋無已也前賢醫按常有先用熱藥以愈病後用涼藥以清餘患者此類多矣非熟於氣化能如是乎總之五行之氣有亢而後有制有制而後有生有化此自然之數也故業醫者必講求亢害承制生化六字而善用之於是每遇一病可以逆而制之亦可順而導之調其氣使之平而生化之常復矣試更以經義證之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三

經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
缺水得土而絕此五行之相制也又曰木鬱達之火鬱
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然調其義過者折
之以其畏也所謂寫之又曰折其鬱氣資其化源無翼
其勝無贊其復迎而奪之惡得無虛隨而濟之惡得無
實又曰佐以所利資以所生是謂得氣此五勝五鬱之
治法也故木位之主其寫以酸其補以辛而厥陰遂先
酸後辛矣火位之主其寫以甘其補以鹹而少陰少陽
遂先甘後鹹矣土金水仿此先用寫者制其勝也後用
補者安其復也又如氣味之用互有生化經曰服寒而
反熱服熱而反寒者不治五味屬也五味入胃各歸其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三

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
入腎久服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天之由也蓋以
自來用藥者只求其氣不求其味但取氣寒以治熱而
不知寒之苦者入心化火也但取氣熱以治寒而不知
熱之鹹者入腎化水也味久則化氣者經曰味歸形形
歸氣又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故
五味久服即增氣也味陰氣陽陽動而散陰靜而留留
則久積力厚與藏氣合同而化用藥者當知防微矣李
東垣曰同味之物必有諸氣同氣之物必有諸味用其
味者必審其氣用其氣者必防其味也又如脈象之至
亦本六氣經曰天地之變無以脈診聞氣左右隨其所

在何者謂不得以天地之氣主診一歲必隨六氣之至
分診四時也六氣之脈奈何曰厥陰之至其脈弦少陰
之至其脈鈞太陰之至其脈沈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
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其至也或太過或不及
更有濇極似滑弦極似緩虛寒似熱大熱似寒病內寒
而脈中空邪外充而脈內陷故承制有虛實生化有真
假雖明者往往為所眩矣經曰脈從病反者脈至而從
按之不鼓諸陽皆然諸陰之反者脈至而從按之鼓甚
而盛也明乎此而脈無遁矣而病無遁矣而治亦無難
矣

虛實補瀉論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三

虛實者病之體類也補瀉者治之律令也前人論之詳
矣茲撮其要者與平日讀書之所記匯輯於此以為溫
故之一助云夫內難仲景之論虛實也其義甚繁有以
正氣盛衰分虛實者所謂脈來疾去遲外實內虛來遲
去疾外虛內實也有以邪盛正衰分虛實者所謂邪氣
盛則實精氣奪則虛也有以病者為實不病為虛者所
謂內痛外快內實外虛外痛內快外實內虛也有以病
者為虛不病為實者所謂陽盛陰虛下之則愈汗之則
死陰盛陽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也有以病在氣分無
形為虛血分有形為實者白虎與承氣之分也有以病
之微者為虛甚者為實者大小陷胸與瀉心之辨也有

以病之動者為虛靜者為實者在藏曰積在府曰聚是
也有以病之痼者為實新者為虛者久病邪深新病邪
淺也有以寒為虛以熱為實者陽道常實陰道常虛之
義也有以寒為陰實陽虛熱為陽實陰虛者陰陽對待
各從其類之義也有以氣上壅為實下陷為虛氣內結
為實外散為虛者是以病形之積散空堅言之也至如
從前來者為實邪從後來者為虛邪此又五行子母順
逆衰旺之大道也內經首篇即以虛邪與賊風同警所
謂去而不去命曰氣淫乘其所勝而侮所不勝也後世
以虛邪為不治自愈不亦謬乎此虛實之大畧也虛實
既辨則補瀉可施靈樞終始曰所謂氣至而有効者寫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罕

則益虛虛者脈大如其故而不堅也堅如其故者適雖
言故病未去也補則益實實者脈大如其故而益堅也
大如其故而不堅者適雖言快病未去也故補則實寫
則虛痛雖不隨鍼病必衰去矣此補瀉之機也若夫補
瀉之法之妙則莫詳於素問及陰陽大論而越人仲景
各從而發明之藏氣法時論本五藏苦欲之性以明補
瀉其文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急食酸以收
之脾苦滯急急食苦以燥之肺苦氣上逆急急食苦以泄之
腎苦燥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肝欲散
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酸寫之心欲奠急食鹹以奠
之用鹹補之甘寫之脾欲緩急急食甘以緩之用苦寫之

甘補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用酸補之辛寫之腎欲
堅急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寫之至真要論本司天
在泉六氣之勝復以明補瀉其文甚詳今舉其司天勝
氣之治而以其餘附之曰司天之氣風淫所勝平以辛
涼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酸寫之在泉風淫於內治以
之辛散之風司於地清反勝之治以酸溫佐以甘
甘以辛平之風化於天清反勝之治以酸溫佐以甘
苦以酸陰之勝治以甘清佐以苦辛以酸寫之厥陰
之復治以酸寒佐以甘辛以酸寫之以甘緩之木位
之主其寫以酸其補以辛先酸後辛厥熱淫所勝平
陰之客以辛補之以酸寫之以甘緩之厥熱淫所勝平
以鹹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在泉熱淫於內治以鹹寒
發之熱司於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
平之熱化於天寒反勝之治以甘溫佐以苦酸辛以鹹
少陰之勝治以辛寒佐以苦鹹以甘寫之少陰之復
治以鹹寒佐以苦辛以甘寫之以酸收之辛苦發之以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罕

鹹更之。火位之主其寫以甘其補以鹹先甘後鹹。
少陰之客以鹹補之以甘寫之以鹹收之。按末句收
鹹是發。或淫淫所勝平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
淡泄之淫上甚而熱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汗為故而
止。在泉淫淫於內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
泄之。淫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苦冷佐以鹹甘以
苦平之。淫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
太陰之勝治以鹹熱佐以辛甘以苦寫之。太陰之復
治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寫之燥之泄之。土位之主
其寫以苦其補以甘先苦後甘。太陰之客以甘補之
以苦寫之。火淫所勝平以鹹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
以甘緩之。火淫於內治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發之
苦發之以酸復之熱淫同。在泉火淫於內治以鹹冷佐
。火司於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
。火化於天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少陽之
勝治以辛寒佐以甘鹹以甘寫之。少陽之復治以鹹
冷佐以苦辛以鹹更之。以酸收之辛苦發之不遠熱
無犯溫涼。少陰同法。火位之主與少陰同。燥淫所勝
。少陽之客以鹹補之以甘寫之以鹹更之。

平以苦溼新校正云佐以酸辛以苦下之在泉燥淫於
佐以甘辛以苦下之新校正云甘辛當是酸辛燥司
於地熱反勝之治以辛寒佐以酸平之以和為
利燥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陽明
之勝治以酸溫佐以辛甘以苦泄之陽明之復治以
辛溫佐以苦甘以苦泄之以酸補之金位
之主其寫以辛其補以酸先辛後酸陽明之客以酸
補之以辛寫寒淫所勝平以辛熱佐以甘苦以鹹寫之
之以苦泄之寒淫所勝平以辛熱佐以甘苦以鹹寫之
在泉寒淫於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寫之以辛潤
之以苦堅之寒司於地熱反勝之治以鹹冷佐以甘
辛以苦平之寒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鹹冷佐以甘
辛太陽之勝治以甘熱佐以辛酸以鹹寫之新校正
云甘熱當作苦熱太陽之復治以鹹熱佐以甘辛以
苦堅之水位之主其寫以鹹其補以苦先鹹後苦
太陽之客以苦補之以鹹寫之以苦堅揆厥大義無非
之以辛潤之開發勝理致津液通氣也揆厥大義無非
制其勝安其復而已如木之勝也金虛寡畏而乘土矣
於是補金以制之扶土以逆之又以勝氣不可直折也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望

導之以補火之味以開木氣資生之路使其氣有所發
而不鬱所謂寫也是已妙之至矣然自此金進木退而
土寡於畏恐又將克水也於是平之以補水之味以滋
木之元神使不致受邪於反侮也此治當令之勝氣也
若夫反勝者乃虛邪鬼氣不當令者也彼反勝則此鬱
鬱之發也必暴尤當預有以防之復氣即鬱氣之發也
一發無餘其治又有再安復勝之法審其脈證而調之
故曰所謂勝至報氣伏屈而未發也復至則不以天地
異名皆如復氣為法也又曰大復其勝則主勝之故反
病也又曰必折其鬱氣資其化源無翼其勝無贊其復
是謂至治此之謂也難經言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

北方者舊解紛出穿鑿支離其實文意淺直不須深求
東實西虛非必不可瀉東補西而必瀉南補北也以為
瀉東之外仍可瀉南而決不可補南也補西之外仍可
補北而決不可瀉北也下文推究五行當更相平及子
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之義乃專就所以瀉南補北而
發揮之水勝火句束上子能令母實二句起下是提空
立論不粘上木之子木之母也故復以故瀉南補北句
遙遙接下後人只因不識經文用筆離合之致泥定上
下子母字面遂窒礙難通也試於子能令母實上加一
凡字便豁然矣金匱首篇論治未病之道曰上工治未
病何也曰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
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
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
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
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
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
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
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藏仿此此章之義徐氏隨文衍釋
尙得真詮但於虛實二字未見分曉遂令後人致疑耳
尤氏黃氏徑將中段刪去其言曰五藏之病實者傳人
而虛者不傳是未明虛實之義者也夫實者傳人此事
理之常不待上工而知也虛者亦能傳人此事理之微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望

故中工不能知之。凡經言虛實者，皆當從五行氣化推之。肝屬木，其氣溫升；心屬火，其氣熱散；脾屬土，其氣溼重；肺屬金，其氣清肅；腎屬水，其氣寒沈。此五藏之本氣也。本氣太過，謂之實；本氣不及，謂之虛。虛實皆能為病。金匱之義，就其虛者言之也。肝失其溫升而變為寒降，則為虛矣。肝寒傳脾，肝不上舉，脾寒下陷，將下利不止而死矣。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者，皆就其性之溫者用之。非酸寒甘寒苦寒之用也。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是寒氣辟易也。肺被傷，則金氣不行，是清氣屈伏也。金氣不行，則肝氣盛，是肝遂其溫升之性也。所謂腎與肺者，俱指其氣化，非指其正體正用也。腎即肝中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器

之寒氣。肺即肝中之清氣。金氣不行，水氣不行，云者，肝中之寒氣，清氣不得肆行也。只是肝受寒邪，失其本性，不可專於瀉肝，當補肝之本體而溫土以養其氣耳。若肝熱者，多見瘧厥，不專傳脾而兼傳心矣。是為有餘為實邪，治之但直瀉其本宮，或兼瀉心脾矣，不得用焦苦助心實脾法也。故曰實則不在用之。舊注於虛實二字，固圖讀過，遂致難通。難經曰：從後來者為虛邪，從前來者為實邪。此虛實之旨也。肝之後為腎，腎屬寒水，肝挾寒水之勢，欲反侮脾，故實脾之中，即寓制腎以治其本。肝脾溫潤騰達而清寒之邪自退矣。此之謂傷腎傷肺也。即傷肝中之寒邪，清邪也。東垣謂凡言補之以辛甘

溫熱之藥者，助春夏升浮之氣，即是瀉秋收冬藏之氣也。若內經謂腎受氣於肝，傳之於心，至脾而死，肝受氣於心，傳之於脾，至肺而死，此氣之逆行也。是言實邪之相傳也。事與此殊。義可對勘。肝受氣於心，是從前來者為實邪，當瀉心肝而補脾肺矣。腎受氣於肝，當瀉肝腎而補心脾矣。不得肝有病反補用酸也。至內經以酸為世金匱以酸為補，此體用之別也。前賢已論之矣。夫肝實之治，內經有曰風淫於內，治以辛涼，是其義也。此皆補瀉之大經大法也。其他則汗吐下皆瀉也。溫清和皆補也。有正補正瀉法，如四君補氣，四物補血，是也有隔補隔瀉法，如虛則補母，實則瀉子，是也有兼補兼瀉法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器

如調胃承氣人參白虎是也。有以瀉為補，以補為瀉法，如攻其食而脾自健，助其土而水自消，是也有迭用攻補法，是補瀉兩方，早晚分服，或分日輪服也。此即復方，謂既用補方，復用瀉方也。有並用補瀉法，與兼補兼瀉不同，是一方之中，補瀉之力，輕重相等，此法最難，須知避邪乃無隱患。錢仲陽曰：肺有邪而虛不可攻者，補其脾而攻其肺也。尤有要者，病在氣分而虛不任攻者，補其血而攻其氣，病在血分而虛不任攻者，補其氣而攻其血。如是則補藥之力，不與邪相值，不致連邪補著矣。又葉天士謂久病必治絡，其說謂病久，氣血推行不利，血絡之中必有瘀凝，故致病氣纏延不去，必疏其絡而

病氣可盡也。徐靈胎陳脩園從而譏之。然劉河間力發
左府之功用。朱丹溪治久病。必參用藥法。滑伯仁謂每
用補劑。參入活血通經之品。其效更捷。史載之。方之
多用三稜莪朮。王清任之方。多用桃仁紅花。不皆治
絡之謂耶。且內經之所謂升降出入。所謂守經隧。所謂
疏氣令調。所謂去菀陳莖。非此義耶。內經又曰。寒之而
熱者。求之水。熱之而寒者。求之火。所謂求其屬也。又曰。
治病必求其本。受病爲本。見證爲標。先病爲本。後病爲
標。有客氣。有同氣。間者並行。甚者獨行。此皆補瀉參用
之大義也。補瀉因虛實而定者也。補瀉之義。既宏。虛實
之變。亦眾。請更舉先哲之論。虛實者。華化中藏經曰。病
有藏虛。藏實。府虛。府實。上虛。上實。下虛。下實。狀各不同。
宜深消息。腸鳴氣走。足冷手寒。食不入胃。吐逆無時。皮
毛憔悴。肌肉皴皺。耳目昏塞。語聲破散。行步喘促。精神
不收。此五藏之虛也。診其脈。舉指而活。按之而微。看
在何部。以斷其藏也。又按之沈小弱微。短澁軟濡。俱爲藏
虛也。虛則補益。治之常情耳。飲食過多。大小便難。胸膈
滿悶。肢節疼痛。身體沉重。頭目昏眩。唇口腫脹。咽喉閉
塞。腸中氣急。皮肉不仁。暴生喘乏。偶作寒熱。瘡疽併起。
悲喜時來。或自痿弱。或自高強。氣不舒暢。血不流通。此
藏之實也。診其脈。舉按俱盛者。實也。又長浮數疾洪緊
弦大。俱曰實也。看其在何經。而斷其藏也。頭疼目赤。皮熱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吳

骨寒。手足舒緩。血氣壅塞。丹瘤更生。咽喉腫痛。輕按之
痛。重按之快。食飲如故。曰府實也。診其脈。浮而實大者。
是也。皮膚搔癢。肌肉腫脹。食飲不化。大便滑而不止。診
其脈。輕手按之得滑。重手按之得平。此乃府虛也。看
在何經。而正其時也。胸膈痞滿。頭目碎痛。飲食不下。腦項
昏重。咽喉不利。涕唾稠粘。診其脈。左右寸口沈結實大
者。上實也。頰赤心忪。舉動顛慄。語聲嘶啞。唇焦口乾。喘
乏無力。面少顏色。頤頰腫滿。診其左右寸脈弱而微者。
上虛也。大小便難。飲食如故。腰腳沈重。臍腹疼痛。診其
左右手脈。尺中脈伏而澀者。下實也。大小便難。飲食進
退。腰腳沈重。如坐水中。行步艱難。氣上奔衝。夢寐危險。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吳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吳

也若正氣無損者邪氣雖微自不宜補蓋補之則正無
與而邪反盛適足以藉寇兵而資盜糧故治實證者當
直攻其邪邪去則身安但法貴精專便臻速效此治實
之道也要之能勝攻者方是實證實者可攻何慮之有
不能勝攻者便是虛證氣去不返可不寒心此邪正之
本末不可不知也日本元堅字廉夫者嘗論列虛實夾
雜之證治甚為明備其文曰為醫之要不過辨病之虛
實也已虛實之不明妄下湯藥則冰炭相反坐悞性命
是以臨處之際不容毫有率略矣蓋嘗攷之厥冷下利
人皆知大虛宜補潮熱譫語人皆知大實宜瀉此則其
病雖重而診療之法莫甚難者矣如夫至虛有盛候大
實有羸狀者誠醫之所難也雖然此猶難乎辨證而不
難乎處治何者假證發露抑遏真情自非至心體察則
不能辨其疑似而認其真然既認其真也純補純瀉一
意直到而病可愈矣豈有他策耶唯醫之所最難者在
眞實眞虛混雜者而已何者其病視為虛乎挾有
實證視為實乎兼有虛候必也精慮熟思能析毫釐而
其情其機始可辨認及其施治欲以補之則恐妨其實
欲以瀉之則恐妨其虛補瀉掣肘不易下手必也審之
又審奇正攻守著著中法而後病可起矣此豈非辨認
難而處治亦難者乎岐伯有五有餘二不足之說而仲
景之經所云難治者概此之謂也蓋虛實之相錯其證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吳

不能一定其治不能各無其別也區而論之有虛實相
兼者焉病本邪實當汗如下而醫失其法或用藥過劑
以傷真氣病實未除又見虛候者此實中兼虛也治之
之法宜瀉中兼補倘虛甚者或不得已姑從于補虛復
而後宜議瀉矣其人素虛陰衰陽盛一旦感邪兩陽相
搏遂變為實者此虛中兼實也治之之法不清涼無由
解熱不轉刷無由逐結然從前之虛不得不顧故或從
緩下或一下止服前哲於此證以為須先治其虛後治
其實此殆未是也大抵邪不解則不受補有邪而補徒
增壅住且積日之虛豈暫補所能挽回乎攷之經文如
附子瀉心調胃承氣即瀉中兼補之治也陽明病至循
衣摸床微喘直視則既屬虛憊而猶用承氣者以實去
而陰可回縱下後頓見虛候其實既去則調養易施也
擴充胸長無適而不可矣此虛實之相兼大較如此如
夫虛實之相因而生是亦不可不辨也有人于此焉脾
氣虧損或久吐或久利中氣不行馴至腹滿溺閉此自
虛而生實也至其滿極則姑治其標主以疏導然不以
扶陽為念則土崩可待也又有人焉腎陰不足下虧上
盈或潮熱心煩或血溢痰湧亦是虛生實者也至其火
亢則姑治其標專主清涼然不以潤養為念則真元竭
絕矣有人于此焉腸澀赤瘕腹痛後重如其失下則病
積依然而津汁日泄羸劣日加此自實而生虛也治法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吳

積依然而津汁日泄羸劣日加此自實而生虛也治法

或姑從扶陽然不以磨積為先則邪勝其正立至危殆
 又有人焉肝氣壅實妄言妄怒既而脾氣受制飲食減
 損日就委頓亦是實生虛者也治法或姑從補中然不
 兼以清腸則必格拒不納矣在仲景法則汗後脹滿是
 自虛而實故用且疏且補之劑五勞虛極因內有乾血
 是自實而虛宿食脈滯亦自實而虛故一用大黃蠱蟲
 丸一用大承氣湯蓋乾血下而虛自復宿食去而胃必
 和也此虛實相因而生之大略也要之相兼者與相因
 者病之新久胃之強弱尤宜參伍加思亦是診處之大
 關鑰也更論虛實之兼挾則表裏上下之分又不可不
 知也實在表而裏虛者補其中而病自愈以病之在外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辛

胃氣充盛則宜託出且裏弱可以受補如發背痘瘡之
 類是也實在裏而兼虛者除其實而病自愈以病之屬
 熱倘攔補之必助其壅如彼虛人得胃實與瘀血宿食
 之類是也病上實素下寒者必揣其臍腹而後吐下可
 用病下虛素上熱者必察其心胸而後滋補可施此表
 裏上下之例也雖然今此所論大概就病之屬熱者而
 立言已如病寒之證亦不可不辨焉經云氣實者熱也
 氣虛者寒也蓋胃強則熱胃弱則寒此必然之理也故
 寒病多屬虛者然有如厥陰病之上熱下寒此其上熱
 雖未必為實而未得言之猶有陽存故涼溫併用方
 為合轍矣寒病又有陽雖虛而病則實者固是胃氣本

弱然關門猶有權而痼寒宿冷併在一處或與邪相併
 或觸時氣而動以為內實也倘其初起滿閉未甚者須
 溫利之滿閉殊劇者攻下反在所禁唯當溫散之蓋以
 寒固胃之所畏其實之極必傷胃氣遂變純虛耳觀仲
 景太陰病及腹滿寒疝之治而其理可見也然則病寒
 之實必要溫補固不可與病熱之虛猶宜清滌者一例
 而論矣玉函經曰寒則散之熱則去之可謂一言蔽之
 已是寒熱之分誠虛實證治之最喫緊也病之虛實藥
 之補瀉各有條例其略如此而微甚多少之際猶有不
 可不計較者實如張景岳氏之言焉夫虛實之不明補
 瀉之不當而糊糊然欲療極重極險之病者豈足與語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辛

醫哉要之病之實實有百也病之虛虛有百也實之瀉
 瀉有百也虛之補補有百也而大旨總視胃氣之盛衰
 有無以為吉凶之主內經曰五實死五虛死脈盛也皮
 熱也腹脹也前後不通也悶膻也此謂五實脈細也皮
 寒也氣少也泄利前後也飲食不入也此謂五虛其時
 有生者何也曰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汗得後
 利則實者活全注云此皆胃氣之得調和也趨哉言乎
 繆仲醇曰穀氣者譬國家之餉道也餉道一絕則萬眾
 立散胃氣一敗則百藥難施若陰虛若陽虛或中風或
 中暑乃至瀉利滯下胎前產後丁腫癰疽痘瘡痧疹驚
 疴靡不以保護胃氣補養脾氣為先務本所當急也故

益陰宜遠苦寒益陽宜防增氣祛風勿過燥散消暑母
輕下通瀉利勿加消導滯下之忌芒硝巴豆牽牛胎前
泄瀉之忌當歸產後寒熱之忌黃連梔子丁腫癰疽之
未潰忌當歸痘疹之不可妄下其他內外諸病應投藥
物之中凡與胃氣相違者概勿施用夫治實者急去其
邪治虛者治專於補其顧胃氣人所易知也獨此邪盛
正虛攻補兩難之際祇有力保胃氣加以攻邪戰守具
備敵乃可克昔人謂孕婦患病統以四物加對治之藥
此固不足為訓然其意可師推而行之保胃氣以攻邪
其理正如是也

讀醫隨筆 卷一 總論

陸

讀醫隨筆卷二上目錄

皖南建德周學海澂之甫著

形氣類

三陰三陽名義一

三陰三陽名義二

三陰三陽名義三

高骨大骨非一骨也

三焦水道膀胱津液論

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

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

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為常也

讀醫隨筆 卷二上目錄

一

氣能生血血能藏氣

皖南建德周學海徵之甫著

形氣類

三陰三陽名義一論六經五藏不能強合

三陰三陽者天之六氣也。而人身之血氣應焉。然血氣之行於身也。周流而無定。而三陰三陽之在身也。有一定之部分。則何也。人身三陰三陽之名。因部位之分別而定。名非由氣血之殊性以取義也。素問之敘陰陽離合也。曰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少陰之上名曰太陽。中身上名曰廣明。廣明之下名曰太陰。太陰之前名曰陽明。厥陰之表名曰少陽。太陰之後名曰少陰。少陰之前名曰厥陰。由此觀之三陰三陽。以人身之部位而定名也。不昭昭乎。部位既定。由是經絡血氣之行於太陽之部者。命曰太陽經。行於少陽陽明之部者。命曰少陽陽明經。行於三陰之部者。命曰太陰少陰厥陰經。故膀胱為寒水之經。水陰也。而曰太陽。以其行於太陽之部也。而小腸之為太陽。無論矣。心為君火之經。火陽也。而曰少陰。以其行於少陰之部也。而腎之為少陰。可知矣。若血氣之行於經脈者。則三陽之血氣亦運行於三陰。三陰之血氣亦運行於三陽。豈有陰陽截然畫界者哉。是故經絡之三陰三陽。止以定人身前後左右表裏部分之名考也。而血氣

之陰陽仍各從其藏府之本氣求之。不得因其經之行於三陰。遂謂其藏之本氣皆陽也。明乎此。則金匱真言論所謂心為太陽。肺為少陰。腎為太陰。肝為少陽。脾胃為至陰之旨。可以豁然矣。經絡之三陰三陽。以其所行之部分表裏言之也。藏府之陰陽。以其藏府之本氣剛柔清濁言之也。明乎此。則腎為少陰。不必強合於君火。小腸為太陽。不必強合於寒水。餘藏與夫陽濁陰清。陰濁陽清。諸文之互異。亦無不可以豁然矣。故陰陽離合論曰。今三陰三陽不應陰陽。其故何也。正疑十二經之三陰三陽不應藏府之陰陽也。能知心肝為陽。肺腎為陰。之為

讀醫隨筆卷二上 形氣類

本義。即知十二經之三陰三陽之為借名矣。顧世人習於十二經之三陰三陽。轉疑心肝為陽。肺腎脾胃六府為陰。少見而可怪也。豈非徇末而忘本也乎。

三陰三陽名義二直指本義起於分野而廣引以明之

十二經之三陰三陽。其於藏府不能執而強合也。前論詳之矣。十二經之三陰三陽。其稱名起於人身之分野。而分野則何為有三陰三陽也。曰象於天地之義也。南面而立。陽明在前。陽之盛也。非燥氣在前也。太陽在後。遠而外之也。非寒氣在後也。少陽在側。前後之間也。非火氣在側也。三陰同法。只因分野方位表裏以定名。非因風寒燥火暑溼六氣以起義也。故人身之三陰三陽

者虛位也。或曰三陰三陽為虛位。而內經每言燥病。即曰陽明。寒病。即曰太陽。火病。即曰少陽。土病。即曰太陰。熱病。即曰少陰。風病。即曰厥陰者。何也。曰此假其名也。陽明即燥金病。假名。不必在身之前也。金氣通於肺。不專於胃。與大腸之經矣。厥陰即風木病。假名。不必在身之側也。風氣通於肝。不及於包絡之經矣。太陽少陽太陰少陰。俱同此義。此氣病。而假其名也。亦有經病。而假其名者。胃經病曰足陽明。大腸經病曰手陽明。不必皆燥氣為病也。腎經病曰足少陰。心經病曰手少陰。不必皆火氣為病也。夫人之中於邪也。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此所謂陽明太陽少

讀醫隨筆 卷二上 形氣類 三

證者皆裏證也。陶節菴曰。足之六經。蓋受傷之方分境界也。張景岳曰。足經脈長而遠。自上及下。徧絡四體。故可按之以察周身之病。手經脈短而近。皆出入於足經之間。故傷寒但言足經。不及手經者。傷寒表邪也。欲求外證。但當察之於周身。而周身上下脈絡。惟足六經盡之耳。周身者。軀殼也。對藏府言。張石頑曰。只傳足經者。邪氣在身。未入藏府也。若入藏府。則不得獨在足經矣。嗚呼。觀於諸家之論。不亦可以恍然矣乎。獨是邪在分野者。概於皮膚分肉之謂也。而病證竟分見某經。劃然各有界畔者。何謂也。脈論曰。五藏六府。各有形狀。曰邪之來也。必有其道。如中於項。則下太陽。太陽分野為邪所擁。則此分野中

讀醫隨筆 卷二上 形氣類 四

正氣困矣。正氣困。則不能與脈中之氣升降。遲速相應。邪雖未入脈中。而脈中之正氣。已為所累矣。故周身上下。皆獨見太陽證也。累之日久。則裏氣亦虛。邪乃乘虛而內侵矣。總之。邪在分野。見證只在軀殼之外。邪入經脈。見證必及藏府之中。其有未入經脈。而遽見裏證者。必是邪氣直中三焦也。直中三焦。則其入藏府也亦易矣。三焦者。內之分野也。三陰三陽者。外之分野也。分野者。衛之部也。經脈者。榮之道也。

三陰三陽名義三 論六經六氣不能強合。又推論其餘意也。 至真要論曰。以名命氣。以合命處。而言其病。名謂四象之名。即陰陽離合論所稱三陰三陽之名也。氣風寒暑

溼燥火之六氣也。處人身十二經之部位也。由此觀之。以天地四方之象起三陰三陽之名。因卽以其名加之。六氣因卽以其名加之。人身此不過借以分析氣與處。各有所屬。俾得依類以言其病耳。言者討論之謂也。其不可以氣之名處之名。卽指爲病之實也。不昭昭乎。不以此也。以人身前後兩側之表裏分三陰三陽者。是固常說。孰於人口者也。又有以人身之形層分三陰三陽者。又有以人之身形分三陽三焦分三陰者。且也。少陽爲一陽。厥陰爲一陰。陽明爲二陽。少陰爲二陰。太陽爲三陽。太陰爲三陰。三陽爲極表。一陰爲極裏。數由一而至三。卽由裏而達表也。而脈象之三陰三陽。其表裏名。讀醫隨筆卷二上 形氣類 五

義則又不同。素問曰。鼓一陽曰鉤。鼓一陰曰毛。夫鉤毛皆浮之象也。而曰一陰一陽。是以一爲極外矣。鼓者謂脈之來而應指也。其脈來見於浮分。而其氣屬陽者。鉤之脈也。脈來見於浮分。而其氣屬陰者。毛之脈也。氣屬陽者。來盛去衰也。氣屬陰者。來衰去盛。所謂秋日下膚。蟄蟲將去也。由此推之。脈見於中分。其來盛者。謂之二陽。其去盛者。謂之二陰。可知矣。脈見於沈分。其來盛者。謂之三陽。其去盛者。謂之三陰。可知矣。明於斯義。則知一陽結謂之隔。決非手足少陽也。二陽結謂之消。決非手足陽明也。三陰三陽結謂之喉痺。決非太陰太陽也。故脈經引扁鵲言曰。出者爲陽。入者爲陰。脈來一出一

入爲平。再出一入爲少陰。三出一入爲太陰。四出一入爲厥陰。再入一出爲少陽。三入一出爲陽明。四入一出爲太陽。以出入之多少。分陰陽之太少。其義皎然而有徵矣。其以出多爲陰。入多爲陽者。指病脈之反乎常數也。夫三陰三陽之所屬。眾矣。引之可十。推之可百。引之可千。推之可萬。獨未聞有以脈之浮沈出入。分屬三陰三陽者。而求之經文。確有此義。故縱言及之。以質之有道者。明乎此。則知三陰三陽之名。隨處可稱。而不可互相牽合者也。黃坤載曰。小腸屬太陽者。火從水化也。胃屬陽明者。溼從燥化也。腎屬少陰者。寒從熱化也。肺屬太陰者。燥從溼化也。少陽厥陰。木火同化也。是以六氣讀醫隨筆卷二上 形氣類 六

強合六經者。謬矣。張隱菴曰。傷寒論治六氣之全書也。是以六經牽合六氣也。

高骨大骨非一骨也。

生氣通天論曰。因而強力。腎氣乃傷。高骨乃壞。又曰。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王冰云。高骨。腰高之骨也。喻嘉言云。大骨卽高骨。常有高僧絕慾。只因味過於鹹。以致精泄潰敗。墮其前功。竊以爲二說皆非也。高骨者。陰上毛際之橫骨也。非腰高之骨。腰有何高骨耶。強力者。卽強力入房。交合太過也。此骨爲肝腎之經所繫。交合太過。不但內藏之氣傷。而外經所繫之高骨亦壞。每有多戰強泄者。毛際橫骨。隱作痠疼。是其徵也。洗冤

錄辨俗言婦人貞潔從一者其陰骨潔白其淫而多夫者則全變成黑非也凡室女及婦人未生產者其骨皆白生育多者其骨皆黑無關貞淫也婦人生產多而骨壞不可知男子交合多而骨壞乎此骨為肝腎所繫大筋所結橫束下焦若壞則筋弛而無束五藏之氣膀胱之津液腎之精皆有下洩不禁之虞矣豈尚堪長壽乎大骨則舉人身脊骨臂骨肘骨胛骨而駭之也氣勞者鹹走骨骨病無多食鹹鹹味入胃則津液凝滯骨失所養骨中之氣熱而燔矣故曰勞也凡人食鹹則湯血汁舉為所滯骨髓不得榮養其煩勞也不亦宜乎然則高骨也大骨也一乎二乎高骨壞者精不固傳為虛損大讀醫隨筆卷二上形氣類 七

三焦水道膀胱津液論

陳修園曰經云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此數語向來注家皆誤不知津液為汗之源膀胱氣化則能出汗故仲景發汗取之太陽水道為行水之道三焦得職則小水通調須知外出為膀胱之津液下出為三焦之水道也故凡淋瀝等證皆熱結膀胱所致而治者卻不重在膀胱而重在三焦按此說本於張隱菴乍讀似新奇可喜而實違經背理之甚者也夫下出為三焦之水道是矣外出為膀胱之津液則非也三焦者水所行之道非水所藏

之府也汗與小便俱由三焦經過故汗多則小便少者水在三焦即為熱氣蒸動洩於膜外達於皮膚而不待傳入膀胱也非既入膀胱復外出而為汗也氣化則能出者膀胱無下口必藉三焦之氣化有以轉動之使之俯仰而傾出也故曰能也其曰水曰津液云者水在三焦氣味清淡猶是本質發而為汗則味鹹傳為小便則氣臊是已受變於人氣矣故皆可以津液名之非汗為膀胱之津液小便為三焦之水也乃汗與小便皆三焦之水而外出下出者也發汗取之太陽者太陽主表以其經非其府也

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

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為常也

嘗謂讀書須知其筆法之斷續起伏伸縮單複今於此節備之矣飲入於胃一句當作一大斷游溢精氣四句直下再作一大斷通調水道二句是雙承脾胃非單承肺也水道本自胃取道三焦以下膀胱非上入肺而後下也然必藉肺氣以通調之故通調二字近承肺水道非二字遠承胃也水精者水之精也是遙承肺與水道非承膀胱也肺受脾之精而布之矣其精之吸取未盡者復於取道三焦時沿途拋灑也故不竟曰精而仍曰水精也五經者五藏之經也水精由五藏之經行於周身

是一時並行而無或先後者也。痺論曰：水穀之精氣和調於五藏，洒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脈也。其是之謂乎？如是則本節凡四斷，俱有天梯石棧相鈎連之妙矣。張隱菴謂津液出於膀胱，而以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二句連讀，是人身之精氣皆燥矣，然乎否乎？

氣能生血 血能藏氣

前賢謂氣能生血，血不能生氣，固矣。然血雖不能生氣，氣必賴血以藏之。所謂氣生血者，即西醫所謂化學中事也。人身有一種氣，其性情功力能鼓動人身之血，由一絲一縷化至十百千萬氣之力，止而後血之數止焉。常見人之少氣者，及因病傷氣者，面色絡色必淡，未嘗

讀醫隨筆 卷二上 形氣類 九

有失血之症也。以其氣力已怯，不能鼓化血汁耳。此一種氣，即榮氣也。發源於心，取資於脾胃，故曰心生血，脾統血，非心脾之體能生血，統血也。以其藏氣之化力能如此也。所謂血藏氣者，氣之性情慄悍滑疾，行而不止，散而不聚者也。若無以藏之，不竟行而竟散乎？惟血之質為氣所戀，因以血為氣之室，而相裹結不散矣。故人之暴脫血者，必元氣浮動而暴喘，久脫血者，必陽氣浮越而發熱，病後血少者，時時欲喘，欲嘔或稍勞動即元元欲嘔，或身常發熱，此皆血不足以維其氣，以致氣不能安其宅也。此其權主乎肝腎，肝之味酸，腎之味鹹，酸鹹之性皆屬於斂血，之所以能維氣者，以其中有肝腎

之斂性在也。故曰肝藏血，非肝之體能藏血也。以其性之斂故也。精由血化，藏氣之力更强，故又必腎能納氣而氣始常定也。明乎此，則知氣血相資之理，而所以治之者，思過半矣。血虛者當益其氣，氣暴者尤當滋其血也。

夫生血之氣，榮氣也。榮盛即血盛，榮衰即血衰，相依為命，不可離者也。藏於血之氣，衛氣也。宗氣也。氣亢則血耗，血少則氣散，相輔而行，不可偏者也。榮氣主溼，衛氣主熱。宗氣主動，榮氣不能自動，必藉宗氣之力以運之。衛氣雖自有動力，而宗氣若衰，熱亦內陷，故人有五心愧熱，骨蒸煩熱者，宗氣之力不能運熱於外也。水停心

讀醫隨筆 卷二上 形氣類 十

下困倦瀉泄者，宗氣之力不能運溼於外也。

讀醫隨筆卷二下目錄

皖南建德周學海澂之甫著

脈法類

此卷是發脈簡補義未盡之餘義也

單診總按不同

淨沈起伏中途變易

脈不應病及脈平而死

脈中有線有吉有凶

脈有數道

止脈形勢吉凶辨

搖擺之脈有來去辨

躁脈有浮沈辨

讀醫隨筆卷二下目錄

實洪實散虛洪虛散四脈辨

濡弱二脈辨

牢脈本義

弦脈反為吉象說

浮脈反宜見於閉證說

浮脈反不宜發散說

數脈反不宜用清散說

浮緩反不如弦濇說

伏脈反因陽氣將伸說

短脈餘義

已死有脈復生無脈

胎怪脈鬼胎脈

伏匿衝氣脈

結氣伏熱脈辨

大素約旨

彭用光書業雜無緒茲撮其要撰為此篇以備診家一法

讀醫隨筆卷二下目錄

二

讀醫隨筆卷二下

皖南建德周學海激之甫著

脈法類此卷是發脈簡補義未盡之餘義也

單診總按不同

脈有單診總按不同者或單診強總按弱也或單診弱總按強也或單診細總按大也或單診大總按細也凡單按弱總按強者此必其脈弦滑一指單按氣行自暢無所搏激三指總按則所按之部位大氣行不暢而搏激矣此脈本強而總按更強於單按也單按強總按弱者此必其脈氣本弱但食指校靈單按指下校顯名中二指校木總按即不顯其振指也此脈本弱而總按更

讀醫隨筆卷二下 脈法類

弱於單按也單按細總按大者是其脈體弦細而兩旁有暈也總按指下部位大而暈亦鼓而應指矣單按大總按細者必其人血虛氣燥脈體細弱而兩旁之暈校盛也食指靈而暈能應指名中二指木而暈不能應指矣更有單按浮總按沈單按沈總按浮者其浮即暈也抑或脈體本弱輕按氣無所搏力不能鼓重按氣乃搏鼓也又有醫者操作用力指尖動脈盛大與所診之脈氣相擊而亦見盛大者又有醫者久行久立指頭氣滿皮膚臃起因與脈力相隔而不顯者此皆極瑣細之處前人所不屑言而所關正非淺鮮也大抵單診總按而指下顯判大小強弱之有餘不足者

其有餘總屬假象在無病之人因為正氣衰微即有病之人亦正氣不能鼓載其邪使邪氣不能全露其形於指下而微露此幾希也當以正虛邪實例治之固不得重於用攻亦不得以為邪氣輕微專於用補也即如總按大單診細者其細多是指下梗梗如弦起伏不大其中氣之怯弱可知單診大總按細者其細多是指下駛疾累累似滑是氣力不足於上充而勉強上爭也其中氣之竭蹶更可知矣強弱亦如是也總是因稟賦薄弱或勞倦內傷或久病氣血困憊胸中窄狹動作乏力乃多見之是因虛生實清濁混處氣鬱不舒之象也

浮沈起伏中途變易

讀醫隨筆卷二下 脈法類

舊說脈之浮沈不同者不過浮大沈小浮小沈大浮滑沈澹浮澹沈滑云云耳未有於起伏之間察其中途變易者也近來診視會見有兩種脈一種其氣之初起自沈分而至於中也滑而踊躍有勢及至中分忽然衰弱無力緩緩而上至於浮形如泥漿其返也亦自浮緩緩而下於中由中至沈滑而有勢輕按重按指下總是如此其證身體困倦終日昏迷似寐非寐心中驚惕惡聞人聲目畏光明面帶微熱四肢微冷不飢不欲食但口渴索飲不止此衛溼營熱風燥在肺痰熱在胃也身中伏有溼邪而又吸受亢燥之新邪也以防風藁本通衛陽驅表溼紫苑白微杏仁薑皮宣泄肺中濁氣焦查竹

茹煨石膏煨瓦楞子降滯胃中熱痰兼以白芍清肝天竹黃清心而神清氣爽身健胃開矣一種脈氣正與此相反其初起自沈而中也艱澹少力由中而浮也躁疾如躍其返也亦由浮而疾下於中由中而沈遲弱無勢輕按重按指下總是如此其人嗜好洋煙飲食不強陰痿不起此表分無病而裏有疾飲又上虛熱下虛寒也治當疏中溫下此二脈者皆古書所未言也豈真古人未見此脈哉見之而詞不能達徒以浮滑沈澹浮數沈遲了之不知浮沈之間遲數不能有二滑澹各自不同與此之起伏中變者迥別也故凡著醫案於脈證曲折處必不憚反復摩繪方能開發後學

讀醫隨筆 卷二下 脈法類 三

脈不應病及脈平而死

難經曰脈不應病是為死病也仲景曰邪不空見中必有好設有不應知變所緣二者其義不同知變所緣者以其必有所挾之宿疾所伏之隱疾也其脈雖不應顯見之證而仍與隱伏之病相應也故曰中必有奸若難經直言死病者是其并無所挾無所伏而真不應者也何也凡病之應見於脈者為其邪在於經搏於正氣正氣失其常度脈遂失其常形也若藏氣潰敗陰陽失維升降出入之順逆遲速一隨邪氣之所為而正氣之力不能與之相搏而相激其脈往往通暢如常起伏如常不見邪氣格拒之象僅微覺指下呆長乏於神力而已

此真氣已漓其人必困乏無力飲食少思有時又飢迫欲得食行動氣喘面色蒼黃或耳暴聾或目暴無所見又有老痰伏結以及痞塊僻在偏隅不當氣血衝道氣血與之相避不致相格而脈自長滑流利者此遷延不已之痼疾也故每見陰陽離脫之人腎水虛寒脾陽枯慘肝風內煽兩尺長緩起伏條暢此所謂緩臨水宮也指下頗似充足有餘而圓而無暈呆而不靈且或左或右或寸或關必有一部稍見沈弱不及此虛損久病及老年氣盡未死前數月必見之大率多起於冬至死於春分者以水樁不能涵木其始肝風內灼其繼肝氣外脫也前人謂緩臨水宮弦居土位同為敗脈據生平所

讀醫隨筆 卷二下 脈法類 四

診弦居土位猶有可以挽回緩入水宮未有能濟者豈非以緩為真陰真陽之渙散乎陰散故脈不能緊陽散故脈不能洪不緊不洪故似緩也難經又謂人病脈不病雖困無害此措詞軒輊尖當脈不病者脈不敗也若病久且困不能飲食不能轉側雖神識清明言語不亂脈來勻滑長緩亦終於敗而已何者五藏清枯故神明不亂大氣孤行故脈不變血絡已竭故身不能動也故難經又謂寸口脈平而死者生氣獨絕於內也至於老痰痼疾不見於脈者以其不當氣血衝道也故有患積而情急欲死者正當衝道也有發之頻數者迫近衝道也有寬緩無事者遠於衝道也前人以此為氣血與之

相習非也。夫果氣血相習，是陰陽失維，正氣無權矣。

脈中有線有吉有凶

慎柔謂虛損脈洪大，按之中間尚有一條者，可治。空散無一條，雖暫愈亦必死。此所謂一條者，即脈中之脊也。非指下別有一條也。吾嘗謂喘脈多是滿指虛動不見正形，有根可治，無根即死。根即脈之脊也。元廉夫謂散脈中有一線為肝邪脾敗之徵。此所謂一線者，乃弦勁挺於指下，死硬無生氣也。血死於裏，氣無所歸，前人謂陽氣不到之處，則脈為之弦。此弦見於裏足微五藏真陽之已漓矣。慎柔亦曰勞證寒熱作瀉，脈數而按之洪緩著骨，指下如絲，此不可為也。王漢皋謂痰飲凝結脈

讀醫隨筆 卷二下 脈法類 五

多於弦洪之中夾一細線，隱指有力，此細滑見於中沈之分，乃胃陽之鬱而不宣也。凡脈中有細線上馳如駛者，皆內熱而有物以制之，或熱痰之內結，或熱血之內瘀也。此三者形各不同，吉凶相遠，宜詳辨之。熱血內瘀者，防成內癰，其證煩渴夜甚，隱隱有腫脹作痛之處，又兼小便赤澀也。

脈有數道

脈簡補義論脈有如引數線，以為痰病及將死氣盡血散之象，詳矣。頃讀倉公傳有曰：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故知其當十日溲血死。夫得肺陰氣，謂得肺之真藏也。內經曰：所謂陰者，真藏也。

肺脈短澀而散，故曰其來散。數道者，即如引數線也。至而不一，是真澀也。以溲血死，是氣血不相維之過也。其病由於墮馬，僵石上而肺傷也。仲景辨脈曰：咳逆上氣，其脈散者死，謂其形損也。拙注以形損為肺體傷損，正與此義暗合。以其藏體癆敗，真氣不榮，故脈開散而不聚也。以此推之，凡喘咳病劇及一切癰疽跌仆失血諸證，見此脈者，若兼澀結至而不一，即短期至矣。蓋此脈重按其線仍攢聚指下者，痰實也。其線開散兩邊者，氣散也。舊說八怪脈中有所謂如解索者，即此。

止脈形勢吉凶辨

凡癥瘕積聚痰凝水溢，附腫痞滿，喘促咳逆，畜血停食，風熱癢疹，寒溼筋骨疼痛，心胃氣痛，以及憂愁抑鬱，大怒久思，久坐夜深不寐，與夫因病過服涼泄，胃氣過伏不通，婦人月閉，妊娠服藥皆常有停止，有停一二至者，有停二三十至而復來者，即仲景所謂厥脈也。又小兒脈多雀啄不勻，此其多寡疏密之數舉不足為吉凶之據也。詳攷其辨，蓋有四端：一察其不停之至，應指之有力無力，起伏之有勢無勢也。力與勢盛，即為有神力與勢衰，即為無神。一察其停至之頃，是在脈氣下伏之後，其力不能外鼓而然者，是為邪所遏，陽不能嘯也。若在脈氣上來之後，其力不能內返，因從指下即散如絃之絕，而不見其下去者，是元根已離，陰不能吸，其餘氣游奕

讀醫隨筆 卷二下 脈法類 六

經絡之中而將外脫也。一察其停至之至是於脈氣下伏之後全不能起徑少一至是邪氣內結也。若非全不能起已至中途不能上挺指下喘喘然搖擺而去者是中氣內陷不振而將下脫也。稍遲即當變見蝦游魚翔之象矣。一察其既停之後復來之至將起未起之際有努力上擗艱澁難起之意者即知其停是邪氣所阻也。若起伏自然如常流利略無努力擗澁之情是其停為元根已離其餘氣徘徊於三焦胸腹之空中進退無定而將上脫也。稍遲即當變見雀啄屋漏之象矣。更察其脈之形無論為緊斂為洪大但能通長勻厚應指有力高下停勻或來微衰而去盛者吉也。若應指少力來盛讀醫隨筆卷二下脈法類 七

去衰及寬大中挾一細線指下挺互不移或上駛如馳如射又斷而累累如珠及指下如引數線不能斂聚者是中氣敗散為痰所隔而不合即所謂解索也。故有偶停一二至而即決其必死者為其氣敗而不續也有久停二三十至而仍決其可治者為其氣閉而內伏也更察其證有病之人必痰塞氣逼不得宣暢神識昏迷謔妄躁擾狂越可駭者吉也。若氣高不下時時眩冒及神識清明而靜者凶也。無病之人必胸膈不清肋脹腹痛氣悶不舒心中驚惕寐中肢掣夜夢紛紜及見惡物入暗洞者吉也。若四肢無力稍動即喘氣高不能吸納胸中時時如飢而又不欲食二便清利頻數者凶也。

搖擺之脈有來去辨

搖擺之脈脈簡補義論之詳矣。夫邪痼於外其脈搖擺在於脈之起而來此不過邪氣痰血之阻滯正虛於內其脈搖擺在於脈之返而去是必元氣脫根內吸無力故氣不能深穩也。此乃中氣虛怯之極或下寒內寒真陽無主或下熱內熱真陰無主其情似不欲內返而其勢衰弱又似迫欲下息故為之搖擺而下也。如人之力弱舉重者方其舉時猶可撐持及其下時遂戰慄不支矣。在內寒暴病尚可急救其久病及內熱而然者內竭已極復何能為。

此脈急病遠行入房寒邪直入命門者有之。久病虛勞骨蒸及溫熱骨髓枯竭瘵而齒齦口噤與腳氣衝心者有之。張石頑論痰飲短氣分呼吸出入用腎氣丸苓桂朮甘湯其義甚精。與此參看史記倉公傳有云脈實而大其來難者是蹶陰之動也。所以然者為其氣滯於血中即來而搖擺也。又云脈來數疾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此即去而搖擺之脈也。日病在心者心主脈脈之不甯心氣之不能內甯也。津氣消灼燥痰據於心絡以致怔忡譫語者所謂狂言失志者死也。夫氣升出不利其來也搖降入不利其去也搖邪氣外束升出不利宜也。至降入不利非邪踞於內即正竭於內也。其危也何如乎。

躁脈有浮沈辨

躁脈有浮沈兩種。沈而來去如掣，或兼細兼滑兼弦而無遠近盛衰之異者，陽氣之虛而內陷，是自鬱也。若為寒溼所遏者，必兼緊數矣。浮而來盛去衰來遠去近甫去，即來未能極底，如人之以手探湯而同者，此內熱而中氣不安於內，是陰氣不吸也。兼洪緩者為風熱溼熱之有餘兼弱散者為陰虛骨蒸之不足。凡患血燥脈多如此，其證為懊憹煩躁夜不安眠，大便秘結頭目昏眩，呼吸短促多夢紛紜，又骨性堅斂，氣主內吸，骨熱者脈來上促，出多入少，其證為骨中如空，肢軟欲痿，頭顱脹疼，筋脈抽掣，心中驚惕，是髓中有熱也。若加浮散，是髓枯也。內經曰：熱病髓熱者死，此之謂也。

讀醫隨筆

卷二下 脈法類

九

實洪實散虛洪虛散四脈辨

脈簡補義論實散之脈，近於洪而不數不盛，其所以異同之故，尚未揭出。夫洪者，或陰虛陽陷而陽盛於陰，或陰本不虛而陽邪自盛，此偏於陽盛一邊，故其脈洪大而充實有力，實散者，或內溼苑久化燥，或風邪內擾其陰，此偏於陰虛一邊，故其脈渾散而平，稟少力，慎柔五書又謂虛損久病，其脈中沈之分，必見虛洪，此又氣虛血少，陰陽兩虧而中樞不運者也。血少故不聚不堅，氣虛故起伏甚小而無力，是虛散之未甚者，虛洪見於中沈，升降無力，陽氣弱而猶未離根，虛散僅見於浮，陰不

維陽陽氣散而無根也。故治洪脈重在泄火而兼養陰，治實散重在養陰而兼理氣，治虛洪補血益氣而劑取輕清，治散脈益氣補血而劑取溫潤重濁，收攝滋填矣。此四脈者，其辨只在陰陽虛實偏輕偏重一微一甚之間。

濡弱二脈辨

脈簡補義謂濡弱二脈止以浮沈分名，主病并無分別，究竟非無分別也。前人未經發明耳。夫濡即稟也，形不硬也，弱無力也，氣不强也。故濡主溼邪，弱主氣虛，凡肢體困倦，肌膚附腫，以及瘡瘍癰疥，其脈多濡。史載之所謂按如泥，藥者溼兼熱也，偏於邪實，呼吸不足不能任

讀醫隨筆

卷二下 脈法類

十

勞以及盜汗自汗泄利注下，其脈多弱。氣衰不鼓也，偏於正虛，溼能滯氣，形稟者應指多是無力，虛能生寒，力弱者其形不必皆稟，故稟而不弱，必溼中熱盛，濁氣上逆也。弱而不稟，必虛中挾寒，脈為寒急也。其稟弱并見而稟甚於弱者，溼邪深入肝脾而肺胃氣鬱也。證見胸膈痞滿，肢體痠痿，弱甚於稟者，心腎真陽內怯而脾肺氣虛也。證見飲食不化，腹痛時泄，陰虛傷溼，脈多沈，稟氣虛傷風，脈多浮，弱風者溫而毗於燥者也。若形稟無力，指下如死，曲蟻患風溼表證者可治，為其氣血臍鬱停滯也。久病虛損必死，為其氣血已呆而不靈，指下之形乃陰濁之氣浮溢經絡而僅存未散也。治濡脈者芳

香為主。甘溫佐之。治弱脈者。甘溫為主。芳香佐之。更而不弱。暑加苦寒。弱而不更。再入辛溫。此大法也。

牢脈本義

牢脈者。沈陰無陽之脈也。是寒溼深入肝脾。肝脾之體。其腠理為瘀血。而脹大也。故其證氣呼不入。稍動。即喘兩脛無力。腰強不便。兩脇疝脹。皮膚微附似腫。最易出汗。聲粗氣短。喉中介介不清。皆肝脾氣化內外隔絕所致。以其本體內塞。氣無所輸也。近年迭診四人。大率是憂思抑鬱之士也。一以會試留京苦讀。冬寒從兩足深入。上攻。立春之日。忽覺兩腿無力行。及數武。即汗大出。氣大喘。延至長夏。痲癢附腫。五液注下。一以久居

讀醫隨筆

卷二下 脈法類

十一

卑溼。經營傷神。春即時覺體倦。食少。夏遂全不思食。體重面慘。腰下無汗。身冷不溫。行動即喘。肢軟腰痠。不能久坐。入冬痲癢。次春不起。一以經營勞力。又傷房室。寒溼內漬。夏患咳嗽。誤用清肺。咳極血出。入秋遂唾血沫。色赤如硃。遍身微附似腫。行動即喘。汗出如注。膚涼不溫。醫仍作內熱。治以清泄。秋分不起。一以被劾。視職先患。遍身附腫。氣促喘急。日夜危坐。不能正臥。醫治暫愈。仍覺聲粗。氣浮。兩腿少力。秋分復發。無能為矣。此四人者。其脈皆沈大而硬。以指極按。至骨愈見。力強沖指。而起。雖盡肘臂之力。以按之。不能斷也。指下或弦緊。不數或渾濁。帶數。或渾濁之中。更帶滑駛。指下如拖帶。無數。

黏涎也。兩寸皆短。兩關先左強右弱。後左右皆強。或右強於左。中間亦有時忽見和緩。而未幾仍歸於牢。且或更甚於前日也。大便不鞭而艱。秘不下。仲景所謂腹滿便堅。寒從下上者也。推其本原。大率是體質強壯。氣血本濁。加以淫邪深漬。原藉肝脾正氣。以噓噏而疏發之。而乃勞以房室。抑以憂思。久之肝脾正氣內陷。不能疏發。而寒溼遂乘虛滲入肝脾之體矣。血遂凝於腠理。不得出入。而體為之脹滿。腫大矣。血凝而堅。氣結而濁。故脈為之沈伏。堅大也。何以知其為肝脾脹大也。凡六府五藏皆有脈。以通行於身。寒溼之邪。由脈內傳於藏。藏氣分布之細絡。閉塞不得輸泄。而氣專注於大脈矣。肝

讀醫隨筆

卷二下 脈法類

十二

脾主血。其體堅實。而瀉最易凝結。故鬪毆跌仆。瘀血內畜之人。其脈多有沈弦。而大重按不減者。又瘧疾死者。西醫謂肝脾脹大。倍於常人。千金翼方第二十六卷末項似按葉天士臨證指南亦謂瘧疾腰痛脹為肝脾病。是中醫早有此說矣。西醫謂此即瘧母。殊未是。每診久瘧。敗證。脇脹腰急。其脈亦多是沈大而弦。重按不減也。且見是脈者。多死於秋。或死於春。罕見死於正冬。正夏者。肝脾受克之期。於病機尤宛然可徵者也。當微見未甚之時。急用芳香宣發之劑。疏化寒溼。舒肝醒脾。佐以苦降淡滲。使寒從下上者。仍從下出。加以行血通絡。使腠理痲痺者。漸得開通。或可挽回一二。峻藥急服。非平疲之法。所能為力也。

弦脈反為吉象說

舊皆以弦為百病之忌脈。今伏思之。亦有以弦為吉者。此必其始。脈來指下累累。斷而不續。得藥後。脾肺氣積。而脈形通連也。其始寸不下關。或尺不上寸。或兩頭有脈。關中不至。其後三焦氣通。而脈形挺長也。其始微澁。浮泛空而無根。其後腎氣歸元。而脈形厚實也。其始沈弱無力。委靡不振。其後肝脾氣旺。而脈勢強壯也。其始渙散無邊。模糊不清。其後陰回氣聚。而脈形堅斂也。其始始細數無神。起伏不明。其後陽回氣充。而脈勢暢大。能首尾齊起。齊落也。此皆以弦為敗脈之轉。關以其氣由斷而續。由屈而伸。由空而實。由散而聚。由衰而振也。其

讀醫隨筆 卷二下 脈法類 三

不謂之長。而謂之弦者。陰陽初復。其氣只能充於脈管之中。使脈形為之挺互。而有力。尙未能洋溢脈管之外。使脈勢條暢溫潤。而有餘也。仲景曰。傷寒吐下後。不大便五六日。循衣妄撮。語不識人。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濇者死。又曰。汗多重發汗。亡陽譫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又曰。瘧病。脈伏堅。發汗後。其脈活活如蛇。暴腹脹大者。欲解。慎柔曰。虛損六脈和緩。服四君保元。熱退而脈漸弦。反作瀉下血。此陰火煎熬。血結經絡者。邪從下竅出也。有作傷風狀者。邪從上竅出也。又曰。緊數之脈。表裏俱虛。緊猶有胃氣。數則無胃氣。喻嘉言解仲景下利脈反弦。發熱身汗者。自愈。謂久利邪氣深入陰分。

脈當沈弱微濇。忽然而轉見弦。是少陽生發之氣。發見生機。宛然指下。此皆以弦為吉之義也。故久病之人。其脈弦緊有力者。是真氣內遏。而有根也。此尤當於尺部占之。病勢困篤。寸關或結或陷。而尺中充長。弦實起伏有力者。根本未動也。何者。真氣不能充達於上。即當蓄積於下也。世只知尺脈忌弦。而不知尺脈不當忌弦。而忌緩忌滑也。緩者呆頓無氣也。滑者斷而不續也。所謂忌弦者。孤硬之謂也。非長實之謂也。

浮脈反宜見於閉證說

浮泛無根之脈。氣之外越也。卻宜於閉塞不通之證。若多汗與滑泄者。見之反為氣散氣脫。而不治矣。故傷風化熱久不得汗。熱灼津乾。肌膚愧慘。肺氣迫塞。呼吸喘促。其脈每趨趨於皮毛之間。而不見起伏。不分至數。所謂汗出不徹。陽氣拂鬱在表。又所謂正氣卻結於藏。故邪氣浮之。與皮毛相得者也。以酸甘入辛散劑。中津液得回。大氣得斂。即汗出而脈盛矣。何者。氣必一喻而後能一嘔也。若夫溫熱之病。汗出不止。而浮滑數疾。是真陰內脫也。傷寒邪深。脈微欲絕。得藥後。脈暴浮。與下利甚而脈空豁。是真陽內脫也。困病日久。屢次反復。其脈漸見浮薄。是陰陽并脫也。大抵此脈。久病沈困。痿倦與外感新病。得汗下後。俱不宜見。其久病。開有因於燥痰痰結便秘。氣浮而然者。所謂滑而浮散。攤緩風用清痰。

讀醫隨筆 卷二下 脈法類 四

理氣脈轉沈弱無慮也。若藥不應。又常汗出。必死。新病有傷寒瘧疾。斷數數日。胃氣空虛而然者。督令進食。脈即沈靜矣。所謂漿粥入胃。則虛者活也。不能進食。與食即注下者死。蓋浮薄者津空也。津空而氣結者生津空而氣散者死。

浮脈反不宜發散說

凡脈空大無根。按之即散。此陰虛而元氣將潰也。用酸甘之劑。斂氣歸根。脈漸堅斂。而實即為轉關。可望生機。若斂而不實。愈硬愈空。又去生遠矣。嘗見溼溫夾傷。生冷先妄發汗。繼過清滲。三焦氣怯。膀胱氣陷。咳而氣上衝擊。遍身大汗。大便微溏。小便短澀。舌淡白無苔。小腹

讀醫隨筆

卷二下

脈法類

五

脹硬如石。兩脰肘腫。脈來空大。稍按即指下如窟動。於兩邊應指。即同一息十動以上。急用酸溫。棗仁龍骨山萸南燭首烏牛膝。入附子木香遠志桃仁化積劑中。先兩尺斂實。繼兩關堅實。舌苔漸見白厚。轉黃而諸證見。此誤汗誤滲。表裏俱傷。真陽離根。大氣外越。若專用辛熱大汗而脫矣。若用酸溫之後。脈愈空愈硬。而應指猶能有力者。不得即委不治。又當減酸。俾得微汗。虛甚者以甘溫佐之。其汗必先微也。汗後脈必轉沈弱。轉用酸溫調之。補之大。凡浮而無根之脈。俱宜兼以酸斂。其真陽離根。脈見芤弦者。每數至一息十動以上。是元陽不安其宅也。宜以酸入辛熱劑中。其真陰離根。虛熱游

奕脈見微。微浮散者。宜以酸入甘溫劑。至於溫暑熱傷氣分。脈浮而洪數。且散者。喘促汗出。宜以酸入甘寒劑中。如生脈散之類。得酸而脈斂者。正氣有權也。不斂而加數者。真氣敗也。此皆內虛脈浮者之治法也。皆無與於表邪發散之例。

數脈反不宜用清散說

虛寒而脈數者。元氣不能安其宅。如人之皇皇無所依也。其形浮大而芤。其情勢應指即回。無充沛有餘之意。夫元氣所以不安其宅者。有風寒溼邪。從足心從腰膈上冲直搗元穴。有因病誤服清肺利水之劑。使三焦膀胱真氣下泄太過。發為上喘下癢之證。是從下從裏撤

讀醫隨筆

卷二下

脈法類

六

其元氣之根基也。故氣浮於外。微瀲而數。宜用酸斂入辛溫劑中。若因勞倦憂思傷其大氣。以致內陷而沈細而數者。是陽虛於表。陰又虛於裏。非如上文之陽傷于裏而越於表也。不但宜酸斂。亦併不宜辛溫。而宜用甘溫。如東垣補中益氣。仲景小建中之制。內經所謂陰陽俱竭。調以甘藥者也。故脈之浮數者。有陽傷於內。自越於外者。以酸溫斂陽。有陰盛於內。格陽於外者。以辛溫消陰。脈之沈數者。有陰虛於內。而陽內陷者。以甘溫益陰。甚者以酸溫佐之。有陽傷於表。而自內陷者。以甘溫助陽。佐以氣之芳香者。鼓舞之。此四者皆內傷之數脈。偏屬虛寒。而無與實熱者也。其治皆宜於補。皆宜於

溫而有辛甘酸之不同。

浮緩反不如弦濇說

朱丹溪以弦濇二脈為難治。而慎柔謂老人或久病人。六脈俱浮緩。二三年間當有大病。或死何也。脈浮無根。乃陽氣發外。而內盡陰火也。用四君建中服之。陽氣內收。反見虛脈。或弦或濇。此正脈也。照脈用藥。脈氣待和。病愈而壽亦永矣。蓋浮緩者直長而軟。如曲蟻之挺於指。下起伏。怠緩中途。如欲止而不前者。重按即空。或分動於兩邊。而成兩線矣。此脈凡寒溼脫血。血竭氣散。將死之人多有之。老年無病而見此者。精華已竭也。

伏脈反因陽氣將伸說

讀醫隨筆 卷二下 脈法類

七

伏脈大旨。簡摩補義言之悉矣。陶節菴謂傷寒兩手脈乍伏者。此將欲得汗也。邪汗發之。正汗勿發之。其所以乍伏之故。尚未指出。夫欲汗而脈反乍伏者。皆因邪氣滯入血脈。正氣欲伸而血阻之。不能驟伸。以致折其方伸之銳氣。而相格如此也。或傷寒日久。陰盛陽虛。血脈凝泣。得溫補之劑。陽氣乍充。鼓入血脈。寒邪不得驟開。故相搏而氣機乍窒也。或溫病大熱。津灼血慘。得養陰之劑。津液初回。正氣鼓之。以入血脈。血慘不能驟濡。氣機不能驟利。故相迫而致閉也。亦有內傷生冷。外傷風寒。胸口結痛。呼吸喘促。得溫化之劑。脾陽乍動。冷食初化。而表邪未開。以致格拒。而氣乍窒者。亦有燥屎內結。

表邪尚在。得潤降之劑。燥屎將下。正氣運於內。不及捍

於表。表邪乘機內移。正氣又旋外復。以致相激。而氣乍窒者。此皆氣急欲通。而未得遽通所致。若本有汗。及下利。不止而忽然無脈者。直氣散。氣脫也。又有傷風日久。或先經誤汗。陰虛。戴陽。津空。氣結。搏於表。其脈浮薄。止。擗擗於皮毛之間。稍按即散。得生津之劑。陽氣乍交。於陰。其脈內斂。何者。凡氣必先一噏。而後能一噓也。此證若不先用生津。以辛溫強汗之。脈氣不得先伏。而即出汗。即刻氣喘而脫矣。前伏為邪正之相搏。此伏為陰陽之相交。其得汗。皆所謂戰汗之類。邪正相搏者。其躁擾往往甚厲。吳又可謂之狂汗。陰陽相交者。正虛邪微。

讀醫隨筆 卷二下 脈法類

六

但暑見口噤肢厥而已。陶節菴有正汗邪汗之辨。邪汗即邪正相搏者也。故曰發之。謂助其正氣也。

代脈結脈反為陽氣將舒伏氣將發說

止歇之脈。有無關敗壞者。以其氣結也。亦有見於陽氣將舒之際者。正伸而邪不肯伏。所謂龍戰於野。其血元黃也。大旨與上篇伏脈之義相近。但有脈已浮盛。仍自參伍不調。或夾一二至小弱無力。或徑停止一二至。又有過服寒降。胃陽內陷。右關獨沈。或初來大。漸漸小。更來漸漸大。即仲景所謂厥脈也。其漸小之時。有小至於無。相間二三十至之久。而始復漸出者。此脈須與證相參。有陰陽格拒之證。且指下不散。不斷。尺中見弦有力。

有神即是陽氣初伸未暢進退交爭之象。若尺中散斷無力氣脫何疑。又嘗見痘疹瘟疫癰疽大證伏氣將發未發其脈每先於半月十日前忽見結澹疏密不一。參伍不調此陰陽邪正已交爭於內也。亦是氣機將欲發動之兆。而吉凶未分大抵弦細而疾者多凶宜豫為補氣益血洪緩而數者少凶宜豫為生津活血也。

短脈餘義

脈簡補義敘短脈詳矣。然猶有未暢也。凡脈形短縮不能上寸者有氣虛與氣鬱之辨。察其關之前半部緊而有力似欲上鼓而不得者是氣鬱也。必有實邪察其風寒痰飲分表裏治之。若軟散無力無上鼓之勢者是氣

讀醫隨筆

卷二下

脈法類

九

虛也。其虛又有肺脾腎之辨。脾肺氣虛者關後脈平腎氣虛者尺中必陷而起伏小也。至於厥厥累累如豆如珠亦短脈也。必形堅有力乃為陰陽邪正之相搏。若澀澀欲脫駛而無力氣衰不續也。關後尺中見之尤為氣脫無根之兆。

已死有脈復生無脈

常有死後一日半日氣口脈猶動者。此惟富貴人多有之。其故由於平日頤養豐厚所謂取精多用物宏魂氣深固難散。或病中多服人參攝其無根虛陽結於胸中不得遽散也。故少年急病及強死之人有斗日身溫者亦以生氣未盡也。更有死後暫復回生者身涼無脈神

氣清明言談娓娓曲盡情理。反勝平日。此游魂為變亦惟少年屈死及志奢未遂者有之。此皆無關於診治而不可不知其理。

胎怪脈鬼胎脈

胎脈變幻最多。脈經總以陰陽噓噓停勻為主。乃近嘗診有細弱而兩旁渙散有暈一息五至以上。來盛去衰僅在浮中之候。重按即空。細審舉按之間指下微見滑疾全似血虛氣燥之脈。此血虛有熱之婦一二月之孕多見之。若專據脈不知為孕也。亦必以甘酸之劑養之。方保不墮。鬼胎脈曾診一人其尺部沈細而駛指下似滑短居關後不能上寸三部脈俱不揚起伏甚小診於

讀醫隨筆

卷二下

脈法類

三

八九月之期僅似初孕二三月者別無奇怪之處。氣血不足之婦多有此脈。當時殊不知為鬼胎也。其後屢次腹痛欲產而腹漸消索矣。亦無他病。

王漢舉謂有始孕不及十日半月其人狂厥欲死。但時發時止發如病危止即如常。即須防是有孕而未明言。所以致此之故也。歷驗所診始孕怪脈怪證甚夥。其證或極寒內慄或極熱如焚或氣短欲絕或汗出不止或遍身發斑或腹痛如撮其脈或一部不見或一部堅搏或忽來忽止形如雀啄或時大時小早晚不定推原其故皆因受胎之頃或正值勞倦或正值醉飽正值飢渴或正值風涼正值暑熱或正值驚恐或正值憂慮或正

值。忿。怒。或。素。體。血。虛。經。後。肝。燥。津。液。未。回。而。即。孕。或。睡。未。足。而。驚。醒。血。未。歸。心。此。皆。正。氣。未。復。而。即。受。胎。諸。氣。即。挾。之。而。入。胎。矣。胞。脈。絡。心。其。氣。相。感。故。見。諸。脈。證。也。私。胎。多。有。此。象。以。其。神。明。不。定。也。二。三。月。後。邪。氣。漸。散。正。氣。漸。復。即。不。見。矣。亦。有。必。須。以。藥。調。之。者。否。則。有。傷。墮。之。虞。也。

伏溼衝氣脈

溼脈皆呆。軟也。挾寒兼斂。挾熱兼散。而溼之深。伏血分。及下焦者。大率挾寒為多。其脈專見於沈分。若挾熱者。必連及中浮也。嘗診上感風寒。痰多肺閉。熱過於胃。素又肝燥。上寒中熱。肝胃火沖。而肺不得宣。以致氣逼欲。讀醫隨筆 卷二下 脈法類 三

喘。舌。苔。薄。黃。而。燥。兩。邊。反。厚。然。證。甚。於。夜。其。脈。右。弦。左。弱。中。按。皆。弱。而。散。沈。按。皆。指。下。有。線。長。而。呆。軟。不。動。知。其。下。焦。小。腸。膀胱。伏。有。寒。溼。也。其。氣。沖。喘。逼。固。由。肝。火。亦。由。寒。溼。自。下。格。火。上。迫。也。脈。簡。補。義。謂。溼。據。陰。分。其。沈。分。必。呆。板。不。靈。者。即。此。法。以。芳。香。輕。清。宣。上。苦。堅。鹹。潤。清。中。辛。降。淡。滲。按。下。此。三。焦。異。氣。並。治。之。法。也。若。上。焦。無。外。感。即。無。須。宣。上。而。下。焦。辛。降。不。妨。稍。從。燥。烈。矣。若。下。焦。溼。已。化。熱。脈。濁。不。清。即。無。須。按。下。而。苦。堅。可。以。兼。治。矣。按。金。匱。以。桂。苓。味。甘。湯。治。衝。氣。加。乾。姜。細。辛。即。內。經。食。而。過。之。義。

結氣伏熱脈辨

結氣與伏熱在內者。其脈皆沈滑也。何以別之。大抵氣脈必兼弦。以其氣實於內也。熱脈必兼洪。以其熱鼓於內也。亦有氣脈單沈弦而不滑者。不兼熱也。若熱盛即兼洪而兼伏熱矣。熱脈單沈洪而不滑者。以無鬱也。若鬱甚即兼弦而兼結氣矣。結氣之治。辛平宣散。不必降也。伏熱之治。苦寒清降。必兼散之。伏結三焦之氣。不能專一。故丹溪治病必兼鬱法。

太素約旨

彭用光書繁雜無緒。茲撮其要。撰為此。男子左手為主。以腎為己身之位。按男女皆以左為主。夫位之異。謂女以右為主者。非。左主貴。右主富。左主內。右主外。如性情為內。官祿為外。讀醫隨筆 卷二下 脈法類 三

讀醫隨筆

兩寸主早年。兩關主中年。兩尺主末年。

心主性情邪正。主智愚。沈候主父母。主官爵。亦主科名。浮候主之。下併同。

肝主謀畧。主威權。主忠詐。主科名。亦主官爵。凡諸部所類者。即須合參之。

腎主壽元。主子孫。主志氣堅定。命門亦同。脈來。肺主節操。主祖業。凡在我上者。如君相。鑒賞貴人。提拔。脾主兄弟。主妻妾。主財祿。主憂樂。主勞逸。憂脈沈陷。命門主壽元。主奴僕。亦主子孫。兩尺亦主祖業根基。

寸宜稍浮。尺宜稍沈。左宜清長。右宜滑。忠正清貴。右宜緩。洪。勻。滑。富。厚。寬。和。六部浮沈。勻。滑。來。去。分。明。有。力。不。滯。不。散。不。空。不。斷。不。緊。不。細。為。吉。也。滯。者。艱。窘。怪。吝。之。象。空。散。者。虛。浮。放。蕩。無。根。之。象。斷。者。變。幻。無。常。短。縮。不。足。之。象。細。者。蕭。條。之。象。緊。者。堅。僻。孤。露。之。象。故。滯。細。空。散。主貧賤無業。富貴見之。失官失財。緊細。主貧。主孤。主怪吝。主奸詐。斷。主詐。主天。洪濁奔涌。左主性情乖張。主勞碌。主風波。右主富不好禮。主孤露無後。亦主勞碌。沈陷者。氣不揚也。主性情陰賊。抑鬱憂思不解。卒然見之。必有喪失刑剋。心肝弱陷。肺脈洪濁。庸懦貪污。心脈細短。腎脈沈弱。卑鄙無志。甘為下流。奴僕又宜此脈。肝脾勻緩。即忠其主。

讀醫隨筆 卷二下 脈性類 三

左手清長而緊急不舒。起伏不大。主貴而不富。刻薄躁急。禍吝。清長勻滑。寬和慈惠。富貴無憂。緊細而滑。機巧變詐。

左手洪緩。主性情寬和。家道豐裕。洪濁。主愚魯。勞碌風波。

右手清長勻滑。主富而好禮。清堅而孤。主貧。主僧道。骨肉無親。

右手洪濁。主富而不貴。洪緊。主富而慳吝。洪中見滯。先富後貧。

心脈弦細。肝脈沈陷。脾脈弦緊。主境遇蹇滯。憂鬱不舒。兼滯。失官失財。空散。破家蕩產。兩尺孤滯。主無子喪子。

祖業蕭條。沈滑相得。子孫眾賢。浮盛勻滑。奴僕得助。諸脈常見如此者。主一生之定局。乍見如此者。主暫時之禍福。須看清中有濁。滑中有滯。散中有聚。總以起伏上下有力有神。察之其吉凶禍福。微甚遲速。以四時五行生克決之。

女子心肺為夫。在家主肺。出嫁主心。按肝亦主夫之顯晦得失也。

女子肝脈長緩。夫旺。洪濁。夫旺。身勞。肝脈弦緊。心脈弦細。性情陰險。刻薄寡恩。脾脈洪緩。衣食豐盈。心脈勻滑。善於持家。心肝脈清長而緩。主夫榮貴。堅長而孤。主貞節。細短沈陷。主刑剋。

大抵男子脈宜充長而浮。盛於沈也。女子脈宜柔潤而沈。盛於浮也。性急人脈急。性緩人脈緩。肥人脈寬。緩清細者。正是福德。瘦人脈寬大。長秀者。正是發達。衰弱之脈來。勢頗盛。是為將進。洪緩之脈來。勢頗衰。或兼微滯。是為將退。

讀醫隨筆 卷二下 脈性類 三

讀醫隨筆卷三目錄

皖南建德周學海澂之甫著

證治類

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冬不按

躋春不病溫義不同

燥溼同形同病

寒熱同形同病

陰盛陰虛脈證辨

瘟疫脈沈

血熱血乾

溫熱發癩其人反清

附虛勞將死其人反清

讀醫隨筆卷三目錄

自齧狂走是氣血熱極非祟也

痰飲分治說

論欬嗽

論喘附哮喘

傷寒傷風俱有戴陽

附黃汗

瘰癧癩癧

奔豚

論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以桂枝湯先

其時發汗則愈

藥對證而增劇

讀醫隨筆卷三

皖南建德周學海澂之甫著

證治類

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冬不按

躋春不病溫義不同

冬傷於寒是感受冬時閉藏之令太過也不藏精與按

躋是疏泄之太早冬行春令而奉生者少也判然兩義

王好古混而同之張景岳喻嘉言從而和之一若冬時

只有疏泄太早之病而無閉藏太過之病是不通也且

內經冬不藏精冬不按躋不與四時遞言何者此但主

陽舒陰斂之義對夏暑汗不出而言不合四時五行循

讀醫隨筆卷三證治類

環之氣也冬傷於寒是與春傷於風夏傷於暑秋傷於

溼遞言皆各因其時令本氣之太過也夫冬傷於寒者

寒氣外通則衛氣內陷而榮氣為所灼耗也冬日皮膚

宜溫夏日皮膚宜涼若冬日薄衣露處皮膚皆寒則腠

理緻密衛氣畧無伸舒而內積於榮分津液隱為所銷

內熱有太盛欲焚之慮矣人身八萬四千毛孔皆氣所

出入之道也氣不出入則必內鬱西醫謂人身有炭氣

有養氣之分養氣即平氣也炭氣即鬱濁之毒氣也冬

傷於寒束住衛氣鬱而不舒則為炭氣其發病為溫熱

不亦宜乎不藏精者榮氣外泄與此異矣然二者病機

雖各不同而多出於貧苦何者力食則汗洩非時而不

藏精游手則薄衣露處而傷於寒其病也一由宣泄之太早一由閉遏之太過雖同為溫病而治法又有不同矣不藏精者宜固本而養陰傷於寒者宜宣鬱而解表也諺曰不藏精即傷於寒也以虛為實其治法有不誤而殺人者乎

燥溼同形同病

燥溼同形者燥極似溼溼極似燥也內經以痿躄為肺熱葉焦以諸瘧強直皆屬於溼其義最可思故治法有發汗利水以通津液者有養陰滋水以祛痰涎者張石頑曰常有一種燥證反似溼痺身疼煩手足痿弱無力服來細瀉而微以陰虛也此陰血為火熱所傷不能

讀醫隨筆卷三

謹治類

二

榮養百骸慎勿誤認溼痹而用風藥則火益熾而燥熱轉甚矣宜甘寒滋潤之劑補養陰血兼連藥以堅之又曰凡脈浮取輒大而按之滑者溼并在胃之痰也按之瀋者溼傷營經之血也夫內經云溼流關節又云地之溼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脈如此則血液不得流通而燥結之證見矣故溼之證有筋急內經因於溼口渴有欲飲者大便祕結肺中濁小便赤瀋太陽經府燥之證有肢痠胸滿滯瀉微瀉而痰堅力略不出咳嗽溼咳甚勞甚更有病溼脈瀋以氣滯也必兼弦緊病燥脈滑以陰虛也必兼芤弱按之即無此皆同形而異實也宜求其本而委曲以治之

按風寒暑溼燥火六淫之邪亢甚皆見火化鬱甚皆見溼化鬱極則由溼而轉見燥化何者亢甚則濁氣干犯清道有升無降故見火化也鬱則津液不得流通而有所聚聚則見溼矣積久不能生新則燥化見矣故吾嘗說六氣之中皆有正化惟燥是從轉化而生前人謂燥不為病非無燥病也謂無正感於燥之病也凡轉筋疔瘡陰疽心腹絞痛皆燥化之極致也皆從溼寒風熱轉來

燥溼同病者燥中有溼溼中有燥二氣同為實病不似同形者之互見虛象也張石頑曰每有脾溼肺燥之人陰中之火易於上升上升則咽喉作痛而乾效須用貝母之潤以代半夏之燥煨薑之柔以易乾薑之剛更加薑汁竹瀝以行其滯又有素稟溼熱而挾陰虛者在膏梁輩少壯時每多患此較之中年已後觸發者更劇又與尋常溼熱治法迥異當推東垣河間類中風例庶或

讀醫隨筆卷三

謹治類

三

近之原文云素稟溼熱而挾陰虛者以其平時嬌養未火痰飲上升輕則胸膈痞滿四肢乏力重則周身疼痛痰喘逆亦有血溢便秘面赤足寒者甚則痰厥癱瘓不起矣大抵體肥痰盛之人則外盛中空加以陰虛則上實下虛所以少壯犯此最多若用風藥勝溼虛火易於僭上淡滲利水陰津易於脫亡專於燥溼必致真陰耗竭純用滋陰反助痰溼上壅務使潤燥合宜剛柔協濟始克有賴如清燥湯虎潛丸等方皆為合劑復有陰陽兩虛真元下衰溼熱上盛者若乘於內則不時喘滿眩暈溢於外則肢體痠重麻蒼見此即當從下真寒上假熱例治之否則防有類中之虞即此痰厥昏舌強語瀉或口角流涎或口眼喎斜或半肢偏廢非內熱招風之患乎歷觀昔人治法惟守真地黃飲子多加竹

派薑汁送下黑錫丹。差堪對證。服後半日許。乘其氣息稍平。急進大劑。人參。入竹瀝。薑汁。童便。時中。分三次服之。喘滿多汗者。生脈散以收攝之。若過此時。藥力不速。火氣復升。補氣之藥。又難安入。重開矣。服後元氣稍充。喘息稍定。更以清生腎氣丸。雜以黑錫丹一分。緩圖收功。可也。至於但屬陽虛而陰不虧者。斷無是理。雖邪景風溼寒溼治法。不能為熱也。即使更感客邪。自有仲按此論。義理精微。治法確鑿。真不厭百回讀云。

按右所論。乃脾溼熱而腎虛燥之事也。嘗攷金匱黑疸亦即脾胃溼熱流積於腎之所致也。折肱漫錄云。脾胃溼熱盛則克傷腎水。內經云。腎者胃之關也。水之入胃其精微。洒陳於藏府經脈。而為津液。其渣滓。下出於膀胱而為小便。皆賴腎中真陽。有以運化之。腎陽不足。則水之清濁不分。積而為飲。泛而為腫。此脾腎溼寒之證。讀醫隨筆卷三 治類 四

也。若脾胃溼熱。腎陰又虛。則溼熱下陷於腎。而為黑疸。何者。腎惡燥者也。腎燥而適脾溼。有餘遂吸引之。不暇矣。遂不覺并其熱而亦吸之矣。溼熱膠固。苑結濁氣。不得宣泄。薰蒸漸漬。久鬱下焦。致血液之中。久不得引受清氣。而色為濁暗矣。故為黑疸也。若早治得法。腎陰早復。則陽氣有所助。而力足以運濁下出矣。若其始腎陰不虧。則本無藉於脾之溼。而不致吸受其毒矣。故黑疸發原於腎燥也。故治法往往有滋陰與利水并用者。此之謂也。按腎氣丸。即滋陰利水之劑。內澤瀉。茯苓。桂枝。皮附子。所以行經通絡也。地黃。薯蕷。山萸。滋陰之藥也。丹

寒熱同形同病

寒熱同形者。寒極似熱。陰寒逼其微陽外越也。熱極似寒。所謂熱深厥深也。更有久服溫補。清濁混處。畏寒異常。攻以寒下之劑。而陽達寒退者。前人之名論。治案夥矣。同病者。真寒真熱。二氣并見也。如傷寒大青龍證。是寒束於外。衛陷於內。而化熱也。其人必胃熱素盛者。太陽中暈。是先傷於暑。後傷冷水。乃寒熱兩感之病也。內經論瘧。義亦如此。此表寒裏熱也。須辨其淺深。輕重。氣分血分。而分治之。表熱裏寒。則有內傷生冷。外傷烈日。發為霍亂者。瓜果酒肉。雜然并食。發為痢疾者。至於上熱下寒。是肺熱腎寒。內虛之病也。亦有下受寒溼。逼陽上升者。前人皆有名論。獨有上寒下熱。真陽怫鬱之證。讀醫隨筆卷三 治類 五

近日極多。其脈沈之見滑。或兼大浮之見弦。或兼細。其病因或由久受溼寒。陽氣不得流通。或因微熱過服。清肅之劑。每怪前賢絕無論及。及讀許叔微破陰丹一案。乃深歎其獨具隻眼也。又有氣寒血熱。血寒氣熱之辨。即仲景榮寒衛熱。衛寒榮熱之事也。血熱則脈形緩大。氣寒則起伏不大。而無力。血寒則脈形緊小。氣熱則來勢盛大。而有力矣。此亦前人之所未及也。惟葉天士通絡之說。於此等病。治法甚合。吾每竊取而用之。其效殊捷。又有其人本寒而傷於熱。及本熱而傷於寒。日久往往與之俱化。若初起未化。與邪盛而不化者。其治法須仿內經治勝安伏之義。恐得藥後復化也。許案附

鄉人李信道得疾六脈沈不見。深按至骨則若有力。
按周本若頭痛身溫煩躁指末皆冷中滿惡心兩更
 醫矣醫皆不識。止供調氣藥。予因診視曰。此陰中伏
 陽也。仲景法中無此證。世人患此者多。若用熱藥以
 助之。則為陰邪隔絕。不能導引真陽。反生客熱。若用
 冷藥。則所伏真火愈見。消燦須用破散陰氣。導達真
 火之藥。使火升水降。然後得汗而解。授破陰丹二百
 粒。作一服。冷鹽湯下。不半時。煩躁狂熱。手足躁擾。
按
 本燥。其家大驚。予曰。此俗所謂換陽也。無恐。須臾稍
 定。略睡。已中汗矣。自昏達旦。方止。身涼而病除。
陳皮青皮四味麴丸
 冷湯下名破陰丹

讀醫隨筆 卷三 證治類 六

陰盛陰虛服證辨 篇中所授諸論并出張石頑醫通
 內經云。陰盛生內寒。陰虛生內熱。其證候不同矣。陰
 之脈數散而濇。陰盛之脈遲緊而濇。其脈象不同矣。陰
 虛宜甘潤填陰。陰盛宜辛溫振陽。其治法更不同矣。况
 陰盛格陽於外。與陰虛陽越於外。其機括尤不同也。陰
 踞於內。升降不調。陽欲內返。而不得。此陰力之能格陽
 也。陰虛不能維陽。無根之陽。不能內返。游奕於外。此微
 陽之自外越也。而前賢每以脈浮而大。按之無力。為陰
 寒內盛之脈。以面熱戴陽。煩躁不安。為陰寒內盛之證。
 喻嘉言所譏為傳派不清者也。殊不知此正陰虛陽越
 之事。其治宜溫潤填陰。以安陽。無大熱。溫經以回陽也。

至於脈沈細而疾。渴欲飲水。煩躁悶亂。此陰痼於外。陽
 佛於內之象也。而曰陰盛格陽。水極似火。不亦誤乎。即
 用熱劑。如許氏之破陰。亦徹外陰。以透伏陽。豈驅逐伏
 陰之謂乎。若夫所謂內外有熱。其脈沈伏。不洪不數。但
 指下沈澹而小急。此為伏熱。不可誤認虛寒。以溫熱治
 之。是益其熱也。此又陰虛而陽氣下陷。入於陰中。所謂
 榮竭衛降者也。與上文陰盛陽鬱之證。又自霄壤。天抵
 陰盛於內。為內實。其脈象決無按之反扎者。非牢堅。即
 細緊耳。惟陰虛者。精血內空。陽氣外迫。其脈則浮大而
 扎矣。第陰盛之人。有陽虛。有陽不虛。陰虛之人。有陽盛。
 有陽不盛。從陰引陽。從陽引陰。喻嘉言有三分七分畫

讀醫隨筆 卷三 證治類 七

服夜服之論矣。此專就虛勞一病言之也。若尋常雜病。
 只於本病對治劑中。用藥畧有偏寒偏熱。兼升兼降。重
 散重斂之不同耳。即如陰盛之人。陽虛者。直用溫經回
 陽矣。陽不虛者。用溫化之藥。加以微苦微酸。清肅浮陽。
 使之內合也。陰虛之人。陽盛者。是內熱也。宜甘潤鹹潤。
 以填陰。佐以參耆升柴。補氣建中之品。提挈陽氣。出返
 陽位也。陽不盛者。即浮陽外越也。宜溫潤兼補脾腎酸
 辛。並用可矣。此內傷治法之大畧也。總宜審察脈象。以
 決病機。無惑於重按全無。是為伏陰之說。庶不致寒熱
 攻補之倒施耳。
 東垣治一人脚膝痿弱。下尻臀皆冷。陰汗臊臭。精滑

不固脈沈數有力。是火鬱於內。逼陰於外也。精不固者。髓中混以溼熱也。小柴胡。夫參加茯苓。臈草。黃柏。苦寒瀉之而愈。

節菴治一壯年。夏間勞役後。食冷物。夜臥遺精。遂發熱痞悶。至晚頭額時痛。火熱上乘也。兩足不溫。脾氣不下也。醫謂外感夾陰。以五積散汗之。煩躁口渴。目赤便祕。明日以承氣下之。但有黃水。身強如瘕。煩躁更劇。腹脹喘急。舌胎黃黑。已六七日矣。診其脈。六七至而弦勁急。以黃龍湯下。黑物甚多。腹脹頓寬。煩躁頓減。但夜閒仍熱。舌胎未盡。更與解毒湯合生脈散。加地黃二劑。熱除。平調月餘而安。

讀醫隨筆 卷三 諸治類

八

瘟疫脈沈

近日時疫之病。有所謂喉痧者。初起脈俱沈細。三部以兩尺為甚。兩尺又以左手為甚。其初至數尚清。應指有力。一二日後。漸見躁疾模糊。伏匿按之。即散。舊謂瘟疫邪從中道。起於陽明。其脈右大於左。竊謂此乃熱濁之毒氣。薰蒸肺胃。脈形必是緩長洪大。渾渾不清。為氣濁而中焦溼熱也。近時病情。乃邪伏少陰。或冬暖不寒。陽氣不潛。陰精消散。或膏粱無節。脾胃濁熱。下流克傷腎水。或房室無度。陰精下奪。至春陽氣欲升。陰精不能載。陽上達。故虛陽之已升者。中道而止於咽喉。不能達於大表也。其毒氣之未能全升者。下陷於腎中。薰蒸燔灼。

陰盡而死。所謂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也。治法嘗擬用猪膚湯。麻辛附子湯。二方併用。減麻黃。附子改用生者。并加重黨參。以達其毒。毒散陰可存矣。世每泥於喉症發於肺胃之成法。用苦寒清降。以清肺胃。故熱毒愈無由達也。張石頑曰。傷寒以尺寸俱沈為少陰。少陰一經死證最多。為其邪氣深入。正氣無由自振也。若夫春夏溫病熱病。而見沈小微弱短澹者。此伏熱之毒滯於少陰。不能撐出陽分。所以身大熱而足不熱者。皆不救也。惟沈而實。見陽明府實證者。急以承氣下之。不可拘於陽證陰脈例也。凡時行疫癘。而見沈脈。均為毒邪內陷。設無下證。萬無生理。此論可謂詳矣。至謂脈沈無下證必死者。為其不可下也。下之亦必死。然則於萬死之中。而求一生。宜何道之從。曰。不從下。奪而從上。提重填其陰。以舉其陽。庶有幾乎。何者。此人金水并虛。木火并實。實者散之。虛者滋之。金復則自上而挈之。水復則自下而託之。如此而不生。可告無罪矣。近有自負明醫。專用桂附椒薑。燥陰耗血。謬稱託邪外出。引火歸原。應手輒斃。其罪與用苦寒清上者等。

讀醫隨筆 卷三 諸治類

九

血熱血乾

傷寒陽明病。有熱入血室證。婦人傷寒。經水適來。適斷。血室空虛。邪易陷入。有熱入血室證。其證皆謔言妄語。甚或狂走見鬼。午前明了。午後昏昏。入夜尤甚。倦臥不

知飲食不能轉側其病之輕重固由熱之微甚而亦有血虛血實之分血實則邪熱之濁氣有所聚而見重血虛則津枯神散邪不得聚反能畧知人事其治法亦有偏重攻血偏重養津之殊矣

趙晴初曰凡外感之病涉心者皆在心包絡與血脈也邪入包絡則神昏邪入血脈亦神昏但所入之邪有淺深所現之證有輕重如邪入包絡包絡離心較近故神昏全然不知人事如入血脈血脈離心較遠故呼之能覺與之言亦知人事若任其自睡而心放即昏沈矣有邪在血脈因失治而漸入包絡者此由淺而入深也有邪在包絡因治得其法而漸歸血脈者此由深而出淺

讀醫隨筆

卷三

論治類

十

也又有邪盛勢銳不從氣分轉入不由血脈漸入而直入心包絡者陡然昏厥其證緩則不過一日速則不及一時告斃以其直入包絡而內犯心也此論血脈心包微甚邪有淺深證有也

李東垣曰傷寒傳至五六日閒漸變神昏不語或睡中獨語一二日目赤唇焦舌乾不飲水稀粥與之則嘔不與則不思六脈細數而不洪大心下痞腹中不滿大小便如常或傳至十日以來形貌如醉人狀虛見神昏不得已用承氣下之誤矣不知此熱邪傳乎少陰經也導赤瀉心湯主之與食則嘔者邪不在胃也不與則不思以其神昏也既不在胃誤與承氣下之必死傷寒溫

熱傳變多有此證不可不察也

張石頑曰有一種舌胎中黑而枯或畧有微刺色雖黑而無積苔舌形枯瘦而不甚赤其證煩渴耳聾身熱不止大便五六日或十餘日不行腹不鞭滿按之不痛神識不昏晝夜不得睡稍睡或呢喃一二句或帶笑或歎息此為津枯血燥之候急宜炙甘草湯或生料六味丸換生地合生脈散加桂滋其化源庶或可生誤與承氣必死誤與四逆亦死此與上條皆論血乾之證也

溫熱發癡其人反清附虛勢將死其人反清

凡人周身百脈之血發原於心亦歸宿於心循環不已熱入血脈必致遺毒於心故神昏譫妄也前論患溫熱

讀醫隨筆

卷三

論治類

十一

者津枯血少則神明不昏晝夜不寐何也蓋血實則濁聚血虛則神散也更有津血全無神明全散溫毒之極至於發癡而人清反異於平日者此為不治前人未道獨車質中曰溫病發癡獨有陽證人清者見洪滑之脈宜細心參酌勿可輕許妄治又曰發斑之證神氣清楚仰臥不能屈伸者不治神氣昏沈者可生張石頑曰溫熱之病外感與正氣相搏則神氣昏替內傷正氣本虛則神志清明至死不惑此皆閱歷深到之言昔賢所未齒及也曾憶某年秋月天津盛疫溫毒發斑患者身如發蠶鼻準獨白其人倦臥難動神清語朗臨死猶委婉言談起病即屬不治且專在幼童傳染至速其死在五

六日之間。不過一月。死者數千。真奇慘也。夫邪攻包絡。或入血脈。與夫血液。燔灼乾滯。神機既息。清氣全無。自應昏昧。反見精靈。能知門外之事。與人言皆曲。盡情理。甚於平日。總由血虛。津枯。菁華已竭。元神離根。而外越。不較之元氣離根。而上越者。更危乎。故凡病傷寒。溫熱。痘疹。癍痧。癰疽。為日稍久。轉見神氣清明。長臥難動者。即為心絕。是命盡也。每見讀書苦思之士。一病溫熱。陽明未實。血室未熱。即見譫妄者。心虛氣怯。望風先靡也。又見孤臣寡婦。憂愁鬱結。飲食不甘。夜不成眠。漸見肌肉消瘦。毛髮面色。轉見鮮美。目光外射。直視不瞬。及至臨死。談論款款。拱謝而逝。觀者莫不異之。此皆元神離根。而外越也。

讀醫隨筆

卷三

證治類

三

自齧狂走是氣血熱極非祟也

靈樞口問人之自齧舌者。何氣使然。曰。此厥逆上走。脈氣輩甲乙作皆至也。少陰氣至。則自齧舌。少陽氣至。則自齧頰。陽明氣至。則自齧唇矣。素問陽明脈解。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弃衣而走。登高而呼。或至不食數日。反能踰垣上屋者。四支為諸陽之本。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也。熱盛於身。故弃衣而走也。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疏。而不欲食。故狂走也。二者證見於氣。而病本於血。何者。凡血熱極。津枯而燥。則內癢難忍。雖抓搔至血流。猶不能止。恨不刀割而針刺。

也。熱勢稍殺。則痛作矣。夫人身之血。如胭脂然。有色有質。可粉可淖。人血亦可粉可淖者也。其淖者。津液為之。合和也。津液為火灼竭。則血行愈滯。火熱既盛。則氣行愈悍。血滯於前。氣悍於後。凡氣之行也。前者往。後者續。以是循環無已。今則前氣滯而未往。後氣悍而涌。至氣氣相擠。而迫於血脈之中。於是血脈之中。逼迫不通。脹悶萬狀。其餘氣旁溢於細絡。更與脈外之氣相逆。則皮膚之下。又隱隱作癢。遂不自覺。其自齧破肉壞形。而不可止矣。仲景亦謂持強擊實。以手把刃。坐作瘡也。故病有嚼舌而死者。有遍身抓搔。皮破血流。寸無完膚。展轉床蓐。氣盡而死者。世皆指為冤業。孰知傷寒時病。此類

讀醫隨筆

卷三

證治類

三

極多。實為心脾血熱之所致耶。此固由邪熱太亢。而由誤服熱藥。溫中發汗者。尤眾。本承氣白虎證。而妄用四逆理中。勢必至此矣。醫者指為鬼祟。以文其過。病家認為夙業。以誣死人。豈不枉哉。事已至此。無策可施矣。若先於勢未盛時。重用石膏大黃生地丹皮梔子之屬。大劑溫涼服之。猶可救也。凡患時氣熱病。初宜清熱養液。如白芍二冬茅根竹葉石膏知母之類。以掣出熱邪。若大便不利。證顯陽明。即防熱入血分。三承氣不可緩也。夫血猶舟也。津液水也。醫者於此。當知增水行舟之意。葉天士所謂救陰不在補血。而在養津。即此義也。苟不知此。妄行溫補。或妄發散。則血燥而氣盛。氣盛則壅。壅

於小絡則為自齧。壅於大經則為狂走。其輕者壅於肌腠亦變為癰疹。欲出不出而歸於死。經曰：脈氣輩至者駢至也。駢至故陽盛氣實脈脹自破也。

痰飲分治說

繆仲醇柯韻伯俱有此說而未暢未確今為伸其說如左

飲者水也。清而不粘。化汗化小便而未成者也。痰者稠而極粘。液化化血而未成者也。飲之生也。由於三焦氣化之失運。三焦之失運。由於命火之不足。經曰：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蓋水入於胃。脾氣散精。上輸於肺。此即津也。其渣滓注於三焦。為熱氣蒸動。則不待傳為小便。即外

讀醫隨筆卷三 證治類

七

泄而為汗。故汗多則小便少也。下行人於膀胱而膀胱有上口無下口。仍藉三焦之氣化始能下出。故曰氣化則能出矣。其在三焦則曰水。在膀胱則曰津液者。水在三焦質清味淡。外泄為汗則味鹹。下泄為溺則氣臊。皆受人氣之變化而非復清淡之本質矣。故汗與小便皆可謂之津液。其實皆水也。火力不運。水停中焦。上射於肺。治之之法。補火理氣是治本也。發汗利小便。是治標也。痰則無論為燥痰。為溼痰。皆由於脾氣之不足。不能健運而成者也。蓋水穀精微。由脾氣傳化。達於肌肉而為血。以潤其枯燥。達於筋骨而為液。以利其屈伸。今脾氣不足。土不生金。膈中怯弱。則力不能達於肌肉。而停

於腸胃。蘊而成痰矣。已達於皮膚者。又或力不能運。達於筋骨。故有皮裏膜外之痰也。又多痰者。血必少。而骨屬屈伸時或不利。此其故也。治之之法。健脾仍兼疏理。三焦以助其氣之升降。運化是治本也。宣鬱破痰。是治標也。燥痰則兼清熱生津。痰乃有所載而出矣。所以必用破痰者。痰為血類。停痰與瘀血同治也。治痰不得補。火更不得利水。補火利水。即溼痰亦因火熱鬱蒸。愈見膠固滋長。而不可拔矣。此痰飲分治之大義也。至於患飲之人。必兼有痰。患痰之人。亦或有飲。二證每每錯出。此古人治法所以不別也。不知病各有所本。證各有所重。患飲兼痰者。治其飲而痰自消。痰重者。即兼用治痰。法可也。因痰生飲者。治其痰而飲自去。飲重者。即兼用治飲法可也。

讀醫隨筆卷三 證治類

七

論欬嗽

前人每以有聲無痰。有痰無聲。細分欬嗽二字。今概不取。無聲即不得為欬嗽矣。且亦安能無痰。但多少厚薄難出。易出有不同耳。

素問欬論分五臟六腑四時。以決其病之吉凶。凡百病皆以自肺入臟者為漸深。而欬病獨以由臟出腑者為日久。蓋百病是邪氣內侵。欬是真氣外脫耳。欬之為病也。五臟皆為之振動。內氣不寧。漸離其根矣。今條析其証之輕重如左。卒然欬嗽連聲不可暫止者。此冷風隨呼吸而襲肺也。

比風襲肺則欬嗽襲胃則吐逆吐逆更厲於欬嗽殺人更速故小兒當風飲食最所忌也急宜溫散以桂枝為君力制風木猖獗之勢故凡風勢之來其風之頭最厲急入戶避之即卒無可避亦宜謹護口鼻為佳外感風寒惡寒發熱亦多有咳嗽者此風寒由經入肺也宜先表散久則兼清降其咳聲清響而晝夜相等經日形寒寒飲則傷肺咳逆而上氣然飲冷是由胃絡入肺也其聲畧重宜溫胃畧兼利溼

有清晨咳嗽數十聲吐出濃痰碗許而始安者此胃中溼熱蒸肺也聲如在囊中者經所謂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溼也其咳聲沈重治宜宣鬱流溼亦有寒溼致

讀醫隨筆卷三 證治類

共

此者但其痰較清其聲畧急治宜溫健脾土也。有咳嗽甚重入夜尤甚不可伏枕者此腎水上泛土弱不能行水水氣衝肺也聲重而又急連連不絕逼迫萬狀氣不能續治用仲景小青龍法真武湯法分有無外感而治之若水氣重甚目下腫如新臥起者十棗湯以瀉之輕則葶藶大棗湯但必以附子白朮湯善其後乃無餘患也。有停食噎腐吞酸而作咳者其證喉癢而天明與日晡搶咳甚此亦挾風溼而然也治宜滲溼化食溫化大腸其病在胃與大腸之氣滯而水停也宿食不盡咳必不止。

有因燥而咳者聲乾無痰斷續不勻如為煙所嗆亦無定時時吐涎沫治宜降氣養液此多由時氣亢旱燥氣所傷也過食燥灸者亦有之靜臥則安勞動則劇與水飲晝平夜劇者相反有陰火燥肺而欬嗽者此勞氣也其咳五更黎明連連不絕聲乾少痰喉中燥癢由於腎竭肝虛火升液耗肺不能自潤也喉中常覺有一點乾結如樹皮草葉咳咯不出者是少陰之精不上潮而脈絡燥結者非肺燥也急宜滋潤肝腎清宣肺胃開結行痰殺蟲凡風寒咳嗽亦喉中作癢但旋癢即咳癢甚咳急勞瘵咳嗽漸癢始咳咳緩癢微此為異也。有喉中啞啞然似有物以梗之頗礙呼吸呼吸觸之即

讀醫隨筆卷三 證治類

七

偶咳一兩聲言語發聲多不能暢必先咳一兩聲乃能出言此脾溼不運濁氣上蒸也治宜健脾行滯疏利大腸使濁氣下降即愈矣更有咽中如炙燐如桃李核者其病根亦如此而甚焉者也內經及中臟經脈經多論此病或以為腎或以為膽或以為肺或以為大腸或以為脾有氣橫逆有氣鬱結橫逆即溼濁不降鬱結者憂思莫解大便必秘經所謂二陽之病發心脾者也。喉中一證素問欬論以此為心欬之證又曰心脈大甚為喉啞金匱五水篇論此為寒結關元腎氣上沖。若夫肺癰肺痿則由肺家燥熱太盛寔由脾家溼熱薰蒸太久濁氣日增清氣不復漸致液竭血沸而腐敗矣。初起可治宜清熱宣鬱養液行痰三消五隔諸證亦是。

如此此血熱之所致也。

陳修園謂久咳肺燥可用人參生津此必病起風熱素無水飲日久風去熱存故也若風寒久咳肺氣不降水道不調愈久而水邪愈盛不能伏枕夜無寧刻矣水飲上射浮熱逆升俗每自謂熱咳求用涼藥醫亦以肅肺自求速效遂令風寒永無出路而成勞損矣故吾謂今日咳勞皆小青龍證也。

論喘附哮

喘之為病也其類有四曰氣急曰氣逆曰氣短曰氣脫其因有寒有熱有虛有實縷析於左。

氣急者寒也氣之呼吸取道肺腕而胃腕附之二腕者讀醫隨筆卷三證治類 九

氣之所並行也或風寒從毛竅從背脊入於肺絡侵及肺腕或飲食寒冷太過傷於胃腕二腕相附其氣相通有寒則彼此相移二腕俱縮而不展不展則氣之道窄寒微但嗆咳而已甚則肺中諸竅皆緊氣出不利逼迫膈中不得上達風寒與水飲相搏夜不安枕漸致搖肩仰息矣經曰形寒寒飲則傷肺氣逆而上行非逆而上也乃伏而不得上也近時醫見嗆咳即投清降以致二腕得藥愈緊陽氣愈下結愈上促病者煩愧不堪如有捉其咽喉縛其胸膈者是也故近時患小青龍證無不終致勞損者徐靈胎謂為風寒不醒成勞病也氣逆者痰也有溼寒有溼熱病屬在裏非由外感肥人

多有此證凡人之氣由口鼻呼吸出入者其大孔也其實周身八萬四千毛孔亦莫不從而嘘噏痰阻經隧則氣之呼吸不得旁達而聚於膈中只能直上咽喉出於口鼻已覺衝激矣更有時痰涎壅盛橫格膈中而氣道愈狹矣此溼寒溼熱成痰成飲者所常有也此人若感風寒即近哮症矣。

氣短者熱也亦有水氣射肺非風寒之外束非痰症之有形乍覺呼吸至膈而止不能下達非全不達也入遲出疾不能久留於內也所以然者肝腎血熱陰氣不斂也又有感受風熱肺中津液為亢氣所耗不得柔潤膈中乾燥孔竅生煙是氣管因津耗而燥急氣行不能開

讀醫隨筆卷三證治類

九

闔勻布也傷暑者必有此證凡氣之流行必有津以潤之始能開闔滑利燥則陰虛陽亢覺開而不得闔矣水氣射肺者或因渴飲乍多或因汗出乍閉溼逼熱氣上衝如火得水以沃之非真有膠固之水飲也更有暑無所因而脾胃不運大便久秘腸中濁氣上蒸於肺以致升降不利呼吸短促者仲景曰平人無寒熱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註謂實為飲邪非也大便秘結之故也病有燥屎衝膈氣喘活深齒枯者不治氣脫者乃真喘也真氣離根呼吸至胸而還不能下達丹田自覺氣無所依張皇失措搖肩俯仰煩躁不甯無力下吸出多入少此或因久咳或因大汗吐下亡血失

精陰脫而陽無所戀矣。急則危在頃刻。緩亦不過數日。仲景曰：少陰病下利止，息高者死是也。亦有下焦肝腎久受寒溼，漸逼命火上越，肺氣不能下納者。

其他自覺氣少下陷，呼吸不足不利而不見喘促低昂，抬肩撼胸外形者，或稟賦不足，或脾胃有溼，或大病初愈，或過泄傷氣，不可枚舉。然病因大畧如此，但有微甚而已。夫氣急者，氣不得出也；哮之微者，非喘也；氣逆者，氣不得散也；近於嘔噦而非嘔噦，亦非喘也；氣短者，氣不得聚，呼吸不續，近於喘矣。以其乍見，無他證，故無傷於根本也。三者皆病在於肺，而兼在胃氣脫者，散而不聚，升而不降，病獨在腎，與前證情形迥別，本最易辨。惟

讀醫隨筆 卷三 證治類

三

夫氣急之久，氣逆之甚，漸至於脫者，其形相象。然病至此，真氣已孤，直謂之脫亦可矣。嘗診一婦，自冬病喘，至春不愈，始延予診。至則見其形狀，非喘也，乃哮也。寒氣束肺，氣塞不出，日久邪深，真氣內陷，便溏下氣，肺中寒涎注滿，真氣已不能到，其脈兩關以下，洪大滑數，兩關以上，細微如絲，其膚外涼內熱，重撫如焚，病人自覺頭上胸中不知何處，缺少一件本體，是肺中已無生氣矣。夜靜晝劇，陽氣孤危，其哮逼苦狀，實不忍見。予謝不敏，延後一月始歿。故知邪氣逼塞，非正氣自脫者，雖至極危，猶可稍延時日云。

又按喘有三焦之辨。經云：邪氣在上，此風寒傷肺，氣之

不得升也。濁氣在中，此溼熱痰飲聚於胃氣之滯於上，降也。清氣在下，此寒溼之地氣，從下焦腳膝之筋骨上入肝腎，直搗命門，命火不得安其宮，肺氣不得歸其窟，有呼無吸，此氣之不得降也。是真喘也。其上二焦之病，非喘也。乃哮也。然哮亦有二，皆風寒與痰飲相結，但互有輕重耳。凡不分四時受寒，即發發即氣閉，迫塞欲死，滴水不入，徹夜無眠者，此上焦之風寒重於痰飲者也。數日即愈，復如常人矣。凡春暖即愈，秋涼即發，發即呼吸短促，晝夜相等，飲食減少，或如常者，此中焦痰飲因天寒，肺氣不舒而激發者也。若不新感風寒，其病勢未至逼急欲死也。治之之法，上焦之治，從小青龍中焦之

讀醫隨筆 卷三 證治類

三

治從平胃散，各隨輕重而互參之。此即太陽陽明之別也。太陽者，風寒由肺俞內侵，肺絡入傷肺腕，是病起於氣分，致太陽之氣化不行，而後水邪上泛也。陽明者是胃中本有溼痰，肺中久為濁氣所據，天寒呼吸寒氣而肺中濁氣遂結矣。一由俞絡，一由呼吸，故治異也。若夫正氣離根，氣上不下，及胸而還，稍動即汗出，久臥又氣阻，僅能伏几危坐者，命火熄水邪肆，陰風慘澹，目色無光，是何等象耶。治之惟黑錫丹一法，差堪嘗試，不敢必效也。經曰：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此言脈也。而摩繪喘病，亦自逼真。謂其氣連連直上，微有反曲耳。然則喘之為氣，升不降也，豈可與氣塞而不得出者同稱耶。

傷寒傷風俱有戴陽 附黃汗

發熱惡寒無汗脈緊為傷寒發熱惡風有汗脈緩為中風中風者津液為風所鼓動而外洩外雖潤而內實燥也若加以以溫邪或誤用麻辛發散便有鼻乾氣促唇紅舌燥面赤如醉孔竅生煙之患矣傷寒者腠理為寒所緊束而不得洩外雖燥而內實潤也惟久而化熱衛氣不得泄越而內灼以耗其榮乃有鼻燥氣迫之事喻嘉言謂傷風小恙亦有戴陽總由真陰素虧一經風熱薰灼遂致津液不能上騰而呼吸逼迫乾燥萬狀耳故知治傷寒者亦有時不可徑用辛溫而治傷風者斷不可不佐以清潤

讀醫隨筆 卷三 謹治類

三

傷寒傷風汗之太過或為亡陽或傳為陽明內實昔人論之詳矣汗之不徹身膚作痒面色正赤仲景有二一各半湯之治矣更有津液素充者傷寒發熱日久不退往往面色正黃皮膚附腫有時作痒甚且搔之破而流汗余每仿二一各半法汗之其汗染衣皆黃汁流如涎著手皆粘氣味腥臭此乃津液菹蒸日久所化也此汁若再熱久不退必為灼乾或過用涼藥清熱退汁凝阻塞玄府衛氣不通營氣不行將成血痺骨蒸而入勞瘵之途矣故仲景以二一各半湯助生新津而峻汗之其意深矣舊解以二湯為緩汗法者非也

瘧厥癩痢 奔豚

瘧厥癩痢四者皆有猝倒無知之證而病名各異者其病機病體有不同也瘧之病成於燥也屬於太陽故項背必強甚者角弓而反張矣此筋病也內經仲景謂瘧屬於溼者推其原也無論溼寒溼熱必化燥而後瘧是津液凝結也厥亦有寒熱之分而身不強是衛氣逆亂之病也病在脈外皆屬於實其虛而厥者直脫而已雖曰有寒有熱究竟統歸於熱但有外寒逼熱而然者總是榮氣消耗衛氣無所繫戀而奔逸迫塞於心包也癩無寒熱之分而有久暴之別是營氣窒閉之病也病在脈中經曰心營肺衛又心主知覺心包絡之脈為痰血所阻塞則心之機神停滯而無知矣是營氣壅實而衛氣力不足以推盪之畜積以致此也又心與小腸脈絡相通小腸脈中有凝痰瘀血阻室心氣亦發為癩也厥之病氣實而血虛癩之病血實而氣虛其邪皆實其正皆虛若夫癩者由於血熱發於肝風手足抽掣五獸同鳴昔人以五獸分五藏而總歸於肝者肝藏血熱生風風性動也此藏病外連經絡蓋氣血俱實者也而其本必由於寒錢仲陽以小兒急慢驚風為陰陽癇乃別一證名同而實異也急驚由於肝熱生風化燥其證尚介癩瘧之間其異乎瘧者手足拘攣而不必反張異乎癩者手足抽掣而絕無獸鳴也慢驚則全屬脾藏陰陽兩虛故陰邪內相虛陽上迫氣機乍窒卒然無知也虛則

讀醫隨筆 卷三 謹治類

三

易脫故稱難治方中行作瘧書以小兒驚風屬之亦只
可指為瘧之類不可徑指為此即是瘧也千金方曰溫
病熱入腎中亦為瘧小兒病瘧熱盛亦為瘧其意是以
瘧為驚風而以瘧專屬之拘攣縮急之證也

金匱云賁肫病從少腹起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
此從驚恐得之素問曰人有生而病瘧者此得之在母
腹中時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并居故令子發為
瘧也是奔豚與瘧皆生於驚金匱徧論雜病而無瘧瘧
竊疑奔豚卽瘧也瘧作猪聲者最多豕水畜屬腎奔豚
發於腎也千金方第十四卷風眩門小續命湯方前引
徐嗣伯曰痰熱相感而動風風心相亂則悶昏故謂之

讀醫隨筆

卷三

證治類

五

風眩大人曰瘧小兒為瘧其實是一此方為治萬無不
愈而賁脈為患發多氣急死不可救故此一湯是輕重
之宜觀此是以賁脈為瘧瘧之重者私嘗論之瘧厥暴
病也其因皆津耗血乾而氣悍脈管迫塞之所致也治
之重以涼潤生津辛香泄氣而佐以行血豁痰之品病
可卽愈矣瘧瘧痲疾也有得寒卽發者有得怒得勞卽
發者其機不外內經氣上不下之一語其所以不下之
故必由寒溼從下上犯從脛足腰髀之經脈內侵瀰漫
先使腎陽不得下通邪氣漸漸入於脊膂上逼心胃陽
氣不得下降故瘧瘧之人卽未發病目多不能下視兩
足行動隱隱不便腎丸時或隱痛如癩疝之狀二便不

能調暢推此以求治法必須用辛溫如細辛羌活藜本
威靈仙生附子吳茱萸小茴香以通經脈之寒而以牛
膝抑之下行更以破血如蟲蟲蟲蟲延胡索五靈
脂當歸鬚穿山甲礞砂雄黃枯礬溫化之品以通小腸
膂脊血脈之瘀而以二丑導之下出作爲丸散緩服久
服庶可漸瘳又有寒溼自肺胃撲滅心陽使心氣乍抑
而熄昏厥如死者此寒溼傷於腦氣所謂陽中霧露之
邪也與中寒相類用辛溫發散使水氣從上揚出與寒
溼從下上逆者不同此多見於暴病而痲疾亦間有之
其人常俯視不仰目胞下垂如睡面色自額至額深黑
者是也夫天下病有熱而不可清虛而不可補者其惟
瘧瘧乎

讀醫隨筆

卷三

證治類

五

論瘧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以桂枝湯先
其時發汗則愈
夫時汗出而不愈是邪不以汗解其邪必非可汗解矣
乃曰先其時發汗則愈何也按原文云此衛氣不和也
桂枝湯是從榮通衛衛爲風邪所擾不能內和於榮發
其汗者是助榮之力以出而和於衛榮衛之氣相合邪
無地自容矣其自汗不愈者衛與榮乖正氣不能固護
於外津液泄於其隙而不與邪相值也發其汗則榮
蒸備真氣充周矣風邪鼓衛氣於外今更從邪氣之後
壯榮氣以逐風邪也

榮行脈中。衛行脈外。俱日夜五十度周於身。若或遲速互有參差。即病矣。衛傷於風。則衛行速而榮不能應之。榮不能應。則衛力亦有不繼。而腠理豁疏矣。故時汗出也。桂枝湯是鼓榮之液以潤衛之燥。俾開合利而機關密也。榮傷寒脈緊無汗之麻黃證。是榮衛俱傷於寒也。前人謂寒傷榮不傷衛者。誤矣。其專榮傷於寒者。是寒溼下受。不從皮毛而直竄經脈。內入筋骨。血液凝聚。其行漸遲。不與衛應。而寒熱病作矣。近時寒瘧多是寒溼下受。治宜仿九味羌活湯法。重溫下焦。開通少陰太陽之表裏。經氣非桂枝柴胡所能勝任也。桂枝湯止汗之力。勝於發汗。故欲發汗者。必啜熱粥溫覆以助之。

讀醫隨筆 卷三 證治類

藥對證而增劇

千金方曰。凡服止痢藥。初服皆劇。愚人不解。即止其藥。不服。此特不可。但使藥與病源的相主對。雖劇。但服不過再三服。漸漸自知。惟非其主對者。本勿服也。慎柔五書謂。久服寒涼。陽氣鬱陷者。改用四君保元。溫脾理肺。陽氣升舉。邪氣漸漸退出於表。退至陽明。則有嘔吐便澹水泄之事矣。退至少陽。則有頭痛寒熱往來之事矣。退至太陽。則有發熱惡風寒項脊強痛之事矣。此時正宜加力輔正。隨證施治。以收全功。不得疑為新受外感。更不得疑為藥誤。改用他法。再誤即難治矣。竊謂今人最慮肝陽。每於傷風頭痛。即曰肝陽上升。即以清涼澆

灌及至真火下陷。陰霾瀰漫。頭重顛脹。仍曰肝陽太亢。明者用宣陽逐陰之劑以挽之。稍見陽氣上達。口乾微渴。即斥為藥誤。助動肝陽。必求滅陽而死。可慨也。如治外感外證。雖減而內證轉劇。此即邪氣之內陷也。外邪內陷。治之能使漸透於表。表證日增而內證日減。此即正氣之充而漸復也。先見惡寒發熱。治之但使寒熱稍輕。而增見胸滿嘔吐不食。是風寒內陷矣。先見胸腹膨脹。治之但使膨脹不見。而轉見大便滑泄不禁。是正氣下脫矣。故有外證見增。而實為醫之功。外證見減。而轉為醫之過者。醫家病家於此。皆須有定識。定力。不為搖惑。方能臨變不改。亦能臨變知改矣。

讀醫隨筆 卷三 證治類

周慎齋曰。脾氣虛而脈弦者。服補中益氣湯後。必發瘧。

脾氣虛而溼勝者。服補中益氣湯後。必患痢。此邪尋出路也。仍服前湯自愈。此與慎齋五書意同。朱丹溪治一虛人患痢。先用六君。多服久服。病證日增。畧不為動。正氣既充。以治痢藥一劑。迅掃之。而病除矣。此絕頂識力也。又凡寒溼內伏。必先用溫藥。使化溼熱。其化熱時。痞滿昏倦。反不如初時之神氣清爽也。更有猝然變症。可駭者。尤須有定識。以鎮之。如許叔微治李信道。伏陽肢冷。與破陰丹。不半時。煩躁狂擾。曰。此換陽也。逾時果汗出而定。此即仲景所謂其人煩口燥。擾為欲解也。又趙晴初謂治某傷寒日久。失下與

四物承氣加減片响腹中刺痛欲死口噤目瞪不省人事至天明下黑糞累累而解

讀醫隨筆卷三 證治類

天

讀醫隨筆卷四目錄

皖南建德周學海識

證治類

陰虛注夏陽虛注秋 併陽虛注夏

論噫

論嘔噦

驚躍

表裏俱病治各不同

傷寒邪在陽經則脈浮在陰經則脈沈

少陽三禁辨

蟲脈蟲證

讀醫隨筆卷四目錄

汗病

肺中伏風有專寒夾溫不同

寒溼下受直傷少陰變證多端搜治匪易

史載之論水氣凌心諸脈證

和解法說 與少陽三禁篇參看

血痹瘧母合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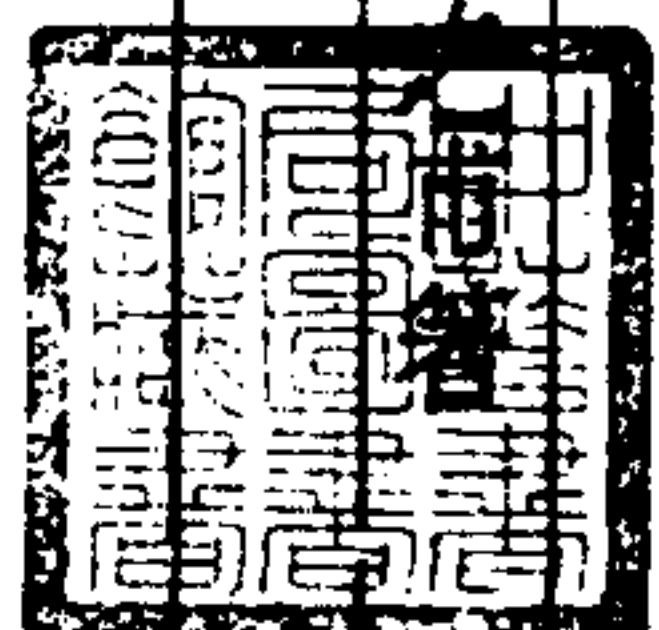
中風有陰虛陽虛兩大綱

虛勞損極有內因外因兩大綱

瘧疾肝體壞外證

富貴貧賤攻補異宜其說有辨

病後調補須兼散氣破血



病在腸胃三焦大氣流行空虛之部與淫溢滯

經脈膜絡曲折深隱之部其治不同

身中腹中一股熱氣衝動者有虛實二因

五藏內傷外應見證

論瘧不當以剛柔分虛實

黃疸黑疸

注冬

食填太陰證似結胸似溫毒似陰虛

陰陽不別由於傳派不清

辨陽旺陰生

用藥須使邪有出路

讀醫隨筆 卷四目錄

二

發明欲補先瀉夾瀉於補之義

伏邪皆在膜原

瘀血內熱

勞傷陽虛發熱

未病尤當治本

利小便

利止遺止反為死證

平肝者舒肝也非伐肝也

風厥痙攣 附中惡五尸

中風實在上焦虛在下焦

厥逆奔豚腳氣攻心

虛損奇證

斂散升降四治說略

新病兼補久病專攻

慾不可過法宜疏肝健脾

讀醫隨筆 卷四目錄

三

皖南建德周學海徵之甫著

證治類

陰虛注夏陽虛注秋 併陽虛注夏

凡人三四月天氣乍暑。腠理乍開。內氣不勝其散。而為神昏發熱。體倦不思食之症。謂之注夏。世醫論之多矣。至于七八月間。暑氣初收。新涼乍來。腠理乍閉。而內氣久經夏汗外洩。其力孱弱。不能自充。多見肺氣下陷。呼吸短促不足之象。繼則連暑氣涼氣溼氣一齊吸受。皮膚之內發為倦熱惡寒。體重肢倦。飲食無味。口渴不欲飲。諸症此與注夏之病正相對待。一為陰虛。天氣乍開。而力不足於開也。一為陽虛。天氣乍合。而力不足於合也。世醫論之者少。惟張石頑醫通勞倦門有之。吾名之以注秋。而錄其文曰。脾胃虛則怠惰嗜臥。四肢不收。時值秋燥。令行溼熱少退。體重節痛。口乾舌燥。飲食無味。不欲食。食不消。大便不調。小便頻數。兼肺病灑淅惡寒。慘慘不樂。而色稿不和。乃陽氣不伸故也。升陽益胃湯。又曰。勞役辛苦。腎中陰火沸騰。後因脫衣。或沐浴。臥息陰涼處所。其陰火不行。還歸皮膚。腠理極虛。無陽被風。與陰涼所遇。以此表虛不任風寒。與外感惡寒相似。其症少氣短促。懶于言語。困弱無力。不可同外感治。補中益氣加柴蘇羌活。甚者加桂枝。最當此條。雖不言秋令。

而風與陰涼非秋氣乎。故乍涼見證。每多如此。後條較前條尤重者。為涼氣乍至。尤覺有猝不及防之勢也。

又按注夏一病。前人有指為三四月乍暑之時。即見此證。有指為長夏六月暑溼交蒸之時。而見此證者。竊謂二者當併有之。如乍暑見此證。盛夏未有不加甚者。也。盛暑見此證。初夏未有不先兆者也。且病名注夏。本統夏令三月而言。其病由于陰虛不任。疏散自是夏令之月。無日不然。而其機總發動于初夏。與初秋為一開一合之對待。故以初夏見證為當也。但時有初盛。即病有微甚耳。亦有初夏見證。至盛夏轉精神清爽者。此陽氣不足。經絡伏有寒溼。初時陽力不能伸達。非如陰虛。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二

者內氣先已不固。不勝天氣之再散也。其證多見煩燥擾。不似注夏之怠惰少氣也。是又注夏之別一證矣。戴元禮以七月初涼見證為注夏。殊覺名義未協。吾故創注秋之說也。

論嚏

金匱痰飲篇曰。水在肝。脇下支滿。嚏而痛。徐注曰。肝與少陽膽為表裏。所以主半表半裏者。水氣乘之。陰寒內束。故少陽氣上出。衝擊而嚏。如傷風然。喻注曰。火氣衝鼻。故嚏也。按內經腎主嚏。故凡太陽傷寒。寒氣深入。隨督入腦。為熱所擊。則嚏矣。太陽與督。即少陰之部也。其脈皆與腦通。嚏者。寒熱相激。遂於脈中。致脈內作癢。癢

極突出徐曰寒東喻曰火衝其義一也惟不言肝腎相通而牽說少陽殊屬無稽夫肝水見噓者肝寒感於腎也且噓之來路有二因寒束肺竅熱氣撩於肺中而上冲者其氣發於胸中上過上膈之內而下出於鼻也因寒束督脈熱氣激於脊膈而上冲者其氣起於腰俞循脊上出腦頂之巔而下出於鼻也一縷寒邪孤行氣脈而不為正氣所容故衝擊而出也本屬微邪不足為病然見有早起必噓數十次無閒寒暑而寒天校甚婦人妊娠尤為有礙此不得為微邪矣治法宜仿肝水例宣達肝與膀胱之陽與肺氣相接使水邪下伏宿寒外攘即止

讀醫隨筆 卷四 論治類

論嘔噦

傷寒論溼病篇溼家下之早則噦此丹田有熱胸上有寒又太陽篇邪高痛下故使其嘔小柴胡湯主之邪者傷寒之邪也痛者熱之所鬱而激也又云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吐黃連湯主之脈經平嘔吐噦篇曰寒氣在上暖氣在下二氣相爭但出不入其人即嘔而不得食恐怖即死寬緩即瘥朱丹溪曰嘔逆有痰閉於上火起於下而不得伸越者大凡人身四維有寒束之氣行橫竅之出入不利遂從直竅上衝又或寒壓於上熱鬱於下氣上升道狹不如其常則升氣冲激此皆作嘔噦也若腸胃秘結濁氣上蒸肝腎血熱火

氣上浮而無寒過於上者不過愠愠欲吐不至衝激也乾嘔與噦證有輕重而因無異同前人剖析太過轉亂人意按右論嘔噦非論吐也吐之病有因寒氣從下上冲而然者有因中焦胃熱肝熱而然者有因外風襲胃者

驚躍

常於欲寐未寐之際。曩然舉身振躍者。世皆謂為血不養筋而實非也。乃津不濡脈之候也。人身氣脈一動周身百脈涌應。其中必有津以濡之。故能自然無礙也。若有一脈竟塞不通。則氣亦竟不至其處。亦遂寂然不動矣。無如脈終不能不通。氣終不能不至也。脈中津汁耗燥。一有不濡之處。或畧有痰絲以格之。則氣之既動而

讀醫隨筆 卷四 論治類

四

窒窒而復動一控送之間而百脈為之撼躍矣其動之所發無定處或起四肢或起胸中隨其氣之所觸而起也此象偶然一見不足為病若欲治之惟甘涼生津而已凡小兒寐中多作此象俗謂骨氣撐長之兆實即痰格其氣也若大人逐日方寐即見驚掣是為痰盛是津虛之燥痰也生津為主而祛痰佐之津盛則痰有所載而滑利易出也若血液虧虛不能養筋者當見肢節拘急不便或舉身振振欲擗然此風熱所傷與發汗太過之所致所謂筋惕肉瞤也是故心津虛燥之人往往神明散越欲寐之際心中無故驚惕四肢微有痠痲甚至累累不已令人不能成寐者其勢雖微病根反深若驟

因風熱與過汗者宜甘酸以養之。經謂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是也。若久病與無病而然者更宜大劑甘寒酸溫之藥生津補血以溉之。所謂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也。又有水飲沖心而發者必辛散淡滲兼滑潤之劑載痰上下分出以滌之。此又所謂心中憺憺大動恐如人將捕之者是心陽為水邪遏抑而神不自安也。

表裏俱病治各不同

表裏俱病者俱傷於邪也。非表邪實裏正虛之謂也。邪氣者六淫是也。試以寒熱明其例。

表裏俱寒者治宜溫中以散寒。裏氣壯而外邪可退矣。仲景於身體疼痛下利清穀先溫其裏後攻其表者是

讀醫隨筆 卷四 論治類

五

指示大法如此其實表裏兩感於寒溫裏發表一時并用正不必分先後也。

表裏俱熱者治宜甘寒佐以辛涼解散如葉香嚴溫熱治法若陽明府實者更先以苦寒鹹寒攻下之。如服承氣大便得通而汗自出是也。二者表裏同氣故重在裏治其裏而表亦即應手而愈矣。即或表有未盡餘邪再畧清其表可也。若先攻其表不但裏虛而表不能淨即令表淨而正氣受傷裏邪又將從何路以驅除之。表熱裏寒者如其人素屬中寒而新感風熱治宜解表而已。如其人內傷生冷外傷風熱表裏俱屬新邪則治宜辛涼疏表之中佐以芳香理氣以化內寒。

表寒裏熱者如其熱是因表邪腠理閉遏所致。但解表而已。如其熱是溫邪蘊結而表又新感風寒輕者辛涼疏其裏熱而外寒自祛。重者寒力足蔽其熱治宜辛香輕悍急通其表免致表邪久束裏熱愈深。潰入經絡。滯血分。便難措手。但劑中宜佐涼滋不可過燥。表解急清裏熱。二者表裏異氣故重在表。所謂先攻其易也。若先攻裏不但表邪內陷恐裏邪未易去而表邪已堅矣。此法之大體也。又當隨時消息病勢之緩急以為施治之先後。神明於法中而非死守板法也。其庶幾乎大抵病由外陷內者須開其表而撐其裏使邪仍從原路出也。昔人嘗謂少陰之邪仍以太陽為出路。太陰之

讀醫隨筆 卷四 論治類

六

邪仍以陽明為出路。故凡外邪內陷日久者服藥後能轉見表證即是邪氣退出也。又如內傷飲食以致惡寒則攻滯之中必兼理氣。內傷精血以致發熱則養陰之中必寓潛陽。此又表裏互虛互實之治法也。

傷寒邪在陽經則脈浮在陰經則脈沈

舊說謂傷寒邪在陽經其脈浮邪入陰經其脈沈。此浮表沈裏之大義也。其實寒邪初感在表脈多沈緊而數不見浮也。此事景岳已曾辨之矣。邪入陰經惟寒邪直中者脈見沈緊。若由陽經化熱傳裏者脈多洪盛。未有轉變沈細者。然則舊說非耶。曰所謂陽經脈在浮者非謂其脈之浮也。謂診者當於浮分診候其變象也。陰經

脈在沈者非謂其脈之沈也。謂診者當於沈分診候其變象也。大抵初感外邪如屬風熱則脈浮然風熱之象止見於浮若重按則不見也。如屬風寒則脈沈不能浮然風寒之象止在指力初到脈皮之上若重按至脈底亦不見也。且其勢有欲浮不得之意。即此可見寒邪據表陽氣不得外達矣。此邪在陽經則脈浮之說也。邪入於裏若屬沈寒或寒溼從下受直入陰經者重按沈分必見細緊若係熱邪入裏外有寒束則必見浮緊而沈滑矣。至傷寒由陽經化熱傳入陰經只是邪氣內連非邪氣內移表邪全罷也。其脈當校病在陽經時更覺洪實其邪氣之變象不止見於浮分連沈分亦如是矣。此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七

邪在陰經則脈沈之說也。若表邪入裏而表分全退只見裏證此必內虛而致邪氣內陷也。或熱結於胸而為神昏譫語其脈必沈細而數或寒陷於中而為下利足冷其脈必沈微欲絕亦有沈緊而遲邪盛正虛比之邪氣直中者更難挽回也。內連者是邪氣蔓延而正氣之力不敵也。內陷者是正氣全虛而邪氣據其巢穴也。直中者雖亦正氣之虛而邪氣單刀直入尙未蔓延四布盤踞未牢故可急攻稍遲亦無及矣。又有邪盛於表正虛於裏如所謂尺中微不可發汗尺中遲不可下者此猶虛處無邪正當急補其虛助正驅邪也。稍遲邪即內陷矣。虛處有邪便難措手。

少陽三禁辨

舊說謂膽為清淨之府無出入故邪在少陽禁汗吐下此說相沿已久不知始自何人而不知其不通之甚也。夫五苓瀉太陽之府承氣瀉陽明之府若少陽膽府誠無如此瀉法矣。若少陽之經本與諸經之氣相通何得謂無出入耶。吐下無涉於經禁之可也。汗乃通經之事而何以禁之。然則仲景不徑用桂枝麻黃者何也。蓋嘗思之少陽之經行身之側為人身之奧區凡人之身前後部位大則氣力大兩側部位小則氣力小百藥下咽皆藉膈中大氣以運行之今兩側為身之奧區藥力總是先行太陽陽明而後緩達少陽如此則用藥者亦當以緩法行之。若徑用麻桂性急之藥則直走太陽陽明汗先出而少陽仍未到也。正氣又已衰矣。故用柴胡性緩之藥又以人參柔緩者監制之。半夏下降者疏通之無非緩緩橫撐之意也。故知少陽非忌汗也。忌急汗也。緩撐微降斯藥力旁滲而達於少陽之經邪乃得汗而解矣。不但此也。經謂邪在膽逆在胃善嘔苦汁溫濕欲吐溫溫當作溫溫是邪在少陽其氣上逆本自欲吐治以柴胡半夏降其逆氣故不得比於胃中夾食溫溫欲吐者當遂吐之也。吐之則氣愈上逆而不降矣。是禁吐亦非因胆府之無出入也。邪在少陽之經每與手少陽三焦之府其氣相通故少陽有心胸痞滿即屬於三焦。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八

矣治法雖不用硝黃而必以黃芩黃連半夏理其痞結以其邪在氣分故也若有痰涎有形之邪結於胸膈則大陷胸大柴胡以及瓜蒌薤白旋覆代赭此皆少陽三焦之治也亦何嘗不用下耶大抵六府惟膽府之體同於五藏五藏受邪皆因六府牽累若直傷其藏即死矣膽之受邪亦因胃與三焦之牽累若直傷膽亦無治矣故五藏受邪治在六府膽府受邪治在胃與三焦即如踰垣上屋罵詈不避親疏皆胃實以致膽橫也由此觀之緩汗微降治膽之經而陷胸硝黃之通胃與三焦者實以治膽之府也

讀醫隨筆 卷四 謹治類

九

按陶節菴曰傷寒因下早而成滿硬痛者為結胸未經下者雖滿悶不硬痛此為痞氣屬少陽部分宜從緩治不宜峻利觀此則予之前說非杜撰矣再邪傷太陽陽明則正氣辟易積於兩側稍久邪勢張大漸入兩側則有邪正分爭之勢矣故時時作嘔者上下相爭也往來寒熱者表裏相爭也身重脇痛不能轉側者正氣為邪氣所逼僻處偏隅而不流利通行也此皆邪在於經之事若胸脇痛脹則入裏而在胃與三焦矣均無與膽府之本體也此論邪入少陽之經脈部位也又按膽主津液凡邪傷津液即屬少陽不必入於身側之經也故胸滿驚煩往來寒熱小便不利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津液傷則氣機不利也或熱入血室晝日明

了夜則詰語者津液傷則血分受灼也小柴胡乃養榮之方生津益榮以託邪也胡玉海論陽明下證有云須先使邪氣浮動毒不粘連於肝乃可用大承氣下之此即少陽禁下之義也明於津虛血燥之義則少陽之所禁與其所以有熱入血室證俱瞭然矣少陽壞證為多者津液傷則血失所養易為熱邪所灼敗也此論少陽之氣化功用也

蟲脈蟲證

關上脈微浮積熱在胃中嘔吐蚘蟲心健忘關上脈緊而滑者蚘動尺中脈沈而滑者寸白蟲腹中痛脈當沈若弦而反洪大此為有蚘蟲

讀醫隨筆 卷四 謹治類

十

腹中痛多喘嘔而脈洪者為蟲按喘疑當作睡疳蝕其脈細數若虛小者生繫急者死按蟲病多起於溼熱太盛木鬱土中而化生也亦有瘀血所化者世謂癆蟲是也大抵在腸胃者易除在經絡者難治其脈不外弦滑細數之兩途然亦有弦遲者胃中寒溼也亦有細澹者胃汁為蟲所消耗也至於洞溪醫案所稱腸胃為蟲蝕盡而人猶不遽死則怪誕之說矣然事亦有甚奇者族有貧婦初覺七竅內如細蟲縈擾數年後目盲皮膚枯槁而徧身振掉不息夜寐稍靜偶一言動即肢體無一不戰戰慄慄然者已十餘年矣今尚未死此必傷於微風化生

細蟲吸血傷筋也。大抵蟲證與痰證相類。痰多怪證。蟲亦多怪證也。為暈眩昏厥。為癩癩狂妄。為吐利血水。為皮膚頑麻。奇痛奇癢。為四肢拘急。痿緩振掉。為怪夢紛紜。不可思議。世稱人有患蟲瘡者。神農本草水銀。有殺皮膚中蝨之文。不誣也。予近治汪君。初起額上有水。常如屋溜一滴。并不破皮。後遂右半面常自覺振動。如吹大風狀。一日數發。已六七年。發時即鬚尖亦手不可近。觸之其痛徹心也。皮色如常。不腫不變。內外藥治。僅得小效。後挑出牙蟲無數而愈。平時牙并不痛。此亦奇證。與前貧婦之類。皆所親睹者也。

讀醫隨筆 卷四 諸症類

十一

汗病

西席汪幼純先生。盱人也。家洪澤湖之蔣壩鎮。一日為予言。吾鄉有所謂汗病者。每發於三四月間。一人患此。即舉家傳染。同時並發。其證初起。覺毛聳。即發熱昏臥。不省人事。不言不動。不食。但口渴索飲。日夜不休。若家有五六病人。以一人供茶水不給也。至六七日。必大發狂躁。汗出乃愈。未有藥治者。若不能狂躁。即不起矣。此何病也。予沈思良久。曰。此即傷寒也。必冬日天之寒風。與湖之水氣相合。人自口鼻吸受。伏於膜原。不與榮衛出入之道相觸。故不即時發。交夏心中陽氣當升。而寒溼所伏。適當其衝。阻其升發之氣。遂相激而成病矣。西

醫謂人腦氣受傷。則知覺運動之靈皆失。腦氣與心氣相依者也。心氣為伏寒所撲。與手少陰直中之傷寒相似。此仲景所未言者。其年冬月有異風。挾水邪而至。人受之者。斯為病矣。故每三五年而一見。蓋與運氣相關也。未病之先。邪氣內伏。必當有頭腦時。或沈重隱隱痛脹。心氣偶然一陣如悶之狀。治法。桂枝麻黃皆不合格。當以小青龍加生津藥主之。以中有桂枝細辛。能入心宣陽而散寒水也。若欲預防。則先於立春之月。多服桂枝湯可矣。發病之時。脈必沈伏不見。或沈緊細數。未病之先。其脈必緊小不盛也。此不過一時據理擬議之詞。實未知汗病果何義也。嗣讀千金方。乃知汗病即傷寒之別名也。俗每謂不可用藥。須俟自愈。在死者多是做俗已千餘年矣。仲景辨脈有曰。病至六七日。手足三部脈皆至。大煩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擾者。為欲解也。情形與此符合。但未明六七日間。當用何藥。豈束手坐待耶。此病若邪重。當時即發。卒倒無知者。即為手少陰中寒也。拙注仲景辨脈此條。謂其人躁擾。句是眼。目若無此。則煩噤乃氣脫也。觀此益醒。

讀醫隨筆 卷四 諸治類

十一

肺中伏風有專寒夾溫不同

肺中伏風有專寒者。有夾溫者。專寒是口鼻吸受風寒於內。其證喘欬不已。入夜尤甚。為日稍久。肺氣不能清肅。即挾水飲上犯。面目附腫。隱見青色。治之宜用溫散。如桂枝茯苓乾薑細辛。皆要藥也。夾溫是先吸受天地

亢燥之氣肺中津液為亢氣擾耗大氣出入不得滑利呼吸喘促因之表氣不充腠理不固或夜寐盜汗或勞汗當風風寒乘虛內襲遂時覺惡寒發熱肺氣愈不得暢亢氣愈苑於中時作噴欬過勞即甚痰涎乾結成塊成裏氣味腥腐舌苔薄黃乾燥唇焦引飲脈象浮候弦而帶滑中沈洪大而散大便秘結小便赤澀甚至胸中腹中有一點結痛是時正當仿大青龍越婢之意以兩解之即愈矣而醫乃有意深求以為此肺癰也又不遵古肺癰治法而用桑葉桔梗連翹銀花一派苦寒沈降之品致溫燥之氣愈結愈深毫無出路嗆唾膿血而肺真腐矣當肺未壞之先挽回得法間有發為斑疹瘡瘍

讀醫隨筆

卷四

論治類

主

而愈者然而難矣其死也面白唇枯髮焦目陷吾見屢矣此病近時極多醫者不可不知內經勞風一病證候與此相近巢氏風熱候是因勞倦津液內傷風溫外襲久不得出蔓延於太陽少陰之經脈以內達於藏致肺腎藏氣為之擾亂浮越所以然者正氣先傷其力不能撐邪外出也治之惟有滋助肝腎元氣宣通肺與膀胱之經氣需以時日庶有瘳乎

寒溼下受直傷少陰變證多端搜治匪易

自古皆謂寒傷肺溼傷脾同氣相感也展轉乃傷他經今據吾所見凡人久在溼地坐臥寒溼之氣盡從太陽少陰深入矣內經謂傷於溼者下先受之又謂清溼地

氣之中人也常從足胛始況人坐則以足置地臥多以背向下故內氣充足者邪氣不遽內襲即從膈脾上竄脅脊過頂入鼻一路筋絡牽引痠疼脹急此傷於太陽之經而內連督脈也重者即苑為腳氣矣若內之真陽稍怯者邪氣即從涌泉上入脛骨而內侵腰俞背俞先使腎陽不得下降大便澀滑小便赤澀兩脛時冷漸漸潮漫三焦心胃之陽又為所抑矣甚者即水氣凌心也其始筋骨痠脹精神猥頓呼吸氣高兩腿沉重治之必仿少陰傷寒治法而加以溫行溼邪之品方能奏效若僅治中焦藥力不能與邪針對無益也若見其上熱誤認為熱而以寒涼澆灌其禍更不堪言仲景辨脈篇清

讀醫隨筆

卷四

論治類

主

邪中上濁邪中下一條即此病之久延敗證也前人指為瘟疫者非是拙著章句論之甚詳靈樞曰厥逆者寒溼之起也又曰厥成爲癩疾金匱婦人篇中有曰因虛積冷結氣在下奄忽眩冒狀如厥癩其敘證也亦有面赤足冷目脈赤背反張之候是瘧厥初起皆由寒溼下受上入脊脅腎陽不得下降上衝於心兩陽相搏於膈中治不得法積之日久遂有熱痰膠固不可拔之病證矣嗣後飲食驚恐風寒暑溼有感即發醫者以為病在於心專用牛黃犀角以清心熱祛心痰心氣愈虛而邪愈痼殊不知此寒溼下受之邪太陽少陰之來路也千金方謂小續命為癩癩要藥即此

義矣。陶節菴槌法有曰：病始得之，無熱譫語，煩躁不安，精采不與人相當。諸證皆氣高不下，神明上越，庸醫不識，呼為狂發，殊不知此熱結膀胱之證也。用桂苓散，即五苓加味。石頑老人亦謂五苓散能分水去溼，胸中有停飲及小兒吐乳，欲作痢者，五苓散最妙。此皆寒溼痼於下焦，大氣遏痹，不舒之所致也。熱結膀胱者，邪氣外束，故也。

何子詹之子媳，有孕，患自兩足跟上腓腸入髀臂腰脊，過項上頂，復前至於鼻，一路皆脹急痠疼，四肢懶怠，腰輭不支，脈六部沈緊，右手重按暑滑，此胎氣也。其病乃寒溼傷於太陽，內連督脈，用細辛五分，羌活二錢，藁本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五

威靈仙各錢半，兔絲子桑寄生巴戟狗脊白朮杜仲茯苓牛膝各二錢，決以三劑，知五劑已，果驗。其苦如脫，夫辛羌威藁牛膝，號稱傷胎，今既有病當之，又加強筋固氣之品以佐之，不但能防其偏，而且能助其力，故病愈而胎無傷也。若用參其歸地，便有妨寒溼而諸味不得展其長矣。

何子詹之孫三歲，先於七月患溼瘡，漸愈矣，微見溼泄，忽半夜發熱，日出始退，次日依時而至，醫遂以為瘧，忽又大聲驚喊，目瞪昏厥，旋復如常，醫又以為驚風，更以危言嚇之，越數日，乃邀診，至則見其精神委頓，面色慘黯，目胞下垂，四肢附腫，而左尤甚，頭面亦右溫左涼，舌

胎薄白，在後半部，脈息沈緊，審思良久，曰：異哉！此寒溼深入骨髓也。疏方用桂枝良薑烏藥香附陳皮菖蒲服四劑，病無增損，而委頓彌甚，然脈息浮弦矣。因思邪從下上犯，此藥僅溫理中焦，宜無益也。於是用細辛川芎各五分，羌活藁本威靈仙生附子牛膝巴戟蒼朮桃仁杏仁各二錢，決以三劑，病已。至期果面色清亮，言笑有神，飲食倍進，附腫全消，脈息暢大矣。惟肢體尚見微倦，舌尖有小紅點，是虛熱也。用桃仁杏仁蛤粉蒲黃畧清結痰，繼用香附青皮白朮雞內金川芎鬱金黨參山藥調理脾胃，發水痘而復元，是病也。其初見發熱者，是寒溼從陰分上蒸，與衛陽交戰也。驚喊昏厥者，聲發於心。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六

寒溼內逼，心陽乍掩，熱痰乍涌於包絡，所謂積冷在下，狀如厥癰也。若作瘡後驚風治之，即敗矣。若以子後發熱，天明即止，為傷食所致，而概用消導，亦危矣。諸醫以為久病正虛，須用氣血兩補，其識更陋。夫患溼瘡月餘而漸愈矣，誰復議其寒溼內伏耶？無怪血虛不能養心，不能榮筋之說紛紛也。水痘即豌豆瘡，傷寒病後多有見陶節菴書中痘發於骨，益徵寒溼在骨之非臆說耳。

史載之論水氣凌心諸脈證

所謂水氣者，非必有形之水也。或外中於風寒，或內傷於飲食，或七情所感，藏氣虛實，自相乘侮，皆是也。夫五藏皆有中寒，而入心最急。古人論之矣，亦有脾陽不足

下焦寒盛自然心氣下陷腎氣上凌非關風寒外入者此為內虛其勢較緩而其本益深又有飲食寒冷及難化之物坐臥不動困遏中氣自損脾陽遂致水飲泛溢膈上心氣不得上升卒然心大動怔忡嘈雜嘔吐大作陰風內起二便頻泄不禁昏厥不省人事或無端自覺悽愴不樂或忽然氣悶逼迫無賴呼號求救大喘大汗腦痛如裂皆心火不揚為水所撲之驗也內經逆夏氣則秋為痰瘧冬至重病是心虛畏水之義也金匱吐瀉徐氏正如此說脈經三部動搖各各不同得病以仲夏桃花落而死此心氣受傷至次年心氣當壬之時有遇缺難過之虞也大抵風挾寒自外入者其氣猛而急溼讀醫隨筆卷四 證治類 七

挾寒自下犯者其氣沈而銳史載之嘗謂人之病寒水犯心者雖治愈亦不永年此人世之大病亟宜講明者也若診脈見動而應指無力其人慘悽委頓者凶之兆也茲將史氏所說條列如左

水邪攻心氣用桂與薑壯心氣以勝之其病狂言身熱骨節疼痛面赤眼如拔而腦如脫

心脈搏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凡脈之搏以有所犯而鬼氣勝之則搏心脈之搏腎邪犯之也舌卷不能言者舌固應心而舌本又少陰脈之所散也治之之法不獨涼其心而且暖行其腎涼字作海字說海即攻也

心脈大滑而腎脈搏沈以汗為心液今心脈大滑則水

犯之而動故汗也此心氣先為寒水所遏而漸透重陰者日六脈沈重而濁渾革至如物制之此為腎寒太過也如物制之四字真為動脈傳神

心脈搏滑急為心疝小急不鼓為瘕故曰診得心脈而急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此心氣不足血為寒邪所犯也凡脈之滑而搏者皆津液壅結之故也

元氣虛弱腎氣不足膀胱氣虛衝任脈虛丈夫遺精婦人癯閉其脈六脈皆動細數而輕弦腎脈小擊而沈膀胱澀而短此二節皆寒溼久積心氣漸為所抑者也

元氣虛乏腎水極寒發為寒戰冷汗自出六脈微細而沈

寒邪犯心則腎脈必擊而沈心下大動不安甚則仆倒

讀醫隨筆卷四 證治類 二

宜先暖其腎後保其心此心氣虛而卒乘之者也內經赤脈喘而堅積氣在中時害於食名曰心痹得之外疾思慮而心虛故邪從之故勞心太過者火衰而水易乘之也

溼氣寒氣之勝同犯於心心氣上行不得小便

腎水之勝凌犯於心經言心氣上行痛留眉頂閒甚則延及胸頭痛腦戶閒痛宜暖其腎

寒邪犯心血氣內變傷損於中因而下注赤白此病世之罕有蓋傷犯人之極也其證發熱如火頭身俱痛色

如紫草汁如膠涎如茶腳不急治之殺人反掌毒痢傷人不一惟水邪犯心最重凡人初患痢先發寒熱頭痛

即是寒邪犯心此專就痢疾辨之即所謂下利身熱者也

案右列諸證有緩有急有輕有重其脈有微細有弦緊

有搏大滑動大抵邪淺犯於心氣運行之部而內感於心者其始邪在氣分則脈弦滑日久邪入血分則脈細緊矣若大邪直中心之本經而內犯於藏其乘心虛而侵之者脈多細澹其心氣實而強遏之者脈多搏大滑動也備臚諸證而不及悲傷不樂者悲傷不樂寒燥之輕邪也

和解法說 與少陽三禁篇參看

和解者合汗下之法而緩用之者也傷寒以小柴胡為和解之方後人不求和解之義囫圇讀過隨口稱道味者更以菓子藥當之竊思凡用和解之法者必其邪氣之極雜者也寒者熱者燥者溼者結於一處而不得通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九

則宜開其結而解之升者降者斂者散者積於一偏而不相洽則宜平其積而和之故方中往往寒熱并用溼并用升降斂散并用非雜亂而無法也正法之至妙也揆其大旨總是緩撐微降之法居多緩撐則結者解微降則偏者和矣且撐正以活其降之機降正以助其撐之力何者雜合之邪之交紐而不可已也其氣必鬱而多逆故開鬱降逆即是和解無汗下之用而隱寓汗下之旨矣若但清降之則清降而已耳非和解也但疏散之則疏散而已耳非和解也和解之方多是偶方復方即或間有奇方亦方之大者也何者以其有相反而相用者也相反者寒與熱也燥與溼也升與降也斂與散

也

血痺瘧母合論

金匱論血痺曰尊榮人骨弱肌豐盛重因疲勞汗出而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此即內經所謂厥逆顛疾仆擊偏枯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蓋尊榮肥盛是素本氣虛血滯之質矣疲勞汗出則氣傷津耗氣不足以運血津不足以載血矣而又繼以坐臥不動加被微風血行遂不得反其故道而為之凝滯矣凡氣怯津虛之人忽遇勞倦即氣血沸騰旋復靜息即氣血澄凝忽駛忽停失其常度即不得反其故道而瘀痺作矣尊榮豐盛不過為氣虛血滯立影其實農工力食之人年歲稍高即多此證為其汗出衣薄風寒屢襲而不可已也瘧疾日久多成瘧母者即血之所積而痺也大寒大熱二氣迭乘寒至即周身血液為之結滯熱至即周身血液為之奔駛脈絡之中必有推盪不盡之渣滓前血未淨續來之血行至此處必有所挂積之日久而癥塊成矣此即血痺之機括也但血痺之證散在周身脈絡之中而瘧母則結聚於內膜之一處要其痺皆在經脈絡膜而不在腸胃故治之總宜紅花蠶蟲曲折搜剔不宜大黃芒硝之直下而迅掃也吾每於力食之人患偏廢注痛者率以補氣破血施之瘧母則兼化冷痰其奏效皆甚捷此即從仲景隨甲蠶蟲抵當化瘀諸方中來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十

中風有陰虛陽虛兩大綱

中風者入間第一大病也。而金匱論之甚簡。吾初亦怪仲景之太率畧矣。細攷其義。乃知察脈審證施治之法。已提綱絜領而無遺也。後世論中風者。分中經中府中藏而口歪眼斜流涎吐沫偏枯不遂四肢拘急痿軟癱瘓呼吸喘促統列為中風之證。而不辨其陰陽虛實也。大秦芫湯排風湯八風湯續命湯諸方統列為治中風之方。而亦不辨其陰陽虛實也。河間以為火東垣以為氣虛丹溪以為溼熱生痰。未有辨別陰虛陽虛者。所立之方。終未有出小續命之範圍者也。王節齋始暢發陰虛之論。葉天士始重講陰虛之治。一洗前人慣用辛燥之習。而又遺陽虛一層矣。後靜讀金匱脈遲而緊是陽虛之寒證也。其下繫以口眼歪斜四肢拘急口吐涎沫諸證。脈遲而緩是陰虛之熱證也。其下繫以心氣不足胸滿短氣緩縱不收之證。黃連瀉心湯治心氣不前人足吐血者義與此同所稱邪盛為真中風者。其所指之證。即皆在陽虛挾寒之條者也。所稱正虛為類中風者。其所指之證。即皆在陰虛生燥之條者也。故知陰虛陽虛為中風兩大關鍵。而真之與類。正無庸瑣瑣也。何者。二證之本。皆由正氣大虛。轉運之權。無以自主。而猝為時令升降斂散之氣所變亂。以失其常度也。陽虛者遇寒冷之令。其陽氣不勝。天氣之斂。抑故多病於秋冬。陰虛者遇溫熱之令。其

讀醫隨筆 卷四 諸治類

主

陰氣不勝天氣之發越。故多病於春夏。挾寒者氣內結。多現外感之象。世遂以為真中矣。挾溫者氣外泄。多現內虛之象。世遂以為類中矣。治之之法。虛有微甚。即藥有重輕。不待言也。所尤當辨者。陽虛有陰盛。有陰不盛。陰虛有陽盛。有陽不盛。陰盛者為寒冷。治之以重熱。陰不盛者為寒燥。治之以溫潤。陽盛者為燦熱。治之以涼潤。陽不盛者為虛燦。亦治之以溫潤也。大抵陽虛之治。藥取其氣。氣重在辛。陰虛之治。藥取其味。味重在酸。而總須重佐之。以活血。何者。陽虛血必凝。非此無以撥其機。陰虛血必滯。非此無以通其道也。或曰。氣既虛矣。而復活其血。不速之脫乎。曰。固其氣。則不脫矣。且活血者。正以

讀醫隨筆 卷四 諸治類

主

虛勞損極有內因外因兩大綱

虛勞損極。統謂之勞。內經論之詳矣。其緒旁見側出。令人難尋。惟四烏則骨一箇茹丸一方。純從血分。攻補實開千古治勞之妙訣。難經剖析損至脈證。傳變補內經所未及。至仲景則治法大備矣。小建中湯治勞之初起

也復脈湯治病後之陰虛不復也薯蕷丸治久病大虛
 純補之劑也大黃蠱蟲丸治久病血痺通脈生新之劑
 也其義即發原於四烏則骨一蔥茹丸諸方或攻或補
 莫不從血分講求手法蓋勞病乃先因氣虛久之氣不
 能運血衛陽內陷津液又為所燔灼血行不能滑利而
 因之瘀痹矣東垣立補中益氣湯是杜漸防微之意非
 正治之法也後世不明此義以參芪為補虛治勞之藥
 往往氣壅不利遂以為不受補矣又或重任桂附而覺
 燥熱遂以為不受溫矣不但此也人世真勞病少假勞
 病多吳師朗曾著不居集辨之風寒咳嗽飲食停滯誤
 治以致吐血因吐血而即用涼潤遂通入勞門矣此等
 讀醫隨筆 卷四 謹治類 三

病治法更宜重用溫散於攻血藥中為其風寒邪氣為
 藥所逼固結於血分也近醫只用清涼澆灌枉死纍纍
 真可憫也讀張石頑勞損門治案悉仿烏則蠱蟲之義
 攻令便血吐血使瘀盡而病除又有用辛溫透表之法
 使汗出而邪盡真開千餘年之蒙昧而上接仲景真傳
 者也私嘗綜核此病原委凡由勞倦憂思內因而起者
 亦必兼挾外邪以正氣內陷外邪即相隨而入也其脈
 多弦扎或緊澹治宜補正而兼去邪攻血以開結塞生
 津以活脈絡疏氣以鼓陽撐邪補血以安中潤下命門
 火虧者兼用補火脾肺氣虛者畧兼補氣猶且不可重
 用補氣驟用補火更斷斷乎不可破氣也予每用溫散

發表之藥與沈銳攻血之藥以開其絡而鼓其氣佐以
 生津使之脈絡滑利佐以補火使之元氣溫固即補氣
 且少用矣況破氣之降泄乎況寒涼清肅之撲滅元陽
 乎凡由風寒暑溼外因而漸致者其脈多緊細或弦滑
 重用溫裏發表以鼓陽撐邪攻血理氣以開結降濁不
 但補血降氣不可妄用即生津補火且不可濫施何者
 其人陽氣素弱者至此必水飲內結其人陽氣素盛者
 至此必溼熱內菴水結者宜重宣散熱菴者宜兼涼泄
 故生津補火二者皆微有不合也至於用藥之法甘酸
 者可取味而苦辛者必取氣氣走而味守也內因之治
 宜走守并用外因之治宜重用走若苦辛用味味厚不
 走恐苦積而化燥辛積而化熱故連柏薑桂皆慎用之
 讀醫隨筆 卷四 謹治類 書

其羌活藁本細辛威靈仙防風薄荷三稜莪朮薑黃鬱
 金蠱蟲蟻蠅之屬能散邪氣而不破正氣能攻瘀血而
 又不壞新血皆治勞之要品也況近日外因勞病多是
 寒溼下受上入少陰腎經命門真火為邪氣衝越不得
 歸根漸見上熱下痿喘促洩泄夢魘鬼交其脈形尺中
 動弱或弦澹諸品尤為救命仙芝矣脈經曰沈而滑為
 下重亦為背脊痛即此脈此病也是理也不但市醫無
 從夢見即高明博雅之士一聞此說亦不免胡盧醫法
 之失傳豈一日耶

篇中所敘要品諸藥非謂專以諸藥成方也謂此乃

一第1024 冊 黃多日車全書第 0 反E內

治病之正藥當與補虛之藥并用爲佐使也。世人於此病只認定一虛字全不推求所以致虛之故無怪熟地當歸人參白朮龜板髓甲豬髓羊腎日日貪餌至死不悟若夫真正虛損不挾外邪者無論先天不足後天戕賊皆以金石之精血肉之華爲填補妙品今人不敢用金石而血肉又但取渣滓閒或偶用金石亦屬煅煉太過精氣全銷只能傷人不能益人矣況不對證其禍更烈此正調所以絕響而沈疴永無救挽之期也。予身患此以重用石藥得延殘喘而韓飛霞自謂餌鹿峻以補先天缺陷其效彰彰此治真虛之法也。虛損病中之萬一耳此外又有傳尸鬼注。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三

瘧疾肝體壞外證

西醫謂人以瘧死者其肝體每大於常人二三倍。故病瘧者摸試肝大卽不治矣。夫肝大者寒溼盛而血瘀之故也。寒溼內盛又以逐日之忽寒忽熱血行一駛一澄度數失常遂致瘀結矣。西醫以爲此卽中醫所謂瘧母其實非也。瘧母不得爲死證且其部位多在兩乳開下與肝位甚遠竊以爲肝大者其外必有腰脇脹痛不能轉側之證。仲景曰肝中風者頭目暈兩脇痛行常偃令人嗜甘如阻婦狀又曰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脇

下腹痛時時津液微生小便續通蓋肝之體後近於脊下藏於季脇一經脹大便僵痛不能俯仰轉側矣甚則腰不能伸而行偃矣其敗也上下氣絕下爲大便滑泄注液五色小便膿血膏脂時時欲起煩躁不寧少腹拘急不仁兩肋骨如毆傷脇內脹極欲人重按其上膝脛時時轉筋神昏詁語嘔噦不納水穀目直欲脫不能見人唇鼻青慘或面色紫濁脈象牢堅硬如鐵箸如此者予之短期矣所謂摸試者揣其季脇空輒之處其內堅硬脹急卽是也吾得此義凡治瘧疾必問其未發之先與既止之後腰脇脹痛不轉是肝體已大矣若正發之時腰脇脹痛瘧止卽愈者是血尙未壞卽預加行血藥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三

富貴貧賤攻補異宜其說有辨

前人皆謂富貴之病利用補貧賤之人利用攻初未臨診之時亦深以此語爲然乃至今而覺其非也富貴之人安居厚奉藏府經絡莫不痰涎膠固氣機凝滯不能流通故邪氣據之而不得去者非正氣之不足乃正氣之不運也治之宜重用攻散且氣血充裕能任攻散者正此輩也若重之以補是益之滯矣貧賤之人藜藿不充敗絮不暖四時力作汗液常泄榮虛衛散經脈枯槁及至有病初起隱忍勞役不輟勢至重困乃始求醫故

其邪氣之不去者非正氣之不運實正氣之不足也治之須助正氣正氣一充其氣機之流利自能鼓舞驅邪非似富貴安逸者之氣滯必待重施攻散也吾每診貧賤力食之人病脈或粗大挺硬或短弱細微起伏總是無力應指總是少神求似富貴之脈之洪滑搏結者殊不多觀也蓋富病屬氣血之鬱滯貧病屬氣血之匱乏若謂筋骨柔脆與堅強之不同也此在無病時則然耳每治貧病佐以參朮歸地其效甚捷此無他故也地瘠者易為漑氣滑者易為滋也內經曰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是溫助其氣而運之形已苦者不得復開泄也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針石形樂志苦病讀醫隨筆卷四 證治類 三

生於脈治之以灸刺是形樂者皆有血實決之之義也若攻苦之士家徒四壁謀道謀食百計經營此又不得與膏粱酣豢者同論矣故形苦志苦病生於困竭治之以甘藥謂表裏榮衛俱不足也形苦宜補形樂宜瀉不校然可睹耶

病後調補須兼散氣破血

東垣謂參朮補脾非以防風白芷行之則補藥之力不能到慎齋謂調理脾胃須加羌活以散肝結此皆發表散氣之品也是能運補藥之力於周身又能開通三焦與經絡之滯氣也此外尚有川芎烏藥香附降香白檀香鬱金皆可選用以皆芳香有通氣之功也防風秦艽

尤為散中之潤若味辛者不可混用味辛則燥能耗津液矣

滑伯仁謂每加行血藥於補劑中其效倍捷行血之藥如紅花桃仁茜草歸鬚芫蔚子三棱莪朮之屬皆是也葉天士亦謂熱病用涼藥須佐以活血之品始不致有冰伏之虞蓋凡大寒大熱病後脈絡之中必有推盪不盡之瘀血若不驅除新生之血不能流通元氣終不能復甚有傳為勞損者又有久病氣虛痰涎結於腸胃此宜加滌痰之品如萆薢皮焦查蒲黃刺蒺藜煨牡蠣海蛤粉海浮石青黛煨石膏皆可隨寒熱而施之行血之藥以水蛭為上蠱蟲蠱蟲蟻蟻次之壞痰之藥以礞砂為讀醫隨筆卷四 證治類 三

上礞石早茨次之今人已不敢用矣痰本血液非津水之類也世以茯苓澤瀉利之血屬有形痰積膜絡曲折之處非潛搜默剔不濟也世以大黃芒硝下之大謬著有痰飲分治說仲景抵當湯丸解具在集中可以互覽病在腸胃三焦大氣流行空虛之部與淫溢滯滯

經脈膜絡曲折深隱之部其治不同

虞天民曰水腫之病因脾土氣虛肝木氣逆而水溼妄行也雖有停痰留飲實無鬱積膠固故參朮為君佐以清金利溼去熱即有十全之功彼黃腫者或酒疸或穀疸沈積頑痰膠固鬱結於中土氣外溢而黃也故以蒼朮厚朴香附陳皮之類以平土氣之敦阜鐵粉青皮之

類以平木氣之橫逆加以麴蘖助脾消積黃退之後再用參朮以收全功此標而本之之治也若二病互易而治禍不旋踵

胡玉海曰傷寒至舌苔黑邪氣已入太陰可更衣散下之服後或一周時大便無有不解者如服到解而不解之時肝藏已無粘滯毒盡歸於闕門可即用大黃下之何則人之真陰藏於肝大黃為脾經之藥必待毒不沾連於肝方可用之如此分其先後則真陰不傷元氣易復也按此必先用甘寒生津活血之劑清血分之熱使血脈而攻其腸胃則津氣俱傷血分之毒毒愈滯着無出路矣肝即血分也脾即腸胃也

右二條即氣分血分之辨也病在氣分與在血分其治讀醫隨筆卷四 證治類 五

自不可混在氣分者其邪氣虛懸無所滯着可以徑汗徑下邪氣即隨汗下而出若浸淫於脈絡曲折之處恣憊不能流通則必須提出歸於氣分然後可以盡之而不可徑行迅掃也其所以提歸氣分之法有用緩緩擣託之法屢使微汗以漸達於表有用滋血生津之法使津液充盈浮載邪氣於表然後一汗而盡之有用輕輕攻下之法屢使腸胃清空膜絡邪氣逐節卸入腸胃以漸而淨又有用酸澀收斂之品於大黃芒硝牽牛巴豆之劑中使腸胃四維膜絡之邪舉吸攝出於空中隨渣滓而俱下也有用補血益氣之法以運之有用破血化痰之法以搜之仲景以承氣治燥屎以抵當治畜血瘕

疹家謂用紅花紫草使血分鬆動而易透出其義大可想也

向來邪氣入藏入府之說府藏即氣血之別名也析而言之有經絡之氣血有藏府之氣血在經絡之氣分為寒熱走注在經絡之血分為疼痛麻木在府其神志清明在藏其神明昏憤也夫邪氣潰入血分與血液合為一體是血液之質必壞矣治之必通泄其既壞之血液或有黃臭汗出在經絡者或下污穢雜汁在藏府者皆外邪之變亂血液也若內傷之病血液自壞或為乾結外為枯癯或為溼腐外為癰疽內為五液注下或為泛溢血化為水變見臃腫在經絡猶有可治在藏者新血無從生即敗血無從去

讀醫隨筆卷四 證治類 五

矣總由氣分之菴結太深太久濁氣無所泄故也治之必用前節託補諸法使邪能撐出氣分方有希冀蓋血分之病總以氣分為出路也

身中腹中一股熱氣衝動者有虛實二因

朱丹溪曰人有氣如火從腳下起入腹者此虛極也火起九泉之下此病十不救一治法以四物加降火藥服之外以附子末津調貼涌泉以引火下行虞天民曰此證果係勞怯之人因從陰虛法治之矣若壯實之人有此則溼鬱成熟之候也予嘗冒雨徒行衣溼得此證以蒼朮黃柏加防己牛膝等藥作丸服之而愈後累治數人皆效誤作陰虛即成瘵證死矣竊維臨診以來每見

患寒溼之證如筋胃疼痛四肢困頓咳嗽哮喘者多自言有一股熱氣從臍處上衝繞背入心或言有熱氣從腳心上衝少腹或上衝膈脾入於脊腦更有直上腦面者莫不自以為熱求用涼潤滋陰之劑予概置不顧只照寒溼本證再加入羌活白芷細辛藁本威靈仙生附子在腳心者加牛膝苡仁又佐以菖蒲茜草鬱金薑黃降香三棱莪朮活血之品即吐血咳嗽證似勞怯者亦皆酌用此法無不應手取效可見此證總由寒溼滿布經絡衛氣不能暢達而錯道以入於脈中或抑遏於皮裡膜外夾縫之處隨左升右降之大氣而轉旋也其自覺大熱者固由此氣之鬱久熱性太過亦因體中寒溼氣盛真陽已滅遂映之而倍覺其熱也其從臍上衝者臍乃小腸之部人之飲食必待入小腸始能化精氣以行脈中化悍氣以行脈外氣管血管皆由小腸上達心肺而內通藏府外布周身今寒客於小腸之脈外左府閉塞飲食新化之熱氣不能勻布三焦五經并行而涌溢於脈中遂覺熱盛於常矣故其熱之起也多在食遠或天明陽氣上升之時不似陰虛陽亢者必發於日晡也胸中多煩悶四肢多惡寒無力又不似陰虛陽亢者之煩躁不安神氣浮越也前賢論此者丹溪家以為陰虛陽亢東垣家以為陽虛下陷未有指為寒溼者而歷數生平所治又無一不是寒溼心痛疑之久矣得虞氏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三

此論為之一快累治皆效之語信不誣也

五藏內傷外應見證

凡表邪之傷於外者只以邪氣所傷之部位論之不必內動藏氣也即令病久藏氣亦為擾累要總以邪氣所傷之部為主病在何部即證見何部無難察識也惟藏氣內傷病隱於內證見於外各有定象察之不真每易混淆何者五藏外應之候每多相似難於拘泥況又有兼藏之互相出入故辨之不可不預也茲撮其要約有數端一在經絡所行之部如太陽少陰行身之後陽明太陰行身之前少陽厥陰行身之側是也一在氣化所充之部如脾主四肢與唇肺主鼻與肩背肝主宗筋乳頭與目腎主二陰腰脊與耳心主面與舌是也一見於藏氣之功用如肝主疏泄心主神明肺主出氣腎主納氣脾主中焦升降諸氣是也一見於藏氣所主之體如肝主筋心主脈脾主肉肺主皮毛腎主骨是也一見於色與色之部色即肝青心赤脾黃肺白腎黑之五色部即心額腎頤脾鼻準肺右頰肝左頰及靈樞所敘面之色部是也以此數者互合攷之病之所在當無遁矣但其中尤以藏氣之功用為主經所謂省察病機無失氣宜也察其前後數日證象之遞變者其機屬於何藏即可瞭然病之所屬矣凡五藏真氣自病未有不相乘刺者如肝病克脾或脾虛為肝所乘莫不先病之藏其證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三

先見後病之藏其證後見內經曰腎乘心心先病腎爲應色皆如是此之謂也故察外感者必明五行之性情與其功用之常變也察內傷者必明五藏之性情與其功用之常變也

論瘧不當以剛柔分虛實

朱丹溪謂前人以剛柔二瘧分屬風溼者非也當以虛實分之剛瘧屬外感宜栝樓桂枝葛根湯及承氣湯之類柔瘧屬內傷宜四物八物補中益氣之類愚按此明暗參半之論也剛柔二瘧皆屬於實其虛瘧乃別一證不得以柔瘧當之蓋有風寒之瘧有溼熱之瘧有產後之瘧有熱病之瘧風寒之瘧是風寒凝滯津液筋脈不能濡潤舒緩寒性收引故拘急也溼熱之瘧者卽內經所謂溼熱不攘大筋癱短小筋弛長綆短爲拘弛長爲痿者也產後之瘧雖由血虛亦由風寒若不傷風寒者卽血虛不能成瘧故風寒之瘧有剛有柔寒盛爲剛風盛而內熱卽爲柔也溼熱之瘧有柔無剛二者體各不同同歸於實惟熱病之瘧靈樞熱病篇曰熱而瘧者腰折癱瘓口噤齒齟也此則津枯血敗筋無所養之敗證也謂之虛瘧而何有剛柔之辨耶徐靈胎謂瘧爲傷寒壞病仲景諸方未嘗一效是不知剛柔二瘧之病情而并不知虛瘧之治法也風寒之瘧屬於太陽卽產後風寒亦太陽也桂枝葛根主之產後佐以養血可矣溼熱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三

之瘧與熱病之瘧有屬於陽明內實者承氣主之其熱病之屬於厥陰者是腎水枯而肝風逆亂也四物尙不對證豈仲景實證諸方可施者乎擬大劑生地少加桃仁搗碎沖服或再加防風仲景諸膚湯法亦可用夫虛實者以體氣言也剛柔者以病形言也剛柔二字只以分風寒溼熱之輕重若細求之卽剛瘧亦何嘗不由津氣之不足津充氣旺卽風寒深入亦何至成瘧耶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五

瘧有寒溼外束陽氣內伏而然者脈緊無汗是也有寒溼下沖陽氣上格而然者面赤足冷是也其證頗與腳氣相類腳氣有沖心者是寒溼由下從氣化而上沖于裏此乃循經絡而上沖於表也上下之升降既格表裏之虛吸亦閉而大氣膈鬱於脈中矣故脈伏而堅直也脈沈細者陽氣內伏也脈洽洽如蛇腹暴脹大爲欲解者必其脈由沈細變見粗長而轉是溼中生熱有溫潤之意津液漸見流通陽氣之機撥動與寒溼戰於中焦故相激而爲腹脹也此乃剛瘧由陰化陽之轉關也與柔瘧無涉與虛瘧更無涉

仲景論列瘧證多條并不執定剛柔二字讀者須就各條研究其義不可專以剛柔二字橫住胸中夫病瘧者其人平日必溼重而氣滯或血燥而氣滯也平日已有不能運化津液濡養筋脈之勢及風寒傷之無汗而津愈凝矣風溫傷之多汗而津愈耗矣此初起病卽見瘧

者也。大致一緩不復痊者為輕。時緩時急。一日數見者為重。在經與入裏之分也。發熱二三日而痊者。如未見汗。筋骨疼痛。仍即剛痊也。已見汗。有陽明內實證者。仍即柔痊也。病久而痊。表裏證俱不見者。氣敗而津枯。血燥之死證也。其證必時緩時急。時迷時醒。蓋凡痊者。多兼見厥症之實者。昏迷反甚。而口閉手緊。痊之虛者。謔妄無常。而口開手撒。如中風絕證也。中風有見痊者。有不見痊者。痊有因風者。有不因風者。前人或以痊即中風者。亦謬也。又有身俯不仰。四肢踈曲。頭膝相抵者。在新感為邪中。陽明在久病為陽明虛竭。陽明為氣血之海。而五藏六府之所稟也。困敗如此。藏府何所稟而活。讀醫隨筆 卷四 諸治類 妻

黃疸黑疸

黃之為色。血與水和雜而然也。人身血管液管。相副而行。不相淆亂者。各有管以束之也。血分溼熱。薰蒸肌理。緩縱脈管。遂弛而不密。血遂滲出。與液相雜。映於膚。泄於汗。而莫不黃。故治之法。或汗或下。必以苦寒清燥。佐入行瘀之品。為攝血分之溼熱。而宣泄之也。溼熱去。則脈管復堅。血液各返其道。而清濁分矣。陰黃者。以其本體內寒也。虛陽外苑。與溼相搏。肌肉腠理之間。仍自溼熱。非寒能成黃也。陽黃色深厚者。熱盛則津液蒸腐。化為黃粘之汁。與血相映。故色厚也。陰黃色暗澹者。無根

之熱。不能蒸腐津液。盡化稠粘。而水多於血。故色澹也。夫血之所以旁滲者。以血既為溼所停凝。而前行有滯氣。又為熱所逼迫。而橫擠有力。加以肌理鬆弛。而血因之旁滲矣。畜血發黃。亦此理也。內經謂瘰成。為消中溼熱。苑久而化。燔火也。亦有消成。為瘰者。燥火得涼。潤滋清之劑。已殺其勢。未淨其根。餘酸內灼。轉為溼熱也。黑疸。乃女勞疸。穀疸。酒疸。日久而成。是腎虛燥。而脾溼熱之所致也。腎惡燥。而脾惡溼。腎燥必急。需他藏之水。精以分潤之。適值脾溼有餘。遂直吸受之。而不覺併其溼熱之毒。而亦吸入矣。脾腎濁氣。淫溢經脈。逐日飲食之新精。亦皆為濁氣所變亂。全無清氣。挹注周身血管。不得吐故納新。遂發為晦暗之黑色矣。第微有辨焉。其腎水不甚虛。而脾胃自虛。濁氣下溜者。病在中焦。為易治也。其色黑而浮潤。腎水虛甚。吸受脾之濁氣。如油入麩。深不可拔。病在下焦。其色黑而沈滯。治中焦者。清胃疏肝。滋腎利水。即小柴胡。茵陳五苓是也。陰黃者。黃連枳實。諸理中湯。主之。治下焦者。滋腎補肺。不得清胃。更不得利水。滋腎丸。大補陰丸。加參者可也。必待肺氣已充。腎陰已復。始從清胃利水。若陰黃者。茵陳四逆。主之。總須兼用化血之品。一二味。如桃仁。紅花。茜草。丹參之類。為其已壞之血。不能復還原質。必須化之。而後無礙於新血之流行也。

黃疸黑疸

讀醫隨筆 卷四 諸治類 妻

注冬

前人有陰虛注夏之說。余又創陽虛注秋之說。近察人閒之病。似有可名注冬者。常見有人每交冬令。即氣急痰多。咳嗽喘促。不能見風。不能正眠。五更以後。即須危坐。面色倉黃。顛頰浮腫。腿痠背脹。舉動不便。飲食二便如常。亦或赤瀉。溇泄。春分漸暖。始漸平愈。此乃脾腎之陽兩虛。腎中水邪。上溢於肺。脾中溼邪。下溜於腎。上下溼熱。濁陰瀰漫。肝陽疏泄。宣發之性。抑鬱而不得舒。其人目胞浮而似腫者。脾氣滯也。目光露努而少神者。肝氣滯也。故必待木氣得令許久。肝氣始能升舉。始能泄腎邪而醒脾陽。與內經秋傷於溼。冬生咳嗽之證相似。

讀醫隨筆 卷四 論治類 寒

然傷溼為新病。此乃逐年如此。至時即發。形同痼疾。得不謂之注冬乎。朱丹溪謂逐年入冬。即患咳嗽者。時令之寒。束其內熱也。先於秋月。泄去內熱。使寒至無熱可包。則不發喘矣。即此證也。第泄熱之說。猶有可議者。此證雖因內有溼熱。實因陽氣虛弱。寒溼在表。三焦不得宣通。始蘊蓄而成痰熱也。雖無表證。實由表邪。治法當以苦淡清其裏。辛溫疏其表。苦淡如二妙散。胃苓湯之屬。辛溫如荊防敗毒散。沖和湯之屬。古用越婢半夏湯。麻黃石膏并用。最為有義。若年深歲久。痰涎膠固。寒溼深刺筋骨者。更非海浮石。海蛤粉。瓦楞子。煅牡蠣。焦查。桃仁。赭石。礞石。不能滌其痰。非細辛。羌活。白芷。葛根。諸

品不能攻其表。非黃柏。側柏。胆草。柴胡。苦參。大苦。大寒。不能泄其濁而堅其陰。且宜先於夏月。乘陽氣宣發之令。預為加減。多服。使筋骨腠理。無有留邪。腸胃三焦。無有伏溼。則陰邪下泄。真陽外充。腫中泰然。百體俱適矣。其補藥。止宜兔絲。杜仲。牡蠣。海螵蛸。苦堅。鹹溫。鎮固。腎氣。不宜薑桂。辛烈。灼陰也。更不宜承氣。陷胸。重泄。脾腎真氣也。若以蘇杏降氣。則伐氣而上虛。其尤補脾。則助邪而中滿。

食填太陰證似結胸似溫毒似陰虛

凡生冷堅硬難化之物。過食停於胃脘。以致發熱。氣喘。胸口結痛。拒按。大便秘結。有五六日十餘日不動者。全似結胃。而斷不可以大小陷胃法治也。陷胸是因誤下。邪氣內陷。與內痰相裏。此乃初起。即見結痛。是有形之物。阻塞氣化。非氣化壅結也。若依陷胃治之。洞腸穿胃。形氣俱傷矣。其證兩側頭痛。是食阻少陽之生氣也。舌苔或白厚。或黃厚。而上覆以黑。是胃脘之血為冷。食所逼而停凝也。舌尖起小紅粟。壘壘甚。則紫黑。延及兩邊。心熱如焚。口乾索水。而不欲咽。是胃陽不能幹運而上。越又挾有死血也。故小兒傷食。寒熱病愈後。多有吐血。證及內痛證。三五日有飲水無度者。是宿食蒸腐化熱也。此時偏身倦熱。神識昏迷。胸高氣粗。若誤作溫毒治。以涼解。陽氣泄傷。食轉不化。而洞下矣。亦有肢冷額熱。

讀醫隨筆 卷四 論治類 寒

困倦無力。呼吸不續。自汗盜汗者。若誤作陰虛。治以滋補。中氣愈鬱。痞滿愈甚。甚者化為腸癰。胃癰。積為肺癰。輕亦傳為痢疾矣。此病陽明胃府形氣俱困。太陰肺藏氣化大傷。更有先傷他物。未及消化。旋又加以生硬者。其勢尤重。是胃之上下腕俱困矣。治之失法。死生反掌。故東垣首兢兢於此也。近時小兒最多。此證或當風乳食。或穀果雜下。其初起身忽大熱。面頰尤甚。腹痛天札。旋變寒熱往來。入夜即熱。五更為甚。天明即止。額與手心常熱。爪尖時冷。肚腹膨脹。漸見胃高氣急。驚漉不暢。或先水瀉。稟賦弱者不能化熱。即致洞下不起。化熱者痰生於內。壅肺迫心。傳為驚風。病家醫家以為既經泄瀉。不疑有食。起手則發表。以虛其中氣。繼則清熱。以冰其胃。陽久則或以為慢驚。而墜痰。或以為陰虛。而養腎。又以為氣虛。而健脾補肺。亦有與檳榔木香者。病家畏而不敢服。或服之而不知善其後。雜投攻補。而兒已胸過於頭。肚大於箕。不可為矣。此焦杏桃仁陳皮紫苑一二劑之事耳。而眾醫集議。遷延無策。目睹情形。可笑可慨。

陰陽不別由於傳派不清

前人每於陰虛陽陷。熱鬱於內。脈見沈散之證。陰虛陽亢。熱浮於外。脈見浮洪之證。陰虛陽熄。內外皆寒。脈見乳弦之證。陽虛內陷。陰為陽擾。脈見緊數之證。一概指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完

為陰證。與陰盛格陽。寒近於內。陰盛逼陽。寒錮於外之證。略無分別。此喻嘉言所譏為傳派不清者也。倘概用附子理中。四逆真武。貽誤豈淺鮮哉。更有口稱陰證。而方用四物六味。口稱陰虛。而方用四逆白通者。尤當會意。勿致害詞。夫陰虛者陽必湊之。陽虛者陰必湊之。此一說也。陰虛者陽必無根。陽虛者陰必不固。此又一說也。故陽虛內熱。與陰虛內熱。致不同也。陰虛者如房室過度。或用心過度。陰氣消耗。發為骨蒸。骨髓如空。小便赤澀。此陰虛而陽氣因以陷之也。治之必填精補血。以充其陰。而擎其陽。宣發升舉之品。只可為佐。陽虛者如勞力過度。汗出過多。一經甯息。時時洒淅惡寒。內發煩渴。四肢困倦。筋骨痠痛。此陽虛不能行表。而內縮於陰也。此時陰分亦必受傷。但病起於陽。治之必健脾益氣。以充壯其陽。生津清熱之品。亦只可為佐。東垣補中益氣之製。為陽虛內熱設也。丹溪大補陰丸之製。為陰虛內熱設也。二者豈可差互乎。重以填精補血。治陽虛。必致陽愈鬱滯。而不可復振。重以健脾益氣。治陰虛。必致陰愈消灼。而不可復回。

辨陽旺陰生

陽旺未有不勝陰者。其陽旺而陰生。必劑中有陰藥。為之引導。若人參本具生津益氣之大力。與肉桂附子純陽者迥別。其益陰本不得謂之陽旺之功也。至於真火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罕

衰歇。沈陰。沍寒。津氣因寒不得敷布。發為煩渴。精血因寒不得充壯。發為枯瘦。渣滓因寒不得運動。發為秘結。以姜桂萸附補益真陽。遂能蒸動津液。宣化水精。使五藏百脈為之充潤也。此陽旺而陰始化。非陽旺而陰自生也。又有暴病。陰盛格陽。寒結於內。熱浮於上。煩躁狂妄。詰語喘促。以桂附開其下寒。而虛火遂返其宅者。此亦陰化非陰生也。且皆以其陰盛而益陽以勝之。使歸於和平。非以陰少而益陽以助之也。豈真有精枯血燥。虛火亢炎。而桂附能以獨力致陰消火者乎。必用陰藥而資桂附。熏蒸鼓舞之力也。內經謂辛能開腠理。通氣致津液。其所謂致。是自此而之彼。非自無而之有。是熏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聖

用藥須使邪有出路

吳又可謂黃連性寒不泄。只能制熱。不能泄實。若內有實邪。必資大黃以泄之。否則畏大黃之峻。而徒以黃連清之。反將熱邪遏住。內伏益深。攻治益難。此義甚精。凡治病。總宜使邪有出路。宜下出者。不泄之不得下也。宜外出者。不散之不得外也。近時於溫熱證。喜寒清而畏寒泄。於寒溼證。喜溫補而畏溫通。曾聞有患痰飲者。久服附子。化為附腫。是不用茯苓猪苓之苦。降淡滲以導

邪而專益其陽。陽氣充旺。遂鼓激痰水。四溢矣。即補而不泄之過也。張子和變化於汗吐下之三法。以治百病。蓋治病非三法不可也。病去調理。乃可專補。補非所以治病也。且出路又不可差也。近時治病。好用利水。不拘何病。皆兼利小便。此誤會前人治病。以小便通利為捷徑之說也。嘗有患痰飲而附腫者。醫以真武五苓合與之。不效。余曰。此因三焦陽氣不得宣通於表。表氣鬱而裏氣始急也。雖有痰飲。并不脹滿。宜以溫補合辛散。不得合淡滲也。治之果汗出而愈。滲之是益傷其裏矣。當時有謂須泄虛其裏。使表水退返於裏。以泄之。而後可愈者。是真殺之也。前人有用此法者。是邪伏裏膜。非在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聖

發明欲補先瀉夾瀉於補之義

孫真人曰。凡欲服五石諸大湯丸補益者。先服利湯。以盪滌腸胃。痰涎畜水也。初亦贊此法之善。乃今益有味乎其旨也。凡人服人參白朮黃芪地黃而中滿者。皆為中有邪氣也。蓋服此藥之人。總因虛弱。虛弱之人。中氣

不運腸胃必積有溼熱痰水格拒正氣使不流通補藥性緩守中入腹適與邪氣相值不能辟易邪氣以與正氣相接也故反助邪為患矣故凡服補益者必先重服利湯以攘辟其邪以開補藥資養之路也或聞攻於補必須攻力勝於補力此非壞補藥之性也如人參白朮合栝榔厚朴用即補力大損合黃柏茯苓桃仁木香用乃分道揚鑣清溼熱以資正氣者也抑又有要焉胃中痰水不先滌去遽行健脾補氣氣力充壯將鼓激痰水四溢竄入經絡為患更大每見有服補藥反見偏身骨節疼痛或有塊大如桃李行走作痛或肢節忽然不便或皮膚一塊附腫麻木冷痛如冰如刺如割或脈伏結

讀醫隨筆 卷四 遺治類 聖

不調人以為補藥將痰補住非也是補藥將痰鼓出也張石頑謂有一種肥盛多痰之人終日勞動不知困倦及靜息反困倦身痛者是勞動之時氣鼓痰行靜息即痰凝阻其氣血也夫痰飲既已竄入經絡斷不能復化精微從此敗痰流注久鬱腐壞而癰癭癱緩痺痛偏枯不遂之根基此矣不知者以為補藥之禍非也不肯攻泄之禍也喻嘉言亦謂痰盛之人常須靜息使經絡之痰退返於胃乃有出路不宜貪服辛熱之劑反致激痰四潰莫由通泄也然但禁辛熱不如用苦澁沈降之劑輕輕頻服以吸攝膜絡之濁惡挾之而俱下斯胃中常時空淨而可受溫補亦不妨辛熱矣凡藥味辛麻者最

能循筋而行亦最能引痰入絡也

伏邪皆在膜原

膜原者夾縫之處也人之一身皮裏肉外皮與肉之交際有隙焉即原也膜託腹裏膜與腹之交際有隙焉即原也腸胃之體皆夾層夾層之中即原也藏府之系形如脂膜夾層中空即原也膈育之體橫隔中焦夾層中空莫非原也原者平野廣大之謂也故能邪伏其中不礙大氣之往來古書所謂皮中淫淫如蟲行及行痺周痺左右上下相移者皆在皮肉夾縫之中也藥力亦復不能直達其處何者藥力不過鼓正氣以攻邪今氣道寬大中雖有邪而正氣仍綽有可行之道即不必與邪

讀醫隨筆 卷四 遺治類 聖

氣相值矣若夫吳又可所謂瘟疫之邪盈溢膜原是邪氣自行發動與正氣相觸也猶以外皮既堅內膜亦固中道寬大疏泄維艱故有屢淤到胃屢泄始盡之法更有必俟復淤到胃方能再下之議此從裏泄也葉天士治溫熱有再從裏託於表之說是從外泄也故養生者只當閉密使邪勿入膜原既入膜原必待發病邪氣舒張始能攻泄當其未發邪正相避無從著力故難經謂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各隨其所在而取之即俟其既動而後治之之義也既動則有所動之專經而可施專攻矣內經四時之傷伏氣為病皆伏於膜原也吳又可既知有膜原之事又力斥伏氣之非謂

人身之中何處可容邪伏。越時許久而後發耶。仍未徹膜原之情形者也。夫果百邪皆即傷即病。是人身只有邪傷膚表之病。何以有邪在膜原之病。且如人之一病。累愈累發。或一年或數年不能除根者。當其暫愈。豈非內伏之明驗耶。其所伏。必不在呼吸之衝道。亦必不在血氣之細絡。而必在空濶無所拘束之部。此即膜原是也。然則邪又何以遽入膜原也。曰。其由皮毛入者。方始中於表也。必發寒熱。由呼吸入者。其始中於肺也。必發嗆咳。中於胃也。必發嘔滿。或以其勢微而忍之。或攻之而未盡。適遇勞力汗出。及與房室。膜原之中大氣暫虛。遂攝入之。而不覺矣。亦有不發寒熱。咳嘔而浸濶漸漬。讀醫隨筆卷四 讀治類 巽

以深入者。邪入膜原。身中即隱隱常不自在。或頭常暈眩。或身常汗出。或常畏寒畏熱。或驟苦氣短。不能任勞。或四肢少力。或手心常熱。或小便赤澀。或大便常泄。或大便常秘。或飲食不消。或飲食倍增。或口常渴。或口淡少味。或舌苔倍厚。或夜不成眠。或多夢紛紜。及其發也。隨邪毒之微甚。正力之強弱。而變化焉。寒化為溫者。其陽盛也。風化為泄者。其陰盛也。暑化為瘧者。發於表也。溼化為咳者。發於裏也。更有發為痺痛。身中累累如桃李核。久不愈者。有發為癰瘡。發於一肢一鬻。逐年應期。即發。不得斷根者。嘗治此證。疏表清裏。展轉搜剔。久而乃效。以其邪在膜原。不在腠理。又僅發於一鬻。能與藥

力相避故也。當其既愈。中氣必虛。千金方論治腫脹。必攻之。使其人虛弱。病乃可愈。即此義也。始表散之。繼清泄之。乘其外發而散之。因其內留而泄之。散而泄之。泄而散之。而邪可淨矣。而其人有不虛弱者乎。是在調理之得法也。常有調理之後。餘燄復熾。諸證微發。仍復閒用攻泄。始得淨盡者。甚矣膜原之邪之不易治也。

瘀血內熱

腹中常自覺有一段熱。如湯火者。此無與氣化之事也。非實火內熱。亦非陰虛內熱。是瘀血之所為也。其證口不乾。而內渴消水。蓋人身最熱之體。莫過於血。何則。氣之性熱。而血者氣之室也。熱性之所附麗也。氣之熱散而不聚。其燄疏發。血之熱積而獨厚。其體燔灼。火猶燄也。血猶炭也。燄熱於炭乎。抑炭熱於燄也。故病人或常如一陣熱湯澆狀。是心虛而血下溜也。又常如火從胸腹上沖於喉。是肝脾鬱逆而血上沖也。皆仍在血所當行之道。故不為泛溢外出之患。又有兩肋內或當胸一道如火溫溫然。有心窩中常如椒桂辛辣狀。或如破皮疼脹狀。喉中作血腥氣者。是皆瘀血積於其處也。其因或由寒熱病後。或由渴極驟飲冷水。或由大怒。或由用力急遽。或由勞後驟息。或由傷食日久。或由嗜食煇炙太過。在婦人或由經水不盡。治之必兼行瘀之品。如桃仁紅花之屬。或吐紫塊。或下黑糞。乃止。若誤以為實火

而用寒清以爲陰虛。而用滋補。則瘀血益固。而將成乾血證矣。凡瘀血初起。脈多見弦。兼洪者易治。渴飲者易治。其中猶有生氣也。短澹者難治。不渴者難治。以其中無生氣也。如湯火上沖下溜者。血雖瘀而猶行。如辛辣如破皮。常在其處者。血已結於膜絡。不得行也。血行者。涼化之。佐以補氣。血結者溫化之。佐以行氣。本草稱三稜能消刀柄。亦甚。言其能化無氣之血塊也。

勞傷陽虛發熱

前人多言陰虛發熱。罕言陽虛發熱者。惟東垣曾力辨之。夫勞傷陽虛者。大勞大汗。及強力入房。汗出如浴。陽氣內竭。卽亡陽之例也。發爲表熱。粗看與外感無別。若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聖

兼外感。更難別矣。頭面胸腹。燔灼如火。自覺心中如焚。又與溫病相似。治法卻與外感與溫病毫不相涉。若或差誤。死在頃刻。輕者亦不出五日七日也。其辨別處。外感脈必弦緊。溫病脈必洪大。上涌有力。勞傷脈必遲弱無力。或浮虛而促。或沈細而疾。或斷而漉漉如珠。或瀉而參伍不調。或應指卽回而無勢。或稟長圓淨而無暈。外感四肢俱熱。勞傷兩足必冷。不能甚熱。溫病以手按皮膚上。必久而愈熱。勞傷久按反覺冷氣侵入。外感熱盛。必煩躁氣粗。勞傷氣平身靜。不能轉側。溫病內熱。必全腹上下皆熱。勞傷只熱在中心。是氣離根。而上結於此也。溫病內熱。必渴而索飲無厭。勞傷口乾。索水不

欲飲。飲亦不多。外感舌苔先白而轉黃。溫病舌苔先或白或黃而轉黑。乾燥生刺。勞傷或舌白苔薄。或淡紅無苔。或舌黑而潤。或舌尖有紅紫黑點。而舌心自淨。外感溫病熱盛。面色必赤。勞傷面色不赤。或兩顫浮紅。而額上晦暗。外感溫病熱盛。必昏惑詰妄。手足躁擾。勞傷神識清明。但臥而身重難動。睡中呢喃一二句。而聲息甚微。如上諸象。卽不全見。總有二三處可辨。若舌微強短。及言談委婉詳盡。異於平日者。此真氣已離。神丹莫救矣。治之。先宜微酸。入溫補劑中。斂陽歸根。有外感者。俟中氣有權。發見躁擾之象。再以補中加散可也。其中又有夾食夾血夾痰夾溼夾鬱之辨。更有兼陰虛者。併宜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聖

未病尤當治本

凡病偏着於一處。必有致病之本。在於藏府之中。宜求其本而治之。非可泛治也。卽如鼻生息肉。手指麻木。脹痛。症雖見於極杪。根乃發於至深。何則。以其氣行於專經。而不旁及也。若外邪所傷。豈能如是之專乎。亦有外邪傷於專部。而爲病者。此必滯入血脈。發爲腫痛。則有之。若氣分之病。而偏着不移。久而不愈。或時愈時發者。

未有不根於內者也。或邪氣由藏府而溢於本經。或藏府不足以致經氣不充。而邪氣乘虛中之也。各視兼證以辨虛實而治之。凡由內藏外溢者。大致於神明之間必有變動。或飲食二便有異也。

利小便

世但知大便滑利之傷氣。而不知小便滑利之更傷氣也。但知小便頻數之傷陰。而不知以二苓澤瀉木通等強利小便。而小便弁不能利者之更傷陽也。近日醫家惑於前人治病以小便清利為捷徑之語。不拘何病。率用二苓澤瀉。往往真氣下脫。邪氣內陷。纏綿不解。殊不知前人之意。是謂三焦氣化通暢。即自小便水通行。所謂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完

裏和也。以小便清利為裏和之標驗也。後人只當求所以和裏之法。不當但利小便。蓋膀胱貼切命門。為命門元氣發虛之第一關隘。內經謂三焦膀胱。應於毫毛腠理。以元氣行於膀胱。充於三焦。達於毛理也。今瀉膀胱。是直瀉元氣發虛之根矣。故陰虛之人。不可利小便。陽虛之人。尤不可利小便。

錢仲陽曰。小熱解毒。大熱利小便。李東垣曰。肺受熱邪。津液氣化之源絕。則寒水斷流。膀胱受溼熱。癰閉約束。則小便不通。宜木通以治之。朱二允曰。小便利。則諸經火邪皆從小便而下降矣。夫火畜於內。有宜通大便者。是熱結於腸胃之渣滓。在濁道。不在清道也。有宜利小

便者是熱邪淫溢於三焦之血脈。清道為熱濁所搏。宜以養陰之藥。如生地花粉之類。復其津液。使熱邪浮動。從血脈退出於津水之中。而以滲藥利之。而俱下。故小便利者。陰生而火退也。亦有熱邪清濁兩結者。張子和有玉燭散。陶節菴有黃龍湯。皆四物承氣合方。胡宗憲更謂先養陰活血。使毒不沾連於肝。然後可以承氣下之。是又分先後治法也。故水畜於內。宜利小便。火畜於內。亦不外利小便。

仲景治傷寒畜水。用五苓散。多飲暖水者。豈所畜之水不足利耶。蓋此證雖云畜水。亦兼畜熱。水與熱各搏於一偏。澤瀉暖水弁進。使兩邪一齊弁去。不致水去熱起。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辛

且其時表邪未淨。方中桂枝。既宜膀胱氣化。亦以清理表邪也。邪水不能作汗。必藉暖水之精。以蒸動作汗也。手法之密何如耶。以一方一法。而兩解裏邪。一解表邪。手法之迅何如耶。

古人利小便法。不可勝紀。大致不外養陰理氣兩途。是利小便之先。正有大段事在。而小便之利。特其徵驗耳。今人不求所以利小便之故。不拘何病而混用之。又不求所以利小便之法。僅取澤瀉而直用之。在外感則邪氣內陷。在內傷則真陽下洩。抑更有喪心之說焉。小便一利。表氣乍陷。升氣乍匿。病形必為之暫隱。遂指為病減。以欺病家。旋即推手。以卸禍於後來之醫也。誤用麻

桂而汗脫。誤用硝黃而泄脫。世皆知之。誤用澤蒺而滲脫。獨無有知者。以其雖用滲藥。而小便不必見利。元氣脫於無形。故也。此禍近日兒科尤甚。不問何病。一利之後。垂頭喪氣。中氣不續。不能自言。旋變喘促。更謂氣擁。而破降之。遂四肢微掣。目胞下垂。額冷汗出。而魂不返矣。大抵小兒病。平日多是風寒乳滯。或久臥溼褥。身傷於溼也。夏月擁抱太久。是大人身上熱氣汗氣。逼入小兒身中。腹中也。治宜宣開疏化。佐以清降。其滲利斂滯。皆未可輕試。

利止遺止反為死證

仲景論傷寒少陰病。利止息高者死。時眩冒者死。又謂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至

霍亂利止者亡血也。脈不出者死。吾診病虛損者。兩人皆上欬下遺。遺止兩三月即死。蓋遺者陰陽不相維也。然猶有精而氣猶足以激出之。止則精神當日旺。病症當日瘳。乃反身日見困。神日見衰。脈形日細。至數日數斷續不勻。早晚無定。此乃陰陽偏絕。無氣以激其離根之元氣。僅縈縈於中焦而未散耳。故欬聲日低。呼吸日短。飲食時進時退。漸見稍動。即喘。神魂不甯。此時補脾則中滿。補肺則上壅。而補腎與命門真陰真陽溫養攝納引氣歸元。雖為對病之劑。亦是催命之符。何者。下焦元氣空虛。無主五藏運行之氣。久已不歸其根。一旦補藥得力。中焦氣將下運。如桶脫底而一去不得返矣。孫

一奎治馬二尹傷食。誤服大黃芒硝巴豆重劑。尚未得瀉。以六君子救之。而日慮其得藥後。脾陽內動。諸藥性發。將大瀉不止。如瓶水底漏而不可禁也。須備人參數斤以預之。其機括正與此同。孔毓禮亦謂痢止而手足厥逆。脈反沈細無神。不能食者死也。仲景為利止脈不出者。出人參四逆湯。亦不忍坐視。聊盡人事而已。夫利出濁道。又屬暴病。猶且如此。況遺出命根。又在久病之後者乎。

平肝者舒肝也非伐肝也

肝之性喜升而惡降。喜散而惡斂。經曰。肝苦急。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補之。以酸泄之。肝為將軍之官。而胆附之。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至

凡十一藏。取決於胆也。東垣曰。胆木春升。餘氣從之。故凡藏府十二經之氣化。皆必藉肝膽之氣化。以鼓舞之。始能調暢而不病。凡病之氣結。血凝。痰飲。附腫。脹。瘕。厥。癲。狂。積。聚。痞。滿。眩。暈。嘔。吐。噎。呃。咳。嗽。哮喘。血痺。虛損。皆肝氣之不能舒暢所致也。或肝虛而力不能舒。或肝鬱而力不得舒。日久遂氣停。血滯。水邪泛溢。火勢內灼。而外暴矣。其故由於勞倦太過。致傷中氣。以及憂思不節。致傷神化也。內傷飲食。外感寒溼。脾肺受困。肝必因之。故凡治暴疾痼疾。皆必以和肝之法。參之和肝者。伸其鬱。開其結也。或行氣。或化血。或疏痰。兼升兼降。肝和而三焦之氣化。理矣。百病有不就理者乎。後世專講平

肝不拘何病率入苦涼清降是伐肝也。殊不知肝氣愈鬱愈逆。疏洩之性橫逆於中。其實者暴而上衝。其虛者折而下陷。皆有橫悍逼迫之勢。而不可禦也。必順其性而舒之。自然相化於無有。如東垣重講脾胃。必遠肝木。所指藥品。乃防風羌活川芎白芷諸辛散之品也。即陳皮厚樸。且屢伸泄氣之戒矣。其義不大可思乎。丹溪號善用苦寒。而意重開鬱。常用之藥。不外香附川芎白芷半夏也。其義不更可思乎。故知古人平肝之法。乃芳香鼓舞舒以平之。非白芍枳殼寒降以伐之也。然則肝盛者當何如。曰。肝盛固當泄也。豈百病皆可泄肝乎。醫者善於調肝。乃善治百病。內經曰。升降出入。又曰。疏其氣。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筆

而使之調。故東垣之講胃氣。河間之講玄府。丹溪之講開鬱。天士之講通絡。未有踰於舒肝之義者也。所謂肝盛者。風火自盛。升散之力太過也。後人每以鬱而上衝。頭痛頭脹者。為肝陽太旺。更有以遺精白濁煩躁不眠。諸下陷之證。指為肝陽太旺者。不亦戾乎。

風厥痙癇 附中暑五尸

內經論中風。皆指外中於風者。只是隱傷天地不正之氣。如前所謂陰虛者。感溫升之氣。而發病。陽虛者。感斂肅之氣。而發病。是也。榮血耗燥。不與衛氣相維。衛氣衰散。無力自主。遂隱為空氣。暗風所持矣。張景岳毅然發非風之論。直指為即古之煎厥。其理固是。而情形究有

不同天地之間。空中轉運之大氣。即風也。其力甚銳。豈必拔木揚沙哉。莊子曰。人在風中。仲景曰。人因風氣而生。長皆謂空氣。即風也。當中風發病時。其周身脈絡。皆有空氣。馳驟乎其中。非如厥證之專為本氣內亂也。內經又謂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此風字。與外風全不相涉。正合厥證。機括中風之風。雖亦有此亢陽之氣。而其發病。究因感於空氣。竄入筋脈也。故前人治法。總兼散風之意。不為無見。其與痙癇痲痺異者。風之為病。其傷在筋。故有口眼喎斜。肢節痿緩之象。厥之為病。其傷在氣。血虛氣逆。加以外寒束於皮膚。逆氣內迫。上奔而發病也。故氣復即醒。醒即如常。而無遷延之患。以其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筆

在氣分。故也。但正當氣逆之時。血未嘗不隨之而逆。故昏不知人。其形靜者。氣機窒塞之甚也。其有放血而愈者。邪不在血。血未瘀敗也。若血敗而色全黑。及血瘀而放不得出者。死矣。癱痲之病。其傷在血。寒熱燥溼之邪。雜然凝滯於血脈。血脈通心。故發必昏悶。而又有抽掣叫呼者。皆心肝氣為血困之象。即所謂天地之疾風。是也。厥有一愈不發。癱痲必屢發難愈者。正以在血故也。內經謂厥成為癱疾。氣病日久。亦將滯入血脈也。痙之為病。亦傷在筋。而暴因風寒溼之外邪。其來也驟。筋中之本氣未虧。故證見邪正格拒之象。而愈後并無似中風之餘患也。一為筋中之血虛。而暗風走之一為筋中

之氣滯而外邪持之也。其熱病血不養筋而痠者，乃轉筋之敗證。血竭氣衰，但畧見口噤齒介痠痲而無脊反頭搖目赤格拒之象也。中惡客忤而卒死者，即厥也。但所感或挾空中穢惡之氣，故其治或放血或汗或下，皆以泄氣血中有餘之邪也。要之此四病者，雖有病機病體之不同，而吾有一言以該之，歸於調肝也。經謂十一藏取決於胆，肝胆一氣也。肝胆之氣充足，條暢噓噎，停勻其根不空，其標不折斷，不致有倉皇逆亂之事。故治法雖各因其藏，各因其氣，而總必寓之以調肝。肝者貫陰陽，統血氣，居貞元之間，握升降之樞者也。木曰曲直，腎陰不燥，則肝能曲而藏，而心得下交，脾陽不陷，則肝能直而伸，而心得外照。世謂脾為升降之本，非也。脾者升降所由之徑，肝者升降發始之根也。又有所謂五尸者，飛尸伏尸遁尸風尸疰尸，其發也或目光一眩而厥，仆或身上胸內一處急痛如刺如裂，瞬息攻心而即厥，仆或怒而發，或憂而發，或勞而發，或驚而發，或食惡味而發，或聞穢氣而發，或入廟入墓問病見尸，見孝服而發，或聞哭而發，或自悲哭而發，或見血而發，或遇大風驟寒而發，此皆風寒燥溼雜合之邪，刺入血脈內傷五藏之神也。自古醫書未有確指病根者，以泰西醫說攷之，乃逆氣鼓激惡血上攻於腦也。其先痛而後厥者，由腦氣筋而漸感於腦也。所謂腦氣筋者，如脂如膜，發原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五

於髓資養於血，故邪伏於營血之分而不散，以致血絡有變。一經外有所觸，感動其邪與血相激，其機如電之迅而病作矣。內經曰：血氣者，人之神也。又曰：血者，神氣也。故血亂而神即失常也。此皆痲疾與癩癩同類，治之總以疏肝宣心，濡血搜筋為法。肝氣舒，心氣暢，血流通，筋條達，而正氣不結邪無所容矣。其用藥大致多生津化痰也。津充則五藏皆潤，痰行則百脈皆通。而古書只有祛痰理氣之議，宜其百無一效耳。

中風實在上焦虛在下焦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五

中風者，內燥化風而復感於邪之所作也。內燥之故，亦致不同，有溼熱久菹化為燥痰，壅滿胃絡，一旦或因勞倦或因憂鬱，或因天時不正，忽然暈倒，昏迷無知，四肢抽掣，呼吸有痰者，此熱痰擁入心包而氣閉不通之證也。其證神昏而不醒，肢厥而不緩，或更兼拘急不便也。病在中焦以上為肝脾之邪實，治宜開之降之，滌痰化血，佐以養陰。有陰虛內涸無以奉心，心氣大潰，筋脈緩弛，一旦不因勞倦，不因憂鬱，不因天時不正，卒然仆倒，口目喎斜，流涎不止，兩腮暈紅，手足微掣，緩縱不收，偏痿不用，呼吸有聲無痰，神識忽明忽昧無定者，此下焦陰津耗竭，無以維氣，氣散筋枯之所致也。病在下焦，肝腎陰空，陽散大開，不合治宜滋之斂之，養心平肝，佐以行氣。蓋此之所謂中風，即內經所謂發為痿厥，是痿厥

合併之病也。觀於內經論厥。有寒有熱。而論痿獨曰。生於大熱也。玩於斯義。亦可知陰陽虛實微甚之別矣。夫中風。未有不由於陰虛者。但有陰虛。而陽氣內陷。有陰虛。而陽氣外散。有專真氣。內空。有兼痰涎。內實。故前證

偏於厥多。厥多者。陽氣怯而陷。故內攻有力。何者。痰血有以滯之也。其後恆積為內熱。後證偏於痿多。痿多者。陽氣悍而散。故攤緩無力。何者。津血不足以維之也。其後或轉為內寒。有病而即死者。有病而遷延歲月者。入藏與入絡之辨也。又虛脫與實閉之分也。至於其脈大率。左沈弦而右洪緩。何者。陽氣內陷而結。陰津內竭而枯也。有兩手沈細弦勁者。純於陽虛也。有沈而洪散重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痿

按指下一片模糊者。純於陰虛也。又有浮弦細勁者。浮薄而散者。有汗即死。無汗可治。有三部斷續不勻。漉漉如珠者。有兩關孤硬而尺浮空者。此皆元氣已脫也。有三部洪弦滑實粗硬如索。衝指而起者。是陰竭而痰涎內實也。身靜即死。四肢躁擾。有力如狂。宜大承氣加人參地黃急下之。有浮候弦細。中沈緩滑兼洪重。按始空者。此陽微虛。而內有溼熱之痰。中風極善之脈也。又有下焦陽氣虛寒。中焦肝胃燥熱。寒格其熱。上沖於心。其脈浮空。或洪大。而按之弦細呆長也。夫中風大病也。前人議論歧出。莫衷一是。故於此三致意焉。東垣言虛。其時有內實者何也。河間言火。其時有無火者何也。丹溪

言痰。其時有無痰者何也。惟探其本於津枯血滯。明其機於陽氣內陷。與陽氣外散。辨其證於痰之有無。外感之輕重。究其變於化寒化熱。而大義賅於此矣。

厥逆奔豚脚氣攻心

內經曰。厥逆者。寒溼之起也。千金方及董及之謂此即脚氣似矣。脚氣有風溼寒溼之不同。風溼多挾熱也。又有奔豚。亦下焦寒溼證。皆邪氣自下部鼓肝腎之虛。陽上沖於心。使真氣離根。而上浮。最為危急之候。其故由於風寒溼邪。自足心涌泉穴竄入。或自腰臍竄入。其緩者。菟為溼熱化內風。而上沖。其急者。是風勝也。不待化熱。而即上沖。久延不愈。遂結為腎積之奔豚。所謂猪癩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痿

風也是膀胱氣逆也。又有一種本無外邪。肝腎內冷。陰風鼓動水邪。上掩心肝。生陽迫悶。卒厥神昏不醒。舌強不語。口眼喎僻。四肢痠痲拘急者。亦奔豚之類。急證也。宜溫宣重鎮。如黑錫丹之類。主之。其輕者。擬方如下。熟附片煨龍骨各四錢。烏藥九節菖蒲各三錢。桂枝牛膝各二錢。木瓜吳萸各一錢。細辛沈香各六分。此方宣通心肺清陽。溫化肝腎伏陰。即金匱要畧首條所敘之證。治也。金匱曰。見肝之病。知肝傳脾。即當實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此謂肝

之陰氣。挾腎之水。邪上勝脾。陽治當建脾之陽。制腎之水。水退火升。則肺金清肅。之令不行。而肝木生發之令得矣。此專指肝腎虛冷言。故曰肝虛用此法也。後人不識其義。疑誤疑行。亦味矣。故中風有一種純寒無陽之證。其根發於裏。即寒淨脚氣奔豚之類。於東垣河間丹溪所稱痰火之中風。渺不相涉。歷來論中風者。泥於三家。不暇及此矣。喻嘉言醫門法律中寒篇末發明許叔微椒附湯方證。其義與此相發。當詳玩之。

虛損奇證

天下有奇證。即在常病之中。令人不可捉摸者。族弟成室太早。先吐血。繼咳嗽。二年始得診之。脈數而滑。以溫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李

補脾腎。兼理肺氣。治之即愈。半年回家。又接考試。病復發。又半年始得診之。身熱時時汗出。咳嗽氣急。自言少腹有氣上涌。當其涌時。鼻出不及。從口衝出。其勢洶湧。不可吸止。日夜數發。逼迫難堪。診脈浮弦而數。此有風溼在表也。先以芳香宣理脾肺。佐以固腎。一劑得冷汗。續續半日。諸證頓瘳。繼以溫固肝腎之劑。調理之。氣病仍復時發。發時或兼咳。或不兼咳。脈象必數疾。而不洪大。及愈即平調如常人。但身體日漸疲頓。中間疑其風邪從臍入。疑其寒從足心入。用藥溫補下元。更佐以外治。莫不暫效。而旋發。再用即無功。所更奇者。教令靜坐。吸氣稍長。用意深納。旋即身大寒熱如瘧狀。初尚以為

藥力能振動陽氣而化瘧也。及次日不寒熱矣。身體輕爽。倍常。方大喜。聞不半月。又衝發如故。再教納氣。又發寒熱如前。殊莫解。吸氣深納之。何以遂致寒熱也。小便赤澀。大便艱澀。口味初強。漸弱。自秋及冬。經余手治。皆用溫潤鎮固之法。聞或別延他醫。指為陰虛。稍用涼潤。即水瀉而氣陷不續。又疑有蟲。藥中佐入百部雷丸。又思寒邪深伏下焦。宜用溫下。以大黃牽牛入溫補劑中。得下亦於病無增損也。其後漸覺喉痛如破。又如腫塞。不能下食。視之略無紅腫之事。但小舌墜下。脈象亦漸細。瀆少神。知其腎氣不能上朝。督脈蕭索。無能為矣。臘月回家。遷延三月。身痠不能起於床矣。終莫得救挽之。

讀醫隨筆 卷四 證治類 李

衛也。衝氣雖損。病常證亦未有似此洶湧莫遏者。詳述之以俟高明者之指示焉。

斂散升降四治說畧

凡風寒溼熱散漫於周身之勝理者。無聚斂之術也。則因其散而發之。痰血水食結積於胃與二腸膀胱之內者。已屬有形。勢難消散。則因其聚而泄之。邪在上腕。愷愷欲吐。是欲升不遂也。則因而吐之。邪在大腸。裏急後重。是欲下不暢也。則因而利之。此順乎病之勢。而利導之之治也。溼熱無形。散處於腸胃膜絡之中。既不外越。又不內結。則以酸斂入泄劑。撮其邪而竭之。瘀血有形。結聚於腸胃膜絡之中。其實凝滯不能撮而去也。

則以辛溫入攻血劑。溫其血而化之。腎氣不納。根本浮動。喘嘔暈眩。酸醜重鎮。高者抑之。中氣虛陷。泄利無度。呼吸不及。固澇升補。下者舉之。此矯乎病之勢。而挽回之之治也。凡病誤降者。欲救之。不可急升也。誤升者。欲救之。不可急降也。誤寒者。欲救之。不可急以大熱也。誤熱者。欲救之。不可急以大寒也。寒熱猶或可急也。升降斷不可急也。嘗見先以承氣誤下。中氣下陷。急以參耆升之。虛氣上越。喘逼不能食而死矣。此當建中澇下。不可升提其上也。

新病兼補久病專攻

凡病皆宜攻也。而有時兼補者。以其內虛也。內虛之義。讀醫隨筆卷四。證治類。李。有二。一為內之正氣自虛也。一為邪氣在表。其表為實。邪未入裏。其內尚虛也。新病邪淺。加補氣血藥於攻病劑中。故病去而無餘患。若久病正氣受傷。邪已內陷。一加補藥。便與邪值。而攻藥不能盡其所長矣。故華元化。張仲景孫真人書中。治久病諸方。反重用攻擊。不佐以補者。為邪氣在裏故也。此法率以丸。而不以湯者。急藥緩服也。待至攻去其邪。裏邪勢殺。而後以補藥盡其餘。紈故效捷。而亦無餘患也。後人識力不及。每謂風寒初起。正氣未虧。無庸兼補。更有謂邪氣在表。兼補即引邪入裏者。往往攻藥不得補藥之力。邪氣糾纏不盡。或攻傷正氣。邪轉內陷者。其弊由於不識古人急補之義也。

及治久病。邪氣膠固。反夾雜補藥。更有專補不攻。謂正氣充足。病自漸瘳者。殊不知邪氣盤踞於裏。補藥性力皆走裏而守中。其氣正與邪氣相值。不能與正氣相接也。往往使邪氣根株愈牢。堅不可拔。遷延不救者。其弊由於不識古人急攻之義也。大凡攻補兼施者。須詳虛處有邪。無邪為第一要義。虛處有邪。則補虛之藥不免固邪矣。此施治之最棘手者。古人補母瀉子之法。殆起於此。如肺氣既虛。而又有風熱或痰飲之實邪。此宜補脾而攻肺。不得補肺與攻肺並用也。

慾不可遏法宜疏肝健脾

腎主志。肝主怒。脾主思。凡肝熱鬱勃之人。於慾事每迫。不可遏。必待一泄。始得舒快。此肝陽不得宣達。下陷於腎。是怒氣激其志。氣使志不得靜也。肝以疏泄為性。既不得疏於上。而陷於下。遂不得不泄於下。泄之不止。腎精為肝風煽盡。而氣脫矣。治法酸涼辛涼清肝之燥。疏肝之鬱。而升發之。使不下陷。若不應者是脾虛不能升。載肝氣也。加健脾以託之。若以苦寒清心。心肝木火之邪。一齊下溜。搏於腎陰。愈令勃勃欲出矣。大抵兼升兼開。兼滋兼斂。而不可清降也。此證男婦皆有。若溼熱盛者。可加苦寒鹹寒以堅之。

讀醫隨筆卷五目錄

皖南建德周學海徵之甫著

方藥類

石膏性用

丹皮不涼 并桔梗

論遠志石菖蒲秦艽柴胡

斂降并用

斂散并用

桂枝正治吐血

暴病忌朮

調經安胎同藥之誤

讀醫隨筆 卷五 目錄

桔梗不能升散

仲景抵當湯丸大黃廐蟲丸

大黃瀉心湯是實則瀉子法

燥屎與宿食用藥不同

小兒乳食停滯

金銀薄荷湯下 金銀花薄荷湯下 金銀箔

娑羅果

小柴胡非治瘧正方

仲景方當分四派

阿片體性

當歸

青蒿桔梗柴胡澤瀉龍骨

讀醫隨筆 卷五 目錄

皖南建德周學海澂之甫著

方藥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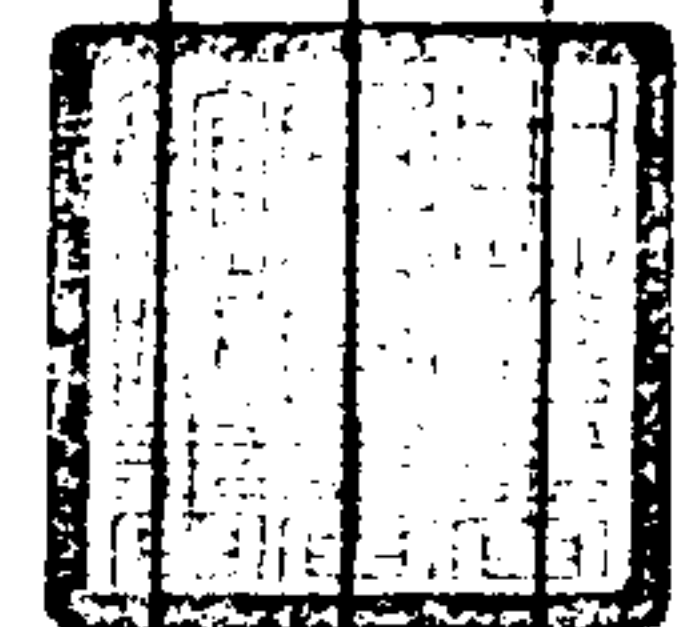
石膏性用

石膏性寒理直體重而氣清最清肺胃氣分之熱而自仲景青龍越婢方中用之後世釋本草者遂謂力能發表其說謂石膏理直故能疏表穿鑿極矣竊嘗深體此物必能利溼仲景方意蓋取其清熱利水也後讀河溪醫按又謂石膏能降胃中逆氣吳鞠通又以石膏半夏治痰喘其性用不皎然乎但生用則清熱之力勝熟用則利溼之力勝潔古增損柴胡湯用石膏治產後中風

讀醫隨筆卷五 方藥類

是又培土鎮風之藥矣陳修園金匱歌括中水氣篇杏子湯方下亦極論石膏質重性寒只能清肺胃鎮逆氣去內蘊之熱不能發外感之汗即或溫病有時熱氣亢逆肺葉焦滿不得運轉以石膏清之降之而肺氣遂滋潤而汗出者此亦非發散之功乃清滋之效也又療小兒急驚用生石膏十兩加辰砂五錢研極細末每服一歲至三歲一錢四歲至七歲一錢五分是石膏確為重鎮清痰之品少加辰砂借引導以達於心也又仲景薯蕷丸下云欲肥者加煨煌石膏是又能令人肥壯也何者以其合山藥大棗能清養脾胃故也

丹皮不涼 并桔梗



張石頑曰牡丹皮雖涼不礙發散也竊嘗丹皮辛羶異常能通行血分非性涼之藥蓋平而近溫者功用在歸芎之間而其氣沈降不致上僭故為良品

王孟英曰丹皮雖涼血而氣香走泄能發汗惟血熱有瘀者宜之又善動嘔胃弱者勿用此論已畧能不汨於臆哉按動嘔一層亦實有之但物性終非上升者降為用而斂散不同矣

論遠志石菖蒲奏芩柴胡

昔人謂讀書須從對面看此語最有意味遠志菖蒲書謂開心氣世遂凡於心虛之證皆避之如砒毒矣殊不知書謂開心氣者以其味微辛而力緩止能內開心氣不能外通膚表也不然如麻黃細辛桂枝者豈不大開心氣而何以書絕不言之以其力不止於此也若以此開心氣是病在心而藥力直致之膚表矣是不可也惟遠志菖蒲馴靜力緩者足當開心氣耳且心虛之病又各不同如陰虛心燥是心氣已不得陰以養之其開散已不可支豈可復以此開之如陽虛心氣為痰水所凌以致怔忡恍惚者非以此開散痰水心氣何由得舒若亦以棗仁五味滋之不益之閉乎秦芩柴胡退無汗之骨蒸此語出於東垣本不足據然揆其義亦不過以其苦能入骨辛涼微散能清泄鬱熱耳世遂謂其能發骨

讀醫隨筆卷五 方藥類

中之汗夫發骨中之汗者惟細辛獨活可以任之麻黃桂枝力迅氣浮尚且不能沈搜入骨而謂秦艽柴胡之苦辛涼降能透發骨氣致之於表而為汗其誰欺乎

斂降并用

凡治痢疾用白芍檳榔木香黃連者此數藥皆味極苦澆性極沈降者也。因痢疾是溼熱邪毒旁瀆腸胃細絡夾膜之中苦澆之味能吸而出之隨渣滓而俱下矣。故裏急後重用此等藥攻下穢涎而病愈者陽胃絡膜之濁氣洩盡也。若用大黃芒硝傷正留邪每至不救。若用栗壳烏梅固脫留邪多成休息。得其一而遺其一也。錢仲陽治小兒驚癇輕粉巴豆牽牛并用一斂一泄即攝讀醫隨筆卷五方藥類三

斂散并用

凡欲發汗須養汗源非但慮其傷陰亦以津液不充則邪無所載仍不得出也。故桂枝湯中用芍藥或更加黃芩麻黃湯中用杏仁或更加石膏。匪但意清內熱以為胃汁充盈邪乃有所附而聚聚乃可驅之使盡耳。故傷寒論有發熱自汗而病不愈以桂枝湯先其時發汗則愈者充其榮則衛不能藏奸也。張石頭曰凡患溫熱煩渴不解往往得水或服黃芩石膏等寒藥泱然汗出而解者腸胃燥熱力不勝邪寒清助胃生津故也。凡辛散之劑佐用甘酸皆此義也。小青龍之五味子大青龍之

石膏桂枝湯之白芍最可玩味。

桂枝正治吐血

桂枝是溫通血脈之為寒閉者吐血病中有一種腎寒而元陽虛者胃寒而中氣怯者皆令血脈不能通暢遂旁溢而妄行內經所謂血泄者是脈急血無所行也。其證得節即動遲速有定期如婦人月信者脈既不暢血盈即傾之而出也。每以桂枝為君治之應手輒效。章虛谷亦盛稱桂枝能通血脈之寒閉也。若咳嗽見血不因吐出者尤屬寒閉無疑而世人每謂桂能動血一見血證輒循例概禁用桂誤哉。

暴病忌朮

讀醫隨筆卷五方藥類四
傷寒論霍亂條理中丸後有臍上築築有動氣者去朮加桂。金匱水氣篇苓桂朮甘湯下有少腹有氣上衝胸者去朮加五味子。世謂動氣忌朮以朮能閉氣也。蓋動氣上衝者氣之不能四達也。寒水四塞腎中真氣不得旁敷而逼使直上故氣動也。桂枝細辛所以散水而通絡使氣旁達也。五味子所以斂肺而降逆使氣歸根也。若白朮能利腰齊結氣似於證無甚相違而不知腰齊上無結而忽利之是欲虛其地以受邪邪將固結腰齊上下格拒腎陽因之撲滅矣。且甘苦能堅能升津液不得流通氣機為之升提即有礙於桂枝細辛之功用也。故吾以為凡遇上吐下瀉以及心腹急痛痧脹轉筋暈眩

顛仆之急病。又或乾嘔咽隔噦呃之危病。皆以慎用白朮為宜。前人謂動氣難診於脈。當問而知之。亦不盡然。其脈當是圓疾如豆。丸丸不去。時上馳如矢也。

按動氣皆因氣行有阻。衝激而然。其動有微有甚。總是中熱下寒。腎寒肝熱。加以上有寒。閉其情更急。凡痰飲停積。以及素患疝瘕。時時衝動者。只是升氣相礙也。若誤汗誤下。誤吐。致氣從少腹上衝者。則防暴脫矣。若久病陽微。腎氣上越者。其勢更難挽回。前人指為肝腎氣絕。陰邪上犯。故動氣之暴發而危者。總由腎陽驟熄。水精不能四布。寒極化燥。如水成冰。其氣上逆。直欲凌犯君火之位。故也。人身亦如六合。此

讀醫隨筆

卷五 方藥類

五

時地與四維。氣皆閉塞。只得一線直上。辛能開腠。理通氣。致津液。故重用桂枝。細辛以開之。白朮之忌。蓋惡其濇津升氣也。汗吐下之禁。蓋惡其傷津損氣也。又按齒暴長為髓溢。濃飲朮汁即消。魏玉橫謂此即朮消腎氣之徵。非也。齒暴長者。肝腎溼熱太盛。火鬱風生。故靜者動也。朮能收攝溼邪。培土鎮風。風定故齒復其堅靜之本體矣。是鎮肝也。非消腎也。

調經安胎同藥之誤

世傳佛手散一方。即當歸川芎二味。謂專治胎動不安。生胎能安。死胎能下。將產又能催生。妊婦常服。可免半產。余十年前。即疑其理。無如世醫莫不信用。即名醫如

陳修園書中亦盛稱之。且間有用之得效者。然余究只敢用以催生。屢施有驗。未嘗肯用以安胎也。嗣讀某名家書。極論世以調經之藥安胎之謬。為禍甚烈。乃私幸先得我心矣。近日目睹其禍。爰取而論之。夫安胎本無定藥。亦視其婦之體質而已。既孕之後。體質無非血氣之寒熱虛實兩途。故丹溪謂白朮黃芩為安胎之聖藥。若亦舉此以明虛寒實熱之兩大端耳。然寒亦有實熱。亦有虛。總須辨明氣血為要。若氣寒血實。附子桂枝可并用。以溫氣而行血也。氣寒血虛。當歸川芎可并用。以行氣而補血也。若氣熱血實。則不免有脹滿衝激之虞矣。而可復以芎歸助熱而增實乎。氣虛血熱。更不免騰

讀醫隨筆

卷五 方藥類

六

沸躁擾。緩縱不任而下墮矣。而可復以芎歸耗氣而溫血乎。故氣虛血熱。胎動下漏者。急用甘寒苦寒。助以補氣生津。使血定而筋堅。力能兜舉。其勢漸緩。再看有無疑血於補。氣清熱劑中。畧佐行瘀便萬全矣。蓋人之子宮萬筋所細結也。筋熱則縱弛。寒則堅強。太寒則筋急而兜裏不密。氣散血漏。太熱則筋弛而兜裏無力。亦氣散血漏。今人之體。虛熱居多。故孕後服多洪滑數疾。若太滑或按之即扎者。多墮。以其氣熱而血虛也。余於婦科經產。深佩孫真人之訓。頗切講求。用藥不拘成例。總從氣血寒熱虛實六字上著想。而於脈象上定其真假。故病無遁情。治未或誤也。古人以桂枝湯為妊娠主方。

今人以四物湯為妊娠主方。真古今人識力不相及也。至謂胎產百病均以四物加味。極謬之談。而百口稱述。殊不可解。余見妊婦產婦外感。致成勞損者。皆此方加味之所致也。

桔梗不能升散

李東垣謂桔梗為藥中舟楫。能載諸藥上浮於至高之分。當時未曾分明甘苦。而推其功用。則當屬於甘者。若苦梗泄肺。是能泄至高之氣。不能升氣於至高也。近日著本草者。列其說於苦桔梗條內。謬矣。甜桔梗味甘而靜。能升發胃氣。故能解百藥毒。與葛根相近。後人又謂桔梗能開肺發表。此則甘苦皆無此功。且諸書并明言

讀醫隨筆

卷五 方藥類

七

咳嗽以苦梗開之。何也。彼蓋見苦梗中挾辛瀉之氣也。而孰知其辛不敵苦耶。故徐靈胎謂外感作咳。用桔梗麥冬清肺。便成勞損。可稱偉論。

仲景抵當湯丸大黃廔蟲丸

時醫無術。不議病而議藥。無問病之輕重。但見藥力之稍峻者。遂避之如虎。而不察其所為峻者。果何在也。故病之當用攻者。輕則桃仁桑皮。重則大黃芒硝。再重則寧用牽牛巴豆。而所謂廔蟲水蛭蟻蝻。則斷斷乎不敢一試。何者。其認病認藥皆不真。故但取輕者以模稜了事也。誤人性命。豈淺鮮耶。夫牽牛巴豆等藥。直行而破氣。能推盪腸胃有形之渣滓。而不能從容旁滲於

經絡曲折之區。以疏其瘀塞也。故血痺之在經絡藏府。深曲之處者。非抵當輩斷不為功。而誤用硝黃牽牛巴豆。直行破氣。是誅伐無過矣。且血痺而破其氣。氣虛而血不愈。痺耶。世之樂彼而惡此者。亦曰廔蟲水蛭有毒耳。牽牛巴豆獨無毒耶。竊以狂夫一得為天下正告之。曰。牽牛巴豆破氣而兼能破血者也。其行直而速。病在腸胃直道之中。而未及四滲。則以此下之愈矣。若血絡屈曲。俱有瘀滯。非廔蟲之橫行而緩者。不能達也。廔蟲止攻血。畧無傷於氣。且其體為蠕動之物。是本具天地之生氣者。當更能畧有益於人氣也。有氣則靈。故能屈曲而旁達也。海藏云。妊娠畜血。忌抵當桃仁。只以大黃

讀醫隨筆

卷五 方藥類

八

大黃瀉心湯是實則瀉子法

合四物服之。則母子俱可無損。而病愈。以胎倚血養。故不得以廔蟲破血太急也。然胎亦藉大氣舉之。若氣虛者。又不如抵當桃仁加補氣藥之為穩矣。

難經云。虛則補母。實則瀉子。此亦互文見義。以明補瀉有活法。不必專執本藏也。故常有實瀉母而虛補子者。仲景瀉心湯中用大黃。卻確是實則瀉子之義。是火為土壅。浮熱菟結胸中。致火氣不能遂其升降之用。發為喘滿痞結者也。補瀉母子。是因本藏不可直補直瀉。而委曲求全之法也。凡病須補瀉兼到者。不能一藏而兩施。補瀉也。則權母子而分施之。

燥屎與宿食用藥不同

燥屎為津液耗虛腸胃枯結而屎不得下是陽之有餘陰之不足也宿食為胃有寒溼水穀久停不化是陰之有餘陽之不足也故仲景用承氣治燥屎以芒硝清熱大黃潤燥而以枳椇推其氣使之下行若宿食不得熟腐必以乾薑豆蔻山查麥芽溫而化之矣近醫燥屎宿食不分每以山查麥芽治燥屎致愈堅而不得下以大黃芒硝下宿食每致洞泄完穀腸脫而死此等淺證尚不能辨治何以醫為

東垣以大便秘結為血中伏火此指常秘者言又有卒秘於春分前後者亦多因肝陽初升伏火乍動所致若

讀醫隨筆 卷五 方藥類

九

卒秘於秋分前後或夏月久旱暑盛之時則多屬肺氣虛燥之故暑燥既已開泄肺氣而汗多又傷津液加以口鼻呼吸亢氣遂致肺氣不足以下降津液不足以濡潤大腸是為肺移燥於大腸與血中伏火無涉吾每以沙參樓根各用兩許投之其效甚捷不待用血藥也

小兒乳食停滯

小兒乳滯或夾食或夾風寒乳為血質非尋常藥力所能攻古人用硃砂巴豆其意深矣今人不敢用吾每重用桃仁山查於劑中取效甚捷甚者加兵郎牽牛無不應手乃有不但敢用兵郎牽牛并譏山查桃仁之峻非小兒弱質所能勝者然則吾以山查桃仁殺人之小

兒不亦多矣乎有麪滯者加杏仁且吾家小兒一遇爽食即用京都萬應散此乃錢氏方內有牽牛巴豆輕粉硃砂每用輒效未見有損嗚呼小兒元氣幾何若不認證真切峻藥急治而畏怯嘗試遷延日久元氣漓矣即神丹其能救耶人謂小兒臟府弱不堪峻藥之攻刷吾亦謂小兒藏府弱不堪久病之蹂躪也只在認證真而已認證不真無論峻藥平藥皆能殺人

金銀薄荷湯下 金銀花薄荷湯下 金銀箔

錢仲陽小兒直訣方中涼驚丸五色丸後有金銀薄荷湯下之文他書引此每於金銀下加花字絳雪園古方選注真珍圓下有金銀花薄荷湯下此方出許叔微本

讀醫隨筆 卷五 方藥類

十

事方原書并無花字是花字之為妄增無疑矣凡此等方皆治小兒驚癇與大人痰厥諸病金銀之氣能鎮肝逆薄荷之氣辛散通絡義本昭然於花何與耶又顧頤經治驚牛黃丸方下有云加金銀箔五片攷箔薄古通用故敗脈之象有如懸薄即謂寬散如簾箔之懸也況金銀箔更因其形體之薄而立名其通用更不僅音之相近矣竊恐錢許方中不但花字衍文即荷字亦恐後人附會妄增耳第相沿已久不敢定斥為誤姑論而存之

後閱一年得讀全幼心鑑書中極論金銀入藥之誤謂薄荷家園葉小者名金錢薄荷銀字誤也此說雖

異而用意正與予同是讀書細心者也存以參攷

娑羅果

近有以娑羅果治心胃痛甚效其形如栗外有麤皮故俗或名天師栗此物來自西域古方少用本草不載惟近人趙恕軒本草綱目拾遺載之亦僅言治胃痛心疾而已嗣讀肘后方藥子一物方所言形象製法主治一皆與娑羅果合且言娑羅門胡名那疏樹子是字音正相近矣其主治於心腹痛外更治宿食不消癰疽疔腫毒箭蛇螫射工諸毒入腹難產及惡露不止不下帶下鱗齒各證外敷內服均無不效中國謂之藥子去外巖皮取中仁研細末用千金方第九卷治瘟疫以藥子二枚研末水服是皆前人之所未攷也娑羅樹今京都西山臥佛寺有之

讀醫隨筆 卷五 方藥類

十一

小柴胡非治瘧正方

世莫不以柴胡為治瘧正藥者以小柴胡湯能治寒熱往來之證也予嘗深思此方乃治寒熱往來之方非治瘧之正方也金匱以此方去半夏加栝樓以治瘧發而渴者又曰亦治勞瘧其大旨可見矣蓋瘧之正病乃寒溼傷於太陽暑熱傷於太陰二氣交爭於脊膂膜原之間而發也其治宜九味羌活加味又有痺瘧經謂陰氣獨絕陽氣孤行此暑盛於內微寒束於外津液耗竭而作也治宜白虎湯加味二者一寒一熱皆邪盛之正瘧

也小柴胡方中藥味是滋榮以舉衛必榮氣不足衛氣內陷榮衛不和寒熱往來之虛證始得用之人參甘草黃芩以益榮清熱柴胡半夏以提衛出榮姜棗以兩和之故人之勞倦傷氣中氣內陷津液耗竭衛氣滯於榮分而不得達者得之其效如神故曰治勞瘧也若近日

讀醫隨筆 卷五 方藥類

十一

暑氣上受入太陰之藏而內伏膜原外再新感微寒暑氣益下寒氣益上遂交爭而病作矣小柴胡慮其助寒不可用也若用於痺瘧又嫌其助燥矣近有見柴胡無效或病轉增劇不得其故妄謂用之太早引邪入裏又謂升散太過有傷正氣皆未得柴胡之性者也神農本草經柴胡功用等於大黃是清解之品其疏散之力甚微性情當在秦艽栝樓之間能泄肝中逆氣清膽中熱氣濁氣自唐以前無用柴胡作散劑者宋以後乃升柴并稱矣傷寒邪至少陽是大氣橫結而漸化熱矣故以此兼開兼降之劑緩疏之豈發散之謂耶

仲景方當分四派

昔人謂仲景傷寒方分三大綱曰桂枝曰麻黃曰青龍是也然此三方皆隸太陽何得以該全書之旨耶竊嘗反復傷寒一部其方當分四派桂枝麻黃葛根青龍細辛為一派是發表之法也理中四逆白通真武為一派是溫裏之法也柴胡瀉心白虎梔豉為一派是清氣分

無形虛熱之法也。承氣陷胸抵當化痰爲一派。是攻血分有形實邪之法也。其中參伍錯綜發表之劑有兼溫中有兼清氣有兼攻血清裏之劑有兼攻血有兼發表更有夾用溫裏者變化無方。萬法具備故學者但熟讀傷寒金匱方而深思之。有得於心如自己出自能動中規矩肆應無窮矣。

阿片體性

阿片味苦性斂。苦屬火而燥。走骨走血。斂屬金而急。行肺行膚。清中含濁。能束人之氣。縮人之血。氣初得束則勢激而鼓動有力。血初得縮則脈絀而周運無滯。筋節亦藉其束力。縮力頓覺堅強。故爲之神清氣爽而體健。

讀醫隨筆

卷五 方藥類

三

也。其能止痛亦以其能束氣而縮血故也。其性陰險。中有所伏。其毒力能變化人之血性。使血脈骨髓藏府之中。化生一種怪氣。其形如蟲。能使人之性情俱變。蓋性情隨氣血而變者也。蟲卽血中之靈氣也。氣血久束久縮。反被困而乏生機。故日久則氣短而音嘶。血變而色壞。其常苦燥結者。以血氣之熱力爲煙力所束。縮不得宣發而內積也。脫癮則氣弛而汗出血散而身寒。筋骨亦爲之緩縱而不收。甚至喘咳不止者。以氣血慣受束縮。一經鬆懈。遂渙散頹唐。無以溫裏而衛表也。治之必用苦燥斂急之品。合行血固氣之品。并能搜入骨髓。深隱之處。挾其伏氣。使其伏氣逐漸外泄。正氣日漸內充。

吐故納新。漸復常度。乃真斷癮也。常須謹慎。稍有忽略。卽易生病。而癮象復見矣。若氣血本虛。癮又深久。更難斷戒。是終身之苦也。

當歸

當歸。辛甘香。大溫。入肝。通行氣血。開結散鬱。壯肝胆。陽氣化。血脈寒痺。凡寒溼凝滯。筋骨疼痛。拘急不能得汗者。以此溫通之。性雖能潤。而血分虛燥。肝胃火沖。暈眩。嘔吐多汗者。忌與。以其溫升開散也。秦產甘。潤川產辛劣。亦能通督脈。達巔頂。以升陽氣。而辟陰邪。鬼魅。

青蒿 桔梗 柴胡 澤瀉 龍骨

青蒿。苦微辛。微寒。清而能散。入肝胆。清溼熱。開結氣。宣氣之滯于血分者。凡芳香而寒者。皆能疏化溼盛氣。癰之濁熱。及血滯氣虛之鬱熱。不宜。血虛氣亢之燥熱也。

讀醫隨筆

卷五 方藥類

四

卽茵陳。夏枯。苦梗。柴胡。秦艽之屬皆是。

苦桔梗。大苦甘辛而涼。能降能開。入肺。清熱散風。風火菴亢于上焦。故神農主兩脇脹痛。本草主咽痛。化斑疹。止咳。解溫毒。癰疽排膿。皆火邪菴結之病。宜用苦者。甜梗生津益氣。功近黃芪。而力較薄。

柴胡。苦寒。清降之品也。入肝胆。清結熱。降逆氣。疏理腸胃。溼熱止暈眩。嘔吐除脇脹。堅痠緩。并無宣發升騰之性。但氣清能燥。不能潤燥。則近於升散。故溼熱菴結者。宜之。陰虛火亢。未合也。其主寒熱往來。是疏理溼熱結。

氣之功能清疏營分之結熱不能開發衛分之表邪而世以治寒溼瘧失之

澤瀉辛麻苦寒入三焦膀胱迅逐水邪其辛麻能使三焦膀胱之細絡為之開疏而水得暢下故滲竅之力甚猛若無水邪即傷津液尤能泄命門真火下焦元氣夫陽虛水畜合桂耐用陰虛火熾合地黃用而桂附地黃不能敵其滲泄之力每用一錢且合山萸五味木瓜之酸收至三四劑即中氣不續下焦如開古謂過服損目正以腎津竭而肝氣陷也暫用少許以為導水導火之引子

龍骨土也而形色象木其味甘澇能收斂木氣清利土

氣故主肝氣犯胃木土相激氣逆不和諸證其鎮水邪安心氣皆平肝逆之功也健脾澇大腸皆益土制水之功也燥澇無潤大致水溼上泛者宜之

讀醫隨筆

卷五

方藥類

十五

讀醫隨筆卷六目錄

皖南建德周學海澂之甫著

評釋類

讀傷寒論雜記

讀內經誌疑五條

攷一日二十四時

釋左升右降

讀書須是篤信方能深入

舊案有敗證收功太速者

四因正義

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

讀醫隨筆

卷六

目錄

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

天氣清淨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則

日月不明邪害空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

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交通不表萬物命

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

成而登天

上古天真

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

藏腎氣獨沈

四氣調神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間六合

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

生氣通天

男子如蠱女子如怛 靈樞熱病篇

太陰藏搏者用心省真五脈氣少胃氣不平

陰陽結斜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

反仰其手

應天者動五歲而右遷應地者靜六替而環會

數動一代之病在陽之脈也洩及便膿血 諸過者

者陽氣有餘也為身熱無汗滑者陰氣有餘也為多汗身寒

折齒

或已發熱或未發熱 發熱惡寒發於陽無熱惡

寒發於陰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

內經寸口內外分配藏府

讀醫隨筆 卷六 目錄

秋傷於溼冬生咳嗽

與友條論讀傷寒論法

讀醫隨筆卷六

皖南建德周學海徵之甫著

評釋類

讀傷寒論雜記

三陰三陽者陽經為陽陰經為陰此以外言之也五藏為陰六府為陽此以內言之也在外者又以寒傷營在脈中者為陰風傷衛在脈外者為陽在內者六府又以胃為陽大腸為陰膀胱為陽小腸為陰膽為更陰也五藏又以肺為陽心脾為陰肝腎為至陰也內經以脾為至陰

讀醫隨筆 卷六 評釋類

三陽亦有裏證三陰亦有表證在表者無論陰陽多在足經見證在裏則手足俱有矣陽明承氣攻大腸非攻胃也豈有燥屎而在胃耶太陽抵當攻小腸非攻膀胱也膀胱果有畜血當如血淋而小便不利矣何得小便利而反大便黑耶且其證兼見昏昧譫妄如狂者心證也心與小腸脈絡相通故氣相通也

陶節庵謂傷寒至沈脈始分陰陽意謂邪在三陽之經者脈皆浮也至脈沈則有三陽之裏與三陰之經矣然浮而無力無神乃陰虛之極比邪陷於裏以致裏實者更屬危險張景岳重論此義最為有功正不得謂陰脈皆沈而浮必無陰也

三陰皆有吐利四肢逆冷證蓋邪入三陰非遽入藏也

必先動於府。寒邪在府。故變見諸證。若動藏。即死矣。靈樞曰。邪中於陰。則溜於府。是也。且吐屬胃。利屬大腸。四肢屬脾。故邪入三陰。最重脾胃。脾胃不敗。邪雖入裏。易治也。

膽為清淨之府。無出入。故禁三法。然所謂足少陽證者。以其經也。經氣豈無出入耶。若入裏。則不必在膽。而在三焦矣。三焦屬氣。雖不似抵當承氣之有形可攻。而升降調氣之法。於膽猶遠於三焦。最切。故大柴胡亦加入攻藥者。為三焦設也。故丹溪脈因證治。謂少陽禁三法。亦宜三法。

三陰下利。與陽明之燥實對看。三陰大便寒實。即為陰結。三陽下利。即為協熱。然則豈無寒利耶。曰。寒利。即三陰也。

外淫有六。而仲景以傷寒名論。方中行張隱庵必以三陰三陽屬於六氣。大謬。謂講明此書之理。即通於治六氣。則可耳。然自古及今。未見有此通人也。

傷寒邪在表。則分六經入裏。則亦分三焦。吳鞠通謂溫病分三焦。傷寒亦何獨不分三焦。是矣。而不言在表在裏。語欠分曉。

少陰一經。賅左右腎。為水火同居。寒邪與水合氣。而火為所抑。故脈沈細。但欲寐。陽抑而不得伸也。火抑而又常欲伸。故常有煩。欲吐之象也。或曰。少陰入裏。即通

於心。其心煩者。非即心證耶。不知寒邪果入心。必至昏迷不寤矣。何得尚有煩也。其心煩者。乃下元真火為寒邪所抑。不得抒發。但能一線直上。以擾包絡之氣也。

心不受邪。惟少陰一經不入。以手厥陰心包絡代之。包絡者。心之外宮城也。婦人熱入血室之證。即男子熱入心包之證。驗之屢矣。仲景於熱入血室。治以小柴胡。葉天士於此證。獨忌柴胡。非無見也。徐靈胎譏之。未免孟浪。細思此證。與小柴胡何涉。仲景此方。蓋治少陽之熱。感於心包者。熱入心包。身靜不欲動。神昏語。其邪氣實者。亦或躁擾如狂。皆熱證也。何以無寒入心包絡證也。蓋心包雖代心君受邪。究為純火之藏。與神明之主。只隔一間。若寒水賊邪上犯。必是火衰神去。其竄入

心藏。致人於死。頃刻間事。故中寒傷心之證。其死極速。不及施救。傷寒之邪。不及中寒之猛。不得遽入心包。必待化熱而後。薰蒸漸漬。同氣相召矣。故有熱入血室。無寒入血室。有熱入心包。無寒入心包也。非無也。有之則死。如吐利惡寒。身踈四逆。煩躁。即心陽之漸熄也。而況其卒中者耶。

大便閉結。亦有潮熱譫語。神昏不識人之證。全與熱犯心包無異者。以其皆是熱在血分也。當以脈辨之。心包熱者。左寸脈必緩而滑。大便閉者。右尺脈必長而實也。又少陰病。欬而下利。譫語者。以火劫汗故也。小便必難。

讀醫隨筆 卷六 評釋類 一 王

又傷寒脈浮以火劫汗驚狂起卧不安者救逆湯主之此二者皆強汗亡陽之證汗為心液心液虛不能養神故也大抵謔語總屬於心神迷亂之所致但有邪氣正在包絡者有邪氣感動包絡者邪之虛實不同病之微甚有別即如肝乘脾腹滿謔語寸口脈沈而緊名曰縱刺期門亦以邪氣有與心相感者也

傷寒傳經有此經之邪延及彼經者有前經之邪移及後經者合病併病皆邪氣實至於其經也更有邪在此經而兼見彼經之證者邪在陽經而兼見陰經之證者邪氣未入證何由見蓋人身經絡相通一氣相感雖有界畔終難板分如少陽病脈浮大上關上但欲眠睡合

讀醫隨筆

卷六

許釋類

四

目則汗此少陰心證也心氣不任少陽之疏泄而然也此氣之所感非邪由少陽已入心也他經此類甚多氣相感者大抵寒從寒熱從熱寒多感於肺腎熱多感於心肝所謂同氣相求也其與傳經證候虛實微甚之間自有辨別有先感而邪因傳之者有先感而邪亦終不傳之者前人於傳經之說刺刺不休皆未發明及此豈以淺不足道耶王勳臣極詆分經之謬是又但知氣之相感而未知有形之邪氣固各有界畔也
傷寒金匱中每為死證立方此義最可思
傷寒有證異而治同如自利不渴屬太陰自利而渴屬少陰皆用四逆溫之有證同而治異如陽明自利腹痛

者此內實也宜下之太陰為病下之則胸下結鞭矣究竟同者必有其所以同少陰渴而用四逆者以其小便色白下焦虛寒太陰不渴亦以其藏寒也異者必有其所以異腹痛宜下不宜下一能食一不能食也讀書須從此等處用心參校自有會悟然必先逐條熟讀方可如此否則拋荒本義彼此錯綜徒亂人意

嘗讀至真要論所謂勝至報氣屈伏而未發也因思凡治勝氣必宜顧忌復氣不可太過反助伏氣為患也不然復已而勝甯有止期耶傷寒諸方有寒熱合用酸辛酸苦並投者雖曰對證施治亦未始非顧慮復氣之微意也六經復氣少陽厥陰二經最甚內經所謂火燥熟

讀醫隨筆

卷六

許釋類

五

也又曰木發無時水隨火也汗則傷陽陰盛者寒起矣下則傷陰陽盛者熱生矣且或汗之而陽愈熾下之而陰愈深以汗藥多熱下藥多寒也大法如火勝治以鹹必佐以甘酸鹹者正治甘為子氣導其去路所謂寫之酸為母氣護其根基防本氣受制之太過也火之復為水甘以制水而酸又泄水矣故火淫所勝以酸復之王注云不復其氣則淫氣空虛招其損矣厥旨精微讀傷寒者必須透此
治病必求其本所謂本者有萬病之公本有各病之專本治病者當求各病專本而對治之方稱精切薛立齋一流專講真水真火特治公本者耳傷寒金匱乃真能

見病治病。故藥味增損。確切不移。讀者每於一方藥味。須一一從本證來源去路。本經虛實子母本氣標本勝復上。委曲搜求。確有見地。如自己出。他日自能獨出手眼。無俟扶墻摸壁。豈非快事。

凡讀成方。須先揣摩方前所列之證。再看方中藥味主對。如有不協於心。儘可擬改旁注。以俟異日攷正。傷寒金匱中。有許多今人不能遵用之方。向來注者。皆循例解說。甚或穿鑿。求深反淺。惟舒馳遠能。不諱所疑。然不自任不知。而必詆古人傳誤。未免訕上。

實則譎語。虛則鄭聲。然譎語亦有虛實。實者。陽明府實證。協熱下利證。熱入血室證。太陽畜血證。虛者。如過汗亡陽。過下亡陰。內經評熱論所謂汗出不衰。狂言失志者。皆是。乃五藏之津液。乾枯。藏體燥熱。神無所養也。經曰。津液相成。神乃自生。津虛故神憤也。鄭聲者。邪聲也。舊解謂鄭重也。尾聲重濁。此實也。非虛也。凡氣虛者。發語之始。其聲如常。及其中末。氣有不續。聲忽轉變。如他人語。不似其人。平日之本聲。故曰邪也。

六經篇首。皆列中風脈證一條。是藉以觀明傷寒之脈證也。蓋中風間有不挾寒者。而傷寒則必因於風。風力挾寒傷人。極重者為中寒。次為傷寒。輕即中風也。可見六經有中風表證。即皆有傷寒表證。陶節菴直中之說。詎為杜撰。況內經更有中陽溜經。中陰溜府之明文耶。

讀醫隨筆 卷六 評釋類 六

但風寒初傷。在經絡。雖屬於陰。在病氣。仍屬於表。其治法。總不外溫散。太陽篇中。六經初傷之證。具在。可按而攷也。

傷寒一病。初起多同於中風。死證多類於中寒。傷寒一部書。只有寒死證。無熱死證。白虎承氣。本非死證也。若溫病。則反是矣。

反字有數解。不應也。卻也。復也。如弱反在關。濡反在巔。只是語助。俗言卻也。當不能食。而反能食。乃不應也。始得之。反發熱。脈沈者。麻辛附子湯。謂既始得之。復有發熱表證。雖脈沈。亦宜汗法也。讀者當隨文生義。勿執一而例百。

讀醫隨筆 卷六 評釋類 七

傷寒全論外感。金匱亦有外證。不見一方用羌活者。何也。即風溼。亦只用麻黃薏苡附子白朮黃耆防己。

諸家皆言六經每篇有提綱。其後凡渾言某經病者。即某經提綱所列諸證也。然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若果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純屬陰寒。內證。可僅據脈浮。而用汗耶。此等更須參詳。讀書固不可執一而例百也。

寒極反寒。熱極反寒。此化氣也。真假勿淆。前人辨之矣。至於所以反熱反寒之故。訖無發明。若謂寒邪在內。而逼人身之熱氣於外。似於寒極反熱之義。未甚切矣。竊思寒極反熱者。若果外見面赤唇紅。尚是真陽外越。僅

一第1022 丹黃參日華全書第 2 反E句

可謂之假熱。惟外無熱象而燥渴索飲。漱水不咽。小瀉大秘。時下微瀉。此乃陰寒內結。微陽欲熄。不能運化。津液以潮於經絡。藏府所謂水冷成冰之寒燥也。此真反熱者矣。熱極反寒者。若因腠理開泄。衛陽不固。尙是正氣內怯。僅可謂之假寒。惟熱邪涌盛。奔逸於經絡。藏府之中。內外津液全爲灼乾。氣管全爲槁澇。熱邪奔迫不利。如人之疾趨而蹶者。壅積而不得回達。此真反寒者矣。前人於此等治法。每以回陽泄熱約畧立言。殊不知治假熱者。引火歸元。治反熱者。溫化津液。豈可同耶。治假寒者。生津益氣。治反寒者。生津泄氣。豈可同耶。假寒假熱爲虛氣之游行。猶有此二氣也。反寒反熱爲虛象。

讀醫隨筆

卷六

評釋類

八

之疑似其寒也。正其熱之極。其熱也。正其寒之極也。

讀內經誌疑五條

附攷一日二十四時
釋左升右降

難經脈例以一動爲一至。而脈經引扁鵲脈例以再動爲一至。此一人而兩例也。玉機真藏云。若人一息五六至。其形肉雖不脫。真藏雖不見。猶死也。此再動之例也。大奇論。浮合如數。一息十至以上。是又一動爲一至矣。此一書而兩例也。前人絕無辨之者。而林億轉疑玉機真藏爲誤文。何也。

營衛皆一日五十度周於身。而衛氣行篇所論人氣一刻在太陽。二刻在少陽。三刻在陽明。四刻在陰分。是四刻一周。不合其數。然其下文云。一十二度半。是半日之

度也。又明明一日二十五度。一夜二十五度矣。此必當時有以一日一夜二百刻紀數者也。前人絕無辨之者。而戴同甫轉疑靈樞爲衍文。何也。

經言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又曰陽從左。陰從右。而人身之氣。左右并行。絕無左右先後低昂之迹。然則何升何降耶。前人絕無辨之者。何也。

氣之運行於十二經也。雖各經之脈。左右各有一條。而氣之左右并行。卒無分於彼此先後也。乃脈度十六丈二尺。以手足之經。各具六陰六陽。分紀其數。然則果如所謂左升右降耶。果爾。則氣之行也。必有左右參差之迹矣。而三部九候論曰。上下左右之脈。相應如參春者。

讀醫隨筆 卷六 評釋類 九

病甚。相失不可數者死。是明明左右并行矣。此大可疑者也。而前人絕無疑之者。何也。

六氣之加臨也。少陰所在。其脈不應。理殊難通。若謂少陰君火不主令。則五氣足矣。何必虛設君火之位耶。至謂心君位尊。無爲而治。更屬荒謬。人身氣化之事。豈等於人倫之體制耶。六氣分主六年。一年之中。又分主四時。何以五氣皆應。此獨不應耶。且其脈不應。是絕無少陰脈象矣。何以又云少陰之至。其脈鈞耶。此大可疑者也。而前人絕無疑之者。何也。

攷一日二十四時

近泰西製時辰表。以一日夜分二十四小時。此乃近事。

且出外夷難證中國古書之義頃讀張潔古保命集近名劉河間書刻中卷煮黃丸條下言一時服一丸每日入河間三書中二十四丸自注云一日二十四時也夫一日既可析為二十四時獨不可析為二百刻乎此亦可以借證者矣一日一日夜也內經以日為晝故半日止得四分之一云

釋左升右降

會著左升右降論謂人身之氣本是表升裏降因左升氣盛右降氣盛故遂曰左升右降耳其論已列入證治總論文繁不復贅述至真要論少陰之復條有云氣動於左上行於右張石頑醫通勞倦門曾治一人遍身淫

讀醫隨筆 卷六 許釋類

十

淫如蟲行從左腿脚起漸次上頭復下至右脚脈浮滯而按之不足決其氣虛用補中益氣加味而愈由此觀之人身果實有左升右降之氣矣吾為此事行思坐想近取諸身遠揣諸物乃似微有所獲者夫人身之榮氣行於血脈之中矣宗氣行於動脈而外為呼吸矣獨衛氣之行於脈外者其道有二一在肌肉脈絡之外一在皮肉交際之間人身皮與肉交際之處有膜以橫絡其中皮肉之氣雖能相通而不能相從不獨人身為然凡萬物之體皮裹幹外其際莫不有隙衛氣之行於肌肉者日夜五十度與榮氣相應所行之道即衛氣行篇之所敘是也若皮膚之氣橫行皮裏以固護於大表其

度數與日月相應左升右降日夜一周若有痰溼以滯之則氣行緩而淫淫如蟲矣是左升右降者衛氣之在皮膚者也內經雖無明文而其理似有可通謹書所見待質高明

讀書須是篤信方能深入

百年以來經學家專講讀書得閒每執一卷未領真趣先求其疵遂以號于人而自矜有得矣此欺世盜名之術若醫者身命之事死生所關豈可以虛名了事哉不料丹溪作局方發揮以後此風滔滔不可止每著一書必痛詆前賢以為立名之地惟仲景不敢毀則遷怒于叔和識者見之真不值一笑也嘗謂胸中存一絲菲薄

讀醫隨筆 卷六 許釋類

十一

之心則心便不能入雖讀徧百家終無所得故讀內經即深信其為黃帝岐伯書讀難經即深信其為越人書讀傷寒金匱即深信其為仲景原文讀甲乙經脈經千金方翼方諸輯錄古書即深信其理法必有所授讀東垣河間潔古丹溪立齋景岳諸家即深信其學問必有所勝即庸庸至於馮氏錦囊沈氏尊生平心求之皆有至理如此久久豁然貫通自能臻于萬殊一貫之妙是從腳踏實地真積力久而得非從超穎頓悟浮光掠響而來自無明暗相兼得失參半之微矣孔子曰信而好古又曰篤信好學不篤信又焉能好學乎

舊案有敗證收功太速者

嘗讀前人醫案。有敘證迭見敗象。忽以一二劑挽回振起。三五劑即收全功者。此必非本元之真陰真陽有敗也。此必前醫誤藥。及病前有傷也。或傷於勞倦。或傷於憂怒。或傷於飲食。或傷於房室。正氣未及復元。而即生病。故病本不重。而似重。證本不敗。而似敗。敗證雜沓之中。必有一二緊要之處。未見敗形。若果元氣既敗。豈真醫能回天。藥能續命耶。所謂緊要之處者。脾胃居其大半。而各藏亦皆有之。前人醫案。多不能分別指出。但自誇功效而已。讀者須是覷破。

四因正義

朱丹溪擅改經文。竊未為安。今依經行義。頗覺通暢。雖改一字。增二字。皆協於本文。上下詞意。

讀醫隨筆

卷六 評釋類

主

攷於全書。確有證據。名曰正義。似當本旨。明者鑒之。

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明。是故陽因而上。衛外者也。

此合論天人。以起下文也。人有陽氣。如天之有日。與當作於二字。古若陽氣失所。則損折天壽。而不見其天命之本數矣。故天之運行也。以日光在上。而始明。人之有陽氣也。亦充因於上。不陷于下。始得周行衛外。不致為邪所侵也。因充積之義也。

因於寒欲當作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此下四節。皆言陽氣失所。不能衛外之病也。欲蓋效之訛也。靈樞曰。形寒寒飲。則傷肺。氣逆而上行。氣上

逆。故效也。如運樞者。言其效之連連不已。內動五藏。外振經脈也。若曰欲如運樞。則不致傷於寒。似與冬不按蹻之義不合。且與上下文氣不續。坐卧不甯。神采不定。其狀如驚狂者。然至真要論曰。寒氣大來。水之勝也。火熱受邪。心病生焉。心病則神散。故起居如驚也。久則大氣浮越。而為吐血咯血諸症矣。所謂風寒不醒。成勞病也。榮衛生會曰。血者神氣也。

而散。

此暑閉于內之症也。故知汗下當有不出二字。煩者。暑擾於氣也。氣擾則喘喝。靜者。暑陷于陰也。陰傷則

讀醫隨筆

卷六 評釋類

主

神明顛倒。而多妄言。是症也。體若燔炭。仍宜汗出。暑氣乃散。以其始因於汗。不出而暑鬱於內也。但體若燔炭。津液已傷。仍必出汗始散。則急宜養津之意。自在言外。或曰煩靜。即東垣動暑靜暑義也。動暑傷氣。故喘喝。靜暑中氣鬱而不宣。故多言也。亦通。

因於溼。首如裹。溼熱不攘。大筋繆短。小筋弛長。繆短為拘。弛長為痿。

此節丹溪所議。極是。溼則濁氣上升。頭重而神識不清。故如裹。久則化熱。不急攘除。則熱氣內燄。傷液而大筋繆短矣。溼氣外淫。而小筋弛長矣。夫溼熱者。發為痿。而拘急者。必因於寒。此乃溼熱亦有拘急者。

何也。熱內也。溼外也。大筋居內。小筋居外。在內者溼。不敵熱。則液燥。燥則縮矣。寒而拘急者。亦以其化燥也。寒熱不同。其燥一也。在外者熱不敵溼。則肉濡。濡則縱矣。大筋纒短。則屈伸不能。小筋弛長。則操縱無力。而合病為痿矣。

因于氣為腫。四維相代。陽氣乃竭。

此衛氣鬱滯也。血滯于藏。則為積。氣滯于藏。則為聚。血滯于身。則為痺。氣滯于身。則為腫。腫則四肢必有廢而不用者。則不廢者代其職矣。脊以代頭。尻以代踵。代之義也。四末為諸陽之本。有所廢而不用。久則陽氣必偏竭矣。非氣竭而死也。不曰不用。而曰相代。

讀醫隨筆 卷六 評釋類

古

者。痺氣走刺無定。彼此互易。非四肢全廢也。仲景曰。病人一臂不遂。時復轉移在一臂。是也。

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于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潰乎。若壞都。汨汨乎不可止。此言養陽者。宜調其形體也。形體煩勞。則血脈爭張。津液必有偏絕。屢犯而辟積。以至于夏。則陰精內竭。時火外迫。如煎而厥矣。辟積。即裝積。猶言零碎積累也。蓋煩勞偶犯。津液猶可漸復。惟屢犯不止。而至于夏。則內外合邪。變症作矣。目盲以下。煎厥證狀也。都。防也。凡中風卒倒。痰涎潮涌。腹中比水流波浪之聲。更甚。煎厥。由于陰虛。薄厥。由于陽實。煎薄二字可味。

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有傷于筋。縱其若不容。

此言養陽者。宜和其心性也。若大怒。則形與氣必相離。絕不相維矣。何則。怒則氣逆。而血隨氣升。亦菀于上。血氣相薄。上實下虛。其人必厥。薄者迫也。氣血併迫。經絡壅塞。而不通。故厥也。亦有不發為厥者。怒生于肝。肝主于筋。怒則血氣奔逸。火升液耗。而筋傷。筋傷則肌肉無所束。而形體縱大。若不容矣。此皆形氣離絕之證也。筋非骨會之大筋。乃散絡之筦。攝肌肉者。常有怒。罵。叫。號。以致頭面。附腫。四肢。痠軟。難動。如痿。廢者。見之。屢矣。氣復即愈。此形與氣絕。非死絕也。

讀醫隨筆 卷六 評釋類

古

經中言絕。義多如此。薄厥。見症于氣。筋縱。見症于形。陰陽應象曰。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即此義也。

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二臣六。偶之制也。

一三五七。二四六八者。品數之單。駢也。奇偶者。所以制緩急。厚薄之體。以成遠近。汗下之用者也。于品數之單。駢何與耶。品數之單。駢。于治病之實。又何與耶。制病以氣。數之單。駢。無氣也。蓋嘗思之。用一物為君。復用同氣之二物以輔之。是物性專一。故曰奇也。用二物一補一瀉為君。復用同氣者各二物以輔之。是兩氣並行。故曰。

偶也。君二而臣有多寡，則力有偏重，故亦曰奇。臣力平勻，則亦曰偶。推之品數，加多均依此例。此奇偶之義，不可易者也。舊解皆專指數之單駢，且曰汗不以奇，而桂枝用三，下不以偶，而承氣用四，以此為神明之致也，可為噴飯。

天氣清淨光明者也。藏德不止，故不下也。天明則

日月不明，邪害空^{上聲}。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

明雲霧不精^句，則上應白露不下，交通^句不表

萬物^句，命故不施^句，不施則名木多死。

天氣以清淨而成其光明者也。清淨謂無雲霧不精之

事。四時寒暑雨暘時若，守其常度而不失，故不下為地

讀醫隨筆 卷六 評釋類 六

氣所冒也。藏守也。德，常度也。不止，猶不改也。若天氣亢

於上，則日月不能明照，而邪氣充塞太虛矣。天明之明

作高明說，猶亢也。舊解謂大明彰則小明隱，夫天之明

即日月之明也。豈有日月不明而天獨明之事，且又何

所分於大小乎。天氣閉塞，不下交通，地氣上騰，蒙冒日

月如是者，天地不交，陽亢陰替，必見滿天雲霧，不化精

微，雲霧之精，即白露也。不能下而交通於地，不能旁敷

於萬物，表如表海之表，謂廣被也。命令也。當暘不暘，當

雨不雨，當寒不寒，當燥不燥，四時正令不能順施，有不

名木多死者乎。凡亢旱之日，夜必有雲，晨必無露，土燥

塵起，草木蒼乾，此人之所共知也。蓋人之身，身半以上

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地氣主之。升降不利，清濁不分，漸成上盛下虛之病矣。是皆白露不下，正命不施之患也。以白露譬人身，真陰義最可思。

成而登天 上古天真

成者，聖人之道成也。登天，即天位為天子也。鼎湖之事，乃秦漢諸儒附會之談。古無是說，豈可援為注釋。且果上昇矣，下文乃問於天師，句何以接得上。殊不知此即舜典乃命以位之義耳。

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

藏，腎氣獨沈 四氣調神

生氣通天論曰：肝為陽中之少陽，心為陽中之太陽，肺

讀醫隨筆 卷六 評釋類 七

為陰中之少陰，腎為陰中之太陰，脾胃為至陰。此五藏

陰陽本體之真氣也。與六經之三陰三陽，因人身左右

前後之部位起義者，迥不侔矣。上文逆春氣，少陽不生

逆夏氣，太陽不長，則秋當作少陰，冬當作太陰。上下文

義始貫，前人多忽畧讀過。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間，六合

之內，其氣九州九藏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

生氣通天

自古猶從來也。言從來所謂通天者，萬物生生之本，莫不本於陰陽。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充塞九州，而人在氣中，其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也。天氣，即

陰陽也王啟玄以其氣九州九竅為句既嫌穿鑿而吳鶴皋以自古通天者生為句之本本於陰陽為句無理特甚

男子如蠱女子如阻 靈樞熱病篇

阻者阻之訛也甲乙經引此作阻脈經有肝中風者令人嗜甘如阻婦狀是明明以阻為妊娠之稱矣謂妊娠則經阻不下也故妊娠之病曰惡阻謂惡作劇於阻婦也丹溪解為嘔惡以阻飲食者謬矣馬注徑作阻解攷字書無阻字揣其注意頗似阻字之義穿鑿極矣張隱菴起而正之宜也惜未見甲乙經耳 又見太素作阻尤非

太陰藏搏者用心省真五脈氣少胃氣不平

讀醫隨筆 卷六 評釋類 六

用心省真謂用心太過省其真氣也省即損字猶邪即斜字思慮不節則心之真陰為其所耗心為十二官之主而脾者孤藏以灌四旁者也主不明則十二官危脾有病則五藏不安脈經有曰憂愁思慮傷於心者其脈必弦故太陰藏搏者因用心以省其真脾不能輸精於五藏而五脈氣少不能為胃行其津液而胃氣不平也氣少與不平即氣不沖和而脈弦之義也舊說未安

陰陽結斜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腫

陰陽結為句謂尺寸皆緊也斜字為句謂脈形低昂即多陰少陽關前浮少關後沈多也大奇論所謂肝腎并沈為石水是也此陽虛陰結後世所謂單腹脹者故曰

少腹腫也前人每論單腹脹未嘗指為即石水注石水者亦未嘗言即單腹脹蓋因不知是石水故立單腹脹之名耳石者堅也冷也

反仰其手

脈經有脈深伏不見反仰其手乃得之之文前人不知反仰之義竟有解作覆手者殊不可通竊思此所謂伏非真伏也乃沈之極也凡診脈皆仰置其手反仰謂將腕高枕而手掌反折垂下於是筋脈為之牽引絀急而挺起矣故沈者亦外見而可診也

應天者動五歲而右遷應地者靜六暮而環會

此數語舊解皆未甚明晰其實乃極淺之語所謂應者讀醫隨筆 卷六 評釋類 九

主三陰三陽之六氣言也天地以干支言非司天司地之謂也應天者謂六氣之合於天干也如甲年起太陽行至五年必右遷一步而始復起太陽甲與太陽不復相值也故曰動應地者如子年起太陽行至六年臨午再六年而復臨子矣其數有定而無所參差也故曰靜天以六為節地以五為制周天氣者六暮為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為一周此謂天以地之六為節地以天之五為制互相節制而不得相值地周於天六暮乃備天終於地五歲已周二語乃明其不相值也不相值而相生相制變化其中矣故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為一周不及太

過斯皆見矣。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張景岳解得最好。二句亦無深義，只以明六氣，所以有二火之義也。

數動一代之病在陽之脈也。洩及便膿血。諸過者者陽氣有餘也。為身熱無汗滑。切之滑。

者陰氣有餘也。為多汗身寒。

前人多以此三句連讀，殊覺脈證不相屬。而下文諸過者亦嫌突起而無著也。予以上二句為一段，以下五字連下文諸過者讀。屬下滑瀉寒熱為義。其義即通評虛實論所謂腸澼下膿血白沫者。身熱則死，寒則生。脈滑則死，滑則生之義也。上二句前人亦未剖析透徹。夫氣之動於藏也，如弓弩之發。若裏脈有病，則氣初發之處，即為之阻滯。而脈之應指必軟弱矣。今其脈迫促而數，讀醫隨筆卷六。詳釋類

讀醫隨筆卷六

字

折齒

金匱備急丸方下有若口噤亦須折齒灌之之語。後世方書有謂口噤不得入藥者，打去一齒灌之。其義蓋本諸此。其實金匱之意，非謂打去一齒也。只是撬之使開耳。齒根上連於腦，內應於心。敲之即痛徹心腦。口噤本是心氣閉塞，若再使痛氣入心，不速之斃乎。或已發熱或未發熱，發熱惡寒發於陽無熱惡

寒發於陰發於陽者七日愈，發於陰者六日愈。此數語雖無深義，而有新感與伏氣之殊。前人辨論紛紜，讀之迄不能令人心意朗豁者，空談不切事情也。以

己身所未見，天下所必無之事，而大言不慚，強作解人，是何意耶。詳玩語氣，陰陽二字是指表裏之部分。非指風寒溫熱之氣化也。何者，其意是專辨傷寒。有此兩途，非兩辨傷寒溫病之異也。凡感于風寒而即病者，皆因發熱而始惡寒，未見有不熱但惡寒者。即初時爪尖畧形厥冷，不過片刻之事。臨診之時，必已發熱，豈得謂之無熱未發熱耶。惟伏氣之病，激於時令之氣而發者，或早惡寒而夜發熱，或夜惡寒而早發熱，更有遲至一日

讀醫隨筆卷六

字

以外者，以寒邪內伏。至春初陽氣當升，邪阻其道，二氣相爭，榮衛不通，遂見惡寒。待裏氣奮達於表，始見發熱。故發熱惡寒一時并見者，即已發熱之謂也。是新感風寒病起於表，故曰發於陽。無熱惡寒久乃發熱者，即未發熱之證也。是伏邪內動，病起於裏，故曰發於陰。凡伏氣之病發於裏者，有寒熱兩途。熱即寒邪久鬱而化熱者也。其人若真陰充裕，寒雖久伏不能化熱。若真陰不足，虛陽亢燥，遂發為春溫風溫之病矣。其初起皆不即發熱而治法之寒熱虛實迥異。仲景是專指伏氣寒病也。近人如葉天士、薛生白、王孟英輩，止知有伏氣之溫病而不知有伏氣之寒病，皆揣理而談，未嘗徵之

實事也。汪幼純所說汗病之事，即伏氣之寒病也。詳見第四卷證治類中。

兩愈字乃半面之詞。若至期不愈，即不可為矣。如辨脈云：表有病者，脈當浮大；今反沈遲，故知愈也。裏有病者，脈當沈細；今反浮大，故知愈也。千金方引此文而申之曰：若不愈者必死，以其脈與病不相應也。即此義也。愈非全愈也，只是邪氣至此當已盡頭，不能再進而可漸退也。六七兩字，前人見原文有陽數陰數之語，莫不滑口讀過，未嘗深攷其實。夫病之愈也，必藉於氣。六七數也，何與人身之氣耶？鄙見此當指人身之形層言也。劉河間曰：天地自太虛至黃泉，有六位；人身自頭至足，有六位。而胸腹之間，自肺至腎，亦有六位，是人身形層之表裏顯有六分也。故發於陰者，自裏而表，六日傳至極表而邪氣散矣；發於陽者，自表而裏，六日行至極裏為裏分。正氣所持，不得久留，越一日而邪氣始從二焦消散。故陽病轉比陰病多一日也。原文陽數七陰數六者，即以裏必行至六而邪乃衰，表必行至七而邪乃衰也。不然，陰陽之數四五八九皆是也。且五六尤有合於藏府之數，何獨取六七耶？

讀醫隨筆

卷六

評釋類

圭

內經寸口內外分配藏府

脈要精微論曰：尺內兩旁則季脇也，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內。

讀醫隨筆

卷六

評釋類

圭

以候脾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前以候前後，後以候後，上竟上者，喉胸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股膝脛足中事也。此固顯然寸口分配藏府之診法矣。其內外之義，有以浮沈解者，有以前後各半部解者，有以內外兩側解者，總之浮也前也，外側也，皆屬陽當以候府，沈也後也，內側也，皆屬陰當以候藏。而經文相反者，何也？嘗思之矣。外以候經絡之行於軀殼者也，內以候氣化之行於胸腹者也。如尺外以候腎，是候腎之經氣外行於身者也；尺裏以候腹，則指定腹內矣。左外以候肝，是候肝之經氣外行於身者也；內以候鬲，則指定鬲內矣。右外以候肺，是候肺之經氣外行於身者也；內以候胸中，則無與軀殼之事矣。左外以候心，是候心之經氣外行於身者也；內以候膻中，則直指心體之處矣。即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亦非以藏府分也。候胃，候其經氣之行於身者也；候脾，候其氣化功用之行於裏者也。又云：前以候前，謂關前候胸腹也；主陽明衝任後，以候後，謂關後候脊背也。主太陽督脈，是推廣上義以寸關尺三部之正位為脈之中段，以候身之中段矣。上竟上者，喉胸中事；下竟下者，少腹股膝脛足中事也。是更推廣於寸之上尺之下，以分候軀殼之極上極下矣。人之一身，四維包中心，故以內外言之，兩頭包中段，故以上下言之，兩面夾中間，故以前

後言之可知寸口之部位其分配有三一以浮沈候表裏也一以關前關後候身之前後也一以寸上尺下候身之上下也李士材以內外為前後各半部謂藏氣清故居上府氣濁故居下此不但自古無人用此診法也即士材亦豈能據此為診乎且胸膈高腹又何能專指以為府乎尺內謂尺之正部也兩旁字與下文竟下之下字同義謂兩尺之後也不在正位故曰旁也非兩側之謂季脇即賅在少腹腰股之中者也經先提而言之者蓋古人診脈下指是先定尺部再取關寸故曰中附上上附上非如後世有高骨為關之說先取關而後定尺寸也膈中者心體四旁之空處在肺葉所護之內讀醫隨筆卷六評釋類

也胸中者肺前空大之處皆是也經意蓋即以膈中為心胸中為肺高為肝腹為腎矣六府各從其藏也而三焦之空處亦舉賅於其中於此徵經文措詞之靈而密秋傷於溼冬生咳嗽

喻嘉言改秋傷於溼為傷燥在喻氏不過借證秋燥之義而擅改經文則謬矣夫溼非燥之訛也素問水熱穴論曰秋者金始治肺將收殺陰氣初勝溼氣及體蓋四時五行之遞嬗也惟土溼與金清相遞太急溼令未衰而清斂之令已至故其始溼雖盛而氣外散也及秋而溼乃斂入體中矣及冬而陽氣又入矣陽溼相激故咳嗽也若是傷燥秋即當嗽不待冬矣其所製清燥救肺

湯亦治秋燥非治冬咳之燥也燥為次寒其氣屬金其象為乾為堅為降為清析為鋒利皆金之正令也若熱燥是挾火在內與寒燥相對待不專於金也喻專以熱言燥則水澤腹堅又何以說之

與友條論讀傷寒論法

傷寒非奇病也傷寒論非奇書也仲景據其所見筆之於書非既有此書而天下之人依書而病也其三陰三陽轉變之處前人往往詞涉硬派一似暗有鬼物指使邪氣如何傳法并不得如何傳法讀者須消去此等臆見每讀一段即設一病者於此以揣其病機治法而後借證於書不得專在文字上安排

讀醫隨筆卷六評釋類

第一須辨傷寒為何等病此本四時皆有之病也但三時多有挾溫挾溼挾燥挾風之異其氣不專於寒其膚腠疏鬆初傷即兼二三經再傳而六經已徧惟冬時腠理固密寒邪必先傷皮膚以漸深入故謂三時傷寒治法不同則可謂三時無傷寒則不可仲景是專論冬時傷寒惟即病於冬與遲病於春中多相間錯出未曾分析其遲病于春者亦係專指寒病未及化熱者與內經冬傷于寒春必病溫之旨不同前釋發陰發陽篇可參於深求今日感寒今日即病固即病也上月感寒下月始病亦常有之事謂之伏氣可也謂之即病可也豈得有一言伏氣便

第二須辨論中寒熱二字為何等氣寒者天地之邪氣

也。熱者人身之正氣也。為寒邪所束。不得宣發。鬱結而成。與寒邪是兩氣。非寒能化熱也。與溫熱病傷於天地之熱邪者不同。寒邪既散。即當陽氣伸而熱解。其有不解者。正氣久困。經脈凝滯。不能自運。抑或誤治使然。

第三須將傳字看得活。非邪氣有脚。能自初中轉變。步伐止齊也。病證變見何象。即為邪傷何經。如少陽主行津液。津液灼乾。即少陽證。陽明主運渣滓。渣滓燥結。即陽明證。讀者須思。何以頭痛嘔吐。暈眩脇脹。何以大便秘結潮熱自汗。不得渾之曰邪入少陽。故爾也。邪入陽明。故爾也。當在氣化上推求。不得專在部位上拘泥。

第四須辨初傷有三陽。有兩感。有直中。太陽行身之後。讀醫隨筆 卷六 評釋類 三

而主表其時。陽明少陽。決無不傷。內經曰。中於項則下太陽。中於面則下陽明。中於頰則下少陽。中於陽則溜於經。中於陰則溜於府。即仲景所敘太陽中風。鼻鳴乾嘔。豈專太陽。但邪在大表。治法不外麻桂葛根。故不必多立名色。兩感直中。皆因其人陽氣之虛。或邪氣之猛也。太陽少陰。陽明太陰。皆有兩感。少陽厥陰。兩感殊少。直中亦然。少厥兩感。即陽氣茂矣。直中與兩感不同者。兩感是一陰一陽同病。其邪相等。直中是邪甚于陰也。其陽亦斷無不傷。但陰分之病。較兩感為急。第五須識傷營傷衛。不能判然兩途。仲景風則傷衛。寒則傷營。只畧敘於麻黃證中。不過分析風寒所傷之偏。

重如此。其意側重在寒。是申說非平說。況夫中風脈緩自汗。汗即營也。營液外泄。桂枝湯是充助營氣之劑。傷寒脈緊無汗。是衛氣為寒所拘。麻黃輕迅。是過營透衛以開表。其力正注於衛。何得謂風傷衛不傷營。寒傷營不傷衛。更何得以此劈分兩大綱。按冬月腠理閉密。寒邪以漸而深。初傷皮膚。只在氣分。此時發之。不必得汗。其邪自散。次傷肌肉。乃在津液。邪與汗俱。汗出邪退。次傷經脈。乃入血分。既入經脈。則或竄筋骨。或潰三焦。而據藏府。亦有已及筋骨。而仍未入經脈之中者。故三陰亦有表證。可汗也。既入經脈。必連藏府。非可專恃汗法矣。其未入經脈時。所稱太陽病。陽明病。少陽病。及三

讀醫隨筆 卷六 評釋類 三

陰病者。只是三陽三陰之部。非經也。與第二卷三陰三陽名義篇參看。第六須辨寒熱傳化之機。初傷固總是寒。日久有寒邪內陷者。是其人本內寒也。有寒去熱不解者。是其人陰不足也。寒邪內陷必下利。即所謂陰傳太陰也。其實即陽明之下陷耳。繼即少陽之氣陷。繼即少陰之氣陷。至厥陰肝氣亦陷。無復生機矣。始終總不離乎下利。若利早止于厥陰未陷之前。即不得死。止于厥陰已陷之後。息高時。冒陰氣竭矣。熱氣不解。必秘結。必自汗。即所謂陽傳陽明也。此時太陰之津液。必已虧矣。治之失法。而少陰之精。又虧。厥陰之血。又虧。始終總不離乎秘結。非邪至陽明。即無復傳也。總不離乎陽明耳。

第七須識傷寒溫病始異終同之說不可執也此只說得熱傳陽明一邊其寒傳太陰迥乎不同傷寒有寒死證無熱死證陽明內實非死證也其有死者皆由誤治若溫熱病則有自然一成不變之熱死證

第八須識合病併病之中有真假之不同前人分別合病併病語多牽強當是兩陽同感謂之合病由此連彼謂之併病更有邪氣未及彼經而彼經爲之擾動者其見證必有虛實之不同如素胃寒者一傷于寒即口淡即便滑素陰虛者一傷于寒熱氣內苑即喘喝即口渴豈真邪傳陽明太陰耶但散其寒諸證即廖亦有暑須兼顧者必其內虛之甚預杜邪氣內陷之路也

讀醫隨筆 卷六 許釋類

天

第九須求寒熱氣化之真際六經傳次本不必依仲景篇次也無如前人越經傳表裏傳等語說得過泥并未靠定各經切發其所以然如少陽主經脈之津液經脈灼乾即見少陽證太陰主腸胃之津液腸胃灼乾即見太陰證陽明主腸胃之渣滓渣滓燥結即見陽明證厥陰主筋脈之津液筋脈枯索即見厥陰證少陰主下焦之氣化津液津竭氣散即見少陰證此從熱化也從寒化者陽氣不足而下泄寒水淫溢而上逆總是何藪受傷即何經見證

第十寒化熱化各視本體之陰陽虛實此語淺而極真論中誤汗後有爲內寒者有爲內熱者誤下後亦有內

寒者有內熱者若執過汗亡陽過下亡陰之例便不可通故讀者以隨文生義爲貴夫六經乘虛而傳寒熱隨偏而化也

第十一須知表裏之說有形層之表裏有經絡之表裏有藏府之表裏有氣化之表裏形層即前所謂皮膚肌肉筋骨所謂部分也邪在三陰之部裏而仍表仍宜汗解邪入三陽之經表而已裏只有清化即和解也少陽半表半裏亦有數解以部位言則外在經絡而內連三焦也以氣化言則表寒未清而裏熱已盛也總是氣化燥結之象與第四卷少陽三禁篇參看

第十二須知手經足經并無分別足經部位大邪氣在表尙在經脈之外其氣是一大片故見足經證邪入經脈之中反多見手經證矣大抵足經證見者多在軀殼之外手經證見者多關藏府之中足證有在經者手證絕少在經也經者身形之事也藏府者神明氣化之事也

讀醫隨筆 卷六 許釋類

天

第十三須知三陰三陽只是經絡表裏之雅名於藏府氣血之陰陽不相涉也若謂邪入三陽即爲傷陽邪入三陰即爲傷陰則差矣內經心爲太陽肝爲少陽肺爲少陰腎爲太陰脾與六府爲至陰此以氣血清濁言之今人已不講其實各經各藏各府之中各有陰陽此說甚長細讀內經自能辨之

第十四讀書須知闕疑論中敘證有極簡者有極繁者有方證不合者有上下文義不貫者一經設身處境實在難以遵行安知非錯簡脫簡耶不必枉費心機以俟將來之閱歷即如少陽陽明合病自下利者黃芩湯太陽誤下利不止者此協熱利也承氣湯此必內有伏熱

三焦腸胃穢氣鬱濁頗似溫病之發于伏邪者于傷寒自利及誤下而利者殊不合格又太陽誤下結胸正宜兼開兼降以宣內陷之陽而開邪氣之結乃反用甘遂

巴豆以重泄之是以一誤為不足而又益之也又太陽陽明合病自利者葛根湯不下利但嘔者葛根湯加半夏既不下利何以仍用原方是原方只治合病并非治

讀醫隨筆 卷六 評釋類 三

下利也前文何必特署下利字樣此類宜詳思之前人只說三陽合病皆有下利絕不說合病所以下利之故此之謂半截學問

總之讀傷寒論只當涵泳白文注家無慮數十以予所見二十餘種皆不免穿鑿附會言似新奇莫能見之行事鄙見只當分作四層曰傷寒初起本證治法曰傷寒

初起兼證治法曰傷寒日久化寒并誤治化寒證治曰傷寒日久化熱并誤治化熱證治其霍亂風溼食復勞復以雜證附之再參之陶節菴書及各家論溫熱書互

和考證庶於讀書有條理而臨診亦可有徑途矣蓋經脈部位與夫形層表裏淺深之事固不可不講而究不

可過執也著力仍在氣化上此書在唐以前已非一本其章節離合本無深意讀者只應各就本文思量不必牽扯上下文積久自能融會貫通

讀醫隨筆 卷六 評釋類 三

讀醫隨筆 卷六 評釋類 三

原缺第十三十五共三卷己卯初春信上元宗氏感
本煩夏玉如女士影抄補足宗氏印在後板已漫
漶如影抄本中仍有闕疑二字三月初一裝成
景葵記



重刊養生延壽諸書引

昔察菴周守忠編集養生延壽

諸書其示人之意至詳盡矣年

遠書亡世無傳者學道之士良

可歎焉迨我

國初藩府雖有刻本柰何字跡微若

粟粒中間多所模糊不便於覽者

每欲易書重刻以事繁劇轉心

間得鄉貢進士沈澂文困者慨

然肯為親書不弥月果得錄出

見示余喜其字畫踈朗遂以所

錄本僦工鋟梓以傳用為四方

好事君子脩德造道萬一之助

云時

成化甲午益秋文林郎鄉貢進

士知錢唐縣事樵陽謝頰謹識

養生類纂卷第一

察 卷 周 守 中 纂集

養生部

鄉貢進士錢塘縣知縣推陽謝頌校正重刊

總叙養生上

夫人稟二儀之氣成四大之形愚智貴賤則別好養貪生不異貧追者力微而不達富貴者侮傲而難恃性愚者未悟於全生識智者或先於名利自非至真之士何能保養生之理哉其有輕薄之倫亦有矯情冒俗口誦其事行已遠之設能行者不踰晦朔即希長壽此亦難矣是以達人知富貴之驕傲故屈迹而下人知名利之敗身故割情而去欲知酒色之傷命故量事而擲節知喜怒之損性故豁情以寬心知思慮之銷神故損情而內守

養生類纂卷之一

知語煩之侵氣故閉口而忘言知哀樂之損壽故抑之而不有知情欲之竊命故忍之而不為若加之寒濕適時起居有節滋味無爽調息有方精氣補於泥丸魂魄守於神保氣吐故納新嗜慾無以干其心邪淫不能惑其性此則持身之上品安有不延年者哉云笈七籤

形者氣之聚也氣虛則形羸神者精之成也精虛則神悴形者人為萬物之最靈神者生也天地之大德最靈者萬物之首大德者為天地之宗萬物以傳育為先天地以清淨是務故君子養其形而愛其神敬其人而重其生莫不稟於自然從於自在不過勞其形不妄役其神而已

夫人只知養形不知養神不知愛神只知愛身殊不知形者神之車也神去即人死車敗則馬奔台然之至理也

五色重而天下夾珠玉貴而天下勞幣帛通而天下傾是故五色者陷目之錐五音者塞耳之推五味者截舌之芥同上

譙國華陀善養生弟子廣陵吳普彭城樊阿授術於陀陀嘗語普曰

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人身常搖動則穀氣消血脉流通病不生鬱滯戶樞不朽是也同上

人所以得全生命者以元氣屬陽陽為榮以血脉屬陰陰為衛榮衛常流所以常生矣亦曰榮衛榮衛以榮華氣脈如樹木芳榮也

榮衛臟腑受護神氣得以經營保于生路又云清者為榮濁者為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晝行於身夜行於腋一百刻五十周

至平旦大會兩手寸關尺陰陽相貫常流如循其環始終不絕

絕則人死流則人生故當運用調理愛惜保重使榮衛周流神氣不竭可與天地同壽矣元氣論

樹衰培土陽衰陰補之青元氣慎莫失度註云無情莫若木木至衰朽即墜土培之尚得再榮又見以嫩枝接續老樹亦得長生却

為步嫩用意推陽衰陰補是亦宜介衰陽以少陰補而不失取其元氣津液引於我身即顏復童矣童女少女正氣未散元和統一遇之修煉其功百倍切忌自己元氣流奔也 出羅公遠

三峯歌

人之情性為利欲之所敗如冰雪之曝日草木之沾霜皆不移時而消壞矣冰雪以不消為休而感暑移其真質木以不凋為質而大寒奪其性人有以視之命而嗜欲滅其壽若能導引盡理則長固極保聖要

神者氣也降之於天魂者魄也經之於地是以神能服氣氣能食味氣清則神爽形勞則魄濁服氣者綿綿而不死身飛於天食味

者混混而祖形歸於地理之自然也同上

專精養神不為物雜謂之清友神服氣安而不動謂之靜制念以定

志靜身以安神保氣以存精思慮兼忘其想內視則身神並一

身神並一則近真矣仙經

有者因無而生形者須神而立故有為無之官形者神之宅莫不全

宅以安生修身以養神若氣散歸空遊魂為變火之於燭燭靡

則火不居水之於堤堤壞則水不存魂勞神散氣竭命終矣同

我命在我不在於天但愚人不能知此道為生命之要所以致百病

風邪者皆由恣意極情不知自惜故虛損生也譬如枯朽之木

遇風即折將崩之岸值水先頽今若不能服藥但知愛精節情

亦得一二百年壽也同上

夫靈氣含靈惟人為貴人所貴者蓋貴於生生者神之本形者神之

具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斃若能遊心虛靜息慮無為候元氣

於子候時道引於閑室攝養無虧則良藥則百年壽壽足常

分也如恣意以耽声色役智而富貴得獲榮於懷抱操履未

能自遣不拘禮度飲食無節如斯之流寧免天傷之患也養生

延年祿序

人生而命有長短者非自然也皆由將身不謹飲食過差淫泆無度

忤逆陰陽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故不終其壽也

五穀充飢體而不能益壽百病叢生疾延年而不能甘口充飢甘口者

俗人之所珍也口延年者道士之所宜也

百病橫多由飲食不節也

可廢之一日為益六分為患 同上

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無過勞食無過虛去肥體節酸醜以虛損

喜怒除馳逐慎房室武氏行之有效同上

人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理常壽一百二十歲不得此者皆傷

之也少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復微加藥物可得四百八十

歲同上

養壽之法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

重衣厚褥體不堪苦以致風寒之疾厚味脯腊醉飽飲飲以致

聚結之疾美色妖麗質妻盈房以致虛損之禍淫聲哀音怡心

悅耳以致荒耽之感馳騁遊觀弋獵原野以致荒狂之失謀得

戰勝無弱取亂以致驕逸之敗蓋聖賢或失其理也然養生之

具譬如水火不可失適又為害耳同上

喜怒損志哀感損性榮華惑德陰陽竭精神學道之大忌仙法之所

疾也雖還精胎息僅而補之內虛已徹猶非本真真語

善攝生者卧起有四時之早晚與居有至和之常制筋骨有偃仰之

方開邪有吞吐之術流行營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

之要忍怒以養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草木以救虧飲服

金丹以定不窮養性之道蓋於此矣禁忌篇

食能排邪而安臟腑神能爽志以資血氣攝生者氣正則味順味順

則神氣清神氣清則合真之靈全靈全則五邪百病不能干也

故曰水濁魚瘦氣昏人病夫神者生之本本者生之具大用則

神勞大勞則神疲也攝生月令

食穀者智思聰明念石者肥澤不若講鍊五色食也食長者延年不

死食元氣者地不能埋天不能殺是故食藥者與天地相配日

月並列神農經

少不勤行壯不競時長而安貧者而寡欲開心勞形養生之方也

或疑者云始同起於無外終受氣於陰陽載形魄於天地資生長於
 食息而有愚有智有強有弱有壽有夭天耶人耶解者曰夫形
 生愚智天也強弱壽夭人也天道自然人道自己始而胎氣充
 實生而乳食有餘長而滋味不足壯而声色有節者強而壽始
 而胎氣虛耗生而乳食不足長而滋味有餘壯而声色自放者
 弱而天生長全足加之導養年未可量大有經
 夫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斃神形早衰
 欲與天地並久非所聞也故人所以生者神也神之所託者形
 也神形離別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返故乃聖人重
 之夫養生之道有都領大歸未能具其會者但思每與俗交則
 閣踐勝轍獲過半之功矣有心之徒可不察歟太史公司馬論
 世人不終者壽咸多夭歿者皆由不自愛惜忿爭盡意邀名射利聚

養生類纂卷之一

五

毒攻神內傷骨髓外之筋肉血氣將無經脈便壅內裏空疎惟
 招衆疾正氣日衰邪氣日盛矣不異卒滄波以炷燭火頽華岳
 而斷消流語其易也甚於茲矣名醫叔病論
 晝無事者夜不夢張道人年百數十甚翹壯也云養生之道莫久行
 久坐久卧久聽莫強食飲莫大醉莫大怒莫憂莫大夜思此所謂
 能中和能中和者必久壽也慎子
 人生大期百年為限節護之者可至千歲如膏之用小柱與大耳衆
 人大言而我小語衆人多煩而我少言衆人憚暴而我怒不
 以人事累意不修君臣之義淡然無為神氣自滿以為不死之
 藥天下莫我知也無謂真天知人情無謂神味神見人形心
 言小語鬼神人声犯禁滿于地收人形人為陽善正人報之人
 為陰善鬼神報之人為陽善正人治之人為陰善鬼神治之故

天不欺人依以影地不欺人依以響養生延命錄
 氣者身之根也魚離水必死人失道豈存是以保生者務修於氣愛
 氣者務保於精精氣兩存是名保身延陵君修養大畧
 修身之法保身之道因氣養精曰精養神神不離身乃常健太上老
 君說內丹經
 眼多視則貪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溢賊心多歸則奢侈未有
 用此四多而天下成治者也仙傳拾遺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
 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自故去彼取此老
 道者氣也。室氣得道長存。秘者精也。室精則神明長生。精者川脈之
 川流。守骨之元神。精去則骨枯。骨枯則死矣。是以為道者務室
 其精。太平御覽

養生類纂卷之一

六

至道之精。窮冥冥至道之極。昏昏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
 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於形。無搖於精。乃可以長生。自無所見耳
 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守形。形乃長生。莊子
 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憺矣。平易恬憺則憂患不能入。邪
 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同上
 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同上
 目欲聽也。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
 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
 日而已矣。夫天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
 之間。忽然無異。驥驥之馳。過隙也。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
 皆非通達者也。同上
 疑心虛形。內觀洞房。抱玄念神。專守真一者。則頭髮不白。老者更賢

未有以百思纏會寒熱破神營此官務當此風塵口言凶吉之會
身排得失之門衆憂若是萬慮若此雖有真心為不篤抱道不行
握空不用而自然望頭不白者亦希聞也真諦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面者神之庭髮
者齒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所以精元內喪丹精損竭

也精者體之神明身之空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所以老隨
氣落老已及之同上

虛妄者德之病華術者身之穴滯者失之首恥者體之蓋造此四難
然後始可以問道耳同上

為道當令三關恒調是根精固骨之道也三關者口為天關足為地
關手為人關謂之三關三關調則五藏安五藏安則舉身無病

同上

夫可久於其道者養生也常可與久遊者納氣也氣全則生存然後
能養至養至則合真然後能久登生氣之二域望養全之寂寂

萬物玄黃盡假寄耳豈可不勤之哉氣全則辟鬼邪養生則辟
百害入軍不逢甲兵山行不觸虎兕此之謂矣同上

衰年休羸多為風寒所乘當深願養此無事上味玄元極守絳津
休寐至達心所內觀屏疲方累蕩灌他念乃始近其門戶耳苦

憂累多端人事未省雖復靈空洞存心淡泊纏綿亦弗能達
也漁陽田豫曰人以老馳車輪者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

是罪人也以此喻老耆好行乘肩荷負者為覺耳若今能悟
不復行者則立命矣如其不爾則亦與之階可與心共議耶明

禮年七十懸車懸車者以年薄虞淵如日之亥休氣就損神使方落
不可復勞形軀於風塵役方寸於外物矣同上

養生類纂 卷一

夫學道唯欲默然養神閉氣使極吐氣使微又不得言語大呼喚令
人神氣勞損如此以學皆非養生也同上

夫學生之道當先治病不使休有虛邪及血少腦減津液穢滯也不
先治病雖服食行氣無益於身同上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
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百事傾

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比緒年或可以及此言出亢倉
子註云營營運動不息也緒終也全形抱生不運思慮虛心冥

寂道自居之若此 年可及此言也

水之性清吐者扣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扣之故不得壽扣亂
也人性壽者為外物所亂使不終天年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

代之感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是故聖人之於声色滋
味也利於性則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同上

導筋骨則形全翦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同上

夫香美醃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曼理皓齒悅情而損精故云泰
甚去泰身乃無害韓非子

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已
文字

夫喜怒者道之衰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生之
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暗驚怖為狂憂悲焦心疾

乃成疾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神明者得其內得其內者
五臟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同上

學道之人聊且均調喜怒之情雖有喜勿至盪動湛然之性雖有怒
勿至結滯浩然之氣出耄耆餘書

養生類纂 卷一

遣妄情如刀之伐樹非一斧可倒求真理如食之充腸非一口可飽
修道積功大率如此同上
灌園所以養蔬也驅禽所以養果也養生之士豈不矜養蔬養果之
人乎較其理之輕重何如哉同上

養生類纂卷第一

第九

養生類纂卷第二

案 周 守 中 纂集

鄉貢進士錢塘縣知縣樵陽謝頌校正重刊

養生部

總叙養生中

養生大要一曰齋神二曰愛氣三曰養形四曰導引五曰言語六曰
飲食七曰房室八曰及俗九曰醫藥十曰禁忌過此以往義可
略焉養生集叙

人不欲使樂樂人不壽但當莫強為力所不任卒重引強掘地苦作
倦而不息以致筋骨疲竭耳然勞若勝於逸樂也故徒朝至暮
常有所為使之不息乃快但覺極當息復為之此與導引無
異也夫流水不腐戶樞不朽者以其勞動數故也飽食不用坐

此卧欲得行步務作以散之不尔使人得積聚不消之疾及手
足痺癢而目翳必損年壽也養生延命錄

先除慾以養情後禁食以存命是知食胎氣飲靈元不死之道返童
還年此蓋聖人之所重也太清中黃真經

我命在我保精愛氣壽無極也仙經
無勞尔形無搖尔精歸心靜默可以長生同上

一陰一陽謂之道三元二合謂之丹液流補腦謂之還精化為氣謂
之轉一轉一易一益每轉延一紀之壽九轉延一百八歲同上

陰陽之道精液為室謹而守之後天而老同上
子欲長生當由所生之門游處得中進退得所動靜以法去留以度
可以延命而愈疾矣同上

以金理金是為真金以人理人是為真人人常失道非道失人會
養生類纂卷之二

生非生去人要常養神勿失生道長使道與生相保神與生相
保則形神俱久矣同上

故性命之限誠有極也嗜欲之性固無窮也以有極之性命逐無窮
之嗜欲亦自斃之而矣元氣論

德之形為車道以氣為馬氣以精為根氣以精為力形勞則德散氣
越則道叛精銷氣散氣動氣微是以靜形愛氣全精室視道德
疑密竟魄固守云笈七籤

天長生久視未有不愛精保氣能致之陰丹內御之道世尊得知雖
務於氣而不解絕情欲亦未免殃矣切真先生服內元氣訣法

天地以生成為德有生所甚重者身也身以安樂為本安樂所以致
者以保養為本世之人必本其本則本必固本既固疾病何由

而生天橫何由而至攝生之道無逮於此夫草木無知猶然

灌漑矧人為萬物之靈豈不資以保養然保養之義其理萬計約而言之其術有三一養神二惜氣三隄疾忘情去智恬憺虛無雜事全真內外無寄如是則神不內耗境不外惑真一不雜神自寧矣此養神也抱一元之本根固歸真之精氣三焦定位六賊忘形識界既空大同斯契則氣自定矣此惜氣也飲食適時溫涼合度出處無犯於八邪寤寐不可以勉強則身自安矣此隄疾也三者甚易行然人自以謂難行而不肯行如此雖有長生之法人罕敢尚遂至永謝是以疾病交攻天和頓失聖人憫之本草衍義推論

夫安樂之道在能保養者得之况招來和氣之藥少攻决之藥多不可不察也是知人之生須假保養無和氣以資生命總失將護便致病生苟或處治乖方旋見顛越防患須在閑日故曰安

養生類纂卷之二

不忘危存不忘亡此聖人之預戒也同上

攝養之道莫若守中守中則無過與不及之害經曰春夏秋冬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蓋不適其性而強云為逐強處即病生五臟受氣蓋有常分用之過耗是以病生善養生者既無過耗之弊又能保守其元何患乎外邪所中也故善服藥不若善保養不善保養不若善服藥世有不善保養又不善服藥倉卒病生而歸咎於神天噫是亦未常思也可不謹歟同上

夫未聞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樂以精神拘智巧以憂畏拘得失以勞苦拘禮節以身世拘財利四拘不置心為之病矣極力勞形謙暴氣逆當風繼酒食嗜辛鹹肝為之病矣飲食生冷溫涼失度久坐久卧大飽大飢脾之為病矣呼叫過常辯爭陪答冒犯寒暄恣食鹹苦肺之為病矣久坐濕地強力入水縱欲勞形三

田漏滋腎之為病矣五病既作故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則重重則必斃嗚呼是皆弗思而自取之也衛生之士須謹此五者可致終身無苦經曰不治已病治未病正為此矣同上

夫善養生者養內不善養生者養外養外者實外以充快悅澤貪欲恣情為務殊不知外實則內虛也善養生者實內使臟腑安和三焦各守其位飲食常適其宜故莊周曰人之可畏者衽席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若能常如是畏謹疾病何緣而起壽考焉得不長賢者造形而悟愚者臨病不知誠可畏也同上夫人之生以氣血為本人之病未有不先傷其無血者世有童男童女積想在心思慮過當多致勞損男則神色先散女則月水先閉何以致然蓋愁憂慮則傷心心傷則血逆竭血逆竭故神色先散而月水先閉也火既受病不能榮養其子故不嗜食脾

養生類纂卷之二

既虛則金氣虧故發嗽嗽既作水氣絕故血肢乾木氣不充故多怒鬢髮焦筋痿候五臟傳過故卒不能死然後死矣同上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至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世異耶人將失之耶岐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及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也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以慾竭其精以好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黃帝素問

夫有四時五行以長生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為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脉去形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故重陰必

陽重陽必陰故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春傷於風夏必洩泄夏傷於暑秋必病癘秋傷於濕冬必咳嗽同上

王充年漸七十乃作養生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閉明塞聰愛精

自補服藥導引狀幾獲道會稽典錄

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

腸開嗜欲養生之末也

養生之長也順之也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適節也室

大則多陰陰高則多陽多陰則慶多陽則瘵瘵者逆寒也瘵

不能行此陰陽不調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為高堂

味不乘珍春不暉熱則理寒脈則閉結理寒則氣不達味乘珍

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鞅中大鞅則氣不達以此求長生其可得

乎呂氏春秋

養生類集卷之二

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万物之變莫不為利莫不為害聖人

察之以便生故清神安乎形而年壽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

者也畢其數也畢數之務在去乎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

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

按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霧六者動精則生

害矣諸言大者皆謂過制故凡養生莫若知本則疾無由至矣

勞者勞於神氣傷者傷於形容飢飽過度則傷脾思慮過度則傷心色

欲過度則傷腎起居過常則傷肝喜怒悲愁過度則傷肺又風

寒暑溫則傷於外飢飽勞役則敗於內晝感之則病夜感之

則病術經行内外交運而各從其善若始勞於一一起為二傳

於三三通於四四干其五五復犯一一至於五邪乃深藏真氣

因失使人肌肉消神氣弱飲食減行步難反其如此則雖有

命亦不能生也華佗中歲經

夫人稟天地陰陽而生者蓋天有六氣人有三陰三陽而上奉之地

有五行人以五藏五府而下應之於是資生皮肉筋骨精髓血

脉四肢九竅毛髮齒牙唇舌總而成體外則氣血循環流注經

絡喜傷六淫內則精神寬免志意思喜傷七情六淫者寒暑燥

濕風熱是七情者喜怒憂思悲恐驚若持護得宜怡然安泰役

得非理百病生焉三日一論

物之最靈唯其人也身者乃神化之本精於人也若水浮航於人

也如風揚塵於人也似野馬聚空水涸則航止風息則塵靜

野馬散而大空長有精能固物烝能盛物精氣神三者心可不

動其變化也外忘其形內養其神是謂登真之路嗜慾縱手

執能久去哀樂傷乎志執能久忘思慮後乎神執能久無利祿

勞身身執能久捨五味敗手精執能久節酒醴乱乎情執能久

食佳肴飲旨酒顧以妹麗聽以淫聲雖精氣強而反禍於身耳

目快而致乱於神有百端之敗道夫一芥而希真安有養身之

驗耳夫學道者外則意不逐物移內則意不随心乱湛然保於

虛寂造乎清淨之域譬如起屋之勞假一息之形而尚蘇神歸

其清而况契於道保真丹所哉崔真人天元入藥鏡

彭祖曰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

適身也美色淑姿幽閑娛樂不致思慾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

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

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古之至人恐下才

養生類集卷之二

之子不識事宜流道不還故絕其源故有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畏不如獨卧五音使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苟能節宣其宜適抑揚其通塞者不減年美而得其益凡此之類譬猶水大用之過當反為害也不知其經脈損傷血氣不足內理空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為外物所犯因風寒酒色以發之耳若本充實豈有病也夫遠思強記傷人憂愁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傷人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陰陽不順傷人有所傷者甚衆而獨戒於房中豈不惑哉男女相成猶天地相生也所有導養神氣使人不識其和天地得交接之道故無終竟之限人夫交接之道故有殘傷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天地晝分而夜合一歲三百六十交而精氣和合故能生產万物而不窮人能則之可以長存次有服氣得其道則

養生類纂卷之二

七

邪氣不得入治身之本要其餘吐納導引之術及念體中万神有含影守形之事皆非真道人能養精養體服氣煉形則万神自守其真不然則榮衛枯悴万神自逝非思念所留者也神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暴則使氣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則使真雜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臭酷則使喪仁而攻目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闕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此五事皆身之刀鋸刻命之斧斤矣雖復志好長生不能遺茲五難亦何為損性而自勞乎去諸淫養汝神放諸奢處至儉勤齋戒節飲食絕五殺去臭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真耳夫道者藏精於內栖神於心靜漠恬淡悅豫中廓然無形寂然無

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和愉虛无所以據德也外不乱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体道矣同上

能尊主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同上神養於氣氣會於神神氣不散是謂修真三茅真君訣喜怒損性哀樂傷神性損則害生故養性以全炁保神以安身氣全体平心安神逸此全生之訣也元始太玄經

晉道成自號崇真子其論長生養性之旨曰其要在於存三抱一三者精氣神其名曰三宝抱元者抱守元陽真氣也守一神是也神在心心有性屬陽是為南方丙丁之火也腎者能生元陽為真氣其性為精是為北方壬癸之水水為命命繫於陰也此之

養生類纂卷之二

八

請性命焉三一之道在於存想入下丹田抱守元陽踰三五年自然神定氣和神既定則釋其四大而無執焉坦然修願其真功滿行畢其道成矣集仙傳

元性既立猶瓜有蒂附注母氣母呼即呼母吸即吸綿綿十月氣足形圓心是氣之主氣是形之根形是氣之宅神是形之真神用氣養氣因神住神行則氣行神住則氣住此經要眇之義也達聖胎息經

藥各有性人參久猶有毒藥不可服也人之身自有真藥但患不能調攝耳集仙傳陽精魂立陰精魄成兩精相傳而成神明神以形用形以神生神去則形斃神可全形可延神以道全形以術延耳同上骨肉以精血為根靈識以元氣為本神氣乃性命之本也神為氣之

子氣為神之母子母不可以斯須離也元氣湛然止於丹田則變化成矣神能御氣氣能留形出息微微入息綿綿呼吸帶長生久視之道也故曰天門長開地戶密閉呼至於根吸微于蒂子謂之神丹謂之氣如雞抱卵如魚生水法就聖胎自然蟬蛻同上

水丘子曰人四大假合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以心為君心者神之所舍也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唯天下至精能合天下志神精與神一而不離則變化在我矣此長生久視之道也顧不可以心溱泊焉但情不附物物自不能凝耳同上

煉精者煉元精非淫泆所感之精煉氣者煉元氣非口鼻呼吸之氣煉神者煉元神非心意念慮之神故此神氣精者與天地同其

根與萬物同其體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陽火煉之則化成陽氣以陰符養之則化成陰精故曰見之不可用用之不可見群仙珠玉

髮宜多梳齒宜多叩液宜常漱氣宜精煉手宜在面此五者所謂子

欲不死修崑崙耳黃庭內經 養耳力者常飽養目力者常瞑養臂指者常屈信養股趾者常步履褚氏遺書

養生類纂卷第二

養生類纂卷第三

察 菴 周 守 忠 纂集

鄉貢進士錢塘縣知縣樵陽謝頌校正重刊

養生部三

總叙養生下

精者神之本氣者神之主形者氣之宅故神大用則竭精大用則竭氣大勞則絕是以人之生者神也形之托者氣也若氣衰則神耗而欲長生者未之聞也夫有者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館也形者神之宅也倘不全宅以安生修身以養神則不免氣散歸空遊魂為變做之於燭燭虛則火不居焉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存矣身勞則神散氣勞則命終形疲則神斃神斃則精靈遊矣已逝者無返期既朽者無生理故神者竟也

養生類纂卷之三

魄者陰也神能復氣形能食味氣清則神爽形勞則氣濁服氣者千百不死故身飛於天食穀者千百皆死故形歸於地人之死也魂飛於天魄落於泉水火分散各歸本源生則同體死則相捐飛沉各異稟之自然何者譬如根之木以火焚之煙則上昇灰則下沉亦自然之理也夫神明者生死之本也精氣者萬物之體也全其形則生養其精氣神則性命長生矣神氣精人之身一國之象膏臆之設猶官室也支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川也賤理之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志人能理其身亦猶明君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全其身民弊即國亡氣衰即身謝是以志人上士當施醫於未病之間不追修於既敗之後故知國難保而易衰氣難清而易濁審機權可以安社稷制嗜欲可以保性命

若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何名六害一曰薄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嫉妬六者若存則養生之道徒設耳蓋未見其有益也雖心希妙理口念真經咀嚼英華呼吸景象不能補其促矣誠者所以保和全真當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樂少愁少惡少好少事少機夫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笑則臟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脾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邪蕩多愁則頭面焦枯多好則智氣潰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脉乾急多機則智慮沉迷茲乃伐人之生甚於斤斧蝕人之性猛於豺狼無久行無久坐無久立無久卧無久視無久聽不飢強食則脾勞不渴強飲則胃脹體欲少勞食欲常少勞則勿過少勿令虛冬則朝勿虛夏則夜勿飽早起不在

養生類纂卷之三

二

雞鳴前晚起不過日出後心內澄則真人守其位氣內定則邪物去其身行欺詐則神悲行爭競則神沮輕侮於人當減笑殺害於物必傷年行一善則寬神歡構一惡則寬神喜寬神欲人生鬼神欲人死常欲寬泰自居恬淡自守則神形安靜疾病不生仙錄必書其名死藉必消其各養生之理尽在此矣至於鍊瓊丹而補腦化金液以留神此上真之妙道非食穀啜血越分而修之万人之中得者殊少深可誡焉出老子養生要訣

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滅此一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声色不去此三難也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精散此五難也五者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陽不能不夭其年也五者無於胃中則信順日深玄德日全不祈喜而自福不求壽而自延此養生大理所歸也嵇康養生論

聖人一度循軌不変其宜不易其常故準修繩曲因其當夫喜怒哀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慾者性之累也人大怒傷陰大喜墜陽薄氣發瘡驚怖為狂憂悲多患痛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愛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臟之使佐也耳目淫於声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也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滯滯而不休氣血滯滯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

養生類纂卷之三

三

之後猶未足為也豈有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弥遠其知弥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溢也故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聾耳使耳不聰五味乱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入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脩得生也同上

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室也形勞而不依則斲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同上

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脩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声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植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同上

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在已者得而邪氣日而不生豈若憂癢疝之與瘰癧之發而預備之哉同上凡夫之徒不知益之為益乃又不知損之為損也大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而尚不寤其易亦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灯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其益者如禾苗之播殖莫之覓也而忽其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為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於微成之於著者則當乎知道矣抱朴子

養生類纂卷之三

養生以不傷為本此要言也且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戚戚所患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即卧傷也跳走喘之傷也歡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及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性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及視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可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可過多凡食多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也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教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不欲露卧星下不欲眠中見扇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

欲徧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肝辛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胃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竟也謂久則損壽耳上古之知道者築壘以防邪疏源以毓真深居靜處不為物撓動息出入而與神氣俱竟守戒謹室其允專一不分真氣乃存上下灌注氣乃流通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而不休陰營其藏傷固其府流源油出滿而不溢冲而不盈夫長之謂久生日華子里語有之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諸屠所每進一步而去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術而空自煎愁無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為螻蟻之相終與塵壤合體令怛然心熱不覺咄嗟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盡力不怠之事以脩玄妙之業哉抱朴子

養生類纂卷之三

世人不察唯五穀是嗜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滋味煎其腑臟醴醪者其腸胃香芬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殊其平粹夫以草木之類攻之者非一途易竭之身而由外受敵身非木石其氣久乎稀康養生論
大凡養生先調元氣元氣者謂人身中之氣也氣之中各主生死一曰乾元之氣化為精精及為氣精者連於神精益則神明精固則神暢神暢則生健若精散則神疲精竭則神去神去則死二曰坤元之氣化為血血復為氣氣血者通於內血壯則體豐血固則類感類感則生合若血衰即髮變血敗則腸空腸空則死三曰庶氣庶氣者一元交氣氣化為津津復為血血潤於生生託於氣陰陽動息滋潤形骸氣通則生氣足則死四曰眾氣眾氣者穀氣也穀濟於生終誤於命食穀氣雖多而氣不化則死

養生類纂卷第四

察 菴 周 守 忠 纂集 意 意

天文部

天 日月星 雲漢 風雨 虹霓

霧 露 霜 雪 雹 雷

熱寒

天

勿指天地以證鄙懷太上感應篇

勿怨天同上

日月

勿怒目視日月令人失明千金要方

養生類纂卷之四

久視日月令人損目瑣碎錄

勿輒指三光久視日月感應篇

日月當前莫作遊素天剛陰陽禁忌曆

凡行坐立勿背日吉千金要方

對三光瀦溺則折人年壽玉山記

對月貪歡成疾華陀中藏經

凡小兒勿令指月兩耳後生瘡欲斷名月食瘡搗蝦蟆末傳即

差云笈七籤

星

久視星辰令人損目瑣碎錄

勿唾流星感應篇

夜觀星斗認北斗星者則一生無眼疾也瑣碎錄

俗傳識大人星不患瘡同上

雲漢

久視雲漢令人損目瑣碎錄

風雨

大風大雨不可出入瑣碎錄

當風取涼冒雨而行成疾華陀中藏經

凡在家及外行卒逢大飄風暴雨皆是諸龍鬼神行動經過所致宜

入室閉戶燒香靜坐安心以避之待過後乃出不尔損人或當

時雖未若於後不佳矣千金要方

勿訶風罵雨感應篇

梅雨水洗瘡疥痲癩入醬令易乾沾衣便腐以梅葉湯洗之別脫本

虹霓

養生類纂卷之四

勿指虹霓感應篇

蟬螻在東莫之敢指毛詩

霧

王尔張衡馬均者昔俱冒霧行一人無恙一人病一人死無恙者飲

酒病者食死者空腹博物志

且行大霧中宜飲酒酒勢辟惡也本草

陰霧中不可遠行千金要方

凡重霧三日必大雨雨未降霧不可冒行帝王世紀

露

栢葉上露主明目本草

百花上露令人好顏色同上

百草頭秋露水愈百疾令人身輕不飢肌肉悅澤同上

繁露水是秋露繁濃時也作盤以收之煎令稠可食之延年不飢
凌宵花上露水損人目百陽雜俎

冬霜寒無毒團食者主解酒熱傷寒鼻塞酒後諸熱面赤者本草

大雪中既足不可使以熱湯洗或飲熱酒足指隨墮瑣碎錄

臘月雪水調寒食麵為糊表背書畫不生蠹同上

電主醬味不正當時取一二升醬瓮中即如本味本草

君子若有疾風迅雷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出札記註云謂
敬天之恐也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

雷鳴勿仰卧瑣碎錄

雷初鳴打床薦則去壁蟲同上

雷不蓋醬俗說令人腹中雷鳴風俗通
卒逢震雷宜入室閉戶燒香靜坐安心以避之千金要方

凡人觸寒來勿面臨火上成癩起風眩頭痛云艾七籤

寒暖失節傷人同上

勿獨冷開口千金要方

觸寒來者寒未解食熱食成刺風同上

伏熱者不可飲水衝寒者不得飲湯同上
瀆寒而寢成疾華佗中藏經

養生類纂卷第四

養生類纂卷第五

察 菴 周 守 忠 纂集
鄉貢進士錢塘縣知縣樵陽謝頴校正重刊

地理部 地 山 江河 水 冰

等閑刀畫地多招不祥事玄宗皇帝雜忌

掘地二尺以下即有土氣慎之為佳千金要方

卧伏地大山 同上

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提取服之即仙矣抱朴
入名山必齋五十日牽白大抱白鷄以白鹽一升山神大喜芝草異

蔡宝玉為出未到山百步呼曰林兵此山王主者名知之却百邪地錄

入山精老魅多來試之或作人形當懸明鏡九寸於背後以辟衆

惡又百鬼老物雖能變形而不能使鏡中形影變也其形在鏡

中則消亡退步不敢為害也云笈七籤

諸山有孔云入採室者唯三月九月餘月山閉氣交死也千金要方

入山之日未至山百步先却行百步反是乃登山山精不犯人衆邪

伏走百毒藏匿神仙傳

如入山林默念儀方不見蛇狼念儀康不見虎瑣碎錄

入深山將後裙摺三指插於腰蛇虫不敢近也同上

渡江河者朱書禹字佩之免風濤保安吉瑣碎錄

渡江不恐惧法旋取淨筆研墨寫土字或以手畫之亦可同上又素

天剛陰陽禁忌卷云過水手中書土字自然渡浪不能翅

凡遇山水塢中出泉者不可久居當食作癩病千金要方

深陰地冷水不可飲必作痲瘡同上

凡山水有沙蟲處勿在中浴害人欲渡者隨馬後急渡不傷人同上

凡水有水弩射人影即死欲渡水者以物打水其水弩即散急渡

不傷人同上

遠行船熱途中逢河勿洗面生烏野同上

深山大澤中不可度恐寒氣逼人真氣而山記

陂湖水誤飲小魚入腹即成魚瘕病巢氏病源

井水沸不可食之害人本草

屋漏水誤食必成惡疾同上

塚井水有毒人中之者立死欲入塚井者當先試之法以鷄毛投井

中毛直而下者無毒毛迴旋而舞似不下者有毒以熱醋數斗

投井中則可入矣同上

醜氣水主長毛髮以物於炊飯時承取沐頭令髮長密黑潤不能多

得朝朝採小兒頭漸澆竟有益好同上

取日月不照自然水一升與魴魚目三七對同和塗面見鬼可指為

無隱矣墨子秘錄

以磨刀水洗手面生癬名刀癬巢氏病源

狗舐之水用洗手面生癬白點微痒是也同上

盆盛水飲牛用其餘水洗手面生癬名牛癬同上

凡新汲水必有塵垢先淨洗一青石置瓮中然後下水塵垢皆聚於

石上水不復濁三兩日一洗瓮石依前安石若江水井水已濁

便要吃時研杏仁少許澆瓮中以杖攪十數匝移時水自清林

泉備用

水大寒暑夏感熱食此與氣候相反恐入腹冷熱相激却致諸疾也

本草

凡夏用水正可隱快飲食令氣冷不可打碎食之雖復當時暫快

皆成疾食譜

養生類纂卷第五

養生雜類卷第六

案卷周 守忠

人事部一

身體

涕唾

汗

嚏

便溺

行

立

坐

早起

夜起

愁泣

怒叫

喜笑

歌舞

思念

睡卧

附

夢

覺

身體

五臟神喜者齋則氣清神悅百病不生項碎錄

勿令髮覆面不祥千金要方

勿舉足向火同上

誤食耳垢令人病耳聾置之懷神間治忘項碎錄

極熱扇手心五体俱凉同上

養生類纂卷之六

若要安三里不要乾患風疾人宜安三里者五臟六腑也溝渠也常欲

宣通即無風疾同上

凡五色皆損目唯皂粉屏風可養目力同上

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脾惡溫腎惡溼同上

亂頭髮不可頓壁縫房內拾崇項碎錄

頭髮不可在魚鮓中殺人同上

老翁鬚一大把酒水各一椀煎服之治癩瘰同上

不聽不昏耳不幹不龍耳同上

惡過放火爐久而發腦癰瘡癩同上

張蒼常服人乳故年百歲餘肥白如粉本草

收自己亂頭髮洗淨乾每兩入樹五十粒泥固封入爐大火一煨如黑

糟細研酒服一錢上鬚髮長黑同上

服氣精義

劉君安燒自己髮合頭垢等分合服如大豆許三五名曰還精令頭不白

取七歲男齒女髮與自己頭垢合燒服之一歲則不知老常為之使老有

少容也劉格別傳

有飲油五斤以來方始快意長得吃得安不尔則病此是髮入胃被氣

血裹了化為虫治用雄黃半兩為末水調服虫自出如虫出活者置

於油中透巡間自耗夏子益治奇疾方

去鼻中毛神道往來則為廬宅晝夜綿綿無休息也黃庭經註云笈

七籤除鼻中毛所謂通神路也

誤食頭髮成髮癩病畢氏病源

爪筋之窮不數截筋不替云笈七籤

凡梳頭髮及爪皆理之勿投水火正尔拋擲一則敬父母之遺體二則有

烏白鵲鷄夜入人家取其爪髮則傷魂同上

甲寅日可割指甲午日可割脚甲此三尸遊處故以割除

以制尸魄也同上又云凡寅日去手爪甲午日去足爪甲

名之斬三尸

涕唾

不可對北涕唾感應篇

飲玉泉者令人延年除百病玉泉者口中唾也雞鳴平旦

哺時黃昏夜半一日一夕凡七漱玉泉飲之每飲輒滿

口咽之延年云笈七籤

勿向西北唾犯灶神凶千金要方

咳唾不吐遠或肺病令人手足重及背痛欬嗽同上

遠唾不如近唾近唾不如不唾項碎錄

遠唾損氣多唾損神同上

勿咳唾夫肌汁云艾七蔬

多唾令人心煩同上

俗人但知食於五味不知有元氣可飲聖人知五味之毒焉故不貪

知元氣可服故閉口不言精氣息應也唾不咽則氣海不潤氣

海不潤則津液乏是以服元氣飲醴泉乃延年之本也同上

若能竟日不唾涕者亦可含一棗咽津液也王母內傳又云艾七蔬

亥子日不可唾亡精失氣減損年命神仙傳

汗

大汗急傳粉著汗濕衣令人得瘡大小便不利養生要集

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飽甚胃滿故汗出於胃也驚而奪精汗出於心

驚奪心精神氣浮越陽內薄之故汗出於心也持重遠行汗出

於腎骨勞氣越腎復過疲故持重遠行汗出於腎也疾老

恐懼汗出於肝暴復於筋肝氣罷極故疾走恐懼汗出於肝也

搖體勞苦汗出於脾搖體勞苦謂動作施力非疾走遠行也然

動作用力則穀精四布脾化水穀故汗出於脾也出黃帝素問

勞傷汗出成疾華佗中藏經

汗出毛孔開勿令人扇涼亦為外風所中四時養生論

人汗入諸肉食之作丁瘡本草又巢氏病源云人汗入諸肉食作癰癤

多汗損血項碎錄

背汗倚壁成道注病巢氏病源謂勞氣注經絡四肢必腹內痛也

大汗勿偏脫衣喜偏風半身不遂同上

嚔

向日取嚔法欲得延年洗面精神至日更洗漱也日出三丈正面向

日口吐死氣服日後便為之死氣四時吐之也鼻喻日精須鼻

得嚔便止是為氣通若不得嚔以軟物通導之使必得嚔也以

補精後胎長生之方也向日正心欲得使心正當以日出三丈

取嚔訖仍為之錯手著兩肩上手在上以日當心開衣出心

令正當之常能行之佳云艾七蔬

食後以小紙撚打噴嚔數次氣通則目自明痰自化項碎錄

不可對北溺成瘧便弱

忍尿不便膝冷成痺千金要方

忍大便不出成氣痔同上

小便勿努令兩足及膝冷同上

丈夫飢欲坐小便若飽則立小便慎之無病同上

大便不用呼氣及強督令人腰疼目澀宜任之佳同上

夜間小便時仰面開眼至老眼不昏項碎錄

忍小便成淋疾同上

久忍小便成冷痺云艾七蔬

凡人求道勿犯五逆有犯者凶大小便向南一逆向北二逆向日三

逆向月四逆仰視天及星辰五逆同上

行不得語令人失氣千金要方

凡欲行東常存咒在頭上所向皆吉同上

行及乘馬不用迴顧則神去同上

夜行用手掠腦後髮長精神鬼魅不敢近瑣碎錄 夜行損筋同上

夜行常琢齒亦無正限數也然鬼邪畏琢齒聲是故不得犯人真語

夜行及冥卧心中恐者存日月還入於明堂中須臾百邪自滅山居

恒尔此為佳同上

夜歸左手或右手以中指書手心作我是鬼三字再握固則不恐瑣碎錄

久行傷筋勞於肝也黃帝素問

立

久立傷骨勞於腎也黃帝素問

久立則腎病華佗中藏經 久立低濕成疾同上

坐立莫於灯心後使人無事被牽連素天剛陰陽禁忌曆

坐

養生類纂卷之六

五

久坐傷肉勞於脾也黃帝素問 坐卧於塚墓之間精神自散山記

勿臥床懸脚成血痺兩足重腰疼千金要方飽食終日久坐損壽同上

勿豎膝坐而交臂膝上不祥雲笈七籤 勿北向坐思惟不祥同上

枯木大樹之下不可息防陰氣觸人陽神同上

坐卧莫當風頻於暖處浴孫真人枕中歌

暑月日曝處雖冷石不可便坐熱則令人生瘡冷則成小腸氣瑣碎錄

早起

清旦常言好夢勿惡言聞惡事即向所來方三唾之吉又勿嗔怒勿

叱咤叱呼勿嗟嘆勿唱奈何名曰講禍千金要方

凡雞鳴時叩齒三十六過訖紙屑嗽口舌擦上齒咽之三過殺虫補

虛勞令人強壯鎖碎錄 早起先以左足下床則一日平安同上

早起以左右手摩腎次摩脚心則無肺氣諸疾成以熱手摩面上則

令人悅色以手背揉眼則明目

煨生薑早晨含少許生胃氣辟山瘴邪氣同上

每日下床先左脚念乾元亨利貞下右脚念日日保長生如此各念

三遍則終日吉同上

晨興以鍾乳粉入白粥中拌和食之極益人同上

早起不可用刷牙子恐根浮燕牙疎易搖久之患牙疼蓋刷牙子皆

是馬尾為之極有所損今時出牙者不用馬尾灰蓋馬尾能腐

滋艱同上

早起東向坐以兩手相摩令熱以手摩額上至頂上滿二九止名曰

存泥丸太平御覽

清旦初起以兩手又兩手極上下之二七止令人不聾次縮鼻閉氣

右手從頭上引左耳二七止次引兩髮鬢季之令人血氣流通

養生類纂卷之六

六

頭不白又摩手令熱以摩身體從上至下名曰浴令人勝風寒

時氣寒熱頭疼百病皆除之同上

凡人旦起常言善事天與之福云笈七籤

夜起

夜起裸多不祥云笈七籤

夜起坐以手攀脚底則無筋轉之疾瑣碎錄

慈泣

勿久泣神悲感云笈七籤

大怒氣不通同上 多愁則心懾小有經

學生之法不可泣淚及多唾泄此皆為損液漏精使喉腦大竭是以

真人道士常吐納咽味以和心液真諦不可對灶哭感應篇

哭者亦趣死之音哀者乃朽骨之大患恐吾子未悟之相為憂耳同上

哭泣悲來漸哭訖不用即食久成氣病巢氏病源
不可泣哭便喉澀大渴同上憤懣傷神通於舌損心則蹇吃同上

怒叫
勿朔旦號怒威應篇

勿對北惡罵同上

勿向灶罵詈不祥千金要方

勿卒呼驚寃冤勿恚怒神不樂云笈七籤

多怒則百脉不定小有經

喜笑

大樂氣飛揚云笈七籤

多笑則傷藏多樂則意溢多喜則忘錯昏乱小有經

恣樂傷魂魄通於目損於肝則目暗巢氏病源

笑多則腎轉腰痛同上

歌舞

不可晦臘歌舞威應篇

不可對焯吟詠同上

凡欲眠勿歌詠不祥云笈七籤

慎勿上床卧歌同上

語言

凡言語讀誦常想声在氣海中千金要方

食上不得語語而食者常患背脊痛同上

寢卧不得多言笑言五藏如鍾磬不懸則不可發声同上

行不得語若欲語須住乃語行語則令人失氣也同上

眠勿大語損人氣力同上

走不得大語瑣碎錄

多語則氣爭云笈七籤

不得與女人語笑同慶致尸鬼惑乱精神太一真君

食不語寢不言論語

思念

勿念内志恍惚云笈七籤

多思則神息多念則神散小有經

不可北向思惟不祥起云笈七籤

思慮傷心心傷則吐血發則髮焦巢氏病源

睡卧附

夕卧傷氣勞於肺也黃帝素問

不可當風卧不可令人扇之皆卧得病也千金要方

凡人卧春夏向東秋冬向西頭勿北卧及墻北亦勿安床同上

凡欲眠勿歌詠不祥同上

上床坐先脱左足卧勿當舍脊下卧訖勿留灯燭令寃寃及六神不

安多愁怒人頭邊勿安火炉日夕引火氣頭重目赤睛及鼻乾

夜卧當耳勿有孔吹人即耳聾同上

夏不困露而卧令人面皮厚喜成癬或作面風同上

冬夜勿覆其頭得長壽同上

凡人眠勿以脚懸踏高處久成腎水損房足冷同上

不得畫眠令人失氣同上

卧勿大語損人氣力同上

暮卧常閉口口開即失氣且邪惡從口入久成消渴及失血色同上

屈膝側卧益人氣力勝正偃卧按孔子不尸卧故曰睡不厭數竟不

厭舒

凡人舒睡則有鬼痛魔邪上

凡眠先卧心後卧眼一夜當作五度及覆常遂更轉上

勿濕頭卧使人頭風眩悶髮禿面黑齒痛耳聾頭生白屑上

凡睡意勿飲水更眠令人作水癖巢氏病源

夜卧或側或仰一足伸屈不並則無夢泄之患也瑋碎錄

臨卧用黃栢皮蜜炙含少許一生不患咽喉上

雷鳴勿仰卧上

人睡著不可將筆畫面其人神魂外遊回視不認尸有至死者上

卧處不可以首近火必有目疾亦不可當風必患頭風等疾背受風

則嗽皆無禁上

養生類纂卷之六

九

多睡令人目盲云笈七籤

丈夫勿頭北向卧令人神不安多愁忘上

凡人卧不用隱膊下令人六神不安上

凡卧欲得數側語笑欲令至少莫令高上

慎勿上床卧歌上

暮卧先讀黃庭內景玉經一遍乃卧使人魂魄自然制煉常行此法

二十八亦成仙矣正一修真首要

飽食便卧損壽也上

人若睡必須卧於陰陽全也亦竟即須展兩脚又兩手令氣通

遮渾身陽氣布也云笈七籤

寢無伏出祀記又云笈七籤云始卧床

夜卧自胫以下當須覆被不如此則風毒潛入血氣不行直至竟

來頑痺癱緩軟脚偏風因茲交至四時養生論

睡不張口恐氣泄而損神西山記

卧温當風則真氣自弱上

夜卧當耳勿得有孔風入耳中喜令口喝巢氏病源

飽食仰卧久成氣疾病頭風上

人見十步直牆勿頓墻而卧風利吹人必發癩癩及躄重上

汗出不可露卧及浴使人身振寒熱風疹上

麻黃末五分日中面向南杵之水調方寸七日可三服不睡若要睡

用糯米粥漿菜湯解之依舊此煉丹守灶之秘法也墨子秘錄

煮通草茗飲之不睡上

將麝香一割安於枕中能除邪辟惡狐剛子粉苗

决明子置之枕中最明眼瑋碎錄

養生類纂卷之六

一

不可用菊花為枕久之令人腦冷上

神枕法昔太山下有老翁者失其名字漢武東巡見老翁鋤於道背

上有白光高數尺帝怪而問之有道術否老翁對曰臣昔年八

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有道士者教臣服藥飲水絕穀并

作神枕法中有三十二物其三十二物中二十四物善以當二

十四氣其八物毒以應八風臣行之轉少白髮返黑隨隨復生

日行三百里臣今年一百八十矣不能弃世入山願戀孫子復

還食穀又已一十餘年猶得神枕之力往不復老武帝視老翁

頰狀當如五十許人驗問其隣皆云信然帝乃從受其方作枕

而不能隨其絕穀飲水也方用五月五日七月七日取山林栢

以為枕長一尺二寸高四寸空容一斗二升以栢心赤者為

蓋厚二分蓋致之令密又當使可開用也又鑽蓋上為三行行

四十孔凡一百二十孔令容粟米大其用藥草... 枕中用布囊以衣枕百日而有光澤一年体中... 帝近者穀城道士淳于公枕此藥枕耳百餘歲而頭髮不白夫... 枕猶當復以情囊重包之須欲卧枕時乃脫去之耳詔賜老翁

延帛老翁不受曰陛下好善故進之耳帝止云... 益眼者無如磁石以為盆枕可老而不昏寧王宮中用之豐寧傳

夜夢惡不須說旦以水面東嘆之呪曰惡夢著草木好夢成室玉即... 無欲矣千金要方

說夢者凶千金翼方... 善夢可說惡夢之則使人延命矣出云... 千金要方云

夜停燭而寢招惡夢瑣碎錄... 枕麝香一具於頭間辟水注之來絕惡夢真語

人卧不悟皆是魂魄外遊為他邪所挽錄欲還未得致成覺也忌火

照火照則神魂遠不復入乃至於死而人有於燈光前... 人魔勿然明喚之魔死不疑聞喚唯好得遠喚亦不得迫而急喚亦... 喜失魂魄也... 夜卧以鞋一覆一仰亦無魔惡夢瑣碎錄... 枕北而寢多魔... 夜魔之人急取梁塵吹鼻中即醒... 取椎黃一塊帶之不覺... 人忽不寤勿以灯照之杀人但痛噉拇指甲際而唾其面則活取韭... 搗汁吹鼻中薤汁亦得冬月用韭根汁灌於口中葛洪附後可

養生類纂卷第六 第十二

養生類纂卷第七 察 巷 周 守 忠 纂集

鄉貢進士錢塘縣知縣樵陽謝頌校正重刊

人事部一 沐浴 洗面 叩齒 擗髮 漱口 濯足 交合

沐浴 沐浴未乾而熟睡成疾華佗中藏經

浴冷則生腎痺之疾... 新沐髮訖勿當風勿濕髮髮勿濕頭使人頭風眩鬢髮禿而黑齒... 痛耳聾頭生白屑千金要方

夜沐髮不食即令人心虛饒汗多夢

熱汗洗頭冷水濯之作頭風同上

飲水沐頭作頭風同上

冬浴不必汗出同上

時行病新汗方解勿冷水洗浴損心同上

凡居家不欲數沐浴若沐浴必須密室不能大熱亦不得大寒皆生

百疾同上

沐浴後不得觸風寒同上

飢忌浴飽忌沐浴訖須進少許食飲乃出同上

常以晦日浴朔日沐吉同上

沐浴忌三伏二社四杀日宜擇申酉亥子日大吉也同上

人能一生斷沐未無眼疾同上

洗頭不可冷水成頭風疾同上

養生類纂卷之七

浴出不可和衫裙寢熟恐成外腎疼腰背拳曲同上

有目疾切忌酒後澡浴令人目盲同上

飽食沐髮作頭風同上

汗出不可露卧及浴使人身振寒熱風疹同上

沐與浴同日凶千金翼方又云夫妻同日沐浴凶同上

舊說眼疾不可浴浴則病甚至有失明者白彥良云未壯之前歲歲

患赤眼一道人勸但能斷沐頭則不復病此彥良不沐令七十

餘更無眼疾方寸泊宅編

向午後陰氣起不可沐髮令人心虛汗多夢及頭風也云笈之義

汗出宜洗身令人五臟乾少津液同上

沐浴無常不吉同上

并沐浴訖不得露頭當風不幸得大風刺風疾同上

五香沐浴者青木香也青木華葉五節五五相結故辟惡氣檢魂魄

制鬼烟致灵跡以其有五五之節所以為益於人耳此香多生

滄浪之東東方之神人名之為青木之香焉同上

沐浴用五種香湯一者白芷能去三尸二者桃皮能辟邪氣三者柏

葉能降真仙四者零陵能集灵聖五者青木香能消穢召真

沐浴身心經

上元齋者用雲水三斛青木香四兩真檀七兩玄參二兩口種合煮

一拂清澄適寒温先沐浴後浴此唯辦者用桃皮竹葉剉之水一

二斛隨多少煮一沸令有香氣辟惡除不祥沐浴室令香淨勿

近園囿勿逼井灶勿傍堂壇勿用穢地洞神經

既氣水沐髮令髮長密潤本草

沐用旬浴用五夫五則五氣流傳浴之榮衛通暢旬則數滿復還真

養生類纂卷之七

氣在腦沐之則耳目聰明若頭頰浴者血凝而氣散雖飢体光

澤而氣自損故有癰疽之疾者氣不勝血神不勝形也若頭頰

沐者氣壅於腦滯于中令人体重形疲久而經絡不能通暢故

古人以陽養陽陽不耗散以陰煉陽陽必損弱西山記

數澡洗每至甲子當沐不尔當以幾月且使人通氣浴不患數患人

不能耳蕩鍊尸臭而真氣來入正一平經

沐浴不數魄之性也遠魄反真是煉其濁穢魄自亡矣真語

洗面

且起勿開目洗面令人目眩失明饒淡千金要方

盛熱中自口中來不得用冷水沃面恐成目疾也洞神經

叩齒

叩齒之法左相叩名曰打天鐘右相叩名曰拖天磬中央上下相叩

名曰鳴天鼓若卒遇凶惡不祥當打天鐘三十六遍若經凶惡辟邪威神大呪當槌天磬三十六遍若存思念道致真招靈當鳴天鼓當以正中四齒相叩閉口緩頰使聲虛而深響也九真高上寶壽神明經

夜行常琢齒琢齒亦無正限數也然鬼邪鬼常畏琢齒聲是故不得犯人也若兼之漱液祝說亦善昔鮑助名都不學道亦不知法術年四十餘忽得面風氣口目不正烝入口而兩齒上下惟相切拍甚有聲響如此晝夜不止得壽百二十七歲真語

齒骨之窮朝夕琢齒齒不齟云笈七籤
齒宜數叩黃庭內經
朝暮叩齒以會身神黃庭外經註

櫛髮梳附

櫛頭理髮欲得過多通流血氣散風濕也數易櫛更番用之也亦不可頻解髮也櫛之使多而不使痛亦可令侍者櫛取多也於是血液不滯髮根常堅真語

髮宜多櫛黃帝內經
髮是血之餘一日一度梳瓊碎錄

髮血之窮千過梳髮髮不白云笈七籤
玳瑁梳能去風屑瓊碎錄
孫思邈以交加水造百齒梳用之養生要法也熊人直說

漱口
食滯當漱口數過令人牙齒不敗口香千金要方
熱食訖以酢漿漱口者令人口氣常臭作唇齒病口上汗出不宜洗身嗽口令人五歲乾少津液云笈七籤

熱湯不可漱口損牙瓊碎錄
進士劉道遇異人曰世人奉養往往倒置早漱口不若將困而漱去
齒間所積牙亦堅固同上

濯足

濯足而卧四肢無冷疾瓊碎錄
足是人之底一夜一次洗同上
凡脚汗勿入水作骨痺亦作遁疾云笈七籤
并洗水和粉洗足不病惡癩菜比并源

交合

凡夏至後丙丁日冬至後庚辛日皆不可合陰陽大凶千金要方
凡大月十七日小月十六日此名毀敗日不可交合犯之傷血脉同上
大喜大悲男女熱病未差女子月血新產者不可合陰陽熱疾新差

交者死同上

老子曰凡人生多疾病者是風日之子生而早死者是晦日之子在胎而傷者是朔日之子生而母子俱死者是雷霆霹靂日之子能行步有知而死者是下旬之子兵血死者是月水盡之子又是月餘之子能胎不成者是弦望之子命不長者是大醉之子不痴必狂者是大勞之子生而不成者是平曉之子意多恐悸者是日出之子好為盜賊貪欲者是禺中之子性行不良者是日中之子命能不全者是日映之子好詐妄者是晡時之子不肯必懼者是入定之子天地閉氣不通其子死夜半合陰陽生子下壽賢明夜半後合會生子中壽聰明智慧鷄鳴合會生天老曰人稟五常形貌而尊卑貴賤不皆皆由父母合會稟氣壽也

得合八星陰陽各得其時者上也即富貴之極得合八星陰陽

不得其時者中也得中宮不合八星陰陽得其時者下也得下

官不合此宿不得其時者則為凡人矣合宿交會者非惟生子

富貴亦利身大吉八星室參井鬼柳張房心一云凡宿也是月

宿所在星可以合陰陽也

醉飽交接小者面黯咳嗽大者傷絕臟脈損命千金要方

多食生萌行房傷肝氣令人面無色也

御女之法能一月再泄一歲二十四泄皆得二百歲有顏色無疾病

若加以藥則可長生也

患赤目須忌房事不然令人患內障也

人年二十者四日一泄三十者八日一泄四十者十六日一泄五十

者二十日一泄六十者閉精勿泄若體力猶壯者一月一泄凡

人氣力自有強盛過人者亦不可強忍久而不泄致生癰疽若

年過六十而有數旬不得交合意中平平者自可閉固也

凡人習交合之時常以鼻多內氣口微吐氣自然益矣交會畢熱

是得氣也以葛蒲末三分白梁粉傅摩令燥既使強盛又濕瘡

不生也

凡欲施瀉者當閉口張目閉氣握固兩手左右上下縮鼻取氣又縮

下部及吸腹小腹脊脊急以左手手中兩指抑屏腎穴長吐氣并

取薩千遍則精上補腦使人長生若精妄出則損神也

交會者當避丙丁日及亥卯辰未日大風大雨大霧大寒大暑雷電霹

靄天地晦冥日月薄蝕虹蜺地動若婦女者則損人神不言損

男百倍今女得病有子必顛痴頑愚瘡癩聾跛盲眇多病

短壽不孝不仁又避日月星辰火光之下神廟佛寺之中并灶

園廁之側塚墓尸柩之傍皆悉不可夫交合如法則有福德大

智善人降托胎中仍令性行調順所作和合家道日隆祥瑞競

集若不如法則有薄福愚痴惡人來託胎中仍令父母性行凶

險所作不成家道日否殃咎屢至夫禍福之應有如影響此乃

必然之理可不再思之也

婦人不必顏色妍麗但得少年未經生乳多肥肉益也若細髮目精

黑白分明体柔骨軟肌膚細滑言語声音和調四肢骨節皆欲

足肉而骨不大亦益也

婦人蓬頭蠅面捷項結喉椎声大口高鼻露齒目精渾濁口頰有毛

骨節高大髮黃少肉與之交會皆賊命損壽也

每月二十八日人神在陰切忌慾事甚於甲子庚申十五日人神在

遍身尤當戒之

善攝生者凡竟陽事轉感必謹而抑之不可縱心竭意以自賊也若

一度制得則一度火滅一度增油若不能制縱情施瀉即是膏

火將滅更去其油可不深自防也

房事忌五月五日六日七日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二十五日二十

六日二十七日為九毒日犯之者不過三年項碎錄

房事忌庚申甲子本命生日犯之者各減二年之壽朔日減一紀望

日減十年二元日減五年四立二分二至社日各減四年三伏

與晦日各減一年又切忌當此日辰不可攝婚姻之禮

新沐浴及醉飽速行歸還大疲倦並不可行房室之事生病切慎之

夫妻畫合不祥也

終身之忌即燭然行房也

歷節疼痛因醉犯房而得之華佗中藏經

人有所怒血氣未定因以交合令人發難疽黃帝雜禁忌法

不可忍小便交合令人淋莖中痛面失血色上同

遠行疲乏來入房為五勞虛損上同

婦人月事未絕而與交合令人成病得白駁上同

夫學生之夫必爽心養神服食活病使腦宮填滿玄精不傾然後可

以存神服霞呼吸二景耳若數行交接漏泄施瀉者則氣穢身

亡精靈枯竭雖復玄挺玉錄金書太極者將亦不可解於非生

乎在昔先師常誠於斯事云學生之人一接則傾一年藥勢二

接則傾二年藥勢過三以往則所傾之藥都亡於身矣是以真

仙之士常慎於此以為生生之大忌真語

凡甲子庚申之日是尸鬼競亂精神躁穢之日也不可與夫妻同席

及言語面會當清齋不寢警備其日遺諸可欲上同

醉而交接或致惡瘡巢氏病源

醉飽莫行房五歲皆交覆孫真人枕中歌

精液流泉去鼻香註云陰陽交接漏液失精食飲無味鼻尖芳香若

交接不停鼻必失氣口不得味也黃庭外經

雷電交合之子必病癲狂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也玄女

中房經

凡月二日三日五日九日二十日此生日也交會令人無疾病千金

翼方

養生類纂卷第七

養生類纂卷第八

察 卷 周 守 忠

鄉貢進士錢塘縣知縣推陽謝頌校正重刊

人事部三

老人 小兒

老人

老人之食大抵宜其溫熱軟忌其粘硬生冷每日晨朝宜以醇酒

先進平補下元藥一服女人則平補血安藥一服無燥熱者良

尋以猪羊腎煮一盃壓之五味葱薤藟等粥皆可至辰時

服人參平氣散一服然後次第以順四時原軟飲食進之食後

引行一二百步令運動消散臨卧時進化痰利膈人參半夏圓

一服尊年之人不可頓飽但頻頻與食使脾胃易化穀氣長存

若頃令飽食則多傷滿老人腸胃虛薄不能消納故成疾患為

人子者深宜依悉此養老之大要也日止可進前藥三服不可

多餌如無疾患亦不須服藥但只調停飲食自然無恙矣奉親

養老書

老人藥餌止是扶持之法只可用溫平順氣之食補虛中和之藥治

之不可用市肆贖質他人惠送不知方味及狼虎之藥與之服

餌切宜審詳上同

老人骨肉疎冷風寒易中若窄衣貼身暖氣着体自然氣血流利四

肢和暢雖遇盛夏亦不可袒露其頭後連項常用紫軟夾帛自

頭後中懷中垂下簪內入衣領中至背脾間以護膜理尊年人

肌肉瘦怯腰膝開疎若風傷腰中便成大患深宜慎之上同

天寒數窮氣弱神氣浮弱送同小兒全假將護以助衰晚若

遇水火兵寇非橫驚怖之事必先扶持老人於安穩處避之不可喧忙驚動尊年之人一遭大驚便至冒昧因生餘疾凡喪葬凶禍不可吊疾病危困不可令聞變寐飲食不可令驚悲哀憂愁不可令人預報穢惡臭敗不可令聞生冷粘硬毒物不可令食弊漏卑濕不可令居卒風暴寒不可令冒煩燥大熱不可令中動作行步不可令勞暮夜之食不可飽陰霧晦暝不可令飢假借鞍馬不可令乘偏僻藥餌不可令服廢宅斂宇不可令入墳園冢墓不可令遊危險之地不可令登淵急之水不可令渡間昧之室不可令孤凶禍速報不可令知輕薄婢使不可令親家緣家事不可令管皆宜忌之以保長年上同

春三類纂卷之八

二

凡老人有患宜先以食治食治未愈然後命藥此養老人之大法也

高年之人多有宿疾香氣所攻則精神昏倦宿患發動又復經冬已來擁炒熏衾啗炙飲熱至春成積多所發泄致體熱頭昏膈壅涎漱四肢勞倦腰脚不任皆天所發之疾也常宜休若稍竟微疾不可微行疎利恐傷臟腑別生餘疾但只用清風和氣涼膈化痰之藥消解上同

春時遇天氣頓暖不可頓減綿衣緣老人氣弱骨疎怯風冷易傷緣透春時但多令衣夜過暖之時一重重新減即不致暴傷也上同

夏月老人尤宜保扶若簷下故道穿隙破窓皆不可納涼此為賊風中人寒毒宜居虛室淨室水次木陰潔淨之處自有清涼每日凌晨進溫平暖氣湯第一服飲食溫軟不令太飽但時復進之

渴用飲粟米溫飲薑蔥熱水生冷肥膩尤宜戒之緣老人氣弱當夏之時納陰在內以陰弱之腹當冷肥之物則多成滑泄一傷真氣卒難補復若是氣弱老人夏至已後宜服不燥熱平補腎氣暖藥三二十服以助元氣若從蓉丸八味丸之類上同

新登五穀老人不宜食動一切宿疾上同

冬月最宜養老密室溫淨衾服鮮重調其飲食適其寒溫大寒之日山藥酒肉酒時進一盃以扶衰弱以禦寒氣不可遠出觸胃嚴風緣老人血氣虛怯真陽氣少若感寒邪便成疾患多為救逆麻痺昏眩之疾炎燥燥毒之物尤切戒之若食炙燥燥熱之物故多有墮墜痰嗽咽目之疾亦不宜澡沐陽氣內蘊之時若加湯火所逼瀆出大汗高年人陽氣發泄骨肉疎薄易為傷動多感外疾惟早晚起以透霜威朝宜飲少醇酒然後進粥臨卧

春三類纂卷之八

三

宜服微涼膈化痰藥一服上同

老不啻風非不啻風也只當調氣尔少不啻勞非不啻勞也只當調脚尔瑣碎錄

六十歲人得暇時日以益實臍心上安蒜一片灸之熱則易之灸大得力上同

男子六十閉房戶所以補衰故重性命也白虎通

人年四十以上常服鍊乳散不絕可以不老又餅云母足以愈疾延年又勿服瀉藥常餌補藥大佳千金要方

人年五十以上去皆大便不利或常苦下利有斯二疾常酒預防若秘澀則宜敷食葵菜等冷滑之物如其下利宜與薑韭溫熱之菜老人於四時之中常宜溫食不得輕之千金翼方

養老之要耳無妄听口無妄言身無妄動心無妄念此皆有益於老

人也又當愛情每有誦念無令耳聞此為要妙耳同上

老人之道常念善無念惡常念生無念殺常念信無念欺無作博戲
強用氣力無舉重無疾行無喜怒無極視無極听無大用意無
大恩慮無吁嗟無叫喚無吟吃無歌嘯無啼無悲愁無哀動
無慶吊無接對賓客無預局席能如此者可無病長壽斯必不
感也同上

老人常避大風大雨大寒大暑大霧霜霰雪旋風惡氣能不觸冒者
是大吉祥也同上

老人所居之室必須大周密無致風隙也同上
夫善養老者非其書勿讀非其聲勿听非其務勿行非其食勿食非
其食者所謂猪狗雞魚蒜鱸生肉生菜白酒大酢大醜也常享
淡食至於黃米小豆此等非老者所宜食常宜輕清甜淡之物

大小麥麵粳米等為佳人忌強用力咬齧堅硬脯肉及致折齒
破斷之榮常不飢不飽不寒不熱善行作坐卧言談語笑寢食
造次之間能行不妄失者則可延年益壽矣同上

養老之道食必忌雜雜則五味相撓食之作患是以食敢鮮肴務令
簡少飲食當令節儉若貪味傷多老人腸胃皮薄多則不消膨
時短氣必致霍亂夏至已後秋分已前勿進肥濃羹臠酥油酪
等則無他矣夫老人所以多疾者皆肉少時暮夏取涼過多飲
食太冷故其魚蟹生肉腥冷物多損於人宜常斷之唯乳
酪酥蜜宜潤而食之此大利益老年雖然享多食之亦令人
腹脹洩痢同上

老人須知服食時息調身按摩搖動肢節導引行氣不得殺生取肉
以自養也同上

小兒

兒之始生宜淨洗則燥血不留於摺路之間可得皮膚光澤然後剪
臍臍之道乃物生之蒂也剪之宜長一尺有二用愈線縛之宜
緊剪之不長多生臍風縛之不緊陰門虛腫難落難離又
計全翼妨臍初生時臍兒臍當令長六寸臍長則傷臍短則傷
斷不以時斷臍者臍汁不盡者即自生寒冷兒臍也

小兒初生急以綿裹指拭盡口中惡血不急拭啼聲一出即入腹成
百病矣亦未須與乳且先與拍破黃連浸湯取濃汁調硃砂細
末抹兒口中打盡腹中舊屎方可與乳兒若多睡聽之勿強與
乳則自然長而少病 小兒保生要方

嬰兒若洗浴訖斷臍帶須隔衣物咬斷將暖氣呵七遍為佳如
嬰兒初生第一日饒斷臍帶訖看兒形若面紅潤色赤啼聲響快
者宜用黍半錢旋旋令兒吃之良久有臍黃便下為佳次用

甘草法用好原州甘草中指一節許拍碎以水二塊殼煎一塊
殼以綿纏蘆令兒吮之若吐出惡汁為佳若服一塊殼不吐即
不須更服不問嬰兒虛實寒熱皆瀆服之次宜用朱蜜法好朱
砂一大豆許細研水飛煉赤蜜蠟殼者稀稠和成膏每用一豆
大乳汁化下時時滴口中三日內止三粒臨時更看形色若面
色多青白啼聲不響即不須服次用牛黃法真牛黃一塊許用
好蜜煉熟和成膏每服一豆大乳汁化時時中形色不實者不
宜多服若嬰兒胎熱或身作黃色宜多服同上

浴新生兒用猪膽一枚煎湯在盆中取膽汁按於湯中適寒温以浴
兒終身不患瘡切不得湯中入生水 小兒精要方
凡兒初生洗拭襁後交甘草三五寸搥碎濃煎湯以新綿珠子楠與
吃日夜五七番取盡惡血即止方與乳吃若春夏不瀉下之任

其自然下即必虛自非病不可下之

小兒始生即當舉之遲晚則令中寒腹中雷鳴先浴之乃斷臍斷臍

當令長至足跗短則中寒令腹中不調常下痢若先斷臍後浴

之則令腹中水則發腹痛千金翼方

見新生不可令衣過厚熱令兒傷皮膚肌肉血脈發雜瘡及黃垺

凡小兒始生肌膚未成不可暖衣暖衣則令筋骨緩弱宜時風日若

不見風日則令肌膚脆軟便易中傷皆當以故絮衣之勿用新

綿也天和暖無風之時令母將兒於日中嬉戲數令見風日久

血凝氣剛肌肉窄密堪耐風寒不致疾病若常藏於幃帳中錢

衣溫暖譬如屋下之草不見風日軟脆不堪當風寒

兒衣先以清水洗之勿令沙土草污又以清酒洗之仍內錢一文在

衣中盛於新瓶內以青帛裹之其瓶口上仍用帛蓋頭且置便

養生類纂卷之八

六

宜慶待滿三日然後依月吉地向陽高燥之處入地三尺埋之

瓶上土厚一尺七寸唯須牢築令兒長壽有智慧若藏衣不謹

為猪狗所食者令兒癩狂蟲蟻食者令兒病惡瘡大鳥食之令

兒兵死近社廟傍者令兒見鬼近深水灣池令兒溺死近故窰

傍令兒驚傷近井傍者令兒病聾盲棄道路街巷者令兒絕嗣

無子當門戶者令兒聲不出耳聾著水流下者令兒青盲棄於

火裏者令兒生爛瘡著林木頭者令兒自絞死如此之忌皆須

慎之外甚秘

藏衣

天德月空法

正月天德在丁月空在丙壬二月天德在坤月空在甲庚

三月天德在壬月空在丙壬四月天德在辛月空在甲庚

五月天德在乾月空在丙壬六月天德在甲月空在甲庚

七月天德在癸月空在丙壬八月天德在艮月空在甲庚

九月天德在丙月空在丙壬十月天德在乙月空在甲庚

十一月天德在庚月空在丙壬十二月天德在庚月空在甲庚

凡藏兒衣皆依此法天德月空處埋之若有遺及支者宜以衣內新

瓶盛密封塞口挂於宅外福德之上向陽高燥之處待還月然

後依法埋藏之大吉

甲寅旬中十日不得埋藏兒衣以瓶盛密封安置空處度十日即埋

藏之

崔氏初生浴兒良日此謂初生浴兒以後重浴亦吉寅卯酉日大吉

壬午丁未癸巳日凶

浴兒虎頭骨湯主辟除惡氣熱令兒不驚不患諸瘡亦方用虎頭骨

五六兩無頭身骨亦得碎苦參四兩白芷三兩三味切以水一

養生類纂卷之八

二

斗者為湯內猪膽汁少許適寒溫以浴兒良

凡尋常浴兒湯熟添少許清漿水一捻鹽浴兒浴訖以粉摩兒既不

畏風又引散諸氣

凡浴小兒湯極須令冷熱調和冷熱失所令兒驚即成疾凡小兒冬

寒不可久浴浴必傷風寒夏不可久久則傷熱水溫不妨凡浴

時當護兒背項風邪自此而入使之發熱成癩浴兒之初以猪

膽一枚取汁投於湯內可免瘡疥之疾凡兒生下三日用桃李

根以水煎湯去滓浴兒良去不祥亦免瘡癩之患嬰兒妙訣

凡浴後可令定息良久熱燥乳之故無患也願願

凡乳兒不可過飽滿而必夜則成嘔吐乳或來猛取出後再乳凡

初乳時須常捏去宿乳然後與之兒若卧乳常以臂托之令乳

與頭平令兒不噎母欲寐即奪其乳睡着不足飽足而成嘔吐
父母交合之間兒卧於側或驚哭不可乳食見蓋氣亂未定則
害兒也千金論

兒啼未定氣息未調乳母勿遽以乳飲之故不得下停滯膈而成
嘔吐此患有之可不為戒巢所論

初生嬰兒乳哺得法乳者慈也哺者食也乳後不得與食哺後不得
與乳小兒脾胃怯弱乳食相併難以克化幼則成嘔周歲已上
而成乳癖結於腹中作痰故也大則成癖小則成積疳氣自此
始也隱微方

凡兒生三日之外當與少哺姚和衆云以粟米煮粥飲研如乳汁每
日與半蜆殼許以助穀神導達腸胃孫真人云以粳米飲七日
外與三大豆許慎不可雜與藥吃巢氏云兒生滿三十日後當

哺少物如二棗核許至五十日如櫻桃許至百啐如大棗許若
乳少當以意增之不可多與恐不能勝則生病矣若乳多不消
哺食者亦須少少與之以肚腸胃兒大稍積增之當有常劑聖
濟經亦云兒生三日用飲過三日用哺哺之以類穀氣也哺之
多少量日為則如是則五藏得養而胃氣壯矣其飲乳食哺不
能無痰癖常宜有節若微不進當細審之恐脾胃虛弱致氣怯
爾若全無穀氣令兒病則多內耗三十日後雖哺勿多若不嗜
食勿強與強與不消復成疾病哺乳不進者腹中皆有痰癖也
當以四物湯蒸起微下之筋哺乳數日便自愈也

嬰兒初生三日內飲三日之後用哺量日以為則勿令太過與不及
哺之道所以取穀然後五臟得所養矣

嬰兒之出月必欲人襁褓

嬰兒之出月必欲人襁褓

生長之時宜放令地卧使之不逆生長之氣如秋冬之月乃萬
物收藏之時宜就溫和之處使之不逆收藏之氣然後血凝氣
剛百病無自而入矣

嬰兒又當消息無令汗出汗則致虛損便受風寒晝夜寤寐皆當
慎之小兒者方妙選

嬰兒所以少病癩者其母懷娠時須時勞役運動骨血則氣強胎養
感矣若少運動血氣微胎氣弱則兒軟弱易傷故多病癩

嬰兒皆須着帽項衣取燥菊化為枕令兒枕之最佳
嬰兒春夏間有疾不可亂有動下使不焦焦上焦熱變成大病矣
嬰兒又看舌下若連舌有膜如石榴子若啼不出聲不轉速以指爪
摘斷之或用帶刀子割之微有血出即活

初生兒非根汁灌之即吐出惡水令無病本草
辟之內兒衣皆須用故綿帛為之善兒衣綿帛特忌厚熱外臺
秘要方

天下有女鳥一名姑獲又名釣星鬼喜風雨夜過飛鳴徘徊是鳥得
鳴無雌不產喜落毛羽於中庭置入兒衣中便使兒作癩必死
即化為其兒也是以小兒生至十歲衣裳不可露七八月尤忌
之

凡小兒莫抱於簷下澡浴當風解衣及近神佛之前驢馬之畔各房
異戶之親諸色物器並不可觸犯也切宜忌之嬰童寶鑑集
子未暮勿束新綿絲為烝衾太暖而傷於肉春勿覆頭夏足致陽氣
不出故多發熱

每日須就無風處看兒上唇并兩頰內有白胎如膜起者速以指甲

刮破更生更去之更看舌下生重舌皆由兒在胎中母喫炙烤

肥膩飲酒服熱藥所致產乳慶育集

小兒若能調和飲食并看承愛護如法則別無疾病亦不須令兒常服湯藥此宜審之

不得油膩手棚裹及抱兒又不得火炙襁褓便與兒着令孩子染熱

病大寒以火炙衣被且拋向地上良久熟授之冷暖得所即與

棚之無妨小兒精要方論

小兒未滿月內所驅使人亦不得令有犯到於兒前惡氣觸兒兒得

疾難療

小兒額上寫八十字此乃梅檀王押字鬼祟見則回避瑣碎錄

小兒退齒上齦者置床下下齦者拋屋上云使齒速生

小兒勿立灯擎後令長大多招誣謗勿啜白湯令招恐

小兒瘡痂以擦粉日傳之則易差而無痕汗漫錄

小兒勿令指月兩耳後生瘡欲斷名月食瘡搗蝦蟆末傳即差出云

艾七籤按肘後方云此瘡以五月蝦蟆肩膏和塗之

小兒不可食羊胎及鷄鴨卵魚子之類長成多忘出瑣碎錄又云小

兒患疳即不得食羊肉及魚小兒精要方論

小兒不得與鱒魚食結癥瘕及救食療本草

小兒食雞肉主蛇蟲中又嬰童室錄集云未二歲勿食雞肉子腹

小兒食黃瓜滑中生疳蟲

小兒食黃瓜滑中生疳蟲

小兒食黃瓜滑中生疳蟲

小兒食黃瓜滑中生疳蟲

小兒食黃瓜滑中生疳蟲

小兒食黃瓜滑中生疳蟲

小兒食黃瓜滑中生疳蟲

小兒食黃瓜滑中生疳蟲

小兒食黃瓜滑中生疳蟲

小兒食黃瓜滑中生疳蟲

小兒食黃瓜滑中生疳蟲

小兒食黃瓜滑中生疳蟲

小兒食黃瓜滑中生疳蟲

能行緩筋骨絕血脈也

小兒不可食越瓜發動故疾

小兒不可食葵令不能行

小兒不可食蕎麥令髮落

小兒不可食薏苡令臍下痛

凡小兒匍匐已後逢物便喫父母喜之或飲食之間必須以口物飼

之此非愛惜之法乃成害之一端殊不知小兒脾胃嫩弱腸胃

脆軟不禁雜物未能消化今之患食癖疳積疰疔面黃肚大脛

小兒盜汗者因冷湯過度或熱水淘飯大能損脾土為水之所傷

也則不能製其津液故成汗自出也

小兒骨弱至七八歲不能行立者只服八味圓一料自愈功在澤瀉

耳是齋百一選方

小兒不可令就瓢及甕中飲水令人語言多訥瑣碎錄

小兒不可溫着衣服恐忍怒

羊肝生共椒食之大損小兒千金要方

取伯勞踏枝鞭小兒令速語本草

小女子不可令食魚也食之則抽瑣碎錄

抱嬰兒勿哭泣淚入兒眼令眼枯

勿抱嬰兒仙家大忌云艾七籤

勿抱小兒損志傷神六一真君五誠

入夏常以絳囊盛杏仁七粒與小孩兒佩帶之聞雷震自然不惧也

社壇餘酢酒治孩兒語遲本草

林泉備用

社壇餘酢酒治孩兒語遲本草

社壇餘酢酒治孩兒語遲本草

社壇餘酢酒治孩兒語遲本草

社壇餘酢酒治孩兒語遲本草

社壇餘酢酒治孩兒語遲本草

社壇餘酢酒治孩兒語遲本草

社壇餘酢酒治孩兒語遲本草

社壇餘酢酒治孩兒語遲本草

援劍倚門而不驚淮南萬畢術

兒生不作聲者此由難產少氣故也可取兒臍帶向身却將之令氣

入腹仍呵之至百度啼聲自發又以葱白徐之鞭之即啼

出外臺秘要方又按千金翼方取煖水一盃灌浴之須臾即作

兒初生宜用父故衣裹之若生女宜以母故衣勿用新帛令兒長壽

外臺秘要方

小兒初生候浴水未得且以綿絮包裹抱大人懷中暖之及浴了亦

當如此雖暑月亦未可遽去綿絮須漸去乍出母腹不可令

冒寒氣也預煎下沸湯以瓶收之臨時旋煖不犯生水則兒不

生瘡如此一月為佳小兒保生要方

養生類纂卷第八

養生類纂卷第九

第十二

養生類纂卷第九

察 菴 周 守 忠 纂集

鄉貢進士錢塘縣知縣推陽謝頌校正重刊

人事部

乳母 姓婦

乳母者其血氣為乳汁者五情善惡悉血氣所生其乳兒者皆須性

情知善形色不惡相貌稍通者若求全備不可得也但取不孤

臭癰瘰癧嗽痛疥癬癩白禿癰傷唇唇耳聾鼻癩癩無此等

疾便可飲兒切須慎耳外臺秘要方

凡乳母乳兒當先以手極按散其熱勿令乳汁奔出令兒咽輒奪其

乳令得息已復乳之如是十五五至視兒飽節度知一日之

中幾乳而足以為常又常捉去宿乳千金翼方

兒若卧乳母當臂枕之令乳與兒頭平乃乳之如此令兒不噎母欲

寐則奪其乳恐填口鼻又不知飢飽也上同

凡乳兒不欲太飽飽則令吐凡候兒吐者是乳太飽也當以空乳乳

之即消夏若不去熱乳令兒嘔逆冬若不去寒乳令兒痲痢母

新房以乳兒令兒羸瘦交脛不能行上同

母患熱以乳兒令兒變黃不能食上同

母怒以乳兒令兒喜驚發氣疝又令兒上氣癩狂母新吐下以乳兒

令兒虛羸上同

母醉以乳兒令兒身熱腹滿上同

不得與母大段酸醎飲食仍忌絲衝寒或衝熱來便餒兒如此

則必成疝癖或驚疳瀉利之疾產乳慶育集

養生類纂卷第九

二

夜間餓妳須妳母起身坐地抱兒餵之上同

妳母不可頻喫酒恐兒作痰嗽驚昏眩疾上同

每侵早欲飲乳皆須捏去宿乳小兒精要方論

此為乳母者皆有節度如不禁忌即令孩子百病生如是攝調可致

孩子無疾長壽是以春夏切不得衝熱哺兒子必發熱疳并嘔

逆秋冬切勿以冷乳孩子必令腹脹羸瘦上同

乳母有娠不得乳孩子必患胎黃及瘡疖上同

乳母有風痰不得乳孩子必患癩癩風病上同

乳母傷飽不得乳孩子必致多熱喘急上同

乳母有疾不得謹卓者切須防備儻新有所犯氣息未定便即乳兒

者必能害兒令不能行上同

小兒睡怕乳母鼻風吹及顛明父成風疾瑣碎錄

嬰兒生後而滿月即目瞳子成能笑識人乳母不得令生人抱之及

不令見非常之物嬰兒百碎任脉生能反復乳母當存節喜怒

適其寒溫嬰兒半碎死骨已成乳母當教兒學坐嬰兒二百日

外掌骨成乳母教兒地上匍匐嬰兒三百日臍骨成乳母教兒

獨立嬰兒周時膝骨已成乳母教兒行步上件並是定法蓋世

之人不能如法存節往往抱兒過時損傷筋骨切宜謹之為吉

小兒養方妙選

嬰兒乳母須每日三時摸兒項後風池若壯熱者即須熨之使微汗

即愈諺云戒養小兒慎護風池風池在項項筋兩棘之邊有病

乃治之疾微慎不欲妄針灸亦不用轉吐下所以然者針灸傷

兒經絡亦不可吐下膈傷腑臟故也

嬰兒暑中常令在稍涼處乳母勿禁新水即不宜多

凡浴兒乳母當護兒背項風邪自此宜入使之發熱成痲

兒啼未定氣息未調乳母勿遽以乳飲之停膈而成嘔吐

初生嬰兒乳哺得法乳者如也哺者食也乳後不得與食哺後不得

與乳小兒脾胃性弱乳食相併難以克化初則成嘔周歲已上

而成乳癖食癖結於腹中作瘕故也大則成癖小則成積疳氣

自此始也

乳母憂愁思慮或有忿怒之氣乳兒者乳隨氣而上不能化故嘔

也凡有此候先解乳母釋其忿怒然後服五膈寬中散食後捏

去敗乳服藥過口即仰卧一時雲令藥行入乳脉兒服沉香降

氣湯乳母亦可服

小兒臟腑嬌嫩易虛易實本自無病或因乳食不節胃滿而逆或因

乳母解脫取涼風冷入乳或乳母貪飲而又食冷氣入乳令

乳變敗兒若喫之隨入兒腹即成霍亂或成吊腸啼叫泄瀉不

止此皆非兒之病也乃乳母不適寒溫不能調護使之其病上

乳母多食辛辣之物令小兒成龜背之疾亦目肺熱脹滿攻於膈

即成龜背

乳母常食粥仍欲乳兒先捨去少許即佳

乳母宜食一升多令熱乃切之人參三兩以水三升煎取一大升

去滓取汁養粟米粥與乳母食之良常蓋覆乳勿令冷佳

乳汁勿投於地蟲蟻食之令乳無汁可沃東壁上佳

乳母觸冒風冷及飲食生冷等物冷氣入乳兒若飲之亦成霍亂

病源

妊婦

一胎一月名始胎飲精熱酸黃受御宜食大麥無食腥辛是謂才正

一月之時血行否澁不為力事寢心安靜無令恐畏

月名始膏無食辛燥居必靜處男子勿勞百節皆痛是為胎始

結二月之時鬼精成於胞裏慎護驚動也

當此之時未有定儀見物而化欲生男者操弓矢欲生女者弄

珠璣欲子美好數視壁玉欲子賢良端坐清虛是謂外象而內

感者也無悲哀思慮驚動

宜稻稷養宜魚鴈是謂血氣以通耳目而行經絡四月之時

見六腑順成當靜形体和心志節飲食

被寒殃其食稻麥其羹牛羊和以菜茹調以五味是謂養氣以

定五臟五月之時兒四肢皆成無大飢無甚飽無食乾燥無自

多熱無大勞倦

得靜處出遊於野數觀走犬及視走馬食宜驚鳥猛獸之內是

謂交腠理納筋以養其力以堅骨督六月之時兒口目皆成調
 五味食甘美無大飽 妊娠七月始受木精以成其骨勞身拙
 肢無使定止動作屈伸以運血氣居處必燥飲食避寒常食稻
 粳以密腠理是謂養骨而堅齒七月之時兒皮毛已成無太言
 無號哭無薄衣無洗浴無寒飲 妊娠八月始受土精以成膚
 革和心靜息無使氣極是謂密腠理而光澤顏色八月之時兒
 九竅皆成無食燥物無輒失食無忍大起 妊娠九月始受石
 精以成皮毛六臟百節莫不畢備飲醴食甘緩帶自時而待之
 是謂養毛髮致才力九月之時兒脈續絡皆成無處溫冷無著
 炙衣 妊娠十月五藏俱備六腑齊通納天地氣於丹田故使
 關節人神皆備但俟時而生宜服滑胎藥入月即服胎藥
 凡受胎三月逐物变化稟質未定故妊娠三月欲得觀犀象猛獸珠

養生類纂卷之九

玉室物欲得見賢人君子威德太師觀禮樂鍾鼓俎豆軍旅陳
 設焚燒名香口誦詩書古今箴誠居處簡靜割不正不食席不
 正不坐彈琴瑟調心神和情性節嗜慾庶事清淨生子皆良善
 壽忠孝仁義聰惠無疾斯蓋文王胎教者也千金要方
 現在胎日月未滿陰陽未備腑臟骨節皆未成足故自初訖于將產
 飲食居處皆有禁忌
 妊娠七月後先服枳殼散瘦胎產前腹痛服四物湯胞胎下血加膠
 艾煎入月切忌飲酒恐產時心神昏亂
 凡婦人妊娠之後以至臨月臟腑塞閉節不利切不可多睡酒時時
 行步不宜食粘硬難化之物不可多飲酒不可亂服湯藥亦不
 可妄行鍼灸須寬心戒思慮不得負重或登高陟險若偶然胎
 不安腰痛者須服安胎藥一二服得安即止入月一日貼產圖

并借地法於妊娠房內正北壁上仍依位設床帳厚鋪褥褥周
 密使無孔竅夏月亦鋪厚薦用好油單薄席紗帳以備之常焚
 香令潔淨產乳慶育集
 有孕婦人性宜寬慈無妄慈憂目勿邪視耳勿傾聽安坐穩行防諸
 不測如此愛護方保臨產無虞 正俗方
 妊娠之人有宿挾瘕疹因而有娠或有娠之時節適乖理致生疾病
 並令腑臟衰損氣力虛羸令胎不長故須服藥去其疾病益其
 氣血以扶養胎也 巢氏病源
 婦人妊身不欲見醜惡物食當避異常味不可見免令兒缺唇
 妊娠食鯉魚及雞子令子多疳 經効產室
 妊娠食雞子及乾鯉魚令子多瘡 外臺要方
 妊娠食雞肉糯米令子多寸白虫 同上

養生類纂卷之九

妊娠食雀肉并豆醬令子滿面肝黯黑子 同上
 妊娠食山羊肉令子多病 同上 又食葶本草云 妊娠人勿多食羊
 妊娠食兔肉令子無音聲并缺唇 同上
 妊娠食驢馬肉延月 同上
 妊娠食鴛鴦并鴨子令人倒出心寒 同上
 妊娠食驪肉難產 同上
 妊娠食雀肉飲酒令子心淫情亂不畏羞耻 同上
 妊娠勿向非常之地大小便必半產殺人 同上
 妊娠勿食羊肝令子多厄 同上
 妊娠勿食蟹令兒短項 同上
 妊娠食冰擬絕產 同上 本草云 冰漿至冷婦人懷妊不可食之
 妊娠食豆醬合糞則胎墮 產乳慶育集

妊娠食生薑令兒多指上

妊娠食田雞鱈魚令兒病啞上

妊娠食鯉魚鮓膽雞子令兒成疳多瘡上

麝脂及梅李子若妊娠婦人食之令子青盲金匱要略方

妊娠不得食漿水粥令兒骨瘦不成人楊氏方

妊娠食雀腦令子雀目本草

婦人有妊勿服犀角能消胎氣上

懷孕人不可食菝菹上

妊娠人不得食螃蟹令兒橫生楊氏產乳方

妊娠用大黃黃芩大青石膏皆能養護胎氣故用處甚多本條不忌

今具妊娠所忌者藥如右雄黃雌黃水銀粉錫朴硝飛生虫渡

疏大戟巴豆野葛牛黃藜蘆牡丹牛膝桂心皂角藺茹躑躅鬼

養生類纂卷之九

箭槐子薏苡麥附子天雄烏頭烏喙側子蜈蚣地膽斑蝥羌

青亭長水蛭蝨虫蠶虫蜈蚣蜻蛚蠅皮蜥蜴蛇蝮蟹爪芒硝櫟

根茵草牽牛半夏虎掌鬼臼代赭虫蟬麝香桃人莨花狼牙生

鼠論產生新書

懷孕婦人佩萱草花生男子也風土記萱草一名鹿葱一名忘憂一

名宜男本草

養生類纂卷第九

養生類纂卷第十

秦 菴 周 守 忠 纂集

鄉貢進士錢塘縣知縣樵陽謝頰校正重刊

人事部五

產婦

病忌

產婦

人處三才之間稟五行之氣陽施陰化故令有子然五行雖復相生

而剛柔刑殺互相害尅至於將產則有日遊反支禁忌若觸犯

之或橫致諸病故產時坐臥取處須順四時五行之氣故謂之

產法也葉氏病源

諸臨產若觸犯日遊及支諸所禁忌則令血氣不調理而致運也其運

之狀心煩悶氣欲絕是也故須預以法術防之

養生類纂卷之十

凡產婦八月切忌飲酒叫怒產時心神昏亂產論生新書

凡生產自有時節產母初覺腹痛不甚者名曰弄痛且宜任意坐

卧勉強熱忍時喫軟飯如喫軟飯不得只喫粥及蜜湯須時時

強喫免致臨產氣力虛羸當弄痛時先服琥珀湯一二服若是

產時則痛漸密若未當產時則自然安帖若腹痛漸甚更且熱

忍直至連腰引痛眼中火生此是現轉按產者此是胎中

結塊連產門也方脈滑胎輸白皮散一服如生者此是胎中

服藥之法切勿太早須當其時又傍人不得逼迫且須令人扶

策徐徐而行之若行步稍難即凭物立須更扶策再行直至腹

痛連腰相引作陣痛頻即服催生符丹藥一服更且勉強扶行

痛陣轉甚難以行立認是產時將至即服催生符單然後安詳

上草上草之時切勿太早則子在腹中難以轉側及胞漿先破

及至產門子道乾澁皆致難產務要產婦惜力或心中熱悶取
白蜜一匙新汲水調下若未解即吞生雞子一箇又須子細體
候直待兒欲生頭面端正逼迫產門然後上草令人抱腰也

欲生產之時取新汲水半升或半盞頓服之新產下亦宜便服此涼
心經血不上搶也同上又按千金要方云先始落與新汲水五

抱腰之人不得傾斜則兒得順其自然易產也

有臥產者亦須待臥定背平着席體不偃曲則子不失其道苟不能
依此必致難產

夫難產有六凡妊娠六七月胎已成形而尚不知禁忌恣情交合敗
精瘀血聚於胞中是致子大母小臨產必難一也何以知之生

下兒頭上白膜一片熾膩如膠俗強名之曰戴白生兒身有青
有黑俗強名之曰宿誌此皆入月交合所致也如此則不特母

病其子亦生浸淫赤爛瘡動逾歲月不差可不戒哉其次臨產
驚覺太早大小揮霍或信筮卜說鬼祟致令產婦心驚神恐憂

惱氣亂又為開雜婦人喪孝穢濁之人衝觸若不預為止絕臨
產必難二也凡臨產必腹作痛坐婆蹉率不候其時便令試水

及其兒轉便令坐草坐草太早兒轉亦難未當產時痛陣斷續
風颯產門產道乾澁臨產必難三也坐草既早試水頻併胞漿

先破腸澁臨產必難四也乃至用力太過抱腰不穩產母困睡
坐立傾側胎死腹中其為難產五也兒雖已生胞衣不下敗血

入胞脹滿衝心悶絕不醒其為難產六也

緣得分俛切忌問是男是女看血下多少隨證服壓烏梅煎良久喫

粥服四順理中圓便令人從心下按至臍腹日五七次若有疾

隨證服藥粥相間頻頻服餌且宜閉目而坐背後倚物左右看

養生類集卷之一

養生類集卷之十

承常令直立兩膝雖時眠睡頻令喚覺過一復時方得上床亦
須立膝高搭床頭厚鋪褥透圍四向塞孔隙以禦賊風三

日內服四物湯惡露盡臍下塊散止一臍之內常開醋烟以防
運悶一臍之後漸加煖味或以羊肉及唯雞黃取濃汁作藥粥

直生百時常服羊肉當歸湯當歸建中湯四順理中湯日各一
兩服以養臟腑補血脈兩臍之後方得食糜爛肉食滿月之內

尤忌任意飲食觸冒風寒恣情喜怒梳頭用力高聲作勞工巧
之類及上廁便溺如此節養將攝以至百時始得氣血和調臟

腑平復設不依此即致產後餘疾

產婦雖是穢惡然將痛之時及未產已產並不得令死喪汚穢家人
來視之則生難若已產者則傷兒也千金要方

婦女產乳忌反支月若值此月當在牛皮上若灰上勿令水血惡物

著地則殺人及浣濯衣水皆以器盛過此忌月乃止

凡生產不依產法脫有犯觸於後母子皆死若不至死即母子俱病

庶事皆不稱心若能依法無所犯觸毋即無病子亦易養

凡欲產時特忌多人瞻視唯得三二人在傍待擦產訖乃可告語諸
人也若人衆看之無不難產耳

凡產婦慎食熱藥熱麵飲食當令人肌溫溫也

凡欲臨產時必先脫尋常所著衣以籠籠頭及電口令至密即易產
也

凡婦人生子思便扶上床須臾飲童子小便一盞亦須先備以葵荷
葉卷之或產婦氣盛初經生產覺氣悶不安者調七室散一服

服之不可令產婦側卧且令立膝未可伸足又常令人以物自
心腹撐起至臍下使惡露不滯也又令產婦常開醋炭氣夏月

心腹撐起至臍下使惡露不滯也又令產婦常開醋炭氣夏月

心腹撐起至臍下使惡露不滯也又令產婦常開醋炭氣夏月

心腹撐起至臍下使惡露不滯也又令產婦常開醋炭氣夏月

心腹撐起至臍下使惡露不滯也又令產婦常開醋炭氣夏月

心腹撐起至臍下使惡露不滯也又令產婦常開醋炭氣夏月

心腹撐起至臍下使惡露不滯也又令產婦常開醋炭氣夏月

心腹撐起至臍下使惡露不滯也又令產婦常開醋炭氣夏月

心腹撐起至臍下使惡露不滯也又令產婦常開醋炭氣夏月

心腹撐起至臍下使惡露不滯也又令產婦常開醋炭氣夏月

心腹撐起至臍下使惡露不滯也又令產婦常開醋炭氣夏月

心腹撐起至臍下使惡露不滯也又令產婦常開醋炭氣夏月

心腹撐起至臍下使惡露不滯也又令產婦常開醋炭氣夏月

心腹撐起至臍下使惡露不滯也又令產婦常開醋炭氣夏月

心腹撐起至臍下使惡露不滯也又令產婦常開醋炭氣夏月

心腹撐起至臍下使惡露不滯也又令產婦常開醋炭氣夏月

心腹撐起至臍下使惡露不滯也又令產婦常開醋炭氣夏月

心腹撐起至臍下使惡露不滯也又令產婦常開醋炭氣夏月

心腹撐起至臍下使惡露不滯也又令產婦常開醋炭氣夏月

15106 子部 醫家類 6 21

房中不須著火煮粥并煎藥之類並須在房外若於兩三日間
覺腹中時時撮痛者此為兒枕痛凡須服治兒枕藥一二服止
或於三五日之間覺頭昏痛身熱筋脈氣刺者此是乳脈將行
即服行乳脈藥一二服有如此者不須服若因床帳太煖或
產氣感或素多喜怒覺頭目眩暈如在舟車精神鬱悶者此是
血運即須服治血運藥一二服止或覺粥食不羨虛困即服四
順理中圓一二服止若不如此則不須服又分晚之後且喫薄
粥須看多少不可令飽頗煩少與之為妙逐日漸增之須是煮
得如法不用經宿者不可令溫冷不調恐留滯成寒熱也不可
多飲酒以氣虛消剋未得又恐作痰至一曠七日也外恐喫物
無味可爛煮羊肉或黃雌雞汁略用滋味作粥食之不可過多
今江浙間產多喫熟雞子云補亦風俗也滿月之後可食少麪

養生類纂卷之一

四

羹或軟爛猪肉亦不可多若新產定不可食麪早若大便祕或
小便澀切不可服導利藥以其七津液故如此若便服導利藥
則滑泄不禁不可治也切須戒之若秘甚必欲通利可服和暖
藥即通自產後得息如法無諸疾苦者亦須略備補益丸散若
四物湯四順理中圓之類不可過多又恐因藥致疾不可不戒
也未滿月之間不宜語笑憂惶哭泣之類強起坐以至出月之
後或作針線恣食生硬脫衣著風運動起坐或房室不戒雖當
時未覺為害百日之後或成虛勞或頭疼肢節如碎或發寒熱
作渴以至引起宿疾無所不有如產婦未出月間欲得酒喫或
服藥者可用淨黑豆一升炒令煙出以無灰酒五升洗淋之入
好羌活一兩法去土拍碎同浸之當用此酒下藥或時時飲少
許可以辟風邪養氣血下惡露行乳脈也如產婦係不善飲酒

或夏月亦不須強飲大抵產婦須是如法得息百日外方為平
復產乳慶育集 夏月於門外燒磚或以醋沃之置於房中

體玄子借地法呪曰東借十步西借十步南借十步北借十步上借
十步下借十步壁方之中四十餘步安產借地恐有穢汚或有
東海神王或有西海神王或有南海神王或有北海神王或有
日遊將軍白虎夫人遠去十丈軒轅招搖舉高十丈天符地軸
入地十丈令此地空闊產婦某氏安居無所妨礙無所畏忌諸
神擁護百邪遠去急急如律令勅前項借地法於八月一日朱
書一本貼在產房內正北壁上更不須避神殺也上

兒衣於天德月空之處藏之吉外臺秘要方
欲分娩者先取醋以塗口鼻仍置醋於傍使聞其氣兼細細飲之
此為上法如覺暈即以醋噴面蘇末即飲醋仍少與解之一云

養生類纂卷之一

五

內少與水解之崔氏產書
產後榮衛大虛血氣未定食麪太早胃不能消也化麪毒結聚胃脘
口乾燥渴心下痞悶三因極一病證方論
產後有三種疾鬱胃則多汗多汗則大便祕故難於用藥唯麻子蘇
子粥最佳且穩紫蘇子大麻子二味各半合淨洗研極細用水
再研取汁一盞分二次煮粥啜之此粥不唯產後可服大抵老
人諸虛人風秘皆得力普濟本事方
產後不宜食生冷陳久滑物外臺秘要方
產婦不可見狐臭人善令產婦著腫云效七錄
產後未滿月飲冷水與血相聚令腹脹痛經效產室
產後惡露未止食鹹酸之物過體無血色腹痛發寒熱同上
產婦綿分解了燒秤鎰江石令赤置器中向產母床前帳裏投醋淬

之得醋氣以除血暈之疾十日內時時作此法不妨量者如日
月之有暈也同上
產後昏暈由本來氣弱因去血過多氣無所主精神不足陰陽雜亂
謂之血運急以炭火投醋中熏鼻及以半夏末少許吹鼻中即
省全生指迷方論

病忌

病停痰留飲嘔逆逆惡心胃滿痛腸間漉漉有聲忌冷飲酒漿雞
經煖盪亦不宜多夏月水漿尤宜戒忌糟滷海味肺煎鯪鮓煎
燻燥物食之皆作痰又發渴喜飲飲多則必停滯飯宜過軟稠
粥尤佳猪羊精肉頭蹄肚肺腸臟石子白魚鯽魚雞鴨魚鳧鴨少
用以隨粥飯蒸薑蘿蔔燕青蒜芥以和羹臠也食治通說
痰癖吐逆忌甘滑等物古今錄驗養生必用方

養生類纂卷之一

六

下痢者食一切魚必加劇致因難治千金要方

患痢人不可食酪孫真人食忌

患痢人不可食馬肉本草又千金要方云下痢者食馬肉必加劇

痢疾忌生冷油膩之物是齋百一選方

病下痢多日有全不度米糝未思食間不可強進或欲引飲勿與熱

水白湯煎薄粥通口飲之或惡米糝澄取清者亦可但有穀液

過腸可以持養胃氣與少糖薑等下痢切不可多蓋腸傷損

難有如此方醫治仍有此二物相濟方能成再生之功效治通

虛煩不可飲冷飲入胃津液愈不生育陳廩米煮取清飲通

口飲之同上

痢渴忌酒麪房室魚鷄海物等養生必用方

痢渴病所忌者有三一飲酒二房室三鹹食及麪能忌此雖不服藥

亦自可消渴之人愈與未與常須慮患大難普濟本事方

病脚氣忌生冷粘硬物濕麪米粉宜木瓜栗子食治通說

患脚氣人勿食甜瓜其患求不除本草

甜瓜患脚氣虛脹者如食之其患水不除千金要方

病脚氣人不可食蒜菜瑣碎錄

脚氣諸風並忌房室雞魚酒蒜瓜瓠養生必用方

患脚氣人不可喫鯽魚瑣碎錄

有風病者不可喫胡桃能發風同上

間風人不可攷櫻桃嗽之立散本草雷經

凡中風毒之人切不得放睡只可扶坐救醒略與就枕頃刻間又扶

養生類纂卷之一

七

起貴不昏也大智律師必用方

患風濕人及有風證人不可食麵瑣碎錄

風眩癩癩忌十二屬肉養生必用方

患風水氣不宜食栗子本草

水病既愈又須斷鹽二年房室喜怒滋味魚肉麥葷穢惡亦不能

忌慎專仰藥力未之聞也養生必用方

患氣者多食葱發氣上衝人五臟固絕本草

病水氣腫脹切忌鹽醬味酒麵糯米食一切冷硬物食食治通說

病傷寒時氣初覺壯熱增寒頭痛肢體便屏一切常食只喫淡粥將

息或未飢不可勸勉如渴欲引飲前薄粥湯溫飲數口或焦渴

思水且與溫湯或大渴驟煩取新汲水少飲細呷勿極其意令

飲薄粥略要米糝以滋養胃氣如已得正汗身涼和後尚欲飲

冷謹勿與之粥當博節免致因食勞復病再作傷寒感冷中濕
伏暑將養做此同上

時病差後食一切肉并蒜食竟行房病發必死千金要方

時病後未健食生青菜者手足必青腫同上

時病差未健食青菜竟行房病更發必死同上

熱病差後勿食羊肉發熱殺人本草

時行病起食魚鱠令人胃弱同上

天行病後不可食鹽同上

天行病後不可食黃瓜越瓜同上

熱病後十日不可食熱韭食之即發困本草

時行病起食鱠魚令人再發食療本草

時病後不可食鯉魚再發即死同上

養生類纂卷之十

傷寒病初差不可過飽及勞動或食羊肉行房事與食諸骨汁并飲

酒病方愈脾胃尚弱食過飽不能消化病即再乘謂之食復病

方愈氣血尚虛勞太早病即再來謂之勞復又傷寒食羊肉行

房事立死食諸骨汁飲酒者再病龐安常每云飲酒者亦死

時病愈後百日之後禁食猪大羊肉并傷血及肥魚油膩鮫魚則

必大下痢下則不可復救又禁食麵蒜韭蘆生菜鱉蟹葷食

此多致傷發則難治又令到他年數發也葛洪時後方

新病新汗解勿飲冷水損人心腹不平復云後七載

痼疾人不可食熊肉令終身不愈金匱要略方

腹內有宿病無食鯉魚肉害人千金要方

有痼疾人不可食雉肉本草

瘦惡者不可食腰肉發痼疾同上

患冷人勿食羊乳酪食療本草

有冷氣人不可食烏羊本草又食療云亦不可藟豆

痼冷忌冷物積熱忌熱物如魚酒之類養生必用方

脾胃五噎脹滿等病忌生冷粘滑同上

肺萎肺癰通忌房室魚酒熱麪同上

發背癰疽後大忌房室魚酒喜怒作勞同上

患癰之時不可食薑并雞肉要結實作塊瑣碎錄

病寒熱諸瘡宜糜粥軟飯將息暫斷一切魚肉忌酒果生冷及雞消

化物不發旬日方可少進麵食於常食平善魚肉中除羊肉外

選用一味以過粥飯菜蔬除黃瓜茄子苦蕒胡荽外皆可為羹

無令過多免傷動胃氣必不至再發也潮熱骨蒸寒熱往來諸

病將養做此食治通說

養生類纂卷之十

患瘡人食羊肉令發熱困重致死本草

腹中宿癥病者食鯉魚肉害人千金要方

癥瘕積聚通忌生冷醋滑物養生必用方

暴下後飲酒者隔上變為伏熱千金要方

暴下後不可食羊肉髓及骨汁成煩熱難解還動利同上

病欬嗽上喘忌酒麵鹹食生冷果實陳腐滯藏煎燥炮炙物宜猪羊

肺食治通說

病咯吐血宜粳糯米合和煮粥切忌酒麪煎燥滯藏海味硬冷難

尅化物黃小豆菘豆以和糜粥湯熯連節嫩藕蕪菁波稜以為

蔬菜也鼻衄齒衄諸血病將養做此同上

病腸風五痔大便下血忌雞雉鱉魚鱉鮓葷菜芋頭苾菰酒果冷

硬煎燥濕麵同上

病大便瀉忌炙煨乾燥物糯米食赤豆黍秫猪羊肝諸色魚脯蕪
棗栗菜不可生飲同上

病小便淋瀝忌益醋濃味酸甘果實酒麵秫糯煎煨燥物同上

病差人勿食蕪蘭令人虛汗不止本草

牙齦有病人切忌啖蕪同上

病眼禁冷手冷物不爾作瘡日以熱湯俟通手洗沃百十過瞋目少
時甚佳養生必用方

有眼疾不可浴浴則病甚至有失明者方氏泊宅編

有目疾切忌浴令人目盲遊齋開覽

狐臭忌五辛狐肉養生必用方又本草云胡臭人不可食芸薑

金瘡勿食梨令人萎困寒中千金要方

食馬肉殺人龍魚河圖

養生類纂卷之十

十

有霍亂疾勿使冷食真誥

患癩疾忌薑辛猪魚生菜辛菜吹火讀誦及大語用氣千金要方

凡口瘡忌食鹹膩及熱麵乾菓等宜純食甜粥勿食鹽菜三日即差
同上

病癩之人忌食癩六畜肉食之者癩發之狀態象之 巢氏病源

癩者不可食醴魚齊人千金月令

失心人食麝心及肝便迷亂無心緒食療本草

凡患瘡疥者切須忌茶本草

有瘡者不可食蠶魚令人癢白同上

患寒熱病者不可食蠶豆同上

胃冷者不可食粟米同上

久病人食李子病尤甚千金要方

羸瘦者不可食生棗同上

病人不可多食黍令臆脹太平御覽

產後忌生冷物唯藕不同生冷為能破血故也 食療本草

發熱病人不宜多食雞同上

患冷人不可多食茄子發病損人本草

患鼻中息肉忌作勞及熱食并蒜麵百日同上

黃疸病忌麵肉醋魚蒜韭熱食犯之即死同上

凡中風多由熱起服藥當須慎酒麵羊肉生菜冷食猪魚雞牛馬肉
蒜乃得差同上

養生類纂卷第十

第十

養生類纂卷之十一

養生類纂卷第十一

屋舍 樓 廳堂 庭軒

房室牀帳附門戶 井竈鍋釜附 天井

窓 溝瀆 廁

屋舍

宅欲左有流水謂之青龍右有長道謂之白虎前有汚池謂之朱雀
後有丘陵謂之玄武為最貴地若無此相凶不然種樹東種桃

柳南種梅東西植榆北柰杏地理新書

宅東有杏樹凶宅北有李宅西有桃皆為淫邪宅西有柳為被刑戮

宅東種柳益馬宅西種棗益牛中門有槐富貴三世宅後有榆
百鬼不敢近同上

宅東下西高富貴雄豪前高後下絕無門戶後高前下多足牛馬

凡宅地欲平坦名曰梁土後高前下名曰晉上居之並吉西高東下名曰魯土居之富貴當出賢人前高後下名曰楚土居之凶四面高中央下名曰衛土居之先富後貧同上

凡宅不居常衝口處不居古寺廟及祠社鑪冶處不居草木不生處不居故軍營戰地不居溝渠流處不居山脊衝處不居大城門口處不居對獄門處不居百川口處同上

凡宅東有流水達江海吉東有大路貧北有大路凶南有大路富貴同上

凡樹木皆欲向宅吉背宅凶凡宅地形外西不足居之自如子午不足居之大凶子丑不足居之口舌南北長東西狹吉東西長南北狹初凶後吉同上

凡人居洪潤光澤陽氣者吉乾燥無潤澤者凶同上

凡宅前低後高世出英豪前高後低長幼昏迷左下右昂男子榮昌陽宅則吉陰宅不強右下左高陰宅豐豪陽宅非吉主必奔逃

兩新夾故泥頃不住兩故夾新光顯宗親新故俱半陳粟朽貫寶東空西家無老妻有西無東家無老翁壞宅留屋終不斷哭

宅材鼎新人旺千春薦屋半柱人散無主間架成隻潛資衣食接棟造屋三年一哭同上

凡住祖父之宅而欲修造即依祖上作陽宅陰宅運用方隅如是則累代富貴子孫隆盛如居處不利即宜轉陽作陰或移陰為陽吉同上

凡人居止之室必須周密勿令有細隙致有風氣得入小竟有風勿強忍之必坐公須急避之千金要方

居處不得綺靡華麗令人貪婪無厭乃患害之源但令雅素淨潔

蓋屋布椽不得當柱頭梁上著須是兩邊騎梁著云不得以小厭大也瑣碎錄

凡造屋切忌先築牆圍并外門必難成同上

凡起新屋防木匠放木筆於屋柱下令人家不吉更防有倒木作柱令人不吉同上

起宅畢其門刷以醇酒及散香末蓋禮神之至也同上

人家不可多種芭蕉久而招祟同上又云人家房前不宜多種芭蕉住宅四畔竹木青翠進財會般宅經

屋架與間不欲雙頭僅為大吉水簷頭相射主殺傷內射外人死外射內內人當凡屋外簷廣闊為上不得逼促斜雨潑壁家多痢疾風吹不著不用服藥屋漏漿新婦無良梁棟偏欹家多是非屋勢傾斜博博貪花尾移棟推子孫貧羸同上

凡柱尾為斗枋尾為升升在斗下為不順主有不孝子弟斗在升下大吉同上

凡折梁以木頭朝柱主人大吉木匠有成同上

宅四面交衝使子孫怯弱八王子宅經

古路靈壇神前佛後水田雙灶之所其地並不堪居同上

宅若前高後下法主孤兒寡婦令男子懶惰使女子淫奔同上

宅中水汪汪養蚕桑之難得同上

屋頭有夏衰病莫不由斯同上

桑樹不宜作屋木死樹不宜作棟梁素天剛陰陽禁忌曆何謂安處曰非華堂邃宇重網廣榻之謂也在乎南向而坐東首而

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高則陽威而明多屋無庫庫則陰威而暗多故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人之魂陽而魄陰苟

傷明暗則疾病生焉此所謂居處之高尚使之然况天地之氣有亢陽之攻肌淫陰之侵體豈不防慎哉修養之漸倘不法此非安處之道術曰吾所居室四邊皆窓戶遇風即闔風息即閉吾所居座前簾後屏太明則下簾以和其內太暗則捲簾以通其外曜內以安心外以安心目皆安則身安矣明暗尚然况太多事慮太多情慾豈能安其內外哉故學道以安處為次

天隱子

居宅造樓莫近街頭低吉高山能招五通按聖曆
門樓重屋須榮貴素天剛陰陽禁忌曆

廳堂

居宅廳後不宜作龜頭瑣碎錄

養生類纂卷之十一

四

畫堂應干湏用偶數則室和睦同上

私居廳不必廣大亦要數隻廳上單棟想招內政預事同上

私居堂要十分華飾夫婦偕老子孫昌盛同上

有廳無堂孤寡難當同上

堂前有榴樹吉地理新書

南廳連於西屋令歲月之憂煎八王子宅經

折裏為廳終不利折廳為裏則無妨袁天剛陰陽禁忌曆

庭軒

大樹近軒疾病連綿按聖曆

人家種樹中庭一月散財千萬八王子宅經

中庭種樹主分張袁天剛陰陽禁忌曆

門庭宜喜加祥同上

庭心樹木名閑困長直庭心主禍殃同上

房室末帳附

人臥室字當令潔感威則受災不感則受故氣故氣之亂人室字者所為不成所作不立一身亦爾當數洗沐浴潔不爾無冀真語人臥床當令高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悉之侵人常依地而逆上耳高調三尺以上也昔有人病在地臥於病中乃見鬼於壁穿下以手為管吹之此即是鬼吹之事也同上

房室當頭莫安櫃房門兩壁莫開窓袁天剛陰陽禁忌曆

房門不得正對天井此房人口頻災曾般宅經

竈房門亦不可對其房門主口舌病患同上

掛帳不用閉口犯者蚊蠅扇不可盡湏用水閉日為佳若用土閉日泥飾屋宇蚊不入累効瑣碎錄

養生類纂卷之十一

五

門戶

凡門以栗木為闕者夜可以遠盜後容錄

凡門面兩畔壁須大小一般左大換妻右大孤寡曾般宅經

門面上枋空蛀窟痕主動溫瘡瘻之疾門棟柱不著地無穿長棟柱空蛀家長聾盲門塞棟柱家憂退財破田血畜耗妬大門十

柱小門六柱皆著地吉門高於儲法多災血門裝虛坐頻招瘟

火蠶屋對門癰瘡常存倉口向門家退動瘟搗石門居屋出離

書門前直屋家無餘穀門口水坑家破伶仃大樹當門羅鼓天

瘟牆頭街門常被人論交路交門人口不存衆路直衝家無老

爺門被水射家散人神社對門常病時瘟門中水出財散究

屈門若井水家招神鬼同上

正門前不宜種柳瑣碎錄

所居向巽方開門及隙穴開窓之類立有灾害無免者日夜忽於官

舍正廳私家正堂南向坐多招異事當門勿安卧榻不利同上

庚寅日不可作門門大夫死日同上

人家門左右不可安神堂主三年一次哭同上

掃糞草置門下令人患白虎病東人呼為歷骨風白虎鬼如猫在糞

堆中亦云糞神療法以雞子指病人痛呪頭送著糞堆頭勿反

顧本草

凡宅門下水出財物不聚地理新書

東北開門多招怪異之重重八王子宅經

宅戶三門莫相對表天剛陰陽禁忌曆

門前青草多愁怨門外垂楊非吉祥同上

水路衝門悖逆兇孫孫聖曆

養生類纂卷之十一

六

井竈錫釜附

勿致井今古大忌云艾七鐵

見露井莫窺損壽穢碎錄

俗以清明日淘井為新同上

以鉛十餘斤實之井中水清而甘同上

凡開井近江近海處須擇江風順日開則吹江水之泉脉必甘若海

風順日則吹海水入泉脉必醜謂如江在井之西南方是日有

西南風則鑿之同上

覆井沸取東向三百六十步內覓一青石以酒煮放井中在止同上

即不穿井甘泉不香彭祖百忌日

勿塞故井令人耳聾百忌日

此堂前不可穿井曾般宅經

男子窺井婦人上竈皆招口舌意外之禍瑣碎錄

勿越井越竈感應篇

井於竈邊虛耗年年摠聖曆又鎖碎錄云井若近竈年年虛耗

井竈相看法主男女之內亂八王子宅經

井竈不可令相見女子祭竈事不祥表天剛陰伏禁忌曆

井北竈南家五逆井畔栽桃物業荒同上

廳內堂前難鑿井主人堂後莫開泉同上

刀盆不宜安竈上同上又鎖碎錄云竈上不可放刀象不安

簾箕放竈前令人家不安鎖碎錄

凡於廳屋安灶兩火煌煌主有灾殃同上

踐壞竈土令人患瘡酉陽雜俎

竈前無禮家必破竈前歌笑要驚惶表天剛陰陽禁忌曆

養生類纂卷之十一

七

糞土無令壅竈前同上

竈中午夜絕燒煙同上午夜乃是后帝竈君交會之夜宜避之即安

婦人勿踏竈坐大忌云艾七鐵

向竈罵詈不祥同上

不可對竈吟詠及哭感應篇

不可竈火燒香同上

作竈法長七尺九寸上象北斗下應九州廣四尺象四時高三尺象

三才口闊一尺二寸象十二時安兩釜象日月突大八寸象八

風頰倚新埽淨洗以淨土和合香水合泥不可用壁泥相雜大

忌之以猪肝和泥令婦人孝順陰陽百忌曆

凡作竈先除地面土五寸取下面淨土以井花水并香合泥大

吉同上

凡竈面向西向南吉向東北凶同

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淮南

竈主食夢者得食辭夢書

子孫滿堂竈在明堂徵音明堂在午宮音明堂在子羽音明堂在戌

商角音明堂在申地德聖曆

丙丁作竈引火光表天剛陰陽禁忌曆

凡遇金甌鳴鬼名婆女但呼其名字亦不為灾却招吉利陔百忌

金鳴不得驚呼頭一男子作婦人拜即止或婦人作男子拜亦止瑣

碎錄

金鳴甌虛氣衝則鳴非恠但揭去蓋即已同上

凡人家厨下頭鍋遇夜須刷洗淨滿注水不可令乾如空則使主人

心焦同上又表天剛陔百忌曆云鍋釜夜深莫停水

卷之三類集卷之十一

天井

凡四向堂屋前著過道中亭有二天井象日月為屋有眼目主大發

少灾若只作一天井亦發只是多出患眼及損少丁婦曾般宅

天井著花欄主淫佚同又云天井置欄主病心痛障眼著花欄小

凡人家天井方為上不可直長主喪禍同上

廳前天井停水不出主病患父子相拘有下混腸風之疾及漏肚傷

孕之厄同上 天井栽木大凶同上

天井內不可種花招婦人淫乱瑣碎錄

窓

門壁有窓招橫事表天剛陔百忌曆

開天窓宜就左邊乃青龍開眼吉瑣碎錄

溝瀆

溝渠通浚屋宇潔淨無穢氣不生瘟疫病瑣碎錄

水路衝門悖逆兇孫水穿宅過東流無禍摠聖曆

水若倒流宅主女為家長八王子宅經

水從門出主耗散之貧窮同上

勿塞溝瀆令人目盲云復七籤

廁

凡人上廁之時先離廁前五步咳嗽三兩声其神在廁中即自然

回避清樓經

上廁不得囁於廁中并唾於四圍及唾於壁上廁神免得生瘡瘻其

神凡事護佑不敬不信即思損其身同上

凡有三二歲以下男女抱糞於廁中多有觸犯緣有姪腥氣并外來

尿糞惡氣衝其廁神并受糞夫人立有灾咎同上

卷之三類集卷之十一

九

凡男子上廁不得科頭是若有此犯公私之人遭牢獄之厄同上

凡置得新廁即便除却舊廁其舊廁之內糞亦盡除恐遺殃禍當除

之時以水安廁中令滿黃帝言除廁只言除水同上

凡人家不得以夜棄廁中及將糞不淨令人家貧有大凶同上

廁神姓高名登是避天飛騎大殺將軍不可觸犯能賜灾福凡祭祀

不可呼神名避之吉同上

每道六夜宜登廁表天剛陰陽禁忌曆

當放撒廁官事同上

廁中生蛆以尊葉一把投於廁甕中即無瑣碎錄

卷之三類集卷之十一

養生類纂卷第十二

察 卷 周 守 忠 纂集

鄉貢進士錢塘縣知縣樵陽謝頌校正重刊

服章部

衣服

冠帶

茵褥

鞋履

凡人旦起著衣反者更著之吉千金要方

春天不可薄衣令人傷寒霍亂食不消頭痛同上

衣光者當尸三振之曰殃去吉同上

濕衣及汗衣皆不可久著令人發瘡及風癢同上

大汗能易衣佳不易者急洗之不爾令人小便不利同上

凡大汗勿偏脫衣喜得偏風半身不遂同上

先寒而衣先熱而解朴子

大汗急傳粉著汗濕衣令人得瘡大小便不利養生要集

凡人不可比向脫衣酉陽雜俎

衣服勤洗浣以香露之身致沐浴令潔淨則神安道勝也懋齋中志

凡衣服巾櫛枕鏡不宜與人同之亦人千金月令

衣服不宜買布衣同上

衣服衫袴裙襪白交頰者大凶百性書

衣服上忽生斑痕或忽發烟脂粉黛或忽有孔穴似刀剪者並不祥

衣服裙袴被鼠咬有喜事同上

衣服上忽聞馨香者喜慶至忽聞臭穢者主疾病大凶同上

冠帶

冠帶

勿面北冠帶凶千金要方

幘頭腰帶莫同安表天剛陰陽禁忌曆

五日不冠帶主有非殃摠聖曆

胤咬人幘頭帽子巾帶衫領者主得橫財喜事百日内至百性書

茵褥

虎豹皮不可作茵褥令人目暗鬚毛刺人瘡疔中能殺人瑣碎錄

鵝毛選輕茸細毛夾布為褥俗云鵝毛柔暖而性冷偏宜覆嬰兒燕

烏毡久卧吸入脂血令人無顏色本草

鞋履

夜卧履不可仰須是相合不然置床上也瑣碎錄

夜卧以鞋一覆一仰即無魘惡夢同上

切忌莫燒破鞋履兎孫長大沒文章天剛陰陽禁忌曆

下床躡履之際三称大吉丑亥七歲

凡上床先脫左足履同上

凡欲坐先解脫右靴履大吉 千金異方

養生類纂卷第十二

養生雜纂卷第十三

食饌部一

飲食 雜食 飯 粥 麵

察菴周守忠纂集
鄉貢進士錢塘縣知縣樵陽謝頌校正重刊

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有樂食養陰養陽也

故無樂凡声陽也礼記

當食不歎同上

不飢強食則脾勞不渴強飲則胃脹食欲常少勿令虛冬則朝勿虛

夏則夜勿飽老子養生要訣

君子慎言語節飲食周易

養生類纂卷之十三

一

王叔和洞識攝生之道常謂人日食不欲雜雜則或有所犯當時或

無災患積久為人作疾尋常飲食每令得所多食令人膨短

氣或致暴疾夏至秋分少食肥膩餅臠之屬此物與酒食瓜果

相妨當時不必習病入秋節度陽消陰息寒氣摠至多諸暴卒

良由涉夏取冷太過飲食不節故也而不達者皆以病至之日

便謂是受病之始而不知其所由來者漸矣豈不惑哉生論 養

勿跳食感應篇

美食不熟嚼生食不麤吞千金要方

食上不得語語與食者常患背背痛同上

善養性者先飢而食先渴而飲食欲數而少不欲頓而多則難消也

常欲令如飽中飢飢中飽耳蓋飽則傷肺飢則傷氣故每學淡

食食當熟嚼使米脂入腹同上

人之當食須去煩惱同上

食畢當漱口數過令人牙齒不敗口香同上

每食訖以手摩面及腹令津液流通同上

食畢當行步躊躇計使中數里行來畢使人以粉摩腹上數百遍則

食易消大益人令人能飲食無百病同上

飽食仰臥成氣痞作頭風同上

觸寒來者寒未解食熱食成刺風同上

凡熱食汗出勿當風發痙頭痛令人目流多睡同上

飽食即臥乃生百病不消成積聚同上

人不得夜食又云夜勿過醉飽同上又云一日之忌暮無飽食

食勿精思為勞苦事有損餘虛損人常須日在巳時食訖則不須飲

酒終身無乾嘔同上

養生類纂卷之十三

二

飲食上蜂行住食之必有毒同上

濕食臨上看之不見人物影者勿食之成卒注若已食腹脹者急以

藥下之同上

熱食傷骨冷食傷肺熱無灼屑冷無水齒千金異方

食勿大言大飽血脈閉同上

夜藏飲食不密鼠淚滴器中食之得黃疾避齋閉覽

凡飲食不可放在露天恐飛絲直飲食中食之咽喉生胞急以巴豆

白礬燒灰吹入口內或急擦即差瑣碎錄

夜半勿飲食又云夜食損壽同上又云笈七篇云酒後不飲食

飽食不用坐與臥欲得行步務作以散之不尔使人得積聚不消之

疾及手足痺癢面皮皴皺必損年壽也云笈七篇

飲食伏床同上

不可向北喫食同上

今人食冷物必飲湯將溫其脾已水其脾何溫之有不若未食冷物

先飲湯溫之繼食冷無患翰府名談

每食畢即呵出口中食毒濁氣永無患矣幼真先生 內元氣 法

慎勿飽飽即傷心同上又千金要方云飽則傷肺飢則傷氣

食畢當漱口數過不尔使人病齟齬巢氏病源

眩食上勿道死事勿露食物來聚邪惡正一平

食之有齋戒者齋乃潔淨之物戒乃節慎之稱有飢即食食勿全飽

此所謂調中也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食腐敗閉氣之

物勿食此皆宜戒也手常摩擦皮膚溫熱去冷氣此所謂暢

外也此是調理形骸之法天隱子

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食論語註云色惡不食臭惡

養生類纂卷之三

三

不食者謂 食及內顏色香臭變惡者皆不食之 失飪不食者

謂 失生熟之節也不時不食者謂非朝夕日中時也

食飲以時飢飽得中水穀變化冲氣和融精血以生榮衛以行

調平神志安寧正氣充實於內元真通會於外內外邪診莫之

能于一切疾患無從所作也食治通說

食飲之宜當候已飢而進食食不厭熟時仍候焦渴而引飲飲不厭

細呷無待飢甚而後食食不可大飽或竟微渴而省飲飲不欲

太類食不厭精細飲不厭溫熱同上

食無生冷堅韌焦燥粘滑物傷胃則胃中水穀易於腐化同上

好食生冷者將為腹痛心疼嘔吐泄利之疾同上

好食炙博者將為口瘡咽痛壅熱癰瘍之疾同上

食物飽甚耗氣非一或食不下而上湧嘔吐以耗靈源或飲不 而

作痰咯唾以耗神水同上

偶食物飽甚難竟体倦無輒就寢可運動徐行約百餘步然後解帶

鬆衣伸腰端坐兩手按摩心腹交叉來往約一二十過復以兩

手自心脇間按捺向下約數十過令心腹氣道不至壅塞過飽

食隨手消化也同上

當感暑時食飲加意調節緣伏陰在內腐化稍遲又果蔬園蔬多將

生嗽蘇水桂漿唯欲冷飲生冷相值剋化尤難微傷即殮世重

傷即霍亂吐利是以暑月食物尤要節減使脾胃易於腐化戒

忌生冷免有腹臟之疾也同上

暑月瓷器如日照著不可便感飲食瑣碎錄

銅器蓋食器上汗滴食中令人發惡瘡內疽金匱要畧方

吳楚之人每中脘有疾悉謂脾病胃腹痛不以虛實悉謂脾病凡脾

養生類纂卷之十三

四

藥皆椒薑桂附之類又感夏必熱食居密室服藥習以為常余

勸以夏當寒食高居以遠炎暑則曰吳楚與北人異以此自將

安樂充實豈不難哉經云春夏養陽秋冬養陰賴天地之柔剛

註陰根於陽謂五月五陽一陰始生聖人春食溫夏食寒以抑

陽扶陰十一月五陰陽故熱食附炎以抑陰扶陽反此者是謂

伐根感夏熱食窮冬寒食以自取困踣吾末如之何 孝 保

全信初方

一日之忌暮無飽食物至飽已傷腸胃又人之陽氣隨日升沉日中

則隆日西則虛無勞擾筋骨當休息肢体力省運行食 磨化

或即就寢不免重傷故云夜食飽甚損一日之壽也千金翼方

犀角著撓飲食沫出及澆地墳起者食之殺人金匱要畧方

魚枕器以感飲食過蠱毒輒爆裂避齋閑覽

雜食

食包子時用醋蘸免回氣蓋包子包氣醋破也項碎錄

饅頭後供梅血羹者饅頭包氣血破氣也同上

食餐不可食鯪殺人同上

啖餐餌之類過多竟不快者唯飲酒至醉則既醒之後所苦皆差其

效過於服藥陳橘皮湯亦能解同上

餛飩與飯同食則胃膈不隘同上

庖饌失度炙煇熱食旋餅生飭不可食食治通說

每向夜食不得多吃雞鴨猪脚等物及吃堆消筋皮之物多食必有

霍亂四時養生論

修道欲得見真的飲食之中堪者吃淡粥朝食渴自消油麻潤喉足

津液就中粳米飯偏宜淡麵餛飩也相益好耐飲時恃氣消生

養生類纂卷之十三 五

椒服之百疾息食前常咽六七咽以食為主是準則飯了須呵

三五呵免教毒氣煩肯臆胎息秘要訣

勿食一切雜臘臟五辛留滯冷滑之物若食之令三尸濁觸五神太

乙真君五誠

勿食父母本命所屬肉令人命不長千金要方

勿食自己本命所屬肉令人魂魄飛揚同上

每食不用重肉喜生百病常須少食肉多食餅及少蔬菜并勿食生

菜生米小豆陳臭物同上

一切諸肉煮不熟生不斂者食之成瘕同上

勿食生肉傷胃一切肉惟須煮爛停冷食之同上

勿食一切腦大損人同上

祭神肉無故自動食之害人同上

凡肉生熟脯肉等同以器蓋密使氣不泄者肉汁同食之殺人槍禁

凡肉中有未點或自動或墮地而塵不汚者皆不可食同上

凡食生肉飽飲乳謂酥酪之類變成白蟲同上

凡六畜自死及疫死者皆有毒不可食食之令人心煩悶而吐利無

度同上

凡六畜毛并蹄之甲皆有毒不可食之同上

凡六畜肉熱血不斷者不可食若肝青或五臟著草自動及得鹹醋

不變色或墮地不汚者皆有毒殺人同上

凡六畜脾不可食之同上

凡肉狗不喫鳥不啄者不可食之同上

凡肝臟自不可輕啖自死者亦甚金匱要略方

諸心皆為神識所舍勿食之使人來生復其對報矣同上

養生類纂卷之十三 六

自死肉口閉不可食之同上

丙午日壬子日勿食諸五臟同上

肉須新鮮似有氣息則不宜食爛臟損氣切宜戒之沈存中志

肉不厭軟煖肉味無令勝食氣食治通說

飯

飯訖即自以手摩腹出門庭行五六十步消息之中食後還以熱手

摩腹行一二百步緩緩行勿令氣急行訖還床偃卧四展手足

勿睡頃之氣定便起正坐吃五六顆蘇煎棗啜半升以下人參

茯苓甘草等飲覺似少熱即吃麥蘖麥竹葉茅根等飲量性將

理千金翼方

每日吃飯先定坐叩齒二十一遍集神細嚼一口嚥下則五臟先接

此一口神安道家謂細食也項碎錄

飯無令少於麵食治通說

所謂四時之養者春食麥夏食菽亦以食木火之畜秋食麻冬食黍

亦以食金水之畜所謂朝日之養者侵晨一粥早晚兩飯同上

穢飯餒肉臭魚食之皆傷人金匱要畧方

南天燭不拘時採其枝葉於石臼中持碎用水漬粳米漉而炊之初漬

米正作綠色既得蒸便如紺若一過汁漬不得好色亦可淘去

更以新汁漬之洒漉皆用此汁當令飯作正青色乃止餘汁洒

飯預作高格暴令乾當三過蒸暴每一燥輒以青汁漉令浥浥

耳日可服二升勿復血食亦以填胃補髓消滅三蟲本草菴經

又按陶隱居登其隱訣太極真人謂之精乾石髓飯又本草名

烏飯益顏色筋骨

元載寵姬薛瑤幼時母飯以香及長飢香体輕杜陽雜錄

養生類纂卷之三十三 七

張文潛粥記贈潘邠老云張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盞空腹胃虛穀

氣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腑相得最為飲食之良妙齊

和尚說山中僧每將旦一粥甚馨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竟臟

腑燥渴蓋能暢胃氣生津液也又見東坡一帖云夜坐飢甚具

子野勸食白粥云能推陳致新利腸養胃梁谿漫志

粥後不宜入白湯令人成淋為傳濕也項碎錄

食甜粥勿食大鮮必變成尿血巢氏病源

食米甘甜變成走注病謂遊皮膚癢痛同上

食白米粥勿食生蒼耳成走症金匱要畧方

食甜粥已食鹽即吐同上

豉粥不可於霍亂後食齊人千金月令

地黄粥以補虛右取地黄四兩搗取汁候粥半熟即下之以綿裹椒

一百粒生薑一片投粥中候熟出之下羊腎一具去脂膜細切

如韭葉大加少鹽食同上

防風粥以去四風風右取防風二分分煮取汁作粥同上

紫蘇粥以去擁氣右取紫蘇子熬令黃香以水研瀝取汁作粥同上

又本草云紫蘇子粥常服令人肥白身香

竹葉粥右取淡竹葉一握梔子兩枚切熬以水煎澄取清即細漸粳

米研取汁下米竹葉梔子汁中旋點汁煮之候熟下鹽花蔥之

時或失理則痢疾宜以防之同上

胡麻粥烏油麻去皮蒸一炊曝乾更炒令香熟每用白粳米一升胡

麻半升如常煮粥法為之臨熟加糖蜜任意極香甘胡麻多治

之臨時取用沈存中志懷錄

養生類纂卷之三十三 八

山芋粥山芋生者佳圓種者無味取去皮細石上磨如糊每盞粥

用山芋二合以酥二合蜜一合同炒令凝以匙揉碎粥欲熟投

攪令勻乃出同上

枸杞子粥用枸杞子生研取汁每一盞粥可用汁一盞加少熟蜜

同煮同上

麵一斤入炮了附子末二錢和打如常供大去麵毒項碎錄

今煮麵多過水頗不利於臟腑宜以滾湯候冷代之同上

麵有肥氣不可食食治通說

小麥作麵性擁熱小動風氣久食實人肌膚強氣力本草

小麵種來自西國寒温之地中華人食之率致風壅小說載大麥毒

乃此也昔達磨游海震旦見食麵者驚曰安得此殺人之物後

見菜菔曰賴有此耳蓋菜菔解麵毒也世人食麵已往往繼進麵湯云能解麵毒此大誤東平董汲嘗論戒人煮麵須設二鍋湯煮及半則易鍋煮令過熟乃能去毒則毒在湯明矣方寸治宅編

紫不托法用新黑豆煮取濃汁搜麵作湯餅極甘美能去麵毒令不蒸熟服丹石人尤宜食此雜菓為妙沈存中忘懷錄范侍讀書元長言其父淳父元范間為東平府直講每日供膳所食湯餅異常因造外厨訊諸庖者見釜上有金錢數十審其安用對曰凡麵入湯之後每遇一沸必下一錢錢盡而後已故其說曰硬作熟澀湯深煮久能改齋漫錄

養生類纂卷第十三

第九

養生類纂卷之十四

一

養生類纂卷第十四

察菴周守忠纂集

食饌部二

鄉貢進士錢塘縣知縣樵陽謝頌校正重刊

酒醉附

茶

湯水

五味

鹽

醋

將薑豉附

糖蜜錫附

酥酪

脯腊

膾

鮓鱘

附

酒醉附

唯酒無量不及亂論語註云人飲酒無有限量但不得多以致亂

飲酒過多成血脾之疾華佗中藏經

久飲酒者腐腸爛胃潰髓蒸筋傷人損壽千金要方

酒味苦甘五辛大熱有毒行藥勢殺百邪惡味同上

食生菜飲酒莫炙腹令人腸結同上

飽食訖多飲水及酒成痞癖同上

勿飲濁酒食麵使塞氣孔同上

酒漿臨上看之不見人影者勿食之同上

飲酒不欲使多多則逆吐之為佳同上

酒不可合乳飲令人氣結食禁方

飲酒食紅柿令人心痛至死亦令人易醉同上

飲酒食生蒼耳令人心痛同上

飲白酒食生韭令人病增同上

飲白酒以桑枝貫牛肉多食生寸白虫同上又按本草又云白酒食牛肉生虫

凡飲酒忌諸甜物本草拾遺

養生類纂卷之十四

二

酒後不可食芥辣物緩人筋骨又不可食胡桃令人嘔血瑣碎錄

飲酒不可食羊豕腦大害人同上

飲酒之法自溫至熱若於會散時飲極熱酒一盃則無中酒之患

麵後如飲酒須以酒嚥去目漢椒三兩粒即不為疾同上

銅瓶器不可久貯酒能殺人時暫則無害同上

飲酒熱未解以冷水洗面令人面發瘡輕者破炮業氏病源

飲酒人飲水成酒癖嘔吐疾同上

淫酒於酒色者將以萌虛癩黃疸腸癖痔漏之疾食治通說

醉當風卧以扇自扇成惡風千金要方人病源云醉卧當風使人發

醉以冷水洗浴成痺同上

大醉汗出當以粉傅身令其自乾發成風痺同上

醉不可當風向陽令人發狂同上

醉不可強食或發癰疽或發瘡或生瘡同上

醉飽不可以走馬及跳躑同上

飲酒大醉濕地而卧或立當風衝厨下露坐成癩病千金翼方

酒癩者飲酒大醉不竟卧黍穰中經夜方起遂即成疾眉鬚墮落同

上又千金要方云醉不可露卧及卧黍穰中發癩瘡又金匱要

略方云飲酒食猪肉卧秫稻穰中發黃

飲酒者嚼雞舌香則量廣浸半天回則不醉酒中玄

醉不可露卧令人面發瘡皴葉氏病源

酒之毒在齒每飲一盃即吸水漱滌則不醉遊奇聞覽

一月之忌晦無大醉謂飲酒至醉已傷血氣又人之血脉隨月盈虧

月郭滿具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

獨居當是時也大醉以傷之是以重虛故云晦夜之醉損一

養生類纂卷之十四 三

月之壽也千金翼方

欲醒酒食橄欖瑣碎錄

宿醒未解用蜜浸烏梅多啖清醒乃已樵人直說

九子酒飲之有力糯米一斗微蒸熟研之好杏仁五十枚湯浸去皮

研之大麥麩一兩神麩七兩防風當歸乾薑甜瓜子甜瓜蒂菊

花桂心各二錢並為末以好酒二斤煎熟合和上件藥末如調

稠糊相似入在埧器中用蠟紙數重封冬天煖放半月夏間六

七日足取九如酸棗大凡遇飲冬月煎水十盞著藥三九夏月

新汲水十盞入藥三九在一瓶中候時飽用竹杖子攪轉聞香

美即飲之林泉備用

山芋酒飲之有益山芋蒸熟去皮一斤酥三兩龍腦蓮的同研圓如

雞卵投沸酒中一枚可酒半升山芋當取山生者暴十餘日皮

皺可用之甚美沈存中忘懷錄

枸杞酒方枸杞一百斤切以東流水四石煮之一日一夕去滓得一

石汁漬麴釀之如家醪法酒熟取清置不津器中取乾地黃末

一升桂心末一升乾薑末一升商陸根末一升澤瀉末一升蜀

椒末一升右六味以絹袋內酒底密封口埋入地三尺堅覆

上二十日沐浴整衣冠向仙人再拜訖開之其酒當如赤金色

平旦空肚服半斤為度十日万病皆愈二十日癩痕滅惡疾人

以一升水和半升酒分五服服之即愈此出千金翼方又四時

纂要枸杞子酒補虛長肌肉益顏色肥健延年方枸杞子好酒

二升搗碎浸七日洗去滓日飲三合

蒲萄酒法取蒲萄子汁一斗用麴末四兩攪勻入瓶內封口自然作

酒別有異香又以蜜三斤水一斗同煎入瓶內候温入麴末二

養生類纂卷之十四 四

兩白醪二兩濕紙封口放淨處春秋五日夏三日冬七日自然

為上等酒一斗如行功時只吃一兩盃助道力功疾成也百病

消除又仙耐麴法爛桃去皮核十斤爛甜瓜子十斤白麵

六十斤官桂三兩紅豆三兩縮砂三兩右搗勻踏之如法卧三

七日上白青木黃沙間道士也並出張真人金丹了心訣

鍾乳酒主補骨髓益氣力逐濕方乾地黃八分萐藤一升熬別爛搗

牛膝五加皮地骨皮各四兩桂心防風各二兩仙靈脾三兩鍾

乳五兩甘草湯浸三日以半升牛乳窰瓶中浸炊之於炊飯上

蒸之牛乳盡出暖水淨淘洗碎如麻豆右諸藥並細剉布袋子

貯浸於三斗酒中五日後可取飲出一升清酒量其藥味即出

藥起十月一日至立春止忌生葱陳臭物四時蒸要

黃精酒主萬病髮白反黑落髮更生方黃精四斤天薑冬三斤松葉

六斤白朮四斤枸杞五斤右五味皆生者內釜中以水三石煮之一日去滓以汁漬麴如家醞法酒熟取清任性飲之一劑長年千金其方

白朮酒方白朮二十五斤以東流水兩石五斗不津器中漬之

二十日去滓內汁大盆中夜俟流星過時杓已姓名置盆中如是五夜汁當變如血取以漬麴如醞法酒熟取清任性飲之十日萬病除百白髮反黑齒落更生面有光澤久服長年同上

松花酒取糯米淘百遍以神麴和凡米一斗用神麴五兩春月取松花精長五六寸者至一尺餘鼠毛者各三兩枝細到一升蒸之絹袋盛以酒一升浸取五日堪服一服三合三服久服神仙齊人千金月令

地黃酒用地黃一大升細切糯米五斗右相和爛炊作飯攤如人體

養生類纂卷之十四 五

以牛膝汁三升拌之麴末五升並於盆中熟揉以湯一斗內不津器中泥封春夏三七日秋冬五七日熟同上又四時要纂地黃酒變白速効方肥地黃切一大斗搗碎糯米五升爛炊麴一大升右三味於盆中熟揉相得內不津器中封泥春夏三七日

秋冬五七日日滿有一盞涼液是其精華宜先飲之餘以生布絞貯之如稀錫極甘美不過三劑髮當如漆若以牛膝汁拌炊飯亦妙

齊解叔讓母病風空中語曰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後求訪至宜都郡見山中衆老翁伐木云此是丁公藤瘴風尤驗乃以四段與之示以漬酒法母病果安

齊朝議經進仙酒方治大風及偏風一切風疾延年益壽牛蒡根一斤牛膝一斤秦芩二兩鼠粘子二兩枸杞子炒一斗蒼朮蒸二

斤防風蚕沙各二兩大麻子炒別研去殼一升桔梗羌活各二兩右為剉散無灰酒二斗淨甕器內浸密封七日開時不得對瓶口日進三服每服一大盞溫服常令面有酒色甚者不過一斗忌麪食并魚肉動風物三因極一病證方論

還睛神酒黃連五兩石決明草決明黃消石生薑石膏麩人秦皮山茱萸當歸黃芩沙參朴硝甘草已上各三兩芍藥澤瀉桂心薺子車前子淡竹葉防風辛夷人參柏子人白芷川烏頭桃人去皮尖雙人瞿麥細辛地膚子已上各三兩龍腦三錢丁香半兩真珠二十五顆無孔者右以咀以練囊盛用好酒五斗甕中浸之春秋十四日夏七日冬二十一日食後半合勿吐稍增之百日後目明如舊忌麪酥油膩穢臭五辛猪魚雞馬驢肉生冷枯滑仍忌房室大怒大勞大憂愁大寒熱悉慎之惟不瘵枯

晴損破者但白睛不枯損此藥更生瞳子平復如故漢司空蒼元明兩目俱盲經十五年兩瞳子皆損服此酒未滿百日兩眼還得清淨夜視字勝如未患時十倍余親有病目者服此酒十餘日醫皆省蘇沈二內翰良方

王文正太尉氣羸多病 真宗賜藥酒一餅文正飲之安健 上曰此蘇合香酒一斗酒以蘇合香九一兩同煮調五歲却諸疾

除煩去膩不可闕茶然暗中損人不少吾有一法每食已以濃茶漱

口煩膩既出而脾胃不知肉在齒間消縮脫去不煩挑刺有數日一啜不為害也此大有理仇池筆記

苦茶久食羽化與非同食令人身重 居士食忌

茶吃多則滯在腰背故令人自腰而下多黑但吃茶常須投少鹽緣
鹽通自然無滯四時養生論

飲真茶令少眠睡博物志

苦茶久食益意思華佗食論

茶以湯澆覆之用葱薑芼之其飲醒酒令人不眠廣雅

敗荷片為末於茶飲中吃不日羸瘦却不損人如要復吃醋則復長

肌肉也瑣碎錄

茶用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其山水揀乳泉石池慢流者其江水取

去人遠者并取汲多者其湍如魚目微有聲為一沸綠邊如湧

泉連珠為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經羽茶

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悅志神農食

湯水

養生類纂卷之十四

七

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孟子

食熱物勿飲冷水金匱要畧方

凡水照見人影動者不可飲之同上

凡諸飲水瘵疾皆取新汲清泉不用停汙濁者損人博物志

飲水忽急咽久成氣疾或成水癖巢氏病源

盛夏胃暑難以全斷飲冷但刻意少飲勿與生硬果菜油膩甜食相

犯亦不至生病也不宜引飲過多先能省減鹹酸厚味煎燂燥

物自然津液不致引飲太頻也食治通說

銅湯瓶湯飲之損聲瑣碎錄

伏熱者不得飲水衝寒者不得飲湯同上

仁宗朝宣翰林院定熟水紫蘇第一沉香第二麥蘖第三蓋紫蘇能

下消膈滯氣乃為第一也同上

鼓湯用百沸湯泡切不得攪綿攪則味苦俗謂之攪破膽同上

凡山水甚強寒飲之皆令人病太平御覽

飲不欲過多謂未厭先止也或欲酸甘桂漿務爽口而非為渴則不

免為痰飲之疾食治通說

棗湯法石取大棗除去皮核中破之於文武火上翻覆炙令香然後

黃作湯齊人千金月令

栢湯方採嫩栢葉綠繫垂掛一大瓮中紙糊其口經月取如未甚乾

更閉之至乾取為末如嫩草色不用瓮只密室中亦可但不及

瓮中者青翠若見風則黃矣此湯可以代茶夜話飲之尤醒睡

飲茶多則傷人氣耗精害脾胃栢湯甚有益如太苦則加少山

芋尤佳外臺祕要有代茶新飲然作藥味不若栢湯隱居道話

尤助幽尚沈存中志懷錄

養生類纂卷之十四

八

三妙湯方地黃枸杞實各取汁一升蜜半升銀器中同煎如稀飴每

服一大匕湯調酒調皆可實氣養血久服益人同上

熟水方稻葉穀葉楮葉樟葉皆可採乾紙囊懸之用時火炙使

香湯沃其口良久可飲同上

水芝湯通心氣益精髓用乾好蓮實一斤不去黑風以砂炒令極乾

搗羅為末甘草一兩橫紋者剉微炒石為末每服二錢入鹽沸

湯點服蓮實搗羅至黑皮如鉄不可搗則去之世之貴人取蓮

實去黑皮及澁皮及蓮心以龍腦水浸白肉食之大為不便黑

皮堅氣而澁及佳精世人多不知也此湯夜坐過飢氣乏不欲

取食則飲一盞大能補虛助氣昔仙人務先子服此湯以致飛

昇去衛生家室湯方

五味

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腎欲鹹此五味之所合也黃帝素問

五味所禁辛走氣氣病無多食辛鹹走血血病無多食鹹苦走骨骨

病無多食苦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是

謂五禁無令多食同上

多食鹹則脉凝泣而色变多食苦則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則筋急而

爪枯多食酸則肉胝胗而脣揭多食甘則骨痛而髮落此五味

之所傷也同上

五味入於口各有所走各有病酸走筋多食酸令人瘰癧走血多

食鹹令人渴辛走氣多食辛令人慍心苦走骨多食苦令人变

嘔甘走肉多食甘令人惡心千金要方

好食五味必不得暴噎多令人神驚夜夢飛揚也同上

鹹傷筋苦傷骨甘傷肉辛傷氣酸傷血太清中黃真經

諸熱食鹹物竟不得飲冷水酢漿水等令人喜失声云笈七籤

減五味濃厚食以免傷其精首煎燻焦燥物以免滲其血食治通說

五味無令勝穀味同上

味過於鹹傷肌骨而耗心氣味過於酸傷筋脉而損脾氣同上

穀味即正味也本於天地合氣陰陽出於造化自然如小豆味酸大

豆味鹹麥苦稷甘之類雖不美於舌本足以充胃脘而養冲氣

也味外五味即非本味也或淋鹼瀉或拌糟糠道其葶辛熱以

燕汁成於因而变釀如鹽醃醋苦梅酸薑辣之類雖取美於舌

頰復為腹胃之竊蠹也同上

鹽 鹽鹹走血故東方食魚鹽之人多黑色走血之驗病嗽及水者宜全

禁之齒縫中多血出常以鹽湯漱於則已益齒走血之驗也本

草行義

鹽多食傷肺喜效千金翼方

鹽不可多食傷肺令人失色膚黑損筋力千金要方

食甜粥已食鹽即吐金匱要略方

食甜瓜竟食鹽成霍亂食齋心鏡

鹽三升蒸令熟分作二氣各裹之於脚頭著壁脚心踏之去一切脚

氣夜夜為之良食療本草

漱口以鹽揩齒少時含漿 便洗眼朝 洗之可夜見字同上

齒疼斷開血出以鹽每夜厚封齒斷上有汗滲盡乃卧汁出時叩齒

勿住不過十夜痰血止肘後方

鹽忌安竈頭上墨子祕錄

醋 米醋最嚴穀氣全也產婦房中常得醋氣則為佳酸益血也本草行

多食醋損人骨能理諸藥消毒熱千金要方

醋合酪食之令人血凝金匱要略方

凡醋不可與蛤同食食禁方

米醋多食不益男子損顏色日華子本草

服諸藥不可多食醋食療本草

醋多食損人胃同上

飲熱醋尤能辟寒勝如酒項碎錄

醬 雷不作醬俗說令人腹內雷鳴風俗通

小豆醬令魚酢食之成口瘡孫真人食忌

麥醬和鯉魚食之成口瘡本草

醬無毒殺一切魚肉菜蔬毒日華子本草

偷人替多食落髮食療本草

豉食中之常用春夏天氣不和蒸炒以酒漬服之至佳調隱居藥

熬豉和白木浸酒常服之辟瘟疫梅師方

豉湯豉本性太冷只辟麪毒傷臟腑傾元氣特宜忌之中山玉櫃服

氣經

糖蜜餉附

糖蜜不可與鮫同食令人暴下食多尤為害瑣碎錄

鮮瓶不可盛蜜及蜜煎食之損氣同上

食糖蜜後三日內食諸生葱韭令人心痛金匱要畧方

沙糖多食生長虫消肌肉損齒發疳墮不可長食之食療本草

沙糖不可與笋同食食之笋不消成癥身重不能行履食禁方

養生類纂卷之十四

十一

沙糖不與鯽魚同食食之令人成疳虫同上

沙糖不與葵同食食之生流癖同上

白蜜不可合菰首食之同上

白黍米不可與飴糖蜜食之同上

食錫多飲酒大忌金匱要畧方

飴糖即飴是也多食動脾風本草衍義

酥酪

乳酪酥等常食之令人有筋力膽幹肌體潤澤卒多食之亦令腫脹

泄利漸自已千金要方

食甜各竟即入大酢者亦可作血癥及尿血同上

大酪不熟食食之傷人食禁方

凡食生魚後即飲乳酪發動則損之精氣腰脚疼弱同上

凡食生肉飽飲乳謂酥酪之類變成虫同上

脯腊

茅屋漏水隨諸脯肉上食之成癥結千金要方

凡暴肉作脯不肯乾者害人同上

暴肉不乾火炙不動見水自動者不可食金匱要畧方

羊脯三月以後有虫如馬尾有毒殺人本草

脯藏米瓮中有毒及經夏食之發腎病同上

凡脯生食之不消化為虫食禁方

凡生熟脯肉以器蓋密使氣不泄者食之殺人同上

市脯不食論語

膾

膾不厭細論語

養生類纂卷之十四

十二

食膾吃乳酪令人腹中生虫為癥金匱要畧方

鯽膾共猪肉食之令人惡心多唾損精色食禁方

魚膾諸醒冷之物多損於人斷之益善千金要方

凡魚膾不可近夜食不消兼飲冷水腹內為虫又不可同乳酪食之

令人霍乱本草

廣陵太守陳登得病宵中煩懣面赤不食華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

虫数升欲成内疽食腥物所為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升斯須

盡服之食頃吐出三升許虫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魏志

鯽魚膾合猪肝肺食之發癰疽粟氏病源

魚赤目作膾食之生魚癥同上

鮓蒸腫附

頭髮在魚鮮內殺人瑣碎錄

貯蜜瓶不可貯鮮必害人同上

青魚鮮不可合葫荽食之食禁方

青魚鮮不可合生菜及麥醬同食之同上

鯉魚鮮不得和豆蘆菜食之成瘦食療本草又食禁方云鯉魚鮮不

可合小豆蘆食之

鱸魚作鮮食之猶良本草

有人遺張華鮮見之謂客曰此龍肉也肉鮮中有五色光試之果如

言後問其主云於茅積下得白魚所作也世說

魚目亦作鮮食之害人千金要方

周絡諸兩浙獻書吳越王重之留客館將著以名取資絳功巨堂酒

給魚養數百斤絳引 焚魚而食海物苦鹹傷肺大煩渴一

夕幾至委頓揚文公談苑

養生類纂卷之十四 十三

蟹為臞味食可長髮續百 雜

凡魚醬及肉醬多食落髮為陳久故也食療本草

養生類纂卷第十五

察菴周守中纂集

鄉貢進士錢塘縣知縣樵陽謝頴校正重刊

羽禽部

總禽

雀

雞

鴉

鴉

鴉

鴉

鴉

鴉

鴉

鴉

鴉

鴉

鴉

鴉

鴉

鴉

鴉

鴉

鴉

鴉

鴉

鴉

鴉

鴉

鴉

養生類纂卷之十五

鳥如八字不可食

凡鳥飛授人其口中必有物拔毛放之吉

凡鳥自死口不閉翅不合者不可食之金匱要畧

諸禽肝青者食之殺人

凡飛鳥授人不可食雲笈七籤

鳥若開口及毛下有瘡並不可食之

食鴛鴦肉令人患大風本草

夫婦不相愛私者鴛鴦肉食之當相愛也食療本草

孔雀

孔雀毛入眼損人眼瑣碎錄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養生類纂卷第十四

鷓鴣不可與笋同食令人腹脹食禁方
鷓鴣自死者不可食之同上又按食療本草云此鳥天地之神每月

鷓鴣人食燕肉不可入水為蛟龍所吞博物志
勿食燕肉損人神氣千金要方

鷓鴣勿食鴈肉損人神氣千金要方
鴈脂可和豆黃末服令人肥白食療本草

雀雀肉不可合醬食之陶隱居藥錄
雀肉不可合李子食之金匱要畧方

雀雀肉不可合雜生肝食之食禁方

養生類纂卷之一五 二

雀雀和乾薑末蜜丸服之令人肥白又和天雄乾薑為丸令陰強又

外和天雄為丸服起陽事食療本草

鴉鴉和生薑煮食止洩痢酥煎偏令下焦肥本草

鴉鴉肉與猪肉食之令人生黑子同上

鴉鴉肉不可和菌食之令人發痔同上

鴉鴉四月已後八月已前不堪食食療本草又本草云

鴉鴉患痢人可煮食良同上

班鳩多食益氣助陰陽本草

鴉鴉瘦病嗽骨蒸者可和五味醃炙食之食療本草

鴉鴉眼睛研注人目中今夜見鬼神同上

雉

雉不與胡桃同食令人發頭風兼發心痛食療本草

雉不與木耳菌子同食發五痔立下血同上

雉不與豉同食殺人同上

雉肉不可和蕎麥麩食之生肥虫同上

雉卵不可與葱同食生寸白虫同上

雉肉久食令人瘦千金要方

丙午日食雉肉丈夫燒死目盲女人血死妄見同上

雉一名山雞養之懷火山海經

竹雞

唐崔鉉鎮諸官有富貴船居中夜暴亡追曉氣猶未絕隣房有武陵

養生類纂卷之一五 三

三

工梁新聞之乃與診視曰此乃食毒也尋常嗜食何物僕夫

曰好食竹雞每年不下數百隻近買竹雞併將克饌梁新曰竹

雞喫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生薑搗汁折齒而灌由是方蘇崔

聞而異之資以僕馬錢帛入京此夢瑣言

雞

玄雞白頭食病人龍魚河圖

雞有六指亦殺人同上

雞有五色殺人同上又千金要方云雞是五色者食其肉必死

老雞能呼人姓名殺之則止白同上

雞有四距重翼者龍也殺之震死同上

雞肉合魚肉汁食之成心癢食禁方

雞并子不可合李子食之同上

雞肉或子不可合胡荽蒜食之令人滯氣同

雞雞肉不可合生葱芥菜食之同

雞子不可合鯉魚食之同

雞死不伸足爪此種食之害人千金要方

雞子白共蒜食之令人短氣同

雞子共蟹肉蒸食之害人同

雞肉共獺肉共食作瘧尸注藥所不能治同

食雞子噉生葱變成短氣同

雞肉犬肝腎共食害人同

生葱共雞犬肉食令人殺道終身流血同

烏雞肉合鯉魚肉食生癰疽同

雞兔犬肉和食必泄利同

養生類纂卷之五

四

野雞肉共家雞肉合食之成瘧尸尸鬼纏身四肢百節疼痛同

丙午日食雞肉丈夫燒死 盲女人血死妄見同

雞子多食動風氣食療本草

半夜雞啼則有憂事瑣碎錄

雞生子皆雄者必有喜事瑣碎錄

烏雞最暖可補血產婦可食同

閱雞善啼雞毒同

踏雞子殺令人得 風酉陽雜

鵝

鵝肉性冷不可多食令人易霍亂食 草

老鵝善嫩鵝毒瑣碎錄

鵝毛柔暖而性冷選細毛夾以布帛絮而為被偏宜覆嬰兒而辟驚

鴨也嶺南異物志

鴨

鴨目白者殺人本草

鴨卵多食發冷疾日華子本草

鴨不可與木耳胡桃豉同食同

白鴨補虛黑鴨發冷痢下脚氣不可多食食療本草

鴨子微寒少食之亦發氣同

老鴨善嫩鴨毒瑣碎錄

鴨子不可合蒜食之食禁方

鴨子不可合蟹肉食之同

鴨子不可合李子食之同

野鴨九月已後即中食全勝家者雖寒不動氣人身上小熱瘡

養生類纂卷之五

五

不可者但多食之即差食療本草

養生類纂卷第十五

飲白酒以桑枝貫牛肉炙食并生粟生寸白虫巢氏病源

烏牛自死北首者食其肉害人千金要方

一切牛感熱時奇死者摠不堪食食之作腸癰疾

患甲蹄牛食其蹄中柜篩之人令人作肉刺

獨肝牛肉食之殺人牛食蛇者獨肝

患病牛肉食之令人身體瘳

牛肉共猪肉食之必作寸白虫

大忌人下痢者食自死牛肉必劇

一切牛乳汁及酪共生魚食之成魚癩

疫死牛或目赤或黃食之大忌金匱要畧方

青牛腸不可合犬肉食之大忌

牛肺從三月至五月其中有虫如馬尾割去之勿食損人

養生類纂卷之十六

食牛肉不可食粟子瑣碎錄

食牛肉損益用薯尤甚

花牛最毒患眼人啣双育

食牛肉過多不腹脹却服食藥若脹者但欲水自消

食牛之人生遭惡鬼侵陵多染疫癘死入地獄受赦所不原之罪

殺編類

台州攝察軍陳昌夢入東岳見廊下有數罪人悉斷割肢體號叫極

甚陳問陰吏曰此數人以食牛肉與殺害衆生故也既覺遂不

食牛肉與雞台州甚瘟疫環城幾無免者陳頗憂之神人告曰

子不食牛肉我常衛護邪疫之氣無自而入不必憂也是年不

染瘟疫

令人有不食牛肉而食牒子者亦是牛皮煎成與牛肉何異凡屬生

身之物皆不可食豈止戒肉而已

好食牛肉人壽祿皆減百神皆散不食牛肉百神守之鬼不敢近

凡牛噉蹄即毛向後順有大毒食之害人食禁方

白馬玄頭食之殺人龍魚河黃又千金要方云白馬玄頭食其腦令

人癩

白馬自死食其肉害人

白馬青蹄不可食千金要方

患疥馬肉食之令人身體瘳

白馬鞍下烏色徹肉裏者食之傷人五臟

一切馬汗氣及毛不可入食中害人

馬脚無夜眼者不可食之金匱要畧方

養生類纂卷之十六

馬肉不可熱喫傷人心

馬鞍下肉食之殺人

白馬黑蹄者不可食之

馬肉雜肉共食飽醉卧大忌同上食禁方云馬猪肉共食霍亂

馬肝有毒食之殺人

馬肉不可與倉米同食必卒得惡疾十有九死不與舊同食生氣

食禁本草

食駿馬肉不飲酒殺人食禁方又呂氏春秋云春緣公失左駿見野

人殺食之緣公笑曰食駿馬肉而不飲酒命恐傷其性也通飲

之而去也

馬肉不可與蒼耳同食傷人

馬治溝欲深春欲如伏龜兩邊有迴毛曰騰蛇殺主口邊有迴毛曰

衙禍妨主白額入口名曰的盧奴乘客死主棄市迴毛在目
下曰承統不利人也伯樂相馬經

驢

驢肉食之動風脂肥尤甚屢試屢驗日華子以謂止風狂治一切風

未可憑也本草衍義

驢病死者不任用食禁方

驢肉合猪肉食之成霍亂

麋

孕婦見麋而子回目淮南子

麋脂不可近男子陰令痿千金要方

麋脂及梅李子若妊娠婦人食之令子青盲男子傷精金匱要畧方

麋骨可煮汁釀酒飲之令人肥白美顏色本草

養生類纂卷之十六

五

麋肉不可與雉肉同食同上又食禁方云麋雜肉同食令人發脚氣

麋肉多食令人弱房發脚氣

麋肉不可合獺肉同食害人食禁方

麋肉不可雜鵠肉食之

麋肉不可合生菜食之

麋肉不可合蝦蟇同食之

鹿

鹿一千年為蒼鹿又百年化為白鹿又五百年化為玄鹿玄鹿為脯

食之壽二千歲述異記

鹿膽白者食其肉害人千金要方

白鹿肉不可和蒲白作羹食發惡瘡

鹿豹文殺人本草

鹿九月已後正月以前堪食食療本草

鹿角錯為屑白密五升淹之微火熬令小變曝乾更搗篩服之令人

輕身益氣強骨髓補絕傷

麋

麋肉不可合鰕及生菜梅李果實食之皆病人金匱要畧方

麋肉不可多食令人瘠渴食禁方

麋肉不可同蛤食令人成癥病

麋肉八月止十二月食之勝羊肉自十二月止七月動氣食療本草

麋

麋多食動人痼疾本草

麋

生麋肉共鰕汁合食之令人心痛千金要方

養生類纂卷之十六

六

生麋肉共雉肉食之作痼疾

麋

麋肉不可合鵠肉食成癥病

麋

麋肉共鵠肉食之作癥瘕千金要方

麋脂中香治一切惡氣疰百疾研服之立差也食療本草

象

象肉不可食令人躄重本草

猪

白豕白蹄青爪不可食養生要集

猪肉不可久食令人遍體筋肉碎痛之氣千金要方

猪腦損男子陽道臨房不能行事

猪腎不可久食令人少子精發宿病弱筋骨閉血脉虛人肌有金瘡

者食之瘡尤甚

猪腦男子食之損精氣少子

猪肝肺共魚鱸食之作癰疽

猪肝共鯉魚腸魚子食之傷人神

猪肺及粉和食之發疔又云八月勿食猪肺至冬發疔

猪心肝不可多食無益猪膽穿驚入心絕氣歸肝也瑣碎錄

猪肝鷄同食令人面生黑點

猪肉久食動風氣令人暴肥蓋風虛所致本草

猪肉共羊肝和食之令人心悶金匱要畧方

猪肉不可與生胡荽同食爛人臍

猪肉不可合龜鱉肉食之害人

猪肉和菜食之令人氣少

猪肉不可合烏梅食之猪肉不可同合雞子同食令人氣滿悶

食猪肉飲酒卧秫稈稷草令人發黃

猪放田野間或食雜毒物而死者有毒或自死及疫死者亦不可食

之

猪不薑喫之中平氣血衰而生黑點瑣碎錄

食猪膏忌烏梅本草

猪脂不可合梅子食之金匱要畧方

野猪青蹄者不可食之食禁方

江猪多食者令人體重食禁本草

豪猪不可多食發風氣令人虛羸本草

凡煮猪肉用桑白皮高良薑皂莢黃芩各數小塊同煮即食不發風

瑣碎錄

犬

白犬虎文南斗君畜之可致萬石也雜五行書

黑犬白耳大王犬也畜之令富貴同上

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

白犬黃頭家大吉

黃犬白尾代有衣冠

黃犬白前兩足利人

人家養犬純白者凶狗

犬黑色者養之能辟伏屍舌青班者識盜賊則吠之瑣碎錄

白犬合海鮑食之必得惡病千金要方

白犬自死不出舌者食之害人同上

犬肉不可多食令人患疔渴病本草

犬肉不與蒜同食損人

犬懸蹄肉有毒殺人

犬肉不熟食之成癩龍魚河鬪

喫狗肉人戒冠年毒穢穢編類又真武格聖記云食犬折壽祿作事

白大膽青犬為妙和通草桂為丸服令人隱形食療本草

犬春月多狂若鼻赤起而燥者此欲狂其肉不任食千金要方

虎

虎肉不可熟食壞人齒千金要方

猫

人家畜猫一產止一子者害其主急棄人乃免又云雖一產三四而

皆雄或皆雌者亦不可畜瑣碎錄

養生類纂卷之十六

八

克

克至秋深時則可食金氣全也本草衍義
 克肉和獺肝食之三日必成道尸千金要方
 克肉共白雞肝心食之令人面失色一年成瘰癧同上
 克肉共羹食變成霍亂同上又金匱要畧方云克著乾羹食之成霍
 克肉共白雞肉食之令人血氣不行同上又金匱要畧方云令人面
 克肉與薑橘同食令人卒患心痛不可治食療本草
 克死而眼合者食之殺人本草
 克肉不可與鵝肉同食令人血氣不行瑣碎錄

養生類纂卷第十六

第九

養生類纂卷之十七

養生類纂卷第十七

察 菴 周 守 中 纂集
 鄉貢進士錢塘縣知縣樵陽謝頌校正重刊

鱗介部

龍	魚	鯉魚	鯽魚	鱸魚
白魚	青魚	黃魚	鮓魚	鯧魚
鱈魚	鯿魚	比目魚	鮓魚	黃頰魚
石首魚	河魷魚	鮓魚	鮓魚	鮮魚
鱈魚	鮓魚	黑鱈魚	石斑魚	地
龜	蟹	蟹	蟹	蟹
牡蠣	蛤蜊	淡菜	螺	蚌
蚶	煙	馬刀	蜆	蝦

龍

忽見龍勿驚懼亦勿注意瞻視千金要方
 龍肉以醢潰之則文章博物志

魚

魚目有睫殺人本草
 魚目得開合殺人同上
 魚二目殺人同上
 魚目合者不可食之金匱要畧方
 魚白目不可食千金要方
 魚目赤作鮮食之害人同上
 魚赤目作鱸食之生魚瘕巢氏病源
 魚頭正白如連珠至脊上食之殺人食禁方
 養生類纂卷之十七
 魚無鰓者殺人食療本草又千金要方云魚無全鰓發癰疽
 魚赤鱗者不可食千金要方
 魚連鱗者殺人本草
 凡無鱗者有毒同上
 食無鱗魚不可喫荆芥能害人瑣碎錄
 魚有角食之發心驚害人千金要方
 魚無腸膽食之三年丈夫陰痿不起婦人絕孕同上
 魚腹內有白如膏食之發疽巢氏病源
 魚白背不可食食禁方
 魚無鬚者食之發癩同上
 魚身有黑點者不可食千金要方
 一切魚尾食之不益人多食有骨著人咽同上

魚白鬚殺人腹下丹字殺人魚師大者有毒食之殺人本草

溪澗沙西中生者魚有毒多在腦中不得食頭上

凡魚羹以蔓菁黃之蔓菁去魚腥又萬物腦能銷身所以食鱸食魚

頭羹也

魚不熟食之成瘕龍魚河馬

魚餒不食論語

二月庚寅日勿食魚大惡千金要方

大甲日勿食鱗甲之內金匱要方

凡食魚不可轉頭恐為骨所鯁碎錄

魚投地塵上不汚不可食食禁方

魚不可合鷓鴣肉食之同上又食療本草云魚汁不可合鷓鴣肉食之

魚不得合雞肉食之同上又食禁方云凡魚不可合烏雞肉

養生類纂卷之十七

一切魚其菜食之作蚶虫蛭虫千金要方

凡食生魚後即飲乳酪發動則損人精氣腰脚疲弱食禁方

鯉魚

鯉魚至陰之物也其鱗三十六陰極則陽復所以素問曰魚熱中王

叔和曰熱即生風食之所以多發風熱諸家所解並不言曰華

子云鯉魚涼今不取直取素問為正萬一家風更使食魚則是

貽禍無窮矣本草衍義

修理鯉魚可去脊上兩筋及黑血毒食療本草

炙鯉魚切忌煙不得令黃著眼損人眼光三兩日內必見驗也同上

食桂竟食鯉魚肉害人千金要方

鯉魚不可合犬肉食之金匱要畧方

鯉魚不可合鱉薑作羹食禁方

鯉魚子不可合猪肝食之害人上

鯽魚

鯽魚不可合猪肝食之同上

鯽魚不可合猴雞肉食之金匱要畧方

鯽魚宜合葷作羹主胃弱本草

鯽魚子不宜與猪肉同食上

食鯽魚不得食沙糖令人成甘虫食療本草

鯽魚不可合烏雞食之令人發疽食禁方

鯽魚不可與麥門冬同食殺人瑣碎錄

鱸魚

鱸魚肝有毒食之中其毒面皮剝落食禁方

鱸魚食之宜人不甚發病本草衍義

養生類纂卷之十七

鱸魚多食宜人作鮓尤良一云多食發痲痺本草

鱸魚不可與乳酪同食上

白魚

白魚新鮮者好食若經宿者不堪食令人發冷生諸疾食療本草

白魚多食泥人心上

青魚

青魚服水人勿敢本草

青魚不可同葵蒜食害人音人千金月令

青魚不可合小豆蘆食之食禁方

黃魚

黃魚發諸病不可多食亦發瘡疥動風本草

黃魚不宜和蕎麥麩同食令人失音舌食禁方

鱒魚 鱒魚食令人肥健食療本草

鱒魚腹中有子毒令人痢下本草

鱒魚小兒食結癥瘕及嗽大人久食令人卒心痛并使人卒患腰痛

鱒魚不可與乾笋同食發癰瘕風也上

鱒魚多食發疥本草

比目魚多食動氣本草

養生類纂卷之十七

五

鱒魚益氣力令人肥健仙人劉憑常食之食療本草

黃頰魚醒酒亦無鱗不益人也 本草

食黃頰魚後食荊芥湯即時死食他魚亦宜禁之出遊齋開覽又鎖碎錄云食黃頰魚不可食荊介令人吐血取地漿飲之即解也

石首魚和蓴菜作羹開胃益氣本草

河純眼紅者獨肝者不可食瑣碎錄

鱒魚肝及子有毒入口爛舌入腹爛腸本草

鮠魚

鮠魚即鼈也老者多能變化為邪魅自非急勿食之本草

鮠魚能吐氣成霧致雨紹周興嗣常食其肉後為鼈所噴便為惡瘡此物靈強不可食上

鮠魚不可合白犬血食之金匱要畧方

鮠魚腹下黃者世謂之黃鱠此尤動風氣多食令人霍亂又有白鱠稍大色白皆動風 本草衍義

鱣魚不可以桑薪煮之 本草

鱣是赤圓形類聖地宜放不可殺食真武啓聖記

食鱣折人壽祿作事不利 同上

養生類纂卷之十七

六

趙州鏡湖邵長者家女年十七八染瘵疾累年不愈女謂母曰妾無

由脫此疾可將棺木盛我送長流水中不依妾言我即自盡父

母信此語有錢清江打魚趙十見棺木乃開見女子遂抱下舡

中與飯并羹後獲大安趙十夫婦尋送邵長者家其遂驚喜問

女如何得命女曰趙十日晝鱣羹供我食食覺內熱之病皆

無矣邵長者遂酬趙三百金醫所用鱣前乃此意也名醫錄又本草衍義云病瘵鱣和五味水煮食

治蚊蟲以鱣鱠魚乾者於室燒之即蚊于化為水矣聖惠方

鱣鱠魚燒之熏氈中斷蛙蟲置其骨於箱衣中斷白魚諸虫咬衣服又燒之熏合屋免竹木生蛙虫 食療本草

鮎魚

鮎魚赤目赤鬚無腮者食之並殺人本草

鮎魚不可與牛肝合食令人患風多噎逆本草圖經

鮎魚不可與野猪肉同食令人吐瀉同上

鯢魚即鮎魚也不可合鹿肉食之令人筋甲縮食禁方

黑鱧魚

鱧魚屬北方癸化至夜朝北不動項盤七點只宜放不可殺食真武

啓聖記又碑雅云鱧魚與蛇通氣其首戴星夜則北趨蓋北方

之魚也

鱧魚有諸瘡者不可食令癩不戒或白色食療本草

鱧魚肺氣風氣人食之効同上

石斑魚

養生類集卷之十七

七

南方溪澗中有魚生石上號石斑魚作魚甚美至春合育則有毒不

可食云與蜥蜴交也出遊齋閑覽

蛇

巳年不宜殺蛇續酉陽雜俎

見蛇莫打損毒瑣碎錄

凡見蛇交則有喜同上

若被蛇咬不得用口呵恐毒氣入口能害人同上

龜

龜肉共猪肉食之害人千金要方

秋果菜共龜肉食之令人短氣同上

飲酒食龜肉并菰白米令人生寒熱同上

六甲日勿食龜肉害人心神同上

龜肉不可合瓜食之食禁方

龜肉不可合菓菜食之同上

龜肉不可合酒果食之同上

鱉

鱉係四足狀如神龜只宜放不宜殺食真武啓聖記

大忌食鱉折人壽祿作事不利同上

鱉腹下成王字不可食千金要方

鱉三足食之害人同上

鱉肉兔肉和芥子醬食之損人同上

鱉肉共菹菜食之作鱉瘕害人同上

鱉肉共猪肉食之害人同上

六甲日勿食鱉肉害人心神同上

養生類集卷之十七

八

鱉目四者不可食食其肉不得合雞鴨子食之金匱要畧方

鱉肉多食作癩瘕者若殺人獨目者殺人目白者殺人膈下有卜

字五字不可合領下有骨加鱉不利本草

鱉肉與雞肉食成瘕疾同上

食鱉須看腹下有蛇盤紋者是蛇不可食瑣碎錄

鱉煎煮鱉能殺人同上

若買鱉須縮頭者頭若伸皆先死後煮不可食同上

蟹

蟹黑而小者謂之兎蟹食之害人瑣碎錄

蟹多食發嗽并瘡癬本草

蟹

蟹目赤者殺人食療本草

蟹腹下有毛腹中有骨不利人本草

蟹目相向足斑者食之害人千金要方

食蟹食红柿及荊芥令人動風緣黃下有一風虫去虫食之不妨

碎錄

槽蟹如以紙灯照其壳則沙而不可食

蟹八月腹内有芒真稻芒也未被霜食有毒

秋蟹毒者無藥可療目相向者尤甚

蟹極動風体有風疾人不可食本草衍義

蚱蜢

蚱蜢不可食燕謨初度江不識而噉之幾死本草

牡蠣

牡蠣火上炙令沸去殼食之甚美令人細肌膚美顏色

養生類纂卷之十七

九

蛤蜊

蛤蜊性冷乃與丹石相反服丹石人食之令腹結痛本草

淡菜

淡菜多食少煩悶目闇可微利即止本草

淡菜燒食即苦不宜人與少米先煮熟後除肉內兩邊鎖及毛了再

入蘿蔔或紫蘇或冬瓜皮同煮即更妙

螺

螺大寒瘵熱醒酒壓丹石不可常食食療本草

螺不可共菜食之令人心痛千金要方

蚌

蚌冷無毒明目除煩壓丹石藥毒本草

蚌共菜食之令人心痛千金要方

蚶

蚶每食了以飯壓之不令入二

蚶益血色利五藏健胃可火上煨之令沸空腹中食十數箇以飯壓

之大妙

蛭

蛭與服丹石人相宜天行病後不可食切忌之又云主骨中煩悶邪

熱止渴須在飯食後食之佳本草

馬刀

馬刀京師謂之種岸發風痰不可多食本草衍義

蜆多食發嗽本草

蝦

蝦無鬚及腹中通黑煮之反白者不可食金匱要畧方

養生類纂卷之十七

十

蝦動風發瘡疥食療本草

不可食生鰕鱧

鰕不可合雞肉食之損人

凡鰕鱧共猪肉食之令人惡心多唾損精氣食禁方

養生類纂卷第十七

養生類纂卷第十八

察菴周守中纂集 鄉貢進士錢塘縣知縣樵陽謝頰校正重刊

米穀部

粳米	糯米	黍米	稷米	胡麻	油麻
大麻子	大麥	小麥	蕎麥	穠麥	大豆
白豆	青小豆	赤小豆	菜豆	藟豆	粟米

粳米新者動氣經年者亦發病燒去芒春之日七稻食即不發病唯

陳倉米煖脾胃胃本單

乾粳米飯常食令人熱中脣口乾同

養生類纂卷之十八

粳米飯不可和蒼耳食之令人卒心痛即急燒倉米炭和蜜漿服之

不尔即死同

粳米飯不可與馬肉食之發痼疾陳倉米亦然同

糯米

糯米寒唯作酒則熱不可多食令人身軟緩入筋

糯米之穀味甘脾病宜食益氣止洩治百病明鑑

糯米使人四脚不收昏昏多睡發風動氣不可多食霍亂後吐逆不止

清水研一椀飲之即止

黍米

黍米之穀味辛肺病宜食温主益氣治百病明鑑

黍米性寒有少毒不堪久服昏五臟令人好睡緩入筋骨絕血脈

黍米不可久食多熱令人煩悶食醫心鏡

黍米合葵菜食之成痼疾食療本草

黍米中藏肺脂食之令人閉氣千金要方

黍七月陰乾益中補氣吳氏本草

黍米白酒生牛肉共食作寸白虫食禁方

黍米不可合唐粟食之同

稷米

稷米今謂之糝米發故疾

稷米多食發冷氣不可與川附同服本草

稷米服丹石人發熱食之熱消不與瓠子同食令人發病發則黍

汁飲之即差食療本草

胡麻

胡麻一名苜蓿服之不老耐風温補衰老抱朴子

養生類纂卷之十八

胡麻九蒸九曝末之以養膏丸服之治白髮還黑千金要方

胡麻補五內益氣力長肌肉填髓腦堅筋骨久服輕身不老明目

耐飢渴延年本草

胡麻葉可沐頭令髮長本草

油麻

白油麻久食消人飢肉生則寒炒熟則熱本草

白油麻與乳母食其孩子永不生病本草

白油麻治飲食物瀕逐日熱熱用經宿即動氣有牙齒并脾胃疾人

切不可吃同

大麻子

大麻子之穀味酸肝病宜服治百病明鑑

大麻子酒隔年者方可食

麻子女人倒生吞二之枚即順生食療本草

大麻人不宜多食損血脉滑精氣痿陽氣婦人多食發帶疾本草

麻子五升研同葉一握搗相和浸三日去滓沐髮令白髮不生同上

麻子研取汁煮三十餘沸收之常取汁和羹無煮粥食之去一切五

臟氣食療本草

大麥
大麥久食之頭髮不白熟則益人帶生則冷損人食療本草

大麥不動風氣調中止泄令人肥健本草

大麥久食多力健行千金要方又金匱要畧方云大麥食多令人作癩

小麥

麥心之穀心病宜食養心氣治百病明鑑

小麥不可多食長宿癖加客氣難治千金要方

小麥作麵有熱毒食療本草

小麥作飯水淘食之治煩熱少睡多渴聖惠方

小麥炒作飯及煮粥食之主瘡渴口乾食醫心鏡

蕎麥

蕎麥合猪羊肉食成風痢孫真人食忌

蕎麥實腸胃益氣力久食動風令人頭眩本草

蕎麥和猪肉食之患熱風脫人眉鬚

蕎麥食之難消動大熱風食禁方

蕎麥作麵多食令人髮落金匱要畧方

積麥
積麥久服令人多力健行本草

積麥作餅食不動氣若暴食時間似動氣多食即益人

大豆

大豆久服令人身重本草

大豆久食令人作癩食禁方

大豆每食後淨磨拭吞雞子大令人長生初服時似身重一年已後

不覺身輕又益陽道出食療本草

大豆一斗以新布盛內井中一宿出服七粒辟溫病傷寒類要

大豆糯忌食猪肉炒豆不得與一歲已上小兒食食竟噉猪肉必擁

氣死千金要方

蒸大豆一升令變色內囊中枕之治頭項強不得顧視

醋煮大豆黑者去豆煎令稠傳髮合髮鬚

白豆味鹹腎之穀腎病宜食煞鬼氣孫真人食忌

白豆合魚鮮食之成疔瘡

青小豆

青小豆合鯉魚鮮食之令人肝黃五年成乾疔病千金要方

赤小豆

赤小豆久服令人枯燥千金要方

赤小豆久食瘦人本草

赤豆合魚鮮食之成疔瘡孫真人食忌

昔有人患脚氣用赤小豆作袋置足下朝夕輾轉踐踏之其疾遂愈

本草圖經

丹毒以赤小豆末和雞子白塗之逐手即消又諸腫毒欲作癰疽者

赤小豆和鯉魚爛煮食之甚治脚氣食療本草

暴痢後氣滿不能食養赤小豆一頓服之即愈
熱毒下血或因食熱物發動以赤小豆杵末水調方寸七梅師方

菘豆

菘豆作枕明目治頭風頭痛本草

菘豆下氣諸食發作餅炙食之佳補益和五藏安精神行十二經脉
此最為良又研汁煮飲服之治瀉渴去浮風益氣力潤皮肉可
長食之食療本草

菘豆

菘豆久食頭不白食療本草

白菘豆解一切草木毒生嚼及煎湯服取効本草

菘豆瘰癧亂吐痢不止末和醋服之上

粟米

粟米胃冷者不宜多食本草拾遺

小兒重舌用粟補之子母秘錄

瘡渴口乾粟米飲飯食之良食醫心鏡

嬰粟

嬰粟不可多食食過度則動膀胱氣本草圖經

療友胃不下飲食嬰粟粥法白嬰粟二合人參末三大錢生芋五寸

長細切研三物以水一升二合入生薑汁及鹽花少許攪勻分

二服不計早晚食之亦不妨別服湯丸南唐食醫方

養生類纂卷第十八

養生類纂卷第十九

察 菴 周 守 忠 纂集
鄉貢進士錢塘縣知縣熊陽謝頴校正重刊

果實部

總果

梨子

柿子

胡桃

楊梅

藕

棗子

柰子

栗子

安石榴

橄欖

雞頭

梅子

柑子

林檎

木瓜

榧子

淺

桃子

橘子

櫻桃

枇杷

榛子

蒲萄

杏子

橙子

荔枝

棍棒

蓮子

蒲萄

李子

松子

龍眼

榧子

蓮子

總果

非時果實不可食防帶邪氣入腹西山記

時果有酸或損不可食食治通說

勿食未成核果發癰疽不亦發寒熱變黃為泄痢巢氏病源

自落地五果經宿此蟬蟻蝻蝗遊上勿食

果子生食生瘡金匱要畧方

一切果核中有兩人者並害人千金要方

棗子

大棗久服長生不飢千金要方

生棗食多令人腹脹多寒熱羸瘦者不可食 煮食補腸胃肥中益

氣乾棗潤心肺止咳和五藏治虛勞損除腸胃癖氣本草

棗味甘補脾脾病宜食治百病明鑑高

軟棗不可多食動人風氣發冷病咳嗽食禁方

棗合生葱食之令人病金匱要畧方

梅子

梅子多食壞人齒千金要方

梅子多食傷骨蝕脾胃令人發熱本草

桃子

桃味辛肺病宜食治百病明鑑

桃多食令人有熱千金要方

飽食桃入水浴成淋病

桃生者食之損人食療本草

杏子

杏味苦心病宜食治百病明鑑

杏子熱不可多食損人筋骨面紅食療本草

杏多食令人目盲修真秘旨

養三類纂卷之十九

杏人不可久服令人目盲髮落動一切宿病千金要方

李子

李無毒益氣多食令人虛熱本草

李子不可合雀肉食同上

李不可和蜜食損五藏食醫心鏡

李不可多食臨水上食令人發痰瘡食療本草

李味酸肝病宜食治百病明鑑

李人不可和雞子食之患內結不消本草

梨子

梨多食令人寒中千金要方

金瘡產婦勿食梨令人萎困寒中

胃中痞塞熱結可多食生梨本草

喫梨益齒損胃瑣碎錄

柰子

柰子不可多食令人虛病食療本草

柰味苦令人臃脹病人不可多食太平御覽

柑子

柑子食多令人肺燥冷中發瘧瘵食療本草

柑子多食發陰汗本草

橘子

橘子酸者聚痰甜者潤肺本草拾遺

橘柚不可多食令人口爽不知五味食禁方

橙子

橙子不可多食傷肝氣本草

養三類纂卷之十九

橙子不可與獮肉同食令人頭旋惡心食禁方

松子

取松子搗為膏如雞子大酒調下日三服則不飢渴飲水勿食他物

百日身輕聖惠方

松子補虛羸少氣不足本草

油松子不可喫損人聲瑣碎錄

柿子

红柿摘下未熟每籃將木瓜三兩枚於其中其柿得木瓜即發並無

滋味瑣碎錄

红柿飲酒令人心痛本草

凡食柿不可與蟹同令人腹痛大瀉出本草而經又食禁方只云擇柿

牛妳柿至冷不可多食

枳柿久食令中寒中本草

日乾柿溫補多食去面疔除腹中宿血

栗子

栗味鹹腎病宜食治百病明鑑

栗子生食治腰脚蒸炒食之令氣擁患風水氣不宜食宜日中曝乾

食即下氣補益今所食生栗可於熟灰火中煨冷汗出食之良

不得通熱即擁氣生即發氣故火煨投其木氣耳食療本草

林擒

林擒多食令人百脉弱千金要方

林擒不可多食發熱滋氣令人好睡發冷痰生瘡癰脉閉不行本草

櫻桃

櫻桃令人好顏色美志性千金要方

養生類集卷之十九

四

櫻桃多食令人吐本草

櫻桃多食傷筋骨金匱要畧方

荔枝

荔枝子止渴益人顏色如喫太多用生蜜一匙新汲水化喫驗本

荔枝子食之通神益智健氣多食則發熱

荔枝食之有益於人列仙傳稱有食其華實為荔枝仙人葛洪云

渴補髓或以其性熱人有日噉千顆未嘗為疾即少覺熱以蜜漿解

之荔枝譜

龍眼

龍眼久食益智強竟去毒安志本草

生龍眼沸湯內焯過食之不動脾 瑣碎錄

胡桃

胡桃發風須以湯剝去肉上薄皮過夏至不堪食本草衍義

胡桃多食動痰飲令人惡心吐水吐食千金要方

油胡桃不可喫損人聲瑣碎錄

食胡桃多者令人吐血

安石榴

石榴多食損齒食療本草

安石榴多食損人肺千金要方

木瓜

木瓜不可多食損齒及骨又臍下疔痛食療本草

枇杷

枇杷多食發痰熱本草

養生類集卷之十九

五

枇杷和熱炙肉及熱麵食之令人患熱毒黃病

楳榔食之須淨去上浮毛不爾損人肺本草衍義

楳榔發毒熱秘大小腸聚胃中痰壅不宜多食滋血脉本草

楳子損齒及筋不可食之食療本草

楊梅

楊梅多食令人發熱本草

楊梅不可多食甚能損齒及筋食療本草

橄欖

橄欖食之必去兩頭有大熱能攻癰瘻

橄欖過白露滴食庶不病瑣碎錄

榧子

榧子多食能消穀助筋骨行榮衛明目輕身食療本草

榧子食之過多則滑腸本草衍義

榛子

榛子益氣力寬腸胃本草

蒲萄

蒲萄久服輕身不老可作酒服之強力調志不問土地但收之釀酒皆美好或云子不堪食令人卒煩眼闇食療本草

蓮子

蓮子食之宜蒸生則服人腹中蒸令人吐食當去之本草拾遺

蓮子不去心食成霍亂真入食忌又西經云蓮子苦養食之令霍

蓮子性寒生食微動氣蒸食之良食療本草

卷之二十一

藕

藕生食主霍亂後虛渴煩悶不能食蒸食甚補五藏實下焦與蜜同

食令人腹藏肥不生諸虫食療本草

藕除煩解酒毒瘰食及病後熱渴本草拾遺

食藕用少鹽水或梅水浸供多食不損口瑣碎錄

藕久服輕身耐老止熱破血千金要方

雞頭

雞頭益精氣強志令耳目聰明久服輕身不飢耐老本草

雞頭作粉食之甚妙是長生之藥與小兒食不能長大故駐年耳生

食動風冷氣食療本草

雞頭實食多不益脾胃氣難消化本草衍義

菱

菱性冷不可多食本草綱目

菱實令人藏冷損陽氣痿並可少食多食令人腹脹滿若

薑飲一兩蓋即消食療本草

菱角食之不益脾胃本草衍義

養生類纂

第十一

第七

養生類纂第十一

卷之二十一 中 纂集

鄉貢進士錢塘縣知縣樵陽謝頴校正重刊

菜蔬部

總菜

蔥

芥菜

蘿蔔

胡荽

芥菜

淡明

苗草

蒜

芥菜

蘿蔔

胡荽

芥菜

淡明

木耳

韭

茄子

蔓菁

胡荽

胡荽

苦蕒

萬苣

韭

蒜菜

蔓菁

胡荽

胡荽

苦蕒

萬苣

韭

蒜菜

蔓菁

胡荽

胡荽

苦蕒

萬苣

葫

首蓿

蔓菁

胡荽

胡荽

苦蕒

乾白

總菜

菜不可生茹食治通說
醃菜失覆不可食同上

簾下滴菜有毒百陽雜俎

凡燒菜有小蝶子損人不可多食本草

凡一燒菜熟煮熱食金匱要畧方

夜食生菜不利人同上

葱

葱多食令人神本草衍義

葱和生芽者食之傷人心氣金匱要畧方

葱和雞子食令人變嗽本草

生葱和雜雜物大肉食之令人發經年血流同上

生葱合覆食令人病同上

生葱不可共蜜食殺人食禁方

食燒葱并噉蜜令人擁氣而死同上

生葱和雞子食令人變嗽本草

葱冬不死最善宜冬月食不宜多虛人患病者多食發氣衝人五

藏悶絕食療本草

葱味辛能通利肺癰治百病明鑑尚

蒜

凡食小蒜不可噉生魚令人奪氣陰核疼千金要方

小蒜不可久食損人心力同上

獨頭蒜不可共蜜食之殺人食禁方

凡蒜不可食食之傷血同上

嚼蒜多令人眼暗昏沉好睡四時養生論

韭

韭味酸補肝治百病明鑑尚

韭春食則香夏食則臭多食則昏神未出糞土為韭黃最不益人食

之即帶氣本草衍義

霜韭凍不可生食動宿飲必吐水千金要方

韭能充肝氣食醫心鑑 韭初生芽者食之傷人心氣金匱要畧方

韭多食昏神暗目酒後尤忌不可與蜜同食本草

韭不可與牛肉作羹食之成瘕疾食禁方

食韭後楊枝皮擦牙用冷水漱之即不作氣息項碎錄

薤

薤味苦補心

百病明鑑尚

薤不可共牛乳食同上

薤白色者最好鮮有辛氣 單人五藏學道人長服之可通神安魂

薤益氣續筋力食療本草

凡用薤薤皆去青留白云白冷而青熱也本草通串

葫

葫大蒜也久食損目明又使人白髮草本草

生葫合青魚鮮食之令人腸内生瘡腸中腫又成疝瘕食醫心鏡

生蒜多食傷肝氣令人面無顏色同上又千金要方云多食生葫行

薑

生薑去痰下氣止嘔除風邪寒熱久服通神明不可多食本草

夜食薑損人心金匱要畧方

芥

紫芥多食之動風 本草衍義

芥大葉者良煮食之動氣生食殺丹石其子有辛氣能通利五藏其

葉不可食多又細葉有毛者殺人食療本草

芥菜不可共兔肉食成惡邪病 千金要方

茄子

茄子不可多食動氣及痼疾熱者少食無畏 本草拾遺

茄子熟者食之厚腸胃動氣發疾 酉陽雜俎

菘菜

菘菜有小毒不宜多食然能殺魚腥最相宜也多食過度惟生薑可

解其性 本草圖經 菘有甘草而食菘即令病不除 本草

菘菜多食發皮風瘙癢 同上

著蓬

著蓬不可多食動氣先患腹冷食必破腹 本草

苜蓿

苜蓿安中利人可久食 本草

苜蓿少食好多食當冷氣入筋中即瘦人食療本草

蘿蔔

上床蘿蔔下床薑蓋夜間蘿蔔消酒食早起薑開胃也 瑣碎錄

蘿蔔能解麵毒 洞微志

蘿蔔根消食利閉然理顏色練五藏惡氣解麵毒凡人飲食過度生

嚼之便消研如泥和麵作餅佳 本草

蘿蔔和羊肉食下五藏一切氣令人肥白如無羊肉諸魚肉亦得用

也食療本草

蘿蔔久服滋榮衛令髮早白 孫真人食忌又本草衍義云服地黃何

首烏人食之則髮白

薺菜

薺菜久食視物鮮明 本草

薺和肝氣明目凡入夜則血歸於肝肝為宿血之藏過三更不睡則

朝旦面色黃燥以血不得歸故也若肝氣和則血脉通流津液

暢潤瘡疥於此何有君今患瘡宜食薺其法取薺一二升許淨

洗入淘了米三合冷水三升生薑不去皮挫兩指大同入盆中

澆生油一蛭殼當於羹面上不得觸觸則生油氣不得入搥醋

此物以為幽人山居之祿不可忽也 東坡尺牘

蔓菁

蔓菁菜中之最有益者常食之通中益氣令人肥健 本草圖經

蔓菁

蔓菁能引發毒蔓菁上有水銀也 瑣碎錄

蔓菁多食動痔病 本草拾遺

蔓菁和鯽魚作羹下氣止嘔多食發痔雖冷而補熱食之亦擁氣不

下甚損人胃及齒不可多食令人顏色惡又不宜和醋食之令

人骨疼少食補大小腸虛氣久食損毛髮 食療本草

溫病起食蔓菁者多死 本草拾遺

牛旁

牛旁通十二經脈洗五藏擁氣可常菜食 食療本草

苜蓿

苜蓿動氣令人煩悶冷中損腹不可與蠶肉同食生蠶蠶其蠶中則

以苜蓿封裹置於土坑內上以土蓋之一宿盡成蠶兒也 檢碑

紫莧葉通紫諸莧中此無毒不寒 本草拾遺

莧菜

莧菜

葵心傷人百藥忌食心有毒千金要方

霜葵陳者生食之動五種流飲同上

葵菜和鯉魚鮓食之害人同上

每十日一食葵葵滑所以通五藏擁氣又是菜之主不用合心食之同上

同上

葵能克脾氣又霜葵多食吐水葵合鯉魚食害人 孫真人食忌

天行病後食葵一頓便生目食藥本草

菠薐

菠薐久食令人脚弱不能行發腰痛不與鯉魚同食發霍亂吐瀉本草

藜藿

藜藿若先患腰膝不可多食必加極又極損陽氣發口瘡齒痛又能生腹中諸虫道家時忌食藥本草

瓠子

甜瓠患腰脚腫氣及虛腫者食之永不差 孫真人食忌

蘭香

蘭香不可多食壅閉節遊榮衛令血脉不行又動風發脚氣本草

蕨

蕨久食令人脚弱不能行消陽氣縮莖多食髮落頭皮痒鼻塞眼暗

腹中冷氣食之當時肚脹小兒不可食立行無力食藥本草

鄰鑿鎮丹徒二月出獵有甲士折蕨一枝食之覺心中成疾後吐一

小蛇懸屋前漸乾成蕨遂明此物不可生食按神記

蕨不可共蟹肉食成蟹癩 千金要方

胡荽

胡荽不可久食令人多忘 千金要方

胡荽病人不可食金匱要方

胡荽久食發腋臭根發痼疾 本草拾遺

胡荽不得與斜蒿同食令人汗臭難差食藥本草

胡葱

胡葱久食傷神損性令人多忘損目明尤發痼疾患胡臭人不可食

今轉威本草

食胡葱青魚令人腸生虫 同上

胡葱四月勿食令人氣喘多驚 孫真人食忌

胡瓜

胡瓜不可多食動寒熱多瘡病發百病及瘡疥發脚氣 孫真人食忌

胡瓜天行後不可食小兒切忌滑中生疳虫不與醋同食 本草

胡瓜食之發熱病 金匱要方

冬瓜

白冬瓜即冬瓜也此物經霜後皮上白如粉塗故云白冬瓜也益氣

耐老除胃中滯去頭面熱熱者食之佳冷者食之瘦人 韓愈本

冬瓜煮食之練五藏為下氣故也 同上

水病初得危急冬瓜不限多少任吃之神效無比

甜瓜

甜瓜多食令人陰下痺濕生瘡發黃痼病 千金要方

凡瓜入水沉者食之得冷氣終身不差 同上

甜瓜多食動寒熱多瘡病 同上

瓜兩蒂兩鼻害人 本草

瓜苦有毒 同上

瓜除熱食之不害人若覺多即入水自漬便即消 同上

甜瓜暑月服之永不中暑氣多食未有不不利者食下多食至深秋

作痢為難治為其消損陽氣故也本草衍義

甜瓜不可多食動宿冷病弱脚手無力食禁方

越瓜

越瓜不可多食動氣發諸瘡令人虛弱不能行不益小兒天行病後不可食又不得與牛乳酪作鮓同食及空心食令人心痛本草

芹菜

水芹寒養脾胃益力令人肥健殺藥毒置酒衍旨中香美和醋食之損

齒生黑滑地名曰水芹食之不如高田者宜人餘田中皆諸虫

子在其葉下視之不見食之與人為患食者本草

芹菜患蠶瘻者不可食本草推遺

養生類纂卷之二

八

春秋二時龍帶精入芹菜中人遇食之為病發時手青腹滿不可忍

作蛟龍病服便糖二三升日兩度吐出如蜥蜴三五便差金匱

要略方

芹赤葉有毒本草

芹菜益筋力去伏熱止血養精保血脉若食作蠶瘻及食食並得食

醫心鏡

焯菜

焯菜細切以生蜜洗或裹煎吃之藥口妙能消酒食多食發癩疾瑣

碎錄

薑蕩

薑蕩動風氣熏人心令人氣滿不可多食本草

鹿角菜

鹿角菜不可以食發癩疾損經絡血氣令人脚冷痺損腰腎少顏色

服丹石人食之下石力又能解麵熱本草

昆布

昆布多食令人瘦本草

紫菜

紫菜多食令人腹痛發氣吐白沫飲少熱醋之本草

映明

映明葉明目輕身利五藏作菜食之良子主肝家熱每日取一匙將

去空腹吞之百日後夜見字食療本草

苦蕒

苦蕒夏月宜食以益心瑣碎錄

萵苣

萵苣多食昏人眼蛇亦畏之有人禁此一物不敢食目不昏出本草

衍義又鑽碎錄云要得遠觀莫吃萵苣

萵菜有毒百虫不敢近地虺過其下誤觸之則目瞑不見物中有毒

者唯生薑汁能解之出避齋閑覽

筍

苦竹筍主不睡去面目并舌下熱黃消渴明目酒毒除熱氣健人本

草拾遺

筍筍新者稍可食陳者不可食食療本草

淡竹筍甜美口發背悶脚氣上

筍動氣發冷癥不可多食同上又千金要方患冷之人食筍心痛

筍以蘆薈葉數片同煮即無酸味瑣碎錄

煮筍二三日不爛脾難化脾病者不宜吃同上

莢苳

莢苳不可合生菜食之食禁方

莢苳多食發氣并弱陽本草

莢苳雜蜜食之發痾疾本草拾遺及本草云莢苳蜜食下痢

莢苳主心胃中浮熱動氣不中食發冷滋牙齦傷陽道令下焦冷不

食為妙同上

乾苳

乾苳發諸瘡疥下一切丹石殺諸藥毒不可多食令人痿黃少血色

食療本草

菌草

地生者為菌木生者為樺江東人呼為菌夜中光者有毒煮不熟者

有毒煮訖照人無影者有毒採婦色變者有毒有惡虫

有毒欲爛無虫者有毒及春無毒者為蛇過也本草

菌槐樹上生者良野田中恐有毒發冷氣令腹中微微痛食療本草

菌仰卷及赤者不可食金匱要畧方

食樹樹菌而笑不止同上

凡食新蕈有毛者能殺人以蠶絲試之蠶黑則蕈有毒又無髮者毒

用薑椒麻油鹽煨火熬數十沸薑椒俱黑者有毒瑣錄

菌下無紋者有毒食之殺人同上

蕈桑槐樹上者良治風破血益心力其餘樹上者多動風發痾疾痔

病令人兩肋下急痛損經脈又令人背膊悶藥性論

蕈如彈圓未敷者為珍時有毒者先以生薑同煮色變者不可食不

幸中毒急飲地漿乃解地漿者掘黃土也深尺餘投新水其中

熱攪俟其稍澄挹取飲之忘懷錄

如掘土中共下多因有朽壤乃生遇震雷謂之雷菌嫩者極珍

雖有土氣味至多有毒者往往殺人不可不慎也凡者摺中多

細白虫宜先以油湯嚙之其虫立出同上

木耳

木耳赤色及仰生者勿食金匱要畧方

木耳寒利五藏宣腹胃熱擁毒亦不可多食服丹石人熱發和葱頭

黃作羹食之即止食療本草

養生類纂卷第二十

養生類纂卷第二十一

察 菴 周 守 中 纂集

鄉貢進士錢塘縣知縣樵陽謝頴校正重刊

草木部

松黃	桃花	楠花	木利	槿花	菊花
檜梅	萱草	蒲黃	芭蕉	桑椹	探子
楮	黃精	枸杞	菖蒲	地黃	薯蕷
菜菔	百合	檳榔	胡椒	獨椒	椰子
預知子	皂莢	枳	覆盆子	紫蘇	荊芥
藜蘆	甘蔗	芋	烏芋	荔枝	
松黃					

松花上黃粉名松黃山人及時拂取作湯點之其佳但不堪停久本

草苗經又本草云松黃酒服能輕身療病

桃花

酒漬桃花飲之除百病益顏色太清譜草木方

橘花

橘花不得便聞蓋花上有毒亦謂之雞距子有人曾門害鼻臭不可

未利

未利花莫安床頭引蜈蚣瑣碎錄

槿花

木槿花小兒不可摘弄能令人病痞俗謂槿為瘡子花瑣碎錄

菊花

菊花作枕明目本草

白菊味甘染髮令黑和苜蓿茯苓蜜丸主頭風眩變白不老益顏

養生類纂卷之二十一

二

色本草拾遺

蠟梅

蠟梅花不可便聞恐生鼻痔瑣碎錄

萱草

萱草嫩苗及花跗作菜食利胃膈甚佳本草苗經

萱草名直男姓婦佩其花必生男風土記

蒲黃

蒲黃即蒲花中藥屑也細若金粉當其欲開時便取之以蜜搜作果

食甚益小兒本草苗經

芭蕉

人家不可多種芭蕉久而招崇瑣碎錄

桑椹

桑椹食之益精神久食可以代糧不飢能變白髮為黑陳坡物類

桑椹補五臟明目利關節和經脉通血氣取黑椹一升和蛇蚪一

升和之瓶中密封口於屋東懸之百日盡化為泥可染白髮終

不復白食療本草

桑椹暴乾和蜜食之令人聰明安魂鎮神本草苗經又食療本草云

桑椹暴乾未蜜為丸每服四十九丸服良

探子

探子孰者和蜜食之去嗽本草

楮

立截楮木作枕六日一新者能治頭中白屑瑣碎錄

楮實益氣充肌膚明目久服不飢不老本草

黃精

養生類纂卷之二十一

三

黃精根如嫩薑黃色二月採蒸過暴乾用令通八月採山中入九蒸

九暴作果甚甜美初生苗時人多採為菜茹謂之筆菜味極美

本草苗經

枸杞

枸杞冬採根夏採葉可作羹味小苦補益陽事令人長壽本草

十月內採枸杞子紅熟者去蒂水淨洗瀝乾砂盆內爛研以細布袋

盛去滓不用沉清一宿去清水若天氣稍暖更不待經宿入

銀石器中煨火熬成膏不住手攪之粘底候稀稠得所瀉向新

坩瓶中盛之錫紙封勿令透氣每日早朝溫酒下二大匙夜則

再服百日身輕氣壯耳目聰明髮為黑林泉備引

菖蒲

菖蒲久服聰明益智甲子日取菖蒲一寸九節陰乾百日為末服方

寸七日三服千金要方

七月七日取葛蒲酒服三方寸七飲酒不醉不可犯鉄令人嘔逆上食葛蒲忌粘糖羊肉本草

地黄

地黄初採水浸沉者是也採生者去白皮窰鍋上柳木甑蒸之攤冷氣歇拌酒再蒸又出令乾勿令犯銅鉄器令人腎消并白髮髮男損榮女損衛也本草

乾地黄補五藏通血脉益氣力利耳目生地黄搗飲之少服輕身不老同上

造生地黄法地黄一百斤揀擇肥好者六十斤有鬚者去之然後淨洗漉乾暴三數日令微皺乃取陳退四十斤淨洗漉乾於栢木日中熟搗絞取汁如盡以酒投之更搗絞即引得餘汁盡用拌

卷三類集卷之二十一

前六十斤乾者日中暴乾如天陰即於通風處薄攤之夜亦如此以乾為服此法比市中者氣力數倍頃取汁恐損隨日搗絞用令當日使盡為佳志懷錄

造熟地黄法斤數揀擇一準生法度訖候晴日便早蒸之即暴日中夜置汁中以物蓋之明朝又蒸古法九遍止今但看汁盡色黑熟蒸三五遍亦得每造皆須春秋二時正月九月冷綠寒氣方可宿浸二月八月拌而蒸之不可宿浸也地黄汁經宿恐酸不

如日日搗取汁用暴藥皆須以床架上置薄簾等以通風氣不然日氣微弱則地氣浸也於漆盤中最好簾多汗又損汗同上

造乾地黄法九月末臨取肥大者去鬚熟蒸微暴乾又蒸暴乾食之如蜜可停同上

薯蕷

薯蕷日乾搗細篩為粉食之大美且愈疾而補出本草

薯蕷於砂盆中細研然後下於鉢中先以酥一大匙熬令香次旋添酒一盞煎攪令勻空心飲之補虛損益顏色聖惠方

菜菔

井上宜種菜菔葉落井中飲此水者無瘟病民要術

含東種白楊菜菔三根增年益壽除患害也又懸菜菔子於屋內鬼畏不入也同上

菜菔殺鬼疰氣又閉目者不堪食食療本草

菜菔多食衝眼兼又脫髮本草

卷三類集卷之二十一

百合二月八月採蒸乾食之甚益氣本草

檳榔

檳榔多食發熱食療本草

胡椒

胡椒多食傷肺本草

蜀椒

蜀椒久食令人乏氣失明千金要方

椒

椒色白者有毒本草

椒

椒口閉者殺人同上

椰子

凡用椒火微炒之令汗出有勢力同

椰子取其殼為酒器如酒中有毒則沸起令人皆深其殼則全夫用

椰子之意本草析義

椰子多食動氣南藥譜

椰子肉益氣去風癩服之主消渴塗頭益髮令黑本草

預知子

預知子其殼中有二子取三子者莫取為偏氣不足故二子者陰陽

和合能除一切蠱毒如採搗其間有爆鳴似人兩爪相擊即佩

帶於衣領如入蠱毒之鄉人家則其吁嗚爆其聲覺靈驗可

知物類相感志

皂莢

鐵物槌皂莢皂莢無力兼令人患瀝液續酉陽雜俎

枳

枳椇多食發虻虫昔有南人修舍用此椇一片落在酒瓮中其酒化

養生類纂卷之二十一

六

為水味食療本草

蜜曲陸木俗呼枳椇為蜜曲陸作枕醉後即之即醒瑣碎錄

覆盆子

覆盆子益腎縮小便服之當覆其弱器如此取名食之多熱本草

紫蘇

紫蘇背而背紫者佳令人朝暮湯其汁飲為無益醫家以謂芳草致

家貴之疾者此有一馬脾胃寒人飲多世滑往往人不覺

紫蘇子研汁煮粥良長服令人肥白身香葉可生食與一切魚肉作

蔬良藥性論

荊芥

荊芥多食熏人五藏神食療本草

荊芥動渴疾孫真人食志

蔞藟

蔞藟新大病差人不可食以其能發汗恐虛人耳本草黃經

甘蔗

甘蔗汁煮粥空心漸食之日一二服極潤心肺治咳嗽養老奉親書

不可燒甘蔗粗令人日暗瑣碎錄

甘蔗不可共酒食發痰食療本草

甘蔗食後吃之解酒毒食醫心鏡

芋

芋益氣充飢惠州富此物然人食者不免瘡吳遠遊曰此非芋之罪

也芋當去皮濕紙包煨之火過熱乃熟噉之則鬆而膩乃能益

氣充飢今惠州人皆和皮煨令噉堅頑少味其發瘡固宜購

芋有六種有青芋紫芋真芋白芋連禪芋野芋其青芋細長毒多初

養生類纂卷之三十一

七

莫要須灰汁易水煮熟乃堪食亦白芋真芋連禪芋紫芋毒少

並在爾蒸莫噉之又宜冷噉療熱止渴其真白連禪芋芋蒸肉

作羹大佳野芋大毒不堪噉本草

芋園圃中種者可食餘者有大毒不可容易食生薑煮又換水煮方

可食和魚煮甚下氣補中調虛日華本草

芋寬腸胃主肌肉令人悅澤白色者無味紫色者破氣煮汁飲之即

止渴十月後曝乾收之冬月食不發熱他時月不可食又和鯉

鯽魚作膾良久食令人虛勞無力又煮汁洗膩衣白如玉亦可

浴去身上浮風忌風半日食療本草

芋多食動宿冷千金要方

烏芋

烏芋又名嘉菜可作粉食明目目昔先有冷氣不可食令人腹脹氣

滿小兒秋食臍下當痛食療本草

茨菰

茨菰冷有毒多食發虛熱及腸風痔瘻崩中帶下瘡癩煮以生姜禦之佳懷孕人不可食日華子本草

茨菰不可多食令人患脚又發脚氣癱緩風損齒令人失顏色皮肉乾燥卒食之令人嘔冷食療本草

養生類纂卷第二十一

第八

養生類纂卷第二十二

察 巷 周 守 忠 纂集 鄉貢進士錢塘縣知縣樵陽謝頰校正重刊

服餌部

服日月 服日月芒 服日月炁 服日精 服月華

服霧 服五星 服三炁 服玉 服玉屑

服銀 服真珠 服雲母 石中黃子 服石腦芝

石硫黃芝 服木芝 服松子 服松脂 採松脂

鍊松脂 粉松脂 服松葉 服松子 服栢脂

服伯葉 服桂 服栢實 服槐實 服桑椹

服桃膠 服杏仁 服栢 服漆

服日月

太上玄真訣服日月法東鄉司命君曰先師王君昔見授太上明堂

玄真上經清齋休糧存日月在口中書存日夜存月令大如環

日赤色有紫光九芒月黃色有白光十芒存咽眼光芒之液常

蜜行之無數若不修存時令日月住面明堂中日居左月居右

令二景與目童氣合通也此道以攝運生精理鬼神六丁奉侍

天兵衛護此上真道也大都口訣正如此云笈七籤

服日月之精華者欲得常食竹筍者日華之胎也一名大明又欲常

食鴻脯者月胎之羽鳥也一名月鷲欲服日月當食此物氣感

運之太虛真人曰鴻者羽族之摠名也其鵠鴈鴉鷗皆曰鴻鷲

也同上 服日月芒

常存心中有日象大如錢在心中赤色又存日有九芒從心中出

至齒間而芒迴還胃中如此良久臨目存自見心胃中分明乃

吐氣漱液服液三十九過止一日三為之行之十八年得道行

日中無影恒存日在心目中月在泥丸宮夜服月華如服日法存

月十芒白色從腦中入喉芒亦未出齒而迴入胃云笈七籤

服日月氣

服日炁法以平旦採日華以夜半存之去面前九寸令方景照我

九下及五藏洞徹一形引氣入口光色漸明良久乃舉則常得

長生矣云笈七籤

又法夜半生氣時若雞鳴時正卧閉目存左目中出日右目中出

並徑九寸在兩耳之上兩耳之上名為六合高窓也今日月使

照一身內徹泥丸下照五藏腸胃之中皆覺見了了洞徹內外

令一身與日月光合良久畢叩齒九通咽液九過乃微祝曰太

上玄一九皇吐精三五七遍洞觀幽冥日月垂光下徹神庭使
照六合太一黃帝君命簡金書不傾五老奉符天地同誠使
我不死以致真灵却過萬邪禍害滅平上朝天皇還老交嬰太
帝有制百神敬聽畢乃開目名為日月練根三元校覓以制御
形神辟諸鬼氣之來侵使兆長生不死多存之矣同上

又法又存左目為日右目為月共合神庭之中却上入於明堂化生
黃英之醴下流口中九咽之以哺太一常以生氣時存之畢微
祝曰日月上精黃水月華太一來飲神光高羅使我長生天地
同柯五日一行之口中舌上為神庭存日月既畢曰動舌覺有
黃泉如紫金色從舌上出流却入明堂為黃英之醴也存思之
時常閉目施念同上

服日精

吞日精者用日出卯時坐西面看東想日如車輪形想而吞之七十
二口亦如河車物起昂頭般運入項後為枕枕之如小乘人有
圓光也每日吞之七十二口畢方吞月華龍虎大丹出生死訣

服月華

吞月華者須是過上弦八日晚後背日向月坐想月華入於口內八
十一咽至二十三日下午弦即罷之至後月八日依前法吞之龍
虎大丹出生死訣

喻月精凡月初出時月中時日入時向月正立不息八通仰頭喻月

精八咽之令陰氣長婦人喻之陰精益盛子道通云笈七籤

吸月光精婦人至四十九已上還生子斷緒者即有子久行不已即
成仙矣

服露

東海東華玉妃淳文期授含真靈女真張微子服霧之法常以平旦

於寢靜之中坐卧住已先閉目內視彷彿使如見五臟畢因口
呼出氣二十四過隨目為之使目見五色之氣相纏繞在面上
鬱然因入口內此五色氣五十過畢咽液六十過畢乃微祝曰
太霞發暉靈霧四遷結氣璇屈五色洞天神烟含啓金石華真
鶴鬱紫空鍊形保全出景藏函五灵分化合明扇虛時集六雲
和攝我身上昇九天又叩齒七通咽液七過乃閉目事訖此道
神妙又神州玄都多有得此術者行之常乘雲霧而遊也真語

服五星

存五星當按八素以五星為始存以生氣時若不王星先出者故宜不
先存五也至於視星入室任意耳唯以勤感為上耳亦不必須
都見星然後速通也視之益審耳清灵君告存思要法當覺目

觀五星於方面並乘芒而下行然後依五星下而存五星但
吞咽一芒畢又當鎮星下又存鎮星良久捻五星各一芒使俱
入口而咽之如鎮星星過數也真語

服三氣

范幼冲恒服三氣三氣之法存青氣白氣赤氣各如從東方日下
來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自飽便止為之十年身中自有三色
氣遂得神仙此高元君太素內景法且且為之隨目施行視日
益佳真語

服玉

玉經曰服玉者壽如玉也又曰服玄直者其命不極玄直者玉之別
名也令人身飛輕舉不但地仙而已然其道遲成服一二百斤
乃可知耳玉可以為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為水可以愈瘵瘵之

為粘亦可餌以為丸亦可燒以為粉服之一年已上入水不露
入火不灼刃之不傷百毒不犯也不可用已成之器傷人無益
當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閩國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陽除善亭
部界中玉及日南盧容水中玉亦佳抱朴子
赤松子以玄蟲血漬玉為水而服之故能乘烟上下也同上

服玉屑

玉屑服之與水餌之俱令人不死所以為不及金者令人數數發熱
以寒食散狀也若服玉屑者宜十日輒一服雄黃丹砂各一兩
圭散髮洗沐迎風而行則不發熱也董君異常以玉醋與盲人
服之目旬日而愈抱朴子

服銀

銀不及金玉耳可以地仙也服之法以麥熟化之亦可以朱草酒餌

之亦可以龍膏鍊之然三年輒大如彈丸者又非清貧道士所
能得也抱朴子

服真珠

真珠徑一寸以上可服服之可以長久醉漿漬之皆化如水銀亦可
以浮石水蜂窠化包形地黃合之可引長三四尺丸服之絕
穀服之則不死而長生也抱朴子

服雲母

上白雲母二十斤薄研以露水八斗作湯分半洗雲母如此再過
又取二斗作湯內芒消十斤以雲母木器中漬之二十日出絹
袋盛懸屋上勿使風日令燥以水清鹿皮為囊揉拭之從旦
至中乃以細絹下篩淨復揉拭令得好粉五斗餘者棄之取粉
一斗內崖蜜二斤攪令如粥內生竹筒中薄削之塞固口埋地

垣南岸下入地六尺覆土春夏四十日秋冬三十日出之當如
澤為成若洞洞不消者更埋三十日出之先取水一合內藥一
合攪和盡服之日三水寒溫自在服十日小便當便黃此先瘳
勞氣風疹也二十日腹中寒瘳消三十日齒落除更新生四十
日不畏風寒五十日諸病皆愈顏色日少長生神仙吾自驗之
所以述錄千金要方

服五雲之法或以桂葱水玉化之以為水或以露於鉢器中以玄水
熬之為水或以消石合於竹筒中埋之為水或以蜜波為酪或
以秋露漬之百日韋囊凝以為粉或以無煎草擣血合餅之
服之一年則百病愈三年老翁反成童子五年則役使鬼神入
火不燒入水不濡踐棘不傷與仙人相見又他物埋之即朽燒
之即燬而五雲以內猛火中經時終不燃埋之永不腐故能令

人長生也又云服之十年雲氣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
自然也又向日看之腫腫純黑色起者不中服令人病淋發瘡
雖水餌之皆先以茅屋雷水若東流水露水漬之百日淘汰去
其止石乃可用取中山衛叔卿服之積久能乘雲而行以其力
封之玉匣之中仙去之後其子名世及漢使者梁伯得而按方
合服皆得仙去抱朴子

雲母取上上白渾者細研以水淨淘漉出蒸之一日一夜下之復更
淨淘如前去水令乾乾雲母一升益三升消石一斤和雲母搗
之一日至暮取少許掌上泚著不見光明為熟出女盆甕中以
水漬之令相得經一炊久漚去上清水徐徐去之盡更添水如
前凡三十遍易水令淡如水味即漉出其法一如研粉燈取沉
然後取雲母旋徐徐坐絹袋中瀝者單上晨令乾即成矣久服

輕身延年強筋壯髓滿落虛更生癥痕消滅光澤人面不老而

寒暑志高可至神仙千金要方

又方雲母壁薄淘淨去水餘濕沙盆中研萬萬遍以水淘澄取淚見

此法即自保愛修而服之

凡服雲母粉治百病皆用粳米粥和服之慎房室五辛油膩血食勞

作坳

凡服雲母秘澁不通者以蕪菁煎汁下之即秘通之

服石中黃子

石中黃子所在有之泌水山為尤多其在大石中則其石常潤濕不

燥打其石有數十重乃得之在大石中赤黃溶溶如雞子之在

其殼中也即當飲之不飲則漸堅凝成石不復中服也法正當

及未堅時飲之既疑則應未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一升少者

有數合可頓服也雖不得多相繼服之其計前所服合成三升

壽則千歲但欲多服唯患難得耳抱朴子

服石腦芝

石腦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黃子狀但不皆有耳打破大滑石千許

乃可得一枚初破之其在石中五色光明而自動服

服石硫黃芝

石硫黃芝五岳皆有而其山為多其方言許由就此服之而長生名

流丹者石之赤精蓋石硫黃之類也皆浸溢於崖岸之間其濡

濕者可丸服其已堅者可散服

服木芝

木芝者松柏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名曰木威

喜之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可燃帶之辟兵以帶繼而難以

他雞十二頭共籠之去之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

芝終不傷也從生門上採之於六甲陰乾之百日末服方寸七

日三盡一枚則三千歲也抱朴子

服松子

神仙餌松實用七月取松實過時即落難收去木皮擣如膏每服如

雞子大日三服如服及百日身輕三百日日行五百里絕穀久

服昇仙渴即飲水亦可以練了松脂同服之聖惠方

七月七日採松子過時即落不可得治服方寸七日三四一云服三

合百日身輕三百日日行五百里絕穀服昇仙渴飲水亦可和

脂服之若九如梧桐子大服十九千金要方

取松實末之服三合日三則無飢渴飲水勿食他物百日身輕日行

五百里絕穀昇仙千金翼方

服松脂

松脂以真定者為良細布袋盛以清水百沸湯煮淨水面者以新篋

籬掠取投新水中久煮不出煮皆弃不用入生白茯苓末不制

但削去皮搗羅為細末拌勻每旦取三錢七著口中用少熟水

攪漱更以指點如常法揩牙揩畢用少熟水嚥之仍灌漱如常

法大能牢牙駐顏烏髮也他筆記

百鍊松脂下篩以蜜和內甯中勿令中風日服如博基一枚博基長

二寸方一寸日三漸漸月別服一斤不飽延年亦可淳酒和白

蜜如錫日服一二兩至半斤凡取松脂老松皮自有聚脂者最

第一其根下有傷折處不見日月得之名曰陰脂亦良惟衡山

東行五百里有大松廿三四十圍乃多脂又法五月刻大松陽

而使向下二十四株株可得半升亦煮老節根處皆有脂得用

仙經云常以三月入衡山之陰取不見日月松脂煉而餌之即不召而自來服之百日耐寒暑二百日五歲益補服之五年即見西王母仙經又云諸石所生三百六十五山其可食者滿谷陰懷中松脂耳其谷正從衡山嶺直東四百八十里當橫捷正在橫嶺東北行過其南入谷五十里窮穴有石城白鶴其東方有大石四十餘丈狀如白松松下二丈有小穴東入山有丹砂可食其南方陰中有大松大三十餘圍有三十餘株不見日月皆可取服之千金要方

服松脂法欲絕穀服三兩飢復更服取飽而止可至一斤不絕穀者服食一兩常先食瀉藥力盡乃餘食錯者即食不安而吐也久服延年百病除千金要方

又方松脂十斤松實三斤柏實三斤菊花五斤右四味下篩蜜和服之如梧子三十九分為三服一百日以上不復飢服之一年百歲如三十四者久服壽同天地同上

又方以夏至日取松脂日食一升無食他物飲水自恣令人不飢長服可以終身河南少室山取陰處斷之置器中蒸之膏自派出鍊出去苦氣白蜜和食日一升二日後服如彈丸渴飲水令人不老取無時同上

又方松脂五斤半脂三斤右二味先鍊松脂令消內羊脂日服傳碁一枚不飢久服神仙同上

又方白松脂七斤三縮鍊白蠟五斤白蜜三斤扶苓粉三斤右三味合蒸一石斗頃服如梧子大十九飢復取服日一丸不得食一切物得飲酒不過一合齋戒咬咀五香以水煮一沸去滓以藥投沸中又欲致神女者取茅根治取汁以和之蒸服之神女至

矣同上

又方松脂桑灰鍊百遍色正白復內之餽蜜中數反出之服一丸如梧子百日身輕一年玉女來侍同上

採松脂法以日入時破其陰以取其膏破其陽以取其脂脂膏等分食之可以通神靈鑿其陰陽為孔令方五寸深五寸還以皮掩其孔無令風入風入則不可服以春夏時取之取訖封塞勿洩以泥塗之千金要方

取松脂法斫取老枯肥松細壁長尺餘置甑中蒸之滿甑脂下流入釜中數接取脂置水中凝之盡更為一日可得數十斤枯節益佳千金翼方

又法取枯肥松細破於釜中蒸之其脂自出接取置冷水中凝之引之則成若以五月就木取脂者對刻木之陰面為二三刻刻可得數斤秋冬則依煮法取勿煮生松者少脂同上

鍊松脂 松脂七斤以桑灰汁一石煮脂二沸接置冷水中凝復煮之凡十遍脂白矣可服今谷在衡州東南攸縣界此松脂與天下松脂不同出千金要方

又法松脂二十斤為一劑以大釜中著水加甑其上塗際勿洩加茅甑上為藉復加生土茅上厚一寸乃加松脂於上炊以桑薪湯減水接取停於冷水中凝更蒸之如前法三蒸畢止脂色如白玉狀乃用和藥可以丸菊茯苓服之每更蒸易土如前法以銅鑪承甑下脂當入鑪中如膠狀下置冷水中凝更蒸欲出銅鑪於釜中時預置小繩於脂中乃下停於水中凝之復停於

五九〇

炭頃更乃四過皆解乃可舉也盡更添水以意斟酌其火勿大
猛常令不絕而死千金翼方

又法鍊松脂十二過易湯不能者五六過亦可服之同上

又法薄淋桑灰汁以煮脂一二沸接取投冷水中引之凝復更煮凡

千過脂則成若強者復以酒中煮三四過則柔矣先食服一兩
日三十日不復飢飢更服之
久服去百病禁

一切肉醜瘰癧等同上

又方松脂十斤用桑灰汁二石內釜中加甑於上甑中先鋪茅次

鋪黃砂土可三寸蒸之脂少間流入釜中寒之凝接取復蒸如

前三上更以清水代灰汁復如前三上去水更以陰深水一石

五斗煮甘草三斤得一石汁去滓內牛酥二斤加甑釜上復炊
如前令脂入甘草汁中凝接取復蒸又下如此三上即成苦味

皆去甘美如飴膏服如彈丸日三久服神仙不死 同上

又方好松脂一石石灰汁三石右二味於淨處為灶加大釜斬白茅

為藉令可單上以脂內甑中炊之令脂自下入釜盡去甑接內

冷水中以扇扇之兩人引之三千過復蒸如前滿三遍三易灰

汁復以白酢醬三石鍊之三過三易酢漿也復以酒鍊之一過

亦如上法訖以微火煎之令如飴狀服之無少長 同上

鍊松脂春夏可為秋冬不可為絕穀治癩第一欲食即勿服亦去三
尸同上

伏虎尊師篇煉松脂法千斤松脂五度以水煮過令苦味盡取得後

每一斤煉了松脂入四兩茯苓末每晨水下一刀圭即終年不
食而復延齡身輕清矣 野人闕語

粉松脂

松脂十斤丹黍灰汁煮沸接置冷水中二十過即末矣亦可雜雲母
粉丸以蜜服之良千金翼方

服松葉

服松葉令人不老身生綠毛輕身益氣久服不已絕穀不飢渴松葉

不以多少細切更研每日食前以酒調下二錢亦可粥汁服之
初服稍難久自便矣 聖惠方

服松葉法細切食之日三合令人不飢千金翼方

又方細切之如粟使極細日服三合四時皆服生葉治百病輕身益
氣還白延年 同上

又法四時採春東夏南秋西冬北至治輕身益氣令人能風寒不病
痺延年 同上

服柏子

凡採柏子以八月過此零落又喜蠶虫頓取之又易得也當水中取

沉者八月取并房暴乾末服方寸匕稍增至五合或日一升半
欲絕穀谷口取飽渴飲水一方柏子服不可過五合千金翼方

服柏脂

五月六日刻其陽二十株株可得半升練服之欲絕穀者增之至六

兩不絕穀者一兩半禁五辛魚肉菜鹽醬治百病久服鍊形延
年鍊脂與松脂法同千金翼方

服柏葉

高子良服柏葉法採無時以葉切置甑中令滿覆蓋甑若釜上蒸之

三石米預久久亦善蒸訖水淋百餘
過訖陰乾若不淋者蒸訖便陰乾服一合後食日三服執方稍
少增後一合始至一升令人長生益氣可辟穀不飢千金翼方

又方取大盆內柏葉著盆中水漬之一日一易水易水者扶藥出水也如是七日以上若二七日為佳訖覆盆蒸之令氣徹便上暴乾下篩末一石以一斗薑膏搜如作乾飯法服方寸二七日三以水送下不飢飢即服之渴飲水以山居讀誦氣力不衰亦可齊凶年同上

又方拍葉取近上者但取葉勿雜枝也三十斤為一割當得好不津器內柏葉於中以東流水漬之使上有三寸以新盆覆上泥封之三七日出陰乾勿令塵入中乾便治之下篩以三升小麦淨擇內著柏葉汁漬封五六日乃出陰乾燥復內之封五六日出陰乾令燥磨之下篩又取大豆三升炒令熟取黃磨之下篩合三物攪調相得內常囊中盛之一服五合用酒水無在日三食飲無妨治万病病自然消冬不寒顏色悅澤滋脫更生耳目聰

明賜實服此食不食無妨同上

又方取柏葉三石熟蒸暴乾下篩大麦一升熬令变色細磨之都合和服多少自在亦可作粥服之可稍飲酒同上

又方取柏葉二十斤著盆中以東流水漬三七日出暴乾以小麥一斗清汁三四日出暴乾熬令香柏葉亦然鹽一升亦熬之令黃右三味持下篩以不中水猪膏二升細切著末中攪復篩之先食方寸七日三七不用食良亦可兼服之同上

又方取除地柏葉只取陰面皮吹咀蒸之以釜下湯灌之如是至三除乾百曰下篩大麥末大豆末三味各一斤治服方寸七日三以絕穀不食除百病延年同上

又方柏葉三石熟蒸之出置牛管中以沐之令水清乃止暴乾以白酒三升浸葉微火蒸之熟一石水頃息火復暴乾治大麥三升

熬令变色細治暴搗葉下篩合麥屑中日服三升以水漿若酒送之上穀療病辟瘟癘惡鬼久久可度世同上

又方柏葉十斤以水四斗漬之一宿煮四五沸漉出去汁別以器閣之乾以小麥一升漬柏葉汁中一宿出暴燥復內之令汁盡取鹽一升柏葉一升麥一升熬令香合三味末之以脂肪一斤合漉酒服方寸七日三病自消減十日以上便絕穀若乘騎取一升半水飲之可以涉道路不疲同上

服桂

桂同葱涕合蒸作水可以竹漉合餌之亦可以先知君胎或云龜和服之七年能步行水上長生不死也抱朴子

服猪實

猪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令人徹視見鬼昔道士梁頊年七十乃服之轉更少至年百四十歲能夜書行及奔馬後入青龍山去抱朴子

猪實初夏生如彈丸青綠色至六七月漸深紅色乃成熟八月九月採水浸去皮穢取甲子日乾仙方草服其實正赤時收取甲子陰乾從末水服二錢七益久乃佳本草圖經

服槐實

槐子以新瓦合泥封之二十餘日其表皮皆爛乃洗之如大豆日服之此物主補腦又服令人髮不白而長生抱朴子

槐子明目黑髮於牛膽中漬陰乾百曰食後吞一枚十日輕身三十日白髮黑百曰內通神出本草

槐者靈星之精以十月上巳日採子服之去百病長生通神林檎服桑椹

桑椹利五藏關節通血氣久服不飢多收暴乾搗末蜜和為丸每日服六十九變白不老取黑椹一升和科斗子一升瓶密封閉懸屋東頭一百日盡化為黑泥染白鬚如漆又取二十七枚和胡桃脂研如泥按去白髮點禮中即生黑者本草拾遺

服桃膠

桃膠以桑灰汁漬服之百病愈久久服之身輕有光明在晦夜之地如月出也多服之則可斷穀抱朴子

服杏仁

杏仁五月採破核去雙人者自朝蒸之至午而止便以慢火微烘至七日乃收貯之每旦腹空時不約多少任意飲之積久不止駐顏延年云是夏姬法然杏仁能使人血溢少誤之必出血不已或至委頓故近人少有服者本草圖經

杏仁酥

杏仁酥主萬病除諸風虛勞冷方取家杏仁其味甜杏特忌用山杏仁山杏仁慎勿用大毒害人也家杏仁一石去尖皮兩仁者揀完全者若微有缺壞一顆不得用微火炒作細末取白酒二石研杏仁取汁一石五斗右一味以蜜一斗拌杏仁汁煎極令濃與醴相以內兩石瓮中攪之密封泥勿令洩氣三千日看之酒上出酥也接取酥內笕器中封之取酥下酒別封之團其藥如梨大置空屋中作閣安之皆如飴脯狀甚美服之令人斷穀千金翼方

服樹

生椒擇去不折者餘其黑子用四十粒以梨水浸經一宿盡令口合空心漸汲水下去損年冷煖藏脯久服則能駐顏黑髮明目令人思飲食斗門方

淳漆不枯者服之令人通神長生餌之法或以大蟹十枚投其中或以雲母水或以玉水合服之凡虫悉下惡血從鼻出一年六甲行厨至也抱朴子

服漆

養生類纂卷第二十二

養生類纂卷第二十二



此成化後刻本前得養生類纂以此版式一律故收此本俾成全璧 已卯三月後校初

養生月覽序
子嘗講求養生之說編次成集謂之月覽矣懼其遺遺於是復為雜類收羅前書未盡之意非固為諄復蓋欲覽者之得其詳也昧者不審乎是始見予之月覽也或患乎拘嗣見予之雜類也復慮乎雜胡不思淘金於砂然後麗水之寶出焉採玉於石然後荆山之璞見焉弗始乎拘烏乎達弗由乎雜烏乎一子書之詳也蓋指人以入道之序若夫深造自得左右逢原則付諸悟理君子夫何疑焉嘉定十五年歲次壬午迎富之日察菴周守忠書

月覽七序

養生月覽目錄

上卷

- 正月三十四條
- 二月三十五條
- 三月四十六條
- 四月三十二條
- 五月八十條
- 六月二十九條

下卷

- 七月五十三條
- 八月三十三條
- 九月二十八條
- 十月三十二條
- 十一月二十五條
- 十二月五十條

養生月覽目錄

養生月覽上

察 卷 周 守 忠 纂集
鄉貢進士錢塘縣知縣樵陽謝頌校正重刊

正月

正月一日子丑時燒糞掃令人倉庫不虛月令書經

元日子後丑前吞赤小豆七粒椒酒一合吉同上

正月旦鷄鳴時把火遍照五果及桑樹上下則無虫時年有桑果灾

生虫者元日照者必免灾四時纂要

元日寅時飲屠蘇酒自幼及長雜五行書

正月旦及正月半以麻子赤豆二七顆置井中辟瘟病甚効同上

元日平旦吞益鼓七粒終歲不於食中誤吃蠅子曰公歲時雜記

正月一日燒水及飲木湯同上

月覽

元日服桃湯桃者五行之精厭伏形氣制百鬼荆楚歲時記

元日縷懸蒼桃棒門戶上却疫也同上

元日日未出時朱書百病符懸戶上月令書經

正月一日未明小兒不長者以手攀東牆勿令人知或云於狗竇中

使人牽拽瑣碎錄

元日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也山臊在西方深山中長尺餘性不

畏人犯之令人寒熱病畏爆竹声太平御覽

元日造五辛盤正元日五熏鍊形註曰五辛所以發五藏氣

正月一日取五木煮湯以浴令人至老鬚髮黑徐偕註云道家謂青

木香為五香亦云五木雜修養書

元日進椒栢酒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輕能音柰老栢是仙藥

又云進酒次第當從小起以年少者為先崔氏四民月令

元日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像鬱聖山桃樹百鬼畏之玉燭宝典
歲旦服赤小豆二七粒面東以薑汁下即一年不疾病家人悉令服

之四時纂要

元日取小便洗腋氣大効

正月一日取枸杞菜煮作湯沐浴令人光澤不病不老云笈七籤

正月一日取鵲巢燒之著於廁能辟兵四時纂要

歲旦日埋敗履於庭中家出印綬墨子秘錄

正月朝早將物去塚頭取古碑一口將呪要斷一年無時疫懸安大

門也本草

臘月鼠向正旦朝所居處埋之辟瘟疫梅師方

昔有齊人歐明者乘舡過青草湖忽遇風晦暝而逢青草湖君邀婦

止家堂字謂歐明曰惟君所須富貴金玉等物吾當與卿明未

月覽

知所答傍有一人私語明白君但求如願並勝餘物明依其人

語湖君嘿嘿然須臾便許又出乃呼如願即是一少婢也湖君

語明曰君領取至家如要物但就如願所須皆得明至家數年

遂大富後至歲旦如願起晏明鞭之願以頭鑽糞帚中漸沒失

所後明家漸漸貧今人歲旦糞帚不出戶恐如願在其中誠神

正月一日取鵲巢燒灰撒門裏辟盜墨子秘錄

正月三日買竹筒四枚置家中四壁上令田蚕萬倍錢財自來四時

正月四日拔白永不生凌晨拔神仙拔白日他月做此拔白髮也

同上

正月五日取商陸根細切以玄水漬之三日陰乾可治為末服三寸

七玄水服下日三服百日伏尸盡下出如人狀醮埋之祝曰伏

尸當屬地我當屬天無復相召即去隨故道無還顧常先服之

禁一切血肉辛菜物雲笈七籤

正月七日上會日可齋戒四時纂要

正月七日男吞赤豆七顆女吞二七顆竟年不病雜五行書

人日夜多鬼鳥人家搥床打戶按狗耳滅灯以攘之荆楚歲時記

正月八日沐浴去灾禍神沐浴日四時纂要

正月十日入定時沐浴令人齒堅凡齋戒沐浴皆當鹽沐五香湯其

檀一斤凡五物切之以水二斛五斗煮取一斛二斗以自洗浴

也此湯辟惡除不祥悉降神靈用之以沐并治頭風云笈七籤

廁前草月初上寅日燒中庭令人一家不著天行四時纂要

正月上寅日禱女青末三角絳囊盛繫前帳中大吉能辟瘟病女青

草也用後方

正月十五日殘饊糜熟令焦和穀種之能辟虫也四時纂要

正月十五日作膏粥以祠門戶玉燭寶典

正月十五日作豆糜搗骨其上以祠門戶荆楚歲時記

正月十五日灯蓋令人有子夫婦共於富家局會所盜之勿令人知

安臥床下當月有娘本草

正月望日以柳枝插戶上隨柳枝所指處祭之致酒脯祭之齊諧記

云具縣張成夜於宅東見一婦人曰我是地神明日月半宜以

饊糜白粥祭我令君家泰桑万倍後用如言今人謂之粘錢財

歲時記

上元日可齋戒誦黃庭度人經令人資福壽纂要

立春日食生菜不可過多取迎新之意及進漿粥以導和氣千金月

上學之士當以立春之日清朝煮白芷桃皮青木香三種東向沐浴

云笈七籤

立春日鞭土牛庶民爭之得牛肉者其家宜蚕亦云治病呂公歲時

雜記

後生於立春并社日食糞者至納婦拜門日腰間有聲如嚼齏然皆

以為戒同上

打春時春牛泥撒在簷下蚰蜒不上瑣碎錄

立春後有庚子日温蕪菁汁合家大小並服不限多少可理時疫傷

寒類要

入春宜晚脫綿衣令人傷寒霍乱雲笈七籤

正月之節宜加綿襪以煖足千金月令

正月宜進棗枝湯及造煎以備用其棗枝湯方取棗枝如箭幹大者

細挫以酥熬作湯又棗枝煎方取棗枝大如箭幹者細剉三升

熬令微黃以水六升煎三升去滓以重湯煎取二升下白蜜三

合黃明膠一兩炙作末煎成以不津器封貯之同上

正月非始青可以食凡韭不可以作羹食損人作葢佳凡作葢必先削

一所地去上一寸土取韭不洗便投沸湯中漉出鋪所削新土

上良久然後入水淘擇同上

正月不可釋綿襦宜食粥凡粥有三等一曰地黃以補虛取地黃四

兩搗取汁候粥半熟即下之以綿裹椒一百粒生薑一片投粥

中候熟出之去羊腎一具去脂膜細切如韭葉大加少鹽食二

日防風以去四脚風取防風二大分煮取汁作粥三曰紫蘇以

去擁氣取紫蘇子熬令黃香以水研瀝取汁作粥同上

正月勿食虎豹狸肉令人傷神損氣千金方

正月不得食生葱令人面上起遊風同上

正月勿食梨梅師方

正月食鼠殘多為鼠瘻小孔下血者是此病本草

正月之節食五辛以辟癘氣蒜葱韭薑也食齋心鏡

正月雨水夫妻各飲一盃還房獲當時有子神効也本草

正月初婚忌空房多招不祥不可不謹不得已當以熏籠置床上

之瑣碎錄

正月甲子拔白髮每日汲井花水服令髮髮不白四時纂要

正月未日夜蓋葦火照井廁中百鬼走荆楚歲時記

正月寅日燒白髮吉千金方

正月二月取童陸根三十斤淨洗麤切長二寸許勿令中風也縮囊

盡盛懸屋北六十日陰燥為末以方寸七水服旦先食服十日

見鬼六十日使鬼取金銀寶物作屋舍隨意所欲八十日見千

里百日登風履雲以服成仙雲笈七籤

春不可食肝為肝王時以死氣入肝傷竟也金匱要畧方

春服小續命湯五劑諸補散各一劑百病不生千金方

春月飲酒茹葱以通五藏莊子

春三月每朝梳頭三百下至夜欲臥須湯註熱湯一盃從膝下洗

至足方卧以通洩風毒脚氣勿令壅滯四時養生論

春七十二日省酸增甘以養脾氣千金方

春間不可食鯽魚頭其中有虫也瑣碎錄

春三月夜卧早起此出黃帝素問又按雲笈七籤曰季春月宜卧起

俱早

趙先生曰欲除尸虫之法春月擇甲乙夜視歲星所在朝之再拜正

心竊祝曰願東方明星君扶我竟接我竟使我壽如松栢生年

養生月覽 卷上

萬歲生不落願為甲除身中三尸九虫盡走消滅常擇潔淨頻

行之為善此仁德樂生君本也木剋土所以尸去妙訣祕之雲

笈七籤

太虛真人曰常以春甲寅日夏丙午日秋庚申日冬壬子日瞑卧時

先搗朱砂雜黃雌黃三物等分細搗以綿裹之使如棗大臨卧

時塞兩耳中此消三尸鍊七魄之道也明日日中時以東流水

沐浴畢更整飾掃易著衣物浣故者更履履先除燥之都畢又

掃洒於寢牀下通令所住一室淨潔平安枕卧向上閉氣握固

良久微呪曰天道有常改易故新上帝吉日沐浴為真三氣消

尸朱黃安竟寶鍊七魄與我相親此道是消鍊尸穢之上法改

易真形之要訣也四時各取一日為之同上

春日宜脚足俱凍同上又按千金月令曰正月之節宜加綿襪煖足

凡卧春欲得頭向東有所利益同上

二月 二月二日取枸杞葉煮作湯沐浴令人光澤不病不老雲笈七籤

二月二日不欲眠千金月令

昔巢氏時二月二乞得人子婦養之家便大富後以此日出野田中

採蓬茨向門前以祭之云迎富歲華紀麗

二月六日八日宜沐浴齋戒天祐其福雲笈七籤

二月八日披白神仙良日四時纂要

二月八日黃昏時沐浴令人輕健雲笈七籤

二月九日忌食一切魚鱉同上

二月九日勿食魚仙家大忌白雲先生雜忌

二月十四日忌遠行水陸並不可往雲笈七籤

養生月覽 卷上

二月勿食黃花菜及陳菹發痼痰動痼氣勿食大蒜令人氣壅閉膈不通勿食藜子及雞子滯人氣勿食小蒜傷人志性勿食兔肉令人神寬不安勿食狐貉肉傷人神同上

二月腎藏氣微肝藏正王宜淨膈去痰宜泄皮膚令得微汗以散去冬溫伏之氣同上

二月勿食黎梅師方

二月勿食藜傷腎白雲先生雜忌

二月勿食雞子令人常惡心千金方

二月宜食韭大益人心同上

二月行途之間勿飲陰地流泉令人發瘧瘴又損脚令軟本草

二月初便須灸兩脚三里絕骨對穴各七壯以洩毒氣至夏即無脚氣衝心之疾四時養生論

二月之節不可食生冷千金月令

二月中不可吊喪問疾可衣夾衣同上

每至二月吐痰緣中年向後瀉多困倦至於風勞氣冷多起自痰涎可取牛蒡子一合以上羌活一兩同牛蒡子搗為末入五更初

投新汲水一椀打令勻畧起東向服之便即良久以擦背膈當吐以盆盛之勿令起坐凡是壅滯痰涎出盡至黃膽水最妙盪漱訖取蒸餅切火上炙令黃便喫之仍煎姜蜜湯下至老不瘵瘵癘變病亦不能害人願生論

二三月內天晴日取薯蕷洗去土小刀子刮去黑皮後又削去第二重白皮約厚一分已束於淨紙上着篩中懸至夜收於紙籠內

着微火養之至來日曬以乾為度如未乾天色陰即火焙便為乾薯蕷入丸散用其第二重白皮依前別晒焙取為麵絕補益

四時纂要

二月取百合根曝乾搗作麵細篩絕益人同上

二月上壬日取土泥香屋宜蚕同上

二月上丙日沐髮愈疾南陽太守目盲太原王景有沉痾用之皆愈同上

二月上辰日取道中土泥門戶辟官事同上

二月上壬日取土泥屋四角大宜蚕也同上

二月乙酉日中北首卧合陰陽有子即貴也四時纂要

桃花二月丁亥日收陰乾為末戊子日和井花水服方寸七日三服療婦人無子大驗同上

二月庚寅日勿食魚大惡千金方

驚蟄日以石灰糝門限外免虫蟻出瑣碎錄

月覽

春分後宜服神明散其方用蒼朮桔梗各二兩附子一兩炮烏頭四兩炮細辛一兩右搗篩為散絳囊盛帶之方寸匕一人帶一家

無病有染時氣者新汲水調方寸七服之取汗便差千金月令

春秋二社是日人家皆戒兒女夙興以舊俗相傳苟為晏起則社翁

社婆遺屎其面上其後面黃者是其驗也呂公歲時雜記

社日小學生以髮繫竹竿上於窓中托之謂之開聰明或加以蒜

欲求能計筭也同上

社日學生皆給假幼女輟女工云是日不廢業令人惜同上

社日飲酒治聲同上

三月

三月一日不得與女人同處大忌之雲笈七籤

三月三日勿食百草外莖秘要方

三月三日採艾為人掛戶以備一歲之災用凡灸避人神之所

千金月令

三月三日取桃花米收之至七月七日取烏雞血和塗面及身三二

日後光白如素太平公主秘法四時纂要

三月三日收桃葉乾搗篩并花水服一錢治心痛同上

三月三日是神日勿食諸鱗物百一歌

三月三日乃上巳日可以採艾及蔓菁花療黃病月令

上巳日取黍麴和菜作羹以壓時氣荆楚歲時記

三月三日取薺菜花鋪灶上及床席下可辟虫蠹極驗瓊碎錄

三月三日收苦練花或葉於席薦下可辟虫蠹同上

三月三日勿食鳥獸五葷及一切果菜五辛等物大吉千金方

三月三日取桃葉一云桃根搗取汁七升以大醋一升同煎令得五

月覽

九

六分先食頓服之隔宿無食即尸虫俱下本草

三月三日勿食五葷肉百草心雲笈七籤金書仙譜戒

三月三日取枸杞葉煮作湯沐浴令人光澤不病不老七靈錄

三月六日申時洗頭令人利官七日平旦浴日入時浴並招財四時

纂要

三月六日日入時沐浴令人無厄雲笈七籤

三月十一日老子披白日真誥

三月十三日披白永生四時纂要

漢末有郭虞者有三女一女以三月上辰一以上巳二日回三女產

乳並亡迄今時俗以為大忌故於是月是日婦女忌諱不復止

家皆適東流水上就適遠地祈禱自潔濯也風土記

三月十六日忌遠行水陸俱不可往雲笈七籤

三月二十七日宜沐浴同上

三月宜食韭大益人心刺出千金方又撰雲笈七籤曰季春食韭發

三月勿食生雞本草

三月勿食小蒜傷人志性千金方

三月中可服單衣千金月令

三月採桃花未開者陰乾百日與赤棋等分搗和臘月猪脂塗禿瘡

神効四時纂要

三月食雞子終身昏亂白雲先生雜忌

三月之節宜飲松花酒其法取糯米淘百遍以神麴和凡米一斗用

神麴五兩春月取松花精長五六寸者至一尺餘鼠尾者各三

兩枚細剉一升蒸之絹袋盛之酒一升浸取五日堪服一服三

合日三服久服神仙千金月令

月覽

十

三月勿食脾乃是季月土旺在脾故也千金方

三月羊糞熬乾燒灰存性和輕粉麻油可傳惡瘡一名百草霜瓊碎

三月勿食蛟龍肉及一切魚肉令人飲食不化發宿病傷人神氣恍

惚此出千金方又撰纂要曰三月庚寅日食魚凶

三月入衡山之陰取不見日月松脂煉而餌之即不召而自來服之

百日耐寒暑二百日五歲補益服之五年即見西王母同上

三月不得食陳疰夏熱病發惡瘡本草

三月採章陸一名商陸一名當陸如人形者神逐陰之精此神草也

殺伏尸去面黥黑益智不忘男女五勞七傷婦人乳產餘病帶

下結赤白皆愈若用麴十斤米三斗加天門冬成末一斗釀酒

漬章陸六日便齋服五日食減二十日穀腸肥容氣充茂諸虫

皆去耳目聰明皆瘕以月宿與鬼日加丁時取商陸服如棗日

三道士常種此藥草於靜室之園使人通神令人不老長生去
三虫治百病毒不能傷矣雲笈七籤

春季月食生葵令飲食不消化發宿疾食療本草

春季月末一十八日省甘增鹹以養腎氣千金方

春季月陽熾陰伏勿發泄大汗以養氣勿食馬肉令人神鬼不安
勿食麋鹿肉等損氣損志雲笈七籤

春季月肝熾氣伏心當向王宜益肝補腎是月火相水死勿犯西北
風勿久處濕地必招邪毒勿大汗當風勿露身星宿下以招不
祥之事同上

世傳婦人死于產聲者其鬼唯於一百五日得自前濯故人家於寒
食前一日皆畜水是日不上井以避之呂公歲時雜記

寒食日取黍稷於月德上取土脫整一百二十口安宅福德上令人
致福四時纂要

寒食日以細袋盛麵挂當風處中暑調水服瑣碎錄

寒食日水浸糯米逐日換水至小滿漉出曬乾炒黃碾末水調療打
撲傷損及諸瘡腫同上

寒食一百五日預採大麥曝乾能治氣痢用時搗羅為末食前粥米
飲調下一錢最效同上

清明前二日夜雞鳴時炊黍米熟取釜湯遍洒井口甕邊地則無馬
蛇百虫不近井甕甚神驗齊民要術

清明日日未出時採薺菜花枝候乾夏日做挑灯杖能祛蚊薺菜亦
名護生草於清明日取花陰乾暑月置近灯燭則能令蚊蛾不
侵瑣碎錄

清明日厨斗內着火炒菓子於卧帳內上下令烟氣出令人問炒

甚底答曰炒狗蚤凡七問七答狗蚤不生矣同上

四月

四月四日日映時沐浴令人無病雲笈七籤

四月七日沐令人大富四時纂要

四月八日不宜遠行宜安心靜念沐浴齋戒必得福慶攝生月令

四月八日勿食百草外臺秘要方

四月八日勿殺草伐樹金書仙誌戒

四月八日取枸杞菜煮作湯沐浴令人光澤不病不老雲笈七籤

四月九日日没時浴令人長命四時纂要

四月十六日拔白則黑髮同上

四月食雞令人氣逆食鱈魚害人白雲先生雜忌

四月之節宜服新衣宜進溫食宜服煖藥宜食羊腎膽造羊腎膽法

右以兔絲子一兩研煮取汁瀝之漉麵切煮服以羊腎一具切
炊作臠服之尤療眼暗及赤痛千金月令

四月之節宜服附子湯其方用附子一枚炮勿令焦為末分作三服
以生姜一片用水一升煎取五合明早空腹服同上

四月之節宜食笋以寬湯湧滿先旋湯轉然後投笋於中令其自轉
不得撓撓即破候熟出之如此則色青而軟軟而不爛可以食
和皮壁開內梗米飯細切羊肉并土蘇椒醃豉汁蘆花等却以
麵封之文火燒聞香即熟去皮厚一寸截之以進笋味此最佳
同上

四月之節可以飲椹酒尤治風熱之疾可以造椹煎其造椹煎法用
椹汁三斗白蜜兩合酥一兩生薑汁一合以重湯煮椹汁取三
升入鹽酥等羹令得所於不津器中貯之每服一合和酒調服

六〇〇

理百種風疾同上

四月為乾生氣外死氣酉是月也萬物以成天地化生勿冒極熱勿

大汗後當風勿暴露星宿皆成惡疾攝生月令

四月勿食雞肉勿食生雞同上

四月宜補腎助肺調和胃氣無失其時同上

四月勿食胡傷人神損膽氣令人喘悸脇肋氣急千金方

四月勿食暴雞肉作內疽在背腋下出漏孔文夫少陽婦人絕孕虛

勞之氣同上

四月勿食蛇肉鯁肉損神害氣同上

四月不得入房避陰陽純用事之月也同上

四月勿食生蒜傷人神損膽氣食驚心鏡

孟夏夜卧早起思無怒勿泄大汗云笈七籤

月覽

凡卧夏欲得頭向東有所利益同上

夏不用枕冷物鉄石等令人眼暗同上

夏月不得大醉四時養生論

夏三月每朝空心喫少葱頭酒令血氣通暢同上

風毒脚氣因腎虛而得人生命門屬在於腎夏月腎氣衰絕若房色

過度即傷元氣而損壽亦不宜多服藥同上

夏三月宜用五枝湯澡浴訖以香粉傅身能祛瘴毒疎風氣滋血

脉其五枝湯方用桑枝槐枝楮枝柳枝桃枝各一握麻葉二斤

右前六味以水一石煎至八斗許去滓温浴一日一次其傅身

香粉方粟米一升作粉如無粟米粉以葛粉代之得青木香麻

黃根附子炮裂甘松藿香零陵香牡蠣已上各二兩六件八味并

羅為末以生絹作袋盛之浴畢傅身同上

夏七十二日省苦增辛以養肺氣千金方

夏月宜食苦實以益心項碎錄

夏三月夜卧早起無壓於日使志無怒

夏不可食諸心金匱要畧方

五月

五月一日日中時沐浴令人身光此出雲笈七籤又按荆楚歲時記

五月一日取枸杞菜煮作湯沐浴令人光澤不病不老雲笈七籤

塚上去及碑石主温疫五月一日取之瓦器中盛埋之著門外階下

合家不患時氣本草

五月五日采索五色桃印為門戶飾以止惡氣漢言禮儀志

五月五日取蟾蜍可合惡疽瘡取東行蟻治婦難產崔寔四民月令

月覽

五月五日苦苣採衆藥以蠲除毒氣太平御覽

五月五日荆楚人將艾以為人懸門戶上以禳毒氣荆楚歲時記

五月五日以五彩絲繫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風俗通

五月五日未明時採艾見似人處攬而收之用灸有驗荆楚歲時記

五月五日午時採艾治百病四時纂要

五月五日取浮萍陰乾燒烟去蚊子千金月令

五月五日午時採百藥心相和搗齏桑樹心作孔內藥於其中以泥

封之滿百日開取暴乾搗作末以傅金瘡同上

五月五日粽子等勿多食食訖以葛蒲酒投之取葛蒲根節促者七

莖各長一寸清酒中服之治傷損同上

五月五日午時聚先所畜時樂燒之辟疫氣或止燒木歲時雜記

五月五日正午時於韭畔面東不語取蚯蚓糞乾而收之或為魚刺鱗

以少許擦咽外刺即消謂之六一泥同上

五月五日生日者以紅絹或開花凡紅赤之物以拭目而存之云得之者代受其病同上

五月五日取青蒿搗石灰至午時丸作餅子收畜凡金刃所傷者錯末傳之同上

五月五日午時宜合瘡疾鬼哭丹先以好碗半兩細碎安放銚銚內以寒水石一兩為末圍定然後以瓷椀蓋却濕紙封椀縫炭火熬煙出熏紙黃色即止取出以紙襯放地上出火氣毒良久細研為末入龍腦射香各少許研勻後以蒸餅水泡為丸如梧桐子大朱砂為衣每服一九發日早晨於功德堂香煙上度過面北方井花水吞下忌熱食魚麩生果十數日永瘥此藥合時忌婦人僧尼雞犬及孝服人見如女人有疾可令男子拈入口內

月覽

三五

服之立効藥不吐瀉四時養生論

五月五日用熨斗燒一棗置床下辟狗蚤瑣碎錄

五月五日作赤灵符着心前禁辟五兵抱朴子

五月五日午時以朱砂寫茶字倒貼之蛇蝎不敢近瑣碎錄

五月五日五更使一人堂中向空扇一人問云扇甚底答曰扇蚊子凡七問乃已則無蚊虫同上

五月五日午時寫白字倒貼於柱上四處則無蠅子同上

五月五日午時望太陽將水呪曰天上金雞吃蚊子腦髓灯心上吸

太陽氣念呪七次遇夜將灯心點照辟去蚊子同上

五月五日取紫爪着衣領中令人不忘同上

五月五日葛苴成片放厨櫃內辟虫蛀衣帛等物收葛苴葉亦得同上

五月五日取臘水洒屋下辟蚊蠅同上

五月五日以葵子微炒搗羅為末患淋疾者每食前以温酒調下錢最驗同上

五月五日取鯉魚枕骨燒服止久痢千金方

五月五日勿以鯉魚子共猪肝食必不消化成惡疾同上

五月五日驚子共鮫魚子食之作瘰癧同上

五月五日取露草一百種陰乾燒為灰和井花水重煉令醞醋為餅

腋下挾之乾即易至腋氣臭當抽一身間瘡出即以小便洗之本草

五月五日日中時取葛根為屑療金瘡斷血亦瘰癧同上

五月五日取猪齒治小兒驚癇燒灰服并治蛇咬同上

五月五日取蝙蝠倒懸者喉乾和桂葉陸香為末燒之蚊子去同上

五月五日取東向桃枝日未出時作三寸木入著衣帶中令人不忘

月覽

十六

千金翼方

五月五日採菟菜和馬齒莧為末等分調與妊娠服之易產瘰癧本

五月五日勿見血物靈寶七籤

五月五日午時挑人一百箇去皮尖於乳鉢中細研成膏不得犯生水供成膏入黃丹三錢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九當瘰癧發日面

北用温酒吞下如不飲酒并花水亦得合時忌雞犬婦人見棘

端午日午時或歲除夜收猪心血同黃丹乳香相和研為丸如雞頭

大以紅絹裝盛挂於門上如有子死腹中者冷酒磨下一丸博

濟方

端午日取白礬一塊自早日晒至晚收之凡百虫所噬以此末傳之

瑣碎錄

五月五日以蘭湯沐浴大戴禮

五月五日取蚕蛾為末津調塗刺頭上刺良久即出本法用晚蚕蛾

蓋將臂倒點濕繭子頭出者生收用竹筒兩頭有節者於一頭

錐穿放入蛾塞之令自在乾死遇有竹木等刺肉內不能出者

取少許為末點刺上即出廣惠方

五月五日取百草頭細剉晒乾用紙裹收之要用取一撮以白紙封

角勿令病人問以絳帛繫藥先以眼藥臂面比繫藥腫下以

當三錢共繫之男左臂女右臂治一切瘡疾極有驗千金方

五月五日取蒜一片去皮中破之刀割令容巴豆一枚去心皮內蒜

中令合以竹挾以火炙之取可熱搗為三圓遇患瘡者未發前

服一圓不止復與一圓肘後方

五月五日及夏至日取日未出時面東汲井花水一盞作三漱門閭

中如此四十日即口臭永除矣墨子秘錄

五月五日取螢研汁點髮白即黑矣同上

五月五日勿食一切菜發百病項鍊又出千金方

端午日午時書儀方二字倒貼於柱脚上能辟蚊虻瑣碎錄

端午收蜀葵赤白者掛陰乾治婦人赤白帶下赤者治赤白者治

白為末酒服之四時纂要

端午日採桑上木耳白如魚鱗者患喉閉者搗碎綿裹如彈丸密浸

含之便差同上

端午日日未出時採百草頭唯藥苗多即尤佳不限多少搗取濃汁

又取石灰三五升取草汁相和搗脫作餅子曝乾治一切金瘡

血立止兼治小兒惡瘡同上

如雞頭子大晒乾患心痛醋磨一丸服之同上

端午日午時不可取井花水沐浴一年疫氣不去瑣碎錄

端午日午時有雨將天雨水研朱砂於好紙上畫龍字如小錢大次

年端午日午時有雨用黑筆亦畫龍字如前字大二字合之搗

成小圓臨產用乳香煎湯吞下男左女右擇手本日午時無雨

則前字不可用矣同上

驚蟄一名雞腸草主積聚瘡痔不愈者五月五日日中採之乾燒

作焦灰

小蒜五月五日採暴乾疹主心煩悶解諸毒小兒丹痧同上

五月二十日宜接白

五月君子齋戒節嗜欲適寒溫五月五日六月十六日別寢犯之

三年致大病

五月五日六日七日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

十七日九書忌房事犯之不過三年瑣碎錄

五月俗稱惡月俗多齋放生案月令仲夏陰陽交死生分君子齋

戒止聲色節嗜慾也董勛問禮俗

五月勿食韭令人乏氣力此出金匱要畧方又白雲先生雜忌云

俗忌五月上屋害人五月脫精神如上屋即自見其形鬼則不安

矣酉陽雜俎

俗忌五月曝床薦席按說苑云新野庾亮嘗以五月曝席忽見一小

兒死在席上俄失之其後寔子遂亡太平易覽

五月宜服五味子湯其方取五味子一大合以木杵臼搗之置小甕

甕中以百沸湯點入少蜜即密封頭置火邊良久乃堪服肝金

五月勿食肥濃勿食蒸餅伏陰在內可食溫煖之味月令圖經

五月勿食蟻肉傷人神氣千金方

十月勿食馬肉傷人神氣同上

五月勿食澤中停水令人患驚癆病也本草

五月戊辰日用猪頭祭灶令人百事通泰墨子祕錄

五月勿食鹿傷神本草

五月食未成核果令人發癰節及寒熱同上

仲夏勿大汗當風勿暴露星宿皆成惡疾勿食雞肉生癰疽漏瘡勿

食地鱧等肉食則令人折算壽神氣不安云笈七籤

夏至浚井改水可去溫病續漢書禮儀志

夏至着五綵辟兵題曰游光厲鬼知其名者無溫疾風俗通

京輔舊俗皆謂夏至日食百家飯則耐夏然百家飯難集相會於姓

柏人家求飯以當之呂公歲時雜記

月覽

夏至一陰生皆服餌硫黃以析陰氣同上今服金液丹也

夏至日採映日果即無花果也治咽味同上

夏至後迄秋分勿食肥膩餅臛之屬此與酒漿果瓜相妨入秋節變生

多諸暴云笈七籤

六月

六月一日沐令人去疾攘災四時纂要

六月六日沐浴齋戒絕其營俗此出云笈七籤又按瑣錄云六月

六日忌沐浴俗云令人狐臭

六月六日勿起土金書仙誌戒

六月七日八日二十一日浴令人去疾攘災四時纂要

六月十九日拔白永不生同上

六月二十四日老子拔白日真誥

六月二十四日忌遠行水陸俱不可往云笈七籤

六月二十七日食時沐浴令人輕健同上

六月可以飲烏梅漿止渴其造梅漿法用破烏梅并取核中人碎之

以少蜜內熱湯調之千金月令

六月可以飲木瓜漿其造木瓜漿法用木瓜削去皮細切以湯淋之

加少姜汁沉之井中冷以進之同上

六月勿食澤水令人病驚癆四時纂要

六月食韭日昏千金方

六月勿食脾乃是季月土旺在脾故也同上

六月勿食菜蕈傷神氣同上

六月勿食羊肉傷人神氣同上

六月勿食鷄肉傷人神氣同上

月覽

六月勿食鴈肉傷人神氣同上

六月勿食鴈肉傷人神氣同上

季夏增鹹減甘以資腎藏是月腎藏氣微脾藏絕王宜減肥濃之物

宜助腎氣益固筋骨切慎賊形之氣勿沐浴後當風勿專用冷

水浸手足慎東來邪風犯之令人手癱緩躄重氣短四肢無力

云笈七籤

季夏勿食羊血損人神竟少志健忘勿食生葵必成水癖同上

夏季月末一十八日省甘增鹹以養腎氣千金方

夏季月食露瘳者大瘳終身不瘳四時纂要

夏季之月土王時勿食生菜菜令人飲食不消化發疔病千金方

暑月不可露卧瑣錄

暑月極熱扇手心則五體俱涼同上

子部醫家類 六〇四

造醬於三伏內黃道日浸豆黃道日蒸拌黃忌婦人見即無蝸虫

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為辟惡荆楚歲時記

伏日切不可迎婦婦死已不還家四時纂要

三伏日宜服腎瀝湯治丈夫虛羸五勞七傷風濕腎藏虛竭耳聾目

暗其方用乾地黃六分黃芪六分白伏苓六分五味子四兩

羊角屑四兩桑螵蛸四兩破炙地骨皮四兩桂心四兩麥門冬

去心五分防風五分磁石十二分碎如碁子洗至十數遍令黑

汁盡白羊腎一具猪亦得去脂膜如柳葉切右以水四大升先

煮腎耗水升半許即去水上肥沫等去腎滓取腎汁煎諸藥取

火大合絞去滓澄清分為三服三伏日各服一劑極補虛復治

丈夫百病藥亦可以隨人加減忌大蒜生葱冷陳滑物平旦空

心服之此出四時纂要又按千金方云夏大熱則服腎瀝湯三

劑百病不生

月覽

十一

養生月覽上

養生月覽下

察 菴 周 守 中 纂集

鄉貢進士錢塘縣知縣樵陽謝頰校正重刊

七月

七月七日勿念惡事仙家大忌白雲先生雜忌

七月七日取麻勃一升人參半升合蒸氣盡令遍服一刀圭令人知

未然之事四時纂要

七月七日取商陸根細切以玄水漬之三日陰乾可治為末服方寸

匕以水服下日三服百日伏尸盡下出如人狀醮埋之祝曰伏尸

當屬地我當屬天無復相召即去隨故道無還顧常先服之禁

一切血肉辛菜物雲笈七籤

七月七日取葛蒲酒服三方寸匕飲酒不醉好事者服之獲驗不可

犯鉄若犯之令人吐逆千金方

月覽

十二

七月七日採松子過時即落不可得治服方寸匕日三四一云一服

三合百日身輕二百日行五百里絕穀服昇仙得飲水亦可和

脂服之九如梧桐子大服十九同上

七月七日午時取生瓜葉七枚直入北堂面向南立以拭面塵即當

滅矣淮南子

七月七日取烏雞血和三月三日桃花末塗面及遍身二三日肌白

如玉太平御覽

七月七日採守宮陰乾合以井花水和塗女身有文章如以丹塗之

塗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姦此出淮南萬畢術又按博物志曰蠅

蛭以器養之食以朱砂体尽赤所食滿七斤搗万杵以點女人

支体終身不滅

故號曰守宮又按萬畢術曰守宮飾女臂有

文章取守宮新合陰陽已牝牡各一歲之甕中陰百日以飾女臂則生文章與男子合陰陽輒滅去

七月七日其夜洒掃於庭露施凡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於筵上以祈牽牛織女見大漢中有奕奕白氣有光耀五色以此為徵應見者便拜而願乞富乞壽無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二年乃得言之頗有受其祚者風土記

七月七日取赤小豆男吞一七粒女吞一七粒令人畢歲無病常錄

七月七日晒曝葦裘無虫同上

七月七日取蜘蛛網一枚着衣領中令人不忘此出四時纂要又按墨子秘錄云七夕日取蜘蛛陰乾內衣領中令人不忘記事多

七月七日取苦瓠瓢白絞取汁一合以酢一升古錢七文和漬微火煎之減半以沫內眼眇中治眼暗千金方

七月七日取烏雞血點塗手面三日爛白如玉傳身亦三日以溫湯浴之墨子秘錄

七月七日取露蜂蛹子百枚陰百日令乾碾末用蜜和塗之可除黥黷同上

七月七日取螢火虫二七枚燃髮自黑矣同上

七月七日取百合根熟搗用新瓦器盛密封挂於門上挂陰乾百日拔白髮用藥搽之即生黑髮矣同上

七月七日取螢火虫蝦蟇端午日鼠膽伏翼和服半寸七三七日見鬼可與語指伏室矣同上

七月七日取赤腹蜘蛛於屋下陰百日乾取塗足可行水上矣同上

七月十一日取枸杞葉煮作湯沐浴令人光澤不病不老云笈七籤

七月十五日中午日可行道建齋修身謝過正一修真青要

七月十五日取佛座下土着脐中令人多智也四時纂要

七月十五日收赤浮萍用筭其威故桶盛水聯乾為末遇冬雷寒水調三錢服又用漢椒末抹浮萍擦身上則熱不畏寒詩云不傍江津不傍岸用時須用七月半冷水裏面下三錢假饒鉄人也出汗瑣碎錄

當以七月十六日去手足爪燒作灰服之即自滅消九虫下三尸雲笈毛籤

七月二十二日沐令髮不白四時纂要

七月二十五日浴令人長壽同上

七月二十五日早食時沐浴令人進道雲笈七籤

七月二十八日投白終身不白四時纂要

七月廿五日取富家中庭上泥灶令人富勿令人知此出本草又按墨子秘錄云七月內取富家田中土塗灶大富也

七月食尊上有蠅虫害人白雲先生雜忌

七月食進損目同上

七月收角萬置氈褥書籍中辟蛙虫四時纂要

七月之節宜出衣服圖畫以暴之千金月令

七月勿食麇芰作燒虫千金方

七月勿食菜蕒傷神氣同上

七月勿食生蜜令人暴下發霍亂同上

七月勿食鷹傷神孫真人食忌

立秋日人未動時汲井花水長幼皆呷之呂公歲時雜記

立秋日以秋水下赤小豆云止赤白痢同上

立秋日太陽未昇採楸葉熬為膏傳瘡瘍立愈謂之楸葉膏瑣錄

立秋日不可浴令人皮膚龜燥目生白屑同上

立秋後五日瓜不可食千金月令

入秋小腹多冷者用古磚煮汁服之主噦氣又令患處熨之三五度

差本草

七月中暑氣將伏宜以稍冷為理宜食竹葉粥其竹葉粥法取淡竹

葉一握梔子兩枚切熬以水煎澄取清即細浙粳米研取汁下

米於竹葉梔子汁中旋點泔煮之候熟下鹽花進之千金月令

秋服黃芪等丸一兩劑則百病不生千金方

秋不可食諸肺金匱要畧方

立秋後宜服張仲景八味地黃圓治男子虛羸百疾眾所不療者久

八月月覽

十五

服輕身不老加以攝養則成地仙其方用乾地黃半斤乾薯藥

四兩白茯苓二兩牡丹皮二兩澤瀉二兩附子炮二兩肉桂一

兩山茱萸四兩湯炮五遍右持篩蜜為圓如梧桐子大每日空

腹酒下二十圓如稍覺熱即大黃圓一服通輕尤妙此出四時

纂要又按養生論內一味用熟乾地黃

秋三月早卧早起與雞俱興黃帝素問

秋七十二日省辛增酸以養肝氣千金方

秋日宜足腦俱凍云笈七籤

凡卧秋欲得頭向西有所利益同上

秋初夏末熱氣酷甚不可於中庭脫露同上步風取涼五歲俞允益

會於背或令人扇風或擅露手足同上源若初染諸疾便

宜服八味圓大能補理肺臟驅邪氣同上三白恐衝剋藥性

出四時養生論其八味圓方已具在前惟前方用乾地黃此方用熟乾地黃

八月

八月一日已後即微火煖足勿令下冷無生意千金方

弘農鄧紹八月朝入華山見一童子以五色囊承取柏葉下露露皆

如珠子亦云赤松先生取以明目今八月朝作眼明囊也諧記

八月三日宜浴四時纂要

八月四日勿市附足物仙家大忌同上

八月七日沐令人聰明同上

八月八日以枸杞菜煮作湯沐浴令人光澤不病不老雲笈七籤

八月八日不宜眠千金月令

八月十日四民並以朱點小兒頭名為天灸以厭疾也荆楚歲時記

八月月覽

十六

八月十九日拔白永不生四時纂要

八月二十二日日出時沐浴令人無非禍云笈七籤

八月二十日宜浴四時纂要

八月辰日施錢一文日倍同上貴同上祕錄

八月可食韭并可食露葵千金月令

八月勿食生蒜傷人神損膽氣

八月勿食葫傷人神損膽氣令人喘悸脇肋氣急千金方

八月勿食姜傷人神損壽同上

八月勿食猪肺及粘和食之至冬發疽同上

八月勿食雞肉傷人神氣同上

八月勿食雞肉損人神氣同上又云八月建酉日食雞肉令人短氣

八月食麋肉動氣本草

八月勿食芹菜恐病蛟龍癥發則似癩面色青黃小腹脹同上

八月行途之間勿飲陰地流泉令人發瘡瘡又損脚令軟同上

仲秋宜增酸減辛以養肝氣無令極乾令人癰云效七籤

八月勿食生蜜多作霍亂同上

八月勿食生果子令人多瘡同上

仲秋肝藏少氣肺藏獨旺宜助肝氣補筋養脾胃同上

八月起居以時勿犯賊邪之風勿增肥腥令人霍亂同上

八月勿食雞子傷神四時纂要

八月宜合三勒漿非此月則不佳矣其法用訶梨勒朮梨勒菴摩勒

以上並和核用各三兩搗如麻豆大用細白蜜一斗以新汲水

二斗孰調投乾淨五斗窰窰中即下三勒未孰攪數重紙窰封

三四日開更攪以乾淨綿拭去汗俟發定即止但窰封此月一

八月覽

日合滿三十日即成味至日美飲之醉人消食下氣同上

八月陰氣始感冷疾者宜以防之千金月令

八月採楮實水浸去皮取中子日乾仙方單服其實正赤時取中

子陰乾從末水服二錢七益久乃佳本草黃經

八月前每箇雙腹內有稻穀一顆用輸海神待輸芒後過八月方食

未經霜有毒食療本草

秋分之日不可殺生不可以行刑罰不可以處房帷不可吊喪問疾

九月

九月九日採菊花與茯苓松柏脂丸服令人不老太清諸草本方

九月九日俗以茱萸插房頭言辟惡氣而禦初寒周處風土記

九月九日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西京雜記

九月九日以菊花釀酒其香且治頭風日公歲時雜記

九月九日天欲明時以片饀搭兒頭上乳保祝禱云如此云百事皆高也

九月九日收枸杞浸酒飲不老亦不髮白兼去一切風四時纂要

九月九日菊花暴乾取家糯米一斗蒸熟用五兩菊花末浸拌如常

醞法多用細麵麴為候酒熟即壓去滓每燒一小盞服治頭

風頭旋聖惠方

九月九日真菊花末飲服方寸匕治酒醉不醒外臺秘要方

九月九日勿起床席金書仙誥戒

九月十六日老子拔白日真誥

九月十八日忌遠行不達其所云效七籤

九月二十日宜齋戒沐浴淨念必得吉事天祐人福同上

九月二十日雞三唱時沐浴令人辟兵同上

九月覽

九月二十一日取枸杞葉煮湯沐浴令人光澤不病不老同上

九月二十八日宜浴四時纂要

九月之節始服夾衣陰氣既衰陽氣未伏可以餌補修之藥千金月

九月中宜進地黃湯其法取地黃淨洗以竹刀子薄切暴乾每作湯

時先微火熬碾為末煎如茶法同上

九月食薑損目此出千金方又曰九月勿食姜傷人神損壽

九月勿食脾乃是季月土旺在脾故也同上

九月勿食大肉傷人神氣同上

九月食霜下瓜血必冬發此出本草又孫真人云食霜下瓜成及胃病

州縣城及人家九月內於戌地開坎深三尺以上埋炭五斤或五十

斤或五百斤戌火墓也自然無火災千金方

秋季月末一十八日省甘增鹹以養胃氣同上

秋季之月土王時勿食生癸菜令人飲食不化發宿病同上

季秋節約生冷以防厲疾勿食諸美食之成痼疾勿食小蒜傷神損

壽竟寘不安勿食菜子損人志氣勿以猪肝和飴同食至冬成

嗽病經年不差勿食雅雉等肉損人神氣勿食雞肉令人寘不

安泉驚散云笈七籤

季秋肝感氣微肺金用事宜增酸以益肝氣助筋補血以及其時同上

九月十月取重陸根三十斤淨洗麤切長二寸許勿令中風也縮囊

盡盛懸屋北六十日陰燥為末以方寸七水服之旦先食服十

日見鬼六十日使鬼取金銀寶物作屋舍隨意所欲八十日見

千里百日身飛行登風履雲腸化為筋父服成仙矣同上

十月

八月覽

九月

十月一日宜沐浴 四時纂要

十月四日勿責罰人仙家大忌同上又按云笈七籤云十月五日勿

責罰人也

十月十日宜拔白同上

十月十三日老子拔白日真誥

十月十四日取枸杞菜煮作湯沐浴令人光澤不病不老云笈七籤

十月十五日下午日可行道建齋修身謝過正一修真旨要

十月十八日雞初鳴時沐浴令人長壽云笈七籤

十月上亥日採枸杞子二升採時面東摘生地黃汁三升以好酒二

升於瓷瓶內浸二十一日取出研令地黃汁同浸攪之却以三

重封其頭了更浸候至立春前三日開已過逐日空心飲一盃

至立春後髮鬢變白補益精氣服之耐老輕身無比經驗後方

十月上巳日採槐子服之槐者虛星之精去百病長生通神林靖草

十月之節始服寒服千金月令

十月宜進棗湯其棗湯法取大棗除去皮核中破之於文武火上翻

覆炙令香然後煮作湯同上

十月勿食椒損心傷血脉千金方

十月勿食生薑令人多涕唾同上

十月勿食被霜菜令人面上無光澤眼目瀉痛同上

十月不得入房避陰陽純用事之月也同上

十月食棗肉動氣本草

冬七十二日省酸增苦以養心氣千金方

冬月勿以梨攪熱酒而飲令頭旋不可枝梧瑣碎錄

十一月覽

十二月

冬不可食猪腎金匱要畧方

冬夜伸足卧則一身俱暖同上

冬夜卧衣被蓋覆太暖睡竟張目出其毒氣則永無眼疾同上

凡卧冬欲得頭向西有兩利益云笈七籤

冬日宜温足凍腦同上

孟冬早卧晚起必候天曉使至温暢無泄大汗勿犯冰凍温養神氣

無令邪氣外至同上

冬不用枕冷物鉄石等令人眼暗同上

冬月夜長及性熱少食温軟物食訖搖動令消不爾成脚氣同上

冬月食芋不發病他時月不可食本草

冬月不宜多食葱同上

冬三月早卧晚起必待日光黃帝素問

冬服藥酒兩三劑立春則止終身常爾則百病不生千金方

冬月宜服鍾乳酒主補髓益氣力逐濕其方用乾地黃八分菖藤

一升熬別爛搗牛膝四兩五加皮四兩地骨皮四兩桂心二兩

防風二兩仙靈脾三兩鍾乳五兩甘草湯浸三日以半升牛乳

瓷甌中浸於炊飯上蒸之牛乳盡出暖水淨陶洗碎如麻豆

右諸藥並細到布袋子貯浸於三斗酒中五日後可取飲出一

升清酒量其藥味即出藥起十月一日至立春止忌生葱陳臭

物四時纂要

十一月

十一月十日拔白永生四時纂要

十一月十一日不可沐浴仙家大忌同上并云艾七錢又按千金月

令云十一月宜沐浴

月覽

十一月十一日取枸杞菜煮作湯沐浴令人光澤不病不老艾七

十一月十五日過夜半時沐浴令人不憂畏同上

十一月十六日沐浴吉四時纂要

十一月勿食龜鱉令人水病同上

十一月勿食陳脯同上又按千金方云十一月勿食經夏臭脯成永

病頭眩陰痿

十一月勿食鴛鴦令人惡心同上

十一月勿食生菜令人發宿疾同上

十一月勿食生薤令人多涕唾千金方

十一月勿食鼠肉燕肉損人神氣同上

十一月勿食蝦蟇著甲之物同上

十一月食獐肉動氣本草

十一月陰陽爭冬至前後各五日別寢四時纂要

十一月取章陸根淨洗處切長二寸許勿令中風也絢囊盡盛懸屋

其六十日陰祭為末以方寸七水服之旦先食服十日見鬼六

十日使鬼取金銀室物作屋舍隨意所欲八十日見千里百日

身飛行登風履雲腸化為筋以服成仙矣云艾七錢

仲冬勿以炎火炙腹背勿食蝟肉傷人神竟勿食焙肉宜戒醜增苦

以助其神氣勿食螺蚌蟹蟹等物損人志氣長尸虫勿食經夏

黍米中脯腊食之成水瘕疾同上

仲冬腎氣正王心肺衰宜助肺安神補理脾胃無乖其時勿暴溫煖

切慎東南賊邪之風犯之令人多汗面腫腰脊強痛四肢不通

同上

十一月之節可以餌補藥不可以餌大熱之藥宜早食宜進宿熟之

月覽

肉千金月令

共工氏有不才子以冬至日死為疫鬼畏赤小豆故冬至日以赤小

豆粥厭之四時纂要

冬至日鑽燧取火可去溫病續漢書禮儀志

冬至日陽氣歸內腹中熱物入胃易消化養生要集

冬至日勿多言一陽方生不可大用瑣碎錄

每冬至日於北壁下厚鋪草而卧云受元氣千金方

冬至日取胡荽蔥汁根莖埋於庭中到夏至發之盡為水以漬金

玉銀青石各三分自消矣曝令乾如飴可休糧久服神仙名曰

神仙消金玉漿又曰金漿二洞要錄

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寧去声

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禮記

十二月

十二月一日宜沐浴云笈七籤

十二月二日宜浴去灾四時纂要

十二月三日宜齋戒燒香念仙云笈七籤

十二月七日拔白永不生四時纂要

十二月八日沐浴轉除罪障荆楚歲時記

十二月十三日夜半時沐浴令人得玉女侍房云笈七籤

十二月十五日沐浴去灾四時纂要

十二月二十三日沐浴同上

十二月二十四日沐底點灯謂之照虛耗也夢筆錄

十二月勿食牛肉傷人神氣千金方

十一月勿食生薤令人多涕唾同上又按云笈七籤云季冬勿食生

薤增痰飲疾

十二月勿食蟹蟹損人神氣又六甲食之害人心神同上

十二月勿食蝦蚌著甲之物同上

十二月勿食麩肉動氣本草

十二月勿食脾乃是季月土旺在脾故也千金方

冬季之月土王時勿食生葵菜令人飲食不化發宿疾同上

冬季月未一十八日省甘增鹹以養腎氣同上

冬季去凍就温勿泄皮膚大汗以助胃氣勿甚温燥勿犯大雪是月

肺藏氣微腎藏方王可減鹹增苦以養其神宜小宣不欲全補

是月氣陽俱息水氣獨行慎邪風勿傷筋骨勿妄針刺以其血

滋津液不行云笈七籤

季冬勿食猪猪肉傷人神氣勿食霜死之果菜失人顏色勿食自死

肉傷人神竟勿食生椒傷人血脉同上

十二月癸丑日造門令盜賊不敢來墨子秘錄

十二月上亥日取猪脂肪內新瓦器中埋亥地百日主癰疽名腦脂

方家用之又一斤脂著雞子白十四枚更良本草

宣帝時陰子方者臘日晨炊而灶神形見子方拜拜以黃羊祀之自

是以後暴至巨富故後當以臘日祠灶搜神記

歲暮臘埋圓石於宅隅雜以桃核七枚則無鬼疫淮南萬畢術

臘夜持椒三七粒卧井旁勿與人言授于井中除温疫養生要術

臘日掛猪耳於堂梁上令人致富四時纂要

臘日收猪脂勿令經水新器盛埋亥地百日治癰疽此月收亦得同

上又按孫真人食忌云臘月猪脂肪可煎膏用之

臘月取皂角燒為末遇時疫早起以井花水調一錢服之必効差同

臘月勿歌舞犯者必凶千金方

臘月空心用蒸餅卷猪脂食之不生瘡疥久服身體光滑瑣碎錄

臘日取猪脂四兩懸於厨上入夏一家即無蠅子同上

臘日取活鼠以油煎為膏湯火瘡滅癩疔極良本草雷經

臘後遇除日取鼠頭燒灰於子地上埋之永無鼠耗瑣碎錄

臘月好合藥餌經久不暍四時纂要

臘月水日晒薦薦能去蚤蟲瑣碎錄

臘月收雄狐膽若有人卒暴亡未移時者温水微研灌入喉即活常

須預備救人移時即無及矣續傳信方

臘月好合茵陳圓瘰癧氣時疫温黃等若嶺表行此藥常須隨身其

方用茵陳四兩大黃五兩枝心五合熬令香恒山三兩梔子人

三兩熟硫硝三兩杏人三兩去皮尖熟研後入之驚甲二兩矣

夫膜酒及醋塗炙巴豆一兩去皮心熬別研入之右九味搗篩
密和為丸初得時氣三日且飲服五圓如梧桐子大如人行十
里或利或汗或吐或不吐不汗利等更服一圓五里久不竟即
以熱飲促之老小以意酌度凡煎病痰癖時氣傷寒痰瀘小兒
熱欲發癩服之無不差瘰癧神效赤白痢亦効春初一服一年
不病忌人莧芳笋猪肉收說中以鹽固瓶口置高處逐時減出
可三二年一合四時纂要

臘月取青魚膽陰乾如患喉閉及骨鯁即以膽少許口中含咽津即
愈齊人千金月令

十二月暮日掘宅四角各埋一大石為鎮宅主災異不起本草

十二月三十日取枸杞菜煮作湯沐浴令人光澤不病不老四出云
雙七籤又按四時纂要云三十日浴吉去災也

月覽

三十五

十二月晦日前兩日通晦三日齋戒燒香靜念仙家重之四時纂要

十二月晦日月中懸簾簾沉井中令至正月朔日平曉出藥置酒

中煎數沸於東向戶中飲之麝蘇之飲先從小起多少自在一

人飲一家無疫一家飲一甲無疫飲藥酒得三朝還澤置井中

能仍歲飲可世無病當家內外有井皆悉著藥辟溫氣也其方

用大黃十六銖白朮十八銖桔梗十五銖去芎頭蜀椒十五銖

去目桂心十八銖去皮烏頭六銖炮去皮脂芫芎十二銖右七

味咬咀絳袋盛之出和劑局方一方又有防風一兩去芎頭

歲暮日合家髮投井中呪曰勅使某甲家口眷竟年不患傷寒辟却

五瘟鬼墨子秘錄

歲除夜積柴於庭燎之辟災而助陽氣四時纂要

歲除夜空房中集眾燒皂角令烟不出眼淚出為限亦辟疫氣呂公

歲時雜記

除夜戒怒罵婢妾破壞器皿仍不可大醉也瑣碎錄

歲除夜集家中不用藥焚之中庭以辟疫氣呂公歲時雜記

除夜神佛前及廳堂房園皆明燈至曉主家宅光明瑣碎錄

歲除夜於富家田內取土泥灶主招財同上

傷寒溫疫魚龍河番

除夜五更使一人堂中向空扇一人問云扇甚底答云扇蚊子凡七

問乃已則無蚊也瑣碎錄

月覽

三十六

重刊泰定養生主論序

醫仁術也其言五運六氣可以使民養生而免札瘵夭折之患先聖王贊助之一道也君子仁天下苟可利物者為之弗恡而獨廢於醫乎後世長民者務深文慘刻於醫道漫不之省是無意於民不仁殆有甚焉非用心至仁如閩藩少參冒公者其何能是耶公維揚人也少

乎同列為

上知眷文學醞藉考識南宮貢士知武舉皆著聞而尤留意於醫凡諸方書日事旁索而購致之得泰定養生論一編蓋出元人手也匿民間久之公既得輒用蒐獵知其利於民謀銀梓未果是歲以公務留衢頗以醫相聞遂緘屬校理而序述以傳余家舊蓄醫自先君尚志翁典科三世矣余不類蚤以易試于鄉累

不偶退而易業以為不能行道濟時當醫以利世殫弊心神究竟數載僅闕門戶厥今耄矣精力弗逮重辱嘉命紬而讀之細加參詳庶幾有得迺竊嘆曰公之一念大造茂育之心也醫始於軒岐內經歷漢魏來方書不傳近時立言惟仲景東垣河間丹溪四家最著為內經羽翼又其各暢一義難備急用孰若此編兼總條貫辯駁標不著論則主乎內

經纂方則括乎四家而又鉤隱擿漏以參錯傳益之簡而當簡而切使窮鄉下邑乏各醫之所人人知何之粹有恙者對證檢方按方施藥不必遠秦楚之路而良醫在篋笥矣無復亡於倉卒不濟者利澤之仁不亦博乎夫公敷歷滋久尋且當路以吾道砥劑生爬削痍起廢痼而賴以全活者多矣奚假此為然而政施於一時不能流云日世道濟於所及

不能徧幽遐是書果行播千古之芳馨
周九垓於無外所活而仁之者未可逆
數其仁之大小遠近又何如耶抑古人
有言治國如治病况今天下之病久矣
凡為吏者獲公奇方以療之亦豈非公
之仁哉因忘固陋僭弁數語俾觀者不
待句檢而生識此編之妙與夫公之所
存

正德四年歲在己巳孟冬吉日浙開化

七十七翁指卷徐繁謹序

泰定養生主論序

物生於天而養於天然天不能司其養
非天不司養也人為嗜欲所勝聲色之
蠱寵榮勢利之徇兩陽燠寒之觸冒戾
薄情炎于中形索于外至是而養於天
者天始不能司養於天者天不司則其
生於天者亦戕矣聖人憂其戕也而醫
道行焉內經數萬言或防於未然或揅
於已然無非補天養也後賢有作敷暢

演繹而其書益汗牛充棟於世洞虛王
中陽制行高見道明壯歲屏世累隱吳
之虞山居環堵三十年目瞳炯然身不
踐屢間著書若干卷采莊周氏宇泰定
者發乎天光及養生主之語題曰泰定
養生主論自婚孕幼壯以至於老期節
宣各有宜順者以安違者以疾也自運
氣標本脉症方劑以至病家之當務醫
者之所存罔不究極論列派析縷分其

用心亦仁矣嗚呼生者人之至願也生我者天而養生者我也知養生之在我則知養生主之說不知養生之在我恣情縱慾迷而不返者天且不能司於是書也何有至元後戊寅長至日從仕郎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照磨段天祐序

中陽立是清淨幽居將二十載以靜待動備見正邪其為枉病枉死盲醫瞎灸莫知所由故澄心適興信筆而書或一日得數千言或迤邐連月不欲措一辭中間論不避嫌語其害生者方不貴多載其必效者今年六月峻絕人事謾編成卷一家之說未能盡善故泄二教之機與引九流之緒餘味謬之辭固不足取信於人蓋其在我庶可杜門然則是書之於世也如郵亭之於岐路而示人曰此去則有虎狼出沒彼去則為驛程大道征人感念曰此蹊徑也憧憧往來者莫非行役乎彼大道也行役幾希而我獨進之耶或者一旦遇害則征人唯曰命矣夫彼之大道又烏知其為果無獲虎乎余故知世人之情聞鵲聲則眾喜之如有所得殊不知鵲亦能噪凶聞鴉聲則眾惡之如有所失殊不知鴉能

使人避凶而亦能報吉故鴉純吉而鵲
半凶而終不惡鵲終不喜鴉嗚呼凶乎
吉乎喜乎惡乎事在於彼不在此而鵲
不得不噪鴉不得不報唯人自裁之雖
欲勿用養生其舍諸故首以原心為發
明之始次序婚合孕育嬰幼童壯衰老
宜攝避忌以禦未然之病次論運氣標
本陰陽虛實脈病證治以為全生去病
之法然後類方對證以為規矩之用備
述痰證一條以為方書補闕拾遺之式
更類雜治活法常驗之方並無毫髮苟
簡穿鑿之妄倉卒之醫之處雖不能明
脈問疾用藥井井有條外選肘後秘寶
諸家備急數門續抄古今明訓二道自
省一篇以為開邪存誠之要用質高明
非敢固望人人共為枯槁幽棲然後盡
善但於一切據方用藥之時知有所主
之心耳或曰吉人之辭寡而子之辭無

乃喋喋乎余曰吾聞晉書云平蜀之後
其將問蜀士曰孔明言句何其瑣碎士
曰簡辭惟聖與聖則可彼師旅之衆故
當詳喻於是余之反復而言正欲人人
共曉之也始作於泰定改元又莊子云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故命曰泰定養生
主論莊子亦有養生主篇養生而有主
則不惑於二三說也逸人洞虛子王中
陽自序

養生主論前序

泰定養生主論目錄

卷之一

養生主論

論孕育

卷之二

論嬰幼

論衰老

卷之三

素問節要叙論

論醫家

卷之四

正訛

卷之五

論運氣

卷之六

論陰陽

論脉

卷之七

論證

病機司屬六氣本標證治通例

論婚合

論童壯

論病家

公論

論標本

論虛實

論病

論治

卷之八

類方叙畧

婚合門

戊巳圓補虛進食

如聖丹治赤白帶下

蠶沙散治山崩血崩

鼈甲地骨皮飲治男子婦人骨蒸寒熱

孕靈圓治無子

增損四物湯滋血

假鼠糞湯治男子病新差

燒棍散治女病新差感而病

三分湯治婦人室女月水

滋血湯治崩漏

分心氣飲治男子婦人

孕育門

安胎飲治胎動

榆白皮散治胎前下漏

滑胎枳殼散治胎前下漏

三物湯治懷孕

枳殼檳榔圓治男婦癥瘕癖塊

百花散治孕婦

腎氣圓治男子

當歸散治月水來

雙和散治病後氣

坐宣散治子宮不繫帶

膠艾湯治胎動

黃芩白朮散治懷胎

護胎法

獨服散 治孕婦 靈根湯 治孕婦

小柴胡湯 治孕婦 佛手散 治胎死口

局方催生靈驗神符 常用

蒲醋膏 治新產後 飲陰法 治產後玉

烏金散 治產後一 產後一十八證病形歌

入藥醋煮大黃膏并治諸血證

卷之九

嬰幼門

小兒癩瘖 小兒唇口形狀

乳哺法 養子十法

保養嬰幼法 不宜服涼藥七證

不宜服熱藥七證 疹痘瘡三者形候

痘瘡不用服藥例 痘瘡合用服藥例

嬰幼痘瘡輕者六證

嬰幼痘瘡重變輕者六件

痘瘡急服藥三證 嬰幼痘瘡五種不治證

痘瘡未出已出之間救裏證

痘瘡不起發救表證

表裏俱有證

痘瘡將出已出瀉渴等證

痘瘡始出一日至十日表裏無病例

痘瘡禁食生冷例 痘瘡發熱未見是否例

痘瘡曾經瀉後失津諸證難治例

痘瘡四五日不大便治法

痘瘡六七日後身壯熱不大便證

痘瘡二三日大小不等例

痘瘡四五日形候例

痘瘡六七日惡候俱全例

痘瘡八九日輕重形候例

痘瘡十日十一日當瀉諸證

痘瘡十二日十三日瘡痂凹凸眼内生瘡

痘瘡既靨壯熱證

痘瘡靨後口瘡咽痛等證

風熱咳嗽咽膈不利證

涕唾稠粘身熱鼻乾證

痰實壯熱大便堅實證

前後已曾誤飲食水密鍼腫疔蝕等證

身熱小渴證 身熱大渴證

木香散性味主證 腹脹等九證渴證例

異攻散性味主證

痘瘡苦痒搔之膿出治法
痘瘡壓後燥痒治法

卷之十

嬰幼門

土黃散治赤痢

葛根白朮散治一色赤白

長生圓治七種 五和湯治七種

惺惺散治嬰幼 生肌膏治痔瘡

凹凸癩痕治法韶粉散

痘瘡壓後痒蝕瘡治法

雄黃散治牙疳 縮髓散治牙疳

升麻葛根湯治解利

十一味木香散治痘瘡

十二味異攻散治痘瘡

七味肉豆蔻圓治痘瘡

人參麥門冬散治痘瘡

柴胡麥門冬散治痘瘡

消毒散治痘瘡 射干厚朴子治痘瘡

桔梗甘草防風湯治痘瘡

人參清膈散治諸 前胡枳殼湯治風

人參白朮散治痘瘡

穀精草散治痘瘡 小兒斑疹形候

葛根麥門冬散治痘瘡

生地黄散治痘瘡 又惺惺散治時行喘

小兒痘瘡論例 宜服七味人參散證

宜服六味人參散證

宜服十一味木香散性味例

痘瘡雖壓忌熱湯洗浴法

烏豆麥門冬湯治痘瘡之

痘瘡出後忌燒香法

延壽丹治小兒急慢 桃花散治嬰幼百日內

合願散治嬰幼 天竺黃散治小兒驚

又天竺黃散治小兒 秦朮散治小兒發熱

蘆薈圓治小兒 五靈散治走

消腫散治小兒腫 泥金膏治一切無

卷之十一

童壯門

分氣補心湯治男女事不遂

分心氣飲治七情方 白散子治男女上

款冬花飲治童男室女

青蒿煎圓 治男女一切惡勞 地骨皮散 治一切骨蒸盜汗

紫苑圓 治男女百種冷熱虛勞 酸棗仁湯 治多睡及不睡

孔子枕中方 治學問易忘

益智散 開心

北平太守八味散 補血益精神

鼈甲湯 治氣受寢不安

別離散 治男女邪 土瓜圓 治諸臟寒積

治童壯下元不固遺精

治童壯女血氣太過三法

衰老門

熟地黃圓 治肝腎俱虛精血不足

治肝虛明目方 治風毒眼醫

七氣圓 治一切氣 七氣湯 治諸般

麻豆散 治脾弱 五子散 治便燥

乾薑散 燥胃 消食斷下圓 治瀉

百效圓 治諸般 檢花散 治一切風冷

家菊散 治頭風 荆芥散 治一切風冷

竹葉黃茶湯 治精極

丹參圓 治四肢痛 又治腰痛方

不換金摩 治風燥身

琥珀圓 治小便 又方車前草法

又方治淋瀝 又方治胞轉

又方治轉胞 又方阿膠湯

治血淋砂痛 又方治血淋

又方白朮湯 又方大豆葉湯

治遺尿小便難 治遺尿不覺

治遺尿灸法 寶腸散 治虛氣

又方治滑泄 又方治腎泄

卷之十二

傷寒

六經證定例

太陽證 陽明證

少陽證 太陰證

少陰證 厥陰證

六經類證治法

太陽傷寒 湯黃 太陽傷寒 湯枝

太陽傷寒 湯青龍 太陽傷寒 湯青龍

陽明證 湯葛 陽明證 湯枝

陽明證 湯黃 陽明證 湯胡

少陽證 湯柴

三陽合病證	脾約圓證
太陽合陽明四法	白虎湯證
升麻葛根湯證	太陽合少陽一方
調胃承氣湯證	少陽合陽明一方
小柴胡湯	
調胃承氣湯	
三陽合病下利	
太陽陽明合病下利一法	
葛根湯	
太陽少陽合病下利一法	
黃芩湯	
少陽陽明合病下利三法	
小承氣湯	四逆湯
理中圓	
少陽證一法	
小承氣湯	大承氣湯
麻黃細辛附子湯	四逆湯
又四逆湯	甘草乾薑湯
豬膚湯	
厥陰證六法	

桂枝麻黃各半湯	承氣湯
大承氣湯	茯苓桂枝白朮湯
烏梅圓	或用理中圓
陰證陽證陰毒陽毒陰陽二厥辯	
陽毒證三法	
升麻湯	玄參升麻湯
水漬法	
陰毒證三法	
射葱湯	著艾法
又續添手握法	
陽厥證三法	
大柴胡湯	小承氣湯
大承氣湯	
陰厥證四法	
四逆湯	理中湯
通脈四逆湯	
當歸四逆加茱萸生薑湯	
略論小柴胡湯	略論五積散
卷之十三	
五運時行以病證治	

六壬年方一道 蒼湯

六戊年方一道 麥門冬湯

六甲年方一道 附子山茱萸湯

六庚年方一道 牛膝木瓜湯

六丙年方一道 川連茯苓湯

六丁年方一道 茯苓牛膝湯

六癸年方一道 黃耆茯苓湯

六巳年方一道 白朮厚朴湯

六乙年方一道 紫苑湯

六辛年方一道 五味子湯

六氣特行 治

辰戌之歲方 靜順湯

卯酉之歲方 審平湯

寅申之歲方 升明湯

丑未之歲方 備化湯

子午之歲方 正陽湯

巳亥之歲方 敷和湯

卷之十四

痰證

痰證叙引

袞痰圖歌括

袞痰圓服法

痰形

痰證或問

藥無所忌

卷之十五

雜治舌法

敗毒散治法

斗門散治法

豁痰湯治法

杖毒治法

合用略例

合用略例

五噎略例

智述略例

卷之十六

歷用得效名方

驅瘧湯治法

金黃散治法

治蛇虎病狗

通關散治法

痰論

痰味

痰忌

四時瘟疫

小便不通

加減略例

龍腦膏治法

黃連解毒圓治法

還魂散治法

婦人失心治法

通神圓治法

桃仁法治法

治蛇虎病狗

愈風散治法

鶴虱圓治大風

大戟圓治一切風水疾等證

治一切氣腫

桃溪方氣寶圓治一切氣腫

局方小七香圓治腫

神效五食湯圓治水腫滿等證

葶藶木香散治濕熱腫脹泄

朝貴秘授神效紫金圓治諸寒濕風

控翠證苗香練實圓治小腸寒氣

治外腎腫大三法

麒麟竭膏治一切瘰癧疔痛

地扁竹散治背脊

壽星散治背脊

長生小金丹宋理宗御書賜寧海錢主簿之

九似圓杭州李國醫家傳方後授李

驅邪散衡州歐大和方治暑濕神效

古今明訓二道

中行寅罪大祝

毗陵石刻劉湯塘先生尊天敬神文

自省一篇

原術

泰定養生主論目錄終

泰定養生主論目錄終

泰定養生主論卷之一

養生主論

其哉墳素之書以心為身中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以此養生則壽沒齒不殆主不明則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故莊子有養生主篇蓋有心者必有身故人我交相勝而物欲蔽其明也昔者太王之去國也召其耆老而告之曰君子不以其所以養生者害人故逾梁山而居岐山之下養生之為道莫大於此而身外瑣瑣又何足以累吾之靈府哉是則人心之病如面不同混厚之辭難為通治故述方內之道以正其心方外之道以廣其志百氏之言以返其流游談之論以攻其蔽或因激怒而憤悻或因隨喜而接機使其各有所入則庶不溺於常見也試請論之夫一心萬慮其義有三有天理有人情有五行仁者愛松栢義者愛金革此五行之所役也其饑夢取甚飽夢與非人情之使然乎夫天理者何一言以蔽之曰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故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不獲已者如達磨大師云外息諸緣內心無喘莊子云宇泰定者發乎天光故黃帝赤水求玄珠非

罔象無由得之此道甚易人自為難從淺而言唯息
 奔競黜聰明溷智慧而已是故余常有言曰世人不
 必聰明不必愚魯是必愚魯者下愚也是必聰明者
 上智也其餘察察皆繫禍福之門故稽康從孫登三
 年登未嘗出一言康欲辭去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
 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
 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
 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
 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
 憤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如莊子寓言祖習老列

證引孔顏偽仁義而顯仁義出世間而居世間固非
 明倫蒞政之言實出諸子百家之表下學者竊其文
 華而為筆力誦其汗澆而為高談中才以上者紬繹
 之如人之美食美器可以玩可以味能虛心能實腹
 上達者觀之則如程孔且學而已矣故太乙真人破
 迷歌云道傍逢一魚猶能掉紅尾子若欲救之急須
 送於水道傍逢一人性命將淪委子若欲救之急須
 與道理黃帝陰符經云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
 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故以身為國以心
 為君精氣為民抱一守中心不妄用故精氣佳則

如物阜民繁然後陰虎陽龍烹煉三屍而戰退百邪
 丹田有寶四大輕安脩之不已內功外行乃證真仙
 再歷真空果位無脩可脩則與佛同體故名萬法之
 尊心之靈妙有若是者上為三界諸天之祖下為六
 道四生之源然則何為然而霄壤之間乎所謂天理
 也人情也五行也五行人情交戰於物欲之私者小
 人也故有刑災異類之差人情天理相與於顯微之
 機者君子也故無寵辱若驚之患若夫仰鑽瞻忽之
 道顏子心齋日至孟子浩然難言必也還源之士超
 出乎理路之表者強名曰佛亦名大覺金仙此非一

曲之士之所知再請敷露夫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
 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孔子已嘗許為庶人之孝也既
 孝矣又何加焉故當體認喜怒哀樂未發之先毫髮
 無間之地此即心君之實相號曰本來面目以是了
 了常知言之不可及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倘居上
 而驕為下而亂在醒而爭息無不邪言必縱欲竊仲
 尼之冠佩掩盜跖之忍殘荷僥倖而免於刑戮則於
 災危昏夢之間游魂為變之際意光業鏡心事闡王
 不待六密三推自然依欵承伏故沉而為地獄餓鬼
 從而為胎卵濕化惡趣將盡次第因緣再託人身而

又私計人我戕賊天真報緣既盡新業已成復入輪
迴備償宿債不失人身則幸矣余嘗有詩曰天地鎔
金作一爐鼎鍾孟鑑總由吾他年要識方圓器各自
而今現造模其有志趣不凡者因而步入道環則朝
市山林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而游戲三昧也

論婚合

蓋聞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自然生一氣一氣
生二儀二儀生五行五行生萬彙故知物無巨細而
自然在其中矣上古之俗淳淳全全妙合自然男子
三十而婚女子二十而嫁故精滿血盈純孝本始是

養生論卷一

四

為父稟母受而有天命之初也故孕育成人而安且
壽然而一歲之中天運推移地氣順布其或土勝則
木復以救水而裸蟲不育人為裸蟲之長則安危成
壞無非自然也反此而論道者是誣造化也建平孝
王無子遂擇良家未笄女入御又無子問澄曰求男
有道乎澄對曰夫合男女必當其年男雖十六而精
通必三十而娶女雖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
俟其陰陽克實而交合則孕孕而育育而為子堅壯
強壽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子陰陽早洩未
完而傷未實而動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不

壽凡元氣孕毓始於子自子推之男左旋積歲三十
而至巳男左旋十月而生於寅女右旋十月而生於
申申為三陰寅為三陽故男女之形定於此矣是故
聖人體道立教脩身存神而男女配合以時是為悠
遠之計安樂之元也三十之男縱有踈逸而二十之
女自有閨門之禁何遲之有哉吁世短人浮惟圖眼
底以病男羸女為不了而畢姻則不唯有無後之憂
而恐有子夏之戚也亦有以吉日之迫而以病新瘥
者結婚則又不惟有勞瘵之疾而又恐遺累世之患
矣夫病蛾無能繭之蠶破蓋無結實之菓况少年子

養生論

五

女三關情逸五神搖蕩房中分外業種成胎或侏儒
不振或巨首瞎目雖具人形而實無聰慧其次學道
行姪執法無戒咤鬼驅神產女生男望之不似余實
見之每為憐憫不孝之罪此莫大焉天地之委形為
人倫之大本故揭此數端以警同志養生者觸類而
長則又不止於此也孫真人云交合之法當避丙丁
日及弦望晦朔大風大雨大霧大寒大暑雷電霹靂
天地晦暝日月薄蝕虹霓地震不然則損人神不吉
損男百倍有子必癩癡頑愚瘡痲顛瞶瘵跛盲眇多
病短壽不孝不仁又避日月星辰火光之下神廟佛

寺之中井竈圍廁之側塚墓屍柩之旁悉皆不可交
合有法則有福德大智善人降託胎中仍令父母性
行調順所作和合家道日隆祥瑞競集不然則有薄
福愚癡惡人來託胎中仍令父母性行凶險所作不
成家道日貧破卷房室雖生長成人家國滅亡若欲
求子者但待婦人月經絕後一日三日五日擇其旺
相及月宿在貴宿日以生氣時夜半後施洩有子皆
男必壽而賢明高爵也以月經絕後二日四日六日
施洩有子皆女過六日後勿得施洩既不得子亦不
成人更與交合旺相日辰于後

旺相日

春甲乙 夏丙丁 秋庚辛 冬壬癸

月宿日

正月	一六九十一十二十四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九
二月	四七八九十二十四十九廿五二十七
三月	一二五六七八十七二十二二十五
四月	三四五六八十五十八二十二二十八

五月	一二三四五六十二十五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二十九三十
六月	一三十三三十八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
七月	一八十一十六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
八月	五八十三十八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
九月	三六十一十六十九二十二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
十月	一四九十四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九
十一月	一六十一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九二十二十九
十二月	四九十二三十三十四十五十七二十四

若春甲寅乙卯 夏丙午丁巳 秋庚申辛酉 冬壬子癸亥

與上件月宿日合者尤益

黃帝雜禁忌法日人有所怒血氣未定因以交合令人發癰疽又不可恐小便交合使人淋瀝莖中痛而

失血色及遠行疲乏入房為五勞虛損少子

論孕育

觀夫古人制字良有以也以婦人有身為有孕孕之為字謂乃子也子既形於內而父可得而媾之乎此亦禮也又曰娠者任也娠者辰也女當之則宜禁任保護而毋致憂皇惡日以犯之精血既凝之時月經不至之後子宮已閉血已榮胎則當異寢始終無犯則胎壯而安起居運動不失其常則易產而少病所以世無二子者因之也而反風馬牛之不一若也馬牛除喪也

再感之傷人而無

死孕婦嫉妬叫號

過喜過怒久行久立
輕則病苦之憂重則性命之危若久坐久臥及矮女懷妊胎不能轉側臨產難產甚至子死腹中或胎衣不下胎禁云食鷓鴣子多則令子失音食蟬多則令子橫生食鳥多則令子倒生其餘所食不便更不抄入但食煎燻燒炙辛辣酸厚味醴醇過多則令子胎毒惡疾風熱搐搦瘡疽焮腫丹癩癩癰等病臨月交合則令子頭戴白被而出則有妳疳肥瘡白禿異證怪疾大槩無犯則胎氣真純忽有靈光入夢或有瑞氣

相憑而生聖賢君子是以古今史傳分明且以近代

言之則五祖山誠禪師慕蘇老泉而為東坡學士武夷丹士投真漆匠之家而產西山先生嵩道者受史衛王之供而出嵩之丞相凡投胎奪舍之靈常有神童茂異之士故文王設胎教之法使孕婦常觀良金美玉瑚璉簠簋之器山川名畫之祥而遊目適懷又聽講誦經史傳集而使秀氣入胎欲其生而知之是乃仁術也若無真靜志思相棄則徒為矯揉不若朴素直常母聞惡聲毋見惡事如持滿執盈以吉合吉為善佛氏有胎骨經道教有三浩九氣司命監生等

文鄭重尊貴不可勝言及醫書種種禁忌愛護之嚴唯有力之家可以奉行故不抄入大抵少艾初生臨月切勿令姦薄侍女市媼尼師告之以利害恐之以異端使其致期畏忍搐縮開闔參差而氣血乖張家人無措常以老成長上主管之仍使溫厚老嫗三二人與之劇談給之以容易則使其安帖無憂俟子胞下垂玉戶流津蹉跎再四方至草上則如瓜熟蒂落而脫然分解矣既產畢不可即使仰臥且半靠高枕使其氣順血盡方可翻復偃臥頻進疏通溫平活血之藥蕩滌清利為妙庶無敗物停留日後為患所以

世俗不諳斯義於是婦人血病十常八九不為苦病而且濁敗子宮至絕孕故產病十八證果有不因停滯而然也方類于後

泰定養生主論卷之一

養生主論卷之一

泰定養生主論卷之二

凡人同于撰

論嬰幼

嬰兒物生車籃襁褓各隨風俗大槩厥初下地之時勿待其出聲急以帛裹指展去舌上青泥惡血用手一遲啼聲一出即入腹中斯為患矣如下地少頃不能出聲者急以溫水一口許灌之即能啼也久不出聲者以其臍帶倒捋元氣入腹仍以口頻頻進氣於兒口中則自能啼也去洗後斷臍則不傷水生病臍帶留長一寸長則傷臍短則傷臟捋汁不盡則寒濕入腹仍作臍風衣勿新綿暖則生風其斂臍之法寬急則中常於無風處揭開看覷未愈燒絳帛灰敷之一月外臍上有汁并腫者輕則當歸末同韶粉和傳炙絮慰之重則炙數壯初斷臍了細畢用甘草一小寸煮汁一合許用綿蘸與兒吮約服一蜎殼許得吐出去胸中惡物妙未則再與吮之半日內三五次服盡藥汁一合得吐出惡水則兒神氣爽無病一合服盡不吐則胸中無惡物也當先以菜葉包明淨生硃於飯內蒸菜熟為度研極細末當以一豆許蜜和令抹入口服之日一次三日止服多則傷也凡冬夏浴

兒久易傷寒熱癘病等證不浴亦不可但初浴時以猪膽汁一箇入湯溫浴之則不生瘡疥次用桃李梅根或枝各二兩許咬咀煎湯浴之則去不祥富室能以金一斤虎頭骨一箇煎湯浴之則厭驚辟惡妙兒初落地浴罷臍帶了畢卽看口中舌下并脣上兩頰但有白泡相連去處卽便用指摘出惡汁無令嚥下爲病則無重舌語病此其大畧凡嬰兒六十日後瞳人將成而能應和人情自此爲有識之初便當誘其正性父母尊長漸漸令其別之母勿令其側目視父父勿教其指抵其母親族長幼隣里侍妾皆不可訓其手舞足蹈無禮罵人時聞聊發一咲則爲日後不禁之端高舉放手閃避猛出扶起放倒兒雖強咲而面無人色乖張惡性自此萬端驚氣入心觸機而發乳母嗜噉厚味酒醪燒炙煎博兒亦愛食其酸菜菘異味是以有驚疳積癖吐瀉之疾唯恐兒啼恣其所以及其成病又不忍息其所好猶不忍餽以辛苦之藥借使病危則鍼刺火灸莫甚於此况或不料愛亦徒然大抵愛子之偏盡出於母其說有四正室則姑息其嫡妾寵輩各私其庶有父愛長子母憐幼嬰纔有所偏則所聞不正偏食至病偏愛無尊習以性成

戕賊患害其出乎此余自思襁褓之時酷嗜食甜一日得飴喜而欲食中有蚯蚓引頸而出自此不敢見飴直至長大方悟長上爲之然食之亦疑矣夜卧聞鍾聲則長上必教令則卧今雖爲無礙則亦不能不上心幼習之義善惡之種也可不警之哉余聞田田大師經云其國有伏法重囚對主者曰吾死無詞但令吾母一見死而無憾卽令見之囚曰我生時食母乳我今死也亦欲食母乳全我始終旣食其乳卽啣死其母官責其故囚曰我今死於不法是母教我也我未會言語時母卽教我罵人及其能行也教我瞞人我取得物歸家則愛我喜我我積漸至於今日所以恨之也蓋此等習氣乃閭閻之風天下之通患也大抵庠序之教禮義節文之誨幼稚初學道字未真須自千文蒙求調其句讀俟其舌便語通始可學孝經令其熟知孝行然後學論語必試其日課使其備曉綱常大體外則師友教授內則父兄訓習令其耳聞心解觀其資質強弱利鈍然後授以科業抑揚其性縱不成才則亦不至失身於分外地今也家庭妻誕加以怙惜使其先有所恃而藐視其師且不自本至末而學卽欲多讀詩書廣聞小傳以爲兒能善言

不記惡事染心遂致助桀為虐文過飾非而恕已責人聰明自負更無以為制之者構長篇賦短策朝誦為能精神錯謬不能自持一旦染患則痾疾遂起原其所自則過在其親蓋勿稚無知而善惡繫乎有識之初故正大先入其心者他日縱有器猾狡狠則亦畏首畏尾而回向之地矣是故嬰幼攝養其習其父母之習也大槩治法除顛顛驚疳疳疔痘各類其次外諸余服餌並為通法

論童壯

未弱冠為童過三十為壯夫壽夭貧富天也去就邪

養生論卷之二

四

正人也共叔段以母偏愛而失身於不法孟母三遷而孟子終為亞聖今夫少者甜處着背穩處着脚不趨過庭之訓復厭舞雩之風護師佞親左右矚亡蕭牆夾壁沽酒市脯困極告醫惟務速效怨天尤人莫知反躬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在乎收其放心而已心神守舍則飢渴寒溫之外自不多事也孔子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古法以男三十而婚女二十而嫁又當觀其血色強弱而抑揚之察其稟性淳漓而權變之則無嗔夫怨女過時之瘵也孔子曰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聞夫聞者非特聞狼相

持為聞胸中纔有勝心即自傷和學未明而傲養未成而驕志不行則鬱而病矣自暴自棄言不及義而狂矣孟子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如欲行仁義以求安樂者吾見其為不安樂也必壯攝養之道棄此大道而別求傍蹊曲徑以資分外者必致廢事蕩家而怪誕無耻也大抵血氣盛旺之時難以制抑凡事當先知心是吾之靈明主人一切好欲欺侮凌奪肆恣皆是血氣所使倘犯刑名災害則是靈明主人自受苦辱也常作此想者自然漸成調伏古今循性養命之術恐名利之士難行並不抄入凡除夏日之外

養生論卷之二

五

五日一沐十日一浴若類浴則外覺調暢而內實散氣泄真也年二十者必不得已則四日一施泄三十者八日一施泄四十者十六日一施泄其人弱者更宜慎之母恣生樂以貽父母之憂而自取枉天之禍而雷同眾人也能保始終者卻疾延年老當益壯則名曰地行仙雖有貧富之異而榮衛冲融四時若春比之抱病而富且貴則已為膏壤之間矣况能進進不已則非常人可知也但於名利場中得失任命知止知足則漸入道鄉也道者非特寂寥枯槁之謂也如所謂素富貴則行此道於富貴素貧賤則行此

道於貧賤耳。關尹子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鋒爾事。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故內外二聖之言，未嘗不契。蓋藝為應世之術，故能統利乃事。仁為泛愛之常，故曰平爾行。德方則不移，其有所得於心，有所據於事，道圓則通而不執，故無所不容。而德行廣大，志無不在也。何嘗盡廢諸事，而然後謂之攝養哉？特消息不泰而行之，藏之量其才能而負之，荷之以不流於物，故謂之攝以安其分。故謂之養抱。朴子云：若才不逮而強思，力不勝而強舉，深憂重患，悲哀憔悴，喜樂過度，汲汲所欲，感戚所患，談笑不節。

與寢夫時，挽弓引弩，沉醉嘔吐，飽食即卧，跳走喘乏，懼呼哭泣，皆為過傷。此古人所戒之節。文况夫風前月下，竹徑花邊，俯仰傷懷，杯餘踈散，或進退惟谷，而干祿，或衝烟冒瘴，以求榮，呼吸雜邪，停留寵辱，飲食異味，荏苒暴患，各有治條。當斯之時，即回光返照，少駐元神，以行藥力，毋復縱聰明以凌燥，粗工而自取多事也。嗚乎！三皇大聖，日總萬機，而又能拳拳於天下，民瘼下禮折節於方外士，而講道論醫，以廣其傳。今之學者，一身未知所以自治，而以人治之，則孰為多乎？而况又欲為治人者，難矣哉！余嘗作返朴論，其

辭有云：儵與忽欲報混沌之德，而相與謀曰：人皆有七竅，以為食息，而混沌獨無，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有客對余曰：吾有術以起混沌之死，但一年修一竅，七年而混沌復生。余曰：固哉！之學也。何以為誇尚乎？吾能以一法回混沌之生，而息息與之俱生，故視斯明聽斯聰，言斯辯而余未嘗以有視聽與言，而人亦未嘗以余為聰明與辯，故不補其鑿而混沌自全。夫是之謂聰明與辯，高明之士能於此處具眼，則養生必有主也。今探之方，並類其次。

少壯既往，歲不我與。孔子曰：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蓋因馬念車，因車念蓋，未得之慮，得之既得之慮，失之趨趨，嚙嚙而不決，寤寐驚悸而不安。夫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兩腎中間白膜之內，一點動氣，大如筋頭，鼓舞變化，開闔週身，薰蒸三焦，消化水穀，外禦六淫，內當萬慮，晝夜無停，八面受攻，由是神隨物化，氣逐神消，榮衛告衰，七竅反常，啼號無淚，咲如雨流，鼻不嚏而出涕，耳無聲而蟬鳴，喫食口乾，寐則涎溢，溲不利而自遺，便不通而或泄，由是真陰妄行，脉絡踈澁，晝則對人瞌睡，夜則獨卧惺惺，故使之導引。

按摩以通徹滯固漱津燕液以灌溉焦枯若扣齒集神而不能斂念一曝十寒而徒延歲月雖云老者非肉不飽肥則生風非人不暖暖則多姪僥倖補藥者如油盡添油燈焰高而速滅老子云以其厚生所以傷生也况有明脩禮貌暗伏姦雄麩孽腐其腸胃脂粉惑其清真孤陽獨盛水穀易消自恃飲噉過人恣造欺天之罪宿緣既盡惡報臨頭其或厭飮沉酣身居勤儉志益貪婪方聚長毛之龜忽作女子之夢宋齊丘化書云慳貪者化為狗暴勇者化為虎雖然身未遷謝業已成行矣先賢詩云克己工夫未肯加各

養生論卷之二

一

驕封閉縮如蝸試於靜夜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先賢戒曰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保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多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以為子孫無窮之計龐居士詩云北宅南莊不足誇好兒好女眼前花忽朝身沒一坏土又屬張三李四家張紫陽詩云人生雖有百年期壽夭窮通莫預知昨日街頭方走馬今朝棺內已眠屍妻財遺下非君有罪業將行難自欺大藥不求爭得遇遇之不鍊更迷癡蓋年老養生之道不真求奇先當以前賢破幻之詩洗滌胸中憂結而名利不苟求喜怒哀不安發聲色不

因循滋味不耽嗜神慮不邪思無益之書莫讀不急之務莫勞三綱五常現成規模貧富安危且據見定邵康節云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須看半開時又云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為殃與其病後求良藥孰若病前能自防又詩云慮少夢自少言稀過亦稀簾垂知日永柳靜覺風微但看花開謝不言人是非何須尋洞府度世也應遲龐居士云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余亦有詩云世人用盡機關祇為貪生怕死我有安樂法門直須顛倒於此晉有祁孔賓夜間讀書忽聞窓外云祁孔賓隱去來備飾人間

養生論卷之二

九

事甚苦不堪借所得未毫銖所喪如山唯晁文元公法藏碎金云衆所好者虛名客氣尤具羨財予所好者天機道眼法要度明又云觀身無物從幻化緣生觀心無物從顛倒想生又云身有安全敗壞者事之報也即世而可見性有超升淪墜者行之報也異世而不知譬如形聲之有影響必然之理也又云人有疾苦或多偶爾非因所作無如之何歷觀幻化之軀而有甚於此者能推此理足以自寬又云仕宦之閭暗觸禍機祗席之上密涉畏途輪迴之中枉入諸趣古人云心死形方活心強身即亡金剛經云云何降

伏其心川老子頌云你喜我不喜君悲我不喜鴈飛
思塞北鴈憶舊巢歸秋月春花無限意箇中只許自
家知虛靜天師云靈臺皎潔似水壺只許元神裏面
居若向此中留一物平生便是不清虛老子云虛其
心實其腹是皆融智慧黜聰明而宅天和以卻百邪
者也豈比夫三千六百傍門小法加之於萬境煎熬
之心而頭上安頭又以金石草木剛烈之劑餌之於
喪津枯涸之體而求補益哉歷觀前人以不仁成家
以仁而保家者有之矣如以不仁而得復以不仁而
守者禍不旋踵也晉書傳云石季龍僭稱帝號發近
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園揚州送黃
鵠雞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舟於玄武池命子
石宣祈於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
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門季龍從其
後宮升凌霄觀望之嘆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
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宣所過三州
十五郡資儲靡有孑遺季龍復命子石韜亦如之出
自并州游于秦晉宣素惡韜韜是行也嫉之彌甚於
是相圖之計起矣俄而宣使刺客殺韜于佛舍又欲
謀不軌事發季龍殺之季龍既死其後殲焉嗚呼季

養生論卷二

龍之富貴而不足恃而今之碌碌者十百之幣又奚
足以作威福而造業因哉余雖枯槁幽棲而衣冠出
處未嘗用餽餽故事以孔子之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也故託佛以言性耳佛云一切山河大地皆從如
來性中流出然則佛之一字乃一切有情之覺靈也
實為大羅空劫先天之祖氣即元始天尊是也人人
皆抱此靈而不自覺故佛經云一切眾生本來成佛
以不覺故名曰眾生以覺故名曰佛今之地獄變相
乃唐太宗以入冥境界命宰相關立本圖畫以示世
人余少年滑稽之時未嘗不在安樂之下一日在外
因病困極恍惚所是與吾家骨肉所夢同日境界因
緣無有少異遂絕口不敢戲笑常讀史傳語錄文字
始知近代以來王公卿士於佛言而獲大安樂者不
可枚舉故韓昌黎排之最甚而終得法於大顛歐陽
文忠公惡之如讎敵而身號為六一居士豈非自有
所得而翻然而改者歟悲夫世人不明佛心而溺於
佛事故梁武帝之禍侯景至而不知秦始皇欲仙徐
福去而不返况夫瑣瑣世事而能勝其業障乎夫業
障之心以酒為漿以妄為常念念遷謝晝夜呼吸共
一萬三千五百息一息脉行三寸元氣週身脉行八

百一十丈寒來暑往知誘物迷神明流之遠矣養生之士以此為主則是認賊為子豈不謬哉故岐伯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易云精氣為物游竟為變是也昔有二人就余以辯生死事大者一曰人之有生也賦性於天養命於地百年之身仁義而已及其終也清氣歸天濁魄歸地夫復何疑一曰人之生也以養為強以妄為常蟲穢之倉愁慮之曩或為之讓或為之攘均為孽孽一名殘忍一名惡良拘之則痛自外寇縱之則血氣內戕欲持其要莫知所長業識茫茫一息不來烏知其何

養生論卷之二

七

往余各以一詩遣之其一曰原始要終理不訛四非莊敬怕蹉跎平生不踐中庸地一曲陽關沒奈何其二曰超凡一句絕商量說破教君也斷勝一切順違生死事莫令厭戀作心王有人能如此便見養生主也大抵桑榆之景勞逸不同蓋勞心者甚於勞力者耳善為心王者勞亦如是逸亦如是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也人年五十者精力將衰大法當二十日一次施泄六十者當閉固勿泄也如不能持者一月一次施泄過此皆常情也不足為法凡肥盛強密者自壯至老衣食與藥並用踈爽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果宜

棗柿藕菜宜非與蘿服飲食飢時先進熱物然後並宜溫涼及時勿恣食枯滑燒炙煎燂辛辣燥熱之味防有內鬱風痰外發癰疽之證雖清瘦而素稟強實無有痰證者與此同法清癯虛弱者自壯至老衣服與藥皆宜溫厚性寒傷胃腥膾鱸炙生冷油膩並宜少食如肥而素稟滑泄虛寒易感者與此同法其餘扶衰潤槁之方各類于後

泰定養生主論卷之二

養生論卷之二

七

泰定養生主論卷之三

張子撰

素問節要叙論

墳素之書聖聖相傳歷代所尚輔教濟生其道大明於天下學者厭於研窮方書克塞乎世間好事者溺於苟且於是目擊無端之蔽獨夜蕭蕭愈昏愈昭而心口相喻曰雖醜雞蠅之微亦能聚形接翅於大空之中而鼓舞造化之妙况我齒髮之屬而無寸補於天地之間得無愧乎故推管見以陳其畧誠非專

養生主論卷之三

門之學是必行不由徑復難素照對或有未盡之義各入全文一段譬如偃草之風雖不能使萬籟俱鳴或可蕩滌乖穢而道達靈氣耳倘能階麓以入細則岐黃之奧期日可得也養生之家不可不知如從事於斯者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博覽群書約歸於理朝於是夕於是精思熟察慈應廣惠疑證勿暨重病勿避進不以私退不以慚終身期於古人並駕而無耻惡衣惡食冠冕倘來則受得時行道普施群靈不亦大丈夫乎若夫不下克己工夫先競開籃勝負胸中茅塞口耳聰明鋪贖岐黃之風網羅聳聳之利

及乎對證生疑則慰之以開胃補虛偷安苟幸取媚

人情實實既爾病勢漸危患家感其過從而沒齒無

恨醫者自以為穩而反有德色常態如此識者為之

慘然或素無受授之資剽竊單方輕行峻劑不顧虛

虛蓋虛虛實實損不足益有餘正犯醫經之條款冒

昧既久遂成忍人或怪形異體行頭擊帳雖小夫賤

隸皆得為之醫之為道從此下矣由是士大夫耻言

醫術士大夫耻之餘亦耻之也嘗聞士大夫以一物

不知為耻而不敢醫則不亦耻乎捨至親者身而

榮至疎者名及惟痲疾則頓委於庸人之手悲夫趨

趨囁嚅之榮樹塞反玷之僭君子是謂斗筭未聞以

醫而害名者也與其託興於婉辭綺語之間游戲於

翰墨博奕之事則未若留心斯道以事君親若不明

其梗槩而命醫者曰吾抱某病當服某藥是教玉人

雕斲也苟聽其命則合則未免為奴顏婢膝之悞

不合則取短舍長而有道者飄然矣余曩因多病漸

染成習故稔知憂患情况頗究醫學淺深岐伯曰病

為本工為標故首論病家次論醫家欲病者安養醫

者安行各祇乃事次正訛公論則取其是去其非而

通治異治可用不可用其理自明然後運氣標本

陽虛實脈病證治次第十卷蓋六氣如醫者之司屬也標本如事之先後也陰陽如事之彼此也虛實如事之可否也診脈乃醫者之審委也故百病所屬之氣如網之在綱對病處方則如綱之於網而理明證定治乃無誤矣不然則如東坡跋楞伽經云譬如里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同日而語也其是之謂歟

論病家

原夫天地之靈為陰陽之神而人心之靈為血肉之神也其體不同而其神不異故人心之心也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以口體所累則或勞心或勞力而為治人事人之所役也致昧其德與明也血肉之軀安得無病夫鳥獸亦血肉也巢居穴處飽而後已則未聞其有病而馬牛鷹鷄亦鳥獸也以其繫繫在人乃亦有病焉然而人之情也可謂甚矣鳥獸習其習而病况其傾天下之色不足止其欲徧天下之財不足愈其貪名韃利鎖麩藥輕肥富貴者過之貧賤者不及其情可勝言哉及其病也嗜好不能瘳其疾情慮不能使其安故當遷善改過息業返神則藥餌

易效重病即輕而輕病即愈也人之百病其義有五一日稟受之病與生俱生者是也二曰果報之病伯牛之癩袁盎之瘡者是也三曰六淫之病風寒暑濕燥火外邪所侵者是也四曰七情之病喜怒哀樂憂恐思者是也五曰金瘡癩撲外傷者是也外傷等證顯而易曉其所謂七情者貴當在誰六淫則亦以此而召之耳况其果報之病前生今世莫非我乎若覺之早也故袁盎遇鷄足山尊者而釋其冤西施山居癩愈而成九女之容不然則醫如扁鵲之才亦望齊侯之疾而却走矣其與生俱生之病評亦父母之源

流也其可盡除之乎今之宦門巨室務要便仗藥須香其事必如意稍聞逆耳之言則必遷怒於人故仲景傷寒論序云方今居世之士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是務崇飾其末而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皮之不存毛將安附焉卒然遭邪風之氣嬰非常之疾患及禍至而方震慄降志屈節欽望巫祝告窮歸天束手受敗實百年之壽命持至貴之重器委付凡醫恣其所措嗚呼厥身已斃神附既遷變為異物幽潛重泉徒為啼泣痛夫舉世昏迷莫能覺悟不惜其命若是輕生彼何榮勢之云哉而進

不能愛人知人退不能愛身知已遇災值禍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忘軀徇物危若冰谷至於是也孫真人曰嵇康云穰歲多病饑歲少疾信哉不虛是以關中土地俗好儉嗇厨餼殺饑不過菹醬而已其人少病而壽江南嶺表其處饒足海陸鮭魚無所不備土俗多疾而人早夭北方士子游宦至彼遇其豐贍以為福祐所臻是以尊卑長幼恣口食噉夜長醉飽四體熱悶赤露眠卧宿食不消未逾朞月大小皆病或患霍亂脚氣脹滿或寒熱瘧痢惡核疔腫或癰疽痔漏或偏風癡腿不知醫療以至於死凡如

養性論卷之三

五

此者比有皆是惟云不服水土者不知得病之由靜言思之可太息者也故醫書云富貴之人從生至長無敢逆其意者及其病也亦然故曰難治况夫閭閻之家不諳服餌投藥米幾或證當傳變或藥病相攻便言有隔即從事乎異端不根之說而中道而廢明明易治之病翻成不救之危大抵暴病不可荏苒沉痾不可速瘳欲速則更醫必驟醫衆其論必繁荏苒則邪氣入深用藥未必即差故可以急則急可以緩則緩至誠待士則賢者進而不肖者退也至乏醫之處必也擇其謹愿者從其所長而用之若求奇

信勝則市井之風起矣且醫人臧否各有聲迹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則人焉屢哉蓋昧理之士劑繁而語雜明理之士劑簡而論詳昧理之士自求進退則慚明理之士不奔趨敬而直入門不問證切脉便知源然後問之聞之望之參之六經內外無差投藥即有寸進故知其可用也然進之效亦有說焉藥病相投時間似愈病勢進退當論後先若事游談泛論竊聽旁人廣引方書誣合轉變舉措謬情懷鹵莽暴病難愈久患轉增者故知其不可用也然而轉增之病亦有說焉如藥病相攻則時間反倒不日病痊又在人消息且富貴之人有病則薦醫者多而進者雜主病之人悅同好局見聞去取不公則病者之不幸也孫真人云大家有病用醫切不可令真偽一處藥味中間防有差迭可不慎乎

論醫家

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人之託身從事業雖不同貴賤温飽皆可謂之祿未有求祿而不學者也况醫者之學藝兼丸流其學豈有窮極哉世俗云學醫費人命雖出戲談不可不戒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故當臨病用藥則度吾所長而為之

難明之證則退而思之幸而得之則當勇於義不
 冒昧強為網羅世利聖人之道贊成化育豈為區
 細人作無厭之計哉故曰醫者人之司命任大責
 之職也凡當臨病之際不見其貴賤親疎但自知
 病證治義然後取尚嫌有心况可作色用情需以
 帛帳彩乎一懷利心則進退惑亂也求醫之急
 解倒懸一時輕諾未免寡信孰若止吾之心術
 之定見其道之大行也則心亦如是其道之不行
 則心亦如是榮枯得失定以天緣公伯察其如命
 古者稱醫為師今也視醫如戲孔子所謂夫人必
 齊

齊主論卷之二

七

侮然後人侮之又曰穢也慾焉得剛是故人能剛
 慾者必不為此俗態也經目之事既驗紀錄之文已
 明孫真人惠及昆蟲休官學道而隱顯神仙聶從
 醫逢姪婦誠意存仁而子孫仕宦或因醫行姪或
 傷胎孕鬼神之禍定荼難逃仲景書云陰陽虛實之
 交錯發汗吐下之相反醫術淺狹為治乃誤使病者
 殞歿自為其分至今冤冤塞於冥路死屍盈於曠野
 仁者鑑此豈不痛歟又曰智者之舉措也常審以慎
 愚者之動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變豈可詭哉此古
 人之告戒至切者學者甚勿忽之嘗見醫者診脈不

識寸關放手妄言虛實不問得病之由今經幾日是
 表是裏曾無傳染只據所見便言其證證且未的不
 顧汗下次第或病人勞復便毀前醫為誤甚至子談
 父過者有之弟掩兄長者有之及其治療本無所長
 原其所以則志在於利前人有言曰醫人乘急取財
 者甚於盜賊且莊子曰盜賊亦有仁義禮智信今也
 廢其天倫而公攘奪榮利則不若盜賊矣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以余觀之欲得榮利甚不為難學而思
 之安而行之天爵厚薄其吾分而自然足矣嘗聞蜀
 人通真子註叔和脈經已行於世而其道未行遂歷

齊主論卷之三

八

湖漢江浙亦未有目之者及至淮之邵伯鎮旅于僧
 舍亦然無聞於人又將顧而之他主僧聞之曰子若
 不設肆人誰之知市有寺屋吾給予器具請試為之
 既而醫道大行妻子具而家產豐一日主僧將化召
 其來前密語曰子前生在此鋪街醫非今享此報更
 宜積德他生後世又非今日之比也言訖而化是知
 學者未有不遇無學者遇之無術以濟人則誤傷惡
 行之報緣盡當償古語有云醫不三世勿服其藥蓋
 讀伏羲神農黃帝之書非獨三世為醫也傳業之子
 不可恃為家學而守死寡聞悞已不妨人命為重賢

賢易色不耻下問尚恐不及况是已非人乎口給之才足以欺人不足以欺天蓋實學在乎貫穿該博深涵厚蓄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則自然其用不繁而履踐閑雅也歌誦難素記問之能也圓散精妙脩合之能也湯液生孰煎煮之能也套類加減市貨之能也廣收博聚料劑之能也輕財尚義濟利之能也乃至於博覽群書深明本草皆醫之事非醫之道夫何故蓋天下紛紛之事理一而已明諸理而學醫則思過半矣天下昏昏之情因果而已明諸心而行醫則其過蓋鮮矣

泰定養生主論卷之三

養生主論卷之三

九

泰定養生主論卷之四

正訛

方書云夏月陰氣在內原夫聖人以天地為法象明人身之安危天地之氣一歲十二卦一卦六爻共七十二爻半陰半陽以候二百六十日康節云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俱是春蓋陰消陽長暑往寒來故十一月復卦坤下陽生泉泉即温至於正月三陽陽氣平地故云內陽而外陰及乎四月六陽將盡陰氣下生則井底寒泉至焉七月三陰平地故曰外陰而內陽也天地之氣相去八萬四千里日月週天動經一歲故陰氣在內有三月之爻康節云一物各具一乾坤是則人於天地具體而微心腎之氣相去僅八十四分元氣週身盤旋百刻故以子為一陽生午為一陰生七十二爻半陰半陽盈虛消長比之天地之氣特倏忽耳且盛夏之非可以結冰人而如之則當身半已下三月無陽也其何以為榮衛乎夫一年卦氣自五月行陰符至七月則為天地否卦其氣陰而外陽人居大地之上與金流石燦均受其氣

非吾氣衛血榮則立為焦腐矣所以不焦腐者可見
吾身之天地與其天地義同而體異乎是以善攝生
者吾之天地陰陽無愆則榮衛周密而六淫無自入
也不善攝生者六淫之邪相侵而醫藥之道作矣古
方治伏暑中暈用白朮五苓柴胡益元以墜滲清利
其熱毒也近世好事者穿鑿古人糟粕不明天大小
夫例謂盛夏陰氣在內不用寒涼又醫書云春主發
生陽氣在上可行瀉法瀉者吐也冬主閉藏陽氣在
內可行瀉法瀉者瀉也蓋人之血氣本無寒暑因天
地之寒暑而為舒舒者瀉之瀉者酒家溢飲則雖窮

冬亦嘔噦終宵傷寒家雖大瀉則雖盛夏必用硝
黃矣且傷寒內熱者必瀉寒涼今夫夏月安居之人
小便尤其亦溢也故養生家法春夏養陽秋冬養陰
王太僕註曰春食涼夏食寒秋食溫冬食熱所以調
平天人之氣也若耽食沉寒涼底恣食水餅腥膾或
挑商走販篙子車夫介馳急務之人乘饑飲水食寒
傷脾泄瀉霍亂轉筋四肢厥逆嘔吐清水始用薑桂
木附之藥方今世俗平居盛夏例以五苓大順合服
之是所謂引賊歸家者也蓋燥熱相從物之性也以
其治暑不亦謬乎以此觀之則執經不通者雖不誤

醫亦能誤事據方之士雖或慎中多致誤傷仲景傷
寒論一百一十二方小柴胡湯居其一也專主少陽
一證而於三百九十七法中凡六十餘法用之清裏
解表第一藥也則活人書中戒曰近世多行小柴胡
其性差寒厥意慮人妄投於六脈遲細表裏無熱者
遂使後人是非然而或因好事者增於其書亦未可
知養胃湯辛甘燥熱之劑專主內傷生冷外感風寒
之暴證三日已前則可以發表溫中近世士夫庸醫
不問日數傳漆是表是裏始終服之遂成陽毒而不
救或熱厥入深在甚成瘵者有之醫書云諸痛為寒

蓋太陽寒水本寒而標熱至於腹痛桂枝加大黃則
其可執如諸痛為寒乎故經云有治其本而得者有
治其標而得者故標本先後緩急之活法也近歲夏
秋之間酷暑鬱燥人多伏熱痰涎流注脾胃遂為腹
痛方書不載醫者不通便謂感寒連用烏附薑桂抱
薪救火立為燥卒矣蓋寒熱之義在乎標本經不盡
言人不盡義執經為證紅紫亂朱醫書云寒熱往來
頭疼乾嘔胸膈閉腹脇痛小柴胡湯主之或者不拘
春夏曾無飲食之傷類云停食感寒即用薑附治之
至於日月之久更醫數四仍曰停食感寒往往如是

故壞證頗多亦有以結核為瘵癭者指風毒為脚氣者方書云上盛下虛者是必心腎不交火炎水溢神情煩潰房事陰痿者是也近年不問壯年煩壅或老而氣血未衰纔見痰多耳鳴不解中脘關格即服借燥丹藥名曰鎮墜久則陽亢陰消果為下虛矣醫書以脾為中州胃乃水穀之海變化五味薰蒸肺經肺氣氤氳週流百脉接續命蒂為日生之元故平居七日不食則元和逝矣人之有疾則脾不轉輸故不食而不飢但治其病胃氣自回故仲景三百九十七法不言開胃補虛蓋胃氣熱復也惟虛寒脫泄病後食不復常者可以燥脾今之病家貪主醫人把穩急於開胃故經云舊病未去新病又來藥作崇也標本者醫道之法則也多見醫者指人之肥瘦為標本若然則是臆本矣是何言歟今人名為瘵者古方謂之滯下滯者乃不利之義也今之痢字古方無之蓋利者不滯之謂傷寒法中之瀉證也義既不明則用藥大有徑庭矣况道聽途說無非臆論謂某人久痢百藥不效忽日思某物喫一餐而愈後人效之多致強為殊不知其滯下之積將盡腸胃之氣已清脾元頓回而一旦思食故食之而愈也世人云回痰勝服藥莊

子云既以為物欲服歸根不亦難乎蓋痰以敗津所結嚥入脾胃不復為津矣但毋令遠啞傷氣可也凡世俗之傳差誤用藥之士難明蓋傷寒者三日已前無汗惡寒不惡風傷風者三日已前有汗惡風不惡寒若不傳經則數日亦然已傳入內者肌膚不熱亦不惡風寒也壯熱者表裏實熱寒熱者或先寒後熱或先熱後寒寒熱往來者寒熱間作晝夜無定發熱者始終無寒有時作熱潮熱者日晡一作依時而至內熱者小便赤澀舌上白胎表熱者大小便如常亦不煩渴鬱熱者五內怫勃而不暢骨熱者坐卧如蒸鼻塞聲重不惡風寒身體不熱不痛者上壅肺實伏痰氣閉因風因寒因天色陰晴交變濕熱內鬱或涕唾稠粘而噴嚏或痰涎壅塞而氣急發作日久而不愈則亦能頭疼身痛自汗惡風寒也特小便多且頻元與傷風寒異矣舉世不明此證但見鼻塞聲重俗云傷風或云感冷或云風發古今方書不載其詳所以學者一例為人發表而肺氣愈實甚至有成水腫者有成肺癰者也亦有素稟者或有因風因寒而然者但無外證者並用清中理肺肺既停痰日久其氣不能衛護週身故有流汗如雨今人妄名虛汗誤

矣。虛汗乃傷寒病後虛弱動身汗出，不動身者不出也。此實肺壅而然，亦與傷寒自汗義標同而本異，不可發汗重泄真氣也。本草謂石膏者以體質如猪脂膏手擘可碎，並有束鍼紋，今之所謂軟石膏者是也。寒水石者又名凝水石，水寒而凝，即為水，故其堅白晶潔，狀若明礬，砂之質或有碎之而粒粒大小皆四方者，又名方解石，今所謂硬石膏者是也。又如鷲管石則似鷲翎管，馬牙硝則如馬牙，皆名物之義也。集錢氏小兒方者，以未師藥市為憑，則欠格物矣。雖誤無妨，蓋藥性大同小異，不可不別也。今人謂小便

白濁者為虛寒，蓋虛寒漏精則溲多而滑者是也。其少而頻澀而痛者，膀胱蓄熱而謂之五淋證也。世人云因顛倒而中風，乃是因中風而顛倒也。中古之世多以鍼砭補瀉，榮衛近代罕得正傳，故圓散之道大行。春秋至漢藥論兩水論，升唐宋以來始定以大劑，不過五錢，用水皆以甌盞，故藥劑大小甌盞淺深宜自消息，當以一盞為十分，煎去二三分，名曰七八分。若令用水二盞，煎八分者是該一盞八分，則誤矣。若煎成一盞中八分者，藥性過熱而無效也。此皆市貨之風，以多為貴，服餌之家以少為嫌，世人好術醫者

趨時習以成風，縱一齊人傳之，則眾楚人咻之矣。蓋訛舛之弊，實害養生好事者，不可謂古人皆賢而令人皆愚。且如方中云：狐臭者皆因腋腋下之毛為穢，氣入肺而然。試請驗諸腋氣者，曾拔腋毛否？且肺以鼻為出入之門，百毛孔竅皆為開闔之應，而獨於腋毛竅中入之耶？又曰：石藥須研極細，不然則為砂淋。石藥極細於脩合之法，理所當然。蓋沙淋自膀胱與溲同出，膀胱者溲囊也。其蒂著於小腸幽關之次，其尿泌而滲之，有出而無入也。使其有出有入，則清濁混矣。相襲之謬，愚萬一格物致知者推而廣之，則

名正言順而利己利人也。

公論

天下之情苦，乎似是非而非也。聖人之道一以貫之，故是是非非為君子之公論，是非非是乃小人之私心。明斯二者，則廢事成務。斯二者，則急務敗夫。藥之於病，如救頭然。俗諺相乘，則吾誰適從？大抵聖人立言不離金木水火土治病，不離溫涼寒熱濕故黃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對曰：地勢使然也。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

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踈理其病皆為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西方者金玉之城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其民華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形體其病生於內其治宜毒藥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水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從北方來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脂故其民皆緞理而赤色其病癰痺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故其民食雜而不勞故其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蹻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故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岐伯舉五方之俗發明九州之內高下之宜則一郡之間郊郭之異也風土寒燠不齊則隨方受氣唯疫癘時行之有差耳所謂四方之病則處處有之詎可以辭害義哉蓋道聽塗說疑似之間聖師答問不可戶曉假令有人於此病癰瘍疔腫者以東方砭石之法治之如今之火鍼之類是也病七情內疾者以西方

卷之三

養生論卷之四

九

毒藥之法治之如今之羌活大戟甘遂巴豆砒礪烏附常山等藥是也病寒積中滿者以北方之法治之如今之灸是也病癰痺者以南方之法治之如今之呼鍼刺是也病痿寒熱者以中央之法治之如今之呼吸按摩搖筋擺骨者是也所以察病人之勞逸踈密強弱之法也故王太僕註曰西方北方之有冷病則以熱方溫方之法而治之東方南方之有熱病則以寒方涼方之法以療之此即如經云以熱治寒以寒治熱以涼治溫以溫治涼之義也故岐伯曰假者反之此之謂也豈有浮薄之俗不學病發求水濟火之急需熱散寒之窘動之南北附會聖人所謂天下之南北執經迷旨誤衆傷生此東家之西為西家之東何足以知奧義哉且如江南楊豫之分豈無高陵山谷河北青薊之野豈無海濱污下養生之士當一振耳目之新首觀全文一段而後出入方宜異治循環標本後先據仲景扁鵲之通論則知余非好辯也試舉一二一日有士人聞一醫者之名則疾首人頰而怒曰此人可殺余將謂其有大惡行也遂從容扣之則曰惡其瀉人也再詢其所以且知此醫為人治傷寒大便七日不通譫妄狂亂法當承氣湯下之或

曰因瀉而死或曰不得瀉而死余即謂人曰法當下而下之下之而不愈者不可治也下之而不瀉者於醫何罪識者皆曰然也又余嘗過一人官之藥肆長揖就座未久即愀然謂余曰此人何故但用硝黃余即領應之徐徐問曰市貨之藥共有幾品醫官曰不過日用常行者耳余歷數大小麻仁圓三黃圓涼膈散碧雪紫雪之類而斯人躍然起座曰此等皆日消貨也余即一笑而別所謂硝黃果害人耶則宜市貨乎藥不害人耶則臨證用藥必有以也何其人我哉前所謂是非非是私心者是也紫蘇香附氣

藥之不可無者醫書以香附為婦人仙藥而御製熟水為上品沉香熟水次之近代以來不原本草藥性而妄加其過名曰耗氣謂某藥泥血某藥是吐藥某藥泥脾及其自用却稱其德謂本草云能散結氣者能滋榮衛者能治癰疾者能補虛勞者由是平地風波而致使病者在再為沉痾札蔡者矣又有一證齋牙之事不可不知昔有一富貴老人中風日久一日託相知數輩力有於余既至彼乃見日流列坐試問其故則曰十日不得便溲百法無效敢望料理余問服麻仁圓否主者曰連日所服不下二升矣余笑曰

可謂多乎哉利藥雖多內澀而後秘常用下取令作密兌礪阜茨細末於上內後部又令炒鹽研細用翎筒挑鹽末吹入水道中即時前後皆通溲如墨汁糞似鐵圓仍有薄糞津津然出殊未痛快則中有一不悅者余見機而變遂謀脫身次早轎馬疊至哀懇不已故再赴患者以兩手握余兩手於其胸而仰顧余曰某年老身肥不幸中風秘澀幾死昨以先生之故稍寬三分更乞用情遲則不濟也余令患家於市肆取益元散一小貼入瞿麥穗一捻許煎服未幾眾醫拂袖而去余出於掣肘也豈得已哉次早再招既至見

其內人喜曰夜來服藥後得小溲如墨汁半桶誅則大便津津之泄即止溲行瀉住藥之功也余疾聲應曰不然不然內有結糞阻之非比水瀉證也遂託故辭之次日不去忽甲醫至曰子之飄然誠為高尚今早患人小腹腫痛堪室無措未免乙醫諸子用滑石性寒而為冷氣痛也惶惶無以解紛眾醫慚退余即對甲醫詭罵乙醫曰愚不可及也夫中風便秘大堅大滿內外如灼五實之證備矣寒從何來此乃日前利藥攻透臟腑夜來小便頓通下部空闊則溲薄藥糞驟然注下其間結糞相雜磊塊聚於直腸宛轉

不行致使小腹腫痛也甲醫既退乙醫亦至備如甲醫之言予亦如對甲諷乙之說遂扣其所以則曰如子所論果得結瘻三二十塊藥費數升恬然無事別議招醫不勝悶抑故來相告遂別此段猥瑣即非是已非人蓋臨病活法方書不載醫者誆誑患家無斷碎訛錯綜之時未有以明決之者故書其畧以為不測辯惑之端養生者幸勿以為常論而忽之也

泰定養生主論卷之四

養生主論卷之四

泰定養生主論卷之五

論運氣

運氣者何十幹之五運十二支之六氣也五運也者木火土金水也故氣交變大論篇黃帝問曰五運更始上應天晷陰陽往來寒暑迎隨真邪相傳內外分離六經波蕩五氣傾移太過不及專勝兼并願言其始而有常名可得聞乎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是明道也此上帝所貴先師傳之臣雖不敏往聞其旨帝曰余聞得其人不教是謂失道傳非其人慢泄天寶余誠非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衆子哀其不終願夫子保於無窮流於無極余司其事則而行之奈何岐伯曰位天者天文也位地者地理也通於人氣之變化者人事也故太過者先天不及者後天所謂治化而人應之也帝曰五運之化太過何如岐伯曰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歲火太過炎暑流行肺金受邪歲水太過少陽火燔燥水泉涸物焦槁歲土太過雨濕流行腎水受邪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邪歲水太過寒氣流行邪害心火帝曰善

其不及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歲木不及燥乃大
 行歲火不及寒乃大行歲土不及風乃大行歲金不
 及炎火乃行歲水不及濕乃大行是故運氣有勝復
 勝復之作有德有化有用有變變則邪氣居之故非
 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邪則變甚正則微當其位者
 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
 子所謂歲會氣之平也是謂太乙天符非其位者歲
 不與會也土運之歲上見太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
 少陰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木運之歲上見厥陰水運
 之歲上見太陽所謂天之與會也一者天會二者歲

卷之三論天之與會也

會三者運會故大過而同天化者二不及而同天化
 者亦三故曰無失天信無逆氣宜無翼其勝無贊其
 復是謂正治熱無犯熱寒無犯寒以平為期故岐伯
 曰時必順之犯者治其勝也故犯熱治以醜寒犯寒
 治以艸熱犯涼治以苦溫犯溫治以辛涼養生之關
 繫正於此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
 起不可為工矣岐伯曰天氣不足地氣隨之地氣不
 足天氣從之運居其中而常先也夫五運之政猶衡
 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化者應之變者復之此生長
 化成收藏之理氣之常也失常則天地四塞故五運

生歲之紀各有先天後天正化之法太過不及鬱極
 乃發各待時而作故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
 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六氣也者風暑火濕燥寒也
 上以此六氣而為司天下以此六氣而為司地運居
 其中而為天地萬物安危之造化也故天元紀大論
 篇黃帝問曰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人
 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憂思恐論言五氣相襲而
 皆治之終暮之且周而復始余已知之矣願聞其三
 陽三陰之候奈何合之鬼臾區稽首再拜對曰昭乎
 哉問也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

卷之三論天之與會也

化之父母生終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故物
 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
 謂之聖夫變化之為用也在天為玄在人為道在地
 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為風在地為
 木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天為濕在地為土在天為
 燥在地為金在天為寒在地為木是故木火土金水
 神在其中而命曰少陰君火是為六氣故自歲前大
 寒至春分厥陰風木為初之氣春分至小滿少陰君
 火為二之氣小滿至大暑少陽相火為三之氣大暑
 至秋分太陰濕土為四之氣秋分至小雪陽明燥金

為五之氣小雪至大寒太陽寒水為終之氣而定於四序故曰終期之日周而復始者也居歲運之下而謂之司地歲運之上者謂之司天故辰戌之歲太陽寒水司天太陰濕土在泉卯酉之歲陽明燥金司天少陰君火在泉寅申之歲少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水在泉丑未之歲太陰濕土司天太陽寒水在泉子午之歲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巳亥之歲厥陰風水司天少陽相火在泉故天之六氣動而不息居於歲運之上故五歲而右遷以應地之五氣蓋大氣不加臨於君火而以六加五則五歲而餘一氣故右遷加臨相火也故曰上者右行以六蒼為一備級下者左行以五蕤為一周天餘而復會故動靜相召上下相臨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歲運於中位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陰陽更勝氣之先後人之壽夭生化之期乃可知人之形氣矣運氣所主民病治法古方一十六道備載於十三卷中其所謂以熱治熱無犯司氣以寒用寒無犯司氣溫無犯溫涼無犯涼之劑也若夫氣春病涼夏病寒秋病溫冬病熱則當依六氣本標內淫之法治熱以寒治寒以熱治溫以涼治涼以溫而平之司天之氣

有南政北政之異其詳以具脈論中大抵司天者主初之氣至三之氣司地者主四之氣至終之氣氣交互變歲運舉抑或和病上應五星中合五音下應五穀五味五虫歲物災疢生長化成收藏九宮分野所向不同災祥各異善推其方如指諸掌岐伯曰身半已上其氣三矣天之分也天氣主之身半已下其氣三矣地之分也地氣主之以名命氣以氣命處而言其病故上勝而下損病者以地名之下勝而上俱病者以天名之天氣主勝地氣主復無勝無復則無常數病衰迺止且六氣之運六勝也手足厥陰風水手足少陰君火手足少陽相火手足太陰濕土手足陽明燥金手足太陽寒水六脉外也與六氣相應則百病之所屬也故五運之與六氣猶六十四卦之於八宮也其為要道乎請試論之且以今歲泰定三年丙寅少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水在泉言之地氣擾動風迺暴舉木偃沙飛炎火迺流陰行陽化雨迺時應火木同德上應熒惑歲星民病熱鬱欬逆嘔吐胸臆不利頭痛身熱昏憤膿瘡聾瞶血溢衄衄噴嚏呵欠喉痺目赤善暴死如是諸証悉皆有之特隨方受氣微甚不同一家一身勞逸強弱之異故大暑前後暑

藥絕而棺木斷行有一村一巷同日暴卒一十七人
 少年者目見耳聞數千里之內莫不皆然至於洋海
 舟居之人亦不免其災厄况運居二六之氣之中歲
 水太過耶害心火民病身熱煩心躁悸是歲也則當
 治熱以寒無翼其勝以平為期也或者以熱用熱而
 犯司氣以致枉天矣悲夫已上歲時水旱民病藥謬
 衆共見聞此當歲司氣之驗也大抵運氣之用假令
 太陽司天之歲患者病少陽之證者只以少陽之法
 治之余皆倣此於是平運氣之旨醫工日用不可須
 臾離也粗工不得其傳家莫識斯誤併入此卷用
 曉後昆

論標本

標本者猶言枝幹也故素問云氣司天云標在上本
 在下蓋每歲司天六氣加臨於地之六氣之上也標
 本之義其用不一有六經之標本者六淫之來者謂
 之本六經之受者謂之標有化氣之標本者太陽寒
 水標熱而本寒是亦標在上本在下也陽明燥金不
 從標本而從乎中也少陽相火標本皆熱太陰濕土
 標本皆陰少陰君火標陰而本熱厥陰風木不從標
 本而從乎中也有內外之標本者皮毛血脉肌肉筋

骨謂之標心肝脾肺腎謂之本有醫人病人之標本
 者以醫人為標病人為本有五行制化之標本者風
 為標火為本有脈候之標本者手經為標足為本推
 而廣之則無所往而不在余故言標本者如長短輕
 重之權衡尺度也讀醫書而不明此則義無以通也
 治百病而不明此則無以識先後也况乎名實內外
 彼此之異散見諸書據方之士不得其傳而以為虛
 妄治則是也而其奈妄治何岐伯曰有其在標而求
 之於標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本故治有取標而得者

論標本

有取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故知
 逆與從正行無間知標本者萬舉萬當不知標本是
 謂妄行夫陰陽逆從標本之為道也小而大言一而
 知百病之害少而多淺而傳可以言一而知百也以
 淺而知深察近而知遠言標與本易而勿及此岐伯
 之嘆辭也又云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
 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中
 滿者治其標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
 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後生中
 滿者治其標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人有客氣

一第1028 丹黃參日華全書第 2 頁三句

有固氣大小不利治其標大小利治其本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喻如所感之病輕而變為重則治其標也所感之病重而別增微外之疾則治其本也病勢進退則標本互施矣

泰定養生主論卷之六

卷之六

八

泰定養生主論卷之六

論陰陽

陰陽之義其說有三有陰毒陽毒之陰陽有陰盛陽盛之陰陽有六經表裏之陰陽病在腑者為表三陽經也病在臟者為裏三陰經也陰盛陽盛者謂邪在表而惡寒謂之陰盛邪在裏而發熱者謂之陽盛所謂陰毒陽毒者陰毒則絕無一點陽陽毒則絕無一點陰又有陰中之陰者臟受寒邪也陽中之陽者腑受熱邪也藥性之陰陽者五苦為陰六辛為陽鹹味為陰淡味為陽又有上陽下陰背陽腹陰寸陽尺陰晝陽夜陰氣陽血陰以通義理之用若夫陰厥陽厥中風風癰等證之陰陽並屬表裏之陰陽也陰陽既明不可不知虛實

論虛實

醫書云虛虛實實損不足益有餘殺人也故虛實之義為醫工之關鍵繫病者之死生嗚呼流俗之士例以因病不實為虛而不以因虛而病病者為實醫書云寒之所湊其氣必虛虛久則實實者言病實也虛

者言衛虛而寒邪湊泊於膚理之間也既而衛氣又不能勝之邪氣傳入乎肌肉之分則其病也實矣故傷寒論云桂枝下咽陽盛則斃承氣入胃陰盛而亡蓋言以汗藥攻裏而以下藥攻表虛者愈虛而實者愈實是以曰當汗而下則死當下而汗則死也故當病實而宜汗宜下者為人因病不實為虛而不下不汗可乎攻其實者是救其虛者也若補其虛則是亦實其實矣此據方之士之通患也岐伯曰五虛者死五實者亦死五實者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齋悶五虛者脈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然則前後若止飲粥可入亦可回生前後不通齋悶者前後通腹脹減亦可回生其為濕病痼疾雜病人壯病重者可攻人壯病輕者易散人弱病輕者易調平人弱病深者先輕後重而取之標本不相得者已之蓋病為本工為標議論不合信聽不一則如之何其可也慎哉

論脈

脈者元和之氣象榮衛之安危也其道且於素問而其訣明於脈經前聖後賢推論詳悉無非楷式造進者可以知其大綱久學則庶幾融會故唐人許學士

云思慮精則得之吾之所解口不能言蓋自得之妙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矣必也圓機之士始能精到若夫庸醫粗工急急於勢利者奪志分心雖未明諸錯綜輕重之妙亦須於二十四道留意消息則不為病隱而不為心惑也蓋脈之於病不能掩其惡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得之於心發言為辭脈病相應標本相得病氣無不服古今脈訣精微言外之意則非道弘人夫七表八裏九道二十四脈各主諸證此學者之共知及乎浮洪相類弦緊似疑短與動同形結與代俱止若非平日用意體認臨證未免自惑至如浮

而帶弦或數或如乳如實之緊之洪以至於長短虛促者皆陽也以其浮為陽而帶諸陽也則所主諸證皆屬腑也乳實滑弦洪又帶如上脈氣者亦然也沉脈為陰而帶諸陰脈象病在臟也必矣至若沉為陰而帶諸陽則為易治浮為陽而帶諸陰則為治也頗難故經云陰病見陽脈者生陽病見陰脈者死又於失血下利暴泄證內脈細則生脈大則死蓋細雖陰脈而生衰弱病勢既衰故曰生也經無明文學者不可不知大抵學診脈者如學切字切字者母隨韻轉而韻歸於母若欲切字須先認其三十六字母真的

則切天下之字未有不識者倘或道字不正則所切
比皆訛矣切脉之法但體認二十四道脉形端的則於
諸錯綜之間自然心領意會若按圖索駿則畏首畏
尾妄意臆度則無繩墨譬如獵者詭遇雖日獲十禽
猶作者之所不取况司命之職乎百藝不精則不過
誤身惟醫不明脉則誤人性命或者三部九候尚不
知十二經證美為暑證云脉虛弱者熱傷形而氣
消燦此言久病暑氣則然暴病暑氣之脉與熱病同
經不盡言不可但據經而疑證也况人之脉氣往往
不同長人脉長短人脉短瘦人脉靈肥人脉深性偏
急者脉弦浮性明快者脉流利凶狠者脉動實慈祥
者脉和緩反此者不凶則吉不攝之人病輕脉重有
養之士病重脉輕忠厚之脉往來調暢詭譎之脉乍
浮乍沉其餘素稟暴變之不同指外盈虛消息鰕遊
雀啄代止之脉故名死證須知痰氣關格者時復有
之若非諸練駁歷未免依經斷病而貽笑大方也蓋
病勢消燦殆盡者其氣不能相續而如鰕遊水動屋
漏點滴而無常至者死脉也其或痰凝氣滯關格不
通則其脉固有不動者有三兩路亂動時有時無者
或尺寸一有一無者有關脉絕骨不見者或時動而

大小不常者有平居之人忽然而然者有素稟痰癆
而不時而然者有僵仆暴中而然者皆非死脉也又
岐伯曰必察四難而明告之者謂春得肺脉夏得腎
脉秋得心脉冬得脾脉其至皆懸絕沉畜者命曰四
逆又甲巳之歲二運南面論脉則寸在南而尺在北
少陰司天兩寸不應少陰在泉兩尺不應乙丙丁戊
庚辛壬癸之歲四運面北論脉則寸在北而尺在南
少陰司天兩尺不應少陰在泉兩寸不應乃以南為
上北為下正如男子面南受氣尺脉常弱女子面北
受氣尺脉常盛之理同以其陰氣沉下故不應指也
六氣之位則少陰在中而厥陰居右太陰居左此不
可易也其少陰則主兩寸尺厥陰司天在泉當在右
故右不應太應司天在泉當在左故左不應依南政
而論尺寸也若覆其手診之則陰沉於下反沉而浮
細為大故當知年之氣左右應見若不當沉而沉不
當見而見故經云尺寸反者死陰陽交者死也有病
熱而脉數按之不利乃寒盛格陽非熱證也有形證
皆寒而脉氣鼓擊於指下之盛者熱盛拒陰非寒證
也又曰病在中脉實堅病在外脉不實堅皆不可治
其餘斷病並無脉訣之法人能弘道得魚忘筌不惟

託身鳴家抑亦有處於采薪之憂也

論病

病之為言猶言並也邪正並行於榮衛之間則為病矣欲識其病先診六經察其表裏外六內七則風火暑濕燥寒之本定矣病者百疾之總名也六淫所侵者自腑而臟也七情鬱發者自臟而腑也病有專於表者有專於裏者有出入內外者大抵表裏即陰陽陰陽即臟腑臟腑即榮衛榮衛即血氣也血氣者正氣也病氣者邪氣也血氣不及者邪自外來則六淫之氣侵之血氣內使者七情諸證起矣故書云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蓋七情者孰能使之無惟智者制之而病常少而輕愚者縱之而病常多且重故素問云上工治未病中工治已病已病者六淫外感七情內侵六淫司天之時氣七情百病之所作氣本病形各有經證未病者望聞問切知其病之將作則迎而奪之也

泰定養生主論卷之六

泰定養生主論卷之七

論證

證者正也百病之名也名正則言順不然則望一男子皆可以檢方用藥而何以醫為蓋古之作者各自鳴家科目名義初無醫義後見受授執以終身開卷瞭瞭對病還迷故古人有云不怕不會醫只怕不識證今所謂證何也乃素問六氣百病之機是也不識此者雖汗牛充棟之方不足以供一朝之用然則方書無用乎孟子云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是故明六氣推標本者臨病觀色聽聲切脈三五同參則五運太過不及大氣司天民病仲景三百九十七法風火暑濕燥寒之標本雜證得矣

論治

既明運氣標本陰陽虛實脈病與證則治在其中矣岐伯曰病為本醫為標標本相得病氣無不服故五臟則論曰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惑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雖親戚兄弟亦無如之何況夫氣燭滔天聰明自用五神失位六賊內戕者不別賢愚薰

猶其器水炭同爐則吾何有於病哉是必六淫不侵
七情頓已聽信無惑鍼砭藥餌適宜而可以言治也
岐伯曰上古聖人雖作湯液備而不用中古以來道
德稍衰故服湯而愈病况今浮薄之世乎是以握病
機推標本者經云萬舉萬當據方藥迷標本者經云
是謂妄行蓋病者必謀於醫醫者必謀其術岐黃問
答醫之法也臨機應變醫之意也以意用法非妄意
也故望聞問切以知其內外淺深虛實而藏諸用則
四方中央之病於鍼砭藥灸按蹻之法正治反治標
本互施故經云此治之大體也若得其體則雖芣音
可以瘳疾失其體則雖金玉亦不能愈病故桂枝承
氣誤投則虛者愈虛而實者愈實矣可不慎乎故當
臨病之時深窮表裏是久是新聞問詳曲病之內外
藥之汗下應病即止不須過劑辛甘發散外邪酸苦
湧泄內病過則傷和未已者各依經證清利滲潤以
平為得如脉靜人病內虛之故攻之則峻補之則熱
宜禁宜忌定志寧神屏好惡養陰陽飲食入胃則穀
氣乃生也觀夫貪婪之士冒險無厭神明已去形器
孤立當斯之時雖巫咸扣鼓和緩操鍼於治何補哉
孫真人云有亡國之政者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此也

墳素治法聖師答問反復詳備唯其詳備故逆順正
反之義散在諸篇久學尚有經疑驟觀則未有不望
涯而退者既無措手足之地則於是乎競趨於雜方
而以熱犯熱以寒犯寒而莫知逆從正反之妙也今
舉其要庶使釋然素問云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是謂
四順反此者謂之四逆三部九候之脉春弦夏洪秋
毛冬石謂之從反此者謂之逆以寒攻熱以熱攻寒
謂之逆治逆其病氣而名曰正治也以寒治寒以熱
治熱謂之從治從其病氣而名曰逆治也故熱不遠
熱者辛甘發散之陽治六腑之淺邪也酸苦湧泄為
陰治五臟之深邪也熱因寒用者寒不納藥而熱劑
冷服也寒因熱用者熱勢拒寒而寒劑熱服也通因
通用者下利讞語脉實而數用大小承氣湯瀉結止
利也塞因塞用者胸滿惡食泄瀉脉虛而遲用辛甘
溫熱之劑開上補下也故曰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
使破積可使潰堅可使氣和可使必已病熱脉數而
按之不利者乃寒盛格陽則治以辛熱也形證皆寒
而脉氣鼓擊於指下之盛者為熱盛拒陰則治以寒
涼也外似其從而內實逆治其餘四序治法熱無犯
熱寒無犯寒溫無犯溫涼無犯涼故寒者熱之熱者

寒之溫者涼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潤之急者緩之堅者與之脆者堅之衰者補之強者瀉之岐伯云亢則害承廼制制生則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故知風病至極則似燥金之證而絛揭燥澁熱病至極則似寒水之證而戰慄厥逆土病至極則似風木之證而濕鬱熱發金病至極則似二火之證而為三消癰疽瘡瘍水病至極則似濕土之證而為附腫肉泥故推本至標則知其元從標至本則識其所承故醫不惑於證病不惑於藥則可與言治矣故辯證在於六氣六氣在於六脉故曰内脉外色色脉之道審察之要也除六經傷寒有標本化氣定法其餘風火暑濕燥寒並以六氣為本百病為標治標無翼其本治本必推其標以寒治熱之方寒藥為君甘苦為臣酸為之使以熱治寒之方熱藥為君甘溫為臣苦辛為使奇方君一臣二君二臣三大劑佐使至於七與九偶方君三臣六大劑佐使至於八與十補上治上奇偶方制以緩且少而數服補下治下奇偶方制以急且多而疎服急者氣味厚緩者氣味薄奇之不去則偶之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故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治溫以清涼

而行之治清以溫熱而行之以順病氣也汗藥不以奇下藥不以偶取用古方者以此為式對證族藥者秘訣云君多臣半佐使者三之一寒溫熱涼有毒無毒之藥各以對本氣者為君佐君者為臣應臣者為使此非本草藥性之君臣佐使也今更采集問病機司屬六氣百病及處方對證之法用為醫學通例

風屬本標
足厥陰風木肝膽之氣為本
諸暴強直支痛痙及裏急縮及諸瘵眩為標
治法 經云風淫於内治以辛散佐以苦以甘緩之

以辛散之
熱屬本標
手少陰君火之熱真心小腸之氣為本
諸喘嘔吐酸暴注下迫轉筋小便渾濁諸脹腹大之如鼓癰疽瘍疹瘰氣結咳吐下霍亂脊背腫脹鼻塞衄衄血溢血泄淋悶身熱惡寒戰慄驚惑悲笑譫妄衄衄血汗及諸痛痒瘡瘍為標
治法 經云熱淫於内治以鹹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發之
濕屬本標

足太陰濕土脾胃之氣為本

諸瘕強直積飲痞膈中滿霍亂吐下體重肘腫肉如泥按之不起及諸濕腫滿為標

治法 經云濕淫於內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

火屬本標

手少陽相火之熱心色絡三焦之氣為本

諸熱瘡癩暴瘖冒昧躁擾狂越罵詈驚駭肘腫疼痲氣逆衝上禁慄如喪神守噤嘔瘡瘍喉痺耳鳴及龍嘔涌溢食不下目昧不明暴注暈惡暴死為標

治法 經云火淫於內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發之

燥屬本標

手太陰燥金肺與大腸之氣為本

諸澁枯涸乾勁皴揭氣瞖鬱病痿為標

治法 經云燥淫於內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苦下之

寒屬本標

足少陰寒水腎與膀胱之氣為本

諸病上下所出水澄澈清冷癥瘕癰疔堅痞膈滿急

痛下利清白食已不飢吐利腥穢屈伸不便厥逆禁固及諸寒收引為標

治法 經云寒淫於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瀉之以辛潤之以苦堅之

泰定養生主論卷之七

秦定養生主論卷之八

逸本

類方叙畧

古今方書皆以風為百病之先者蓋一年六氣厥陰風木為物火暑土金水之勢為之次也養生主論既以夫婦為先則當自婚合孕育嬰幼童壯衰老次第類方庶與前後桴鼓相應至於傷寒疫癘惟載六經常用調理數法五運立歲六氣司天各具時行民病之治然後備述痰證一條陸續內外應用有驗之藥倘未足用更采名方依本治標無真其勝無替其復以平為期更能推步精微則自然縱橫妙用

婚合門

戊巳圓 治新婚男子女人素稟虛寒滑泄飲食無味肌肉不生多睡少寤終日昏蒙夜多異夢畏寒喜熱喫食嘔吐清水狀如翻胃養脾開胃滋血氣長肌肉化精益髓補暖丹田老幼當人皆可服之

- 茴香三兩 揀淨 甘草一兩 浮椒五兩 揀淨
- 人參一兩 白朮二兩 硃砂半兩 細研
- 白茯苓三兩 去皮 香附子三兩 炒 去毛

右為細末生薑汁打糊為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圓空心食前白湯送下日二服

腎氣圓 治男子素稟虛弱或病失將理五損六極等傷駐顏益壽溫補下元

- 生地黄八分 肉桂三分 白茯苓四兩 去皮
- 澤瀉三分 大附子三枚 去皮 四分 乾山藥四分

右為末煉蜜為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圓溫酒

如聖丹 治婦人赤白帶下月經不來不能成孕

- 白礬 蛇牀子

右二味等分為末醋糊為圓如彈子大臘脂為衣薄綿裹留綿帶六尺許打一大結長留在後只以綿裹藥圓深入玉戶中定坐半日熱極再換大抵月水不通赤白帶下多因子宮不潔服藥難效下取易痊又且效速而無傷臟氣明理信士自識其要也

當歸散 治婦人月經將來或將盡前後數日腹痛

- 當歸 玄胡索 沒藥 乾紅花

右等分為細末溫酒調下二錢日再進

蠶沙散 治血山崩

蠶沙不拘多少揀淨

右一味為末每服三錢溫酒調服

又方貫衆去鬚毛剉碎每服三錢酒煎服立效

雙和散 治一切大病之後虛勞乏力補血益氣

黃耆 熟地黃 當歸 川芎

肉桂 白芍藥 甘草

右為改咀每服四錢水一盞薑三片棗二枚煎七分去滓溫服男子婦人同法

龍甲地骨皮飲 治病後食力未復邪熱未除房勞

養性論卷六

唐損及一切骨蒸盜汗服之即效男女皆可服

龍甲 秦朮 柴胡 枳殼

知母 當歸 地骨皮

右七味等分共為改咀每服三錢至四錢水一盞

薑三片烏梅一箇桃柳頭各七箇煎七分去滓空

心午前臨睡各熱服滓再進並已色慾貪婪酒醋

魚腥燒炙前焯芋頭山藥熟麩胡椒性熱等物童

男室女同法不禁忌雖效亦為徒然此藥親用三

十餘年入口即效以瘥為度不拘年月久服成功

孕靈圓 治婦人子宮久冷無子

杜仲 大附子 石菖蒲 秦朮

細辛 苦桔梗 川牛膝 厚朴

半夏 肉桂 沙參 川椒

右件並為末煉蜜為圓如梧桐子大空心溫酒下

五圓午前再服漸加至三十九一月後見驗此

藥親用多效

坐宣散 治婦人血氣不壯子宮不潔月水不調成

赤白帶下不能成孕或孕而半產不收者

硃砂三錢 枯白礬五錢 紫葳乾者二錢 大蘇三錢 小蘇一錢 山慈姑乾者一錢

當門子一錢 猪牙皂角木小錢

右件為末和勻研一半同猪猪肉二錢重細研入

藥末在肉再研令極細如泥用細蜜輕生絹一二

尺以一頭縫作一小囊兒長五寸許大如食指以

肉藥盡入於內緊實以線縫口餘絹尺餘打一大

結令婦人內玉戶令深留一大結餘絹在外勿令

縮上為言即坐半日許勿動身仍先用舊布帛盛

之俟其惡水自下未下日夜再用以効為度未效

用前半劑更自消息方便然後多服增損四物湯

及大黃膏則自然孕成無傷一切赤白帶下諸藥

不效皆宜大黃膏方見孕育門

增損四物湯 治婦人稟受虛弱或月水過多或血

少氣多火服駐顏勻經養陰或胸脇膨脹腹中疝

痛經水愆期崩傷漏下面色青黃安胎止痛補虛

益血胎前產後暴患久疾婦人室女並皆治之

當歸 洗去蘆 熟地黃 酒浸 白芍藥

芍藥 四味等分

右四味名四物湯入地骨皮牡丹皮白朮名增損

四物湯下血不已者更入黃芩每服四錢水一鍾

煎八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候日三服

假鼠蠹湯 治男子大病新差女感而病者名陽易

燒視散 治婦人大病新差婚合男病者名陽易 並見傷書

三分湯 治婦人室女月事不調寒熱往來痰嗽虛

損狀若勞證遷延歲月不能成孕勻經消痰去熱

和表裏養陰陽倍飲食

小柴胡湯 方見傷寒門

四物湯 方見上右二藥內加白朮

右件每服四錢水一盞薑五片棗一枚煎八分去

滓食前食後各溫服

滋血湯 治婦人勞傷過度衝任氣虛不能約制其

經崩中暴下或鮮或瘀連連不止淋瀝累月形羸

氣劣困乏之極並皆治之

赤石脂 海螵蛸去殼 側柏 去枝已上

右為細末每服二錢熱飲調下不拘時候一日連

進三服功效如神平生多用有准仍服增損四物

湯滋榮養衛如因七氣所傷血無以攝而崩者兼

服後藥

分心氣飲 治男子婦人一切氣疾或臨食憂患或

事不遂意喜怒哀樂之情停留不散心胸痞悶脇

脹腹滿噎塞不通噫氣吞酸嘔噦惡心頭目昏眩

四肢無力口苦舌甘飲食減少大便或秘或泄但

是男子婦人因氣致生諸疾者除本科醫治外並

用此藥升降陰陽調順膈膈常服尤妙

陳紫蘇 帶梗 羌活 洗去 半夏 洗去

桑白皮 肉桂 去粗 青皮 去白

大腹皮 陳皮 赤茯苓

川木通 去節 赤芍藥 赤甘草 已上各

右為吹咀每服四錢水一盞薑五片棗二枚燈心

二十葉煎七分去滓食後溫服

孕育門

安胎飲 治胎動不安下血腰腹疼痛四肢沉重懈
怠及妊娠一切疾病並皆治之

當歸洗

川芎

人參去蘆

白芍藥

白木去蘆

甘草去皮

阿膠炒

熟地黃

黃耆

白茯苓去皮

桑寄生

右等分爲咬咀每服四錢水一盞煎八分去滓温
服食前日再進

膠艾湯

治妊娠將攝失宜胎動不安腹疼下墜或
勞傷脫絡漏血腰痛悶亂或因損動胎上搶心奔

齊生主論卷之六

衝短氣及因產乳衝任氣虛不能約制經血淋漓
不斷延引歲月漸成羸瘦

芎藭二兩

阿膠剉碎令黃

甘草炙二兩

艾葉微炒

當歸去蘆

白芍藥四兩

熟地黃酒浸再

右爲咬咀每服四錢水一盞酒半盞煎八分去滓

熱服空心食前日夜連進

榆白皮散

治妊娠曾因胎漏去血或因臨產驚動

太早穢物先下致使胎胞乾燥臨產艱難並宜服

之取效爲度

榆白皮

葵根

瞿麥名一兩

川木通

大麻仁去殼

牛膝去苗酒浸

右爲咬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煎八分去滓温服

滑胎枳殼散 治胎孕一切惡疾滑胎易產妊娠至

五月已上者當服養胎益氣安和子臟

枳殼去穢

甘草炒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空心食前沸湯調下日二服

黃芩白朮散 治婦人內熱胎孕不安神妙

白木去蘆

黃芩去腐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二大錢至三錢當歸一撮同煎數

沸去滓不拘時候温服日三進能護胎清中消痰

進食

枳殼檳榔圓 治妊娠癥瘕瘕塊及二者疑似之間

者久服能養胎氣消散癥瘕調經進食

枳殼

檳榔

黃連

黃柏

黃芩

當歸

阿膠

木香

右爲細末水和圓如梧桐子大不拘時温飲下三

十圓日二三服

三物湯 治孕婦下痢膿血赤白

白木

黃芩

當歸

右為咬咀每服三錢至四錢水一盞煎八分去滓
食前溫服日夜三次服嗽者加桑白皮食後服之
百花散 治孕婦咳嗽不止

黃柏 桑白皮

右二味為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糯米二三十粒

煎七分款冬花燒存性灰為末五錢入前藥調勻
食後臨睡溫服

獨勝散 治孕婦瘧疾

帶皮老生薑

右淨洗薄切搗爛取自然汁一中盞用紗帛窰定

露一宿發日天將明時分攪勻頓服之立效男子
亦可服

護胎法 治孕婦一切有熱內外諸證

伏龍肝 井底泥

靈根湯 治孕婦傷風寒頭疼身痛發熱或自汗或
無汗但在表不渴者並宜發散

九節菖蒲 蒼朮 甘草

右三味上二味各一錢半甘草一錢共四錢作一
服水一盞薑五片棗一枚煎八分去滓執服滓連
進蓋被取微汗入帶鬚葱白一根同煎尤妙一切

男子老幼皆可服之

小柴胡湯 治孕婦表裏不解或表解後內

熱不除或寒熱不除或寒熱往來並宜服之

佛手散

當歸 川芎 洗二味等分

右咬咀每服四錢水一中盞煎令泣欲乾投酒

一大盞只滾一兩沸去滓不拘時溫服口噤者灌

之滓連進未效再服胎好者母子俱安胎傷則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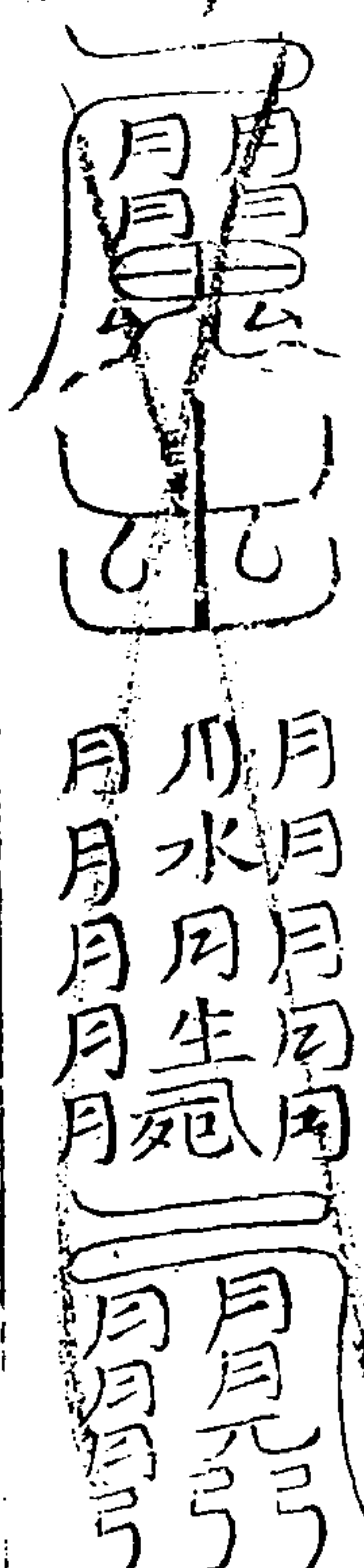
便分解此藥其妙不須他求又治出牙根金瘡小

產一切去血多昏運欲倒者去水酒煎多服為效

治橫生用草麻子二十粒去殼爛研剝去頂髮一錢

大厚敷須臾覺正則去之却敷脚心自然順生也

備生靈驗神符



右件靈符細研生硃書於黃薄連紙上每遇產婦
將坐草時就燈上燒作灰不可零碎了急投於盞
中熟湯調化如法至誠服之神效

蒲醋膏子 治新產壓血逐敗滋新余製此藥治血
神效又非黑神散之可比也月內每日一二服尤
良及療一切惡露與血積

右葵米醋令稠和藥成膏每服一彈大食前醋湯
化開服如圓服日久乾硬者微嚼破醋湯下
飲陰法 治新產後產門不合
新石灰 半升先放在脚盆內

右用沸湯衝入乘熱於上薰之俟溫用手掬清者
沃淋之未效日再用

烏金散 治產後一十八證
烏金子 即大烏豆 肉桂 去粗皮 當歸 去蘆洗

直蒲黃 木香 青皮 去白
血餘 燒髮也 赤芍藥 紫葳 柳麥膏

皂莢 燒存性 大薊根 小薊根
鷺退 紙燒存性 棕毛 燒存性 乾紅花 一兩

川烏 一箇 生用 硃砂 少許 細研 血竭 少許 細

右件一十八味除灰藥等別研外並為細末入研
了藥一處和勻每服一錢生薑湯或芍藥或麥麥
花煎酒調下其者日夜三四服忌鷄猪魚羊一切

生冷油膩粘滑等物

產後一十八證病狀歌

第一胎死生不下

因纏熱病近經旬吐執蒸胎子有逆臍下痛時看項
刻口中沫出命遂巡唇青甲黑推三命眼瞤筋抽喚
四隣賴有烏金功力妙酒調三服却安神

第二產難

腸痛連明至夜時醫人無路救難危千般湯飲施無
計萬種書符效驗遲痛楚徹心何法免昏迷忍苦沒
人知試將酒服烏金散必定平安更莫疑

第三胎衣不下

子路衣猶在腹中居家愁悶一心同須知血返衣間
聚結脹衣囊在子宮摸腹無醫行取次無過黑藥有
神功連將溫酒調三服須臾血散自然通

第四產後眼花

血犯肝時眼見花誰人不道是風邪狂言似鬼安知
次亂語如神莫測涯恍惚情知看不定警忙愁慮恐
悲嗟只消三服烏金散定保全生不是誇

第五產後口乾心悶

因傷熱物口還乾積聚心頭悶不安迷悶昏沉遭敗

熱驚忙困乏有憎寒唇乾口澀咽喉急噎吸神情語較難性命斯須看必盡烏金試服兩三錢

第六產後寒熱似瘧疾

敗血流經毒一般腑羸臟氣變多端殘紅痛血連心肺擊逐風邪即入肝頭痛腰疼身壯熱口乾體戰更憎寒神功自有烏金散入口逡巡便自安

第七產後敗血入肢浮腫寒熱不定

血氣油然又入肢皮膚脹悶欲何為還因壅滯三焦出積惡功尋五臟衰出氣喘鹿加荊蒞血腸均熱莫能知神功自有烏金散解救臨危保不疑

第八產後血邪如鬼神顛狂言語無度

言辭無度豈堪聞親眷來看尚不分無事向時神鬼使空中瞻見道神君時時喘息多煩悶往往憎寒敗血逆發動風魔綠氣血烏金頻服命長存

第九產後失音不語

失音不語有何逆敗血流連損人羸瘦過時如本患參差性命必沉淪滿胸奔注失方寸流塞心王悶五鬼莫喚中風邪作氣烏金三服定通神

第十產後腹痛

腹中疼痛幾千般噎吸精神語不安冷水熱茶為動

病分飛相擊血餘殘朝朝米穀無消化日日虛羸五臟寒自有烏金收篋內須知療病不為難

第十一產後百節酸疼

百節酸疼胸脇開血流無處不經來或時癱腫人難辨疼痛猶如百刃摧迴轉舉身無處忍四肢抽縮叫冤哀只緣五臟皆虛弱服取烏金命不衰

第十二產後敗血似雞肝

頻頻惡下似雞肝日食辛酸療更難腹痛收如刀疔刺虛羸四體熱兼寒有時奔注常煩絕恍惚昏沉命轉難但進烏金三兩服立時見效保全安

第十三產後咳嗽寒熱不定

餘殘敗血積成逆性命須更慎殺人多因熱麪來相擊往往憎寒喘息頻虛乏昏沉長在枕形骸常被痛纏身如何不遇烏金散便是泉臺下世人

第十四產後胸脇氣滿嘔逆

腸中血敗已成痾氣喘奔添嘔逆多惡物傷脾衝胃膈遠心虛氣汗流戈憎寒頭痛兼口苦兩脚如劍豈奈何若要氣消除脹悶烏金功力更無過

第十五產後小便澀

血入腸中誰得知小便赤澀大便遲乍寒乍熱頭流

汗顏若芙蓉向日暉花發目前如碎錦絲懸手足亂
擦衣須更待服烏金散莫信凡愚取次醫

第十六產後舌乾鼻中血出繞項生斑

繞項斑斑血點初漸凝殘血逆流餘敗血橫流傷七
竅口鼻經過似決渠難結四體黃似赤不然如壓上
皮膚若能更戀人間住服取烏金命必甦

第十七產後腰疼如角弓

目澁腰疼困復眠多因敗血致如然此狀緣由邪血
入昏沉恍惚睡綿綿牙關緊處筋還急腰脊攣時手
脚攣世號多風蕪血耗烏金服取效能全

第十八產後喉中如蟬聲

喘息喉中不可堪血傳膈熱相蕪頑涎與血相搏
擊來往徐徐漸漸添富實此時何所戀親姻滿座不
相瞻神功自有烏金散靈驗難思不再三

余嘗食此劑所在濟人歷有年矣但古方元有京蟲
水蛭鯉魚皮余平生不忍用肉藥由是以太薊小薊
紫葳代之又去芫花巴豆而入蠶故紙血竭別撰醋
煮大黃膏臨證加減妙不可言自得之妙未嘗語人
今既集方故盡發此秘
醋煮大黃膏

錦紋川大黃不拘多少米泔浸經

右一味用陳年米醋酌量多少熬成稠粘旋入大
黃末不住手攪令極勻以磁器貯之紙糊封口毋
致蒸發臨用量輕重虛實入在烏金散內服之人
壯病實者半彈子大已下漸少或以膏子圓如小
彈子大或如圓子大或如皂子大陰乾收之密器
臨用旋看虛實以一圓令患人嚼破以烏金散送
之或以熱醋浸化入藥服之如尋常產後內熱惡
露作痛俗名兒枕痛者及大便不利秘結者並煎
四物湯浸化一圓同服如發寒熱如瘧內熱者煎
小柴胡湯浸化一圓服之未效者再進並不損人
大能活血蕪穢潤燥清神開胃倍食兼男女老幼
血疾除傷寒大病表未解者一切服之如神

養生理論卷之八

養定養生主論卷之九

逸本相經

嬰幼門

小兒變蒸俗云長意又云牙生骨長

嬰兒初生至三十二日為一變生癸腎臟氣屬足少

陰經

六十四日為二變一蒸生壬膀胱腑氣屬足太陽經

九十六日為三變生丁心臟氣屬手少陰經

一百二十八日為四變二蒸生丙小腸腑氣屬手大

陽經

一百六十日為五變生乙肝臟氣屬足厥陰經

一百九十二日為六變三蒸生甲膽腑氣屬足少陽

經

二百二十四日為七變生辛肺臟氣屬手太陰經

二百五十六日為八變四蒸生庚大腸腑氣屬手陽

明經

二百八十四日為九變生巳脾臟氣屬足太陰經

三百二十日為十變五蒸生戊胃腑氣屬足陽明經

外心胞絡為臟屬手厥陰經三焦為腑屬手少陽經

二者一臟一腑俱無形狀故不變不蒸也

前十變五蒸已訖又有三大蒸相繼於後

六十四日為一大蒸計三百八十四日

又六十四日為二大蒸計四百四十八日

又六十四日為三大蒸計五百一十二日

直至五百七十六日變蒸俱畢兒始成人所以變者

變換五臟也蒸者蒸養五腑也故血脈方榮骨脈

始長情性有異故當蒸變之時嘗見兒子唇口微

腫如卧蠶形或如珠泡子者是也即必與乳食不

可妄投藥餌亦不可近火拜鍼灸但俟其候自過

則安好也

變蒸唇口形狀

變生五臟 上唇有白珠泡子身熱驚悸或嘔噎

變生五腑 上唇微腫如卧蠶身體頭面熱或乍涼口鼻變氣

蒸主其表 吐逆脈亂汗出時驚多夜啼始得一日至十三日變蒸訖

三通主 唇口乾燥咳嗽悶亂噎氣腹痛及

大表裏 身體骨節皆疼或目上視時驚悸

如上證形並如前說不可妄作病治大抵人生不問

貴賤人人必須如此變蒸然後成人世人不識皆曰

見病貧者不治不妨富貴者治之所以誤也但知病

變多端甚至不救者有之矣逐一扣前日數的非變
蒸之時然後隨證服餌始為穩當

乳哺法

小兒百日内或嘔吐乳汁或瀉青糞者

少壯婦人乳汁一盞 丁香十枚

陳皮 去白一合

右三味用磁器於慢火上煎二十沸去滓乘兒
饑時溫服未效再服乳汁前所服之量兒大小一
盞作五次進

養子十法

一要腰背暖則不傷風寒咳嗽嘔吐胸滿憎寒

二要肚暖則免腸鳴腹痛嘔噦泄瀉等疾

三要足暖則寒氣不傷脾胃

四要頭涼則頭顛腫起頭縫開解頭瘡目疾

五要心胸涼則免口乾舌燥顯紅面赤喘呼驚掣

六者精神未完勿看非常異物牛馬蹄跳羣獸縱橫

大聲戲嚇之事

七者慢驚多因母食生冷滑腸動氣之食及餵冷乳
氣如傷兒脾胃或因變蒸之時服涼藥或妄投汗
劑或宣泄食積或用凉水繳口過多寒傷其胃及

其吐瀉發搐或誤服急驚涼藥

八者嘔如糞色青多因兒啼號氣噎未定便喫乳汁
氣如相搏致傷脾胃

九者不可頻服單劑生硃輕粉墜痰藥內合和不妨
十者因煩洗浴生赤白丹毒

保養嬰幼法

喫熱 喫軟 喫少 頻揉肚 稀洗浴

忍三分寒 喫七分飽病自少

喫冷 喫硬 喫多病常魔

不宜服涼藥者七證

足脛冷 服虛脹 香青色 面晄白 嘔乳食

眼珠青 脈微沉并虎口紋青黑者

不宜服熱藥者七證

足脛熱 兩頰紅 大便秘 小便黃 渴不止

上氣急 脈緊數并虎口紋紅紫者

小兒疹痘瘡三者形候

小兒疹痘瘡三者輕則名疹重則名瘡痘如豆狀此
三者皆由五臟六腑皮膚筋肉氣血骨髓等處胎受
穢液之毒人人有所不免各稟輕重不同故借語謂
天瘡其始增寒壯熱身體疼痛狀若傷風傷寒特眼

慢鼻辣多噴嚏耳輪冷即其證也或好或惡作休不
常大槩如此亦有輕重不等若疑似之間唯可以輕
輕發散服升麻葛根湯如是風寒即便解利如是痘
證元不相妨今人訛傳但是痘瘡即用此藥則誤矣
余遍覽古方小兒一科少得專門雖有專書則於嬰
幼瘡痘疹候往往自惑况用藥一差死不復生於是
不敢試用晚得宿州陳君手集嬰幼攝養痘瘡疹方
詳備有法證有驗每濟人一如方所說今及三十載
矣起死回生端如反掌其方不多准東浙右有印本
但未能廣傳於世今撮其精粹要妙類入此卷用為

全書然則此方皆治痘瘡表裏不足者耳又有名醫
用硝黃為末者皆治瘡瘰表裏毒氣太過者也養生
者不可見其用藥相背而惑之余并書於此以曉後
昆余見一種毒移頭面遍身渾如朱砂始出即成一
片不分箇數悶亂煩躁大便鮮血日夜無度又見一
種毒痘出至十二三日口鼻閉塞氣無出路耳眼亦
然漸次口鼻清血黯水迸然而出此二者固為死証
如敢以硝黃下之則或可回生倘一疑慮則禍不旋
踵里俗云痘瘡不可服藥者又為一蔽詳說于后
痘瘡不用服藥例

嬰幼痘瘡始出之時及未出之前大便如稠黃小便
如常或發驚或不驚渾身壯熱或進退溫熱三兩次
其瘡透快根紅頭蠟色次第肥滿自見瘡為始至七
日皆次第成膿胞七日後次第收斂乾淨至二七日
後次第成靨續續剝落別無他候者並不用服藥

痘瘡合用服藥例

嬰幼痘瘡將出之先無故泄瀉或因發熱而俱服發
汗藥或清涼解利藥或不因俱服諸藥但將出至已
出已出至退剝始終如有痒塌搖頭咬牙腹脹氣促
渴瀉寒戰及瘡出不透快或正出忽然平隱不發或

瘡痘灰色或過一臘後不能成泡或成泡至第三臘

不能結痂或膿或血或濕或爛或九竅閉塞皆有表
裏虛實之分並宜急急對病選方用藥救療不可展
轉商量則緩不及事也余平生所用實效不敢以此
悞人性命亦不可略服少許即慮藥熱中輟其事必
如方說以效為度如欲事神亦不可廢藥如神言不
許服藥即是誣妄腥臊馬蒙之言非真神也至祝至
祝

嬰幼痘瘡輕者

作三次出 大小不一 頭面稀少 眼鼻中無

根紅頂黃 肥滿光澤

嬰幼痘瘡重者

一發並出 身溫腹脹 頭溫足冷

灰白色 稠密 瀉瀉

嬰兒痘瘡輕變重者

先曾瀉 飲冷食冷 不忌避 服涼藥

行房事 燒香 飲酒 穢氣觸冒

嬰幼痘瘡重變輕者

避風寒 常和緩 忌食辛 不瀉瀉

大便稠 急服藥

欲治痘瘡證候當分表裏虛實

治裏虛者十一味木香散

治表虛者十二味異攻散

治表裏俱虛者二藥兼服

嬰幼痘瘡五種不治證

瘡場寒戰咬牙瀉瀉不止

瘡紫黑色喘渴不寧

灰白色頂陷腹脹喘渴

頭溫足冷悶亂飲水

咬牙氣促泄瀉煩渴

此五証各犯二三者急急依法用藥則尚可回生

痘瘡未出已出之間或瀉瀉或腹脹或氣促謂之裏

虛速與十一味木香散以和五臟之氣

痘瘡已出之間其瘡不光澤不起發根窠不紅謂之

表虛速與十二味異攻以助六腑之氣二証兼有

則二藥兼服

痘瘡將出已出之間其瘡不光澤不起發根窠不紅

或瀉瀉或腹脹或氣促是表裏俱虛速與十二味

異攻散送下七味肉豆蔻圓以救臟腑表裏之虛

痘瘡始出一日至十一日渾身壯熱大便稠黃是表

裏俱實也其瘡必光澤又起發又肥滿又易靨而

無損傷也

大抵痘瘡發熱口乾煩渴不止者以不可食红柿西

瓜柑橘水蜜清涼劑總有所犯即成變壞也倘曾

有犯急依前表裏之藥救之

痘瘡未見先覺發熱進退疑似之間只服升麻葛根

湯輕輕鮮利如見瘡後一切諸証並一不可用

痘瘡如經瀉後津液內耗血氣不榮瘡雖起發必不

能靨急服表裏之藥以救之如身溫腹脹咬牙喘

渴不止者難治

痘瘡四五日大便不通者用肥嫩雄猪胰一塊白水煮熟如豆大或如皂子大與兒食之腸臟自潤瘡痂易落切不可用涼藥宜利為害

痘瘡六七日後身壯熱不大便麻紫盛者與三味消毒散大便得利即止

痘瘡至二三日如粟如黍如菽豆大小不等漸漸似水珠光澤明淨者佳

至四五日瘡根仍紅明爭成泡者輕獨亦無害至六七日頂陷灰白色瀉瀉者重急宜服藥如身溢氣促口乾腹脹足指冷俱全者難救急服藥

至十日十一日瘡乾欬成痂漸漸退剝也若當醫者及腹脹煩渴者切不可與水蜜冷物喫之轉瀉而死者急用十二味木香散救之如欲屢屢屢之間頭溫足指冷或腹脹瀉瀉氣促或搖頭咬牙等證速與十二味異攻散救之或與木香散間服更加丁香散粒為妙或於異攻散內更加木香當歸以救陰陽表裏緩則不及事

至八九日瘡長足肥滿蒼蠟色者輕如寒戰悶亂腹脹煩渴氣急搖頭咬牙俱全者難治急服藥至十二三日瘡痂已落其瘢猶黯或凹或凸肌肉

尚嫩不可澡浴亦不宜食炙煨五辛性毒之物恐傷腹中痘瘡如有翳障宜服穀精草散

若瘡靨之後身壯熱不止別無他證者服六味柴胡麥門冬散不住者服七味人參白朮散

若瘡靨之後身壯熱大便堅實或口舌生瘡或咽喉腫痛皆瘡氣餘毒未盡服四味射干鼠粘子湯如未愈七味人參白朮散

若風熱咳嗽咽膈不利者服三味桔梗甘草防風湯如未愈服七味人參白朮散

若涕唾稠粘身熱鼻乾大便如常小便黃赤者服十

六味人參清膈散如未愈者七味人參白朮散若痰實壯熱胸中壅悶大便堅實則喘急者服五味前胡枳殼散

若前後誤飲食水蜜冷物瘡痂遲落或生癰腫鍼之則成瘡蝕瘡膿水不絕甚至面黃唇白以致難愈者蓋因冷濕損脾津液不生榮衛澀滯氣血不能週流凝結不散故瘡痂難落身生癰腫也故陽盛則補陰木香散丁香官桂陰虛則陽虛異攻散加木香當歸

若身熱小渴者六味人參麥門冬散治之不愈者七

味人參白朮散

若身熱大渴者。七味人參白朮散治之不愈者。服十
一味木香散。

若腹脹渴者。或瀉渴者。或足指冷渴者。

或驚悸渴者。或身溫渴者。或氣急咬牙渴者。

或寒戰渴者。或身熱面眈白色渴者。或飲水

轉渴不已者。已上九証。即非熱也。乃脾胃肌肉

虛損。津液耗少故也。並宜服十一味木香散。如不

愈者。更加丁香官桂。及煎服丁香攻裏官桂攻表

表裏俱實。而瘡不變壞也。

朱生論九

十一

木香散性溫平。能和表裏。通行津液。津清上實下扶。

陰陽之藥也。治小兒腹脹瀉渴神效。

異攻散能除風寒濕痺。調和陰陽。滋養榮衛。使痘瘡

易出易斂。此宿州陳君世用之方。今士大夫之

家無不知其神驗者。余用之。亦有年矣。士庶養生

毋自惑之。其為累驗如神之事。不再布。

痘瘡若痒難任。搔之成瘡。或膿或血出者。宜用敗草

散。疥之。此物經阴阳霜雪露雨之靈氣。善解瘡毒。

收膿。參濕斂瘡妙。又且淨於牛糞灰。及矣。

蓋屋。爛草。隔一二年者。牆上者。亦可用。

右一味晒乾。研為細末。糝於患處。如遍身損濕。不
堪坐卧者。可以二三升。攤於席上。令兒坐卧。其效
如神。

痘瘡既靨。欲落不落。而燥痒者。

白沙蜜。不拘多少。

右一味塗於瘡上。其效如神。亦不令癢。痕紫黑妙。

泰定養生主論卷之九

養生主論卷之九

十一

秦定養生主論卷之十

逸

土黃散 治嬰幼赤流丹毒重者用小鉞鋒刺去流

頭赤暈惡血然後敷藥輕者不用鉞鋒

上硝一兩 大黃末一錢

右件二味合和新汲水濃調厚敷患處効為度

葛根白朮散 治一切赤白丹腫者

白朮一錢 茯苓去皮 木香錢半

赤芍藥一錢 枳殼去穢 甘草

葛根三錢

右咬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煎七分去滓無時服

長生圓 治嬰兒七種寒證面生皸白氣血衰弱大

糞青色腹胃虛冷嘔吐乳食諸疾甚者兼服痘瘡

條內青木香散更於一藥中加丁香十枚或加厚

朴或加陳皮寬上實下補脾去痰

木香半兩 檀榔一兩 丁香三錢

半夏洗三錢 全蝎去毒二 內豆寇三錢

縮砂仁三錢

右為細末稠米飲和圓如黍米六一週歲兒每服

五十圓米飲下乳汁下亦得空腹服過半箇時方

可喫乳食再進更量大小加減圓數

五和湯 治嬰幼七種熱證五臟積熱或腑臟內外

遍身實熱顯赤口乾小便赤少大便焦黃

當歸去蘆半兩 茯苓去皮半兩 甘草半兩

大黃紙包煨熟一錢 枳殼去穢炒七錢

右咬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煎七分去滓稍熱不拘

時五歲已上者作一服甚歲已上者作三服

惺惺散 治嬰幼表邪發熱或有汗或無汗不拘小

便清利者

茯苓去皮 白朮去蘆 人參去蘆

甘草炙 苦桔梗去蘆 細辛去苗

川芎洗各等分

右咬咀每服三錢水一鍾煎七分去滓不拘時

通口服一二歲者作二次進

羊酥煎膏

羯羊髓即羊酥

右煉一二沸入真輕粉少許研成白膏瓷合盛之

每用塗於瘡上

瘡癢纔愈而毒氣尚未全散瘡痂雖落而癢痕黯及

黑或凹或凸用滅癩痕藥塗之

韶粉一錢 輕粉一字

右二味研細入煉了猪脂油和成膏塗瘡上

痘瘡已靨未愈之間五臟未實肌肉尚虛血氣未平

復忽被風寒外邪搏於膚湊之間則津液澁滯故

成疔蝕瘡宜用雄黃散綿繖散等藥治之如不愈

者潰骨傷筋以傷人也

雄黃散 治小兒牙斷生疔蝕瘡

雄黃十分 銅綠二錢

右二味同研極勻細以少許貼患處

癩生法論卷之十

三

綿繖散 治小兒遍身上下等處疔蝕瘡膿水不絕

空慧繖須是出蠶蟻了者

右一味不拘多少入研細白礬令滿炭火上燒令

白礬汁盡取出研細每用乾貼瘡口

升麻葛根湯 治小兒痘瘡未出發熱不已解利風

寒

白芍藥一兩 川升麻一兩

甘草一兩 葛根一兩半

右為咬咀每服三錢水一盞半煎六分去滓不拘

時溫服更量兒大小加減

木香散 十一味

木香三錢 大腹皮三錢 肉桂去粗皮

前胡去蘆 陳皮去白 丁香

訶子肉 人參去蘆 半夏薑製

赤茯苓去皮 甘草炙已上各二錢

右為咬咀每服三錢水一盞薑一片煎六分去滓

稍熱空腹服量兒大小加減

異攻散 十二味

木香二錢 肉桂去粗皮 當歸去蘆二錢半

人參去蘆二錢 茯苓去皴 陳皮去白二錢半

厚朴去蘆二錢 白朮去蘆 半夏洗一錢半

丁香二錢 肉豆蔻二錢 附子炮裂去皮

右為咬咀每服三錢水一盞薑三片棗五枚煎七

分去滓稍熱空腹服三歲兒分作三次服五歲作

二次一週二歲作三五次服

肉豆蔻圓 七味

木香三錢 訶子肉二錢 白龍骨半兩

訶子肉兩 赤石脂半錢 枯白礬半錢

肉豆蔻兩

右為末麵糊圓如黍米大一週歲兒服三五十圓

二歲兒服百圓並不拘時溫飲湯下

人參麥門冬散

麥門冬去心 一兩

陳皮去白 半兩

右為咬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煎八分去滓不拘時

溫服更量兒大小增減

柴胡麥門冬散

柴胡去苗 二錢

甘草炙 二錢

右為咬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煎六分去滓稍熱量

大小增減不拘時服

消毒散

牛蒡子炒 一兩

荆芥穗炒 二錢

右為咬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煎六分去滓不拘時

射干鼠粘子湯

鼠粘子炒 一兩

升麻二錢 半

右為咬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煎六分去滓時時服

桔梗甘草防風湯

桔梗苦者

右三味等分為咬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煎六分去

滓不拘時溫服量大小加減

人參清膈散

人參去蘆 一兩

赤芍藥

白朮去蘆

地骨皮揀淨已上

甘草

石膏一兩

右為咬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煎三片煎六分去滓

不拘時稍熱服量大小增減

前胡枳殼湯

前胡去苗 一兩

枳殼去穢

大黃濕紙

右為咬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煎六分去滓不拘時

稍熱服量大小增減

人參白朮散

人參去蘆

葛根二兩

防風

當歸去蘆

知母

紫苑

桑白皮炒

黃耆蜜炙

茯苓

桔梗苦者

滑石一兩

黃芩去蘆

赤茯苓去皮

白朮去蘆

木香

白茯苓

養香葉

白茯苓

白茯苓

白茯苓

白茯苓

白茯苓

白茯苓

甘草炙已上六味各一兩

右為吹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煎六分去滓不拘時

溫服量大小增減

穀精草散

穀精草兩 生蛤粉兩 生黑豆皮錢三

右為細末猶猪肝一葉用竹刀批作片子糝藥在

內荷葉包草繫定瓷器慢火煮熟令兒食之不拘

時候量大小與之

疹證

小兒斑駁疹毒之病狀如蚊蟲所嚙其證亦係胎受

穢液蘊積於脾胃之間因時氣所作薰發頭疼壯

熱咳嗽連聲不已者是也

葛根麥門冬散 治小兒熱毒斑疹頭疼壯熱心煩

葛根三錢 麥門冬去心三錢 石膏半兩

人參去蘆三錢 赤芍藥二錢 川升麻

甘草錢二 茯苓去皮二錢

右為吹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煎六分去滓不拘時

溫服量大小增減

生地黄散 治小兒斑駁疼痛身熱口乾咳嗽心煩

生地黄洗淨兩 杏仁湯浸去尖三錢 款冬花去梗各

麥門冬去心七錢 陳皮去白三錢 甘草炙二錢半

右為吹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煎六分去滓不拘時

溫服量大小增減

惺惺散 治小兒風熱斑疹及時行頭疼壯熱目澁

多睡咳嗽喘急

桔梗去苦 好細辛去苗 人參去蘆

甘草炙 白茯苓去皮 川芎

白木去蘆 七

右為吹咀每服三錢水一盞薄荷五葉薑二片煎

六分去滓不拘時稍熱服量兒大小增減

大抵小兒所苦者痘疹最為痛苦又不得食五味五

辛腹中常不能飽膿水出多血氣衰少漸自瘦弱

至十三日瘡當作靨其痂欲退而不脫盡正宜將

養愛護亦不可謂其瘡毒未盡妄用涼藥解利傷

動脾胃則血氣轉虛煩渴不能食以致困危者多

矣瘡既成痂身熱不退者謂之虛熱宜服七味人

參白朮散解熱生津如瀉渴虛煩者宜服六味人

參麥門冬散如足冷者只宜十一味木香散此藥

雖有丁香官桂之溫亦有前胡之涼是和表裏寬

上實下之妙也

痘疹雖厭其痂脫尽而痂肉尚嫩更過月餘方可澡浴切不可用熱湯恐生赤流丹毒亦不可大冷恐生濕毒瘡腫宜以荆芥湯溫洗之即已

痘瘡之後眼目赤腫癢流淚痛淚出羞明者宜服烏豆麥門冬湯

烏豆二兩 麥門冬生熟

右二味用水三升一處煮豆熟將藥湯放溫時時抄與兒服乳母却食烏豆麥門冬如三五歲兒令其自食之烏精睛突高者難治

但痘瘡欲出已出前後終有泄瀉即便服水香散余

多見痘瘡尽脫完備嬉戲之間忽然不救者蓋日前有病不曾服藥故也戒之

痘瘡已出凡辟穢氣並不得燒一切沉疝腐乳香降真唯可燒大黃蒼朮為妙

延壽丹 治小兒急慢驚風胃受驚氣腹脹盛腸內吊鴉聲邪叫角弓反張眼或視上手足搐搦痰潮涎塞不醒或一切心神悶煩睡卧不安及男子婦人心志不寧怔忡驚悸中風痰壅手足偏廢麻木不仁並宜服之週歲兒每服一粒嬰兒半粒用薄荷湯浸軟磨化乳後服傷風疹痘俱不妨碍藥性

溫平大人每服三五粒食後臨睡薄荷湯下

大南星去皮臍 白附子一兩 蛇黃四箇火煨

辰錦生硃半兩 當門子半兩

右件各為細末和勻元如鷄頭肉依大前湯事服餌糯米粉糊為劑

桃花散 治嬰幼百日內外風熱相搏或因母多食

燒灸前傳性熱胎毒致作天吊鴉聲邪叫角弓反張寒戰壯熱發歇不已者

大藍花陰乾 紅桃花陰乾 蝎梢法毒

自死鴉鷺法毒 白附子等分

右為散用黃甘竹歷一合酒半合溫溫調下一等

立效乳母仍忌炙烤熱麵等

合顛散 治嬰幼顛門不合

防風去蘆 白芨 栝子仁各等份

右為散以乳汁濃調少許厚敷顛上復時再換甚者更以紫皂帛縫闊帶箍住庶不縱開抑亦耐驚醫書云顛門百日不合不成人戒之

天竺黃散 治小兒一切驚熱面赤痰涎壅盛

天竺黃一分 大黃半兩蒸 硃砂半錢別研

馬牙硝一分 鬱金一分 煨熟一分

右為散每服臨睡蜜熟水調下五歲已上者半錢
大人一錢半小兒驚風陽癇入薄荷自然汁同調
量大小增減

又天竺黃散 治小兒疳勞骨蒸潮熱
宣連末 生犀末

右各等分為散五歲已上者每服半錢溫重子小
便空心午前臨睡三次調服重者不過十服熱退
大效

秦艽散 治小兒不時發熱漸瘦遂成骨蒸勞證
秦艽洗去 道地柴胡洗去

甘草炙 牛蒡子炒各半兩已

右為細末熟湯調下十歲已上每服半錢漸小者
量與服神效

蘆薈圓 治小兒八般疳疾

蘆薈研 宣連去鬚為末

水銀 芡蒂為末

陳言蝸牛殼 麝香當歸門子別研

龍腦別研 硃砂別研同水銀

牛犀為末 蟾酥剪碎同草藥

蟬蛻為末

右等分為細末糊圓如黃米大三歲已上三五圓

五歲五六圓腦疳即鼻痒黃連湯下肺疳即上氣

喘促陳皮湯下食疳即吐瀉生薑湯下脾疳即羸

瘦棗湯下氣疳即肚脹青皮湯下筋疳即瀉血塩

湯下肝疳即目澁甘草湯下骨疳即愛卧冷地及

吃泥土茶清下奇妙不可尽述

五灵散 治小兒走馬疳漸臭氣或連顛近耳壞

爛並不知痛致於曾有人落去下頰數日方死者

梧桐淚 定粉 雪白砒霜

當門子已上各等分

右各研細再研和勻先洗糝患處一日未效再煎

甘草湯洗淨再糝以知痛見血出者肉漸生長而
愈

消腫圓 治小兒遍身浮腫

黑牽牛二兩炒 青木香 青皮去白

防風去蘆 檳榔各一两

右為細末麵糊圓如芥子大每服二十圓桑白皮

湯下未效次日再服

又方用局小方七香圓同炒陳蘿蔔子對停細嚼湯

下神効

一蘇白圓治小兒卒然風寒痰氣喘促乳食不進
用局方蘇合香圓同青州白圓子薑汁溶化對停
薑湯調下一歲兒服一鷄頭許漸大漸加至一圓
眼許

雄黃圓 治小兒顛癇瘈瘲聲惡嚼舌及一切驚癇

雌黃好片舒 真黃丹微炒各當門子別令研

右為末再研勻用牛乳半升熬成膏入前藥木杵
杵三五百下如菘豆大每服三圓熟水下

消毒散 治小兒毒氣攻上顛頤赤腫可畏者

皂角兩不泔者二天南星二錢糯米粉一合

右同為末薑汁調濃塗患處

泥金膏 治小兒一切無名腫硬炊赤并但是諸般

丹瘤熱癩濕爛大人亦同此法神效無比

陰地上蚯蚓糞熟皮朴硝比蚯蚓糞三分之二

一處研細新汲水濃調厚敷患處乾再上

昔有鄰家一姪先因脚跟凍瘡不愈成臭爛連腿紅

腫骨節欲落穢氣滿屋將為委氣余用泥金膏與之

厚敷一宿痛減八分再敷一宿然後洗淨用檳榔末

入韶粉龍骨輕粉各少許糝敷三日起行神效

素定養生主論卷之十

素定養生主論卷之十一

童壯門

分氣補心湯 治男女事不遂意心氣鬱結松悸噎

悶或致四體浮腫上氣喘急

大腹皮挫炒 香附子炒去 白茯苓去皮

桔梗去蘆各 川木通去節 甘草炙

川芎 前胡去蘆 青皮去白

枳殼去穢 白朮去蘆 真細辛去苗

木香各半

右為吹咀每服四大錢木一錢薑三片棗一枚煎

七分去滓食前溫服

分心氣飲 治男子婦人七情所傷方見婚合門

白子散 治男子女人上實下虛真陽衰耗眩暈昏

塞眼赤口咽喉冷痛小便淋瀝不通及胃風痰潮

不語嘔吐痰沫并霍亂吐瀉等證

大附子生去 香臘滑石各半研細

大半夏湯洗

右為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薑七片蜜半匙煎七

分空腹冷服霍亂加藿香小便不利加木通燈心
茅根同煎此藥縱有差誤亦無所害

款冬花飲 治童男室女骨蒸勞瘦五心煩熱四肢
無力夜多盜汗晝少精神面無顏色體不光澤飲
食全少好酸鹹口乾煩渴胸膈不利咳嗽痰涎

款冬花 去梗 大腹子 苦桔梗 去蘆

烏梅 各二兩 肉桂 去粗皮

甘草

大黃 濕厚裹 枳殼 去穢炒

白朮 去蘆

貝母

芍藥

黃耆

些蘇 陳者

柴胡 去苗各一兩

地骨皮 去木三兩

右為哎咀每服四錢水一盞青蒿一握烏梅一箇

煎六分去滓食後多時午前臨睡三次溫服如無

青蒿乾者亦可無亦不妨房勞並宜服

青蒿煎圓 治熱勞心肺鼻口焦乾飲食無味有時

欲睡心胸脹滿兩目多澁四肢無力兩足酸疼腰

脚拘急諸虛百損

青蒿

地黃

薄荷 三味各取汁一升

童子小便 二升當門子 研分

柴胡 去苗三兩

草鱉甲 即茄子作兩片焙乾對用

甘草 二兩

地骨皮 去木一兩

桃仁 去皮尖

右件取煎藥汁并小便先煎令稠漸漸下諸藥以
文武火熬令可圓即圓如梧桐子大用麥門冬湯
下三五十圓不拘時日三服仍宜攝養為妙
地骨皮散 治一切久新輕重骨蒸壯熱肌肉減瘦
多倦少力夜多盜汗

地骨皮 洗味 秦艽 洗性

枳殼 去穢炒 知母 當歸

草鱉甲 甘草 青蒿

右為末每服四錢水一盞桃柳頭各七箇生薑三
片烏梅一箇同煎七分去滓空心午前臨睡各熱

服

酸棗仁湯 治多睡及不睡

酸棗仁 和皮 人參 去蘆 茯苓 去皮各

右為末每服一錢水一盞煎七分如不要睡即熱

服如要睡即冷服

孔子大聖枕中方 治學問易忘令人聰明

敗龜甲 龍骨 遠志 去心苗

九節菖蒲

右四味等分為細末每服一錢酒調下日三服

益智散 養命開心智

肉蓯蓉酒浸

遠志去心

鬼絲子各三兩

蛇床子二分

乾地黄

人參去蘆

茯苓去皮各二兩

右七味為細末每服一錢不拘時温酒調下忌食

兔肉

北平大守八味散 服三十日精神倍六十日氣力

强志意足少壯素稟虛弱或勞傷早衰多忘服之

妙

天門冬六分

乾地黄四分

桂心去麋皮

茯苓去皮各一兩

菖蒲

五味子

遠志去心

石韋各三兩

右八味為細末酒或湯任調服一錢食後

鼈甲湯 治邪氣憂寐寤時涕泣不欲聞人聲體中

酸削乍寒乍熱腰脊强痛腹中拘急不欲飲食或

因疾病之後勞疲倦或觸犯忌諱眾諸不節婦人

產生之後月經不利時下赤白肌體不生肉虛羸

瘦小便不利或頭身發熱旋腹解散或一度交接

彌日困極並皆主之

鼈甲七枚

甘草

白薇

貝母去心

黃芩去蘆各

防風去蘆

麻黃去節

芍藥

白朮去蘆各

凝水石柳石

桂心

茯苓去皮

知母各四兩

石膏六兩

右十四味咬咀每服五錢水一斗煎七分去滓温

服日三夜一以效為度

別離散 治男女風邪男夢見女女夢男悲愁憂恚

怒喜無常或半年教月一發者

桑上寄生

白朮去蘆各

桂心

茵芋

天雄

菖蒲

細辛者苗葉

茜根

附子

乾薑各一兩

右十味為細末酒服一錢日三次合藥時勿令婦

人雞犬猫鼠及病者并病家人知見為驗

土瓜圓 治諸臟寒氣積聚煩滿寒熱飲食中蠱毒

或食生物及水中蠱卵生入腹而成蠱蛇若為魚

鼈留飲宿食婦人產瘕帶下百病陰陽不通利大

小便不節絕傷墮落寒熱交結唇口焦黑身體消

瘦嗜卧少食多噎產乳胞中餘疾腹裏熱少腹中

急結痛引陰中者

土瓜根末半

大黃一斤蒸

杏仁去皮尖

楷梗 末半升

右四味為細末煉蜜圓如桐子大空腹服米飲下
三圓至五七圓日三服未效再加圓數

治童下元不固便前溺後夢遺遺精

韭子 半斤酒浸一宿 白龍骨 研一兩

黃耆 灸一兩

右三味為末酒糊為圓如桐子大每服二十圓至
三十圓食後鹽湯溫酒任下

治童壯男子婦人血氣太過致生他證二說于后

昔有石工少壯忽病頭目不利肩背拘急合目即便

泰定養生主論卷之十

本

泄精四肢沉困不欲執作憂寢不寧每作虛治愈

醫愈甚一日為余立巧石承時告急余使其翹足

而坐則其股足隨氣跳躍如豚六動其脉亦過位

長實有力遂用涼膈散青木香圓互換疎導三五

次更服三黃圓數日平愈

又有少壯婦人每患頭痛腹痛十拍酸疼心志紛紛

鼻息粗盛如近男子即欲作合其脉太盛余亦用

前法治愈俗語謂其花風後其無恙方信余言

衰老門

熟地黃圓 治肝腎俱虛精血不足眼昏黑花迎風

有淚頭暈耳鳴眼多瞶動或腎戒風毒下注腰沉
重筋骨痠疼步履無力陰汗盜濕痒生瘡常服延
年益壽耐寒暑進飲食黑髭髮潤肌膚壯筋骨滋
榮衛

牛膝 去蘆酒浸三日 當歸 洗去蘆 川巴戟 去心

從蓉 酒浸一日夜 山茱萸 去核 枸杞子

白茯苓 去皮 兔絲子 酒淨酒浸三日

覆盆子 二兩 五味子 炒淨 川芎 二兩

防風 去蘆各 杜仲 去蘆皮各 石斛 去蘆

肉桂 去皮 續斷 去蘆

泰定養生主論卷之十

熟地黃 焙乾

右十七味為末煉蜜圓如桐子大每服五十圓至

六七十圓空心食前鹽湯溫酒任下

治肝虛視物不明當服養肝明目

生地黃 三兩 菊花 三兩 枸杞子 二兩

巴戟 去心 川椒 取紅肉 羌活 三錢

右六味為細末煉蜜圓如桐子大每服三五十圓

食前米湯飲溫服

治風毒眼昏暗翳膜疼痛

荆芥穗 烏蛇退 灸黃 蟬退 去翅足

羌活去蘆

木賊去節

白茯苓炒春去刺

右六味等分為細末每服二錢食後溫茶清或溫米泔調下日三服

七氣圓 治寒氣熱氣怒氣喜氣悲氣憂氣愁氣漸

成積聚堅牢如杯心腹絞痛不能飲食時去時來

每發欲死如有禍崇寒氣主吐逆心滿熱氣主恍

惚眩暈失精說物不竟而迫怒氣主上氣不可忍

熱痛上搶心短氣欲死不得息悲氣主積聚在心

下不得飲食喜氣主不可疾行不能久立憂氣主

不可劇作臥不安席愁氣主喜忘不識人語置物

養生主論卷之十一

八

四方還取不得其處四體附腫手足筋掣捉不能

舉男子諸疾婦人同法及產後中風余疾

大黃二兩

人參去蘆

半夏洗去滑

吳茱萸去梗

柴胡去苗

乾薑

細辛去葉

苦桔梗去蘆

菖蒲節密者各二兩

茯苓去皮

芎藭

甘草

石膏研水

桃仁去皮

蜀椒去開口者并目各三分

右十五味或以桂心為十六味為末煉蜜圓如桐

子大每服三圓漸加至十圓溫酒下日三服

七氣湯 治憂氣勞氣寒氣熱氣愁氣或因飲食為

膈氣或勞氣內傷五臟不調氣衰少力

乾薑

黃芩去內

厚朴或心

半夏洗去

甘草

括樓根或皮

芍藥

乾地黃各二兩

蜀椒用三兩或

枳實去穢

人參去蘆

吳茱萸五合

右十二味為散每服四錢水一盞煎七分去滓

溫服日三服不拘時

麻豆散 治衰老脾弱不能食代穀潤燥神妙

大豆黃二升即

大麻子炒黃

右二味為末一處每服一合飲服日四五次任意

多少若以芝蔴代麻子亦可

五子散 治衰老腸臟少津及風毒燥澀大便不通

火麻子去殼

紫蘇子

松子

杏子去皮尖

蔓菁子如無用芝蔴代之

右五味各等分攪爛再和作一處如法爛研如泥

用密器貯每以一彈子大稠蜜水化下入粥內食

之尤佳每日一二次即不秘甚則頻服三圓忌

燒灸煎燻辛熱等物

消食斷下圓 治寒冷臟滑者並宜服

細麴一升

吳茱萸四兩

大麥蘖一升

右三味為末密圓如桐子大每服五十圓薑湯下
乾薑散 治胃寒不能食

麴 乾薑 豉 蜀椒去目

右五味食後湯調三錢服日三服以能進食為度
百效圓 治痢冷風寒山手足冷胃口寒臍冷百

病五勞七傷 子神驗無出
生地黄 大豆三升半 斗半和地黃汁

右三味以 浸烏頭至 有餘汁 服至二十 合亦得 有子髮白

捻化散 治金 黑錫 硝石研半兩 麝香研一字 甘草末已上

右件先浴黑錫如水便入二石末熱研為細末後
冷入甘草麝香再研勻細食後臨睡含化一捻

家菊散 治諸般頭風大能明目。

家菊花黃白者 石膏研細 牛蒡子
右三味等分為末每服二錢早晚飯後茶酒任意
調服

荆芥散 治男子婦人一切風勞冷氣補虛損
荆芥穗三兩 黃耆蜜炙 白蒺藜炒去刺

大黃蒸各一兩 乾地黄 當歸洗去苗

黃芩去內 附子炮 芍藥 破故紙

鼈甲先去塵土 紫芭戟去心已上 防風去釵苗

右十六味為咀咀每服四錢水一盞薑三片煎八
分去滓食後溫服

竹葉黃芩湯 治精極實熱眼視無明齒焦髮落形
衰體痛通身虛熱六極之證各主一端惟精極者

通主一身表裏勞心勞力者對病選方當知此義
竹葉切二 黃芩去內 茯苓去皮各

甘草 麥門冬心 大黃蒸各 生地黄 芍藥四兩

右九味咀咀每服四錢水一盞煎八分去滓服

丹參圓 治腰痛及四肢冷痺疼痛

丹參

杜仲剉斷炒

牛膝去苗酒浸

續斷各三兩

桂心

乾薑各二兩

右六味為末煉蜜圓如桐子大每服三十圓紫蘇湯下日二夜一

又腰痛方

草薢

杜仲

枸杞根去木各一斤

右三味吹咀好酒三斗漬之密封罌口於銅器中煮一日止每日恣飲醉無節度

不換金摩娑囊 治遍身風熱燥痒搔爬不暇隨手

熱癩癧疹或藏頭小瘡服一切風藥不能平效者

余入思多年偶製此法非起死之方實救災疾之窘世間妙法衰老壯年風燥通用

烏頭去皮尖

附子去皮臍

南星去皮臍

右三味並為細末用稠米飲漬絲瓜囊裏外俱透就於藥末中袞展令人更搽搗勻滴曝乾收用凡

有燥痒但以此隨意輕重搽擦一過應手即效他日再痒仍前用之神妙無比

赤茯苓圓 治小便赤濁

人參去蘆

白朮去蘆

白扁豆去皮蒸各半兩

防已

木猪苓去皮各三兩

乾葛各一兩

赤茯苓去皮二兩切如棊子大白砂蜜浸透蒸過令乾秤一兩半

右八味為吹咀每服三錢水一盞磨沉香木少許同煎食前臨臥日三次以效為度

白龍骨圓 治小便白濁

牡蠣大白者

白龍骨

右三味等分為末酒糊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二十圓煎赤茯苓湯下不過三五服立效

琥珀圓 治老人小便不通

琥珀好者

右一味不以多少細研如塵煉蜜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圓煎赤茯苓湯吞下甚者倍加圓數立

通如小便純血只以末二錢煎燈心湯調下三五服取差

又方車前子葉根皆可搗自然汁半盞入蜜一匙和勻飲之立通

又方治淋瀝疼痛赤茯苓去皮苦楛各半兩吹咀每服四錢水二碗煎去一半作二次服立效更加赤

芍藥尤佳

治丈夫婦人胞轉八九日不得小便

滑石

寒水石各半 葵子半升

右三味吹咀每服一兩半水一碗煎七分去滓温服以效為度

又方 治轉胞不得小便

葱白四七 阿膠一兩 琥珀三兩

車前子

右四味吹咀每服一兩半水一碗煎八分温服

又方阿膠三兩水一碗煎七分服豉五合煎亦得

治血淋小便滲痛

雞蘇

滑石 通草各五兩

竹葉一把

生地黃半斤 小薊根一兩

右六味吹咀每服一兩水一碗煎五分去滓温服日三次

又方

石葦

當歸 蒲黃

芍藥各等分

右四味為末酒服二錢熱壯者水服日三次

又方白茆根切一兩水煎服日再進

又方大豆葉一把煮汁頓服

治遺尿小便難澁

牡蠣

鹿茸各二兩 阿膠一兩

右三味吹咀每服五錢水一盞煎八分去滓服治遺尿失禁出而不覺

右以豆醬汁和龜突墨如豆大內尿孔中亦治轉胞

治遺尿失禁出不自知灸陰陵泉隨年壯

實腸散 治虛寒滑泄水穀直瀉不止

右用平胃散方加肉豆蔻訶子砂仁茯苓薑棗煎如常法頓服

又治虛寒滑泄不禁

養生主論卷之十一

五

右用大川烏炮去皮臍赤石脂細研胡椒末各半

兩乾薑炮末一兩同以糊圓桐子大每服三四十

圓米湯飲以效為度

又治腎泄每到天明必須溇瀉

右用五味子二兩炒具茱萸半兩炒為細末米飲

調服效

養生主論卷之十一

素定養生主論卷之十二

逸本補遺

傷寒門

六經證形定例

太陽證一日二日發熱惡寒頭疼腰脊強身痛尺寸

脈俱浮

陽明證二三日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尺寸脈俱長

少陽證三四日胸脇痛而耳聾或口苦舌乾或往來

寒熱而嘔尺寸脈俱弦

太陰證四五日腹滿咽乾手足自溫或自利不渴或

腹痛尺寸脈俱沉細

少陰證五六日口苦舌乾而惡寒六脈俱沉

厥陰證六七日煩滿囊縮尺寸脈俱微緩

故至十三日不愈者名曰過經但看何經脈證則

依證調理亦不必太陽傳起而至厥陰或初得第

二三經者或只傳一經不傳者或只傳一二經者

當自消息標本備問始終曾無服藥如誤服圓藥

六經類證治法

太陽傷寒發熱頭疼身痛面色慘然或腰脊強尺寸

脈俱帶浮而緊惡寒無汗麻黃湯主之

麻黃去節一兩 桂枝一兩 甘草半兩

杏仁去皮尖雙仁五十箇

右為哎咀每服五錢量大小加減不可一類水一

盞盞之大小隨藥多寡煎八分去滓溫服覆衣被

取汗不可太暖汗多失津病人素稟虛寒并冬及

春可依正方夏至之後並加知母半兩石膏一兩

黃芩一分強壯者四季通加服及始覺有病之醫

之處秋冬即服香蘇散春夏即服麻黃葛根湯皆

可發汗解肌通用雖非仲景正法世俗卒然備用

亦無太過

太陽傷風發熱頭痛身痛面色紅潤尺寸脈俱浮而

緩惡風有汗桂枝湯主之

桂枝湯

桂枝 芍藥各一兩 甘草一兩

生薑一兩 大棗六枚

右為哎咀每服五錢水一盞煎八分去滓溫服取

微汗或湯中不入薑棗臨煎每服薑五片棗二枚

擊破同煎亦得病人素稟壯實并春末至夏至日

前病加黃芩名陽旦湯夏至後加知母黃芩各一兩石膏二兩或加升麻半兩病人素虛寒者不必加減若小便數及好酒人不喜甘者切不可行桂枝也乏醫去處只依俗法秋冬用香蘇散春夏用升麻葛根湯風寒通不妨除此外餘諸證俱係傳經並依正法用藥

太陽傷寒外證具寒多熱少不煩手足微厥脈浮不緊而反緩名傷寒見風脈煩燥者大青龍湯主之

大青龍湯
麻黃 三兩
桂枝 一兩
甘草 三

杏仁 去皮尖雙仁 五十粒
石膏 碎 如雞子大 一兩

右為咬咀每服五錢水一盞煎八分去滓溫服取微汗後不可再服

不煩燥者桂枝麻黃各半湯即前桂枝湯與麻黃湯對停各半作一服

太陽傷風外證具而發熱多煩脈不浮緩而反緊名傷風見寒脈大青龍湯主之見傷寒見風條下

陽明身熱目疼鼻乾卧不寧靜無汗惡寒升麻葛根湯主之

升麻葛根湯
升麻
葛根
甘草
芍藥已上各等分

右為咬咀每服五錢水一盞煎八分去滓溫服並治一切頭痛身痛壯熱增寒甚者用前執服甚者冷服又治小兒瘡疹已發未發諸熱

陽明證具有汗微惡寒桂枝湯主之方見前太陽傷風條下

陽明證具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內實大便難輕者大柴胡湯重者承氣湯主之

大柴胡湯

柴胡 二兩
黃芩 三兩
芍藥 三分

半夏 半升
枳殼 四枚
生薑 一兩

大棗 二箇
大黃 半兩

右為咬咀每服五錢水一盞煎八分去滓溫服以利為度大便潤者去大黃

小承氣湯

大黃 二兩
厚朴 半兩
枳殼 一箇炒

右為咬咀本方作一服蓋漢秤極輕今宜作五服未效再加劑服以效為度者止後服人壯病實者或用大承氣湯方見少陰急下條

少陽口苦咽乾逆氣息短腹脹耳聾胸脇滿寒熱往來乾嘔小柴胡湯主之

來乾嘔小柴胡湯主之

柴胡湯

柴胡去苗

黃芩去內外

人參去蘆

半夏六錢

甘草三分

生薑三分

大棗三箇

右為咬咀每服五錢或湯不入薑棗只每服薑五片棗一枚水一盞煎八分去滓溫服日三次取效為度多服無妨如病傳別經者然後依經用藥唯此寒熱少陽證始終輕重不可發汗則反譏語只可小柴胡解表和裏胃實煩燥者小承氣湯下之方見陽明自汗條下

三陽合病

太陽合陽明者其病大便堅小便利脈浮而長名曰脾約圓主之

脾約圓又名脾約麻仁圓

大黃二兩

厚朴薑製

枳殼麥炒

白芍藥已上各半兩

麻子仁去殼

杏仁三分

右為細末煉蜜圓如桐子大每服二三十圓熱水不拘時下未效日再加甚者至五十圓以利為度一切虛弱老人並以意消息圓數惡寒者升麻葛根湯主之方見前陽明無汗惡寒

條下

白虎湯

知母半兩

甘草半兩

石膏四兩

右為咬咀每服五錢粳米飲湯一大盞煎八分去滓溫服或水一盞入粳米百餘粒煎亦得不惡寒反惡熱大便秘或譏語者調胃承氣湯主之

調胃承氣湯

芒硝九錢

甘草半兩

大黃一兩

右為咬咀每服五錢水一盞先煎大黃甘草至七分去滓下硝再煎一二沸溫服

太陽合少陽者其病脇下鞣鞣音滿往來寒熱脈浮而弦及有餘證者並以小柴胡湯主之方見前少陽條下

條下

三陽合病下利

太陽陽明合病脈浮大而長下利者葛根湯主之

葛根湯

葛根一兩

麻黃三分

桂枝半兩

生薑三分

甘草

芍藥各半兩

大棗三箇

右為哎咀每服五錢水一盞煎八分去滓溫服覆衣取汗為度或以薑三片棗一枚三分中之一入藥同煎亦得

太陽少陽合病下利脈必浮而弦黃芩湯主之

黃芩 芍藥 甘草 大棗 三箇

右為哎咀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煎至一盞中分去滓溫服以效為度嘔者湯中加半真生薑與前藥等分煎服

少陽陽明合病下利胸脇滿乾嘔或往來寒熱脈長

養生主論卷之二

七一

大而弦者為逆逆者死但長大而不弦者為順脈數而滑或遲而滑者有宿食宜下之小承氣湯主之方見前陽明證具身熱汗出條下自利不渴屬太陰四逆湯 理中圓主之

四逆湯

附子 半箇 乾薑 三分 甘草 一兩

右為哎咀作一服水一盞煎七分去滓溫服強壯

人加附子半箇乾薑三分通前作一服

理中圓

人參 甘草 乾薑

白朮 已上各三兩

右為哎咀每服五錢水一大盞煎八分去滓溫服

腎氣動者去朮加桂四兩吐多者去朮加生薑三兩下多者還用朮悸氣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二兩渴者加朮一兩半腹中痛加人參一兩半寒者加乾薑一兩半或四肢拘急腹滿下利或轉筋者去朮加附子一枚生用腹滿脈浮者桂枝湯主之方

見前太陽傷風條下

腹痛者桂枝芍藥湯亦名建中湯即桂枝湯中加芍藥一兩半是也痛甚者桂枝加大黃即桂枝芍藥湯中加大黃一兩是也

少陰惡寒口燥舌乾脈俱沉小承氣湯主之方見前

陽明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條下當用大承氣者於本方加大黃半兩減厚朴半兩如入芒硝者亦半兩不入亦穩如法溫服發熱脈沉者麻黃細辛附子湯主之

麻黃細辛附子湯

麻黃 二兩 細辛 二兩 附子 一箇

右為哎咀每服五錢水一盞煎八分去滓溫服取微汗

若不渴不口燥舌乾而脈沉者急溫之四逆湯主之方見前太陰下湯調下口中和而皆惡寒通用四逆湯小便白色者病形悉具也渴者甘草乾薑湯主之

甘草乾薑湯

甘草 四兩

乾薑 二兩

右為咬咀每服五錢水一大盞煎八分去滓溫服尺寸脈俱緊而反汗出者為亡陽證法當咽痛猪

猪膚湯

猪膚 一斤

右以水二大盞半煎取一盞五分去滓下白蜜二兩半白粉一合二勺半熬香和令相得溫分三服厥陰筋急唇青煩滿舌卷耳聾囊縮尺寸脈俱沉短若脈浮緩而寒熱如瘡者必囊不縮桂枝麻黃各半湯主之

桂枝麻黃各半湯

用前太陽條下桂枝湯二錢半麻黃二錢半共五錢依本方煎服脈沉短而陰縮者毒氣入臟也承氣湯主之方見前陽明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

調下甚者湯中加大黃半兩減厚朴半兩入芒硝半兩作大承湯主之每服五錢為率量大小虛實

消渴氣上衝心中疼熱茯苓桂枝白朮湯主之

茯苓 二兩

白朮 一兩

甘草 一兩

桂枝 一兩半

右為咬咀每服五錢水一大盞煎八分去滓溫服飢不欲食即吐蛇此名蛇厥胃冷也烏梅圓主之

烏梅 圓

細辛 一兩

乾薑 二兩

黃連 四兩

當歸

附子

蜀椒 一兩

肉桂

人參

黃蘗 一兩半

右十味異擣羅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令熟杵成泥和藥於臼中入蜜杵二千下圓如桐子大食後服十圓至二十圓熱湯下日二服或用理中圓者亦得

醫人謂陰證陽證者此乃六經表裏之證也在表曰陽在裏曰陰世人訛傳醫者輕謗遂使病家在再

濟世之方不能無阻於緩急之間明理君子當熟

味之更入陰毒陽毒二證陰陽二厥治法略論

柴胡湯五積散之可否以辨世或欲盡仲景三百

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則學者當讀全書

陽毒之證或病傷寒一二日便成陽毒者或服藥吐

下或不吐下後變成陽毒者其證身重腰背痛煩

悶不安狂言或走或見鬼或吐血下利赤黃其脉

浮大而數面赤斑斑如錦紋咽喉痛吐膿血五日

可治至六七日不可治陽毒升麻湯主之

升麻湯

升麻二分

黃芩

右為咬咀作一次用水一升煎取一升半去滓飲

一湯盞食頃再服暖復下足出汗未解再作咽痛

者玄參升麻湯主之

玄參升麻湯

升麻

右為咬咀每服五錢水一大盞煎至七分去滓溫

服甚者或有踰垣上屋陽毒已甚脉洪大內外結

熱舌卷焦黑鼻中烟煤且用水漬法

來漬法

右以疊布數重新水清之稍換去水搭於胸上須

更蒸熱又清冷如前用仍數易新水日數十易熱

甚者置病人於水中執勢纔退則已亦良法也

陰毒之證或病傷寒一二日便結成陰毒或服藥六

七日已上至十日變成陰毒身重背強腹中絞痛

喉咽不利毒氣攻心心下堅強短氣不得息煩燥

不虛汗或時鄭聲鄭者言語之聲鄭重難發咽逆

下利身如被杖唇青而黑四肢厥冷其脉沉細緊

數仲景云此陰毒之候也五日可治至六七日不

可治陰毒甘草湯主之

甘草湯

甘草半兩

雄黃

桂枝半兩

右咬咀每服五錢水一大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如

人行五里須更進一服溫覆取汗毒當從汗出即

愈未汗者再服陰毒已深疾勢困重六脉附骨取

之方有按之即無而一息八至已上或不可數者

宜急用葱熨法灼艾法于後

著艾法

右用淨艾作炷徑三分大小即覆穴不著太大即
侵燒生肉或灼五十壯多至三五百壯臍下一寸
名氣海二寸名丹田三寸名關元皆可灼之如病
家不忍為之則緩不及事矣

尉葱湯

右用葱以細索纏白上一束如臂大厚二寸許即
切去根鬚并葉如餅之狀先於火上煏一面微熟
勿令灼人即以熱面搭病人臍連臍下四圍以舊
布擁隔火氣上用熨斗貯火於葱餅上熨之令葱

養生論卷之十一

三

餅中執氣鬱鬱然透其肌肉中須更葱壞再易一
枚須先做三四枚用盡或未幾而病人漸醒手足
微有汗即差更服四逆湯溫其內傷寒活人書云
用盡此二法不回者不可治也又世俗一法用之
極效以草撥為末薑和熱調圓如大鷄子大二枚
兩手各握一枚並手夾在臍下兩股之間寧寢三
兩時俟其四肢一身漸漸溫熱直待汗出即差秘
之然病人昏迷者難用必須用著艾法也

仲景云熱深厥亦深

陽厥之證初得病時身熱至三四日後執氣方深大

便秘小便赤或譫語煩躁昏憤及但別有執證而
發厥者指爪時溫此陽厥無疑也醫家病家更勿
相誤並於大柴胡湯小承氣湯大承氣湯三藥量
虛實大小選用之陽厥之脈沉而滑或帶緊

陰厥之證初得病身不熱大便不秘引衣自蓋或下
利或小便數始終內外無執證而至厥逆者指爪
常冷則陰厥無疑也四逆湯理中湯主之方見前
陽明自利不渴條下及通脈四逆湯當歸四逆加
茱萸生薑湯並主之

通脈四逆湯

養生論卷之十一

古

甘草二兩

附子一箇去

乾薑二兩

右咬咀每服五錢水一盞煎八分去滓溫服未差
急再煎服脈續應指者生而赤者加連鬚葱圓
莖同煎服

當歸四逆加茱萸生薑湯於四逆湯中加茱萸七合
生薑二兩六錢依本方每服五錢煎服

畧論小柴胡湯

小柴胡湯一藥專主少陽一證此證專主手足厥逆
發熱或先寒後熱或先熱後寒或午後潮熱或只
內熱或大便實或大便稠黃滑泄胸悶脇痛連背

甲疼頭昏目眩乾嘔痰嗽及病後癆復發熱或婦
 人經血適斷其熱如瘧但老幼男女如上之證皆
 小柴胡湯主之也世俗棄而不用傍求雜藥適自
 誤耳雖活人書中云近世多行小柴胡此藥差寒
 然其慮人於六經大病之間表裏陰陽未別而誤
 投於寒弱之證余今明具于此告毋再惑唯經候
 不調者加四物湯停服血枯內熱日久不已者加
 當歸大便秘滯者更加大黃男女通用渴者去半
 夏人參加赤芍藥枳殼久病服之雖效數服終不
 除根者必入大黃隨大小虛實加用之取微利為
 度但有熱證雖多服無碍大能和表裏合陰陽病
 人雖久不覺有熱者但舌上有黃胎白胎或飲
 食無味者是內熱也切勿以其寒戰發熱而謂其
 有寒蓋醫書云邪戰于表則寒邪戰于裏則熱邪
 氣出入不常則寒熱往來其餘轉變活法不能備
 述養生君子當自看性味則知其無損有益矣方
 見前少陽條下
 畧論五積散
 生料五積散專主外感風寒內傷生冷對證無差則
 可以溫中發表三日已前惡寒頭痛無汗或惡心

或不惡心或身痛拘急則宜用之若三日已後邪
 氣入裏或因生冷停滯內外之邪併而作熱外即
 不熱此等斷不可依方用之也服之則不為陽毒
 則為吐血衄血煩躁之證蜂起矣况近世江南風
 俗以浸酒或釀酒自謂脚氣宜服習以為常服之
 不疑遂致腠理踈泄五臟雍滯變為他證且六經
 脚氣寒濕二證外未必皆用表發熱性之藥世人
 纔覺腿脚稍疼不審是否寒濕或因風毒流注痰
 實攻作例飲此酒其性狼狽不欲形容古人云若
 無終身之病不服終身之藥今則云無病服藥如
 壁中添柱余則云無病服藥乃無事生事也五積
 散之功非細但用之不得其道則如水能載舟而
 亦能覆舟耳余嘗治一證面赤惡寒耳聾煩躁午
 間必須大嘔三五聲大便利赤黃水余甚欲用此
 藥但慮其病雜遂逐一治療次第唯面赤乾嘔下
 利終不肯已一日排闥而入正見其恣食生冷菱
 蓮於是急簇數服令前一貼服之嘔聲即止粥飲
 即納不一二日服盡痊安未幾有崇祥院提舉余
 周翰以王安谷之故懇求診視余不獲已而往既
 見則踴然離枕曰如大旱之望雲霓也面垢聲嘶

耳聾鼻塞盛暑中衣綿着機其脉六部俱浮洪軟
緩乾嘔下利赤水無度余即曰余非貨醫之士可
就藥肆贖生料五積散煎服本官畏其麻黃令去
之煎服不半劑下利即止諸病頓回逐再盡劑至
於四五服恬然無恙後半月餘恣食生冷其證復
作再用此劑亦然立效往往濟人無不輒驗但麻
黃數長實飲引不利者切不可輕服兼婦人新
產惡露不盡腹中絞痛俗云兒枕疼者每服加桂
枝水一盞先煎泣泣再入好酒大半盞煎成八分
一盞溫服立效去麻黃服亦得其餘加減治法並

見諸家方書但是外感風寒內傷生冷心腹痞悶
頭目昏痛背抽急肢體怠惰痰飲嘔逆脾胃宿
冷等證無內熱者五積散主之

- 陳皮 去白 六兩
 - 枳殼 去穢 炒 六兩
 - 川芎 去蘆 一兩
 - 肉桂 去皮 六兩
 - 麻黃 去根節 六兩
 - 厚朴 去皮 薑汁製 四兩
 - 乾薑 四兩
 - 白芍藥 一兩
 - 當歸 酒浸一宿 一兩
 - 半夏 湯洗 一兩
 - 白茯苓 去皮 三兩
 - 桔梗 去蘆 十兩
 - 蒼朮 米泔浸去 皮 三十四兩
 - 甘草 炙 一兩
- 右為咬咀除桂枳殼外慢火炒令色轉攤冷次入
桂枳殼令勻每服四錢至五錢水一大盞薑三片

煎八分去滓稍熱服如冷氣奔衝心腹臍脹滿
刺痛反胃嘔吐泄利清穀及疝瘕積癥膀胱小腸
氣痛即入煨薑小一塊切破薑少許同煎如傷寒
頭痛體疼惡寒發熱無汗不渴者入葱白帶鬚一
根或用淡豉七粒同煎並隨病緩急不拘時候

泰定養... 論卷之十一

逸

五運時行民病證治

凡遇六壬年發生之紀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

邪民病飧泄食減體重煩冤腸鳴脇支滿甚則忽

忽善怒眩冒顛疾為金所復則反脇痛而吐甚則

衝陽絕者死

蒼朮湯 治脾胃感風飧泄注下腸鳴腹滿四肢重

滯忽忽善怒眩冒顛暈或左肋偏疼

養生論卷之十三

白茯苓皮去 厚朴薑汁

白朮

青皮去

乾薑炮

半夏湯洗

甘草炙各

甘草炙各

右為呪咀每服四錢水一大盞薑三片棗二枚煎

七分去滓食前服以效為度

凡遇六戊年赫曦之紀歲火太過炎暑流行肺金受

邪民病瘧少氣欬喘血溢泄瀉監燥耳聾中熱肩

背熱甚胸中痛脇支滿背髀并兩臂痛身熱骨痛

而為浸淫為水所復則反譫妄狂越欬喘息鳴血

溢泄瀉不已甚則大淵絕者死

麥門冬湯 治肺經受熱上氣欬喘咯血痰壅監乾

耳聾泄瀉 胸脇滿痛連肩背兩臂膊疼息高

麥門冬去心 香白芷 半夏湯洗去

桑白皮 竹葉 甘草炙

紫苑茸 鍾乳粉 人參各等分

右為呪咀每服四錢水一大盞薑三片棗二枚煎七

分去滓食前服以效為度

凡遇六甲年堆阜之紀歲土太過雨濕流行腎水受

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樂體重煩冤甚則肌肉痠

足痿不收行善癢脚下痛中滿食減四肢不舉為

風所復則反腹脹澹泄腸鳴則太爺絕者死

附子山茱萸湯 治腎經受濕腹痛寒厥足痿不收

腰膝痛行步艱難甚則中滿不下或腸鳴澹泄

附子炮去 山茱萸各一 木瓜乾

丁香一分 烏梅各半 半夏湯洗去

肉苳蔻各二 藿香一分

右為呪咀每服四錢水一大盞薑七片棗一枚煎七

分去滓食前服以效為度

凡遇六庚年堅成之紀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

邪民病脇小腹痛目赤背痒耳無聞體重煩冤胸

痛引背脇滿引小腹甚則喘欬逆氣背肩尻陰股
膝髀膈脘足痛為火所復則暴痛肢脇不可反側
欬逆甚而血溢太衝絕者死

牛膝木瓜湯 治肝虛濕氣燥濕更脇連小腹拘
急疼痛耳聾目赤欬逆者背連尻陰股膝骨膈脘
皆痛悉主之

牛膝去苗酒浸

木瓜略

芍藥

杜仲去皮薑汁製炒斷絲

枸杞子

黃松節

兔絲子酒浸

天麻各三

甘草各半

右咬咀每服四錢水一大盞薑三片棗一枚煎七

分去滓食前服以效為度

凡遇六丙年湯衍之紀歲水太過寒氣流行邪害心

火民病身執煩心躁悸上下中寒謔妄心痛甚則

腹大脛腫喘欬寢汗憎風為土所復則反脹滿腸

鳴瘡泄食不化渴而妄冒甚則神門絕者死

川連茯苓湯 治心虛為寒冷所中心執躁手足反

寒心腹腫病喘咳自汗甚則大腸便血

黃連去鬚

茯苓各一

麥門冬去心

車前子炒

通草

遠志去心薑汁製

半夏洗去

黃芩去內

甘草各半

右為咬咀每服四錢水一大盞薑七片棗一枚煎
七分去滓食前服以效為度

凡遇六丁年委味之紀歲木不及燥乃盛行民病中
清肢脇小腹痛腸鳴泄泄為火所復則反寒熱瘡
瘍瘰癧腫欬而嘔

茯苓牛膝湯 治肝虛為燥熱所傷肢脇并小腹痛

腸鳴泄或發熱遍體瘡瘍咳嗽肢消鼻乾

肉茯苓酒浸

牛膝酒浸

乾木瓜

白芍藥

熟地黃

當歸去苗

甘草各半

右咬咀每服四錢水一大盞薑三片烏梅半枚煎

七分去滓食前服筋痿脚弱者鎊鹿角屑同煎

凡遇六癸年伏明之紀歲火不及寒乃盛行民病胸

痛脇肢消膈背肩胛兩解內痛鬱胃瞶瞶心痛暴

瘡甚則屈不能伸體解如別為土所復則反驚瘡

食飲不下寒中腸鳴泄注腹痛暴變瘰癧足不能

任身

黃芪茯苓湯 治心虛挾寒心胸中痛兩脇連有背

肢消噎塞鬱冒瞶瞶變痛不能屈伸或不能

利溲泄飲食不進腹痛手足痿痺不能任身

黃芪蜜炙

茯神去木

遠志去心薑汁製

柴胡車

酸棗仁等分

右咬咀每服四錢水一大盞薑三片棗一枚煎七分去滓食前服以效為度

凡遇六巳年果鹽之紀歲土不及風氣盛行民病殮

泄霍亂體重身痛筋骨絲并肌肉瞶酸善怒為金

所復則反胸脇暴痛引小腹善太息氣客於脾

食少味

白木厚朴湯

治脾虛風冷所傷心腹脹滿疼痛四肢

筋骨重身痛筋骨絲并肌肉瞶酸善怒霍亂吐瀉或胸

脇暴痛引小腹善太息食少味

白木

厚朴姜炙

半夏洗去

桂心

藿香去心

青皮去白各三兩

乾薑

甘草炙

右咬咀每服四錢水一大盞薑三片棗一枚煎七分去滓食前服以效為度

凡遇六乙年從革之紀歲金不及炎火盛行民病有

背脊重就噎血便注下為水所復則反頭腦戶痛

延及顛頂發熱口瘡心痛

紫苑湯

治肺虛感熱咳嗽喘滿自汗衄血肩背脊

重血便注下或腦戶連顛頂痛發熱口瘡心痛

紫苑茸

白芷

人參

甘草炙

黃芪蜜炙

地骨皮

杏仁去皮

桑白皮等分

右咬咀每服四錢水一大盞薑三片棗一枚煎七分去滓食前服以效為度

凡遇六辛年涸流之紀歲水不及濕乃盛行民病腫

滿身重濡泄寒瘍腰膈股膝痛不便煩寃足痿

清厥脚下痛甚則附腫腎氣不行為木所復則反

面色時變筋骨并辟肉瞶瘕目視眈眈肌肉胗發

熱并膈中痛於心腹

五味子湯

治腎氣虛坐卧濕地腰膝重著疼痛腹

脹滿濡泄無度行步難足痿清厥甚則浮腫面色

不常或筋骨併辟瞶瘕目視眈眈膈中及咽痛

五味子

附子炮去

巴戟去心

鹿茸去毛

山茱萸去

熟地黃

杜仲絲各等分

右為咬咀每服四錢水一大盞薑七片鹽少許煎

七分去滓食前服以效為度

凡六壬六戊六甲六庚六丙歲乃水火土金水太過

五運先天六丁六癸六巳六乙六辛歲乃木火土金水不及為五運天民病所感治之各以五味所勝調和以平為期

六氣時行民病證治

辰戌之歲太陽司天太陰在泉氣化運行先天初之氣乃少陽相火加臨厥陰風木民病溫身熱頭疼嘔吐肌腠瘡瘍二之氣陽明燥金加臨少陰君火民病氣鬱中滿三之氣太陽寒水加臨少陽相火民病寒反熱中癰疽注心中熱昏悶四之氣厥陰風木加臨陽明燥金民氣乃舒終之氣太陰濕土

養生主論卷之十三

加臨太陽寒水民乃悽慘孕死治法用甘溫以平水酸苦以補火抑其運氣扶其不勝

靜順湯 治辰戌之歲太陽司天太陰在泉病者身

熱頭痛嘔吐氣鬱中滿昏悶少氣足痿注下赤白肌腠瘡瘍發為癰疽

白茯苓去皮

乾木瓜兩

附子炮去

牛膝去苗酒浸

防風去鉞

訶子煨去

甘草炙

乾薑炮各

右咬咀每服四錢水一大盞煎七分去滓食前服其年自大寒至春分宜用附子加枸杞半兩自春

分至小滿依前入附子同枸杞自小滿至大暑去附子木瓜乾薑加人參枸杞地榆香白芷生薑各三分自大暑至秋分依正方加石榴皮半兩秋分至小雪依正方自小雪至大寒去牛膝加當歸芍藥阿膠炒各三分

卯酉之歲陽明司天少陰在泉氣化運行後天初之氣太陰濕土加臨厥陰風木此下尅上民病中熱脹面目浮腫善服鹹鹹欠嘔吐小便黃赤甚則淋二氣少陽相火燥交合民病寒熱四之氣太陽寒水加太陰濕土此下土尅上水民病暴仆振慄譫

養生主論卷之十三

妄少氣咽乾引飲心痛癰腫瘡瘍寒瘧骨痿便血五之氣厥陰風木加陽明燥金民氣如終之氣少陰君火加大陽寒水此下尅上民病溫治法宜鹹寒以抑火辛甘以助金汗之清之散之安其運氣審平湯 治卯酉之歲陽明司天少陰在泉病者中

熱面浮鼻軌小便赤黃甚則淋或癰氣行善暴仆

振慄譫妄寒瘧癰腫便血

遠志去心薑

紫檀香略一

天門冬去心

山茱萸略二

白芍藥

白朮

甘草炙

生薑略半

右咬咀每服四錢水一大盞煎七分去滓食前服
自大寒至春分加白茯苓半夏紫蘇生薑各半兩
自春分至小滿加玄參白薇各半兩自小滿至大
暑去遠志山茱萸白朮加丹參澤瀉各半兩自大
暑至秋分去遠志白朮加酸棗仁車前子各半兩
自秋分至大寒並依正方

寅申之歲少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木在泉氣化運行
先天之氣少陰君火加厥陰風木民病溫氣拂於
上血溢目赤欬逆頭痛血崩胎滿膚腠生瘡二之
氣太陰濕土加少陰君火民病執鬱欬逆嘔吐胸

養生主論卷之三

九

臆不利頭痛身熱昏饋膿瘡三之氣少陽相火加
相火民病熱中鼈息血溢膿瘡欬逆嘔欠疾痺
目赤善暴死四之氣陽明燥金加太陰濕土民病
滿身重五之氣太陽寒水民病開悶不禁心痛陽
氣不藏而欬治法宜酸寒平其上辛溫治其內宜
酸滲之泄之清之滌之

升明湯 治寅申之歲少陽相火司天厥陰風木在
泉病者氣鬱熱血溢目赤咳逆頭痛脇滿嘔吐胸
臆不利鼈息渴身重心痛陽氣不藏瘡瘍煩燥

紫檀香

車前子

青皮 去白

半夏洗去

酸棗仁

薤白

生薑

甘草炙各

右咬咀每服四錢水一大盞煎七分去滓食前服
自大寒至春分加白薇玄參各半兩自大暑至秋
分加茯苓半兩自秋分至小暑依正方自小暑至
大寒加五味子半兩

丑未之歲太陰濕土司天太陽寒水在泉氣化運行
後天初之氣厥陰風木加風木民病血溢筋絡拘
強關節不利身重筋痿二之氣大火正乃少陰君
火加君火民病溫癘盛行遠近咸若三之氣太陰

養生主論卷之三

十

濕土加少陽相火民病身重胸腫腹滿四之氣少
陽相火加太陰濕土民病腠理熱血暴溢瘧心腹
脹甚則浮腫五之氣陽明燥金加陽明燥金民
病皮膚寒氣及體終之氣太陽寒水加寒水民病
關節禁固腰膝痛治法用酸以平其上甘溫治其
下以苦燥之溫之甚則發之泄之贊其陽火令禦
其寒

備化湯 治丑未之歲太陰濕土司天太陽寒水在
泉病者關節不利筋脈胸急身重痿弱或溫癘盛
行遠近咸若或胸腹滿悶甚則浮腫寒瘧血溢腰

腫痛

木瓜乾 茯苓去皮各 牛膝酒浸

附子炮去皮臍 熟地黄 覆盆子各半

甘草一分 生薑三分

右咬咀每服四錢水一大盞煎七分去滓食前服

自大寒至春分依正方自春分至小滿去附子加

天麻防風冬半兩自小滿至大暑加澤瀉三分自

大暑至大寒並依正方

子午之歲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氣化運行

先天初之氣太陽寒水加厥陰風木民病關節禁

養生主論卷之十一

十一

固腰腫痛中外瘡瘍二之氣厥陰風木加少陰君

火民病林目赤氣鬱面熱三之氣少陰君火加少

陽相火民病熱厥心痛寒熱更作咳喘目赤四之

氣太陰濕土加濕土民病黃瘡衄血乾吐飲五

之氣少陽相火加陽明燥金民乃康終之氣陽明

燥金加太陽寒水民病上腫咳嗽甚則血溢下連

小腹而作寒中治法宜鹹以平其上苦熱以治其

內鹹以奠之苦以發之酸以收之

正陽湯 治子午之歲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

泉病者關節禁固腰痛氣鬱熱小便淋目赤心痛

寒熱更作咳喘或鼻衄溢咽吐飲發黃瘡喘甚則

連小腹而作寒中悉

白薇 玄參 川芎

芍藥 旋覆花 桑白皮炙

當歸去苗 甘草炙 生薑各半

右咬咀每服四錢水一大盞煎七分去滓食前服

自大寒至春分加杏仁升麻各半兩自春分至小

滿加茯苓車前子各半兩自小滿至大暑加杏仁

麻子仁各一分自大暑至秋分加荆芥茵陳蒿各

一分自秋分至小雪依正方自小雪至大寒加紫

養生主論卷之十一

十一

蘇子半兩

巳亥之歲厥陰風木司天少陽相火在泉氣化運行

後天初之氣陽明燥金加厥陰風木民病寒於右

脇下二之氣太陽寒水加少陰君火民病熱中三

之氣厥陰風木加少陽相火民病淚出耳鳴掉眩

四之氣少陰君火加太陽濕土民病黃瘡腫五

之氣太陰濕土加陽明燥金燥濕相勝寒氣及體

終之氣少陽相火陽寒水此下水剋上火民病温

癘治法宜用辛涼以平其上鹹寒調其下畏火之

氣無妄犯之

敷和湯 治巳亥之歲厥陰風木司天少陽相火在
泉病者中熱而反右脇下寒耳鳴淚出掉眩燥濕
相搏民病黃瘡浮腫時作瘟癘

半夏湯洗

棗子

五味子

枳殼 麸炒

茯苓

訶子 炮去核

乾薑 炮

橘皮 去白

甘草 半兩

右咬咀每服四錢水一大盞煎七分去滓食前服
自大寒至春分加鼠粘子一分自春分至小滿加
麥門冬去心山藥各一分自小滿至大暑加紫苑
一分自大暑至秋分加澤瀉山梔子仁各一分自

秋分至大寒並依正方

凡六氣數起於上而終於下歲半之前自大寒後天
氣主之歲半之後自大暑後地氣主之上下交互
氣交主之司氣以熱用熱無犯司氣以寒用寒無
犯司氣以涼用涼無犯司氣以溫用溫無犯司氣
同其主亦無犯異主則少犯之是謂四畏若天氣
反時可依時及勝其主則可犯以平為期不可過
也

泰定養生主論卷之十三

泰定養生主論卷之十四

痰證

痰證一條古今未詳素問雖載鼻軌辛頰喘滿為熱
而無治法方書雖類五痰諸飲之異而鮮能對證
余自幼多病莫識其原或偏頭風雷頭風太陽疼
自襁褓以來遍嘗頭風藥其病轉增直至出幼諸
證頓除則為頭眩目運如坐舟車精神恍惚或口
眼瞤動眉稜耳輪俱痒或顛領四肢遊風腫硬而

似疹非疹或運身燥痒搔之則癢疹隨生皮毛烘
熱色如錦斑用盡風藥而無效或齒頰似痒似疼
而痛無定所或滿口牙浮而痛痒不一累謂齒科
未能奏效或噎氣吞酸鼻聞焦臭喉間豆腥心煩
鼻塞咽嗑不利咯之不出嚔之不下或因噴嚏而
出或因舉動而唾其痰似墨有如破絮或似桃膠
或若蜆肉服四七湯則如水投石其聚也心下如
停水鐵閉滯妨悶噎逆連聲狀如膈氣久服秘方
降氣湯下丁香五套圓之屬則其病自若寢寐則
常夢刑戮衆囚兵刃劔戟或夢入人家四壁圍繞

斃得一竇百計透出則失記一何所或適然夢在燒
人地上四面枯骨烟之焦氣撲鼻不得其路而出
或不回觸發忿忿而怒悲啼兩淚而痛或騎馬郊
行則忽見天邊兩月交耀或見金光數道急急回
顧元無所自往往請問醫師達者皆知為肺疾驗
方用藥藥罕投機或膝或足腕忽然酸軟倒地或
腰腎骨節卒痛呼吸難任或四肢肌骨之間痛如
擊截即痛即止痛無常所乃至不時手麻臂狀
若風濕百藥不效秋夏夜卧光滑竹簟但覺遍身
習習不安如卧麥芒之中間有數處刺然如被蟲

毛所蜚或時四肢自臂已下手足重脰雖無痛苦
亦不能熟寐每遇四五月之間眼如薑黃粘
濕痒溢開闔皆難或逢陰晴交變則胸痞氣結閉
而不發則齒痒咽疼口糜舌爛及其奮然而發則
噴嚏連聲始則涕唾稠粘次則清水如注眼前黑
暗腦後風聲耳內蟬鳴眼矜筋惕備受諸苦志氣
頃消攀附無成周流四方遍問高醫或曰膝理不
密風府受邪或曰上盛下虛或曰腦寒鼻淵或曰
鬼擊也又曰屍注也皆我所知之方非我所苦之
病或曰治療必先理氣理氣徒然故自南星半夏

白朮細辛甚至羌花大戟甘遂巴豆鉛霜銀粉種
種逐邪正氣珀屑珠沉無所不為或曰虛也或曰
寒也或曰邪熱也並無一說對證一日於廣座中
遇一眼醫年逾八旬因道其所遇前朝貴顯備論
眼科精微至於諸風痰實脈絡朝會之妙則余不
覺避席而告其所苦老醫曰此非藥餌可療故難
言也余愈加恭敬至再然後曰吾觀君氣象軒昂
未可語道蓋非飛精補腦之術則不能愈也余加
禮再三老醫曰存想作用五氣循經變化白光自
肘後直上入腦腦實則不漏也余不覺失咲曰吾

飛金精於肘後鍊玉液於丹田未嘗思想皆出自
然但風火盤旋虎龍交戰已嘗逐盡寒邪痼疾柰
何道力未深風疾未愈老醫即彷徨四顧欲作拜
禮合掌加額感慨喜怍歡趨不能自已謂余曰公
神仙也吾老矣恨不能給侍瓶盃唯有讚嘆而已
余自思父母俱有痰疾我稟此疾則與生俱生也
當自為之計故於靜室默坐熟察病勢之來則於
胸腹間如有一氣交紐遂噎塞煩鬱有如烟火奮
然上衝頭面烘熱眼花耳鳴痰涎涕淚並從肺胃
沸然湧起凜然毛豎噴嚏千百連聲然後遍身煩

躁大寒之時即盡去衣衾裸體一凍則稍止片時
或春秋年涼之時則多加衣衾亦暫小緩或頓飲
冰水而勢定或不得已痛飲一醉而煩寧可謂辛
甘發散以寒治熱暗合方法而終不能逐去病根
故精心內觀反復思慮似睡非睡若聞不聞如有
人言曰云云余即解此意遂取前所服一藥以湯
為散變散為圓因獲大效漸為人所知故求治者
衆初年止用圓子三二升許次第用多至今週歲
常用圓子四十餘斤總六百餘兩以大劑八九十
圓小劑五七十圓登登以八十圓為率其重止於

一錢半該四千餘服或一服愈者或一二服而愈
者每歲愈疾常... 證十數年間得大效者動
以萬計其餘泛泛... 不可勝數矣今將三十
載官員將帶遊宦至於異方殊域皆知其名各本
無名蓋一時為人所需設以袞痰圓名之而今市
貨之徒已竊此名以偽亂真好事者百計求方至
於請託要路官員索之未嘗敢泄必不得已則嘗
書六七味相去頗近者作袞痰圖方與之今湖海
相傳者是也非欲苟此一身蓋其簡易不群神效
特異說破不難恐人視為泛常妄自加減輕生是

非互相誇尚則不能濟衆也或曰純陽真人誓願
天下人仙然後為仙子秘此方得不有愧乎余曰
神仙之道丹經萬軸妙在鉛火二字蓋神仙不敢
分明說說與時人咲殺人大抵龍章寶篆神方道
術未嘗不欲濟人亦未嘗不誠人謹傳授者蓋得
人則傳道不虛行余既不貨賣此藥何苦秘之自
取費耗哉今恐湮沒聊序艱苦萬一仍用俚語詩
以括其方庶免閭閻愚小輕舉妄論妨於濟衆也
諳藥性者觀之自然默解初無難事然後口口相
傳與諸善人共為饒益之事

袞痰圓方詩括曰

既裏翻身甲掛金藥性無毒利痰順氣蕩滌腹中寒
于今頭戴草堂深藥性微寒利痰清肺除熱安相逢
二八求斤正硝煖胎神妙賜明引經之藥也相逢
圓桐子意常斟胎神妙賜明引經之藥也相逢
滾痰圓服法
一切久新失心喪志或顛或狂等證每服一百圓人
壯氣盛能飲食狂甚者一百二十圓已上至三二
百圓以效為度
一切中風癱瘓痰涎壅塞大便或通或結者每服八

九十圓人壯氣盛者一百圓常服三二十圓無太便不之患自然上清下潤而妙

一切陽證風毒脚氣遍身游走疼痛每服八九十圓未效更加十圓

一切走刺氣痛每服七八十圓未效加十圓

一切無病之人遍身筋骨等處平白疼痛不能名狀者每服七八十圓未甚全效加至效為度

一切頭疼非頭風證牙疼或浮或痒非風蛀牙證者每服八九十圓

一切因風因寒鼻塞聲重等證身體不痛非傷寒證者每服七八十圓痰盛人實者加圓數服

一切噎氣吞酸至於噎逆漏氣及胸閉或從腹中氣塊衝上嘔吐涎飲狀如翻胃者每服七八十圓未效再服

一切心下怔忡如畏人捕怵惕不安陰陽關隔變生乖證每服七十圓人壯病甚者加至九十圓

一切失飢傷飽憂思過慮至於心下嘈雜或噦晝夜飲食無度或只虛飽腹中稍飢並不喜食每服七八十圓至九十圓

一切久新痰氣喘嗽或嘔吐涎沫或痰結實熱或頭

暈目眩每服八九十圓虛老羸瘦者五六十圓未效加十圓

一切急慢喉閉赤眼每服八九十圓甚者加圓數再服顯腫硬繞項熱核上若癰癰者正宜服之若年深多次服之瘡穿者用十五卷中銀粉散敷之口糜舌爛慢咽喉生瘡者每以五六十圓同蜜少許一處嚼破噙唾徐徐嚥之此少口瘡等證只以三二十圓如前噙三二夜即差

一切遍身無故遊走疼痛或腫或癢或如常痛無定所或俗名寒濕不腫在一處酸軟沉滯者每服七八十圓或九十圓皆量其大小虛實輕重任意消息服之

一切心氣冷疼如停水塊或動身散入腹中絞痛上攻頭面腫硬遍身四肢去處腫起軟浮或痛或痒或穿或不穿或穿而復閉或此消彼長漸成篤疾此係痰毒內攻或使肺爛痰臭或作腸癰內疽每服更量虛實加減服之以下惡物立見寬緩日淺膿近者尅日全安年月深遠者但可稍減如飲食壯者續續服之亦能全效

一切男子婦人大小虛實久患心疼下連小腹面黃

一切久新痰氣喘嗽或嘔吐涎沫或痰結實熱或頭

暈目眩每服八九十圓虛老羸瘦者五六十圓未效加十圓

一切急慢喉閉赤眼每服八九十圓甚者加圓數再服顯腫硬繞項熱核上若癰癰者正宜服之若年深多次服之瘡穿者用十五卷中銀粉散敷之口糜舌爛慢咽喉生瘡者每以五六十圓同蜜少許一處嚼破噙唾徐徐嚥之此少口瘡等證只以三二十圓如前噙三二夜即差

一切遍身無故遊走疼痛或腫或癢或如常痛無定所或俗名寒濕不腫在一處酸軟沉滯者每服七八十圓或九十圓皆量其大小虛實輕重任意消息服之

一切心氣冷疼如停水塊或動身散入腹中絞痛上攻頭面腫硬遍身四肢去處腫起軟浮或痛或痒或穿或不穿或穿而復閉或此消彼長漸成篤疾此係痰毒內攻或使肺爛痰臭或作腸癰內疽每服更量虛實加減服之以下惡物立見寬緩日淺膿近者尅日全安年月深遠者但可稍減如飲食壯者續續服之亦能全效

一切男子婦人大小虛實久患心疼下連小腹面黃

一切久新痰氣喘嗽或嘔吐涎沫或痰結實熱或頭

暈目眩每服八九十圓虛老羸瘦者五六十圓未效加十圓

一切急慢喉閉赤眼每服八九十圓甚者加圓數再服顯腫硬繞項熱核上若癰癰者正宜服之若年深多次服之瘡穿者用十五卷中銀粉散敷之口糜舌爛慢咽喉生瘡者每以五六十圓同蜜少許一處嚼破噙唾徐徐嚥之此少口瘡等證只以三二十圓如前噙三二夜即差

羸瘦痛陣日發必嘔綠水黑汁冷涎乃至氣絕心
下溫暖者並量大小多至七八十圓事屬不虞之
際至於百圓即便回生如未至顛危者虛弱疑似
之間只服三五十圓立見生意然後續續進之以
差為度兼服生津化痰溫中理氣藥以全其功唯
豁痰湯加減之法為妙方見十五卷中

一切荏苒之疾日久男子婦人之患非傷寒內外之
證或酒色吐血或月水愆期心煩志亂或腹脹脇
疼勞痛耳聾鼻骨即酸痛乾嘔惡心諸般內外疼
痛百藥無效病者不能喻其狀方書未嘗載其疾

醫者不能別其證並依前法加減處

大抵服藥必酒臨睡就床用熱水一口許只送過咽
即便仰卧令藥在咽膈間徐徐而下如日間病出
不測痰不可忍乾嘔惡心必於除差者須是一依
臨睡服法多半日不可飲食湯水及不可起身坐
行言語直候藥圓除逐上焦痰滯惡物過膈入腹
然後動作方能中病每次須連進兩夜先夜所服
次日痰物既下三五次者次夜減十圓下一兩次
者仍服前數下五七次或只二三次而病勢頓已
者次夜減二十圓頭夜所服並不下惡物者次夜

加十圓壯人病實者多至百圓唯狂疾勁實及暴
卒惡候多服無妨大抵服罷仰臥咽候稠涎壅塞
不利者乃痰氣泛上藥病相攻之故也少頃藥力
既勝自然寧帖往往痰病日久結實於肺胃間或
只暴病餘無泛溢者服藥下咽即仰臥頓然百骸
安靜五臟清寧夢寐佳境如游華胥氏之國和悅
不可云喻大抵次早先去大便一次其餘遍次皆
是痰涕惡物亦有者是澹糞用水攪之盡繫痰片
粘涎或百中有一稍稍腹疼腰腎拘急者蓋有一
種頑痰惡物滯滯閉氣滑腸裏急後重狀如痢積

片餉即已若其痰涎易下者其為快利不可勝言

頓然滿口生津百竅爽快間有片時倦怠者蓋連
日病苦不安一時為藥所勝氣體暫和如醉得醒
如浴方出如睡方起即非虛倦也此藥並不洞泄
刮腸大瀉但能取痰積惡物自腸胃次第穿鑿而
下腹中糟粕並不相傷唯下部膈腸之糞乃藥力
不到之處是故先去其詳悉不能備述
服者自然知之

痰論

一切氣急喘嗽咯痰吐涎世人皆知為痰病方書備

載於痰門又曰治痰必先理氣氣順痰消於理甚明蓋曰憂思損志氣鬱凝疑氣治則痰散也然而痰因氣結氣因痰滯理氣則其如痰何余故用麥賦痰證者屢見出腹啼聲初出已有痰涎又有大善知識忘形忘骸無思無慮者頓抱痰疾此豈唯因氣而然乎故學者不可固執一端而不通

一切無痰不嗽不噦者世人莫知為痰方書散入雜證是以大小七氣湯治中二陳半夏茯苓湯細辛白朮薄荷石膏白礬皂角南星貝母常山以至青

養生主論卷之四

十一

州白圓子壽星散種種消酒化氣去風寬膈止惡但諸方顯仁藏用於其間古人治痰莫不在斯乎余用麥賦圓獲效萬無一失者蓋泛應曲酬精心入思於理不乖濟利年遠穩審絕倫也唯脫形不食及水瀉并孕婦不服外自數歲已上至八旬者有病皆可量度前法解之更有病者或只常人大便頻去或稍腹痛或微覺後重但看其色焦黃稠粘者並是痰瀉正宜服之逐去頑痰臟腑清利自然不瀉也

痰形

一切男女大小素稟痰疾其候往往不同其狀各各奇異方書有云痰清而白者為寒黃而濁者為熱殊不知始則清白久則黃濁稠結疑於下清白稀薄浮於上嗽而易出者清而白者也咳而不能出則黃濁結滯者也甫及吐盡為稠黃者乃曰久濕熱鬱沸上下凝結皆無清白者也黃稠濁結甚至帶血血敗成黑痰橫於肺胃之間者為關格異證人所不識及為上壅頭目齒頰喉舌諸病輕則鼻準赤查兩竅生瘡頤頰結硬風壅心煩鼻塞聲重涕唾稠粘重則為肺癰腸毒便膿寧跛篤瘵或

養生主論卷之四

十一

為誇大自高妄誕漸至顛狂歌笑逾垣上樹火勢既退痰血膠膜於膏肓之間神明之府以至終日兀兀定視或只言語謬錯或飲食酒醪律噉自若喜睡癡憨數年者不可卒治三五載者克日可安服藥一次則狂勢定二次則知羞識愧定視兀兀三服後即復聰明逐下惡物曝乾擊之則如金石之聲得雨濕潤其狀如先痰形若清白稀薄泡沫粘膩與氣擊搏吹噓脹大狀若魚胞者粘喉着肺朦膜氣鬱滯喘急吐咯不盡下連敗濁稠痰咽膈沸食相雜糟粕不利終日膨脹不進飲食或腹

中虛氣作聲上攻下注乾嘔惡心腸鳴下泄或轉輸失常滑脫瀉瀉狀若播爛山藥芋頭水洗不散或色如红柿或即焦黃或對沫糟粕生熟蕪并痰喘日久者肺氣不能護衛畏風惡寒自汗如雨小便頻多乃至百關不調五神失位所致多端或衣食過熱時候鬱發但見傷寒諸證始因痰疾而然者衄痰圓逐下敗物克日清寧寒者即和熱者自清飲食復常便溺有度也其餘頭面四肢胸背腹脇內外為癩百般皆痰形不一所致有如木浸阿膠或似蜆肉或如破絮或如米粒或與涎相雜或

如熟糰或如臭膿或帶瘀血嗽而能出購方書載為一門嗽而無痰則方書別為一類殊不知總為一痰其狀不同故異其津液既凝為痰不復週潤三焦故口燥咽乾大便秘結面無血色白如枯骨毛髮焦槁婦人因此血無贏餘經水絕斷或即愆期方書雖各有條必須逐去敗痰服餌方得有效

痰味

一切痰涎各有氣味清白者味淡日久漸成惡味口舌有如嚼椒如蜆肉破絮米粒之類者其味鹹能使人味咯咽痒如熟粉桃膠者其味鹹酸麻苦辣

澁腥臊惡氣往往不一故停滯於胸膈之間使人心煩多怒眩運眼澁痒痛齒舌或痒或疼喫食頻咬頰車其味在於肺胃之間隨氣週流百脉滲入毛竅面若蟲行遍身習習淹頓刺截甚至於風疥燥痒入骨搔爬不厭當其作楚之時涕淚痰涎並如砒霜礪砂之味在喉則錯喉唾捨或乘時着於喉嚨曲擢之中咯不出頓嗽忙窘但如米粒一點忽然咯出齒舌俱疼其况甚惡故遂下敗痰之時間有穿腸出腹滯滯淹頓如疝積之狀荒窘可畏其味焦苦豆腥者使人上壅赤眼口瘡熱被喉閉

面上鼻竅生瘡口苦舌乾喉燥聲嘶鼻聞焦臭其味相蕪者蕪病其味單行者單病余平生病痰為人治痰撈籠日深討論日久備知其詳非圖文具而已故不愧鄙猥瑣屑敷演大畧其餘變狀不常病者服藥自知痰證脉息已且於論卷中

痰證或問

或問曰據子所陳頭風已下諸證在方各有科目今以一衄痰圓治之則諸方何用六氣何有蒼曰古今醫方各殊號異君臣佐使彼此蕪并痰論已譬喻及若夫六氣循經則有滯情內外之因六淫之

病當祖仲景專科七情之方雖有多門原其本標
 半因痰病蓋亦有因病而生痰者也故痰之為病
 不出六經六經所屬其非六氣乎醫書以脾為中
 州合胃為表裏胃為水穀之海變化糟粕灌溉四
 臟其氣薰蒸上朝肺為華蓋主司皮毛週流內外
 充潤百骸氣血為榮衛之氣合會為津液之源隨
 經變化在肝名津在肺名液在心為血在腎為精
 在胃為涎元和純粹穀氣相資升降無窮髓腦涕
 唾洩精津氣血液同出一源而隨機感應故凝之
 則為敗痰痰者濕類也屬足太陰濕土所司故腫

養生論卷之十四

滿至極則必喘痰喘至極則必浮在方則有理氣
 消腫之藥故不言痰也肺為貯痰之器痰實鬱勃
 而濕熱化屬乎少陰君火所司在方則有除熱清
 劑故不言痰也火盛金衰木無以制屬足厥陰風
 木所司風性飄蕩動靜不常干犯諸經在方則有
 一百二十種風故不言痰也痰乃敗津結實之形
 窒礙朝會隧道氣不流暢在方則有七十二般氣
 故不言痰也津既為痰不復合氣氣氤氳留肺胃
 之間自為惡物其冷如冰積之日久或咳不咳或
 喘不喘或嘔噦涎沫或不唾痰或面青唇黑四肢

厥逆或惡風或惡寒或頭疼身痛或多汗如雨或
 即無汗本因肺病狀若傷寒屬足太陽寒水所司
 在方則各分治法故不言痰也或因志不遂憂思
 鬱結或因驚伏痰或因伏痰怔忡如畏人捕拂動
 至甚火氣上炎性好誇大坐卧反常語言錯繆狂
 惑悲笑逾垣上屋邪陽獨盛營力過人屬乎少陽
 相火所司在方則有鎮心寧志之劑傷寒自有別
 條故不言痰也中風者延浮痰凝津不潤下大便
 燥澀有伏痰者肺氣不治腠理開闔失常衣食辛
 熱或天氣鬱蒸內外交燠而壅或衝胃風寒則毛

養生論卷之十五

竅驟閉肺壅痰塞甚至皮毛枯竭皴燥並屬乎陽
 明燥金所司在方則各分證類故不言痰也蓋因
 痰而致病者先治其痰後調餘病因病而致痰者
 先調其病後逐其痰故經云有其在本則治其本
 有其在標則治其標其有敗痰既下諸證悉痊者
 經又云有治本而得者有治標而得者如是之謂
 也
 或問曰痰留肺中人皆曉之今言在胃入腸尚或可
 信所謂筋骨四肢五臟頂門脚心卒暴遲久之疾
 其義何在答曰元氣氤氳榮衛之間不容髮間上

焦停痰週流不利氣阻其中奔潰四逸隨其所寓
緩急而為諸病也

或問曰有痰而服痰藥眾所共信今令無痰者服痰
藥世所未聞答曰諺云隔山見烟便知是火既是
逐動敗痰方覺痰盛殊不知積痰日久結實不泛
但能開格致病並不咳嗽吐痰既已逐動敗痰根
始能隨氣上下再進一次無不奏功

或問曰有久病得藥痰下頓安者何也答曰敗痰結
實脫滑肺無餘黨逐下敗痰四躰輕安即日無事
或問方書皆曰五痰何謂也答曰所謂風痰寒痰熱

痰氣痰味痰又名酒痰味痰者因飲食酒醪厚味
而唾痰也氣痰者因事逆意而然也熱痰者因飲
食辛燥燒炙煎燂重稠厚梅及天時鬱勃而然也
寒痰者因衝冒風涼不節之氣而然也風痰者因
感風而發或風熱拂鬱而然也此皆素抱痰疾者
因風寒氣熱味而喘咯咳唾非別有此五種之痰
故一以袞痰圓治之即效若素無痰疾因風寒入
肺痰喘咳嗽并有外證者自屬傷寒證治之條外
證既罷或過經壞證痰疾則亦用袞痰圓治之即
效醫書又以心肝脾肺腎為五痰學者鮮有不惑

效醫書又以心肝脾肺腎為五痰學者鮮有不惑
蓋言喜怒哀思智五者之氣鬱結成痰也痰既成
形則心肝脾腎無所停留而留於肺尖養生之家
亦宜知之則其義不惑

或問曰方有諸飲飲與痰有以異乎無以異邪答曰
諸飲者溢飲支飲溇飲亦曰留飲留者飲不入胃
不與穀勻化者也支飲者停留過度支分別道而
脇痛腸中水聲者是也溢飲者過飲酒漿湯汁之
類是也蓋有伏痰者傷於停飲是以嘔酸吐水皆
因痰涎粘滯隔礙而消化違時故也易云水就濕
火就燥物各從其類不已則邪濕侵脾而為泄瀉
小便若秘則洪水橫流而為水腫矣急以袞痰圓
救之

痰忌

胡椒乾薑辛辣燒炙煎燂性熱等物發痰助壅合鍋
熱麵大發風痰必須過水離湯還汁令熟食之無毒
芋頭山藥魚腥油膩粘滑等物惹痰不利腸胃熟鷄
鴨彈熟菓子但是酥膩之物帶隔閉氣生痰素有痰
者宜食清涼菓木飽上多食無妨暴感風寒痰病者
皆宜禁之

藥無所忌

服袞痰圓後次日飲食湯藥俱無妨礙

泰定養生主論卷之十四

養生主論卷之十四

六

泰定養生主論卷之十五

逸

雜治活法

斯文之道後學賴其法度藻章及乎華敵救時則其義在於損益利害而已唯醫亦然譬如匠石運斤斲削必師繩墨而運繩墨者匠石也故先達罕集方書正恐人殫在一隅耳養生君子致知然後知至據德游藝其庶幾乎

敗毒散 治四時頭疼項強壯熱惡寒身體煩痛寒

熱交雍咳嗽鼻塞聲重風痰頭痛嘔噦寒熱

人參 去蘆頭 赤茯苓 去皮 甘草 燻

前胡 去苗洗 芎藭 羌活 洗去苗

獨活 去苗洗 桔梗 苦者去蘆 柴胡 去苗

枳殼 去穰麩炒香熟

右等分咬咀每服四錢水一盞薑三片薄荷少許

同煎八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活人書中云治四時疫癘余平生以濟人常無虛日蓋四時不正之氣冬當寒而反熱夏當熱而反寒春宜溫而反涼秋宜涼而反溫故病者大小無異或一

郡一邑然唯丘陵澤國高下有差大抵使人痰涎風
壅熱煩頭疼身痛等證或飲食如常起居依舊甚至
聲啞市井號為浪子瘟以其咳聲不響續續相連儼
如蛙鳴故又號曰蝦蟆瘟或至赤眼口瘡查頤喉閉
風壅噴嚏涕唾稠粘里域皆同者並治之數服未效
者須服家痰圓逐去敗痰然後再服以效為度藥中
去赤茯苓桔梗加青皮白朮者名清氣散治法並同
但以荆芥穗為引子不用生薑薄荷敗毒散中須加
乾葛為妙多服未效而有寒熱往來不常者必用小
柴胡湯不拘服數並無過失此三法治疾延風壅熱

卷之三論卷之三

二

煩衮痰圓之次煎藥中之精粹也三陽脚氣上壅痰
涎風毒熱煩通用敗毒散大便秘并口鼻出血痰涕
者加黃芩大黃同法煎服或用清氣散亦可簡當神
效速驗不在沉香三藥之下
痢疾兼有寒熱痰涎者有一件者並用敗毒散入陳
倉米三百粒薑棗同煎服古方名倉廩湯不拘赤白
雜色任用唯無熱煩者少與之仍服圓散止痢之劑
一切瘧疾輕重雜色或帶血塊惡物者不問曾經推
挨但是久新不已者並用衮痰圓毒甚雜色並煎或
熱或不進食者每服六七十圓次日勢退者再進三

二十圓即服局方斗門散治之萬無一失也人弱痢
輕者每服三二十圓每日一服第二三日即兼進斗
門散多服無妨以效為度不可聽信土俗常談謂粟
殼壞胃此等無知之言也蓋痢毒氣停滯腸中胃氣
不行不能食緣其濕熱鬱蒸之故不服粟殼者亦有
之也土俗名曰禁口痢余故用衮痰圓先逐去蕪滯
粘緞毒物導開毒氣腸漸利多服斗門散止之則無
患矣若不先拔便用滋藥止之即禍事也蓋驚粟殼
性溫體虛局方利藥中十居八九皆其欲害人乎大
抵百藥之性不出溫涼寒熱藥體則不過浮沉澀滑

卷之三論卷之三

三

在人用之如何耳醫之為難上焦之病宜沉而降之
中焦之病或升而發之故滑者澀之澀者滑之痢者
滯也滯而不利則腸臟搖縮欲行不行欲已不已而
裏急下迫不能通快也近代醫師故用滑石藥開導
之使其利而不滯也余今用衮痰圓速效者惡物與
痰涕凍膿一體也豈非瞭然之事但發熱悶亂不寧
混下鮮血或帶下積自汗者不可復生也主病者見
此證候當言定見即用傷寒書中陽明急下證治法
療之或得九死一生
斗門散 治八腫毒痢臟腑撮痛膿血赤白或有五

色相雜日夜頻併無治禁口惡痢裏急後重大濕
不止酒痢毒膿全不進食他藥不能治者服之立
效

鷲粟殼去蘆

地榆去蘆

當歸去蘆

右為細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煎七分溫服不拘時
候余常人溫飲湯調尤妙昔有憲官按治間患痢
以前官之言來就余醫初服衮痰圓三十圓勢即
定次服斗門散經宿較之前日已減七分次日醫

養生論卷之十五

官群集議論稍異其疾復作憲官去左右謂余曰
吾本回司醫治因有足下故來相就眾醫皆說子
用粟殼不宜遂惑之甫索局方觀之初無不可况
眾醫之藥服之皆不及子所用之法感激甚多但
官舍起居不便遂別去歸私第依前復舊效常有
一富長者以父友之故求余治痢大苦小便秘之
每服湯浴方得初通終不快利余先發五苓散加
滑石末赤芍藥木通山梔子令用燈心竹葉煎服
未幾溲通並是黑穢惡物痢亦漸輕余至進衮痰
圓五十圓其勢頓減舉室歡悅患者笑容可掬

食亦進生意類回續令服斗門散忽為其左右各
有薦主遂阻之後為前醫仍用震靈丹兼是旋煨
火藥即令多服患者頻頻索余則余已在汶上矣
遂大下瘀血發渴而卒養生君子幸深鑑之其餘
愈疾不記其數不欲教舉也

豁痰湯

治一切痰疾余製此劑為衮痰圓相副蓋

以小柴胡湯為主合前胡半夏易以南星紫蘇橘
皮厚朴之類出入加減素抱痰及肺氣壅塞者以
柴胡為主餘者並去柴胡用前胡為主

柴胡洗去土并

半夏洗去滑四兩

黃芩去內外腐三兩

人參去蘆風壅者不用

赤甘草各二兩

帶梗紫蘇

陳皮去白

厚朴去粗皮薑汁炙

南星去臍各二兩

薄荷葉兩半

羌活去蘆一兩無

枳殼去穢炒

已上一十味中風者去陳皮入獨活胸膈不利者
去陳皮加枳實去穢炒更加赤茯苓去皮內外
無熱者去黃芩虛弱有內熱者勿去黃芩加南木
香一切衮痰氣之藥無有出其右者氣無補法之
說正恐藥味窒塞之故是以選用前件品味並是

清疎温利性平有效者也

江東有一富商自奉頗厚忽患一疾心驚如畏人捕
纔聞脂粉氣即便遺泄晝夜坐卧常欲三五人擁護
方始放心甫及交睫即陽氣不固遍身紅暈紫斑兩
腿連足淫濕損爛膿下不絕飲食倍常酬應不倦所
在求醫皆無少效一日託其親舊數輩多訪余以求
診視乃六脉俱長三部九候來往有力兩手寸尺持
盛至數不遲不數卒難斷證始且與之曰足下年逾
六旬神氣尪瘠脉息如是但是心下怔忡驚悸陽事
類與恍惚未審是否商曰非也其但覺虛弱無力及

苦於下元不固兩腿風瘡侍奉皆仰婦人而又窘於

淫亂不能自禁余謂之曰汝若求醫則必作三種病

治一者治驚悸二者治虛脫三者治火風以余觀之
只服衮痰圓然後調理滿座愕然莫曉所謂余與之
曰此係太過之脉心腎不交商曰然則腿脚為風癩
乎余曰非也水火亢行心不攝血運於下不能上升
凝於肌膚日久濕爛與火炎水濫神情不寧陽事頻
泄者本同標異也余故曰逐去痰毒然後調理遂服
衮痰圓二次三日後再來求診脉氣稍平再令服之
商曰某浙右生長家人慮其體虛欲求補藥是愿余

曰足下連年求醫醫者無非選方對證一合法既

已日久不效愈加開格之甚者蓋認似為真不識虛
實本標故也余言既不足取信於人則請已之衆賓
列坐合辭悞請遂再服三次越五日再來求診其脉
漸和患者已不齒及驚悸之苦但求治遺泄之藥余
用豁痰湯本方加白茯苓煎服月餘日再請諸證頓
減精神爽利亦不用人扶策患者皆不言及前證但
言如舊更望緊治腿脚濕癩於是諸鄙其味心余因
回速遂寢其事明年再會仍從諸公求見首以風瘡
告急諸公亦不甚贊成余憐其愚俗遂書豁痰方及

今用嬰幼門泥金膏以新汲水濃調厚敷兩腿乾則

再上經一復時洗去則熱氣已衰皮肉寬舒然後用

杖毒活血之劑治之

杖毒活血方後四味自是一杖毒凡杖毒畏痛不禁
措先者用新水調敷杖毒惡水一處而

差係表致和得之於刑部
犯人余常以代淡金膏敷

蛇床子 光草烏 火煨盧甘石

枯白礬 凌霄花 大薊根葉

赤石脂 白石脂 小薊根葉

天花粉 檳榔 真菜豆粉

已上並為末煎大黃汁冷調如泥厚敷兩腿

爛去處三易而後敗血黃膠惡水去盡及膚皺損
剝落痊瘥前後遺幣送物余一無所受

又吳門一富室少年神色杜盛亦苦前疾但不患瘡
飲食倍常惡聞聲響倦於執作余令服袞痰圓患
家自謂其虛不敢逐利百藥無效遂為巫蠱所惑
移屋改墻扶鸞禱聖生理廢置數年之間倉庫蕭
然後始漸安

又有富室子弟因憂畏官事忽患惡聞聲響鞋履作
聲亦即驚怖有事則彼此耳語而已飲食自若舉
動無措余令服袞痰圓二次即能起坐應酬再以

豁痰湯并童壯門中分心氣飲相間服之而愈

又有一相識官員為事卒為公吏部集隣里直入其
室搜索次人因而驚死其妻瀕死更甦省失志顛倒
棄衣摸空親踈圍繞悲憂嗟嘆余令服袞痰圓二
次下咽即睡醒則熱定矣次夜又一服仍用豁痰
湯加枳實服數日即安略舉此四證因在奸所畏
捕而得之其一證為人端正喜怒有節平日而
病後之二證各自有因故大同小異此之方書虛
滑類中所載之方豈無相似若依而用之則實其
實矣豈唯不效而已又恐有效而為害更深也俗

云千金易得一效難求非方鮮效乃是人鮮識證
者也大抵伏瘕多使人眩暈鬱鬱恍惚是故壯人
亦自謂虛弱不可不知

嘗有宦家婦人忽患心腹冷痛遂嘔吐去盡宿汁不
已而又吐清涎如鷄子清之狀一嘔一二升許少
頃再嘔百藥不納嚙唾亦不能順下已經三日但
聰明不昧一分付家事已備週身之具將欲就
木得余診其脉六部弦細而長令服袞痰圓三十
圓並不轉逆須臾坐寐移時索粥食之次日再進
三十圓只服局方茯苓半夏湯次日服小兒方白
朮散下四五日飲食如舊

復有巨室仗余友愛招致及抵其所午夜天寒可愛
患人素清癯骨立但苦滿腹冷痛呻吟之聲撼屋
振床嘔吐清汁亦如鷄子清醫流數輩縮手無措
百藥不納唯服袞痰圓三十圓即便寧睡更不嘔
逆一家百口各得暫安復診其脉雖熟寐中亦弦
數之甚次早余即拂袖飄然諸公告留不已余遂
與之曰吾頗諳此證故敢下藥不無眾議紛紛不
下藥則諸公見逼當此掣肘之際不去何待患人
睡醒仍更呻吟急須前藥余不獲已再用五十圓

一第1029 册 續修四庫全書第 6 版正句

辰已間服至未申之間其痛休作數四但不甚大
嘔節續登瀾略有大便如水浸猪肉亦似赤白痢
疾小便少許皆如丹粉相和膠膩不多餘色皆是
藥汁迫暮後大嘔二升許盡如鷄子清其藥圓皆
如茶脚褐色仍有前數粒粒分曉以手燃之並無
顏色藥汁衆兵驚駭患人痛定孰寐其內人曰藥
既吐出仍舊有效何也余曰此不可曉非醫義之
所載也雖粗泮吐出而藥味皆隨大小便下故效
耳次日患者哀懣曲留余即反掉矣唯留豁痰湯
數貼令其服罷仍服白朮散而愈

泰定養生論卷之五

十一

燕人楊其姓者久患冷氣滿腹上攻下注大痛不堪
任通陣壅上即吐冷涎半升而止每日一作飲食
不進遂成骨立以其親爲當路官員之故累召高
爵治之遍嘗溫補下元種種貴細之劑了無一效
不獲已扶僮肩息而來求余診視其脉六部弦長
勁急兩畔別有細脉沸然而作狀如爛綿余曰不
審足下所苦何證但以脉言之則有一胸膈臭痰
在內患者鼓手曰然也衆醫皆作冷氣因補治下
元日久並無少效某自覺胸中痞悶但不會此方
今聞此說令我大快遂令服痰痰圓五十圓次早

報來臨睡服之半夜後吐黑綠冷涎敗水一銅盆
今早大便畧通已見敗痰更求今晚之藥再付七
十圓第三日其親識來曰患人即日動履輕安嬉
笑自若連年痼疾不三二日頓安無以爲報夫婦
頂香路拜而來踵門爲謝遂遣人力止之再服一
次圓藥令服局方橘皮半夏湯四君子湯而愈
散藥李媪年八十餘歲臥病日久母託豪貴之故欲
求診視余毅然不許不得已令其親人詣余曰媪
病心煩喜怒改常胸閉不能進食迷悶發作展轉
不安並無寒熱別證余曰汝既久醫不瘥吾除衣

泰定養生論卷之五

十一

痰圓外無法可爲况其年高不食豈其宜乎來者
力請服之余曰吾故知其可服但不可多試以十
圓一服當自知之也既而逐下敗痰三五片一如
水浸阿膠頓然安好再求三十圓作三服後只再
進一服餘二十服置於佛前舉室歡躍而來曰母
氏復生矣近已備後事只俟其瞑目今得二十圓
藥頓得痊安間巷驚駭拜謝而去余製龍腦膏一
劑令其每夜嚙嚼無恙五載中風而終
龍腦膏 余撰此藥隨身自用及濟年高不任逐利
者但是上焦風痰熱壅咽膈不利等證並宜服之

薄荷一斤 赤甘草二兩 防風去銀半

苦桔梗去蘆二錢半 川芎洗去塵土二錢半 縮砂五粒

白豆蔻三十粒

右七味勻為細末入煇硝研細二兩梅花片腦半錢和勻生白沙蜜調搜成膏每以一彈子大嚙化嚙津如年老枯槁痰熱喘滿者以一彈子大略嚙潤頓作一嚙遂覺胸中清涼痰涎立轉或吐或散大小強弱之人並如此法昔有故舊富長者強健歲武忽患喘滿不咳不吐痰病日久腿脚陰囊盡為水腫倚息困極之至余深閱之謂其人曰非

養生集卷之五

十三

水證也但有身胸膈敗痰宜服袞痰圓患者曰非四五人扶持不能登屋遂已之至於用醫鍼刺放水備受諸苦年餘漸瘥忽吐臭痰患人撫牀大聲曰果中前言吾不智以至久患今則痰敗必成肺癰急請余謝過求治遂合龍腦膏一劑服未竭而愈

忽有婦嬌弱豐頰不言何證求余診視六脉疾數動急上大下小三焦一部搏指之甚余但曰那得許多熱來其厥良笑曰此一言與老醫之言何其相背大甚老醫曰那得許多冷來故服藥衣食並是

辛熱過暖之事疑其證愈加今當從先生之言請為治之萬幸遂問其故則曰上雍痰盛胸閉脇疼頭不能舉口苦舌乾精神煩亂寢寐恍惚兩頰結核飲食不美凡百不佳於是乎令服袞痰圓八十圓隨時清利相繼三次服之五七日間精神喜悅談笑異常故五七日一次服九十圓至百圓每夜嚙服龍腦膏然而病勢日久蕪聞賦風昔之疾遂令服黃連解毒圓一年方愈遂終身不敢闕此藥

黃連解毒圓

黃連去蘆 黃芩去蘆 黃蘗去蘆 黃藥去蘆

山梔去蘆

右四味為末水圓如桐子大上焦熱食後服三焦熱不拘時候

昔有士人弱冠未婚病遺瀝日久每作虛寒脫泄滲之愈甚來求余診六部弦數不記至數人已骨立不能自支余曰苦哉此三焦不利膀胱蓄熱五淋病也患者曰膏血砂垢每溺則其痛不可勝言余用局方五淋散加山梔子赤芍藥川木通瞿麥穗呵噉衣草滑石末大作劑入燈心二十莖煎服五

七日全愈無奈頻發自後侵晨人來告急云九日便溲俱不通秘悶將死余即令用細灰於患人連臍帶丹田作一泥塘徑如碗大下令用一指厚灰四圍高起以新汲水調朴硝一兩餘令化漸漸傾入灰塘中勿令湯溢橫流須臾大小便進然而出溺中血條皆如指面若非熱鮮氣使則其如龜竅之小何又連出三四日惡物復得回生再令服黃連解毒圓前後二三載不下三四斤矣至今安然不發嘗有村人以鑿冥錢為生頗溫飽一日家人出游其人強自看家心下無事因行至竹下就取新筍作羹食之其意洋洋然樂哉遂嚙納間忽為一噎病至一載百藥不效家產蕩然余聞之以還寬散令其煎服次日人來報曰患者昨已病極自已津唾亦燕不下服藥幸而納之胸中沸然作聲見此回生之意以棺木送終之物權且小停敢望再惠前劑余問其幾日不入粥食則曰數日矣唯

養生論卷之十五

十五

為噎疾十不治一者

菓撥

麥芽炒

青皮 去白

人參 去苗

苦桔梗 去苗

柴胡 去苗

白豆寇

楠木香

高良薑

半夏麩

右為細末每服一錢水一盞煎七分熱服大効忌油膩魚腥粘滑此藥最妙余救人極多但少得全生者其說為何蓋此病去死甚近纔得少減百念復生由是中較者多矣所得玩存者唯處子及道流中數人而已後之患者當自裁之如或大便秘

養生論卷之十五

十五

實者間服麥痰圓三十圓每日一服行津潤臟腑得涎行氣降以全前功若始因實証而噎者只依袞痰圓法度服之以效為度救人及製更不細述有婦人疑其夫有外好因病失心狂惑晝夜言語相續不歇舉家圍繞捉拿不定因求余治令服麥痰圓八十圓即便伴睡是夜不語象人皆得休歇次夜再進一服前後兩次逐下惡物患人已知羞恥遂酒飲食起坐皆如常不五七日能針指終是為意不快余慮其復作陰令一人於其前對傍人曰可憐某婦人中暑暴死患者忻然問曰你何故得

知說者曰我見其夫買棺材去也患者曰慚愧慚愧由是全瘥余再詢其家人曰患者月水通否其姑曰近來月餘不進飲食瘦弱羸劣恐無續余曰血稍鮮時即來取藥次後來曰血間鮮紅矣即令服婚合門中滋血湯止之再服本門增損四物湯半月全愈更不舉發

泰定養生主論卷之十五

養生主論卷之十五

十一

泰定養生主論卷之十六

逸

歷用得效方

驅瘧湯 治一切久新瘧疾此方元自至元十五年阿木都元帥南征之時因患瘧疾百法不效至於維揚召官醫診之余親識石其姓者忽為有司驅至帳前但見虎符已下官員露刃守衛元帥卧榻石公身自謂必死既而傳命曰元帥久患瘧疾只今便要安可石公憂畏之極信手撮成一劑服之

養生主論卷之十六

即效大有賞賚及出身根脚後數年其藥僕從余游宦南荒彼中官吏將校例苦瘧因獲此方隨用即效遂大行於世復會維揚石公再請訂正石公曰尚欠陳皮一味余從而用之則鮮效矣後悟其相戲但依前法四味為的至今四十年矣

常山

草菓煨

知母去毛

貝母去心

已上等分每服四錢虛弱老人小兒只須三錢酒一盞煎八分不可過熟熟則不效發日天明後去滓執服滓以酒浸至將發前再煎熱服奇效如

神不能備述嘗有婦人每日午後發熱衆醫百計
 循經用藥日久愈重余道此四味令服醫士莫肯
 聽從余曰此純熱瘧疾平日治之如探囊取物耳
 勉其服之即瘥但人惡其酒氣余家親戚老幼纔
 有瘧疾俱能服之元無惡味余因用酒先煮過常
 山晒乾入藥只令患人水煎服亦妙不可例謂常
 山為吐藥而不用萬萬無一人曾吐者蓋瘧者痰
 疾也常山專能治痰有微吐者乃痰藥相敵而然
 亦有自然吐者世俗命曰醉瘧豈常山之使然乎
 通神圓出余家舊方治一切瘧疾神效每常齊人四時
 不闕服者除生冷魚腥油膩粘滑外於藥百無所
 忌余平生收方瘧藥最多但犯砒礞惡性相返避
 忌者並絕而不用唯此二方濟人絕妙

樹上自死乾桃子二七箇 豆豉末一兩

巴豆七枚去皮

右一處用新汲水為圓如梧桐子大硃砂為衣患
 者發日天初明時面東念藥王藥上菩薩新汲井
 花水吞下一圓立效每日發者連服兩日小兒服
 者別圓大小不等者量與之

金黃散 治尿血出篋中秘寶方神效

槐花揀淨炒 川鬱金濕紙裹煨熟各一兩
 右為細末每服二錢煎淡豉湯調下無時立效

桃仁法一治炎瘴氣服
 好新桃仁二升去尖 好阿魏二兩
 右用老酒一斗同煮酒盡焙乾於絹袋內盛如入
 炎瘴之地即每日空心爛嚼七粒酒下大妙

治蛇虎病毒蟲所傷出篋中秘寶方
 白礬一味溶汁
 先看患處大小用紙燃作圈水濕過圍在瘡外令
 著實留中間以糝雄黃末子即用紙礬汁傾

紙圈中瘡口上時時出毒氣黃水其上尚有紅
 線紋縷亦即收盡如大股惡物所傷者隨即用繩
 緊扎定瘡後毋令入腹然後之槍梓無雄黃亦可
 此法濟人頗多

通開散 治一切口眼喎斜出篋中秘寶方

川烏頭生用半兩 青頭礬半兩

右二味為細末每服一字入葶管吹入鼻內出涕
 吐涎立效須令患人嚙水滿口閉住鼻息庶得藥
 不落患人之口亦不逆於吹藥人口也神效無比

愈風散出篋中秘寶方治一切大風惡疾除鼻塌者不治

其餘久新見患服之無不愈者

淡鼓為末

真水銀輕粉

枳殼末

右三味各抄小錢上二錢五更初煎糯米飲調下

至早飯下稍覺困倦欲睡不睡意思乃藥力搜風

故也逐下惡物後次服圓子藥

鶴虱圓治篋中治法如前不拘歲月唯以效為度

鶴虱二兩餘炒須自采者為良蓋此草與蒨草葉相侶即地菘花別名也蒨草葉草對節生葉而地菘生葉

防風去銹一兩地榆半兩

麻黃去節半兩雄黃兩別研天麻半兩

右為細末以醋糊為圓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五

圓溫酒下三服忌鷄猪魚蒜粘滑油膩燒炙煎博

胡椒熟物房事財氣能如苦行三年者十治八九

不然則雖效亦成中輟余平日素濟人頗多唯田

夫野叟百無一有恨病愛身者一一奏功其餘稍

加縱逸者未甚全瘥患者宜自珍惜

大戟出篋中秘寶方治一切水氣疾蠱癥瘕食積

大戟紅芽者巴豆一百箇去皮水三升

芫花揀淨甘遂乾薑

真陳皮去白礪砂薑黃

肉桂去皮已上

右為細末於小鍋內慢火炒令極熱不可焦煉蜜

為圓如梧桐子大常服生薑湯下一圓如欲取轉

量腑臟虛實加至七五圓兼治婦人諸般血氣余

累用奏功雖積年之疾亦遂平復但當忌甘草湯

藥為穩便

治一切氣腫大人小兒遍身上下腎囊虛浮出方

巴豆一百餘粒布包繫扎畧搥

右件候通手不冷不熱用舊綿布浸於藥湯中令

患人於無風寒處去上下衣袴裸體坐臥取前藥

湯中布畧攪去水帶熱於一身腫處揩拭不拘遍

次三五次切不可犯乳竅疔瘡疥皮破處其

腫即漸消減累用神效甚者再服後藥

桃溪方氣寶圓治腰脇俱病如抱一甕肌膚堅硬

按之如鼓兩脚腫滿曲膝仰卧不能屈伸自頭至

臍中瘦瘠露骨中腕如溢四肢無力飲食無味氣

積食積或通身浮腫並皆治之有孕婦人勿服

黑牽牛頭末大黃一兩半檳榔

青皮去白各川芎當歸

真陳皮苗香微炒南木香各半兩

右為細末熬皂角膏搜圓如桐子大每服五七十

圓如前方不效病實者加至一百圓生姜煨心湯
 下取瀉方效不拘日數瀉三五行見水為妙末則
 再加數圓如不忍瀉者不可治也一切氣血凝滯
 風毒熾盛或脚氣走注作腫疼痛大便秘澀或脚
 氣入腹心胸滿悶寒熱往來狀類傷寒並宜服
 局方小七香圓 治大人小兒停滯面食之毒或因
 瘡疥遍身浮腫並用陳真蘿蔔子揀淨炒熟與藥
 對停一處細嚼一貼小兒水煎服畢呷白湯一兩
 口未效連日服之大便秘者兼服局方青木香圓
 取利為度

神效五食湯圓治一切瘡毒疾遍身腫滿按之如
 泥兼積塊年深癰腫服此藥並不食甘草

大戟去皮 猪牙皂魚鱗 生用
 其遂生用 芫花好酒浸一宿控
 胡椒生用 巴豆去皮心膜醋煎三

右件除巴豆先研外並為細末入巴豆霜再同研
 勻用水粘圓如菘豆大每服五七圓至十圓夜臥
 時水一盞入白米白麵黑豆生菜猪肉各少許煎
 至半盞去滓溫送藥取去病根止服未效者加圓
 數腫大段喘急者須是瀉去惡水方效忌油膩魚

脾粘滑婦人有胎不可服水腫泄瀉不止小便不
 利者謂之洪水橫流不可用之別用後藥
 葶藶木香散治濕熱內外鬱甚水腫脹滿小便
 赤澀大便滑泄

葶藶 赤茯苓去皮 猪苓去皮
 白朮去蘆 肉桂各一分 木香五分
 澤瀉 川木通去節 甘草各半兩

右為細末每服三錢白湯調下服小便不多大便
 仍瀉者難治常服效

朝貴秘授神妙紫金圓 治諸般寒濕冷痺筋骨疼
 痛

紫金皮色者頭末半斤 光浮草烏去皮火
 木鱉子用酒浸透研如泥

右件用木鱉子膏搜和前二味以醋糊圓如桐子
 大臂痛臨臥服腿痛夜深腹空服每服三四圓
 加至五十圓煎木瓜酒冷送下服後忌食熱物此
 方余少年時在湖廣省 得之得此方者連余纔
 三五人世間未審知否神效無比
 素問控巽證苗香練實圓治小腸病結於腰上

而不痛衝心肺邪所系兼一切寒熱疝氣所作累用神效種種異方無出其右者

茴香 練子去皮核 吳茱萸去仁

馬練花去蒂梗 真陳皮去白名 芫花醋炒

右為末醋糊圓如桐子大每服二十圓未效加至

三五十圓空心食前鹽酒鹽湯任下須一日前後

不可食其草物世俗纒聞小腸氣便令服蠶葱散

之類殊不知非止寒氣為病但是風寒暑濕中七

情逆意事飲食壓下腎經皆能為此病若外腎不

腫痛只覺腰痛連腹名曰內疝正宜服之大抵此

養生論卷之二十六

疾縱有神藥不過起疾而已欲去病根者未之見

也嘗有病者發則痛陣內攻響聲百異上吐黃汁

瀉血片數升其勢方退亦用前藥奏功又有一證

陰痛不已漸漸日又津液不行大便秘結數日不

通遍身塊大小不等四肢如厥疼痛不敢轉側六

脉洪大實數飲食不進余用十四卷內痰痰圓一

百圓熟水送下津行氣順大便即通再進一服三

日履地如外腎疼痛熱引飲小便利者用五

苓散加燈心二十莖川木通同煎服下部畏冷者

仍用炒鹽一包更換隔衣温存外腎消息服餌之

宜唯外腎腫大痛與不痛並難除治今選用後二方

治外腎腫大日長或疼不疼方 出抱朴子肘後方

皂莢刺 一百箇 糯米粉水調為大餅一箇

右二味俟賽社日各人付與一刺畢患人手持粉

餅逐一於社人前取刺社人問曰箠甚患人曰箠

魁如是遍求取一一問答以其刺逐一插在餅上

收歸安頓閑空處候餅乾時其腫亦消如一社無

百人者須託人方便計會兩三社人預免其還刺

時問曰蕪甚一句

養生論卷之十六

又方取蕪菁菜根切碎搗爛敷腫處以效為度如無

蕪菁菜根新杏仁亦可用

麒麟竭膏 出諸名方 余選精料 品味足成 一經用四十年 神效無比 治證如後

當歸 木鱉子仁 知母

五倍子 細辛 白芷各半兩

槐條 柳條各二十七根

右件除槐柳條外並切碎同作一處

好血竭三錢 真輕粉二錢 滴乳香五錢

沒藥五錢 好雄黃四錢 當門子二錢

右件各研細和作一處

松香標淨者為瀝青為末

右件二味作一處

真香油三兩同前八味入鍋於文武火上三上三落不住手用槐條一匙攪令焦色即用綿濾去滓再將油入鍋先入松香瀝青末不住手攪如欲滾沸溢出即取下火攪約一茶頃滴少許入水以手圓之不軟不硬即取下火將次六味徐徐而下急攪令極勻疑則再上火勿令再沸遂傾入大盆水中半日後以搥之漸漸軟和揉翻復如金系之狀再入水浸之有暇再搥扯春夏頻換水如急用亦

浸一兩宿如浸多日愈效每以大竹管隨意大小高一二寸填藥令滿而平兩面按油紙在上於緊火上急手搥下一面再上紙復烘次一面仍搥下厚則再用紙過為二箇如欲展火即印四五箇於大紙上奏成一片貼用治一切癰疽并發毒瘡各依常法烘開候冷貼之生者即散孰者即穿逐敗生肌首尾皆可一切疔種結核並貼患處一切癩瘡先用薑汁白礬入湯用鵝翎洗淨以牛蒡干葉或金剛藤葉貼瘡半日取盡惡水然後貼上膏藥克日安痊除小兒疥癩外一切乾濕白禿頭瘡刺

去髮用香油攤薄煎餅一箇裹着頭上一飯頃即用大膏藥去餅頭貼之一二次換藥即效一切毆股黃濕痒痛等瘡並洗淨搥乾貼患處一切打撲傷損腫脹氣刺等病並貼患處頭疼貼兩太陽赤眼貼眼胞魚尾際暴傷風冷嗽貼春心牙疼刮藥塞牙縫面腫者更貼面小兒疥癩等病用濕手圓如葶豆大米飲送下三二十圓一切風寒濕痺臂病貼臂腿痛貼腿且如腿痛貼痛處半日許未效即以熱湯露脚指在外從痛處淋洗至下仍以舊布帛蘸湯連布放於膏藥蒸之令熱又用磁瓦

刮脚甲指令其透快不可大甚則其痛漸移下骨節間然後如法貼之逐節可去上面一箇俟其痛起至脚腕又貼脚心仍剪去脚指甲自然痊可常有婦人因濕氣腿腫至腰臍大着連將油紙滿膠貼之用前法趕下又貼脚心數日間脚心膏藥下發一泡出黃膠水數日至老不發貼臂痛亦如此法大抵膏藥大如患處方能敵病小而不着肉安可擊效也貼痛處好肉上即用帶熱貼貼瘡即可不熱貼也隨意舉用無不作效余壯年常隨身不關雖道路遇病人即使與人治之奇效不能備述

余少年時嘗從士夫遊洛間每聞諸公嘆其不遇一人善治背瘡者其說神異余察其人見為吾僕及歸扣之則唯唯然一日自言某師遇仙得傳此草雖六月間以手探之亦如冰雪忽日同一方士來授余之別墅在宿數日忽日咄咄而嘆園門前幸有此仙草遂與重付於余余嘆而諾之曰此即射于也方士曰某昔曾獲藥淮西適值官司拿醫出征遂竄入八百里山場內遇一老姥年一二百歲自謂金亡避罪來此元完顏氏老姥也傳以此草并壽星散專治惡瘡救人無效

地漏竹散 即射于花乃今原花園中之物葉如良藥其色切開如金之狀

射于 為末

右一味每用...抄末三字許溫酒調服病在上即微吐在下即微瀉余用濟人其功如神仍用前膏藥收斂瘡口

壽星散 專治惡瘡痛不可當者糝之不痛糝之即知痛

大南星 一味為末

右一味如背瘡大痛 遍糝於上即得安臥不知痛者糝之至於知痛即可治也

嘗有少年為大家僕忽暴客至被其义中肩甲間一股中臂一股脇之上外科敷貼即癒但患人晝夜發熱坐喘不能偃息瘡口痛極求救於余試觀之瘡痕如碁子大常如牛鼻濕潤無竅因用壽星散糝之則膿血逆然而出微微咳聲即便進出色如丹粉與血片相雜即用布裝盛米一石枕其腰膝顛倒於床已可倒頭矣如是一日次出白膿又其次出清膿黃水數日其喘即平遺熱不已遂服小柴胡湯數日方瘥此因被傷透內血倒流入膜外一至於斯也凡治病者不可固執一端而誤人也

宋理宗長生小金丹 治一切病後食不服常及諸

虛百損并常人脾敗或脾實不思飲食立效

沉香 二兩末 南木香 二兩末 練實 去皮核

舶茴 四兩 補骨脂 四兩 粉草 半斤

川續斷 四兩 鹽炒 上等江茶 斤

右件為末和勻酒糊為圓如桐子大不拘時酒下

三十圓

九似圓 治伏暑暈變生諸證頭疼壯熱似傷寒寒

熱往來似瘧疾翻胃吐食似隔氣大便下血似腸

風小便不利似淋瀝飲水無度似消渴四肢困倦似虛勞眼睛黃赤似酒疸遍身黃腫似食黃

船上碗子硫黃

滑石

玄精石

甘草炙

石膏煨一江水

白礬

盆硝各半兩

寒食麩一兩

右為細末滴水圓如彈子大每服一圓用熟水一呷許浸透藥然後大薑汁密各少許先嚼芝麻一捻藥下無時

驅邪散治天行其証及諸不正之氣不問陰陽二證頭疼惡心喘急酸痛煩渴咽乾

並皆治之

陳皮

紫蘇

升麻

乾葛

赤芍藥

菖蒲

蒼朮

厚朴

半夏

香附子

藿香

大黃

黃芩

川芎

山梔子

甘草

枳殼

香白芷

右件各依法修事等分咬咀薑葱煎服不拘時

古今明訓二道

中行寅罪大祝出新片

昔者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大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耶且齋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恐車不足也夫舟車飭則賦歛厚賦歛厚則民怨謗繁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乎則詛亦將為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夫中行子身為國君而不能使大祝福其無道而况於庶姓乎昔武丁之時亳有桑穀拱生于朝史

占之曰野草生朝殷其亡乎武丁恐懼側身脩德

桑穀自枯八莩之內重譯而來殷道中興帝辛之時有雀生焉於城之隅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

必王帝辛殘暴遂亡殷國大抵妖祥之象禍福由

人人之平生不論貴賤婚嫁筵宴寧免烹割積日

累歲或命逢惡耀身犯災危則當謝過禳愆豈宜

再傷物命胎卵之情愛生惡死與吾一也吾生他死是誠何心哉倘人以人而賤畜則天亦以天而賤人暴殄天物祭之誰享皇天無私唯德是輔但能返躬則慶有餘矣張丞相護法論云鬼神得佛

經聖號則脫血食幽冥鬼趣未能免俗者請事斯語不亦宜乎

毗陵石刻劉漫塘先生尊天敬神文

蓋聞非其鬼而祭之聖門所戒假於神以疑衆王制必誅敢述愚情少裨明見自有太極已肇一元既分三才而為三乃播五行而為五歲月欲其無易定為三百六旬寒暑難於驟更次為七十二候一言以蔽大德曰生其在人也或寒暑所侵或飽暖太過或起居之無節或喜榮之失中或醉而風乘或虎而邪入乃成癘疫各以源流氣相薰蒸人易傳染所以不能

養生論卷之六

免者亦由有以召之倘於感受之初澄清厥念擇醫必審用藥必精幼小則乳哺者以時長上則侍奉者惟謹意之所惡勿置其側口之所嗜必度其宜又同居之人各敬其業勿相戲慢勿致驚呼身雖忙而滌濯洒掃不異平時心雖憂而衣服飲食不愆常度如此則真氣還而何恙不已內志正而何邪可干乃不反之中第求諸外俚俗相扇淫祀繁興其一曰祭瘟所在市廛皆有廟貌或肖虎兕或像虺蛇或手足妄加或眉目倒置夫物各從其類而人必擬於倫豈天地造化之工作魍魅魍魎之狀況至貪者阜吏有不

取之賊至賤者乞人有不屑之食曾謂坳坳鈞播而乃饕餮盤餐理固甚明人可自曉至於用醫藥以救表裏亦須托環玦以決從違致取短捨長或當汗反下去生已遠就死固當所擲枯節朽根何異長挺利刃其次齋聖又其次樂神晝夜留連男女混雜彼冥頑之童附而為鬼鬼固不靈腥臊之巫降而為神神亦可耻妄言禍福次約昏愚牲十餘只供一夕之須香燭套僅充一焚之用其他誘取不使聞知固有婦欺其夫子隱其父夙費無藝豈實有餘或典質而一縷無遺或假貸而倍蓰計息以致貲產破蕩老稚流

養生論卷之六

移深原其情有謀如盜又病者欲療而禁其服餌老者須肉而絕其肥其投以符水不問證之陰陽聒以鼓樂不恤體之虛弱使生者不得盡其力死者無所伸其冤揆以刑律可坐故殺甚至姦欲遲而杜絕來往之親識言不驗而委其禍崇於先亡使和順之俗變為乖離孝思之心更為怨詈則誣蔑天理壞亂人倫其惡之盈非救所及顧無十師之權以執有罪又無先聖之道以正群心徒抱拳拳未免諛諛倘能崇德辯惑曾不以人廢言庶刷神羞不累其聰明正直且瘳人瘼同底於富壽安寧

余少年時嘗過毗陵之東郊因訪故人適值其病遂見樂神諸誕旋舞作茶商水客之鬼唱幽幽魍魎之歌彼相誇尚其能曉則為旱樺船遠村誼譁家人良賤俱往觀之遂委病人在床中間猥藝難名甚至幸災之人陰託巫覡須以太牢以為訟端不一二年間舉喪連訟家道一空後二十餘年偶得此文於姑蘇披翫之餘頗合平日之論文所謂廟貌者惟象有自來矣此乃五氣垂戾之義是必巫祝狀為厲鬼之形如曆法之喪門弔客之類是也聊為市民歸向之所初無大費齊聖亦可以清

養生論卷十六

六

淨家庭符水或以為煎藥之用民情好術聊表慙慙所云妄言禍福杜絕親識遺怨先亡冒禁烹宰脇誘破家余實見之如文所論義不為過人能以此鞭心勿墮其術則可謂智矣人之有病未免貽憂於親舊聞故有保扶之舉中元則償願以病之時尚有勞復致傷之患况江南浙右之風正脫災救死之不暇而烹庖賽福者爭先倒屣迎賓飛觥列饌因循禍福之機大抵徼神佞鬼許愿違盟巫祝豈知卜筮降附扶鸞動輒上卦况有僕厮市媪走卒之徒乘急撰造妖言以偽亂真欺誑士夫凡

愚憂慮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此以養生則大謬不可勝論往往妖恠不能自與必也憑託小人與之貫穿人之有病始於不謹攝養終於惑信妄為是故天橫者眾如其病勢危變巫醫技窮大化將往者當忍苦含悲聽其委蛇然後舉事庶免使其牽纏喻如將睡而有未了之念尚能顛倒夢想於展轉反側而况於死別乎此余慣涉憂患久玩異書深悉其理賢者甚勿惡聞試舉一端為率曩在江東見一老叟平生潔雅言行端方雖為市井之民實通古今文典耆儒偉士莫不加敬年將九旬視

養生論卷十六

七

聽不衰一日微恙就枕家人不在既而忽見老叟坐逝於床子孫號呼以硬物幹其口久之張目四顧再三嘆曰可惜可惜吾正在杳然白光之中道遙長往忽為群鴉亂啄吾口不勝其痛而醒遂使家人觀其所傷復卧病數日昏沉而卒哀哉子孫不忍其死而使其受禽啄之難於冥冥之中則孰若生吾順事歿吾寧也昔者孔子畏於匡顏淵後至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此生不苟生者也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死不苟死者也關尹

子曰聖人不能使冬蓮春菊貧富壽夭與人同而不同其苟且僥倖之惑也生而得其所死而得其所則養生之道畢矣

原術

原夫玄黃之道在天曰理在人曰性在知曰心心之所在之謂志志之所成之謂術術為心之習氣也故曰學術然後有士農工商之趨向遊世名家之事業於是情動欲萌曰邪曰正周知萬事則心為謀主故曰心術心之為義有末有本故性為心之本心為性之末本為道之體末為道之用用動體不動末流本

養生論卷下

子

不流心術者天下之作務也不可一日無百姓日用而不知古者萬彙群居而不類是故孔子繼述堯舜之道下學而上達上為本下為末性為天道不可得而形容則覺之以孝弟示之以禮樂是道也以綱常為本六藝為末既嘆玉帛鍾鼓之熾盛羽毛旌旗之僭攘故老氏有強名之言後仁義先道德自本至末而致虛靜法自然下人壽天之身而有長生不死之性是道也以無為為本有為為末及乎星冠霞服之高尚泥形執象之妄為故釋氏以死生為幻化恒河沙數諸佛如空中花亂起亂滅是道也以真空妙有

為本萬行莊嚴為末三者之道本末互施如水火之相濟而燥濕無偏也然後各務所從而不失心性之體用無乃學者涉文離義忘本逐末卒為人我是非之談柄而流之遠矣且三者之末至粗者事各務所從而亦有本末焉曰用大小緊慢之事以公為本以私為末以繁為本以慢為末有官守則以職事為本寵辱為末冠婚以人倫為本婚嫁為末喪祭以哀敬為本豐儉為末給身以饑寒為本貴富為末飲食以食氣為本腥膻為末寒溫以布帛為本綾縠為末九流百工伎業各以精藝為本利欲為末寵辱哀樂禍

養生論卷下

子

福一以委順為本僥倖為末論地談天滑稽俳優亦以譏諷為本戲謔為末蓋忠於事者謂之盡心盡心然後知性知性則學之至也若能於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則證大人之境界故非無識之可及也在欲罷而不能者自知之是故善養生者得本運末而精神不竭不善養生者汲汲於末穿鑿人我破碎忍親舍羞無所不至大哉心也而化為蝶虻屍鬼之躬僕之怨府之身意耳目鼻為神之漏竇作寇賊之衢生之患難百苦攢心死之輪迴萬般惡趣百骸委於土壤竟識累於幽冥言至於此則嗚呼噫嘻未

足以盡太息而味者方謂有得於機謀益智殊不知
智不能流不能平意土能信不能誠機謀能緯不能
經古人云聽善視賢者善聽余兼聽賢之愚而獲
視聽之專泛濫之辭得不取入於聰明者乎是則弄
聰明者不笑不足以爲養生之道有志於斯者日加
玩味則於吉凶悔吝之間生老病死之際卓然有大
樹立矣於是乎思口耳之才務情理之要躬行既久
則心廣體胖自有自得之新而無矜伐之傲返思前
日則如藤蔓之於荆棘董蒙之於辭而畫工之畏像
稚子之弄影如賊如市若土生物若乳食兒若飄舟
之觸岸以醉諷辭以狂止狂禮儀齋齋千竟牛可
謂日暮途遠無不獨行蓋聞聖賢新經父子不傳之
妙非其不傳也傳之則亦不過語言文字而已其妙
則在人心領意會於文字語言之間以變化氣質迨
夫矩畫規圓則不期然而所以然也關尹子曰衆師
賢賢師聖聖師節節物師蜂作衙師蟻作陣師蜘蛛作
網畧故自伏羲仰視俯察而畫八卦則萬物之情得
矣其次師鳥跡蟠蚪雲龍魚藻之形則篆籀文章成
而百氏之道作也甚矣夫仁義之書能好惡而黨好
惡者害之道德之書損嗜欲而益嗜欲者害之空寂

之書明因果而昧因果者害之樂石之書奪造化而
悖造化者害之巫祝之書交鬼神而誣鬼神者害之
是以天人迭馭本末背馳譬之口之於味也捨羊糝
之克肥而悅膾炙之爽脆故嗜燔骨者焦唇爛舌不
以爲痛昏昏之情相襲成世甚至有頭童齒豁者則
亦不過如是而已欲望其提挈後昆不亦難乎悲夫
安得被褐之士吾以爲師事哉

泰定養生主論卷十六終

養生主論卷十六

三

右泰定養生主論一編予得之藩叅東
臯冒公舊本但稱洞虛子稱中陽竟不
知作者名氏比讀匏菴吳先生集始知
為元之吳人王均章之書也其畧云均
章名珪自號中陽老人生元盛時年未
四十棄官歸隱虞山之下慕丹術尤邃
於醫年餘九十而卒又謂見吳思菴跋
及考之元史無其傳敏德吳公思菴集
無其跋蓋薄榮願慕高蹈之流而國史

養生主論後序

家集遺之也所著之書凡數種此特
其一且長於繪事錢氏所藏虞山圖乃
其手寫隱居所有柴關丹竈藥欄之屬
亦以吳詩而知耳東臯公雅好醫術而
篤於奉親間嘗以是編及予知予有老
母也茲欲刻梓以傳又將推及予之心
以及于人人養生君子時一閱焉當不
待藏刀牧羊之悟其亦思過半矣夫
正德辛未夏六月初吉進士建安楊易謹跋

書泰定養生主論後

詩

予少時多病邑有世醫曹氏諱永壽字
伯齡者為族祖姑之子每從之請益間
示此書問所自曰第閱之果有益他日
必當壽諸梓以傳予心愛之不能舍輒
令門下士錄騰珎襲出入與俱叨第後
濫厠京官屢欲托同年為郡邑者就刻
而不果然顧其中魚豕相仍多未決擇
則以待其人也間嘗質之大宗伯枕肱

養生主論後序

童先生都憲節齋王先生皆謂此書當
傳惜無暇考誤耳比予拜

命來叅閩議偶以公寓浙聞開化有儒醫
徐氏諱繁者老矣不能致爰具禮緘書
因乃姪錦衣君璫請為校之既又申之
以序予歸分守建中則有吏部進士楊
君乾叔先是得
請終養於家予屬之曰子不可不知此
幸卒成之乾叔與乃兄陶園先生恒叔

叅互搜討彙括數月令人繕寫成書甚
美予忽復得代歸憶徐錦衣言福庠有
謝生廷最爲都憲約菴先生季子雅知
醫因重託之廷最勉爲潛心亦數月而
歸曰庶矣間有一二未敢予奪姑請傳
疑可乎予未答則曰今天下豈無王隱
君者茲爲濟世之寶其終不得完復而
遂已矣乎但未有以起之耳惟先生圖
之適予祗慶

聖旦趨

朝過建陽即以俸餘授孫令佐曰爲我
刻之佐固有爲者則請付諸義民劉洪
期再閱月而迄工又請予一言以諗觀
者嗚呼是書果有益於世邪惡可無傳
若無甚益無傳可也予之鯁譴則謂凡
事親守身者必不可不知此也同年東
沂陳先生德卿曩在闕視學亦嘗就正
乃欲予職事之暇刪其繁雜成一家言

用補壽域言則大矣顧予無似愧弗能
也併以俟博古君子云
正德六年辛未夏六月十日戊子東臯
冒鸞謹識

